【晚清人物年谱长编系列】

# 张之洞年谱长编

上卷

吴剑杰◎编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十一五』重点图书
本书由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图书出版专项基金资助出版
武昌辛亥革命研究中心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资助项目

【晚清人物年谱长编系列】

# 张之洞年谱长编

上卷

吴剑杰◎编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晚清人物年谱长编系列”之一。

本书是国内首部完整辑录晚清政坛领袖人物之一张之洞生平资料的年谱长编。文献征集包括奏议、电奏、公牍、电牍、书札、诗文、日记、旧谱等大量第一手资料。有些文献资料是第一次公开发表。书中对谱主有关资料、事迹多有考证。本书是研究张之洞较完整的编年资料。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张之洞年谱长编/吴剑杰编著.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
(晚清人物年谱长编系列)
ISBN 978-7-313-05560-6

Ⅰ.张… Ⅱ.吴… Ⅲ.张之洞(1837～1909)—年谱
Ⅳ.K827=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90140 号

**张之洞年谱长编**

(上下卷)

**吴剑杰 编著**

上海交通大学 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番禺路 951 号 邮政编码 200030)
电话:64071208 出版人:韩建民
上海锦佳装璜印刷发展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mm×960mm 1/16 印张:65.25 插页:6 字数:1236 千字
2009 年 7 月第 1 版 200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530
ISBN 978-7-313-05560-6/K 定价:260.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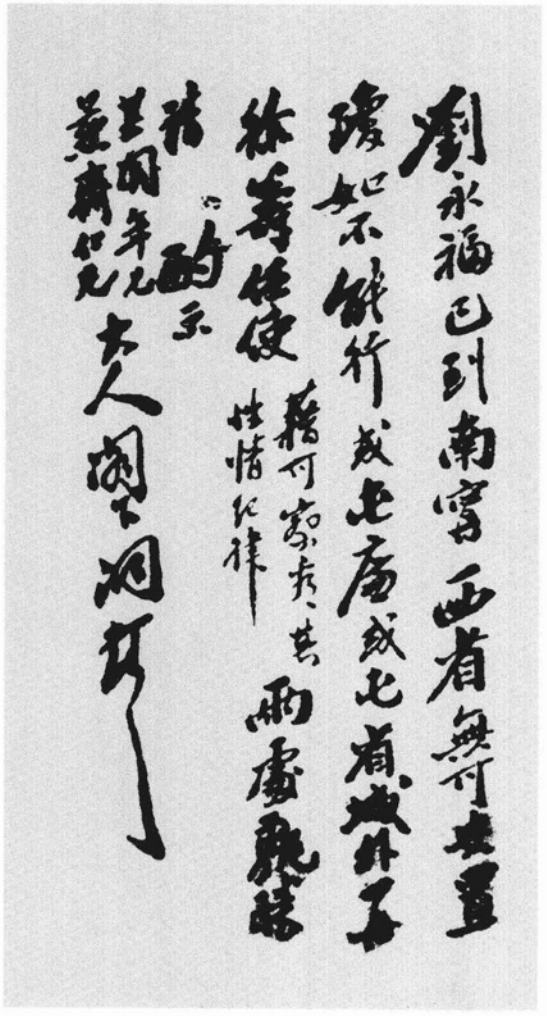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张之洞像



张之洞在湖广总督任上



张之洞手迹



张之洞

# 编写说明

关于张之洞的生平资料，世传已有两种年谱。先是，许同莘于编辑整理谱主遗稿时，撰成《张文襄公年谱》十卷，二十余万言，于1937年油印，1944年商务印书馆铅印。其后，胡钧据以重编，厘为六卷，略有损益，于1939年由北京天华印书馆印行。两种年谱内容大同小异，体裁均采提纲附注之法。凡见诸许编《张文襄公全书》者，均用参见，只提示要旨，不录本文，虽简明扼要，读者却难窥事实全豹。本编承其遗绪，匡其不逮，增其篇幅，益其条目，庶使读者于谱主生平事功、思想性情，获致更为全面具体的认识。

有关编写事项说明如下：

一、本编所录资料，主要采自谱主本人遗存文献，含奏议、电奏、公牍、电牍、书札及诗文等类，兼及相关人物年谱、日记等，取其真实可信。凡逸闻轶事不足征信者，不在采录之列。

二、本编只陈述谱主事实，不作议论。偶有按语（置于方括号中），只是对相关事实的背景说明，期裨于阅读。每一年的开头提示该年国内大事，以明背景，用楷字排印。

三、谱主于光绪七年（1881年）底出抚山西以前，事实较简，本编一般述至年、月，并大体采用了上述两种《年谱》中的相关内容，有所增补，本编中并未一一注明出处，以免烦琐。自后，事实趋繁，则述至月、日，上述两种《年谱》的文字亦多所保留，且注明出自许《谱》或胡《谱》。

四、本编采录谱主文献时，一般摭取其核心内容，其间偶有字句删省，但皆系原文，编者不作概括。一般于文前先提示要旨，继之以“略谓”云云，“略谓”以下摘引原文用仿宋字排印，或其他摘引自《张之洞全集》的文字，亦并用仿宋字排印。读者依据文献条目的类型及时间，即可在武汉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张之洞全集》或

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张之洞全集》中索观全文，本书亦未便逐条注明页次，以免烦琐。为便于检索，本编与《全集》一致，纪年以阴历为主，另于括号内注明阳历。

五、本编陈述谱主事实，以时间为序。日、月不详者，系于该月、该年之末。年份不详者，据事实作大致推断，用“约在是年”标示。

六、本书中编者陈述谱主相关事实的文字，均用宋体字排印。其他附录文字，如硃批、来电、上谕、按语及其他相关日记、引文等，均用小号宋体字排印，以示区别而清眉目。

七、本书中摘录的引文，如原文错误，则照引原文并在疑错字处加括号，将拟改的正字加方括号紧接其后。

# 目　录

## 上卷


道光十七年(1837)　丁酉　一岁……1
道光二十年(1840)　庚子　四岁……3
道光二十一年(1841)　辛丑　五岁……4
道光二十二年(1842)　壬寅　六岁……5
道光二十四年(1844)　甲辰　八岁……6
道光二十五年(1845)　乙巳　九岁……7
道光二十六年(1846)　丙午　十岁……8
道光二十七年(1847)　丁未　十一岁……9
道光二十八年(1848)　戊申　十二岁……10
道光二十九年(1849)　己酉　十三岁……12
道光三十年(1850)　庚戌　十四岁……13
咸丰元年(1851)　辛亥　十五岁……14
咸丰二年(1852)　壬子　十六岁……15
咸丰三年(1853)　癸丑　十七岁……16
咸丰四年(1854)　甲寅　十八岁……17
咸丰五年(1855)　乙卯　十九岁……18
咸丰六年(1856)　丙辰　二十岁……19
咸丰七年(1857)　丁巳　二十一岁……20
咸丰八年(1858)　戊午　二十二岁……21
咸丰九年(1859)　己未　二十三岁……22
咸丰十年(1860)　庚申　二十四岁……23
咸丰十一年(1861)　辛酉　二十五岁……24
同治元年(1862)　壬戌　二十六岁……25
同治二年(1863)　癸亥　二十七岁……27

同治三年(1864)　甲子　二十八岁……30
同治四年(1865)　乙丑　二十九岁……31
同治五年(1866)　丙寅　三十岁……32
同治六年(1867)　丁卯　三十一岁……33
同治七年(1868)　戊辰　三十二岁……35
同治八年(1869)　己巳　三十三岁……36
同治九年(1870)　庚午　三十四岁……38
同治十年(1871)　辛未　三十五岁……39
同治十一年(1872)　壬申　三十六岁……41
同治十二年(1873)　癸酉　三十七岁……42
同治十三年(1874)　甲戌　三十八岁……44
光绪元年(1875)　乙亥　三十九岁……46
光绪二年(1876)　丙子　四十岁……48
光绪三年(1877)　丁丑　四十一岁……51
光绪四年(1878)　戊寅　四十二岁……52
光绪五年(1879)　己卯　四十三岁……53
光绪六年(1880)　庚辰　四十四岁……61
光绪七年(1881)　辛巳　四十五岁……67
光绪八年(1882)　壬午　四十六岁……70
光绪九年(1883)　癸未　四十七岁……89
光绪十年(1884)　甲申　四十八岁……111
光绪十一年(1885)　乙酉　四十九岁……134
光绪十二年(1886)　丙戌　五十岁……160
光绪十三年(1887)　丁亥　五十一岁……188
光绪十四年(1888)　戊子　五十二岁……215
光绪十五年(1889)　己丑　五十三岁……229
光绪十六年(1890)　庚寅　五十四岁……269
光绪十七年(1891)　辛卯　五十五岁……300
光绪十八年(1892)　壬辰　五十六岁……330
光绪十九年(1893)　癸巳　五十七岁……355
光绪二十年(1894)　甲午　五十八岁……381
光绪二十一年(1895)　乙未　五十九岁……409

光绪二十二年(1896)　丙申　六十岁……469

## 下卷

光绪二十三年(1897)　丁酉　六十一岁……499
光绪二十四年(1898)　戊戌　六十二岁……528
光绪二十五年(1899)　己亥　六十三岁……576
光绪二十六年(1900)　庚子　六十四岁……609
光绪二十七年(1901)　辛丑　六十五岁……671
光绪二十八年(1902)　壬寅　六十六岁……722
光绪二十九年(1903)　癸卯　六十七岁……765
光绪三十年(1904)　甲辰　六十八岁……817
光绪三十一年(1905)　乙巳　六十九岁……857
光绪三十二年(1906)　丙午　七十岁……903
光绪三十三年(1907)　丁未　七十一岁……950
光绪三十四年(1908)　戊申　七十二岁……996
宣统元年(1909)　己酉　七十三岁……1012
附:南皮东门张氏四代简表……1034

# 道光十七年(1837)　丁酉　一岁

洪秀全(1814—1865)在广州应试得《劝世良言》。落第后悲愤成疾，愈后自言病中异象，受皇上帝召见，赐予“斩妖剑”，令其“斩邪留正”。

英国驻华商务副监督义律自澳门入驻广州，称鸦片问题将生纠纷，请英国政府派专使来华交涉。

谕令两广总督邓廷桢等驱逐金星门海域之英国趸船，以免偷漏鸦片、银两。

林则徐(1785—1850)由江苏巡抚擢升湖广总督。

是年，曾国藩27岁，胡林翼26岁，左宗棠26岁，李鸿藻18岁，李鸿章15岁，曾国荃14岁，刘坤一8岁，潘祖荫8岁。

**八月初三日(9月2日)**　张之洞生于贵州省兴义府(今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治所在今安龙县)官舍。一说生于贵筑六洞桥(今贵阳市博爱路)，时父张锳任贵筑知县，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累迁至兴义知府。

张之洞，字孝达，号香涛、芗涛，督粤时号无竟居士、壶公、抱冰、广雅；祖籍直隶省天津府南皮县，故世以“南皮”称之。先世为山西省洪洞县人。明永乐二年，迁山右民实畿辅，始祖本自洪洞徙滳县(清废，并入通州)。本子立。立子端，官南直隶繁昌县荻港巡检，自滳县徙天津府南皮县东门之印子头，是为东门张氏。端子淮，明正德戊辰进士，河南按察使，以文章忠义有声于时。淮七传至乃曾，官山西孝义县知县，徙居毕家塘(碧葭塘)，颜所居曰孝义堂，是为高祖。曾祖怡熊，字叶占，浙江山阴县知县。两世为县令，皆以廉惠闻。祖廷琛，字献侯，贡生，四库馆誊录，议叙福建漳浦东场盐大使，题补古田县知县。乾隆季年，福建将军魁伦兴大狱，闽中官吏系狱者，督、抚、藩、臬、道、府十余人，厅、县以下者七十五人。漳浦公以盐场官署侯官县，又兼署近省一县及省城首领佐贰各官，凡绾九篆，囚系之官皆属焉，所以调护拯救者甚至，识者以为有阴德，其后必昌。父锳，字又甫，号春潭，徙居城南三里双庙村。少孤，食贫力学，艰苦卓绝。举嘉庆十八年乡试，以大挑试令黔中，补安化知县，署清平、镇远、威宁等州县事，治行称最。调贵筑，迁古州同知，署黎平、遵义、安顺诸府事，寻擢知兴义府。娶刘夫人，布政司经历、沧州刘廷式之女；继娶蒋夫人，嘉庆乙丑进士、嘉定知府、卢龙蒋策女；继娶朱夫人，嘉庆甲戌进士、四川和州

知州、临桂朱绍恩女。是日，朱夫人生之洞。

兄弟六人，之洞行四。长兄之濂(字远澜)，次兄之清(字仲穆)，三兄之渊(字蓉江)，五弟之澄(字小潭，早殇)，六弟之涌(字闰涛)(民国二十六年)《南皮张氏四门第十八支家谱》载："锳……子之濂、之清、之渊、之洞，朱氏出；之澄，李氏出；之涌，魏氏出。之清出嗣恂。"恂，亦作洵，乃锳伯父廷璘之子。道光十七年《南皮东门张氏家谱》载："洵，字信堂，行大，生于乾隆五十九年七月初七日，卒于嘉庆二十年八月初六日。配武秀才殷鹏阁公女，无子，以锳次子清佑承嗣。"(清佑系之清原名)姊妹八人。长适献县刘肇钧(字伯洵，拔贡)，次未详，三适定兴鹿传霖(谥文端)，四适庆云崔氏，五适南皮黑龙村刘氏，七字许氏，未嫁而婿卒，守贞以终，六、八皆幼殇。

## 道光二十年(1840)　庚子　四岁

林则徐任两广总督(上年以钦差大臣前往广州查禁鸦片),邓廷桢调闽浙总督。
英军封锁广州,攻占浙江定海,继续北犯,鸦片战争发生。
林则徐因"办理不善"被革职,以直隶总督琦善为钦差大臣署两广总督。

**是年**　生母朱夫人卒,由庶母魏氏抚育。

## 道光二十一年(1841)　辛丑　五岁

琦善与义律订立《穿鼻草约》，允割让香港，琦善以此革职。谕奕山为靖逆将军，驰赴广州一意进剿。

英军陷虎门、黄埔，进围广州，逼签《广州和约》。

林则徐遣戍新疆伊犁，途中适黄河决口，令折往东河堵口，效力赎罪。

英军连陷闽、浙沿海各城。

入塾，从何养源先生受读，详询字义，必索解乃止。

## 道光二十二年(1842)　壬寅　六岁

**谕林则徐仍发往新疆效力赎罪。**

**英军入长江，至南京江面，逼签《南京条约》，鸦片战争结束。**

**魏源撰《海国图志》五十卷。**

父锼丁母忧，开知府缺。

## 道光二十四年(1844)　甲辰　八岁

洪秀全出游广州、顺德等地传布教义(上年创立拜上帝教)。

冯云山至广西桂平传教。

诏弛天主教之禁(限通商五口地方)。

盛宣怀(　—1916)生。

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签订。

父锼服除,仍任兴义府知府。

## 道光二十五年(1845)　乙巳　九岁

林则徐起复，署陕甘总督。

英国在上海索划租界。

粤民反对英人进入广州城。

读四书五经毕。篝灯思索，每至夜分。倦则伏案而睡，既醒复思，必得其解乃已。其后服官治文书往往达旦，自言乃幼时好夜坐读书深思故。

## 道光二十六年(1846)　丙午　十岁

明旨弛禁天主教并发还教堂、教产。

读九经毕，学为诗古文词。镛训子，以俭约知礼为宗。过庭授学，多乾嘉老辈绪言。黔中僻远难得书，镛竭俸金购书数十橱，置诸子学舍，令于日课之外听以己意观之，大率史部书、朱子书及本朝说经之书为多。所亲或讽曰：若辈童年，岂能解此。镛曰：姑令纵观，不解何妨，浸淫既多，长大自能解。又教诸子曰：贫，吾家风，汝等当力学。

## 道光二十七年(1847)　丁未　十一岁

林则徐任云贵总督。

洪秀全至广西桂平与冯云山会合。

拜上帝会与团练起冲突。

作诗文,功日进。兴义府教授敖君为古风一篇,锲命和,援笔立就(后在粤时,敖君之子持先集刊本来谒,此诗附见集中,乃语左右云,当时乃父见诗而喜,斟酒命饮,并奖古砚一方)。

## 道光二十八年(1848)　戊申　十二岁

徐继畬撰《瀛寰志略》。

初试海运漕粮(上海至天津)。

作《半山亭记》:"万山辐辏,一水环漯,雉堞云罗,鳞原星布者,兴郡也。城东北隅,云峰耸碧,烟柳迷青,秋水澄空,红桥倒影者,招堤也。缘是数里,蒹葭苍苍,有阁巍然,峙于岩畔者,魁阁也。穿绿荫,梯白石,禅房乍转,画槛微通,石壁一方,茅亭三间者,半山亭也。作亭者谁,吾家大人也。翠萝红蓼,罗列于轩前。竹榭茅檐,敧斜于矶畔。太守之意,得之半山,而志以亭也。岁在壬寅,家大人先守是郡,文风雅俗,焕然一新,固常与民同乐者也。夫其德及则信孚,信孚则人和,人和则政多暇。由是常徘徊于此阁,以记胜概,而亭未有焉。然其烟云万状,锦绣千里,早已毕具于目前。盖天钟灵于是,必待太守以启之也。爰乃建亭于阁之东偏,古径半弯,危廊数转,不崇朝而功成,易如也。

每当风清雨过,岩壑澄鲜,凭栏远眺,则有古树千红,澄潭一碧,落霞飞绮,凉风跳珠,此则半山亭之大观也。且夫画栏曲折,碧瓦参差,昭其洁也。烟光挹翠,竹影分青,昭其秀也。松床坐弈,筠簟眠琴,昭其趣也。分瓜请战,煮茗资谈,昭其事也。若夫柳岸晓风,芦花残月,云腾碧嶂,日落深林者,亭之朝暮也。水绿波澄,莲红香远,月白风清,水落石出者,亭之四时也。沙明荷净,舞翠摇红,竞秀于汀沚者,亭之晴也。柳眉烟锁,荷盖声喧,迷离于远岸者,亭之雨也。晴而明,雨而晦,朝而苍翠千重,暮而烟霞万顷,四时之景无穷,而亭之可乐,亦与为无穷也。

至若把钓人来,一蓑荷碧,采莲舟去,双桨摇红,渔唱绿杨,樵歌黄叶,往来不绝者,人之乐也。鹭眠荻屿,鱼戏莲房,或翔或集者,物之乐也。衣带轻缓,笑语喧哗者,太守游也。觥筹交错,肴核杂陈者,太守宴也。觞飞金谷,酒吸碧筒,宾客纷酬,杯盘狼藉者,太守欢也。题诗励士,把酒劝农,四境安恬,五谷垂颖者,则太守之真乐也。俄而夕阳在山,人影散乱者,太守归而众宾从也。是则知其乐而不知太守之者,禽鸟也。知太守之乐而不知太守之乐民之乐者,众也。乐民之乐而能与人物同之者,太守也。夫美不自美,因人而彰,兰亭也。不遭右军,则清湍修竹,芜没于空山矣。岳阳之楼,晴川之阁,不有崔、范之品题,则巍观杰构,沉沦于湖滨江渚矣。

是地也,不逢太守,则锦谷琼花,不现其佳境矣。为此亭也,则胜迹不令就荒,名花俱能见赏,凡夫出尘拔萃,必无沉滞而不彰矣,所以谓之与民同乐也。不志其佳,使花香山翠湮于野塘,不传于奕世,是贻林泉之愧也。故挥毫而记之,犹恐未能尽其致也。"末署"道光二十有八年七月既望,南皮十一龄童子张之洞香涛撰"。[按:半山亭位于贵州兴义府治安龙县招堤北端金星山涵虚阁旁,该亭为张锲捐资培修堤防时增建,亭与碑文今犹存。]

诗文为塾师奖许。兴义府署与试院邻,院中树石佳胜,有天香阁,尽见城东南山水,读书其中。锲执诗文亦叹异之,乃裒为一册,曰《天香阁十二龄草》,寄示其兄锴(字铁夫,任县教谕)。得复,以"敛才勿露"为勖。锲韪其言,加董戒焉。洞终身诵之,其后尽焚少作略尽。

十三岁前先后受业师,有何养源(附生)、曾撰之(名叙笏,道光己酉拔贡)、张蔚斋(名国华,附贡)、贵西垣(名贵乙,附生)、黄升三(名政钧,举人,南雄州州同)、王可贞(名含章,道光甲辰举人,贵州普安县训导)、敖慕韩(名国琦,道光丁未进士,陈留知县)、张肖岩(名元弼,嘉庆庚午举人)、赵斗山(名拔才,嘉庆庚午举人)诸先生。十四岁以后有丁诵孙(名嘉葆,武进人,道光戊戌进士,翰林院侍读)、童云逵(名翠,道光癸巳进士,贵州定番府知府)、袁燮堂(名理,附生)、洪次庚(名调笙,字南陔,咸丰辛亥举人,乐陵知县)诸先生。自言得力于丁诵孙先生最多。袁燮堂先生,洞之姑父也。又尝从胡文忠公(林翼)问业。

**《抱冰堂弟子记》**:经学受于吕文节公,史学、经济之学受于韩果靖公,小学受于刘仙石观察,古文学受于从舅朱伯韩观察琦。

## 道光二十九年(1849)　己酉　十三岁

上海划定法租界。

美国兵船到台湾鸡笼勘察煤矿。

林则徐因病乞休。

上海、伦敦间轮船通航。

从韩果靖公超受业于兴义府署。超字寓仲，直隶昌黎人，道光甲午附贡，以直隶州判需次贵州独山州篆。时丁父忧，锲延致署中，令四子受业。未几，韩公就胡文忠公幕于黎平。后累官贵州巡抚。

**是年**　回籍应试(道经湘、鄂，乘小车行。后督湖广，阅荆州万城堤工，至安陆堤上，指点村落，谓此当日经行地也)。在晋州度岁(时从父钺任晋州训导，留住署中)。

## 道光三十年(1850)　庚戌　十四岁

道光帝旻宁卒，皇太子奕詝即帝位，以明年为咸丰元年。封奕䜣为恭亲王，奕譞为醇亲王。

拜上帝会金田团营。

起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办理广西剿匪事宜，卒于途中。

金田起义。

入南皮县学，为学政程侍郎(廷桂)所器。

## 咸丰元年(1851)　辛亥　十五岁

太平军屡败广西提督向荣部。

太平军攻占永安，分封诸王。

礼部侍郎曾国藩奏陈急务有三：一银价太贵，钱粮难纳；二盗贼太众，良民难安；三冤狱太多，民气难伸。

**是年**　当在晋州或原籍读书，不得其详。

## 咸丰二年(1852)　壬子　十六岁

太平军自永安突围，攻桂林不克，复攻全州，南王冯云山受伤卒。旋入湖南，攻长沙，西王萧朝贵战殁。入湖北，攻占汉阳、汉口、武昌，巡抚常大淳等死之。

曾国藩回籍办团练，练湘军。

回籍应顺天乡试，中式第一名举人。报至贵州，胡文忠在黄平军中，与赠公书云：得令郎领解之信，与南溪开口而笑者累日。南溪，韩果靖公也。是科主试者，尚书满洲文端公麟魁、萧山朱尚书凤标、旌德吕文节公贤基。旌德吕氏家世传经，文节湛深经术，洞质疑请益，所学益进。

**是年**　留京，寓外祖蒋策宅，度岁。

## 咸丰三年(1853)　癸丑　十七岁

太平军沿江东下，破安庆，巡抚蒋文庆亡；陷南京，两江总督陆建瀛、江宁将军祥厚等亡；建都南京，改为“天京”，派偏师北伐、西征。

创行厘金。

二月，太平军陷江宁，畿辅戒严。七月出都，值霖雨兼旬，方二千里间，大水无际。自通州乘舟至束鹿，赋诗纪行(所为诗入集自是年始)。诗云：“绮绣周原变水乡，误看秫稻作孤蒋。泽鸿休怨无归所，且限南来丑虏狂。”自注：时发贼扰河北，畿辅戒严。八月，五弟之澄(小潭)卒于贵州。□月，抵兴义。

## 咸丰四年(1854)　甲寅　十八岁

上海划定美国租界。

湘军出战，发布《讨粤匪檄》，克武、汉，曾国藩赏兵部侍郎衔，拟水陆三路进兵长江下游。

遵义教首杨凤起事，久不平。其党远近应之，连陷安南、普安等县，进攻兴义。时郡兵调发略尽，镁鸠士民、率僚属以守，自以身当北门要冲，趣家人登楼厝薪，曰城陷即自焚。洞兄弟及姊丈鹿传霖皆登陴苦战，三昼夜不息。城垂破，镁阴缒死士下城绕敌后，敌惊扰，镁猝出城，令曰："愿击贼者从。"出城三十里，次于普坪，民争趋赴，数日内众至三万。下令宽胁从，散去不问，杀贼自归者赏，乡团助战者，蠲本年租，于是附从者皆解体。一战破敌，擒其魁冉秉成等，斩之。凡十二日，境内悉平。

**是年**　娶石夫人(嘉庆癸酉拔贡、都匀知府、滦州石煦女)。

## 咸丰五年(1855)　乙卯　十九岁

北伐太平军主帅林凤祥、李开芳被杀，北伐失败。

胡林翼抚鄂。

贵州苗民起义。

西征太平军退出湘鄂入江西，翼王石达开部围南昌。

侍父镇于军中。三月，韩果靖公超提兵过余庆，得复脩弟子礼。杨凤掠安顺，将薄兴义境，镇以民兵三千越境渡花江迎击，走之，使不得入粤边。凤既灭，会有苗民之变，镇请以破凤主客各军讨苗，勿遣归，大府不听。未几，苗陷岩门厅，下游大扰。大府始大悔，檄权贵东道。扶病强起，以新募五千人行，连战破之。遣洞北归，乃自泸州渡江入蜀，雨中行栈道，与伯仲叔三兄相遇。除夕，宿紫柏山留侯祠，念去年此日身在围城，怆然有作，有"甲寅棲围城，战士方暴露。巡警杂卒伍，传箭待东曙。今年伴道士，寒灯展卧具。阶泉锵玉声，松雪耀积素。劳人逢幽境，聊作蘧庐住"等句。

**是年**　女檀生。

## 咸丰六年(1856)　丙辰　二十岁

石达开败湘军于樟树镇，江西五十余州县城为太平军占领。

石达开回援天京，再征湖北。洪、杨内讧。

“亚罗号”事件，英法联军借机挑起战争，攻广州。

**三月(4月)**　赴礼部试，考取觉罗官学教习。七月，父镇卒于贵阳(苗变之起也，镇已病，以官民固请，强起视师。既破苗，再权贵东道，而巡抚挠其权，所部饷又不时给，尽质衣物以哺军。久之得饷，以次攻克茶山湘子峒、壅朗渚敌巢。雨湿薰蒸，病益剧，请辞兵柄，许之。七月二十四日，卒)。后七日，都匀城陷，代理都匀知府石均(石夫人之兄)、原任都匀知府鹿壮节公丕宗(鹿传霖之父)及夫人萧氏皆死难。

## 咸丰七年(1857)　丁巳　二十一岁

石达开自天京出走，由皖入赣。

英法联军陷广州。

在籍守制。与次兄仲穆奉父丧归葬南皮双庙新阡。刘夫人、蒋夫人、朱夫人皆合祔。

## 咸丰八年(1858)　戊午　二十二岁

康有为(　—1927)生。

英法联军北上,占大沽,进抵天津。

《天津条约》签订。

李鸿章入曾国藩幕。

**十月(11月)**　服除。

## 咸丰九年(1859)　己未　二十三岁

洪仁玕至天京，封干王，综理天国朝政。

石达开部入湘、桂。

陈玉成、李秀成封为英王、忠王。

袁世凯生(　—1916)。

**二月(3月)**　将赴会试，以族兄张之万为同考官，循例回避(之万与之洞同出四世祖淮公之后，长洞二十八岁)。在籍办清平团练，凡二十余村，有团练规约。秋日集亲朋赋诗赏菊。□月，入都。

## 咸丰十年(1860)　庚申　二十四岁

李秀成东征，攻占苏、常等地。

石达开部入黔。

曾国藩署两江总督，左宗棠随同襄办军务。

英法联军再陷天津，进逼通州，以胜保为钦差大臣，于通州以西拒敌。

咸丰帝避走承德行宫。

联军掠圆明园，入北京。

《北京条约》签订。

洋兵助剿太平军。

**三月(4月)**　恩科会试，以族兄张之万为同考官，仍回避，不赴试。是月出都，以诗别陆眉生给谏(陆名秉枢，桐乡人。洞曾代给谏草奏，荷旨奖问，故诗有"马周惭愧负常何"之句)。

**六月(7月)**　子权生。谱名仁权。洞以二十字叙子孙辈行，曰：仁厚遵家法，忠良报国恩，通经为世用，明道守儒珍。

**八月(9月)**　英法联军陷北京，咸丰帝北狩热河。洞感愤时变，作《海水》诗二首。其一云："十载艰虞选将才，牙旗玉帐上游开。不关陆九纶言痛，已见陶公义檄来。槃敦肯捐河北地，衣冠幸免广明灾。江头余烬千门镟，蒲柳无春更可哀。"

**秋冬间**　至山东济南，入巡抚文煜幕府(诗作甚多)。

## 咸丰十一年(1861)　辛酉　二十五岁

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捻军屡败僧格林沁，逼济南。

英、法等国公使入驻北京。

咸丰帝卒，皇太子载淳即皇帝位。

曾国荃克安庆。

两宫皇太后(慈安、慈禧)垂帘听政，改明年为同治元年。

冯桂芬撰《校邠庐抗议》。

**三月(4月)**　以济南卑湿，苦患脚气，归南皮。留数日，赴任邱，为献县刘仙石(名书年，贵阳知府，为姊丈刘伯洵拔贡之父)教其仲子。时同邑季艺堂太史(名崇文，咸丰庚午进士，官至右庶子)方在胜保军中，欲引荐，致书却之，云洞到此后，日与伯洵闭户读书，研究古今王伯得失之要，此心稍有宁静气象。又云旅过旅退于戟门之下，将焉用之。致一无用少年而使足下有过举之名，弟不为也(艺堂与洞最友善，朝夕过从。洞是时方讲求兵事，昼读书，夜观星象，至于呕血，故与艺堂相契)。

# 同治元年(1862)　壬戌　二十六岁

李秀成进兵上海。

左宗棠抚浙。

洋兵助防上海、宁波。

石达开部入川。

李鸿章编募淮军，雇英轮运抵上海。

陈玉成被杀。

曾国荃攻天京。

设京师同文馆。

**正月(2月)**　入都。

**三月(4月)**　应会试。同考官范鹤生先生(名鸣龢，湖北武昌县人，时官内阁中书)得卷，亟荐之，以额满被摈，力争不得，挑取誊录第三名。先生愤悒泣下，更为延誉(《翁同龢日记》云：见范鹤生处一卷，二场沈博绝丽，三场繁征博引，其文真史汉之遗，余决为张香涛。卷在郑小山处，竟未获隽，令人扼腕。鹤生为之竟夕永叹，欲以本房他卷往易，为监临所阻)。

**七月(8月)**　入毛文达公昶熙幕府。文达以副宪在河南本籍督办团练，陆眉生给谏居母丧，文达奏请派赴河南襄办军务，奉旨允准。给谏与洞有通家之好，遂约同行。五月二十五日，行抵归德营次。

**是月**　陆给谏卒于军，家贫不能归葬，文达公经纪其丧，洞有力焉。事毕欲行，文达固留，延致幕府。

**十一月(12月)**　为张文达公之万草疏言事。文达按事河南，旋署河南巡抚。乃入抚署，为文达草书言事。疏入，两宫皇太后动容嘉叹。[按：《清史稿·张之万传》：之万署河南巡抚，甫视事，疏请厘定折漕，有旨嘉其直陈漕弊，不避嫌怨，饬部施行。此疏当为洞具草]又草疏言某事得失，文达笑而置曰，稿甚佳，留待老弟任封疆入告未晚也。武进刘申受(刘逢禄之孙)侨居豫省外县，因径访之，两日乃达，叩家学渊源甚悉。[按：据胡钧云，以上两条皆幕府赵凤昌所言]

**是月**　上书贵州巡抚韩超，陈述先父锲积劳病故状，请上疏照军营病故例赐

恤。书曰：

咸丰乙卯秋冬之间，贵州畔苗蠭起，都匀、麻哈、贵定以下诸郡县咸被攻围，警报狎至。巡抚蒋君强起先君子于家，使率师办贼。先君子以在兴义城守，劳瘁成疾，固辞不获，扶病视事。当是时，贼去省会数十里，新募之军才万五千人。自出省门，步步荆棘，转战而前。身在行间者二百余日，大小数十百战，杀贼万计。一定清水江之乱，一擒贼渠杨崇妹，两解贵定之围。至于蒙犯霜露，绝甘分少，自同将校，有少壮所不能堪者。度支悬罄，不时给饷，自质服御百物，以给军实。以次安辑流亡，鸠集团练为我杀贼，不用官钱。至丙辰七月，迭覆贼巢，遂达都匀城下。徒以当路掣肘，搤腕忳郁，发愤欧血。而且日夜坐卧一帐，寒暑蒸湿，劳苦过差，遂成沉痼。此当日三军之所共见，士民之所周知。故总督某怒其方正，诬以无功，罢归省城。其时病已危笃，至省八日而卒，此而谓之没于王事，夫复何疑。而总督行其已私，不以入告，于是先君子拳拳忧国之苦心，冒死百战之成劳，阒然而就澌灭矣。是年七月，巡抚以先君子题补贵东道，有旨令总督查明覆奏，于是饰词上闻，更以他人题补。其覆奏有云节节退守，始退至龙头营，又退至旧县，而且年近七旬等语。时先君子年止六十四耳。夫由贵定退札龙头营，乃巡抚恐贼从他道入犯，飞檄调还，令驻其地，以扼省城门户，非擅退也。若谓又退至旧县，则更妄矣。龙头营去省六十里，旧县去省百余里，谁不知之。在先君子赍志以终，补阙与否，何足损益。惟血战效命以死，而反蒙败北畏葸之声，如此沉冤，其孰甘之。伏惟吾师托志忠雅，勇于为义。倘蒙博采舆论，以疏上闻，请照军营病故例赐恤，俾地下之灵藉以不朽，则之洞兄弟等没齿糜顶，岂敢忘德。昧死呼吁，惟吾师可否之。

## 同治二年(1863)　癸亥　二十七岁

李鸿章设上海广方言馆。

左宗棠任闽浙总督。

石达开败亡。

总理衙门任命英人赫德为海关总税务司。

以钦差大臣胜保贪污欺罔，讳败为胜，赐自尽。

**春**　韩超以张锳死事状上闻，奉旨追赠太仆寺卿衔。荫子之涌，以州判候补。

**三月(4月)**　入都会试。

**四月(5月)**　榜发，中式第一百四十名贡士(仍出同考官范鹤生先生门下。先生喜而赋诗，有"适来已自惊非分，再到居然为此人。歧路剧愁前度误，好花翻放隔年春"等句。洞奉和三首，有"十八瀛洲选，惟公荐士诚。不才晚闻道，因困转成名"及"心衔甄拔意，不唱感恩多"等句)。十四日，正大光明殿复试，列一等第一名。二十一日廷试对策，指陈时政，不袭故常行墨程式。阅卷大臣皆不悦，议置二甲末。文靖公宝鋆时以大学士为阅卷大臣，独激赏之，以为奇才，拔置二甲第一。试卷进呈两宫皇太后，拔置一甲第三。二十四日胪唱，赐进士及第。二十五日谢恩。二十八日朝考，列一等第二名(自应小考、乡会试至殿廷诸试，不携片纸只字，所刊乡会试硃卷、殿试朝考卷，不改易一字)。

**同月**　为刘芝泉侍郎其年草疏劾御史吴台寿、吴台朗兄弟。略谓：

> 窃臣见御史吴台寿申救胜保一折，披阅未竟，骇然以惊，愤填胸臆。不意方今朝廷清明之世，台谏中竟有毫无廉耻、毫无忌惮之小人如吴台寿者也。伏思胜保一员，现经廷臣杂治，其罪状之虚实，听之研鞫诸臣。或杀或宥，听之宸断，非微臣所敢与知。若如该御史所奏之狂悖诬罔，则窃有不敢已于言者。其间颠倒是非，妄造黑白，不足深论。其牵引先帝，妄议圣德，造作虚声，恐喝诞妄不经之言，冀以荧惑宸听，间执人口，可谓不遗余力矣。夫朋党之弊，唐宋明以来历代有之。挠乱国政，攻讦异己，权贵为之包容，台谏听其嗾使，贻祸国家，至深且烈。独至我朝，事事一秉乾断，此弊廓清。乃该御史首犯不韪，公然[按：此下原文有脱字]党魁。此风一开，朝局将不可问。区区之愚，是用大惧。

敢将该御史原折悖谬之处，为我皇上敬陈之。该御史云，文宗显皇帝崇上庙号诏旨，以丰县之捷称武功首，若谓此不足以为功，是将以诬胜保者诬先帝等语。夫丰县之役，其视僧格林沁殄灭连镇、冯官屯，胡林翼肃清湖北全省、曾国藩肃清江西全省为功孰多，易知也。特以奏绩在先，故叙次居首。况国家命将出师，岂得执一胜之功，镌为铁卷。此次胜保之案，纠弹出自诸臣，而逮问出自皇上。若如该御史斥言者以诬先帝之罪，纵不为言者地，独不为皇上地乎，其悖谬一。该御史又云，恪遵谕旨，按律科罪，所谓陷君不义、有累圣德等语。给事中赵树吉虽有参劾胜保之疏，朝廷并无即行正法之旨。该御史待定谳失平而后疏论，未为晚也，何以汲汲申叙，惟恐不及。其为阿私死党，彰昭较著矣。而况凭空臆断，竟以不义、累德等语指斥乘舆，其悖谬二。该御史又云，明亮、阿桂等获咎逮问，旋复起用等语。无论胜保之才略器望非阿桂等之比，即阿桂等之获咎，岂尝骄恣欺罔、跋扈贪劣有如胜保乎。国家刑宪，自有权宜。其赦宥者非情有可原，即功浮于过者也。英亲王勘平中原，可谓功矣，即幽死。年羹尧削平青海，可谓功矣，而缳首。张广泗开辟苗疆，可谓功矣，而大辟。一意姑容，究恐无此政体。今该御史甫当对薄之初，即为仗钺之请。胆大妄为，乃至此乎，其悖谬三。该御史又云，胜保有克敌御侮、保卫地方之功，无丧师失地、贻误大局之罪等语，臣尤所未喻。胜保始为钦差大臣而贼骑长驱入直，督办皖、豫发捻而皖北糜烂，办陕西回匪而三辅为墟，臣不知其所克者何敌也。丧师败绩，胜保恒事，然此犹为将之常耳。至苗沛霖毛羽未丰，原非难制，胜何一意纵容倚任，而今日成江淮腹心之害矣。又发贼余党陈得才，自狗逆被擒以后，众止数千，狼狈西窜。胜保逍遥于颍州、太和之间，数月并不遏击，致令入关大掠，回匪乘之而起。今陈得才盘踞山南，祸尤未艾。又直东教匪本非劲敌，上年胜保督办，不剿而抚，苟且塞责，至今寖成燎原，近畿残破。以上三端，而曰未尝始误大局，臣不知所谓大局者何事，所谓贻误者何等也，其悖谬四。该御史又云，各省将帅争夺功名，使朝廷残害功臣，下寒将士之心，上成君父之过等语。此次参劾胜保之疏，大率系外省督抚、统兵大臣交章入告，百口一词，不知更为缘何故，为此寒心，其悖谬五。又云借星象风占，以诛戮大臣，此端华、肃顺所以嫁祸伯葊等语。以二凶斥赵树吉，比拟尤属不伦，其悖谬六。该御史又云，党援之说，宋欧阳修论辨之甚明，焉得以一己之偏辞，隔天下之公论等语。然则该御史不讳为胜保之党明矣。欧阳修谓惟君子有朋，故八元十乱之属，皆目之为朋。该御史以此自况，是目胜保为君子矣，将推胜保为皋陶庭坚，而且附于望散乎，无耻极矣，其悖谬七。该御史引唐陆贽言，曰畔者得以为

辞，平人亦为怀愍等语。苗沛霖首鼠观望，本未尝甘就范围，就令终归决裂，亦与胜保无预。若如所云，是朝廷转受制于将帅，自今以后，不敢逮一臣、诛一将矣，其悖谬八。总之，该御史自知强词夺理，清议不容，非牵引先帝，无以箝皇上之口，沮言者之气。非造为陷君不义、有累圣德、残害功臣之说，无以胁会审诸臣，使不能议重典。而其所以挟制朝廷者，则尤在将帅寒心、畔人借口等语。臣谨案春秋之法，人臣无将，将则必诛。今该御史将以两宫深隔九重，皇上冲幼，遂为此诬妄之言，意存禁吓，使朝廷不敢不听。律以无将之义，臣知其无所逃。该御史之兄吴台朗，前在咸丰年间以居心巧诈革职，夤缘得入胜保军营，保至道员花翎，招权肆恶，中外皆知，所以该御史效命私门，甘心鹰犬，且冀起用之年，为三窟之地。原折流布，举国哗然。伏读前降谕旨，如吴台寿所奏，亦无以服天下等因。钦此。是其鬼蜮情状，已在烛照之中，原未尝据为定论。特恐党局既开，此辈必且谓朝廷不加谴责，益复恣睢无忌，散布伪言，中伤善类。此后若有不法之大臣，谁复敢抗疏搏击乎。阻废国法，禁制言路，蟠结党援，思之寒心。臣所争者，非胜保一人之罪名，乃本朝臣子之风气。若该御史之狂悖无上，而犹靦颜与之同列，臣实羞之。

疏入，有旨吴台寿、吴台朗均革职。

**五月初八日(6月23日)**　引见，授职翰林院编修。

**五月十一日(6月26日)**　致函叔父，云：

侄仰赖祖考茆佑，吾叔栽培，会试中式一百四十名，复试一等第一名，殿试一甲第三名，进士朝考一等第二名，授职编修。傲倖成名，惶愧交集。惟有抑畏自将，益加力学，勉图树立，冀绍家声。硃卷、朝殿各卷六月方能刻出，当续寄呈。惟各项费用极力撙节，亦非五百金不办。京师光景窘迫，侄人地生疏，现在托人展转通融，枝枝节节，补苴敷衍，然皆剋期秋间偿还，正不知彼时何以处之。左右思维，惟有仰恳吾叔大人格外鸿慈，润其涸辙，是所感祷。又云今春蒙韩南溪师以侄父尽瘁军营，奏请赐恤。奉旨照军营立功后病故例议恤。侄父以死勤事淹没多年，终被恩纶，合家感涕。向部中探听，大约可赠三品卿衔，子荫一七八品官，须六月底方能办出，所得荫生，拟即令侄涌承领。

## 同治三年(1864)　甲子　二十八岁

洪秀全服毒自尽。

曾国荃湘军克金陵，太平天国灭亡。

**三月(4月)**　赋诗送翁曾源(仲渊)随侍出塞。同治元年，其父翁文勤公同书因案获谴，逮入诏狱，洞两入诏狱中省视。二年十二月，刑部奏拟罪名，有旨发往新疆效力赎罪。本年三月就道，子曾源殿撰随侍出塞，赋诗送行，有"玉堂春早花如雪，捧襟揽辔与君别。扶将老父辞青门，西行上陇水呜咽。陇山之外路悠悠，轮台况在青海头，岂独鞍马忧憔悴，花门千骑充凉州"及"边尘一斗为君洗，早晚金鸡下玉关"等句。自注云：药房先生在诏狱时，余两次入狱省视之，录此诗以见余与翁氏分谊不浅。后来叔平相国一意倾陷，仅免于死，不亚奇章之于赞皇。此等孽缘，不解何也。公试卷履历，文勤为受业师。仲渊殿撰与公乡举同年，又癸亥榜首。壬戌会试，翁文恭同龢为同考官，见公试卷被摈，为之扼腕。及癸亥登第，引为快事。公抚晋时疏陈口外七厅改制无碍游牧，文恭见之，称为典则博辩，欲低头而拜。入京相见，又称为磊磊君子。俱见文恭自写日记中。其后文恭获咎，宣统纪元开复原官，实公在枢府斡旋之力。公与文恭分谊始终不薄如此。本集此诗自注不满于文恭，乃有感而发，读者勿以词害意。

**七月(8月)**　以金陵光复，奉上谕，内外大小臣工各加一级。

## 同治四年(1865)　乙丑　二十九岁

浩罕阿古柏趁新疆回变占喀什等八城。

曾国藩剿捻。

李鸿章奏设上海机器局。

**四月十八日(5月12日)**　散馆考试,列一等第一名。

**五月(6月)**　石夫人卒于京寓,有悼亡诗《悲怀》十首,存五首,其中二首云:"龙具凄凄惯忍寒,箧中敝布剩衣单。留教儿女知家训,莫作遗簪故镜看。""空房冷落乐羊机,忤世年年悟昨非。卿道房谋输杜断,佩腰何用觅弦韦。"

## 同治五年(1866)　丙寅　三十岁

左宗棠奏设福州船厂。

孙中山(　—1925)生。

曾国藩以平捻无功请辞,以李鸿章继。

西捻入陕,东捻入鄂。

**四月二十五日(6月7日)**　翰詹大考,以考卷脱一字,列二等第三十二名。

**五月初八日(6月20日)**　引见。

# 同治六年(1867)　丁卯　三十一岁

陕甘总督、钦差大臣左宗棠率军入陕。

回民起义军攻兰州。

刘铭传破东捻。

**四月十五日(5月18日)**　保和殿考试差。

**六月十二日(7月13日)**　奉旨充浙江乡试副考官。

**七月(8月)**　偕正考官张光禄(濂卿)出都。

**本月**　抵杭州,入闱监临。

**八月初一日(8月29日)**　奉旨简放湖北学政。具折谢恩。

**九月十五日(10月12日)**　浙江乡试榜发,所取多朴学之士。知名者五十余人。尤著者袁昶、许景澄、陶模、孙诒让、谭廷献、沈善登、钱雨奎、王棻等,其后学术、政治、忠义、文章各有成就,为前后数科所不及。

性好登临,在杭久病不愈,舆疾遍游湖上诸山。冒雨秉烛,了无倦意。又搜求书籍若干种。自言此行有三愿,差为不负,谓佳士、奇书、好山水。

**十月(11月)**　离杭,舟中赋诗二十首(本集未载)。过苏州,游虎丘、沧浪诸胜。

**十一月十三日(12月7日)**　行抵湖北省城。十六日接篆。十八日奏报到任,疏云学政一官,不仅在衡校一日之短长,而在培养平日之根柢。不仅以提倡文学为事,而当以砥砺名节为先。又撰试院楹帖,云:剔弊何足云难,为国家培养人才,方名称职;衡文只是一节,愿诸生步趋圣贤,不仅登科。

**十二月(1868年1月)**　札行各属发题观风,听生童量能自占,各尽所长,引用隐僻典实,许自注书名出处,平日具有著作,可随卷送呈。札云:

> 学院履任,例有观风之举。本院属当下车,式循前轨,期与此邦人士研究实学,共相磋切,务得通经学古之士,经世致用之才。仰府州官吏转行学官,将发去题目限交到三日内,召集诸生依法课试。如童试之中有志在观摩,愿随同课试者听。此次发题较多,良以学业文章,各有优绌,许其量能自占,各尽所长,引用隐僻典实,书名自于篇末注明。限二月内汇齐,并姓名清册,封送来

辕，听候校阅，第其高下。其词义精美、列在高等者，本院将优予奖赏，钞发传观，都为一编，刊板流播。搴帷按部之时，仍当量加甄拔。如能全局统作，并皆通博雅赡，尤当从重奖励。特是因题为文，仅见一斑。其平日学术渊源，具有著作若经史纂述、诗古文辞之属，或裒然成集，或录写数首，可随同试卷一并送阅，俾才俊耆宿得以周知。濯磨砥砺，有厚望焉。

**是年**　捻军张总愚(宗禹)部破南皮县城，官军进击，遁而复返者数次，张氏族人死难者不少。

# 同治七年(1868)　戊辰　三十二岁

西捻由豫入直、鲁，京师戒严。

陕回入甘。潘鼎新大破西捻于山东济阳，张宗禹投陡骇河死，捻平。

曾国藩督直。

左宗棠西征。

章太炎(　—1936)生。

**正月(2 月)**　出省按试德安府，以次试汉阳、黄州等府。

**五月(6 月)**　回省，试武昌府。

**七月(8 月)**　奏言湖北文风以下游各属为最。自经兵燹，人民转徙，书籍散亡，然读书力学者犹不乏人。臣每按行一处，以根柢之学砥砺诸生。有讲求经学，博闻强识者，特加甄拔，悬牌奖励，并捐廉优奖。其浮薄卑汙、健讼多事者，随时访查确实，分别注劣褫革发落之。日以端品行、务实学两义，反复训勉。现拟将已试各府诸生才学秀出者，送入江汉书院肄业，筹给膏火，并捐购经史书籍，庋置其中，俾得诵习擘摩，专务实学。又言：军兴以来，各省捐输团练经费，推广学额，捐数无凭，人才有限，得之太易，学问寖荒。人数过众则官师之约束难，取额过宽则士林之流品杂。请饬下各省督抚于捐输团练经费呈请广额者，务切实核减，再行入告。并请饬部臣将原定章程量加变通，庶名器无过轻之虞，人文无日下之患。疏入，下部议行。旋赴省北按试襄阳、郧阳、安陆。郧阳距省远，循例于岁试后接续举行科试。

**十二月(1869 年 1 月)**　回省。曾文正(国藩)与许仙屏书：往时祁文端、张海门视学吾乡，最得士心。近张香涛在湖北，亦惬众望。三人者，皆宏奖士类，津津乐道。

# 同治八年(1869)　己巳　三十三岁

李鸿章督鄂。

安德海伏法，严旨约束太监。

**正月(2月)**　抵省。

**二月(3月)**　按试省西荆州、宜昌、荆门各属。先是，礼部奉谕旨科试生童概令考试经解，遂奏请将新进文童复试经文改作经解。略谓经学一道，最为难精。欲其淹博贯串，原非仓猝可办。惟学问之道，须由浅入深。为治之方，须赏一而劝百。此次场内但择其能阐发大义、明实通畅者格外优奖，其疎浅者但加训勉，不为苛责。查科试一场，例有默经一段。此次既遵旨报名认习一经，自未便同出一题。因令其各默各经，以免名实相戾。至童试人数众多，未必皆能讲求经义。且若令一律应试经解，经、古一场势不能容。而新生覆试日，例有经文一篇。当即酌量情形，于点名册先将认习之经报明，于进取覆试日按册认真考试，看其平日留心经书与否。但经文究为格式所拘，未能朴实说理。此后可否将新进文童覆试经文改作经解，似与新章命意正相符合。疏入，下部议。

**七月(8月)**　出省按试德安。试时有《哭陈生作辅》诗二首。一云："铃阁传闻一泫然，谁教鬼箓夺翩翩。固知璆璧非时宝，不独膏熏坐自煎。词赋纵悬难续命，弟兄虽隽莫齐肩。灯前转尽王郎尘，恰似斯人四十年(陈殁时四十岁)。"一云："江南梅子贺方回，的的文章是异才。已叹重阴幽玉树(蒲圻贺生人驹为武昌诸生之冠，今春二月间溘逝)，更堪二妙赴泉台。滋兰成晦元霜酷，种柏翘柯野火摧；钟赋蒐求都不易，呜呼吾道岂其衰。"序云："安陆县学生，经义治事，学舍高才生二十人之一也，文章淳雅。今秋行部德安，作辅未赴。试问之，校官则曰死矣。惊懊累日，作诗哀之，并示其弟作宾、作彦。"并按试各属。次序如岁试，不具述。

**十一月(12月)**　仲兄仲穆(之清)卒于学署。后有诗悼之，云："宾馆低于眉，门有一老荆。拙匠治屋漏，一枝当南荣。悍然锯之去，大如车轴横。断者不复续，泫然泣花精。感此伤胸臆，念我同根尘。"仲穆工文辞，以优行附生注选中书科中书，改湖北候补知府。有遗诗若干卷，未刊。

**是年**　创建经心书院。湖北原有江汉书院，因旧制不能容多士。时李文忠公

(鸿章)以湖广总督兼署湖北巡抚。与之商,别建精舍,区为经义治事,按部所至,拔其尤异者读书其中。经心书院初名文昌书院。《李文忠朋僚函稿》有覆公书云:文昌书院创始綦难,执事提倡风雅,振拔寒畯,弟甚愿观厥成。前与小东方伯筹议,而集费拮据,据称先择土地,秋后兴造。一面缄取苏州经古书院章程,商提经费,详定立案,计阁下回省时,当有成议。此函下注同治八年七月初五日,盖是时犹未有经心书院之名。又公有致黄子寿先生书聘主讲席。

## 同治九年(1870)　庚午　三十四岁

英教士李提摩太来华。

天津教案。曾国藩请为教堂昭雪。

李鸿章督直。曾国藩回任两江，奏派学生出国。

命左宗棠克期平定甘、陕回变。

设南、北洋通商大臣。

**正月(2月)**　续娶唐夫人(湖北布政使、遵义唐树义之女)。

**十月(11月)**　任满交卸(有《送妹亚芬入黔诗》云："人言为官乐，那知为官苦，我年三十四，白发已可数。"自注：庚午十月初八日，正交卸学篆时也)。入京覆命。寓南横街，始与潘祖荫、王懿荣、吴大澂、陈宝琛诸公定交。潘公寓米市胡同，所居密迩，出所藏吉金拓片，属其与王、吴两公审定，本集所录论金石文字大率皆此数年所作。

**是年**　湖北岁、科两试既竣，择其文尤雅驯者，刊为《江汉炳灵集》。以门人樊增祥操选政，四书艺为第一集，试律为第二集，府试古学之文为第三集，书院课士通经学古者为第四集，观风之作为第五集[胡钧按：五集似未全刊]。经心书院有高才生物故者，曰贺人驹、陈作辅、傅廷浩、范昌埭，以诗哭之，曰《四生哀》。序云：按部所至，拔其尤异者得高才生数十人，召来省会，为搆精舍，俾读书其中。未及再期，物故者四人，皆上选也。方干赐第，无望于幽冥。敬礼遗文，罕传于生后。今肄业诸生得第若干人，而四生已矣。感念怆怀，不能已已。乃合光禄《五君咏》，工部《八哀》、《七歌》之体，作《四生哀》，以存其名。

## 同治十年(1871)　辛未　三十五岁

上海、伦敦间设海底电线。

俄军占伊犁。

**三月二十八日(5月17日)**　在天宁寺宴请王壬秋(闿运)。

**王闿运《湘绮楼日记》卷三页二十一**:(辛未三月)二十八日,晴。早,觅车赴天宁寺。张香涛招饮,同坐者杨、李、钱、王、仙屏、翰仙。至酉散。[按:王闿运于三月初三日入京,初五日曾往见。]

**四月(5月)**　子仁颋生。兄仲穆无嗣,命为之后。

**是月**　动议雅集诗会。其致潘伯寅(祖荫)函云:目前四方腾流尚集都下,今番来者颇盛,近年仅有,似不可无一雅集。执事人伦东国,众流宗仰。晚拟邀集诸君款洽一日,其谭谐辩论,必有可观。请大君子主持其间,题目而等差之,岂非快举。如有清兴,晚当往约诸君也。

**五月初一日(6月18日)**　与潘文勤(祖荫)觞于龙树寺。应约而赴者十七人:无锡秦谊亭(炳文,画)、南海桂皓庭(文灿,经)、元和陈培之(倬,经)、绩溪胡荄甫(澍,经)、会稽赵抃叔(之谦,经、金石)、会稽李莼客(慈铭,经、诗、骈文)、吴许鹤巢(赓飏)、湘潭王壬秋(闿运,经、诗、古文、骈体,辛酉科)、遂溪陈逸山(乔森,诗,辛酉科)、长山袁鹤洲(启豸,诗,壬戌科)、黄岩王子常(诒霓,经、诗、骈文,丁卯科、庚午科)、钱塘张子虞(预,诗,丁卯科)、朝邑阎进甫(廼焕,金石,戊辰科)、南海谭叔裕(宗浚,骈文,辛酉科)、福山王莲生(懿荣,金石)、瑞安孙仲容(诒让,经,丁卯科)、洪洞董研樵(文焕,诗)。秦谊亭作雅集图,题云:时雨乍晴,青芦瑟瑟,纵论古今,竟日流连,归作此图,以纪鸿爪。叶鞠裳太史即席赋诗,有绝似东坡"龘字谜清谈,枵腹生槐龙"之句。自注云:未携引厨,客至无馔,召余庆堂,咄嗟立办。又约而未赴者有镇海黄元同(以周)、秀水赵桐孙(铭)、宜都杨惺吾(守敬)、海丰吴仲饴(重熹)、许静、黄岩王子庄(棻)等六人;欲约而不及者有长沙曹镜初(耀湘)、钱唐潘凤洲(鸿)、归安施峻甫(补华)、仁和谭仲修(廷献)、黄岩蔡竹孙(篪)等五人。

**杨守敬《邻苏老人年谱》**:乙丑正月抵都,寓荆州会馆。是时,南皮张文襄(之洞)为翰林,提倡风雅,大会天下名流于城南陶然亭,守敬与陈一山名与焉。守敬以为迹近标榜,不赴。厥后,

南海桂君文灿有记,刻其集中。(谢承仁主编:《杨守敬集》第1册第11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按:乙丑,误。陈一山(逸山),原拟而未约。陶然亭前有议及。以"嫌于背窗置"而未往。《年谱》系老人古稀之年所追忆,难免有误记。]

**王闿运《湘绮楼日记》卷三页二十九**:(辛未五月)庚辰朔,晴。伯寅来,旋约饮龙树寺,与香涛同为主人。四方之士集者十七人。无锡秦谊亭名炳文,善画。南海桂皓庭文灿。绩溪胡荄甫澍,子蓟之族也。吴许鹤巢赓飏。赵拙叔云,戴子高属访余,必欲一见。无和陈培之倬,李纯客慈铭,赵拙叔之谦,长山袁鹤州启豸,洪桐董研樵(文涣),遂溪陈乔生(亦山),黄岩王子裳(诒霓),钱塘张子馀预,福山王莲生懿荣。南海谭叔裕宗浚,玉生翁之子也。瑞安孙仲容诒让,琴西子也。朝邑阎进甫乃斌,丹初之从子也。王、张、孙不多语。孙年最少,亦廿四矣。伯寅各出一纸属书,意在得诗也。余归乘兴作一篇,又作赠香涛。

**是月**　充翰林院教习庶吉士,移居化石桥。

**六月十五日(8月1日)**　致函王闿运索其《哀江南》赋稿。

**七月十四日(8月29日)**　有诗送王壬秋(闿运)归湘潭。序云:

> 壬甫才调冠时,善谈经济,《哀江南》一赋,海内知名。遍历诸侯,朝贵折节。其始来上计,在咸丰末年江海扰攘之时。其重入国门,在同治十年钟虞奠安之后。旧樽两坠,尺波不留。既被礼部驳放,盘桓无遇,浩然思归。盖是时朝野熙然,方谓中兴之业,而壬甫亦将老矣。将道金陵,谒湘乡幕府,泝大江,望衡岳而归。水阁宴集,言送将归,四坐亲知,咸有篇咏。余感虞卿之著书,□马援之慷慨,抚山川之今昔,悲秋气之泬寥,命篇叙意,不知感慨之无涯也。

**王闿运《湘绮楼日记》卷三页四十七**:(辛未七月)十四日,晴。赴香涛招饮,同坐者潘太翁伯澄,松坪、逸山、研樵、味秋、莲生。伯澄、香涛皆赠余诗。香涛泛谈及余前咏二物对句甚巧,余不能忆也。夜饮极欢,至子散。

**九月初九日(10月22日)**　慈仁寺毘卢阁登高,同游者谢麐伯、何铁生、陈六舟、朱肯甫、董砚樵、陈逸山、王廉生。纪以诗(李莼客作序),有"吾欲反悲秋,秋气实快哉。木落天雨霜,万里无氛埃。志士如黄鹄,入海厌沈埋。目登三藏阁,何异九成台"等句。

**十月(11月)**　弟闰涛(之涌)卒于京师。后函致兄文竹云:六弟今夏在双妙又患失血之症,去血太多。秋间又发疟疾,缠绵二十日,始得痊愈。八月到京,气血亏捐已极。多方调理,总不能培补强壮。日弱一日,至十月二十日竟尔夭折,深可痛惜。六弟近年颇渐老练,尤极好学,弟心甚喜,谓从此在京寓与弟相聚读书,极为天伦乐境。不意青年逝世,尤为可惜耳。又云今年四月得一子,名之曰颋。

**十二月十四日(1月23日)**　消寒宴集。宾主九人,出所得宋人香山九老图卷,各纪以诗。

## 同治十一年(1872)　壬申　三十六岁

曾国藩卒。

《申报》创刊。

首批幼童赴美。

李鸿章奏设轮船招商局。

**正月初二日(2月10日)**　独游慈仁寺,谒顾亭林祠,有诗。

**三月初三日(4月10日)**　修禊南洼。有《和董砚樵七古》一首,诗佚。

**三月十三日(4月20日)**　极乐寺海棠初开,置酒会客,有诗。

**三月二十三日(4月30日)**　偕董砚樵同游花之寺,有诗。诗中有云"春光如箭去可惜,有如千里远行客。主人惜别并饯花,对此都能饮一石"及"人生美官谁不求,凉州美酒能销忧。花好亦如盛年好,莫遣沙场空白头"等句。注云:董砚樵先为甘凉道,以忧归,服阙,授巩秦阶道,意颇郁郁。

**四月二十五日(5月31日)**　游崇效寺,观青松红杏图卷。

**五月(6月)**　有诗和潘祖荫消夏六咏,曰拓铭、读碑、品泉、论印、还砚、检书。

**六月十九日(7月24日)**　偕谢麐伯、朱肯甫、吴清卿、王廉生游十刹海,观荷花,泛舟上游,坐渔家秦氏园,各纪以诗。

**七月初五日(8月8日)**　潘祖荫为康成生日会,据汉人石刻画像摩写为图。既与会,题诗其上。

**八月十五日(9月17日)**　游天宁寺。代方略馆撰恭进表,进呈《平定粤匪方略》、《剿平捻匪方略》。

**《抱冰堂弟子记》**:方略馆编纂《平定粤匪方略》、《捻匪方略》告成,欲撰表上进,以其文相属。其书汗牛充栋,存馆内,不得见也。两表成,各二千余言,历叙发、捻始末,兵势利钝,庙堂及诸大将方略,如指诸掌。枢府惊叹,竟不能改易一字。今其文刊《方略》编首。

**九月初九日(10月10日)**　游慈仁寺,毘盧阁登高,有诗。同治帝大婚典礼,撰《乐章》四章,礼成,赏加侍郎衔。

**十二月二十九日(1月27日)**　唐夫人卒。

**是年**　清秘无事,作诗文最多。

## 同治十二年(1873)　癸酉　三十七岁

同治帝亲政，加两宫皇太后慈安、慈禧徽号。

梁启超(　—1929)生。

各国使臣始觐见中国皇帝。

左宗棠平陕、甘回民赵义。

**五月(6月)**　保和殿考试差。

**六月(7月)**　奉旨充四川乡试副考官。旋偕正考官钟侍讲宝华出都，道豫、陕入蜀。过华山、骊山、灞桥、马嵬驿、剑阁，皆有诗。如《骊山》一首云："不见灵岩迭幛雄，又无湖泽映离宫。王朝心醉骊山好，都是劳人使鬼功。"注曰："由余见秦宫室，曰使人为之则劳民矣，使鬼为之则劳神矣"。二十日致函西安许仙屏(振祎)学政备述程途艰辛。略谓自出国门，风雨泥途，宵昕劳顿，苦不可言。惟税驾长安之夕，获接清标，举杯奋尘，倾吐积愫，心颜为之一开。此出都以来第一乐也。惜漏深雨急，不敢久留驺从，余怀未尽为快耳。别后十四日晨，到凤翔府。本拟是日宿宝鸡，讵因积雨旬余，汧水盛涨，深至二丈，广阔数里，向非津渡，并无舟楫，直至十七日始从他处调船挽入汧水。汧流又分为二，须浮渡两次，乃达彼岸。行李宵济，中夜始毕。是夜，钟学士从一仆宿山谷败寺中，舆夫皆无所得食。弟独乘驿马一骑，令纤夫一人前导，亦无灯烛。时阴云穿驳，凝有月影，依依奔窜(是日，骡纲大半颠坠岩谷，天明始得之大道，为行慢矣)。颓岸数百尺，岌岌欲崩，踯躅而行。循渭而西，狂波如吼震荡，骇人耳目。从骑尚未渡汧，皆不能属驰。至四鼓，奔驰三十里，始达宝鸡。距城数里有一山涧，亦复暴涨，阔百余步，深四百尺。策马乱流而渡，衣履皆濡。次日日午，钟君及仆马稍稍继至。此夜情景，真恐从来皇华使者所未有也，自诧奇绝。比得渡渭，则巨流浩淼，湍悍非常。止有两船，杂以他人争渡，水势大，驶到彼岸甚难，一日止能渡一次耳。第二日，衣装仆马方得毕渡。弟等只身前行，复遇风雨。益门以南，荒岩复嶂，蔽日亏云，岚气烟霏。峭寒侵肌，炽炭犹不御，盖无裀枕食褥已二日矣(褥被为渭所阻)。今日到凤县，便拟不待辎重襆被，先行兼程疾趋，或可如期到彼。然须从此晴雾方妙，再有雨潦，真无策矣(在凤翔时地方官吏已禀陕西中丞言雨水阻隔请□川省，以便初度改期，但鄙意终觉如期为佳耳)。

自宝鸡以来,即又自备小轿,雇夫十余人,行路始稍迅利。山溪繁多,类皆湍怒。至山上栈道多被久雨冲坏,近虽略一料理,多未修治。峭仄逼促,殊多危境(马坠者屡矣)。看此情形,非陕抚擢川督过此一行,行旅终不获得坦途矣。此路弟十八年前入京会试,曾往返两次,未尝如今日之苦也。

中途淋雨,至成都,劳顿致疾,而试期已迫,即日入闱。及放榜,所拔者皆学行超卓之士,如吴谦、吴德潇诸人。出闱后,奉旨简放四川学政。

**十月十日(12月9日)**　接篆视事,奏报到任。略谓:

> 四川省分人文素优,惟棚场较他省为多,弊端亦较他省为甚。自军兴以还,学额日广,品行实学尤须极力讲求,臣惟有首励以廉耻,次勉以读有用之书。至于剔弊摘奸,惟力是视。

# 同治十三年(1874)　甲戌　三十八岁

日本侵台。

中日签订《台事专约》。

李鸿章筹议海防，购铁甲船。

同治帝卒。载湉继皇帝位，改明年为光绪元年。慈禧太后再次垂帘听政。

**正月(2月)**　岁试成都府属童生，附考松潘、理番两厅，资、绵、茂三直隶州。旧时成都考试，凡攻讦、冒籍、枪替及身家不清者，提调官辄不理。奸徒纠众伺学使辕门外，待其覆试而擒之，且索重贿，名曰拉搕。其人亦雇数十健儿为保护，斗于学辕，动有殴伤。乃悬牌示众：攻讦者当亲讯，拉搕者饬提调率兵拿办，于覆试日放牌讯之，或扣除，或坐诬，或劝解。剖断公明，士论翕服。如松潘武生兰映太素行不法，官不能治，设策擒之，商督部饬所司永远监禁。又以武童横悍滋事，皆由业师主使，名曰教习。向例武童册结须填教习姓名，因即令教习结保，各自稽察。无教习具结者，不得与试，武试遂静。又裁革顶充书吏承差陋规两万金。省城旧有锦江书院，造就不广，与督部吴勤惠公棠商，建尊经书院，刻期兴工。

**五月(6月)**　出省按试眉州。试院之旁有苏祠，久而不治。临发，斥资属有司修之。以次试嘉定、叙州、泸州、叙永、重庆各属。

**十一月(12月)**　试酉阳州。山行十余驿，荒山绝壁，大雪严冬，行役劳苦为各属最。

**十二月(1875年1月)**　试忠州。忠州、酉阳定例，皆岁、科并试，以辽远也。

川省积习，文武童取进后，教官书斗多方勒索，不遂其意，不送覆试，寒士苦之。乃严檄督催，苦心晓谕，自是依期送覆，无迟误者。

**是月**　在忠州度岁。除夕夜，致函王廉生(懿荣)，言按试苦状。略谓：

> 弟今年以来，终日劳烦，甚于在楚时数倍。非不欲少自摄养樽节，无如事繁、道远、弊多，非如此振刷，竟不能料理妥当。前月考酉阳一场，山行十余站，大率荒山绝壁，盘路一线，险不可言。天气严寒，大雪迷路，不敢投足。舁夫颠踣，从骑陨毙，不知凡几。此外水程则处处皆滩，惊心动魄，绝无从容怡旷之

地。不知当日何苦更改旧制,强令学政亲临按行此一州也。以后生童益多,试事益繁,棚数益多,道远日促,流毒无穷,若非学臣鞠躬尽瘁,则惟有草率敷衍而已。此外,尚有无数淘神呕气之事,笔难殚述。

**是年**　长兄远澜(之潾)卒于姚州任所。

# 光绪元年(1875)　乙亥　三十九岁

李鸿章请停西征、办海防。
左宗棠力主西征。
令左宗棠督办新疆事务。
郭嵩焘使英。

**元月(2月)**　按试石砫厅，以次试夔州、绥定、顺庆、保宁、潼川、龙安各属。石、夔、绥、龙皆试、科并试。

**是年春**　尊经书院成。选高才生百人肄业其中，延聘名儒，分科讲授。撰《创建尊经书院记》，凡四千言。手定学教十八条，略如诂经精舍、学海堂例。如"本义"一条云：议立书院，分府拔尤，各郡皆与，视其学大小、人多少以为等，延师讲习，分业程课，学成而归。各以倡导其乡里后进，展转流衍再传，而后全蜀皆通博之士，致用之材。"择术"一条云：凡经、史、小学、舆地、推步、算术、经济、诗、古文辞皆所以学，无所不通者代不数人，高材或兼二三。志之所存，择而为之，期于必成。非博不通，非专不精。"务本"一条云：通经之根柢在通小学。不通小学，其解经皆燕说也。不通经学，其读史不能读表、志也。不通经史，其词章之训诂多不安，事实多不审，虽富于词，必俭于理。故凡为士，必知经学、小学。"息争"一条云：学术有门径，学人无党援。汉学，学也；宋学，亦学也。经济、词章以下，皆学也。不惟汉、宋两家不偏废，其余一切学术亦不可废。等等。院中为飨堂，祀蜀中先师经师。复以边省购书不易，捐俸置四部数千卷，起尊经阁庋之。时以暇日莅院，为诸生解说。又撰《辖轩语》、《书目答问》二书以教士。总督吴勤惠公棠雅尚经术，开书局刊行经史、小学诸书，乃扩而大之，流布坊间，资士人讲习。又为文劝绅商捐舍学田，优免新生卷费，其后改设学堂多取资焉。轺车所至，搜采穷岩，于是坛厂汉隶石刻及上庸长严季男诸碑，始登金石家著录(严季男刻石在綦江吹角坝，属校官曾喈林移至成都，置于学署)。

**七月(8月)**　回省，举行乡试录遗，全省录遗生监一万余人。向例以七月初旬开考期，近多错乱。会顺天钱学使宝廉有随棚录遗之请，部议由各省学使酌量奏明办理，乃奏言此法行于川省最宜，在川北试办数棚。及是，从容考试，仍许未取者到

省补考,舆论称便。

**九月(10 月)**　出省,试、科并试宁远、雅州、邛州等处。在邛州度岁。

**十二月二十九日(1876 年 1 月 25 日)**　致函潘伯寅(祖荫),告出省按试情形。另有缪筱珊(荃孙)孝廉前度在京曾侍谈宴,今秋回省城,数相过从。其人警敏非常,淹博好古,目前江东之秀,殆罕其匹。充其所造,殊未可量等语。

# 光绪二年(1876)　丙子　四十岁

令翁同龢、夏同善为光绪帝授读。

李鸿章奏派盛宣怀试办湖北广济、兴国煤铁矿。

左宗棠自兰州西进。

左军克乌鲁木齐,北疆略定。

**正月(2月)**　回省,科试成都生童,附试松潘、理番、资州、绵州、茂州等府厅州生童。总督吴棠卸任东归,赋诗送行。

**三月(4月)**　奏陈川省试场积弊,筹整顿办法八条。略谓:

川省每届岁试,文武生临点不到、报部除名者,少则五六百人,多则八九百人。遂令各学官查覆,可原者补考,无故避考者始咨部除名。其以前欠考革除呈恳开复者,为之咨部请复。复谓川省近年诸生太多,愈多则愈贫,就馆投亲,谋食他省,困踣难归,系属实情。谨核其情节,如素无劣绩,所呈近理,当饬该学详查,取具同学、族邻切结,该学印结,尽可从宽,以恤寒儒。又奏陈整顿试场积弊办法八条,曰惩鬻贩,禁讹作,禁拉搀,拿包揽,责廪保,禁滋事,杜规避,防乡试顶替。略谓考试弊端,各省皆有,然未有如川省今日之甚者。弊窦日巧,盘结日深。士子以舞弊为常谈,廪保视渔利为本分,以致寒士短气,匪徒生心,讼端日多,士习日敝,于人才风俗大有关系。经多方整饬,似尚渐觉廓清。特是立法必要其久,除恶务绝其根。若暂就肃清而不思立为成法,诚恐作奸犯科者愈时复萌,仍无裨益。窃谓法不贵严,贵于必行。法不宜过重,过重则必不行。士为民望,边省尤甚。川省人心浮动,讼狱繁多,大凡户业公局唆讼诈财之案,必有文生在内。烧香结盟纠众滋事之案,必有武生在内。激扬之道,固不仅在考试一端。然童试乃士子进身之始,棚场为万众荟萃之时。若此时即专以作奸犯科、抗官滋事为务,通省郡县相习成风,则异日成名,必蹈故辙。愚氓见惯,群思效尤,为患殆非浅鲜。故欲治川省之民,必先治川省士子。又奏言川省最多讼棍,而讼棍多系贡监、文武生。暗地唆架,当堂杠帮。遇有上控事件,尤所乐闻,出头承办,广募众资,以为讼费,浮开叠敛,藉此为生。且遍吓富家,若不厚赠,便当牵引拖累。此辈尤为民害。所以地方官平日不能拿

办、事后不问坐诬者，缘川省州县每处必有数局，每局除他项绅士外，必有数文武生。既预局事，与官丁吏胥皆有往来，多阴事为其所挟。喜则为关税助恶之人，怒则为反颜讦控之举，以故官吏虽苦之而无可如何，此为川省败坏士习之根。查学政全书，本有生监构讼主簿申报之条。拟令各州县各学除平日随案详报外，其有素行狡谲，不能遂行定案详办者，凡遇学臣按临，各将健讼诸生姓名案据，开单各自呈递，不得互相关会。如既为州县学官开报，放告日又被人控，或无故控人，健讼属实，立饬惩办。局士被控，不准徇隐。此举与定例举报优劣之意略同。无如习俗失真，以为学政一官，但司校阅文章，无暇整饬士习，川省教官直不知有注劣之例，尤为可怪。屡经谕饬，无一开报。应请敕议申明，严饬办理。疏入，下部议行。

**是月**　出省，按试眉州。苏祠工竣，为文记之，并以所藏旧稿三苏文粹施祠中。有登楼诗云："共我登楼有众宾，毛生杨生诗清新。范生书画有苏意，蜀才皆是同乡人"(自注：仁寿学生毛席丰，绵竹学生杨锐，华阳学生范溶，皆高才生。召之从行读书，亲与讲论，使研经学)。

**四月(5月)**　按试嘉定，以次试叙州、泸州、叙永、重庆、顺庆、保宁、潼川各属。

**闰五月(7月)**　致函京师王懿荣，请为所撰《书目答问》补正。略谓：

弟在此刊书目以示生童，意在开扩见闻一，指示门径二，分别良楛三。其去取分类及偶加记注，颇有深意，非仅止开一书单也。更有深意，欲人知此所列各书精美而重刻或访刻之。特自知谫陋，以职司所在，不敢谦避，其间舛漏必多。特寄上一本，请为补正，至感。补正后，请疏于别纸，分条速即寄川，以便改补。又一本一函寄缪小珊进士，望转交，属其订正，亦即详列见覆为要。此物可作公牍观，不可作著述观，盖不得已也。或与潘少宗伯一观，必无暇详览，但能指摘其体例大端亦好。所以不迳寄者，嫌于自衒。如非同道，不必与看，免致徒招唇舌。然此举作法自敝，于买书大不便矣。又《辖轩语》一本，说更浅陋，亦呈一览。此真是告示、公牍一例物事，本不足登大雅之堂，不过欲使执事知弟在此劳精敝神，舌敝唇焦，大率皆为此等事。此物虽潘宗伯亦不可与看，见之徒令其骂耳。(此函流落于外，故本集不载。前数年，陈援厂先生得之于北京市上，作一文辨缪艺风《年谱》谓受公命撰《书目答问》之非实，且证以艺风为《半岩厂所见书目》序仅云助理，非代撰也。序云：同治甲戌，南皮师相督四川学政，诸生来问应读何书，书以何者为善。谋所以加惠蜀士，于是有《书目答问》之编。荃孙时馆吴勤惠督署，随同助理。此序作于光绪三十四年，在公生时，必可信。缪仅为助理，并非代撰，明矣。沪上近翻印《书目答问》或直注

缪荃孙撰,可证其误。)

**八月(9月)** 续娶王夫人(王懿荣之妹)。王文敏公懿荣有妹才而贤。及试龙安,文敏之父莲塘先生祖源方知府事,吴勤慧公棠为之作伐,因定聘焉。成婚之三夕,出匮物文待诏书《渔家乐》长卷共尝,慨然有偕隐志。

**十一月(12月)** 任满将受代,撰《尊经书院记》,语诸生以学术条教大端,凡四千余言,刻之于石。

四川学政所入素丰,洞廉介自持,既裁棚场陋规二万两,又核定恩优岁贡及录遗诸费不许婪索。及去任,无钱治装,售所刻万氏十书经版,始得成行。二十四日,至绵竹,与新任谭叔裕学使宗浚书,云身虽去蜀,独一尊经书院惓惓不忘,略有规模,未臻坚定。通省佳士岂能蒐拔无遗,就目力所及者言之,大率心赏者尽在书院。至灌县,欲游青城山,闻有司将具供张而止。至汉中,游紫柏山、留侯祠。至凤翔,宿喜雨亭,游东湖。岁暮,抵西安。

**十二月(1877年1月)** 充文渊阁校理。[按:此前历充国史馆协修、纂修,起居注协修诸职,月日不详]

# 光绪三年(1877)　丁丑　四十一岁

阿古柏死。

左宗棠奏请于新疆设行省。

左军克喀什、和田等地，南疆底定。

**正月初六日(2月18日)**　发西安。再致谭叔裕学使书，以蜀才告，曰四校官，五少年。四校官为郫县教谕杨聪、雅安教谕杨某某、署茂州教谕李星根、梁山教谕谭焕廷。五少年为绵竹杨锐、井研廖廷登、汉州张祥龄、宜宾彭毓嵩、仁寿毛瀚丰。谓以上五人皆时文诗赋兼工，皆在书院。美才甚多，好用功者亦不少，但讲根柢者实难其人。此五人未能深造，尚有志耳，实蜀士一时之美。洞令其结一课，互相砥砺，冀其他日必有成就。幸执事鼓舞而教育之，所成就必有可观。登牛首山，望终南、曲江、辋川诸胜。道经华山，思絜眷登山，以往返须三日资，乃止。

**二月(3月)**　入都覆命，寓永光寺中街。

**五月(6月)**　充教习庶吉士。议穆宗(同治帝)升祔位次。太庙九室，一室一世，数盈，当别建，议者纷纭。时潘文勤公祖荫为礼部尚书，洞详稽历代之制，为三议以进。《畿辅先哲传·张佩纶传》：穆宗升祔，诏廷臣集议位次。佩纶请建文武世室于后殿左右，恭奉太宗文皇帝庙主，以次递迁。张之洞读其疏，叹曰，不图郑小同、杜子春复生于今日，遂造庐订交焉。按吴县潘氏藏公与文勤手札，有言升祔事者，其一札云，顷已见张侍讲文矣，一折两片，正折即某第一议也，一片用第一议以驳第二议也，又一片即申论昭穆可以递迁之说也。陈弢庵师傅云，侍讲原奏偶与公合，非相袭也，两公相识亦不始于是时，先哲传云云微误。王雪岑廉访云曾闻之于公，与侍讲定交始于张文达百熙之介。

陈太傅(宝琛)又云，是时侍讲侃侃论列，公未开坊，犹不得具折言事，然自是究心时政，不复措意于考订之学。

**八月(9月)**　自还都后，处境清约。

**十一月(12月)**　女仁準生。

## 光绪四年(1878)　戊寅　四十二岁

重申栽种罂粟之禁。

派崇厚使俄交涉收回伊犁。

设开平煤矿。

曾纪泽出使英、法。

**二月(3月)**　旱,诏求直言。洞为黄漱兰(体芳)通政具疏陈时政得失,有旨分别施行。又代其奏劾户部尚书董恂于荒政务从驳斥,在总理衙门举止颇为众议诋訾,目为奸邪。有旨:詹事府左庶子黄体芳以传闻无据之词,诋董恂为奸邪,措词过当,着交部议处。嗣吏部覆奏,黄体芳应降二级留任。旋奉旨:应诏陈言,系因公起见,著宽免处分。

**是月**　子权娶献县刘伯洵拔贡之女(新妇入门之日,黄体芳通政往贺,洞连言我负漱翁。通政慨然曰:是何伤,文章出君,气节属我。及宽免处分,代为草奏陈谢,有句云:汉廷祷雨,不诛卜式之狂言。宋帝知人,无待苏洵之过虑。盖仍目董为奸邪也)。

## 光绪五年(1879)　己卯　四十三岁

日并琉球，置冲绳县。

中俄《伊犁条约》签订，丧权失地。左宗棠主先之以议论，决之以战阵，坚忍而求胜。李鸿章主依约早日了结。

刘坤一任两江总督。

**二月(3月)**　补国子监司业，上谢折。王夫人卒。有悼亡诗《永叹》三首，有"重我风期谅我刚，即论私我亦堂堂；高车蜀使归来日，尚藉王家斗面香"等句。自注：余还都后，窘甚。生日萧然无办，夫人典一衣为置酒。

**三月(4月)**　穆宗梓宫奉安山陵，扈从至遵化。礼成，吏部主事吴可读以死请预定大统，仍归承继大行皇帝嗣子。两宫皇太后命王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詹翰科道妥议具奏。

**四月初一日(5月21日)**　会议诸臣均以继统似涉建储，非家法，不敢参议。

**四月初十日(5月30日)**　再会议。洞已具草，略谓：

为穆宗毅皇帝立嗣，继嗣即是继统，此出于两宫皇太后之意，合乎天下臣民之心，而即我皇上之所深愿，乃万古不磨之意，将来必践之言。臣敬吴可读之至忠至烈，然谓其于不必虑者而过虑，于所当虑者而未及深虑也。恭查为穆宗继嗣之语，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光绪元年正月十七日及本年闰三月十七日三奉懿旨，炳如日星。从来人君子孙，凡言继嗣者，即指缵承大统而言，天子、诸侯并同一理。但云以某为嗣，即是绍封袭荫，故继嗣、继统毫无分别，遍稽群经诸史，从无异说。其分继统、继嗣为两事者，乃前期张璁、桂萼之怪妄谬说，高宗纯皇帝《钦定仪礼义疏》早已辞而辟之矣。窃谓今日者唯在责成毓庆宫侍学诸臣尽心辅导，培养天性，开陈至道，皇上孝弟之心油然而自生，尊尊亲亲之等秩然而不紊。任贤去佞，内修外攘，则所以仰体两宫，上慰穆宗者，固不仅在继嗣承统一端而已也。即以此一端论，其沃心正本之方，亦不在彼而在此。伏惟皇太后与皇上名分已定，恩谊日笃。皇太后视皇上所生皇子无论承继穆宗与否同为己孙，皇上视所生皇子无论承嗣穆宗与否同为己子。君臣一德，共济艰难，此宗社之福，而臣民之愿也。

**四月十一日(5月31日)**　覆议,又别为奏上之,请明降懿旨,将来缵承大统者,即承继穆宗为嗣。

**奉懿旨**:皇帝将来诞生皇子,其继大统者为穆宗毅皇帝嗣子。所有吴可读原奏及王大臣会议折,徐桐、翁同龢、潘祖荫联衔,宝廷、张之洞各一折,并谕旨,均录一份,存毓庆宫。

**五月十一日(6月30日)**　以四川东乡县知县孙定扬违例苛敛,激众闹粮,又诬民为逆,具禀请剿不实,奏请饬部核议,缘洞前在四川学政任内实有见闻。略谓:

此案之查办由于滥杀,滥杀由于诬叛请剿,诬叛请剿由于聚众闹粮,聚众闹粮由于违例苛派,各禀各疏中所谓署东乡县知县孙定扬议派捐输每亩正银一两多加钱五百文是也。川省捐输之数向由藩司派定,照文征收,无可加减,故东乡多收五百文非勒捐富户,乃加赋也。非为国家聚敛也,乃肥己也。此等情节,度朝廷未必尽知也。且东乡自同治八年以后,局中有巨万之征收,无一纸之清帐。乡民愤激清算,遂发兵以剿之,且举无数无干之老弱妇孺而屠戮之,此不得不为四川百姓痛哭流涕而诉之于天地父母者也。尝考从古帝王所以享国久长者,财力、兵力、权谋、术数皆不足恃,惟民心为可恃。诚使君仁民悦,则虽积贫积弱,而不至于危。今孙定扬横征暴敛,妄招外兵,残民以逞,民不叛而诬为叛,城不围而捏为围,兵已临而不乘机抚定,将欲剿而无一语阻拦,流毒半年,杀人如草。臣愚以为不诛孙定扬,不惟无以谢东乡千百之冤魂。使皇太后、皇上早闻四川官吏贪残剥削之状,亲见东乡百姓焚烧糜烂、呼号宛转之形,不知若何闵恻,若何震怒。乃案悬四年,两被京控,三经纠参,两易督臣,三奉查办,而卒之舍首恶而不诛。事无真是非,刑无真罪名,此臣所以大惧也。夫臣亦何恶于孙定扬而必欲诛之,所惜者,国家之法纪,祖宗之德泽。臣前奉命视学蜀中,光绪二年夏间考试川北,即闻物议沸腾,拟俟回省详考本末,如实有颠倒,即当上陈。今日狱成罪定,而是非未明。臣来自蜀中,实有见闻,若不一言,上无以对朝廷,下无以对四川通省之士民。愿皇太后、皇上深惟祖训至严,人命至重,民岂可畏,天鉴难欺,关系至大,不独一蜀。应如何核议之处,恭候圣裁。旋下刑部议奏平反,孙定扬等治罪有差。

**五月二十日(7月9日)**　又奏参前护理四川总督文格批饬各营痛剿东乡县民,请令听候部议。略谓:

新授库伦办事大臣、前山东巡抚文格系东乡一案紧要之大员,其咎固不仅在失察失出而已也。东乡事起兵集之时,文格批饬各营痛加剿洗。夫洗者,屠也,谓将一村一寨不分善恶,男妇老幼而尽杀之也。近年削平发、捻,胁从必宽,投降必赦,亦无全行屠杀之事,何至于非叛之民寨而下令残忍如此。兵勇,

虎狼也。箝之犹恐不制,况导之以搏噬哉。臣在川省时,即闻李有恒等以奉札剿杀一语为藉口。盖调兵虽由吴棠,然其札曰相机剿办,下语尚有斟酌。如文格之不论案情,不审事机,不察虚实,但据禀报,率意批行,国家安用督抚大吏为哉。文格在山东之官声,自在圣鉴之中。臣在蜀会与同官,见其办事颇有才具。至此案之失机误事,臣实不能曲为之讳。李有恒、孙定扬固罪无可逭,然文格不量予罪名,李有恒、孙定扬之心未必服也。因曲贷一人之故而使全案不得其平,尤非国法。拟请特降谕旨,饬令文格暂缓赴任,听候部议,庶于政体无碍。奉旨文格着开库伦办事大臣缺,来京听候部议。

奉旨准与日本人竹添光鸿相见。光鸿来华游历,闻名请见,拒之。日本使馆参赞田边太郎为介于总署,奏明请旨,诏令与见。光鸿来见,执礼甚躬。其致潘祖荫函云:日本权少书记(彼国四品官)竹添进一,前日曾与相见,文学颇优,识趣亦正。冠西寇,服唐服,其心亦苦矣。闻其言今秋尚欲南游谒孔林也。

**七月十八日(9月4日)**　奏陈修省弭灾,请纳直言,肃臣职,厚民生,谨河防。略谓:

六月以来,金星昼见,云气有异。五月中旬,甘肃地震为灾,川、陕毗连同时震动,纵横几二千里。合观两事,不可谓非上苍示儆也。恭考康熙七年,金星昼见,复兼地震,圣祖仁皇帝下诏修省,令臣工指陈阙失,以后列圣遇变修省之事史不绝书。伏望圣心益加寅畏,堂廉交儆,敕戒群臣,洗心奉职,以迓天庥。臣向不取星术之说,窃据经传所载,儒者所言,约举数端,敬为皇太后、皇上胪陈之。一曰纳直言。修德之实,在于修政,而修政必自纳言始。谨案《洪范·五行传》谓居圣位者,宜宽大包容,而备举历朝地震诸异为戒。《语》曰君明则臣直。若非实见皇太后、皇上仁智聪明,至诚求治,谁敢言者。若非灼知执政者皆宣力旧臣,恪禀宸谟,谁肯言者。《古文尚书》云言逆于心,必求诸道,言逊于志,必求诸非道。故直言者在朝廷则刍荛也,在大臣则药石也,虽无可采,亦不诃责,既足彰圣人善意从长之怀,并足见大臣休休有容之度。伏望朝廷遇有直言,俯加优容,以求忠谠,此修政之首务也。二曰肃臣职。臣闻地道,臣道也。《春秋》地震必谨书之,传义以为责在臣下。迩来中外臣工习为罢玩,或上有德意而不能宣布,或诏令已下而未见奉行,或屡蒙教戒而怙过不改。求其真能仰体宵旰忧勤,关心国家大计,讲求利病,蒐拔人才者,颇罕其人。伏望大整乾纲,务期赏信罚必,令行禁止。一曰厚民生。谨案《周易·大象》曰,山附于地,剥上以厚下,安宅。甘肃地震处所山圮地裂,正与易义有合。窃惟固邦本,养民生,今日约有二义。一在奖廉吏。方今宦途日杂,能吏虽多,廉吏颇

少。病国以肥家,剥民以媚大吏。民生日蹙,职此之由。拟请敕下各督抚访察属吏清操卓著者露章保荐,特加奖擢,以风其余。一在省厘税。查抽厘之举,饷项所资,势难裁罢。然朝廷所取者有制,局员苛索者无穷。干没之数,少者等于官收,多者三倍不止,故外省营谋厘差与得缺等。欲救今日之弊,不在减局卡,而在禁私征。伏请严饬各省督抚认真察禁,筹一妥善章程,宽比较之数,慎任用之人,以约束稽核之权付之该地方府州县官,庶几弊可少息,而民可少安乎。一曰谨河防。史传所载,太白为变,亦或主水。今年黄河伏汛甚猛,河南省城外险工可危。目前幸免无患,秋汛不可不防。拟请谆谕东河总督、河南巡抚早筹万全,勿惜工费。以上各条,不过微臣一隅之见。推广儆惕,惟赖圣明。是月,又以御史孔宪彝、编修何金寿(编修与宗室宝竹坡侍郎廷、张幼樵侍讲佩纶、黄漱兰通政体芳,时称翰林四谏)先后以言事获咎,而翰林院侍讲王先谦奏言路宜防流弊,有旨嘉奖,并饬嗣后不得以雷同附和之词相率凑陈,遂疏请直言不宜沮抑。略谓五六月间,御史孔宪彝以言事而被严旨矣,编修何金寿以言事而又被严旨矣。森凛可畏,读者悚然。两臣所言之当否,臣亦无庸置议。要其上疏之意,皆为君国起见,可知也。言而当采之,言而不当置之,似亦于事体无害,不意以此而被冒昧诋谋之责也。且十日之前方以破除情面责诸臣,而指斥情面之专疏又谯诃之,臣下将何所适从乎。是皇太后、皇上本有求直言之意,而诏书转启天下以拒直言之疑,臣窃为朝廷惜之。近世人多畏葸,士少纯忠,奖之犹不敢尽,怵之其谁肯前。不特此也。两宫听政,圣主冲龄,枢臣等责专任重,与寻常执政不同。群僚多指摘时政之疏,正足见中朝无作威揽权之臣。群言善而采之,则集思广益之美也。群言未善而恕之,亦休休有容之度也。窃惟皇太后、皇上圣明如此,虚怀如此,固无阙失之可言。然九重之耳目难周,即枢臣之见闻亦恐未尽。若谏直过遭摧抑,以后万一果有大阙失,谁敢言者。言路通塞,关系至重。仰恳明降谕旨,将朝廷乐闻直言之意剀切宣示,晓谕言事诸臣毋得瞻顾。

**八月(9月)**　补授左春坊中允。以畿辅亢旱成灾,奏请速筹荒政。略谓:

直隶本年亢旱,灾歉已成。乃自入秋以来,雨泽稀少,蝗蝻未净。今节逾寒露,种麦已恐无及。粮价日昂,灾形日甚。保定以西,河间以南,旱蝗相乘,灾区甚广。春间犹采苜蓿、榆叶榆皮为食,继食槐柳叶,继食谷秕、糠屑、麦麸。大率一村十家,其经年不见谷食者十室而五,流亡转徙者十室而二。逃荒乞丐,充塞运河,官道之旁,倒毙满路。窃就今日时势尚能举办者,酌拟数条。一曰借款平粜。拟请敕下督臣于津、省库款中无论何项,暂行借动二三十万,多

购奉粮,分拨灾区源源平粜。得价比买价稍增,便可补出运价。此于国帑无亏,而于民生有益。二曰分地劝贷。劝本地之富户,拯本地之穷民,则事分而易。拟请略仿社仓之法,劝谕绅富凡收谷百石以上者出谷两成,三百石以上者三成,存于公所。富户无田者出钱买谷,比照办理。每州县设立公仓四五处,有本州县贫民借贷者籍之,令其秋收后加息偿交公仓。三曰井工代赈。直隶灾荒多由亢旱,惟井泉溉田一法凿凿可行。救患兴利,正在此时。若及今广兴井工,劝导富民出资倡办,今年固可养无数之穷民,来年即可得无数之沃埌,有雨则丰者愈丰,遇旱则歉者不歉。此一时救荒之策,即永远备荒之计,所谓一举两利者也。

**九月(10月)**　转司经局洗马。奏陈灾象可忧,请大举购粮运京师及山西、河南等省平粜。略谓:

本年河南、山、陕等省被灾甚重,直隶境内亦大半灾荒,粮价腾踊。近日外县饥民来京觅食者络绎不绝。且燕、豫、晋、秦数千里,粒食日艰,生计日蹙,设有揭竿啸聚,更将若何收拾。为今之计,惟有大举储粮平粜一策。拟请敕下直隶督臣李鸿章于天津库款无论何项经费借拨银二三十万,再借洋款数十万,共凑百万,派员分领,南赴上海收买洋米,北赴牛庄收买奉天杂粮,兼于东昌收买山东杂粮。于天津设立粜运总局,所购之粮随到随运。北发京师,南发晋豫,查照市价,减值平粜。又奏请谕令李鸿章速派贤员认真详查畿辅灾情,早筹拯救。

**十一月初十日(12月22日)**　致函张幼樵(佩纶)论书法结字。略谓:

尊札病在执笔,昨已尽得其故。所以有上广下狭、上长下促之弊者,上三指分布太疏,附管太直,逼管太紧,腕骨着力太实,以致筋络弦急,不能进退。故左畔直画常问右,缘引笔至中半为手背大筋所掣引之使右。右畔直画常向左,缘行笔至中半无名指尖为虎口下大肉所障遏之使左。此下狭之故也(凡行笔取势时,有毛发阻遏,则势败而不行。贝字、八字常若局促,亦由于此)。每字上半笔势必稍翘起(此自然之势,人人皆同),故尚不觉。至下半时,笔为寸口所拒(即掌后诊脉处),不得舒长,只好随便收煞,此下促之由也(波磔苦短,人字头苦平,亦由此)。宜令指稍进,腕稍退,则腕虚筋缓,惟吾所欲为矣(将大指稍斜,食指稍下,中指稍缓,则自然进前,肘退则腕退)。结体不同,由于用笔有异。用笔由于执笔。尽改虽难,略变尚可。

又函云:

用笔之病多虚锋,入重出轻,结尾处草草。大抵是不实、不到、不留三义。

实然后有血，到然后有力，留然后有味。用笔腹，勿专用笔锋，则实矣。波拂(波即磔，拂即掠)稍缓，起落稍匀，则到矣。钩趯稍短稍厚，每字末笔须注意，则留矣。结字之病，上广下狭如聚头扇，上长下促如折足床。执事丰润人，书诀即于两字求之(结体求丰，用笔求润)。更有一捷诀：每字于字尾加意，自然丰润矣。之洞本不知书，书诀更不尽于此。今姑就尊札所不足者妄言之。食指、中指不能改，可将大指后却，以第一节之上侧畔抵笔，推管向外，令管势稍欹，内无阻阂，自当流畅。若卧笔，惟管虚指活者乃可用，非正法眼也。请照此所说一试，何如。

**十二月初五日(1880年1月16日)**　奏请改订《中俄伊犁条约》，治崇厚以应得之罪。

先是，左都御史崇厚赴俄议约，洞代张佩纶侍讲上疏，请敕崇厚由陆路往俄，先赴新疆体察形势，与左宗棠定议而后行。不省崇厚抵俄，为俄人所愚，订约十八条而还。十一月，诏以崇厚不候谕旨，擅自回京，交部严议，其所议各条，并总理衙门前后奏章，发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公议。此奏沥陈俄约(伊犁条约)从违利害，有十不可许。略谓俄约十八条，他姑勿论。其最谬者，如陆路通商，由嘉峪关、西安、汉中直达汉口，秦陇要害，荆楚上游，尽为所据。马头所在，支蔓而盛，消息皆通。边圉虽防，堂奥已失，不可许者一。东三省，国家根本。伯都讷，吉林精华。若许其乘船至此，即与东三省全境任其游行无异。且内河行舟乃各国积年所力求而不得者。一许俄人，效尤踵至，不可许者二。朝廷不争税课，当恤商民。若准、回两部，蒙古各盟，一任俄人贸易，概免纳税，华商日困犹未也，以积弱苦贫之蒙古徒供俄人盘剥，以新疆巨万之军饷徒为俄人委输。且张家口等处内地开设行栈，以后逐渐推广，设启戎心，万里之内首尾衔接，不可许者三。中国屏藩全在内外蒙古。若蒙古台站供其役使，彼更将指重利以陷蒙人。一旦有事，音信易通，粮道无阻，势必煽我藩属为彼先导，不可许者四。条约所载俄人准建卡伦三十有六，延袤太广。无事则商往，则讥不胜讥，有事而兵来，则御不胜御，不可许者五。各国商贾从无明言许带军械之例，今无故声明人带一枪，其意何居。假如千百为群，闯然径入，是兵是商，谁能辨之，不可许者六。俄人商税种种取巧，如各国希冀均沾，洋关税课必至岁绌数百万，不可许者七。同治三年新疆已经议定之界又欲内浸，断我南通八城之路。新疆形势，北路荒凉，南域富庶。争硗瘠，弃膏腴，务虚名，受实祸，不可许者八。伊犁、塔尔巴哈台、科布多、乌里雅苏台、喀什噶尔、乌鲁木齐、古城、吐鲁番、哈密、嘉峪关等处准设领事官，是西域全疆尽归控制。今自

俄人作俑，设各国援例，将十八省腹地遍布洋官，不可许者九。名还伊犁，而三面山岭内、卡伦以外盘踞如故。据高临下，险要全失。掷二百八十万有用之财，当一无险要、无地利、无出路、无人民之伊犁，将安用之，不可许者十。俄人索之，可谓至贪至横。崇厚允之，可谓至谬至愚。皇太后、皇上赫然震怒，谴使臣，下廷议，可谓至明至断。上至枢臣、总署、王大臣以至百司庶官，人人知其不可。所以不敢公言改议者，诚恐一经变约，或招衅端。然臣以为不足惧也。必改此议，不能无事。不改此议，不可为国。请言改议之道，其要有四。立诛崇厚则计决，明示中外则气盛，缓索伊犁则理长，急修武备则谋定。臣非敢迂论高谈，以大局为孤注。惟深观世变日益艰难，西洋挠我权政，东洋思启封疆，今俄人又故挑衅端。若更忍之让之，从此各国相逼而来，至于忍无可忍，让无可让，又将奈何。无论我之御俄本有胜理，即或疆场之役，利钝无当，臣料俄人虽五战不能越嘉峪关，虽三胜不能薄宁古塔，终不至掣动全局。旷日持久，顿兵乏食，其势自穷，何畏之有。此时猛将谋臣，足可一战。若再阅数年，左宗棠虽在而已衰，李鸿章未衰而将老。精锐所尽，欲战不能。事关宗社大计，坐视不能，缄默不敢。仰恳将臣此疏一并发交廷臣会议，不胜忧愤迫切之至。十六日，又奏陈筹边备讲之计，极言无备不能战，并不能讲。略谓臣前疏之意，要以急修武备为主。揆诸朝廷之意，似不免以修备为难。臣愚以为，无备则不能战，无备则并不能讲。备之法，曰练兵，曰筹饷，曰用人。练兵如何，首练蒙古兵，次练陇西之兵，东北之兵，北洋兵。

筹饷如何，北洋所需本有海防经费，新疆所需本有西征专饷。东三省饷项，可于南洋海防经费或各关提存二成内酌拨。惟整顿蒙军及沿边重镇，亦须增兵增饷。窃思各省营勇现存不下数百营，拟请敕下各省督抚酌量裁撤，大约汰四存六，而边饷出矣。此外，若倍征洋药税，岁可得数百万。酌提江、广漕折运脚，亦可得二三十万。整顿淮纲，所得亦不下数十万。钱流地上，得人斯理耳。用人如何，蒙古部当以蒙古王率之。刘锦棠前敌大将，若假以事权，则声威益振。至东三省内抚外攘，断非长才不办。可否于京外大员中遴选数人，令将经画关东方略条议以闻，就中察其实有条理，器闳志壮者，授以东方之任。若夫总揽九边，指挥诸将，当责之素习之人。似宜密谕左宗棠将各路线守机宜明白条上。其筹饷事理尤在度支得人。侍郎阎敬铭长于综核，理财有效，今虽养疴山居，并非笃老。若蒙温旨宣召，以理度支，朝廷当不忧馈馕矣。此外文武之才，储备宜广，拟请敕李鸿章、左宗棠切实荐举，以备录用。然臣知国家之意欲战也，即臣之言亦非求战也，必实用战心，实有战具，而后可以为讲之地也。则请更筹讲法。一曰责以

义，二曰折以约，三曰怵以势。总而论之，备为主、讲为辅，操纵为变化。我苟无备，俄人知我虚实肆其恫喝，虽有辩士，将不得言，言亦不信。虽然，修备之道并非朝廷颁一诏书，疆吏办一复奏已也。窃念自咸丰以来，无年不办洋务，无日不讲自强。事阅三朝，积弱如故。今犹中兴时也，不知十余年后又将何以处之。伏愿皇太后、皇上自今开始，君臣上下，卧薪尝胆。专心求贤才，破格行赏罚。如仍有以含垢姑安、养晦纵敌之说进者，一切斥勿用，然后修备始非虚文矣。

疏入，两宫召见，敕随时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备咨询。

# 光绪六年(1880)　庚辰　四十四岁

命曾纪泽使俄改订伊犁条款。

命左宗棠等筹备对俄军事。

崇厚定斩监候。

英、法调停俄事,劝免崇厚罪,和平解决伊犁问题。

免崇厚斩监候,仍行监禁,旋开释。

李鸿章奏设水师学堂于天津。

李鸿章主联俄慑日。

**正月二十一日(3月1日)**　奏陈边防实效,全在得人(原折用陈宝琛稿)。初三日,廷臣递会议折,请明旨宣布崇厚罪状,派曾纪泽赴俄另议条约。十一日,王大臣续上会议边防折,洞奏言边防实效,全在得人。得人之道,约有数端。一曰至诚。责大臣以荐举,不荐不止,广条目以求才,不得不休。二曰秉公。务采物议,务拔幽滞。黜尸素,禁滥竽,不以喜怒为爱憎,不以异同为去取。三曰虚心。不患下无才,但患上不求。宜储之于夹袋,不可取办于临时。四曰破格。勿计年资,勿泥成例,奇杰之才,不拘文武,艰巨之任,不限疏戚。五曰器使。足兵足食,量能授任,南船北马,各用所长。六曰节取。边才每多偏驳,健将每涉不羁,不以一眚掩大德,不以二觳弃干城。或取其技能,或采其议论。七曰造就。有边事始有边才。颇、牧、卫、霍,非本天生,皆有习练。每办一次军务,即出一次人才,是其明证。又附奏余议六条,以备廷议未尽之意。

**二月(3月)**　补授翰林院侍讲。

**五月(6月)**　转翰林院侍读,充教习庶吉士。是时俄人恫喝,英、法居间,首以赦崇厚为请,南、北洋大臣入告。十三日,旨下廷议,王大臣谓宜从所请。十九日,洞奏陈经权二策,曰守正、变通。正崇厚之罪,必诛无赦,以存国体,为守正之策。如果欲释崇厚,必加南、北洋大臣(李鸿章、刘坤一)严谴,责令戴罪修防,因其身为干城,甘心畏葸,不能任战以解君父之忧,但恃曲赦以为侥幸之计。告此罚彼,以示不测,为变通之策。二十二日,王大臣议奏,罪名比照增减,制书已行,律暂监候(疏中大意谓条约系钦定,即与制书无异,虽未奉御批,而画押用印,即是已行)。有旨

依议。旋晋右春坊右庶子。

**七月(8月)**　充日讲起居注官。初十日,奏陈海防事宜九条,宜重兵防守天津、芦台、营口、烟台、旅顺及派重臣督办长江防务,并胪举知名宿将刘铭传、鲍超等十余人,谓全才难得,若以瑕掩瑜,则可用之将希矣。以上诸将各有所长,亦有所短,惟在位置得地,驾驭有方,相辅而行,自能奏功。与其少调一人而贻后时之悔,不若多调一人而为未雨之谋。与其少练一军而疏蚁穴之防,不如多练一军而为闲着之备。即使和局已成,将来边备万不能已,尽可汰疲留锐,或发东省以维不拔之根本,或发西陲以代思归之防军,亦非无用。又疏言中俄改约,界务、商务两条尤须坚持;松花江一条,旧约专就黑龙江与松花江会处,由此顺流至乌苏里河会处而言,词意甚明。旨下曾纪泽于议时参酌办理。从其所请,命曾国荃督办山海关防务,命鲍超募勇,驻京、榆间。

**八月(9月)**　转左春坊左庶子。

**八月二十四日(9月28日)**　遵旨议奏俄事前此七误,并陈目前防务数条。本月二十日懿旨,以俄使布策将来,令廷臣通盘筹画,妥议具奏。是日乃奏呈七误。略谓:

> 布策此来,固是危局,亦未必非是机缘。从古敌国交际之事,谋战为本,辩论为末,形势相禁制为上,婉言恳请为下。计其到来尚须一月。即或决裂,又须兼旬。及此之时,惟有急修边备,静以待之。若虑要挟过横,与其听命于人,不若求之在我。至于议约一节,亦须预定等差,胸有成算,方可临时操纵。伏思去冬诏议俄约以来,至今十阅月矣。臣不揣愚陋,迭有奏陈,猥荷圣恩,屡与谘议。第一次疏请缓索伊犁,若总署当时照此电商俄国,何至兴此波澜,此一误也。上年十二月总署会议,臣奉旨谘商,即面向王大臣言之,请毋庸遣使,可即令邵友濂与商,原以邵友濂昔为参赞,今署使臣,本系崇厚议约时事中人,俄人不能拒与不议,则俄之或可或否,早有回音,我之或战或和,早可定计,何至迟至目前,并不知俄人准驳确信,此二误也。正月初会议边防并崇厚罪名,臣于上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即向王大臣面陈,请调李鸿章来京与议。如该大臣灼知边备万不足恃,自能造膝密陈,早思转圜之计,何至崇厚已定罪名,复来请赦,致辱国体,此三误也。上年十二月,臣即疏请宣召左宗棠、鲍超、刘铭传、郭宝昌、喜昌诸臣。若当时即召,召来即用,早已内有运筹,外有折冲,何至此时仓卒无备,此四误也。上年十二月臣曾疏言东三省将军不足以备缓急。若早请简派,何至曾国荃至今尚未到防,铭、宝、喜昌之军至今尚无军火,此五误也。五月内议免崇厚罪名,臣疏言既无能战之人,即宜电致邵友濂告知俄国缓伊

犁，给赔款，其余各款并非一味翻驳。若不专恃曾纪泽，早将此数条达知，何至中使赴俄，俄使赴中，两相错迕，成此紧迫之局，此六误也。上年十二月臣第二疏曾请购造战船，分屯大沽、营口、烟台三处，调募闽、广将卒，七月上疏又请征调粤将邓安邦率领所部北来。若使早有水师、战船，何至明知敌人欲入辽海、旅顺、烟台无法拦截，大沽、北塘无术牵制，此七误也。种种失机，悔之已晚。臣每逢会议之期，恭亲王颇为虚心谘访。止以臣人微言轻，枢臣等成见过重，总觉书生之见，无当机宜。又复存希冀无事之心，不欲征兵动众，用将则刻意欲求，筹兵则靳惜巨饷。心既以战为不然，又不敢痛切力陈，早为准约退兵之策。前进无据，以至斯失。事至今日，臣亦不忍归咎枢臣，自矜先见。惟往不可谏，来犹可追，不得不披沥上陈，欲望饬诸臣等博采群言，早谋速断，勿致始终铸错。目前防务，一、催知兵重臣以备战。臣始终意在以备为讲，断不欲轻挑衅端。特恐布策毫不与我以可转，且更有无理要求，迫我以不得不战，又将奈何。然则即启兵端，亦在明春。趁此数月之间，总筹防务。一面征军调将，一面再颁谕旨，促令左宗棠迅速来京，筹画戎机，并令将战守方略先行奏上。一、诘俄兵以杜兵费。此时宜电致曾纪泽照会俄人，诘其兵船东来之故。彼若复以并非来华构兵，将来即不能要索兵费。一、速购军火。闻调防诸军皆苦于军火短缺，惟有立发数十万金，饬南、北大臣向上海洋行迅速购买各种精巧后膛洋炮、洋枪并火药炸弹等物，务令足敷各军半年之用。一、调水师将士。臣屡疏请调闽、粤熟悉海战将士。此层极为要务，仍宜速办。一、用现有之将。曹克忠宜令募数千人，自成一队。依克唐阿如已蒙允，应催其速来，令岐元将旗兵内挑选精锐一二千人，交其统带，以为曾国荃之助。此二将近在咫尺，可以应急。至于借洋款以筹巨饷，增大将重兵以扼烟台，均为要义。

**九月十二日(10月15日)**　以俄使布策将东来，驻俄公使曾纪泽邀之使回，重与订议，乃奏请乘机扫除前文，从新另议。略谓：

闻俄臣已经东来，曾纪泽要之使回，重与订议。廷臣皆喜，臣独以为不然。何也？俄使为我追回，若不开诚决计，速为定局，令其挟忿重来，是怒敌国也。既无分别轻重简约易行之策，又无不畏决裂准备一战之语，徒令使臣吐茹不得，刚柔皆非，是窘使臣也。使臣多执成见，但论界务，不争商务。若不予限制，不受机宜，必致逞臆率定。一翻不能再翻，是误国事也。夫使布策到京，总署自可从头另议，或可争回要义数条。今曾纪泽再议，必承该使五条上文而言。查原议五条，内止索还伊犁全境一条为要务，为实争，其余已属次等，措词又甚浮游，将来转圜结局，不过新疆俄商稍有一两处纳税而已。臣谓彼既有不

强概允一言，正可就此与之力争要着。此时，必宜速饬曾纪泽扫除前文，从新另议。至于目前维持，臣已两疏，陈有减税招商、中俄两利之策。此时与俄人辨论，但当以华商生计为言。捐关外之利予俄人，留关内之利予华民，可谓极宽极让极和极平。俄人于他条所得已多，于此条亦复有利，何至决裂。至于松花江行船一条，曾纪泽本有提开缓议之说。即不能，亦当姑置勿议，免致说断无可转移。如伊犁全境一条即不能争，当与俄人婉商，酌分南境，为中国留一南通八城之路，免致弃伊犁孤城为绝地。而西、汉一节断不可让。闻曾纪泽之意，目前着重专在伊犁全境。然臣谓万一彼此相持，和议难成，中国可为商民生计而兴兵，亦不值为伊犁属地而决裂。若再不乘此数日之转关，力争此一线实在之利害，臣不知枢臣、使臣所为者果何事也。[陈弢庵宝琛太傅云：自俄事起，公及张幼樵侍讲与予三人累疏陈言，各明一义。公构思稍迟，侍讲下笔最速。三人不分畛域，或公口占而侍讲属草，或两公属草而予具奏，或予未便再言而以疏草列两公名入奏。公所建议，大意不外修备筹防，相机操纵。而事机迫切，尤在是岁之初。朝旨命曾惠敏赴俄，商议改约，且从廷臣之请，而修备筹防未计及也。《抱冰堂弟子记》言"疏论俄事，凡数十上"。考军机处月折，公折片言俄事者凡十九件，许同莘编辑遗书已备录其文。《弟子记》言数十上者，盖侍讲及太傅所奏或有公稿在内，而此十九件中，亦不必尽为公文。侍讲之子仲炤所言亦同]

**十月初一日(11月3日)**　奏陈对日主张。

上年三月，日并琉球，改为冲绳县。总署照会日使，抗议责问，球案以起。日愿以琉球南部之宫古、八重山两岛归中国，但须改订中日商约，允日人内地贸易，利益均霑。乃疏言商务可允，球案主缓，以观事变，并与立不得助俄之约。俄事既定，再然后与之理。今日当移防俄之师防日，绝市以困之，日本必不敢犯南、北洋，所防惟台湾。中国之兵力财力纵不能胜俄，何至不能御倭哉。相持一年，日本穷矣。若此举再误，中国将无振作之日。

**同日**　举荐台防人才。略谓：

日本若有违言，南北海防，他无足虑，惟台湾为急。窃闻甘肃军营差委候补道刘璈，昔在左宗棠军中，才识雄毅，兼有权谋。曾随沈葆桢渡台办理倭案，闻其平居私议，自谓恶寒喜热，若有事台湾，慨然愿以身任。又广东潮州镇总兵方耀，智勇沉深，身经百战，声威赫然。台湾距潮甚近，其地商务半系潮人。若令带所部潮勇数营前往，风土尤为相习。窃思若得此文武两人，责以台务，畀以重权，必能左提右挈，辟土阜财，抚番捍敌，为八闽之藩卫。夫日本灭球，乃垂涎台湾之渐。为得台湾计，为保闽省计，此亦不可缓者也。

**十二月(1881年1月)**　因案与陈宝琛太傅交章奏请裁抑阉宦。恭亲王见而

称誉,谓同列曰,此真奏疏也。先是,中官率小奄二人奉内命挑食物八盒,赐醇邸。出东右门,与护军争殴,遂毁弃食物,回宫以殴抢告。两宫震怒,立褫护军统领职,门兵交刑部,将置重典。陈宝琛太傅拟上疏极谏,洞谓措词不宜太激,止可言渐不可长,门禁不可弛,如是已足,我当助君言之。若言而不纳,则他事大于此者,不能复言矣。太傅以为然,改正义为附片,有云:

> 皇上遵懿旨不妨加重,两宫遵祖训必宜从轻。出自慈恩,益彰盛德。洞犹虑其太峻,夜驰书谓"附子一片,请勿入药"。太傅以示幼樵侍讲。侍讲曰,精义不用,可惜。卒上之。洞闻而叹曰:君友谏不纳,如何能企主上纳谏乎。翌日,以俄事遇太傅于直庐,问消息如何,曰如石投水,意谓留中。又数日,两宫视朝,谕枢臣,此案可照原议,毋庸加重。洞闻之,折简与太傅云,如石投水,竟成佳话。初四,遂奏请裁抑阉宦,略谓阉宦恣横,为祸最烈,我朝列圣驭之者亦最严。我皇太后、皇上恪守家法,不稍宽假,历有成案,纪纲肃然。惟是两次谕旨俱无戒责太监之义,窃恐皇太后、皇上裁抑太监之心,臣能喻之,而太监等未必喻之,各门护军等未必谕之,天下臣民未必尽喻之。太监不喻圣心,恐将有借口此案恫喝朝列,妄作威福之患。护军等不喻圣心,恐将有因噎废食,见奸不诘之忧。天下臣民不能尽喻圣心,恐将有揣摩近习,谄事貂珰之事。万一此后太监等竟有私自出入,动托上命,甚至关系政务,亦复信口媒蘖,充其流弊,岂不可为寒心哉。相应请旨严饬总管内务府大臣将太监等认真约束稽察,申明铁牌禁令,如有借端滋事者,奏明重加惩处。

**是年**　与高阳李文正公鸿藻倡建畿辅先哲祠。祠在宣武门外下斜街,因刘绒之故宅院舍稍加葺治而成。规划一切由洞主之,先哲名人位次皆洞定之。其致李兰荪(鸿藻)函云:先哲祠牲俎六,尊爵帛祝案四,奠几三,馔案一,盥洗槃架一。以上各种皆礼所必需。本月初已亲至山左馆考览模式,饬工制造。至九龛先哲姓名爵里,已用宣纸画格书写。据松竹斋云,立轴久悬砖壁,亦有卷边起伏诸弊,不如木框粘贴纸本于中整齐中直。查其所言甚有理可信,当即饬令照办。此节与原议微有出入,并闻陈太傅(宝琛)云,光绪五年,直隶告灾,各省捐助赈款,李文正公总筹赈之事,以余款建畿辅先哲祠,其规划一切,则公主之。

**约在是年**　致函潘伯寅(祖荫)。略谓:

> 今日事势变态,有迥非古来所有者。古来皆权贵之党与君子为难。今日则有无数不相干之人并不足齿于权贵之党者,无故亦与君子为难。造言挑衅,横加诬蔑,此则无从防耳。其肺肝性情,真不可解。权贵不足畏,权贵之党亦不足畏。何也,即忤其人,则不避其祸。君子既无东林恶习,则权贵不过以其

罪之,固所甘也。若此辈混充权贵之党者,诬蔑挑播,无所不至,混淆是非,则真可畏耳。虽然,今日必无党祸。何也,有清议,然后有党祸。今也不然。毁誉杂糅,入主出奴而已。清流势太盛,然后有党祸。今也不然,偶有补救,互相角立而已。总之,今日局面,文言之则曰相忍为国,质言之则曰模糊一片,闷气到底而已(君子小人皆不得行其志,君子气闷,小人亦气闷)。此论甚怪,高明以为何如。所谓无东林恶习者何也,鄙人立身立朝之道,无台无阁(执事皆阁之属,言路皆台之属),无湘无淮,无和无战。其人忠于国家者敬之,蠹于国家者恶之。其事利于国家者助之,害于国家者攻之。中立而不倚,论卑而易行。当病而止,而不为其太过。奉公而不为身谋,期有济而不求名。此则鄙人之学术也。《易》曰泽灭木,大过,君子独立不惧。惟其独立,所以能不惧也。《论语》曰:君子和而不同,群而不党。惟其独立,所以既和又能不同,既群又能不党也。此鄙人之解经,即鄙人自处之道。

## 光绪七年(1881)　辛巳　四十五岁

曾纪泽改订《伊犁条约》。

左宗棠入值军机处。

慈安太后卒。

法不许越南入贡中国，越南乞援。

上海、天津间通电报。

**二月(3月)**　补翰林院侍讲，上谢折。

**三月初七(4月5日)**　慈安皇太后卒。十六日，于大行皇帝、皇太后前行午奠礼，翰林院编修唐景荪负手登阶，左右闻望，恭邸呵之始下，命查取职名，将劾之。午祭退，洞邀翁文恭于门，曰此人何罪，彼不齐集，将奈何，况中门未启，可恕也。事得解(见《翁同龢日记》)。二十日，恭迓梓宫奉移。

**五月(6月)**　充咸安宫总裁。

**六月(7月)**　疏请弭灾，修德修政。其要有四，曰去佥壬，厉言路，饬武备，严禁卫。先是，慈禧皇太后自上年来以疾不视朝，本年四月始听政。五月，慧星见于参井之间，入紫垣，十日不退，遂疏请弭灾。略谓：

> 修政之要，一曰用人。近日大患，宵旰忧劳于上，而臣工泄沓于下。拟请圣明独断，默加察审，并饬军机大臣切实秉公考核，其有蠹国害民，旷官误事，昏庸鄙劣，物论不孚者，择尤立予罢黜数人。佥壬既去，俊良自升，夫然后可以讲求自强之略，储材之道，察吏之方，理财治军之策。一曰言路。拟请申谕诸臣于臣僚贤否、时政遗缺，直言无隐。言而当者奖之，不当者容之，则谠言日至矣。一曰武备。拟请严饬各督抚、统兵大臣稽核所部，务令足额精选，约束习劳。土枪土炮万不如洋枪洋炮，旧式炮台万不足以资捍卫，木质兵船万不如西式兵船，疆臣统将尤宜于此刻意考求，多方购备，随时建造。一曰禁卫。各门护军职司环卫，所系匪浅。比来禁卫之懈弛亦甚矣，欲整饬之，先体恤之。似可仿照神机营之例，加给饷项，使之生计瞻足，庶可尽心当差。[胡钧按：《翁同龢日记》：五月初十日，旨廷臣尽心匡弼；十五日，特旨严门禁，著该大臣遵照章程，实力奉行，以梅启樵、张之洞之请也。又特旨问刑衙门清理庶狱、审理京控之件，禁侵挪钱粮，核关税

厘金,各省防兵汰弱留强,考察属吏。并以时势艰难,饬中外大臣破除成见,宏济艰难,凡有言责者,直言无隐,以张之洞、周德润、洪良品之言也。]

**是月**　又奏言方今急务,无过东南之海防,西北之边防。两江总督刘坤一嗜好素深,比年精神疲弱,于公事不能整顿。伊犁参赞大臣升泰往西域经营界务,恐无大益。伏望朝廷于彭玉麟、杨岳斌二人中简一人,令其常驻金陵以下,督办江海防务,或以稍补其不及。新疆分界,可否责成刘锦棠、金顺、张曜、锡纶等,以重界务。嗣有旨,召刘坤一来京,彭玉麟署两江总督。

**是月**　擢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

胡钧《张文襄公年谱》卷一页二十五:

袁昶《香岩老人六十寿言》(节略):公任史馆,凡有大著作,多出其手。内阁协同批本票签者,时有舛疑,往复驳正,至于十反。

**七月(8月)**　孙厚琨生。

**闰七月初五日(8月29日)**　奏言今日要务,无如边防,而疆寄虚悬,最为可虑。陕甘总督曾国荃养疴故乡,病痊无时。窃思浙江巡抚谭钟麟抚陕日久,习知秦陇情形,用之边陲军府之地,以展其所长。又若刘锦棠、张曜等,如朝廷查知能胜边帅,亦望早降明旨。八月,朝廷从其所请,诏以谭钟麟为陕甘总督,刘锦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张曜帮办军务。

**十一月十八日(1882年1月7日)**　奉上谕补授山西巡抚。上谢折,略谓:

闻命之下,感惕莫名。窃臣以迂儒历任翰苑,言事则累烦鞫铎,超资而忝掌丝纶。朝议叨陪,曾无汲黯居中之益。圣慈曲庇,岂有仲淹乞外之心。渥荷恩言,遽膺疆寄。伏念晋省山河表里,饥馑洊臻。地险陋则重在巡防,民凋敝则难于抚字。惟有殚竭愚诚,勤宣德意,以仰答高厚鸿慈于万一。

**十二月初八日(1月27日)**　陛辞请训。慈禧皇太后谕以时事艰难,如有所见,随时陈奏,并留心访求人才。出京时,交好者群送至天宁寺。过保定,留一日。

**十二月十八日(2月6日)**　抵获鹿。

**十二月二十日(2月8日)**　过娘子关,入山西境。沿途体访情形,知民生重困,吏事积疲,而鸦片流毒尤烈。

**十二月二十二日(2月10日)**　抵省城太原。

**十二月二十四日(2月14日)**　接篆视事。致书张幼樵(佩纶),谓:

晋患不在灾而在烟。有嗜好者,四乡十人而六,城市十人而九,吏、役、兵三种,几乎十人而十矣。人人枯瘠,家家晏起,堂堂晋阳,一派阴惨败落气象,有如鬼国,何论振作有为。循此不已,殆将不可为国矣,如何如何。晋省可办

事体甚多，惟习染太坏，病痛括之以懒、散二字(因懒成散，官民同病)。懒散之极，将有鱼烂瓦解之势。简、静二字当书绅，但处此时势，不能不帅以清明强毅四字，先令整齐严肃，再议其他。此间私计尚足自给，传闻过也。若新定公费甚巨，决不受也。

**十二月二十六日(2月16日)**　具折谢恩。略谓：

臣以文学侍从之下才，寄以抚绥。入境以来，沿途体访，民生重困，吏事积疲，贫弱交乘，激扬并要。当以课吏安民之道，先为深根固柢之图。垦荒积谷以厚生，节用练兵以讲武。至于盐铁理财之政，屯边固圉之谋，苟为势所便而时所宜，岂敢辞其劳而避其怨。惟有虔禀懿训，奉宣皇仁，期无负公正之特褒，誓一扫因循之锢习。身为疆吏，固犹是瞻念九重之心。职限方隅，不敢忘经营八表之略。庶殚驽钝，少答鸿慈。

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卷一页二十七：

赠太仆寺卿张公(锳)神道碑：公伟躯干，广颡方颐，目威而慈，声若洪钟。言论宏达而不繁，坐立至老不跛倚。在官廉而不啬，尤厚于宗族。卒之日，家无余财。当官鲠直不阿，好面折人过，亦好拯人之危，僚属始惮而终感之。《兴义遗爱祠碑》：公少孤贫苦，久处田间，故习知民间疾苦事。三世为州县官，故习知吏事。性好学，至老不倦。听政之暇，率危坐读书终日。在郡纂府志，创建书院于城中。增修珠泉书院，延名师以教士。又建十八先生祠，祀明季忠臣吴贞毓等。视士民如子弟，士民亦视公如父师。郡人秀异有志者，每于课试书院日，集于一堂，论学谈艺，课卷皆于评定之。或招入署，从容款接而教诲之。文化之兴，公之力也。按：文襄行事本未，类赠公者十七八，录此以见渊源所自。

公生长兵间，早岁即有志于经世。尝闻人言，咸同之际，公昼读书，夜观星象，至于欧血。同治壬戌却张勤果见召书谓，平生志趣，雅不欲以文人自命，而纵横大略，略涉藩蓠。

《**抱冰堂弟子记**》：官京朝日，尝与亲故言平生有三不争，一不与俗人争利，二不与文士争名，三不与无谓争闲气。官粤以后，取张曲江"无心与物竞，鹰隼莫相猜"诗意，自号无竞居士。

## 光绪八年(1882)　壬午　四十六岁

令桂军入越，并与黑旗军刘永福互相接应。
法国增兵河内。
滇军入越。
翁同龢入值军机处。
朝鲜兵变，中、日军入朝。

**正月十九日(3月8日)**　批署岢岚州聂鹤年禀送志书样本并请序文。略谓：

四月成书，可谓迅速。其中体例尚有未协者，如名八景为景略，目村庄为都鄙，驿站歧为驿铺，职官书为秩官，玉皇殿、真庆宫、香严寺以佛老之居而列祀典，均非所宜。至于《艺文志》专载近人诗文，沿袭旧制，更无责焉。山城荒略，纂述成编已为难得，可勿苛求。本部院草草展阅，姑为标举数事，以告主修长吏，秉笔文人。若作序之请，本部院下车伊始，政务孔殷，实不暇及。可以此事恳之学院。文宗清暇，谅所乐为，庶可早付手民，俾成全帙也。

**正月二十六日(3月15日)**　奏请将王文锦、李秉衡发往山西委用。略谓：

山西近数年屡有民、教交涉之案，非操纵得宜，诚恐易生枝节。查有翰林院编修王文锦、降调直隶永平府知府李秉衡，治绩著闻，才能定变。相应请旨将王文锦、李秉衡发至山西，交臣差委。

**是月**　札司道府州考查属吏。略谓：

本部院恭奉恩纶，巡抚三晋，首以察吏求才为先务。所有晋省实任、候补各员，或为守兼优，或瑕瑜不掩，或质美而未学，或有才而不羁，或有名而无实，或一长可取，或贪鄙巧诈，物议沸腾，或陋劣昏庸，不堪造就。该司道府州见闻较为亲切，限半月内将所属及候补各员中确知实绩应举应劾者，逐一填注事实，确加考语，汇折寄呈，以凭随时印证。务须开诚相告，共期激浊扬清。勿以通套品评，强为填注，负殷殷求助之意。

**是月**　致函张幼樵(佩纶)拟大举整饬晋省吏治。云：

此间官场大患，州县则苦累太甚，大吏则纪纲荡然，非大加振作，求几于安静不扰之治，不可得也。州县之累，莫若摊捐，廉者亦必亏空。鄙人欲先去此

病，此时正在筹思，不知能作到否。省城局面，大有联为一气，口众我寡之势。天人战胜，看此一两月耳。近来鄙人于地方事体略加询访考求，并非有所兴作，然已变色骇怪，一若巡抚之职惟当缄口尸居，一切不当知，不当闻，不当问者。积习如此，岂一朝一夕之故哉。近来立定课程，丑正二刻即起，寅初看公事，辰初见客。行之多日，似乎稍有微效。微效者何，案无留牍，署无晏起，当差之委员，来谒之官吏，亦俱无宴起，如此而已。家丁又去其一，只何安、长庆两人。门上签押、执帖用印、内外跟班、看签押房，共此两人也。晋缺虽苦，然已裁去陋规二万六千金矣。欲整吏治，不得不然，非矫廉也。然如此仍足自给。

又致函阎丹初(敬铭)先生，请其来省面教。略谓：

料峭春寒，本不敢勉强劝驾。惟前此廷寄传知事件，必须晤面后详晰陈述，相机商度，方可宣播宸衷。且陛辞尚有面奉懿旨，词意十分恳切，亦非楮墨所能宣达。若不获望清光，面聆教言，侄实无从复奏。倘非因侄下车方始，不能远出，早已躬诣解梁，抠谒门下，敬致朝命，万不敢远劳几杖也。承教各件，语重心长，言言扼要，悲悯之怀，溢于言表。此皆鄙意蓄志决计所必欲见之施行者。得公详示，益得指南，感激何任。其详细办法及未尽事宜，专待台旆到时，躬亲就正。一言而为全晋造无疆之福，想我公必无靳也。日来春气暄和，特遣马守丕瑶恭迓安车，并令随宜祗应一切，毋愿清神。伏望上体天心之笃至，下谅将命之为难，万勿固辞，实所劬祷。

**二月十六日(4月3日)**　奏陈阎敬铭定期赴阙。略谓：

臣于上年陛辞日，仰蒙皇太后圣谕，令召阎敬铭来京。臣到任后，知阎敬铭久寓解州，当具公牍咨会，并致书函，趣其来省。阎敬铭答书，似已揣知朝廷有召用之意，以天寒疾作为辞。臣即委候补知府马丕瑶再持手书驰赴解州，相机敦劝。旋接部咨，阎敬铭已蒙简授户部尚书，又具函牍百方规勉。顷接阎敬铭咨送谢恩折稿，并致臣手书，略言辞逊高官而定期入觐。查阎敬铭今年才六十五岁，本非笃老之年，又无沉痼之疾，平日未忘君国。若听其固守辞让之节，实觉可惜。可否再颁优旨，促其启行，当可以拜命就官，力任艰巨。

**奉旨**：昨据阎敬铭奏请收回成命，已有旨催令仍遵前旨，即行来京供职矣。

**二月二十九日(4月16日)**　札藩司通饬永远裁禁陋规：

传知通省：凡本衙门旧有规礼，一概不准呈送，如院署津贴、水礼、门包、桌饭银两等。表示本部院受国厚恩，忝为一省文武诸官之长，堂堂诏帨，本足自

给，就令不敷，惟当以俭养廉，亦断无取盈属官之理。若谓裁禁以后，非后来所愿，则人之欲善，谁不如我，岂可厚诬来者，自私图便。何况此日化水礼为公费，他日必于公费之外又增水礼。水礼即行，门包仍在，诛求封殖，长此安穷，自应先将本部院衙门公费、桌饭、查库、门包等项一律永远裁禁，以恤属官而维政体。总之，本部院目击山西官穷民困，决意挽此颓风，于陋规少一分沾润，自必于公事少一分通融。本部院惟有白简从事，不知其他。

**是月**　致函张幼樵(佩纶)言治晋规画次第。略谓：

晋省事可办者颇多，惟同志无人。大约官积累，民积困，军积弱，库积欠。能去此数者，似亦可算振作。自揣虽不才，尚能办此，但须有指臂耳。晋省州县之累，以摊捐为最。摊捐之多，以办铁运铁为最。弟拟力裁摊捐，以苏民困。前拟办铁动用厘金，总思部议必驳。今拟陈请折例价解部，便可省州县无数之累。晋省不患无铁，而患无铁工。灾后人民流离，工匠寥寥，无人熔造。直隶开平铁务已兴，京师岂患无处采买乎。

又一函云：

近日有所规画，次第举办，一月以后当有可观。大意在清官累，厉廉洁，苏民困，核蠹弊，除吏奸等事，皆中法，非西法也。凡此皆从民所欲，去民众所苦，迹似非清静无为，意仍不相背耳。

又致函阎丹初(敬铭)先生敦请入朝辅政。略谓：

顷阅邸抄，恭谘恩纶宣被，襄起蒲轮，逖听之余，莫名欢抃。年前之洞来晋，传谕已极谆切。今届激扬大典，特简司农，倚重老臣，至优极渥。总以时势多艰，人才寥落，圣上环顾廷臣，可恃者少，故特虚计相之席，以待耆德。想闻命之后，不惟感朝廷之殊遇，并当体朝廷之苦衷。就使舆疾龙钟，亦当一造阙下。公若再坚执不出，必致重伤深宫之心，恐无以解于天下万世贤人君子之责备也。闻公平日尝有言，谓彭雪琴能孤行己意，坚不任职，岂我辽出其下。果尔，则又过矣。彭公所为，以之厉俗则可，以为蹈道则不可，有识之士不无遗义焉。彭公是奇男子，明公是古大臣，畸行之与纯忠，恐难一致而语。近年朝局殆非昔比，深宫求治，钧轴好贤，硕画宏猷，请无不允。果蒙到省一行，未论以后之功在国家，目前固已泽及三晋。之洞虽不肖，必能体公之志，达公之忠。若夫资以事君，古有明训：力疾之报称，正可补勿辟之从权。君子内疚，似乎过矣。公视今日时势，岂是八方无事、朝野欢娱时耶。圣主冲年，长春旰食，比两年来黾勉扶病，不废临朝。老成渐稀，封疆多故，尤烦圣心。公如知近日中朝详细情事，更不知当如何感喟激楚矣(闻公语及时事，辄愤然太息，涕泪交颐，

故云耳)。洒扫以待,书不尽言,所遣马君当能传达未申之意。尊恙未尽脱,然极轸鄙念,已属马君敬慎调护,沿途将息。之洞更可常侍函丈,料量药饵,非敢专陈公议,竟疏养老之礼也。[按:阎敬铭,字丹初,谥文介。陕西朝邑人。道光进士。以善理财名于时。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卷一:文介退居(山西)解州,累诏起用,均以疾辞。公陛辞日,皇太后命传宣召,乃派知府马丕瑶赍手书敦劝。文介感动。四月,至太原,时已有旨授户部尚书。公敷宣恩旨,正言规劝。文介幡然就道,并告公以晋省应兴应革事,清徭其一也。]

**三月初十日(4月27日)**　批槐树铺卡员知州徐德纯禀请裁骡马厘捐。略谓:

抽厘章程内载骡马一项,本有贩卖、驮载之分,不图积久弊生,至不论贩卖、驮载,均一律按匹抽收。查该卡距固关不过咫尺,甫于直隶完纳关税,旋于晋境复纳卡厘,凡商旅之出于其途,不辨彼直此晋,但知重迭征收,诚有不堪此网罗之密,自应亟于变通。此后该卡于厘章牲畜项下应完之骡马厘金概行裁免,以示体恤。他处勿得援照。该委员以催征之官,能恤商情,亦知治本,殊可嘉许。仰筹饷局转饬该卡员遵即如禀办理可也。

**三月十四日(5月1日)**　批司道会详裁减各署公费。略谓:

裁去州县规礼,明定上司公费一法,不可谓非善政,近今大贤名臣屡有行者。盖晋省公费摊诸州县,不似江南、皖、蜀各省取之厘羡、漕折、盐平,其名似乎因公,其实同于勒派。不思旧日节寿水礼,官有实署,物有贵贱。上官有贪廉,属吏有强弱。属吏或送或否、或丰或约既非一致,上官或收或否,即收矣,或留半或取一亦多区分。其向送实银之处,暂时代理者不送,已将离任者不送,上司将去官者不送,恃有亲故年劳者不送,官亏私累已多者不送,自知将罹于谴罚者不送。到任距节寿不远者并送,节寿、季规并有者不全送。而且问其色则杂以底潮,问其平则止于九五。下多偷减,上亦含糊。自上届改定后,米面凌杂尽化白金,臧获锱铢亦登公牍。即从无应酬之缺,年来小有起色,亦无不搜剔揣量,一网打尽。使酬报一逾期日,从前口所难言,函所难达者,今则公然檄催,公然复提,行之无少愧色。是昔者数虽多而不实,今也名虽减而实增,并令与者不有其名,受者不见为德。析利之精,掩取之密,殆无伦比。改弦更张,正在今日。本部院迂儒之见,以为恤民必先恤官,治人必先治己。首将原议院署公费及一应陋规全行裁除,严加饬遵在案。所有各署公费,自以一并裁汰为是。所难者,晋省既无公款可以筹抵,且臬、道、府、州应得廉俸均经折减,不敷办公,亦系实在情形。与其全行裁汰,致启公然纳赂之门,又不若分别减裁,俾作经久可行之计。惟缺分不能一律,官阶各有等威,又当于裁减之中量为区别。总之,山西凋敝之区,民贫官不得独富,下瘠上不得独肥。本部院以

身为先，愿与通省僚属诸君同甘共苦。倘各该上司等以此项公费视为固有之款，仍再添收水礼及索取节寿、到任程仪、门包等项，一经觉察，与者受者均即按赂遗赃私劾治其罪。

**三月二十日(5月7日)**　批陵川县禀办理县民聚众抗粮情形。略谓：

该县钱粮有咸丰二年定案，以市平肚银征收。该前县李令办理不善，致有去冬聚众之举。既经控府委员查明案据，该令到任之后，开宗明义即应首出此示。乃该令但有开征之期，并无复旧之示，该民人递禀催办，势有固然，何谓"巧为尝试"，何所用其"申饬"，何所用其"静候"。卒之屯膏不下，遂至再行聚众，拒捕伤差。该令招之使来，又何责焉。拒捕固是不法，然使一纸早出，哄然散矣，本不劳捕，何至于拒。该令下车之初，不思为民除苛政，而先与民为敌仇，识解纰谬，何至于此。本部院查询张令贻琯，据称去年聚众递呈之际，完粮者仍络绎不绝，每日或百余人，或数十人。谕以查照旧案出示，即行具结。足见百姓但求率旧，心本无他。该令横被百姓以抗粮之名，枉陷百姓以拒捕之罪，本部院虽可欺，该令之心可欺耶。现已饬泽州府亲往查办。如稍有不妥，致酿祸端，本部院惟有罪官以安众，不能袒官以诛民也。

**四月初七(5月23日)**　札司道首府裁革委员例差。略谓：

晋省灾祲之后，民穷官困，苦累难支。若再重以无谓之酬应，责以格外之差徭，俶扰百端，伊于胡底。亟应查明裁革，以示体恤。当裁者如春秋例差如小钱、白役、保甲、契尾、盐当、烧锅、马匹等，虽非例差而等诸例差者如缉捕、钱粮、驿站、稽查、游勇等，托名差使者如催提、繁费等，令各司道府于三日内，立将通年一应例差各月查明开折核覆，以凭酌核。

**四月二十日(6月5日)**　以法国蓄谋图越窥滇，奏请筹兵遣使，先发预备。略谓：

法国图越窥滇，蓄谋已久。中国自固藩篱，断无坐视之理。臣目击时艰，不胜焦灼。敢就愚见所及，规划决策，以备圣裁。第一，成算。法人狡谋已遂，情势已彰，徒遣密使侦探无益，徒在法京辩论亦无益。惟有遣使带兵赴援保护，助越之势，沮法之气。此古人所谓守境不如守四夷之说也。第二，发兵。今日断宜迅速发兵，非芸人之边功，乃自守之先着也。第三，正名。外国通例原有保护属国、保护商人之条，我之出兵，无妨明告诸邦，并非勤远挑战。第四，审势。势者何，缓急是也。他年受病之处在滇，而今日制敌之道则在粤。论敌之注意，则滇急而粤缓。论我之下手，则滇缓而粤急。若不从两粤进兵，批亢捣虚，则滇防徒糜费耳。第五，量力。闽粤人与洋人狎，不畏洋兵，而皆习于海战。粤西兵勇自同治年深入越境，代平土寇，地利亦熟。滇界虽亦与越

邻，但道路回远，声息较阻。滇军亦较弱，必须及早措置，训练经年，始可用耳。第六，取道。粤西陆师万人出龙州、镇南关，粤东水师二万人出廉州海，入越南港口，皆会于越东京。第七，择使。宜派忠正明干人员两人为出使越南大臣，办理护商议约事宜。第八，选将。广东广韶南镇总兵方耀身经百战，沿海知名，可统粤船。黄岩镇总兵贝锦泉习于水战，可统闽船。广西布政使徐延旭可统援军出关。云南布政使唐炯可统滇军临边布置。第九，筹饷。援饷取给于闽海、粤海两关四成洋税，滇饷取给于川。第十，议约。我师入越，责以公法，示以战意，为之居间调停。法不得逞，则与越立约必有限制，有损于华之条自不能萌。第十一，相机。我师在越，然后曾纪泽在法京得以行其说。驻越、驻法使臣互相关会操纵，相机为之，法人必可就范。第十二，刻期。自中枢定议之日起，分投调拨部署，速行两月可集广州，再二十日达越京，水师十日亦可会于越京城下，滇军出蒙自临越界后，粤西军一月亦可到防。第十三，广益。大局须自内定。其调将吏、遣间谍、添船募士诸事宜，令李鸿章及南、北洋大臣等自抒所见，随时条议采择。第十四，定局。大要此事即使一切迅速，亦必须秋间始有端倪。彼时李鸿章百日已满，似可令其先赴粤省一行，详酌条约，布置久计，再返天津。第十六，持久。广东为洋舶来华第一重门户，越事既须经营，则以后粤防愈要。拟请增设南洋大臣一员，以两广总督兼之。其两江总督所兼，或即更名为东洋大臣。三口鼎峙，首尾联络，气局较紧。总之，今日事势，不防不可，欲防不能。非庇属国无以为固吾圉之计，非扬兵威无以为议条约之资。士卒必须闽粤之人，师行必须水陆并进。责两广以援，责云南以守。防援同此一兵，动静同此一饷。即使越之东京不复，而法之锋焰必衰。即使滇之商路终开，而我之守备已固。此事有进无退，有益无损。

**同日**　胪举贤才并附清单。略谓：

窃惟人臣之义，无急于以人事君者。上年冬间蒙恩简任晋抚，陛辞之日，钦奉皇太后懿谕以时事艰难，朝廷广开言路，命臣如有所见，准其随时陈奏，并谕臣以留心访求人才。尝见巡抚胡林翼官止鄂抚，而性好举贤，畛域无分，岁时不绝。其所称引，不识面者居多，以故荐贤满天下，卒收其用，为中兴之功首。世称其忠，今享其利。臣虽不肖，心窃慕之。臣所举中外文武官吏凡五十九人，素无通识者居其什之七。学术不同而同归于济世，器量不同而同归于端人。谨将遵旨胪举人才缮列清单，恭呈御览。京秩十四人：张佩纶、吴大澂、于荫霖、李文田、朱逌然、陈宝琛、王文锦、黄国瑾、吴大衡、文治、夏震川、王仁堪、盛昱、胡清瑞。外官二十九人：徐延旭、易佩绅、刚毅、游智开、高崇基、黄彭年、

孙凤翔、陈宝箴、刘璈、陈彝、任恺、奎斌、凌荫廷、廖寿丰、李秉衡、陶模、马丕瑶、全士锜、龙锡庆、黄照临、鞠捷昌、华联辉、李用清、朱采、桂中行、李嘉乐、薛福成、邹仁溥、莫勒赓额。现任、前任口外八旗大臣可膺边寄者六人：锡纶、德平阿、依克唐阿、富陞、李云麟、升泰。武职十人：张曜、宋庆、吴长庆、曹克忠、唐仁廉、郭宝昌、方耀、程文炳、程允和、宋得胜。

**同日**　奏陈阎敬铭遵旨赴京供职，定于本月二十五日启行入京。

**四月二十四日(6月9日)**　批泽州府禀请发银招徕铁商。略谓：

该府所属向来铁商生意极旺，近年销路既滞，工作益稀，非设法广为招徕，难以恢复旧业。查通商惠工，乃善后诸政中切要之务。但有可兴之利，自应多设方略，广为招徕。况铁货为晋省物产大宗，岂可坐听雕零，所筹尚属可行。仰善后局筹动银四千两，迅饬该府具文请领，劝令分别添设炉座，量予借发银两，议定如何按年抽归本银，免其起息，以示体恤民困、通商惠工之意。

**四月二十五日(6月10日)**　札营务处严禁营伍积弊。凡有不恤士卒，扣减饷银，及以衣履包头、裹脚、兵械、棉衣、茶烟、布匹等物科派勒索等事，定从严参办，决不姑容。

**四月二十八日(6月13日)**　奏陈洋人游历腹省应由总理衙门知照。略谓：

洋人游历腹省，近年日渐加多。臣到任才三数月，接准各处咨文已有十四起之多，并不尽由总理衙门知照，多有外省督抚但凭领事官声请，遽而给照咨行。其中游历地方，往往并不指定一方，动称游历十八省。窃思异邦殊俗，周行九州，毫无禁阻，本多流弊。特成约难改，无可如何，然断不可不示以限制。以后似宜与之约定，止准指定一两处，以便照料保护。至所执护照，似宜专由总理衙门盖印给发。即稍加推广，亦必由南、北洋大臣给照。且必须接准该国公使照会，始允其请。

**嗣总署议**：此后洋人游历各省，由何处至何处、经过何处，均于照内注明，不得泛称十八省，并通行各公使饬领事遵照。

**是月**　致函张幼樵(佩纶)谓晋事大有可为。云：

晋事已见全局，略得纲领，目前正在经营，目不暇给。事事皆牵连相因，欲整顿一事，不能不百废俱举，劳顿殊甚。过一月后，便可从容矣。以今观之，晋事大有可为，薄劣亦能粗了。但能得朝廷垂鉴，求无不允，则今日之晋虽不能为强国，足可以为治国，断不至如从前颓墙倒壁、乌烟瘴气也。此时惟苦人才不足，稍为可靠能了事者，俱已委任优待，大率一人兼二事甚或三事。若将中驷磨炼造就，未尝不可，然非一两年内所能办猝也。鄙人僻在一隅，大事都不

闻知，海防新论交议未及，大约止沿海及本省耳。如蒙朝命洋务亦可与闻，下采刍荛，则当抒其管蠡，不至后时发议，徒为不切题之文章也。又函云山西官场乱极，见闻陋极，文案武营两等人才气极，吏事、民事、兵事应急办之事多极。朝廷若假以三年，当为国家治之，然须宽其衔辔，予以刍牧乃可。鄙人种种行径，自知大为贵人所不喜(知不知已，管则不管也)，待罪而已，遑言矜乎。京师此时以安静为妙，此极要义。

**是月**　劾罢贪纵害民州县九人，保奖循良之吏太原知府马丕瑶、阳曲知县锡良等六人，其余不知振作、不免庇累者，严檄教戒，许其自新。尝言人才难得，当节取而磨砺之。一省政治清浊责在大吏，道府以下，无非视风气为转移，故惩戒并用。候补知县王炜嗜好甚重，轮委到班，牌示云：临民之官，必志识清强，然后官无废事，弊端不生。若溺于鸦片，偃息在牀，志气昏暗，于听断缉捕勘验等事，必致因循废搁，幕丁胥吏因缘为奸，民命尚可问乎。山西官场染此恶习者最多，尤当惩戒。姑念该令文学优长，本部院不忍遽行参劾，从宽暂行停委，勒令半年，令其戒除。限满后果能戒绝，察验确实，仍当量才委用，否则断无希冀也。

**是月**　于省城设教案局。山西民教交涉之案日多，归化城又新准俄商通行，教士遇案径向抚署饶舌。因设教案局，以冀宁道司之，衡量事理，据约准驳。径致函抚署者不答，令州县秉公剖断。教民逞刁、教士生事者，令主教驱逐撤换。教堂安分讲理者嘉奖之，教士之焰稍戢。

**五月二十七日(7月12日)**　札归绥道速解充公银两并开报公费数目。略谓：

该道有光绪六年旧案应解院署各费银二千三百两，本部院去私归公，通饬按季批解饷局，藉充津贴各属之用，何得率以绥远兵饷扣抵为请，意存尝试。不思津贴系恤吏之端，兵饷乃养军之用，两事绝不相蒙，岂能牵混为一。何况一经扣抵，转折过多，日久月长，必将废格。虽该道欲以一款累全局，而谓本部院可徇一请欺各属乎。大抵今世人情，豪于私馈而吝于公用。总由该道以应解院署各费银两如果归之于上，纵多取亦所不惜。今以廉泉一勺分润同人，上官不以见情，同僚不以为德，虽托名拨抵，而不愿之隐实已流露纸上。本部院初不料该道貌似老成，机巧一至于此。尤不料立法之初，贵近者即已玩视如此。所拟拨抵绥远兵饷之议，断不准行。并责令该道将前派各属公费数目据实开报，以便全裁立案，俾资遵守。

**是月**　致函张幼樵(佩纶)，言其所以碌碌者，由于"文案无人，一切笔墨皆须己出，不惟章疏，即公牍亦须费心改定，甚至自创。不审公能为我致竹筠、云门否。二子得一，吾无患矣"。[按：竹筠，许景澄字。云门，樊增祥字。]

**六月初二日(7月16日)**　参革游击刘定邦。略谓：

代州棍徒刘定邦在口外归化城、萨拉齐等处开设粮店，前数年由监生捐纳游击衔，窜身入营，倚势横行，劣迹多端。该职员恶霸狡黠，专以买空卖空为事，情同赌博。刘定邦恃其多财，勾串衙门，把持行市，前后坑害商民资本数十万金，因此顿致富豪。出入随带打手多人，各持枪械。于己有嫌隙者则架讼诬累，一人横行罔利，而两厅商民终岁惶惶，不安其业，人人切齿。由于其手眼甚广，羽翼甚多。口外文武员弁，除张树屏一人外，无不结交。官吏既饵其利，复畏其势，不敢拿办。臣密嘱署大同总兵张树屏缉获解省，饬发太原府审讯。查该职员多年皆在口外粮店经商，何从得有战功。即使劳绩保奖，亦不能由监生、游击虚衔递保游击实职副将衔，显有虚冒情弊。似此违例买空卖空、害商扰民、勾匪健讼，实为棍徒之尤，相应请旨将游击虚衔刘定邦革去职衔，以便严行惩办，俾除民害而靖边方。

**同日**　奏请派奎斌办理丰、宁两厅押荒事宜。略谓：

晋省丰镇、宁远两厅境内有各旗官荒马厂，光绪六年曾奉旨查明筹办，至今未得要领。晋省各员中绝少习于边塞、堪以独任之人。窃思直隶口北道奎斌守边有年，办理张、独、多三厅押荒事宜已有成效，又去两厅最近。合无仰恳天恩，即派奎斌兼办晋省丰、宁两厅押荒事宜，查照直隶章程，斟酌本地情形，督率妥办。

**六月初八日(7月22日)**　批代州俞廉三禀查办忻州差徭。略谓：

查办忻州差徭各节，除总局之浮费，减车局之抽收，为四乡民人岁省钱一万缗，为过往商旅岁省钱一千余缗，追缴出车局私存钱二千三百缗，以作备垫，并其余章程俱属详允。今一旦为忻民除去此积累，该牧此行差为不负。该牧于委办事体尽心筹画，深知恤民之义，洵可叹赏。除详晰批复忻州立案外，特此批复嘉奖。

**六月十二日(7月26日)**　奏明整饬治理晋省办法次第。略谓：

今日治晋之道，议者皆以培养元气为言。然而元气之伤，必有所以夺之而始伤。元气之复，亦必有所以助之而后复。臣以为国之元气，在户口蕃息，田野垦辟，政事有纪纲，经赋无侵盗，而聚敛吝啬不与焉。民之元气在官吏无苛扰，四民无游惰，而末富奸利不与焉。官之元气在官项无亏累，上司无诛求，贤否不颠倒，功过有黑白，而滥恩曲法不与焉。山西自咸丰以来，较称完善。自葆亭由藩司而接护抚篆，因缘为奸，坏法乱纪，于是民困未起，吏道益衰。至卫荣光之来，始渐整肃。方欲有所设施，遽移苏抚以去，因以一切利病原委，娓娓

告之于臣。加以臣数月来之钩考思索,灼见晋省公私困穷,几乎无以自立。物力空匮,人才艰难。上司政出多门,属吏愍不畏法。民习颓惰以蹙其生,士气衰微而废其学。军律日即荡弛,吏胥敢于为奸。譬如尪羸之枢,而复为百病诸创之所攻削,固非表里兼治不可。大抵晋省要务二十事:责垦荒、清善后、省差徭、除累粮、储仓谷、禁罂粟。此六条务本以养民。减公费、裁摊捐。此二条养廉以课吏。结交代、核库款、杜吏奸、理厘金、救盐法。此五条去蠹以理财。开地利、惠工商。此二条辅农以兴利。培学校。此条重士以善俗。纾饷力、练主兵、遏盗萌、修边政。此四条固圉以图强。其前八条谨于此次分别附片疏陈。大意为:一、晋荒地未垦尚多,请宽起征年限,以劝垦荒。二、晋省向无鱼鳞册,过割不清,催征为累,惟清丈可以为民除害,请嗣后有绅民呈请清丈者,准勘明举办。三、差徭为州县虐政,现分别裁减,请降旨饬过境文武员弁不得骚扰,如有额外需索,即据实奏参。四、禁种罂粟。先膏腴,后硗确。先腹地,后边厅。并没戒烟局,多方劝戒。属官有嗜好废事者,撤任停委,弁勇不戒者汰黜。五、裁减各州县应解公费银两,禁止馈送、水礼,严定章程,奏明立案。六、州县有常年摊销十七款,官累不支,拟分别裁抵。十七款之中有例解钱款及绸绢、纸张诸色,请准另筹抵解折解。七、拟在包头镇建仓积谷,并于磧口多建石仓以储之,以备缓急。八、晋省前收各省赈款十五万余两,前已移作善后之用,请提归正款,以昭核实。疏入,奉旨俞允,有实心为民,洁己率属,深堪嘉尚之褒,分别饬部议行。

**同日**　特参前藩司护巡抚葆亨等贻误善后之咎。略谓:

晋省去灾祲以后亦已数年,而元气益索,度支益艰,吏治益敝者,大率皆前藩司葆亨、前冀宁道王定安二人所为。其咎约有数端。一曰玩民瘼。葆亨自为藩司及护巡抚,善后之款恢乎有余而吝惜,牛种不肯给发,查勘荒地勒限严急,草草截数,以致壅遏生机,至今凋耗。一曰糜库款。葆亨在晋两年,妄费虚糜,款目含混,不一而足。其将卸藩篆之时,一日中放银六十余万。王定安代理藩司不过一旬,亦于一日中放银三十余万,亦皆非不急之款。三曰累属吏。晋省属吏之于上司,向有致送节寿规礼之陋习,然上下通融,每多蒂欠。葆亨用王定安之谋,改为公费,明减暗增,旧送水礼者,一律改为实银,公然檄催委提,坐扣领款。应酬丰简,祸福随之。晋省官场本窘,又复加以诛求,既竭力事上,岂能洁己以恤民,以致朘削无忌,贪风未改。此外,当光绪五六年间,晋民喘息未苏,中外汲汲备边,而晋省各衙门张灯演剧,豪宴无度,弥月不休,供张苞苴,较前益盛。败坏风气,非大吏之责而谁。应如何惩处之处,伏候圣裁。

**奉谕**:葆亨、王定安贪黔营私,贻误善后,种种荒谬,实堪痛恨。葆亨业经革职,着发往军台效力赎罪。王定安着即行革职,一并发往军台效力赎罪。

**是月**　致函张幼樵(佩纶),询:

越南事今如何,法人果已罢兵乎。若从此便高枕,则大误矣。岑公(毓英)镇滇,朝廷得人,特闽事又将谁属。方今人才总是不敷用,顾此则失彼,奈何奈何。前两月鄙人有一文字,称引当代人物数十辈,闻时议颇病其多。用人才时则嫌少,荐人才时则又嫌多,蒙窃惑焉。

**七月十三日(8月25日)**　札臬司整饬驿站。略谓:

驿站驿马原以备紧急非常之需。晋省积习,专以侵蚀额领马乾为事,视为州县进款。驿马绝不买补,不及原额之半。遇有差使,拉扣过客骡马,勒令支差,怨咨载道。邮政废弛至此,既属扰累商民,兼之遇有重情急递,必至贻误,亟应认真整饬。即饬有驿州县赶将缺额马匹如数买补,务令壮健足用。

**七月二十五日(9月7日)**　批太原府马丕瑶等禀筹议灵石县差徭章程。略谓:

以后差钱每丁银一两减去一百五十文,不得再有丝毫增加。号草亦不准官价科派,车柜永远禁革,设局选择公正殷实绅士办理。此项差钱官催局收,衙署不必经手。通省摊捐,自冬季为始裁免。顷复据马守禀称,该县地冲事繁,官署所捐过多,恐不敷用,请筹给津贴等情前来,尚系实在情形。准即发银五千两交该县生息,按月一分,作为每年津贴六百两。此系本部院格外体恤,如再有克扣民车,抽收过车钱文,侵用局存差钱等事,定即严行参处。

**七月二十九日(9月11日)**　奏请变通边缺,改口外七厅理事同知为抚民同知、通判,兼用满、汉。略谓:

晋省北境边墙以外,旧设理事同知、通判七员,管理蒙、民交涉事务。隶于雁平道者曰丰镇厅、宁远厅,隶于归绥道者曰归化厅、萨拉齐厅、托克托城厅、清水河厅、和林格尔厅。其辖境蒙、回杂厕,客民往来,在平时已号称难治。迨及近日,有司旷官,奸徒丛聚,阛阓苦于盘剥,仓库耗于侵牟,乘墉伏莽方且环顾,图万一之逞。再不及此,量能授官,修明政事,将为边圉大忧。乃历考各厅员多不称职,由来已久。在今欲谋绥边柔远之规,必求因时制宜之道。考国初疆理建置之时,蒙多民少,政简俗朴,不得不专以旗员治之。今则出塞民人数倍于土著。蒙部即土默特人等言语嗜欲亦全与汉民无异,多不能通晓蒙古语言文字。今昔情形迥异,则断宜以为地择人为先。拟请将晋省口外七厅均改为抚民同、通要缺,不拘满、汉,惟取人地相宜,庶于化俗安边,均有裨益。

**同日**　奏请敕部颁发押荒执照以便应用。略谓：

押荒升科，自须填给部照，方能取信于民，与直隶事同一律。相应请旨仿照直隶办法，敕部颁发空白执照三千张到晋，以便转发应用，地户既无复累，则输纳押荒，方可期其踊跃。

**是月**　以晋省财赋太绌，本务尤多，奏请展缓东北边防、西征等协拨各饷。

**八月二十四日(10月5日)**　札司道设清源局清查库款。晋省库款自道光二十九年后，至今三十三年，胶葛日甚，弊混尤多。奉准设清源局，派委用道高崇基坐局办事，勒限清查，分为一军需、二善后、三交代、四摊捐、五借动等五门。勒限五个月，将各项清查一律完竣。及期，晋省三十余年悬积八百余案之纠纷始解。

**八月二十七日(10月8日)**　札藩司饬减浮费。略谓：

陵川县民人因书吏浮收滋事，据户书宁玉昆等供称：征收钱粮、各项杂费过多，每年批解钱粮三万两，藩司衙门各种使费每百两较县库平须加平色、火耗、杂费等项需银三两二钱五分，三万两共银九百七十五两，又有布收科四批规费七十二两，布总科册费四十两，共计每年需费一千零八十七两，实为骇人听闻。合通省州县计之，其为朘民害政，岂可胜言。似此司吏玩法，燎原日炽，再不亟加整顿，何以有纲纪而对僚属。饬藩司剔弊惩奸。

**是月**　大修贡院，举行乡试，入闱监临。山西科场支应，向由阳曲县承办。科派追呼，官民交困，士子食物至不堪下咽。乃先期筹公款，设科场支应所，将民间应派各项一律永远裁免。百物务求丰洁，惟严禁浮华糜费及书吏借端勒索。又大修贡院，并建两廊七十余间，备士子听点止息。制贡院楹联甚多，如："燕赵凝清香坐镇，并州遏戎虏开帘。""见新月每依北斗，望京华又代藩司。""某云问召棠邻黍，何人我愧粗官士。""习愿同民俗，美诵汾荚山。""枢诸什古称上国，晋贤岂让楚材多。"

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卷二页三十二：

光绪《山西通志》：贡院于光绪八年拓修，内廉各考官所居，誊录对读诸所悉更爽垲。其外门垣楼阙，无不增高于旧，而裁藻鉴堂及后来所益之千余号舍，改衡鉴堂曰丰树堂。又于院内左右环以长廊。兴工二年，用银三万有奇，皆出筹款。其科场经费，文场约需二万二千余两，两武场约需三千八百余两。除动公款银六千四百余两外，不敷之银，旧由府厅州县捐廉公帮。是年裁节冗费，别定章程，筹款生息，文武两闱支应裕如矣。

**是月**　叔兄蓉江(之渊)先生卒于扬州。其致侄子密函云：

顷接京师来信，惊悉乃三叔凶耗，不知所措。乃三婶计已早到，总以扶柩挈家速速陆行归里为上。闻公事胶葛甚多，极为焦灼。幸接办者为听翁，尚是

不幸中之幸，诸事必有决断，必有商量。务望转告乃三婶一切开诚布公，推心置腹，公事私事一听听翁斟酌，万勿稍存猜疑，稍有掣肘。此为扼要第一义。惟此事致听翁为难，深抱不安耳。再，船户十分可恨可杀。鄂省已据两江咨饬听翁查办，听翁到彼，必须重惩数人方好。听翁老练更事，想必能操纵得法也。叔此时心如棼丝，悲愤交集，欲与听翁作书，竟不能措一词。望先代为申意，即将致吾侄函送阅，随后再布，幸鉴原之耳。又云前日接八百公信，并将江西、两江、鄂省司局各详咨录寄，一切备悉，令人焦急万状。已往之事已无可说，惟有速将公事及早完结，归里以后不致再起波澜，便为幸事。

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卷二页三十二：

屠寄(守仁)撰《安襄郧荆兵备道张公墓志》云：公弱冠补县学生，援筹饷例得官兵部主事，投效湖北军营。咸丰十年春，捻匪自安徽被剿，回窜湖北，武昌大震。时巡抚胡文忠公(林翼)出境办贼，驻师英山，省城守备虚，在事者多骇避。独户部主事阎文介(敬铭)主粮台，与公日夜规画防守，跬步不离局。事定，深为胡、阎二公所器，叙功，以直隶州知州留省补用。同治四年，署襄阳樊城同知。光绪六年，署安襄郧荆兵备道。未几，奉檄委修漕运剥船三百艘。工成，押解入运，触暑上道，旧疾血动，行至扬州，卒，时年四十有八(有删节)。

**九月初一日(10月12日)**　批山阴县禀报地震。略谓：

该县岱岳地方地下鸣震，已至十阅月之久，至今愈甚，深堪惊异。从来天灾、地变，理难测度，惟有官民共加恐惧修省，以冀弥灾降祥。仰雁平道转饬该县严禁民间勿得妄造谣言，其震动较甚地方，谕饬居民留心警备，昏夜间尤宜加意。要知此亦如水旱风雹之灾，乃灾异而非妖孽，惟有下尽人事，上祈天庥。万勿听怪民邪说，致惑众情也。

**九月初四日(10月15日)**　以知县鲁燮光纵丁扰民，奏请革职。略谓：

和顺县知县鲁燮光因追催该县光绪五年钱粮尾欠，辄派家丁下乡按户追呼，勒索川资，立逼花户即日以贱价售产，以致顷刻之间，房产荡尽。买补仓谷，分派各里，家丁从中舞弊，勒令按斗折价，中多浮收。平日信任子侄干预公事，抑勒骡行，支应扰累。此外控案累累，民怨沸腾，当经委员查明属实。相应请旨，将鲁燮光即行革职，以儆昏贪。

**九月二十三日(11月3日)**　批平定州沈晋祥禀兴修州仓筹办积谷。略谓：

筹议修仓买谷，尚属周妥。分村饬买，若委任得人，优给价值，民间当亦乐从，自与科派有别。但领价必须当堂给发，交谷必须定期亲收，不可使小民片刻羁候，方免勒掯、浮收、克扣诸弊。

**十月二十七日(12月7日)**　札催各属买谷还仓。略谓：

光绪五年，前晋抚曾国荃即奏准筹银一百万两买谷还仓。乃查核各属仓谷买齐者止三十余处，其余多未报买，即买者亦多未报齐。玩视民瘼，因私废公，莫此为甚。饬各州县迅将光绪三四五等年所放常年仓谷各照前定数目妥买，并将现定价银及采买谷石数先行报查，统行勒限于今冬明春一律买竣，不得稍有逾违。

**是月**　札各属禁种罂粟。略谓：

晋省盛种罂粟，夺我稼穑，致有光绪三、四两年之奇灾。今灾象犹在目前，而此风毫不悛改。比岁丰收，穷困如故，大率由此。地方官见解俗谬，不闵民瘼，甚或私享亩税之利。此等情弊，本部院皆已稔知，实堪痛恨。当本部院莅任之初，本拟即行严禁，因其时种已出土，亩无栖粮，闵此蚩愚，略宽时日。现当罂粟将及布种之候，正是迎机杜绝之时。各州县务须实力禁绝，竭诚劝谕。或责成乡保社首，或委任公正绅耆，或查其社庙地簿，或随时密访亲巡。因时因地，不拘一格，总以禁绝根株为度。本部院随时遣人密查，多方咨访。如有视为具文怠玩不力者，官吏丁役得贿包庇者，或仅令乡保具一空结并未亲勘者，或有禁有不禁、苛贫袒富者，或通衢拔毁、僻路不问者，或纵令吏胥藉端索扰者，均即立予撤差惩办，本管府州不行勘察举发者一体劾治。总之，地方官若肯认真查禁，又不私收亩税，断无不能禁止之理。本部院惟以能禁与否定地方官之功过，既不准听其种植，亦不准骚扰生事。禁绝者优奖，不禁者严参。并颁布《禁种罂粟章程》十条，曰：得人、先难、通力、除弊、议罚、悬赏、抑强、速毁、用威、化俗。谕示绅民：凡有地亩者，乘此尚未播种之时，早为改计，一律种植五谷蔬果、桑棉一切有用之物，不准再种罂粟一茎。倘若故违，概行拔毁，照例惩办，决不姑息。

**是月**　校阅武乡试堂围。委布政使校阅东围，按察使校阅西围。

**十一月初三日(12月12日)**　奏陈筹议丰镇、宁远两厅押荒办法。略谓：

迭据直隶口北道奎斌来禀。该道于八月十二日抵晋，亲历丰、宁两厅，体访舆情，详审地势，分饬委员赴各地勘丈。计丰、宁两厅奉文报垦地十处，内有二处尚未指定，其余均经商人放垦，应征押荒。交过商人地价者，照直隶章程，商佃各半分交，民户补交银一钱，填给部照，执为永业。商人名下，承追银一钱，革退商人，不准干预地事。拖欠不交，勒限监追。如民户仅执商约，不交押荒，无论种地多少，曾否交过地价，一概不准另佃。应征租银，均遵部章。丰、宁两厅历办官荒马厂租则，每亩征银一分四厘，遇闰每两加征银三分，每正银

一两随征耗银五分,王公马厂每亩加征私租银四厘,不加闰耗。牧地官荒不征私租,统以此次查填部照为限,其开垦三年者即造册报部升科,自光绪九年起征,未满三年者,俟三年届满,再行升科。臣查蒙古各旗游牧,定例不准私开。现议办理押荒升科,皆系各王公马厂官荒之地。承平日久,变牧为耕。虽云官荒,实已沟塍栉比,无异内地田畴。特以未经勘丈,未报升科,涣散隐匿,流弊百出。垦户领地于商人,无官府文书之凭执,视若傥来,不同世业,荒熟任天,耕耘不力。且未经升科,终属私垦,遂至大小并兼,强弱鱼肉,械斗相寻,讼狱烦数。蒙古放垦,奸商贿匀蒙员,以意出入,隐匿侵欺,数百里膏腴之地,徒归中饱。且广漠边关,无地方有司之编查。地户杂糅,无里正乡保之约束。藏垢纳污,散无法纪。若不廓清而要束之,不特垦户之受困且深,地利之坐弃可惜,行且积成悍俗,为草泽亡命所趋,必酿为沿边之巨患而不可收拾。此微臣之所以亟亟筹办押荒升科,固不仅为区区赋税计也。经此变通之后,设立乡保里约,稽查一如内地。务使人皆着籍之人,户尽编牌之户。奸暴敛迹,耕凿相安。广屯垦以养边氓,清盗源以靖塞下,则地方之害可除。

**十一月十一日(12 月 20 日)**　批永宁县禀新修州志。略谓:

修志之体,通志宜约,邑志不妨稍详。大约秉公不阿与善善从长,二者并行不悖。秉笔者严其体例,再能博采舆论,自足以存公是而餍人心。

**十一月十九日(12 月 28 日)**　批前和顺县鲁燮光禀。略谓:

"天寒晷短,日午开盘"二语,乃实在情形。此等懒惰疲缓情状,乃州县衙恶习,尤山西官场恶习。

**十一月二十二日(12 月 31 日)**　批湘毅军统领何鸣高禀认修东天门旧道各工。略谓:

固关、甘桃情形如此,自宜修治。但期工程坚实经久,行旅便利,工费在所不惜。仰即分投督饬诸军上紧认真修筑,万勿敷衍,又致重劳。本部院之意,愿增费而不愿展期。如练军工程已毕,即便东移协修。总之,此工上达天听,扰攘经年,若转瞬即为雨冲河啮,徒为旅人笑柄,本部院实无颜也。

**十一月二十五日(1883 年 1 月 3 日)**　奏参知县裕厚等请革职惩儆。略谓:

阳城县知县裕厚于民间私种罂粟者不惟不加禁止,且每亩收税钱一千。愚民恃已纳税于官,从此广为种植,实属违法罔利,导民为非。并查出该县于省城颁发缓征荒粮告示有剜改要字情事。左云县知县蒋濂办事昏率,前于署临汾县任内查灾征收不得其平,深为士民所恶,至今怨愤不休。相应请旨将该

二员均即革职,以示惩儆。

**是月**　致函户部尚书阎丹初(敬铭)。略谓:

报销章程已读悉,精密而又通达,从此蠹吏自然敛手,固知非我公不能也。此间报销亦须整理,殊为淆乱。至侄到此后,所有财物无一钱不可奏咨者。纸绢事拟设局办理,如能较省,便仍以本色办进。铁事自光绪六年葆某奏明认限一年办铁六十四批,兼办新铁,限满未办一批,去年冬始有数批到京耳。侄到后,已办旧铁六批,新铁五批,共十一批,限于年内到部。上部之磺亦然,多年不解,近已解两批到部矣。然为此数起磺铁,费尽气力,不然,三年尚无信也。此间同志殊少,掣肘殊多。总之,剔弊惩奸之事皆人所不乐,至于惩创蠹吏,尤人所不愿(奸吏为晋省巨害),无理取闹,有意为难。坐是愤郁焦劳,益形困惫。古人云别有肺肠,良不诬也。马、李两太守将来可望臂助,由其志趣正耳。

**十二月初四日(1月12日)**　批潞安府何林亨禀。略谓:

自届冬令,南路劫案迭出。该守既饬各属选役联社,从严巡缉,地方官果能实力奉行,宵小何自潜逆。惟官场积习,事事视为具文。非加惩劝,难冀作新。各属官吏如有仍前偷懒虚应故事,或致疏防,该守当破除情面,据实揭参,庶足以挽颓风而资感奋。

**十二月初十日(1月18日)**　批阳曲县锡良禀开办清丈日期。略谓:

章程、示稿明白周密,甚好,可即照办。仰善后局转饬该县会同委员,慎择绅士村首,分投办理。绅首必须公正,稍有偏私,则无地之粮出,无粮之地不出矣。其有未尽事宜,应随时斟酌变通,可与委用道高道、该太原府马守随事商榷。该两员为晋省办理清丈有效之员,一系督办善后局,一系本管知府,自能尽心规画,无待本部院喋喋也。该县前办清徭为阳曲县民去一大累,今若将清粮办好,再将水患宣防得法,则三累俱除,可为阳曲县百年中循吏前选矣。勉旃。

**十二月十六日(1月24日)**　以晋省劫案迭出,奏陈通行保甲法并请定就地正法章程。略谓:

晋省二十年前稀有盗案。比年外来纠伙劫盗,日益横肆。光绪五年,通省劫案凡四十七起。六年劫案凡二十九起,七年劫案凡五十七起。本年十月以前,劫案凡二十九起。各盗大率皆直、东、豫三省界上游匪。臣节次调派马步兵勇于南北路分段梭巡,惟是兵役之力仅能及于城汛要冲,非激劝民间自谋守卫不可。因饬通省地方官力行保甲,劝谕居民联为守助约,协助兵役拦截追捕,优悬赏格,详定条规,不令造册点名,以免吏胥滋扰。本年四月准刑部咨酌

议就地正法章程原奏内称:各省实系土匪、马贼、会匪、游勇,案情重大,并形同叛逆之犯,均暂准就地正法。其余寻常盗案,统限一年,一律规复旧制。拟请嗣后晋省盗案如有执持刀械火枪者、众至三人以上者、行劫二次者、行劫致伤事主者、拒捕伤人者、入城行劫赃数较多者、窝线分赃至二次者,有一于此,即由该州县录供通禀抚臣,查核情形,批饬该管道府前往提讯,供证确实,暂准就地正法。如距本管道府较远者,由省派道府大员前往提讯,供证确实,亦即就地正法,均即随时奏咨。缘此七项,实与部议马贼、游勇、会匪、土匪案情重大者诸条情节相同,则办法亦应一律。夫弭乱于既兆,不如防患于将然。以晋省近辅临边而盗风日炽,若不极力惩遏,则南路为他省匪徒所涎,皆将以晋为壑。北路控引朔漠,藩部杂居,尤多隐患。养痈伏莽,臣实惧焉。窃谓抚良民则以煦温宽平为治,惩乱民则以刚断疾速为功。地方官果能于讼狱、赋敛时存恺悌之心,不以敲扑拖累,使良懦困毙于无形,则一省之中,一年之内所全活者已不下数百千人,正不在稍缓此数十强暴匪徒之死,而后为慎重民命也。

**同日**　以晋省民教交涉日繁,奏陈设立教案局办理教案情形。略谓:

晋省民教交涉事件日渐繁多,缘奸民恃其护符,无理生衅,该教堂包揽袒庇,动辄径向巡抚衙门投递信函,时来慝扰。教堂日横,民怨日深,实属可虑。臣到任后,察此情形,因设立教案局,派令冀宁道专司其事,遇有教案,令教堂函致该局,衡量事理,依据条约,分别准驳,其来臣处径渎者斥之不答。饬令各州县遇案必秉公剖断,其逞刁之教民,饬其驱逐出境,生事之教士,责令主教撤换。教堂之安分讲理者,亦即施以嘉奖。秋冬以来,稍觉安静。查晋民最称良懦,断不存与教堂为难之心。详核新旧各案,皆悉教曲民直,又皆地方事体,无关传教之事。大率各州县教民来省朦耸主教,省城主教又到京朦耸该国公使。但使该公使不受朦耸,则教堂无所倚恃,不能干预杠讼,自然相安无事,庶免激成众怒,转难收拾。

**十二月二十日(1月28日)**　奏参交代不清各员勒限清结。略谓:

晋省交代未结之案多至数百,首尾二三十年,牵引数十百款。上悬国帑,下坼吏风。臣到任后竭力查催,无如山西官场狃于向来姑息之政,例章严檄,视若弁髦。其陆续清结者固多,而玩泄狡执者仍复不少。盖晋省积弊与他省不同,或前任有意拖欠而不交,或后任无故推宕而不接,以致蔓延积累,永无了期。必应新旧并催,方能有济。奏请将屡催罔应之府县银沅、崔峦俊、福增、方家驹、王家坊等五员均即摘去顶戴,勒限三个月清交。请丁忧离省遂置交代于不问之知县胡德本、孙鸿恩等二员均勒限三个月清交。如限满不交,或交不足

数，再从严参办。请将前任无亏而延不出结之知县马家鼎、贾成霖、杜怀庚、龙朝言、崔长清、刘鸿逵、毛世徽、张岚奇等八员均即摘去顶戴，勒限一个月结报。

**十二月二十六日(2月3日)**　批署平遥县徐炘禀筹浚文峪、瓷窑两河。略谓：

浚河之法，须先从下游施工，节节开竣，以及上游，方能一律疏通无阻。该令等前此会禀仅从上游施工而置下游于不问，倘遇山水盛行，似汾阳境内沿河有堤恐仍不免溃决旁冲之患。是所称一劳永逸之计，亦未见实有把握。

**十二月三十日(2月7日)**　批署平阳府周天麟禀请修汾河堤坝。略谓：

该守现拟修堤之处，上为埽湾，下为顶冲，土堤万不可恃，石工亦防搜剔，殊非长策。按图立法，便应截湾取直，使复故道，于涧北村东南汾水南岸浚深故道。其有淤垫过高不便者，相度地势，挖掘引河，接续旧漕，使水仍由河底南行，经左义村东、涧头村北，令其直流刷沙，以后不致于淤停。再于涧北村东北汾水上游东北岸建挑水石坝一座，挑溜南行，于华陀庙西筑大土堤一道，护城东水，方为完善。大抵浚故道、改直河、挑横溜、作旁堤，四义并举，不可偏废。依此兴作，所费不赀。为民御灾，谊所不惜。

**是月**　致函户部尚书阎丹初(敬铭)。略谓：

朝官津贴一事，仰赖良谟，乃闻浅人妄生议论。窃抒管窥，更效一策，意欲为公解围耳。公身为上卿，故原议不及三品以上。窃谓事属大公，避嫌非宜。大僚簠簋，岂不更重于百司乎。苟有所出，自以兼及为长。晋事稍有头绪，惟吃力耳，来春当渐清简。

**是月**　札保甲局查禁烟馆。略谓：

洋烟之害，流毒无穷。各处烟馆之设，尤为诱民陷溺之端，藏污纳垢之所。若不一律查禁，留此萌蘖，终为民生风俗之害。饬保甲局查夜查衙正佐各员，将省城所有烟馆一律驱逐，不准容留一家。

**是年**　因山西近年盗风日炽，皆由风气怯弱，人情懈散，素无警备所致。饬地方官示知城乡居民人等举办守助约。以十家为一牌，举一人为牌长；同在一社庙办事者为一社，社长即为约长。一村有数社者举一人为总约长。每丁壮一人必备器械一件，每家必买铜锣响器一件。设铺巡更，如有盗劫，一家鸣锣，四邻应之，一街鸣锣，阖村应之。各村凡闻钟声之处，皆须鸣钟相应，或前往会拿，或于要路拦截。并严立赏罚。又以晋地界直、豫两省，游匪出没无常，迭饬文武防营讲求缉捕，调派兵勇于南北路分段逡行，并定就地正法章程。

**是年**　筹定裁抵摊捐办法。札布政司：

数月以来，会同司道局员稽考旧章，审度情事，力筹款项，详酌章程，将应

裁应抵各项议定办法,将藩司所摊及黄丝、油纸、办考棚费各款概予免摊。其分别裁抵款目,条例札行。

**是年**　致函李兰荪(鸿藻)。云:

鄙人之志,惟欲在此稍久(至少亦须三年),意中欲办之事一一办成,已办之事一一见效,庶几心安理得,不虚此行。为国计,可使晋人实受其福。鄙人政成法立,可保十年之内不改观,三十年之内不至尽行废坏。若所兴之利日开,所树之人日盛,所可保三十年者,恃此耳,则后胜于今亦未可知。晋国本非小国,况辅帝畿,扼边塞,在今日定是关系者。将此一方整理强固,于国事亦有丝毫补益。此公义也。为身计,则鄙人精力渐差,才智本钝(钝者迟钝也),必须看题详审,笔墨和调,然后能放笔为好文字。今到晋已十阅月,方略将全局看清,粗将线索寻着,可望渐入佳境。若朝秦暮楚,扬历中外,其名甚美,其效甚少,何如久于是邦。吏民日习,士马日精,心力日觉宽闲,事机自日见顺利。既有实在功效,条教文移一切可为后法,将来刊成抚晋奏议二十卷,亦可当晚年著书一种矣。此私心也。公私如此,思之烂熟,灯前涉笔偶为足下发之,以当言志诗耳。

# 光绪九年(1883)　癸未　四十七岁

黑旗军攻河内，毙法将李维业。
法越签订《顺化条约》，不认中国为宗主国，驱逐黑旗军。
李鸿章谓中国实力不足，主对法妥协。
增防台湾。

**正月初四日(2月11日)**　札清源局厘定交代章程。略谓：

晋省交代未清结者最多，上下三十年余，悬积八百余案。尘牍如山，官累如海。上亏国帑，下累寅僚，不特为法令所不容，其心术亦不可问。而其弊则前任之抗延不交，与后任之取巧不接，兼而有之。本部院莅任后，多方惩戒，虽稍有振动，而大局疲玩依然。徒以意在先欲苏起民瘼，涤除吏困，方亟亟于垦荒芜、减徭役、裁公费、免摊捐、禁罂粟、治盗贼、清库款诸政，夜以继日，未遑专力于交代一端。且以为情或可原，故不思急于督过也。今已灼见各员情形未免溺于恶习，有心藐玩。若不申明令甲，严定责成，断无望交案之廓清。特为详立章程，一律清理。分为初限新案、二限新案、三年旧案、历年陈案四门，分别办法，严定期限，遵照执行。

**正月十二日(2月19日)**　札解州等四十一州县减免徭役。略谓：

各州县累民之事，色目甚多，积习相沿，必致扰累商民，诛求无已。除大差、兵差、流差支应一切车马曾经厘有定章、禀明立案者照旧遵办外，此外支差、酒席等有无借支民力，修理河渠、堤堰、衙署、仓敖、监狱等工有无借助民财，衙署公所所需桌椅、瓷器、天棚及各项铺陈家具、木炭、岚炭、米面、油肉、酒烛、纸张、铜锡铁器、鸡鸭蔬菜一切食物用物，民间有无供给，州县下县相验踏勘，是否里下供应，沿途牵夫、扛夫，民间如何派拨，岁科考试、月课童生、朝贺祭祀、耕藉迎春、招解转解赴省人犯、递送过境军流人犯事等，以及开载不尽事理，是否派民支差。此类事体，务须审度民力，必不得已者留之，可删者删之，可减者减之。并谕各州县于每月底将本月差使收支情况逐细开一清单，榜示局门，使众周知。各村将出入款目按月填注榜格，庶几收支明白，弊窦永清。

**同日**　筹办山西练军。上年冬，曾奏请于直、东等省募马队数百名来晋训练，

备缉盗防边之用,部以"恐滋繁费"等语驳复。本日复奏,言今日北徼商路日开,西陲藩篱未固,海防边防皆不可缓。整顿边兵,惟北人宜。臣意欲办山西练军,以备他日推广,不独为巡缉计,亦不独为一省计。奉旨允准。因咨商直隶总督李鸿章、广东水师提督吴长庆,调记名总兵李先义、补用副将吴元恺等来晋管带操练。

**正月十三日(2月20日)**　复札饬徐沟等六十州县减免差徭,重申"差徭为本部院治晋第一着意之事,诸牧令幸勿藐忽尝试也"。

**同日**　札善后局办理清徭,饬其"督催考核,认真清厘,随时禀请核示。如苛政不除,民累不去,该局一无举发,一无筹备,该局司道不能辞其责也"。

**正月十七日(2月24日)**　札臬司通饬各属审理命盗案件不得删改口供。略谓:

人命重案欲使罪当,先贵情真。若擅改供词,移情就例,不特例议蓁严,亦且必多枉纵。晋省州县恶习,所有刑案多系捏改情节,编造供词,甚至死者本徒手诬以拼命,伤者已倒地而号称拾石。案案一辙,鄙谬不通,以致惨死者受诬,行凶者幸免。即使罪名本无出入,亦必隐没真情,强安死套。大抵由于文理本欠清通,不能讲明律意,又不肯用心研究,辨析异同。动谓若不陈陈相因,必干部驳。但免自己处分,不顾刑宪乖违。此固刑幕陋劣伎俩,亦由州县全不经心,专倚幕僚所致。嗣后审办一切命盗案件,无论初审招解,悉照原供详办。如遇有实在意义不明,序次不顺,与情罪并无干碍,即稍为核正。总不得妄行删改,隐没真情,曲为庇纵,致干例议。以后如遇仍蹈上项恶习者,定行驳饬,轻则记过,重则撤参。

**二月十七日(3月25日)**　札藩司通饬官员戒吸鸦片。略谓:

文武官员吸食鸦片,例禁蓁严。然晋省大小官员悔过湔除者不过十之二三,苟安因循者仍有十之七八。沉迷如此,可为痛恨。兹复钦奉谕旨,勒限三月禁断。在部院明察暗访,必欲将此等昏惰藐法之官,认真汰黜。各员可早自为计,如自揣必不能戒者,及早引退,勿待本部院劾罢累累,始叹悔之无及。

**三月十一日(4月17日)**　札委知府李秉衡统领精兵马步三营。略谓:

练军马队一营、步队左右两营虽经派员分带,无所钤辖,纪律不齐。现当修饬戎备之际,亟须专委大员统领,以一事权而资整顿。查平阳府知府李秉衡廉公有威,小有实力,堪以派充统领精兵马、步三营,仍兼本部院营务处。该守即遵照统领,详细点查,不准空缺一名。督饬各营将弁整饬训练,纪律必严,赏罚必信。营官不论官阶,均听节制。将弁中有缺额蚀饷者,贩卖衣物、摊扣兵丁者,立即禀明撤参。兵丁中有扰民生事者、吸食洋烟者、懒惰油滑者、疲弱怯

懦者、技艺生疏者，立即沙汰另补。总之，不用一无能之将，不养一糜饷之兵。至于训练阵法技艺，当求临阵可收实用，不可沿袭绿营故套，徒饰外观。务令悉成节制之师，敢战之士，俾山西本省主兵日臻强劲，缓急可用。

**三月十七日(4月23日)**　批署左云县禀开列讼棍姓名。略谓：

讼棍固当查拿，然地方官之事不止此一端，何以毫无体访，岂左云县止有六十二讼师，绝无一二孝子义民、贤绅佳士乎。是并不道之以政，直欲道之以刑矣。官无瑕疵，四民自然畏服，不必专心致志惟务箝民之口。须当惠法兼施，方尽父母斯民之道。

**三月十八日(4月24日)**　札清源局分立八科。略谓：

为政之要，事权贵一，条理贵分。晋省各局纷歧，事多延搁，滑者推诿，惰者虚糜。且人才有限，虽列诸曹，仍多兼摄。查上年奏设清源局，乃吏治之会归，度支之筦要。今将现有善后局及昔设筹防局事务，现办报销事务，统于该局，其交代局、营制所亦即并入。该局分立八科：一会计科，以清官入岁出之款。二交代科、三拨款科，以清吏事之款。四善后科，以清民事之款。五筹防科，以清兵事之款。六报销科，以清内销之款。七裁摊科，以清官累之款。八工程科，以清外销之款。提调以下分条析理，督办大员挈领提纲，庶几脉络贯通，心思齐一。

**同日**　批霍州方龙光禀查办塌荒累粮并新荒情形。略谓：

阅禀单清折，令人愤恨懋额。杨牧耄昏，留以厉梗。山陬残黎抚恤之不暇，况责以赔粮乎，断断无此政体。他州县似此者不少，候即派员前往各路确勘，本部院当不避冒渎，上呈皇慈。虽然，缓新荒易，免老荒难。国家田赋有常，若纷纷请豁，正供日亏，亦非为疆吏者所敢出。此时惟以清丈为第一义。清丈得实，余地必多，尽可设法补剂。即如阳曲，丈量初毕，余地几倍原额，他处恐亦相近。至该牧所陈三难，尚非所患。霍虽陋邦，何至并无登山量地、引绳记帐之人。且民户既苦累粮，岂不可助我奔走。此人力之非难也。丈地经费，丰啬由人。昨屯留来禀止用四万余缗，出之该令自备。幅员虽有广狭，准此可以类推。该牧可竭力筹画，其不足者，二千金以下省局任之。此经费之非难也。山地固不便测量，然畸零者可以方田法折算，瘠薄者可以酌量从宽。民间既有一易、再易、三易之田，制赋亦有上则、中则、下则之等，良有司独无因地制宜之法乎。清丈若行，国计民生并受其益。可即作速努力为之，勿徒咨嗟叹息为也。

**三月二十三日(4月29日)**　札善后局派员查勘荒地，分别请豁、开征。略谓：

晋省自遭灾后，各属呈报荒地，经前抚院查明数目，分别有主、无主，停征三年、四年，奏明在案。本部院莅晋以来，续查各属禀报多有启征届期地未垦种者。若责令概照前案奏限一律开征，则灾后残喘之民断难纳旷土不毛之税。应即分派委员前往各路详实查勘，本部院复核确实后，当不避冒渎，上吁皇恩。惟国家田赋有常，老荒钱粮系属永免，若纷纷请豁，正供日亏，亦非疆吏者谊所敢出。各属如有老荒，只可饬办清丈，查出余地，设法补剂，既不至上耗国课，亦不致下累民生。其新荒地亩，若实有从前查办遗漏者、具报错混者、代认无领者、已领未垦者，查明情形，截清数目，即由该局议详，以凭奉恳恩施，展限启征，以纾民力。各该委员与地方官于此次奉饬查办，务宜字字核实开报，既不得以荒作熟，致累民生，亦不得以熟作荒，致亏正赋。倘再有不实不尽之处，定将承办之员从严参处。事关民瘼，慎毋玩忽干咎。

**同日**　批署介休县禀议定裁减差徭章程。略谓：

差徭为介休第一秕政，清理差徭即为该署令到介第一要政。前经本部院批札兼行，确切指饬，岁入则必以万缗为限，岁出则必以八千为限。宽筹俭用，以为有备无患之谋。而又虑差费、局费之摊法不同，或形掣肘，复以体察情形，分收统算之法。指示谆谆，可谓至详至尽。乃详阅来禀，一若本部院两次批札未曾寓目，而惟绅言是信，反复执论非岁用万缗不可。虽勉强裁去繁费三千缗，而民摊在一万二千以外。至若八年差费盈余较前崔令所禀少至一千七百余缗，又格外加出借款三千五百余缗。是去岁一年竟用至一万七千余缗，有是理乎。定章车价太多，马价较车价更多。且既以麸料抵号马价，而用马仍复作价。其他原无今有、前少后增之款尤不一而足。定章固如是乎。迹其种种差池，其中不实不尽，已概可知。本部院立法大公，决不忍有意苛求，尤不能受人欺蔽。若仍照该县三百起摊之数朦胧批准，不但无以甦一方之穷黎，且并无以对各州县减差徭之官绅。今为将现摊酌加裁减，每粮一两摊钱二百文，计摊钱八千余串，连局费一千一百七十六串，共可摊钱九千二百余串。而每年差费、局费、杂费并炭草等价所用总不得过八千缗。此通省差徭关键，一定有减无增之数，以便岁余二千，发商生息，藉备要需。况摊钱支差，乃地方官万不得已之举。民膏民脂，断不容藉图分润。仰即遵照前两次批札并此次批饬各节，逐层详绎，务将一切陋规浮费悉力剔除，以符定数，另议章程，禀候核夺。

**三月二十九日(5月5日)**　批太原府马丕瑶详减征烟税。略谓：

该府烟税向按每担征银三钱，商人取巧加包，遂致暗中偷减。光绪四年始改为每百斤征银五钱，虽系查照顺治年间税则，并不为过，然较之数十年来所

办成案，不免增加。近来烟贱利微，贾贩萧索，该守体念商艰，格外宽恤，拟减半每百斤以二钱五分征收，所办甚是。果使商旅皆出其途，何忧国课不裕。仰即出示晓谕，一律办理，立案永远遵行，并严饬税书人等毋得别立门目，稍有勒索。

**是月**　孙厚璟生。

**四月初二日(5月8日)**　批霍州方龙光禀详陈盐务积弊并请借本银。略谓：

盐规本系赃私，特积习相沿，与者受者皆忘其为例所严禁。而地方文武但知索取规费，至盐路之通塞，绝不关心。所以私枭充斥，额引滞销，吏治、鹺纲均不可问。该署牧敷切指陈，既为探源之论，谅有除弊之才。前请借本银五千两不敷接办，准如所禀发给银一万两，以为行销之用，仍照原议起息。

**四月初八日(5月14日)**　批归绥道禀萨厅回民与汉民争地起衅。略谓：

大凡驭外番异教之人，先须公以服其心，亦须威以慑其气。不服其心，必因激而生事。不慑以威，必因玩而长骄。回民亦然。孟浪固不可，然因循延误，不为了断，嫌隙愈深，煽惑愈众，不酿成事端者鲜矣。仍饬该厅体察两造隐情，设法解释，并随时会同营汛妥为弹压，勿任稍滋事端干咎。

**四月初九日(5月15日)**　通饬各属严禁讳盗。略谓：

晋省盗风日炽，近日竟有连劫三四案，一案众至数十人，而地方官欺饰讳匿不报，希图侥幸。相习成风，匪徒得意。严饬各府州如遇地方盗案，一一据实详禀。如有一字欺饰，定即立予严参。

**四月十四日(5月20日)**　派员查勘汾河形势，预备疏浚。略谓：

晋省腹地，河流无多，舟楫不通，商货腾贵。惟有汾流中贯，经过郡县二十余，绵亘千里以外。特以中经霍山，冈阜阻隔，加之泥沙停淤，民堰填塞，虽在平陆，亦多涸浅。闻二十年以前平阳城外犹有帆樯，近年舟行及绛而止。本部院思之，惠工莫如开山译，通商莫如治水道。既通百货，尤便行盐。故派游击罗朝梁等将汾河形势亲履详察，自省城西门起，至荣河县止，于河道广狭深浅、淤垫、滩梗及如何施工疏浚，舟行可至何处，需费若干等，绘图贴说，分段具禀。

**同日**　札河东道酌减公费。略谓：

东盐务每年应解本部院衙门公费八千两，近年潞纲滞销，课欠悬缺，今后应以行销成数为断，相应酌减公费，并将该道所属州县历年解送该道节寿公款全数裁除。

**四月十八日(5月24日)**　批介休县禀酌议裁差徭。略谓：

晋省自被灾后，元气大亏，全赖良有司于与民休息之中，兼寓未雨绸缪之

计。若勉强牵就,仅顾目前,设一旦羽书络绎,科敛繁兴,加以不肖官绅乘机朘削,民力不重伤乎。故本部院于前次崔令禀内批定岁用不得过八千缗,以便按年节存二千缗,日久积成巨款,不但大起兵差毋庸再议起摊,且可酌减岁摊,以苏民困。是现在民间多摊无几,将来受益良深。该县差徭屡禀屡驳,总不就范,看来该令办事未能明决,成局未能打破。本部院今为该令毅然裁断,即照前批粮银一两摊钱二百文,村摊局费仍旧,合计岁入九千三百余缗,分收统用。用度之外,限定每年余存二千缗,发商生息,留备大起兵差之用。其余七千三百余缗,统由该令自行设法酌剂稽核,撙节动用。如多用者,该令自筹,不得再派民间一文。

**四月二十一日(5月27日)**　札各属严禁买空卖空。略谓:

虎盘赛赌,最坏人心。初不过富商辐辏之区,沿染恶习。今则口外丰镇、归化、萨拉齐三厅及萨属包头镇,亦相率效尤。初不过银商与银商赌、米商与米商赌,或银商米商互赌。今则并有素封之子不事懋迁,但于巨埠名城起造曲房华屋,虚刊图记,专做空盘。初不过两无实物,但斗前知逆料后来之价值必昂必落,先期尽力买卖,以夸亿中,而获横财。其或胜或负,以所订日期早市各商交易第一盘之数为准则,度其增而竟增,则以贱值得贵物。度等减而竟减,则以贱物得贵值。以故打虎之家,无不养飞鸽,立风竿,课雨问晴,占星望气。楚巫吴鬼,终日若狂。至期,市估一定,其原订之价钱与货两抵勿论,赢者但取其应赚以为赢,输者但出其应赔以为输。今则欲增者必多方驱之使增,欲减者必多方抑之使减。往往串谋伙党,伪做一盘,扬言于众,暗使市估随己意为高下,以便图私。幻之又幻,空之又空。变诈千端,莫解究诘。初不过无识愚民偶为利诱,或一掷十金,胜无多获,败无大伤。今则竟有土豪巨猾混迹其中,胆愈雄,心愈狠,而买卖之为数愈多。顷刻之间,乞丐变富翁,富翁变乞丐。或因而典妻鬻子,或因而仰药投缳。狱讼缘以繁兴,闾阎顿形萧条。即包头一镇,闭门歇业者已十分有五,他处可知。不但此也。每岁两忙,农民不能不用银,乃因虎盘搅扰,银不应昂而昂,则完粮难。一家八口,城居不能不吃米,乃因虎盘拖牵,米价不应贵而忽贵,则度日难。奸由市侩,害及编氓。其改名换貌,欺诈取财,与广东之闱姓赌,上海之鸽票赌,迹异实同。似此颓俗浇风,愈纵愈炽,若不申明定例,从严惩治,何以绝恶俗而安农商。为此札饬各州县立即传集各行头,谕以利害,将买空卖空恶习永远禁止,取具确结,不准再犯。

**四月二十五日(5月31日)**　批河东道详派员募役赴陕缉私兼办督销。略谓:

该道添派委员,募齐巡役一百四十名,分驻三路,并令孟起凤带役巡缉蒲、

富滩私，兼办白水等三县督销事宜。筹议布置，诸尚妥协。亦惟就此试办，以期稍振颓纲。所望于邻省者，在不分畛域，在查禁认真。本省所应尽者，在不惜经费，在不惮繁劳。责之于商贩者，为干盐足秤，毋夹带走私，勿贻人口实。责之于委员者，为筹画尽力，和衷办事，为撙节核实，洁己奉公，勿贻人笑柄。至稽察商贩，考核委员，此其责又在该道。以上各层如能办得一到字，衮纲必有起色，固不特陕岸为然也。

**四月二十六日(6月1日)**　札河东道饬查盐务陋规。略谓：

潞引盐课销额多亏，固由灾后人稀，亦由于地方文武旧有陋规丝毫未减。成本既重，浮费又多，于是杂水、掺沙、抬价、短秤，无弊不有，私盐得以乘机畅行。官徇其私，民受其害。本部院忝为官吏之长而不能化此贪风，革除恶习，实觉惭悚负疚，片刻难安。除饬该道立查销不足额州县职名先行参奏外，合亟札催该道飞饬行销潞盐引地各州县文武官吏、商人收受送盐规及节寿、贽见一切规费名色数目据实开报，不准一字欺隐。此文到日，将旧日各色规费概行停止。张贴明示，晓谕盐店，如敢有私受一两者，以赃论，准商人告发，即行查办。

**是月**　札司道于省城设洋务局，延访洋务人才。略谓：

地球上下各国通商以来，中外交涉事体繁多，自应筹知彼已之法，为可大可久之图。开物成务以富民，明体达用以自立。三晋表里山河，风气未开，洋务罕习。而各国使命所历，几遍天下。遇有交涉事件，恐难以空疏无据之才，出而肆应，自不得以远距海疆，阙焉不讲。查直省各局林立，取精用宏，裨益甚多，关系甚重，为国家储宏济之才，为民生裕日用之资。凡兹美利，屈指难赅，亟宜仿照兴办，极力讲求，开利源以复旧规，图近功而勤远略。现于省垣建设洋务局，延访习知西事、通达体用诸人，举凡天文，算学、水法、地舆、格物、制器、公法、条约、语言、文字、兵械、船炮、矿学、电汽诸端，但有涉于洋务，一律广募。或则众美兼备，或则一艺名家，果肯闻风而来，无不量材委用。各省局厂、学堂人才辈出，擅长者当不乏人，已咨请选择资送来晋。此外官幕绅商如有讲求此事，自请北来，即希量加考核是否确有实际，如非虚诞，亦并量予津遣。所有路费，咨照归款。其自行投效者，但察其果有所长，一体量能礼遇，优其薪资，以收实效而资利用。仰该司局即于东门内新买金姓房屋设立洋务局，先就晋中通晓洋务之人及现已购来各种洋务之书研求试办。详立课程，广求益友。如有试造新式各器，不得吝惜工料。该处地势宽阔，将来酌于附近添修院落，以为制造厂所。所有新出关涉洋务各书，随时向津、沪购买。刻即筹款赴苏雇募机匠便员，令其在上海购买外洋新式织机、农器数种前来，以为嚆矢。各省

著名通晓中外交涉事务之人，即由清源局随时访求，指名禀请，以便商调，借资倡办。又备具文启多张分咨各省饬属张贴。文曰：方今万国盟聘，事变日多，洋务最为当务之急。查中外交涉事宜以商务为体，以兵战为用，以条约为章程，以周知各国物产、商情、疆域、政令、学术、兵械、公法、律例为根柢，以通晓各国语言文字为入门。世用所资，至广至急。晋省僻处山陬，亟愿集思广益。其有研精天算，周历地球，通晓诸邦之形声，熟于沿海之险要，或多见机器、运用得法，或推阐洋法、自能创造，或究极船炮之利钝，或精通矿学之法门，或能贯澈新旧条约之变迁，或能剖析公法西例之异同，兼擅众长者俾为人师，专通一门者亦资节取。苟能褰裳就我，即当开阁延宾。到晋后量才礼遇，优其薪资，俟美利渐臻，详请奏奖。[按：张之洞为传统士人，对西学的认识，始于山西巡抚任内，最先影响他的人，显然是英籍传教士李提摩太。光绪三年，山西灾荒，李提摩太赴山西从事救荒与传教。救灾后，曾于光绪七年写《救时要务》小册子，建议政府发展教育、科学、工业、交通运输等事业。张之洞谅必看过这个小册子，于是请李氏为顾问，助其举办新政。李氏为了说服张之洞等人，乃从伦敦购置科学书籍与仪器，在光绪七年到十年间，按月在太原向政府官吏及知识分子演讲及试验表演，主题包括科学、技术、化学、机械(以车床、缝纫机及单车为教具)、蒸汽动力与工业发展、电学、摄影与光学、医学及外科手术等。前往听讲的官吏与绅士很多，他们对近代科学的神秘，无不感到奇妙。张氏显然受到这种影响，遂有洋务局之设(参见苏云峰《张之洞与湖北教育改革》，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发行，1976年版，第21—22页)。]

**是月**　设桑棉局，募苏州织绸机匠来晋教习。设铁绢局，经办绸绢纸三项贡品。

胡钧《张文襄公年谱》卷二：

此三项为晋历年任土之贡，官民俱累。上年奏请折解，经户部、工部、内务府议覆，令仍解本色，故设局承办。厘剔宿弊，不再摊派于民。实则晋省土产并无何等可贡之绸绢纸也。

**五月初一日(6月5日)**　派员覆勘文峪、瓷窑两河工程。略谓：

两河上游涨猛，下游垫浸为患，已非一年。然留文峪决口使行新道，排瓷窑之淤塞使归文峪，皆以汾阳为尾闾，非事理之平。复派候补知县王炜前往会同汾阳县亲历周勘，将刻下应办工程酌量择要赶办，并将两河源流通盘规画，候秋后农事告成，再行大举。

**五月初八日(6月12日)**　札候补知府刘林新、太原营参将施绍恒酌带兵役，前赴交城督禁罂粟。略谓：

晋省栽种罂粟，为害最烈，自应先将著名产烟之交城认真禁绝，以为通省

之倡。若因山僻民顽,遽存迁就,是政不平而法不信也。不平不信,何以服民。特恐该令等狃于习俗谬见,不免畏葸欺饰,合再派委文武大员,酌带兵役,前往督率弹压,一律划除,改种五谷,各具永不再种甘结。如有租户、奸商、劣绅、地棍敢于迁延抗违,以及衙役、汛兵得规包庇,即行捕拿锁押来省,尽法惩办。

**五月二十七日(7月1日)**　批候选州判陈庆恩禀恳弥补该员嗣父绛州任内交代。略谓:

该故牧循声卓卓,复因荒政尽瘁,蒙恩褒恤。所欠之项既无正款,又系煮粥救饥,因公赔累,自断无累及后人之理。仰清源局会同布政使核议应如何设法清结之处,妥速议详。

**六月初九日(7月12日)**　批祁县等禀会议差徭款目。略谓:

该县差徭检查旧帐,每粮一石派至制钱三千及二千数百文,实骇物听。因由设局太多,绅士太劣,任意苛派滥支,实由地方官不问民瘼,但乐横征自便。胡令始则茫然不知,饬查而不能对。继则抄案搪塞,于城关铺寄各庄难归一律之事不能行者,而妄谓能行。最可怪者,刘故令发岠原禀竟谓定章立案,胡令春间禀复竟谓一律认摊,今经彻底一查,则皆绝无其事,不过任听十三局绅士诛求七十四散村而已。祁县乃畿赤近邑,清徭乃灾后大政,而历任敢于如此欺饰妄禀,苛派无忌。州县虽好蒙蔽上司,然亦何至此极也。三禀三驳,加以委员往查,迁延半载,始得实情确数,然而欲知省外民间之疾苦,不亦难乎。现经会议,拟令各铺路及残伤粮户减半摊支兵差,不摊常差,城关寄庄仍照旧章一概免其支差,散村、都后、山庄全支各差,每粮一两摊钱三百,摊草五斤,可即定案。至此次定章务当永远遵守,不可妄用私加。胡令自去年以来,以无案无本之章程模糊滥用,既不恤民,又无风力以制扰民中饱之绅士,足见不知稼穑艰难,不能摘奸除弊,民社之责量难胜任,本应即予撤参。姑念现已查清核减,从宽记大过一次。责令竭力补赎,用心学习。若再无效,罢劾不宥。

**六月十四日(7月17日)**　札丰镇、宁远两厅官荒局绘制垦荒地图。略谓:

为抚边安民计,饬将口外丰、宁两厅官荒局将所属已垦未垦、已报未报官荒牧地以及察哈尔右翼界内毗连丰、宁辖境之蒙古牧地,一一查勘明确,迅速绘成全图,开定方数,划清界限。

**六月十五日(7月18日)**　刊印清盘仓谷章程四条:

一、新旧仓一律勒限。向来积习,以盘接为畏途,因而多方枝梧,相率延宕,以致谷朽案悬,公私交病。兹特严定章程,府厅州县有仓储之责者,其未盘各处,统于奉到此次章程五日内起限,五千石限一月,一万石限两月,二万石以

上限三月，一律盘清。一、监盘不必候本员。查本管道府州为案临上司，本有督算、督盘之责，地近易查。各府厅州县清盘之先，一面禀明司局，一面本管道府州就近饬委监盘委员，并饬知前任同赴该处，三面会同开仓，秉公持平，迅速盘量。倘各前任或有不能亲往，即由监盘委员会同现任公平清盘。一、署代盘仓赏罚。此次盘量接收以后，每遇交替，不论正任、署代，均限五日内清盘，两月内接收，二万五千石以上，展限半月，违者照逾限章程惩罚。一、责令出陈易新。此后应令各属各就地方情形，或借或粜，源源递放，出陈易新，周而复始。大约使三四年而一周，永无朽蠹。

**六月十九日(7月22日)**　札归绥道绘制口外七厅全图。略谓：

现议七厅改制，亟应图绘广轮，以筹建置。该道确查详考，将归绥所属五厅及丰、宁两厅合绘横图，标识水道支脉、山岭形模，开载道里远近、界址出入、山谷险易、水道广狭、厅巡营汛、市镇要隘、官站商路、牧场军台、陆地税卡、水路口岸、汉民村落、蒙部旗分、喇嘛刹庙、洋人教堂、土脉肥硗、沙碛多少、已垦未垦、有人无人、孰产货材、孰丰水草。不得但凭旧图，不得仅据传说。限文到一月内绘毕，飞速禀呈。

**是月**　札清源局刊印清查章程。晋省清查事务，照章办理，将次告竣，因两江督部堂及苏、闽、黔、豫四省抚部院先后来晋咨取，并有委员在此守候。饬将山西清查章程二十一条即日发刊，印装多本，以凭咨覆。此二十一条为：一、并局分科。二、分查底款。三、垫款正销。四、厘正借动。五、删除浮滥。六、勒清拨款。七、禁止借拨。八、速结交代。九、清盘仓谷。十、奏销复旧。十一、改题为奏。十二、裁革摊捐。十三、设局办运。十四、截追旧欠。十五、早催解款。十六、除官发累。十七、借款限制。十八、改归简易。十九、会计月报。二十、档案编目。二十一、刊布事例。

**是月**　命清源局续修《晋政辑要》，以明职守。

胡钧《张文襄公年谱》卷二页五：

《晋政辑要》具载兵刑钱款诸要务，其先盖历任传抄之本，乾隆五十四年刊印成书，久未续刊。至是，因清查库款，具悉原委，命续修之。循原例，为吏、户、礼、兵、刑、工六门，分目、附目四百余条。至光绪十四年书成，凡四十卷，镂版印行。

**是月**　批静乐县禀县民夺犯殴差请兵搜捕。略谓：

据禀常秉聚等有聚众情事，自系为防护煤窑恐人争挖起见，否则该县前何以仅见常姓妇女，可见小民非不畏法。即前此殴差属实，亦均有本律可以援引

办理,何至仓皇请兵,殊属粗谬冒昧。且治民贵得其平,理讼务求真际。宽阳沟煤窑显系民间私产,只以常、李两姓争讼,该前州方牧并不详细推求,辄以断归书院,率为定案。似此希图省事,则凡钱债、田产争讼何一不可以归公了结,天下岂有此等政体。仰现署忻州张牧查照批饬,迅速督审,毋稍刻延。仍先行出示晓谕煤窑常姓人等速将纠邀人众遣散,静候官断,必能剖析曲直,自有平允办法,毋得聚众护窑,私相仇斗,致酿重案而陷罪戾。

**七月初四日(8月6日)** 札清源局筹济山东灾赈。略谓:

前山西丁、戊大饥,山东公私济助凡四十三万余金,全活晋民无算。今山东重罹河患,灾不可忍,惠不可忘,不当漠然事外,自应筹款救济,竭力捐助。允于善后项下拨银三万两,并倡捐银二千两,通省官员捐集二万二千三百两,委员一并解赴山东。

**七月初八日(8月10日)** 批盐大使孟起风禀,称来禀于蒲富滩私情形言之凿凿,饬河东道勿遽予撤差。略谓:

昨据河东道以该大使在陕微有不甚相宜之处,详请另派委员前往接办。兹阅来禀,于该处枭私暗炽、主客互猜、员役查禁竭蹶各情形言之凿凿。自来隔省行盐,事事仰人鼻息,即其人有干局风力者,到此亦不免掣肘,况其才力有不及者乎。本部院以为此等差务,但使责以奉公,即可量材节取。凡事固不可有回护之见,尤不宜存督过之心。即如此案,孟大使平日办事如其实在得力,则设有一端之误,亦正宜戒饬而成全之。否则撤一委员,复一委员,万一后之来者更不如前,不特难睹成效,恐此创办之基亦将中堕,所关于鹾务者匪细故也。究竟该大使奉委以来当差是否认真,平日有无訾议。若仅为邻省官员所不乐,而实为潞纲大体所宜持,则断不能舍本省切实之图,为世故周旋之计。该大使在陕数月,亦未必无一二不满人口。设或因事任怨,横被蜚菲,自不可不体察保全。或即随事提撕,俾令改图而责实效,毋庸遽予撤差。

**七月十一日(8月13日)** 札方龙光勘修韩侯岭驿路。略谓:

省南驿路,惟韩侯岭最为险阻难行。每至冬春,雪消泥冻,轮蹄滑陷,解装卸货动辄耽延数日,行旅困差异常。夏令大雨时行之际,亦复如是。现在四天门已经工竣,自应将岭路一律修治平坦,俾通省官道尽作康庄。此事即责成该牧办理。仰即亲身履勘,将自灵石县至仁义镇岭上岭、石工土工等详细筹议估计,绘图贴说,迅速禀候核定。俟秋高气爽,克日兴工,勿得草率推延。

**七月二十一日(8月23日)** 札枭司查边。略谓:

口外七厅已奏准改理事为抚民,一应治理仿照内地章程。现当政治之始,

未尽事宜尚多。该司熟悉蒙部情形，亟应委令出边，周历审度，派员前赴口外归绥道所属五厅及丰、宁两厅，将改设应办事宜，推阐考究。凡绥辑边氓、抚驭蒙部、缉盗安良、屯兵御侮、垦田足食、理财通商诸要政，一一博访周谘，随时禀陈，以便裁酌举办。

**八月初九日(9月9日)**　批委员王炜禀查勘文峪、瓷窑两河情形。略谓：

履勘文峪、瓷窑两河源流形势图说均甚详尽。大致文峪之水宜由百金堡西导之使归文湖，瓷窑之水不必并入文湖，听其仍行本道，而堤防上游、疏浚下游、丈地、建闸四条，但能实力举行，虽未必傍湖万顷悉变膏腴，而水有节宣，堤无溃决，小民乐利已多矣。

**八月十一日(9月11日)**　札清源局筹济畿辅灾赈。略谓：

丁、戊晋省大饥，得直省协助之力居多，通计公私惠济已至三十五万余两。虽晋省局面偏小，亦应设法筹济，量力集捐。并倡捐二千两。

**八月十八日(9月18日)**　批署平阳府周天麟等人会禀汾河水涨冲刷堤坝。略谓：

该处堤坝前此兴工正当三月水涨之际，仓卒抢修，以致坝石未能干透，水冲塌卸。查该府等前此会禀堤高一丈，深根四尺，五尺踏底，三尺封顶，是堤身厚薄上下仅差二尺，实不如法。此次加修工程，必须增宽培厚，一律如式，断不可惜费草率，无裨实事。堤坝之法，总宜作坦坡形，迤逦而上。大水虽至，有漫无冲。《考石记》谓"善防者水摇之"，此之谓也。根基愈宽愈妙，至少亦须加于顶上三分之二。假如顶宽三尺，底宽必须九尺，尚嫌其陡。根基本为浮沙，必然按刷不牢。或以竹篾或以荆条编成笼篓，中盛碎石，累笼为基，自然不患随流而去。若根皆浮沙，堤形又植立如墙，岂有不塌之理。至坝以排水，必宜斜出水中，令作舌形，一如生成沙嘴，方能挑水远出。尤须平坦，大约顶宽一尺，底须一丈或八九尺。来禀所修之坝，大意城墙外炮台而已，于挑水何涉。今世公事，大率以敷衍侥幸为事，不肯用心思索。苦口谘访，比比皆然，更不必专为该守责矣。

**是月**　致函张幼樵(佩纶)，自谓：

辛劳如前，抚绥寡效。一切重要政务，近虽渐有条绪，仍须躬自程督，逐一综理，犹未得片刻宽闲。大端事体，如差徭一节，南北大驿以及次、冲州县，通筹熟计，多方规划，严立条章，痛加减除，民累稍纾。罂粟一节，自去年以来，劝戒互用，情法兼施，本年确已禁除十之八九，一律普种嘉禾，可见晋民驯良，区区为民兴利除害之愚诚，尚能相谅相喻。荒地一节，比年多方宽恤，百计招徕，

续垦者渐多。惟人稀佣贵,故力不能垦者又复不少。

**九月初五日(10月5日)**　奏弛山西铁禁。略谓:

晋省平定、盂县一带素为产铁之区,销路以陆道赴关东为最畅。定例不准下海,成本过重。自各口通商以来,铁货铁器及枪炮之坚利者悉从海运,购自洋商,中华大利尽为外洋所夺,未免可惜。拟严定章程,变通旧例,改由海道贩运,行销关东。乃咨请直隶李鸿章主持挈衔会奏。得覆允准。乃札饬产铁州县明弛海禁,并预筹办法,以杜流弊。或先课后铁,设卡查验。或设局由官收买,转发外省商贩。于开创拓源之中,为隐塞漏卮之计。

**同日**　批护理河东道黄照临禀。略谓:

该道抵任之初,却退供应,买办起火,并将安邑支应之件开单给价,甚属廉介可嘉。惟以监司大员,而到任一切琐事皆须自行整理,于体制究有不便,且虑后难为继。可援照省城各署供支填衙办法,于河东盐务闲款项下酌定一数,核实动支。务期丰俭得中,以期事可经久。

**九月初七日(10月7日)**　于省城延医设局,厉行戒烟。略谓:

吸食烊烟之害,晋为最甚。本部院深恶痛绝,力求拯治之方,曾于去岁秋间延医设局。嗣因该医士病故,暂行停止。兹准直省咨送都司杨佑青来晋接办,自应照前设局,委员整理。查宝晋局地方僻静宽敞,最为相宜,惟修理需时。目前暂于三桥街公所设局,其各项经费即由善后局正款暂行动支,将来或于洋药税项下酌量匀提。

**九月十一日(10月13日)**　札大同府查蒙盐浸灌情形。略谓:

苏尼特、吉兰泰等处所产蒙盐,例准由杀虎关陆运至省北州县及太、汾两府属,与土盐一律行销。现本省州县行潞盐者不过三分之一,行蒙盐者几及三分之二,其为绕越偷漏可知。故其行销愈广,浸灌潞纲,以致官引日滞。必须设法整顿,以护引地。而欲严稽查,仍非设卡抽厘不可,并加大厘额,由向章每百斤抽银二分四厘,改为一钱三分。

**九月十五日(10月17日)**　批臬司奎斌等会禀筹议口外七厅兵米改征折色。略谓:

口外七厅向来征收米石解充绥远城满营兵粮,层层使费,无非取给农民,以致粮户受追呼之苦,旗兵有乏食之忧,厅员被经征之累。亟应乘此厘定新章,裁减浮费,祛除弊端。兹据会禀,拟将各厅解征米石按每仓石折征粮一两六钱,以一钱为各厅办公经费,以一两五钱自交绥远城粮饷厅,每仓石折银一两三钱放给兵丁,以余银二钱为粮饷厅办公津贴。倘兵丁不愿改折,即由责成

粮饷厅采买好米，仍放本色，亦不致再有借口。察核所禀，系为体恤兵民，而于散放本色、折色均无所碍。应准将各厅折收章程先行照办，即令各厅照数折解，责成粮饷同知采买散放。即自光绪九年为始，均按每米一仓石征收银一两六钱。银随市价，交银交钱，悉听民便，不准别添名目，加派分毫。其征收折解，或采买本色，或散放折色，仍由该道稽察各厅并督率粮饷厅按照所禀一律办理。

**九月二十四日(10月26日)**　咨陕西督院请饬禁蒙盐水运。略谓：

晋属之碛口堡盐捕厅遵谕出示严禁蒙盐渡河。陕西督院来咨，谓此事难免激成事端。此咨重申禁令，谓蒙盐行销晋省已阅多年，不必强分其为何路之盐，而不可不定其所运销之路。嗣后无论鄂盐、吉盐，凡有水运，概运至皇甫川为断。该处与晋省之河曲县对岸，其愿从该处过河运至口内外行销，皆听其便。惟不准再自河曲以下各口对渡，则行至东岸，必致被缉被罚。

**九月二十九日(10月31日)**　奏陈口外七厅改制未尽事宜。略谓：

臣前以山西口外七厅今昔治理不同，奏请将七厅理事厅员依照直隶成案，酌改抚用兼理事要缺，以修边政，仰蒙圣明鉴察边情，俯如所请，准将原设七厅理事同、通改为抚民，满、汉统用。谨将改制未尽事宜分列十二条，恭呈御览。曰分别缺项、定章补署，更议管辖，浚筑域垣、编立户籍、清理田赋、建设学校、变通驿路、筹补遗粮、添设公费、募练捕兵、议停巡牧等。

《**抱冰堂弟子记**》：在山西日，欲经理边外七厅之蒙地，开垦升科，屯田练兵。奏派前山西藩司奎乐山都统斌周历蒙地，察勘情形，确可举办。自归化城东至丰镇厅，西至和林格尔厅，规画已有大略。适擢粤督去，未竟其事，后任踵而行之。今遂大举兴办，实当日发其端也。

**是月**　札司道及各局试销潞盐积引。略谓：

蒙盐充斥，潞盐疲累。现经申明旧例，碛口禁绝蒙盐水运，陆路不准绕越杀虎口。恐蒙盐来数渐少，各处所产土盐不敷民食。特筹措本银，官运潞盐，分发太、汾府属各州县承销。于省城设总运局，于河东设发运局，于祁县设分运局。运本销价不准亏挪，尤禁掺杂短秤，抑勒累民，违者重惩。本地土盐照旧听贫民淋晒，蒙盐亦仍准其兼销，衰旺听其自然。并粘发简明章程十四条。

**十月初七日(11月6日)**　批徐沟县禀差徭情形。略谓：

该令于差徭大政，初则只图便己，格未能行。继则不恤民艰，因循怠废。直至今日，犹复舍糊隐饰，敷衍目前。察其用意，无非踵弊蹈欺，必欲自便自私而后已。现在各路差徭均已次第裁定，该县为近省首站差务繁重之区，岂容仍袭旧弊，因循不改。应即就旧章中用其按村轮支诸法，以归简易，去其供应修

理诸费,以免扰累。马数须按村之贫富,重为厘定。车价须就地之多寡,大加核减。严禁书役包办,揽户居奇。从中经手人浮摊以及一切必不可省之局费定为确数,不准妄费累民。号草原定三十四万斤,为数过多,亦应酌减,按地摊交,如不愿交本色,宜照各州县以六文清交,听民自便。该令向来颇知要好,差徭一事殊多蒙混,太不可解。宜好为之,勿令本部院失望也。

**十月十七日(11 月 16 日)**　致函张幼樵(佩纶)。略谓:

昨闻拜译署之命,为海内额手称贺。责重事急,专赖砥柱担当。公之所长,惟望出以审慎耳。广听而内断,越事复何忧哉。闻庙谟有用武之意,雪帅已自湘率两营赴粤,到后增募,来疏甚勇。振帅亦壮,合肥如故。鄙意惟盼公还朝,一佐筹策耳。闻译署议将明告各国,此得之矣。

**十月二十三日(11 月 22 日)**　奏陈设立铁绢局承办岁贡铁绢绸纸及硫璜等物。略谓:

晋省年额应解平好铁、大小潞绸、农桑绢、生素绢、毛头纸、呈文纸、硫璜等物料价脚,例动地丁正项,帮费取给通省摊捐,办解责之各府厅州县。臣前以摊捐之累,病官害民,奏请裁免,并请将绸、绢、纸三项折价解部,惟铁之为用最广,非他处所产,另行筹款造办。旋准户部、工部、内务府议复,绸、绢、纸三项行令仍解本色,不得不勉力办解。当于省城设立铁绢局,凡铁、绢、纲、纸统归承办。琉璜一项,并责令办运,以省累扰而便综核。檄委准补霍州直隶州知州杜崧年总司其事,将积年痼弊厘剔净尽,无名冗费概行裁除。惟此五大端,经费浩繁,例支价脚不敷甚巨,惟有督饬清源局设法支持,多方撙节,以期无误要需。

**十月二十八日(11 月 27 日)**　批太原府马丕瑶等禀会勘文峪河道及疏浚办法。略谓:

既据该守等会同详勘实系东高西下,南高北下,自宜修治新道,疏泄灾水。至文峪正河故道,地势高仰,强开无益。两旁虽有萧家庄等村向擅拦坝卖水之利,然除害急于兴利,无曲徇数村灌溉之私图,而坐听上起东、西宜亭,下至申家堡二十余村长为泽国之理。且据来禀及马守、王令等面禀,现拟将上河头一段挑通,令瓷窑等水西南斜入文峪正河,是萧家庄等村水利并未遽失。水性顺逆、民情公私今已五次履勘,体访明确,便当定断举行。此工关涉三县,督率联络责之朱守,协力共济责之吴、杨两令,随事经画责之徐令,并候檄委专员会办。批到之日,作速开办。未尽事宜,临时变通,随时由朱守会同关、徐、杨三令会禀核夺。再,禀尾称马守、王令、徐令主稿,殊属非是。朱守如果别有确

见，无妨异议专禀，否则当择善而从，岂有本治利害从违莫决之理。以后该守务须切实讲求，不得以局中而自居局外也。

**是月**　奏结已革藩司葆亨、道员王定安侵蚀公款案。劾罢不职文武官员九人。

**是月**　疏言京员津贴宜筹正名经久之道。先是，户部因言官条奏，议给京员津贴，每人自数十两至二百两，合计需二十六万两，令各省各关提解外销之款。山西每年应解三千两。至是，乃奏言京员津贴，宜筹正名经久之道。欲正名而足用，莫如作正开支。其指拨各款，厘金取之奏案，一成盐务取之杂课，关税取之溢解，提其十分之三，多则百万，少则得九十万，十分之二亦可得六十万。名正言昌，取之有名，稽之有籍。既无窭贫内顾之忧，必有国而忘家之报。复请加翰詹科道津贴，以峻其行检，养其风稜。疏入，下部议，竟寝不行。

**是月**　批长治县徐德强禀，略谓：

"日计不足，月计有余"。坚持此两语，必为好官。精力用去应酬者七，经理民事者三，为附郭通病。该令既引以自咎，尽可力矫积习，无虑人言。

**十一月初一日(11月30日)**　奏陈越事三疏，请朝廷早作决断。略谓：

法兰西贪悖不道，翦我属国，逼我边徼，必欲吞灭刘团，尽有越地。事势至此，边患已亟，来春二月，必有举动。窃以为今日之事，定计宜坚，赴机宜速，自守宜固，料敌宜审，必如是而后有济。敬陈战守事宜十七条，曰决战计、固根本、策敌情、择战地、用刘团、用越民、务持久、散敌援、防津沽、防烟台、防粤、防江南闽浙、筹饷需、备军火、速文报、备重臣。总而论之，防不如战，近不如远，迟不如早，而要以争越、封刘、战粤、防津为四大端。若已有战衅而无战心，徒有战形而实无战具，则其祸不可胜言。惟在宸衷独断，决机速行，小有利害，不为动摇。又谓法人复陷北圻数城，援师偶挫。窃恐此时必有以撤兵弃越闭关息事之说动圣听者，臣窃以为不可。若果如此，则前功尽弃，而后患不可胜言。为今之计，惟有严饬云南、广西督抚协规合力，厉兵决战。即或相持不下，亦必大小数十战，持之一半年。俟彼实有悔祸之机，再议息兵可也。否则，忽而趋战，忽而罢兵，将帅无所适从，诸军为之解体，从此海防一说皆属空谈，岂惟一法，恐东西洋各国皆将生心矣。又谓越事关系大局，尤视圣心之定与不定。伏望皇太后断之于上，中外诸大臣谋之行之，然后上下内外、文武军民同秉此坚定之一心，十八省合为一身，南北洋联为一气。人谋既和，天道佑之。诚能如是，不必合天下之全力，即广东省城之义民，足以破法人而有余矣。疏入，着军机大臣、总理衙门王大臣会同妥议具奏。

**十一月初四日(12月3日)**　批署临汾县马存朴禀。略谓：

该县当务之急，莫如清理地粮。该署令先清典业，以为清丈权舆，固善。但欲将典业过十年者一一责其投税，必致骚动一邑，断不可行。若论及漏罚，尤属不可。该令须俟清丈定议后再行清契。彼时以典作绝，过割粮名，一律免税，断不准与清丈未行之先，因清契而涉苛扰。本部院闻该令在临汾为政颇为操切，民多怨言，务宜省之改之。牧民之道，德第一，法次之。不可谓县剧民刁，偏尚威猛也。勿忘。

**十一月初六日(12月5日)**　致函张幼樵(佩纶)。略谓：

越事日急，别无下台之法，惟有力战是下台之法。并建议十二条，望择其可采者，裁度行之，免致迟误。

**十一月十二日(12月11日)**　再致函张幼樵(佩纶)。略谓：

内中拟遣彭玉麟(雪琴)率湘勇四营防琼州，似未尽善。粤中不难于得劲兵，而难于得大将。雪帅一到，五羊民心顿定，士气顿雄，广州省城俨若有长城之可恃，奈何驱之远隅也。中国重臣只此数人，若闻何处有急，即奔命何处，是医家所谓头痛医头，兵家之大忌也。似宜仍坐镇省城，遣粤将以兵前往为是。

**十一月十七日(12月16日)**　以户部奏准京员津贴令各省关提解外销之款，仍有不妥，奏请莫如作正开支。略谓：

京秩清约，上轸皇慈，此体恤群臣之渥恩，澄叙官方之本计。至于筹津贴而不耗正款，具见计臣苦心。特是愚臣管窥，以为尚宜详议。何也？京朝贤士大夫每自矜重，此项但责以不报部之款，便不能一一问所从来。款目浑沦，于受者有不安，一也。取给外销，情同佽助，势必省省发书，年年告籴，婉言敦趣，略去言情。以春秋之主人而恃监河之分润，于政体有不肃，二也。无名巨款一旦呈解，虽出竭力措画，然散之群僚，所增无几。不能赡其身家，岂能如部臣所言，绳之以峻法，于砥节砺廉之本意有不尽，四也。不特此也。既非库帑，难加考成。创办之始，各省已未必踊跃争先。五年以后，必减其半，于筦度支者有不便，五也。议者或谓径支正款，最为正大堂皇。不思财用方艰，诸务省啬，偏重一端，殆难轻议。臣窃本部臣维护正供之意，更为推阐而疏通之，以为欲使名正而用足，莫如作正开支。欲加支款而不伤库储，莫如指拨外款归入正款内销。指拨之款有三，一曰厘金，取之奏案一成。一曰盐务，取之杂课。一曰关税，取之溢解。通计各省关税课、盐务、厘金岁入三千余万，核其一成，应得三百余万。就一成中提其十分之三，多则百万，少可得九十万，十分之二亦可得六十万。即将此次之酌提定为应解之常额。斯则朝廷养士，名正言昌。取之有名，稽之有籍，身受者不怍，督催者不难。此法一行，经久不敝，而于部臣原

议不动帑项正供之意适相符合。且为数饶多，数倍原派，各员分给大可从丰。既无窘贫内顾之忧，必有国而忘家之报。又奏请增加翰詹科道津贴之数。略谓户部原拟京员津贴之数，自数十两至二百余两止，为数颇廉。窃维翰詹之官，乃国家储才之地，必使誉望清重，心力宽闲，可以覃精稽古，讨论朝政，讲求经济，以备异日公卿之选。且部曹尚有养廉、饭银，而翰詹无之。至于台谏之职，所司较繁，费用较广，尤须峻其行检，养其风稜，然后能正色纠绳，无所瞻顾。故翰詹职虽闲而用远，科道位不尊而责重。惟此四项，必宜加优。计京官用度，即十分刻苦，日须一金。岁有三百余金，始能勉强自给。中赞以上员数不多，计编、检约二百人，科道八十人。即每员岁给三百六十金，所增不过十万。户部原派不敷，尽可加提。伏望敕部酌核，从优定议，一听部臣派拨。三晋虽贫，愿比大省。

《**抱冰堂弟子记**》：在山西日，户部函咨各省商京官津贴，以其数太少，请增之，并请筹政府言官公费，其应增筹若干，听户部派，并有云山西虽小，愿比大省。户部见小而泥不肯加增。在粤日，忽接部咨将此项京官津贴不给，京官改为加复俸饷，统解京充饷，又疏力阻之，谓此事关系人才吏道，断不可废。朝令夕更，亦非政体。此款如必须提充京饷，情愿照数另筹一分，仍解京充各官津贴。权其轻重，所得为多。疏入，执政既愧且怒，驳斥之不行。

**同日**　奏请明定报销饭银，使内不索费，外不浮销。略谓：

云南报销一案，因部费浩穰，以致言官纠劾，严旨按治。计此案获谴者，内外大臣以及御史、司员、道府，下至书吏，凡三十余人，可谓近年大狱。现经户、兵、工等部严定章程，通行各省，内外官吏宜皆儆惧奉法。特是微臣区区之愚，尚不能无过虑者。盖人之好利，非训戒所能移。吏之作奸，非法令所能绝。当此时天威甫霁，或可暂为敛戢，不旋踵而故智复萌矣。以多年大利之源，一旦欲尽绝之，令职官从此不扞法网可也，谓部吏从此不敢需索，恐部臣亦未之敢信也。臣愚以为驭胥吏之道与待士大夫异，少恤其私，然后可使不大溃吾法。伏思各省奏销钱粮事件，皆有例定饭银开支公项，均于耗羡项下动支，前人立法具有深心，故年例奏销，不致格外挑剔，亦无格外使费。当日所以于军需报销未经议及者，国家治安二百余年，征伐用兵，事非恒有。窃揆今日事势，以后海防边备正宜经营，防勇练军未能骤罢，岂得讳言兵事，不为报销筹一长策。似不若明予体恤，严定限制。查山西旧额，岁征地丁银三百余万两，奏销饭银一千七百五两零，大较二千分之一。今拟略准此数从优倍给，定为千分之一。约计此后各省销案多者七八百万，少者一二百万，饭银不过一二千金至数千金而止，尚不致骇人观听。如此办法，则部吏有纸笔办公之资，无从借口，其于销案准驳，当可洗心敛手，怡然一听堂司各官之所为。倘再有藉端需索情弊，查

出即行奏明重治其罪。庶几各部正值之大臣，贤能之曹司可以执守新章，不虞蠹扰，得行其志，而各直省有督兵理饷之责者，亦不至棘手而为难。内不索费而外不浮销，此亦理财节用之实际也。

**十一月二十日(12月19日)**　奏陈清查库款完竣情形。

前因晋省库款不清，历年久远，于上年八月奏准设立清源局勒限清查。经查，至光绪八年十二月底，实在库存银七十二万八千九百八十七两零，较原报库储之数增多实银七万有奇。销去欠帐五十万有奇。从此晋省藩库除应还地方善后一端外，脱然无累，更无债负纠缠之忧。无论存多存少，滴滴归源，亦无名存实亡之弊。官不能蚀，吏不能欺，数十年尘藉丝棼之累，一举而廓清之。以后设立会计簿为岁会月要之法，抚臣知其纲，藩司知其目，部臣知其数，可以随时钩稽，永远循守。惟此案数逾一万五千万，阅时三十有三年，事体实为繁重。臣于会计素非所习，不得不殚心苦思，反复研求，期无舛误。谨将四柱总数，办法大指撮要奏陈。

**是月**　札藩司筹议办铜铸钱。略谓：

山西宝晋局鼓铸钱文，例由商人按年领价采买，运局供铸。因存铜铸竣，于光绪元年咨请户部停铸。户覆严饬商人赶紧采办铜斤，运局供铸。现值海运畅通，转输便利，天津铜价较汉口所省不赀。况滇铜减采，安有余铜屯积汉口。饬藩司会同清源局将办铜鼓铸事宜通盘筹画，别议章程，赶紧兴办。

**十二月初一日(12月29日)**　饬各属严禁再种鸦片。略谓：

晋省禁烟，颇有成效可观。刻又值布种之期，若不重申禁令，势必官渐因循，民仍尝试，将历次查办之苦功消归无有。饬两司及各属督劝考核，倍加认真，以期永绝根株。并制定十条章程及四言告示，广为张贴。

**十二月初八日(1884年1月5日)**　札河东道严禁滥放滥支库款。略谓：

河东岁支各款向多浮冒，内中工程一项更为妄费之尤。据护道呈到八年分收支各款，大约外则托名于渠堰禁墙，内则借口于词庙廨宇，甚至修治街道，整理门扇，以及一圬漫髹饰之细，无不一一取给公帑。其实所费有限，而给领较多。下以此为津贴之资，上以此为应酬之具，一味见好，滥收滥支。闲款不足，居然侵及正项。犹且自托于宽大之名，而鳃务敝坏，不可收拾。现在引额极滞，饷源极疲，若再不严定章程，亟予禁止，则以后库款益不可问。所有大小工程各项，除盐池抢险应由该护道察看情形，酌定用款，随时禀请查核，听候委勘验收外，其余百金以下者准即由该道估修，按月汇报；百金以上者必须禀候批示，方能动支，应由该护道遵照立案办理。仰该护道立即查照札内指饬事

理，大书木牌，油饰坚固，以一面悬挂道库门，一面悬挂官厅，务令盐务印委各员咸知遵照。经此定章，如敢阳奉阴违，仍前擅动，除将公项追缴外，仍照徇情滥用之例，奏请严惩。

**十二月十一日(1月8日)**　札监掣同知举发盐务弊端。略谓：

监掣同知为河东盐务各衙门枢纽，仰承俯注，事必由之。该丞任此多年，阅历尤深，情形尤熟。当此衰务疲敝至此，该丞自应将课饷因何短绌，引岸因何滞销，如何减费恤商以护正帑，如何量入为出以塞漏卮，一一据实上陈，听候采择。从前该丞在省，本部院屡令直抒所见，乃该丞始终一味回护。两年以来，从未举发一弊，条陈一事。即如三河口打帖一项，岁用不过千余两，而每年入款则在万金以外。此项向归道署委员经收，不由库官书吏之手，前、后任亦从无文移帐目交代，现据黄护道禀请归公。该丞近在同城，岂竟一无见闻，何以始终不肯吐露一字。即此而论，则以外收支各款之类此者想亦不少。向谓该丞为晋中老吏，历任首要，期之甚厚，遇之甚优。不意其苍猾成性，谐悦僚属，欺蒙上官，一至于此，实出情理之外。本部院现已备知河东库款多有浮支、滥借、补领、捏销、悬欠、匿报等项情弊。现值整饬纲务之日，若人人均如该丞之巧为缄默，务便身图，本部院亦遂听其自然，不一过问，则凡有官守之责者以后皆可置身事外矣。合亟严饬查询，仰该丞立即遵照指饬事理，速将何项发款最多浮冒，何项收款内有隐匿，何款亏短予以勒追，何款糜费可以停止，于文到五日内详晰开单，据实明白禀复。如其尽情披露，一无讳饰，尚可酌宽既往。倘有一款未尽，一字涉虚，则是该丞暴弃自甘，本部院亦自有办法也。

**十二月十二日(1月9日)**　奏陈晋省禁种罂粟情形。略谓：

屡次明查密访，考之绅商士民，合通省计之，南交、北代一律净绝，其余州厅县，或十去八九，或十去六七。通省多少牵算，实已禁除十分之八。果能从此赓续而行，大吏有司同心竭力，持之不变，三年之后，可期此害永除。尝考向来倡为罂粟不宜禁之说者，不曰违抗滋事，即曰钱粮难完。今臣行之一年，但有偷延，绝无梗抗。但有官吏所不到，绝无百姓之不从。两忙钱粮，输将如故。可见民虽愚而可劝，习虽久而能移。所以向来不办者，不过大吏畏难，有司好利。天下兴利除弊为难之通患，大率类此。

**十二月二十六日(1月20日)**　折弁回省，捧到御书福字一幅。上谢折。

**十二月二十九日(1月23日)**　批河东道黄照临禀催封欠课情形。略谓：

盐务正杂各课，除太、汾试办官运外，其余均应后盐先课，随运随封，不准丝毫蒂欠。乃河东欠课近三百名，计正杂课场四万余两，内中并有监掣同知张

元鼎督运作保及东场大使张裴承保之项。张丞又有行盐字号,即以家丁诡托商名,承领新息本银至四万余两之多,而欠课之二万余两不在此数。似此营私罔上,诡诈欺蒙,即将该丞照虚出通关、私借钱粮各本律奏明参办,均属罪有应得。惟念积习相沿,已非一日,所欠课项即经该道责令分限完解,从宽姑准照办。该丞耄而务得,利令智昏。迹其违例妄行,敢于私挪官项,种种悖谬,固不待言。然在各前道见好市恩,徇情滥借,一至于此。若不并予究办,何以惩后惩前。查该丞所领息本,均系上年唐前道任内之事。闻该代道与张丞新结姻亲,更难保无徇庇周亲、扶同弊混情事。应即确查批准承领各月日案据,专案具禀,听候核夺。至于东场及各商贩欠交课项,均应扫数勒追,勿令延宕。并即申明定例,以后概令先课后盐,严立峻防,勿任启漏,是为至要。

**是月**　与北洋大臣李鸿章会奏晋铁运销奉天、上海等处。请变通成例,改由天津出海,以轻成本。仍就产铁地方讲求熔炼,招商行运。

**是月**　奏请荒地自实垦之日起,展缓三年启征。是岁,通计全省未垦有主荒地二千七百四十六顷,无主新荒地七千二十八顷,计额征银七千余两,米谷一百余石。奏言民情困苦,请俟实在开垦之日起,展缓三年,再行启征。又本年各县补买仓谷凡八十五万石有奇,定额而未买者十一万石有奇,年终咨部立案。

**是年**　创办令德书院,选通省高材生肄业其中,专治经史古学。

胡钧《张文襄公年谱》卷二:

府署西偏为明晋藩宝贤堂故址。上年,与王可庄(仁勘)学使议仿学海堂、诂经精舍例,就其地设书院,曰令德堂。会学使丁忧去官,乃与新任吕学使凤岐悉心规划。延洪洞王兵部霞举(名轩,同治壬戌进士)为主讲,乡宁杨举人秋湄(名笃,同治甲子举人)、闻喜杨亲卿仪村(名深秀,光绪丁丑进士)为襄校。以书院兴工有待,先于桥头街觅屋开办,其规制已不可考。遗稿有委杨笃充襄校兼监院札文,云襄校责近经师,以汉学为本。监院责近人师,以宋学为本。务须体用兼赅,由浅及深。尤须严立规矩,禁绝嗜好,不准丝毫沾染书院恶习。时书院教法可考见者如此。

**是年**　咨学院商推广学校事宜,拟办法十条:一减社钱以广义学;一筹经费以修书院;一去棚费以汰积弊;一免差徭以尊学校;一重岁贡以劝来学;一戒鸦片以作士气;一核教官以端表率;一裁陋规以恤寒素;一清学田以复旧章;一整武校以资练习。

**是年春夏间**　批复各府县禀查禁罂粟情形四十二件,严斥蒙混欺饰者,褒奖实力奉行者,并指示办法。如批交城县禀:

该县为通省著名种烟最甚之区，小民锢习已深，苟非实力查惩，创深痛巨，岂区区口舌所能觉其沉述。而遽谓已抽查并无栽种，此又将谁欺乎。本应撤参，姑再从宽。如敢仍前欺饰，将来密访得实，定予严参不贷。

批襄陵县禀：

该令仅会同赴乡三二日，即谓遍行查勘，殊不可信。如此查办，如此禀复，即无一字虚饰，有何益处。该代理令及该委员均是庸暗无能之人，实堪痛恨。大约委员但知收差费，代理只知收陋规耳。

批平阳府禀：

此次查禁罂粟，该守能坚持定力，亲身督毁，委员分禁，是为上乘。该守才分尚好，当于坚定切实处痛下针砭，则其才为有用之才，不至流于浮华一路，本部院当于此事觇之。

批怀仁县禀：

补呈禁种罂粟条约末条谬甚。夫违禁偷种罪有应得，固宜尽法痛惩，然亦何至民则杖毙，士则监禁。看来该令粗疏太甚，不甚谙治体也。仰即仍遵前批妥为劝禁。以后出告示、断官司，务须按例遵札，毋得任意妄谈，轻贻笑柄，重滋事端。

批宁武县禀：

劝种桑棉与禁种罂粟一事相为表里，所陈禁种事宜不为不详，而于饬办桑棉要务言之太略，明系未曾实意筹办，世间有如此易劝易办之事耶。仰该令乘下乡查禁之便，审择土宜，何处宜桑，何处宜棉，何处宜各植物，从前曾否种过，现在如何推广，将以上各节另案详晰具复。北路风沙苦寒，桑棉二者如皆不宜，其他可种之物尚多。务须竭力谋之，不准含糊了事。

**是年**　致函张幼樵(佩纶)。云：

越事令人愤闷焦急。平心而论，俄事自以不决裂为胜，法事即决裂亦复何妨。横逆太甚，一味容忍，何所底止。合肥回津，不审此中命意若何。天下事计较不得许多。风水相遭，自然成文，岂能事事由人安排。忠信可以行蛮貊，善御可以乘下驷，亦顾我之诚与才何如耳。若诚不能感，才不能驭，乃是自己无用，于人何尤。此间练兵讲武，正在吃紧之际，草创之初。而大将远行，令人无从措手。军旅岂比地方，可以时常换官。将才岂比文吏，可以随便选得。无论如何，总须暂缓其行。

## 光绪十年(1884)　甲申　四十八岁

罢恭亲王奕䜣，醇亲王奕譞当政。
《中法简明条约》议订。
刘铭传督办台防。
张佩纶会办闽防。
法军攻闽、台，清廷对法宣战。
左宗棠以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
新疆设行省。

**正月二十二日(3月17日)**　致函张幼樵(佩纶)请责唐炯(鄂生)戴罪自赎。略谓：

闻润生力扇言者之焰，必欲杀唐鄂生，实为骇然。渠已干遣，此时只有责其后效自赎，岂有中外战事未开，遽戮疆臣之理。当日朝命固未决意用兵，此时中旨仍是戒以稳扎。内中调度如此，则外间迷惑无主，恐不尽无因。且越南西省被陷，情形尚未详知，何遽归狱一人。若然，则北宁被陷，亦将诛徐筱山乎。为此论者，未免太苛太易，殆深有恶于唐乎。况其平日宣力甚多，其才究属可用。今正宜责其戴罪自赎，必当奋力一战。战而胜，国之福也。战而不胜，令其死于敌可矣，何必令其死于法乎。此举朝廷必不肯如此，但自倡此论以后，事事难为。敢布其愚，望高明察之。凡大赏罚必当乎事理之平，足以服天下人之心然后可，非私于唐也。[按：上年秋，法图越急。九月，命云南巡抚唐炯迅速出省，联络刘永福拒法，相机规复河内。旋擅自回省，着革职留任。十月，促唐迅赴前敌，保守北圻。至本年二月，法军陷北圻、太原，唐以率行退缩，被革职拿问。]

**正月二十六日(3月26日)**　再函张幼樵(佩纶)言法衅。略谓：

拙疏扼要用意，全在空议论数处。如第一疏所云"定计宜坚，赴机宜速，自守宜固，料敌宜审"；"若已有战衅而尚无战心，徒有战形而实无战具，则其祸不可胜言"；"持以敬慎之心，守以坚强之志"；"破格以任贤，节用以养兵"等语。第二疏"从来有防则必有战，有战则不能无败"；"处此时势，有如骑虎难下"；"慈圣断之于上，三邸断之于下，责枢、译以谋画而不计强弱，责将帅以力战而

不苛胜败";"十八省合为一省,南北联为一身"等语。倘朝廷于此等处稍加鉴纳,则微忠愚悃感幸多矣。前闻传言彭(玉麟)出示尽拒洋船,尽歼洋人,振老(指张树声)请朝命止之,颇怪雪老不应孟浪至是。嗣乃知其所阻者,即将到粤时示稿,略言中法曲直,若法必内犯交兵,各国船货伤损须向法人索赔,中国不任其咎云云。此稿早经寓目,窃喜雪老甚中窾綮,能为中国预占地步,使他国不与协力。不意译署竟力止之,示终未出。此示有何妨碍,愚懵昧不解也。此示尚不敢出,何论交锋乎。拙疏所谓如与人斗,既欲击之,又恐怒之,正谓此矣。又谓此间清查已办结入告,其事繁难,状不待言。撮要言之,将历年官吏作弊侵盗之门杜塞净尽,以后虽有葆、王,无从设法,清字可谓办到矣,并为库中删除应还之欠债五十万金。为此事扰扰二年余,但不知农部以为何如。倘部吏再欲挑剔强驳,则是有意搅局,不愿令外间库款清楚矣。晤大农时,望一叩之。

**是月**　筹议采矿炼铁。先是,张佩纶上年奉使秦中过晋,与言购洋铁非计,宜于晋省炼铁成条,供津局之用。是年九月,佩纶入总署,乃致书言时势,兼及铁政。总署议于山西设局炼铁,嘱其筹办。

**是月**　饬宝晋局试运洋铜铸钱。宝晋局红铜向由汉口陆运,费繁本重。乃委员赴天津考查洋铜价格,合计运脚,所省不赀。因咨北洋饬招商局购洋铜运晋,开两炉鼓铸。

**二月十三日(3月10日)**　批汾州府禀筹议禁烟各条。略谓:

晋民嗜好成风,吸食之便,总于由种植之多,是以本部院迭次禁种,不遗余力,无非为拔本塞源起见。至官场沾染,上年钦奉谕旨,业经通行大小文武各员,并严饬各营弁兵一体戒断在案。兹阅来禀,筹议颇为周详,示稿亦极剀切。保甲一条并寓禁烟之法,株连过多,琐屑太甚。既不能事事核实,必且处处窒碍。以防民者扰民,断不可行。他如绳士子、察书役、禁烟馆、购方药等情,该守既确有见地,本部院乐观其成。仰即督同所属逐一照办。总期毋纷扰、毋操切,于详密之中仍寓易简之意为要。

**二月十七日(3月14日)**　批清源局详核议分别裁留局员津贴银两。略谓:

方今财用支绌,所有各局津贴,凡文案处、营务处、清源局均即一律停止。惟此数项差务重要,该员等昕夕从公,艰窘亦殊可念。且其间有格外出力之员,亦须明示等差,以为激励。查河东、归绥两道新定有每年协济省员薪水一款,核计上年支用颇有盈余,以后即拟于此两项随时酌提,为按月考校勤惰,奖励各员之用。即定名为月奖,不得再称津贴。嗣后每月详领薪水时,除总办、

提调毋庸议及外，清源局正佐委员即由督办司道开列月奖清单一份，分为一、二、三、四四等，听候本部院酌核批定银数饬发。一等优给，二等递减，三等不给，四等记过撤差。一二等不得过多。务须秉公考核，等第允当。此项月奖随时升降，不做常额，庶于节用之中兼寓课吏之意。

**二月十八日(3月15日)**　札委吴其复等勘修汾河工程。略谓：

开修汾河，为晋省通商便民兼运潞盐第一大利，本部院曾经迭次委员沿河察看。查汾河上下千余里，其间石多溜紧。不过自义棠镇至洪洞二百余里，则沙多石少，水势宽平，修浚较易。除太平境内鸡心滩已责成该县勘修，并绛州以下舟行熟路无庸兴修外，现拟自太平以上设法勘修。必先察度情形，统筹全局，次第拟议。兹查有候补道吴其复、总兵刘广才，堪以前赴平阳，与太原镇何会同查勘筹办。该道立即束装，带同各员自阳曲县西门外起，沿河踏勘至太平之史村止，绘图贴说，禀候核夺，以便择日兴工。

**二月二十六日(3月23日)**　奏陈口外编籍无碍游牧。缘绥远城将军、归化城副都统奎英具奏土默特界内归化五厅寄居编籍，势必占碍该旗游牧，请各厅体制复旧，勿编民籍。略谓：

口外七厅议编户籍，原以种地客民生齿日繁，故就边外原有民人编户立籍，原有田地清亩立册。既非招内地之民添移边外，亦非使边外之民另占蒙地。清其根柢，定其法制，将来增丁减口有籍可稽，夺地逃粮有册可考。可以诘奸究，可以禁侵占，不使如前之漫无稽查，于游牧何碍。今该旗以民、蒙杂居则相安，编籍则有碍，岂杂居足以禁侵占盗卖，一经编籍反无以禁之。如此持论，诚不可以理测。窥其不愿之隐，所谓慌惧者，非惧客民占有地，实惧蒙官失其权耳。至其所虑民人一编户籍，即成土著，必致占蒙古之牧地，碍蒙古之生计，则有必不然者。查土默特部附近边内，其服食起居竟与内地民人无异，渐至惰窳成性，惟赖民人租种其地，彼才有粮可食，有租可用。故现在该蒙古以耕牧为生者十之二三，藉租课为生者十之七八。所谓游牧地、户口地者久已陆续租给民人，以田以宅，二百年于兹矣。各厅民户，何止烟火万家。此等寄民，即不编籍，亦成土著。现定编籍章程，亦无非就各厅原有之民人查明户口，编立册籍，本与地土不相关涉。况蒙地例准民租，不准民买，民人虽编定户籍，地土则仍属蒙古，嗣后蒙古所留为牧厂者，蒙古若不租给民人，民人焉能占及牧地。总之，因编户籍而侵夺牧产，实无此理。因改抚民而蒙众慌惧，实无其事。相应据实奏陈，仰恳敕部仍照前奏各条迅速议复，以便遵行。

**是月**　甄别武职，劾罢副将以下二十一人。

**是月**　以代州直隶州知州俞廉三准补宁武府知府，奏请以阳曲县知县锡良升补代州知州。

**是月**　札各厅州县劝办社仓，积谷备荒。略谓：

晋省丁戊大祲之际，赤地千里，流亡过半。虽各省捐助不下千余万金，卒难补救十之三四。故救荒不如备荒，官谷不如民谷。既鉴前事，宜筹良策。亟宜因势利导，广行社、义仓法。并酌定章程十一条。各厅州县邀集绅耆，各就本地情形，悉心筹议，实力奉行。务令人人乐输，多多益善。其捐谷等差一条规定：劝捐社谷，以城村各户所种之地为断，上地亩捐三升，中地亩捐二升，下地亩捐一升。其种地三十亩以下者免捐，租种者免捐，穷困者免捐。其借还从宽一条规定：春借秋还，以出半入半为准，愿借多寡听民自便，还谷时不取颗粒之息。抗不清还者，禀官究追，注其名籍，以后不准再借。如实在穷苦无偿者，由本乡公正绅耆酌量分别，或缓至次年，或酌量减数，或竟予豁免。

**三月二十七日(4月22日)**　密陈归化城副都统奎英阻挠口外七厅改制。略谓：

据称奎英于地方公事多有意见，平日徇庇蒙古，阻扰地方，本非一端，亦非一日。尤可奇者，七厅改制，蒙民安帖，初无异词。当土默特比丁之期，合蒙古齐集副都统衙门比造丁册，忽有伪言，欲将土默特蒙古徙往伊犁安插，空出蒙地，全行入官。一时街谈巷议，甚属支离。随经访拿惑众之人，始得寝息。详细访察，其言实出于副都统衙门。当臣饬议边政时，风闻该副都统意欲从中梗阻，而又未便独出己见，遽然形诸公牍，遂授意所属各参领，令其联名具禀。兹阅原奏，征以所闻，该副都统之欲阻挠边事已属信而有征。

**四月初一日(4月25日)**　奉三月十七日上谕：张之洞着来京陛见。山西巡抚着奎斌护理。

**四月初七日(5月1日)**　筹议晋省主兵酌改营制。减额加饷，一律改为练兵。通省口内口外共设四军，马步一万六千人，裁汰者约居三分之一有奇。并陈事宜十二条，曰改定营名、修建营房、分饬移调、练习火器、出省加饷、酌给公费、限制长夫、支食廉俸、分设汛弁、变通借补、改铸印信、暂为守兵。大抵取勇营之简易，参以制兵之持久。

**同日**　奏报修治四天门、韩侯岭路工完竣。略谓：

四天门驿路界连直、晋，夙称天险，前任巡抚卫荣光奏明兴修。接任后，先派将弁督兵分段修治，西起榆次县什贴镇，东迄获鹿县土门口，凡三百八十余里。堑山填谷，开渠筑堤，内树桑麻，外树杨柳，可以方轨而行。东天门旧路险

峻，前已修治之，又于山麓开辟新路七里，听民所由，至是全路工竣。韩侯岭为省南驿路最险者。自坡底镇起，至霍州北关，凡九十里。分十一段施工，兼用土石，镶石磡，开水道，筑护拦墙，一如四天门法。此外，自潞安府西至洪洞县曲亭镇，开路三百五十里。潞安府东北至黎城县东阳关，开路一百四十里。平遥县东关至沁源县赤石桥，开路八十里。偏关县至朔州秤沟，开路一百二十里。皆商旅所必经而素不通车者。四天门、韩侯岭路工用营兵，间雇民夫，所费只三万余两。余路由地方鸠工兴治，竣工后就载负车骡酌抽微资，责成绅士经管，为岁修之费。臣查晋省环山而处，道阻民劳。四天门、韩侯岭之险闻于天下，今已一律坦荡。冠盖往来，任载络绎。车馱无倾踣之虞，人畜免漂溺之患。从此商悦工来，百货蕃息，晋民生计，当必有所裨益。

饬冀宁道详议令德堂章程，以期经久。略谓：

本部院创立令德堂，以为考课诸生经史古学之所。原设桥头街屋宁湫隘，不足以萃集图书，栖息群彦，经本部院奏明修造，并饬太原府阳曲县勘定该府署后宝贤堂故址及工程所，委员绘具图说前来，自应急速兴工，以期早观厥成。查令德堂为该道专责，自应详议章程，以期历久可行。所有延请主讲，编立功课，修缮杂支如何筹款、动用，应用书籍如何购置庋藏，课卷日记如何定式刊印，以及监院、教谕如何责成稽查，兼差、分校如何责成数习，驻院高材如何体察勤惰，书役、斋夫、巡更、杂役如何添设约束，应由该道一一议立章程，分条请示，酌定办理。

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卷二页三十八：

令德堂章程定于公离任以后，见《晋政辑要》卷二十三。诸生肄业者初仅三十人。后广为五十人，续增至七十人，其后通省人才多出于此。讲堂之东，有四徵君祠，祀傅青主、阎百清、范彪西、吴莲洋四先生。庚子以后，议结教案，以令德堂拨给教士，改为教堂。旋以十万元赎回，改为师范学校。旧有晋藩宝贤堂法贴石刻尚存。

**四月初八日(5月2日)**　交卸篆务，起程北上。沿途追忆应告后任事，随笔记之。行抵平安州，留一日。

**四月十五日(5月9日)**　宿于直隶获鹿县。致函奎护抚(斌)，论治理汾河、文峪河工事，并区划交代未尽事宜计五十二条，内关涉藩署、清源局、营务处者十之九。

**四月二十三日(5月17日)**　抵京，宿天宁寺。因在晋三年，劳顿过度，心忡气喘，鬓发多白。告诫属吏，至于舌本枯涩，不能多言。行时甚病，途中时用药饵，藉

资调摄,不能兼程。

胡钧《张文襄公年谱》卷二页七:

公在晋勤于政务,无片刻暇,诗文皆辍笔。署中不用幕友,惟慎选属吏,委以簿书笔札而已。李秉衡到晋,即派营务处总办。其属吏为公识拔见于公牍者,有补用道高崇基、太原府知府马丕瑶、潞安府知府何林亨、平定州知州沈晋祥、霍州知州杜崧年、朔州知州姚官澄,候补直隶州知州俞廉三、方龙光,太原县知县薛光钊、阳曲县知县锡良、万泉县知县朱光绶等。公尝言,人才难得,当节取而磨砺之。一省政治清浊,责在大吏。道府以下,无非视风气为转移。候补知府安颐在善后局于款目未能细加清厘,奏请降级调用,仍留办清源局事。及局事峻,奏请开复原官,称其任劳任怨,备极艰苦。其举措之公如此。

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卷二页三十九:

公于晋政,其勤至矣。始至之日,官积累,民积困,军积弱,库积欠。刻意振作,而同志无人。致张幼樵(佩纶)副宪书云,晋事日不暇给,事事皆牵连相因,欲整一事,不能不百废具举。惟苦人才不足,稍可靠能了事者,俱已委任优待,大率一人兼二事或三事。若将中驷磨练造就,未尝不可,然非一两年内所能猝办也。又云:文案无人,一切笔墨皆须己出,不惟章疏,即公牍亦须费心改定,甚至自创。非不知任人则逸之义,其如未得其人何。此二札在到任之初。历二年,纲举目张,民有余粮,官有余力。山阴俞廙轩(廉三)侍郎云,公在晋时,早作夜思,无片刻暇,诗文皆辍笔不为。不用幕友,惟慎选掾属,委以簿记笔札。侍郎亦掾属之一,司例案事,从未干部中驳诘,公称其精练。今墓木拱矣,惜当日未从问公铁事也。

公在晋欲大举经营铁矿,筹巨款购外洋军火,以练晋军。语见致张副宪书中。其论边事,谓北徼商路日辟,西陲藩蓠未固,深谋本计,边备为先。大青山以南,归化城以东以西,延袤数千里,西汉元朔以来,久为郡县,即定襄、云中、五原三郡之地。辟地拓垦,以壮边塞之藩蓠,建仓屯粮,以足营伍之兵粮,均为今日筹边要义。盖目光所注,在数十年以后。《抱冰堂弟子记》云:边外七厅蒙地,开垦升科,屯田练兵,确可举办。自归化城东至丰镇,西至和林格尔,规划已有大略。适擢粤督去,未竟其事,后任踵而行之。辛丑以后,遂大举兴办,实当日发其端也。

令德堂教士之法,汉学、宋学并重,已见上文。其遗事有可述者,杨秋湄精篆隶,书缪篆制门联。壬午冬,课诸生,公肩舆入门,见篆联,遽令停舆,审视良久。入堂点名毕,语僚属曰:吾今日不止阅诸生佳文,并得饱观绝迹也。遂以

巨纸乞秋湄篆书魏风伐檀篇,分书唐风蟋蟀篇,榜之厅事两壁。及调任两广,又乞依原式临石鼓文,分刻十篋,临绎山碑,分刻二橱。既成,椎拓以赠知好。事见《山西献徵》。

**四月二十五日(5月19日)**　诣宫门请安。召对,陈越南事,多所赞画。

**四月二十八日(5月20日)**　**奉上谕**:两广总督着张之洞署理。洞请枢臣代奏力辞,皇太后不悦,严词责之。

**四月二十九日(5月23日)**　谢恩。

**五月十五日(6月8日)**　出都,至天津,由海道经沪赴粤。

闰五月

**闰五月十六日(7月8日)**　抵广州。

**闰五月二十日(7月12日)**　接篆视事。署中不用幕友,令司道首府各保候补人员才胜文案者数人,入署办事。

**闰五月二十三日(7月15日)**　具折谢恩。略谓:

两广当华洋错处之冲,兼水陆边防之寄,政刑纷冗,兵食兼营。臣之迂疏驽弱,实不胜任。惟有澄清吏道,固结民心,综核财源,修明军实,以简约为驭繁之要领,以自强为柔远之本源。一切事宜当会商东、西两抚臣,防务事宜当会商兵部尚书臣彭玉麟、前督臣张树声,竭力认真办理,以仰答高厚鸿慈于万一。

**闰五月三十日(7月22日)**　致电总署转奏朝廷请招纳刘永福抗法。略谓:

刘永福法必不容,然万不可不庇。云南恐不宜安顿,洞意愿招纳之。刘本钦州人,若令率所部精锐归粤,果使为将领,既免法吞,且资其力,必有大益。

**是月**　奏调山西记名总兵李先义、候补知府杨玉书、补用都司吴良儒来粤差遣。

**是月起**　筹办省城防务,巡视外海内河各炮台、省城外陆军各营盘。

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卷三页四十一:

时法舰纵横海上,警报狎至。粤东带海为疆,而台疏械缺,将惰兵疲。彭刚直公玉麟及前督部堂张靖达公树声悉意经营,犹未完具。抵任后,亟筹守战之备,夜以继日。彭公驻南石头,张公驻长州,同心御侮。分省防为三路:前路曰虎门。虎门内外设炮台六,水师提督方耀、湘将提督晏永庆、王永章任之。中路曰黄埔。黄埔之尾曰长洲,其两岸沙路,曰鱼珠,淮将提督吴宏洛、蔡金章,总兵王孝祺、邓安邦,游击黄增胜任之。西南路曰南石头,曰石壁村,曰五斗口,湘将提督陶定升、副将利辉任之。有敌警,则彭公督虎门一路,张公督黄

埔一路，洞亲督鱼珠一路，而将军长善、倪抚院文蔚，分任城守。是为水防。其陆防则城东路以陆路提督郑绍忠东七营任之，辅以提督安典所部炮队。西路以郑绍忠西二营任之，辅以副都统尚昌懋、钟泰所部旗兵四营，而令绍忠居中策应。并博采群策，储备人才，令各营掘壕以守，筑堤为阵，名曰地营。劝谕绅民举办团练，以佐官军所不及。又雇募沙艇，号召渔拖，于沙道狭窄处设法拦截。筑土台守御，以阻敌人旁抄分扰。

**六月初八日(7月29日)**　咨广东水师提督催办团练。请会同按察司通盘筹画，酌拟章程，率同文武委员亲往各该县复加简阅，以备征调。并就奎门、蕉门、横门、虎跳门、磨刀门应如何就地筹款筑台塞河、购船置炮、酌募炮勇等事宜，会商绅士妥筹办理。

**六月十一日(8月1日)**　札琼州镇道严防海口。略谓：

琼州孤悬海外，守备尤须加严。该镇所部丁勇已有四千余人，军火饷糈陆续接济，以粤省情形而论，亦可谓尽力以图。倘事机紧迫，即当激励将士，联络乡团，众志成城，俾敌人无从侵犯。且海口河道甚浅，非特铁甲战船不能进驶，即稍大轮船亦难逾越。如果守御得法，断不至有冲突之虞。所有安置水雷及一切守台设险、出奇制胜之事，务须先期筹备，以免临事张皇。慎勿卤莽从事，亦不得坐失机宜。

**同日**　札潮州镇道筹办海防。略谓：

汕头为潮州门户，尤属口岸扼要之区，虽向隶南澳镇所辖，而远隔海洋，闽防正形吃紧，断非南澳镇本标之力所能兼顾，必须潮属将吏兵勇全力防遏，不使敌人登岸，以固藩篱。潮州素称殷富，民情骁果善战，见义勇为。当此中外多事之日，必有同仇敌忾之心。有力者量力捐资，无力者抽丁团练，就本地之财力，办本地之海防。

**六月十二日(8月2日)**　致电总署转奏朝廷请速派兵船援闽。略谓：

法注意在闽。敌入内河，颇虑断后，故大小船分屯五虎门内外。若有十船于口门外遥尾缀之，勿与搏战，待敌入内，则下雷于口门断之。欲犯他口亦然。处处作势牵制，则各口皆不敢深入。此十船可作十万人之用，南北各口皆有大益，非独为闽也。

**六月二十日(8月10日)**　咨李学士(文田)举办团结。略谓：

粤东民情素尚忠义，一旦有事，必须大起团练，与官军相辅，方足以御外侮而戢内奸，非有才望兼优之乡绅，不能号召。贵学士品行经济，海内高名，必能倡明大义，审度兵机，联络各局之贤士大夫，激劝各乡父老子弟，同心努力，报

国安乡，远绍三元里之美谈，近方曾湘乡之勋业。请贵学士会同各绅迅将省城及近省各属团练，由近及远，以次举办。

**六月二十一日(8月11日)**　致函冯萃亭(子材)请其复击。略谓：

法人弃信背盟，逞兵要挟，索款甚巨，数至千万有奇。美国居间排解，悍然罔听。然已夺踞鸡笼炮台，近又纠其兵船麇集闽海。粤为闽邻，防务日亟。万一始终决裂，战局纷纭，必须有后路攻袭之师，庶几敌人有所顾忌，不敢尽起陆兵肆扰各口。钦州民团得宏才指麾，谅已日形精整。鄙意拟请阁下速将团练密加部勒，营哨官分别派定，一遇事机紧迫，即将精健练勇酌带二三营，配给军火，取径疾趋，袭彼广安、海防，广张声势，多设疑兵，以为牵制之计。

**同日**　致电总署转奏朝廷请速决战和。略谓：

敌既袭台，今又萃闽，情形危急。仰恳圣上速决战和之计，电谕沿海各省，使有遵循，得以相机制敌。不然，处处落后受制。敌已深入内河，彼倘据险开炮，疆事危矣。

**六月二十四日(8月14日)**　致电总署，谓：

法又图台，此中国之利：一、即有窜扰，内地不惊。二、土人颇强，兵食足用。三、瘴热崎岖，主利客否。四、非战无策，军民并力。五、法虽增兵大举，断不能深入全台。钝兵久蓄，数月必困。外兵援闽，势有不支。敌注台则闽解，他海口亦舒矣。拟请敕刘督办(铭传)设法诱之怒之，优旨悬赏，激励军民力战固守，能使敌牵留于台，即以为功。

**六月二十七日(8月17日)**　札司道各局速筹防务。略谓：

海警频闻，防务日急。粤东为南洋首冲，尤宜刻刻严备。本署部堂莅任以来，多方经画，考核审实，察阅海口，所有增营购械，塞河下雷，增置轮艇各船，筹防五门港口，鼓舞六县民团，与派轮船汛地，扼护城西各局，布置省东陆营各务，业经随时咨询将领，会商各帅，分别饬办在案。惟是事体繁重，日期急迫，诚恐委员将弁等不免狃于积习，或存侥幸无事之心，或蹈推诿敷衍之弊，必致临事扰攘，贻误戎机。为此，通饬藩运两司、粮道、善后局、军装军火机器局、臬司及团防局等各司其责，就所司目前现办情形，以后筹办事宜，分析开具简明清折，即日禀覆。该司道渥荷国恩，值此时艰孔亟，务宜共矢公忠，力任劳怨，竭诚尽力，博采周咨，时时作枕戈待旦之想，庶有合于有备无患之义。设有贻误，责有所归。

**七月初一日(8月21日)**　咨陆路提督派员讲求地雷。略谓：

候选知县荫昌携带地雷赴粤，于黄埔地方教授施放地雷，各徒已渐熟悉，

禀请销差。该令已暂留粤东差委,前赴陆路提督各营,与各统领并营哨各官切实讲求,悉心传授,以期得力。

**七月初二日(8月22日)** 照会陶提督填塞内河。略谓:

省东十里之中流沙、省西十余里之大黄滘,为省两端扼要之地。此两处皆系前督部堂林文忠公塞河筑垒之所,遗址犹存,地势兵机确定不易。前贤硕画,具有良规。亟宜速行举办,以固根本。限二十日内毕工。口门各留十五丈,仍须将堵塞物预备齐全,有警时片刻即酌量塞断,万无延误。

**七月初三日(8月23日)** 法水师提督孤拔突袭福州水师,沉七舰,毁船厂。福建海防会办张佩纶败走,祸且不测,乃电慰之。

**同日** 奉旨补授两广总督。上谢折。

**七月初四日(8月24日)** 照会澳门罗大臣严守局外公法。略谓:

法人背约启衅,肆扰海口,不合天理,不守公法。贵国与我国和好日久,此次中法战事,谅必守公法局外之义,凡法船所需米谷、甜水、煤碳以及军火、军装一切应用等物,务望不可接济,以敦友谊。

**同日** 致电总署转奏朝廷,已令唐景崧募四营出关,与刘永福相犄角,并助刘饷一万两交唐带往,激励会战。

**七月初六日(8月26日)** 朝廷下诏与法国宣战,饬沿海督抚严密防守,如法舰入口,即行轰击。

**七月十二日(9月1日)** 令各统领速备战守。略谓:

闻有法国兵舰二只驶近香港,所有虎门以内各海口防务万分吃紧。各将领身膺重任,于一切战守事宜,必须严密布置,鼓勇待战,勿因强敌未临因循坐误,勿听奸民谣惑希冀偷安。

**七月十四日(9月3日)** 咨粤海关监督核定带水章程。所有大角、沙角及沙路、鱼珠各路水雷均已下齐,所设记号定行文二日内即行裁撤。嗣后官船、炮船、洋船出入,应派带水之人引带,以免误碰,并遴选带水人九名。

**同日** **奉电旨**:法船有赴粤之说,非于陆路出奇,恐难制胜。著彭玉麟等严密布置(彭刚直誓守沙角炮台。奉电旨:重臣宜顾全局,不可株守一台。该尚书加意慎重,以副委任。此旨盖因洞之密奏而发)。

照会法领事,令率法国教士商民离粤。法领事不愿,强之乃行。

**七月十五日(9月4日)** 咨水师提督护惜轮船。略谓:

粤省并无铁船雷艇、大号兵轮足供冲锋御敌之用。所有中小号木轮船,炮小而稀,以之攻击外洋坚固兵轮,实属无益有损。设被击毁,必致转运等事无

从措手。倘将必不可敌之船挥之向敌,虽有骁勇之卒,力将何施。虽有智谋之将,策将何出。此等中小轮船务须珍惜爱护,专留为应援前敌,转饷载兵,搬运军火,传递信息,巡逻侦察之用。

**同日**　批琼州镇道禀琼防布置情形。略谓:

琼防急宜加意速备。如果法船犯境,务即相机攻击,勿稍迟疑落后,坐失事机。福建初开仗时,敌人狡诈先发,我军还炮不及,以致兵船七艘被寇击沉,敌船伤而未坏,船场旋即被毁,正坐未肯先发之故。前车之鉴,必当早记也。敌人船炮固猛,然闻琼州口内巨舰难入,若与之斗于狭河深淖之中,连冈丛林之内,亦未必无制胜之道。

**七月十六日(9月5日)**　批南澳镇禀请拨兵防守要隘。略谓:

南澳荒瘠,非法夷所垂涎。省防方急,拨营发饷,势有难行。陆勇在据险不在多,炮台在得法不在大。旧式断不合用,不如因山傍阜,随便位置,一炮一处为妙,取其足以发炮足矣,正不必巍然一台,为敌炮树的也。渔团甚有益,只可就地竭力为之。今营兵、民团、渔团共得数千人,亦不为少。鼓以重赏,尚可一战。虽不能击其船,能歼其登岸之人可矣。

**七月十九日(9月8日)**　出示严禁毁坏教堂,凌辱洋人。略谓:

法人不道,侵犯闽境,奉旨招募义愤之民,杀敌致果。盖所仇者在法国,所指者法之兵头,法之弁兵,于法之教士商民无与,于他国更无与也。岂有不分皂白,妄肆欺凌于中华素敦交谊之德、英、美国及他国传习之教士、安分之商民,任意凌辱,或值其出街,大声喊杀,或拥入教堂,打毁什物。种种妄为,决非良善,亟应严切示禁。须知临阵杀法兵者则为勇士,无故扰害外国人者则为乱民。勇士有赏,乱民有刑,各不相假,尔等亟须猛省回头。

**七月二十三日(9月12日)**　札顺德协挑选水勇善用拖船。略谓:

拖船船体笨重,原难与兵轮相角。然湾泊得地,运用得法,亦可转弱为强。惟船上勇丁必须挑选精健矫捷、善于泅水之人,多备火具,以备敌船到来,或伺便轰击,或抛掷火器,或跃上敌舰,或入水设法。万一该船有损,仍可登岸陆战,方为有用。若呆坐一船,必蹈闽省故辙,有损无益。

**七月二十四日(9月13日)**　札广州府塞河筑台。略谓:

海防日形吃紧,所有虎门中路拦沙筑台一切,已粗有规模。其厓门、磨刀门、虎跳门、横门、蕉门各口,港汊纷歧,有水深可容大轮船进出直抵省城者,有只通小轮船,均应预为杜塞,以遏敌锋。广州府属各县如南海、番禺、顺德、东莞、香山、新会、新安等处,所辖河道均系外接大海,内通省河,其要隘如前数处

固系必应堵塞,且恐尚不止此数。该县职司一邑,四境之内形势要害,平日当已悉知,迅速查明水道不甚深者设法填塞,或用船只,或用木桩,悉听其便。旁筑土台炮位,守以团勇。水口宽深难以堵截者,亦相势筑台,就近联络师船、调雇护沙等船,扼险驻守,毋得观望迁延,致误大局,自干罪戾。

**同日**　令各统领酌仿基隆新筑炮台。略谓:

香港探报云,台湾基隆掘堑为台,穴山藏炮,并未伤残一兵,可见因山为台之善。粤东各台地势虽与基隆情形未必尽同,亦可略采其意,相机制宜,斟酌办理。

**同日**　示谕军民人等勿借端滋扰各国洋人及安分教民。略谓:

凡有通商各国与中国素敦和好者,固须认真保护,断不可因法人之事无故波及。即曾入法教之民,在此安分营生,亦须照常看待。倘有无知匪徒借端滋事,定即严拿正法,决不宽贷。

**七月二十五日(9月14日)**　咨水师提督炮台多备军火米粮。略谓:

上下横档两炮台孤悬海中,最为吃重,不可不加意严防。台上应用洋炮洋枪子药及土炮子药,必须逐项领足。须较各台尤为加多,并存储火弹、火药包,安置地雷,以防敌艇争台登岸。至米粮食用各物,亦须广为储备。务使可供一月之用,以防敌船环攻,相持日久,海面无法接济。

**七月二十九日(9月18日)**　饬催绅富捐缴团防经费。略谓:

海防吃紧,惟有整备团练,可以为御敌保境之用。前经札饬各县就捐办团,以本县之财供本县之用。乃两月以来,尚未闻捐有成数。各县务须会同办团委员剀切劝谕各绅商尽力捐助,责以大义,动以至诚,期于踊跃输将而后已。倘此时仍复观望不前,经费无措,团练难成,以至寇氛阑入,土匪四起,虽有巨万生业,岂能安享。及今不办,后悔何追。

**同日**　遵旨派兵援闽,饬督标补用游击方恭统带援闽勇丁五营,由海道赴闽,听候调遣。又接济台湾军饷洋银二万两,洋枪一千四百杆,码子五十二万粒,洋火药六百桶,委员解至淡水台北府点收转解。

**是月**　示谕沿海居民及越南、新加坡、槟榔屿等处华人立功报效。略谓:

法人无理,扰犯中国,残害生灵,毁坏地方,神人共愤。尔等如有忠义报效者,由外洋雇备船只,购置军火,驰赴越南、闽粤海面,拦截法船,使其前后受敌。或佯受法人雇募,充当兵勇,便中毁其船械,焚其火药。或充作工匠,为之修理船只则坏其机器,为之带水引路则引入礁浅绝地。或卖与饮食用物则置放毒物,令其自毙。或受雇探信则颠倒真伪,误其所往。或探其狡谋,泄其虚

实，一一报知官军。果有成果，除按赏格给赏外，仍当奏明朝廷奖以不次之官。谕后，英公使以粤官宣布告于英国属地，请晓谕更正。奉旨：以忠义激励人民，原无不可，惟新加坡等处非我属地，恐传闻失真，辗转沿动，别生事端。命枢臣传旨申饬。

**八月初九日(9月27日)**　致电总署，谓：

前遵旨悬赏激励华人在中国海面御敌，非令其在外国举事，文义甚明，并无不合。至新加坡等处布宣，当系往来商旅传播，虽传至伦敦、巴黎亦所难料。此岂华官之责，亦非英国之羞。示犒赏格，当即咨署查阅。

**八月初十日(9月28日)**　咨水陆提督操练各营。略谓：

自去冬办理防务，陆续调募防营，其中虽多旧有之营，然招募既众，难期一律精纯。其中技艺未娴，胆气未壮，心志未一，号令未齐，均属必有之事。使不勤加操练，骤使应敌，不教民战，是谓弃之。况西人最长火器，枪手炮手无不各极其良。其在军日日打靶，时刻演习。其选士必炮弹无虚发，铅药不虚糜。我新募之军，急于充数，洋枪稍知施放，未必遽有准头。苟不讲求于先事，安能制胜于临时。利器虽多，付之不谙演放之人，殊为可惜。亟应迅速训练，以资战守。务期由生而熟，化弱为强，以收克敌致果之效。本部堂仍不时亲往考验，以觇将才而申军律。

**八月十一日(9月29日)**　示谕钦廉教民速行解散。略谓：

廉州北海突来教民数万人，屯聚不散，难保不滋生事端。惟尔等虽入法国之教，究系中华之民。若蹂践父母之邦，屠戮乡井之地，悖理妄为，天决不佑。为此示谕尔等其速归乡里，同作良民，各安生业，亦即一体抚育保护，决不因法人之故，累及尔等。

**八月十二日(9月30日)**　出示晓谕中外曲直，指明商、教利害。略谓：

中外和好有年，商民相安，传教者视为故常。我大皇帝之意，惟愿与环海万国共享升平。不料有骄贪残忍、悖天理、蔑公法之法人出而扰乱，自愿决绝。钦奉谕旨严防海口，本部堂、部院杜塞河道，以遏敌冲，皆中国自主之权，防务中应办之事。数月来，出口之货不能畅旺，进口之货不能速销，中外商民同时交困。然粤果有战事，防敌保境，亦属不得不然。至于各省教堂，今因法人称兵，于是乡愚滋事，往往波及局外各国之教堂，教民行者扶老携幼，惊惶不安，居者停讲闭门，终日防患。试思往日各邦商民、教士安居无惊，游历无阻，今则寸步荆棘，日夕忧危，荡析离居，谁为此祸。将来战争不已，诚恐各省法国之教士与夫从法教之华民更难安然无恙。为此示谕沿海兵团、工商、居民人等，如

遇法兵犯境,自必恪遵谕旨,敌忾同仇,共膺懋赏,不准接济食用、煤炭、带水、引路、受雇助虐、作匠当兵。至于向从法教之民,如有法人迫令当兵打仗,探听军情,万万不可受其煽惑。此外各国商民、教士,谅亦必谨守公法。惟朝廷保全中外之宏仁,以及本部堂、部院体恤远人之本意,不得不历叙原委,推究利害,宣示周知。为德为怨,听各国商民、教士人等自思可也。

**八月十三日(10月1日)**　法军陷基隆,声言攻琼州。

**八月十六日(10月4日)**　致电总署转奏朝廷陈港英助法激起民愤。略谓:

数日前香港华民密约燬法船,英助法防,乃止。前法船在港买牛羊,民艇不载。铁甲伤,民工不修。近法商船到,民艇不起货。英官执而罚之,众艇怒,挑夫助之,艇夫避匿停工,中外货皆不搬运。英官还所罚,仍不允。英以兵胁,毙华人一,英兵伤十一,益哄,扬言将焚港中法行。今晨舂米工亦停,刻尚未结。英不能制其众,疑粤省官主使。示禁接济、受雇、充匠、当兵诚有之,然只贴粤境,港地不能贴华示。贫苦细民一日不佣则困,此民心忠义,非官力。若日内不了,港官必嗾巴夏里渎扰,望折驳勿听,彼必不能夺。

**八月十八日(10月6日)**　奏请饬吏部主事唐景崧率四营入越会刘永福击法规越。略谓:

永福久居越南,以任侠为众所推。法越事起,编华工开矿者为土团以拒法,屡创之。越王授永福三宣提督。及台围急,乃奏援台惟有援越,以振全局。又言牵敌以战越为上策,图越以用刘为实济。唐景崧久在越地,与永福得,现乞假在龙州,请令速募四营出关,与永福合,速筹饷械济之,并给永福饷二万两,得旨先行。永福以提督记名,景崧加五品衔。嗣有旨督促。

**八月二十日(10月8日)**　唐景崧率军出关。九月,刘永福请饷,复奏准赏银五万两。同日,官军复基隆。

**八月二十八(10月16日)**　札琼州镇道速办琼防。略谓:

法人若据基隆,即行往攻海南。琼岛孤悬海外,自宜速为筹备。其应如何广储军火,屯积米粮,选练民团以备助战,密雇商舶以通军书,以及筑垒掘堑、制造战具守具,均非仓卒可成。至于因地设险,出奇设伏,藉资民力,激励军心,亦应密定谋画。该镇道毋得恃陋侥幸,致误大局。

**同日**　批高州镇、廉州府禀。略谓:

所论法夷短长,交战宜忌,俱极允当。洋兵整肃坚韧而迟钝重笨,枪炮致远有准而遇近则披靡,必须智取计诱,是矣。然智、力两字相辅而行。若无形势可守之垒,命中及敌之炮,猛悍敢死之士,虽有计,何从施乎。仅凭肉薄,未

足恃也。用计出奇,原在因地因时,临机变化,非可预定执一,该镇自必胸储胜筹。惟分番扰敌,耗其子药,疲其兵力,令彼火器无从取准,大约施之各处皆然。西人阅历之言,幸勿忽之。

**同日**　奏复查明张树声被参各款。先是,有人奏参两广总督张树声不符物望,难胜疆圻,推诿取巧,玩视边防,贻误地方,任性徇私等语,谕彭玉麟、张之洞会同秉公查明,据实具奏。本日复奏,将被劾各款逐一查明上陈。末谓该前督被劾各节,或本无其事,传闻失实,或原无大过,责备太苛,或已经圣裁,不必追论,似均可勿庸置议。

**九月初三日(10月21日)**　奏陈粤省筹办海防情形。略谓:

粤省带海为疆,无处非设防之所,而大端有四处,曰省防,曰琼防,曰廉防,曰潮防。夫三洋海面,以粤为冲。中国之有洋务,以粤为始。探洋情,买洋械,以粤为便。二十年来逐渐经营,早应备御完密。乃历来治粤者习常蹈故,远虑蔑闻。自去年秋冬以来,彭玉麟、张树声经营防务,渐有规模。惟是事体繁重,经费艰难,且动为各国洋人所牵制。臣与诸臣三令五申,考校督趣,夜以继日,舌敝唇焦。三月以来,部署略定。臣本迂愚,未更兵事。仓卒受任,设施为难。惟有殚诚竭力,以忠义激士民,以重赏鼓勇士,以和衷联诸将,以广听收群策。目前在事诸臣毫无意见之参差,即湘、淮、粤诸军,亦毫无畛域之间隔。各营皆有奋扬之气,小民咸怀敌忾之心。设有敌警,将军臣长善、抚臣倪文蔚分任城守,臣彭玉麟亲督虎门一路,臣张树声亲督黄埔一路,臣亲督鱼珠一路。上仗国威,下凭士气,同心戮力,誓遏凶锋,以保崖疆而纾宸廑。

**同日**　奏准向香港汇丰、宝源等行息借银一百万两,以应要需。

**九月初四日(10月22日)**　批东善后局禀详请截缉闱姓。略谓:

禁民为非,理财正道。闱姓一事,果能实在禁断,国家岂利此数百万金钱。惟查历年来澳酋包庇,法网难行,禁止一层,有名无实,徒使葡人增兵购舰,资助强邻,藉寇兵而赍盗粮,诚有如原禀来详所云者。目前法患方张,省防愈亟。钦奉谕旨,严断接济,妥防澳门,是该商承缉充饷一节,于筹款固属巨款,于制澳门尤为要图。且从此移其澳门之窟穴,然后禁令乃可徐施。既据该司道等转据广州府率同南、番两县邀集公正大绅周谘熟议,佥以为然,水、陆两提督会衔咨呈请予照办,复经迭次会商彭部堂、抚部院,均谓可行。当此时艰孔亟,公论攸同,本部堂亦何忍顾惜浮言,坐误大计,应准据情入奏,请旨试办。惟仍当随时体察,如有流弊,即行奏请停止。此乃不得已之举,必须将中饱积弊划除净尽,不得有私费一毫。倘日后查出仍有使费等名目,惟该司道等是问。

**九月初五日(10月23日)**　法军封禁台湾各海口。

**九月初八日(10月26日)**　张树声病卒于军中。彭玉麟亦病。

**九月初九日(10月27日)**　致电总署转奏朝廷陈镇南关外军情。略谓：

关外军情，敌分三路。船头一路，苏军屡胜多伤，与敌相持。郎甲一路，方友升、周寿昌营单勇病致败，退扎观音桥。那阳一路，教匪焚老街，未来犯。王德榜派两营驻镇南关，唐主事景崧八月二十日出关，由牧马、苏街赴宣光，会刘军。潘以谅山急，留唐暂防牧马，现属调他营防，促唐进。至云军在宣光被挫一节，恐不确。桂军皆血战，火器不敌，教匪过众，故虽胜而多损。

**九月十九日(11月6日)**　致电总署转奏朝廷请派兵船阻截援台法舰。略谓：

法以二十船纵横中国海面，禁封台、闽，狂悍实堪发指。昨知敕南、北洋拨船援台，如能达台固善，但我船自沪、厦开行，敌已早知，难绕他口，调船拦截，仍难近岸。似不如于闽海一带结队游弋，截彼运兵运煤粮船，较易得手。如此互相劫制，或可有益。

**九月二十二日(11月9日)**　致电广西巡抚潘鼎新，欲属冯军门子材募十营由钦州经上思州入越境，出那阳，规广安。并谓：

冯虽老，闻未衰，旧部多，成军易，由钦往，到越速，在越久，水土习，用土人，补遣便。将才难得，节取用之。

**九月二十六日(11月13日)**　札各营告诫将士操练严防。略谓：

本部堂抵任以来，迭奉寄谕，均以严防海口，援应邻疆为言。庙堂决意用兵，万万不能迁就。乃近阅沪港各报，辄有议款之说。此等谣言，自系敌人暗中散布，以期懈我军心，堕汝奸计。各营务必加意操练，实力严防，时时存临敌之思，刻刻以殄寇为念。庶几同心戮力，众志成城，敌自不敢内犯。倘希冀无事，以为款议将成，将士必皆松劲。傲备一弛，敌即知之，必将乘我疏虞，肆其凶毒，大局恐不可问。

**九月三十日(11月17日)**　致电总署转奏朝廷，若允借款由各海关认还，粤可向汇丰再借百万两以济云、桂两军。并谓：

此时宜以全力济关外军，俾岑、潘、刘皆得就地添勇，足粮重赏，庶可迅速成功。总之，振全局在争越南，争越南在此数月。法虽悍，断无半年内能踞全台之理，亦断无在陆地将刘、孙、章、曹诸军全行击破之理。河内围，则台湾解。

**总署来电(光绪十年十月初三日)**：本日奉旨：张之洞两电均悉。筹济台、越军事，具见公忠，深堪嘉尚。"振全局在争越南，争越南在此数月"等语，甚合机宜，即着电咨云、桂疆臣共知此意。所请再借银百万两分济云、桂各军，依议行。

**十月初七日(11月24日)**　致函冯萃亭(子材)。略谓：

前奉台函，欲亲率劲旅进图广安、海阳。展诵之余，欣佩无似。惟需三十营之众大举南征，实非粤省之力所能。兹拟请麾下以十营出关，取道龙州，直指那阳，进规广安。另派王镇孝祺抽拨省防八营，亦由龙州出关，进薄船头，以分敌势，与贵部互相援应。务祈速募精选，于文到二十日内即行部署启程，以操胜算。

**同日**　调右江镇出关援越，令冯子材、王孝祺各带一路赴龙州出关。略谓：

法人攻围台湾，事机紧迫，援济不易。今日事势，缓台惟有急越。屡奉谕旨进兵越南，牵制敌势。昨经本督部堂电奏，争越南以振全局，复蒙俞旨饬办。查滇、桂西军现经分路进讨，惟滇军及刘提督永福之军正攻宣光，尚未东下。桂军扼守谷松、观音桥等处，兵力尚薄，必应东路再增劲兵，以收犄角夹击之效。查前广西提督冯(子材)老成宿将，熟悉边情，昔年剿平越匪，威望远播。广西右江镇总兵王镇孝祺威重不浮，谋勇素著，曾官粤西，情形亦熟，若率军协剿，必能得力。今定由广东出军两枝，一枝即饬王镇统本部四营及抽拨粤军八营，由梧州赴龙州出关，会合西提督苏(元春)一军，出谷松，进攻船头一路，听西抚院潘(鼎新)节制。一枝由冯提督募勇十营，由钦州上思州亦赴龙州出关，出那阳，进攻广安一路，仍与西抚院潘商酌办理。于龙州设立东军转运局，派委前署廉州府知府张赓云管理，并派委署廉州府知府黄杰为冯提督营务处，以便经理一切。并饬委正佐三四员前赴钦州，以资差遣。两军应需军火，责成军装、军火等局上紧筹备，分别拨解。该镇立即整饬队伍，点齐装械，迅速启程。军行所到，纪律为先，不得骚扰地方，并藉攻击教匪为名，残害越民，致失众心，驱之资敌。尤不得顿兵挫锐，坐失事机。此举乃全局所关，庙谟注重之所在，必须于数月内攻克坚城大敌，免致来年春深瘴发，进兵为难。该镇务须力矢公忠，激励士卒，安抚越人，与滇、桂、刘军和衷协力。王、冯两军相距不得过远，务使声息相闻，互为策应。

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卷三页四十三：

是时官军在越者，苏元春、陈嘉十八营扎谷松为中路，杨玉科、方友升九营驻郎甲为西路，王德榜十营驻那阳为东路，皆距谅山数十里。而桂抚潘鼎新率叶家祥、董履高驻谅山。苏军屡胜多伤，方军战不利，退方家桥。法添兵来华，以大队并力越南，扬言先逐桂军，再拒滇军。洞议桂军力单，如粤师出东路而桂军攻西路，则敌首尾不能相顾。冯军前征越匪，著有威望，又罢兵未久，其众易集。王孝祺本任省防，察其才可大用，故有此奏。时参将莫善喜自请率师围

越,令率五营为冯军后援,以参将陈荣辉三营辅之。适唐景崧围宣光不下,募二营以益之。于是,广军规越四十营,分道并出。令广西按察司李秉衡总理关外诸军营务,以明赏罚,决战守。

**十月十四日(12月1日)**　致函冯萃亭(子材)。略谓:

执事接文后,即于月之朔日鼓行而西,军事神速,使敌有疾雷不及掩耳之惧,必建大功无疑也,钦佩钦佩。十营为数略少,以饷绌故。兹复竭力图维,勉筹八营之饷,以厚军力。九千之精锐,胜于十万之横磨矣。际此物力艰难,营中规模止能照楚军章程办理。一有增益,便干部驳,将来报销尤难措手。今即饬议营中公费一切章程,另备公牍咨达雄麾,即乞照办。若麾城斩邑,勘定殊方,朝廷自有懋赏。至前咨请贵部与王镇互相联络,不得相距过远者,诚以王镇虽令就近听西抚节制,而萃、勤两部均属广军,并非划为两起。船头、那阳相距尚迩,声息自必相通。将来进捣各城,深入敌境,距桂军渐远,王镇一军自必趋重东路,与贵部互相策应,势成犄角。大抵今日战越情形,滇军攻西路,桂军攻中路,广军攻东路。勤军如克船头,以后军锋自应径指东南,断不使麾下一军孤行无继也。以上各节,已另檄王镇遵行,并以奉闻。

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卷三页四十三:

自海疆有事,商税骤减。粤、湘、滇、桂诸省饷械,数逾巨万。而省防水陆各路袤延四百余里,筑台购械,塞河安雷,办粮储料,所费不赀。又展设海陆电线自省城分达钦、廉、雷、琼。张靖达公(树声)督粤时,奏借洋款二百万两。公抵任,援案借三百万两。又请饬晋抚拨借晋省生息公款二十万两,供粤省海防。商北洋奏准借洋款三百九十八万余两,由户部指定各省关分还,为分拨滇、桂及鲍超、刘永福军饷并援台规越购炮之用。其加之粤省商民者,有团防经费及前任筹定之海防经费,然为数少,旋亦停罢。粤海关月有致督署公费三千两,监督袖红封以进。公讶之,以循例对。公曰:既循例,请备公文。遂按月发善后局专款储用。各属春秋办贡,例有呈督院者,曰贡余,皆却不受。裁督署门丁,以委员司承宣,禁绝馈送。财用出入,责成于司局,纤悉不以私,故军用浩穰,而人不疑。

**是月**　以讲求海防必须洋弁教习,先后募致德国武弁七人,教练制械、筑台等事。

**十一月初八日(12月24日)**　致函台湾刘省帅(传铭)。略谓:

待饷情形,深代焦急。前令林国祥解银三万两,闻十月二十七日已抵台南嘉义县属布袋嘴登岸。此时已弹收否,祈示。兹交香港商人汇洋银三万元,淡

水一万,台湾府两万,均解尊营察收。香港油头行店与台湾商有交涉者不少,此次汇项办妥以后,可源源照办,见据付银,决不差误,少则数万,多者数十万,粤东均能应付。至军火各物为尊处购备者不少,惟运济甚难。月来密遣员弁四出设法,现正发轫分运,据报已启行者两批,陆续转输,惟力是视。请预饬各港,运到者点收速解。各种已备者,后膛两千以外,前膛亦两千以外,炮药、枪药、铜冒称是。惟冀运道能通,此数有赢无绌也。本月初六日自西贡来法舰一,载兵五百赴鸡笼,五日内尚有一船,人约亦五百,而十月内过港回越之船载回病兵殆多于此数矣。至越地法增到新兵,两次止来千一百人,前驻越者病亡过半,闻驻越两酋甚惶急。桂军十月二十九日获捷,斩其将弁四人。云军、刘军九月下旬攻宣光屡胜,贼蹙,因水涨轮来偶挫,现谋复攻。粤东现派王镇孝祺率八营,冯军门子材率十八营出关会剿,腊月中旬可会师进战矣。体察事机,兼参侦探,在越之虏渐衰,年底东军既集,鲍军亦到,岑、潘、黑旗诸军饷械亦俱充足,越事必有起色。远仗神威,镇兹雄岛,丑虏不足虑也。粤东近派游击方恭率潮勇五营援台,取其风土较习,到日隶公部下。惟渡兵尤难,恐非一月内外所能到耳。

**十一月十一日(12 月 27 日)**　唐景崧会滇军攻宣光,夺其垒。粤军娄敬德参将受伤复进,没于阵中。都司卢贵重伤,军不稍却。十五日,粤军擒逸贼二百余。

**十一月十二日(12 月 28 日)**　致电总署。谓:

近运两次台饷,一次三万两,一次二万两,均由布袋港登岸。又由华商分三起汇银五万元。至军火乃派员弁四出,于汕、澳、泉、厦一带设法,船难而小,现起解者两批已到。

**十一月十五日(12 月 31 日)**　法舰至廉州、钦州,扬言封北海,截饷械。

设龙州至宣光(左育)台站,凡十七处,通递滇、桂、唐、刘各处消息。

**十一月二十六日(1885 年 1 月 11 日)**　致电总署,谓:

云、桂借款,洞声明由各海关认还,奉旨依议行。周年息八厘半,三年还清。

**十一月二十九日(1 月 14 日)**　札饬广东营务处速演试连珠炮。略谓:

现办防务,以制造炮械为亟。利用前民之举,不必尽出西洋。中土颖慧之工亦能创造新奇,妙合机巧。兹据府知事费士鹏禀称,领款试造连珠炮于前月二十八日呈验后,迄未令试演,工匠坐食,徒滋耗费。应即速演试,佳即续造,否则停止,无任欠延。泰西各国于制造、机器、军械、炮台、战船,类皆不惮苦思,不惜工本,或既现成而复毁,或变而益精。各员无稍存吝惜,过事苛求。如有怀忠献艺者,务须多方蒐采,切实举行,庶几合众人之智勇,巩吾圉之藩蔽。

**同日**　奏准暂弛闱姓之禁。广东旧有闱姓捐,光绪元年,粤抚奏准申禁,奸民私于澳门设局,葡人收重税,而华民牟利者仍偏于内地,言者或谓弛禁便,或谓弛禁不便。是年秋冬间,迭奉廷寄饬熟权弛禁利害,粤商以弛禁请,认捐巨饷。乃饬司道府县筹议,并咨访众绅,佥谓可行。遂会彭玉麟、倪文蔚电奏,奉旨依议。

《**抱冰堂弟子记**》:闱姓驱归澳门,徒供漏卮,实未尝禁也。因与彭刚直奏开其禁,岁收巨饷。自到任以至去粤,计此项捐款并罚款共收银约五百万两。此事素为各衙门利蔽,议及此者必遭谤毁,以廉正素为官民所信,自督署及承办大小委员不取规费一文,故事举而民无怨。

**十二月初二日(1月17日)**　致电总署,以帑匮筹艰,拟请向晋省借善后款金二十万两,"粤认利息,按季解晋,汇费粤出。或另捐他款,派息多少,统由晋定。此举解粤之危,亦晋之利,伏望迅饬署晋抚奎斌速筹汇,解津转汇"。

**十二月初六日(1月21日)**　咨李学士(文田)设局广劝义捐。略谓:

刘军门(永福)以粤产良将,驰驱异域,为国宣劳。两粤绅民尤应桑梓相关,大集义捐,资其饷械,助成功烈。请贵学士会同粤省乡望诸绅宦于省城设立义捐局,刊发捐簿,广作书函,布告两粤及沿海沿江各通都大镇之粤籍富商随意书捐,庶使福字全军马腾士饱,乘胜长驱,上为国家宣威,下为粤将吐气。为刘为粤,即所以上为朝廷。并首捐三千金,以为之倡。

**十二月初七日(1月22日)**　致函冯萃亭(子材)。略谓:

雄师出关,以纪律严明,丝毫不扰为要。越民困水火久矣,云霓之望,有以慰之,斯不战曲人。他军颇有驭众不严,致越人引敌自救者,数月不能进尺,粮食采办无由。职是之故,良可叹喟。

**十二月十二日(1月27日)**　因奏保前桂抚徐延旭而获谴。大学士、刑部奏拟已革广西巡抚徐延旭罪名。奉旨:徐延旭督办广西关外防务,迁延不进,军无纪律,任用非人,以致失误军机,着照所拟斩监候,秋后处决。张之洞保荐徐延旭文武兼资,实属失当。惟该督于简任两广后,募军筹饷,颇著勤劳,着从宽交吏部察议。吏部议奏:降一级留任。

**十二月十三日(1月28日)**　**奉电旨**:法大股来犯,易于聚歼。着令冯子材、王孝祺速进,与桂军联络攻剿。时法尽调河内、山西、北宁兵,益以客匪、教匪,凡一万余人,以攻桂兵。又自法调兵六千来越。冯、王两军先后至龙州,而军械未集,乃迭电严饬,并听桂抚潘鼎新调度,不为遥制。

**十二月十五日(1月30日)**　札广东藩司在省城及广西龙州设东、西转运局。略谓:

法添兵肆扰越南,我关外大军渐次云集,广东一省出关规越之军已有唐主政(景崧)、冯提督(子材)、王镇(孝祺)及备用一军,共计三十八营,饷械繁巨。

加以广西、云南出关各营以及提督刘永福一军饷银军火，近来亦多由粤省筹济。即津、沪解济滇、桂者，亦皆由广东转运。是广、桂、滇、越诸军军资所出，统以东省为转输，无日无催饷之电音，无日无购械之文件。惟东省防务紧急，军需已极浩繁。内外兼营，疲于肆应。兼之自秋至今，援闽援台，拨兵济饷，雇船购械，尤为繁重艰难。必须另有总汇之区，专属之责，方免顾此遗彼之虞，失枝脱节之弊，且不致喧宾夺主，致妨本省要图。自应专设转运局，用以提挈纲领，计画通筹。查广东省城为军实头源，应在省城设东转运局。广西龙州为出关总要，应在龙州设西转运局。而南宁又为运滇分歧之区，应于该府派员分办西转运局。东、西两局各有专责，互相关会，务使首尾贯通，呼应灵捷。所需必无缺乏，所报必无虚浮，庶于关外军事，不至贻误。

**同日**　批署钦州营参将莫善喜禀请率师捣越。略谓：

桂军北来，云军西下，惟有东路尚无官军。此时自宜争出劲旅，攻袭越东，上之可立得各城，次之亦可为滇、桂两军稍分敌势。此为今日救台制法之奇兵，实为规越出师之正道。本部堂筹计累月，是以奏派冯提督率十营、王镇孝祺率八营分道出关。该将慷慨奋发，自愿身为前驱，深堪嘉许。兹特解去银三万两，交钦州存库，专备该将规越之用。该将可密为筹画，速募健勇千五百人，分为三营，密为部勒，上紧训练。一俟冯军进逼广安，攻剿得手，即率此新旧五营间道疾趋，径袭海防，当可有功。大约腊月下旬，桂军过谅江，云军克宣光，广军围广安，此进兵之时也。此举宜壮、宜密、宜隐、宜速。勉之。

**十二月十六日(1月31日)**　函复台湾道刘兰州(璈)。略谓：

详询来弁，藉悉保障宣劳，金汤巩固，甚佩甚佩。执事支撑危局，布置井井，使台湾一隅无烽火之惊，厥绩甚伟。法船去而复来，不独运道之梗，敌意正可未测，仍望督饬将士加意严防。待至明年春潮涌起，彼虏之技穷矣。兵、饷、械三者固宜宽筹，敝意所亟者饷、械耳。南、北洋兵轮以朝鲜事起而议寝，粤之方恭五营经省帅电止，自亦未便成行。吴镇鸿源既已渡台，纠合旧部，联络漳、泉勇敢之练军，重赏以激励之，决可制敌，正不必征兵外省也。饷合台地及邻道之力，想足敷衍，惟购械极难。港、沪枪炮都已搜罗殆尽，必须购自外洋，遇有现货则需两月余，订造则需四五月。且广、桂、滇、越诸军纷来索购，正苦无以应之。来文所需枪炮及水雷、大炮、电线等物，香港皆无，但系力所能为，断难漠视。但雷、炮总须数月，大炮则有无难期，惟火药及后膛枪、电线诸物，尚可随时定买，以后当乘便解济，多少未能预定。此间无渡海兵轮，率皆盐务、厘局捕盗缉私之具。若有可运之械，当再设法雇觅洋轮耳。与英商密订煅船一

节，无妨姑与谋之，有益无损，重赏尽可不惜。台南北既联一气，饷需诸便移拨，朝廷南顾之忧，亦可稍释矣。

**十二月二十三日(2月7日)**　致函冯萃亭(子材)。略谓：

知大旆已由那添进驻上思，荩履勤劳，深为驰念。雄师所过，饬地方官预集夫役，补长夫之不逮，其价由营员照例发给，业已札饬照办。万一不敷，分运数起，陆续进发，亦可集事。若拉夫强行抑勒，必且惊扰逃避，转致无夫可用，适足自困，非计也。此节千万严饬各营为要。际兹饷项艰难，一切务须撙节。师出趋利，本为自救。缓台急越，不得不竭力图之。营中差遣自未可少，但期适用而止。宾僚之盛，徒壮外观，军事未必有益。执事老成重望，力顾大局，望晓饬各营破除积习，明减冗费。厚糈以养勇士，重赏以待有功，庶奇勋可成，人言自息。

**十二月二十四日(2月8日)**　札饬各营岁暮严防，官兵不得离营。略谓：

广东海防紧要，各将士自应常川驻守，不得稍离。际兹岁事将阑，尤防敌人伺隙乘虚，攻我不备。各统领分膺重寄，有统率之责，断不必离营回省，修贺岁之虚文。各营如有私自离营回家，或藉称拜年擅离防所者，定干未便。

**十二月二十七日(2月11日)**　奏陈分遣广军规越。略谓：

法人犯顺扰闽以后，围禁台湾。各省疆臣渡兵济饷，百计俱施。然而阻隔重洋，艰难殊甚。熟筹今日敌情事势，我不能遽逐法虏以去鸡笼，法亦不能尽破我军而踞台地。惟有力争越南，攻所必救，庶不致率其丑类肆毒孤台。越圻渐恢，台围自解。前经臣之洞电奏争越南以振全局，复蒙谕旨饬办，钦遵在案。此时滇军及提督刘永福方攻宣光，未能即时东下。桂军扼守观音桥、谷松、那阳三路，兵力尚薄。必须由东路进兵，使敌首尾兼急，捣虚而入。计冯子材共统十八营，由钦州、上思出兵入关，趋那阳一路。王孝祺共统八营，由梧、浔溯江至龙州出关入越，趋谅山一路。又莫善喜共五营、陈荣辉共三营由钦州、东兴出边，趋海阳一路。又唐景崧现有六营正攻宣光，攻克后即下趋端雄一路。通计广军规越者共四十营，分为四枝，分道进攻，遥相呼应，会合滇军、桂军、刘军，互为奇正。

**同日**　奏陈截击琼州客、黎各匪情形。略谓：

黎、客各匪历为琼属大患，每年出掠，视为故常。林深瘴重，进兵艰难。上年甫经官兵剿败窜匿，兹因我军注意海防，复敢纠合万、崖、陵、乐各匪，乘隙出扰。亟应痛加剿洗，以防蔓延。祇以外患方殷，琼郡海防重要，未便专注内匪。一俟防务稍松，即当别议方略，厚集兵力，分路大举。剿抚兼用，力筹兴利化俗

之策，以期永靖地方。

**同日**　奏准蔡锡勇留粤差遣。略谓：

丁忧三品衔候选知府蔡锡勇在同文馆肄业有年。光绪元年由总理衙门咨送粤东差遣。嗣经出使大臣陈兰彬奏带出洋，派充驻美翻译官。三年期满，又经出使大臣郑藻如奏充驻日参赞。该员以母老多病，未能远离，力辞参赞一差，仍留粤东差遣。旋于差次报丁母忧。臣之洞到任后，体察情形，大抵粤东官吏结识洋人者甚多，而讲求洋务者甚少。向来号熟悉洋务者，非学识粗浅，即品行猥杂。惟蔡锡勇志向端谨，才识精详。因专派充当洋务局委员，承办各事，均能深明大体，动协机宜，实为办理洋务不可多得之员。现准出使日本大臣徐承祖咨称奏调该员充当日本参赞理事等官，本应饬令前往，惟粤东现值海防吃紧，日日有中外交涉事件。臣等所任用者止此一员，自未便令该员远赴外洋。恳准将该员留粤差遣，并俟该员服阕后以知府留于广东补用。

**十二月二十九日(2 月 13 日)**　法军陷谅山，桂军败绩。冯子材扼守镇南关，王孝祺守关外之由崖。二十八日，潘鼎新弃谅山，走镇南关。本日，桂军诸部皆溃，争奔入关，粮饷器械丧失殆尽。桂、粤两军相去远，鼎新调兵赴援，一日号令数易，比粤军至，谅山已失，遂分驻南关、由崖，备击敌前进者。

**同日**　致电潘鼎新、冯子材、王孝祺，谓：

西人教我军与法人战，有三要义：一低枪，一散队，一夜战。曾告刘省帅(铭传)，近来书言行之有效。末一策尤善，月来屡胜，斩获皆夜战也。务望采纳，总宜夜战，至要。我路熟，彼生疏，且西人夜必熟睡，分番扰之，使不得息，自困矣。

**十二月三十日(2 月 14 日)**　致电冯子材、王孝祺，严饬出关迎战，如“两军有不接仗者，照军律严参”。

# 光绪十一年(1885)　乙酉　四十九岁

镇南关大捷。

中法停战撤兵。

中日签订《天津会议专条》。

中法会订《越南条约》。

中越划界。

左宗棠(1812—　)卒。

设海军事务衙门,奕譞总理。

台湾设行省。

美国排华,惨杀华工。

**正月初二日(2月16日)**　致电冯子材,严饬克日出关一战。略谓:

法意在全占越南境,断不轻入华界。贵部成军月余,未接一仗,今又退回南关株守,东路藩蓠尽撤。务即飞饬八营相机横截贼腰,奋力一战。无论胜败,俱有可原。若仍不战入关,定将营官按军法奏参治罪,并恐阁下亦不能免朝廷严责也。同日,严饬王孝祺,若再不出关一战,必干朝廷震怒。

**正月初三日(2月17日)**　**奉电旨**:潘鼎新身临前敌,王孝祺着听候调遣。冯子材着帮办关外军务,所统各营亦归潘鼎新调派。

**正月初五日(2月19日)**　**奉电旨**:闻谅山失守,著潘鼎新与苏元春、冯子材激励将士,迅速进取。法踞谅山,必分兵救宣,着饬各军力将该城攻克,以分敌势。

**同日**　札总兵李先义招募广胜军。略谓:

粤东海防日形吃重,各营现有专责,势难移调。设遇有警,本部堂出省督剿,必须有中权重兵,方能控制策应。现经电奏准由山西筹借专款作为饷需,应即招募五营,俾资调遣。此军名为广胜军,饬派记名总兵李先义充任统领。该镇迅即在粤先行招募三营,但取精壮朴实,不拘何省籍贯。另派员分赴天津、江北一带招募两营。

**正月初六日(2月20日)**　**奉旨**:张之洞借款内无论已得若干,迅速接济滇、粤各军。台湾枪械断不可缺,着赶紧速办。[按:时筹饷可尚措手,筹械最难。粤省枪炮子弹均购自香港英

商,而驻使曾纪泽诘英商以接济法国军火,不守中立,英遂并粤省采办而拒之。乃于同日致电总署,谓曾意虽善,但见其一,不见其二,未免自生荆棘,请速责成曾纪泽及驻德公使许景澄等设法购运,此乃战事第一紧要关键]

**正月初七日(2月21日)**　照会澳门罗大臣,阻止法人借地屯兵。略谓:

近日风闻法人在澳门界内招民充兵,接济军食,并欲借地屯兵泊船。查《万国公法》内载,凡局外之国,均不得在境内准交战之国招募兵勇,置办战具,并不准战船入口及借地屯兵。如法人果有是谋,本部堂深知贵大臣必援公法,自守局外之义,坚持不许。

**正月初九日(2月23日)**　法军攻镇南关,桂军杨玉科战殁。

**正月十一日(2月25日)**　法军焚关而退。

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卷三页四十五:

桂抚既入关,即退幕府,旋退凭祥,又退海村,龙州各军多溃逃,无复队伍。难民、逃军蔽江而下,关内大震。李秉衡办后路,与冯子材合力镇抚,阻前军溃窜者。冯子材建议于关内十里之关前隘跨东西两岭筑墙掘堑,以所部守之,营于岭半。王孝祺军屯其后半里许,为犄角之势。时苏元春、陈嘉屯幕府,蒋宗汉、方友升屯凭祥,皆在冯军后。鄂将魏纲屯艾瓦,防芄蓉,在关西百里。王德榜屯山隘,备抄袭,在关外东三十里。独粤军当中路,为前敌。

**正月十四日(2月28日)**　致电龙州冯子材,略谓:

十三日电旨甚严,惟有"遵旨援剿,听潘调度"八字为要义,洞绝不牵制。至贵军以前并非玩延情形,洞自当奏陈。大局为重,万勿愤郁。将来破敌,终赖麾下。

**总署来电(光绪十一年正月十三日到):本日奉旨**:潘鼎新叠次电奏,谅山失守,并法众犯镇南关等语。所请治罪之处,着潘鼎新即将详细情形具折驰奏,再降谕旨。并著该抚戴罪图功,督饬各军择要扼扎,竭力防御。李秉衡近在龙州,着随同该抚筹办军事。冯子材、王德榜经潘鼎新飞催不至,可恨已极,着张之洞、潘鼎新传旨严催援剿。倘再玩延,照军法从事。

**冯帮办来电(光绪十一年正月十九日到)**:琴帅奏材飞催不至,甚诬。去年十二月二十二,谷松鏖战,诸军请逼码,缓日始给,以致子药告竭,败回威坡。二十七,法来犯,尚可战,因琴帅撤龙字等五营回谅;二十八,法再来,军单遂溃。是夜琴帅退回南关。二十九,谅失,众怨沸腾,又怨饷缓给。材闻谅失关危,飞调派站八营回关固守。材初一率中军左营由龙赴关。初三至,琴帅以守关无须萃军,而饬仍顾东路。时八营已抵宁明界,复同各营初十仍至派站。十一日关警,则十二兼程赴援。十五抵凭祥,闻琴帅恐关受攻,初五先退幕府二十里,初九又退凭祥二十里,复宵遁海村六十里。征调已属纷更,退回更滋摇惑,谅在鉴中。

**正月十五日(3月1日)**　致电总署转奏朝廷请详察潘鼎新所奏虚实。略谓:

潘与人言,有冯子材、王德榜坐拥二十八营飞催不至,事权不一,掣肘万分等语。冯前数日实无十八营。洞竭粤东全省之力以助桂,饬听潘调,似无人掣肘。潘因冠炽,惧重谴,惶恐焦急,故如此措词,或可原。窃谓潘此时宜责己恕人,方能同心救危。若老将寒心,忿兵一逞,后难维持。潘处艰危,洞力望补救,断不肯苛摘。惟边事重大道远,以后潘奏,求朝廷详察虚实。

**正月十六日(3月2日)**　唐景崧等军败于宣光。闻报顿足叹恨,饬"景崧斜出袭谅山,刘永福部将黄守忠随军助剿"。

**同日**　特参不职文武十二员。并谓:

粤东政烦俗杂,吏偷军玩,养成积习已非一朝,参不胜参,撤不胜撤。若一疏而劾罢数十百人,未免骇人观听。兹先奏劾数员,以示风轨,庶几微臣得所藉手,可冀渐挽颓风。

**正月十九日(3月5日)**　电复云贵总督岑毓英:"设将来有捷报,万不可列敝衔,必为朝廷诧异。若不肯,即不必会衔。切切。"

**岑宫保来电(光绪十一年正月十四日到)**:越事仰赖明公主谋,助兵助饷,始克有济,呈报奏折应首列尊衔。英早有是心,俟宣城全得,即照办。

**同日**　致电潘鼎新,谓:

冯、王两军,朝廷命公调度,若行文会衔,是教以本权不专属也,万万不可。尊处电奏代转则可,尤不应会衔,朝廷必责洞干预。两事皆望鉴允。

**正月二十一日(3月7日)**　法舰封锁北海口。乃与彭玉麟计,拟调冯军十营回援。而是时艽葜已扰,恐冯军不能移,令其声言东归而仍驻前防。子材言兼顾则兵力单,恐难擎柱,仍扬言不日率数十营即到,以定众心。遂饬镇道塞北海港口,令廉州防军筹陆路,以静待动。法军知钦廉有备,不至。

**正月二十四日(3月10日)**　京察考绩。

**上谕**:张之洞筹济军事,不分畛域,著交部议叙。部议加一级。

**二月初一日(3月17日)**　致函刘渊亭(永福)。略谓:

顷得唐薇卿吏部报,十六日大股援贼犯左育,贵部力战,毙贼甚多,以他营被袭,独力不支,遂致挫衄。足下此时退保浪泊,围宣诸军俱渐撤退等语。闻信之下,顿足愤惋。贵部与滇、粤诸军血战数月之功,付之东水,此岂在人意计之中者耶。虽然,古来豪杰作事,百败而气不折,终以成功。惟望足下收众卷锐,联络诸军,以图再举,幸勿自馁为要。春暖瘴生,远来黑鬼之类必不能耐,待其病亡枕藉,仍可进兵。自去年九月至今,由粤解济贵军饷需,合计赏项、饷项、捐项,前后五批,共银十五万五千两,前数批当已陆续收到。道远多梗,以

致纡迴稽迟,无可如何。两次解寄贵军后门枪共二千枝。士乃得一千,适遇南关告警,为桂军截留。哈乞开思一千,因唐械被留,权分其半济薇卿。事机多阻,未得早达,鄙衷深为耿歉,以后仍当极力筹济也。贵部在越有年,与彼土豪杰相习必多。此时越中臣民是否甘心帖服法虏,河内、顺化情形若何,能否常通消息,亦尚有结谋起义者否。尚望时通音问,俾知贵军甘苦,越地情形,法虏举动,是所翘盼。

**二月初六日(3月22日)**　与彭玉麟电奏关内外军情可忧,潘鼎新才力竭蹶,请速简知兵大员督办广西关内外军务,移潘他处,并奏请可否令李秉衡暂行护理广西巡抚,办理后路军务(初九日谕:潘鼎新调度乖方,着即行革职。苏元春督办广西军务,李秉衡护理广西巡抚)。

**二月初八日(3月24日)**　冯子材会诸军败法军于镇南关。

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卷三页四十六:

冯子材筑长墙成,诸军渐集。越人密报:法人出扣波,袭芃葜,夺高平省,断滇、桂西军通路,以绕出镇南关之背。苏元春率所部及魏纲军趋芃葜以待,子材遣五营扼扣波以邀之。正月二十七日,敌骑果至。冯军已先在,突出击之。敌惊走,退归文渊。二月初二日,敌又争扣波,遇冯军而遁。子材请于潘抚,调苏军还中路。敌扬言初八日入关,子材料敌必以初七日星期一出兵,决计先发。初五日,冯、王两军夜袭文渊。敌凭山筑垒,三面施炮,攻击竟夜。至初六日午,敌益盛。孝祺率死士由山后攀崖而上,破其二垒,贼败走。我军伤亡亦多,乃还。初七日,敌分三路来攻,我军殊死战。东岭先锋三垒为敌据,苏援至,合力拒战至夜,未收队。初八日辰复战。敌以砲队循东、西岭下击,而大队犯中路,势锐甚。子材与诸将约,有退者,不论何军,皆斩之。于各路设卡,截杀逃者。自当中路,元春助之。孝祺当右,陈嘉、蒋宗汉当左,约王德榜率军自由隘截其后。敌薄长墙,有越入者。子材谓诸将曰:法再入关,有何面目见粤民,何以生为。以帕裹首,赤足草履,持矛大呼跃出,率其二子相荣、相华搏战。子材年已七十,诸军见之,皆感奋,合力死斗。孝祺马中炮,易骑复战,手刃退者十数人。陈嘉争东岭三垒,蒋宗汉继之,郤而复上者七,遂夺东岭。西岭敌亦败。关外游勇、客民千余皆自来助战,伺隙狙击。王军自后夺其辎重,敌弹尽,遂大溃。阵斩头目数十,歼法兵千余,追出关外二十里而还。是日,滇军亦大捷于临洮府。

**二月十三日(3月29日)**　冯子材会诸军克谅山。

**二月十四日(3月30日)**　冯军克长庆府。

**二月十五日(3月31日)**　冯军复克观音桥。

**二月十六日(4月1日)**　令参将莫善喜等从间道袭广安。

**二月十七日(4月2日)**　苏朗军克谷松。

**二月十八日(4月3日)**　**奉电旨**:法已大创,必图报复,我军应稳扎稳守。苏元春等不得恃胜轻进,致有挫失。[按:时冯子材定二十一日督师进攻郎甲,袭北宁,并规取太原一带。王孝祺军进驻贵门关。唐景崧率黄守忠袭北宁。滇军连战皆捷,夺梅枝关,克广威府,逼兴化而军。越地东至北宁、太原、河内,西至兴化、宁平、南定、山西,官民响应,建冯军旗号,愿为向导,助战供粮。]

**二月十九日(4月4日)**　中法签订停战条约于法国巴黎,自三月初一日起停战。

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卷三:

上年四月,全权大臣李鸿章奏言与法国水师总兵福禄诺订简明条约五款,未批准,战事遽起。总署令总税务司赫德居间接洽,往返磋商。至是定议,仍以津约为底本,令税司金登干签约。

**二月二十日(4月5日)**　札东、西转运局筹备医药。略谓:

现值春深雨涨,战场暴骨,瘴疫必作,亟宜预防,急救医药万不可缓。东转运局作速选择良医内外科十余人,多买诸品避瘴避疫药材,购制各种避瘴避疫丸散药茶,刊印经验药方,迅速委员解往。以多为贵,不得惜费,以后陆续解济。其医药等项有在广西省可以储备者,西转运局酌量筹备应用,不得专候东局解往。其治创以西医为精,现已函询各国领事访求医治枪炮伤好手多人,资遣前往。

**同日**　批江苏丹徒县附生王弼尧禀代呈《火龙图说》。略谓:

京口驻防骁骑校万选所编《火龙图说》,该生不远数千里,航海来粤呈递,均堪嘉尚。惟本部堂详阅来图,大抵采摭《火龙经》、《火攻纪要》等书之意,与目前海防情形未甚切合。法人轮舰驶行迅速,火龙以人力鼓轮,转折迟缓,安能如意围绕,令其停船受焚。原图火龙内踏轮士兵火发以后,绝未筹及走避之策,亦未尽善。且恐敌人先用炸弹、火箭击射此龙,不待薄敌,已成灰烬。如果该校有志报国,必须多见外洋船炮机器,考究造法、用法,需以岁月,精益求精,庶可触类引伸,别期心得。有厚望焉。

**同日**　折弁由京回粤,赍到御赐福字一方。上谢折。

**二月二十一日(4月6日)**　致电广西前敌诸将。略谓:

诸军屡捷,摧寇克城,欣贺。此时要义有六:一、宜和衷让功;二、宜远探严备;三、不可杀掠越民;四、宜约定永远互相援应,功则同功,过则同过;五、宜多

备骡马、手车运粮；六、宜多觅内外科医士，储配良药，以备治伤、治瘴、治疫，并恤敛阵亡将弁，掩埋战地骸骨。其犒赏、车骡、医药、掩埋各费，俱可先于东省转运局挪用。如饷械缺乏及艰苦屈抑不能上达者，洞当任之。如各怀意见又奏报不实者，洞亦不敢不闻诸朝廷。望诸军为国破虏，成功受赏。

**二月二十三日(4月8日)**　致电冯子材、王孝慎，饬乘胜攻克北宁。略谓：

奉二十二日电旨，和约业经允定。三月初一日停战，十一日撤兵。惟条款未定之前，恐挟诈背盟，仍着严备等语。兵机方利，我撤则敌进，险失气沮。设有反复，必蹈去年覆辙，现已奏请缓撤。萃、勤两军已攻北宁。如能乘初一以前迅速攻克，法不能借口，和议更易成，可少要挟。功在大局，将士优保重赏。望速图之。

**冯帮办来电(光绪十一年三月初一日到)**：二十六日奉漾(二十三日)电，已饬遵，但期迫路远，能否，再报。又敬(二十四日)电中法议和，饬停战。查我胜法败，乘势可平宁、河两省，材已布置，不久可复。西贡内应四十万已约定，若以饷绌，再一年谅无虑。材一事权，年左右可得手，勿堕奸谋，失此机会。去岁上谕议和者诛，请上折诛议和之人，士气可奋，法可除，越可复，后患可免。祈早图之。

**同日**　致电总署转奏朝廷谏阻撤兵。一则谓"条款未定，万万不可撤兵。臣之洞谨昧死上陈，恳圣明熟思"。一则谓"顷北洋电，和议已画押，奉旨撤兵。窃谓停战则可，撤兵则不可，撤至边界尤不可。关外兵机方利，法人大震。中法用兵年余，未有如今日之得势者。我撤敌进，徒中狡谋，悔不可追。且十日亦难撤至界。伏望展限详议，令彼撤鸡笼、澎湖之兵，我方可撤，看北宁能否攻克再定，若得手，更易商"。

**二月二十四日(4月9日)**　电致滇、桂前敌各军，转发停战撤兵电旨：

法人现来议和，于津约外别无要求，业经允其所请。定越南宣光以东，三月初一日停战，十一日华兵拔队撤回，二十一日齐抵广西边界。宣光以西，三月十日停战，二十一日华兵拔队撤回，四月二十二日齐抵云南边界。台湾三月初一日停战，法国即开各处封口。仍著督饬防军等严密整备，毋稍疏懈。

**同日**　致电岑毓英、唐景崧，请妥为安插刘永福黑旗军，谓"鄙意此人万不可弃以快敌，为粤捍边亦甚好，或钦州，或思州，或龙州，均有用"。

**二月二十五日(4月10日)**　致电总署转奏朝廷请"展缓十日或半月撤兵。如能克河内，可以北宁换保、谅，全局俱振"。奉旨，饬"如期停战撤兵，如违，必严惩"。

**同日**　致电天津李中堂(鸿章)，谓：

连日雷雨，电线、台站已断，宣光东、西初一、十一停战之期太近，前敌断不能遍传。人力所穷，洞实无他策。设误期限，中国不能任其咎。

**李中堂来电(光绪十一年二月二十七日到)**：定期停战，必须遵旨办理，不可失信。法新执政

与议院商定,若不照津约,即集饷二百兆佛郎添兵大战。全局利害所关,未便狃于偏隅偶胜。

**二月二十六日(4月11日)** 再电前敌各军,谓:

洞三次电奏,请暂缓撤兵,严旨不准。贵军即钦遵二十二日电旨,依限停战撤兵,勿误。

**二月二十九日(4月14日)** 照覆英国驻北海领事,申明中国战阵之法不违万国公法。二十八日,英领事照会,称廉州府张镇台出示有"如果法人来犯,应准各兵勇团练竭力诛灭,杀尽乃止,及割呈首级"等语。此等凶杀,实有违万国公法。覆照称:

查中国战阵之法,如于两军对垒,能将敌人擒斩者,死则献馘,生者献俘。计功授赏,以此为据,断无凭空残杀之事。张镇告示所云割级验赏,系指敌人已被阵斩者而言,并非不拒敌者必杀尽也。来文谓为凶杀,实系未悉告示本意。惟是数月以来,法人在台湾南北击坏焚毁商船民船共八十余只,焚毙溺毙各船商民无数,此则真可谓之凶杀,有违万国公法矣。

**同日** 致电总署转奏朝廷辨明不敢违旨。略谓:

洞三次电奏请争谅固边、缓撤防狡各节,不过愚昧管见,条陈备采,准否自在朝廷。至停战撤兵之旨,早经电传,又发五电属各军钦遵。屡奉严谕,曷胜惶悚。关大局,系宸廑,虽至愚亦无违延之理。

**三月初二日(4月16日)** 奏言"越事我虽撤兵,彼亦不得进兵,沿边宜设有瓯脱之地,以免接近生衅"。又言"自开仗以来,停战以前,法人物业毁损者勿议。基隆、澎湖宜令即退。听越朝贡中国。不得与刘永福寻衅。法约但言于法商务有益,应为中法商务彼此有益。请饬北洋、赫德乘撤兵限内,迳与法议。若我兵已退,彼兵渐集,更难争论"。

**三月初三日(4月17日)** 委员偕税司驰赴宣光一路转递撤兵谕旨。上月二十九日,接北洋大臣李鸿章电,请延粤海关税司将前奉停战撤兵谕旨设法由轮船速寄河内,属法官转递前敌各营。禀即先派委员偕税司吴得禄将该谕旨转交香港法国领事飞速传到谅山、宣光、临洮一带中国前敌军营。惟宣光一路非税司等前去知会不可。本日,饬该员等刻日乘坐轮船,前至越南海防进口,由河内驰赴宣光一带饬前敌各军,于投文后,即星驰回省具报。

**三月初五日(4月19日)** 请录宣光围城诸部军功。略谓:

宣光虽未攻克,而血战最苦,请与临洮胜仗一体论功。奉旨允准一同保奖。

**同日** 以中法约定后法船络绎赴台济运兵勇军火,致电总署转奏朝廷"敕北洋

速与法商,令将台口即日认真弛封,以符约,并令勿添兵来华。告以彼不开口,显然背约,越地将帅闻之必皆愤怒,撤兵必不能速。以此为词,及早力争"。

**三月十五日(4月29日)**　电商桂抚李秉衡拟设制枪弹局于南宁。略谓:

前此枪弹购自外洋,战时苦无以应,乃购机制造。电桂抚云,桂防无了期,机器局宜设邕。得覆,虑设糜费。乃止,仅以新到机枪发各营,而存旧枪于龙州,发安分团练应用。

**三月十九日(5月3日)**　致电天津李中堂(鸿章),谓"今议详约,万望力争。天下责任,惟在公也"。

**李覆电云**:款议始终由内主持,专倚二赤(即赫德),虽予全权,不过奉文画诺而已。公徒责望,似未深知。

**同日**　致函云贵总督岑彦帅(毓英),陈粤军艰苦情形。略谓:

去年秋间,云、粤、刘三军会师宣光城下,敌强瘴恶,道远粮艰。先经历战数旬,扫除城外援贼,于是薄城穴隧,肉搏围攻。贼已穷蹙待毙,法虏自入中国以来实未尝有如此挫困者。徒以桂军失谅,醜虏分援,以致此功未竟。闻报之后,为之愤懑顿足。特是诸军之效命摧锋,诸将之和衷戮力,实不可泯。在云军夙蒙训练,节制严明,固深钦佩。而粤军仰禀庶筹,不致笼东怯敌,亦差幸师律无乖。特虑公拊挹过甚,是以代为上陈,幸蒙俞允。所奉三月十三日电旨,当经飞电台端,想已入览,尚祈于云、粤各军均予量功给奖,以励戎行,俾粤省偏师亦附末光。至粤军艰苦情形,则有不能不更为奉渎者。唐薇卿吏部率营出关之时,正值宣、太路梗,滇、粤道迂,勉由牧马进取。琴帅初以郎甲被挫,恐敌内犯,嘱唐军留防牧马。洞力趣其前进,以会剿为急。薇卿途次接台书,亦嘱其绕道入滇。渠以军行既久,前军亟盼会剿,不愿迁延时日于无用之地,竟尔间关崎岖,踰越圻千有余里,皆行无人之境。山箐险恶,不见天日,夜堕深堑,昼逢猛虎,马蝗尺余,飞噬人肌。遇绝壁高岭则攀援而登,遇深溪断岸则踯躅而过。人马颠殒,不可数计。备历种种艰苦,而后达于宣光。其行军之难如此。地方幽僻,无粮可办,远至数百里外始可采买,而运者尤复不易。至于搬运军火,接递文报,节节设站,处处留兵,既防前敌,又顾后路。至于军资耗损,需费繁多,更不待言。其转运之难如此。比攻宣光,与云军犄角,搏战多次,逼城而营,有十一月初五日之捷,有十二月十一、十二、十三、十五日之捷。嗣后围攻愈紧,或直冲决口,或缒草猛进,或冒死登城。营哨各官、选锋精锐伤亡如积,而卒不少却。其鏖战之苦又如此。今日事定师还,幸荷圣恩重荷,敢希查明入告,同葆恩纶,庶使弟可以对此锋镝余生之将士,其为铭刻岂可名言。再,

刘提督永福一军虽有左育之挫，而前此亲率所部奋勇先驱，围宣截敌，迭获胜仗。至左育虽败，然实系血战两日，前译出西人自河内来函及法人东京新闻纸叙述详悉。盖此役刘军虽败，彼之精锐歼毙已多，以故未能遽行上窜，迟回旬余，而云军东下，遂获大捷。是其部众力战，犯难尝敌，亦尚有益官军。且以后须调赴粤边，尚须资其捍围出力。倘蒙俯加甄录，俾益感戴国恩，坚诚内向，则粤边之幸，皆我公之赐也。

**三月二十日(5月4日)**　致函潘伯寅(祖荫)。略谓：

到广之日，即逢海警。内防外援，应接不暇。兵食兼筹，无一不难。事机则非常之紧急，而我之人才物力，文法习气，则无不患非常之疲缓。数月以来，寝馈并废，烛武之精亡矣。洞所殚精竭虑，全力注之者，尤在征越一举。今兵机方利，而款议骤成，以后事体尚难预料，此时惟有仍不懈弛而已。洞屡次电奏，力争撤兵不允，近日复叠奏苦争详约。此所谓日中不灵，操办不割，即使口舌劳敝，挽回一两端，亦不过补牢拾渖而已。

**三月二十二日(5月6日)**　致电天津李中堂(鸿章)。略谓：

赫若充使，华之利也，令兼税司为妙。或令赫党接管，令赫照料。分费数成，总税之利，公使之荣，一身三窟，永不肯舍，则华、英之交固矣。固英、亲德、防俄、御法、明拒倭奴。胜倭则各国慑之矣。洞迂人而好奇计，望裁之。

**三月二十三日(5月6日)**　致电龙州冯帮办(子材)抚慰之。略谓：

事权不一，洞能请之。需饷需械，洞能筹之。班师促迫，尽弃前功，已得越疆仍还法虏，事情可惜，边患何穷。麾下忠愤填膺，自不待言。洞屡次电奏，力争不得。既忿中国为狡虏所愚，又愧无以对此吞敌之将士，助顺之越民。肝逆头胀，心血已枯，事定后，亦将乞罢矣。缘冯接停战撤兵令后，有电请上折诛和之人，士气可奋，法可除，越可复，后患可免等语。

**同日**　就安置刘永福事致函云贵总督岑彦帅(毓英)。略谓：

详约已定，即日颁行，基隆可望收回，而澎湖法舰专视保胜为去留。刘提如不迅回云境，法虏不甘，海防不了，朝廷责备将在滇、粤两疆臣矣。保胜为三迤藩蔽，关系未尝不重，而成约已定，无可如何。刘提来禀，缕陈行止事宜，当即逐条批示，催其就道，并抄咨冰案察核。兹复遣州判孙鸿勋等赍送文牍关防，前赴该军，面加开导。惟委员到彼尚须时日。该军根蒂过深，远徙不易。敢祈硕画妥筹，早为资遣。该提督近隶戎旃，渥被威惠，指挥所及，当无梗阻。鄙意总令其心安计便，庶不致为部众沮止。牢笼抚驭，公所优为。似宜稍加宽假，免致歧路徘徊。不独结束款局，上纾宵旰，即鄙人亦受赐矣。

**四月初二日(5月15日)**　致电龙州李秉衡、冯子材等。略谓：

闻法虏进兵驻谅，荼毒人民，顿足痛愤。洞先后十六次电奏，争撤兵，争地界，争条约，争济台，竟未闻有所挽救。藩封永弃，边防日蹙。此次和议皆赫德一人播弄，中国甘受其愚，可为痛哭。津议详约秘不得闻，不过待官军尽撤，越疆全踞，然后肆其要挟耳。事已至此，夫复何言。惟恨无以对数万裹创喋血之战士，输忠受害之越民耳。恨、恨。

**同日**　奏陈广军会合各军保关复谅详实战状，以澄清前广西巡抚潘鼎新奏陈之参差挂漏。略谓：

上年十二月，法虏大股自船头来犯。十九日攻谷松。二十九日陷谅山。本年正月初九日入镇南关，桂军多溃，惟苏元春所部及陈嘉六营尚完。于是法踞谅山，于关外十里之文渊州筑台安炮，为坚守计。龙州为全军后路，商民惊徙，游勇肆掠，逃军难民蔽江日下，广西全省大震。广军王孝祺率数营驰援出关，而谅已溃。冯子材原有之八营尚在东路，仅带中军两营驻龙州。元旦闻警，乃留一营弹压根本，亲率一营赴南关，与王孝祺军拦截溃勇，一面调八营来关晤商。抚臣潘鼎新告以守关无须该军，令仍顾东路，遂以所部全扎关外，派队亲往督剿。初九日南关告警，复檄西援。冯子材素有威惠，为桂、越人心所向。既还入关，众心稍定，乃建议于关内十里之地关前隘跨东西两岭间，督所部筑长墙三里余，外掘深壕，为扼守计。二月初二日，法又争扣波，遇冯军，脱洋衣、洋帽挂林木而窜。法将扬言初八九日犯关。冯子材料法必于初七日礼拜一出兵，决计先发制敌。群议多不欲战，潘鼎新以士气未复止之。冯子材力争，率王孝祺于初五夜出关袭敌。初七日，法果起谅山之众，并力入关，直扑关前隘长墙，攻广军营垒。冯子材告诸军曰，法再入关，有何面目见粤民，何以生为。王孝祺皆誓与长墙俱死。法以开花炮队循东、西两岭进，向下轰击，以枪队扑中路。炮声震天，远闻七八里外，山谷皆鸣，枪弹积阵前后者寸许。我军死战，伤亡殊多。东岭新筑五垒未成，为敌攻踞三垒。王孝祺自率小队抄敌后仰攻，敌稍却。战至申刻，苏元春援军至，合力拒战。诸军竟日不食，至夜仍未收队。初八日清晨复大战，贼来益众。冯子材居中，苏元春助之。王孝祺当右，陈嘉、蒋宗汉当左。左路即东岭，敌炮最猛。冯子材与诸统领约，有退者，无论何将遇何军，皆诛之。贼势狂悍致死，已薄长墙，或已越入。冯子材年将七旬，短衣草履，持矛大呼，跃出长墙，率其两子冯相荣、冯相华搏战，将士齐开栅门踊出。诸军睹冯子材如此，无不感奋。关外游勇、客民千余闻冯子材亲出阵，皆自来助战，伺便随处狙击。法鏖战两日，弹码已尽，而后队军火被截，惶

惧无措，顷刻间炮声顿息，遂大溃。我军任意斩杀，逐出关十里而还。此初七、初八两日广军合桂省主客各军血战大捷之实在情形也。凡此皆参考各路电报、禀函，采访关内外军民舆论并询访自龙来粤人员，公论确情，俱出一辙。未谓在前敌亲见战事者，佥言法二次犯关，非有生力大军，难遽言战。非冯子材创筑长墙，与王孝祺合军死守，则诸军无所依倚，更无战守之法。非王孝祺迭次肉薄陷阵，横冲敌坚，则冯、苏诸军亦不能取胜。非王德榜截其后路，断其军火，关内外夹攻，则法亦不能如此大溃。然非冯子材之素得人心，忠勇奋发，镇边安民，戢掠收溃，设险倡战，料敌情，散贼党，广援应，则法亦不至如此摧破瓦解，惶骇远遁。故诸将皆有功，而尤以该帮办(冯子材)为功首。

**同日**　奏请褒赏冯子材、李秉衡。略谓：

冯子材三次出关，讨平越乱，恩威并著。此次统军赴龙，桂、越军民闻其至，若得慈母，称为冯青天。其军纪律最好，凡关外越人受法匪、游勇之害者，关内民人受各军骚扰之害者，咸来赴诉。冯子材亦亲若子弟，恻然矜悯，为之抚恤示禁，告戒诸军。越官越民，争为耳目，敌人举动，悉来报知，近自北宁，远至西贡，皆通消息。其军出关后，扶老携幼，箪食壶浆，来相犒问，愿供办军米，向导前驱，助官军剿除法人，长为天朝赤子。其撤兵之日，越民挽辔乞留，痛哭不舍，随之入边者甚多。其凯旋龙州，商民香灯爆竹迎迓者，三十里不绝。至李秉衡，素有清望。及到龙州办后路，即值大局将溃之时，屹然不动，收集吏民，严禁逃溃。前抚臣潘鼎新平日抚驭将吏军民，诸多不洽，屡次挫败，民怨军离，威令久已不行。该护抚臣惟以至诚至公激励将士。杨玉科战殁，舆尸通衢，无人过问，乃亲迎其丧，痛哭厚敛，诸军感泣。创设医药局治军之阵伤者，每日必两三次往看，事缓后亦日往一次，多赖全活。于主客各军将领苦心调和，视同一家。粮饷军衣，不分东局、西局，但择其急者便宜应之。在军自奉刻苦，滥费冒支，力持不予。于战恤功赏，则搜括腾挪，力从其厚，一无吝惜。护抚命下之日，欢声雷动，桂省官吏军民若庆更生。无论桂军，即广军、楚军诸大将，无不虚心相听，愿为尽力。大抵冯子材、李秉衡两员，其忠诚廉直皆同，而其得人心亦同。一战之功不足喜，而边疆文武大臣能得人心，为有足恃，此后边防无论有事无事，当可措置得法。臣等既确有所知，不敢不据实上闻。其应如何优加褒赏之处，出自宸裁。

**四月初三日(5月16日)**　函复唐薇卿(景崧)。略谓：

迭接电函，知经营善后、布置边防甚备。方今以安插游勇为第一义。此辈区处得所，为我捍蔽，胜于十万师矣。独是汲汲目前、惜费畏事者，语以宏谟远

略，辄谢置之不讲，如阁下者其多得乎哉。宣光数月战事，奏恳优奖，已奉俞允，交云督查奏，当即钞电咨达，并照会尊处，谅登台览。复将景军踰境助剿，历次打仗至为艰苦情形函致彦帅，庶不致抑扬高下，有乖军赏之实。惟是执事出关半载，跋涉数千里，备历劳瘁，现始分军屯处，凡属将士，俱极可念。边关春戍，征衣未遍于同袍。帐下健儿，椎向尚期诸异日。谨具菲物数种，聊致区区，诸惟照察。

**四月初八日(5月21日)**　闻法欲在广西路通商，奏言"此津约所未有，界务商务乃经久事，可否发交沿海沿边疆臣体察酌议"。又闻详约将画押，"请饬枢臣、总署、全权大臣详核，并电饬沿海沿边疆臣筹覆再定"。不纳。

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卷三：

详约十条，法人所拟。三月间，赫德与法外部往返接洽。旋法使巴德纳到津，李文忠奉旨会商，略有修改。四月二十七日画押。公迭电奏请，卒难挽回，惟约内增不碍中国威望体面一语而已。

**四月十五日(5月28日)**　致电左宗棠，谓：

详约十条，数日内即画押，无非利法害华之事。三月前后，电奏二十二次，三争撤兵，余争条约、地界、商务、刘军、义民。初则切责，后则不报。人微言轻，无术挽救。公有回天之力，幸速图之，但勿道洞言。

**四月二十日(6月2日)**　札各属申明就地正法部章。略谓：

粤省盗匪之多，甲于各省，由于游勇、会匪、土匪结伙持械，逞凶肆劫，从不认真严办，以致匪徒得意，商民衔冤。兹特申明部章，审明确系土匪、会匪、游勇以及一切案情重大者，及原例罪应斩枭者，解由道府勘讯，禀明本部堂、院核夺，即行批饬就地正法，以肃刑宪而遏乱萌。

**同日**　遵旨筹议闱姓利害及暂为弛禁情形。略谓：

闱姓一事自光绪元年前抚臣张兆栋奏请申禁以后，奸民于澳门设局，输资葡人，澳酋作护，官力遂穷。葡藉此巨资购船置炮，近且接济法虏，窥伺省垣。为丛驱爵，有名无实。藉寇资盗，有损无益。现经绅商具呈，如蒙弛禁，情愿认捐巨饷，以六年为限，共捐洋银四百四十万元，五个月内先缴一百五十万元。当经邀集省城大绅及各书院山长前赴明伦堂、团捐局公同面议。再三咨访，佥谓可行。并据水、陆师提督呈称，绝澳之援，增我之饷，无逾于此。继言闱姓禁而不绝，有资敌、养寇、自耗、妨政、扰民等五害。有此五害，即无捐饷助军之举，亦宜解此虚悬之文网，以塞切肤之漏卮。所有闱姓暂行弛禁一节，现已饬司局恪遵(上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电旨妥为办理。以后仍随时体察，如有流弊，

即行奏请停止。至科场弊端,自宜严杜。现经严章明示,凡关涉学政、考官及各衙门人等不准投买。

**同日**　致电岑毓英、唐景崧、李秉衡,告批复刘永福禀请数条,请转饬:

一、准带二千人,如得力旧部不敷,万不必勉强凑数,到粤再募足,总必令统四五营,决不食言。二、刘部众家属孤寡甚多,给银二万安置。三、其子刘成良、凡刘家属俱不可留越,免越民、游勇将来梗法,为法借口寻仇。四、所部出力伤亡将士除彦帅具奏外,到粤后仍可开单,由洞奏请奖恤,已奏准。五、彦帅咨存刘饷三万,已电请彦帅即全发给,不必细算。饷费一切应补领若干,到粤必补给。六、旨令先撤至云境,再转入桂,取其离越较速。七、刘到粤后,洞当一概发给后膛精枪利炮,不忧无械。八、到粤后系归洞调遣,亦应就近听护西抚院李之命。护院爱将恤士,必能抚慰。如有难自达处,托唐主政管理照料。九、先到龙州候示。应扎何处,临时妥酌。南宁不相宜。十、四月十八日旨催刘离越甚严切,限五月初二日撤至云境。如来不及,稍迟数日尚可,但不可太缓。因此禀驿递太迟,故电请彦帅转饬。

**四月二十二日(6月4日)**　致电李秉衡、唐景崧申护持刘永福之意。略谓:

法恶刘,总署恶刘,北洋恶刘,岑帅恶刘。法恶刘而甚畏之,黑旗不去,法虏不安。洞敬其为数千年中华吐气,故竭力护持之。款议骤定,旨问处刘法,乃请屯思、钦,知法必不容,岑必不庇故也。昔调刘为征越,今调刘欲活刘耳。洞于边事大局已无补救,不过欲保全一义勇奇男子耳。即使刘活,然而越藩弃矣,云险失矣,桂商通矣,徒为痛哭切齿而已。

**四月二十四日(6月6日)**　咨催刘永福撤兵入关,移驻钦廉。略谓:

中法款议已定。滇、桂各军撤守边界。贵提督所部尚羁越境,非主非客,于义未安。且法人既与贵军为仇,越地已归法人保护,岂能留弹丸之保胜供士马之久屯。应即钦遵叠次谕旨,速带得力旧部一两千人,并亲丁眷属,一并启程离越。先入滇境,转至龙州,再行募足全军,听候指定或思或钦,屯扎调遣。

**四月三十日(6月12日)**　致函刘永福,勉其刻日东旋。略谓:

明诏罢兵,岛夷就款。移大风之猛士,作捍边之良臣,岂徒国家收干城之材,抑为彼族释猜疑之隙。纶书敦迫,使车往返,凡布文告,想荷照存。惟台海余氛,敌踞如故。圣上厪一夫之不获,愿两地之相安,乃释越围以全大局。今敦盘从事,要约方新,万难稍事愆期,致渝大信。麾下厚沐皇仁,深明大义,必当轻骑就道,刻日东旋。率田单之宗人,归河湟之余众,同荷大庆,受祉奚涯。贵部栖迟瘴域二十春秋,士马效节于沙场,介胄栉沐于风雨。椎髻侏漓,终非

我族。岭南故土,松揪成荫。衣锦还乡,人生一乐。倘或观望迁延,有逊明哲,徘徊歧路,自恃丸泥。事变之来,诚难预料,窃为麾下惜之。区区护持良将之心,无微不至。或来或否,一言而决。幸即明白倾写,俾得上复朝廷。徘徊濡缓,于事决无所益。敬布肺腑,专候复音。

**五月初一日(6月13日)** 通饬各属禁止馈送。略谓:

苞苴之风,粤省最炽。上行下效,吏治攸关。本部堂服官所到,从不收受属吏馈送礼物,向来于传宣事件责成巡捕官,于公牍文件责成文案委员及各房书吏,从未设有门稿、签稿等名目。向不令家丁经手公事,不准家丁私收门包,应即全数发还。本部堂抵粤伊始,即经传谕属员不得馈送礼物。其循旧致送者,当经随时发还,并无一次收受。而各该员沿讹袭谬,置若罔闻,却者自却,送者自送,以致随时稽察,不胜其烦,逐件驳回,不胜其扰。足见广东官场风气恶劣,亟应严切禁断。嗣后办贡之员係在本部堂任内承办者,不得更有呈送。本部堂及堂官之件,仍于办解之时备具公文,列折呈缴,以凭点验。其余各种陋规、礼物、门包,悉行禁绝。敢有仍行渎送,定行参处不贷。如司道以下有属员馈送者,上司收受者,查出一并严参。

**五月初三日(6月15日)** 奏请缓开粤海之禁。略谓:

总署令开海口,听法兵商轮出入。广东内河纷广,兵船一入,险失台废,粤民愤怒生事,再有要挟,无从措手。请缓议。

**五月十一日(6月23日)** **奉旨**:广西关外各军屡获大胜,张之洞拨军筹饷,用奏肤功,著赏戴花翎。

**五月二十二日(7月4日)** 批右江镇王孝祺禀关谅战状与折不符,恳由东请奖。略谓:

此次南关、谅山之捷,萃、勤两军极为出力,迥非他军可比。朝廷特降玺书,厚颁珍赏,殊荣异数,同列所无。兹阅来禀,尚多歉然。夫军营章奏最难持平。该镇久历戎行,何事不晓。况合广、桂、淮、楚数十营之兵力以成此功,秉笔叙事者岂能铢两悉称。其间或欲为上文斡旋,或欲为同列救过,难免无之。李护院调和行列,甚费苦心,爱憎赏罚,并无私曲。此次亦非其主持,虽所录战状间有参差,而厘定功次,非有意上下其手。关、谅战功,奉旨令苏、李保奏,故出力各军,概咨西省办理,东省岂便搀越渎告。该军应得奖赏若干员,迅即详具禀折,呈报李、苏二帅,自可悉邀甄录,不至核减。仍一面呈报本部堂,自当代为咨达,力属从优。

**五月二十五日(7月7日)** 奏陈筹议海防要策三条。略谓:

自法人启衅以来,历考各处战事,非将帅之不力,兵勇之不多,亦非中国之力不能制胜外洋,实因水师之无人,枪炮之不具。兹虽款局已定,而痛定思痛,尤宜作卧薪尝胆之思。及今不图,更待何时。当时急务,首曰储人材。查泰西各国,莫不各有水师、陆师学堂。粤省昔年设有实学馆,拟就其馆址,设水陆学堂一所,慎选生徒,延聘外洋教习,以备将才之用。次曰制器械。查外洋所恃以为战者四:铁舰、快枪、巨炮、水雷。拟于粤省设厂造枪、造雷、造药及枪弹、雷艇。枪厂有效,则渐可试行造炮。次曰开地利。外洋富强,全资煤铁。如谋制船炮取资重洋,以银易铁,何所底止。兹拟访求外国专门矿师三人,搜求得地,再考化分,化分有质,则归煎炼。斯三者相济为用,有人材而后器械精,有煤铁而后器械足,有煤铁、器械而后人材得以尽其用。

**同日**　奏陈广胜军专习洋战。略谓:

总兵李先义久在津、沪,于外洋军火素称熟悉,所部广胜军五营皆择其才力强健而又受约束、耐劳苦者。近日多购克虏伯行营车炮、上等快枪发给该军,精加练习,旧式刀矛概屏不用。专练数端:炮准、卧枪、散队、夜战、疾行、逾濠登山、造地营、安地雷,兼演洋式火箭、行军电线。兼派洋弁为教习。期于专备洋战,务成劲旅。俟一军练有成效,再当推行诸营,以期次第改观。

**同日**　奏陈广东试造浅水轮船。略谓:

黄埔向有船澳,系光绪三年前督臣刘坤一购之英商者。乃博采水师将弁,招致香港工匠,采取香港华洋船厂图式,令明于算理者推究斟酌,度华工之所能为者拟成一式。大率长英尺十一丈,广一丈八尺,舱深八尺六寸,吃水六尺,马力七十二匹。内用康邦卧机冷水气柜,双轮暗车,前后两桅。下用铁胁,旁施钢板,船头、尾、腰共置配后膛炮、连珠炮六门。二月兴工,约八月内可成二艘,十月内可成二艘。四艘成后,如尚利用,即当筹款续造。

**同日**　奏陈雇募德弁七人来粤教练兵勇工匠人等。略谓:

现当讲求海防之际,必须有洋弁为之教习,则兵勇、工匠人等易得要领。查各国武备近以德国为最精,而且亲睦中华,确有协助之诚,故军事需用西人,惟该国人尚为可信。当经电致出使德国大臣李凤苞,与德国海部密商,选派艺优性稳之德弁四员,又致电出使大臣许景澄选订德弁二员,又在香港访募德弁一员。以上七员于施放各种后膛枪炮、鱼雷水雷以及测绘地图、建造各种炮台、急就土垒、行军电线、安设地雷、修整军器诸事宜各有所长,皆能教练,均与先后订立合同,来华差遣。

**五月二十九日(7月11日)**　致函冯萃亭(子材)。略谓:

南关、谅山大捷，佥知萃军首功，西来舆颂，万口同声，天下信之，异域信之。鉴堂护院另片推扬甚至，鄙人前折及附片于贵军战绩声叙尤详。温纶异数，断非诸军所及，麾下亦可以慰将士矣。况麾下起家治兵，誓灭丑虏，报国赤忠，出于至诚天性。区区刀笔吏文字之轩轾，本不足以撄菩怀。从来军营奏报，断不能字字推敲，此亦今日通病。方今时事艰屯，正资群策群力。麾下长城独任而盛美不居，众心更当钦服。至此次西邻疏稿，不过欲仰分东壁余光，藉图自救。此自常情类然，正可付之一粲。朝廷明见万里，他日郑、宋赏班，萧、韩功次，宸衷必有权衡，正不必与因人成事者较短长也。朗斋系获咎人员，从前屡受屈抑，此次以一战之功，可冀溯洗。成人之美，谅亦大君子所乐为。以后与鉴堂、子熙两君共事之日方长，尤望顾全大局，海度消涵，左提右挈，戮力同心，共奖王室，不以小嫌累及大体，是所翘祷。再西省所奏最怪谬者，在冯军失去炮台三座，他军夺回一条。然此潘前院初次电奏之语。此次苏、李奏稿仅云筑炮台未成，遽为所夺，尚有分寸。鄙人当时阅潘此电，深为不平。夫冯军止有枪，并无炮。既无炮，何有台。西电必欲先坐东军以失台，归功于西军之复台，未免挟私虚诞。及见二月十三日明发谕旨，并不提及此层，是朝廷圣明，业已俯鉴，东军将士亦可释然矣。

**是月**　淫雨水溢，粤东、西各属告灾。广西水灾尤重，父老言百年以来所未有。乃奏请动款振抚，赶筑基围以顾晚收，以工代赈。是时军务略定，因积劳成疾，延客卧内，筹商赈务。

《**抱冰堂弟子记**》：在粤因水灾乃筹款修围堤数十处。粤省从来不办赈，办灾自此始。

**六月初六日(7 月 17 日)**　遵旨奏陈筹办安置刘永福内徙情形。略谓：

法与永福仇衅山积。永福不去越，则法人必不相容。中国既不能违约而助永福，然永福曾经授职统军，为国宣力，亦断无代法人翦除之理。惟有令其去越，则葛藤自解。既可结束款局，兼可保全猛将。嗣经委员孙鸿勋等赍文赴越传达停战撤兵谕旨。该员亲见永福，剀切宣谕。据永福称，感激天恩，深愿内徙。惟在越年久，部多累重，但求妥为措置，俾得成行。委员带回一禀，内有请示数条，一、求带旧部三千人入关。一、请给木质关防，以资统率。一、历年军士战没者家属皆加收养，约有数千家，义难弃之。此项丁口，求为安置。一、历年出力伤亡将士，乞臣奏请奖恤。一、积年炮械甚多，乞为设法远致。一、备言保胜险要，拟令其事通判刘成良留守其地，以固滇防等语。臣体察情形，若不许其统带数营，则心不自安，又似置之闲散，必不乐于内附。多带越众，则其部下不尽驯谨，恐日后转为永福之累，故许其带一二千人，入关后，必

令募足五营,关防许其入边发给,其余众丁口,则令给资留越安业谋生,奖恤则允为上请,炮械则告以精者酌带。至其子刘成良留越一节,则驳饬不准。当经逐条批答,并咨岑毓英转饬酌办。种种招徕,无非欲其速入边关,早定款局。查刘永福征战越境二十余年,根深柢固。一旦尽弃故垒,重觅新巢,实非容易。自法攻北圻以来,越官率多依附永福,闻其内调,咸诣委员请留。以臣揣之,大抵永福一人甚愿内徙,而难免不为部众所累,越人所留。不来则惧负朝恩,来则重弃故土,是以动多牵制,大有进退维谷之情。昨据永福二月遣来募勇之营官刘正兴面称,接永福信,知已将资产陆续变卖迁移,如因道运累重,猝难赴粤,亦必让出保胜,就近先移滇境等语。臣又严檄永福,令其迅速启程,遵旨先入云境,再议东行一切。

**同日**　奏陈刘永福旧部另投别军。略谓:

据刘永福四月间禀称,该提督旧部员弁,营官黄俊芳、谢炳安、陆东环、刘文谦、朱冰清、梁三、刘志雄、练忠和、王玉珠、韦高魁、邓遇霖、梁茂林等十二人,哨弁黄爵元等十人,均系另投别军,现扎越南红花江一带。此项旧部现随别营,不同进关者,日后有无事故,不与永福干涉等。体察永福来禀之意,殆深恐黄俊芳等各树一帜,不肯附从,知其散处越地,将来必为法梗,意在声明已投他军,以免后累。

**六月初八日(7月19日)**　札广胜军统领李先义定章操练。略谓:

海防各军,原为洋战而设,自应专择目前切要事宜,斟酌情形,认真训练。查向来营操各阵式以及大刀、花枪、钢叉等件,在今日已实无用。兹特酌定数条:一练卧枪,滚地前进,以备冒炮攻敌。一练过山炮测量取准。一练掘地营。一练安放地雷。一练修筑炮台。一练临敌散队,务期进战之时,可于顷刻间令一营变为无数小队,可分可合。一练演放洋式火箭,一练安设行军电线。一练健步疾引,逾濠越岭。一练夜战扰敌。至于濉濠筑墙一应工程,皆须督饬勇丁听令工作。

**六月十九日(7月30日)**　致电唐景崧。略谓:

半年来,洞大为饷所困,僚属诋之,粤绅怨之,司农憎之。省事省钱便好,疆土在所不计也。国威边患,抑又迂矣。此时只可相题行文。

**六月二十九日(8月9日)**　奏陈妥筹安置刘永福事宜。略谓:

该提到粤之期计已不远,必须及早筹定办法,以期经久无弊。惟朝廷所以处刘永福者,必兼安插、保全、任使三义而有之,乃为周妥,俾该提督得尽其长,而国家得收其用。查安插之地,臣原议欲处以思、钦者,为其乡土所在,且欲资

以捍边也。今桂岸通商已许，以永福处此，其部下与越人太习，出入莫禁，声气相通。设越民稍有不靖，必为法人借口，衅隙滋多。臣愚熟思，惟有处之琼州，则一无窒碍，而于海防甚有益，似于安插、保全、任使之道，均尚有合。反复思之，无逾于此。惟望朝廷优异矜全，显以作天下忠臣勇士之气，而隐以固孤危难守之琼。

**奉旨**：琼州孤悬海外，选将驻兵诸宜审慎。刘永福到粤后，着张之洞传见，详加察看，将其性情才略究竟何如，所部勇丁是否安静守法，据实电奏，候旨定夺。钦此。

**是月**　奉旨裁勇节饷。裁萃军(冯子材部)十营，留八营，分屯龙、思、钦、廉各处，冯往来于钦、龙两界之间，视急则赴。裁勤军(王孝祺部)四营、景军(唐景崧部)六营。此项勇丁皆系苦战立功壮士，乃捐廉三千金分赏诸勇。

又奏请造龙州炮台，于续借洋款内拨十万两应用。

又创设广安水军。粤海虎门以西，为蕉门、横门、磨刀门、虎跳门，共五口，敌舰可入，而我设防未固。上年造舢板、炮划一百号，至是船成，分立三营，曰广安水军。

又造虎门内外炮台成。凡十六台，均仿西法。

又遵旨出示许法国教士入粤。五月，总署来电，将许法国商人教士入粤。本月初六日，乃致电总署，言"粤正裁勇，又值水灾，澎湖未退，闽尚未有法人入口，教士骤入，必滋事，保护难周，难当重咎。当令税司转致法领事暂缓允之，请总署以外省情形不便为词暂拒"。总署以法借口不撤澎湖之师，属出示弛禁，严行约束，勿以不能保护等语授人口实。乃致电李鸿章，谓此事实属难行，请主持大局，与总署言之。李覆电劝其"幸毋迟疑，致干诘责"。旋奉旨，饬速准教士入口，如有疏虞，惟该督是问。

又致函冯萃亭(子材)。略谓：

昨阅邸钞，欣悉明诏酬庸，特颁珍赏，有翎管搬指之美，玉刀火镰之奇，大小荷包。骈蕃锡赍，辉煌道路，鼓舞军民。昔全斌平蜀，赐雪夜以貂裘，陈宠居官，署天章于宝剑，靡不传为殊遇，播作美谈。兹者武骑髦头，定桂管百蛮之境，陈汤诎指，符乌孙五日之言。如昆吾之切泥，无坚不入。似爝火之见日，一出即消。恢盛世囊括之勋，宣圣主包容之量。共球大小，乃受乎殊方。担荷艰难，弥思乎前绩。凡此非常之荩勋，自宜异数之频叨。文侯彤矢之褒，先承王命。汉世徼侯之典，徒定元勋。洞忝领兼圻，喜闻盛事，羊舌悦中行之赏，请诵图书。建武录芜蒌之功，式谐众论。

**七月十一日(8月20日)**　致电龙州李护抚台(秉衡)、苏督办(元春)、王镇台(孝祺)及西转运局。略谓：

桂边平定，廉防重要，委右江王镇孝祺署高州镇，仍驻北海，办理廉防。所有建台、筑垒、置炮、安雷诸事，责成尽心经理。即由龙州取道，速赴署任。所部四营应再裁两营。该镇到后或裁锐勇，或以勤军、锐勇合挑两营，均听该镇斟酌妥办。此次续裁两营是否粤人、淮人，应如何给资押遣，均妥酌。

**七月二十四日(9月2日)**　致电龙州王镇台(孝祺)、唐主政(景崧)及西转运局。略谓：

军火东易西难，王镇军火可概留付唐主政，无论前、后膛枪、弹药俱不必带赴廉，以省陆运劳费。缘粤省新买上等后膛枪三万余，过山格林炮二百余，廉郡存储亦夥。现将东军改用一律精枪，王镇可开单另领，必丰给存储备用。

**七月二十八日(9月6日)**　光绪十一年五月十五日内阁奉上谕：广西关外各军屡获大胜，深堪嘉尚。两广总督张之洞拨军筹饷，用奏肤功，允宜一体加恩，著赏戴花翎。本日上谢折。

**是月**　筹遣散鲍军办法。本年春，鲍超奉旨募勇入滇，驻白马关。至是，中途遣撤。鲍奏需银四十余万两，两粤已协解十万两。洞电奏分途遣散之法，谓川、湘、鄂皆所经历，深知取道便宜之法，不宜迂道耗费。从之。

**是月**　子仁侃生(侧室李氏出)。

**八月初一日(9月9日)**　札厘务总局考察委员，整顿厘政。略谓：

东省厘金办理未善，侵蚀舞弊不一而足。本部堂屡次面谕该局司道加意整顿，留心举劾，以冀挽回风气。一年以来，未闻该司道举发一事，详请参劾一人。似此有意瞻徇，习为容忍，既乖激浊扬清之道，亦昧阜财裕国之谋。方今筹饷艰难，民生凋敝，各项捐抽未能即为蠲免，深觉抱歉于怀。若此正项厘金，分应完纳，在商民已竭力输缴，乃厂员仍恣意侵渔，致使利不在国，害实在民。道途闻咨怨之声，官府无考察之举。且有短抽中饱之员委署繁要大缺，中材者无以动其向善之心，不肖者益以坚其为利之忧，浇风何自而挽回，痼弊何从而洗涤，言之殊堪痛恨。为此札仰该司道立即将省外厘收各厂、卡相度形势，设法整顿，以期逐渐旺收。所有大小委员认真考察，廉正办公，收款较长者禀请即予奖励，其办理不善、声名素劣之员，亦即分别详请撤差参办，以肃官常，以端厘政。

**同日**　札广东司道筹议大修民田围堤。略谓：

广、肇两府民田率多滨江临海，所有围堤历系民捐民办，向无官工，基堤瘅薄，春筑草略，一遇盛涨，动辄漫决，大率近十余年未，几于无年无之。本年西潦过猛，暑雨复多，西、北两江同时暴涨，上起高要，下迄新会，决围甚多，受灾

甚重,必须切实筹画,为粤民谋一永恃御灾捍患之方。亟宜乘此秋清水涸,将广、肇两府围堤择其冲要,大举兴修,俾得旱潦无忧,永免垫涸之患。大率最要五义:一顶址心有收分,始免坍脚;一土作必加夯硪,始免浸渍;一土料必兼灰砂,始免冲刷;一顶冲必作斜坝,始免挑溜;一内拦必多月堤,始免尽溃。饬各属详晰具禀,以凭及早定议兴工。

**八月二十二日(9月30日)** 致电驻德公使许景澄,拟筹款四百万或四百八十万,向德国伏尔鉴厂定购铁舰三、铁雷船六,合为一军,分为三队,专供粤用。

**八月二十四日(10月2日)** 勘界大臣周德润、邓承修抵广州,传谕嘉奖。上月二十日,命内阁学士周德润、鸿胪寺卿邓承修分往滇、桂办理中越勘界事宜,并令张之洞等会同办理。本日行抵广州,传皇太后懿旨:张之洞在广东办事认真,甚肯用心,传谕知之。

**九月初四日(10月11日)** 奏陈查明广东所借洋款数目,请饬各省关分还。统计本省防案内所借洋款共银五百一万二千五百两,已支用无余,声明粤借粤还。由粤省代借各案洋款共银三百九十八万八千八百六十一两,现存候拨者约一百万,系奏准由各省关合力筹还,应请敕部臣作速指定各省关分还数目,行令遵照拨解,咨粤查照,以免临期贻误。

**同日** 奏陈防务解严,裁军节饷。统计各路裁撤水陆勇丁五万三千八百余人,每月可省饷二十余万。计现存广境、桂境有四十余营,无可再减。此外无着游勇甚多,亦经分起随时资遣。

**九月初五日(10月12日)** 覆奏筹议大治水师事宜。略谓:

战、守两事,义本相资,故必能海战而后海防乃可恃。三十年来,环地球诸国无不以船炮为强国之计,即蕞尔之倭亦且经营恐后。独中华以物力不给之故,历年设厂购船,仅开其端,未畅其用。自去年用兵以来,海上攻守得失之故,中朝士夫、边疆将帅皆已晓然。今虽越事略定,而外患方殷,故海防诸大端,天时人事,无可再缓。谨竭其愚虑,通筹全局,分条胪举。曰分地、购船、计费、筹款、定银、养船、修船、练将、船厂、炮台枪械。大要拟分海军为四大枝,即北洋、南洋、闽洋、粤洋,统于京师。每枝设带水铁甲船三,铁甲雷船六。经费取之新增洋药税厘并征。徐设船坞,以备修理。选员弁、生徒出洋练习,以游学各国为一途,驾船巡历为一途。次日奉旨,先从北洋精练水师一支,以为之倡,此外分年次第兴办。命李鸿章专司其事。并设海军事务衙门,命醇亲王奕譞为总办,庆亲王奕劻及李鸿章为会办,兵部侍郎曾纪泽为帮办。

**九月初九日(10月16日)** 致电桂抚李秉衡等,饬"先派谙习形势之将弁往边

界查勘,粗绘草图,筹拟办法,星使一到,即可熟商辨论应变之法。若待我使与敌使到而始议及,必致延旷误事"。

**同日**　因彭玉麟(刚直)以病奏请开缺,奉旨赏假三个月,回籍安心调理,乃奏陈酌留湘军八营,扼守大角、沙角炮台。略谓:

> 彭玉麟自前年冬来粤办防,由湖南、江苏调募湘军二十营零二百名。沙角、大角山上炮台皆湘军新筑。此次彭玉麟奏请尽罢湘军,自系因陈请撤防回籍,不能不将所部全军一并请撤,以清界限。惟查大角、沙角为外冲,南石头为内冲,皆为必不可不守之地。若湘军全撤,窒碍殊多。当经与彭玉麟筹商,惟有酌留湘军八营,统由粤省督抚调遣。奉旨:著照所请。[按:光绪十四年,彭玉麟以钦差巡阅长江水师,至安庆,因病乞开缺,回籍调理。光绪十六年病逝。张之洞《彭刚直公挽诗》有"神州贯长江,其南际涨海。江海幸息浪,砥柱今安在。持危望同心,事棘公不待。回忆越祲昏,炎方门户殆。天降江神尊,气吞海若倍。雪涛拥虎门,两角高崔嵬。孤军壁其外,免胄不披铠。共苦感士卒,任难服寮寀(自注:虎门昔为广州前敌,黄埔为次敌。前粤督以淮军守黄浦,以水提督率粤军守虎门,提督怨之,以致粤、淮交恶。公于虎门外沙角、大角二山筑炮台,自督湘军守之。粤、淮两军皆愧服,听指挥,无异词矣)。我亦受危任,同臭若兰茝。论奏出腐儒,谬谓谋可采"(自注:凡海防规越计画兵食及谏阻停战撤兵诸事,余意与公合。折奏电奏皆余属稿,联衔会奏,不易一字)及"北归未过衡,一面至今悔"(自注:余移湖广,本拟自韶州度岭,取道衡州,由湘入鄂,便视公疾。后以有奏明过沪商榷之事,遂由海道,不得过衡)等句。]

**九月十九日(10月26日)**　致电钦州冯子材、王道台之春,谓:

> 法人派勘界之员皆武将,意在考察形势。粤省现派将官十人往。萃帅部下多熟越情,请派知兵熟地理之将弁三四人随王道赴桂,另派两三员随刘倅、张判先画钦、越界图。东将重在周历险要,以备他日有事之用。

**九月二十五日(11月1日)**　致电南宁刘永福、陈文垿,谓:

> 刘初入关,礼节多未娴,今先晓示数端:一、官衔不可再用越南三宣提督、义勇男等字。二、见督抚、统兵大员用衔名,手本文用呈、禀,不能用咨。见两司及营务处道台用教弟帖,此统领体式当然。三、不可坐绿轿,总以谦和为要。若初来失礼,为人所忌,以后诸事难办。一切可与陈倅商。现又派孙州判(鸿勋)回邕照料。闻部众甚循规矩,欣慰。

**九月三十日(11月6日)**　咨覆总署说明不允接见法国领事缘由,并抄送与法领事往来函件。法使告总署,谓其驻广州领事官师克勤到粤后拜谒将军、督抚,惟总督终未允见。总署函称:中法新和,领事初到拜谒,亦是应有仪文。洋人最爱体面,岂可拒而不见,致有烦言。咨覆略谓:

法领事师克勤本年将回粤之时，先由该国教士由香港致书署广州协副将总兵邓安邦，系因去年东莞县属教堂偶有滋闹，归咎于该处绅士助匪纵虐等情，经本部堂以其词甚狂谬，当即代邓安邦酌定一函复之。及该领事到粤，其气焰甚盛。初次请见，适在本部堂感冒之时，覆函却以从缓。嗣于七月十二日又据投函请见，当以是月初间该领事另有来文一件，内中言及失和时事，越理负气，傲慢无理。并云教堂毁缺各物，欲委员会查，秉公办理。是其意图逞强索赔，借此文为尝试，断不可不杜之于始。当经正言驳复，拒之不见。驳复云：去年七月初间，中法已成敌国，而粤东仍肯卫送贵国教士使之行止自由，封守贵国教堂使之稽察易及，是则虽居敌国之日，犹存友国之心。相待之情，亦不为不厚矣。来文乃以卫送为驱逐，封守为霸占，岂尚欲进论失和时事乎。况贵国首开衅端，兵连祸结，荼毒人民，不可胜计。即使驱逐教士，产业入官，在当时并不为过举，况实系卫送、实系封守乎。本部堂以为，事在开战以后，议和以前，此时皆不当复问。至来文自称不曰领事而曰吾，未免倨傲已甚。

**同日**　致电刘永福，促其俟家口安妥，即率部来东。暂屯省城外，藉以观其纪律。或即备省防，或移屯外郡，从容筹定所。

**是月**　致函广东藩司沈芸阁(镕经)。略谓：

原奏、原檄许刘永福带二三千人，嗣经发给五营官关防。此时刘到南宁，旧部不甚多，多系入关新从之者，故前数日拟与别商全裁，除冗弱，只留一千人，分为五底营，以符原檄五营之说，局面仍复好看，谕以人少免滋事受累。又恐其意不满(因先有准带五营之语)，拟月给津贴一两千金。顷详加筹度，津贴乃经久之款，岁费不资，不如格外稍示以惠，彼当欣然。今欲为该提在省城买大宅一区(渠家资少，故安置城内)，费数千金(恐须八九千金)。渠心安意快(令其携眷同来)，诸多便利。其为人好利而见小，此法当可有益。至买宅之款，可动义捐。前日仲约学士言义捐已解十一批，约三万元有奇。此策似尚有意思，特此奉商，即望酌示。

又周、邓两钦差自粤起程，分往滇、桂，洞选习法文、工测绘者数人以从，另选文武员弁谙沿边形势者先赴钦、越交界处测勘。法文测绘学生取之于福建船政局，文武员弁取之于本省，并请桂抚李秉衡选派谙习形势之将弁先分路往勘，绘图筹备。

又续裁景军三营。因唐景崧奉旨随勘滇界，所部无人统率，再裁三营，留本部一营，黄守忠二营。旋唐简放台湾道，所部一营全裁，黄守忠二营归冯子材统率，移驻思陵。

**十月初一日(11 月 7 日)**　致电龙州李秉衡、苏元春、唐景崧，告筹边覆奏

大略：

一、建闸。西提移驻龙州，新设龙州关道亦驻龙，辖太平府。增柳州镇备腹地，酌拨数营隶之。二、留兵。除腹地外，边防留勇二十营，饷照桂章，并军火各费，月需约五万，勿致绿营染习。三、汰卒。桂多伏莽，旧勇难裁。四、防所。中五路屯营十二：凭祥中中营三，南关中前营五，宁明中后营一，由隘中左营二，下冻中右营一。东三路屯营五：思陵东右营三，思州东中营一，上思东左营一。西三路屯营四：下雷西左营一，归顺西中营一，小镇安西右营一。五、筹饷。除本省厘金外，请部拨的饷三十六万。炮台、军火另奏请款。附余论八条：一、洋寇行兵专用大队，必开车路近水道，将来法虏有事，仍不过水攻北海，陆犯南关。两广之防专注此两路可矣，断无崎岖西过龙州之理。二、开关必设关道兼理饷需，省局员。三、龙为前敌最冲，移镇不如移提，始能统诸路。四、防洋寇与内匪异。方今时局，不能先发，必恃炮台炮垒，必设专营戍守，以便守台练炮，预造地营，不能仓卒旋募。五、廷旨语意似在增制兵，绿营积习，糜饷无用。六、洞前奏十万买炮，专为龙言，所指三路皆中路也。今通筹全边三路，炮仍不敷，须另筹。七、桂关既开，桂厘必减，然关税必可相敌。八、此次勘界，派往图绘好手颇多，趁此令用西法详绘边防全图，测算须准，不可率舛。

**同日**　酌定福军营制事宜，并派委孙鸿勋等襄理营务。刘永福一军已抵南宁，现饬令来粤，暂扎省城，听候调遣。惟该提督军旅起家，该军初入关内，宦途礼节、内地营规、公牍体式诸多未谙，必须有明白晓事者，左右匡导，经理一切，以免措置失宜。州判孙鸿勋、通判陈文埙前赴该军公干，于福军情形均所熟悉。饬选带差弁、亲兵、书识人等前赴南宁，将该军一切营务文件妥为经理，于该提督随时匡助，讲论书史。该提督务须遇事与该委员等虚衷商酌，以期周妥。另酌定饬发福军营制事宜八条。规定全军暂定为五底营，每营二百人，分四哨，另设提督亲兵一百名，差委将弁十员，以资任使。该军饷数，照东省通行楚军营制，按现定底营名数核给。统领薪水一百两，照章公费一百两(另从优酌加二百两)。营官薪水五十两，办公费六十两，哨官每月支银九两，亲兵支银三两九钱，正勇支银三两六钱，什长支银四两二钱，另伙勇、长夫均月支银有差。合计一营月饷，大建支银一千二十一两四钱，小建支银九百九十一两二分。

**十月初四日(11 月 10 日)**　电饬冯子材惩治钦廉盗匪。略谓：

洞专倚公以安边境，以后钦廉一带无论水陆，遇盗即缉，遇匪即办。不必询商，获后一面交有司审办，一面知照省城。如系游勇巨匪，即由贵营讯明正法。如地方官纵盗不办，请咨明惩办。

**十月初九日(11 月 15 日)**　奏陈滇桂勘界机宜。略谓：

分界设关，须力争以文渊为限。考镇南关距谅山四十里，出关至文渊十里。该处大山分峙，其山头安炮，飞弹可击至南关内之关前隘。若就镇南设税关通商，则法亦于此设领事，中外之险，法与我共，将来实无防遏之策。惟发议之始尤宜先争驱驴，与约内谅山以北之语无碍(驱驴与谅山仅隔一河，驱驴在北，距文渊三十里。谅山在南)。驱驴不得，再议文渊。倘税关分界可在文渊，并应议定法人不得于此筑炮台。

**同日**　奏陈恭聆懿训，沥陈下忱。略谓：

勘界大臣邓承修到粤，口传八月初一日请训时，面奉皇太后懿旨：张之洞在广东办事认真，甚肯用心，汝可传谕张之洞知之。跪聆之下，感悚难名。伏念臣才性庸驽，谬承海疆重寄，时事多艰，安攘并亟，不过竭此血诚，不自爱其心力，不敢稍避嫌怨。徒以迂钝过甚，或有其志而智不周，或有所见而力不逮。兵食宜足而要务尚多未遑，官方宜澄而积习未能尽化。省躬循职，疚愧实多。仰蒙慈训遥颁，不加谴责，转邀奖励。隆天厚地，感激涕零。惟有恪遵训谕，认真以祛粉饰之痼习，用心以规善后之要图，以冀仰答鸿慈于万一。

**十月十一日(11 月 17 日)**　致电总署请拒英、德领事开通沙面之请。因前办海防，于沙面拦河筑坝。至是，领事谓碍商务，请撤之。以事关海防，电总署力拒，言"沙路一支，塞处淤沙渐长，工巨难开。且马头原在黄埔，咸丰季年径入沙面，不载条约。此诸洋狡诈，忌我防固。其实商情怡然，并无不便，断不致生枝节。此事宜坚持，若该使捏渎，祈折之"。

**十月二十四日(11 月 30 日)**　遵旨商榷界务，请饬冯子材、苏元春会办界务，整军会哨于境上。先是，出使大臣许景澄以法国舆论入告，谓谅山在分水岭东，宜归中国。奉廷寄：或谓谅山宜归粤界，或宽留瓯脱，周德润、邓承修相机办理。张之洞如所见，可详告商榷。本日致电总署转奏朝廷，略谓：

归谅、瓯脱两节诚要，洞于详约未定时屡次电奏沥陈，今议此不易，欲筹挽救，恐非口舌所能为功。惟有盛我兵威，隐相慑制。可否电饬冯、苏两督办会办界务，令其严词驳折，并于粤、越界上整顿军容，会哨耀武。将帅示之以威，使臣怀之以德。刚柔并用，或有可商。

**奉旨**：耀兵无益。议界必博采众说，设法辩难，切勿轻率从事。嗣法使果以兵至，并派十余骑迎之。会议时，各带卫队。

**十一月初三日(12 月 10 日)**　因洋报传英兵已踞缅都，定议废缅甸国王。缅归英，则云境两面受敌，电奏朝廷请敕总署与英使议以公法，禁其勿灭缅。

**十一月初四日(12 月 11 日)**　遵旨札委各员测绘广东各海口地形图说,并将某营现扎某口,兵勇若干,何人管带,有无炮台,分别详细注写,以备考证。为此,复派营务处方道等,并委水雷局教习詹天佑选带测绘生徒,洋务委员员外郎衔辜汤生带领洋弁,随同前往。应绘虎门、黄埔、省河、省城后路、五门、香山澳门陆路接壤等六图,合为省防六门内外总图。又绘北海、钦州东兴汛陆防二图,合为廉防水陆总图。又绘琼防图、潮防图。以上共合为全省海防边防总图一,通计总、分图十三。

**十一月十五日(12 月 20 日)**　致电邓承修、李秉衡,略谓:

法酋带兵入关,又在龙过冬,以后藉护商为名,久屯不去,商、界均受影响,且必责成我会剿游勇。两公出关相候,极善。从古中外会盟无不盛兵相见,苏督办虽不必有意耀兵,然整饬军容,以示边备,似亦无妨。

**十一月二十五日(12 月 30 日)**　致电李鸿章,言"从古中外盟会,皆以兵从。西洋争界无去兵者。非必斗争,实相劫制。今俱不行,岂婉商力辩所能济事。彼拥兵而禁我带兵,尤不可解。洞屡奏不纳,无从置喙,但上意既争瓯脱,公宜筹之"。

**是月**　令肇罗道督修所属冲要围基。

又派大员分路查办匪乡。责令公正绅耆设立乡长、社长、族正、族副、房正、房副,凡历年械斗、拜会、抢掳、劫杀等匪犯,责令捆送究办。

**十二月初一日(1886 年 1 月 5 日)**　奏陈钦、越近界亟应改正,以裨设防固圉。略谓:

自广西思陵土州南境外沿十万山而南,其处名三不要地,旧志谓广东不要,广西不要,安南不要,古之瓯脱是也。自此沿丈二河东南行,经河东之峒中、永安、雁慕、新安州、潭下、河桧、河西之旧街,直抵海口。两岸崇山峻岭,有险可守。居民约数万,皆华人。查系前朝古界,因越为属国,不甚拘限。地由民间自垦,就近纳税越官,仍赴钦州考试,有庠序者甚多,庐墓皆在其中,恳勿弃之异域。分茅岭即铜柱分界处,今名坑谢,在上思州,属北仑汛外,相距约五日程。又据《钦州志》,明宣德间,黄金广等五峒九十九村外附交阯,林希元请还四峒,而罗浮峒未还,以致江平、黄竹各村墟混入越界,故钦州素有八峒之名,今缺其一。据调署廉州府知府李瑑禀称,考府志,钦州各峒,黄姓世镇其地,宋为峒主,明罢为峒长。分茅岭在州西南三百六十里,即古森峒地,有汉将军马援、唐节度使马总所立铜柱,为中国、交阯分界处。三不要地亦在古森峒,为水土极恶之区,又荒僻险远,难以统辖。雍正六年,督抚会疏,请归钦州就近抚绥,故北有北仑汛,东有白鸡汛,设兵戍守。查广西上思、下思、思陵三州沿边以外有崎岖荒僻地数百里,东为广东钦州,西为越南谅山、广安,南滨大海,

实为历朝中华边徼之地。此时土著居民皆非异族，而形势在所必争，边氓急于内附。按照条约，亟应改正，自宜画归华界。又江平近接防城墟，又在东兴之后，去州城仅百余里，均属华离要害之地，不能不与力争。应请旨电饬勘界大臣邓承修与法使勘办辩论，庶边氓不至终沦异域，而于设防固圉，实大有裨益。

**十二月初六日(1月10日)**　电饬琼州镇、道：

黎匪出巢不过一路，每股不过数百人，岂有尽派五营、分札六县之理。劳师旷费，无此办法。令其留三营防黎，派二营速赴澄迈一带办客匪，以慑服解散为要，不可张皇。如自揣不能，可速电禀，当即将五营全行裁撤，由省另委大员前往办理。

**十二月十四日(1月18日)**　致电凭祥邓承修、李秉衡：

电奏读悉，辨论扼要，持守坚强，钦佩无似。惟电旨语气颇宽，奈何。彼断不能决裂，两公当已灼见，惟大力筹之。

**邓钦差、李护抚台来电(光绪十一年十二月十二日到)**：电奏录呈：初八、初十两口，修等与法在关门文渊往来会议，谨遵历奉密寄，并执约内"北坼边界必要更正，以期两国有益"之语，应以谅山以西自芃葜、高平省至保乐，东至禄平、那阳、先安州至海宁府，划归中界。浦以"稍有"二字，据伊国文义甚属微少，不过于两边界址略为更改，不能说到谅山及东、西如许之地。答以北坼全听贵国保护，更正此区区之地，非"稍有"而何。浦云，既更正，是两界交错者都可改正。答以约内只言北坼现在之界可以改正，并未言中国之界亦可改正，据你说则相背约矣。浦又云谅山是北坼内地，不得指为中国边界。答以约内分明有"指定中国边界两处，一在谅山以北"字样，是中界原可以谅山为断。浦等力持"稍有"二字不肯扩充，修等亦坚执"改正"二字力为辨论。谨摘要先电。

**李中堂来电(光绪十一年十二月十四日到)**：总署十三日来电，本日奉旨："法办北坼费手，又避弃地之辱，取舍正在两难。我若逾约而争，彼或借口罢议退去，则衅端终归未了。该大臣等守定更正二字辨论甚是，惟须相机进退。但属越界之地，其多寡远近不必过于争执，总以按约速了，勿令藉端生衅为主。"即转电邓、李。

**十二月十八日(1月24日)**　以病体难支，奏请开缺回籍调理。略谓：

窃臣幽冀下士，学术迂疏，以编修积资十有七年，荐升坊局，孤根薄植，独被特达之知。朝廷轸念时艰，广开言路，应诏竭虑，屡有敷陈，不加谴诃，转邀迁擢，由内阁学士授任晋抚。上年四月奉召入觐，遽闻督粤之命。甫到省门，海警已迫。粤省当八面受敌之区，又须兵食并筹，东西兼顾，内防外援无一不难，无一不急。臣竭其心思，夜以继日。自到任以至解严，夜寐不过数刻，罕有解带安息之事。今年以来，饮食日少，精力日减，语言稍多，即觉舌本枯强謇涩。五月猝值水灾，臣方患疮症，困顿床褥，痛楚万状，仍力疾自作函牍，延客

卧内，日与僚属筹措赈务。近来病势益深，加以喘嗽气遂，用心稍久即发怔忡，医云惟有静养调理，非药饵所能速效。惟有仰恳天恩，俯准微臣开缺回籍调理，俾得从容医治。臣年未五十，倘蒙福佑，渐臻痊复，惟当葆性摄生，读书学道，俾识力稍有增益，或可为将来报国之资，不胜感悚屏营之至。奉旨：着赏假一月，毋庸开缺。

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卷三：

是月初九日，倪抚文蔚引病疏请开缺，公不知也。及公疏拜发，而抚院以折稿相示，即具奏陈明缘由，谓目前地方要政，仍与抚臣及司道筹商，不致上贻宸廑。拜疏后，语僚属云，思还乡著书，期以十年，意中所欲者不于此时抒写，则身后一无著作矣。

**十二月二十七日(1月31日)**　奏陈查办匪乡。略谓：

广东莠民为害地方者约有三类，一曰盗劫，一曰拜会，一曰械斗。盗以抢掠，会以纠党，斗以焚杀。三者互相出入，统名曰匪。习俗相沿，蘖芽日盛，扰害农商，挠乱法纪。盗以广州府属沿海各县，肇庆、韶州两府沿江各县及廉州、琼州两府洋面为最多。会以惠州府属及毗连香港之九龙司等处为最多。高、廉所属亦渐蔓衍。斗以惠、潮、广三府为最多，廉、琼次之。若不趁此防务已定，军事稍暇之时，由统兵大员酌带营勇前往历来滋事地方，督同该管文武剖分良莠，详查衅由，示以军威，勒交匪械，如敢抗庇，即行围捕，痛惩积恶，重治窝家，申严条约，钤束化导，则将来祸患诚恐未已。臣等维安良除莠，古有明箴。欲为杜遏乱萌之谋，必先行以辟止辟之政。迭经督饬督办钦廉防务前广西提督冯子材、署水师提督方耀、署陆路提督郑绍忠电函往复，屡次面商，均以为此时必应办之事，未可养痈遗患，以致燎原难灭。现拟将粤省各州县著名匪乡澈底查办，会匪、盗匪、斗匪一体清厘。其情节较重、素行不法有掳杀纠匪实据者，即予正法，余者分别惩治、保释。又谆嘱冯子材等转饬各将弁，办案与戡乱有别，捕匪与御敌不同，仍当酌量重轻，宽猛相济，毋得过为操切。

**十二月三十日(2月3日)**　致电邓钦差(承修)、李护抚台(秉衡)："分茅岭以东沿山南至新安海口，确系华界，铜柱可凭。山河为界，外洋通例，务恳亮画"。

**本月**　刘永福到广州，妥为安置。

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卷三页五十一：

永福居越南二十年，和议既定，滇督岑毓英奏请早为安置，若在北圻，弥患不足，启衅有余。洞奉旨妥筹安插，请令统三千人屯思、钦，归冯子材统率，粤给饷械。有旨：刘永福一军，岑毓英奏仅余五百人，著饬督率入关，扎思、钦一

带。乃檄催速行，并调黄守忠所部来粤。永福请带三千人，洞派员为之部署，令先到龙州，给银二万两安置其部众家属孤寡，所部伤亡将士，许奏请奖恤。时法人声言永福不退保胜，法亦不退澎湖。奉旨严催起程，许添募粤勇二千人。五月，永福率所部至云南文山县。九月，至广西南宁府，派道员方长华前往经理营务，晓以等威之辨。其屯驻之地，原议上思、归顺，继议琼、廉，而皆不便。乃令屯广州城外，观其纪律。为买大宅以待之，月给饷五千两。是月，到省入谒，慰以尽释疑虑，戒以奉法束下，勉以异日勋名。所部存一千人。嗣放南澳总兵，仍驻广州。黄守忠统一营，驻广西之华隘。

又以钦、越海面多盗，奏派提督冯子材率兵赴九头山、亚浦湾一带剿捕。又致函户部尚书阎敬铭。云：

近以防务解严，刻意节用，然而外侮日迫，以后应办之重务不能不办，已欠之巨款不能不还。以一粤解南服山海诸省之急，而复以粤受诸省之累，此邦之力，实有不支。幸惟荩画，俯加教益，其所至感。此间洋情，经年以来，略悉鬼域伎俩。大抵洋与粤相习，其虚实长短，粤中备知，且仰给藉助于我者甚多。自去年开战以来，彼皆气沮，故今与粤官相处，不甚强横，论事亦可受商量。惟彼之惯技，凡无理之事不能得之于粤者，则控词耸从，嗾其公使向总署渎扰。总署不悉其情，以为彼直我曲，只疑其势已汹汹，断不能解，恐生枝节，遂已俯允所请，责令外间照办。不知其事在外间甚属寻常，彼已辞穷势绌(沙路一支河道，不能允其开通)，若总署稍一坚持峻拒，推之外省，不难硬驳善了。以后凡遇洋使搅扰事体，务望总署电询粤省，考其实在情形，有无办法，再与定议，必可挽回不少。总之，中外交涉，动有关系。洞素性谨慎，断不敢大言迂论，以孟浪误事也。两粤任重物博，下材本所不胜，加以年来劳顿过度，精力耗减，近复多病。目前赶将经手事汲汲清厘，意中事略加布置，俟将应上数疏入奏后，即当引疾避贤矣。

# 光绪十二年(1886)　丙戌　五十岁

英并缅甸。

检阅北洋海防。

俄日图韩,李鸿章主联俄制日。

**正月初一日(2月4日)**　就桂越勘界事致电总署。略谓:

连日会议,保乐已允归我,东路邻钦之新安州、海宁府两处语亦活动,惟中路坚执不让,现已略松。法人多病,转瞬春暖瘴生,彼多未便。

**正月初九日(2月12日)**　冯子材大破九头山洋盗,擒匪首李光兴等。

**正月十四日(2月17日)**　致电邓钦差(承修)、李护抚台(秉衡)等,谓:

此事以必可争之地,必不敢决裂之虏,稍待一月,吾可济矣。乃赫德欺妄恫喝,愚我总署。鄙人力助两公,苦口淩陈,始终赫蔽。此关天意,惟有痛哭流涕而已。边事茫茫,恐从此中华难振,岂惟两粤之忧。

**邓钦差来电(光绪十二年正月二十二日到)**:得北洋转总署支电,万分焦灼。初十日与浦会,浦遂以廷旨(本月初四日,以法公使责中国勘界大臣违约,有旨命粤、滇督抚及邓承修等先勘原界,再议改正,即总署支电所转)胁我。议至日暮不决。修告以约文亦系奉旨,若看界而不更正,即断我头亦不能从。浦知不可夺,始转圜约再议,惟新安、牧马坚不能许,并云若中国不愿,罢议亦可,打仗亦可。修等筹商,恐久而议论益滋,界务益坏,欲减去牧马、新安有名地处,以期速了。

**正月十七日(2月20日)**　致电总署转奏朝廷,陈九头山应为华属。略谓:

钦州海面界连越洋处,有九头山孤悬海中,素为海盗逋逃之所,伺便出劫琼、廉、雷商民,屡见历年奏报。其地在我东兴司海口外西南约百里,在越新安州口外东南百余里,虽称越地,居系华人。去年冬,洋匪屡至钦水陆劫掠,商民纷纷呈控,指系九头山匪。正月十五日接冯电,我船追捕至九头山,获匪十八人而还,十二日回至龙门。法有兵船来探,旋即驶去。查此地狭山荒瘠,去东兴近,去海防甚远。海宁归我,则此山应为华属。即不然,或与法议作为两不属之岛。若有匪徒,彼此知会,均可往捕,均不驻兵,亦尚可行。

**李中堂来电(光绪十二年正月十八日到)**:总署十七日电:本日据李鸿章电称,法使接越电,北圻先安州九头山有广东兵轮四、帆船六,弁兵登岸,似将占据,法拟调兵船往诘等语。览奏不

胜诧异。此事既无谕旨，该省又未奏报，何得遽尔派船前往，系恐传闻不确。现当分界未定，岂可自生枝节，贻人口实。著张之洞迅即查明电复。若果有其事，即著克日撤回，勿稍迟误。该督身膺重寄，惟当力全大局。倘固执成见，致启衅端，定惟该督是问。懔之。

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卷三页五十一：

法使疑粤省将占九头山，拟调兵前往。李文忠入告，枢廷不知公已入奏，故有此旨。时公方请饬邓、李两使与法议以九头山属华。及奉旨，奏言追盗与争界不同，断无不奉旨而往据地之理，仍请照前奏与法议明。

**正月十九日(2月22日)**　奏陈刘永福到粤安置情形。略谓：

臣前虽有请处琼州之议，但既奉旨察看，未便遽行拟议。熟察情形，暂时惟有径处之广东省城为宜。一取其在臣左右，得所依倚，其心自安。一取其近隶臣标，钤辖易施，且省门军容尚盛，不致或萌骄满。一取其粤省文武各官相习日久洽洽，诸事易商。一取其地当省会，众人属目，不致讹言附会，别生枝节。嗣于十二月二十二日率部抵省，即令该军屯扎东门外十五里之尤泉冈，预为筑垒以待。综计行径两粤境内水陆数千里，以至登岸归营，不扰厘税，不愚街市，出之边外新附之劲军，尤为难得。臣接见该提督，感激涕零，自称蒙圣朝高厚之恩，誓当尽力报效，捍御边陲。臣慰以尽释疑虑，戒以奉法束下，勉以异日勋名。仍派赴越谕调之委员通判孙鸿勋、通判陈文骋经理该军营务，为之讲论书史，随时规劝指示礼数，通其隐情。旬月以来，肃然安静。臣察其为人，沉静骁鸷，知恩畏法，勇而有谋，深明洋战窾要，又肯讲求后门枪炮，是其所长。特生长边鄙，质地甚朴，听言易受人欺，吝惜财物，不忘人过，是其所短。至于不识文字，性情间有暴急之处，乃武将常情，无足为异。其治军纪律在越则甚疏，入关则甚整，是本有治众之才，但视其加意与否。若用之两粤海防，宿望所资，最易见效。今既遵旨到粤，合无仰恳天恩，可否授以两粤总兵一缺，并请明谕仍令统带本部驻扎省城原防，训练部勇，听候调遣。

**奉旨**：刘永福已简放南澳镇总兵。仍着统带本部驻扎原防，训练部勇，暂缓赴任。钦此。

**同日**　札副将邓安邦整顿捕务。略谓：

粤省盗风日炽，省城内外及附近省河地面，抢劫频闻，萑苻四起。光天化日之中，竟人怀蹋踏不安之念。驯是不已，必至商旅裹足，市井萧条，大乱萌芽，或由兹起，甚非地方之福也。查省河等处缉捕原配练兵勇丁为数不为多，而邓署副将责成尤重，正可尽力捕拿。乃历年报获著名盗匪甚属有限，未经破获之案日见其多，于省会要地捕务，近来颇不甚究心。姑先严札申饬，以振积习而破玩泄。如再不知振作，纵盗殃民，有负委任，定干未便。

**正月二十二日(2月25日)**　就勘界事致电李中堂(鸿章)。略谓：

法人断不愿决裂，且所差不多，此时已将合龙，更无罢议之理。然彼至词穷时，必姑以罢议胁我。若邓、李坚持，戈必向公忿渎，公以好言抚慰之。彼有转圜之地，即就范矣。功亏一篑，成此全功者，非公之神明操纵，他人不能也。

**李中堂来电(光绪十二年正月二十三日到)**：法固不愿决裂，然其外部与戈、浦力持不肯多让地于我。文渊、海宁既非真许，牧马、新安更难力争。赫德建议俟九、十月再勘。昨询戈，尚无中止意，但嫌邓偏执，已笑应之。

**正月二十三日(2月26日)**　致电李中堂(鸿章)，言：

钦州又备考州志，抄寄鸦葛峒长黄氏有印分界单，历洪武至万历，俱载明分茅岭钢柱为界；罗浮各峒长明嘉靖印单，载明新安江口等处为中界等语，并陈绅民泣诉情形单内，有"古兴"字样，古兴即兴安州。此岭自桂边蜿蜒南行抵海口，岭东即兴安，非越故土，乃中国旧界也。若将分茅岭铜柱之地至今日我辈在事弃与法人，此名万不可居也。公为首相全权，恐亦与有责焉。请公预与戈使言明，彼不能不顾中国威望体面。此事在公甚易而关系大。

**正月二十七日(3月2日)**　出示查办匪乡。略谓：

前以防务倥偬，未及清厘腹地。目前以安内为先，亟宜申刑乱用重之条，为一劳永逸之计。大抵粤省莠民为害地方，约有三类，一曰盗劫，一曰拜会，一曰械斗。盗以抢虏，会以纠党，斗以焚杀。三者互相出入，会多则为盗，盗强则助斗，斗久则招募，会、盗各匪皆入其中。习俗相沿，蘖牙日盛，扰害农商，挠乱法纪。驯是不已，必至党类益众，仇杀益多，田地为之荒芜，行旅因而裹足，富庶之区渐成衰瘠，耕凿之壤相寻干戈，甚非吾粤之福也。近来匪类勾煽较前滋多，现经奏明分任文武大员酌派营勇查办著名匪乡，将会匪、盗匪、斗匪一体澈底清厘。如敢抗庇，即行围捕，翦除巨憝，保全良善。业经咨会水师提督方(耀)专办惠州海丰、陆丰两县。又咨会郑军门(安邦)专办广州属番禺、东莞、香山、新会、新宁、清远、花县、佛冈等处。又咨会督办钦廉防务前广西提督冯(子材)专办廉属合浦、灵山、钦州等处。其情较重，素行不法，有掳杀纠匪实据者，即予正法，余则分别惩治、保释，责令安分改业，断不至稍有冤滥，亦不准兵勇稍有滋扰。

**是月**　聘梁节庵(鼎芬)主惠州丰湖书院讲席。

吴天任《梁节庵先生年谱》页五十九：

据文芸阁(廷式)先生书牍《与于晦若》札：晦若(荫霖)长兄如晤。初十日得复函，即拟奉答，匆匆未有暇也。旋由仲约学士处得粤电，见招掌惠州。其

地为先人旧治，山水方滋，固大佳事。然陶兄同游之约已定，年前不能决然舍去。又私意尚有一说，南皮非心之所服，如必不可辞，则兄与陶兄薄游后，到粤当在四月，为之勉效半月，断不作淹留之想。吾贫旧矣，岂能以升斗故，任人招择耶。惟学士与星海之意则可感耳。札末署正月二十七日，疑为本年之作。据此，丰湖书院一席，岂张香涛原拟聘芸阁，迨芸阁不来，乃改以先生承乏耶。(台北艺文印书馆1979年)

**二月初四日(3月9日)**　致电南关邓钦差(承修)、李护院(秉衡)、王道台(之春)。略谓：

顷接两公致署电，太直太紧，愈激愈怒，大局更不可挽救。此次电奏似只可遵旨先勘一二段，略言病状属实，并非托病推诿。语宜虚活简约，万不可纠缠认罪、请罢等语。间一半日，电署、电津或电奏而沥陈界务、病情，或有万一可转。上意总虑口实启衅端，似须将暂缓不致启衅发挥坚透。邓电已转，李电长未转。

**同日**　致电南关李护抚台(秉衡)。略谓：

忠悃极佩，惟乞病语太多，是坐实附和矣。请简、请护等语万不可用，疑为负气，大局难转。"思维"以下至"至重"数语亦未妥。似可改曰：前屡奉密谕，此事关系重大，必应慎之于始。多争一分即多得一分之利益，切勿轻率从事。微臣读此，忧愤涕零。既不忍贻君父以异日无穷之忧，更不敢辜职守而蹈疏失边防之咎。所有遵旨照约稍商更正，百计羁縻，冀得稍补大局。总之，三城实有可得之机，法国断无轻开之衅。我非强占力征，实因瘴病暂缓，彼当无词。种种委曲，无非仰体朝廷苦衷。此下接"查彼欲速勘"云云。是否可用，祈鉴原酌办。

**同日**　致电天津李中堂(鸿章)，谓：

邓昨日电奏语太径直，恐激而难转，致妨大局，望公力为斡旋。

**李中堂致邓钦差、李护抚台电(光绪十二年二月初二日到)**：总署初二电：本日奉旨：本日邓承修自南关电奏各节，不胜诧异。迭次电谕该大臣等先勘原界，并不遵旨速办，辄思托病回龙。又不请旨遵行，遽行照会缓至秋末再办，是缓办一语自我先发，正与前旨相背。邓承修执拗任性，罔知大体。李秉衡同办一事，何以随声附和。仍着懔遵前旨，即行知照浦使先勘原界，余俟秋后再勘。若再托故迟延，始终延误，必当从重治罪。

**邓钦差致总署电(光绪十二年二月初三日到)**：接奉初二日电旨，拟先派王道(之春)遵照初二电旨与浦妥商。惟修病非旦夕可愈，忧悸彷徨，虽欲竭诚图报，力不从心。咎由自取，即治以重罪，亦复何辞。

**李中堂致邓钦差、李护抚台电(光绪十二年二月初六日到)**：总署初六日来电：本日奉旨：迭

次电谕邓承修、李秉衡会商法使先勘原界，机宜所系，前谕已详。乃该大臣等并不遵旨办理，固执己见，托病迁延。昨邓承修电称即重治罪亦复何辞，并少垂察等语，已属负气。本日李秉衡电奏各节尤为执谬。据奏"三城实有可得之机，法国断无轻开之衅。"李秉衡有何把握，而为此臆断之语。饰词规避，始终执拗，殊属大负委任。邓承修、李秉衡着交部严加议处。仍遵前旨迅即履勘。

**二月初七日(3月12日)**　致电南关邓钦差(承修)、李护抚台(秉衡)等。略谓：

似有转机，忽成变局，此事难料。两公心已尽，说已尽，若始终引病，虽不爱身，于国事仍无益也，总宜勘办一二段为是。勘旁路空僻处，似与将来关门冲要更正无妨。务望采纳。

**二月二十五日(3月30日)**　奏陈广西边防事宜。略谓：

镇南一关尤为中外钤辖，请以二十四营分防其中路、东路、西路。广西提督由柳州移驻龙州，并设边关道员，另设总兵驻柳州。筑镇南关三路炮台，置炮一百四尊。

**同日**　奏请催设香港领事。略谓：

香港一岛密迩粤省，近年商务日盛，华民寄居益多，交涉事件无时无之。而该处并未设有中国领事官，办理每形不便。该处商民十余万，无不延颈举踵，永戴皇朝。是目前事势，领事之设实为不可再缓。并陈利害数端：通商、保民、逸犯、巡缉、海防。疏入，留中。又与驻美公使张荫桓会衔奏请保护南洋及欧美各地华民侨商利益。

**同日**　奏陈派员周历南洋各岛保护华商事宜。略谓：

中华人民散处外洋各埠，略分工、商两途。百年以来，生聚日盛。虽侨居异域，而频年捐赈捐饷，不忘本源。特以谋食他方，漫无统属，不免为他族欺虐。诚得兵轮为之保护，设官为之经理，则威灵仰籍乎天朝，疾苦可达于宸听。虽不必事事代谋，而声势遥通，自然生计安稳，群情向慕，必可收效将来。惟发端伊始，必当审慎，庶免为彼族所挠。现拟派两委员先赴南洋有名诸岛详慎周历，宣布德意，联络商董，访查情形，将设官、造船两事一并密加商度。如皆乐从，即筹定切实办法。如蒙俞允，仰恳敕下总理衙门即电致驻英、荷、日使臣转告该国外部知照各岛，俾委员到日，不虞阻碍。

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卷三页五十二：

先是，公议劝各埠华侨捐资购船，巡历保护。编修钟德祥条陈时务，请派员驻南洋各岛。奉旨，俟张荫垣到粤后会商具奏。是月，张钦差至广州，定议入奏，令委员体察具报。

**同日**　咨东抚院倪文蔚论惩办盗匪事例。此咨首列东抚先后八次来咨及臬司录批两案所涉盗匪事例,谓:

前接初次来咨,已觉疑异。嗣后第二咨、第三咨接踵而至,禁令愈严,词气愈厉,尤深惶惑。复云接第四咨及臬司录批申报两案,愈觉无所适从,不得不将蓄疑各节,分条具列于后(有十八未解者也)。末谓窃将所有贵部院历次咨批详加寻绎,大抵于部章但取游勇一项,于省章但取应枭一项,于专条但取行劫三次一项,而其余皆置之不论。所有从严之旧章,概以新例二字限之。遇有凶暴之盗犯,动以寻常二字原之。此后州县办案,臬司澈狱,欲照例章则干谴诃,欲遵贵部院批札则非例意,岂惟属吏为难,即本部堂亦碍难批示。且轻重颇未画一,准驳亦似无定。即欲恪遵教戒,亦属无所适从。匪徒知此情形,更复何所畏惮。一月以来,本部堂叠次晤商,恳请讲释例文,指示办法,辨论十余次,反覆数千言,终未蒙明晰指示,但告以盗案罪名应由抚院衙门主政。本部堂承乏两粤,敕有明文,旨有明谕,地方吏治,惩盗安民,皆为本部堂职守所在,未便不参末议,自安缄默。

**二月二十八日(4月2日)**　就美排华工事致电驻美公使郑藻如。略谓:

闻近日各埠美党尽逐华工,百方暴虐,逼处金山一埠。此数万众留彼被害,归则无业,可惨可危。闻美虽示禁,语意甚松,惟有责赔,彼或肯禁。望力催。

**郑钦差来电(光绪十二年二月二十九日到)**:美党敛肆,非关赔款之允否,所闻似未确。现议员多欲照数赔足,不久当定。近日凶焰渐熄,大有转机。菌仑等埠,兵仍未撤。

**是月**　整顿潮桥盐务。潮州运同由部选,自为报销,不归运司调度,额销日亏。洞请以潮州知府兼署运同,责成整顿。行之一年,加课三万。次年,复正杂十三万旧额。

英主命其内阁以时钟赠,具折奏闻,奉旨准其收纳。缘俄、英此前有违言,将启衅,而香港无巨炮,知粤省定造克鲁伯炮两尊,密来商借。洞以香港守固,粤亦受利,许之。事既解,英赠此以表意。旋以乾隆窑鹤鹿花瓶一对、粤绣一幅、绸缎八匹答之。

**三月初六日(4月9日)**　札各属遵照奏准章程审办盗案。略谓:

前因粤省盗风日炽,经本部堂、部院会同奏请,将持械伙劫盗匪,无论水陆,不分首从,仍予先行正法,以安民生而弭隐患,奉旨依议。若再不认真缉拿,据实禀报,仍敢讳匿曲纵,删减人数,捏改供情,讳强劫为抢窃,改火器为徒手,种种恶习积弊,有意纵盗殃民,定即从严参处,决不姑容。

**三月初七日(4月10日)**　札运司开设广雅书局。略谓:

刊布经籍,乃兴学要务,致用之本源。近年江、浙、楚、蜀诸省各设书局,刊行甚多。广东岭南名区,人文荟萃,此举未备,殊为阙如。查本衙门向有海关经费一项,本部堂到任以来一直发交善后局专款存储,留充公用,今即将此款提充书局经费,专刊经史有用之书。即在菊坡精舍设立书局,委蒋署运司总理局事。委候补知府方守功提调局事。延请顺德李学士文田为总纂,南海廖太史廷相、番禺梁太史鼎芬、番禺陶孝廉福祥为总校。择日开局,并将详细章程拟议详定。

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卷三页五十二:

是为粤省有书局之始。初设于菊坡精舍,后就机器局修葺应用。集资四万三千两,发商生息。又商捐每年五千两,合之息款,凡七千三百九十五两,以充常年经费。搜罗经学通人著述,陆续刊行,以踵《皇清经解》之后。史部、子部、集部诸书,凡可考鉴古今,裨益经济,维持人心风俗者,一律搜罗刊布。令门人缪荃孙在京访求应刻之书。以南海廖泽群为总校。经部首刊者,洪雅存《毛诗天文考》,北江全集所遗者也。致缪筱珊书云:广州开书局刊书,拟分三类,一续学海堂经解,一补史、考史、史注之属,一洋务,此须合外国记述及华人书关涉洋务、边海各防者,择要纂成一书。事体太大,须思一收束,仓卒不能定,望代思之。子、集两部有佳者,亦可带刊。按粤局未刻洋务书,惟属人在上海译述。又按广雅书局以光绪季年停办,国变后版片坌积,编次错乱。番禺徐绍荣董理图书馆事,择版式画一者得一百五十余种,汇为《广雅丛书》,其属于史学者九十三种,别为史学丛书。

**三月初九日(4 月 12 日)**　咨冯督办(子材)及水陆提督查办匪乡。略谓:

粤省积匪纠结,隐患日深,著名匪乡必须彻底查办,痛加惩创,方足以清内患而安民生。即请贵督办、提督即调集兵勇,前往开办。此次办乡原为便宜从事,以期匪徒敬畏,早遏乱萌。至应办各匪情节,除会匪、劫盗已有重典专条外,凡抢夺妇女、掳人勒赎、伙众打单、拦路械劫、积惯窝盗、主纠焚抢、助斗杀人,以及一乡公禀指为积年匪棍、扰害地方、凶暴众著、确有证据者,皆系真正土匪,即在原奏素行不法、掳杀纠匪之内,一面将讯过供情由各该道开具简明事由及正法日期,分起汇案,咨报察核,以凭汇奏。其情罪较轻、罪不至死者,分别儆禁枷责,立时发落。误拿妄攀、审系无辜者,立于省释。挟仇勒索诬陷者,亦即严办。其素不安分、尚无重案实据者,责令该乡该族公正绅董切结保领,带回约束。以后如再滋事,惟原保之人是问。

**三月十五日(4 月 18 日)**　革除肇庆府黄江税厂积弊。略谓:

该税厂征收杂税,弊病繁多,商民受累。现将黄江税厂改照太平关章程,委员帮办,驻厂稽征,将厂书、签子手及官房、总房、散房各项名目永远革除,改用司事、巡丁,不准幕友、书吏、家丁干预税项。该厂私收之各项浮费,所有办用钱、官厘头、额外及平船头钱、墟艇钱、黑钱、包揽钱共七款,该厂缴官之各项陋规,所有充规、节礼、堂礼、簿规、火烛共五款,一概永远禁止。该府该厂缴纳藩司、肇阳罗道衙门之季规、充规等项,以及此外无论省内省外何衙门如有向来规礼,一概永远禁止。

**三月十七日(4月20日)**　照会驻澳西洋罗大臣勿越界收税:

据望厦乡生张耀昌等呈称,窃生等世居恭常都望厦乡,与澳地毗连,澳洋纳税而居,原有限制,东至水坑尾门,西至三巴门止,高筑围墙为界。门以内华洋杂处,门以外坟塚累累,过此则华人税田十数顷,烟火千百家,从无洋人搀入居住。近洋人夜郎自大,日肆嚣张。同治年间,擅将水坑尾门、三巴门毁拆。厥后又编洋字号数于各乡各户门首,旧岁又于村前开辟马路,约占税田八亩零。去年正月,又向各处税田屋宇勒索租钞,得寸入尺,村田皆税,产屋亦税等语。查望厦村地方经再饬确查,确系中国税地,断不能任人越占。且该村居民众多,倘若被勒难服,尤易愤激生事。相应照会贵护大臣查照,务即迅将此事查明禁止。所在澳门事宜一律遵照旧章办理,毋辄向民间勒收租钞,免致徒生枝节,有碍睦谊。

**三月二十一日(4月24日)**　以病体未痊,奏请续假。略谓:

经月以来,政务之繁愈甚。举凡规画善后、督察盗案、部署匪乡、综节库款、核催围工、筹画沙田、惩劝将吏、料理一切交涉事宜,千条万绪,纷至沓来,无一非棘手之事,无一有可循之例。加以痼习太重,曲折太多,急之则棼,缓之则玩。每遇一事,无不烦屡次之文牍、语言。然人才止有此数,又不便操之过急。其接见僚属,钩考案牍,仍复夜以继日,寝馈不遑,并无片刻休息之时。故转瞬匝月,病体仍未轻减。惟有仰恳天恩,再予赏假一个月,俾得加意医治。奉旨:着再赏假一月。

**同日**　差弁回粤,赍到御赐福字一方。上谢折。

**三月二十四日(4月27日)**　奏裁阳江镇总兵,改设高州镇。以廉州边海要地冲,高州未能兼顾,请专设北海镇总兵。

**同日**　奏陈广东洋务情形并委蒋泽春兼办洋务。略谓:

领事职分本卑,介乎官商之间。只以近年洋人深悉中土虚实,狡妄日甚。兼以广东向来于交涉之件过形迁就,是以愈久愈肆,渎扰不休,每隔数日必来

一见。骄蹇不逊，要求无厌。无论极琐细不情之事，一来函牍，即须应允，即须速办。其函牍之语，无非凌辱挟制之词，几非敌体。故论广东洋情，不特非各国交际之常例，且亦为中国各口岸领事之所无。一切商务、居址、交际、游历，逐渐侵占，任意踰违，不合条约明文，亦无咨奏成案，此类甚多。只因洋人暴横，历任疆臣恐生枝节，诸多隐忍，以至今日。其已往之失已难追改，而日炽之焰，急宜防维。自臣到任后，待之稍加严重，其妄干者明予斥拒，失礼者立即驳诘。其函牍之无礼过甚，混渎不休者，则置之不答。然亦每每开诚直言，略去故套，以情理剴切劝导，彼似亦颇有听悟之时，近来似觉稍为安分，函牍措词亦渐谦和。此次派委运司蒋泽春办理洋务，似总理衙门竟可勿庸知照该国公使。待其来署询问，即告以此事粤督已经奏明，粤省洋务仍是粤督办理，此不过多委一大员，可以随时晤商，免致耽搁之好意，彼自无词。总之，臣承乏海疆，自当上禀朝廷怀柔之略，隐折他族侵凌之焰。既以防微杜渐，亦即以息事安人。惟有量力审势，妥慎办理。若故与海外各邦违约逞忿，致挑衅端，臣固有所不敢。若遏华洋商民交涉事件，强词偏袒，自处于曲，致失我国家大公同仁之政体，臣亦有所不为。凡所力持严拒者，要皆于理宜争，于约不背，于势可行之端，断不致自生枝节，上劳宸虑。

**是月**　批宝华公司禀请招商纳厘、鼓铸制钱。略谓：

鼓铸制钱上系国家利权，下关民间生计，该商寄禀请招商集股开铸纳厘，实属谬妄。其弊有五：以轻为利，愈趋愈恶，一也。少则利微，多者壅滞，二也。百物昂贵，病商病民，三也。私铸竞利，狱讼繁滋，四也。充斥邻省，诟责交集，五也。所陈五便，皆属虚诞无实，断不可行。

**四月初八日(5月11日)**　拒法国领事索赔教堂损失。法国驻广州署领事文称：此次教士教民被害，共失去银三十八万三千三百八十八元三毫四仙，皆大清光绪十一年之事，要求"秉公办妥"。为此，照会法领事法兰亭：

查此皆开战以后、议和以前之事，无可议办，无可归结。中国自光绪九年办理海防以来，以至十年六月鸡笼开战以后，即专以商民亏损而论，不知凡几。仅广东一省各口税耗银数，约计三百八十余万两。按万国公法，自应以举兵至人之国生衅者认其咎。贵领事官须先言明将此项银三百八十万两若何查办，若何归结，再可查办教堂损失零星物件可也。同日致电李鸿章请转致法使，如法兰亭悔悟，言定以后永不再提此等索偿之谬论，即当见之。美素睦，英渐谦，德无嫌谊，当款接。法无礼，故不能不以此折之。

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卷三页五十三：

法领事师克勤上年回粤,请查办教堂损失,驳之。嗣改派法兰亭来,要索如故,驳愈峻。法调白藻泰为领事,以示修好。白藻泰到任请见,覆以须不提议和以前事乃可。法使闻以总署,奉旨饬见。白藻泰来,亦不言赔偿事。嗣因其诬殴弁兵,请饬总署告法使禁约。

**四月十三日(5月16日)**　致电冯子材密商抚黎安琼长策。先一日,以琼州客、黎情形传说不一,询如何方为长策。冯复电欲设长策,须灭客、灭艾、抚黎。黎山内横直二百余里,须十字打通,中设营,隘设汛,如黎受抚,永远无事矣。本日致冯,谓:

开十字路,自是化黎安琼上策,前明邱文庄、海忠介、俞大猷俱有此议。但须大举,兵力饷力不易。假如奏请公往办,不避劳苦否,有把握否。从何处下手,须用兵几何,须几何日,特密商。冯复电云,公欲救民水火,材何敢惮辛功。惟下手处须灭客、艾,抚黎次之。匪二万余,必需勇二十营方敷展布。日期难预定。材办事性急,断不肯劳师糜饷。但勇须自招,琼属府州县均归节制,方可有济。

**四月十六日(5月19日)**　奏陈驳斥法领事索赔银两情形。略谓:

该领事所请谬妄已极。无论损失甚微,捏造虚诞,即使真损巨万,亦无向中国绕舌之理,当即照复驳斥。广西教堂甚多,将来如亦有妄请,臣与广西抚臣自当一律驳斥。大抵两广洋务率皆类此,各该国并无生事之意,各公使亦不敢遽设可行之想,皆由领事生端尝试,加以明驳力拒,即遂寂然。

**四月二十九日(6月1日)**　咨东抚院统核规越用款。核定收数为一百一十七万二千六百余两,其中于奏准息借汇丰洋款内提拨五十万两;派销悬引十二万包,每包价八钱五分,共银十万二千两;于宝源借款内提拨二十万两,劝集义捐银一万三千六百余两。核定支数为:萃军(冯子材部)饷银二十六万二千六百余两,勤军(王孝祺部)饷银十九万四千八百余两,景军(唐景崧部)饷银二十四万三千四百余两,参将陈荣辉、莫善喜两军共饷银八万三千二百余两,福军(刘永福部)饷银十二万三千两,另筹解各军枪械军火等十四万二千余两,东、西转运局经费共银四万二千六万余两,水军转运船经费勇粮共二万六千七百余两。以上九项,统计通共实支银一百一十二万余两,有盈无绌。

**同日**　致电冯子材指示治琼办法。略谓:

琼州客匪已败散,未痛剿。镇道欲徙匪党四五百家,安插钦州白龙尾。窃谓此策未善,民愤不息,久仍不安。且渡海潜归甚易。欲请公亲往一行,察看情形酌办。拟诛渠魁凶悍者,馀令前驱剿黎自赎,开十字路。黎山通后,即安

插黎境。内外隔远，或不相妨。公赴琼驻一两旬，宣布威德，筹定方略，即回钦。俟匪乡办毕，九月再往大举。

**是月**　勘界钦使邓承修自龙州回广州。

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卷三页五十三：

法人闻中旨只就原界勘明，遂并已议让之保乐、兴安、海宁三城皆作罢，仅允东段展十里，西段十五里。钦使以闻，奉旨伊既不认，则先勘原界更不可缓，即迅速会勘，所争新界暂置不论，切勿固执己见，贻误大局，致干重咎。然先勘何界，实为棘手。于是东自南关分勘至隘店隘，西至平而关。三月初十日画押。桂界交涉如是而止。钦使赴龙州休息，旋来广州，约以十月朔起，勘钦、廉界。

**五月十二日(6月13日)**　出示严禁白鸽标会。

粤省赌博名目甚多，其害民伤财，以白鸽标花会为最甚。设总厂于市镇，设分厂于通衢，设收标、跑把于各路各乡。无论农工商贾、男妇老幼，往往贪其利多本少，用钱用银随便猜买，且不出门庭，即可输赢百变。虽典质告贷，荡产倾家，在所不计，实民生风俗之大患。地方文武各官，恐亦难保无收受规费之事。为此示谕：嗣后开设白鸽标花会及猜买者，一律严拿，按照定例分别究惩。地方营、县受规隐徇，察出参办。

**五月十九日(6月20日)**　编河海巡缉营。合海防、盐务、厘金各轮船十五艘，编为三营，则以内河轮船八艘，编为二队。分段巡缉，不论外海内河、六门内外及省河、西江等处，有私枭盗匪，立即兜拿。以都司武永泰为总带官，节制调遣，以一事权。

修广肇两属围堤工竣。计六县一百七十五围。加高培厚，添造石工，重筑基址。凡用款二十五万五千两有奇，取之牙捐、振捐、罚款等项，不动赈款。

**五月二十日(6月21日)**　札两司委员确查澳门租地界限。略谓：

查香山属澳门一区，自前明以来，准令大西洋即葡萄牙人在彼寄住。该处向由葡人岁缴租银五百两，道光二十九年以后，拖欠至今。其租住地段，北至旧有围墙为界。围墙以外地名望厦村，该村附近悉系官荒、民田。乃葡人始而越出墙外，建筑炮台，屯驻洋兵。继而占用民田，砌成马路，遂将围墙拆卸灭迹，任意侵占。近又向村民勒收田房租钞。迭据村民到辕联控，业经本部堂行文澳门葡官，令其查明禁止在案。查此事因历年粤省洋务棘手，无暇问及澳门，以至彼族暗长潜滋，得步进步，隐患甚深。若不亟为彻底清厘，妥议条规，严定界限，数十年后，岂复可问。亟应遴委明干精细之员一二人，前往澳门，遵

照现札指查各节及抄发各件事理,逐一详确查明,禀复察夺。

**五月二十二日(6月23日)** 奏陈粤省财政艰窘情形并拟暂纾办法。略谓:

粤省藩、运两库每年入款合地丁、太平关税、田房杂税、盐课货厘一切杂款并海关拨款、洋药厘饷等项,及新增之弛禁捐款,另捐之洋药防费、膏厘,综计所入不过四百五十余万两。至于每年出款略分五类:一常年例支、一部拨饷项、一旧案添支、一新案添支、一筹还洋款,共约银七百六十一万九千余两。以收抵支,计不敷银三百零五万四千余两。既无凿空生财之方,亦无百事俱废之理。仰屋搜索,焦灼万分。惟有将出入不敷情形沥陈请奏,以备户部裁度,并勉筹一支持腾展之法。拟分为三项:一为节省。现将防勇、练兵、轮船制造及一切各费并藩、运两库常年例支竭力裁并,通计可省约五十六万。一为请缓。拟请将部拨催补京、协各款酌量缓急,分别暂准缓解、减解、带解、抵解、免解,俟力稍苏,陆续筹补。缓筹之数,大约二十余万。一为奏请别筹。除实捐一项恳准留用外,现拟将巡缉经费一项就地筹捐。统计节省、请缓、另筹三项,共一百七八十万两。此外尚短银一百万两以外,实无设措之术。仰恳俯念粤力已竭,粤事方殷,南洋首冲,关系全局,敕下户部通筹熟计,俾粤省得以应付支持,不致迁延贻误。

**同日** 奏请敕下户部准照原案指定各省关筹还粤省代借洋款。嗣户部于指拨偿还一节,以无从筹措议复。

**五月二十七日(6月28日)** 奏陈于省河黄埔设厂试造浅水轮四艘工竣,曰广元、广亨、广利、广贞。于二十五日亲往阅验操演。虽系华工制造,视洋造者尚堪仿佛。计费银一十二万五千一百余两。

**是月** 致函户部尚书阎丹初(敬铭)陈粤省财政艰窘情形。略谓:

洞才庸质朽,任重事艰。前拜病疏,未蒙上允。自维薄劣,终当引去。因闻各省疆吏乞退者多,故未敢即渎。此次续假一月,以待朝廷择人,决不敢恋栈复饵也。惟两广此席,在今日关系尤重,尚望钧衡深念,审择长才,是为至幸。粤事最为难者,首在洋款。合计总数虽多,但洞到任后所借充粤饷者止三百万,有二百万系前任张振轩所借。彼时所借者无事之筹防,洞到任后所借者有事之战备,相提并论,似或可原。至于此外四百万,乃因奉旨援台规越,接济滇、桂。关外战事方殷,饷需为命,因大局所关,台围难解,不得不为救急纾涸之计。迭次电奏俞允,始敢议借。今兵事已罢,部议将所有洋款悉责粤还,震骇忧煎,不可名状。除代借四百万元无可筹外,即就本省前后五百万论之,所谓粤借粤还者,原拟由粤自筹,约略可敷此数。今各项捐款猝于去年十二月遽

奉中旨一律裁撤，既不敢稍违朝命，且民间知有此旨，即收捐亦必不应。当于去年腊月出示一律停止。筹者既不许自筹，缓者又未蒙允缓，而扣拨严催之款较前增多数十万(从前协饷多有蒂欠，西征亦仅解八成，尚可稍为拖欠，今大都改成解京实款)。加以本省洋款、旧日代还西征洋款，现将收支数目确核，每年实短银三百数十万。虽极力节省，百事俱废，岂能省出此数。现已详开清单，披沥陈奏，祇候圣明代裁，大农指示。但有办法，无不恪遵。若朝廷必不垂谅，徒加督责，虽将粤省督抚、藩司严谴治罪，亦于国家无益。即使海防善后一切暂缓筹及，而本省盗匪纵横，勇营岂能尽裁，绿营岂能遽汰，全无饷糈，岂能一日安居。设有变故，洞一人不足惜，如国事何，如疆事何。伏望垂察俯鉴，为粤省稍宽一线，是所叩祷。

**是月**　以粤省仕途猥杂，奏参不职府州县官六员。

**六月初九日(7月10日)**　致电冯宫保(子材)、刘倅保林。略谓：

琼客户数千，且显然为匪者止千余人，余无扰害实迹，似无尽灭之理。只可先将此次滋事客匪办妥，徐筹善后。至通黎大举，须用重兵。现因饷匮焦灼，十六营七个月须三十万，无从筹措，姑缓数月。总之，大举乃洞所深愿，但视力量能否耳。

**六月初十日(7月11日)**　致电总署转奏朝廷拟派冯子材赴琼查办黎乱。略谓：

琼属客、黎勾结，久为巨患。上年冬腊间，儋、临客匪滋事，焚杀民人甚惨，扰至澄迈，距府城近，势甚炽。十二月至正月，提督张拔萃、参将陈荣辉连战屡胜，擒斩数百，余众乞抚，设法招捕魁党，四月内事略定。署镇张得禄、护道谦贵据诸将议，将滋事千余家安插钦州沿海之白龙尾。士民受害过深，愤恨客匪，坚恳多诛。此时全剿则势所难，调停杂居则贻后患，而徙居钦海实多未便。众论参差，不能画一。现商冯督办就近酌带一两营赴琼查办，察酌孰应诛，孰应抚，如何安插为妥，兼筹抚黎事宜。规画略定，仍回钦廉办匪。十三日奉旨：张之洞等电奏已悉。此项余匪业经就抚，义无尽诛。着冯子材赴琼妥筹安插，仍随时咨商张之洞详慎办理，勿得稍涉轻忽。

**六月十四日(7月15日)**　奉四月二十七日上谕，倪文蔚来京陛见。广东巡抚着张之洞兼署。

**六月二十日(7月21日)**　札司道讲求洋务。略谓：

洋务为今日要政，加以广东远控南洋，距各国洋界最近，交涉事件尤为繁要。举凡安内攘外、关税厘金、教育海防，种种皆与吏治民生相涉。稍有疏舛，即生枝节。稍涉敷衍，即致贻误大局。且条约本极细密，洋情又极变幻，必须

熟考详酌,缓急操纵,方能合宜。乃本部堂衙门于交涉事件,总汇纷来,其间或有事资群议者,向来一经行议,司则以诿之府,府则以诿之县。县无可诿,则遂束之高阁。迨经屡奉檄催,然后草率具覆,引约章则多舛,援成案则多歧。推求其故,皆由各衙门多诿为无关职任,不加深求。约章全不究心,成案直未寓目,以致隔膜无当。甚至近来有外州县禀请粤海关监督向领三联单之洋商索补厘金者,有外府行文税务司,其书衔称为大英官员者。迷谬至此,可骇可虑。即于本衙门附近毗连地方设立办理洋务处,以司道为总办,广州府及候选知府蔡守锡勇为提调,蔡为坐办提调。员外郎衔辜汤生为德文翻译委员,通判张懋德为法文翻译委员,布理问、邝其照为英文翻译委员,试用通判王存善、许如驷,候补知县王秉恩为该处办事委员。该处应荟集条约档案、中外书籍,以便查核而资讲求。一切有关洋务政事之书,均须广储备用。总之,此举乃为督饬各衙门讲求洋务而设,以期襄助有人,筹画周妥,兼以练习人材,俾资器使。

**同日**　批惠州府夏献铭禀酌拟查办匪乡办法。略谓:

匪乡办法贵乎核实,所见甚是。惟所称有"终身为不善而其罪不可指明以附于法者"等语,殊属费解。如积年凶暴,素行不法,有掳杀纠匪实据,无论主纠、听纠,皆可名之为土匪。土匪即法所应办,断无终身为不善而其罪不可指名之理。法生于名,故周秦诸子名家与法家意指类多贯通,史汉亦称刑名。至不可指名,则究坐何罪。又"并未为恶而名在丹书原被人择噬"一语。丹书系指已定谳而言,但被人一呈一状一禀一揭,均不得谓丹书。如被人诬告,更不得谓名在丹书。果系并未为恶,即当随时审明,随审更正,亦断无并未为恶而听其名在丹书之理。至"不必论其所犯之有案不有案,但论其为匪不为匪"二语,殊有语病。因其有犯,故名为匪。果身犯为匪之事,虽或因人畏凶悍,不敢告发,或已经到官,狡脱幸免,当此查办匪乡之际,或被害之家控诉,或乡邻呈首,查审得实,即当惩办,是昔虽无案而今有案矣。若始终无人控首,传讯又无情节,又何从断之为匪而诛之乎。盖被控之案,审实则成案,审虚即不成案。为匪之案,审实则为匪,审虚即不为匪。此理甚明。该府既称巨憝必诛,诬告必办,宜言凡实系为匪,即旧例罪名稍轻,必究实照章严办。若并未为匪,即被人控攀有名,必审明立雪其诬,方为明白了当,斯不至善恶不分,枉纵失平矣。

**六月二十二日(7 月 23 日)**　销假。兼署抚篆,循例兼理广东学政。

**是月**　特参贪黩昏惰州县官二十员。

**七月初一日(7 月 31 日)**　奏请颁发沙田部照,以便买卖分析,升科起征。略谓:

粤省地居滨海,沙坦较宽。此项退水之田,素称膏沃,获利既厚,流蔽滋多。粤省沙田以广州府属香山为最多,顺德、新会、东莞次之,番禺、南海又次之。自嘉庆二十三年查办升科以后,所有新沙溢坦,斥卤成熟,虽迭经报查清丈,饬令照则升科,终以未经部复核定,未能入额编征。各业户坐拥膏腴,仍完斥卤轻征。至沙田数目,合计老沙、新沙有案可稽者共计一万三千余顷,皆未请给部照,民间但凭垦单、县照、司照管业。此次拟请除原额民田外,无论老沙、新沙,一律换给部照,以便买卖分析。嗣后民间买卖过割,以此为凭。仍详加查勘,分别上则、中则,升科起征,永远免其摊派捐抽,实为便民安业,一劳永逸之计。

**七月初七日(8月6日)**　致电琼州冯督办(子材),令先剿后抚。略谓:

客、黎、游勇并扰,亟应痛剿,此时岂能议及抚字。增军大举,极佩卓见。惟饷绌万分,无从筹画。

**七月初九日(8月8日)**　札司道开设船局。略谓:

粤省海防善后,尤以造船第一要务。拟就现筹之款,以一年半为期,造成浅水兵轮十艘,配齐应用炮械。此十舰即按兴造之次序,编为船名,第一艘名曰广甲,第十艘名曰广癸。应即就黄埔原设船局,刻期举办。

**七月初十日(8月9日)**　致电琼州冯督办(子材)。略谓:

目前匪扰势急,只可就现有及新增兵力,或迎击,或雕剿。月余后察贼情,计饷力,能否大举,再与公商。能筹饷则办,不能则止,非以此数营责公扫尽全琼黎、客也。

**七月十二日(8月11日)**　交卸兼理学政篆务。时患肝疾未愈。

**七月二十四日(8月22日)**　批厘务局详商人包承火柴厘金。略谓:

据详商人黄庆和包承火柴厘金并折开章程,阅之不胜骇异。查该商认征之数每月仅得银七百余,乃于省、佛、汕头、北海等十七处设立厂卡,垄断罔利,已于商民有妨。该商犹以为未餍,且申之曰洋来或到别埠,土造或迁别处,准商等随时添设厂所,而又船只、巡役、器械纷纭,未尽事宜,尚须随时禀请举办,其必骚扰苛索、多方取盈可知。以家人日用束缊取火之物,而令通省水陆立专卡、设巡船、颁钤记、封铺户,几与盐榷铜官相等。传之海内,鲜不骇笑者矣。至奸商影射取巧,藉洋人为护符,诚所不免。以每月七百两之故,致令中外交涉增出无数葛藤,地方官固应接不遑,该司道亦将日不暇给。种种窒碍,利少弊多。诚使给谕开办,不及一月,全省驿骚,该局岂能职此重咎。乃谓逐一核正,尚属可行,一何轻率乃尔。况粤省筹饷虽急,尤须刻刻以恤商安民为本。

倘该局确见此项火柴认真抽收，于饷有济，则详定厘则，责令现设各厂带抽，未尝不可，所得容或不止此数。何必身任烦扰，为奸商创必不可开之利源乎。此举有乖政体，无裨饷需，应勿庸议。仰即酌议收数，补入厘则，饬令各厂一律带抽。

**七月二十八日(8月26日)**　致电琼州冯督办(子材)等。略谓：

无论何匪，先剿后抚，不易之理。琼事鄙人决计奏明大举，客、黎一律办清，以七个月为期，至明年二月底止。计在琼有二十七底营，共六千五百人，似足以办琼事。饷械等需银共二十八万，开通黎峒经费尤多。万计苦搜，只能筹十四万。如能就地筹集十四万，乃敷用。

**本月**　特参贪赎昏惰、讳匿酿案之州县官十员。

**八月初十日(9月7日)**　就澳葡阻我设卡致电总署。略谓：

澳外之卡正为缉私，卡不止一处，所缉不独药私一端，所抽亦不仅赴澳之货，关系各口税厘大局，断难裁撤。药私澳门最甚，税加则私愈多。彼既代我筹加税，何以又阻设卡。诡谋难测，望驳之。

**同日**　奏请派大员澈办琼州客、黎各匪。略谓：

琼州一府，孤峙海南。黎巢其中，民环其外。地瘴而瘠，民弱而惰。其为地方之害者，一曰客匪，一曰黎匪。客匪大率皆籍隶嘉应州及广州府属之新宁，肇庆府属之恩平、开平、高明、鹤山等县，言语风俗自为一种，土人不与为婚姻。其性勤苦力作，悍猛齐心。所到之处，土民无不视为他族，积为深仇。在琼有老客、新客之分。老客寄居百余年，较为安分。新客则多系同治年间恩平、开平、高明、鹤山、新宁、阳江等处滋事客匪，前抚臣蒋益澧奏明安插高、廉、雷、琼等府，广西容、贺等县。琼属之儋州、临高、澄迈皆有之，渐衍及万州、陵水等处。光绪五年客匪滋事，以后土、客之衅遂成。黎人所居最深处曰黎母山，纵横二百余里，十三州县环之。诸黎以儋州、临高为最驯。陵水之俘黎、歧黎为悍。崖黎富强，亦易滋事。从前出掠不过附近内山而已。近七八年来，客匪、游勇散入其中，奉惠州客民陈钟明、陈钟青为总头目，合生黎、熟黎、客匪、游勇为一伙，名为黎而不尽真黎，遂致离巢数百里，大肆劫杀，抗拒官军，习为战斗，岁必出巢两三次。大率客匪以黎峒为负隅，借黎人为声势。黎匪以客匪为向导，借游勇为附从。客、黎纠结，全琼遂无安枕之日。此二十年来客、黎各匪蓄毒构衅、勾结滋蔓之实在情形也。若再不亟图良策，大拯琼民，养痈长寇，合势燎原，数年以后，必致琼地全为群匪糜烂而后已。近日迭与冯子材电商，客则临以兵威，分别良莠，诛其凶悍为乱、抗拒不悛者，抚其安分谋生、真心悔

罪者。或即用为官兵前驱，攻黎自赎，或迁往他处相宜地方。黎则先剿积年逆首陈钟明一股，先将附和抗害之外匪乱黎痛如惩创，以次招徕良黎，相机进兵。如其势顺情通，再议深入老山驯生辟土之策。倘能从此长驱深入，仿照前明以来海瑞诸人开通黎峒十字路之议，据其腹心，通其险阻，令其薙发向化，设立土目，从此渐开矿利，广植禾蔗，增益赋税，利民通商，于海防实大有益。即使地终不能富，民终不能强，而琼地永除心腹之患，琼民永免涂炭之苦，亦地方官必不容已之责。此臣所以熟筹深念，不能不为大举澈办之计者也。奉旨：此项客、黎各匪，必应分别良莠，剿抚兼施。着冯子材督率各营，相机办理，以靖地方。

**八月十五日(9月12日)**　致电琼州冯督办(子材)、方道等。略谓：

琼绅既愿劝捐抽厘助饷，请公体察。如可行，即开办。即用台衔出示晓谕琼民，大举进兵，办贼安民，赶紧捐助，一劳永逸。所收全解督办大营充饷，不作他用。黎客靖，大军凯撤，即行停止，出力绅士从优保奖。

**八月二十六日(9月23日)**　致电琼州冯督办(子材)。略谓：

此次奏请麾下渡琼，本因客匪而起。屡次来电但筹攻黎，未言客匪如何办法，祈速示。

**冯督办来电(光绪十二年八月二十七日到)**：萃军渡琼本因客匪。材到海口后，查客匪经陈荣辉招抚，未敢妄动。惟陈逆中明、中青、唠连等纠党出窜，焚掠饱归。此匪凶悍党多，近在肘腋，倚黎山为巢穴，踞险负固。若先办客匪，各股必奔入黎巢，结成大股，如虎添翼，更难收拾。故用离间法，出示晓谕，专剿陈逆一股，使他股虽多，各怀观望。拟待攻破陈逆，兵入黎山，居中制外，然后清查客匪。抗者剿，匿者搜，降者抚。任我自为，彼难挺走。

**是月**　咨呈总署越南派使求援，答以"事机已失，补救无从"。略谓：

越使武克宽代越南前山西总督阮廷润、谅山省吏吕春葳、高平省吏严春芳递禀，另抄越国王阮福明禀一件，乞命将出关，声罪致讨，使上藉龙灵，号令其国，收复疆宇，以永为外藩。答以：越南久隶藩封，本属天朝臣子。咸、同以来，该国王昧于制治保邦之义，历年与法人叠次私立盟约，渐撤藩蓠，蹙境丧师，自贻祸患。前年滇、桂出师，该国并不遣一使一文来辕陈请商定，并举夹攻之策。迨大兵破敌南关，克复谅山、长庆之际，复不能纠集义旅，协助官军乘机却敌。今成局已定，该国自愿归法人保护，近来势愈不振，乃始来沥诉乞援。览其情词，极为可悯。而事机已失，补救无从，盟约昭然，岂能更生他议。所请牧马、保乐一带准国王自行居住，非原约中所有，本部堂碍难代为奏请。惟在该国臣民度德量力，同心竭诚，善为维持，以存宗祀。

**九月初三日(9月30日)**　奏陈广、肇两属及潮州府属各堤工告竣。略谓：

广、肇两属六县一百七十五围堤加高培厚及添造石工,重筑基址,统共用官款银二十万六千九百余两。潮州府属三县堤岸加高培修,所动皆系捐款。

**九月初四日(10月1日)**　致电琼州冯督办(子材)。略谓:

客、黎猖獗已久,麾下渡海而客匪就抚者千人有奇,黎酋陈钟青授首,皆由慑服公之威德所致。琼军久弛,自公渡琼后,始渐次整顿。初意亦欲裁之,继念其戍琼日久,当此有事时,自应令其出力。方道固执,诚所不免,但省城胜统领之任者甚少,故节取而用之。已迭次札电严饬,务听指麾,并令札营住帐棚,不得扰民。尚祈随时指授机宜,俾得奉以从事。他日不独肃清全琼皆公之功,即诸军皆能化为良将精兵,亦公之功也。

**同日**　致电琼州方道(长华)。略谓:

客事已见就绪,惟有姑示羁縻,速攻黎匪,固是遵冯调度,且正办亦当如此。不然坐糜巨饷,粤何能堪。揣琼军将弁恐不无畏瘴畏冷之意,可明谕诸将士愿进攻者留,不愿攻者去,各随其便。另募耐瘴习险之勇,改用敢战深入之将,急速整军,庶免坐耗。若能收用土团杂勇,令为先驱,免多耗官军,尤为要著。

**同日**　致电琼州冯督办(子材)。略谓:

琼郡贫瘠,论常理本难劝捐。特因客、黎扰害,民不聊生,不得已发大兵剿办。但饷项无措,因公屡电言琼绅愿劝捐抽厘助饷,始敢决议增兵大举。今欲劝捐,必须公出示札地方官劝办。若云出自鄙意,则粤省连年筹饷事太多,必议地方官之不恤琼民,观望不前矣。公出示后,鄙人当切饬府县力办。并非避谤推诿,惟期于事有济。二十四万恐办不到,徒贻口实,不说出总数为妥。

**九月初七日(10月4日)**　奏陈钦州老界绘图列证请旨饬办。略谓:

钦州接壤越南有三都八峒地方,辖境甚广。自广西上思州沿边之十万大山起,历分茅岭,跨二丈河而下,南至旧址,漫漶不可复识。有既入越界后行数十里而复得华界者;有前后皆华界,中间斗入一线名为越界者;有衙署里社尚存华名,档案可据者;有钱粮赋税输缴本州,列名学册者;有田宅庐墓全属华人并无越民者。固由越为属藩,不甚考究,亦以边地荒远,地方官未能抚驭周密之故。今归法护,界务一定,边防因之。若水陆形势险要尽为他族逼处,则他年贻患,悔不可追。臣先后派员密勘沿边形势,复参稽志乘,调查档案,遍考旧闻,大抵该处中国老界确凿可据之据共有十端,实应全行辨明认还,方昭公允。第一证,分茅岭为中国界。第二证,三不要地为中国界。第三证,十万大山以南循二丈河两岸,南抵新安州滨临大海,皆为中国界。第四证,新安州江口为

中国界。第五证，思永水西岸潭下、河桧、六虑村一带为中国界。第六证，古森港海口为中国界。第七证，漱凛峒、三岐江海口为中国界。第八证，硙街为中国界。第九证，江平、黄竹为中国界。第十证，海面筷子笼、青梅头以南至九头山附近诸岛皆为中国界。特恐法使无理狡执，出于意外，一时遽难定议，臣与王之春密切筹商，窃拟就图画为四线：第一线，中越历来分疆旧址。第二线，将中国老界酌议先行认还一半，于海边大势尚不甚失。第三线，于老界内最切近者先行勘认数处，余再商办。第四线即现界近内地方，乃近年中朝涵容藩服未经详办确认之界也。总之，第一线乃中华旧壤，土应我属，民应我护，并非格外争多。即万不得已，第二、第三两线亦当力辨坚持，方不致弃所固有。请饬下总理衙门及勘界大臣邓承修、北洋大臣李鸿章查照图证界址，与驻京法使及勘界法使逐条勘论，务使旧界得以辨认收还，不致全行沦弃。

**九月初九日(10月6日)**　电复琼州方道(长华)。略谓：

白沙峒黎归化甚善。千脚、南元、过岭、下泥诸峒皆有降志，亟宜奖犒招徕，谕以朝廷威德，将来通商垦田，租山开矿，编立土目，剿除游勇，民黎均安，民黎均富。戢军禁忧，使勿疑惧。全局定，再令薙发。

**九月十一日(10月8日)**　札委李蕊等查勘广西矿苗。略谓：

广西省山高谷深，素产五金矿苗，如贵县天平寨银矿，临桂、义宁县铜矿，思恩县银、锡、铜、铁、硃砂等矿，博白金矿、百色磺矿等。煤铁为制器必须之物，如果矿苗畅旺，自应及时开采，能否招商集股试办。兹委候补道李蕊等前往，改装易服，密行查勘，明确绘图列说，酌带矿砂呈验禀复，以凭会商西抚部院筹酌办理。不得以流俗风水之说，拘泥畏难，坐弃地利，亦不得以捕风捉影之说据为定论。后因广西护抚李秉衡复以边防正亟，游勇散练勾结土匪，易于滋事，乃止。

**同日**　致电总署告法领事白藻泰今日已见。

**总署来电(光绪十二年九月初六日到)**：本日奉旨：据总理衙门奏请饬粤督照章接见法领事一折。前经两次谕令张之洞与法领事相见，何以该督谬执己见，并不遵办。疆吏接见领事，本系载在条约。如有非理要求，正可当面驳辩。倘坚拒不见，致该使哓渎有辞，非特有伤国体，必致别生枝节。着张之洞懔遵谕旨，即行接见。

**九月十七日(10月14日)**　令钦州汛兵勿驻钦、越交界处。“凡钦、越连界地方，如向未驻汛兵者，此时断不宜派兵前往驻守，免生边衅。此事只在将来廷旨决断，星使筹谋，不在区区七八名汛兵也”。

**同日**　电复总署。略谓：

粤并无派兵并轮赴越之事。自冯督办渡琼,所部多从,仅留分扎钦州及东兴各二百五十人。琼军转运轮尚不敷,安得有发兵三千,鼓轮远泊之大力乎。此言太无影响。法使任意捏造,摇惑人心,应请钧署诘问,免致以后捏扰无所底至。

**九月二十六日(10月23日)**　致电琼州冯督办(子材)。略谓:

陈荣辉作事虚滑欺诳。此次抚匪,鄙人已密查,知皆系雇募塞责,实数止数十人,无一匪首。以此类推,断不可恃全字两营。敝处迭次咨电,皆请公酌汰另筹,以此两营饷拨归麾下,专募土团熟黎,以为向导。营派麾下得力将弁带之,似更有实济。至陈将或留麾下听用,或竟遣回省,统望酌复。

**同日**　致电琼州方道(长华)。略谓:

大军四集,客匪万无蠢动自取灭亡之理。且冯督办既定计先黎后客,自应遵办。陈将大约无甚用,去留已请冯帅酌。琼军八营,若再留一营驻郡城,征兵更少,此一营可调归前敌。该道进兵时,或一营弹压后路客匪,以七营前进攻黎,统由该道酌之。至郡防,请冯帅布置可也。

**九月二十七日(10月24日)**　致电琼州冯督办(子材)。略谓:

公派琼军由儋、临择路攻黎,乃据方道禀,一由黎母五指山进八百里,一由十万峒、岭门进虽较近,险僻相同,并无止百余里之说云云。果如所禀,是儋、临一路并无直进打密老巢之道,深为疑闷。尊意令琼军出西路,原欲夹击以分贼势。今西路无道可入,纡远至八百里,岂能呼应灵通。窃思琼军若不遵调度,畏葸迁延,自有军法在。若西路实无进兵之道,将来责以先期不战,将士岂能心服。务祈将儋、临一路究竟有无进入黎巢之路,公派琼军会剿是否指定陈钟明老巢,抑或凡系黎巢皆可。如云各军未便同出一路,则同一中路仍可分为中左、中右数道并进。此事近日省垣耳食者颇多,窃议咸谓公调琼军于西路不能进兵之地而责以进兵,未解用意所在,敢请明晰教我。至方道偏谬处颇多,鄙意殊不惬,已屡痛饬矣。

**是月**　创设枪弹厂,址在广州城北门外二十里之石井墟。又奏陈上年水灾筹措赈款情形。略谓:

上年广、肇两府水灾,受灾之烈,为道光二十四年以后所未有。综计米赈共用银三万七千二百七十三两余,杂赈共用银五千七百三十八两余,屋赈共用银二千一百四十两余,工赈共用银八万九千七百一十九两余,委员薪水、盘费等项共用银三万五千八百一十二两余。

**是月**　孙厚琬生。

**十月初六日(11 月 1 日)**　致电伦敦刘钦差(瑞芬)、巴黎许钦差(景澄),拟购铸铜钱机器,询订购一副连运费共需若干,几月至粤。

**同日**　致电福州船大臣裴荫森,询代造英尺长一百五十六尺、宽十七八尺,吃水英尺八尺,配新式上等机器两副,须能出大洋。每船半价约须若干,马力若干匹,一点钟行若干里。

**十月十五日(11 月 10 日)**　致电琼州冯督办(子材)。略谓:

伐木开山,目前要义。锄斧等物已赶备。惟黎山雨雾过多,树木阴湿,砍伐恐难为力。窃思火水油最猛烈,浇于草木上即燃。此物价廉,海口必有之,祈速购试用。如易引火,当速买千箱解往。

**十月十六日(11 月 11 日)**　致电广西李护抚台(秉衡)。略谓:

尊意不愿开矿,自是老成之见。惟山泽之利,昭昭经籍。铜铅矿厂,川、滇现开,未闻厂必滋事。西省贫瘠,利源止此一端,弃之可惜。官不用经费一文,而可养无数穷民,何惮不为乎。若虑聚匪,可派员弁弹压。请熟思详察。

**十月二十日(11 月 15 日)**　札藩、运两司筹议开铁禁。略谓:

旧例铁斤、铁器不准下海,所以预防接济外洋及海盗。自海禁既开,今昔情形迥不相同。本部堂前在山西巡抚任内,即奏明山西铁斤准由天津出口,海运各处。广东事同一律,亟应变通成法,妥议章程,奏请免禁铁斤及各种铁器下海出洋,惠及工商,以畅我内地之土货,而渐减无穷之漏卮。

**十月二十四日(11 月 19 日)**　密陈臬司于荫霖持正秉公,"宏达刚断,不独为粤省第一贤员,察其才器不凡,洵堪大用。今将去粤,僚属士民同声恋惜,微臣尤觉顿失臂助,焦虑彷徨。该司莅不习之滇省,未必即有速效可观。而粤遽少得力大员,未免前功顿弃。朝廷瞻怀南服,必蒙照察无遗"。

**十月二十五日(11 月 20 日)**　奏陈查复顺德县大南沙筑围一案情形:

上年勅查大南沙私筑围坝壅塞水道一案,经查明,何太英及亲家陈言群强割腴田讹诈已经入手者至一千七百两之巨,以何、陈两家之田八十余亩勒换他户之田至一千四百亩之多。并查出何家祖孙子侄横行乡里,恫喝官绅,一味恃符妄为。现在顺德众愤沸腾,佥谓何太英、何祖荣及陈言群等无从深责,实由其子给事中何崇光庇纵主使所致。其应如何办理之处,伏候圣裁。

**十月二十六日(11 月 21 日)**　以琼州防务重要,密陈琼防人才。略谓:

兵部侍郎曾纪泽原奏称,近日琼州情形,较之台湾尤为吃重。法人既据全越,即不能忘情于琼州等语。是今日筹琼之要,以治军海防为归宿,而必自抚黎开山始。必须选闳通坚卓之大员,任以地方重寄。查有山西汾州府知府朱

采，廉劲果毅，勤朴耐劳，器识甚闳，志趣甚远，久在北洋，深通洋务，臣在晋时，深悉其才。如蒙破格擢用，畀以事权，必能为国家完此奥区，实于边海皆有裨益。又卸署两广盐运使、广西候补道蒋泽春守洁才练，明澈精强，老于戎行，于斯缺亦能胜任。

**是月**　邓钦使承修赴钦州勘界。

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卷三页五十四：

时越地游勇、义兵相结，攻破海宁，歼法国员弁甚众，自请服属中国。洞奏言勘界未定，法遽用兵四出，自酿祸端，似宜照会法国暂勿用武，请敕总署、北洋妥筹界务速竣之法。又法兵擅入中国界，屯船攻击，请敕特诘法使，令各船驶离华界。奉旨：越既攻击法，岂能劝法弭兵。法使至总署，谓越之攻海宁由粤主使。虽严切驳辨，总署不释然。惟当守定现界，和平办理，勿妄加收抚。倘激成边衅，惟该督是问。按粤实无主使之事，此法人诡言耳。惟法越有警，沿边紧急，不得不于东兴驻兵五营，防游勇窜入而已。

**十一月初一日(11 月 26 日)**　咨琼州冯督办(子材)商办抚黎事宜。略谓：

琼州黎人迭次滋事，重烦兵力，果能设法化导，变狉榛为驯扰，实为当务之急。及今军威已振，正是亟筹招抚之时。应如何威惠兼施，宣布德意，俾臻一劳永逸，即请详切规划，妥筹章程，飞咨本部堂商酌办理。

**同日**　致电琼州冯督办(子材)指示要策：

一曰雇夫开山。多募土团，资以军火，专令向导，伐木开路，令其逢涧搭桥，寻地凿井。俟此处有可饮之水，可驻之地，再移营步步进扎。二曰购线歼匪。群匪散匿，大队无所用之。惟有重赏购线，擒杀一匪者赏若干。再有数千金，悍党可尽矣。以黎开黎，以黎攻黎。但须招谕良黎，投诚者不诛，免致负隅致死。

**十一月初二日(11 月 27 日)**　札东臬司饬东莞等七属遵办清厘匪乡事宜。略谓：

东省东莞、增城、三水、清远、花县、佛冈、英德七厅县匪乡，由署陆路提督郑即日督军驰往查办。一、各乡编查保甲，以别良歹。将户口查清造册，若子弟出外为非，责令绅董、约长、族长按名交出。如在本乡为匪，尚未破案，预须开列所犯事由实迹，禀送到官，以凭讯明惩治。其有情尚可原者，准约长、族长切结保回，由官核明，量予责惩，即交该乡、族严加管束教导。倘日后怙恶不悛，惟原保之人是问。若巨匪远扬，即令具结立案，日后潜回，由该乡、族捆交或报官引拿。倘敢包庇纵容，一并惩处。一、各局、约递相管束，以资纠察。在

县城设公局一所，市、镇、大乡各设分局一所，遴选公正绅士经理局事，不必拘定职衔。令公局稽查分局，分局查所属各约，各约查所属村庄，并许邻局、邻村互相纠察。如有庇匪之乡，该管局、约当先为劝导，不听则指名禀官。如局、约明知不举，扶同诿饰，邻局、邻村有意党护，窝留逃匪，查明分别惩儆示罪。一、慎选局绅，以端表率。各局、约须凭阖县阖乡公议，推举公正任事之绅董入局办事。众望素孚者毋许诿卸，素行不称者不准滥厕，尤不准强行干预。如有不知自爱、豪霸武断、假公济私、索贿诬良、挟嫌陷害、倚势抗官，以及得财滥保、庇匪殃民、造谣生事、阻挠大局者，准各厅州县据实通禀，一面即由郑署提督查明，将该劣绅勒传送省，分别奏咨斥革惩办。一、妥办团练，以助守望。冬令盗匪易滋，各乡值此农闲，各练壮丁以为防缉。平日分地巡察，有事合力截拿。如匪党过悍，立即报官派勇兜擒。一、就地筹款，以资保卫。办匪办团，均须经费。应由郑署提督督同地方官劝谕各乡绅董，各就本地情形，或比照他县办法，妥为筹办，发交本乡殷实铺户存储。局、约绅董秉公经理，核实支用，报明地方官存案查核。遇事禀官发给谕帖，方准提用。但不由官吏经手，亦不准局中擅派私提，滥支糜费。严禁弁兵胥役藉端抑勒。一、责成地方官，以资督率。此本系地方官应办之事，各该属遇有办匪事宜，均应恪遵郑署提督指示，督率绅董切实办理。如有抗延推诿，即行撤惩。以上诸条，均为目前除莠安良要务，官弁绅董一体遵办，毋稍违延粉饰，别滋事端。

**同日**　致电琼州冯督办(子材)商抚黎十二条办法：

一、晓谕各峒，言官军此举但为剿除作乱逆黎。决计开通十字路，以期黎、汉永远相安，其良黎秋毫不扰。一、从前为匪黎人，投诚者免，抗拒者诛，擒斩来献者重赏。一、将来开通十字路后，择要设官安营，各村黎长编立土目，就中酌设总土目数人。散目给顶戴，总目授土职，自为约束，不令吏胥索扰。一、开通后，黎人仍安生理，有主之田产断不强夺，惟抗拒者入官，充屯田用。一、开通后，田业酌定赋税务从轻则，断不苛敛。一、开通后，黎境有矿各山，给钱租赁，绝不强占，黎、汉均享其利。一、开通后，民人牛具、盐布与黎地木粮、香药等物设场互市，来往畅通，公平交易，于黎人有益。一、既立土目，责具永不敢杀掠抗官切结。所属有犯者，治土目罪。各土目皆须各派亲属至官署当差。一、每数村须设一义学，习汉文，讲圣谕，经费就地筹办。一、投诚各黎，无论生熟，一律薙发，违者以抗拒论。一、投诚黎首须开送户口草册。一、投诚黎众，责令前驱开山伐木，按里酌给犒赏。以上十二条，刊刻告示，会列公与鄙衔，广为散布，传入黎峒，令众黎知大军开山，并非歼其种类，夺其生计，且于彼有益，

庶不至负隅死抗,可免顿军损将也。不然师老饷竭,后难收拾。请速酌复。惟土目亲属官署当差一节,意在为质,示内暂勿叙入。

**十一月初九日(12 月 4 日)**　致电伦敦刘钦差(瑞芬),柏林许钦差(景澄)。略谓:

铸钱机器,请询明设厂须地若干亩,屋若干间,工费约需若干,每日用匠夫若干人,煤若干吨,开办时洋匠几名,薪工若干。拟先铸铜制钱,并备铸七钱重通行银洋元,器需通用。望切商。半年内赶造运到华,酌加价。

**十一月十八日(12 月 13 日)**　朝旨以吴大澂为广东巡抚。本日致电云:"公来,喜不可言,吾今得为官文恭矣"。

**十一月十九日(12 月 14 日)**　致电琼州谦护道、崖州萧牧,严饬"督团攻黎,须剿逆抚顺,不准妄杀,以招徕归化、开通道路为主"。

**同日**　致电琼州冯督办(子材),谓:

山中贼巢似不必尽毁。缘荒山进兵,雨多雾塞,无所栖止,正苦屯戍为难。匪巢既破,就此驻军设卡,屯粮积械,胜于自造棚寮矣。

**十一月二十七日(12 月 22 日)**　奏陈琼军获胜筹办招抚情形。略谓:

黎地中、东、西三路,现经分军剿抚,逾险苦战,历年积恶之乱黎与近年倡乱之客首相继诛擒,群黎震慑,纷来求抚,请薙发,送丁册。此次攻剿处所,皆为数十年来官弁兵勇未到之区,皆由冯子材志气忠壮,奖率诸军,亲历其险,愈进愈勇,是以将士用命,所向有功。现正与臣筹商开山通道及将来开屯设长、兴利化俗之策。倘能仰藉天威,开通群峒,尽化诸黎,实为治琼长策。

**是月**　设沙田总局,专司沙田发给部照,升科起征事宜。

**十二月初七日(12 月 31 日)**　致电邓钦差(承修),李、王两道台。略谓:

狄电既有照云南办法执图定界之说,署电又有相机操纵之语,似可就此生发。查云咨第二图上画有蓝线以河为界,注云系商酌改正之界,应得积里七千四百里。至无可如何时,或与婉商云,若云界大有改正,粤界毫无商酌,显分厚薄,于使臣面上有碍。彼族重海轻山,重外轻内。近内之分茅,犬牙之长山,孤悬之九头,或可稍加商酌,亦未可知。总之,无论彼允否,我既有各种案据,似不能不姑一言之。

**邓钦差等来电(光绪十二年十二月初四日到)**:按图划界固属简便,惟事迭出,措论益难。收地既涉嫌疑,循旧则拂民意。议界在即,修等日夜焦思,操纵实无成策,万望苾筹酌示。

**同日**　奏请规复诱拐人口出洋不分首从就地正法旧章。略谓:

同治五年上谕,拐卖人口出洋之奸徒于审明后即行正法,匪徒咸知敛迹。

光绪二年前督臣刘坤一声明仍请循例听候部复办理，毋庸先行正法。该匪徒习见习闻，毫无顾忌，略卖之风日甚。现据各州县禀报，拐案几于无旬无之。夫一人被拐，举室仓皇，其家或因而离散。出洋者受苦工之磨折，冤惨孰甚，其情节较强盗杀人得财尤为惨毒。而现在办法尚从常典，实不足以挽救颓风。亟宜规复旧章，并于就获审明后不分首从，均即立置重典，俾奸徒知所畏儆。一俟此风稍息，再行体察情形，奏明办理。

**奉旨**：着照所请。

**同日**　奏请开铁禁，准两广铁斤、铁器海运出洋销售。略谓：

粤铁出产素饶，行销不广。听其顿滞一区，不惟洋铁遍行，漏卮难塞，即粤铁盈积，私贩亦难禁绝，徒令矿法多一窒碍，工商少一营生。现在山西铁斤准由天津海运奉天省，久已钦遵办理。广东、广西事同一律，恳请两广铁斤、铁器海运出洋销售，以兴矿务而惠商民。

**奉旨**：着照所请。

**十二月十二日(1887年1月5日)**　致电总署、天津李中堂(鸿章)拒日舰来粤。略谓：

驻日本徐使承祖来电：倭外部文称，由法新造之亩傍兵轮日久未到，现派暗治舰、长门舰前往汕头各港访寻等语。巨舰不比纤芥，何须访寻。言语支离，必不怀好意。现经粤电复云：长崎杀戮华兵一案，华民愤极，粤民尤甚。倭舰来粤，难保其无事。崎案正在商办，大局攸关，彼此均须加意慎重，庶免另生事端。请致外部，该轮如果来粤，各港口当局即电闻转致，无须派舰来寻等语。狡谋似须预杜。是否有合，请裁酌加电徐使。

**十二月二十二日(1月15日)**　致东兴邓钦差(承修)等。略谓：

我图四线皆有凭据，皆公牍近事，有书有案，乃现界，非古界，不审均提及否。知极为难，惧将来上下交责耳。

**邓钦差来电(光绪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到)**：廿一在芒街会议，狄言我志图不足凭。手出一纸，云系抄我志，说内有由安南、江平入海之语。答以安南、江平并举，两界显然。文法虽有参差，图式断无妄绘。既约校图，当就图辨。因再出赫政所藏英、法十年前所绘中越界图二纸，与我志图不谋而合。狄置英国不论，谓法乃无学问人所画，不足据。折以画图出售，其人讵知日后有勘界事，遂预为中国地步，且何求于华而故为。反复折辩，终不听。狄约往履勘，允订期再议。

**十二月二十四日(1月17日)**　出示招抚琼州峒黎。略谓：

琼州一府，有黎人者十二州县。乾隆、嘉庆、道光以来，盗兵构乱，史不绝书。近年熟黎煽动生黎结队攻剽，戕害良民。加之客匪、游勇散入勾结，为乱日甚。本部堂职任兼圻，当经奏调各省官军会合琼州防营，大举彻办。现在陈

钟明、陈钟清、王打文、陈文中、那肥、那闪等稔恶已除，黄清等巢穴已毁。大军屡胜之后，一往无前，必将深入五指、黎毋、七指等老山，一辟数千年狉獉之境。兹特奏定条章，明白宣谕尔黎峒总管、头人及一切熟黎、生黎、歧黎等，各宜展转劝导，各率峒内诸黎捆献各匪，缴纳军械，造送户口清册，一律薙发改装，并须向导官军，助工开道。总期除莠安良，永息寇乱，黎、汉人等各安生业。兴利阜财，立学施教，变易鄙俗，沐浴圣化，从此全琼境内共享升平。末附招抚事宜十二条。

**十二月二十七日(1月20日)**　荐举广东州县人才六名，劾罢不职者三名。

**是月**　开议钦越边界。

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卷三页五十五：

法使狄隆以十一月抵边，请照云南办法按图勘界。先是，公参稽志乘档案，并据委员查复，知华界没入越南者甚广，应辨明认还，画为四线，列举十证，奏请相机操纵。而云南勘界商酌改正者，凡方七千四百里。公与邓钦使商，就此发端。时越、法相攻，杀其勘界随员海士。公虑法必以兵力尽取越地，西例用兵所得之地，不以让人。法既得地，必不再容置喙。本月二十一日，在芒街会议，狄隆谓我志图不足凭，又言海士为中国人所杀，而二十一日之前，法兵已占江平、长山等地，阻之不得。会议累日，狄隆狡执殊甚。钦使与公往返电商，议定三条：一、由北市至竹山，彼此较图，意见相合；二、由竹山至白龙尾，彼此较图意见不合，应请示本国；三、如有别处较图意见不合，彼此请示，未奉明旨之前，均不另派兵及官员前往。第三条公谓不妥，而钦使已议定入奏。

**是月**　派员巡缉香港一带华界海面，以海交界私枭猖獗，派副将费全福管带轮船七艘，在香港附近一带缉捕，照会英领事转知香港总督饬属协助。

# 光绪十三年(1887)　丁亥　五十一岁

光绪帝亲政，慈禧太后仍训政数年。

中葡澳门条约。

鸦片税厘并征。

郑州黄河决口，开河工捐例。

官督商办漠河金矿。

**正月初二日(1月25日)**　致电邓钦差(承修)等言勘界之难。略谓：

此事万难，岂敢奢望。事机千变，更难悬拟。惟白龙尾现列汛地，且形势所在钦海门户，我守之则遥控海宁，敌窥廉郡，必顾其后。彼踞之则内逼防城，外断东兴、思勒。若中分一线，彼先筑台，我安能守，断断不能让人。其次，则江平、黄竹、长山、九头、分茅数处，即使不能归我，只可论作瓯脱，万不能划入越境。若再不行，亦只可归入请示朝廷一法，以为将来活着，此则确乎不移之理。

**邓钦差来电(光绪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到)**：廿三日议，仍约校图。廿四日晨，彼约赫政往，愿独与晤。午后单骑率一司员赴之，首告以江平不应屯兵。狄勃变，击案大言：海士无兵，为中国人所杀。今禁我兵，又欲杀我耶。斥以汝此等面目，可昧得大国使臣乎。我在总署接见各国公使，未曾见有似汝此等面目。汝在中华久，知邓某作事是惧人威胁者乎。才说江平未定之界，法国扎有兵勇，语尚未完，汝便动气。若中国进兵江平，汝亦不能说我不应扎。彼惶恐谢曰，邓大人名声我知道，因提起海士，便伤心欲裂，情怆不自禁耳。狄始出图，指一界线，系由东兴南小河起，东入海又北入内地，包长山、江平至白龙尾上之白墓止，言线左归华界，线右归越，我已将白墓至龙门一段让归中国矣。答以此仍系汝一家言。我图说确凿，汝何得偏执。狄言今晨奉本国电令如此办理，实不能自专。挽我电请如伊言，词色卑婉，意在要求。答以志图进呈，我断难移易。狄言如此相持不了，贵朝廷必归罪邓大人。修笑应曰，我办事只论是非，不计利害，何烦汝代虑。狄复恳另议他界，将江平作为不合，请示朝廷。答以明日汝来，与我王、李两大人再议。

**王道(之春)来电(光绪十三年正月初三日到)**：连日会议，专注江平。彼因临海，可以通商，多方力争，并有保乐对换之语，且驻有兵官，已占先着。自二十四星使单骑往议，兼奉寄谕，致成变局。彼族固属狡执，我又不敢忿争，实深焦虑。现在白龙、嘉隆两处尚无法兵，欲分兵驻之，与

江平针锋相对，或明派，或暗遣，均可一助，断不致别生事端。将来彼以江平有兵为词，我即以某处有兵为抵，庶失此或可得彼。此事重大，不敢专擅，谨候宪裁。

**正月初三日(1月26日)**　再电东兴邓钦差(承修)等。略谓：

朝廷责鄙人以固执，法人责鄙人以主使，今公艳电责鄙人以迄无闳议伟见。规切允当，敢不敬服。惟疆臣之职，一在用兵以相慑制，一在结民心以固藩篱，一在考地理以资折辨。今图说已具，契据已备，边民求附已多方联络，屡经驿电并奏，边兵、炮台已奉总署查撤。自十一年至今，所奉严旨甚多，内云"如有枝节，惟该督是问"者凡四次。上年十一月寄谕复切戒洞以置戍劳人，勿骛虚名。洞无奇谋妙术可以默化强敌，远庇边氓，自知庸劣，惟有悚愧而已。

**正月初六日(1月29日)**　致电东兴邓钦差(承修)等。略谓：

未定之界驻兵与否，两国自应一律，方为平允。此次约稿第三条是许以江平驻兵，而中国他处不派兵。如此说，则彼已暗得江平矣。彼不撤兵，此界难收。江平既没，东兴难保，万万不可。若此处不说定立约，将来或可设法以他处抵制。务望另与妥议，切要。

**邓钦差来电(光绪十三年正月初六日到)**：昨迭奉八电，苦衷至计，岂惟修等所素佩，亦粤人所共谅也。修自闻海宁之变，接奉严旨，窘束万分，祇得专抱府图以为辩驳，不敢以久远之言再渎。岂料该使尚未开议，法兵已占江平及长山等地。阻之不得，驱之不能。辩论数日，法始以白龙尾自南至北，西归法，东归我，与我志图不合，不允。始议照约请示朝廷。然犹处处作难，迄无成议。总之，西人遇事必盛兵以从，故能悍然罔忌。我惮于用兵，故动不如志。公静能烛远，当有蒭箸开拓鄙怀，或照此定议。千祈速示。

**同日**　再电东兴邓钦差(承修)等。略谓：

江平许以驻兵画图，是今日已决定划归法界矣。朝廷虽不务远略，亦必虑及近忧，东兴、思勒岂可弃之度外。且明旨有"华民居住之地为断"一语。此处现在居民有华无越，力辩正是遵旨。此条万不可遽与画押立约。今惟有以已与公会衔电奏请旨为词，缓其画押，从长计议。疆土大局所系，洞任守土，公任使命，责备利害，彼此同之，并无区别，不得不竭力筹商。

**邓钦差来电(光绪十三年正月初七日到)**：钦、桂界务，情势不同。海士之死，法人未尝一日忘。东兴民伍近复越界生事，法备益严。若界务迁延，必生他变。明公为国，修亦不敢为名。兵事非修所得议，故请示朝廷。界尚未定，不得谓划归法人。电奏已单衔复署，并声明电商会奏。乞谅苦衷。

**正月初十日(2月2日)**　致电东兴邓钦差(承修)等。略谓：

定界必以兵队，古今不易之理。使上年开议之先即以重兵相劫制，早就范矣。今译署慎重，禁言兵事，即使连营百里，不能一矢相遗，有何用处。又谓若

为待敌，则宜速于思勒要隘处筑多垒，掘地营，以备扼守。于东兴屯精兵千人，日夕简练，作备战之势。彼若蠢动，我半日而据海宁，传檄而定新安矣。

**正月十一日(2月3日)** 以边事紧急，调萃军四营、琼军一营由琼赴钦，令无刻延。

**正月十二日(2月4日)** 致电东兴邓钦差(承修)。略谓：

尊议草约三条已邀署准，何容再渎。惟白龙与江平等处尤不同。此处资敌，内逼防城、钦州，寇在门前，蹙边弃险，必致中外哗然。洞与公十载交情，披肝洒泪，争此几微，伏惟明察。

**同日** 致电总署转奏朝廷，力陈白龙尾万不可弃。略谓：

该岛为龙门协汛地，乃广东现界，从无属越之说。若为敌踞，岂惟东兴、思勒、那梭诸汛地被隔，抑且防城难保。设因狄隆蒙混要胁，姑与含糊立约，以后断难改正。洞职在守土，此时若不详切奏明，他日边防遗害，必将追论蹙边弃险之由，不惟疆臣重咎难当，朝廷亦将追悔。仰恳敕邓大臣将约内白龙尾一处抽出，万万不可许其驻兵。

**正月十五日(2月7日)** 光绪帝亲政礼成，诏加一级，各官以前处分悉予开复。

**正月十九日(2月11日)** 致电琼州冯督办(子材)请收回致京及沿海各省电。略谓：

顷知公有电致北京及沿海各省，不胜骇异，何误会至此。前调数营回钦者，虑越民、法兵相攻，游勇乘机生事，故添营弹压，销患无形，非与法战也。自议界务以来，内意惟恐用兵生事，争地开衅，十五日尚奉严旨切戒。公此电传译京外，必干朝廷震怒，洞与公俱受严责。且法人更将借口，必致边境不能驻兵，更于界务有碍。已饬电局将此电收回。如有致钦、廉电与此相类，亦望速行更正，并传至各营为要。如法真与我开衅，洞亲身与公同赴钦边，歼此狡虏，今尚非其时也。

**十五日奉上谕**：自上年正月以后，屡次严电该大臣先勘旧界，再商改正，因时进退，具有权衡。然所谓旧界者，指中越现界而言，并非举历代越地曾入中国版图者一概阑入其内。乃张之洞因邓承修有先勘老界之说，遂博考载籍，绘图贴说，凡前史旧闻一二可作证佐者，无不搜集，实亦煞费苦心。但查图中指出地段，大率越南现界。以二百余年未经辨认之地，今欲于归法保护后悉数划还于我，法之狡执不允，朝廷早经逆料，并将拓地之无益，后患之宜防，反复周详，电旨之外加以寄谕。乃该督等接奉此旨，并无一字复奏。朝廷深意，不知细心仰体，仍复胶执成见。嗣后分界大要，除中国现界不得丝毫假借外，其向在越界华离交错处所，或归于我，或归于彼，均与和平商酌，即时定议，不必归入请示。凡越界中无益于我者，与闻有前代证据、而今已久沦越

地者,均不必强争。

**同日**　致电琼州冯督办(子材),饬一鼓作气肃清崖州乱黎。略谓:

琼黎以崖州为最悍,民间久受扰害,道远瘴盛,山深地广,生歧尚多,必须将崖黎大创。似宜选派得力将官率两三营赴崖,乘此声威,督团剿抚,一鼓而全琼永清。

**正月二十一日(2月13日)**　致电东兴邓钦差(承修)。略谓:

鄙意分茅岭乃古今中越分疆之地,妇孺皆知。若竟属法,书之史册太觉无色。大臣谋国原不为名,一身之名誉不宜沽,大局之名义不可不惜。此非我等数人之名,乃国家万年之名。此节不可不力图。同日又电,谓白龙尾作辨论界,江平作未定界云云。大有转机,鼎力钦佩。窃谓白龙总宜说定属我界为妥。若坚持数日,当可收功。

**正月二十四日(2月16日)**　奏陈购办机器试铸制钱,兼铸银元。略谓:

粤省制钱自咸丰七年以后,三十年来未尝开铸,官钱日乏,商民病之。臣比年以来久欲整顿圜法,惟旧例办法亏耗过多,限于财力,未能举办。上年博采众议,惟用机器制造,则钱精而费不巨。叠接使英大臣刘瑞芬函电,喜敦厂机器全副每日工作十点钟,能铸造铜钱二百七十万个。合计机器、钢模外加运脚、保险,约需银二十五万两,建造厂屋约需银数万两。每月可造铜钱七万八千缗。但目前粤铸兼用中外铜、铅,亏折过巨,力有不支。惟有搭铸银元,或有余息,藉资弥补。又谓广东华洋交错,通省皆用外洋银钱,波及广西,至于闽、台、浙、江、皖、鄂、烟台、天津所有通商口岸,以及湖南长沙、湘潭,四川打箭炉,前、后藏,无不通行,以致利归外洋,漏卮无底。窃惟铸币便民,仍国家自有之权利,铜钱、银钱理无二致,皆应我行我法,方为得体。且粤省所用洋银缘系旧洋烂板,破碎霉黑,尤为隐受其亏。粤省此次订购铸钱机器,内兼有铸银元机器。拟即募选西人善铸银元者来华试造,定为每元重库平七钱三分,银元上一面铸"光绪通宝"四字,清文、汉文合璧,一面铸蟠龙纹,周围铸"广东省造库平七钱三分"十字,兼用汉文、洋文,以便与外洋交易。如蒙允行,恳请颁发明旨,粤铸银元除京饷外,各省协饷解款、完纳华洋厘税、民间交易,准其一体行用。

**同日**　致电南峒杨道玉书,询琼州种咖啡,此种何处寻觅,如何种法。

**正月二十九日(2月21日)**　致电琼州南峒杨道玉书,训以办事以实不以文。略谓:

黎散处万山中,或二三家,或二三十家,安能十家编为一排,五百家编一保哉。窒碍甚多,徒扰无益。保甲千古良法,然宜师其意,不必整齐其数。但期

群黎有头目约束，奉法向化足矣。又云：苏文忠(轼)在琼日，一黎叟问苏何故行新法，苏曰朝廷因民间贫富不齐，以此齐之耳。叟曰：天生万民，安能齐同。强欲齐之，如两瓦相磨，欲令其厚薄相等，然厚者固薄，而薄者已穿，仍不能齐也。此乃琼州故实，该道亦何为强齐之以牌甲之数乎。办事以实不以文，该道等习气总不能改，何也。饬其以后有更革建置事体，务须请示复准方可行，勿擅勿率。

**正月三十日(2月22日)**　致电新任广东巡抚吴大澂过香港时循例往拜港督，并派洋务委员辜汤生在港恭候随往。

**二月初二日(3月24日)**　致电陵水冯督办(子材)，谓"真系匪巢，又系攻克，一切财物皆准要。良民及受抚者，便不准矣"。

**二月初五日(3月27日)**　就洋药税厘并征及裁卡事致电总署。略谓：

香、澳五厂本抽药厘，近因奸商绕越内地厘卡，每由汲水门、马留洲等处分运，厘收日短。去年六月始在该五厂试办补抽，收数尚旺。若裁撤，则内厘愈亏，关系太巨。洋人影射干预，意图以渐蒙混，不可不防，务恳驳斥之。

**总署来电(光绪十三年二月初十日到)**：税厘并征，已遵旨通行开办。此事筹议数月，赫(德)一力承担。果能杜绝私漏，岁可增至七八百万。缉私一节，以附近香、澳设税司、巡船为第一要着。现与赫定议，所有香、澳各厂巡缉抽收事宜统交税司代办。此时事在必行，势不能顾惜一隅，动摇全局。

**二月初九日(3月3日)**　交卸广东巡抚篆务。以宿恙未痊，奏请给假。

**奉旨**：着给假一月。

**二月十七日(3月11日)**　据邓钦差来电云，法占白龙筑营甚确，致电总署诘法速撤。略谓：

正月二十六日，法以兵轮载越民妇女幼孩百余人至白龙尾居住。本月初一初二等日，由江平拨兵三四百名至该岛横港地方之咸沙、木岭赶造炮台，覆查属实，众情咸愤。望即诘责速撤，免枝节。

**总署来电(光绪十三年二月二十日到)**：恭使言，驱逐华民，赶筑炮台，实无其事，希详察。切勿多疑妄动，致滋口舌。望镇静为要。

**同日**　奏明交卸兼署抚篆并恳赏假一月，以资调理。

**同日**　折弁回粤，赍到御赐福字一方。上谢折。

**二月十八日(3月12日)**　致电琼州冯督办(子材)等。略谓：

开路以焚草伐木为第一要着，搭桥凿井次之。若不芟草、不搭桥、不凿井，军民仍不能畅行，虽开如不开也，切勿草率从事。又云：就抚生黎，裸形无衣裤者，均赏给衣裤辫线。每村酌发剃刀若干，务须一律薙发改装，方为归化实据。

**二月二十一日(3月15日)**　致电琼州岭门孙丞鸿勋。略谓：

此役专为抚黎开山，非令杀人也。该丞初膺军务，便思藉端多杀以为功，此非常大谬，大失本旨。琼功以辟土兴利、抚黎安民为上，不在于多杀人，亟须猛省痛改。

**二月二十八日(3月22日)**　致电琼州陵水杨道玉书。略谓：

各路报开路工竣者甚多且速，已密查多不尽实。鄙人岂不愿咄嗟立办，但世间安有如此易事耶。该道务确查切督，若始终虚饰，惟该道是问，勿谓隔海，鄙人但凭耳食也。

**是月**　钦越界务定议。

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卷三页五十六：

南至嘉隆河，北抵北仑、十万山、分茅岭，西至峒中墟北，皆归于我。分茅岭为自古汉、越分界处，相传汉马援立铜柱于此。居民分布于十万山之间者，为嘉隆八庄，学籍、经赋厘然可考。而地处荒远，官不过问，有三不要之称。公详稽博考，思复汉界之旧。又以白龙尾、江平一带关系海防，且白龙尾为龙门协汛地，必应属华。总署意在速了，主清现界，请旨电饬不必强争，将白龙尾、江平暂从缓议。驻京法使亦请彼此不争之处先行速勘，有不决者，由法使与总署面商。公与钦使犹坚持力辨。法知我不可夺，卒以嘉隆八庄属华，自嘉隆河至二丈峒中迤东为华界，十万山、分茅岭包括在内。三月初二日画押，凡拓地数百里，其地属越界而居民愿内徙者听。此为陆界。其竹山海口以东，白龙尾以南，以署电本有先办老界后商更正语，拟乘此提议属华。钦使派员赍海图赴总署，以备考证。公亦电署言之，请他日会议时量加限制。此番勘界，争回旧地数百里，洞与有力焉。王之春电云：此次界务先难后获，要皆宪台奏争白龙尾坚持不摇，故能渐就范围。不然，江、白即去，即嘉隆、八庄必沦于异域，遑问分茅。若江、白两处总署力持，尚可更正归华。

**是月**　开广西府河险滩。水道自桂林至梧州，曰府江，石多而滩险。上年开凿五处。至是以火药炸之。入冬水竭，又命工开凿。凡开险滩三十五处，商民称便。

**三月初一日(3月25日)**　致电总署转奏朝廷言税司代征厘税有损利权，流弊甚多。略谓：

洋药税厘并征久经奉旨，粤省自正月已遵办。至百货常税厘金，与洋药截然不同，何以必欲撤我厂卡，干预税厘内政，明系揽夺中国利权。窃思署允撤卡，原因欲在香、澳抽收。今深水步乃九龙司巡检属地，设关均在华界，与原议显然不符。我在我界收税厘，缉私贩，即不撤卡，彼亦何从挟制。至代收流弊，

巡船专归税司，中国巡缉兵轮不能抵港，捕匪缉枭皆将束手，门户直为两国所扼，一也。洋人与民船素多扞格，稽留龃龉，恐滋事端，二也。税司在香港，征银存汇丰，设有海警，渡海提银必多窒碍，与英国相处必多牵制，三也。西国合谋，久欲免内地厘金，此举逐渐推广，必思将各省各口百货一概并征。若外海内地税厘财源统归洋员，实不能无过虑，四也。初议欲我撤卡，或为便于香、澳商务。今则并非撤厘卡，不过撤收厘税之华官耳。事关华洋界限，不仅税厘一端。事关大局利害，亦不仅广东一省。可否暂缓改章，仰恳圣裁详察，如确无窒，再当请旨遵行。

**总署来电(光绪十三年三月初六日到)**：本日奉旨：此事往返辩驳经年之久，始克定议，并非改变前说。该督等于此中曲折并未知悉，何得谓与原议不符。海军初设，筹饷万难。有此办法，冀可岁增巨款。纵令六厂区区十余万两全行蠲弃，亦无顾虑。况经税司代收，此款并不致无着。是此举非但与各省税厘无涉，并与广东税厘无损。所不便者，不过厂员利薮一空，未免浮言聳动耳。该督等于朝廷全局通筹之意毫无体察，辄挟持偏见，故作危词，竟似六厂员弁一撤，从此天下利权悉入洋人之手。殊不思税司由我而设，洋税自我而收。现在海关岁入增至一千五百余万，业已明效可睹。该督等接奉此旨，当懔遵办理。

**三月初五日(3月29日)**　批琼州府谦贵禀华商请办琼洋轮船。略谓：

商人陈大盛禀请造办小火轮，专走琼洋十三属地方及过海安、雷州等处，专以渡人为事等语。本部堂察核所禀情形，此举于商民未尝无益。惟雷琼一带洋面二千余里，该商虽以渡人为名，必兼搭客带货，令税关、厘卡无从稽查，其抽收不无窒碍。其应完常税、厘金，仍应向常关、厘厂完纳，方为完善无弊。果能严定章程，重其罚款，于粤海关及各厂厘金不致漏越，当可再为咨商办理。大约往来有定处，开行有定期，稽查较易。惟有客无客，均须依期开行，于船户不甚合算。若以三数艘随意往来十三属及雷、琼各处，则稽查难遍，更恐洋商轮船蒙混影射，流弊必多。或令该商择定贸易繁盛之区定期来往，先行试办。俟有成效，再行逐渐推广。均须由该府确切查明禀核，以凭咨商核办。

**三月初六日(3月30日)**　致电东兴邓钦差(承修)。略谓：

有岛内洋应议定归华归越，岛外大洋应声明一切照旧。若明已属越，无从限制，遇有事时，法以铁舰横海查禁过船，搜外洋军火，我海面梗矣。

**三月初九日(4月2日)**　致电总署，遵旨已饬香、澳六厂税厘依期交税务司接办。

**三月十一日(4月4日)**　致电陵水冯督办(子材)、琼州谦护道(贵)。略谓：

移文昌民开垦黎山，策甚善。即札县出示晓谕文民，入土看山，自行移往。开垦何处，报明垦熟，三年升科。

又谓：

各州县自开小路与十字大路不同，应由绅团筹费自开。劣绅挟私阻挠者，查明严办。

**三月十三日(4月6日)**　致电总署请筹稽查洋膏匿漏。略谓：

洋药并征开办之后，不漏私土，必漏私膏。香港向有膏商每年缴饷十八万于港官，现在膏价贵于内地，走漏故少。将来药土税厘税并征，内地膏价必贵于港。港商包揽图利，由港煎膏，潜运各处，必致港官之膏饷日增，内地之药征日绌。似应与总税司妥议此次定例应如何稽查膏商，倘有弊端如何重罚，乘此改章未定时筹办。

**三月二十三日(4月16日)**　致陵水冯督办(子材)，谓：

南林攻克，甚慰。各军攻寨如得牛只，可由官收买折价，赏给该军，以牛发穷黎耕种。

**本月**　延梁文忠公鼎芬主讲端溪书院。

胡钧《张文襄公年谱》卷二页十九：

书院在肇庆府，本为总督课士之所。自督署移广州，不复亲临考校，惟以山长主之。公意欲整顿，故延文忠主讲。及广雅书院成，文忠率端溪经古诸生移居省城，其专课时文者仍留端溪。时梁以劾北洋大臣李鸿章获谴，或谓宜稍顾虑，公不措意也。公在粤、鄂时，台谏论事言官廷阙失，或弹劾阁官者，镌级后至粤、鄂，必有适馆之所。都人士云，好主人在，不患无书院坐。朱侍御一新继梁文忠主讲广雅，侍御亦以言获咎者。公意在激励风节，扶持正气，利害非所计也。

吴天任《梁节庵先生年谱》页三十一：

按先生与香涛订交，不知始于何时。光绪十年四月香涛方任山西巡抚，来京陛见，命督两广。时先生以参劾李少荃，直声大振。张、梁订交，疑始于此。五月，香涛陛辞，南下赴任。先生则于九月南归省墓，十二月始复入都。于此期间，先生在粤必常为督府宾客。其遗稿有折八篇，附片一篇，题下均注代张之洞。其中二篇文末分署光绪十年九月及十二月，或即此时代拟。另一篇署十一年三月，其余诸篇均无年月，要亦此一二年内代拟之作。又页六三：先生以丰湖书院主讲祭祀苏(文忠)祠在四月十三日，是接长端溪，必在闰四月后。(台北艺文印书馆1979年)

**是月**　偕巡抚吴大澂出省巡视海口，阅各炮台营伍操演。

**四月初二日(4月27日)**　萃军攻克崖州之南林，全琼肃清。致电陵水杨道

(玉书)等,谓:

南林逆巢已破,止捕诛谭逆亚吉及悍党拒战者,协从赦免,安分良黎尤须抚恤,严饬弁勇勿得焚掳骚扰。

**四月十二日(5月4日)** 就澳门定界事致函总署。略谓:

葡人之踞澳门,历有年所,久蓄侵占之谋。始则抗租不完,继则越界设路,渐至建台屯兵,编牌勒税。每乘我有事之秋,逐渐尝试。从前但图目前粗安,未暇议及钤制之策,致为彼族瞰破,隐患日深。至于招纳逃匪,包庇私贩,尤为粤省附骨之疽。窃思葡国物力贫弱,政教鄙陋,素为各国所藐,亦为粤人所轻。至其米粮食用,多恃粤省接济,商务来源尤仗粤货流通,始足自存,是葡之于粤尚不能全无顾忌。况彼之所重者在租界,界以外本在可有可无之列,我让则彼取,我争则彼弃,势所必然,断不至以可有可无、格外侵占之地与我为难,要之在我能坚持与否而已。该国不久将派员来京立约,钧署谋虑周密,自必能峻其隄防。如蒙钧署主持,外间当与之认真清厘,力杜狡谋,彼亦不能不就我范围,庶不致濠镜全境尽为所有耳。

**四月十四日(5月6日)** 致电琼州冯督办(子材)等,以天热瘴盛,各军病瘴者甚多,急速撤出善地调理,酌留土兵土勇耐瘴者办理未毕抚黎开路各事。

**四月二十四日(5月16日)** 致函总署清禁火油入口。略谓:

火油猛烈,稍一不慎,辄致焚如。粤省向多火患,比年以来尤甚,此灭彼此,应接不暇。查其失火之由,什九因于火油。至粤省民间素用花生油,山农依此为生。自火油盛行,相形渐绌。吾民生计所关,实应禁止。然若明颁禁令,易滋唇舌。惟有加抽厘饷,使其价贵,行用自稀。特是此策治标而非治本。窃思火油多来自美国。彼可因华工之有害于彼,禁我不往,我亦可因洋货之有害于我,禁彼不来。且条约内如硝磺之有关军需,米豆之有碍民食,均不准洋商贩运。火油既害民生,复易引火,似可援照办理。

**四月二十五日(5月17日)** 就洋药税厘并征事函复总署。略谓:

洋药税厘并征,有益于度支者甚巨。至六厂货厘均(税司)代办一节,深知钧署为用人宜假事权起见。然反复推求,隐忧殊切。现已核计未尽事宜,请筹妥善章程,具折入奏,另备公牍抄稿咨呈。折内所陈逾险混界、侵权扰民、有碍海防、虚逛不实各节,实皆熟察情形,博采众论而言,非敢稍存意见,故作危词。亦非回护前言,好为逆亿。再,去年新香六厂开办货厘一事,原因内地厘金日形短绌,博采群议,反复思得此补救挽回之术。筹办两年,始敢举办。开办之初,群言危杂,多方挠阻,洞坚持不动,实亦备竭棉力。设厂虽在各海口,而实

关乎全省内地之行厘。每年可收十数万之说，原为甫经开办，未敢铺张。至本年春初，局面既定，收数日旺，核计岁收尚不止此。今既改由税司抽收，应请钧署饬知赫总税司转饬尽征尽解。

**四月二十八日(5月20日)** 就赫德拟议常关税统归洋关税务司办理，殊多窒碍，函复总署。略谓：

窃查赫德此议，拟将粤省贸易与香、澳往来处所，凡有关无关、是口非口各常税统归税务司办理。详察情形，殊多窒碍。请为详切陈之。赫德因洋药并征而阑及六厂货厘，舆论已多纷纭。今又欲将各口民船民货悉改用洋税章程。查粤省各府商货多以香、澳为委输，处处烦扰，商惑民疑，牵动全省大局。华洋向多形迹，粤民更属浮动。变更太多，恐生枝节。是有碍于民情者一也。至章程内如发给船牌、订定号数及应挂旗帜等事，华船大小不等，非轮船可比，恐难一一遵行。是有碍于船业者二也。用人原属无方，中外终有限制。若粤省内外常、洋各税尽畀洋员，将来推之沿海、沿江各口，何所底止。况税司则住香港，征银则存汇丰，设有海警，如何提拨。是有碍于利权者三也。海关常税，除报拨正项之外，支销甚多，如内廷传办之要差、海关杂项之捐款、关署吏役之用度，供亿浩繁，率皆取给于此。若尽行改章，诸事束手。是有碍于榷政者四也。其三条所拟未设有粤海分关之不通商口岸只收一出口正税，较之有分关地方少输半税，将来商人避重就轻，必多绕越，条理殊未分明，于税课似无裨益。是有碍于课项者五也。种种窒碍情形，窃谓不能不虑。伏望裁察度，剀谕总税司停辍此议，曷胜企祷。

**四月二十九日(5月21日)** 崖州开路工成，致电冯督办(子材)委员查验。据方署副将电禀，由崖州西之九所市，经乐平汛北抵凡阳，为南左路，开得二百二十八里。一由州东沟口汛，经只强村、通官坊、招浅村、辨冲村、抱壁村，直抵凡阳，开得二百十五里，搭桥二十条，凿井一口。一由南右路州西之郎蒌汛，经抱怀村治经罗活峒，抵官坊河止，会合官坊、招浅村，接抵凡阳，开得二百三十五里，拱桥二十二条，凿井二口。又由抱怀村分道，至崖州坡之覃寨营门抱安乐所，共七十五里，拱桥八条。

**四月三十日(5月22日)** 饬改小蓬仙馆、郑仙祠为七公祠、三君祠。略谓：

广东自汉元封置交州刺史以来，名宦辈出，而德业最著者，厥有七公。如晋陶桓公之镇定广、交，致力中原；唐宋文贞之清正率下，教陶瓦以除火患；明韩襄毅躬捣大藤峡，剿除群盗；王文成东平浰头之匪，西靖田州之乱。我朝李恭毅之立专营、增战艇，肃清海陆盗薮，全活良民；阮文达之驭夷索凶，力持大

体,创设学海堂,振兴文教;林文忠之正民俗,杜漏卮,防外患,测洋情,营造海口内外炮台,创撰海国图志,威慑重溟,识微鉴远。拟特建一祠,令祀七公。饬将河南自岸乡中原祀王子晋、吕纯阳、李青莲三木主之小蓬仙馆改建祠庙,以祀上项所举陶、宋、韩、王、李、阮、林七公,名曰七公祠,并将原设三木主移入别处道院附祀。同日,以岭外人文蔚起,经学昌照。推原所自,则后汉虞功曹仲翔肇之于先,唐韩文公、宋苏文忠公继之于后。三先生皆以忠直谪官,复皆以文学教化岭表,文章气节,异代同符。论其教泽留遗,正堪鼎足。查粤秀山菊坡精舍之前有郑仙祠,所祀郑仙即史称之安期生,事涉恢奇,无关风教。饬将郑仙祠改祀虞、韩、苏三先生。并于龙王庙后酌拨隙地,另修祠宇三间,移奉安期生,仍名之曰郑仙祠,以存旧祀。

**闰四月初二日(5月24日)**　咨冯督办(子材)自琼州撤军并徐图善后。略谓:

琼州客、黎倡乱,自去年八月奏明大举徹办,督军进剿,其东、中路及西、南路擒斩拿获逆酋匪目百数十名。统计全琼已无抗拒之黎,可剿之匪。各峒生熟黎早经薙发改装,造册归化者,东路丁口三万余,北路一万余,西路四万余,南路生黎、西黎各头目现已赶造丁册,次第改装。其奏明开辟之大路址二条,已陆续遵照丈尺开通,并于原奏未及之路复添开十余道。已竣工者有万州小路五条,会同二,陵水三,澄迈二,临高二,安定二,乐会、感恩、昌化、崖州各一,均合于大路,以达五指。其崖州凡阳一路,月内亦即完工。所有剿抚、开道事宜,均已告竣。其余查勘化导、兴利变俗等事,必须熟筹审处,持久不懈,方能就绪。当此瘴热已作,大军若仍久驻黎峒,受病必多。贵督办立即酌带随员亲兵,凯回郡城。

**闰四月初三日(5月25日)**　致电琼州陵水冯督办(子材)、杨令光铨。略谓:

杨令化黎歌,冗长无当,愚黎既不能通晓,亦不能记诵。化黎必先教语言文字,兴利变俗,须好地方官循序讲求,久方有效,岂该令一过能化。制旗枪,募亲兵,仆马供亿,徒滋烦扰,宜止勿往,请饬该令即速回省。

**闰四月初八日(5月30日)**　札东藩司筹给雷琼道公费并裁禁陋规。略谓:

现当剿抚略定,善后方殷,闾阎未臻安谧,物力尤极凋残,该处地方大小各缺,莫不异常瘠苦。雷琼道一缺,进款寥寥,向来不免收受属员陋规,以资用度。各属员无所从出,亏挪而外,仍复取之于民。展转朘削,吏治颓坏,实属不成事体。现据新授雷琼道朱采面禀,所有到任以及节寿陋规,概不收受,并将该道所属向来陋规数目开呈查核,计到任、节、寿三宗,共银一万零二百元,门包小使二千八百零八元,尚有属官到任陋规,不在此数。海隅蕞尔,其何以堪。

该道既不受此陋规，所见甚是，自应从此裁禁，以成美举。惟此缺著名瘠苦，在该道廉朴自励，虽肯力为其难，然亦须足敷办公。亟应筹给公费银两，俾资治理而免赔累。饬该司按照单开陋规数目酌减数成，在于节省等款项下，每年酌给该道津贴公费银若干两。

**闰四月初十日(6月1日)**　札东臬司总理巡缉省城事务。略谓：

省城盗案之多，甲于外郡。虽缉之不可谓不密，防之不可谓不周，而盗踪仍未止息，则以地段分歧，统纪不一之故。应即于省城专设缉务总局，特派大员综持其事，庶收群力群策之功，而无涣散隔阂之弊。广东按察使王臬司职在诘奸，责无旁贷。奏调广东差委、前浙江按察使陈臬司现充总理营务处，缉匪乃其职司，应并委令总理巡辑事务。所有筹拨经费、添募练勇、酌设轮船、选派员弁、分段巡防、购觅眼线、设法侦辑、督营围捕，随时稽核勤惰，劝惩功过。并严定城关外及南、番、顺、香、新五县保甲、团练章程，详候核定饬遵。

**同日**　札东藩司禁限粤米出洋。略谓：

粤省耕三渔七，户口殷繁，素有食米不敷之患，每恃南洋米及西米接济。前经访闻有奸商弊串领照，藉称接济澳门华民，由省运米至澳，即由澳转运出洋，每年大率在一百数十万石以外，实属大干例禁。若不设法查禁，示以限制，则以江苏、安徽告籴之米，终不敌漏卮之多，粤民艰食之患，伊于胡底。惟有酌量本省丰歉情形，以定米石出洋多寡。除澳门华民每年约需食米三十万石勿庸增减外，其金山埠、新加坡等处华民为数甚多，势难遍给，自应按粤东中稔之年，酌量定拟每处各准运米若干石。若遇丰歉，仍随时增减。且无论澳门、金山、新加坡等处，运米概须请领运照，否则即属私运，即行查拏。

**同日**　札南海、番禺两县勘修迁善所。略谓：

南、番两县，狱讼繁多。数年以来，新旧礅禁已不下数万人。此种匪徒拘系日久，无所事事，颓惰之习益惯，悔悟之念不萌，一旦省释，谋生无具，难保不再蹈故辙。且当此夏令炎蒸，缧绁骈沓，疾病易生，动致瘐毙，实为可悯。亟应设法善为之所，以示体恤。查观音山下绥靖营旧地颇属宽阔，尚有房屋堪以居住。应即再加修治，添设房间，加筑高厚围墙，名之曰迁善所。即从两县礅犯中择其情罪较轻，性情较驯者，先行酌拨三百名(南二百、番一百)分禁其内。各设头目，购置工具，酌募工师，责令各犯学艺自给，俾其顾名思义，改过从善。将来放出，各有一艺可以资生，自然不再为非。是于矜恤庶狱之中，兼寓默化潜移之道。如行之无弊而有效，再量为添拨分设，推广各县。

**闰四月十一日(6月2日)**　致电福州船政大臣裴(荫森)订造浅水兵轮。

略谓：

四浅轮拟定长一百四十四尺，宽二十尺，出水九尺二寸，均英尺。实马力三百匹，钢协木舷，活桅二枝，可伸可缩，桅盘上可安炮。可行南北洋。限期二十四月。价照原议先汇五万，一年后汇三万，造成全清。惟速率中里三十二里似尚未足，能设法再加快数里否。粤造浅轮头尾炮、腰炮俱有钢炮房，船帮有钢板，似皆要需，闽厂所造相同否，并即示。

**闰四月十二日(6月3日)**　就粤省筹建水师情形电复海署、天津李中堂(鸿章)。略谓：

粤轮除盐务、厘局数只外，大小止二十九只，多甚小者。又除分拨各营捕盗外，在省河内外止十四只，皆只能充缉捕、转运、供差之用。无一兵轮，虽守口亦不足，故上年创造四浅轮乃兵轮式，聊佐守御。现拟续造船式较大、能出海助战之兵轮，可赴北洋阅看。其经费系零星捐助，不动正款，并设法十分节省，始克凑办，惟甚大者则须另筹。粤欲造船而无款，此乃小试其端，自以大举能成一军为长策。容再详筹上陈。请转达海署。

**闰四月十三日(6月4日)**　电复福州船政大臣裴荫森。略谓：

四浅轮马力四百匹，吃水十英尺，每点钟行三十六中里，余炮罩钢板、活桅各节，均照尊电定议。此外机器一切未尽事宜，俱用新式。每艘库番三万两，恳免贴水。五日内汇六万，又八个月至本年腊月汇三万，余造成付清。请速购料开工赶办。此四轮名曰广庚、广辛、广壬、广癸，限期能再稍速尤佳。

**闰四月十五日(6月6日)**　札委知府方功惠、王秉恩等监修广雅书院。略谓：

肇庆端溪书院为两广作育人材之区，惟旧址不甚宽绰，年久失修，无可拓展。业经檄饬该道府等拨款，将讲堂、斋舍兴工重修，并重定章程，增给膏火奖银。惟肇庆究属偏僻，书院旧有斋房过少，不足以容两广英才，本部堂亦难亲临考校。兹特另筹专款，在广东省城西北三元里之南源头乡地方，择地创建两广经古书院一区。拟建置东、西斋舍二百间，遴选两省高才生肄业其中，讲究经史身心、希贤用世之学，名曰广雅书院。院内建祠，崇祀先儒濂溪周子，并以历代名贤有功两广文教者，及国朝历年院长品学足为后世矜式者，附祀其中。诹吉本月二十日开工，限期五个月一律工竣。查有知府方功惠、同知王秉恩堪以派充总办。其修造书院经费及常年师生束修膏火、监院吏役薪粮、卷价、岁修各费，俱经筹定的款应用，不动正款。[按：书院于明年落成，斋舍、讲堂、书库悉备，并建濂溪祠祀周子敦颐，建岭学祠祀历代名贤等。凡用银十三万八千六百六十六两，出自绅商乐输。提公费银十万两存汇丰银行生息，为常年经费。规制皆手定。《抱冰堂弟子

记》:粤省盐商承充埠商,数年一次。承充时,督署、盐正司署皆有费,多者数万,少者数千。与运司英煦约,勿取此款,留备公用。凡在粤所办书院、书局、祠庙等风雅事,率取给于此,及粤海关家丁、清书罚款。]

**闰四月十八日(6月9日)** 致电陵水冯督办(子材)、琼州朱道(采)。略谓:

瘴盛军病,伤亡太多,实可闵念。公忠壮可敬,然将士情形如此,无可如何。且饷绌万分,力实难继,亦须凯撤节饷。既云海口拥挤不便,拟请麾下暂率数营回钦,遥授方略,余营分起陆续内渡。贵部到钦后,再请陆续酌裁。抚黎善后,事繁而期长,惟有责成雷琼道朱道(采)详筹妥办。朱廉正精强,尚可放心。琼军亦陆续裁并,统归朱道。至客匪胶葛太多,欲筹经久之策,更难猝定,以后责成朱道妥办。分地段、设城市、建土官各节,已饬朱道筹议。

**闰四月二十四日(6月15日)** 致电柏林许钦差(景澄),拟定购克虏伯十五生、三十五倍口径长炮五十尊。炮分十年运华,价分十年汇德。

**是月** 设办理洋务处。广东有洋务局,始于光绪七年,附设于粮道署,而各国领事遇害仍迳达总督。至是,移设督抚署旁,改名办理洋务处,以藩臬运三司、粮道充分办,饬各衙门讲求洋务,并派人来处练习。

**是月** 续造浅水兵船。光绪十年,于黄埔造船厂试造四艘,海军衙门令驶天津操验,而船小不能出洋。十二年,续造二艘,只可行于近海内港。至是,与福州船政商议造出海兵轮四艘,中号兵轮四艘。续因经费不足,中号四艘停造。

**五月初三日(6月23日)** 奏陈枪弹厂落成。略谓:

广东前因筹办海防,购进军火,兼济滇、桂。后膛枪弹一项,需用尤多,采办维艰,必须购置机器自行制造,始可取用不尽,无庸倚藉外洋。当经饬委海防善后委员在上海泰来洋行购运制造枪弹机器一副来粤,价银二万五千九百八十余两。正拟设厂开办,前广西抚臣潘鼎新亦在泰来洋行订购枪弹机器一副,由委员运解来粤。时西省已将撤防,准护理广西抚臣李秉衡咨商,西省无力设局开办,所有前购机器请留东省备用,计共银三万一千三百余两。当即遴委江苏补用知府薛培榕会同地方官在于省城大北门外二十里番禺县属石井墟购地三十一亩有奇,创建制造枪弹厂一所。本年五月落成,共支工料连地价银一万七千三百余两,安设机器两副,能制造毛瑟、马梯尼、士乃得、云者士得四种枪弹。试办之初,每日约造二千颗,熟习之后,每日可造八千颗。

**五月初四日(6月24日)** 致电总署转奏朝廷准冯子材仍回钦防。略谓:

崖州黎匪经冯提督子材督饬各军,于三月内将南林岭坚巢攻破,分别良莠诛释,逆首谭阿吉闰四月二十五日擒获,其余黎峒就抚。客匪惩办已多,现无

可剿之匪。目前瘴盛病多,各路抚黎开路事均已大略就绪,黎地善后及安辑土客各事宜,洞等当督饬雷琼道朱采办理,应即裁辙营勇,休军节饷。拟嘱冯回琼郡督同朱采筹定一切后,仍回钦防。冯系奏派赴琼,此次回钦,请旨遵行。

**总署来电(光绪十三年五月初七日到)**:奉旨:张之洞等支电已悉,著照所请行。钦此。

**五月初五日(6月25日)**　咨呈总署录送澳门旧案。略谓:

香山属澳门一区,自前明以来,准令大西洋即葡萄牙人在彼寄住。该处向由葡人岁缴租银五百两,道光二十九年以后延欠至今。其租住地段,北至旧有围墙为界。围墙以外地名望厦村,附近系官荒民田。乃葡人始而越出墙外建筑炮台,屯驻洋兵,继而占侵民田,砌成马路,遂将围墙拆毁,任意侵占。近又屡向村民勒收田房租钞。迭据村民到辕联控,业经本部堂行文澳门葡官,令其查明禁止在案。该葡官复文意存狡混,语多支离。查二十年来,粤省洋务纷纭,无暇问及澳门,以致彼族暗长潜滋,得步进步,隐患甚深,关系甚大。非严诘坚持,断难杜遏后患。正在核办间,译阅洋报所载洋药税厘并征一案,中葡已订有草约,允将澳门归葡国管辖。查向之所谓澳门者,系指葡人所居租界而言,东北枕山,西南滨海,高建围墙,界限划清。界以外税田民村皆香山县属,历年完纳赋税,有案可稽。彼之马路、兵房,皆属界外侵占。贵衙门于此中情节或未周知,相应录案咨呈,以备异日立约时分别引证。

**五月十七日(6月27日)**　就洋药税厘并征事致电总署。略谓:

屡次钧电只言六厂常税交税司,当已出示交办。今阅赫德章程抄函,竟将粤海大关、潮海、琼海、北海四关及各口尽行网络侵占。各关口只管查货、发准单,无税可收,未免牵动通省全局。粤系海邦,全省商税皆以出入海口为大宗。洋货无论,即所有民船土货,省西北之货,自广州出口者,东至惠、潮,西至高、廉、雷、琼,皆必经六厂。惠、潮与高、廉、雷、琼东西来往及此六府赴广州省城,又过省城而西而北,亦必经六厂,实为粤省商路咽喉,此外零星涓滴而已。今赫章无论出入来往何口,皆在六厂完税,给单放行,则各关皆同虚设。甚至非口岸之土货已完税者,亦加抽半税,尽驱民船改由商岸,绝流而渔。至改洋税、加子税、增船钞、无牌之船即行拿办,累商扰民,必生事端。查粤海关积习,用人杂滥,家丁役胥中饱糜费,若责成督抚会同监督实力稽征,厘定章程,剔除中饱,痛裁糜费,每年全省可征至八十万以外,无须改则,加征税项,自能增益。六厂虽归税司,应令其仍照旧章抽取,不得牵制他口。除所收若干拨补全省收数外,总期凑足八十万之数。赫德专以洋药并征有碍为词,牵混要挟,日增月益,将来何所底止。乃通省民船常税,与洋药无涉,与香、澳无涉,且与六厂常

税旧章亦无涉。洞等为靖商民、裕税课起见，是否可采，伏候钧裁。

**总署来电(光绪十三年五月二十六日到)**：此番改章，专为裕饷起见，本署绝无偏倚。又因粤关用款太繁，曲为保护。凡新税司所收，统交监督应用。果能中外同心，一无掣肘，监督严稽四口常税，新司严杜六厂偷漏，将来尽解尽征，一年统算，恐尚不止来电所云七八十万之数。倘意存分歧，处处稽留挠阻，非徒香、澳新章难期实效，而无税可收一语既倡之自上，从此四关司事借口侵吞，恐监督自收大宗之正税亦全归中饱。此目前必至之患，不可不防者也。事关改章，似尚未可轻议。

**五月十九日(6月29日)**　就洋药税厘并征事致电江宁曾宫保(国荃)、天津李中堂(鸿章)。略谓：

赫德揽办洋药并征，自认每年可多收二百万，动以此为要挟，先索得澳门，继又揽收粤省六厂常税厘金，继又揽收粤海关所管全省各关各口华船常税。总署一加驳诘，辄云不令一手经理，则并征多收二百万之数不能办到。要挟无厌，何所底止。昨英领事公然面询厘金是否全归税司，赫之蓄谋已著，必尽夺江海各省利权而后已，其患岂可胜言。窃思二百万之数并非甚多，而新造轮船十一号，添用洋人各经费，岁需约二十万。总署定章，洋关总数若过一千五百万，赫德须以薪俸七十万。历年总数率千四百万，故赫以多揽为功。除两项九十万外，实止多得一百一二十万。因此受挟制，滋隐忧，似乎不值。且半年来收额甚微。若直、东、沪、浙、闽、台、广、皖、江、鄂、川十一省慨然承认洋药税厘一项仍归本省自收，办法各从其便，除旧日报部原数外，总多解一百二十万赴海军应用，十一省分摊，按旧日洋药税厘收数多寡为等差，粤省情愿多认。若以为数少，即摊认一百五十万亦可。倘药征不足，自行裁节他项用款以补之。既不失并征之利，亦不致侵夺内地税厘之权，似乎海军及各省均有裨益，而无纷扰私忧。愚虑妄拟此策，如津、沪能办，再询商他省，熟筹转圜之策。即使不转，姑存此说，以备将来。是否可行，望酌示。

**李中堂来电(光绪十三年五月二十二日到)**：赫以收数多歆动，枢译遂笃信之。六厂税厘奉旨全归彼收，已难挽救，粤他处税厘仍望设法力持。各省江海口常税，虽有献议归赫者，势必不行。应俟并征一年后确核收数究多若干，再商办法。摊认之说，北三口向无虚匿，无可另筹包补。

**是月**　钦、越海界议定，江平、黄竹、白龙尾等处均归于我。由总署与法使在京定议。六月咨行到粤，即饬钦州文武筹树界、编牌、设汛请事。八月，法兵撤退，居民知内属，欢呼称庆。九月，派广元、广甲两船驻白龙尾，常川巡缉。

设电报学堂，课华、法各文，兼读经书。

**六月十三日(8月2日)**　奏陈全琼肃清、裁留营勇及通筹善后事宜。略谓：

琼州黎、客各匪，自上年奏明大举澈办，剿抚兼施，各路以次廓清，惟南境

崖州一隅黎歧怙恶负隅，未经戡定。本年二月奏报趁此军威，策励将士，鼓勇深入，以竟全功。查南林岭黎巢在崖州东一百六十里，高峰深谷，险峻异常。匪首谭亚吉与其党吉文香等勾结附近各峒黎匪，据险结寨，乘机四处扰害，屡抗官军。经冯子材即派知府冯相荣、冯相华等督率各营，由藤桥、三亚一带进兵，攀宕逾涧，四面仰攻，登将南林老巢攻克，先后歼毙悍匪二百余名，追擒匪党二百余名，惟逆首谭亚吉、吉文秀逃逸未获。四月初三日，知县蔡其铭于红花峒拿获吉文香一名。闰四月二十五日，冯相华、蔡其铭于南林峒附近深谷中生擒谭亚吉，验明正法，崖境一律肃清。嗣因天热瘴盛，琼地已无大股应剿之匪，自宜撤兵节饷，详筹善后。当于五月初四电奏请旨，饬冯子材统率萃军仍回钦州原防，琼州善后由臣督饬雷琼道朱采筹办。查冯子材原统萃军共二十二底营，现裁遣十七营，酌留五营，分防钦州边界。琼军重加选汰，共成十底营，分属朱采及方长华统率调遣。其各属就抚各黎，除以前就抚各户口外，南路崖州新抚丁口二万三千余，尚未报齐。中、西两路琼山、定安、儋州、昌化、感恩等处陆续就抚丁口十万三千余。东路万州、陵水尚未报齐。其间本系生黎者十之七，本系熟黎而历年顽梗化为生黎者十之三，均已薙发改装，造册编户。前奏定开辟大路十二道，均皆依限开通，四面交会联接，皆可达于五指山下。合并接算，计开通道路共三千六百余里。此外复劝督各州县团绅另开小路二十二条，均已与大路接合。并于冲要平坦处所搭盖棚寮，设立墟市，以便商旅往来。现在剿匪诸事略定，其善后事宜，大要约有数端：一移民垦田，一招商伐木，一助商开矿，一设官之制，一除弊化俗。臣等查崖州为琼南瘴疠最重之区，而南林一岭山深水毒，尤为险恶。杨玉书督军攻克逆巢后，旋即感瘴身故，其余员弁勇丁疾殁者不少，卒能备历艰险，克竟全功，在事文武员弁、绅团兵勇，应恳恩施奏请奖叙。

**同日**　奏陈查办匪乡已渐有端绪。略谓：

粤省积匪纠结，经奏明分为三路督营查办，澈底清厘。自开办起至本年五月止，合计共正法积匪九百零六名。臣等伏查粤省各属劫盗、拜会、械斗各匪日肆凶横，几同化外。此次奏派大员督办，按乡查办，纪律严肃，各乡士庶皆知此举实系为民除害，绅耆送匪均能踊跃从事。所办各项积匪，大率皆乡族攻指捆送，或据控派员访拿，必其案据确凿、众论痛恶者，始予正法。如此严加惩治，洵足以安闾阎而快人心。其已经办清处所，饬令各地方官选择正绅，严立乡规，随时稽察约束，举报捆送。荒陋犷悍之区，酌设义学，以期永臻安辑，渐化顽风。现在东路之海丰、陆丰等县，西路之德庆、封川、高要、东安、西宁、恩

平、四会等县，西南路之新宁、开平等县，北路之清远、三水、英德、花县、佛冈厅等处，廉州府属之钦州、灵山等处，自去冬今春以来，盗案颇稀，斗案渐息，确系清查匪乡之效。惟广属南海、番禺、顺德、香山、新会等县则盗案斗风尚未甚戢，且打单之风日炽。现专设缉务总局，委员分赴各县劝导，城乡力行团练。三数月以后，当可渐有端绪。

**六月十四日(8月3日)**　奏陈创办水陆师学堂。略谓：

广东南洋首冲，边海兼筹，应储水陆师器使之材，较他省为尤急。光绪六年，前督臣张树声、抚臣裕宽于省城东南十里长州地方建造实学馆。臣之洞到任后，察看该馆生徒学业尚堪造就，改名博学馆。即就其地改为水陆师学堂，并添购地段，增建学舍，以区功课而臻完备。其水、陆师均各额设七十名，先挑选博学馆旧生通晓外国语文、算法者三十名为内学生，再遴选曾在军营历练、胆气素优之武弁二十名为营学生，再拟选业已读书史、能文章年十六以上、三十以下之文生二十名为外学生。其水师则学英国语文，分管轮、驾驶两项。其陆师则学德国语文，分马步、枪炮、营造三项。其规制、课程略仿津、闽成法，复斟酌粤省情形，稍有变通，大抵兼采各国之所长而不染习气，讲求武备之实用而不尚虚文。堂中课程，限定每日清晨先读四书五经数刻，以端其本。水师学成之后，拨入练船，教习四员皆用洋弁。陆师学三年学成后，择尤出洋，分赴各国学堂、陆军练习。

**六月十六日(8月5日)**　奏陈创建广雅书院。略谓：

善俗之道，以士为先。致用之方，以学为本。欲端民俗，盖必自厚士始。士风既善，人才因之。臣以文学侍从之臣，过蒙圣恩，滥忝兼圻之寄，才识迂拙，无所建明。至善俗储才之端，职所当为，不敢不勉。因于广东省城西北五里源头乡地方，择地一区，建造书院一所，名曰广雅书院。计斋舍一百间，分为东省十斋，西省十斋。讲堂、书库一切具备。延聘品行谨严、学术雅正之儒以为主讲，常年住院。调集两省诸生才志出众者，每省百名，肄业其中，讲求经义史事、身心经济之学。广置书籍，以备诵习。丰其膏火，每月两课，校其等差，优给奖赏。道远各府州分别远近，加给来往盘费，总令其负笈住院，静心读书，可以自给，免致内顾为忧，纷心外务。院内功课，经学以能通大义为主，不取琐屑。史学以贯通古今为主，不取空论。性理之学以践履笃实为主，不取矫伪。经济之学以知今切用为主，不取泛滥。词章之学以翔实尔雅为主，不取浮靡。士习以廉谨厚重为主，不取嚣张。其大指总以博约兼资、文行并美为要归。严定条规，违者即行屏黜。欲其不分门户，不染积习，上者效用国家，次者仪型乡

里，以仰副圣天子作育人才之至意。其书院常年经费甚巨，臣以历年积存廉俸、公费等项捐置其中，并顺德县沙田充公之款，南海绅士候选道孔广镛等捐款，发商生息，岁共得息银七千一百五十两。查黄江税厂羡余历年即以提充端溪书院经费，自改章后征收较旺。上年臣奏定三六平余一项除支销外尚有赢余，即于此款内每年拨银五千两。又于红盐变价充公项下每年拨银五千两。拨款、息款共岁得一万七千一百五十两，以充书院师生膏火、监院薪水、人役工食、一切祭祀、岁修杂费。其旧有端溪书院，臣已檄饬道府酌提书院本款，就原有规模修葺完整，以存旧观。学海堂年久未修，亦经饬司量为葺治，于设专课生十名之外增设十名，会课改为每月一次，责成学长申明旧日章程，以期无废前规。

《**抱冰堂弟子记**》：梁节庵先生曰：公开府两广，设书院书局，皆以广雅名，又以自名其堂。广者大也，雅者正也。大而能正，公无愧焉。

**同日**　奏请开缺，回籍调理。略谓：

臣前因假期届满，恳恩准于开缺，回籍调理。本年五月十四日奉硃批，着再赏假一月，毋庸开缺。瞬经一月，所患肝郁、气痛、怔忡、眩晕等症，有增无减，精神萎顿不支。接见僚属，语言稍多，辄觉舌强气喘。医者云心血亏耗太过，若非屏息劳烦，培养元气，断难就痊。臣以一介腐儒，受恩深重，捐糜顶踵，不足云酬。特念病日增困，久妨贤路。心思既竭，无补时艰。自憾早衰，徒滋负疚。惟有再行吁恳天恩，俯准开缺，回籍调理，另简公忠大臣来粤接任，以免贻误。臣获卸仔肩，庶得留心摄卫。惟冀苏沉疴而图后效，非敢偷惰而外生成。至目前紧要事件，仍当力疾会商东、西抚臣办理。

**硃批**：着再赏假两个月，毋庸开缺。钦此。

**六月二十三日(8月12日)**　致电冯督办(子材)、朱道台(采)等议改琼州镇制兵为练军，减额加饷。略谓：

琼镇制兵现裁存共四千零九十九名，兹拟改为练军，就原有之饷，养新练之兵，拟练成战兵一千七百五十名。每名月支饷一两五钱，加给练饷一两五钱，共银三两，不另给月米。另留守兵四百五十五名，每名实发银一两五钱，亦不另给月米。各营、哨均同往合操，不得散处及习工贾。有事一呼便集，无事按期习练，一洗绿营积弊。

**是月**　出示严禁扰害良黎。略谓：

各黎既经归化，自应一视同仁，令其安居乐业，不得复借已往之事，恐吓逼索。倘有不肖团绅苛索肆扰，强占黎产，奸商假借官势，侵夺盘剥，定即从严惩

办。凡奸民诬害诈索,团勇掳掠行凶者,一经讯明,即行正法示众,以儆刁顽,而安良善。

**七月初八日(8 月 26 日)** 致电琼州朱道台(采)等筹议永靖土、客之策。略谓:

客强土弱,兵撤即报复。客民素强悍,生事者贷其一死,勒令携家入深山垦田,如凡阳、安乐等处,既可开荒,兼免逼处。否则勒令携家出洋营生,不准再回,回琼者格杀勿论,向年潮州办匪有此办法。大率将客户徙徙数千家,则土人安矣。

**七月初九日(8 月 27 日)** 致电总署请缓定澳门新界。

先是葡人借口协缉鸦片走私,欲议新界。洞谓葡人向以围墙内为租界,历年混占墙外之地,至今居民不从,且洋药鸦片向由外洋专运香港,利弊全在香港,与葡澳无涉,故宜缓定地界。

**七月十六日(9 月 3 日)** 致琼州朱道(采)等。略谓:

崖州民粮、黎粮向征轻重不一,黎人重困。饬民粮旧章少者自不宜加,黎粮旧章多者断不能不减。

**七月二十五日(9 月 12 日)** 札三司增设学海堂生额并增修课舍。略谓:

道光四年,前粤督部堂阮文达公(元)创建学海堂,以通经学古之方,训迪多士,立法至为精要。惟以经费不足,故有随课之弊,无常课之额。数十年来,课生中人才辈出,通儒接踵,可谓成效昭著。惟向学日多,而原额尚少。本部堂推前贤之盛心,绎劝学之本指,特再筹款增设专课生十名,仍令各学长于举贡生监择尤举荐,连前专课生共二十名。其附课生原有二十名,一并增设十名,以备递补。惟屋宇颇少,不能兼容。今复增课生,自须增筑课舍。已勘得该堂东山麓尚有隙地,可以造屋数楹,以为课舍。亟应派员勘估兴修,并将旧屋敝漏者量为修治,门内外酌增棚廊,以蔽风雨,并委署虎门同知王存善、试用同知王秉恩会同监修。

**七月二十七日(9 月 14 日)** 再陈澳界胶葛,立约必宜缓定。略谓:

抚臣于七月十六、七、八等日亲赴澳门水陆一带履勘,目击情形,旋省后与臣反复筹商。大率澳门一带,有葡人原租之界,有三十余年久占之界,有十余年来新占之界,有近数年图占未得之界。区别甚多,实非一致。现当立约之际,彼必将含混贪求。若稍不详审,则远虑近忧,处处棘手。澳门一岛,墙内土地人民历年并未专归葡人管辖,墙外可知。屡次绅民呈词,深以入洋籍、输夷赋为耻,情词愤激,不约而同。上年葡人勒收租钞,旺厦村民鸣锣拒之,立即遁

去。此次抚臣到澳，接见各村各岛居民，男女老幼万余人相率环观，咸颂皇仁，欢呼感泣。察此情形，若明归葡属，各村各岛断不甘心。臣熟加筹度，其围墙以外、关闸以内葡人所有已成之马路、洋坟、花园，似可听其自然，不必拆毁。至于墙外闸内之兵房、炮台，如能收回固善，即听其存留亦尚无大碍。至于七村民居民田，总以划清界址，竖立碑石。已占有者仍作为租界，既经免其租银，或作为借居之界。未占者仍作为官界，不得踰越。其澳门本岛以外之潭仔、过路环两处，必与理论，虽有修成炮台、洋房、石路、灯塔等工，或酌给修费，与之赎回，或已占者准其暂行租居，酌定年限，独近逼潭仔，正当十字门之炮台，必应归我。未占者我亦安营设汛，以资钤制，应俟临时相机妥筹，断不容其占有诸岛。其湾仔、银坑一带，与澳门隔海，与香山县土地相连，断不准其觊觎。至莲花茎以西，填地远过关闸、直接前山之诡谋，则预为揭明禁止，绝其妄想。总之，除原租围墙以内之地仍旧听其居住外，已侵占者明示限制，察其于我有无大碍，分别租给、收回。未侵占者力为划清，严加防范。其海面按照公法，与之议明，不容擅占。倘蒙朝廷主持，总署定之于内，疆臣必当守之于外。盖清厘从前之侵占，则须分别酌办。若杜绝以后之再加侵占，粤省之力尚可办到，亦断不至因此致生衅端也。至总署来电，虑及葡使坐待一节，该使之意，盖恐非常之惠迟则生悔，又恐中国察知洋药之效于彼无功，则事将中变，以故亟于请盟。彼利在急，则我利在缓可知。伏望圣明垂察，将臣前奏并此次所奏各节，敕下总理衙门妥筹详议，缓与立约，免致民情梗阻，别生枝节。

**是月**　定粤盐行闽恤商办法。先是，粤省潮盐行销汀州各属，厘重销疲。乃与闽省商定核减，于起运时代收解缴。

**是月**　测绘粤海图成。

**是月**　致函阎丹初(敬铭)。略谓：

澳门一举，实无大益(洋舶入华，只到香港卸货，从不到澳)，而流弊太多。海中潭仔、过路环两岛，西路门户，万不能准其割占，虽有私设兵房、炮台，必应赎回。关系太巨，若稍不详审，朝廷他日必悔，众论必哗，噬脐无及矣。京师恐不深悉彼处地势民情，故敢剀切为吾师布之，不胜皇悚激切之至(民决不服葡属，必生事端无疑也)。[按：本年三月二日，中葡议定草约，澳门归葡所有，以防制洋药偷运。]

**八月初三日(9月19日)**　五十生辰，赐寿，颁赏御笔"筹边锡福"匾额一方，福寿字各一方，金佛一尊，紫檀嵌玉如意一柄，蟒袍面一件，小卷吉绸八件，汤绸八件。

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卷三页五十九：

官册公年少一岁，故以是年赐寿。故事汉文臣五十不赐寿，武臣五十赐寿者惟杨芳一人。此异数也。届期，闭辕门，不纳贺客，属吏屏联亦不受。广州明伦堂士绅向不周旋大府，以公兴学育才，撰文为寿，媵以爆竹三万，至辕门，不得入，舁归明伦堂燃放，时以为趣事。

**八月二十一日(10月7日)**　饬香山县前山都司整顿操防。

该司驻所与澳门相距不远，乃三十年来操防废弛，营伍形同虚设，致使侨居澳门之葡人逐渐侵占三巴门等处围墙界外之地。现与葡人议定新约，先清界址，亟应责成该都司修明职守，督率水陆汛地弁兵、船只，操练巡缉，不许擅离他处，亦不得株守寨城。务期镇静周密，以系民情而杜隐患。

**八月二十九日(10月15日)**　致电烟台盛道台(宣怀)。略谓：

粤省内地设立轮船公司，系尊处创议。三月间批札请速议见复，迄今半年，寂无音信。此事鄙意宜速办，务望刻日议复，酌核举行。

**盛道来电(光绪十三年九月初二日到)**：内地浅水轮船，商局不难定议，此事官商民俱有益，但虑民渡作梗，故迟疑未复，钧意既速办，请主持，即日派员持禀赴粤商定。

**九月初十日(10月26日)**　致电清江卢漕台询黄河决口情形。略谓：

山东电云，全溜已趋东南，正河断流，何以清、淮并无盛涨，不胜惶骇。岂河水停蓄，陈、汝一带潴为泽国。果尔，后患何可胜言。[按：本年八月十四日，河南郑州下游十堡黄河决口三百余丈，夺溜南趋，灌入贾鲁河，南注周口，入淮河。全河断流，灾情极重。]

**九月十三日(10月29日)**　致电琼州朱道、谦守。略谓：

该道府五禀共请经费十六万，碍难照办。粤固无此巨资，诸事亦不能并举。当先拨二万金，择要酌办。官设互市，事尤繁重，人亦难得。目前冰片登场，准先借给银三千两，由朱道派委员试办，看其利弊如何。

**九月十七日(11月2日)**　致济南张抚台(曜)。略谓：

东河忧涸，事变难测。窃意全河南注，岂易挽归北流，而南流下游又不畅利。公熟于豫东情形，有何长策，幸示。

**张抚台来电(光绪十三年九月二十九日到)**：东省徒骇一河早已淤平，以后河患愈趋愈北。今全溜南行，东境河涸，停淤愈高，挑挖之费太巨。若以江、皖、东、豫勇夫挑挖南河故道，事半功倍，然曜不可言。公为天下人望，一言九鼎，当能为苍生计。翘盼祷之至。

**九月二十七日(11月12日)**　致电柏林许钦差(景澄)，为粤省自制中小兵船十艘配置炮位，请定购克虏伯炮十四尊，弹每尊三百颗，又五管苻乞连珠炮十二尊，弹每尊一千颗。

**是月**　请禁火油入口。

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卷三页五十九：

沙角火油船失事，死者七百余人，闻之恻然。以粤省火灾多因火油所致，请禁入口，或以重征为禁。疏入报闻。平日秉烛治事，戒家人勿用火油，晚年犹然。

**十月十二日(11月26日)**　批雷琼道、府禀请拨经费设屯田、义学。略谓：

屯田为备边之良规，非抚黎之切务，繁重而无实用。至筹建义学乡塾，前准冯督办电称，各属查办客、黎叛产甚多，拟请以半变价，以半招耕，为修造义学及常年经费等语。该道、府等应即督同各属遵照清厘举办。此等事全赖地方官率作兴事，若悉仗公帑经营，岂有济哉。黎地义学不过先令其学习汉语汉文，认识村书杂字，宣讲《圣谕广训》。如此而已，不必求深。

**同日**　批雷琼道、府禀请发经费创设官市。略谓：

抚黎自以开通利源为先务。然如采木、设市等事，官为倡始，只可建造屋寮，招徕商贾，防护劫夺，平定价值，减免厘税，听其自然趋赴，久之自能成聚成都。吾闻因民之利而利，不闻夺民之利以为利也。据禀创设官市，建立廛舍，收买货物转售而又取约卷、权子母，是直夺商利而敛之官，甚非政体。且利之所在，经理一不得人，赔折则累及官帑，获利则徒饱私囊，必然之势。古来官办商务，除刘晏一人外，有利无弊者更无所闻，其难可知。查荔枝园地方，据周令林、伍令蓉等电禀已建屋开市，民黎受廛列肆者甚为踊跃，他处即可仿照办理。惟所禀目前冰片登场，此乃黎货大宗，姑先由该道派员采办行销，藉以考核黎货盈虚，商利多少，准借拨银三千两，交该道试办，看其有无成效，据实禀闻。至设墟造房，所费不能甚多，应统在抚黎经费内开支，核实动用具报。

**十月二十四日(12月8日)**　奏陈遵旨派员周历南洋各埠筹议保护情形。略谓：

委员王荣和等于十二年七月二十七日由粤启程，先后往查南洋有名诸岛二十余埠，均经随时禀报，颇为详悉。本年七月各回粤东，臣复面加考询，大抵领事一节，事甚切要，势亦可行。臣查委员王荣和等于役南洋，海程五万余里，各埠商民睹汉官之威仪，仰尧天之复帱，莫不欢呼迎谒，感颂皇仁。其恳求保护之情，极为迫切。查出洋华民数逾百万，中国生齿日繁，藉此消纳不少。近年各国渐知妒忌，苛虐驱迫，接踵效尤。若海上不安其居，即归内地，沿海骤增此无数游民，何以处之。故保护之举，实所以弭近忧而非以勤远略也。倘蒙朝廷设立领事，加以抚循，则人心自然团结，为南洋之无形保障，所益非浅。该委员所到之处，各该国洋官款接照料，礼意甚优，英属尤为周至。商及保护等事，

亦俱和平承允。其议设领事一节，英属最为欣然，力劝速办，俾资约束。荷、日(即日斯巴利亚，今西班牙)限于公法，亦皆无辞相拒。查小吕宋距中国最近，华民望切倒悬，必须先设总领事驻扎其地，以收远近之心，以伸华商之气。此外商务较繁之埠应如何添设正、副领事，应俟小吕宋办有规模，再行推广。

**十月二十五日(12月9日)**　奏陈开设广雅书局刊刻经籍。略谓：

道光年间，前督臣阮元校刊《皇清经解》一千四百余卷，藏板学海堂，于是海内通经致用之士，接踵兴起。迨今六十余年，通人著述日出不穷，亟应续辑刊行，以昭圣代文治之盛。此外史部、子部、集部诸书，可以考鉴古今，裨益经济，维持人心风俗者，一并搜罗刊播。现经臣等公同筹度，即将省城内旧机器局量加修葺，以为书局，名曰广雅书局。臣之洞捐银一万两，臣大澂捐银三千两，潮州朱丙寿捐银五千两，共银四万三千两。发商生息，每年得息银三千三百六十五两，又诚信堂、敬忠堂商人每年捐银五千两，共七千三百六十五两，以充书局常年经费。视经费之赢绌，为刊书之多寡。檄饬两广盐运司综理局事，博访文学之士，评审校勘。将来各书刊成，当随时刷印，咨送国子监，以备在监肄业者考览之助。

**同日**　奏陈牛山炮台建造完竣并亲往验视。略谓：

省河东路北岸之牛山地方，距省七十里，由此登陆可达乌涌、燕塘，为入省大道，水陆均当要冲，必宜筑造炮台。当饬记名总兵李先义督率副将吴元恺、都司吴良儒相度形势，就该山建筑新式炮台七座，兵房、暗道、子药房均依法配造。安设阿模士庄十二噸新式钢炮四尊，克虏伯二十一生特三十倍口径新式钢炮三尊。各炮系先后电托出使大臣曾纪泽、许景澄分向英、德两厂订购。台工于本年二月间告竣。各炮自前年六月至今年十月陆续到齐，安放妥贴。臣等亲往验视台工，演放炮位，均属合法得用。现派记名总兵李先义督同副将吴元恺率营驻守操练，以固省河藩篱。

**同日**　奏明力疾销假。以到任瞬逾三年，远离阙廷，梦寐依恋，吁恳天恩准入都陛见，俾抒瞻就之忱。

**硃批**：毋庸来见。

**同日**　会衔李鸿章、曾国荃奏请表扬前运司洪汝奎。略谓：

该革员洪汝奎馈军戡乱，具有前劳。善政宜民，尚留遗爱。已蒙恩旨发粤委用，是其前衍可原，人才可用，早在宸鉴之中。兹据该绅等胪列事实，请予奏恳恩施，列入循吏传。其应如何加恩之处，出自圣裁，臣等未敢擅拟。[按：洪汝奎，原籍安徽，寄籍湖北，由举人考取教习，留京当差，曾师事倭仁、吕贤基、吴廷栋，勉为经

世有用之学，后入胡林翼、曾国藩、李鸿章幕，赞画军谋，总理粮台，以廉正精核，长于理财为历任两江督臣所器。嗣以候补道员简擢两广盐运使、两淮盐运使，力节浮冗，甄拨沉滞，锐意振兴，百废俱举。旋因案罢职。遣戍去任之日，父老遮留追送，不绝于道。其得罪之由，由于嫉恶过严之故。光绪十二年，经张之洞奏调，奉诏起用，于是年冬间抵粤，委办海防善后局。旋以病躯积劳，于十二月内殁于粤省差次。故后，江苏、山东绅士汪士铎、姚光黼等先后联名呈请奏恳施恩，列入循吏传。]

**硃批**：洪汝奎获咎较重，且系未经开复人员，所请均勿庸议。

**十月二十七日(12月11日)**　致电琼州朱道(采)。略谓：

琼利以伐木、垦田两事为先，数月来杳无消息，闷极。

又电：琼饷月需甚多，而善后事尚无眉目。鄙人发此难端，未见实效，愧疚不可言，阁下何以解仆之咎责耶。

**朱道来电(光绪十三年十月三十日到)**：大艳山石绿矿，张廷钧现在料理机器，修整道路，矿苗甚好。究竟能畅出与否，尚无把握。冰片一案，南丰等处出进不过数千金，不能如台湾之多，不过市场中之一大宗，现正招商集股。伐木、开垦两事另禀。

**十一月初三日(12月17日)**　奏陈琼郡现已肃清，省外各路匪乡办理亦渐就绪，全省续裁勇丁七千九百八十五名。又由营务处委员查遣湘、皖、广西等省游勇十起，共一千四百七十四名，亦经分别给资妥为押送。

**十一月初九日(12月23日)**　致电琼州朱道(采)、谦守(贵)。略谓：

前饬出示晓谕文昌县民入山开垦，顷查知谦守并未出示，该道、府亦未出示，奇极。移民开垦，缓征薄赋，屡见奏章。文昌田少，出洋者众，若果官为劝谕，不出乡而得恒产，民何惮而不为。此等善后第一事，前任现任道、府置若罔闻。以此类推，毋怪善后至今尚无眉目也。该道、府一面速出示，一面速将确情电复。

**朱道来电(光绪十三年十一月十二日到)**：此事以择地为要，招民次之。择地以土腴近水、地形宽敞、无地主者，又必瘴气稍轻，始能有成。倘非宜稼之地及有泉源可灌，必致收成歉薄，无济于事。土美泉甘而地段不宽，则不能聚大众，仍不能开垦。即有宽地，插标定界后有地主出认，仍不能不舍而之他。四美已具而瘴气太重，官弁不能督率，耕夫多染疾疫，开辟经营均归乌有，劳费已不资矣。职道受宪台深知重寄，必实有把握，方敢开办。明知不妥，聊以塞责，实有未敢。

**同日**　奏陈改定琼州营制，就原有之制兵酌设练兵，加足练饷，一洗绿营积弊。略谓：

琼州一岛为海疆第一要冲，内绥黎、客，外筹海防，在在胥资兵力。而勇营需饷浩繁，殊非经久之计。惟有就琼州原有之制兵酌设练军，加足练饷，一洗绿营积弊，庶可化虚糜而为实用。查琼州镇标裁存额兵四千零九十九名，拟就镇标左右两营，崖州协、万州营、儋州营、海口营、海安营共七营，每营抽练陆军

一底营计二百五十名，共一千七百五十名，先将马兵、战兵尽数归练，不敷之数，以守兵补足。又琼州水陆额设崖州军营拖船十号，现拟先行整顿七号，共配拨练军二百五十名，连前陆军共二千名。每名均给月饷实银三两。营官七员，无论官阶大小，每员月支办公费一百两。帮带官七员，每员月给夫马费十五两。以琼州镇总兵为七营统领，月支办公费银二百两。统计练饷、薪水、公费，每年共需银八千八百四十八两。各营除抽练之外，尚应有守兵二千零九十九名，以充看管城门、局库，护解人犯各项例差，及拨各处紧要塘汛，以存旧制。以上各条略仿直隶练军章程，而月薪及火夫、长夫等项撙节甚多。

**同日**　奏陈琼州伐木免税、垦田给奖。略谓：

琼州黎山开通，开浚利源尤以伐木、垦田为急务，必须宽筹办法，减轻成本，以徕商贾而惠黎歧。现拟凡由琼州出口木料，三年之内，所有关税、厘金暂行宽免。三年之后，再行察看情形，量征厘税。至开垦田亩，缓征薄赋，亦经奏明在案。现拟出示晓谕，商民有出资前往，雇募黎歧开垦，一人名下认垦至千亩及万亩以上，三年成熟者，酌量给以千、把、外委等武职，以示奖励。

**十一月初十日(12 月 25 日)**　致电琼州朱道(采)。略谓：

黎、客蠢然，抚绥乏术，非该道之咎也。该道之病在看题不合分际耳。时历数月，勇至十余营，路未修，碉未设，冬令将半，转瞬春暖瘴作矣。费饷犹其次，虚废难得之日月，真可惜耳。总之，误在集重兵而不令作事。琼州此时善后乃民事，非兵事，何必集多营于一处乎。来电屡云防务稍松，拔队征军等语，殊无谓。此不过派兵勇入山入村缉捕零星盗匪耳，岂军务哉。弁勇明壮者百余人可当一路，无用者多亦无益。早图之。

**同日**　出示招徕商民赴琼州垦田伐木。略谓：

招商伐木，移民垦田，宽定办法，以惠商贾而利黎歧。木料出口，三年之内，所有关税全行宽免；三年后较他处力从轻减。择地认垦，三年内免其新科，三年后仍从轻则。其贫无力者，耕牛、农器、籽种，官为赏给。一人认垦千亩、万亩者，给以把总、千总之职；三万亩以上者，从优给以奖叙，以示鼓励。

**十一月十二日(12 月 26 日)**　致电琼州朱道(采)，不可将屯、垦两事牵合为一。略谓：

开垦、屯田是两事。屯者，务农、讲武、设官、修仓。垦者，劝民入山垦辟，但缓征薄赋，或酌发牛种，并给奖以鼓舞之，如此次发去示内所云也。屯繁垦简。屯必合成一局，垦可零星随便，何得牵合为一。无论何县民皆可往，亦不必拘定文昌。开垦乃天经地义寻常日用之事，垦一亩得一亩，多垦固佳，少垦

亦好，或出示无人垦亦无害。既未限定亩数，又无限期，何必有把握方出示履勘耶。种种不解，总由误将屯、垦两事牵合为一所致。省刊告示初十发，且速出示，招徕再看。

**十一月二十九日(1888年1月12日)**　电告琼州、北海、汕头等地方文武于腊月初二出巡各海口，察看沿海形势。不登岸，火食船上自备，各地方勿得预备行台及供应。该镇、将、道、府、州、县等均俟轮抵各口，前来接见，勿远迎。

**十二月初二日(1月14日)**　乘广甲兵船出省巡视各属海口及肇庆围堤，至二十六日回省。

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卷三页五十九：

初五日，至琼州海口。登岸，阅旧炮台及府城，周历府西之西场、金牛岭、水英等处，随带测绘员生测量海口形势。与镇、道筹抚缉黎客、善后、招商、建筑码头诸事。令琼州府修苏文忠(轼)祠、洞酌亭，电属崖州牧访李卫公德裕后裔。初七日，抵廉州府属之北海镇。登岸，阅冠头岭、地角山、南漘等地形势。初八日，抵钦州之白龙尾，泊舟珍珠墩。登岸，阅沿边沿海诸沙形势，与镇、道、府、州等筹度设官安汛等事。嘉隆、八庄诸绅团来迎，各加抚循犒赏。初十日，抵雷州府属之海安所。登岸，阅博涨、白沙各旧台形势。十四日，经由香港东抵汕头。阅崎碌炮台及马屿、马仔、澳头等口门形势。至潮州府城，阅视民堤，有未完密者，拨款助之。还至汕头，阅苏安山炮台。十九日，回舟过香港。适北洋定造铁甲舰泊此，管带刘步蟾迎往阅视。至虎门，大风雨，不能行。二十日，易舟由八塘尾出深水沥过蕉门至横门。登兵轮，还至潭洲口，即在舱面设香案拜阙封印。二十一日，由潭州、桂洲、仰船海至磨刀门。二十二日，由竹洲头行。将近盘古庙，水浅不能过，折由北界口出江门至崖门，望见虎跳沙，登岸谒国母庙，庙祀宋帝昺及母太后，祔祀殉国诸臣陆秀夫等，低徊久之。连日昼夜奔驰，处处遏浅，又兼风雨。换小轮前往，日换数次，往往不能回船。终夜风浪摇荡，从行者多饥寒。二十三日，由竹洲头上马口，阅大路围堤，抵肇庆。二十四日，阅端溪书院，接见诸生。阅景福围。午后返轮，至马口。二十五日，阅罗秀围，嫌其卑薄，令地方官绅筹款加筑石堤。沿途看甘行滩、三山滘一带河道、炮台。晚间抵南石头。二十六日，辰初回省。

**是年**　庶母魏太夫人卒于南皮。

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卷三页六〇：

闻报，白衣冠为位而祭。魏无子，洞以抚字慈己之恩，循礼成服。魏氏，贵州人，其家属来粤者，以戚谊待之。

# 光绪十四年(1888)　戊子　五十二岁

帝、后初次驻跸颐和园。
英占锡金(哲孟雄)。
美禁华工入境。
慈禧为光绪立皇后。
康有为上书,请变法图强。
北洋海军成。
津通铁路议起。

**正月初七日(2月18日)**　致电柏林洪钦差(钧)。略谓:

前托许使订购十五生台炮五十尊,现拟改造。除第一批五尊已造不议外,其未造之四十五尊并弹,请饬改造二十四生三十五倍口径长炮二十尊。仍系台用者,中心柱架件均全,每尊亦配弹二百颗,仍分穿甲钢弹、开花钢弹、钢子母弹、平常硬铁弹四种,引火等件全。以中等炮四十五尊改大炮二十尊,增价甚巨,该厂当必乐从。请速代改订,另换合同。仍分十年运汇。

**正月初十日(2月21日)**　奏陈轰开广西府江险滩情形。略谓:

广西水道,自桂林至梧州名曰府江,会漓、乐、恭、荔诸水,滩险石多,最为舟楫之患。光绪十二年,臣会同护理广西抚臣李秉衡,饬委总兵马进祥等将平乐、昭平一带山路先行修理,复将平乐至省纤路一并接修完善,并铲凿险滩五处。惟各滩仅能略去水面乱石,其水底石根坚牢,奔湍漩洑,非斧凿所能施。因复派委知县陈瀛藻等携带机器、炸药及工匠人等,前赴各滩。以机器凿石成孔,泅水安放炸药,以电线轰发。凡有险要恶石,连根炸碎。自光绪十三年二月起,至四月涨发暂停,计开将军滩、木碌等滩一十有四。迨至十月,仍饬该委员会复行开办,又开下古榄、上古榄等滩二十有一。此外各滩尚平,无须再事轰炸。综计两次由苍梧以迄阳朔约一百余里,共开险三十五处,商民往来,莫不称便。所需经费除电线、机器、炸药外,经饬东善后局于公用闲款筹发银四千余两。

**同日**　奏请于广东嘉应州城建左宗棠专祠,缘同治四年左曾于此合围聚歼太

平军汪海洋部。

**是月**　京察考绩。

**奉上谕**:张之洞尽心民事,绥辑崖疆,殚精竭诚,不辞劳瘁,着交部议叙。

**是月**　建关天培、张国梁二公祠于珠海。

**二月二十日(3月2日)**　批运司详铁斤铁器出口拟令仍纳地税。略谓:

上年奏开海禁,原为畅土货以惠工商,敌侵销以收利权。据该前司会同厘务局司道议,将起验两厘改为地税,一次并征。兹据详,内地行销仍照章免其加抽地税,如系告运出洋,再纳地税,于旗票注明等语。是无旗票者未能随意营运,商贩仍多不便。盖出洋之货,转相贩运者多,径行告运者少,一经限制,难冀畅行,殊非奏开海禁之本意。现当开禁伊始,正宜多方利导,俾令畅行。所有铁斤铁器税厘,均毋庸改为地税,并将军监牙、加斤吊等税暂行宽免。其有向来派累炉商之处,亦即一并裁禁。统俟出洋畅旺,再将应纳税厘从轻酌定抽收,以期因时制宜,变通尽善。

**二月二十五日(3月7日)**　札东藩司设立采访总局。略谓:

国家定例,凡忠义孝悌之士,节孝贞烈妇女,以及一切义行,皆得题请旌表,所以化民善俗,德意精微。查近年举报无人,淹没尤多。若非广为甄采,加意激扬,何由使风俗大醇,士行纯茂。兹特查照旧章,在省设局,专派大员认真采访。如有忠义孝悌之士,贞孝节烈之妇及一切义行与品节清纯、潜修绩学、足以矜式士林者,随时确查,呈报该局,以凭饬查复核,分别旌举,或给奖扁额,俾资观感。

**二月二十九日(4月6日)**　电复福州船政大臣裴(荫森)。略谓:

庚、辛、壬、癸四轮浅轮请毋庸制造。其甲、乙、丙、丁四轮办法,拟由粤奏,容筹定再奉商。

**船政局来电(光绪十四年正月初二日到)**:司农有意作梗,闽未便再顶。此节除非由粤筹给全价,改协为代,算无善策。惟巨款亦恐凑集为难,姑想一变通之法:甲、乙作为闽厂自制,拨归粤防,由闽报销,粤不协价。丙、丁作为全价代造,惟按实估计,二艘三十万,殊觉不敷,须照始议每艘二十万,粤再找足四万,闽厂方能承办。浅水四轮亦照此办法,无庸增价,盖每艘六万,为数已足也。然虽如此办理,户部未必不驳。应请主裁。如属可行,请由粤专奏,较见得力。至庚、辛、壬、癸四艘料已办齐,碍难从缓。

**是月**　设省城至潮州电线。

**三月初三日(4月13日)**　出示开铁禁,免税厘。略谓:

粤省铁质之美甲于天下,铸造铁器最为精良。向例因恐接济盗匪,不准下海,禁令极严。现大开海禁,嗣后尔等铁器,除开设大炉、土炉仍照旧章分别完

纳炉饷外，如有贩运铁斤、铁器在于内地行销或出洋售卖，均可自听其便，毋庸再行告运。所有各色税项厘金，一并暂行宽免。

**三月初六日(4月16日)**　致电崖州方副将(敬)。略谓：

欲知圣教，自应拜孔子。诸黎入学，设先师位，塾师率领叩拜。义学建用砖瓦，工宜坚实，切勿草率。

**三月初八日(4月18日)**　就中英交犯条约应否续议事函复总署。略谓：

粤省匪犯向以港、澳为逋逃渊薮。提犯之事，以香港最为棘手。惟是欲议此事，必先知现时办法种种为难之所在，方易与之争辩。向来香港提犯，虽有文书，仍须证佐。港官接到照会，将犯扣留，限七日内须得事主眼证，到堂质讯，据洋官以为该犯确系罪人，方肯解交内地。证人长途跋涉，到港稍迟，立即将犯释放。间有文电谆嘱坚请暂押，亦不过展限三数日，决不久待。及至事主、人证齐集到港，洋官反任意拖延，累月不为讯结。每月六、七日始问一次，又复任听犯之状师将事主、人证隔别盘问，多方驳诘。每一证人讯问数日，供词或有参差，洋官即以所供不确，不能交解，又必另寻他案，另文照会，方肯将犯再押七日。催取证人急如星火，委员往还奔驰，提案带证，诸费周章，而犯之状师仍挑剔如故。律师讼费需款孔多，往往糜费数千金。提证三四次，阅时五六月，而其究仍归于释放。不思盗劫大都昏夜，事主惊惶，乡邻闭户，岂有多人在场目击。更有年月稍久，证人他往，一时移提，岂有齐集。即有盗伙、线工在旁作证，而犯之状师皆经该匪饵以巨金，穿凿推敲，盘诘入微。内地小民不谙西法，一被盘问，立见词穷。无论证人难觅，即证真词确，仍不足以取信于洋官。盖其讯案全凭律师，律师执法可以难官，故两证之供略有不符，官即不能定断，其信任状师、无理刁难又如此，是条约交犯之文几同虚设。若不订立妥约，则粤省缉匪一事实难措手。似宜订明，以后提犯应以两广总督公文为凭，文到即行交解。文内详叙案由，即为确据，无须事主、眼证到堂质讯，以省拖累而免刁难。应请钧署与刘星使相商，转告外部，彼可应允，则除严刑、允观审两端，亦可如其所请。查除严刑一事，不用凌迟已奉钧署明文，且盗犯非杀伤事主数人，亦本无凌迟之律，自可遵行，毋庸另议。再中国本有众供确凿即同狱成之例，凭问官驳诘之词，旁观证佐之论，倘众议佥同，证据分明，即狡不成招，亦可定案，自无庸遽用严刑，致滋口实。至观审一节，外国问案因许人观，即中国问案，亦未尝禁人观看。但使彼不能挠我之权，自于体制、案情两无所损。如彼外部不允凭文交犯，而徒欲免刑观审，则是窒碍更多。应交者既不交，即偶有交者而干预牵制，以致不能定供定案，虽交如不交，办理必愈形棘手。

**三月十五日(4月25日)**　北江水涨,出省巡视围堤。过清远峡,至白鹤汛,令地方官绅修筑围堤蛰陷者。途经西樵,登陆一览。还过西江,至肇庆,与梁文忠鼎芬游鼎湖山、七星岩、羚羊峡诸胜。于下游勘三水、高要、南海各县围堤,兼查河道捕务。历新会、香山、顺德、东莞各县。二十一日回省。

**是月**　整顿端溪书院。修葺斋舍,改订课程,时文外兼课经史、古文之学。

**四月初六日(5月16日)**　咨呈总署拟于汕头招商局建设码头,以争利权。略谓:

上年十二月巡视各海口,亲见汕头地方为中外轮船荟萃之区,形势壮阔,贸易繁盛。滨海一带,洋人建设码头,几无余隙,货物起卸,便捷异常。而招商局轮船及中国兵轮官轮船,反无停泊之处,寄椗海中,盘运驳载,备极艰辛。无怪利权旁落,生理不前。当饬该局速行择地,建筑码头。据禀,拟将汕头海关查货厂拆改,建作码头,另在码头之旁填地建厂,与汕关对易,应请总署札饬总税务司遵照办理。

**四月十三日(5月23日)**　致电琼州朱道(采)等。略谓:

番岟客民滋事,缘自屯田章程苛扰难行,应另筹善法。只拿造言滋事匪首,概不株连。要在除苛法,散胁从,勿逞威,勿回护。

**四月十五日(5月25日)**　批儋州客籍绅耆呈控酷吏虐民,逃丁滋事,请饬密查。略谓:

儋、临客匪屡抚屡叛,为患已久。光绪十一年冬、十二年春,匪首黄邹保等勾结新老各客数千人,攻破澄迈之金江司等处,扰害数百里,焚掠百余村,戕害良民七八百人,掳去妇女百余口。所到财物抢劫一空,府城震扰,拒敌官兵,民恨客匪痛入骨髓。本部堂查悉情形,奏派大员统兵前往办理。本部堂深恐大兵一到,临村围捕,诛戮必多,是以勒兵不动,但令土绅将悍匪自行缴送,前后通计禀报,惩办者不过百人。嗣后客势虽戢,余匪尚多,民愤未平,呈控不已。本部堂上体皇仁,特筹安插之方,曲示保全之意,迭经饬谕雷琼道遵办。该道以番岟地方有田可垦,将土绅指控单开有名客匪贷其一死,责令入山垦田,免其应死之罪,予以谋生之资。人数既众,该委员自不能不以兵法部勒,以便化其桀骜,课其勤惰。如果委员所设章程实有窒碍难行之处,该客众惮于力作之劳,尽可就近呈明该管道量予变通,何至擅焚棚寮,私行逃逸。该绅等不知感恩悔祸,约束客众,一味畏难苟安,所呈各情不免张大其词,冀图耸听。惟既称客民有不便之处,虚实均应立予查办,断不强以所难。除业经电饬雷琼道立将所有不便章程即日停止更正,并将该委员撤差离琼,会同抚部院另委方道前往

查明确实情形禀复,分别良莠,妥为办理外,仰东按察司会同布政司迅速移行琼州道、府妥为抚辑,饬谕该绅耆等安分守法,约束客众,勿惑浮言,听候方道查明妥办。至造言生事、怙恶不悛之匪徒,应由方道会同朱道查明勒拿,务获惩办。罪在真匪,不得株累平民。

**四月十六日(5月26日)**　批雷琼道禀查办临邑客匪编屯开垦情形。略谓:

开垦之与屯田截然两事。琼属但须招垦,毋庸置屯,前经屡次电饬,不啻再三告诫,舌敝唇焦。兹来禀转据徐革倅所陈办法,仍系编丁设屯,所拟章程繁碎难行。当此开垦伊始,正宜轻徭薄赋,以广招徕。该革倅乃以积匪充屯,限五年始获役满,垦熟之田仍须还官,五年之中纳租自五成以至二成,赋役之重,无过于此。每丁仅垦十亩,勤者勉足自食,而谓准其妻子依屯以居,将令何所仰给耶。至于四时编册,出入有假,似此苛细,岂能见诸施行。试问责令开荒而不令其永为世业,且又重租倍于什一,拘束同于编管,谁肯为之。至称缴匪一名,随缴食米二石,未知此米出自何人。若该匪则无米可缴。若令交匪之绅耆代缴,则是累及无辜,尤为纰漏无理。本部堂于琼事惟图匪戢民安,屡费巨款,岂惜此千余石之米耶。该匪等皆积惯凶横,野性未除,平时尚宜设法破散其党,而乃聚数百顽犷之徒,施一切难堪之政,逞凶横决,自在意中。此等重要创办事体章程,该革倅不候批准,偏执己见,率行开办,实属可怪。所禀应毋庸议。

**同日**　札候补道方长华查办琼州番岭垦田。略谓:

上年曾饬令雷琼道朱采将平素强悍生事之客匪,贷其一死,令入山垦田,既可开荒,兼免逼处。现据士绅指控,各屯丁被逼,有自缢服毒身死者,竟于二月二十七日夜烧营逃散。查开垦荒田,安插莠民,畀以恒产,课之力作,以期化莠为良,实于保全之中兼寓裁成之意。惟是开垦之与屯田,截然两事。屯者务农讲武,设官修仓是也。垦者劝民开辟,酌给牛、种,缓征薄赋是也。琼属但须开垦,勿庸设屯。

**四月十七日(5月27日)**　致电琼州朱道(采)。略谓:

匪首获办,稍慰。惟"已成不灭不休之势"一语,甚有语病。谓为匪必诛则可,若云灭,似乎将尽歼客种矣,必无是理,亦必无之事,当系词不达意。望慎重妥办,宜从容,不宜孟浪。切嘱。

**五月初五日(6月14日)**　就黄河堤工事,致电河南李钦差(鹤年)。略谓:

伏汛将至,合龙不易。窃谓有两要义:一、已作之工,务令坚稳,东坝尤要。设夏涨过盛,全门难合,已进之占总不再溃,已费之帑不为虚糜,深秋仍可接

办,则廷议舆情不能苛求。二、现挑引河宜加工赶办。此两条可以人力图之。杞忧妄论,幸与和帅商之。

**五月十五日(6月24日)**　奏陈旧疾复发,恳恩赏假。略谓:

本年春节感发湿热,触发肝郁旧症,左胁作痛,医者误用猛剂,以致正气大伤,阴阳不合,夜不能寐。近日肝经愈亏,愤急不免时发,则殊与治事有妨。亦欲勉强遏抑,则木旺不能自制。自揣病症非息心理气,难望转机。惟有吁恳天恩,赏假一月,俾得静心医治。

**硃批**:着赏假一个月。

**五月十六日(6月25日)**　致电烟台盛道(宣怀),商创设省、港轮渡。略谓:

拟于广州上沙面填筑马头,租与商局,租价格外从轻,设省、港渡船,以分外洋之利。未知商局可否拨船试行,或局、粤合行。如虑赔累,或局借船与粤代行,或局拨别埠船代行。

**盛道来电(光绪十四年五月二十四日到)**:省、港渡船,拟另设一局,派船试行。[按:香港向有渡轮至广州,并有马头。]

**是月**　大雨。西、北江水溢,亲赴各县巡视灾区。于十八日出省,二十四日回省。遣委员携物料分赴各县堵筑抢护,并发银米振济贫民。

**是月**　致函阎丹初(敬铭)。略谓:

粤商闽厂协造兵轮一案,闽疏未能明晰,致烦部驳。此项由粤具疏,详细声明。盖闽之协粤,乃就闽厂拨定常年经费中协助粤船,实非于额外另请拨支经费。即不协造粤船,闽厂亦不能节省此款也。此事万分为难,大为本省指责者所咎。无可奈何,勉强增协五万,乃仰体大部之意,艰苦罗掘,幸蒙鉴察,不致粤轮中辍,感戴岂有涯矣。洞在此不能举其职,惟有求去。去志已决,已具疏请假矣。台端为二李事抗疏力争,事虽未能挽回,然忠忱傥论,昭重天壤,良深钦佩。嗟乎,世间不平事,岂独"二李"乎。此洞所以夙夜愧疚而亟求引去者也。临书三叹。时局如此,甚愿吾师强起维持正气耳。[按:"二李",当指河道总督李鹤年、礼部尚书李鸿藻,因郑州黄河河工久未合龙被廷议。本年七月初十日,李鹤年革职,发往军台效力,李鸿藻革职留任。]

**六月初二日(7月10日)**　批澄迈绅士陈彝谦等禀陈琼民疾苦。略谓:

琼属民受客害已非一日。前两年澄迈、金江一带数百里杀掠惨毒,神人共愤,本部堂久已深悉,曾经详晰奏闻,斩凶渠悍党不少,目前已饬琼州道、府将善后事宜妥为斟酌,认真筹办。本部堂为民兴利除害,一秉至公至平之理,毫无偏倚。琼民疾苦,刻刻在念,大要总以去莠安良为公,以抑强扶弱为平。此

后客村中如敢再有梗顽滋事之匪徒,定严拿重办,使悍党不散横行,然后土、客可相安无事。断不肯纵匪殃民,亦不因委员更换,遂至因噎废食也。

**六月初四日(7月12日)** 遵旨奏陈筹议钦州新界善后事宜。略谓:

光绪十三年五月初十日上谕,此次所定粤省界务,将勘界大臣意见不合归入请示之白龙尾、江平、黄竹等处一律划归中国。此后各该处善后事宜应如何设官分汛,妥筹布置,该督抚务当悉心会商,奏明办理。当即恭录行知藩、臬二司,海防善后局、营务处司道,高廉道、北海镇会议详复,并咨商水陆提督及督办钦廉防务提督冯子材去后。上年十二月,臣之洞巡视粤海各口,复亲至白龙尾地方,登岸查阅该岛形势,督同该镇、道、府、州咨询筹度,佥以钦州地方本属荒阔难治,今复拓地定界,幅员愈广,控制愈难。惟有于近边扼要分设县治,将钦州量为升改,以重事权而资抚驭。其白龙尾一处为北海之蔽遮,南溟之门户,上可设炮台,下可泊兵轮,宜设专营弁兵驻守岛岸,再于龙门协酌添师船,巡缉洋面,庶水陆各专责成,边海自臻静谧。臣之洞回省后,与臣大澂切实商办,询谋佥同。当经饬司檄委署钦州知州李受彤兼理灵山县印务,以便统筹早定。查钦州自隋唐以来皆领县治。明洪武初改钦州为府,继改为县,又改为州,隶廉州府,我朝因之。其舆地之广方六百里有奇,分县而治,自昔已然。今则南自江平、长山至白龙尾,拓地百余里,北自嘉隆江至峒中墟,拓地二百余里。地势增广,边民新附,中外时有交涉事件,抚绥防范,断非一州牧所能独任。酌古准今,惟有升钦州为直隶州,相度边要,分建一县,为辅车之依,资指臂之使。查防城司在钦州西南一百里,东达州治,西近东兴,前控白龙尾,后通广西南宁府属各隘,乃钦州西南之要冲。兹拟即其地建置防城县,应请添设知县一员,作为冲繁难烟瘴要缺。分钦州之东兴、如昔司、白龙尾至新收以南之江平、黄竹,以西之嘉隆、八庄等处,悉隶防城。高廉道应请改为高廉钦道。该道原驻扎高州府城,应将该道移驻廉州府城,以便控驭。新经划定白龙尾地方,拟请添设白龙营陆路都司一员,设兵一百名,驻守其地,即归钦州营参将统辖。此外新收各界,江平拟增设千总一员,嘉隆拟设把总一员,板兴拟设千总一员。白龙尾为边海极冲,已经择定地势,拟筑炮台四五座,以资控扼而卫边氓。现由省城另派兵轮一艘,驻白龙尾一带,协同往来巡缉。

**六月初五日(7月13日)** 致电柏林洪钦差(钧),请代购造枪机器。略谓:

粤省现亟设厂造枪,乞饬力拂照德营现用连珠枪新式仿造,机器价若干,何时成。

**洪钦差来电(光绪十四年六月初九日到)**:枪机日成五十杆,装运在外,须一百三十万马,未

扣厘,一年可成。

**六月初八日(7月16日)** 广雅书院成,行开馆礼。东、西两省肄业生二百名,分经学、史学、理学、经济四门,以分教四人分门讲授。公余之暇,间诣书院考业稽疑,时加训勉。先之以严辨义利,课之以博约兼资,大旨欲力救汉学宋学之偏,痛戒有文无行之弊。书院设院长一人,综理院务。首任院长梁鼎芬,继任者有朱一新、廖廷相、邓蓉镜等。

**六月初九日(7月17日)** 议设制炮厂。本日致电驻德公使洪钧,略谓:

粤省拟设厂仿造克虏伯六生至十生半等炮,连架,自炼钢,每年约成五十尊。请代商克厂肯否代造机器全份。价若干,何时成,厂费约几何。

**六月二十五日(8月2日)** 致电天津李中堂(鸿章)。略谓:

轮船通梧,民情不愿。越虽造铁路,滇、桂货至南宁后欲出外洋者,可上水赴龙州。欲至广州、沪、津者,仍须下水赴梧州。由龙赴越,兼有陆路,且出江或龙或广,在中国商务无甚出入。内河行轮,渡夫失业太多,必多阻碍。欲兴商局之利,只有先在广省、香港添设渡船,可分洋利,洞前已与盛道电商,催其试办。

**七月十一日(8月18日)** 郑州黄河河工垂成而溃。

**奉旨**:吴大澂署理河东河道总督,广东巡抚着张之洞兼署。

**七月十四日(8月21日)** 批嘉应州禀查明官山煤窿,请招商承办。略谓:

煤者穷民生计,等诸柴炭。柴炭不招商承办,何独于煤必令招商耶。若令缴费给照,则煤利甚微,岂有与五金同缴照费一千元之理。至章程第五条"煤铁为军火大宗,应先开采,以收利权"等语。本欲令民多行开采,免向外洋购买,收外洋之利以归于华,非谓收民利以归于官。该署牧不善体会,谓须由官开办,实属大谬。若如来禀所拟,勒令报承,即是民业亦应缴契给价,听官招商承办,必致借端扰累,酿成事端,无怪乎绅民之难遵也。该署牧不知政体,粗谬已极,应即严加申饬。

**同日** 奏陈寓美粤商禀恳详议新约,以维生计。略谓:

广东人满为患,无业游民皆恃出洋为谋生之路。就美国而论,华人十余万众,日用饮食,无一不取资中土。推而至南洋群岛,比比皆是。华民谋生之路愈广,则中国货物之销流愈多。华工以力作而获值,华商即以贩运接济而收其利。事本相因,利不旁落,未有禁华工而不碍华商者也。况美国既作俑于先,难保南洋各岛不踵行于后。据洋报所载,有欲援美国成案,遣使来华订约之议。倘南洋各岛相率效尤,概与厉禁,则华人生理日促,商务日微,内地无业闲民日多,所关綦重,似不可不预为之计。现在使臣张荫桓筹议寓美华人善后事

宜,所订细约条款未准咨录。既据合词禀诉,于华商生计有关,可否敕下总理衙门查核利弊,设法维持。

**七月十八日(8月25日)** 接署抚篆。筹银十万两,奏明由吴河道(大澂)携赴河工应用。

**七月二十四日(8月31日)** 就定购枪炮机器事再电柏林洪钦差(钧)。略谓:

枪机仍用日成五十杆者,即订定。净价若干,交期再速更妙。款即汇。沪制小炮未精,仍拟粤自设厂,购克钢,仿克式为便。祈先就七生半、九生两号机器向博洪厂询订。气机马力宜加大,俾枪、炮兼铸,并为一厂,费可较省。

**是月** 致函阎丹初(敬铭)。略谓:

闻公悬车得请,固甚怅结,亦深钦佩。洞久典海疆,无补时局,悚皇愧疚,止非一端。屡次乞罢未得,仍复勉强支撑,久妨贤路。以视门下,滋愧多矣。[按:本月十六日,旨准户部尚书阎敬铭开缺调理。]

**八月初五日(9月10日)** 致电总署陈桂平医案颠末。略谓:

丙戌四月(1886年5月),广西桂平县美教士富利惇医馆被毁一案,领事捏称兵勇抢物,索赔五千余元,迭经此间查明驳复,以事起仓猝,地方官立派兵役弹压。富自称失物有限,家口平安,保护不为不力。各国条约无内地准设医馆明文,富到桂平所领系游历执照,不应行医。应饬教士以后勿往内地行医。不从,则彼自冒险,固无赔偿,且难保护。

**八月十三日(9月18日)** 致电京广东臬司王爵堂(之春)。略谓:

粤省洋务不宜迁就,凡仆所坚持者,皆万不可许,且揣其必能就范。妥为操纵,断不致孟浪生事,惟恳内不掣肘。望见总署诸公详陈粤饷艰困,并望向当道沥陈。

**八月二十六日(10月1日)** 批理事同知贵璋等禀民人被旗人砍伤录报民人供词。略谓:

办理案牍,凶犯既经到案,即应将两造供词录禀,以凭查核情节,指示研审,从无止录一造单词之理。兹该厅等禀报此案情形,止录受伤民人焦弼父子及地保供词,于凶犯供词不录一字,一似崇俊籍隶旗营,本部堂无庸听其供词者,有是理乎,办案有此招供体式乎,照此咨部能不干驳诘乎。至于人命事件,何等重大,而来禀乃谓"崇俊另有伤毙人命情节,已赴该厅审办"等语,一似崇俊杀人毙命,该厅竟可专主其事,本部堂又可无庸过问者,殊属可骇。本部堂近在同城,凡重大事体皆应禀知。即使崇俊所杀系属旗人,该厅既经通禀,即应将案情详细禀明,断无省城旗兵杀伤五人,而同城督抚并不禀报之理。况崇

俊所杀之人是旗是民，来禀并未分晰，何以见本部堂便不应预闻耶。此种含混禀牍，不谙政体，荒谬已极。仰东按察司将该同知严行申饬，令将全案先行禀复，并令提犯崇俊，究明因何伤毙人命，死者系属何人。务将姓名案情详细禀陈，以凭查核。至于焦弼之案，务取崇俊确供，一并通禀，毋再率意妄行，致干未便。

**是月**　广东乡试，循例入闱监临。见贡院之湫溢卑湿，放榜后令司道筹议展拓，刻日兴工。定北海、高州两镇巡洋会哨章程。设省城经南雄至大庾岭电线，凡一千里。

**是月**　女仁会生(侧室李氏出)。

**九月十三日(10月17日)**　致电总署、天津李中堂(鸿章)。略谓：

谅山开路乃分他国之利，非夺中国之利。梧江行轮乃欲漏广东之厘，非为便中国之商。德为自利起见，诚如尊论。查越通铁路，但增云、桂外出之土货，不能减向销广东出粤海之土货，或分粤海、廉海进口之洋货为镇南关进口之洋货，于两广全局尚无大损。即使有损，商人视何路厘税轻重为趋避。既经开关减税，无可如何，亦非梧州通轮所能救。若尽裁西江厘税，粤岂能支。即使能裁能救，粤民不愿，亦万不能行。近屡详询地方官民，佥称渡夫失业太多，必然生事，万难允从。德使极言厘弊，其意专在通轮以后，广行联单，尽逃内地厘税耳。因忌法商税轻利厚，故欲一体进步求益，其云为中国计，为商局计，皆谬说也。即云为德商受亏计，亦饰说也。总之，民情难拂为第一义，饷源难弃为第二义，应照钧函坚持勿允。

**九月十五日(10月19日)**　札东善后局筹议修筑省河堤岸。略谓：

广东省河官地，历年以来侵占日多，渐致淤塞，修筑堤岸之举，实为利商便民。当务之急，莫先于此。惟断不能令一人居奇专利，亦勿庸缴饷归官。自洋人建筑沙基，地势增高，堤基巩固，马路宽广。而我与毗连之处，街市逼窄，屋宇参差，瓦砾杂投，污秽堆积。不特相形见绌，商务受亏，而沿河一带填占日多，河面益窄。再逾数十年后，为患将不可胜言。第此事办法，必应遍询沿河一带商民，务令于南关、西关、河南等处俱无窒碍。专选公正绅士、殷实商人筹定全局，通力合作，令其自拟章程，自筹款项，设局总汇，分段承修。但由官为督劝经理，以沿河水陆之利，还之沿河商民，而官不与焉。

**九月十六日(10月20日)**　劝谕各属绅耆酌提祠产庙产周济贫族邻里。略谓：

各该族人等于祖祠产业每年收入租息酌提若干，自议章程，拯济本族极贫

人口。或借给资本,令其小贩营生,或雇募工师,教其学习手艺,使人人有业可习,有食可谋,自不至相率为匪。各乡神佛祠庙祀田、产业亦复不少,应酌提若干以济邻里之贫。庶使人有恒业,群勉为善良,永革斗讼之风。力行施济之事,睦姻任恤,康乐和亲,遂蒸成为风俗。

**十月初四日(11月7日)**　致电总署。略谓:

北海德商二次运货入内地,不照向章报厘厂查验。查北海四通八达,专恃厘厂严查,以杜走漏。敝处坚持与辩,领事始允仍前报验。此事本可无庸会讯,惟领事既肯转圜报验,姑准会讯,以免借口。[按:德商宝森洋行运糖二百余担过钦州分厂,托华商厚昌代报,未将三联单呈验。该厘厂见无联单,照向章收厘。经洋商呈验过照,随即退回厘银。]

**十月二十二日(11月25日)**　致烟台盛道台(宣怀)。略谓:

巴马河(巴拿马运河)请招华工,果无虐待情弊,章程切实可靠,未尝不可。请与妥议条款,订明每日工作时刻不得逾八点钟,伙食、住处、医药、运柩、恤款以及管束章程一切利益,尽禁虐待各弊。议定先电示。

**同日**　致电柏林洪钦差(钧)。略谓:

枪机连珠十响,百二十马力,可兼造小炮,拟照定。应加炮机需价几何。闻博洪钢佳,能仿造克炮,请与细议枪炮合厂办法,约用监工、洋匠几人,候复示。

**十月二十八日(12月1日)**　札司道筹议展拓广东贡院。略谓:

贡院为抡才重地,必应闳敞整齐,始足以惠士林而防弊端。粤省贡院于咸丰九年曾经重修,仍不免迁就地势,未臻完善。自龙门、头门至外栅门为地甚狭,士子应名领卷,十分艰苦,喧阗拥挤,前后挽越,衰老羸弱者几有性命之虞。此一节最为大患,首宜疏通。他如头门外避雨葵棚绵亘数十间,火烛堪虞。附近院外民居逼处,有碍关防,最易传递。龙门以下号舍甚多,其地曲折深僻,稽察难周。甬道年久未修,两旁淤泥堆积,反致高于中途。公堂地势庳下,与甬道相平,瞭望弹压,诸多不便。书手一千余人,房屋仅止十余间,肩摩踵接,不能转侧,人气相蒸,易生疾病,且散漫无稽,亦非慎重防弊之道。每科佐杂官六十余员,竟无住屋一间,类皆以席蓬为棲止,时有火烛之虞。至内簾聚奎堂为填榜之地,堂深不过丈余,每届填榜,逼窄无隙,随写随卷,全榜竟不能平铺展读,尤属不成事体。查省会地方公所,以贡院为最要,未便因陋就简,以致百弊丛生。合就札饬善后局筹议,应如何妥筹经费,添买民房,作何兴建,遴派委员绘图帖说,刻日禀候本部堂再详核办理。

**十月二十九日(12月2日)**　就粤设纱厂事致电天津李中堂(鸿章)。略谓：

洋布消流日多，年中以千余万计。大利所在，漏卮宜防。粤拟设织布纺纱官局，工作贱，运费省，应可与洋制颉颃。固有之利，允宜振兴。阅《申报》载上海布局经尊处奏准十年内不准另行设局，是否专指上海而言。粤设官局本与商局有别，且进口布多销旺，断非沪局所能遍给。粤供粤用，犹恐不及，当不至侵沪局之利。望速电复。

**李中堂来电(光绪十四年十一月初四日到)**：光绪八年奏准在沪创设布局，十年内不准另行设局。嗣因法事，郑官应经理不实，现甫从新整顿，集股无多，尚难大办。粤设官局距沪较远，似无妨。

**是月**　整顿保甲团防。定保甲团防弭盗章程，筹款奖励员弁，官绅联为一气，分段稽查。添置望楼、卡棚。严缉窝家，建棲流所，以棲止闲杂游民。编查小艇，水陆并举，使匪无所托足。年终奏报，有未敢率循故事，空言塞责之语。

**十一月初二日(12月4日)**　札东藩司筹拨雷阳书院经费。略谓：

雷州府自康熙年间陈清端公以清节名天下，嗣后以文学、政事著称者颇不乏人。迄今数十年以来，风流阒寂，继起无闻，良由僻在海隅，士少师资，学无门径。府城虽有雷阳书院，而经费无多，每年士子膏火，山长脩金，总共不过数百缗，菲薄已极，实不足以奖励后进，延致通儒。亟应饬司筹拨经费，力图整顿，以期振兴文教。该司即便遵照，详加筹画有无别项闲款可提，及有新增溢出之款堪以拨充，迅速查明，妥议详夺。

**同日**　以英国商船屡次擅入内地，一面按约将其船货一并入官，一面电致总署，谓此端断不可开，请坚持责令充公，不容狡饰，以儆效尤。

**十一月初三日(12月5日)**　致电汕头洋务委员廖维杰速与和(荷兰)使议定华民出洋雇工章程。略谓：

粤省人满为患，现值新、旧金山禁止华工，穷民谋生之途日窘。和属需工正殷，诚能去其苛虐，优其工资，使华工往来得以自由，未始非裨益穷民之道。章程大要，一在华工出口务出自愿，不准有人代借川资，设法招致。一在到洋之后，工主善待，不得迫勒留工，务使往来自便。

**十一月初九日(12月10日)**　奏陈添设广西、广东、云南电线共四千九百余里，并保奖出力各员。略谓：

广西南宁展至滇省剥隘电线，于本年四月初七日工竣。又自汕头展至潮州府府城电线九十里，于四月初五日工竣。又自省城展至韶州府南雄州庾岭与江西线接，共线路一千里，于八月二十九日工竣。共计四千九百余里，先后

经总办各路电线委员沈嵩龄督饬员弁迅速竣工。所有在事各员均系逾越险阻,渡海登山,久驻瘴乡,深入夷黎村峒,僵仆相继,毫无畏避。琼州一路,瘴故人员至六十余名之多。应请仍照上届成案,择其尤为出力各员,照异常劳绩保奖。其出力稍次者,仍照寻常拟奖,以示区别。

**十一月十三日(12 月 14 日)**　致电总署及李中堂(鸿章)力阻粤线与法线相接。略谓:

东兴、镇南关皆与法接壤,设电之意,原欲使我之军报速过于人。如法亦可用,则与法共其利,且为法占其利矣。西省上思州、东省钦廉等处皆多教堂教民,龙州系商务总汇之区,尤逼近肘腋,万一有事,虚实机宜彼皆可顷刻电知,避长攻短,尽泄密谋。至决裂而断线,则战守之先机早失矣。此事无事接线不能收利,有事断线先已受害。益彼损我,实不可行。

**李中堂来电(光绪十四年十一月十七日到)**:此案业经两国画押,奉旨批准,似难翻悔。惟东兴系法续请议,批准后十八个月始办,或可推延中止,届期由粤酌量议奏。

**同日**　电饬潮州府速修韩祠及金山书院藏书楼,饬雷琼道修苏文忠公祠。各捐廉一千两,并拨局存公费各一千两助工。

**十一月十四日(12 月 16 日)**　致电天津李中堂(鸿章),称粤愿为颐和园万寿山工程筹款百万。略谓:

粤力困绌,中外同知。然恭逢盛典,不敢以艰难辞。谨当力筹百万,不动正款,五年分筹,每年四季解津。

**十一月十八日(12 月 20 日)**　就代购织布机事致电伦敦刘钦差(瑞芬)。略谓:

粤拟购织布纺纱机器全副,每日约出布若干匹为上算,需价几何,几月造成,建厂费若干,洋匠、监工几人。请通盘代筹,详查速赐示复。铸钱炉机如何通用,约省价若干,并候示。

**十一月十九日(12 月 21 日)**　就琼民出洋佣工事致电琼州朱道台(采)。略谓:

近来英、美各属禁阻华工,经粤省多方执奏,星使在洋正与力争,欲其弛禁。彼方患我之多来,我反自禁而不往,未为得计。汕民到和兰属岛佣工,常有余资寄回,可见外洋谋生较易。年来穷民由新加坡绕道至和属者为数甚多。与其绕道而费川资,孰若径往之为利便。总之,自行出洋佣工,与向所谓卖猪仔者大不相同。本部堂力与和国使臣详议约章,严禁虐待,彼一一允从,当咨总署立案。盖彼方招徕,自无勒虐理,尚可信。小民生计所关,不当因噎废食。琼民颓惰,其家属误会出洋即是猪仔,故相拦阻。其大要总在自备川资,自愿

出洋，杜绝拐卖，工资自得，年限无定，则听其往来并不妨碍。固不必劝，亦不必阻，但须仿汕头章程，在海口客栈定章稽察，确询愿否可矣。

**十二月初五日(1889年1月6日)** 电复总署。略谓：

德领事在汕置地，敝处无案。即经电汕查复，地系鲁麟洋行所置，将二十年。秋间德领事转承，拟建公署，德使所指应系此地。至条约准予租地，并无"永远"字样，旧案往往有之，殊久斟酌。若因价买概作永远租业，近来冲要口岸蔓延日广，遗害甚巨，于商务防务均有妨碍。似宜及早筹一限制区别之法，统候裁酌。

**十二月十三日(1月14日)** 致电总署。略谓：

北海法领事借口华船常到海防拐抢人口，照请示谕船户须向领事领照，方得到海防等处，无照即将船扣留。海防各国地方船只任便往来，何独华船须领执照。果有拐抢事件，当为拿办，毋许越界骚扰。彼谋甚狡，意在侵我海面之权，领事发照万不可行。似此违约妄为，越权收费，实属不成事体。请照会法使立饬领事停止收规，免滋事端。

**十二月二十四日(1月25日)** 致电琼州朱道台(采)，令乘冬寒速委员分投确查所开各路有无废塞，勿弃前功，并询招商伐木、开矿情况。

**朱道台来电(光绪十五年正月初八日)**：伐木局王商在嘉陵采运，上半年出口之木约二万余株件。秋间风暴停运，冬间又运数千株件，已采未运者三万余株件。另有卢商秋间来琼，在东路各州县相度，冬间设局崖州，札桥采木。王商所开之山，定安、乐会、万州、陵水大都由浅入深。卢商所办，属崖九所、乐安一带，木植最好，运送较难。此伐木情形也。张廷钧秋间在昌化县大聘村择地开荒，纵横约十里，高洼相间，大约可得地数千亩，已于冬月勘明亩址，给照开办。该商携眷住海头，颇有期在必成之志。其大艳山铜矿恐难得利，然不敢轻弃，尚在续办。又卢商择定澄迈蛤骨塘、大塘口等四处，琼山芳排一处，均可成田数十亩。冬月在安定设局，给照开垦，一有成效，即飞禀。

**十二月二十七日(1月28日)** 严饬南海等县乘时修护围基。与各县约：

务于春雨未盛之前，将属内应修各围，督饬绅董、业户一律赶修高厚坚实，冲要危险各处，尤宜格外加工。倘明年涨发，单开各围及领过修费银两有被冲决者，即将该县立时撤任。

# 光绪十五年(1889)　己丑　五十三岁

光绪大婚，太后归政。

定长方式黄色龙旗为国旗。

议行印花税，未果。

议定缓修津通，由户部每年拨银二百万两先修卢汉铁路。

**正月十二日(2月11日)**　札粮道存储开设枪炮厂经费。略谓：

现在当务之急，自以火器为先。本部堂前经于光绪十一年九月具奏，声明粤省原拟开设枪、雷各局，现在彻底清查，选员觅匠，重加整顿，俟筹有经费，即逐渐扩充。所有鱼雷、水雷各局业已开办有成。制造局曾经归并，然仅能制小钢炮、开花子等类。前年又设枪炮厂，购买机器两副，仅能造毛瑟、马梯尼、土乃得、云者士得四种枪弹，而各种枪炮概须购自外洋。设遇缓急，挟制居奇，尤多掣肘。本部堂详加筹画，必须设厂自铸枪炮，方免受制于人。所有光绪十五年正月起续收三年四成罚款每年三十万两，应即指定为开设枪炮厂专款经费，按月提收，另款存储，勿得挪作别用。

**正月十八日(2月17日)**　致电烟台盛道台(宣怀)可否设局派船揽载南洋华侨。略谓：

巴拉马招工一事，法领事亦称该处瘴疠极恶，死亡过多。既乏两全之策，应作罢论。查苏门答剌之日里埠需工甚殷，水土较胜，华民皆自备川资，任便往来。本衙门批准试办将及一年，尚无流弊，往者日多，常有余资寄回。现皆德商派船揽载，因思招商局若能派轮来往汕头、日里，复在日里设一分局，经理华佣事宜，客到为之收留引荐，使东道有主，出外之人自可放心。既可自己稽查，亦免外人凌虐，且可夺德商揽载之利，于商局未尝无益。请筹议见复。

**同日**　札东、西藩司等筹抵炉饷。略谓：

广东开除铁禁，暂免税厘，裁革向来派累炉商规费，不准吏胥差役私立名目，藉端勒索，仍照旧章分别完纳炉饷，原以轻其成本，俾其畅销而敌外来之铁。乃公家之税项虽裁，而文武衙门陋规仍旧，此则炉法之未善也。据广东委员郑敦善、郑业崇禀称，炉座一有官、私之名，则文武衙门不无需索。不若广开

铁禁，不用承商承饷，凡运铁斤，比照布帛菽粟。凡开炉座，比照耕织杂作。革除大炉、小炉之名，无分官私，即无须查禁。无须查禁，即不能索取陋规。凡属私炉，均系自食其力。私化为公，听其自便，则鼓铸日盛，出铁日多。成本既轻，贩运自易。三年之后，惟见铁抽厘，以厘抵炉饷铁税，必可有盈无绌，利在公家等情。核其所陈，不为无见。惟查铁税一项，已与铁厘并经奏准暂免三年，仅照旧征收炉饷，均系奏销正款，历充饷需之用。今既除大炉土炉之名，免其炉饷，须俟三年之后开抽铁厘，始能拨抵，现年应完炉饷未便虚悬。惟有暂行筹抵，以重饷需。为此，札仰该司等遵照会同厘局迅速悉心筹议如何于闲款项下照数划拨，以免虚悬。至此后各府州县铁税应如何归入厘金并征，分别拨解之处，一并迅速妥议，详候核夺。

**正月二十七日(2月26日)**　光绪帝大婚，广东认解二十万两(上年十月令各省关解款备用)。

**二月初三日(3月4日)**　光绪帝亲政。慈禧太后撤帘归政。恩诏加一级。

**二月初八日(3月9日)**　致电韶州林道、吴守，谓南、韶、连三属新建书院即名北江书院。

**同日**　札防城县孙鸿勋饬办新设县治事宜。略谓：

该县南滨大海，西接深山，外界强邻，内绥疲旷，最冲最要。兹当开设之初，事事皆须一扫官吏积习，筹画久大之规，方为称职。本部堂举其纲领，约有数端。一、清边界。界务不清，辏辖易启。该代令拟于沿边种植树木，以为识别，尚未可恃。所有边界要隘处所，除树立碑记外，必须设立勇棚墩卡，书明县属，标插旗帜，尤必派拨营、团时常巡哨。彼见有人经理，斥候修明，自不能轻易生心，潜行逾越。一、护边民。必须宣布信义，联络防营，奖励团练，壮其声势，妥为保护，使不为彼族扰累。一、轻赋税。所有升科定赋诸事务从宽减，不可多取，并严禁吏胥兵勇需索讹诈，不准稍有扰累。此为团结民心之本。一、缉海盗。白龙尾一带，海盗素多，每以九头山等处为渊薮，尤应严密巡缉。访有盗踪，迅追截击，勿使漏网，庶沿海商民得以安生。一、兴地利。地利之目有三，一在农，一在商，一在渔。其余如有可兴之利，惟在相度土宜，以次经画。至于兴教化一节，该县草昧初开，惟宜多设义学，宣讲圣谕，使蚩氓渐知礼数法度。所称县治建立书院，尚非目前当务之急。若保甲、词讼，乃地方官向来应办之事。总之，该县为创设之官，所辖多新收之地，当效法古人所谓"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方克有济。万不可先设衙署，示民以意在便安，粉饰文教，转致抛荒安边本务。该代令遵照，将应办各务实力逐条举办。务须力除积习，规画

久远，毋得敷衍粉饰，致负委任。

**二月二十一日(3月22日)**　批运司详裁节临全督配省局经费。略谓：

裁节临全省局经费各节，所筹甚是。惟本部堂之意，此局不如径行裁去为是。从前商办，故设局以督之。今改官运，岂有以局督局之理，未免重复糜费。仰即将临全督配省局裁撤，归并临全官运局办理。至官运局及梧局经费，亦应一并大加裁省，以节糜费。

**二月二十二日(3月23日)**　致电伦敦刘钦差(瑞芬)，请代觅铜矿师一名。须精矿学、化学，善测矿苗，兼晓煎熔，曾著成效，确有把握者，即与订合同，饬速来粤应用。探矿钻具及考验矿质各器随同带来。又恳代查开铜矿兼煎溶机器全副价若干，并赐复。此系琼州用。

**二月二十四日(3月25日)**　批营务处委员李家焯禀拿获票匪。略谓：

白鸽票为害最甚，匪徒私开，煽惑引诱良民，情殊可恶，非寻常赌犯可比，必须从严惩办，不容稍宽。至票匪伙党不少，访闻仍在外百计营求，意存尝试，希图复开。应即督率兵勇严密踩缉，期于尽获，毋稍延纵。

**同日**　出示严禁复开白鸽票。略谓：

粤省白鸽票一项，为害最烈，迭经严禁，无论如何尝试，断断不许复开。乃近有不法棍徒及从前开票之人在外招摇，多方设计，意在煽惑，变幻百出，殊堪痛恨。除饬府县严密查拿外，合行出示晓谕军民各色人等知悉：尔等须知白鸽票万无再开之事，务宜各安本分，不可为人所愚。如果有人撞骗，准其首告，定与重赏。倘仍串同营谋，一经拿获，亦必从重惩办。各宜懔遵毋违。

**二月二十八日(3月29日)**　札委夏献铭等查勘前山应否开河。略谓：

前据署前山都司黎中配禀，请于前山近海一带地方开浚新河，以为商船避风湾泊之所。并声称澳门渔船甚多，葡人借收渔税为利，各渔船因湾泊无处，不得不集于澳门，是以受其挟制。若新河开成，不独各商船可避风涛，即各渔船必迁泊于前山，则前山之商务日有起色。查前山开河之议，原为招徕商贾，维持内地民人生计，自系要图，亟应委员前往复查确勘。查有候补知府夏献铭、署香山协副将何长清堪以派委，驰赴前山确切查勘，悉心体察。究竟该处开河有无利益，众情是否较便，需用挖河机器有无现成，是否可向外洋租用，一切工费共需若干，核实估计，迅速详晰禀候核夺。

**是月**　允筹海军经费一百万两。

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卷三页六十二：

海军衙门初立，急于筹款。粤省赌商迳呈海署，请开白鸽票之禁，愿每年

报效银一百万两。李文忠函述邸意，令广东臬司王之春转达照办。洞覆书力陈其害，乃另筹一百万两，应海军派款，终不弛白鸽案之禁。又致李文忠电云：海军备用款，已经海署奏奉懿旨允准咨行，自应遵照拨办，未便再有更张。即如此数，已甚竭蹶，署意尚不止得此数也。

**三月初三日(4月2日)**　奏请缓造津通铁路，改建腹省卢汉干路。略谓：

泰西创行铁路，将及百年，实为驯致富强之一大端。其初各国开建干路，以通孔道。迨后物力日裕，辟路日多，支脉贯注，都邑相属，百货由是而灌输，军屯由是而联络。上下公私，交受其益。初费巨资，后享大利，其功效次第，实在于此。今中国方汲汲讲求安攘之略，自不得不采彼长技以为自强之助。臣愚之见，窃以为今日铁路之用，尤以开通土货为急。盖论中外通商以后之时局，中国民生之丰歉，商务之息耗，专视乎土货出产之多少，与夫土货出口较洋货进口之多少以为断。近数年来，洋货、洋药进口价值每岁多于土货出口价值者约二千万两，若再听其耗漏，以后断不可支。惟有设法多出土货、多销土货以求之。中国物产之盛，甲于五洲，然腹地奥区，工艰运贵，其生不蕃，其用不广。且土货率皆质粗价廉，非多不利，非速不多，非用机器、化学，不能变粗贱为精良，化无用为有用。苟有铁路，则机器可入，笨货可出，本轻费省，土货旺销，则可大减出口厘税以鼓舞之。于是山乡边郡之产，悉可致诸江岸海壖，而流行于九洲四瀛之外。销路畅则利商，制造繁则利工，山农泽农之种植，牧竖、女红之所成，皆可行运得价则利农。内开未尽之地宝，外收已亏之利权。是铁路之利，首在利民。民之利既见，而国之利因之。利国之大端，则征兵、转饷是矣。方今强邻环伺，外患方殷。内而沿海沿江，外而辽东三省，秦陇沿边，回环何上万里，防不胜防，费不胜费。若无轮车铁路应援赴敌，以静待动，安得无数良将、精兵、利炮、巨饷而守之。夫守国即所以卫民，故利国之与利民相表里。似宜先择四达之衢，首建干路，以为经营全局之计，以为循序渐进之基。至津通一路，其缓急轻重之宜，尚有宜加审察者(五端，略)。臣愚以为宜自京城外之芦沟桥起，经行河南，达于湖北之汉口镇。此则铁路之枢纽，干路之始基，而中国大利之所萃也(有八利，略)。此路既成，但有利便，并无纷扰。民受其益，人习其事，商睹其利，将来集资推广续造，不至为难。关东、陇右以次推行，惟力是视，二十年以后，中国武备屹然改观矣。难者曰，干路之利诚如此矣，其如费巨难成何。则请以分段之法为之。拟分自京至正定为首段，次至黄河北岸、又次至信阳州为二三段，次至汉口为末段。中原地势平衍，工力可省，一段不过四百万内外。合计四段之工，须八年造成，则款亦分八年分筹。中国之大，

每年筹二百万之款，似尚不至无策。

**皇太后懿旨**：前因筹议铁路事宜，谕令沿江沿海各督抚各抒所见，以备采择。嗣据陆续覆奏，详如披览，其偏执成见、不达时事及另筹办法尚未合宜者毋庸议外，张之洞、刘铭传、黄彭年所奏，各有见地。而张之洞所议自芦沟桥起经河南达于湖北汉口镇，划入四段分作八年造办等语，尤为详尽。着总理海军事务衙门即就张之洞所奏各节，详细核议，奏明请旨。钦此。

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卷三：

光绪六年，台湾巡抚刘壮肃公铭传入觐，疏言铁路之利，请筑铁路由清江至山东，由汉口至河南，俱达京师。北由京师东通盛京，西迄甘肃。若未能同时并举，可先修清江至京一段。旨下南北洋议奏。台谏力言不可，乃止。十一年，中法和议成，李文忠、左文襄先后疏陈善后事宜，请造铁路，兴大利。疏下王大臣议，善其言而不能用。十三年，海军衙门王大臣又以为言，始筑津沽铁路。十四年路成，海署请经营推广。会粤商陈承德请接造天津至通州铁路，直督以闻。已如所请矣，翁文恭等交章谏阻。又有言宜于边地及设于德州、济宁间以通河运者，诏俱下海军衙门。寻议上，请饬沿江沿海各将军督抚各抒所见。于是刘壮肃请由津沽造路至京师，护理苏抚黄方伯彭年请先办边防、漕路，而试于津通。公请缓办津通，改自芦沟桥起，经河南达于汉口。疏入，交海军衙门复奏。

**三月初七日(4月6日)**　批上思州禀民、教悔婚肇衅请酌定限制。略谓：

结亲必两家自愿，非教民所能强婚。习教亦中国之民，岂教士所能包庇。衡情定断，惟问是非，何分民、教。教民果有犯法，则三尺具在，必惩必戒，岂可因教士作梗，遂曲为迁就，听其逍遥于事外乎。须知教士只准传教，绝无干预公事之权。如其妄行越俎，尽可面斥不理，应惩办者仍必尽法严办，使教民知教士之不足恃，庶颓风或可渐挽，而公道于以常昭。就令教士颠倒是非，领事出头饶舌，地方官果能执法公平，上司且将褒其果断，万不至为浮言所动，遽加谴责。若预存畛域之见，民、教不准联婚，门户愈分，猜嫌愈甚。欲杜蒙混挟制，而蒙混挟制之端必从此日多，势必至教民亲教士而怨官长。丛爵渊鱼，贻害胡底。现禀廖姓之女许字雷姓为妻，彼既不愿与教民为婚，何以事前并不查明，事后始行翻悔。雷振兴于悔婚之时并不赴地方官呈诉，听候核断，竟敢纠众强抢，不法已极。现已办结，姑不具论。至所称村民羞与教民结亲等语，婚姻适两家之好，必从所愿，谁能相强，以后应听其自择。所请由官出示，划定界限一节，未便准行。

**三月初十日(4月9日)**　致电伦敦刘钦差(瑞芬)、柏林洪钦差(钧)询炼铁机

价。略谓：

粤多铁矿，质美价廉，惟开采煎炼未得法，故销路甚隘。请查开铁矿机器全副需价若干，将生铁炼熟铁，将铁炼钢，兼制造钢板钢条、铁板铁条及洋铁钉并一切通用钢铁料件，需用机器约价几何。粤拟设炼铁厂，请详询示复。

**洪钦差来电(光绪十五年四月二十二日到)**：开矿机价自十万马至五六十万马不等，须相地而施。炼铁机器亦须知日炼若干，无从悬揣，总以矿师测验为首务。现正物色良师，未敢轻率报命。

**三月十一日(4月10日)**　以东、西、北江盛涨，雨势未已，致电饬肇庆道、府、县速饬各围员弁绅董上紧预筹防护，毋稍玩违干咎。

**三月十四日(4月13日)**　札潮州府筹增金山书院专款。

潮州地方气势雄博，贤达辈出，代不乏人。前明人物甚盛，本朝乾隆以后，稍逊于前，自宜多方培养。府城自同治年间设有金山书院，用意甚佳，但相沿仍只课习举业。经本部堂饬令前署府方守延请名宿课试经、古，勉为根柢之学。惟经费尚未充足，曾面谕方署守在潮州牌捐项下每年提银一千两，归金山书院添作专款。查此项牌捐近年积欠过多，若不明晰立案，立定章程，难免日久废弛。合就札饬该府严饬各县，务必将牌捐经费银两催令如数缴足，不准延欠，致有废弛。

**三月十七日(4月16日)**　致电伦敦刘钦差(瑞芬)，请定购织布机一千张，纺织机照配。

**三月十八日(4月17日)**　致电柏林洪钦差(钧)请代觅上等矿师。略谓：

中国岁销洋铁值五百余万金，粤销即不少，漏卮宜杜。购机开采，设厂煎炼，皆所必需，炼铁尤要。款已筹备，请仍照元、谏两电查示。再，粤东、西两省铜、铁、铅、银、锡皆有，开办已久，急需上等良师二人，皆善测矿苗兼晓煎熔者。优其薪，久其期，想亦肯来。如有大效，酬以重金，许以奏奖。务须学精名著者。

**三月十九日(4月18日)**　照会汕头英领事，华民出洋仍应禁用赊单。略谓：

华民出外谋生，向办章程必须自备川资，自愿出洋，方准前往。盖有鉴于借贷川资之弊，不欲其以身作质，而束缚于限年佣工之合约。来文所称若用赊单，到洋后先寓客馆，待人向赎，当官订立合约，不准该客头及招工者致有哄骗计诱等弊。然无论章程如何美备，既立合同，则来往不能自由，弊窦必由此丛生。所请嗣后不必禁用赊单一节，碍难照行。

**三月二十三日(4月22日)**　札游击江志查办连山厅民、瑶积案。略谓：

查核起衅缘由，全因村民激成。瑶人叠次出扰，乃系报复，非为抢劫。历

年文武隐匿不报,即间有禀报,亦仅云瑶人出巢焚掠,积成多案深仇,支蔓横生,可恨已极。至于今日,其是非曲直,已属纷纠混淆。民、瑶皆有凶暴不法之处,皆有好事匪徒从中煽动。惟有将民、瑶各匪一律查拿,彼此焚抢财物酌量赔补,解仇息争。尤不得偏袒刁民,草率了事。从前各排积案,此次一律清结,永远不准再论。并将瑶把总选择妥人,理处以后事宜,方为妥善。

**三月二十六日(4月25日)** 致电总署阻澳门葡人出关闸占地。略谓:

葡人出关闸外设一路灯,意在朦占我界,已照会诘责,令即撤去。近来修复前山营厂卡,距关闸不远。澳酋照称关闸外至北山岭中间一带向为局外之区,建厂须两国会商,非一国所能擅主,已照会钧署等情。查条约载,未定界以前,俱依现时情形勿动,自系指澳境关闸以内彼所已占者而言。同治元年,葡使来京议约,亦言关闸以外系华官把守,从未敢侵及关闸外之地,从无局外之说。此次来文,实堪诧异。若关闸尚不足以为限,何所底止。除驳复并已详晰咨呈钧署外,合并电闻,以备折辩。

**四月初四日(5月3日)** 批高明县禀查看地方情形现筹措置。略谓:

为治之道,当务为急。该令此禀于为州县所当办之事,无一不欲举办。志则佳矣,力能及乎。此时惟基围为第一要务。水不决围,有屋可栖,有田可食,然后可及其他。若词讼、监狱、捕盗、劝农、修葺坛庙,乃该县日用寻常之事,并无大举实效,无须敷陈。书院、义学,只可随时量力整饬鼓舞。捐置义仓诚是要事,此时水患未除,说不到此。城垣、县志均是不急之务,从容再议。闻该令于筹办基围甚属认真,可即循序择要,尽心努力为之,总以实事求是为主。

**四月十二日(5月11日)** 致电天津李中堂(鸿章)告粤省拟设枪炮厂,不动库款。略谓:

粤省久拟设铸造枪炮厂,因无款未办。查官弁绅商前捐船炮专捐已期满,现拟续行捐办购机建厂经费,以敷用为度,三年捐齐。竭力谆劝,幸已成议。当经电托洪文卿星使向德厂议购枪炮兼铸机器,订明枪机百二十匹马力,每日成新式毛瑟连珠十响枪五十枝,兼造克虏伯式七生半至十二生过山炮。十一个月成,净价一百五十七万七千七百六十马,约共合银三十余万两,厂屋亦需银数万两。此项由外捐办,并非动拨库款。惟关系海防,自应请海署核示。除咨呈海署外,用特电恳转达,并请海署先行电复,以便饬催外洋动工,一面择地建厂。

**李中堂来电(光绪十五年四月二十五日)**:总署电复,捐款开厂铸械与动帑不同,文到时本署当核准。

**四月十六日(5月15日)**　饬各属清理羁系讼案,开释拖累。略谓:

广东地方词讼极繁,盗案尤多,而各州县中明达果决长于听断者未易多得。往往两造控案不能遽结,拖累延伸,经年累月。吏役讹索无有穷期,百般挫磨,破家殒命,不可胜数,由是拘系缧纍。所在之处,无不拥挤,秽湿熏蒸,致多瘐毙。州县既号为民父母,坐视无辜瘐毙,于心忍乎。本部堂决意整顿,为此札仰臬司飞饬所属各府厅州县,务将现在羁系各犯,迅速查明原案,分别情罪,除凶狡盗匪及怙恶不悛仍行锁系,其有因案牵连、押候审讯者,务即迅速传集审断,分列究释,断不可甘堕讼棍之计,徒致拖累无辜。此系特饬专办之件,务须每届一月清理一次。本部堂当不时派员密查,如有羁系太多,拖办人证以及凌虐罪囚者,定即分别撤参。

**四月二十一日(5月20日)**　出省巡视西、北两江围基。朔北江转西江,凡沿江及内河小轮可通之处,其重要者,登岸步行察看。二十六日回省。

**四月二十二日(5月21日)**　札委琼州镇督办琼海堤岸。略谓:

琼州孤悬海中,逼近越南。海口地方海滩广阔十余里,河道无定,敌人巨舰难以驶近,须防舢板小轮入口近岸。前年本部堂亲莅琼海,相度地势,水浅沙松,旧有炮台修造既未合法,地基亦多坍陷,潮长辄至淹没,于防守大非所宜。当经勘得地段东路自东炮台起,以东至牛始炮台约二百余丈,西路自西炮台起,西南至西场地方约十五六里,均须一律普筑坚实长堤,开修炮路,坚筑堤墙,以便通行炮车,排立枪队,用以枪击敌人入口近岸之小轮舢板。堤宽一丈,底宽四丈内外,作坦坡形,紧要处加宽加厚。均用灰沙三合土坚筑堤身,连堤墙共高一丈。

**四月二十六日(5月25日)**　铸钱厂成,试铸制钱,兼铸银元。

**五月初二日(5月31日)**　札各属严催钱粮奏销报解。略谓:

各州县征存钱粮,例应随时报解。广东省历年钱粮奏销,例限次年正月截数,由各州县造报。近年来迟至逾限九个月之久,始行办竣,胆玩相沿。明明征存,故意不报不解,以便私挪。必俟五月以后征有新粮可以填补旧赋,各州县始行造册详报。延玩取巧,实属可恨。本部堂断不能任其玩法营私,故意迟误。合亟严饬各州县即将光绪十四年分所征钱粮赶紧扫数报解,务于六月以前到司。嗣后按年提前一月,俱照此章程办理。各该员慎勿视为具文,务将此札录置案头,随时省览,并饬书吏将此札载入须知册内,遇有更替,流交后任,俾知功令定章,懔遵办理。

**同日**　批黄炳熙禀请承办出洋米捐。略谓:

米谷出洋本应查禁,而近年来详加考察,用此米者仍为侨寓外洋之粤省华工华商,若概行禁绝,则无以安羁旅之华人。倘任其捆载出洋,偶遇岁歉,粤民必有艰食之虑。是以饬令九龙、拱北两关委员筹议体察每年出洋米数、外洋华商情形,拟令外埠华商董事核明该埠每年食米若干,禀明核定一数,遣人赴粤自行请照领运,酌量捐助,以为梓乡修基围、建义仓等款。倘领照之外有人私贩,即行查拿。若为数过多,或遇粤省岁歉米贵,即行随时分别停减,庶可免粤米漏溢过多之弊,并非欲开除米禁,听其畅行出洋。更不能因抽出洋米谷,遂将内地米谷一并抽收。该绅等未得其详,率据无根之传闻,遽欲承办米捐,已属冒昧。核其所拟章程,在省城设立公所,在九龙、马溜洲、前山及水门、长洲等处设卡,并设拖船稽查截缉,又于香山、东莞、增城、南海、新会等处产米之区一律派人稽察,以杜走漏各等语,实堪骇异。查抽收出洋之米,但设卡于九龙、拱北两关可矣,何必到处网罗。若如所拟,是直欲将通省米谷一并抽收。且据称每米百斤抽银三钱,每谷百斤抽银二钱。抽收如此之重,亦属不经。该绅等名虽建仓筹款,实则罔利扰民,不顾事理人情,取巧妄为,轻发大难。所呈各节,严饬不准。近来此类事体甚多,大率皆三数好事绅士所为,一味妄想,百方牟利,动辄架词鼓煽,图揽争充。本部堂皆已灼知其人,姑从忠厚,不行宣示。仰即痛自收敛省悟,以后安分小心,不准再行生事。

**同日**　就澳门葡人侵界事电复总署。略谓:

关闸至北山岭从无局外之说,关闸以外自不容葡人更逾尺寸,彼亦不能过问一词。此事彼万分无理。约载彼此均不得有增减改变之事,自系指旧在澳门界内之地而言。若关闸以外,系属香山营、县地,旧有汛防,今不过修明旧制,似不在此条之内。即如前山厅上年大修城垣,彼岂能妄阻。若关闸以外准彼设路灯而不容我遣兵卡,岂非倒置。蔓延不已,数年即侵占至前山厅城下矣。南北诸边与各国接界处,皆无此例,并非因其国小轻视,稍有过举。先经敝处驳复,录稿详晰咨呈。澳境与香山毗连,案关违约侵界,岂能舍粤省而径商钧署。务请严词驳折,仍推出外办,当与坚持。彼理屈词穷,必可就范。此事关系至巨,务望卓裁。

**总署来电(光绪十五年五月初六日到)**:关闸以北与澳无涉,必应力辩。

**五月初六日(6月4日)**　札司道禁官员收受馈赠。略谓:

粤省从前吏治芜杂,习尚奢糜,上下僚属,惟以馈赠酬酢为能事。本部堂于五年前到任之始,及两次兼署抚篆之时,均经传谕属员,凡各项陋规、礼物、门包、土宜等类,悉行禁绝。并声明司道以下,有属员馈送者、上司收受者,查

出一并严参。近年省城司道,尚俱能廉隅自励。省外道府各员,则有收受属员水礼,并听家丁收受门包随封者,亦有变其名为茶敬者。上行而下不效,此固为法律所不贷,亦恐为情理所不容。亟应严行申禁通省所属大小各官,各宜省察儆惕,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严切转饬,不准再行馈送收受。倘皆故违,一经查出,即将受者、送者一并以白简从事。道府州县私行馈受而司道不能考察劾参者,责有攸归。所望大法小廉,俾广东全省官员同为名臣循吏,贤进贪黜,政清民乐。

**五月初七日(6月5日)**　札各属严禁山标、田标等项赌博。略谓:

广东赌风最盛,中有山标、田标等项,以求田问舍为名,为诱众聚赌之计。抽签派分,坐地分肥。引诱良家子弟,不论良田广宅,山林园圃,尽出以供豪赌。拼孤注之一掷,弃产业如敝屣,因而倾家荡产者比比皆是,为害实非浅鲜。且白鸽标馆新经严禁,难保无不法之徒借此影射,复行开设,亟应严查示禁。如有前项山标、田标及巧立山挥及别项名目,诱众聚赌者,立即严拿究办。

**五月初九日(6月7日)**　札粮道查禁填占官河。略谓:

省河河南两岸,市廛栉比,滨临大江,海潮东来,三江潦涨,挟沙而至,沿河近岸处所往往稍有淤垫,各铺户、居民贪得余地,加之填筑,江流日逼,为患甚殷。此皆日占日多,无所底止,与水争地之故。是以本年议筑堤岸,原所以保护居民,使有限制,不得再有占筑,以期安轨顺流,无忧水患。乃查知两岸市民自前年闻知有筑堤之议,辄敢纷纷私行填占,非止一区。不独水涨堪虞,并于将来推广兴修堤岸工程大有妨碍,非严行禁断不可。该道即便督同委员亲往逐段彻底勘察,如有数年之内填筑官河者,无论何等绅民,一律勒令停止。所填之地倘于水道尚无大碍,竖立界碑,全行充公,作为官地,不准填筑之人建立管业。如于水道实有窒碍者,即行督令挖拆,不容稍有含混。

**五月十二日(6月10日)**　札各营确查摊扣。略谓:

营兵额饷,例应按名发足。且粤省食用昂贵,各兵常虑支绌,若加以层层摊派,兵丁所得无几。糊口无资,安望其足额精壮,归伍勤操,足备缓急乎。若不再加清查,切实整顿,必致通省无一可用之兵,所关非细。亟应将通省各营摊派款目逐一查明,分别裁减禁革,以除积弊而恤戎行。限文到十日内,各营据实开列清折,径行禀缴本部堂,以凭核办。此系本部堂立意整饬营伍要政,断不准稍有隐匿遗漏。如有违延,定即严参。

**同日**　札各属开报捐摊款目。略谓:

察吏之本,首在清廉。为政之道,贵乎平恕。广东州县积弊,于地方应办

公事，应筹经费者，则吝啬支饰，因循不办。然于正部各款，仍然不免挪用。推求其故，皆由摊款、陋规、办差等项浮费过多，以致公私交迫，操守难言。今欲整饬吏治，涤弊清源，非免其亏累不可。欲免亏累，非裁减摊款、陋规、办差等费不可。查州县为累，尚不止交代册内所列司摊、道摊、府摊一端，如节寿、季规、募友修金油米、水礼、门包等各种陋规，办差、应酬等项各种烦费，为数尤巨。大率一州县摊款、陋规、办差等项费用，大缺五千金内外，中缺二千金内外，下缺千金内外，下下缺亦在三百金内外，惟瘠苦无聊如昌化、感恩之类者乃得免耳。如此而欲其内顾从容，专心求治，不亏库款，不扰民生，岂可得耶。本官思之已熟，必欲将各属摊款、陋规、办差等项浮费彻底清查。所有公私各款，可裁者裁，可减者减，可筹抵者设法筹抵，总使州县足敷用度。如有侵贪，执法从事，彼亦无辞。至道府衙门仰给规费，相沿已久，断不肯骤加苛绳，令其办公无措，必当筹一良法，酌定公费。

**五月十三日(6月11日)**　以梅关挂角寺向祀唐曲江张文献公，往来官差例必瞻拜，电饬南雄州略加修治整洁，并令曲江县从文献裔孙张云翱取遗集送省付刊。

**五月十五日(6月14日)**　札臬司筹办黥禁人犯出洋佣工。略谓：

本省各州县羁押人犯日积日多，充塞囹圄，听其瘐毙固属可悯，一经释放，必滋事端。原有资送出洋佣工之议，兹据顺德县禀称，官绅相商，拟将黥犯除永黥及情重各犯不议外，其余黥犯均令出洋佣工，限以十年，准其回里等情，应即照准。务须责成该乡绅约、族长出具切实保结，令其真确出洋，勿令藉词图免羁系，中途逃逸。并切实函致新加坡领事转饬华商董事妥为经理，不得使向揽头借债，致受盘剥，出洋之后亦不致受洋人凌虐羁留。尤须格外慎密，勿令洋人知系中国罪犯，稍露痕迹，致滋藉口。其有情愿羁押不愿出洋者，亦勿庸勉强带往，转致生事。各滨海州县自可体察情形，酌量仿办，刻日禀覆核夺。

**五月十九日(6月18日)**　因闽省船政学堂裁撤学生，电商船政大臣裴荫森考选材堪造就、在堂学习已经三年者三十人，来粤入水陆师学堂学习。

**五月二十九日(6月28日)**　致电总署。略谓：

舵尾山在小十字门横琴岛上，为香山县属，向无葡人居此。该处疯人得葡人养济，此不过寻常善举，何得视为管制证据。彼贪狡无厌，因草约有附岛字样，直欲囊括十字门四岛，断我海道。稍一放松，彼将得寸进尺矣。大抵葡人最为鄙谬，政令荒陋，力量怯弱，伎俩浅陋，不成国体，迥非英、法各国之比。此后彼一切妄想贪求，望钧署严切驳斥。或交与粤省外办，彼不能任意虚诳，较易驳折。

**六月初二日(6 月 29 日)**　致电伦敦刘钦差(瑞芬)请订炼铁机炉。每日百吨以上,炼熟铁及钢各半,铁钢条方员尺寸,即查外洋历年来华多销式样照订,能兼备铁路用者尤佳。并询日后多炼数百吨,此时应否将机炉加大加多,抑或宽留厂地,以备另添机炉,二者孰便。

**六月十三日(7 月 10 日)**　电饬潮州道修复镇平河堤。略谓:

镇平灾重,河堤坑堤共倒七八千丈,修筑万不可缓。以来电修费计之,约需四五万,岂可全恃于官。业户不宜坐视,丁壮不宜坐食。此时惟有官民合力,方可人定胜天。兹再汇一万两,作以工代赈之用。业户有力者,酌量助工,总以早开能种晚稻为善。妇孺老羸不能力作者仍发米。房屋倒塌太多,只可暂作棚寨,以蔽风雨。实在无力之户,酌给棚费。

**六月十四日(7 月 11 日)**　致电钦州李牧。略谓:

黄国传以一微末捐职士绅,擅用刑具,锁拿良民,抑勒多赃,法所必诛。冯帅重办黄国传,正是救时要政,该牧不必以此疚心。粤省绅棍横暴日甚一日,深堪痛恨,必应严加禁遏,以挽颓风。

**六月十五日(7 月 12 日)**　札厘务局严禁各厘厂苛罚留难商民船户。略谓:

裕饷必在恤商,不易之理。近查各厘厂侵蚀之弊较少,然颇有以搜求为能事,以苛罚为示威者。阍厂官役,嗜好淹缠,日高不起,船集户外,若罔闻知,任听司巡人等留难勒索。一船到厂,有规者先查,无规者后查。船户多一日之延搁,即多一日之费用,所得水脚不敷用度,更误一日行程,每月可装运三次者只能装运两次。不得已,惟有致送司巡规费,以求先行查验放行。盘查之时,格外挑剔,斤两数目稍有不敷,即任意苛罚。各船户运载而来,其势不能将货运回,率皆隐忍,甚至有变卖人口以偿者。若来省控告,则省中以为此乃认真收厘,难为伸理。不思苛索扰商,固已不可。无故留难不验,坐耗时日,误其争先趋利之期程,减其往返营运之次数,如此必致厘收日绌,虽罚奚益。损人而不利己,是诚何心。且差船官船夹带累累,罕见有查出禀报者。苛于商民而怨于官员,尤不足以服人,且走漏之多益甚矣。凡此弊端,实于商业船业有妨,即于饷项有害,言之殊堪痛恨。厘金为国家不得已之政,尤宜宽以恤商贾,严以驭司巡。所谓剔弊者,乃剔除司巡中饱之弊,稽察官差夹带之弊,非刻待无知识无气力之商人船户,即可谓之除弊也。若不严章切诫,则以后商贾嗟怨繁兴,贩运日少,其有害民生厘政,殊非浅鲜。即饬该厘局按月派员往各厂周巡密查,严稽官员走私物品,勒令照章完厘。如带货较多者,即行扣留,照章充公,并予严参。至寻常商船民船,务须斟酌妥办,于稽核之中不失体恤之意。如有

前项苛索留难情弊,立即密禀查明,参办一二,以儆其余。

**同日**　就订购纺机事电复伦敦刘钦差(瑞芬)。略谓:

中国棉花缕粗质重,布可耐久,甚合销,宜多织,应占六成。参用洋花,出布可多四种,亦合算,应占四成。纺机仍请照定千张。

**刘钦差来电(光绪十五年六月十四日到)**:该厂将中国棉花详细试验,只能纺成二十号至二十五号之纱,于寄来样布中,能织原色扣布、斜文布及原色次等布。若织原色上等布及白色上、次两等布,则纱缕稍粗,斤量亦重,不似布样之纱细而轻,因此三种布皆三十号至三十四号之纱织成。该厂云,如添购美国棉花与中国棉花各半掺和,即可纺成三十六号纱,因洋花质柔而丝长也。又提花布亦用三十四号之纱。可否先定布机五百二十二张,先织中国花所宜之布,余机从缓定办。

**同日**　批广雅书院肄业生叶启彰呈请开采贵县银山。略谓:

该生以本籍之人,言本籍之事,较为确凿。仰矿政局即示各色人等招集商股,前往广西贵县开矿。至该生既在广雅书院肄业,辄敢具呈干预公事,无论所言是否,总属有犯学规,业已屏斥出院,仍饬该本籍地方官严加管束。

**是月**　令各属修理监狱,设迁善所。

**七月初三日(7月30日)**　奏陈限定粤米出洋数量,令运商酌捐建仓积谷经费。略谓:

内地米谷旧例本禁出洋,无如粤省商民恃澳门为渊薮,借自运租谷为名,蒙混走漏,数十年来相沿已久。迭经臣查拿惩办,而仍未能禁绝。推求其故,缘粤民出洋者不下数十万,外邦水土异宜,饮食不惯,必须购食本省最上一种之油粘白米,始免疾病,是以出洋米谷得价最重。而越南、暹逻等外洋米货色稍次者,每年贩运入口约在一千万石内外。粤民率用贱值购食洋米,转将内地上米贩运出洋,以图厚利。若概行严禁,不特外洋华商粤民未便断其接济,且粤省内地农民以贵易贱,以少易多,自食之外尚可略沾余润。然听其由澳门转运,漫无限制,又恐日运日多,亦非经久备荒之道。今既未能全禁出洋,自当筹一妥善之策,出洋之米只准五十万石,仅当所入二十分之一,于民食似无亏损。此项出洋之米,拟每石酌令捐银一钱,谷石减半,每年约可收银四五万两,即为粤民建仓积谷、备修田围经费。拟于广州府东关、西关各建一仓,两仓拟共储谷十万石为率,三年粜换一次。此系商出其资而民收其益,仍视年岁丰歉,以为权衡,实于粤省根本之计大有裨益。

**同日**　奏陈修筑珠江堤岸情形。略谓:

广东省城南临珠江,亦称省河,承西、北两江之下游。历年来省河北岸官地,民间逐渐侵占填筑,与水争地,淤停日多。近年地方豪族往往明目张胆,填

筑河身，盖造房屋，动辄斗入河心数十丈。若不亟为禁断，将来接踵效尤，河身日窄，三十年后，为患何可胜言。惟有在省河北岸坚筑长堤，整齐画一，增损均有所不能，侵占填筑之弊不禁自绝。迭经臣亲督委员周历河道，勘查地势，南关自天字码头起，东至东关东涌尾止，西至沙面止，又越沙面之西旧名西炮台西至横沙止，东西共长一千八百丈有奇，一律筑成石堤，总期于水势无碍。修成之堤一律坚筑马路，广修行栈，鳞列栉比。堤高一丈，堤上共宽五丈二尺，石磡厚三尺，堤帮一丈三尺，马路三丈，铺廊六尺。其沙面以东粤海大关之左，现为洋行、香港轮码头，拟于其右添设丁字码头，为将来官设轮渡停泊之所，并在沙面以西之横沙地方，为招商局轮船建造码头一所，以惠远商。西关沿河南自横沙起，北至增步上，约长一千丈，旧有民间自筑护田围基，一律加高培厚，酌开小涌，并设窦门，既防外涨，兼泄后路自白云山南之内水。统计西关、南关一带堤基、码头及河南挑河之费，约共需银四十余万两。若分段填筑，所费尚不甚多，拟先由官暂行筹垫。于本年三月内兴工，八月内即可竣工。每一段修成之后，即随时招令公正绅商承领新填地段，缴还修筑经费，准其盖造房屋。此项工程随垫随还，不动库款，应请毋庸造册报销。

**七月初七日(8月3日)**　奏陈筹建枪炮厂情形。略谓：

广东地方，边防海防胥关紧要，枪炮一项最为急需。臣于光绪十三年五月内奏明建设枪弹厂，只以为经费所限，故仅得小试其端。必须设厂自筹枪炮，方免受制于人，庶为自强持久之计。光绪十二年间，曾据文武官绅及盐埠各商分年捐资，以三年为限，均集银八十万两，在福建船厂及本省分造甲乙至壬癸兵轮十号，并购配炮械，均经奏明办理有案。因复督同司道、将领筹议，拟将前项捐款接续劝办，以作开设枪炮厂专款，自光绪十五年起，扣至十七年底止，续捐三年。查后膛新式单响、连响各洋枪，如马梯尼、毛瑟、哈乞开、司黎意等名目，以及次等旧式洋枪，不下一二十种。综计诸式中惟德国之毛瑟枪各军购用最多。近又访知该国照单响毛瑟枪式改造连珠十响，军中一律换用，实为最新最精之式。至纯钢后膛炮位向推德国之克虏伯、英国之阿模士庄两种为最精，而克虏伯厂以泥罐炼钢，后膛横门坚固，尤出其右。该厂口径十五生以上炮造法深奥，经费太巨，目前未可猝办。至所制十二生以内过山炮式，运载轻便，利于陆战，近日洋战步队专特炮队为前驱，亟宜先行仿造，以立初基。惟克虏伯炮专以出售，不肯为他国代造，所有一切机模无从觅致，未免临渊徒羡。臣又访知柏林地方力拂机器厂于该国枪炮模式常有承造，情形最熟，因电托出使德国大臣洪钧与之商询，该厂应允能办。因与订定造枪机器一分，每日能成新式

连珠十响枪五十枝，汽机马力一百二十匹。又造炮机器一分，每年能成克虏伯口径七生半至十二生过山炮五十尊。共净价一百五十一万七千七百六十马。又添购枪尾、尖刀机器全副，净价八万一千四百八十三马。其合银三十余万两，十一个月成交。昨已付汇定银，妥立合同，绘就厂图寄粤。此外购地设厂造屋，约需银数万两。其枪管钢料及罐炼炮钢，俟开铸伊迩，暂向德国名厂购备，以期精良适用。一俟机器运到，厂屋落成，开炉铸造，当再将各项工费、铸造情形详晰奏闻。

**七月初八日(8月4日)**　照会广州法领事委员稽查育婴堂。略谓：

据法领事函称，上月二十九日，有教堂工人陈亚发将育婴堂已死之尸舁往城外瘗埋。经过东门时，被管带沙面缉务局李委员捉拿，揭尸开看，观者云集，众情汹汹，说是教堂挖眼剖心。后送按察司饬交番禺县审验，并无挖剖痕迹，至今教堂门前胡觑詈骂者不可数计。为此函请迅行设法除此谣言，不致祸生不测。查教士设立育婴堂，原属善举，自不至有残害之事。惟堂中婴孩死者颇多，究竟月中收养若干名，病故若干名，是否抚养未得其法，抑系乳媪照顾不力，致以行善之举反启猜疑之端，是非委员到堂稽查，无以彰心迹而释群疑。昨经与贵领事官商定，由本部堂遴委老成妥员，每月亲到教士所设之育婴堂查看一次。该委员专司稽查，自不得将堂内章程任意更改。另由管理育婴堂委员逐日遣人到育婴堂查询，如有病故婴孩，即由该堂呈单查验，由该委员亲往相验，验讫然后由教堂瘗埋。希转饬该教士遵办，将育婴堂每日收养婴孩若干名，病故若干名，按月汇报一次，列单交委员代呈，以凭查核，庶足以重育养而息浮言。

**七月十二日(8月8日)**　**上谕**：张之洞著调补湖广总督，即赴调任，勿庸来京请训。以李翰章为两广总督。

**七月二十日(8月16日)**　致电天津李中堂(鸿章)。略谓：

洞调两湖，自为创办铁路。昨自津来人，面述尊教，知此举由公推毂，惶愧无似。令兄南来，粤事有托，欣慰尤深。此举一切章程，谅早经公筹定，祈速详晰电示。

**李中堂来电(光绪十五年七月二十二日到)**：调楚想为创办铁路，闻由邸主持，非鄙意也，似系传说之误。复疏尚未入告，月内外当见明文。凡铁路须由近水处生根，木、铁、机器均易转运，办一节有一节利益。鸿初拟由汉口而北，邸谓须两头分办，由渐前进合拢。事在必行，似难限期。借款尚未议章，筹款更无指拨，鄂省应另设局，招集公司，祈预筹，俟开办时再商。

**七月二十二日(8月18日)**　致电柏林洪钦差(钧)。略谓：

二月养电改订二十四生台炮二十尊，原拟十年汇运。兹欲改为一年内全

数造齐到粤,请向该厂改订提前日期并如何汇款。缘洞奉命移鄂,海防经手事须早办结。

**洪钦差来电(光绪十五年十月二十七日到)**:克厂云能一年造齐。承询如何汇款,鄙意如能全数汇来尤妙。

**七月二十三日(8月19日)**　电复华盛顿张钦差(荫桓)。略谓:

华商黄秉常请在广东试办电灯,便民用,塞漏卮,甚好,已咨复准办,请饬该商速来。洞现调湖广,如该商愿于武昌、汉口设办,亦甚佳。

**七月二十四日(8月20日)**　批署陵水县格通额禀到任查勘情形。略谓:

该署令到任甫经三月,地方情形如此详晰,事理亦极明白,确实用心考求,不蹈敷衍之习,不为影响之谈,可嘉之至。若琼属州县皆能如此,海南虽远,民隐不难上达矣。所陈应办事宜,如拟开北门外小河,应详切履勘估工,禀候酌核。新开各路若少人行,亟应设墟开市,招徕商贩,劝导民黎通功易事,贸迁有无,务使商旅通行,始可不致废阻。牛岭、岭门设缉捕公所各一,极是,应速办。开垦荒地,亟应详晰查勘,议定办法,认真督劝,勿托空言。种蔗最为大利,务即设法劝导鼓舞,此为至要。此外种花生、种薯蓣亦佳,不必责令种谷也。该县顺湖书院产业岁可收钱千串,诚为不少。现在学田久荒,一任绅士侵蚀亏空,全不过问,良可慨叹。琼属皆有书院,似此情形者想复不少,竟无一人为之清理举发者。该署令独不避嫌怨,澈底清查追究,尤堪嘉许。义学即如所议,以逆产变充经费,核实办理。治黎宜简易,忌苛细。榛榛狉狉,岂可遽语礼教。造蛊毒符咒断宜严禁。男女混杂,可加劝导者也。婚姻不合礼,不必深管也。黎山产牛最多,牛肥而瘦,农民宰牛饕餮,无关紧要,亦不必管也。若五弓、七弓黎人不和,寻仇报复,此则亟宜分别劝惩,严切究办,以消乱萌。通商设墟,尤富民安黎要策。因地设墟,轻减房屋租赁,平定货物价值,以广招徕。商贾集则道路通,贸易盛则民黎富,当务之急无过于此。以上各节,该署令果能实事求是,次第举办,克践其言,胥有成效可睹,本部堂定当破格优奖,以为实心任事者劝。

**七月二十五日(8月21日)**　就筹修卢汉铁路事电复天津李中堂(鸿章)。略谓:

芦汉铁路两头分办,极是。此等大事既已发端,即当期于必成。朝廷既令调办此事,洞尤须作必可办成之想。细章虽未奏定,公意中必已拟有大概,海署亦必拟有规模。洞系在事之人,似可及早与闻,敬当悉心筹度,稍效一得之愚。且尚须储备人材,考校办法。粤近香港,在粤规画较便,抵鄂再筹晚矣。

若茫无成算，到彼后临时应付，枝枝节节而为之，成否听之时会，恐于公事无益也。此举筹款最要，务望速将所拟借款，办工日期、办法，迅速明晰电示，以便筹酌奉商。有两月功夫，可得大略，到鄂庶易措手。再，此事若见明文，宜云开办陆路运道，以漕弊河患劳费无底为辞，则题目平正易晓，是中法非西法，万不可云创办铁路。此是最要之义。

**李中堂来电(光绪十五年七月二十七日到)**：海署尚未奏，亦无另议规条，将来奉旨有无明文，似难预定。原疏任藩、运、关招股，断难遽集巨款。若借洋款，必由路息或零股分年筹还，恐难遽有成议。事由海署主持，邸意亦多顾虑，须俟奏定后，始能反复筹商。此事都中难免浮议，即晓谕是中法非西法，谁其信之。且闻信阳以南峻岭丛沓，改道襄樊仅多二百里。办法以勘路为第一要义，路定方能核里数，议银数。目前只能预筹大略，细要节目总须履任后次第议度，较有把握。公毋性急，鄙固无所隐也。

**是月**　筹画崖州榆林港。

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卷三页六十三：

港在崖州东百里。越南之役，法舰十八艘泊此，地方文武不以闻。十三年，道员杨玉书参赞军事于琼崖，染瘴而卒。临终遗电，言上年亲勘其地，可容轮船数十艘，与香港埒，而水深过之。如开埠于此，两岸筑炮台，则东西南三路源头均活，实富琼第一要策。越南之役幸款局定而法舰去，不然，后患未可知也。是月之初，有法船入港测量水道，树标插帜，电总署请诘法使，饬兵船勿得擅进不通商口岸，因筹开港设守之策，度地筑台，订购巨炮。李勤恪(瀚章)继公后，尽举以赠北洋，港备遂虚。

**八月初一日(8月26日)**　就海口设防事致电琼州李镇。略谓：

海口东、西炮台，本部堂意，大率分为四路。海口街外旧得胜炮台故址筑三台为首路，以西之水英场筑三台为中路，再以西之西场筑三台为尾路，大英山上筑三台为后路。俱安二十四生大炮，共洋式台十二座，炮十二尊。该镇可详察博采，台应筑几座，何处扼要，酌拟电复。

**八月初四日(8月29日)**　就法船驶进榆林港事致电总署。略谓：

琼州除海口而外，皆非通商处所，法国何得派船在榆林港等处测探水道，上岸钉桩、插标。岂惟存心叵测，实为越权妄为。除饬将各旗帜撤去，严切禁阻，不准上岸乘机勾引外，请诘责法使立电该兵船毋得擅进不通商口岸，以杜狡谋，俾免滋事。

**八月初六日(8月31日)**　奏陈购用机器开铸制钱情形。略谓：

此项机器于光绪十三年四月间，由使英大臣刘瑞芬向英国喜顿厂定购，至上年十二月底一律到齐。至本年二月间，厂屋落成，所有机器亦陆续安设齐

备，于四月二十六日开炉试铸。先将日本紫铜六成参配英国白铅四成熔成扁块，再用火烘热，以机轮辗成铜片。次用机器轧出方孔钱胚，摇洗磨光，然后印字成钱。计展转十余手，无一不取资于机器，其运动健捷匀准，实非人力所能及。故所成之钱轮廓光洁，字体精好，私铸断难仿效。论机器全副之力，每日能造钱二千六百缗。自开局至今，已铸成制钱二万余缗，应即定价行用。现定为每钱一千值银一两，无论官民收支出入，皆准此数，永无增减。至行用新钱，除发给藩、运两司官银店承领行销外，其余省城各银店俱准取保赴钱局领回，存店代销。民间如愿以银易钱者，即赴各银店按每千一两之定价兑换。如愿以新钱易银者，准赴官钱局亦按每千一两之定价兑换。业由司局出示晓谕，于八月初三日开用，行用尚属畅利，市面并无纷扰。现计购置铸钱机器全副并附铸造银元大号机器四架，及镌刻各种钢模，共价值、运脚、保险费银三十一万五千余两。购买民地、建造厂屋等共用工料价银一十四万六千余两。此项借款系属暂时挪移，已由善后局陆续筹款归还。又奏陈香港英商汇丰洋行求代为附铸银元，请旨开办。略谓现在制钱甫经开铸，所有银元遵旨尚未开铸。兹有香港英商汇丰洋行闻粤省欲铸银元，该行有英国伦敦及美国旧金山所出款银，每条约重一千两，欲求代为附铸，按月陆续交来，多则十余万两，少亦四五万两，铸成后愿在中国各口一体行用。每铸银百元，补工火银一元，并送来条银四条。臣查泰西各国率皆自铸金银各币，自相宝贵，不用别国之钱。中国乃用各国错杂所铸之银钱，甚至霉黑破碎，不可辨识，而民间争相行用，其于体制实有所关。今远人慕化，欲用中国所铸之银元，其文曰"光绪元宝"。如推行渐广，不特中国各口岸，即越南、暹逻、南洋各岛均可用中国之银元，各该处华民甚多，其心皆有所维系，是此事实大有裨于国体。至利析锱铢，抑其末也。惟洋钱每元向重七钱二分，臣前奏因中国之银，中国所用，故拟定为库平七钱三分。兹据汇丰洋行声称仍拟铸七钱二分，则与向有银钱一律，便于交易。窃思既欲中外通行，自宜俯顺商情，仍以七钱二分为率。至附铸之小银元，亦照此递为差减。总之，此事臣再三筹度，可发可收，似属有利无弊。仰恳天恩准照部臣前议，由粤省开铸试办。

**同日**　奏陈拟设机器织布局。略谓：

中外通商以来，中国之财溢于外洋者，洋药而外，莫如洋布、洋纱，光绪十四年销银将及五千万两。棉布本为中国自有之利。自有洋布、洋纱，反为外洋独擅其利。耕织交病，民生日蹙，再过十年，何堪设想。今既不能禁其不来，惟有购备机器，纺花织布，自扩其工商之利，以保利权。臣督同善后局司道详筹

熟商，拟在广东省城开设织布官局。官为商倡，先行筹款垫办，以应急需。俟办有规模，再陆续招商集股。当即电致出使英国大臣、新授广东巡抚刘瑞芬考究机器价值及建厂设局办法，已于本年七月内订购布机一千张，照配纺纱、染纱、轧花、提花各项机器，及汽炉、锅炉、水管汽管、机轴等件，共需英金八万四千八百三十二镑，外加运脚、保险，以镑价折合，共需银四十余万两。机器分五次运粤，十三个月在伦敦交清，计来年秋冬之间可一律运到。

**同日**　奏陈全琼肃清，请汇奖出力员弁。略谓：

琼州黎境分设抚黎局八处，每局各募土勇一百名或数十名，责令该员等经管平决争讼、缉拿盗匪、修路垦田、设墟招商等事。其新开各路，近外者畅行无阻，近内者稍有水冲草没之处，已严饬各局随时巡查，修理芟剔，以免梗塞。设立墟市数处，商贩渐集，如定安之荔支园，陵水之闵安墟，儋州之薄沙峒、牙汪村等处，民、黎食货交易日多。其各墟所设义学，黎人子弟多有来附学者。至伐木、垦田、开矿三端，前经奏明招商办理。现在陵、万、崖州一带木料已畅出十余万株，商人集资前往认办者络绎不绝。琼山之恰幄塘、昌化之大聘村、临高之番岭等处地方，开垦成田者数万亩至二三千亩不等。昌化大艳山铜矿铜苗最旺，商人张廷钧不惜工本，开采甚力。今年五月内正在得手，山岩忽致倾塌，阻塞龙口，现议另开口门。另勘得会同、乐会交界之双滩铅矿甚旺，现已招商试办。所有先后在事员弁冒瘴越险，僵仆相继，历久不移，实属异常出力。兹汇案择尤，按照部章请奖，以昭激励。

**同日**　奏陈军需善后各案请开单奏报，免造细册。略谓：

综计光绪九年起，至光绪十四年底止，约共用银二千五百余万两。积年既久，合之为数甚巨，分之则属无多，均经历任司局大小各员公同核支，臣复加核定，无一非明白显著，实用实支。惟筹备海防事多创举，军情瞬息百变，思虑所及，但求无误，立即施行，各项用款大半为例章所无，其支数亦难与例章符合。若必责以造具细册，款目如例，不独各将领有所不能，即熟于例案者亦无从措手。若由局员代为按例改造，亦实无此办法。若必令造具细册，不过多增案牍，册籍如山，徒使堂司各官阅不能阅，算不能算，而原册细数断难与例吻合。往返驳查，只供书吏刁难之具。展转延压，永无了结。合无仰恳天恩，俯念粤省海防善后各案款积六年，事关五省，价少成例，款多外筹，旧案不结，新款难清，准其援案将光绪九年起截至十四年底止广东军需善后收支各款，开具简明清单，奏明存案，暂免造册报销，俾清积压而重库款。

**上谕**：据户部奏，不特与户部奏案各省办法不符，且事止一省，时仅数年，档册可稽，何难造

报。至该督所称册籍如山，堂司各官不能阅看，只供吏刁难之具，尤不成话，殊属非是。仍着迅速造具细册，报部核销。所请不准行。

**同日**　**奉上谕**：朕钦奉皇太后懿旨，总理海军衙门奏通筹铁路全局一折，据称张之洞条陈由芦沟桥直达汉口。先从两头试办，南由汉口至信阳，北由芦沟桥至正定府，其余次第接办，并胪陈筹款购地各节，所奏颇为赅备。业据一再筹议规画周详，即可定计兴办。著派李鸿章、张之洞会同海军衙门，将一切应行事宜妥筹开办。此事造端宏远，实为自强要图。惟创始之际，难免群疑。著直隶、湖北、河南各督抚出示晓谕绅民勿得阻挠滋事。

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卷三页六十四：

此事主持定议，实出醇亲王。有与军机大臣函，其文曰：自西山回淀园，接到贵处钞交粤督议复铁路折件，各将军、督抚复疏至是已齐。宜如何恭请慈命之处，谅必公议有成见。第拙见详核各疏，似黄折高于刘，而张折又居黄右。海署本意，但求风气之开，非泥津通之迹，原欲一试其端，再议次第推广。张督从兼善天下入手，比海署之趦趄顾虑，爽朗良多。其中论津通之虞，晓人亦当如是。诚能慈纶特降，饬令海署照此议筹复。余件或择交阅看，或竟不交，则趋向既定，心志自专，此事当可定局。

**八月十一日(9月5日)**　致电天津李中堂(鸿章)主三省暂缓出示。略谓：

此时路未勘，款未筹，铁未购，一切毫无眉目，骤然出示，商民不知其详，必致谣言繁兴，处处惶扰，则此事必办不成。须俟洞到鄂体察情形，商定办法后，将失业之人筹有安抚之策，再行商酌出示。

**李中堂来电(光绪十五年八月十二日到)**：缓出示甚是，俟南北路开办后再议。

**八月二十三日(9月17日)**　致电柏林洪钦差(钧)，请定熔铁大炉二座：

日出生铁一百吨，并炼熟铁、炼钢各炉，压板抽条兼制铁路各机器一切配齐。能拆开分运，径行山路至内地者尤好。款已筹备。此系详筹必办之事，务恳速议见复。

**八月二十六日(9月20日)**　致电琼州李镇。略谓：

榆林港不宜填塞。若留此港，设我有铁舰与敌舰在琼海争战时，尚可入港收泊，藉台为护，塞之则于我亦有不便。

**同日**　致电琼州陶镇、顾道等。略谓：

琼海水浅滩阔，以防舢板登岸为要，炮堤最为相宜，将来发给七生半车炮一百尊，以备有事时沿堤攻击。其海口、水英、西场三处炮台，何处安炮几尊，均详切确估。至大英山俯瞰海口，山上若筑大炮台，敌虽登岸，不能久踞海口。此山拟安二十四生炮五尊，即相度地势，将炮台疏密高下配妥。

**同日**　札东善后局裁免停抽巡缉经费。略谓：

光绪十二年五月，经前藩司详请奏明开办巡缉经费。其时因防务初定，库款支绌万分，而缉捕盗贼、查办乡匪、添设船勇各项需款甚巨，是以照准办理，每年约收银三四十万两。数年以来，所抽已及百万。嗣经开办省河补抽厘金，每年连拱北各关，约可收银三十余万两。本年三月，据商人承充通省硝磺饷项，每年缴银十万两。又经本部堂奏明米谷出洋抽费，为储谷并修基围专用之款，每年可省支修基围银万余两。核计可抵巡缉经费之数，有赢无绌。统计本省各司、局收支各款，所有岁支银五百数十万两，除裁去此项巡缉经费外，数适相当，不致支绌。此项经费虽仅百分抽二，而商人借口，货价不免增昂，且多各行商人承办，中饱取盈，亦必所有。本部堂统筹全局，既饷项不致十分为难，则巡缉经费自应停止。现定于十月初一日起，无论省内外，一概停抽。

**同日**　奏陈筹设炼铁厂情形。略谓：

今日自强之端，首在开辟利源，杜绝外耗。举凡武备所资枪炮、军械、轮船、炮台、火车、电线等项，以及民间日用、农家工作之所需，无一不取资于铁。两广地方产铁素多，而广东铁质优良。查洋铁畅销之故，因其向用机器，煅炼精良，工省价廉，察华民习用之物，按其长短、大小、厚薄，预制各种料件，如铁板、铁条、铁片、铁针等类。凡有所需，各适其用，是以民间竟用洋铁，而土铁遂至滞销。十四年贸易总册，洋铁、洋针进口值银至二百八十万余两，竟无出口之铁。再过数年，其情形岂可复问。臣督同海防善后局司道局员及熟识洋务之员详加筹度，必须自行设厂，购置机器，用洋法精炼，始足杜外铁之来。惟是广东近年饷繁费绌，安有余力更为斯举。惟有先筹官款垫支开办，俟其效成利见，商民必须歆羡，然后招集商股，归还官本，付之商人经理，则事可速举，资必易集。大率中国创办大事，必须官倡民办，始克有成。经臣于本年三月间电致出使英国大臣刘瑞芬往返筹商数月之久，现与英国谐塞德公司铁厂订定熔铁大炉二座，日出生铁一百吨，并炼熟铁、炼钢各炉、压板、抽条兼制铁路各机器，共价英金八万三千五百镑，运保费在外。机器分五次运粤，十四个月交清。至于建厂地方，择定于省城外珠江南岸之凤凰岗地方。俟绘就厂图寄粤，即当赶紧建造。至于开采铁矿，尤须机器西法，始能钩深致远，取精出旺。臣已向英、德两国聘募矿师来粤勘验，以便购机精采。

**同日**　致电湖北巡抚奎斌，询大冶产铁情形。

**八月二十九日(9月23日)**　札东藩、臬两司筹议免摊款加给公费。略谓：

摊款一项，多系有名无实，其应解司道者，或竟始终悬欠，或买饷票抵兑，徒为吏胥利薮，于库款仍然无补。至陋规一类，有到任礼，有节寿，有季规，有

月费，有客脩，有油米、有柴炭，有衙署岁修，有秋审费，有盘查费，有节寿水礼，有门包，有随封，有茶敬。上司以诛求属员为事，属员以挟制上司为心。既朘州县之膏脂，亦不足以励道府之廉耻。究其流弊所极，不过亏帑剥民，国计民生交受其害而已。至于差费等二项，如必须委员催查之事，固难概行停止，而近来省中候补人员，多有借例差以为津贴者，甚至周历多府，竟等秋风。其余分道、分府候差人员，每月必委出数次，几欲援为常例，尤为无端扰累。广东优缺无几，下邑居多，欲其法己奉公，不为玩法营私，岂可得乎。至于学院按临考试及往来过境夫马宿食，原有向章，本不至于多费。无如承办各员踵事增华，以图见好，且每浮开价值，摊派各县，以冀藉端取偿。今既将一切陋规裁禁，若不另为筹给公费，其向无税厂盈余之处，必致用度竭蹶，办公无资，难免不潜行馈受，仍非经久可行之策。为此札仰该局即便会同司、善后局深思治本，通筹全局，妥协拟议应如何分别裁革减免，其道府应加给公费者几处，应于何缺筹给，悉心酌拟详晰章程，详候核定通行。

**九月初三日(9 月 27 日)**　就修路事致电河南倪抚台(文蔚)商暂缓出示。略谓：

八月初二日寄谕，因筹办铁路，令直、豫、鄂三省出示晓谕一节，尊处想先期奉到。窃以为告示万不宜即出，须俟将来体察情形，开办有期，将失业之人筹有安抚之策，再行商酌出示。必须将民间如何有利无害之处，详晰宣布，庶免梗阻。三省尤须同时出示，词意均归一律方好。此时路未勘，款未筹，铁未购，一切毫无眉目，开办尚远。骤然出示，商民不悉其详，徒致谣言繁兴，处处惶扰，关系甚巨。务望详筹，暂缓出示。

**九月初十日(10 月 4 日)**　遵旨奏陈筹办卢汉铁路管见，宜以积款、采铁、炼铁、教工四事为先。略谓：

此举造端宏大，乃国家自强之远谟。惟是开非常之源，必当出万全之计。《大学》云物有本末，又云知所先后。就今日铁路一事论之，则不外耗为本，计利便为末。储材为先，兴工为后。就外洋富强之术统言之，则百工之化学、机器、开采、制造为本，商贾行销为末。销土货敌外资为先，征税裕饷为后。臣窃审此事推行之序，似宜以积款、采铁、炼铁、教工四事为先，而勘路、开工次之。试就海署原奏需款三千万、限期十年之数计之，若将郑工新改海防捐例再酌减一二成，每年可收一百万以外至二三百万。洋药税厘除户部指拨外，尚有赢余，每年亦可指拨一百万。此两款每年将及三百万，由户部提存，专储为铁路之用。若仍不敷，竣工稍展一二年似乎无妨。款既有着，即一面急求炼铁、采

铁之方。查晋铁并非不善,特煎炼未精。若多购略小机炉分拆装运到地装合,足可运入晋境,尚无须遽造铁路,此节已向外洋询明。粤亦产铁,近由臣购定机器设厂熔炼,业经奏明在案。闻湖北大冶县向来产铁,该县近省滨江,俟到鄂后,当详晰勘明妥筹采炼之法。有此三省之铁,即可供此干路之用。目前宜即拣派曾经出洋学生一二十人,分赴铁路各国专习此艺,俟两年回华,指授工匠,展转学习,则工作并可无需洋匠多人。此时专讲采铁、炼铁,俟新铁之采日旺,旧铁之炼日精,彼时积款已足,路工已娴,再为定期开工修路,两端并举,一气作成,合计亦不过十年内外。至分段办理一节,似宜分为南、北两路。黄河以北至芦沟为北路,直隶督臣任之。黄河以南至汉口为南路,湖广督臣任之。又集股一节,窃拟干路专归官办,以一事权。枝路较短,集股较易。总之,此事储铁宜急,勘路宜缓。开工宜迟,竣工宜速。盖此必待全功既竟,大利乃彰。若款尚未筹,铁尚未备,急遽从事,枝枝节节为之,此数年中人但见日日偿债,处处鸠工,未见其利,但见其扰,必致谣谤繁兴,中作而辍,徒糜巨款,致弃前功,此尤不可不虑者也。

**九月十四日(10月8日)**　致电柏林洪钦差(钧)询铁机能否分析车运。略谓:

晋省煤铁富甲天下,开采煎炼必需机器。而山路崎岖,重机难运。拟先辟路,略为铺平,并用活铁路运送,事尚不难,惟笨重之件终难畅行。闻各种机器锅炉有专备陆运者,汽机可分拆,炉管可分置。重件俱加车轮,俾便陆行。总须日炼生、熟铁一百吨者,务恳速查见复。

**洪钦差来电(光绪十五年九月十八日到)**:炼钢二法,曰别色麻,曰托麦旅,视铁质内磷之多寡,炉亦异制。祈迅饬取晋铁试验。炼熟铁炉如专为铁路,竟可无需。生铁炉创办之始,宜用小炉分煅,五十吨为一炉。分运却不难,牲口可负,活铁路非必需。各件约半载成。洋匠三人敷用。力拂厂索价三百万马,访之代雇矿师之富尔,则云约计六七十万马,相去悬绝。尚有两厂未复,俟准欲订购,再行确核。炼铁需用枯煤,俾免滓油害铁,此炼枯煤炉须添者也。

**九月十八日(10月12日)**　电复柏林洪钦差(钧)速购铁机。略谓:

炼铁各件必需速购,炉须兼能炼有磷者,请确询定价早复。烧砖匠、炼枯煤炉应添订。设炉固为铁轨,然必须兼铸铁板、铁条及民用锅、壶、农器各件,方可畅销,为民兴利,不仅供造路之用。熟铁炉亦望改小分运,尤要。再,开采铁矿机器式样虽多,想不过数种。祈分询大略价值,须可运入山者,速复。晋铁取送太迟,千万勿候。

**九月二十日(10月14日)**　奏陈建筑琼廉海口炮台情形。略谓:

琼州一府,孤悬海中,逼进越南,关键中外。地方千里,黎山广深,榛狉未启,林木茂美,矿产颇多,强敌日伺,垂涎已久。若非预为筹备完固,令其可战

可守，自固藩篱，一旦有事，无论水陆赴援，断然无及。近年剿抚兼施，黎、客绥靖，犷俗略变，利源渐开。内患既舒，外防宜固。减勇练兵，因地设险，亟应以次递举。臣前年冬间，因出巡各海口，先至琼州海口亲加相度。海滩广阔，敌人巨舰难以驶近，然其船炮甚巨，足可护其登岸舢板。若我之台炮稍弱，则徒受炮而不能击敌。当勘得海口城西五里之秀英山，土人称水英山，地势最好，距敌较近，冈阜高广，可以东、西兼顾，应筑台七座。海口城西之西场，地亦坚实。其地亦可登岸，应筑台三座。每台各配大炮一尊，均二十生三十五倍口径长炮，始足及远攻坚。海口城后西南之大英山，地势耸出，应筑台五座，配十五生长炮五尊。惟琼州海口形势，海岸平衍，海滩散漫，若敌人用舢板小轮分投，伺便登岸，更难防遏。惟有沿海坚筑炮堤，方可有恃。今将滨海一带西自西场起，东至牛始旧炮台止，共二十余里，筑一坚固长堤，开修炮路，通行炮车，用以扼击沿滩入口敌船。炮台远攻，车炮近击，交相为济，庶可云以守则固。估计堤身自西至东，长共五千五百五十九丈有奇，高八尺，厚二丈，堤墙高四尺，一律坚筑平坦，通行炮车。共配七生半车炮一百零二尊，计十七队，操演精熟，以备攻击。所有堤工、桥工及堤墙栽种簕竹一切需银七万余两，现已刻日兴工。廉州北海一口去越甚近，敌船自海防来，一日可到。近接九头山，又为海盗之窟穴。防琼而外，此为最亟。臣前至北海巡视，冠头一岭最为扼要。现拟于冠头岭、天马岭、石鱼尾诸山，择要居高，筑台五座，配二十四炮五尊，扼击敌人巨舰。其平沙一带，拟练车炮五队，配八生七车炮三十尊，用马驾运，以备敌人近岸，往来驰骤攻击及援护炮台之用。再，琼廉防务必须炮台、炮队相辅为用，曾经臣于光绪十三年十一月奏明在案。此次添配台炮、车炮，系遵照从前奏案办理，是以未经咨商海军衙门。理合陈明。

**上谕**：各省筑台购炮等事，均应先期咨商海军衙门，议定有案，方准兴修。琼廉防务，张之洞前于巡视海口折内奏明兴办，惟系统陈大概情形，并未将筑台若干、购炮若干先行咨商海军衙门，筹定请旨。现在阅时已久，始将购炮筑台各节一一陈奏，均系动用巨款。率行定议，殊属不合。张之洞着传旨申饬。所奏琼廉等处一现办各事宜，均着该衙门议奏。钦此。

**九月二十一日(10月15日)**　致电琼州朱道(采)，谓：

凡阳市旺，番岘秋获，金江舟通，均出意外，喜慰何极。善后诸务，得仗荩筹，收效日多，鄙人与有荣施，企予望之。

**九月二十三日(10月17日)**　致电广西巡抚马丕瑶等筹定广西边防经久之计。略谓：

龙州边防必宜筹备完固，鄙人虽去粤，此心耿耿。昨与子熙军门(即苏元

春)面商大略,拟购新式十二生三十五倍口径长炮二十尊,分布镇南、平而等关。约须银十八万两,价由广东陆续垫付,在协西饷内分作三年扣还。已会衔入告。

**同日**　致电柏林洪钦差(钧),请向克虏伯厂定购车炮共一百三十二尊,已汇半价。

**九月二十五日(10月19日)**　致电伦敦刘钦差(瑞芬),请代聘化学、矿学、电学、洋律学、植物学五种教习。谓"此事关系中国制造军火,开辟利源,交涉邻邦诸要政,实为自强之本,急须建学储材,故欲在粤创之。如虑广东不能久留,鄙人到鄂后当延往"。

**十月初四日(10月27日)**　致电湖北江夏、汉阳两县。略谓:

十一月中旬到鄂,所有公馆及衙署供应务从俭朴,不得华侈糜费。不准用绸缎、锦绣、燕菜,不准送门包、前站礼。一切使费,所有到任供张,如有公款,勿过领款之数。如无公款,用过若干,开帐照数发还。万勿故违,致干未便。

**十月初八日(10月31日)**　致电海署论铁路事。略谓:

"事期有成,不求欲速"二语,要义已尽,曷胜钦服。昨接北洋转传钧电,廷臣又有停路之请,亟望定局,以止纷呶等语。此举储铁宜急,勘路宜缓,开工宜迟,竣工宜速。前六七年积款积铁,后三四年兴工修造。两端并举,一气作成,合计仍是十年。迟开工以免脱节,速竣工以防中变。脱节则有费无利,中变则不能再举。现经朝廷定计,钧署主持,北洋与洞奉命分任,即是定局。一面勘铁购机,分别采炼,即是发端。度支虽绌,断无合天下全力不能岁筹二百余万之理。中国铁虽不精,断无各省之铁无一处可炼之理。晋铁如万不能用,即用粤铁。粤铁如亦不精不旺,则用闽铁、黔铁、楚铁、陕铁,皆通水运,岂有地球之上独中华之铁皆是弃物。筹款如能至三百万,即期以十年。如款少,即十二三年。如再少,即十五六年至二十年,断无不敷。愚公移山,有志竟成。此无可游移者也。炼机造厂,每份不过数十万,多置数处,必有一获。粤新购定,黔早运到,均有确价,并不为多。小炉拆机,山路可行,已确询外洋,并不为难。各省铁利大兴,无论修路与否,无论利国利民,涓滴皆非糜费,此不必惜费者也。廷臣阻止果能指陈利弊,正可设预防。防弊愈周,推行愈畅。如系隔膜,置之不论不议。举行既无窒碍,众论必翕然,此不足为虑者也。民情惊疑,此为最,地方官务择良吏,以靖其本。慎选工员,以防其扰。厚施恩惠,宣示利益,以结其心。勘路从缓,民情既顺,再为举办,以杜煽惑。失业之人,或酌留粗货运载,或权宜募用,以消梗阻,此不至无策者也。现闻鄂省水灾甚重,饥民甚多,

洞拟俟新任交替后，即日乘轮启行，遵旨即行赴鄂，筹办灾赈。且彼处闻铁路之举，不免浮言惶惑，急需抚恤灾黎，解释群疑。此时能抚慰人心，以后方可措手。合并附陈。

**总署来电(光绪十五年十月十六日到)**：炼铁之论可佩，余均意见相同。大冶下手，自是正办。

**十月初九日(11月1日)**　电复天津李中堂(鸿章)。略谓：

鄙疏乃救津通之议，似不得谓鄙人发端。且海署复奏举办，豫、鄂自当与尊处会商定议，鄙人乃听公妙策。公开办津沽，老谋熟手。公若束手，洞将如何。九月初八日有复奏一疏，已抄稿咨达，日内当到。大意是储铁宜急，勘路宜缓，兴工宜迟，竣工宜速四语。

**李中堂来电(光绪十五年十月初十日)**：津通本可急办，试行有利，再筹推广。此各国铁路通例，乃因群言中止。鄂、豫、直长路，实自公发端也。尊论四宜，只可如此筹画。开矿成钢条，器未甚巨，岂能各省同开。粤既购机炉、雇矿师，似宜就大冶开办。黔铁难成而运远，断不可指。晋矿佳，惜无主人耳。

**十月十二日(11月4日)**　奏呈《粤海图说》。略谓：

前奉旨详确测绘沿海地形，绘图贴说，呈进乙览，以备考证。当于光绪十二年设立海图馆，派委户部主事赵滨彦、广西候补道方长华等，督饬通晓算法舆地之学生、员弁，分赴各海口迭次履勘，详确测绘。派候选道蔡锡勇在馆总司其事。区分广州省防、潮防、廉防、琼防为四路，约举极冲、次冲、又次冲为三等，就各路所绘草图，所录条记，复加汇合，绘为总图、分图，详为之说，截至十三年七月蒇事。臣于是年冬间乘轮巡海，随带测绘员生亲历四路，复就所绘图样详加核正，裁定义例，令内阁中书杨锐钩提纲要，定为图说一卷。大要以当务切用为主，故略于前事，详于近事，略于山川，详于阨塞，凡图中极冲、次冲、又次冲均为之说。若轮船所不到、守备所不及之处，皆从其略。共为总图五：广东全省海口总图一，四路海口总图各一；分图九：中路广州省防分图六，东路潮防、西路廉防、南路琼防分图各一。图说一本。装潢成帙，恭呈御览。

**十月十五日(11月7日)**　札东藩司议裁各营贴差摊扣。略谓：

前因广东各营向有贴差虚伍、摊扣粮饷等事，积弊太深，经本部堂分札饬令查明，据实禀报，以凭核办。嗣据各营陆续禀报前来，虽所报情形各有不同，而肯据实直陈者寥寥无几。其余多含混概称并无贴差虚伍，亦无摊扣粮饷情形。积习相沿，牢不可破，实堪痛恨。试问各衙署挑取当差兵丁过多，动辄数十名，漫无限制，非虚伍乎。任凭兵丁贴钱代替，非贴差乎。摊派迎送应酬等类，非摊扣乎。该将领等不思根除积弊，乃以陋习奉为旧章，可谓无识之至者

矣。殊不知本部堂决意兴除，即使移调鄂省，不日去粤，此等有关通省陆营兵饷要政，亦当奏明移交后任接续办理，岂能任听蒙混搪塞了事。所有镇、协、将、备各衙门，自应视地方之繁简，为留差之多寡，即酌定一数，庶于操防、差遣两不相妨。至于各营摊款，除请饷、请领硝磺、出差等项，公帮及兵丁自立义帮，与官无涉者，自应照旧。此外上司到任、重节应酬、酒席水礼、辕门供应、来往夫船、修理衙署等项，何项可裁，何项可减，其向来筹有息项之处，何项准由息项开支，其并无息项可指之处，何款应如何办理，以免苛累兵丁。以上各节，亟应咨行筹议，分别妥议，详咨核办，以除痼疾而实营伍。

**十月十六日(11月8日)**　就铁路事电复海署、天津李中堂(鸿章)。略谓：

北洋摘示黄通政停路疏已悉。查洞三月内遵懿旨议奏一折，本谓开路之利首在利民。利民以出土货、销土货为大端。利国以通漕、调兵为大端，非如商贾之开铁路公司，但计岁有运脚余息几厘，原疏可复按也。黄奏用心极精细，惟所称宜查出产、税厘、运费、采本，以铁路所入，扣抵他处所短及养路之费，再有盈余，方为实利。今分数未明而逆臆其必得大利，未敢谓然等语。乍观之似甚切实，其实不然。天下之物自其有定者，观之则此盈彼绌，此消彼长，理所固然，而未可以概诸地利与人力也。地利不开辟，则千古犹是荒废。人力不善用，则百世莫能振兴。美洲居大地三分之一，当未开辟以前，其土人穴居野处，榛狉荒陋。百余年来，西人以格致之术经营于其间，遂成天下至富之国。同此地利，同此人力，而今昔悬殊者，实人事有以胜之也。就中国而论，则财力有限。合中外而通筹之，则财力无限。通商以来，各国挟其制造物产以图中国之利，断无禁阻之法。我而不自振作，以图抵制，将财源日涸，民生日蹙。既不能富，其何以强。铁路者，富民之一大端也，其利用之处非沾沾于目前之土产、税厘所得而综核也。英国某铁路开办之初，通盘核算，一年约估得到一万镑。及年终综算，获利竟至十万一千八百二十九镑。西人算无遗策，犹有此等悬殊，自谓始愿所不及。中国现未开办，从何按计。查西书备载铁路之利，详列有表，姑举一二，以概其余。美国某省产煤最富，五十年前仅有铁路数百里，年中出煤不过六万余吨。迨后铁路增长，煤亦增多，五十年中，共出煤七万三千零七十五万九百二十五吨。以每吨值洋四元计之，合银二十九万万二千三百零三万七千零二十四元。又某省产棉最富，四十年前仅有铁路数百里。迨后铁路递增，出棉亦渐多。其初每年出棉不过百余万包，今铁路共长一万五千余里，每年出棉五百余万包。四十年中，此省筑路之费共银七百八十六兆元。四十年中，共出棉花一百四十九兆余包。每包五十元计之，共值七千四百七十三

兆有奇，较之筑路之费用多至十倍。使无铁路，则运载艰难，价值昂贵，销流不广，焉得有此厚利。其余米麦牛羊、日用饮食之属，无不因铁路而出产加多，贩之外国，可以获利。此成败之历历可考者也。铁路意在销土货，尤在多出土货，使中国能精究格致之学，开煤矿，广种植，勤开采，善制造，铁路之利自不可诬。若徒开一路，其余开采制造概不讲求举办，则铁路诚无用矣。洞第一疏即言炼晋铁，铁即土货也。复言非讲机器化学，不能化无用为有用。第二疏亦言宜采铁炼铁，并令各省讲求格致、化学、矿学、开采、制造。洞现已在粤购设织布厂、炼铁厂、枪炮厂，并新立电学、化学、矿学等学堂，无非此意。若不探本开源，但执目前土货大数计之，是自安窘弱之见也。至洋货多销，亦在意中。我果实有利民强国之策，似未便因噎废食。若利民之端，尤有赈灾荒、省差徭两大事最为明显，不仅商务，两疏已详。若谓目前工需甚巨，自系实情，且各省水灾蠲赈尤费。此事原可量力，可宽期，断无国用一切不顾，专办此一事之理。总之，修路一端，有铁早办，无铁迟办。开采制造诸务，有款多办，无款少办。古人七年求艾，廿年沼吴，但贵立志坚定，早筹实办，循序量力。卤莽固不可，坐困亦不宜。管见如此，是否切当，伏候钧裁酌示。

**李中堂来电(光绪十五年初九日到)**：顷接海署咨黄奏缓办铁路一折，内称原奏开通土货，今土货精粗不等，设货多滞销，反使洋货盛行腹地，因此耗积蓄，增繁华，为患不小。宜查外省税厘案册，通算各处岁出、岁销土货总数约计可与洋货相抵若干，再通算每年铁路新入运资及税厘若干，然后将他处税厘短收之数就所入数内扣抵，次将养路之费及成本按年扣出，再有赢余，方为铁路所收实利。今分数未明而逆臆其必得大利，未敢谓然。又，太和门、祈年殿工需款甚巨，若克期办路，费必难筹等语。署谓局外议论纷如，亟宜定局开办，免致节外生枝。希速复，以凭核奏云。务祈速筹电示为要。

**同日**　致电海署、天津李中堂(鸿章)。略谓：

大咨抄示张御史先造河桥一疏，似未妥。河桥太贵，先办尤无谓。洞九月初八日疏拟有用轮船渡车之议，是否可行，伏请确考裁酌。此系另一案，故分电奉复，以清眉目。

**同日**　致天津李中堂(鸿章)。略谓：

九月初八日复奏钞咨折稿，想已入览。惟此举重大，公意究竟如何下手，黄第二疏尊意云何，均望明晰示悉。如中有鄙人未能见到之处，亦可改正，以期择善而画一。不然，南北两说参差，如何定计。盖此事若询及办成之有益无益，及开办之妥与不妥，疆吏任之。若此事之办与不办，则惟朝廷主之，海署定之。洞望浅言轻，识迂才拙，从来不敢勇于自信。倘坚谓系一人发端，又谓系由一人赞成，洞实不敢任也。即望示复。

**李中堂来电(光绪十五年十月十八日到)**:黄两疏,意不过设词阻难。尊说有铁早办,无铁迟办,已扼要。惟炼铁至成钢轨、铁桥、机车,实非易事。日本铁路日增,至今工料皆用土产,惟钢轨等项仍购外洋,非得已也。粤既订购采炼机炉,应运鄂试办。大冶铁质好而无煤,须由当阳运煤乃合用,虽滨江亦稍费事。此外各省产铁处距水太远,难收实效,且无款无人,从何下手。化学矿学堂为开采根基,知者少,同志亦少,愿公实力提倡。鄙意并无参差,自愧年老力衰,不获目睹其成耳。

**十月十八日(11 月 10 日)**　奏陈办理水陆师学堂及增设洋务五学情形。略谓:

筹建水陆师学堂堂舍等,曾于光绪十三年六月专折奏陈在案。当于黄埔长洲地方旧日博学馆原有房屋,甄选学生,调派教习及各委员,购买书籍、仪器,先行开办。一面即就左近勘购田地四十七亩有奇,就地建造新学堂一所,凡为院一十有六,为房一百八十有六。堂外别造机器厂一座,铸铁厂一座,附厂烟囱一座,储料所、打铁厂、匠丁住房大小共七间。又建操厂一座,操场一区,演武厅一座,师台一座。共支工料银五万九千二百余两。机器厂内应设十二匹马力汽机、锅炉全座,并大小镟铁床、钻铁床、削铁床、剪铁机一十七架,及手用器具、铜铁钢料,约共英金二千五百镑。此项机器亦已由英购致。其学生系于博学馆原有七十余名,派令分司驾驶、管轮诸学。比年历经考校,陆续剔退十有余名,现存三十八名,十四年五月由天津调致曾充行伍、胆力素优之武职员弁二十名,经派令专习陆师诸学。十五年八月由福建船政后学堂调致曾经在堂三四年之水师学生三十七名。本年九月又由天津招致曾经读书能文幼童二十名,以其初入学堂,权令学习英文、算学以为初基,将来酌配水师、陆师,仍专一艺。至水师学生所需练船,拟即以广甲轮船充用。船内应设练船正洋教习一员,枪炮洋教习一员,帆缆洋教习一员,均已电致使英大臣刘瑞芬代为募订。此次设立练船,拟以三年为限。三年之中,拟分六次出洋,俾周历中国沿海口岸、岛澳及附近南洋、东洋各国口岸。查学堂开办以来,已逾二年有奇。驾驶头班学生一十四名在堂应授诸学业已次第毕业,年内可以派登练船。其陆师头班学生十九名亦已学成,堪以派赴各营供差。又陈奏近来万国辐辏,风气日开,其溺于西人之说、喜新攻异者固当深戒,然其确有实用者,亦不能不旁收博采,以济时需。查西学门类繁多,除算学昔多兼通外,有矿学、化学、电学、植物学、公法学五种,皆足以资自强而裨交涉。今粤省既设水陆师学堂,则此数种学艺亦应及时讲习,以期相辅而行。臣已电致出使英国大臣刘瑞芬,分别募致矿学、化学、电学、植物学、公法学五种洋教习各一员,来粤教授,水陆师学堂屋宇宽敞,应即令新立五学附设其中。此项学生拟各以三十名为额,五项共

额设一百五十名。现由闽厂酌调已通英国语文及各项算学之上等学生五六十名，更就上海广方言馆及广东同文馆参校录取，以充斯选，可期事半功倍。

**同日**　奏保道员朱采、总兵罗履高、知州曾纪渠等三名。奏参劣绅黎家嵩、何广修、郭康吉、钱万选等四名。

**十月二十日(11月12日)**　札广雅书院提调设立分校四人，襄助院长阅卷讲授。略谓：

广雅书院一切学规章程，皆经手自裁定，极费筹维。两年以来，规模虽已大定，而其中尚有应增应改之处。查书院额设二百人，原分经学、史学、理学、经济四类，又兼习词章专门之学，各擅其长。且院地极广，事务极繁，仅掌以院长一人，几至日不暇给，未免过于劳瘁。本部堂详加酌量，应于院长之下，另设分校四人，以分其勤劳。今定为经学、史学、理学、文学四门，分设四馆，经济学附于史学馆内，各设分校一人。诸生平时讲习一切，院长间有未暇，即可请益于分校。至四学分校，本应在院中诸生内择其力学出群、年龄稍长者为之。第开院未久，诸生中未能各学均有胜任愉快之人，故暂取诸两粤举贡生员，不选通籍之人，庶与院长名位有所区别维系，于诸生言语可以相通，讲解较易为力。每人每月支送修金银四十两，火食银十两，共五十两。又亲定学规二十七条，后续增十条。如第八条"敦行"：入院诸生，先行后文，务须检束身心，激发志气，砥砺品节，率循礼法。理求心得，学求致用，力戒浮薄，归于笃厚。谦抑谨饬，尽心受教。由院长及监院随时考核，察其行检是否修饬，分别劝惩。第二十三条"正习"：院内诸生不得恃才傲物，夸诞诡异，诋毁先儒，轻慢官师，忌嫉同学，党同伐异，以及嬉荒惰废。如有不遵，即行屏斥院外。

**同日**　奏陈通饬广东各属修建监狱、迁善所情形。略谓：

广东各府厅州县监狱大半污浊狭隘，甚至颓坏不堪。粤地酷暑，秽湿薰蒸，瘐疫易起，瘐毙常多。恻隐者尚知禁戒丁胥凌虐，昏昧者则付之不问。殊不思愚民犯法，但应治以例内之罪，不应使受非分之苦，况又有案情未定者乎。臣数年来迭经通饬各属清理监羁，矜恤罪囚。又于光绪十三年将省城内绥靖营旧营房改修完整，增添房舍，建设迁善所，饬令南、番两县将礅犯拨入一百数十人，令人教以各种工艺，俾将来释出谋生有具，不致再蹈前辜。本年夏间，炎热过甚，经臣委员周查南、番监羁枷房、礅房各处，其拥挤困苦情形实难言状。随经分派委员遍查通省监羁情形，逐一禀复。臣督饬司局详加筹议，除臬司、广州府衙门监狱自行筹捐修理外，拟于通省府厅州县中择其讼狱较繁、急需修理者二十五处，俱饬令将监狱羁所大加修理，务令宽大干爽。其惠、潮、肇、高、

廉五府，附廓之归善、海阳、高要、茂名、合浦五县，礦犯较多，游民亦众，并令仿照南、番两县办法，设立迁善所。刻已经臣核定图式，兴工赶造。其省外州县，先令其自行酌量筹捐，不敷者酌核发足。臣先捐廉以为之倡。

**十月二十一日(11月13日)**　札东善后局"于督部堂余存公费项下提银一千两，交雷琼道修建昭忠祠，以表旌戡定抚黎一役中阵亡瘴故之四百余名将士"。

**十月二十二日(11月14日)**　奏报交卸两广督篆。略谓：

新任督臣李瀚章业已抵粤。臣当将两广总督关防、盐政印信、王令旗牌及文案卷宗，于光绪十五年十月二十二日派委督标中军副将王世清、广州府知府孙楫赍送新任督臣接受，即于是日交卸督篆。臣督粤五年，边海繁难，菲材鲁钝，虽日日鲜偷安之暇，而事事深内歉之心。顾牖户而亟绸缪，抚闾阎而惭富教，事多草创，修饰尚望于将来。现在料理行装，定于下月初间由海道乘轮，遵旨驰赴调任。又以督办铁路事宜任大责重，事属创举，奏请调遇缺候选道蔡锡勇、在籍山西候补道陈占鳌、候选知府沈嵩龄、候补知州凌兆熊，候补知县赵凤昌、薛培榕等赴鄂差委。奉旨允准。

**十月二十七日(11月19日)**　交卸兼署广东抚篆，即日起程前赴虎门候轮。

胡钧《张文襄公年谱》卷二页二十四：

公在粤六年，始则经营战守，继者整饬吏治，培养民力，讲求立国自强之道。凡所规画，其用款率取之于清厘中饱。阎文介在枢府日，与公内外同心，有所奏陈，辄蒙报可。十四年，文介去位，枢府不惬于公，赖醇亲王一意扶助，遇事奏请特准。《抱冰堂弟子记》云：己丑、庚寅间，大枢某、司农某立意为难，事事诘责，不问事理。醇亲王大为不平，于议覆所奏各事，皆请特旨施行，且极口称赞，有粤省报销不为多一也，于沙路河道立阻敌船铁桩二也，修琼廉炮台三也，修镇南关炮台四也，购枪炮厂机器五也，购织布机器六也，清查沙田给照缴费七也。并作手书与枢廷诸公，曰幸勿藉枢廷势恐喝张某。又与大司农言曰，如张某在粤有亏空，可设法为之弥补，不必驳斥。然初到粤时，藩库存款不及五十万两，善后局欠债无算。临去粤时，存现款正项银二百万两，书院、书局杂项银五十余万两而交后任李筱泉督部，时中外哗言公在粤滥用巨款，李至是愕然惊服，肃然起立，长揖以谢。前所谓书院、书局杂款者，即粤海关每月例进之公费，公不以入私，而发善后局存储备用者也。书院、书局之外，尚提充各项公用，亦成巨数，临交卸时以清单札发善后局备用，该款亦积存二十七八万，且不奏闻，谓我用省，冰炭敬止送师门及门生与同年三品以下者为数亦微，他人用多，酬谢尤繁，倘一奏裁，势必另筹，有碍吏治，贻害地方，吾不为也。惩于某

公等立意为难，取张曲江“无意与物竞，鹰隼莫相猜”语意，自号无竞居士。又兼署抚篆时，督、抚两署相邻，中为通道，世传两署架飞梁，糜费无算，此说亦诬。其时于东西墙之上横支木板，长三丈余，隔以竹篱，如守更之棚，所费才数十金。抚署后园辟畦种菜，筑草亭其中，牓一联云：“稼穑艰难君子教，菜羹风味士夫知”，其朴素可想。

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卷三页六十七：

王雪岑廉访云，广雅书局既开，有刻《皇朝十三经注疏》之议，写目而复改者数回。廉访录有拟刻书目，未之见也。光绪十五年，王文敏官编修，奏请以乾隆以来儒臣所撰十三经疏义列于官学。其疏云：自乾隆以来，至于今日，海内经学，各有专家，剖析条流，发起隐漏，十三经说，粲然将备，折中求是，远迈汉唐。时则有若湖北安陆儒臣李道平所撰《周易集解纂疏》，江苏阳湖儒臣孙星衍所撰《尚书今古文注》，长洲儒臣陈奂所撰《毛诗传疏》，安徽绩溪儒臣胡培翚所撰《仪礼正义》，江苏句容儒臣陈立所撰《春秋公羊传正义》，浙江嘉善儒臣钟文烝所撰《谷梁经传补注》，江苏宝应儒臣刘宝楠所撰《论语正义》，仪征儒臣阮元所撰《孝经义疏补注》，山东栖霞儒臣郝懿行所撰《尔雅义疏》。其他经说，以博通见长不属义疏者，不在此列。可否饬下各督抚于各该员原籍征取定本，咨各书局校刊，汇送国子监颁行。惟大小戴杂四代之文，因革殊制，左丘明综五方之史，闻见异词，以较他经，本为繁重。宝应儒臣刘文淇撰《左氏传正义》，行将写定。至《周礼》、《礼记》二书疏义，风闻江浙承学之士方事潜研，尚属草稿，一俟异日之书嗣出，并令各省学臣随时疏报，由国子监审详请旨施行。按是时文敏并有续修《四库全书》之请，均奉旨俟会典纂辑告成，由翰林院奏明请旨。文敏此折上于是年六月，即公议刻经说之时，其言应刻之书，同于《劝学篇》“群经大义”条所举者十之六七，其有不同，盖即写目而屡改者也。公有致缪筱珊书云：此间拟刻《皇朝十三经注疏》，尚阙两三种。闻吴县王枢部颂蔚方撰《周礼正义》，精博在贾疏之上，不知已有写定本否，请觅稿见示，当为刊入。此即文敏“江浙承学之士方事潜研”者也。

**十月二十九日(11月21日)**　致电海署、天津李中堂(鸿章)。略谓：

昨接湖北奎抚(斌)电，盛道宣怀奉钧署谕，饬派矿师白乃富赴鄂勘铁矿已到等语。窃思盛道既备悉大冶铁矿，并知鄂省煤厂情形，现经钧署饬办此事，洞此次抵沪，如能与该道晤面，询商一切，到彼较为透澈易办。惟该道系隔省实缺人员，无从至沪。拟请代为转奏，令该道至沪一晤，俾得询商大冶铁矿并开设煤厂一切事宜，实于公事有益。

**十月三十日(11 月 22 日)**　致烟台盛道台(宣怀),告以现在黄埔候轮,"须初七八自港开行,约初十到沪"。

**是月**　就美禁华工事,咨呈总署筹议修订美约事宜。略谓:

总署咨开,以美约中缀,善后无期,已有难以转圜之势,希详议速复有无补救之法。查上年六月间,据粤省及香港业金山生理各行店联名禀恳详议新约,以维华民生计,是以据情上陈,请旨敕下贵衙门查核利弊,设法维持。迨后驻美张大臣(荫桓)将起议缘由及新约条款咨送前来,始知自禁之议,倡自郑前大臣(藻如),持论本未的当,乃复推行不善,以讹沿讹,遂至一发而不可收拾。查两国民人随时往来,听其自便,不得禁阻,载在续约,历历可考。光绪六年,美以华工于彼有碍,遣使来京修约。中国垂念友谊,准其可以或为整理,或定人数年数之限,并非禁止前往。其已在美国之华工,均听其往来自便,无论常居暂住,如有偶受他人欺侮之事,美国应尽力设法保护。夫华工未往者准其限制,已往者责其保护,是中国既已曲从所请,美国岂能卸肩责成。乃因土恶之欺凌,辄思自禁以免祸,削趾就履,殊属无当。然其中或有万不得已之苦衷,有非旁观所能尽悉者,则自禁之议,殆亦有辞。详核郑前大使原议,所谓自禁者,乃中国自行其禁令,盖欲暴其恶于众,而示以不甘之情,使美之君相翻然而自省也。讵意张大臣即本自禁之说而与之交约。新约以禁止华工与收受赔款相提并列,准禁二十年,并现已在美之华工领有执照回华者,亦在限禁之内,较诸庚辰续约,实已变本加厉。传之中外,必曰中国因得其赔偿之资二十七万余元,故愿以此对易耳。贵衙门以事关大局,众情既有不协,未便将新约奏请批准,自是正办。今欲筹议补救,须先杜其藉口之端,而又非空言辨论之所能争也。为今之计,正值更换使臣,宜就新约设法转圜,准其限制而减其年限,已在美国之华工,应照庚辰续约仍准任便往来。彼如以赔款为词,国家保民为主,何惜此二十余万金而与人以口实,宜将此款拨还。但责其将来之保护,不咎其已往之非为,使之无所藉口。如其始终固执,不妨明告以美之禁例违约不公,中国万难允从。若不另行商改,中国将调回使臣,不与通使,税关各处有用美国人者尽行辞退,禁止美民教士入内地游历、传教。彼知中国存报复之意,自不能无所顾虑。如其能就范围,固属甚善。否则以此稍示抵制,于商务并无关碍,断不至无端启衅,将来亦不难转圜。

**是月**　咨呈总署派钦州牧李受彤等勘立中越界碑。严饬李牧等务当查明红线内外中越地名,证以舆图地志。"其确系我境,地势并无辏葛者,必当与之辩论明白,不能稍涉含混。如或有地势与界线不合,其山川险要、道路村镇犬牙相错,有万

难画清之处,亦当彼此商酌,以归何界为宜,期于两无损碍,酌拟公平办法,以备勘毕通核定议。如有意见不同之处,彼此于图册记明,俟勘立界碑事竣,再行禀清核办,以免延缓"。

**是月**　因曲阜孔府被火,内宅七楼悉毁。时公款绌,京官筹募于各省,遂捐银一千两为修复之资。

**十一月初四日(11月26日)**　乘舟赴香港。途中致电广西巡抚马丕瑶、提督苏元春,以边关紧要,协饷艰难,各营勇额不能甚足,营官积习恐不能免,嘱密加考校,留意稽核,善为匡规,勿令他人借口。

**十一月初八日(11月30日)**　自香港乘德国公司船启行。时彭刚直玉麟养疴衡州,初意拟自韶州度岭,视刚直疾,以奏明有过沪商榷之事,不果。

**十一月十一日(12月3日)**　行抵上海。

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卷三页六十五:

> 读邸钞,初七日上谕:张之洞奏随带亲兵前赴湖北等语。各省标均有额定兵弁,近来总督赴任,辄复添带亲兵,既多糜费,且与定制不符。所请添募亲兵五十名,著不准行。其原有之二百名,着管带官吴良儒带回广东,不准随赴湖北。遂遵旨饬令回粤。而亲兵本为淮勇,不愿复回,即在沪给资遣散。管带官吴良儒援例奏调赴鄂,奉旨允行。

**十一月十二日(12月4日)**　电复烟台盛道台(宣怀),告以"昨申抵沪,专候来晤方行"。

**盛道台来电(光绪十五年十一月十一日到)**:初九正拟动身,署中急有事故,十三方能摆脱,恐须十四五抵沪。

**十一月十五日(12月7日)**　致电崖州谢署副将、琼州朱道(采)。略谓:

> 唐贤相李德裕贬死崖州,其裔孙尚有存者,已从黎俗。去年屡电唐牧访求,资送来省。据云该忠裔性质愚蒙,不敢远来。此事鄙人终觉心中耿耿。该将务须设法劝导晓谕,携两人同来,许以终身衣食不缺,吾将带往鄂省,将来携之北归中原,为古今忠臣劝。

后朱道仍以其裔孙亚六、亚洪二人"均不愿远出"告。

**十一月二十日(12月12日)**　自上海乘江宽轮西上。

**同日**　致电广州李制台(瀚章),告以十一日抵沪,连日与盛道晤商一切。廿日乘"江宽"上驶,二十六日接印。粤事诸仗荩筹,经纬万端,鄙人得弥缺憾,尤深感佩。未尽事宜,已具详函,稍迟即将奉达。又略谓鄂省开办铁矿,急用矿师。前募德国三人,英国一人,暂住钱局。请垫川资,由鄂汇还,饬即随带各器具迅速赴鄂。

到汉口时,在领事署报知。合同原案并请咨鄂,以资查核。

**十一月二十二日(12月14日)**　舟泊镇江。

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卷三页六十六:

游金山寺,观苏文忠公玉带(有诗)。游焦山寺,观杨忠愍公书卷,题云:光绪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南皮张之洞偕嘉兴许景澄、番禺梁鼎芬、江阴缪荃孙、龙溪蔡锡勇、黄岩王咏霓、定远凌兆熊、恩施樊增祥、巴县潘清荫、绵竹杨锐、武进赵凤昌同游焦山,观杨忠愍公书卷,题记岁月云尔。

**十一月二十五日(12月17日)**　抵鄂垣武昌。

**十一月二十六日(12月18日)**　接篆视事。

**十一月二十七日(12月19日)**　奏陈到湖广任,谢恩。略谓:

臣一介庸儒,迂疏寡效,渥承巽命,迭领连圻。昔视学以采风循行江汉,今绥疆而问俗远及衡湘。顾兹中原管毂三区,适当潦水告灾之后。臣惟有敷宣德意,期苏泽野之嗷鸿。整饬戎行,务靖江湖之伏莽。所有地方应办事宜,随时与湖北、湖南抚臣和衷商榷,认真筹办,以冀仰答高厚鸿慈于万一。

**十一月二十九日(12月20日)**　致电海署、天津李中堂(鸿章)。略谓:

盛道宣怀到沪后,连日晤谈,详加考究。据白乃富云,大冶铁佳而多,惟当阳煤少,仅敷数年。因与盛道商,令白乃富再往鄂省沿江上下勘访他处煤矿。管见总以煤铁距鄂较近者为宜。闻麻城界上亦有煤铁颇佳。前在粤募有德矿师二人,英矿师一人,已电召来鄂,拟令分查近鄂各矿,并详饬水运可通之黔铁、湘煤运费,再为筹计。[按:本月十五日,盛宣怀抵沪,连日就筹办铁矿铁厂事与张之洞晤谈多次。二十三日,盛将其筹拟办法章程函禀李鸿章,提出另派督办大员、商本商办及就大冶、当阳、徐州利国等煤铁产地择一处设厂开办等主张。]

**同日**　致电贵州潘抚台(霨),询青溪铁厂情形。

**潘抚台来电(光绪十五年十二月初二日到)**:各厂即日开炉,每日夜应出生铁二十五吨。炼钢现有别色麻炉两座,每两刻能炼一吨。炼熟铁炉设有八座,轨条机现备十三副,轨板机一副,能轧四尺宽,长则随便。

**十二月初十日(12月31日)**　奏陈借拨粤省枪炮以应缓急。略谓:

臣前在两广任内,历年购置外洋各种后膛精枪、行营车炮为数不少,存储尚多。湖北地处上游,会匪伏莽窃发时虞,亟应筹备军实,以应缓急。而各营犹复沿用旧式前膛枪炮,于后膛枪队炮队操演之法多来通晓。臣前经奏明借拨黎意枪一千枝,自粤启程时,复与军械局司道商酌再拨黎意枪一千枝,共两千枝,枪弹二百万粒,七生半克虏伯行营车炮十八尊,炮弹九千枚,随带赴鄂。其价值应俟广东核明后,由湖北筹拨归还。

**十二月二十日(1890 年 1 月 10 日)**　札知县高培兰等分勘湘、黔煤铁矿。略谓：

中国矿产之富，甲于天下。晋省而外，湘、黔之煤铁最多。年来制造繁兴，在在皆需煤铁。乃弃其所固有而取资于他人，其何以保利权而塞漏卮。本部堂莅任以来，详加访察，查得湖南宝庆、衡州、辰州等府所属煤铁之矿，随处皆有，体质俱佳，堪以取用。至贵州青溪县毗连湘境，一水可通，产铁素旺。合亟委员分投详勘。查有湖北海防缺先用知县高培兰等堪以派往。务须躬亲履勘，绘图禀履，并将所查煤矿式样呈缴来辕，以凭饬发考验。

**十二月二十一日(1 月 11 日)**　致电江宁曾宫保(国荃)照解淮盐销鄂津贴。略谓：

鄂省艰窘，百事棘手，灾深饷绌，缓急堪虞。查鄂岸商捐津贴一项，筱帅未收，留充公用，立意最善。相沿日久，不免虚糜。督销局自有局用及巡缉经费，每年绰有余裕。此项本与该局无涉，亦无关淮鹺得失。已面商沈道，自明正始，按月照原数解湖北善后局，专备重要公事之用。其帮贴武、汉四府缉私，自当照旧支给。倘得藉此项举办重要数端，是公造福旧治，洞实与江汉士民同深感颂。倘鄂中稍有可筹措之方，断不致问及此款也。幸惟亮鉴。

**曾宫保来电(光绪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到)**：来电极应遵办。惟李筱帅在湖北任时，淮商因地方文武缉私不甚得力，愿捐公费，津贴湖北文武衙门，筱帅未肯允收，只得将所收津贴散给各府厅州县，藉资帮同疏销。查津贴项下，每年约收三万余两，内支湖北地方衙门月支缉私经费约六千八百余两。各州县以销盐之畅滞，领津贴之多寡，约九千八百余两。武营巡哨约三千数百两。共近二万两。此有关淮盐之得失者，蒙谕照旧支给，淮商感戴。除去前项，只余一万余两，亦皆有支发案据，即使全裁，为数无多，不足供贵省重要公事之用。窃思湖北利源全在盐务，从前狃于袒川，致未能开拓饷源。明公抱经天纬地之才，正可施旋乾转坤之路，是真大有可为之时。俟尊函到后，拟献刍尧，约可立致一二百万巨款，每岁又可增常税数十万。区区津贴，请置缓图。

**十二月二十六日(1 月 16 日)**　饬各属严密查拿会匪、游匪。略谓：

近年鄂省会匪时有窃发，涓涓不塞，终为江河，必寖至难以收拾。本年灾区甚广，该匪等尤易勾串煽惑，更当严为防范。饬各属员弁于所辖地方，随时随地严密查缉。如有会匪、游匪潜匿境内，立即会督兵役，前往拿获，研讯确供。如果实系纠伙匪首，及听纠入会，甘心为逆，犯有不法重情者，准其就地惩办，以杜乱萌。

**同日**　致电成都刘制台(秉璋)商畅销川盐。略谓：

近年宜昌川盐厘数日短，当是销滞之故，于川、楚均有不利焉。有何畅销

之法，川课、鄂厘两有裨益，鄂必为力。

**刘制台来电(光绪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到)**：川盐滞销，由于宜昌加厘。弟履之初，奏请停止，已奉谕旨，江、鄂递争，议遂中沮，执事饬查川、鄂、江三省原奏，便知底蕴。

**同日**　致电宜昌盐局陈道(汝藩)。略谓：

川盐厘为鄂饷大宗，年来日见其短。其中有无弊漏，何法可令畅销，速据实复。

**陈道来电(光绪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到)**：宜局掣验收厘，实无弊漏。其销数短绌，一由厘重商疲，一由潞私浸灌。容悉心筹画，详细上陈。

**十二月二十八日(1月18日)**　致电江宁曾宫保(国荃)。略谓：

鄂地偏陋，洞又无才，诚不免为大方所笑。尊电所云立致一二百万，岁增常税数十万，必有宏谟，即望赐教。洞在鄂，但计鄂之利害，川、淮两无所袒。

**曾宫保来电(光绪十五年十二月三十日到)**：前献刍言，既蒙不弃，即日拟具节略，函达台端。一二百万之说颇有把握，如蒙俯采，必当竭力仰副荩筹。

**同日**　致电成都刘制台(秉璋)。略谓：

淮抽烦重，既困川商，兼抑鄂民，食贵未见平允。近为唇齿，谊当竭力。鄂既见停，淮必随之。惟鄂省新加江防二文，川增约十万，淮增将及七万。若骤减十七万，以后川厘多收者能否抵足此数，须确有把握，方敢举办。望公询访官商有何变通而又切实之策，熟筹示复。果令鄂饷有著，必当遵行。再，鄂淮加抽五文已数年，何以前四年宜昌厘数并不甚短，请详考其故见示。

**刘制台来电(光绪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到)**：盐局夏道来电，与鄙意同。总之，成本轻则销畅，成本重则销滞，此理势之必然。若预有款可抵而后减抽，终无减抽之日，亦无复旺之期。今所望者，鄂停淮厘，江停川厘，以符原奏，并未议及鄂减川厘，似鄂所减，仅淮盐六七万耳。去年盐井落器，井价曾涨。俟面商夏道，如井价能减，亦断不留余力，期于畅销，固不计利川利鄂也。川盐行四省，岁只收百余万，不专恃鄂，而鄂于川厘岁收且百余万。鄂岸滞销之害孰重孰轻，执事必有以权之。

**同日**　就织布机移鄂设厂事致电广州李制台(瀚章)。略谓：

织布机器前经商允移鄂，感甚。机器全价，自应粤省于现存恩科捐购本款四十万内拨付。惟造厂约需二十余万，开织后常年经费行本约需四十万。洞在粤与诚信、敬忠两堂商人议定，该商认捐此项经费八十万元，合银五十六万两，禀详批准有案。此案另筹专款，不与常年正饷相涉。即使明年阖姓另换他商承办，亦必照捐，毫不为难。曾经详晰面谈，此专款五十六万两应随布机移鄂，作为粤、鄂合办之事，获利两省均分，仰承慨允。现查鄂省官商交累，无从筹此巨款。惟有仍照前议，将两堂商捐专款拨鄂应用，深感荩筹。

**李中堂来电(光绪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到)**:前议认指经费,诚信、敬忠两堂闱议现尚未定,且为期亦远,他款应付之项甚多,皆须指用,难以分给。此事固为收利起见,然利尚难,必公从容布置,即机器到鄂,或招商集股,或裕饷缓图,似可毋庸汲汲。

**同日**　就炼铁机器移鄂设厂事致电广州李制台(瀚章)。略谓:

顷海署电询粤订炼铁机器可否移置鄂省,应需各款所指何款等语。查此机粤既不用,自宜移鄂。鄙人订购之时,本意系指明年冬更换闱姓商人预缴饷款一百四十万元一项内用,充然有余,且办成后招商承领,愿者必多,是以敢于挪垫。今归鄂用,自应请海署于部筹铁路经费项下发款,惟已垫下之十三万余两,似可由粤归还,仍动明年预缴闱饷,以后鄂另请款。部中少筹十数万,中外当同佩公忠也。特奉商,即候电复。

**李制台来电(光绪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到)**:炼铁机器既移鄂省,余款于海部所筹铁路项下另支,自系正办。至已垫之十三万余两,来示嘱于粤省明冬闱饷内弥补,谨即遵命。

**十二月三十日(1 月 20 日)**　就查勘煤铁事致电海署、天津李中堂(鸿章)。略谓:

本月下旬,洞在粤募来之英矿师巴庚生、德矿师毕盎希司瓜兹、矿匠目戈阿士,及烟台所募比国矿师白乃富,先后到鄂,并在粤访有德国久造铁路之工弁时维礼亦召来鄂。与该洋弁、洋师等晤谈详商,据白云,大冶铁佳,以理论之,附近百里内外必有煤。如沿江上游宜昌以下有煤,大冶铁亦可炼等语。现拟委员伴送矿师等同赴大冶一带勘煤。大冶毕,即溯江上勘沿途至宜昌一带。至湖南煤铁,宝庆、衡州、辰州三府均甚多,畅行湖北、江西、安徽、江南等省,至今犹然。三府皆通水运,远近率皆千余里,下水。已择数种,令矿师阅。据称,宝产衡产煤皆佳,铁佳者数种。现委员赴湘,分路考究多少贵贱运货,并函致护湘抚沈枭司晋祥就近筹访。大约湘煤、湘铁皆甚佳甚多,足可敷用,估约尚不甚贵,但虑收多抬价,须筹一采买转运之法。如大冶实无煤,或用湘煤炼冶铁,或用湘煤炼湘铁,或参买黔铁。贵州潘抚来函议定,如鄂用黔省机器炼成之钢,总令其价较洋钢稍廉。总之,必可济用。至勘路一节,先宜密办。拟以造电线通豫、鄂为名,往勘线工,则线路即将来车路,且此线亦在所必造也。明正拟派员同德弁时维礼及造线员匠密勘由汉抵汴之路,德弁可遵改中国衣冠,以免惊疑。至徐州利国监煤铁,曾与盛道及白乃富议及,矿均可用,但距鄂远,且冬春运河浅涸,似可稍缓,俟鄂必不能炼再议。洞在粤订购之炼铁机器,移鄂最便,详具另电。

**同日**　电复海署、天津李中堂(鸿章)请将粤订炼铁机器移鄂开办。略谓:

洞在粤订购炼铁机器，原为粤民开利源，塞漏卮。然库款无可动拨，故暂向汇丰借银购办，待机全到、价全清时，须明年十一二月。彼时粤有巨款一宗，系闱姓商人六年届满更换，照章须于冬春间预缴饷银一百四十万元，合银九十八万两，上届奏明有案。以之支付铁机及造厂约五六十万两，充然有余。俟厂成利见，粤商必然争先缴价承领，此数十万之款仍可收回，不过官任其劳，民享其利而已。彼时或推与商办，或官自办，可临时斟酌。洞在粤数年，深知粤商性情。提督方耀熟悉商情，久驻惠州产煤之区，屡与洞详谈，深以粤省自炼钢铁为有利，故敢决计为之。今两广李督既不欲在粤置机采炼，且此机内本订有造铁轨机器，自以移鄂为宜。正拟上陈，适奉钧电，谨当即电使英刘大臣将此机运鄂。将来大冶煤便，即置大冶。若大冶煤艰，湘煤湘铁尚合算，即设武昌省城外江边。要之，在鄂总有大用。至已经借垫之银十三万余两，已商李督。顷接复电，允许即由粤归还，于明年预缴闱饷项下动支。以后续付价值及造厂各经费，拟请钧署于部筹铁路经费项下拨付。机为粤一省用，则应粤筹。铁路为全局事，自应请动部款。

**海署来电(光绪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到)**：顷阅军机处交钞粤督李奏：设厂炼铁，订购机器已付定银十三万有奇。大炉倾销铁砂甚巨，矿务稍延，即难源源供用。营建厂屋，非数十万金不能。厂成后厂用相需甚殷，粤省何能常为垫支。现在直隶、湖北创办铁路，如将铁厂量为移置，事半功倍。请拟此项机器应设何处，如何指拨动用等语。炼铁厂可否移置鄂省，俾省开矿重购之费，应需各款所指何款，并希酌筹电复。正月初四日又电：铁为盛举之根。今日之轨，他日之械，皆本乎此。宏论硕画，自底于成。部款岁二百万，已奏准的项矣。粤订炼铁机器既移鄂，本署即据入奏。粤督请移铸械厂于北洋，刻正详商，然必须得铁后次第及云，总以将来军旅之事无一仰给于人为衡。虽不必即有其效，万不可竟无其志，谅同情耳。

**同日**　札知府扎勒哈哩等查勘大冶等处煤矿。谓：

湖北大冶铁矿，前经山东登莱青道盛道(宣怀)派委比国矿师白乃富前往履勘，查得矿苗甚旺，铁质亦佳。惟限于时日，未及详绘细图，分辨层次，而且有铁无煤，亦难镕炼。亟宜派员再往复勘，兼于大冶左近沿江一带寻觅煤矿。经本部堂电调原派比国矿师白乃富来鄂，会同所募德国矿师毕盎希、英国矿师巴庚生，再往确切详勘。如大冶附近无煤，即溯江上驶，直抵宜昌以上至归州、巴东一带川省交界止。查有补用知府扎勒哈哩、同知盛春颐、员外郎衔翻译委员辜汤生等堪以派委，带同该矿师等前往大冶、武昌、兴国、广济、蕲水各州县，确查煤铁各矿。

胡钧《张文襄公年谱》卷三页二十四：

湖南之宝庆、衡州、辰州、永州，四川之夔州，贵州之青溪县，陕西之汉中

府，山东之峄县，分派委员履勘。山西则属冀宁道履勘。其在湖北境内者，先后派员查勘。又令在粤所雇英德矿师来鄂，司履勘化验之事。其连类而及者，湖北鹤峰州、长乐县均有铜铅矿，兴国州有银铅矿，湖南沅陵县有金矿，先后派员查勘，采样化验。其行铁政局文云，迩来查勘有矿处所，多经前人试采，旧迹犹在。其所以终无成者，或因滋事封禁而废于半途，或因资本不继而亏于一篑。坐废地宝，殊属可惜。盖意在广开地利，不止利用煤铁也。银铜各矿以苗脉不旺，不能大举。铁政局委员知县邓端黻就勘矿文牍，分别辑为详表一卷。

# 光绪十六年(1890)　庚寅　五十四岁

议先修关外铁路。

曾国荃(1824—　)卒,刘坤一再督两江。

醇亲王奕譞(1840—　)卒,子载沣袭爵。

俄国皇太子将访华,令粤闽江鄂各督抚届时亲行款待。

**正月初七日(1月27日)**　致电海署、天津李中堂(鸿章),请移枪炮厂于鄂。略谓:

钧电有云粤省请移铸械厂于北洋,刻正详商,并云铸械必须得铁,极为笃论。窃拟此时如尚未定议,可否一并移设于鄂。缘近日访知湘煤湘铁甚多,黔铁鄂铁亦不少,皆通水运。鄂省为南北适中,若此处就煤铁之便,多铸精械,分济川、陕、豫、皖、江、湘各省,并由轮船运沪转运沿海,处处皆便,工费亦省。洞为取资煤铁起见,是否可行,伏候钧裁。

**海署来电(光绪十六年正月十三日到)**:铁为厂根,与其运铁来津,不若移厂就鄂,分济各省,事功亦有倍半之别。顷电李相,意见相同,拟即据以入告。来电煤铁有恃,欣慰难名。此举为强弱转机,旁观疑信由他,当局经营在我。纵使志大成迂,犹愈中道自画,况非无米炊乎。执事好为之,吾侪第观成耳。开采见效,祈早示知为盼。一切经费,自当由岁二百万划拨。然正题宜先铸轨,铸械次之,当否。

**同日**　致电广州李制台(瀚章)拟借闱姓捐款十六万两。略谓:

洞在粤与公面商榷,谓此商捐八十万元欲带鄂为造厂、常年经费。此系另筹专款,禀详批准有案。彼时公初到,或是端绪未清,听之未晰耳。公在粤言粤,如此巨款不愿移作别用,亦是人情。惟此款系援前年捐铸钱机器成案,鄙人费尽心力,始肯认捐,并非闱姓正饷常例所有,似尚非常年用度所必需。窃拟只借十六万两作造厂费,利息六厘,十年归还。零数布机用,整数四十万留粤用。其余鄂自筹,于粤并不吃亏,似较存汇丰为优,而鄂受惠多矣。如为允借,其款虽远,指此便可以他款挪垫。尊意以为可否,即望酌示。

**李制台来电(光绪十六年正月初十日到)**:粤商捐款,善后局于十月初甫经详定,其商禀语甚游移,此款有无,不能预决。鄙意粤正应还晋款二十万,公或暂挪应用。

**正月初十日(1月30日)**　就闱姓捐款事致电广州王藩台(之春),望千万玉成此事。略谓:

昨接筱帅电,言商禀语甚游移,此款有无,不能预决。惟此款无论何堂承办,必肯照案认捐,确系有着的款。此款粤系额外增出,在常年收支之外,总是存放汇丰。况鄂借利息六厘,比汇丰较胜。如粤尚不放心,或即作为粤商凑集股本,款到即按六厘起息。开办以后获利,则按股于息外分赢。如亏折,则鄂独任之,于粤款六厘总不短少。如此办法,实于粤有利无害。筱帅初到,原委或未深悉耳。至筱帅电嘱借用晋款一节,此款二十万本拟拨归鄂借,作为开办后行本,尚须在鄂再招股二十万,方敷行本之用,故造厂必须另筹也。现拟粤省借款作为粤商入股之法,似甚妥善。筱帅前望千万玉成,至感。

**王藩台来电(光绪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到)**:真电转陈筱帅,借款照允。惟此商接充需日,秋冬缴饷后当可拨寄。

**正月十五日(2月4日)**　就枪炮厂开办经费事致电海署、天津李中堂(鸿章)。略谓:

枪炮厂当遵示移鄂省,即电德厂运鄂,相度厂地,预为布置。经费蒙允于部筹二百万内筹拨,曷胜感仰。惟部款筹措不易,目前煤铁各厂需用甚巨,恐难匀挪。查此项机器价值运保共一百六十万马克,约合银三十八万两,造厂约估需十五万两,总共需五十三万两。机器已付半价。洞在粤筹有专款,内分两宗,一系文武官绅捐,一系盐埠商捐,自光绪十五年起至十七年止,专充购枪炮机及造厂费,总以足敷开厂之用为度。大约此两款可收入八十余万,除粤省船局,洞十月内奏明现又在粤自造兵轮两艘及提充书院工程、书局经费外,足敷此项之用。惟款虽有着,目前却须筹垫,只可由部暂垫,粤收本案捐款归还。拟请询商李督,勉以照案解归本款。李素顾大局,事当可行。

**同日**　致电成都刘制台(秉璋)。略谓:

鄂停淮厘以要江停川厘,有益川商甚巨。此所减六七万金,自须川确筹抵补之法。两江现以禁川复淮之说进,欲增十万九千余引,饵以新商票价一百七十六万全归鄂用,所言未敢尽信,自未便率允。然鄂饷甚急,此间众论不能不为巨款所动。请公密与官运局及各大商筹酌,有何良策能使鄂厘日旺。必须川、鄂两利,确有把握,则鄙人有辞以谢两江矣。

**刘制台来电(光绪十六年正月十八日到)**:鄂抽川厘岁百余万,今两江饵鄂以百七十万,如每年以此数助鄂,鄂诚便矣。若可一而不可再,则此后鄂省岁失川厘百余万,从何取偿。请以鄙说询进言之人,计必词塞。

**正月二十三日(2月12日)**　札南藩司查勘开炸资水险滩。缘资水流经邵阳、

新化、安化等境，险滩密布，河中乱石排牙，水声雷鸣，煤帮船支屡被碰沉，多遭覆溺。其最险如邵阳之铜柱、侵急，新化之猪南门，安化之连滩、落滩、瓦滩及入益阳之大小扁担等滩。乃令该司派员会同各该县查明各险滩形势，绘图贴说，前往开炸，以利济商民。并须先行出示晓谕，不准劣绅讼棍以关碍地方风水等词，摇惑众所，蓄意阻挠。

**正月二十七日(2月16日)**　电商盛道台(宣怀)酌设由汉口至襄樊以迄西安及由鄂至湘电线，以通电报，并谓"鄂窘极，只能筹一万，作存款，不取息，聊助涓滴。"

**是月**　设矿务局于武昌水陆街原营务处公所。

**二月初四日(2月22日)**　与湖北京官论开矿事。京官左绍佐等闻将于武昌西山樊口开矿，来书力阻，因电复之。略谓：

> 武昌西山、樊山，草树茂密，气势宏敞，外江内湖，安得有煤有铁。且古今名胜，即有之，鄙人亦不肯开。若有冢墓，更不待言。请遍致同人，千万不必过虑。若虑矿徒为奸，尤非所悉。今日大举，设官开局，自有兵役弹压。昔日僻壤，立成巨镇，开采之处，每年必增百余万生计，可养数万工作贩运小民，于地方但见其利，未见其害。武昌固决不开，但他县终须有开采之处，其利益日后自见。故附论及之，以释群疑。

**二月二十五日(3月15日)**　札岳常澧道履勘南洲。缘洞庭湖近年湖流壅滞，龙阳、华容、安乡三县辖境淤土成洲，日积日宽，又颇肥沃，民人争占构衅，雇标械斗之事层见叠出。且湖水横溢四出，实为南北两省隐患，亟应早筹良法，以期补救绥安。至该洲地广土沃，多系官荒，若得干员认真查办建置，一切经费尚不难筹。丞倅权轻，自以设立州县或直隶厅州为宜。乃饬委现署岳常澧道庄赓良等前往详切履勘，悉心筹议应如何建置州县，分设营汛，清理历年积案，疏浚水道及如何防维沙洲接长日宽，并前垦之地如何画界升科，后增之洲如何永杜私占，禀复核办。

**二月二十六日(3月16日)**　致电京李中堂(鸿章)告决计以楚煤炼楚铁。略谓：

> 大冶铁确佳而多，南北两省煤确有数种可用，如湖北当阳，湖南宝庆、衡州皆可用。现决计以楚煤炼楚铁，取材总不出两湖。

**同日**　致电海署。略谓：

> 湖北、湖南两省煤铁样各已取到十余种，须用化学机器煎炼，方能确定等差。洞去夏在粤即向外洋访募化学教习英人骆丙生，并购化学机器。骆昨日始到鄂，机器已到沪，专待化机到，即可炼试。大冶铁已据数矿师复勘，佥称佳

而且多，惟附近有煤而不合用。南北两省煤确有数种可用，已分遣矿师、委员复勘。俟两省委查者俱回，筹计运费，即可定用何处，总可令价较洋铁为廉。现拟定计炼楚铁。前盛道在沪拟有开徐州利国矿一禀，管见拟从缓议，缘原议系借官本招商股，事多周折，与洞办法不同，且与现在情形不合。至所拟另奏派督办煤铁大员一层，尤可不必。

**二月二十七日(3月17日)**　致电海署，以湘省民情，洋人断不能往勘机器采煤，请电商南洋大臣速调徐建寅、徐华封两员来鄂，以便分发赴湘勘矿。

**闰二月初一日(3月21日)**　札湖北司道筹议钱法。略谓：

湖北全省商民生计，近来颇形萧索。推究所由，固因商务减色，水灾迭告，而制钱日少，亦其一端。查鄂省向章，各州县征收丁漕及各局抽收厘金、盐课，大率皆用制钱交纳，每年需用之数甚巨。而自同治以来，滇铜不旺，各省鼓铸多停，青铜制钱之日罕日珍，加以私销外耗，两弊交乘，以致现钱愈形短缺。然各处征收官项，必需此物，吏胥司巡往往抑勒苛求，补水加价，农商苦累，怨咨时闻。札司道会同武、汉两府，江、汉两县悉心酌核私铸如何禁绝，贩运出境如何稽查禁阻，俾商民不致艰于交纳，以苏民困。

**闰二月初四日(3月24日)**　奏陈粤省订购织布机器移鄂筹办情形。略谓：

购机织布原奏，本已声明如营运有效，再推广于沿江各省。鄂省沿江产棉之区甚多，自较广东开设为宜，第非仓卒所能兴办。今李瀚章既经奏请移机鄂省，事关为民兴利，臣自当力任其难。惟创建此厂，地广工精，加以常年经费为数甚巨，鄂中物力艰窘，与粤省情形相去霄壤，此款一时实无从另筹。查闱姓商人认捐另款之八十万元，本为布机而设，与正饷无涉，原案具在。迭经电商李瀚章拨归鄂省。现准李瀚章复电，以粤省用宏费绌，未肯全拨，允于此项拨洋银十六万两，为鄂省布机建厂之用。惟运脚、保险之费本应即在购机价本之内，合计为数约计四五万两，拟由粤省于另筹八十万元一款项下支清，此外即不复索之于粤。至布局常年经费，臣前在粤因海防紧急，借有山西善后局生息银二十万两。年来粤省业将此款筹出，尚未归还晋省，李瀚章来电嘱将此项晋款生息银拨归湖北，作织布厂常年经费之用。臣当已应允拨借，仍照粤省认息九厘，按年汇还晋省。鄂省对江之汉口镇，贸易素盛，特阛阓辐辏，并无隙地可以设局。现在省城文昌门外勘得管地一区，高广坚实，近在江边，便于转运。地基纵横各百余丈，间有民房，从宽给价购买，另行奏催江苏补用知县薛培榕由粤来鄂，监修工程。俟该员到鄂，即日兴工。

**闰二月初八日(3月28日)**　致电成都刘制台(秉璋)论川盐鄂销疲累观望之

由。略谓：

救弊之法，一在定厂价务宜稍从轻恤。一在宜昌由川省设督销局，因时定价，按次轮卖，不令零贩无故减跌，抢揽行市。一在澧州由川委员经理，免致湘官袒淮，勒阻川商。澧本川岸，销路最旺，去年淮夺大半，此路必须力护。川若能行，鄂当助之，为川而即为鄂。望密饬局议办，千万勿道鄙意。

**同日**　致电广州李制台(瀚章)、王藩台(之春)，请将晋款二十万即令汇丰拨归鄂省。自三月初一日起，由鄂认还晋息，并请咨晋。

**闰二月十三日(4月2日)**　批江夏、汉阳两县禀遵议供支章程。略谓：

禁革通省陋规，裁减差务浮费，本部堂于抚晋、督粤时均经奏明另筹闲款抵补。清吏治之本源，除州县之巨累，官民称便。鄂省库储支绌，无款可筹，两院、司道各署到任及常年工程役食及置备官物等费向皆取给于江夏、汉阳两县，供支既繁，扰累无底，实非政体。且一年内外即望调剂，任首县者固皆视为传舍，并致外府优缺州县留为调剂首县之资，亦复不能久于其任，尤于吏治民生大有妨碍。前经饬谕该县等筹议办法，兹据禀，议于通省上中缺之四十四州县分别等差，酌提税羡银一万两，复提江夏漕羡银四千两，并拨还厘局申款津贴银二千两，再于善后局商捐项下酌拨银二千两，共银一万八千两，为省会各署到任及常年供支之需各等语。查羡税充公，各省多有奏案。湖北省各州县税契一项，中上各缺赢余不少，以充公用，自属可行，且为数无多，众擎易举。至江夏漕折之数较他县为独优，在前抚院胡文忠公改定折漕时斟酌妥善，具有深意，自系为体恤首县差务繁多之故。合由该县捐出漕羡四千两以备差务，亦与原定折漕之案本意相符。从此江、汉两县供支浮费概予删除，自不得以苦累籍口膜视地方政务，于吏治官方不无裨益。

**闰二月二十二日(4月11日)**　札北善后局筹抵盐务公费。略谓：

鄂省盐务向有五成公费、杂费公费两项，为地方文武大小衙门津贴办公之用。从前川盐畅销，岁收正、加课及公费等项尝在二百万缗以上，应发公费有盈无绌，岁有余款，库储丰盈，未遑远虑。迨至川、淮分界以后，川盐滞销收绌，年甚一年。近年日销收数大绌，不敷愈甚，以一年收支之数计之，每年约不敷银三万两。若不急行设法，以后愈累愈深，亏饷无底，谁任其咎。本部堂通盘筹画，淮销既于此款不能有所增益，川销即极力整顿，收数盈绌尚难预必。既无开源之方，自不得以节流为先务。应即饬令该道一面设法撙节，一面筹款抵补。合计撙节及另筹之数每年能将不敷银三万两抵补若干，此外不足之数，即将省内外大小衙门应支盐务公费及宜昌川盐局薪水、局用，并文武衙门盐务津

贴各项银钱核计，每年所短成数，自本部堂衙门起，一律按成裁减。务期收支两抵，以顾饷课而维鹺法。

**闰二月二十四日(4月13日)**　札北盐道等布置枪炮厂兴造事宜。略谓：

枪炮厂准改移鄂省，造厂经费准于部筹造路岁拨二百万两借拨十五万两。亟应迅速督同江夏县勘定厂基，购地估工建造，以成盛举。所需木料、砖瓦、灰石及一切物料，均须精良坚实。务须求精求实，力杜虚糜。

**同日**　致电广州李制台(瀚章)。略谓：

布机造厂之十六万两，因来电云利息、还期悉听鄙酌，故鄂奏即言尊处允拨十六万，未言还息。因布机创始成本能否不赔，尚不可知，纳息认还，徒成虚语，故径云尊处拨归鄂用，尚见粤省全分人情。且部中总疑鄙人好糜费，须言此款本系有着，方免部中挑剔，兼恐部中指为粤省存款，刻期拨用耳。苦衷并祈鉴谅，非敢食言。将来如有成效，必当酌提归粤，以答盛意。

**闰二月二十六日(4月15日)**　就减厘以畅川盐事致电成都刘制台(秉璋)。略谓：

尊前电有川收未绌，鄂收遽绌，恐出峡后或偷漏云云。现经确查得实，近年局员但图招徕，任意于例章外减斤抽收，司巡、船户乘机弊混，亏耗太多，真正大商仍然无利。饷急课短，断难坐视。昨据该商等恳求减厘，已饬其自赴川省呈恳。鄂能自减，不能代淮请减，惟川措词为宜。若尊处奏将鄂、江两省加抽五文一并裁免，鄂必遵行。如此办法，鄂每年减少川加抽十万金，淮加抽七万金。川盐若旺，尚须照章于加课内拨归两江约二万数千金，综计每年少现款十九万余金。但为维持川商、保全正厘计，不得不放胆为之。征收正厘虽令核实，总令较今日每包所出之数减少，大意总为川商通盘核计，以必令稳有余利为度。公意如以为然，即望速定议入奏。盖恐日久，淮又另生枝节矣。至设督销局、定厂价、护澧岸三节尤要。官局发盐，照旧量予通融，赊欠亦要。若数条不行，虽再减去数文，少算数斤，商仍不得实惠也。鄙人为楚计只有如此，为川计亦不过如此。职守所在，并非袒川阻淮。盖不急设法，川亏而淮仍不旺，楚绌而川益困矣。尊意可否，均望明示。

**刘制台来电(光绪十六年闰二月二十七日到)**：顷奉宥电，极承关爱。奏停江、淮加厘，自应敝处单衔，惟折中必须声叙与尊处电商，意见相同。否则，部中必据寿帅原奏议驳，徒废笔墨。至前次尊电三层，局议以井价向系随时涨落，官商卖盐视井价为低昂，井盐成本视工用为低昂。如将来工用能减，井商自必减价抢售，非官势所能勒减。宜昌按轮督销，自是良策。惟出省设局必须专奏，部中必以多费驳斥，且亦未便与两江挑衅，自我兴争。澧岸已派员往查，倘能设法扩充，实所深幸。但借地行引，因畅川而必欲阻淮，恐亦难自我发难。川、鄂同休戚，引地托庇宇

下，必由尊处密饬荆宜各局扶助川商，其收效似大于力争也。

**同日**　为王秉恩等被署广东抚臣游智开参革事奏请饬查，以明是非。略谓：

臣阅邸钞，署广东抚臣游智开甄别属员，广东候补知府王秉恩、署南海县知县王存善、候补通判魏恒等均以贪劣奏参革职，奉旨允准在案。又据自粤来人纷纷传述，升任左江道广州府知府孙楫亦被单衔纠参。又欲参署番禺县知县杨文骏，经督臣李瀚章及两司力争中止，仍将杨文骏撤任，皆上年十一、十二两月事也。查游智开署理抚篆甫经月余，而粤省一首府、两厅、两首县悉被单衔参撤，实为从来各省未有之事。该署抚臣原奏谓接见僚属，征诸案牍，采诸舆论，确有可信。乃臣在粤时，游智开任藩司已经半年，察吏是其专责，如属员中知有贪劣实迹，即应据实详参。乃于以上参撤各员，与臣公会燕见，从无一言道及各员之短。与臣公牍书函，从无一字论及各员之非。且各缺大率皆系游智开详委者，岂半年之内于案牍全无所考，于公论全无所闻。独至署理抚篆一月之内，忽然详查无遗，似不甚近情理。如谓各员皆臣信任之人，藩司任内暂行面从缄默，姑听其误公殃民，游智开素以强直自居，当不出此。原奏既非据司道详禀，又未会督臣衔，闻发折已久，督臣司道俱未闻知。直至今年正月半，始抄奏稿咨行，无不骇异。臣断不敢自谓任用皆贤，亦不敢保各员初终一辙。第以一省之大，人员之众，而专取贪劣之员萃于省城，又适处之以首府两厅两县，臣虽愚暗，何至于此。且臣离粤未及两月，各员即易节改操，亦不能如此之速。乃游智开于臣任用诸员去之惟恐不力，单衔空言，不谋于众，诚不解其何心。臣渥荷厚恩，历典封圻，竭力整顿吏治，最恶贪风。若以省会首剧，官民其瞻，所任各员尽属贪邪，愚暗至斯，何能再胜疆寄。倘各员被参冤抑，臣离粤未及旋踵，即遭此不白，顾乃明知其枉，缄默不言，他省属员俱为寒心，以后亦谁肯为臣尽力。可否仰恳天恩，饬下两广督臣李瀚章将革员王秉恩、王存善、魏恒等原参把持营私、钻营谋利各实迹分晰查明复奏，以定是非而昭折服。若所参皆实情真罪，臣任用非人，责有攸归，亦应由李瀚章据实将臣参奏，请旨交部严议，以为专用劣员者戒。

**闰二月二十七日(4月16日)**　就枪炮厂、铁厂经费及湘鄂电线事电复海署。略谓：

目前所需，惟造厂经费。厂成后如何制造，容洞筹拟办法，陈请钧署核定。大约惟第一年需费较多，以后每年所造之件可分拨各省各营应用，令各省各营备价领械，辘轳收支，则本局所垫不能甚多，不致多费部款。且各省需多则多造，需少则少造，可随时消息，洞必当竭其愚虑，筹一专款持久之法。私衷窃拟

炮厂常年经费竟全不动用部款，惟第一年暂借部款，随即筹还，容筹定详陈。目前造厂、购地、购料、兴工需费，拟请将前电约估之经费十五万两拨发来鄂，以便支用，庶免节次请拨烦渎。工竣核实造报，请钧署核定，再咨部核销。但此时无须动部存之款，恳请电查各省新海防捐已收若干，酌量指拨，电知各该省令其电汇来鄂应用。但恳勿拨广东之款，缘粤尚须筹付此项枪炮机器价值也。又电海署，略谓炼铁机器价值各费，除头批五万余两已由鄂省于认筹(铁路)经费项下支付外，至以后各批炼铁机器价值，拟请查明各省认筹铁路经费已复到者若干，俟各批应付价时，当随时电达钧署，即请酌量指拨来鄂应用，无须以部已筹定一百二十万之款垫付，庶不敢遽耗部中现款。又就湘、鄂电线事致电海署。略谓目前十八省皆接通电线，惟湖南省与鄂远隔湖山，文报迟滞，遇有地方紧要政务，呼应不灵，殊多窒碍。且现在筹办采运湘煤各事，尤须信息捷速。拟由鄂省接造电线通至长沙、湘潭一带，即与产煤铁处所相近，且通商务市镇。均用华工，不用洋人。拟即令电报局承造，勿庸官筹经费，将来养线经费统归商局。询之该局盛道宣怀，已经应允。至湘潭以上再能接至何处，应由商局自酌。若衡州、宝庆、永州有关煤铁处所能否旁出接造，应俟临时体察，或官或商，酌拟请示。电线若成，于两省公事及煤铁要务均有裨益。谨候核示遵，以便将路勘定，再行具奏。再鄂省现在筹办煤铁，所有外洋矿师、化学教习、测绘工师及分路查勘煤铁矿委员、学生、翻译等薪水盘费，购置化学制炼器药炉座并省城局中员役、房屋杂费，数月来皆系垫发，此款拟于鄂省所收新海防捐项下拨支。

**海署来电(光绪十六年三月初三日到)**：三电接到。线务希饬盛道遵办，并咨译署存案。鄂省新海防捐留垫勘矿一切杂费，希分咨户部、本署、北洋，免致与各省捐款偕提北洋应用。枪炮厂应用十五万两，本署当照电分询，独遗粤、鄂。惟现定议户部捐项归本署，各省捐项归北洋代还铁路公司前借洋债之七十余万两，俟归清方能统归本署。此节希与北洋电商复知，庶本署不为食言。又，上月总署条陈关东时局，两次遵议，佥谓铁路宜移缓就急，先办营口至珲春，续办芦汉。又有谓鄂省后湖之堤工艰费巨，自孝感至河南信阳四百余里山路培垫尤难，非数年内能了，此时先将今年二百万归鄂经理矿、炉等，来年改归东路云云。惟芦汉之路可徐办，而炉座炼铁不容中辍。若二百万鄂、东分用固两不济事，设专归东，鄂之采炼无款，将若之河。本署左支右吾，智力实困，特商其略，希酌复详求，非所厌也。

**闰二月二十八日(4月17日)**　致电烟台盛道台(宣怀)，询整顿茶务要策及矿务学堂办法。

**三月初四日(4月22日)**　致电天津李中堂(鸿章)，询所办营珲铁路是否即用鄂铁，抑兼用他铁，或另开铁矿。

**李中堂来电(光绪十六年三月初六日到)**:东路需急办,应购西洋钢轨铁。将来鄂钢炼成,自可拨用,然须随拨随付价,界限乃清。

**三月初五日(4月23日)**　批司道洋筹议整顿钱法。略谓:

所议各条尚属妥协。所有轮船、夹板船装运制钱出口,应即由江汉关道查照约章,核实办理。民船即由牙厘局分饬各局、卡认真查禁。其钱店、铜铺稽查章程及查拿私销、私铸,及州县丁漕、局卡厘金抽收办法,即由司局严饬遵办,实事求是,勿得徒托空言。至市面交易准用银元一节,以银佐钱之缺,自是一策,拟先向粤省银元局购运,以济民用。

**三月初十日(4月28日)**　致电海署、天津李中堂(鸿章)告鄂当专意炼铁造轨。略谓:

廷议移缓就急,芦汉之路可徐办等因,谨当遵办。湖北即专意筹办煤铁,炼铁造轨,以供东路之需用。惟开办炼铁事宜,造厂安炉,购机采煤,修运矿之小铁路,购运煤之小轮,疏铁厂通江之小河,以及开办之初尤须多屯煤斤,方无停火糜工及居奇涨价之虞。事端甚繁,所费甚巨,二百万断不敷用。然部款难筹,洞所深悉。时局多艰,岂容再缓。谨当仰体宽谟,力任其难。即请先将二百万拨归鄂省,此外即不再请部款。其余不足之款,洞当竭力筹划,随时请示。总之,殚此血诚,绵力为之,务期将中国开辟煤铁利源风气一事,必使办成为度,总使民足以兴利,官足以济用。然必须仰恳钧署主持,始有策可措。至此二百万必须足数实银,不再扣减,方可勉强腾挪应付。此时正在择地购料建厂以待机器,急需支用。敢请酌拨数十万来鄂,以济要需。如蒙允行,可否由部酌核将鄂省解京之的款设法划抵,以省解汇之费,洞必当核实妥办。谨候裁示。

**海署来电(光绪十六年三月十六日到)**:诸费经营,钦佩无既。炼铁需款,酌拨数十万,势所当然,其划抵鄂解京饷之议,已咨商户部。京捐一项,本署待用孔亟,殊难挪转。枪炮厂需十五万,前咨部筹,统俟复到,即行电达。本年二百万归鄂,王大臣公商如此,并未出奏,缘东轨章程尚未统定耳。至关东造路乃总署密陈,向不分行,本署亦未奉到谕旨。

**三月十三日(5月1日)**　批司道详各署供支拟于各漕税项下提办,饬即遴妥员经理试办。"至督院衙门供支一款,本部堂前在两广总督任内并不需首县供支,一切均由自备。今来楚省,仍与从前办法一律,即署内工程皆系捐廉修理。该县等所议本衙门常年供支银二千两,本部堂任内概不支用,可即如数提存善后局,以充公用"。

**同日**　致电伦敦薛钦差(福成),谓轧花机器必不可少,轧花之利甚厚,请代询机器价格。

**三月十七日(5月5日)**　就铁厂选址事电复天津李中堂(鸿章)。略谓：

详询洋师，外洋有移煤就铁者。但视所便，不拘一格。此间铁聚而煤散，铁近而煤远。铁逆水而煤顺水，且煤在鄂省上游及湘省内河。若运铁石往炼，炼好又须运下武汉，是煤一次而铁两次矣，故鄂事以运煤就铁为宜。且距省城近，经理较便。

**李中堂来电(光绪十六年三月十五日到)**：西洋多以铁石就煤，无运煤就铁者，炉厂似宜择煤矿处安设。

**同日**　致电成都刘制台(秉璋)，询川省拟修峡路能修至楚境何处。

**刘制台来电(光绪十六年闰二月初九日到)**：夔州汪守捐修夔峡、巫峡纤路轿路，倘川境竣工，可否接修而下。倘蒙贵省自宜昌开修而上，尤所盼祷。

**三月十九日(5月7日)**　致电成都刘制台(秉璋)，告以"汪守所修峡路，望嘱其尽川境而止，鄂省境内当自行筹修"。

**三月二十日(5月8日)**　致电烟台盛道台(宣怀)商官商合办典铺。略谓：

鄂省当铺取息三分，民间不便。今拟饬减为常年二分，冬、腊两月分半，以惠贫民。兹特筹措官本二十万金，发商承领，开设官典，武昌、汉口各一家。每家各领官本十万，照前议减之数取息，以为各典铺之倡率。官只取月息八厘，此外余利尽归该铺。而此间富商有名望者颇少，未敢深信。闻阁下早年曾在汉口开设典铺，于此间情形自必熟悉。此事莫若即令招商局承办，官必力为扶持。官商合力，永无亏折停歇之患，于民生、商局均可有益，官款亦稳。尊意如何，祈筹酌速复。

**盛道来电(光绪十六年三月二十四日到)**：招商局防微杜渐，不敢旁参他事。电报局分造各线，尚缺资本，如发生息，可以六厘附。

**三月二十九日(5月17日)**　致电伦敦薛钦差(福成)，请代询前定炼铁炉机日出百吨，今欲赶办钢轨，日出二百吨，将已定炉机参合添配，应加炉座、卷轨机各若干，价值连运、保费共几何。

**同日**　致电海署、天津李中堂(鸿章)陈铁厂应拨款速建。略谓：

大冶铁矿，据矿师及化学洋教习报称，铁质可得六十四分有奇，实为中西最上之矿。其铁矿露出山面者约二千七百万吨，在地中者尚不计。即再添数炉，百年开采亦不能尽。且附近之兴国州兼出极好锰铁，甲于各洲，尤为两美。至湘、鄂两省多产白煤，现经详细化炼，可用者十余处，尤为他省罕见。烟煤亦在所需，亦经化炼，更属不乏，虽远近不等，多系近水。现拟运煤就铁，系照十年前矿师博师敦拟鄂省开炼煤铁办法，其所估计煤价与现价约略相等。据博

师敦云，必有利益，确能省于洋钢洋铁，必然无疑。况目前洋铁日昂，以后必更日贵，此乃中国大利。煤铁两端均可供官民之用，保外耗之财，煤并可资各口洋轮之用。此时虽需经费，将来利于民并利于国，经费仍可按年提回，滴滴归源，毫无虚糜。且厂成出铁以后，经费便可辘轳周转，并非年年需费。惟事体繁重，开办宜速，早一年有一年之利，早一月有一月之利。机器不久即到，不能露置，以致锈坏，造厂断难再缓。户部拨岁筹二百万，河工借拨外，余存当尚不少，伏望钧署深维全局，筹度主持，俾得及早举办，实于大局有裨。

**三月三十日(5月18日)**　致电天津李中堂(鸿章)请东路勿多订洋轨。略谓：

东路应购西洋钢轨，每年造二百里。鄂省所定机炉约计每年制成钢轨断不止二百里，足可供尊处之用而有余。鄂厂运煤就铁，系照十年前博师敦所拟办法，据云甚为合算，总可较洋轨为廉。造厂等事刻即开办，一年后即可开炉出铁、出钢，造成钢轨无算。合计全路二千余里，所省当不下数十万，似不必多订洋轨，方与中国炼铁塞漏之本意相符。

**李中堂来电(光绪十六年四月初三日到)**：营珲甫经勘路，迨定图购地后，方可兴工，断无预定洋轨之理。向来订购章程，须令各国铁厂将货价呈送，定期开封，择货精价廉者购办，未便预为限制。鄂省机炉到齐，盖厂安设，运煤开铸，计尚需时，似一年后未必能造成合用钢轨。英匠言印度造路甚长，该处所开铁矿，轨尚不合式，仍需远购英轨，非得已也。鄙意俟鄂厂成轨，取样比较，如果合用，即价略昂，必当自用自物，况如尊论较洋轨为廉耶，似应届时商办。

**同日**　致电上海盛道台(宣怀)。略谓：

荆门白煤佳而嫌薄，归、兴及湘省白煤甚多，只可合并收买，自可足用，而价不涨。大冶铁已勘明化炼，确系佳矿。此矿前经阁下远募良师访得，实为首功，拟每年酌提余利若干以为酬劳。尊意拟如何办理，望密示，以便筹酌。

**盛道来电(光绪十六年四月初七日到)**：冶铁英矿师估值六千万。宣怀不获随侍供驱策，徒抱苦心十五年，空赔公款十五万，受大人深恩，何敢下情径达。乃蒙追念微劳，欲每年酌提余利若干，并饬密复，以便筹办。似此恩谊，恨不沥肝以报。查鄂矿原发部款二十万千，鄂款十万千，除不能报楹之款自办外，实用公款十五万八千千，均有月报可凭。傅相以炼铁难筹巨款，半途中止，致难奏销，不得已将未用钱十四万二千千发典生息，分作十年，归还三十万千。讵料光绪十年典商胡雪岩、刘翌宸倒帐，此项本钱倒去十万余千。本已失，利尽赔。户部复饬缴制钱，钱价比光绪初年每银一两少换四百文，遂致赔上加赔。宣怀以此败家，若非得官，必不能了。询之恽道、瞿道，略知其详。招劝华商出资接办，拟每吨煤、铁酌提若干弥补此项，俟弥补毕，仍提捐助赈。嗣奉电谕改归官办，只得议开利国，以图补救。华商仅能凑本八十万，又未敢轻动，且虑两矿自相倾轧，不得彼此联络，踌躇未决。伏蒙下询，如可于荆煤按吨提银一钱，冶铁按吨提银三钱，代为弥补垫赔官本，俟弥补完毕，存鄂以济各省灾赈。宣怀得此则积累一清，子孙感德。不

得,亦自作之孽,毫无怨尤。但使后人闻风兴起,不致寒心,援宣怀以为戒,是在大人为国家持远大之见耳。所有实赔细数及已缴、未缴实数,可否饬准开单呈核,乞钧示。又电:路既改办,矿更要紧。洋钢不能以目前为断,钢价忽高忽落是殷鉴。白乃富云武昌设厂,是铁石、灰石皆须逆运,恐运费太巨。郭师敦原勘在黄石港近灰石山处觅定高基,安置炉机,荆煤下运黄石港,与武昌运费必不相上下。此系二百年远计,似宜从郭不从白。宣凡有所见,必直陈宪台,事后必知宣心无他,宣言皆实。

**是月**　发题课广雅书院诸生。

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卷四页七十一:

自光绪十六年起,每逢四季,命题封寄粤省,诸生课卷汇送武昌,亲加评阅,定榜寄回,藉觇诸生学业进展,行之凡三年。十九年两广乡试,广雅诸生中试者十八人,闻之而喜。二十年,广雅分校易人,李勤恪犹电询公意,得覆乃定。按广雅课题分经学、史学、理学、文学四门,与初议有经济、无理学者异,当是在粤时改定。

**是月**　调用固陵轮船。鄂省无兵轮,并无浅水轮船。英商立德有船行宜昌,曰固陵,以亏本售于北洋,商允拨鄂应用。旋以载客之船不便于运兵装货,仍归招商局承领,而调广东之广昌轮船来鄂,重加修理,名曰楚材。十七年冬,又商南洋以测海兵轮拨鄂应用。

**四月初五日(5月23日)**　致电海署,催商户部速汇拨银七万两,以付订购炼铁机器第二批价及运、保各费,免致失信远商。

**四月初七日(5月25日)**　电饬宜昌盐局陈道台等晓谕川盐商。谓:

闻川商因有设官银号之议,倡议停运,实堪诧异。本部堂体恤川商,无微不至。自去腊至今,两江督院屡次函电,切嘱禁川复淮,欲增票二百二十张,并允本年即以票价七十万解鄂。本部堂悯川商之失业,坚持未允。数月以来,叠与四川督院电商,筹议减楚厘,宽押岸,平厂价,疏澧岸等事,往返一二十次,谆切千百言,委员查询三数起,无非护持川商之意。人非木石,岂不知感,岂无见闻。乃竟敢如此藐法妄为,实属胆大糊涂,不受培植。该镇、道可即传到该商等明白询问,伊等如愿停运甚好,可即饬令当堂出具公呈甘结,声明永不翻悔,本部堂即日札饬汉口淮盐督销局及沙市盐局,共配淮盐四五万包,派轮拖带驶上宜昌设局销售,以济民食。一面电咨四川总督院,电汇银数万两至重庆、万县,办理官运。本部堂久欲办理川盐官运,不过不肯夺川商之利耳。今该商等自不愿运楚,无足顾惜矣。

**四月初八日(5月26日)**　致电上海盛道台(宣怀),陈述铁厂宜设武昌城外七条理由。略谓:

黄石港地平者注,高者窄,不能设厂,一也。荆襄煤皆在上游,若运大冶,虽止多三百余里,回头无生意,价必贵,不比省城。钢铁炼成,亦须上运至汉口发售,并运至省城炼枪炮,多运一次。不如煤下行铁矿上行,皆就省城,无重运之费,二也。大冶距省远,运煤至彼,运员、收员短数掺假,厂中所用以少报多,以劣充优,繁琐难稽,三也。厂内员司离工游荡,匠役虚冒懒惰,百人得八十人之用,一日作半日之工,出铁既少,成本即赔,四也。无人料理,即使无弊,制作亦必粗率不如法,炼成制成料物,稍不合用,何从销售,五也。铁厂、炮厂、布局三厂并设,矿物、化学各学堂并附其中,洋师、华匠皆可通融协济,煤厂亦可公用,六也。厂在省外,实缺大员无一能到厂者。岁糜巨款,谁其信之。若设在省,则督抚、司道皆可常往阅视,局务皆可与闻,既可信心,亦易报销,七也。此则中法,非西法。中法者,中国向有此等积习弊端,不能不防也。并告以现择得省城东南二十里汤生湖边金鸡垸为厂址,且设炮厂于此。同日又电:冶矿可开三百年,访矿首功,岂可转令受累。荆煤虽不能开,要以冶铁为主。鄙意拟按每年炼成总数,或钢或铁,每吨提银二钱,以为弥补奖励创办矿务官商经费,立案永远照办,不拘年限,年年具领,勿庸存鄂拨作他用。揆之西法,凡创办商务工作,必皆系如此办法,始可鼓舞振兴。此乃至公,并非私谊。荆煤岁产不过数千吨,提亦无多,且收买多少不定,不如统归铁价,便于核计也。

**四月初十日(5月28日)**　致电天津李中堂(鸿章)称鄂必能造成合用钢轨。略谓:

尊意谓印度造路因铁轨不合式,仍远购英轨,鄂厂一年后未必能造成合用钢轨。惟印度购英轨一节,据洋矿师云,印度无好煤,其煤内之灰太多,每百分中有十四分至二十分不等,不能炼铁。盖炼铁之煤,其灰必须在十分以内者乃可。今荆、湘之白煤,详加化炼,灰在十分之内,可用者二十余处,其灰自三四分至八九分不等。邻界四川之奉节、巫山,江西之萍乡,所产亦多可用。此与印度煤劣不能炼钢之情形不同。至冶铁之佳,久已昭著。煤佳铁良,一照西人成法,若以西法造成,似不至不合用也。再,钢轨无须极精之品,询据各矿师,均称造轨只须贝色麻法即合用。现购之炉,贝色麻、西门士两法俱备,若以最精之法炼之,当无不合。至一年后造成,则以部款能否应手为断。如部款能定准期拨足,自当督率赶办,以赴事机。即稍迟,不过再多数月耳。冶铁荆煤,幸承公指示,遵照寻求,已见明效。此后一切机宜,当随时秉承荩画,函电往复,商请裁酌。大略公为铁局总裁,洞不过为铁局提调而已。

**李中堂来电(光绪十六年四月十二日到)**:公讲求西法至精。此事利害相共,知无不言。见

推逾分，岂所敢承，惟盼建成济用而已。

**四月十四日(6月1日)**　致电海署、天津李中堂(鸿章)。略谓：

炼铁机器二批价及头、二批运、保共约银七万两，付价之期已逾。若失信远人，不惟于要需窒碍，于使臣亦诸多不便。查鄂省应解部款，本年尚有固本饷七万五千两，厘金项下东北边防经费八万两，江汉关六成洋税项下未解东北边防六万两，似均在可划之列。敢请钧署转奏，拟即将应解固本一款划抵，以便汇付。

**海署来电(光绪十六年四月十五日到)**：铁路经费一百万.经户部咨复，除鄂之伍万留用外，其余九十五万，准由本年鄂解京饷内拨地丁三十六万，厘金八万，盐厘十六万，西征洋款二十万，厘金边防八万，旗兵加饷内划拨七万，截留抵用。

**四月十五日(6月2日)**　电复广州李制台(瀚章)、王藩台(之春)。略谓：

承允粤局代借汇丰十万金，以资布局造厂之费，感谢。请即饬局令汇丰速汇来鄂应用，将来由闱捐扣还。

**四月十六日(6月3日)**　札司道筹办炼铁厂事宜，设铁政局。略谓：

原订炼铁机器获准改运鄂省择地安设，大冶、兴国所产之铁锰、灰石各矿，荆门、归州、兴山及湘、川所产之白煤、烟煤甚多合用，足供煎炼冶铁之用，近复承准海署电示截留京饷抵用。事关紧要，亟应赶速办理。特于城内广武局公所设立铁政局，以候补道蔡锡勇为驻局总办，会同筹办一切，以专责成。应即于省城武胜门外塘角地方近江处所择地建造。自五月起，务须于一年内造成铁厂，以便安炉炼铁，赶造钢轨。

**四月十七日(6月4日)**　批天门县禀筹办育婴养济等事。略谓：

古人云，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州县循良，譬之慈父母。所谓慈父母者，谓举一家之子孙而皆抚育之，保护之，教督之，如此方可称为慈。若乡里老妪于大男众妇、绕膝孙曾全无恩恤，利害漠不相关，但知怜爱襁褓中之幼女，如此可谓慈乎。滨江、滨汉各州县连年水患，禾稼田庐迭遭伤害。天门即系被水之区，近年来堤溃河决，防筑疏通又复耗资无算。官帑已空，民力亦困。今该印委等议以按粮每银一两抽捐三百文，是每两加银二钱有奇矣。试思设堂育婴、收养溺女等事乃是地方义举，迥非堤工土方亩费可比，何至履亩而捐，累及阖县。如果民情乐输巨款，何不以之修堤疏河，兴办水利，使该州县全境之内永远变泽国为乐土耶。今不救一州一县之溺，而救一家一婴之溺，筹此等大举巨款，舍其急而图其缓，遗其重而务其轻，可谓不知政体矣。至地方义举，应由该绅商富户自行量力集资，断无按粮派捐办法。县志本属不急之务，况省志近已

修成,更不宜为此派捐,显系该县托名收捐,借图挪用,实属大谬。

**四月十八日(6月5日)** 就振兴茶业致电上海盛道台(宣怀)。略谓:

商力贫散,拣焙难精。欲兴茶务,惟有立公司贩丝茶出洋销售,议请由招商局集股举办。未果行。

**四月二十二日(6月9日)** 致电伦敦薛钦差(福成),请代询纺纱机器价格。

**四月二十四日(6月11日)** 以铁厂工程紧急,需用机器挖泥船疏浚河道,电商两江总督曾国荃暂借上海此项机器船。承允借船,即派楚材轮船拖带来鄂。

**是月** 拟建两湖书院。

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卷四页七十一:

抵任后,阅经心、江汉各书院。经心书院滨都司湖,时承大水之后,墙宇多圮,水痕犹在。江汉书院屋宇尤少。经心监院、诸生以重修请,谓二十年来绩学好古之士多出其中。江夏县陈庆溥等愿以所有都司湖产捐入书院,以资创建。湖南人士亦请附入肄业,遂定议重修。坑基址修水道,环湖为斋舍二百间,别设四十间备商籍诸生肄业。定名两湖书院,改湖名都士。劝茶商捐输经费,视茶价千分之一,岁得一万余两。后茶商有烦言,裁捐另筹。别建经心书院于胭脂山,课经古之学。

**五月初八日(6月24日)** 出示劝谕武、汉地方质当各商减息便民。略谓:

武、汉当息常年三分,利息过重,穷民深以为苦。自本年六月初一日为始,所有武、汉开设各当店,无论典当、质当,均一律定为常年二分取息。所有向来发商生息之官款,无论原息或系一分,或系九厘,应即一律减为五厘,并将各当店各项捐输宽免十年。

**五月初九日(6月25日)** 江水盛涨,电饬荆州府务督同员役亲驻工所,昼夜实力棱巡。遇有险工,迅速抢救,勿得稍有疏忽。该道亦随时来往巡察。

**五月初十日(6月26日)** 遵旨兼署湖北提督。

**五月十五日(7月1日)** 批武昌府禀办理拆额公桥始末情形。略谓:

据禀各节,虚饰支离,多不可解。本部堂莅鄂数月以来,所办无非利国利民之事。即如奉旨开办铁厂一事,即为民兴利之一大端,岂有转令于民有害之理。如果民间真有不便,自无难虚己以听,立即改作。乃该府身为民牧,于此举之无碍地方,刁民之渐不可长,并不实心审度。若不明晰批示,必致滋浮议而长浇风,关系吏治人心,非细故也。查铁厂虽有设在汤生湖滨,由鲇鱼套入口之议,然湖水来源何处,及滨湖高下转运机器、煤铁是否利便,冬令是否冻冰,尚须探测,始可定议。是以暂拆额公桥中段,以便派轮前往测量审度。如

有不合,即当再另觅他所。是此项厂地本系未定之局,绝不使于民情稍有妨碍。铁厂前拟设塘角,后改金鸡垸,迭经行知司局,传谕办工各员弁,该府岂罔闻知。该府如果关心民瘼,自应迅速预筹妥善,以免临时周章,即当即刻禀见本部堂询叩原委,以便斟酌利害,权度行止。乃初八日接呈,犹复借口未奉明文,置之高阁。至初十日因他事传见该府,仅据该府面称有人禀请另开金沙洲旧河,免拆此桥,业经该府开导明白,该绅欣然而去等语,并未言及民情不便,亦未将所收禀词、地图呈阅。彭绅来函注明初十日灯下,何得诿为十一日已刻始行接到。是日拆桥,适值平湖门外失火,桥上往来人众愈聚愈多,痞棍乘间恃众滋闹。该府并不前往弹压,亦并不来辕禀陈。直至是日晚间传到该府询问,始行陈说。此其不可解者一也。本部堂于十一、十二两日两次面告该府县,桥墩尚不拆去,并无将鲇鱼套河开宽之说,无论如何办法,断不使民田被淹。如筑闸不便,即不作闸,冬春停运亦可,另择他地亦可。其时桥上如有闲人,该府身任地方,迭承本部堂面饬,即当亲往晓谕解散,出示晓谕并无开河之说,将来决无有碍水道之举,以释群疑,查拿为首滋事之人,以儆刁顽,方为正办。乃该府均不出此。迟至十三日始行将前呈批发,而犹谓批示有次第,经理有先后。此其不可解者二也。铁厂系奉旨饬办之事,工巨期迫。鄂省外江内湖,高燥之地甚不易得。今拆桥乃勘地之始,而以一抗之故,遽止不拆,以后创办之事正多,将复何所措手。且不特此一端,即通省各项政事皆将无从办理。十一日滋事后,绅耆皆知悔惧,情愿自拆赎罪。十五日旋即拆开,其乘间滋闹煽惑救火人众者,实系痞棍游民,正宜严拿惩办。乃该府独请停拆,谓一误不宜再误。此其不可解者三也。尤不可解者,绅民已经定议十五日拆桥自赎,该府忽于十四日午刻请假十日。如果实心任事,即力疾犹可从公。乃该府一面请假,一面仍赴抚辕禀见,其非真病可知。本部堂接待僚属,开诚布公。该府近在同城,何事不可面谈,何时不可进见。既是关系地方紧要之事,当面直陈,何等迅速。而乃缮递禀牍,多费笔墨,无谓耽延,专为卸责沽名占地步起见,尤属可怪。不知安良民、除莠民、教愚民方是好官,纵容刁民非好官也。任事而又能息事方可得美名,避事误事,不能得美名也。本部堂自问德薄能鲜,任大责重,夙夜兢兢。若诸葛公之集思广益,每事十反,王文成之求通民情,愿闻己过,敬之慕之,时时事事皆欲效法之。若僚属中有忠清正直、实心为国为民之员,本部堂乐何如之,岂独引为诤友,虽奉为良师,固所愿也。至于为政之道,如子产之养民以忠,使民以义,不竞不绿,不偏不倚,圣人所谓君子之道,不敢不勉。若违道干誉之举,本部堂实耻之。甚至纵莠长刁,致使国家之政事废格

不行，通省之官吏皆为刁徒地棍所挟持，通省之安分良民皆沾染恶劣习气，以致无事生风，陷于罪戾，且酿隐忧，本部堂实惧之戒之，并不愿该府等蹈之。该府既能援引书史，可再取古来名臣循吏事实详考而深思之。现在桥已拆开，可见小民不尽愚顽，实由地方官之化导不力。此事若在他人，即应予惩儆。姑念该府平日办事尚好，此举特出一时谬见，姑从宽行司严加申饬，免记其过。以后务须扩充学识，明大体，求实济，庶可勉为循吏也。

**同日**　札司局筹议整顿土药税厘章程。缘川土入鄂及绕运湖南、两广等省，走私偷漏，加之减折抽收，每年不下数十万两之多。应查照部定旧章，每百斤照十成足数，实收银三十两，毋庸曲意减让。仍应扼要堵截走私偷漏，实力征稽，知照邻省通力合作。

**五月十七日(7月3日)**　批岳常澧道等会禀勘拟南洲画疆设官办法。略谓：

南洲画疆而理，清丈升科，原期息斗争而弭水患。来禀拟将后来新生之洲概作官荒，不准垦田筑围，期于让地于水，自系扼要之论。惟议塞藕池口一节，则恐窒碍难行。以三十年分流巨口，一旦堵塞，荆民必然群起相争。且该道等议塞藕池，原谓虎渡、调弦二口可以分泄江水也。不知二口灌塞已久，岂仓卒所能开浚。即使疏通该二口，亦系消湖入江之时多，分江入湖之时少。考之阮文达公《荆州窖金洲考》及现在调弦口水势情形，显然可见。必须另筹一南北无碍之法，方可举办。查上年江水向北冲开一道，直趋东北，不绕杨发脑沙洲，水势径直，其前由藕池口南下之水已减其半。从来天道水道通变无常，数年以后，安知不全溜东行乎。所议设官分汛、裁改抽拨及画界升科各节是否周密，此外有无未尽事宜，应即详筹妥办。至建置一切经费，自应就地筹办。惟查该洲地方纵二百里，横一百二十里，一望平衍饶沃，以亩法计之，岂止十三万亩。必应切实清丈，认真筹办，方于将来正赋实有裨益。

**五月二十一日(7月7日)**　电告荆州道府、江陵县："定于二十四日乘固陵轮船来荆查勘堤工。即在轮船住宿，自备伙食，地方官无须预备公馆，亦不必置酒席，随从员役均不用丝毫供应。"

**五月二十六日(7月12日)**　乘固陵轮船至石首县南岸，阅荆江南入洞庭湖水势。

**五月二十七日(7月13日)**　抵荆州之郝穴，连日至北岸阅万城大堤顶冲迎溜各工。

**五月二十九日(7月15日)**　抵荆州，阅北岸大堤官民土石各工。

**五月三十日(7月16日)**　由陆路赴钟祥、潜江各处。

**同日**　致电武昌蔡道台(锡勇)、汉阳县朱令(滋泽)。略谓：

铁厂除汉阳外，必无善地，可饬朱令速付价购定，防水之堤务即赶筑。洋匠头既有此议，可酌派一轮并妥员伴送，速往沿江一看，以释群疑。

**六月初三日(7月19日)**　连日勘验新修堤工工程。由襄河乘民船下驶。

**六月初六日(7月22日)**　回省。因沿途感受暑湿，回省后寒热大作，奏准赏假二十日。后如期销假。

**六月初九日(7月25日)**　致电伦敦薛钦差(福成)，请定购造砖瓦机器，并代雇工匠。

**六月十五日(7月31日)**　以炼铁机器月底到鄂，重者二十六吨，电商两江总督曾国荃拟借大剥船来鄂应用。

**六月十六日(8月1日)**　奏陈查勘堤工情形。略谓：

臣于五月二十四日自省起程，乘轮船上驶。二十六日，前往石首县属大堤南岸藕池口、杨发脑新开水道及调弦穴等处，察看荆江南入洞庭湖水势。二十七八两日赴北岸，沿途查看郝穴、登南局、观音矶、杨林矶各工。该处顶冲迎溜，均有挑水，石矶工程尚称稳固。二十九日抵荆州府城，连日查勘北岸大堤官民土石各工，历届岁修，均尚坚实，足资捍卫。周览形势，盖自咸丰以来，石首之藕池口，公安之斗湖口，江陵之毛、杨二尖，松滋之黄家埠等处相继溃口，荆江分流入湖，盛涨之时，虎渡、调弦二口江溜均系南趋，得以分泄江水。北岸滨江各险，江水冲击之力少减，是以历年得免漫决之患。臣勘毕荆堤，即由陆路驰赴安陆府钟祥县，于六月初三四等日勘验钟堤三、四、八、九各工新修坦坡、石坝、月堤及新筑矶嘴，所有内外撑帮、碱工、收分，均尚合法。惟六工迎溜内系深潭，四、五、七等工上年积水亦多，今年三月内襄河即已盛涨，水来过早，新工甫竣，堤脚尚未干透，间有被冲刷之处。又十三工堤内脚、十六工坝头，皆系旧工，微有坍塌，并饬赶紧修补，设法疏销积水。随即顺道勘验潜江隗家洲新筑月堤，工程尚属完固。臣先后将各堤要工勘毕，即乘船由襄河下驶，于六月初六日抵省城。

**六月二十七日(8月12日)**　致电伦敦薛钦差(福成)催运铁厂机器。略谓：

炼铁厂基已勘定兴工，拟赶制钢轨，请饬谛塞厂将贝色麻炼钢炉及辗轨机应配各件先行寄来。冬令水涸，洋轮不能直达汉口，即在上海起卸亦可。

**薛钦差来电(光绪十六年七月初四日到)**：钢须铁炼，请示知矿铁之磷质、硫质有无、多少，做炉方免爆裂。日后运件，祈派员赴沪收理。

**六月二十九日(8月14日)**　就广雅书院经费事致电广州王藩台(之春)。

略谓：

东莞应拨归广雅书院沙田，原议系一百一十余顷，由黄萼承租，每年租银二万两。近闻另议办法，田止八十余顷，租止一万六千余两，仍由明伦堂承佃，似此田、租均已短少。且归明伦堂承佃，拖欠租息，隐匿官田，均其惯技。若将汇丰所存书院息款提回代缴沙田局，则尤万万不可。此项乃鄙人自捐巨款，并多方哀集，煞费苦心。若以此有着之款，换不可恃之田租，适堕劣绅术中，遂其侵渔乾没之计，决不可行。查书院应还沙田局及应发工本银共十四万九千余两，可尽此项田租按年分还，九年即可还清。以公款还公款，但计有无，何争迟早。总不可提动书院存商生息之款。鄙人在粤，原议本系如此办法。总之，此项书院常年经费但只可拨沙田以益所本无，不可动汇丰息款以损所固有。虽佃户可靠，亦不宜轻动，况明伦堂绅佃万不可恃耶。此事鄙人五年心血，两省士子瞻望同深。

**王藩司来电(光绪十六年七月初四日到)**：款、田迄来拨定，办法现尚另筹，容再禀复。

**又(光绪十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到)**：书院拨回事现已商妥，由善后局在存款内提银十万两代还田价，书院在田租内分年归还本利。明伦堂已换人管理，以后租息不致拖欠，本年已解上忙银八千余两。工本闻明经堂不敢再请，所欠之租，亦由书院按年分还。总之，不动书院存款，有租可收，办法似与宪谕相合。请纾廑注。

**是月**　饬湖南、北各府、州考察属吏，"亲加考语，密封呈阅。嗣后每年夏、冬二季各考核一次"。

**七月十三日(8 月 27 日)**　就枪炮厂造厂经费事致电总署、天津李中堂(鸿章)。略谓：

枪炮厂造厂十五万，前蒙钧署奏准由部划借，将来由粤收专款捐项归还。昨承钧署咨户部片复，此项造厂十五万由部拨借，部中实在无法应付等语，曷胜焦急。机器陆续已到，物料多已购订，断难中止。查此厂关系自强要图，早成一日有一日之益。窃思此项部借粤还，系钧署与粤督商允，奏奉俞允之案，断无虑其不还，洞所深知。部中不过以现款难于筹垫，查湖北粮道库有帮津水脚兑费等款，积年存有二十余万，部中并无指拨用款。恳请钧署奏明暂行于上项数款内借拨十五万，以供造枪炮厂之用，俟光绪十八年夏间由粤归还。如此一转移间，于部款并无所损，且无须由部另筹，而炮厂得以济用，不致停工糜费，损坏机器，实为两有裨益。

**李中堂来电(光绪十六年七月十七日到)**：铁厂拟设大别山下，自为得地。枪厂、布厂想同一处。工巨，限两年余或可开炉。借粮道库漕项存款，作造炮厂费，由粤归还，与海署奏案相符，必可准行。惟醇邸初八大病后，元气虚弱，难遽视事，海署无人主持，一切停待。倘久置不复，尊处

径奏,交该衙门核议,或较速耳。

**户部来电(光绪十六年八月十九日到)**:该督请借粮道库款十五万,应准借动。

**七月二十二日(9月6日)**　致电海署告勘定炼铁厂基于大别山下。略谓:

铁厂地,沿江上下数百里,遍觅难得。大冶黄石港,早年盛道及郭师敦寻无善地,禀鄂有案。兹复迭派洋工师多人及徐道等各员生详往测绘,滨江皆被淹,一高阜仅三十余丈,有坟七座。省东南二十里有金鸡垸,地势高广,但须作闸疏河,劳费太巨,冬令内湖结冰,亦不便。今择得汉阳大别山下有地一区,长六百丈,广百丈,宽绰有余。南枕山,北滨汉,东临大江,运载极便。气局宏阔,亦无庐墓。与省城对岸,可以时常亲往督察。又近汉口,将来运销钢铁货亦方便。惟须填筑地基九尺,则盛涨不淹,沿江亦须增堤数尺耳。筑地虽贵,较之他处筑闸开河,所省尚多。外洋各工师佥以为宜,洞亦亲阅可用。中国与外洋不同,此厂若不设在附省,将来工料员役百弊丛生,必致货不精而价不廉,一岁出入数十万,过于运费多矣。现已与北洋商定,即于此地建厂,枪炮厂亦并设此地。惟洋师云,此工在外洋总须三年。今竭力赶办,兴工至开炉,至速须两年余。现仍设法赶办。

**海署来电(光绪十六年七月二十九日到)**:所择汉阳大别山下既于建厂为宜,应即举办。

**七月二十八日(9月12日)**　批云梦县禀体察种棉情形。略谓:

现在鄂省创设织布局,日需棉花十万斤左右,先尽本省所产购买,惟种棉须觅佳种。开春应由该县设法购办江南通州、上海等处棉种,劝民垦辟荒芜,讲求种植,以扩地利而阜民财。

**八月初二日(9月15日)**　札候补知府史悠庆等赶紧鸠工修建两湖书院。略谓:

本部堂创建两湖书院,议定就经心书院扩充展拓,前经先后遴派候补知县陈延益等勘估监修在案。所有填地、建造一切工程,亟应乘此秋日晴燥,按照核定图式,赶紧鸠工集料,克期兴作。候补知府史悠庆熟悉工程,勘以添派办理。所有砖瓦石各项物料,均须详细考究,核实购备。工程必须坚固迅速,不得稍有草率偷减。(修建经费为:汉口绅商、候选道蔡元吉捐银二万两,分发试用道万航捐银六千两,汉口江工捐款提存三万串,汉镇土药捐缴善后经费项下提拨数千串)。

**八月初十日(9月23日)**　致电上海聂道台(缉槼)。略谓:

怡和洋行葛林分辣司轮船由英运铁机来鄂,除起卸外,尚有大铁墩二件,锅炉五件,因无起重架,今日赴沪起卸,仍由怡和转运来鄂。请填护照及官物

免税专照先交沪怡和，俾免船到延搁，并知照沪关税司为荷。

**八月二十日(10月3日)**　咨会驻英公使薛福成，以谛塞德厂订制第二批炼铁机器等件由该厂所雇葛林分辣司货轮装运至鄂，因起重机起吊铁墩时轮轴忽折一齿，致误起货下货十日之限，希派妥员与谛厂及船行理论罚赔。

**八月二十一日(10月4日)**　致电贵阳潘抚台(霨)。略谓：

闻青溪铁厂炉塞停工，贵本家以尊电见示，云将推归鄂省。此事他人似难接办。尊意详悉，望电示公款实欠若干，洋款系何洋行。

**潘抚台来电(光绪十六年八月二十二日到)**：胞弟露，积劳身故。大炉无恙，黔无妥人接手，已电奏饬曾守彦铨来黔筹办。洋款系曾守向德国泰来洋商息借三十万两，合同已到，尚未签押，已据司详，奏请退还，候接办者商定。至动用公款十九万二千，其股分大半由曾守招来，即论厂底物料抵还各款，有盈无绌。知念，并复。

**八月二十四日(10月7日)**　奏陈息借晋款二十万两。略谓：

由粤拨借晋款二十万两，已拨汇到鄂。查此款若照粤借认息九厘，合计成本未免稍重。经臣函商山西抚臣刘瑞祺，慨允让减五厘，以四厘周年行息，俾布局得资周转。前准户部咨，晋款拨归湖北应用，应自本年三月初一日照察认息。鄂省现在布局虽未开办，此项息银臣自当设法照四厘筹付，以应晋省要需。

**同日**　奏陈整顿土药税项筹拟办法。略谓：

鄂省土药先系抽收厘金，嗣于咸丰九年遵照户部奏案，改厘为税，照洋药科则，每百金征税银三十两，于宜昌之平善坝、襄阳之老河口、荆州之沙市设局收税，嗣将老河口分局移设樊城。土药完税后，经过本省局卡，验票放行，落地售卖者，每两收厘金钱九文。鄂中本非出产之处，入鄂之土药以川土为大宗，云、贵、陕、甘各土亦有来者。从前畅旺之年，曾收税银七八万两，以后递年渐减至三四万两。至光绪十三年间，于巴东县属之野三关设局收税，沙市一局改为补抽，渐有起色，十五年一年始复征至七万余两。查鄂省药税之绌，各局卡尚无私收入已情弊，皆由此项土药商贩多系刁悍不逞之徒，挑夫百十为群，专以挟制闯越为事。而山径纷歧，防不胜防，各局卡多设于荒僻之区，止有巡丁一二十人，自揣力有不敌，其肯从该卡经过者，恐其抗拒生事，不得不含糊忍让，减折抽收，愈趋愈下。其绕越山箐歧路者，亦不敢认真查缉，以至销日多而税日少。药税之愈绌，实由于此。臣之洞到任后，查知以上情形，即会商前抚臣奎斌税意整顿，密派委员分投察访。正在分别筹办间，钦奉谕旨饬办，自应钦遵，大举整顿，以期一扫积弊。查川土入鄂，南路以宜昌、施南一带为水陆要

隘，必须奏派文武大员督办，方足以资弹压而期整饬。现于宜昌府设立土药专局，檄委湖北候补道吴廷华总办局务。其野三关、平善坝及新设卡之来凤西关均为分卡，沙市为查验野三关及来凤税票补收漏税之分卡。各处收数均归宜昌专局考核稽查，以期水陆一气，骨节灵通。其北路则由四川大宁、陕西汉中运入郧阳府之竹山、竹溪、房县、保康等处，山径纷歧，四通八达，派员详查，以光化县属之老河口为扼要之地，应于此设立专局，于樊城设立分局。此外如竹山县属之官渡河、马门子河，竹溪县属之小河口、关垭子、郭家洲，郧阳县属之黄龙滩，房县城外下店子、范家垭子，均州属之孙家湾，均应设卡补抽，驻勇巡缉，其有河道者量设巡船，以杜趋避绕越。合计南、北两路隘卡二十余处，延袤一千七八百里，南路约需缉私巡勇三百余名，北路约需二百余名，始足以资弹压截缉之用。此条为整顿药税之根，断不宜省。照此办法，半年之后，收数必可大有起色。惟土药通行甚广，不尽销售鄂省，必须邻省通力合作，互相稽查，方能益收实效。应请旨敕下湖南、河南、江西、安徽各省于交界处所设卡盘查，如有鄂来土药验无湖北省税票印花者，即系偷漏无疑，应罚全数充公，似于鄂省及邻省饷项均有裨益。

**八月二十八日(10月11日)**　札北善后局提截留京饷内银两存局备拨。准四月十五日海署电开：铁路经费一百万，除鄂自筹五万留用外，其余九十五万两，准由本年鄂解京饷内拨地丁三十六万、厘金八万、盐厘十六万，西征洋款二十万、厘金边防八万、旗兵加饷内划拨七万，截留抵用。据此，饬善后局先后提银六十万两，以应赶办炼铁厂工及筹办煤铁等务之需。

**同日**　批徐建寅禀称传调士民宣讲机器。略谓：

前因湘省多产佳煤，需用甚切，外洋矿师不便赴湘，因该道素通矿学，是以电商海军衙门，饬调来鄂，令该道前赴衡、永，身履日验，因地筹度。今该道所禀，请自往衡州，而分饬他委员覆勘各煤矿，并拟传调各属举贡生员，宣讲机器、化学、地学各书，未免节外生枝。方今铁厂需煤紧要，岂能待湘省士民全通西法之后，再议采煤，断断无此办法。况无故各州县传集生徒，纷纷传播，更难免讹言扰动，于湘省尤不相宜。

**九月初二日(10月15日)**　批江夏县绅陈庆溥等禀愿将湖塘捐修两湖书院。略谓：

据禀旧买都司湖塘，愿捐入新建两湖书院，以资创造等情。该绅等诵芬述德，询谋佥同。昔以此湖属之义庄，瞻一家之子姓。今以此湖归之书院，振两省之人文，具征世胄识量之宏，先泽留贻之远。善继善述，可劝可风，本部堂实

堪嘉许。似此崇儒尚义，岂惟勒石，兼拟扬廷。

**九月初八日(10月21日)**　电复伦敦薛钦差(福成)，告以"大冶铁矿极旺，磷仅万分之八，加锰铁尽可炼钢，附近兴国州产锰铁甚旺"。

**薛钦差来电(光绪十六年八月二十五日到)**：谛厂又云，铁矿磷质多，难炼钢。

**九月初九日(10月22日)**　札陆佑勤等赴沙洋筹议川盐运销。略谓：

湖北襄、郧以下五府一州，川、淮同运。乃近年川运滞销，课税短绌，民食有妨。盐课为正帑攸关，例应由官督率。然川运既无定章，亦无定价，一任商贩垄断，亟应整顿，以便民食而裕储需。饬沔阳州牧陆祐勤驰往沙洋察看商人贸易情形，通盘筹画，或仍照前议并淮盐章程，统归官销官运，以一事权，或令殷实商贩仿照淮盐票商办法，认定包数，按限轮销，俾资执业。

**九月十四日(10月27日)**　通饬严拿盐枭。略谓：

近来鄂岸盐销疲滞，实由邻私充斥。武、汉、黄、德各府及襄、郧边境一带，与皖豫毗连，盐枭贩运北潞各私，结队成群，执持枪械，拒捕伤人，直与土匪无异。若不严饬重惩，必致酿为刁匪横行之渐。嗣后如有私枭结伙多人，执持火器枪械拒捕者，照律格杀勿论，拿获者讯明禀请就地正法。同日，通饬襄、郧各挨段驻扎之马队、练军营勇官兵，严禁受贿卖放，实力查缉。

**同日**　批吴道禀内地奸商乘间在川产土州县拉行子口税银。略谓：

洋药税厘并征，每百斤纳税银三十两，厘银八十两，立有专条，原与土药办法各不相同，未可比拟。惟海关章程，土药每百斤征税银三十两，熟膏征税银六十两，按照土货办法，完一正税，加一复进口税，共银四十五两，则通商各口无分远近，皆可任便贩运。又洋商运土货，准领子口单，径赴内地采买，只完正、半两税，不纳厘金。运到上海，照章再将一半税存在银号，限内出口，存银交还。如在上海销卖，即将所存半税入帐，作为复进口之税。是洋商完一正税、两半税，共银六十两，即可由出土之区远至上海销售，自川至沪，概可免厘，殊与现在整顿土药税务大有关碍。该道禀内地奸商欲乘间在川中产土州县拉行子口，事非无因。应如何办法使内地税厘不至无着，或禁洋商子口单，或仿洋药办法，海关加征厘银八十两，抑别有妥善之策，仰北牙厘局会同北藩司、江汉关道悉心筹议，详候咨商总理衙门核办。

**九月二十日(11月2日)**　电复伦敦薛钦差(福成)告大冶铁矿成分。略谓：

砖泥已由德金生寄英，应系黏泥。其机器能兼造火砖尤妙。大冶矿细分如下：详细测化，得铁六十四分，磷八毫，硫三毫，铜二厘七毫。矿师皆云宜用贝色麻法。

**九月二十二日(11 月 4 日)**　就洋教士在澧州置买房地事咨商湖南抚院。略谓：

据署湖北汉黄德道、监督江汉关税务江麟瑞详称，九月初八日，准法国驻汉领事照会内开，本年六月，本领事曾将湖南澧州界溪桥谣言并契约盖印一事照请转饬该州盖印出示，至今数月，未接回复，不知作何办理。现据该教士赵本笃禀称，该处谣风如故，群言驱逐洋人，并扬言该州官受契不印者，皆不欲洋人在此立脚也等因。查教士赵本笃于光绪十二年间赴澧州界溪桥地方传教，人不信从，致肇衅端。本年该教士复到澧州传教，民情仍前疑阻，谣言四起。可见该处人心尚未信教，勉强行之，终属无益。仰即照会法领事官劝令该教士勿再前往，以息事端。至印契一节，查契内所写系永租字样，而文内则称价买，语涉含混，地方官自未便为其盖印。如果卖方为该处天主堂公产，卖业之人于未卖之先应照章报明地方官请示，应否准其卖给，由官酌定，方准照办。如有私行卖给者，查出立加惩处。为此合咨贵部院请烦查照，转饬遵照办理施行。

**同日**　批江汉关道洋法领事请保护澧州教士已经札饬办。略谓：

该道辄以鄂省道员径札隔省并非所属之澧州查办出示并契纸等事，大属不合，应行申饬。此后遇有此等案事件，只可详请本部堂咨明南抚部院转饬办理，或由本部堂经札该管道府州县办理，该道不得径札邻省地方官，以符定制。

**十月初六日(11 月 17 日)**　札北藩司等筹议开办舆图局。略谓：

上年七月，会典馆奏准勘绘全国舆图，并颁发画图事宜及拟就图式、附图说式，令各省测绘省图及府、州、县图各一份，附以图说，限一年内完竣，解送到馆。迄今一年之限已将届满，他省行将告成，而两湖独置之高阁，殊属不成事体。亟应于省城设立舆图局，遴员专司其事，妥议章程，详候核定开办。先将近年所修湖北通志内画成之舆图复加审核，或就原本拓充，或另行测绘，分别采访厘订，绘图纂说，立定课程，分门办理，方免讹谬延误。

**十月初七日(11 月 18 日)**　晓谕两湖及川、赣商民开采煤矿。略谓：

现奉旨开办炼铁等厂，需用煤斤甚多，一概不用洋煤，尽数购诸内地，以期增广民间生计。前经派员分赴产煤地方认真履勘，各有白煤、佳煤，堪供炼铁及轮船之用。查民间从前不愿多开者，自因销路不畅之故。现在炼铁各厂均系百年经久之事，每日必需之物，但患出之不多，不患售之不尽。为此，示仰该商民等一体知照，各就向产好煤处，选择上等煤苗，设法广开多备合用之煤，约于明年三四月间源源运致。各该州县煤户乡民各宜早筹资本，踊跃开采，以浚利源，毋得畏难自误。

**十月十一日(11 月 22 日)**　札委盛春颐办理荆当煤务。略谓：

湖北荆门、当阳等州县向产白煤，质坚灰少，堪以炼铁。兹查盛丞业经复署当阳县篆务。荆、当一带煤矿，其转运出山之口皆在当阳地方。所有开采事宜，应责成该署县一手办理，事权归一，呼应较灵。所有前勘定素产白煤之荆、当交界之窝子沟、当阳属之大林堡等处煤窿应如何督劝商民集资采运，开挖新窿，疏通运道，招徕船夫，俾出煤日多，销路畅旺。

**十月十四日(11 月 25 日)**　札委副将周得胜等开采大冶铁山矿砂。略谓：

炼铁厂基已定于汉阳县大别山下开设，兴工造厂，所有大冶开采矿山，兴修运道各事亟应次第举办。业经另札派委候补知县张飞鹏、同知施启华等带同洋员前往会同地方官开办。查有副将周得胜籍隶大冶，熟悉铁山情形，堪以添派办理，合行札委。该将即便遵照，随时商同委员张令等，妥速办理。

**十月十九日(11 月 30 日)**　札饬王树藩等查勘大冶王三石、明家湾、胜山寺等处煤矿。

**十月二十日(12 月 1 日)**　照会宜昌镇复勘川楚接界峡路工程。自四川巫山县之青莲溪起，至宜昌府北门外东湖县治地方止，计程共四百三十里。沿江纤路高低宽窄不同，且多险峻，不便行旅。令开炸山崖石壁，加宽加高，均以一丈为度，于高险处加栏石，每百余步内外酌留宽展处一所，以便轿扛骡驮来往相让。其桥道一律修成平桥，或间用木桥。复勘后陆续集款，分年兴修鄂境峡路，以利商民。

**同日**　电复天津李中堂(鸿章)，坚持铁厂设于大别山下。略谓：

大冶乃碎煤，不能炼钢。或尚有佳煤，但不能停厂工以待不可必之煤。即使就煤造厂，用费或省四五万，一切糜耗不止一二十万矣。盛道不知此间煤质，又未将布厂、炮厂等事利害通筹耳。

**李中堂来电(光绪十六年十月十七日到)**：盛道电："大冶江边明家山得上等煤矿，煤样合炼焦炭。煤铁、锰矿与灰石均在一处，天生美利。如在江边设厂，百世之功。惜在大别山下，转运费力，屡沮不得，将来迁徙不易。"大别设厂已动工否，能否及早筹之？

**同日**　咨呈总署请核定土药不发洋商内地采办单照并拟照洋药税厘并征。略谓：

土药非洋人必需之物，不在准领单照入内地采办之列。惟轮船在通商口岸向准装运土药出口。重庆既经开关，虽能禁洋人请领单照，不能禁洋船装载出口。嗣后如果华商串通洋人向宜、汉、重庆各关道衙门请领入内地自办土药之运照报单，希图避重就轻，自可援照药章，不准发给。将来土药若由重庆报装洋商雇用华船及自置华式船只，运赴通商各口销售，拟请仿照洋药办法，由

重庆关每百斤征收出口正税银三十两，厘银八十两，粘贴印花，各关免其重征。俟运到宜昌时，由宜昌关会同土药税局确切查验，查货相符，准予放行。

**十月二十一日(12月2日)**　札张飞鹏等勘修大冶铁山运道。略谓：

该山多系官山官地，如有民间田庐致碍开采者，应查明契据，照价购买。其铁山至黄石港江岸，应修运矿宽平大路一条，约宽五丈为度，以便车马驰骤往来无碍。

**十月二十二日(12月3日)**　致电四川绵竹杨叔峤(锐)。略谓：

两湖书院请足下当分教，明年二月即须开课，一切调考及筹定院规诸事待商甚殷，务望早来。

**十月二十六日(12月7日)**　批襄阳府禀裁革路差。略谓：

路差假催粮之名，凡词讼案件，遇事指诈，高下其手，种种弊端，实为民间大害。州县征粮定例，花户自封投柜，本不准假手书吏。但零星小户距城窎远，一切饭食费用转多于正项。该府所拟量地远近分设乡拒数处，选派司事，分拨书吏，比对簿册，裁验板串各节，自系为便民起见。惟其间章程应如何方臻妥协，应由司妥为核议详复，并即将路差名目永远革除，命盗词讼案件，照例票差缉拿拘传。倘仍冒路差名目借案诈索，一经指控，即行严究。

**十月二十九日(12月10日)**　札北善后局议峡路工程筹款兴修。略谓：

查峡路上自川省巫山县交界，下至湖北宜昌府城，四百八十里，若能一律修治宽平，舆马并行，纔路无阻，水陆来往化险为夷，不惟商旅畅行，免蹈危险，从此宜昌以上东湖、归州、巴东等处地方居民生计日增，瘠区变为蕃盛。揆厥情形，实为川、楚商民百世之利。且川省夔州以下已经修至楚境，鄂省自亦未便视为缓图，自宜及时兴修。惟工需甚巨，库款支绌，其应如何设法筹措，及分年办理之法，应饬司局切实筹议详复，以凭核办。

**是月**　修襄阳鹿门书院，增斋舍数十间，调郧阳士子入院肄业。襄阳绅士刘秉鉴捐钱万贯，发商生息，为增课经古之费。

**十一月初六(12月17日)**　奏陈勘定炼铁厂基、筹办厂工及开采煤铁事宜。略谓：

设厂炼铁，浚利源而杜外耗，为中国创办之举。工程浩大，端绪纷繁，约以开铁、采煤、造厂为三大端。上年冬腊间，经臣派员带同外洋工师赴大冶、兴国等州县及沿上下游一带查勘煤铁，并委员分赴湖南及四川边界查访煤窿，于本年春间先后查勘回省。查明大冶县铁山实系产旺质良，取用不竭。兴国州产有锰铁，尤为炼钢所必需，适与大冶接界。至炼钢炼铁以白煤、石煤为最善，或

用油煤炼成焦炭亦可。湖北荆门、当阳产有白煤，兴山、归州、巴东亦产白煤，为数较少。湖南之宝庆、衡州、永州三府所属各县地方，及接界之四川奉节、巫山，江西萍乡，所产白煤、石煤、油煤、焦炭尤为旺盛，均属一水可通。大冶之铁矿，铁质六十分有奇。湘、鄂各煤，合式可用者有二十余处。至建厂一节，查大冶开采铁矿，炼铁厂自以附近产铁地方为最善。惟该厂基及储厂屯煤处所长三百余丈，宽六七十丈，地宜平原高阜，兼通水运。臣迭派矿师洋匠及道员徐建寅督率测绘员生前往查勘，该(大冶黄石)港沿岸平处皆属被水之区，其高阜仅宽数十丈，断不能设此大厂。复饬于省城各门外及沿江沌口、金口、青山、金沙洲、沙口一带上下数百里寻觅测量，非属低洼，即多坟墓，否则距水较远，滨江无一广平高燥之处。兹勘得汉阳县大别山下有地一区，原系民田，略有民房，长六百丈，广百余丈，宽绰有余。南枕大别山，东临大江，北滨汉水。东与省城相对，北与汉口相对，气局宏阔，运载合宜。当经督饬局员及学生、洋匠详加考核，佥以为此地恰宜建厂。大率其利便共有数端。荆、湘等煤皆在上游，若下运大冶，虽止多三百余里，上水回船既无生意，脚必贵。今设汉阳，懋迁繁盛，商贩争趋，货多价贱，其便一也。钢铁炼成，亦须上运汉口销售，并须运至枪炮厂制造。今炼成发售，如取如携，省重运之费，其便二也。人才难得，通达洋务、谙习机器者尤不易。观鄂省铁、布、枪炮三厂并开，断无如许之多精通得力委员分投经理。至西洋工师、绘算各生，尤不敷用。今铁厂、枪炮厂并设一处，矿学、化学各学堂俱附其中，布厂亦在对江，皆可通融任使，其便三也。员司虚浮，匠役懒惰，为中国向来之积习，不可不防。厂距省远，物料短数，煤斤搀杂，百人仅得八十人之用，一日仅作半日之工，出铁不多不精，成本即赔。今设在对江，督查甚易，其便四也。官本二百余万两，常年经费、货价出入亦百余万两。厂在省外，实缺大员无一能到厂者。岁糜巨款，易动浮言。今则督抚、司道等皆可亲往察看，百闻不如一见，其便五也。矿渣煤渣每年约出三万余吨，除填筑本厂地基外，兼可运往汉口后湖填筑湖身，汉口城垣可免盛涨冲灌，沿湖居民可免淹浸，其便六也。据洋匠估计，自八月初勘定厂基之日起，两年为期，约可开炉造轨。现仍设法竭力赶办，务期早成一日有一日之益。臣惟有殚竭愚忱，悉心经画，督饬各员赶购物料，趱办厂工。一面兴修大冶运道，开采铁矿并兴国锰铁，以备炉厂安妥，即可炼造，一面筹办运煤采煤事。实事求是，务底于成。

**同日**　奏明调粤省"广昌"兵轮来鄂，改名"楚材"，专归铁政局调遣，以供拨运机器及将来运煤拖矿之用。

**十一月初九日(12 月 20 日)**　咨呈海署约估铁厂用款报明立案。略谓：

光绪十六年闰二月十八日承准贵衙门咨开：本衙门于光绪十六年二月二十九日会同户部具奏，请将广东炼铁厂量为移置一折。本日奉旨：依议。钦此。粘抄原奏内称：湘、鄂煤铁既经访知可恃，自应准其将此项机器改运鄂省，择地安设，较为直捷简便。第炼铁为造轨之基，其后半价值及营建厂屋之需，自当由部拨每年二百万两内划拨。究用若干，应令先行估定，报明立案。统核一切用款，大率以购机、设厂、采铁、开煤为四大端。总核用款，除粤省订购炼铁机器定银十三万一千两不计外，所有设厂、安机、采铁、开煤等费，共需银二百四十六万八千余两。事皆首创，约略估计，疏漏尚恐不免。此外续添料件，续增用款，或尚有溢出原估之外者。

**十一月十二日(12 月 23 日)**　批北藩司详开设学治馆培训州县官员。略谓：

天下人才，皆出于学。近来官场风气，书生驯谨而每暗于事，俗吏敏干而或谬于理。欲令事理明达，体用兼备，舍学何由。兹据北藩司详设立学治馆，令丞倅州县入馆学习治理，深得为政之本。即如详办理，俾各员端其趣向，增其识力，循良辈出，有厚望焉。

**十一月十六日(12 月 27 日)**　批大冶县禀铁山运道情形。略谓：

铁山运道自黄石港至张家垱，前据钟倅天纬等带同洋匠查勘，山路并无险峻之处，惟地势稍低，须筑高堤，取土稍难。若就山路兴修，去高填低，施工较易。乃该署令既不讨论事理，又未测量道路，忽称鸟道羊肠，较黔、蜀山程更为险窄，炸药攻山，惊骇物情等语。危词耸听，阻挠大局，摇惑众听，诚不解是何居心。且山路既云崎岖，人烟何得稠密。炸药最多用至数两，仅止炸去碍路顽石数块，并非将青山全行炸裂，何至惊骇物情。点放系用电线，何至稍有伤残。该署令心粗气浮，一味自是，全不讲求，应先行严加申饬。仍责成会同张令飞鹏、黄令建藩等带领洋匠，将黄石港运道详细测量，绘具图说，来省面陈一切。倘或滋生事端，即系该令扇播谬说，明知故纵，借以回护前说，阻挠大局，定即参撤不贷。

**十一月二十一日(1891 年 1 月 1 日)**　批澧州禀请饬照会领事调回教士。略谓：

此举前据该州来禀，即经详晰札饬江汉关道照会领事转饬教士遵照前案，勿再往澧属，以息事端。至买屋税契各节，亦应暂缓置议，盖不啻三令五申。乃该教士又复前往界溪桥修造教堂，一若条约惟其传教，地方有保护之责，遂置性命于不顾，自有人任其责成，其情实为狡谲。该州既知其房屋未经印契，

卖主又未照章先期报明，应即晓谕绅民工匠阻其兴工，一面拘传卖主立加惩处，方是正办，且亦并不甚难。乃兴工数月以来，并不切实设一妥善之法，竟听其兴工落成，然后追究包工经理之人。坐失事机，已落后着，徒以一禀请饬照会禁阻了事。今麾之既不肯去，听之将滋事端。彼以落成之屋一旦弃之，情必不甘。只可责成该州就地劝绅民筹款，将教堂工费补回买来拆毁，使彼无所系恋，或能就我范围。此事总由该地方官不慎之于始，以致诸多棘手，补救为难。仰候咨商南抚部院妥商筹复，再行札饬江汉关道照会领事妥办。

**十一月二十六日(1月6日)**　批应城盐务委员禀盐滞课绌请示办法。略谓：

淮盐为两江引饷大宗，固当力为疏畅。第应盐为鄂省地方出产，贫民生计所资，其源本于石膏，膏随盐出。膏税颇重，全赖峒盐贴补，始能无亏，断无专顾邻省盐课，不顾本省民生之理。而膏税一项，乃本省报部正额钱粮所关，不容短绌。况案经奏定，准于应城、京山、天门三县引销应盐。今应盐并未越出三县之界，而淮盐既于应城各集市每月派销九十余引，天门地方又复不许假道前往，是并不为应盐留一销路，显与奏案不符，该县商民必不能甘，且亦无此政体。本部堂权衡大局，淮销甚广，应只一隅，事理既贵持平，奏案尤宜遵守。且本部堂于堵缉北私、潞私等事严加整顿，不遗余力，数月以来已有成效，淮盐受益已多。盖缉私以顾淮纲则可，若绝本地贫民生计以顾淮纲，则理势俱有不能。此后应盐应如何留一实在销路，淮盐应如何恪遵定章办理，其天门一路应否准如该峒商所请假道运往之处，仰北盐道会同淮盐北督销局妥议，详复核夺。

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卷四页七十二：

是月，得良材，斫琴九张。琴腹有手篆曰：天下和平第一，山水清音第二，兰馨慧畅第三，窈窕贤才第四，澄怀观道第五，仙露明珠第六，澹泊明志第七，惠风和畅第八，鹤鸣九皋第九。其旁各记岁月，曰光绪庚寅律中黄钟之宫，无竞居士选材。命依法制。琴成，自留第一者，而诸子妇、诸女及兄弟之女适人者，各受其一。冢妇刘及适王氏、吴氏之女皆善琴能诗，刘有无邪堂诗集。其后又于京师得古琴九，存之厂肆以备贡，庚子之乱，失琴所在。

**十二月初四日(1月13日)**　湖北提督程文炳销假回任，交卸兼署提督篆务。

**十二月初六日(1月15日)**　以黄冈县在籍记名提督刘维桢捐银二十万两充枪炮厂经费，现已缴银十一万两，奏恳施恩从优奖励其第五子刘国梁、第六子刘国标。

**硃批**：刘国梁、刘国标均着赏给举人，准其一体会试。钦此。

**十二月十七日(1月26日)**　批江汉关道详核议茶商整顿茶务章程。略谓：

近年茶务疲滞，华商急欲求售，不能坚守定章，以致弊窦丛生，日形亏累。而洋商亦因茶不对样，借端挑剔。现在该商等众谋佥同，创设茶栈，既便查色样搀杂之弊，并可免风涛停泊之虞，洵属扼要良图，维持商务至计，应即准行。惟建栈必需巨款，经理尤贵得人。仰江汉关道迅即选举六帮公正殷实绅首数人，以董其事。至落盘过磅、转箱交价各节如何明定期限，系属华洋贸易之事，应再按照条约妥筹办法，禀明办理。

**十二月二十一日(1月30日)**　札北藩司议黄梅同仁堤迁建筹款。长江之同仁堤长一千九百余丈，系道光十八年由鄂省请帑创建，由所经之湖北黄梅、江西德化、安徽宿松三县业民分段承管保固。本年须迁建大月，估需经费银二万五千余两，三省均摊，鄂省应筹八千余两。虽该堤本系官督民修之工，原不能仰藉官款。然民力艰苦，就地筹款，必至贻误事机。乃札司援案酌筹借款，以济工需，后由该县受益地亩分年摊派归还。

**十二月二十七日(2月5日)**　札饬鹤峰州卫昌营酌拨兵丁护送该州九台香山所采铜矿数万斤运回鄂省试炼，以备枪炮厂所需。

**同日**　批岳州府禀到任后察看地方情形。略谓：

禀内拟办之事，条目太多。该府膺外任，即使才力优长，亦恐难一一办到。为政贵得其要。举纲领，切时势，所谓要也。岳州讼风素炽，所禀拿办讼师、蠹役、痞棍、土匪，此层最好。诬告必须反坐，架讼必须严办，可即切实为之。然此等事须有力量，有方略，殊不易也。联络水陆武营严查会匪，亦为今日切务。岳州所属多系滨湖，堤垸、淤洲等事必须时常注意于此。此民生、词讼本原。所在郡城义仓积谷，如能随时劝谕推广，广积储以备缓急，更为有益。命盗案督催速办，极是。至府控亲提一节，总以审结为主，须自度案情能了与否。如不能结，不如不提，免致徒增小民之拖累，而启州县之玩易也。其余如封烟馆、逐流娼、禁赌博等事，乃州县及县佐等官所为，郡守表率各属，职任不在于此。该府择要核实为之可也。

**十二月二十八日(2月6日)**　批卸署汉阳县朱滋泽禀恳领津贴银两。略谓：

此项津贴既经详定章程，黄冈等十州县均应分摊完解。如解数不足，即在十州县司库领款内扣收给领在案。该县缺苦差繁，该令现已丁忧，所有未领之津贴三千七百余两，自应催解支领，以示体恤。为州县者，令其常年以赔累为忧，以卸代为愿，成何事体，尚能言吏治民生乎。汉阳列为首县，地冲政繁，必须择人久任，断不可一年更调一次，致将政事付之传舍。以后应如何妥筹长

策，删除虚数，确给实款，俾得尽心办公之处，并饬北布政司、善后局一并议复核夺。

**十二月二十九日(2月7日)**　批湖南宁远县禀拟摘录民间易犯之事刊示门牌。略谓：

保甲、门牌之设，专藉以查户口、清盗贼，非可恃以为教民之具也。州县官化民治民，自有正道。尽心教化，则自有移风易俗之功。彰瘅明则，亦有令行禁止之效，岂一纸门牌刊示例禁，遂足以化莠为良。且该县牌内所列各条，无论智愚贤否，孰不知为犯法之事。其犯者或由性顽俗敝，或由有司废弛纵容，执法不力耳，岂真不知此为国法应禁之事哉。从来身陷刑戮者，其到官讯供之时，若非推赖不承，即曰为势所迫，曷尝有一人自谓由于未读律例之故，自谓凶悖邪盗为分所应为者哉。试思一部律例，所载各条何一非当禁者，安得以一牌逐条而书之。且民之秉彝，天下所同，枭獍不道之行，岂得指为易犯之事。今乃比户连门悉揭以忤逆不孝之条，标以斩绞凌迟之罪，非特无以彰德教而厚风俗，亦殊觉骇人观听，尤非盛世所宜。吾闻以孝弟、力田、睦姻、任恤为教，未闻以胪列罪名为教者。古人云郅治之世，比户可封。若如该县牌式所列，通都大邑，穷乡僻壤，光天化日之下，触目皆是此等恶逆之名，不详之事，不几比户可诛乎。该县所禀，怪谬已极，抑且毫无实济。所请通饬各属照办之处，应毋庸议。

**十二月三十日(2月8日)**　札北藩司等筹议彭、杨专祠经费。略谓：

彭(玉麟)、杨(岳斌)二公肃清长江，奠安楚境，功绩甚伟。长江水师至今武备攸资，商民利赖，遗泽尤长。惟此项工程经费据该总兵拟捐四营俸廉银二千两，其不敷之数甚巨。应如何筹捐集款，应即由该司道局会同妥议办理。

**是月**　女仁霁生(侧室李氏出)。

**是年**　顺、直水灾极重，赈抚需款甚殷，遂设立顺直赈捐局劝捐，并劝谕官商绅富乐输助赈。张之洞先倡捐银一千两，后续捐银二千两。至十二月底，连全省各司道府厅州县，共捐银一万五千两，电汇顺、直兑收。余俟续收有款，再行电汇。

**是年**　京察考绩。内阁奉上谕：湖广总督张之洞实心任事，劳勋不辞，著交部议叙。

# 光绪十七年(1891)　辛卯　五十五岁

各地教案迭起。

庆亲王奕劻总理海军衙门。

光绪帝习洋文。

中国在香港设领事。

**正月初一日(2月9日)**　咨湖南、湖北选取诸生肄业两湖书院。略谓：

维持世道，首赖人材。人材之成，必由学术。即论地方官化民成俗之道，亦必以教士为先。故书院之设，所以作养贤才，贵得明体达用之士，以备国家任使，庶可翼羽圣道，匡济时艰。然必须有群萃州处之区，始先收师友讲习之益。本部堂现于湖北创建两湖书院，就都士湖地方环置斋舍二百间，调取两湖诸生各一百名入院肄业。另置斋舍四十间，附调商籍诸生四十名肄业。课士之法，分经学、史学、理学、文学、算学、经济学六门，延请分教六人，专门训课诸生。愿执何业，各随才性所近，能兼者听。每名每月赏膏火银三两。广置书籍以供博览，严立学规以端趋向，勤考日记以验功修。博约兼资，言行并勖，期于他日成就，出为名臣，处为名儒。书院于本年春间落成，选调各生务于本年三月初齐集鄂省，听候本部堂示期面试，甄别去取。

**正月十一日(2月19日)**　批舆图局详筹议开办事宜。略谓：

测地首重经纬，经纬非实测不真。省城而外，其余各府厅州县治所，旧志虽有经纬之数，大都以道里约略定之，不尽出于实测，故形势部位多有差误。然测量仪器必须极精，又必须有通晓善用之人。今欲悉用精器通人处处实测，巨细毕举，非旷日持久不能竣事。该司道所议会各州县按照局中自制仪式，将八方疆域之交界、山之周边、水之支干，以及堡镇、关驿、营汛、堤塍，按定方向，审其距城远近，人行里数，限三个月测绘成图，虽未必尽能详密，要自胜于旧图，应即如详办理。但须严饬各州县，须选派明白细心、诚实耐烦之人测之，不得仅派工房差役数人草率塞责。俟其汇缴到局后，再行复核参定。现距春分日为期甚迫，所拟自制仪式及测量之法应即赶速制就，呈候察核，饬发遵照。拟派提调、知县刘翰葆即如详派委。其余测绘员生应即多方物色，精选明习地

学之人,随时禀请核定,酌量添派。以后测绘详细章程,随时禀候核定办理。

**正月十三日(2月21日)** 奏请学政按试荆、宜两府改乘轮船,以速行程。略谓:

湖北荆州、宜昌两府岁、科两试,学臣向由江夏雇坐民船,取道汉阳、汉川、沔阳、天门等州县,至潜江县属之泽口登陆,前赴江陵棚次,中途阻水难行。到荆州后,乘民船溯江而上至宜昌,舟行异常濡滞,行程不能克期,生童齐集,守候需时,诸多未便。查近年广东高、廉、潮州等府,学政按试,迭经奏明改坐轮船,钦奉谕旨允准在案。若由武昌省城改乘轮船,溯江而上,计程二三日可到荆州,既免生童守候之苦,亦省州县供应之烦。将来学政按试宜昌,应请一并改乘轮船,以期利便。

**正月十九日(2月27日)** 严饬有堤各州县赶修堤工。略谓:

湖北滨临江、汉,各州县赋命田庐,全赖堤塍保卫。无如近年各州县或存侥幸之心,或养成一种怠惰悠忽之习,并不督率堤绅人等及早举办。迨春水涨发,难以施工,或致已修之工复被冲坏,功败垂成,费归无用。今年雷雨较早,春涨必速,亟须赶早动工,先期完成,方免因迟后悔。各州县速即督催印委、绅首人等即日动工,赶于二月底一律告竣,并将抢险物料预备齐全。如有不克期修竣报验及并无物料可资堵筑者,定即从严惩处。

**二月初二日(3月11日)** 致电巴黎薛钦差(福成)筹运铁、布厂机器。略谓:

布厂已动工,年底告成。粗重之件早来无妨,精细者请补费去锈,八九月到鄂,即可次第安置,再迟则江水消退,起运为难。铁、布机件未运甚多,能否酌分缓急,或自雇轮船包送到鄂,或分附帆船提前起运,省费必多。请费神代筹。

**二月十七日(3月26日)** 批施南府县等禀拿获会匪拟议惩办。略谓:

红线会匪向为施南及川、黔沿边之害。此次该匪等结党为恶,藏匿深山,经该文武各员督率弁兵人等冒雪入山,实力掩捕,业将匪首向正沅等格杀五名,并拿获吴福娃等多名,办理尚属妥速。惟查核呈供词,所犯情节各有轻重不同,罪名出入,生死攸关,未便草率定谳,将该七犯全置重典。亟应委员复审,分别禀办。查候补知府李谦现赴施南查办案件,仰北按察司即饬李守会同施南府额守提犯逐一研鞫,务得确切供情,分别录供,禀候核办。务当情罪相符,无枉无纵,以归核实而昭详慎。至该匪等结会拜盟,强抢妇女,扰害劫夺,并敢拒伤官兵,如实罪恶昭著,自有例章惩办。兹阅该府县等禀叙该犯不轨谋叛,形同叛逆等语,意在铺张请奖。其实地方文武缉捕勤能,拿获匪犯,闾阎藉

得安全,非不可仰邀奖励,何得轻加以叛逆之名,一律骈诛。殊属太过,断断不可。该司并即转行申饬。

**二月十九日(3月28日)** 致电俄京许钦差(景澄)商改定新式枪机。略谓:

西国已全用小口径枪,鄂定枪机犹是旧式,请与原定该厂商改新式,酌补工费无妨。炮机无造车架之器,未为全璧。祈查造炮架机器全副需价及运保费共若干。

**二月二十日(3月29日)** 以南路土税局马门子河分卡委员陆忠上包揽卖放漏税至五百余斤之多,私贩土药三箱等情,令其速来省听候查办。

**二月二十五日(4月3日)** 因总署电告俄储自香港径往汉口,致电江宁沈制台(秉成)商借兵轮二艘,备俄储访鄂抵汉时声发礼炮。

**二月二十六日(4月4日)** 批北藩司详前朱令丁忧交代骤难清结一案。略谓:

前署汉阳县朱令滋泽应领黄冈等十州县津贴三千七百余两,即坐扣各俸廉,共收存津贴余款合计不过数百两,不及三分之一。司中既无闲款可筹,朱令丁忧卸事,交代期迫,拟由北善后局先行筹款垫付,一俟各属将欠解津贴解到,即提还归款各节,尚属可行。至来详所称汉阳无如格外事故,亦尚不致赔累一节,自系指平日无事而言。惟查汉阳地处交冲,繁同首剧,于常年用度之外,因公用款事所恒有。即如岁科院考、府考、道府到任、南北往来差务,络绎不绝。近年水患时闻,设遇年岁歉薄,钱粮征收每形疲缓,不免赔累,岂能尽心民事。况旧案所定十属津贴已几乎全不报解。此项已是有名无实,将来仍不过汲汲求代,传舍其官,恐断无久任之人。

**是月** 与江西、安徽合修同仁堤。堤当三省交界,向章官督民修。民力不逮,乃分筹官款,合建月堤一千一百三十八丈。

**三月初二日(4月10日)** 劝谕湖北茶商于向有堡工捐每茶百斤捐银七分之外,另捐银三分,专充两湖书院常年经费,以与湖南茶商每百斤捐银一钱一律,以昭平允。所有商籍课额四十名,即将南、北各茶商子弟一并汇同遴选。

**三月初七日(4月15日)** 批荆门州禀法教士乘轿被殴情形。略谓:

该主教过境乘坐绿轿,从者百余,掌号放铳,是起事之由,出于该主教之不守本分。办理教案,贵在持平。小民无知,妄行滋事,自应照例惩办。若教士藉端讹作,扰害无辜,岂能听其妄为。苟且完结,养成恶习,以后得步进步,何所底止。

**同日** 电复贵州王藩台,谓"兴义士民为先君子请祀名宦,衔感难名。惟部章

子孙现任九卿,不得题请等语。此件似宜由台端详请抚院批准立案,俟将来合例时再行具题。如此,则既合定例,而抚、藩两署均有案据,将来亦不致遗忘"。

**三月初八日(4月16日)** 批襄阳县禀刘高氏家产分别立嗣充公清查办理情形。略谓:

刘荣芝为高氏经营产业多年,踞同己有。高氏生前既受其凌逼,身故之后,又不为之丧葬成礼,天良何在,自不得以伊孙刘耀烺为高翁光烈之嗣,以杜鲸吞而彰公道。且高氏苦节多年,既有昭穆相当之耀成次子刘发新,自应为高氏立嗣,以接刘耀焜禋祀。所有该氏遗产,除留为立嗣、抚女、赡族,分别核定领受外,酌拨若干为捐助襄阳城工、堤工公款,既有以绵刘耀焜一线之续,亦不没该氏深明大义之心。

**三月十三日(4月21日)** 致电总署、天津李中堂(鸿章)、江宁沈制台(秉成)奉闻款待俄储礼节情形。略谓:

俄储本月十一日已初到汉口,派兵轮迓于三十里外。江汉关道、中军副将先在汉口相待,一到即上船持名片接候。江干炮台及驻汉中国兵轮声炮如式。洞旋即登岸拜晤。十二日午刻宴于汉阳晴川阁,用中国酒馔,与宴者,俄储外二十人。酉刻宴毕,来往俱用坐船接送。席间彼此各致颂词,宾主一切如仪。原订十三日戌正开行,顷改酉正,中军持片赴船送行,台、轮送炮如前。刻据报,俄船已开讫,仍派轮送三十里。洋务委员辜汤生伴送。汤生,字鸿铭,福建人,谙英俄德法四国语言文字,辞令娴雅,俄储甚敬重之。

**三月十八日(4月26日)** 奏陈妥筹湖北枪炮厂常年经费。略谓:

前承准总理海军衙门来咨,光绪十六年二月十九日,会同户部具奏议复广东枪炮厂改移鄂省一折,内称"开厂后常年经费,应由湖广总督张之洞预为妥筹,奏明办理",业经遵照筹办。窃以为天下艰巨之事,成效则俟之于天,立志则操之在己。志定力坚,自有功效可睹。臣督饬洋匠悉心考求,通盘筹画,计原定造枪机器一分,每年能成新式连珠十响毛瑟枪一万五千枝,造炮机器每年能成克虏伯七生半至十二生行整炮、台炮共一百尊。又应添购造枪炮药、造白药、造弹、造炮车、造炮架各机器,每年须成枪弹七百五十万颗,实心、开花各种炮弹共二万颗。统计一切工料员匠杂项,常年经费约需银七十五六万两。特款巨难筹,此次开厂试办,所有枪炮、药弹先拟各造一半,约需银四十余万两。当此度支极绌之际,海军衙门及户部既难筹拨,各省一时断不能遽有拨款,嘱鄂代造,惟有就鄂财用自行筹画腾挪。查湖北省土药税一项,近二十年以来所收税银大率每年少者仅二三万两,多者六七万两。臣详加体察户部原定税章

每百斤收银三十两，随征银四两七钱，本极允当，历来未能核实征收，漏税甚巨。臣到任两三月后，查知情形，即经力排众议，详考要隘，添设局卡，雇募巡勇，实力稽征。自上年七月新章开办之日起，截至十二月底止，较之光绪十五年收数已经加倍，商情帖服。此项税银现经竭力整顿，如事无更变，每年除局用经费外，约可收银二十万两，拟即全数拨充枪炮厂常年经费。又查光绪十年鄂省因办理江防，奏请将楚岸行销之川、淮各盐每斤暂行加抽钱二文，以充江防饷需。嗣因筹解海军衙门北洋海防经费，又奏明以此凑解，约计淮盐加抽江防银六万两仍留作本省凑解北洋海防经费外，其不敷之数另行于厘金项下设法整理凑拨，即将川盐加抽银约十万两腾出，一并拨充枪炮厂常年经费。此外尚不敷银十余万两，容臣再行随时筹画，奏明办理。[按：五月十五日户部据以复奏。六月二十日奉旨：依议。钦此。]

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卷四页七十四：

上年十一月醇亲王薨，海署于煤铁、枪炮诸事不复有所主持，故鄂厂经费益艰。

胡钧《张文襄公年谱》卷三页三：

公初筹设该厂系在粤督任内。粤筹款较易，鄂则甚难。厂既移鄂，中央督责而不许支已定之款，各省坐视，均云得械始少付价，公之计划几功败垂成矣。乃于万分竭蹶之中，整顿土药，每年得多收二十余万两，以充枪炮厂常年经费。开办之始，浮言万端，幸底于成，公所谓天下艰难之事俟之于天，立志则操之于己，志定力坚，自有功效可睹。俗儒庸吏，乌能测其浅深哉。查当时鄂厂所造器械，皆系南北洋、广东、山东、四川等省制造局所无。各省间有能造枪者，既系旧式，所出亦少。鄂省所造克虏伯各种车炮，为当时边防海防陆路战守必不可少之利器，当时专恃购之外洋。不独财用外耗，万一遇有缓急，敌船封口，洋埠禁售，受制于人，束手待毙。且陆路远购之器，种式参差，弹码各异，极易误事。兼之或系旧枪改造，或系弹码曾受潮湿，朦混居奇，流弊已见。不独公身历目睹，当时诸臣亦所熟知。乃过时辄忘，反笑骂人之多事。此末世人才销乏之征，而公之孤立无援，其心志为独苦矣。

**三月二十三日(5月1日)**　札各府州申送两湖书院肄业生来省甄别录取。略谓：

选调各生先由学院选择，查照额数，选调咨送，并将该生所长何业注明单内。此外如有笃学潜修之士，学院无由周知，各该府厅州县咨访确实，方准申送。其有自愿来省者，尽可谕令自行报考。

**三月二十七日(5月5日)**　札委两湖书院提调、监院。略谓：

两湖书院落成在即，所有书院提调及北、南两省监院各员，亟应遴选派定，以专责成。查有湖北候补知府陈宗濂，学优才裕，堪以委充两湖书院提调。罗田县教谕关棠，学行端雅，堪以委充两湖书院北监院。湖南候选训导成克襄，守谨学纯，堪以委充两湖书院南监院。院内一切事宜，两监院仍会同办理。

**三月二十八日(5月6日)**　批武昌府禀张新年一犯屡讯坚不认供情形。略谓：

据禀张新年一犯种种罪恶，控案累累，系属会匪巨魁等情，自应严审供情，从重惩办。惟查该犯不法各情，即以抢夺刘冯氏一案而论，讯据犯供系媒娶该氏为妻，曾去过钱四十五千，已生一子等语。如果冯氏实系被该犯抢占，何等怨仇。即使该氏当时受制，不敢控告，现在已经拿案，自宜趁此求伸泄愤。乃据该府面称，该氏现以系张新年娶该氏为妻等情，赴抚部院衙门控诉，已不可解。其余不法各案，谳局各员亦不能指出一一确切证据，令其无辟置辩。查会匪谋逆，屡次纠众抢劫被拿，岂能一无实据。来禀既称加以刑吓，矢口不移，熬审多次，坚不承认，若仅据舒令及绅保各禀呈即予严办，殊非慎重刑章之道。

**同日**　致电柏林许钦差(景澄)，小口径枪机即改定，价照数加给，前式停造。

**是月**　考选两湖书院肄业生。不入选者给资遣归。录取而不愿入学者为外课，自行投考者为附课，均无定额。开馆日期未详。讲课分经学、史学、理学、文学、算学、经济学六门，能兼习者听。延名师分教，严立校规，不设山长。勤考日记，以验功修。十九年乡试，肄业中式者二十三人。

**四月十三日(5月20日)**　札陈汝蕃查汉镇商捐。略谓：

汉口镇有帖行户不下五六百家，一年卖买在数千万两，应收捐银数十万两。但以实在收数与应缴之数相衡，多则缴十之五，少则缴三之一。商集巨款，利归中饱。饬委候补道陈汝蕃认真访查，据实分析，并体察汉口商务情形，以后应如何裁并稽核，尽除中饱，大纾商力，酌拟办法禀复核办。

**四月十六日(5月23日)**　饬南臬司查办盗案。略谓：

前因南省会匪时萌，盗案迭见。近又访闻衡山一县自上年冬间至今春三个月内，民间被劫者三十三起，湘潭近有劫案五起，并省垣重地，几乎无夜不被窃。赃皆逾贯，均未破获。并闻各盗犯从前抢劫得赃，即行逃逸。近来竟有劫得赃物后，即在事主之家，恃系孤村独主，任意加餐饱食，遍肆奸淫。种种罪恶，言之实堪发指。当此会匪、游匪勾结痞徒，抢劫滋事，该地方官既不能思患预防，力求弭盗之方，又不能将报案者立时破获，复敢讳匿不报，以致盗匪明目

张胆，益无忌惮。似此怠玩废弛，必至酿成巨患。为此札行该司即速明查暗访，除有讳匿之案照例据实揭参外，其已报未获、案情重者，先将该地方官摘顶，勒限缉拿。限满无获，即行专案详参。其已报获犯者，速即严催提讯确供，查照例章，立即禀请就地惩办，以昭炯戒，切勿稍事瞻徇延宕。

**四月十八日(5月25日)**　饬襄阳县严讯详办哨弁彭家莒讹诈贫民，酿逼人命一案。略谓：

缉私炮船哨兵缉获张三手提潞盐五斤，明系买食，竟指为贩私，苛罚盐四百斤，无出，伊全家往船哀求，反将张三绳捆称送，其母情急，投水身死。饬襄阳县迅速提集彭家莒及张三等一干人证，秉公严讯确情，录供详办，毋稍偏延。其上司江凤藻、林志礼有心纵庇，危词耸从，并不据实禀报，先记大过一次，俟此案审结时分别惩儆。

**四月十九日(5月26日)**　致电柏林许钦差(景澄)。略谓：

鄂设枪厂机宜新式，钢贵自炼，二事并重。倘有机而钢不适用，口径既小，击力将逊于毛瑟。鄙意以改小口径为便，惟换机加款甚巨，关系重大，务请与德之精于此道详细推敲应换新机与否。请代裁决。

**四月二十二日(5月29日)**　札知北善后局等俄储游历汉口事。略谓：

本年三月十日，俄储到汉口。该船泊定后，即派江汉关道、本标中军副将登船接候，本部堂随后前往拜晤俄储，商订拜答一节。当经订明，汉阳之晴川阁系本部堂过江查阅铁厂之行台，约定即在此答拜。十二日，俄储前来晴川阁答拜，即留筵宴。十三日俄储开行，饬本标中军副将持片赴船送行。一切款待礼仪，已随时电达总署、北洋大臣各在案。兹于四月十三日承准总署电开：俄储游历之地，我皆优待，俄使奉命来谢，特电知等因，到本部堂。

**四月二十八日(6月4日)**　札随州、枣阳等查拿私铸小钱。略谓：

案据湖北候补副将钱永林禀称：卑职于正月二十八日由枣阳起程，前往枣阳属东北乡禹城四十五里之刘城地方住宿，沿途目见手推小车数十辆，每车载有厘金白铜大钱四十余串。详细访问绅耆徐禹门等，悉此中青钱系推至随州、枣阳、桐柏、唐县交界地方之鸡鸣山、温家冲一带深山村庄熔铸小钱。卑职听闻，随时黑夜雇一探线速往山内暗中查访，竟有私铸小钱炉户二百余家，聚集匠人一千数百余人等情。查湖北制钱缺乏，襄、郧北路各属小钱充斥，大为民间之害。皆由匪徒私销私铸，公行无忌，地方文武不能随时访查拿禁，以至如此。今据该副将所禀，若再不认真查拿，铲除巢穴，杜绝来源，以后制钱日少，为患岂可胜言。为此札行该州、县迅速会同入山掩捕，务将私铸匪徒拿获，私

炉平毁,分别讯明究办,勿稍迟延,漏泄疏纵。

**五月初二日(6月8日)** 致电柏林许钦差(景澄)谓枪厂必求精求新。略谓:

小口径新枪钢若力拂能炼,当非秘制。能否与之订明派匠首来鄂教练,保其必成。钢子无烟药购机雇匠自制,能否得法。鄂既设厂,器必求精求新。惟子药、钢料贵能自制,无一外购,方符本意。费所不惜,特恐秘法不传,无从摹仿耳。

**许钦差来电(光绪十七年五月初四日到)**:力拂购钢,非自炼。子药皆秘传,难仿。

**同日** 札裕庚等查办武穴教案。略谓:

据禀称,四月二十九日戌刻,武穴教堂滋事华人殴毙洋人二名,一系武穴总卡洋扦手,一系英国教士。查沿江各属,各国设有教堂多处。本部堂蒞楚以来,遇有教案,无不持平办理。固不许教士违约妄为,亦不准匪徒藉端滋事,年来民教尚属相安。讵意近来芜湖、金陵等处匪徒妄播谣言,四出滋闹,以讹传讹,遍及内地,遂有武穴滋事之案,深堪痛恨。查此事无论有何情节,该处民人并不禀官究办,辄敢聚众妄为,致毙人命,实属大干法纪。究竟因何滋事,是何实情,亟应派员确查,以凭核办。查有湖北候知府裕庚堪以派委,会同黄州知府李方豫切实查办。

**五月初三日(6月9日)** 札江汉关道照会各国领事饬育婴堂暂勿收养婴孩。略谓:

教堂滋闹,大都因收养幼孩而起。在地方官虽有保护之责,而教堂亦宜远嫌自慎。为此,札仰该关道迅即密行照会各国领事之设有教堂者,务饬各婴堂日内如有送孩到堂者,暂勿收养,免滋疑惑。俟地方安靖如常,再行收养,以期相安无事。切切。

**同日** 就武穴教案事电复总署。略谓:

四月二十九日戌刻,武穴匪徒滋事。据报,缘乡间有挑婴孩四人将送教堂收养,中途为痞棍拦阻。挑夫不允,因声言教堂收买幼孩将加残害。街众云集,尾至龙坪司巡检署。巡检排解不听,立聚千余人,将教堂焚毁。该堂教士前数日早经赴兴国州及汉口,堂内洋妇三人,洋孩四人,逃避该处武黄同知署,幸获生全。洋关总卡扦子手柯姓往救被殴,经巡检救回署内。匪徒拥至巡署,拖出殴毙。英国教士金姓驰往救火,立被在堂殴毙。共止毙洋人二名,次日经广济县验明棺敛。滋事之人当时即散,巡检及总卡委员在场弹压,皆受重伤。闻报后已饬关道委员即日乘轮前往查办体察。武、汉亦有滋闹之谣,已饬文武水陆各营严密防范,并饬关道照会各国领事,转饬各教堂暂勿收养婴孩,以息

谣传,并委知府裕庚驰往确查启衅实情。现已获犯七人,是否实系滋事之人,尚须确审。

**五月十三日(6月19日)** 札江汉关道另设学堂讲习方言、商务。略谓:

据湖北试用知县曾广敷禀称,两湖书院原定商籍课额四十名,本为南、北茶商而设,均由前关宪照额造册申送。卑职每与南茶商人谈及近来茶市每为孖占所困,而南茶商人向来不悉洋务,较他省尤为吃苦,缘孖占能通彼国语言文字,货物之优劣,价值之低昂,胥由孖占操纵,是以茶商诸事隔阂,不能不仰给于孖占。且该商等其意在利,不在科名。卑职愚见,不若即以所定商额改为通商西学,即延请华人之能西学者以训诲之,俾专习各国语言文字。二三年学成之后,南、北茶商皆可自专,而孖占之挟制可除,即茶市之利源益广等情,所议尚属可行。应即于两湖书院外别设学堂,设立方言学、商务学,专习各国语言文字及讲求商务应如何浚利源,塞漏卮,畅销土货,阜民利用之术,均延华人精通各国语言文字及晓畅时务者分门教习。一切详细章程,统候本部堂斟酌妥善,分别饬遵。应即先由江汉关道谕知各该茶商等遵照。

**五月十八日(6月24日)** 札南藩、臬司查刊造诋洋教书画。略谓:

据江夏县诸可权禀,本月初七日,据巡街弁兵在李德枌店内睹有毁骂洋教书本、图画等件,将李德枌并该店伙杨义文、吴幺等一并拿送到县。当经卑职提讯,据李德枌供,这书画是汤梦良自湖南带来,分给小的,说是劝人为善的。汤梦良前寓小的店内数日,现往汉口找寻生意。又经卑职饬差在汉将汤梦良即臣弼拿获到案。据供,小的向在汉口元茂合布店帮贸,前年正月辞工出来,即回湖南。今年四月初八在家动身,仍来武、汉找寻生意。前小的起坡时,有搭船长沙口音人,将书画一包交给小的,说是长沙周姓托伊散送。伊现有事要往下江,转托小的分送等语。卑职查汤梦良人极愚拙,并不通晓文义,据供前件并非伊所造,尚属可信等情。姑念讯无别情,既经该县责惩,即递解原籍,严加管束。李德枌等讯不知情,应予省释。至湘省究系何人刊造此项书画,已据禀咨明南抚部院密行南藩、臬司饬属查明,严行禁止,勿稍轻忽切切。

**五月二十三日(6月29日)** 批湘乡县收缴凶器不可卤莽从事。略谓:

查缴例禁凶器,自系弭乱深意。惟例所载民间私藏私造军器,本有应禁不应禁之别。至近山滨海应需鸟枪守御,例准报官编号,例文本甚明晰。查湘省历年遣回之勇、曾练之团未缴之器械固多,而良民防盗守田亦需器械,不独绅商家始有之也。今令都团各总分途收缴,岂能挨户搜索。横者违抗,黠者隐匿,恐仍无实济。而良善徒受扰累,胥吏藉端吓诈,流弊甚多。即使真能收缴

净尽,设有潜伏之匪徒窃发,邻近之寇盗窜至,深山之苗瑶出劫,岂能处处皆有重兵防卫。乡民人皆徒手,何以御之。此事全在地方官详慎妥办,总期有利无弊,不可卤莽从事。是为至要。

**同日**　批荆门州禀法祁主教乘轿被毁一案。略谓:

主教、教士分有尊卑,而自中国视之,同为传教之人,并非职官,何得妄用绿轿,从人百余,掌号放枪,么呵不辍。似此骚扰地方已属不应,又复纵容教民祝保诚诬攀良民,婪索各费。种种荒谬,实出情理之外。除札饬江汉关道照会法领事严禁各教士不准潜乘绿轿,惊骇观听,自招众怒,纵容教民婪索舞弊外,该牧即便查取祝保诚职名,详请参办,以儆效尤。以后凡有教案,应由官与领事妥议办结,不准教士、教民从中干预。

**五月二十六日(7月2日)**　就办理武穴教案情形电复总署。略谓:

武穴教案获犯二十余名,讯明郭六寿、戴严鱼二名为首行凶,一系殴柯扦手者,一系殴金姓教士者,供证确实。领事派教士二人充作委员,到广济观审。二犯当堂供认不讳,该教士等毫无异议,拟即先行正法枭示。又五名情节甚轻,尚待复讯,分别酌量监禁枷责。余十余名与本案无涉,讯明后已经省释,以安民心。查此案事起仓猝,聚众千余人之多,事后四散,岂能一一悬揣妄拿。办案大端,重在首要正犯,其余未便过事株连,致动公愤。今首要正凶已获二名,大端已得,论一命一抵,已足蔽辜,其余各犯,只能如此办法。该府县、委员于拿犯供讯十分认真,不遗余力。乃领事听从教士多方挑剔,已释之犯欲重拿问供,认供首犯欲派人观刑,又欲带证质认在场滋事之人。种种支离,故意作难。查据供定案,按律定罪,乃中国自主之权。当此人心惶惑之际,稍涉骚扰,即激事端,断难照办。若波及无辜,实非民教相安之道。请将此意告诸英使转饬领事勿过挑剔为幸。

**五月二十七日(7月3日)**　札广济县将武穴一案首要正犯郭六寿,戴严鱼二人就地正法,传首犯事地方示众,以昭炯戒。

**同日**　札江汉关道照会驳复英领事论武穴教案办理不足各条。略谓:

现据驻汉口英国嘉领事官照称,武穴一案,湖北官宪之办法多有不敷,一不足服本国怒恼之心,二不足以示后来保全本国人性命,三不足儆免贵国匪人复萌故智,四不足以使中国官员保护本国人民,五不足以服本国家之意,六不足以笃两国睦谊照前仍旧和好等情。查武穴滋事一案,自应先将首要正犯查拿惩办,余犯按照情节,分别酌量惩儆,一面弹压保护,不至再滋事端,自系一定办法,本部堂一一俱已处置周详。该领事近在汉口,见闻所及,函谢有件。

何以此次来文历称不足各端，与本部堂用意相反，殊负本部堂敦笃友谊，安辑远人之深心，殊为可惜。该领事久居中土，熟悉情形，向来与地方官办事尚能洽洽，应于地方官慎重保护之意详加体会。迩来滋闹教堂之案不一而足，人心惶惑，操纵或失其宜，措施即形掣肘，故于缉犯办犯，皆当熟思审处，要在一秉至公，毫无枉纵。若操之过急，使无辜受累，即是骚扰地方，中国律例固不能如此妄为，且此非为教堂保护，直为教堂结怨耳，殊非永久相安之道。本部堂于此中权衡允当，极费苦心，该领事但当视其办理大端，无一不在友好处用意。其余细节，或体制彼此不同，或办理各有先后，中国自有定章，不必于此故作波澜，挑剔细故，方合两国敦睦之谊。

**五月二十九日(7月5日)**　札委高培兰开办江夏煤矿。略谓：

江夏县属南乡马鞍山、龙王庙等处产有油煤，产旺质良，水运甚便，又距汉阳铁厂较近，应派员前往开采，以裨要需。查有铁政局委员、湖北候补知县高培兰堪以派往。该令应即偕同矿学生、守备池贞诠，驰往江夏南乡马鞍山、龙王庙等处，勘明煤层厚薄，煤度深浅，择定一处开挖煤井，查明该处是否官山民产，分别购办。

**六月初二日(7月7日)**　就查处武穴教案致电总署。略谓：

武穴一案，办理大端在严惩首犯正凶。今首要二犯业已正法枭示，余犯现正复讯，分别定拟，殴毙二洋人优加抚恤，教堂遗失物件量为赔偿，以便早日结案。乃领事多方作难，以此案皆由平日蓄谋而成，须将首从各犯全行弋获严办，意在株连泄愤。查犯证供词俱无预谋情节，且首犯已置重典，何在谋与不谋。复诬武黄同知、马口司巡检为谋害人命之从犯，请即撤职。查武黄同知收留洋妇孺住署一夜，幸未遭难，即是保护之实据。以德为怨，固属不情。马口司巡检因众势汹汹，未敢收留妇孺，早已饬司撤任，乃皆诬为从犯，尤为谬妄。已将领事来往照会咨呈钧署，以备酌核驳复英公使晓渎。

**六月初三日(7月8日)**　以茶叶采摘不时，种制未善，或掺杂不净，致销路日少，价值日低，亟应实力讲求采茶制作之法，饬两湖二十三处产茶州县劝谕乡民采制红茶，并筹议奖惩章程。

**六月初五日(7月10日)**　札南臬司议捕盗格杀勿论。略谓：

湘省盗风颇炽，劫案迭见，隐患堪虞。查盗案拒捕，定例本有格杀勿论之条。当此盗风未息，会匪乘间勾结，潜谋滋事，迨兵役团丁捕拿，胆敢持械拒捕，屡有拒毙团丁、勇役之事，实属鸱张已极。该司即便迅速查明湘省向来有无似此办过成案，酌核妥协，拟缮示稿。总以简明严切为主，切勿过于拘牵，令

团丁、事主多所顾忌。克日禀复,候即会同南抚部院核定,通饬遵行。

**六月初九日(7月14日)**　札南、北臬司核议严办会匪章程。略谓:

近来各省会匪萌动,开立山堂,散发飘布,纠结伙党少者数百,多者竟至数万。踪迹诡秘,声气灵通,布满沿江沿海各省。其意断非为散票敛钱,亦不仅共谋为盗。今日预筹弭乱之道,惟有严拿渠魁,一经讯明,立置重典。嗣后拿获会匪,如放票聚众为首者,及领受飘布、展转纠伙散放者,及在会中名目较大,充当坐堂、陪堂、刑堂、礼堂等名目者,及入会之后虽未放飘转纠,而有伙同抢劫滋事实据者,均应从重定拟。此外情罪稍轻者,或分别监禁年限。其能悔悟自首、呈缴飘布者宽免,能投首为线引拿放飘首犯者,从重给赏。

**六月二十二日(7月27日)**　批岳常澧州青泥潭各团烧毁电杆情形。略谓:

此事因迭据该道、州等来禀安设电线,晓谕民间无碍庐墓,不用洋人,闾阎均能解喻,民情乐从,无碍举办,始据以奏明,请旨办理,并未稍事勉强。该处民人果系不愿安设电线,何以事先并不具呈,临时亦不禀恳。以奉旨饬办之件,辄敢聚众抗违,实属形同化外。且电线专为通传紧要公务、军报及便民利商而设,不独不用洋匠洋人,且与洋务绝不相涉。该处民团辄敢张旗大书"同心协力,痛逐洋贼,禁止洋线"等字,尤堪诧异。其中显有痞匪包藏祸心,藉词煽惑,鼓动乡愚。亟应查拿造言纠众生事之匪首,务获惩办。再据禀称,该处河南、北各团民约期赴津,烧毁电木。该处既有乡团,自应有团绅、团首,其中岂无明理晓事之人,何以并不将民人不愿情形先事陈明。又不各自约束团众,转纵令约期焚毁官用物料。若不严行查办,何以肃法纪而遏乱萌。其毁失杆线各料,责令该地方官绅酌量认赔,以儆效尤。但事起仓猝,乡愚无知,误信奸徒唆使,以为洋人所设,其罪专在渠魁。务须访查明确,切勿卤莽妄拿,以致惊扰良民,是为至要。

**六月二十六日(7月31日)**　批南臬司详湘乡蒋溶川家被抢案内李五另拟详复。略谓:

此案李五即李日升既为蒋溶川家雇工,胆敢听从强盗邀约,在内开门,引盗入劫。如果毫无疑窦,即属同恶相济,法无可贷。但查核该犯所供,不过因伊主人相待刻薄,然已在蒋家佣雇六七年之久,并无深仇,何以竟听从邀约,事后又未分赃,并不畏惧逃避,岂不虑破案后被首伙各犯供指拿案究办乎。然则李五之是否诬服,殊难臆断。罪名生死攸关,自当不厌详慎。仰该司再行详切查询该印委,如情节毫无疑义,并非苦刑自诬,别有确凿证据,即由该司就近禀请抚部院核示遵办。

**六月二十八日(8月2日)** 札江汉关道照会英领事剖释案情律义。略谓：

前据英领事照称，武穴一案，若是预先图谋，是为谋杀。若是当夜酿成，也为故杀。本领事揆度，实为谋杀。比如是为故杀，也应将滋事各犯悉数按名拿获，照例科以绞、斩罪名等语。本部堂办理此案，惩匪徒之凶暴，执法从严。悯无辜之殒伤，体恤从优。至按照律例比拟一节，该领事来文所引例文，多有误会，自应将案情律义分条剖释，以解其疑。一曰此案非谋杀也。盖凡谋杀人，必与所杀之人素有仇怨，其欲杀何人皆有专指，先设杀人之计，后行杀人之事。武穴之案事起仓猝，一唱百和，哄闹乱殴，不惟被殴者不及料，亦唱首滋事及附和滋事者所不及料，何谋之有。二曰此案与故杀无涉也。中国办案，凡斗殴杀人，或临时起意，致死或伤多且重者，则以故杀论。盖故杀乃一人所为，也只有一人拟抵。武穴一案，柯、金二洋人自系共殴致毙，与一人故杀之条无涉。且故杀罪亦止斩候，今已将郭、戴两犯拟抵，较之故杀治罪已重。若在场帮殴之从犯，当看其凶器、情节，自有治罪专条，不能将从犯皆办故杀也。三曰此案应照其共殴人律办理也。四曰致伤妇女主犯已重办。五曰焚毁房屋非放火故烧。六曰攒取零物非抢劫。七曰地方官非不拿人，也非不传讯要证。八曰武穴同知、马口司巡检不得指为同行知有谋案不即阻挡救护。九曰余犯只能随时认真查缉，惟不能限定人数，预计时日，更不能妄拿无辜。

**六月三十日(8月4日)** 批江夏县禀拿获行劫正犯，讯明录供，请照章惩办。略谓：

此案首犯罗康银起意纠伙，执持洋枪撞门行劫得赃，陈德贵系游勇，携带洋枪，听从上盗，闻捕复敢放枪吓禁，实属大干法纪。若按光绪十三年通行强劫之案，但有一人执持洋枪，在场者不论曾否伤人，不分首从，均拟斩枭章程拟办，则此案已获之罗康银、陈德贵、李四知三犯并无区别，当均拟以照章正法。惟又查光绪九年湖北奏定盗案持械聚众至五人以上，拒伤事主章程，则此案首伙不及五人。在罗康银、陈德贵二犯，均持洋枪，罪恶显著，法无可逭。而李四知一犯所执系扁担，乃民间常用之物，听从行劫荒野孤庙，所得赃物不过补绽衣被、串余毛钱。虽劫盗例不计赃，但核其情节，似与行劫通衢住户多赃济恶助势者，略有强弱之别，与例章所谓凶暴众著者微属有间。李四知一犯，核其情罪较轻，应否分别拟办，仰北按察司速饬武昌府提犯悉心复审，录供别拟，禀候核办，以期无枉无纵，是为至要。

**七月初三日(8月7日)** 致俄京许钦差(景澄)，谓"小口径枪最精，各国俱已弃旧改新，中国创枪局，似不宜用旧式枪机，仍请补价照改。拟先购洋钢、无烟药学

制,一面讲求炼钢,数年后,秘法也必传播"。

**同日**　电复总署,告以武穴教案将妥议完结。略谓:

武穴一案从犯八名,按照律例拟军一名,满流四名,徒一名,杖责二名,余犯俟随时查拿,讯明惩办。已于六月二十七日照会英领事。旋接英领事致洋务委员蔡道函称,所有例章及各犯供词,该领事更无异说,甚为允洽,抚恤甚感。当将此案妥议完结,想公使当无异议。此信即作为公牍等语。又致江汉关孔道函称,各从犯议拟罪名均属允当。内有三犯刺"抢夺"二字,心有不安,请免刺字等语。旋晤孔道,言亦同意,甚欣感。其抚恤赔款已饬优给,领事托税司商酌,日内当有成议。往来文牍由驿咨呈,各款议定再行具奏。

**七月初七日(8月11日)**　致电江宁刘制台(坤一)。略谓:

鄂省拟添马队一百八十名,巡缉私盐,年需银一万四千余两。查汉口淮盐督销局向有鄂岸商捐津贴一项,原案系归鄂用,每年将及三万两,历年俱充无名之费。去年与曾忠襄(国荃)商定,分将解鄂省善后局充公,一半留局,照旧案拨充鄂岸文武缉私经费。若将此款亦拨解鄂善后局,恰敷新添马队之需,请饬淮局将商捐尽数解鄂。

**同日**　批北臬司详遵议惩办会匪章程。略谓:

现在奉旨严办会匪,总在严惩渠魁,解散胁从,于惩诘奸宄之中,实寓保全善良之意。会匪溷迹平民,从何拿起。惟有于办保甲一事用全副精神注之,选任正绅,以资臂指,悬赏购线,以广耳目。要在时常下乡,留心访察。如有匪党潜匿啸聚,自必露有端倪,立即相机密捕。若安坐衙斋,不常接见士民,则必形同聋聩耳。并设法谕导散匪,令其呈缴飘布,自行首悔,密报匪首姓名、住址,最为要义。万不可风影妄拿,张皇轻率,致扰良民。

**七月十二日(8月16日)**　札江汉关道将抚恤等款六万五千元解送驻汉英领事分给,其中给予无辜殒命之柯、金二人家属洋银各二万元,修复武穴教堂、补给堂内失物洋银二万五千元。

**同日**　致电柏林许钦差(景澄),谓"枪机请速改,即先汇二十万马,余俟将成再汇"。

**七月十七日(8月21日)**　札南、北藩司查明各地教堂处所并按季造册稽核。略谓:

光绪十七年七月初七日准总理衙门咨开,洋人建堂设教,载在条约,而各省教堂共有几处,设在某县某乡,各该管上司衙门恐无案可稽,遏有滋闹教堂之事,茫然不辨,甚非思患预防之意。一日变起仓猝,防不胜防,而洋人已嫁词

饶舌。相应咨行贵督分饬该管地方官，将境内共有大教堂几处，小教堂几处，堂属某国某教，各堂是否洋式抑或系华式，教士是何名姓，系属何国之人，是否俱系洋人，堂内有无育婴、施医各事，分别确查，按季册报本衙门，以凭稽核。为此，札仰该司即便会同臬司遵照，通饬所属各州县分别确查明晰，迅速径报藩司，由该司汇造总册，按季详赍核咨。以后如有新添者，务即随时详晰查明禀报，不得遗漏，致干未便。切切。

**七月十八日(8月22日)**　札广济县办结蓝姓民、教相欺一案。谓：

蓝姓有蓝世叨等二十余人入教。蓝姓族人以其废弃祖宗，忘其本源，不准入谱。并严立规条，嗣后户有无耻之徒阑入教者，捆至先祠，重责荆条一百，罚酒八席。蓝世叨等于上年闰二月以族人欺负同姓教民为词禀诉，迄未办结。札谓子孙虽习洋教，犹是中国之子民，祖宗之枝叶。要当论其安分与不安分，不当论其习教与不习教。如不安分而干名犯法，处以国法固可，即处以家法，亦无不可，岂以习教而听其越分妄为。若无不法之事，徒以习洋教而歧视除名，甚至立约明禁，加以荆责，罚其酒席，是明立禁阻之条，显违功令，徒使外人借口，大属不合。应由地方官善为开导，勿令积成嫌隙，多生葛藤，以期民、教相安。饬广济县将此案限文到五日内办结。

**七月二十一日(8月25日)**　札铁政局于其附近择地专建算学学堂一区，并将方言、商务两学附列其中，分别延访教习。略谓：

算学最切实用，天文、地舆、水利、武备无不相需甚殷。至方言、商务，亦为今日自强要图。本部堂前经考取两湖书院诸生，曾将算学一门取录，分列内外课，并拟设算学、方言、商务各学堂，均经奏明在案。查算学一门，举贡生监皆有，且所习系属专门，若在书院散处，师长讲授多有不便，亦无以收切磋之益。应于铁政局附近选择宽敞爽垲之地，专建算学学堂一区，并将方言、商务两学附列其中，分别延访教习，另行酌定学生额数章程，以资讲习。各学生愿兼习三学者听。如愿兼习化学、矿学等事，也可就铁政局观摩考求，将来博习会通，成效尤大。

**七月二十九日(9月2日)**　宜昌圣母堂被焚，电饬地方官询启衅详细情形，令将启衅放火之人拿获，讯取确供。“若无理滋闹，即应严惩。若事出有因，我亦可据此与洋人辩驳。倘不能获正犯、取实供，则此案棘手矣，定惟文武各员是问”。

**罗镇、逢守、许令来电(光绪十七年七月二十九日到)**：宜昌今早因寻幼孩，圣母堂被焚。现火未熄，洋人无恙，一切细情再禀。

**八月初一日(9月3日)**　札裕庚等查办宜昌焚毁教堂一案。略谓：

据宜昌镇罗缙绅、署宜昌府逄润古、署东湖县许之琥电称，衅由游姓失落

小孩，在法国圣母堂查出不依，间壁之圣公会之苏洋人屋内遽行出弹伤人，致激公愤，聚众滋闹，略毁门窗等件，经该镇等亦复弹压解散。讵该观人又至圣母堂，搜男女幼孩数十人，致三所教堂、四处西人居所被焚。其火皆由内起，并非外人所放等情。饬裕庚前往查明游姓究系何色人，教堂收养小孩是否出于民人自愿送往，教堂失火究系何人所放，有无匪徒勾结滋事。

**同日**　致电宜昌逢守、许令速将教案实情电复，不可饰词委卸。略谓：

游姓系何色人，其小孩如何查出。圣母堂内搜出之幼孩数十人，是否平日该堂收养民人自愿送往，抑系平日迷失。另，烧之西人住屋四所皆系何国洋人，均未声明，速分晰电复。苏洋人弹伤一人，伤在何处，亟须验明存案，要紧要紧。游姓现已获案否，其倡首滋事之人已获数人否。千万勿令远扬。如要犯纵令逃匿，惟地方官是问。至各种情节，殊多支离难信。教堂即欲纵火灭迹，何至住屋四所同时自焚。前电仓促，或查有未实，切须及早更正。事已如此，千万不可饰词委卸。若有不实，被洋人指出，以后诸事更棘手难办。

**罗镇、逢守、许令来电(光绪十七年八月初二日到)**：游姓系开饭店。其孩失后，风闻在圣母堂。该姊龚游氏入堂，将拦阻之西妇三人推开，入房抱子出外，游姓当场供明。苏教士屋内掷石打伤之中国二人，伤在头颅，已验明存案。至搜出之小孩数十人，荆、宜等处均有，迭讯不肯自言原委。查验大小女孩，二名两眼无珠。又男孩一名，两眼无珠，无肾子。所烧西人住屋四所，两系英医士金、贝二姓，一系宜关邦办阿姓，一系英敦教士住屋，拆毁未烧。其起火之由，因弹伤人，致干众怒，掷石打毁门窗，内忽火弹乱抛，立时火起，延烧民房。其相隔半里之下首天主堂门窗尽闭，外并无人，火由内发，延烧西人住屋，以致同时被焚。至被火民人已具公禀存案，情节相符。倡首滋事之人，现正饬拿。

**八月初三日(9月4日)**　致电宜昌逢守、许令申报案件不能虚词搪塞。略谓：

据宜昌税司来电，英国大礼拜堂全被毁坏，屋内家具被人抢去。又英国领事衙门新造未成，也被人毁坏等语。此次来电"无人乘机抢物"，断不可信。至教堂收养六十五人中，瞽目无睛者止一人有半，岂得指为教堂剜目之据。前云无肾之男，复验又复不实。种种蹈空，然则各教堂自焚之说，亦难凭信。此等重案，关系四国，岂能硬以虚词搪塞了事。

**同日**　以宜昌府县来电种种支离不实，电饬荆州方道台(恭钊)迅赴宜昌确查电禀，不可一字回护虚饰。略谓：

案关法、英、美、意四国，不能如寻常地方小事，可以妄禀搪塞。早得实情，可以早拿要犯，早筹办法。若希图虚词委卸，不惟无益，必误大事。

**八月初四日(9月5日)**　致电宜昌罗镇、逢守、许令饬宣布教堂无残害事。略谓：

六十五人中止一人半因病瞎伤睛，男孩并无少肾者，可见谣传虚妄。会验

之举正可解释群黎,但恐民间聚观生事,稍缓亦可。须先将教堂并无残害之说宣布,令众人晓然,方不至起哄。

**同日**　致电总署,称宜昌教案以法国为主,请商法公使调于雅乐为汉口领事,诸事必易就绪。略谓:

宜昌教案,甚为棘手。美国教堂、英人住屋虽亦被焚,然启衅由法教堂,自以法国为主。现在汉口法领事系俄领事代办,云法已派领事,不久即来。此事须领事晓事受商量,最为重要。查广州法领事于雅乐事理明白,深通中国文义,人亦和平,洞在粤与之商办各事,最为顺手。可否请钧署婉商法公使,言此案洞必为之极力妥办,但诸事须与领事商酌,趁此新领事未到汉口之时,若调于雅乐为汉口领事,诸事必易就绪,可以速了,且以后教堂善后事体皆好商办,于两国均属有益。法公使若允,此案庶有办法,不胜盼切。

**总署来电(光绪十七年八月初七日到)**:两湖传天主教者,意大利人居多。宜昌教堂或云意国,希查明电复。至于领事调汉,法使不允,盖指调某人,公法所不准。法使谓尽可与教士商办,议妥后由领事画押。至于地方官禀堂由自焚,亦近捏饰,不能折服洋人。既经闹事,不外拿犯、赔偿两端,望饬速办为要。

**八月十二日(9月14日)**　就宜昌教案致电总署。略谓:

连日据方道、裕守电称,宜昌起衅由游姓失幼孩,鸣锣寻觅两日,女教堂水夫送信。游带亲属妇女四人至堂认取女,教士云系吴有明抱送,云系其亲戚之孩,曾给吴钱两千,因令游领回。众人聚闹,寻出堂内男女大小六十五人,内有数人闭目,因宣传教堂剜眼属实,并云有一男孩无肾子。众人云集,哗噪打毁,旋即火起。县、府、镇先后弹压不听,护各洋人上船。余教堂二处,洋人住屋四处,亦即或焚或毁。经府县复验,有数人系瞽目,仍有珠,内有一女孩一目瞽而无珠,一男孩两目瞽而无珠,详验并无少肾子者。内有父母送往者,有幼小懵昧不能自言者。火起后间有窃掠零物者,亦不甚多。至初焚之堂,密访参证,似系民人所致,余屋华洋各执一词,尚待确查。访拿送孩之吴有明,讯究但显系拐匪诡名,恐难获,现悬赏购拿等语。查六十五人中止一人半瞽目无睛,自系因病伤损,其非剜目无疑。惟查此案起衅,教堂实不能辞其咎。五月初三日,敝处饬江汉关照会各国领事,切嘱各教堂暂勿收养,以免怀疑生事。宜昌法教堂归汉口法领事管,何以不令宜昌教堂照办停收,一也。育婴孩总须父母送往,方免流弊。乃该堂用钱二千收买,是明启拐卖之端,二也。今日在我自须办犯赔偿,惟起衅情节不能不明白告知各国,以见华民并非仇害洋人,官吏并非不知保护,庶可从容商办。

**八月十五日(9月17日)**　致电宜昌裕守、逢守、许令饬速缉肇事凶犯。略谓：

宜昌教案，似系两种人凑合而成。一系本地愚民，一系外来游匪。寻孩滋闹，误信讹传，打毁泄愤，此愚民也。临时生心，乘机助势，纵火图劫，此游匪也。愚民鲁莽启衅，尚属有因。游匪凶狡得利，事后远扬，实为可恶。今日宜将游匪访获数人，置之重典，而本地无赖地痞多办一二十人以为从犯，则既足示惩，亦有区别，地方岂有不贴服之理。试思白昼通衢纵火，各处焚抢至三时之久，并非一处延烧，文武官兵布列满街，毫无畏惧，若不诛数人，以后法纪尽废，匪徒得意，顽民横行，大乱将作，宜昌如何得安，湖北通省如何得安。此并不为洋人也。事机宜速，愈迟则愈难获。距滋事已将半月矣，若此电限五日之内尚无正犯端倪，惟有电奏先将府、县撤参留缉。事关大局，鄙人出于万不得已，求诸公谅之。

**八月十九日(9月21日)**　电饬宜昌府、县速将剜目割肾谣言不足信明白宣示，以释群疑。略谓：

迭次电饬将谣言不足信明白宣示，何以总不遵办，实属大谬。要知疑团不解，人人存一洋人残害幼孩之心，以讹传讹，藉端生事，何所底止。此一端为召乱之根，各处乱民皆以宜昌为词。速将讯明堂内幼孩皆系父母送往，六十五名只有几名瞽目，验明确非无珠，能言者皆自言因病而瞽，系教堂向来为收养残废起见，迅速明白出示宣布，勿再延误。

**同日**　奏陈办结武穴教案情形。略谓：

武穴地方距广济县城七十余里，仅有武黄同知及龙坪、马口二巡检驻扎，向有英国福音堂而无育婴教堂，民教相安已久。讵意四月二十九日傍晚，有广济县人天主教民欧阳理然肩挑幼孩四人，行至武穴街外，据云将送往九江教堂，适为痞匪郭天寿等所见，误信讹化，疑幼孩送入教堂，即遭剜眼蒸食，肆口妄言，激动公愤。顷刻之间，人众麇集，喧嚷肆闹，竟误以为武穴教堂为即收养幼孩之处，掷石奋击入窗，以致屋内洋油灯击破失火，延烧洋楼一层，余亦多有残毁，匪徒遂乘机攫取零星物件。该处洋关分卡委员、候补通判华聘三，龙坪司巡检邹振清急往弹压，均被匪徒掷石殴伤。其福音堂内教士包姓、白姓两洋人已先期一赴兴国，一赴汉口，仅留眷属妇孺在堂。适有武穴洋关分卡之扦手英国人柯姓，外来散书之英国教士金姓，当众人喧杂之际，驰往救火，登时被匪殴毙。教士妇女三人，洋孩四人由后门逃出，先投马口司巡检署，该巡检陈培周因众势汹汹，未敢收留。妇孺即经同知衙门及龙坪司巡检差役、弓兵陆续护送至武黄同知署，该同知顾允昌留驻署内。查知该洋妇三人在途次亦被匪徒

殴伤,次日各回汉口。臣闻报之后,立饬地方官严拿首要各犯,除无辜讯明省释外,实获匪犯十名。旋经讯明,此案实因挑孩怀疑,痞匪鼓煽滋闹,事起仓猝,并无放火图劫情事。滋闹之时,适值该堂两教士前数日早经他往,自非有意蓄谋与该堂寻衅。且该教堂内存有铁柜向系存储贵重物件,并未抢去,其非意在劫财无疑。郭六寿、戴严鱼二犯即据该委员、府县复讯明确实系此案首要正犯,当即批饬将两犯就地正法,传首犯事地方示众,以昭炯戒。其帮殴及殴伤洋妇、攫取零物之八犯,一律传到,质讯明确,按照律例拟议罪名核办。未获之犯已悬赏缉拿,随时审实,照例惩办。署马口司巡检陈培周因众势汹汹,未敢收留妇孺,以致被殴受伤,殊属不合,前已行司撤任,并摘去顶戴,以示儆惩。武黄同知顾允昌本系管理防护江堤,向无缉捕之责。惟捕务非其所长,已将顾允昌调省,饬司另委妥员署理武黄同知,饬令访缉余犯。已将审办各犯照例从严科断各节,由江汉关道照会英领事。旋据复称,均属情罪允当,无可异议。至柯扦手、金教士两洋人无辜殒命,情殊可悯,拟给予该两洋人家属各洋银二万元。武穴教堂此次因无干讹言,致被焚毁,自应由官给款,代为修复,应即从优酌给洋银二万五千元。所有此案各款全数共洋银六万五千元,合银四万五千余两,经江汉关税务司与汉口英领事商明应允,并无异言。该领事现已禀其公使,专候复文到日,即可收款完案。

**八月二十四日(9月26日)**　札江汉关道照会法领事核减宜案赔款。略谓:

此等案件,事起有因,揆之情理,按之条约,除办犯惩儆外,并无作何赔偿明文。惟我朝廷素以柔远宽大为怀,凡物业被毁,皆酌量偿还。昨阅法领事官抄送各教士所开失单,圣母堂一所并失物共估值银六万两,天主堂一所并失物共估值银七万两,皆系约略估算,并未逐条开列细数,碍难照给。应由该领事再饬各教士分别细数,大加裁减,另开核实之单,方能如数发给。

**同日**　电饬宜昌镇、道、府、县悬赏缉拿首犯。略谓:

拿获放火者赏千金,毁抢者三百金。此时各犯早逃,须购线向沙市及沿江上下游访拿方可。此案必获放火者,始可算获首犯,方能奏结。一二打毁者不能目为首犯,岂能了案。若无首犯,必如江南各案特旨令查参地方文武而后已,鄙人亦无策求全矣。西法之卷易交,国法之卷难交也。总之,诸公勿误认题目,以违旨焚抢为义民,以拿匪弭乱为搪塞洋人。切嘱。

**八月二十五日(9月27日)**　就汉口火灾事致电安徽省抚台(秉成)、江宁刘制台(坤一)、上海聂道台(缉槼)、烟台盛道台(宣怀)、天津李中堂(鸿章)。略谓:

二十四日酉、戌、亥,汉口失火,延烧约千家,旋经扑灭。地在襄河以内,所

烧尚非大街，率皆中小铺户、居民，幸未伤人，亦无抢夺。已饬查明抚恤。火由炊爨不慎，并无别故。正当临江严防之际，恐致讹传，特此布达。

**八月二十八日(9月30日)**　电复总署，以上海查获英人梅生私运军火，供称大小头目均在汉口，请电饬上海道严讯梅生，究出姓名，电告鄂省，以凭缉拿。

**九月初一日(10月3日)**　致电俄京许钦差(景澄)商译刻洋书。略谓：

有切要而力能译者，即就使馆觅通人译之。需费照汇，不拘几种皆可，惟期宜速成。

**九月初十日(10月12日)**　致电宜昌川盐局赵道台(滨彦)。略谓：

来稟罚盐八十七包充公，实堪骇异，从来无此办法。近年盐滞商疲，正宜宽恤，招徕商人。税铺必有呈恳，可酌令补厘了事。

**同日**　批襄阳府等会禀襄阳县茹令加征钱粮。略谓：

征收钱粮，各处情形不同，如向章银钱兼收者，原恐畸零小户完银不便，仍有包揽之事，所以示体恤而杜弊端。然折钱自应按照市价合算，方昭核实。据该道、府稟，因闻该县有加征钱粮情事，查明每粮一两收钱二千六百文，按算市价，已浮收一百三十文。且查系包于书差，转包于地棍，层层递加等语，实堪骇异。钱粮重件，总宜率由旧章。书吏勒折浮收递加病民，地方官正宜严行惩儆，岂可尤而效之，实属昏谬妄为，亟应撤任示儆。仰北布政司即将署襄阳县茹令撤任，遴员接署。一面飞速移行该道、府，即将茹令新章不便于民之处立行禁革。

**九月十五日(10月17日)**　就宜案赔款事电复总署。略谓：

宜昌教案拿获放火首犯一名，连打毁教堂、洋房两处从犯二名，随同滋闹余犯九名，获犯已不少，有在逃拿问者，断难再拿滋扰。赔款一节，法教堂两处较大，开报房屋失物两堂共十三万两。美教堂一处，英人住屋四处均不大，未开价值，意在看法人动静。查此案以法为主，法事结，则英、美从之，惟开价过巨。来单系约估价值，并无详细清单。已三次辩驳令减，教士立誓谓非浮开，不肯减少，也不开清单。查江南各教堂赔款核减多少不等，合计各堂总数约按八成。湖北事同一律。法索已巨，英、美口气甚大，亦必数万，为数太多。拟请钧署与法公使商，告以此案由教堂卖拐孩而起，又于武穴案以后不依鄂省照会暂停收养，又因隔壁美教堂掷石伤两人，致生此事，且因引延烧民房七八十家，彼此当分任其咎，持平商办，只能认赔一半。鄂省支出绌极，万难筹措，此款该出自何项，请示遵。

**九月十八日(10月20日)**　致电伦敦薛钦差(福成)，请询谛厂添造鱼尾片、钩头钉、大螺钉、锅炉钉、歧轨各机器，配合日出钢轨百吨之用，须价共若干。

**薛钦差来电(光绪十七年十月初十日到)**:估价四千余镑。

**九月十九日(10月21日)** 派员勘办兴国州银矿。略谓:

兴国州富池口地方产有银铅矿,即经铁路局化验为铅矿,若矿苗畅旺,提炼得法,每百斤可提银数两,自应设法开采,以兴地利。迩来查勘有矿处所,多经前人试采,旧迹犹存。推其所以终于无成者,或因滋事封禁而废于半途,成因资本不继而亏于一篑。查封山峒既系周姓、柯姓之地,应即派员前往会同兴国州明白晓谕,令将产矿之地指出,或发价购买,或酌议租值,由官开采。将来开有成效,该处居民藉工作以谋生,裨益已非浅鲜。即派汪丞彦份等驰往兴国州,将已封、未封各旧窿逐一开验,勘明矿苗厚薄,筹议开采办法,详细禀复,听候核夺。

**九月二十一日(10月23日)** 就关外铁路购用鄂轨事致电天津李中堂(鸿章)。略谓:

鄂厂鱼尾片、螺丝钉、钩头钉俱能制造,试验可依宪章,价值可照外洋,一切均可照办。惟开炉初造,配合挑选尽善必需时日,明年十月运津五千余吨恐来不及。拟后年开河运至津,先期请尊处派员来鄂考验。鄂省应解铁路经费每年五万两,十七、十八两年共十万两,拟请截留划拨轨价,俾免往返周折。望示复。

**李中堂来电(光绪十七年十月初五日到)**:由滦至关钢轨五千余吨,明冬即须铺设,断难停待,只可暂向外洋订购。尊处初建,配合挑选必需时日,应请俟接造关外,再购鄂轨。十七、十八两年银共十万仍依期照解,俟癸巳订购鄂轨,再商留抵,庶无两误。

**九月二十五日(10月27日)** 札善后局等将收支各款分晰列折妥办。略谓:

善后局为用款总汇,所支各项皆系通省重要公事之需,或系历年旧有,或系近年新增。该局既无专款可支,自不能不挪垫应急。然日积日多,以后如何清理。查善后局系支发之所,并无生财之源。乃历年相沿,凡有关一省要公用款,即由善后局支发垫用,至如何筹补,则无人论及。亟应速筹经久之策,免致亏欠胶葛。为今之计,大率不外节省、开支、拨正、筹补四策。节省者,将旧有新增各款分晰议定,切实注明何事应动何款,或将来可归奏咨之款,方可垫发。或有可指定归还之款,方可借动。开支者,有应请动支司局库款之事,即应查明补行奏咨,俾可开支正款。拨正者,如京饷、赈捐、平色、川资、汇电等费,此款应出自藩司、盐道、牙厘局,筹解此项本款者,即不应善后局代出。应一一查明拨正,由各衙门、各局归还。筹补者,筹出新增之款,以备要需应用,并分年弥补旧欠。至借款虽系有著,亦应早为催还。以后该局按月开报收支,将例应

内销之款列为一折,未经奏咨有案、暂行挪垫之款列为一折,应归外销之款列为一折。内销外销分别开明四柱,其收支款均分列旧有、新增两项,庶几一目了然,可以随时筹计,量入为出,酌剂盈虚,永无亏累。其核计收支,均自光绪十六年开始。

**是月**　子权中式顺天乡试举人。

**十月初五日(11月6日)**　据武昌县拿获会党头目高德华等供,饬各属防范。略谓:

此事逆谋重在沙市,惟既据该匪供有四川、湖南作为退步等语,而宜昌一带及湘省岳、常、澧州等处与荆州毗连,亦应一律密查严防,万勿稍有疏虞,尤不可张皇惊扰。

**同日**　札饬宜昌关道查办挂旗洋船走漏私土。略谓:

据宜昌局委员禀称,渝关以下数百里水路,中途搭行挂旗洋船运载私土,渐行渐多。今果查出挂洋旗麻阳船一只,系英商第五十三号船只,内挂生源行南土二件,计重二百零二斤,并有私土在内,惟税司不准局员查验。查重庆新关船只来往宜、渝,经总理衙门定有试行章程通行遵照在案,凡洋商自备、雇用两项船只,须报关发给执照,挂用关式旗帜,只准在宜、渝两关上下货物,又必先领执照,单、货不符,照章罚办。如出渝后中途起卸揽载,即属违章,无论何项官局,皆待得将所装、所卸之货查拿充公,一面报知宜关将挂旗之船罚办。查平善坝本系宜关分卡,本有稽查洋船之责。既有私土,即应报关查拿罚办,税司何至偏袒不允。该关道一面照会宜关税务司,以后挂旗之船务须加意稽查,毋任走漏私土,致碍内地税厘。

**十月初七日(11月8日)**　批江汉关详搭客在元和轮船溺毙一案。略谓:

元和轮船搭客溺毙一案,据该船华、洋人等所供,与同船搭客宋克恭、龙海峤等所禀,情节大相径庭。人命重案,岂能以该轮船人等一面之词,遽行注销。现在要证龙海峤及刘春亭之子均已投到,自应再行集案质讯,以昭公道而服人心。仰即转商英领事,务须定期复讯,究出实情,按约惩办,勿稍偏袒。该船搭客众多,是否洋人殴踢抛溺毙命,抑系因疯自寻短见,必有共见共闻、能道其详者,当无难查访传讯。如领事不允集讯,或审断不公,再行咨请总理衙门核办可也。

**十月初八日(11月9日)**　通电各省查拿长江各口岸会党总头目李洪。略谓:

据高德华供称,长江各口岸会匪头目通为一气,皆奉已经正法李世忠之子李洪为总头目,称为大元帅。李洪声言欲为其父报仇,约期十月十五日竖旗起

事。分为五旗，沙市、汉口、黄石港、九江、大通、芜湖、金陵、镇江、十二圩等处派定头目，分投布置。闻李洪有托洋人办军火之说。李洪现在烟台。查李洪家在河南固始及安徽霍丘至安庆、芜湖、裕溪口等处皆广置产业，党伙繁多，此时难保不仍在本籍，据巢结党，观衅而动。特密电达知。其应如何密速查拿确实审讯之处，应请各省裁酌办理。

**十月十二日(11月13日)**　致电各省通报各匪头目：

龙松年，安徽人，系安庆大头目。欧贵卿，湖南人；杨世海，湖南人，均系大头目。又刘金魁，黄冈人；熊起渭，大冶人；袁孝春，武昌县人；黄有才、颜百福、伍明才、贺良果，均湖南人；廖斌、吕先、张彪、龙海腾，均九江人；夏荣山、李得胜即李松亭，均湖南人；田来山，常德人；谈金榜，武昌县人；曾狗儿，武昌县人；张庆延即张金亭，九江人，在九江龙潭开烟馆。刘高升不知何处人，向住大通。王八先生，年约五十五六岁，现在金陵下关南字营当营书，系金陵头目。万春林，寿洲人，现住扬州钞关。陈鳌、陈德胜，均长沙人，现在台湾当勇。

**十月十二日(11月13日)**　札南臬司查明长沙城内邓懋华刻字店有无《鬼叫该死》一书及匿名揭帖发售，并查明是否陕西候补道周汉所编，府学生员有无并讲此书情事。

**十月十五日(11月16日)**　札江汉关道照会驻汉法领事，宜昌教案赔款以十万两为限，不能加添，否则必逐条开列细数，呈缴底单，然后请人公平核估，另议价值，酌量给偿。

**同日**　致电华盛顿崔钦差(国因)，请代购好棉籽二吨，速寄汉口，价即汇还。

**同日**　札北善后局筹拨刊刻《江汉丛书》板价工资银两。略谓：

表章文献，治化攸关。湖北历代名贤通儒著述不少，现经提督学院赵搜罗校刊，已经刊成者三十一种，其余应刻者尚多。经本部堂商明，即将已刊各书板片并采获未刊各书元本均存留湖北书局，俟陆续汇刻完备，即名曰《江汉丛书》，以广流布而裨士林。所有此项刻书板价工资，现经核计，共银四千余两，自应由善后局筹发。仰该局即便遵照在于外筹闲款内如数筹拨银两四千两，解还学院衙门查收，以清款目。以后应行续刊各种及校刊章程，随时听候本部堂选定发刊，妥为办理。

**十月二十八日(11月29日)**　奏陈查明湖南澧州毁拆电线情形。略谓：

据岳常澧道先后禀复称，前湘省奉办电线，当将电线之设有利无害，工作概用华人，不用洋匠，以及无碍民间田墓庐舍各缘由迭次晓谕，民间俱已晓然，并无异说，以为可以相安。适委员到境接办，讵料州属之马家河、青泥潭等地

方愚民终疑电线关涉洋务，必系洋人所设。适逢本年各省匪徒布散谣言揭帖，专意与洋人为难。又听信地痞讹言，如设电线以后，幼孩、牲畜损坏线杆者皆须处死，民间受累无穷，于是疑团愈结。电线达湘，澧州系入境首站。适该州界溪桥地方因教士赵本笃造屋，民人盗卖地基之案，州民公禀有禁阻洋人之议，而总办电报局山东东海道盛宣怀委办之员又已赴常德料理电杆事宜，留在澧州之司事工头穿戴多系窄衣席帽，乡人视此异服，益疑为洋匠，工作确系洋人所设，纷纷传播。各团民愈聚愈多，其势汹汹。所执旗帜大书"痛逐洋人，禁止洋线"字样，竟将马家河、青泥潭、孟溪寺各处线杆、钩碗等物先后焚毁多件。当经地方文武、防营弹压开导，并饬城乡绅士明白晓谕，旋即解散。先后拿获滋事拒捕首要各痞匪十三名，到案讯供，另行拟办。并据查明，委员下乡办理，实无勒索骚扰情事，所有毁失电杆等物尚不甚多，该绅民情愿赔还。惟愚民始终坚执为洋人安设，谓电线设后必引洋人入湘，猝难开导，恳请缓办各等情。臣等查湘省创设电线，原为通递紧要官报而设。方今除湖南一省外，其余十九省遍行设有电线。上年迭据湖北藩、臬两司及沿途经过州县索复，且经晓谕民间，俱无异言，始行奏准开办。乃适逢本年春夏间澧州公阻教士，兼之各省毁闹教堂，澧州传布揭贴甚多，愚民竟疑电线为洋人所设，遂将电线与洋人传教纠结成为一事，竟至形诸旗帜，焚毁电杆。在愚民误认为洋人所设，轻信地痞谣惑，累累疑惧，情尚可原。而聚众哄闹、毁弃官物刁风亦不可长。现已将鼓众滋事痞匪拿获多名，酌予惩办示儆。电线本因大水停工，已饬暂缓安设，俟以后从容开导，再为妥酌办理。以后如有会匪、地痞任意造谣，藉端生事，即随时严拿重办，断不令养痛贻患，以靖地方。

**十一月初二日(12 月 2 日)**　电复宜昌方道、裕守谓宜案人犯不能重办。略谓：

宜案现经详核供词，按照律例，不能重办，最重者只能拟军流。再详核条约、公法，此案既无人命，并无原告，乃中国自办之事，外国不应观审。法赔款已议妥。此案以法为重，他国不能再加挑剔。

**十一月初七日(12 月 7 日)**　致电总署、天津李中堂(鸿章)陈宜案办理情形。略谓：

宜昌教案，实系临时乌合打闹失火，查无纠约为首之人。经臬司详核，此案并未伤人，按照律例，拟极边军一名，流二名，枷杖四名，杖责五名。至赔款，法国两教堂原开十三万，今迭次辩驳，已允十万两了结，三期交银，八个月清。英、美屡催，至今未开齐，亦须驳减，约须五万内外。法国合同早已拟定，因汉

口意国教堂前经英领事商请江汉关道常往阅看，此次因与法领事议，法教堂、婴堂均照此章，先从汉口、沙市、宜昌三外试办。数月之后查看情形，如果妥善，再推广通省一律照办。并议每月收养几名，病故几名，开单或面交或函交地方官。该领事忽云法公使来电，不允添入此次合同。伏望钧署恳切与商，言照此系官绅查阅善举，并非吏胥稽查洋人，务须列入此次合同试办。彼若不允，鄂省以后断不能任保护之责。公使不允，可商外部。

**十一月初九日(12月9日)**　致电俄京许钦差(景澄)。略谓：

鄂铁厂洋监工比国人请派精工四十人赴比郭格里尔厂学炼钢铁，闻该厂制炼极精，欧洲著名，然否。尊处有无驻比参赞，能代照料否。

**许钦差来电(光绪十七年十一月十二日到)**：比归薛兼，无驻员。郭格里尔厂巨，可信。

**十一月十七日(12月17日)**　又电总署，略谓：

察阅教堂，实弭祸要策，关系甚巨，机不可失。各国限制教堂，万国通例。惟须趁此坚持定约，庶可望其有成。若推至随后从容另议，以后必不能办。

**总署来电(光绪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到)**：察阅教堂，办法甚善，本署已照会法使转饬领事照办，尚未照复。四五日内如有复文，即当电达，否则或先定宜案亦可。希裁酌。

**十一月十八日(12月18日)**　札李绍远等设局收峡路经费。略谓：

据司道会详称，峡路上自川省巫山县交界，下至湖北宜昌府城，四百八十里，若能一律修治宽平，舆马并行，纤路无阻，水陆来往化险为夷，不惟商旅畅行，免蹈危险，从此宜昌以上东湖、归州、巴东等处地方居民生计日增，瘠区变为蕃盛，实为川、楚商民百世之利。且川省夔州以下已经修至楚境，此等利民要政，鄂省自未便视为缓图，自宜及时兴修。惟工需甚巨，详切查勘估计，约需工费数十万两。鄂省库储支绌，断难筹此巨款，必于川、楚商货设法筹捐，方能济事。查近日由川入楚商贩，以土药一宗获利为最厚，今若于宜昌、野三关等处另收峡路捐资，非特商人于完税之外万难再出此捐，且恐于各局正税转多窒碍。因思来凤县地方上年设有野三关分卡，抽收土税，其湖南、江西各帮由四川开县、涪州等处贩运土药，假道来凤地界，数十里即入湖南龙山县境，行销常德、长沙、湘潭等处者，本系过境之土，碍难照入境之土一律抽税。若量予变通，于此项土药免其抽税，酌劝捐助地方善举，该土贩当可仍循故道，藉免绕避险远之劳，是于恤商之中，即可兼为筹集路工经费之举。本司道等公同商酌，拟请即于来凤与川、湘连界适中之地另设一局，遴委干员前往驻局，专收峡路经费等情。查所议各节均属妥协，应即照准。湖北候补同知、直隶州知州李绍远堪以派委，专办抽收峡路经费事宜。候补通判魏庆昭堪以派委帮办抽收峡

路经费事宜。迅速前往来凤，择要设局。凡川土不入鄂而入湘经过来凤境各地土贩，由该员等劝令酌量捐助峡路经费，不准稍有抑勒。此项捐款与鄂省土药无涉，不得稍有牵混。

**十一月二十一日(12 月 21 日)**　致电江宁刘制台(坤一)商购挖泥机器。略谓：

挖泥机器与"开通"拖轮及载泥船四只，合成一套，方称利用。除机船已估定外，"开通"拖轮及载泥四船如款不甚巨，鄂拟全行留用。惟钟祥堤工经费无多，请酌定一价示复为感。

**刘制台来电(光绪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到)**：挖泥船事，当将转电上海聂道。顷接电复："安定"及拖泥等船奉饬一起留用，酌价归款，极为两益。惟"安定"原购十万六千零，香帅所云估价，询据耶松厂称，系指鄂借沪局木质挖泥船而言，恐非估定"安定"实价。此外"开通"造价二万一千，及驳泥船四只，七万四千二百，已有人还四万五千，因折变过少未允。现鄂需留，系属以公济公，多少似可通融。如何变归公款，未敢擅专。请香帅酌价，或派员来沪勘估，专案奏咨云。请酌夺电复，以凭饬遵。

**十一月二十二日(12 月 22 日)**　札各属停止径行申送两湖书院投考诸生。略谓：

本部堂选调诸生，迭次札饬，何等慎重。各该属等漫不经心，平时既未预为咨访，临时又不详加考察，致令诸生纷纷前来投考，漫无限制，多半不能入选。往返跋涉，转滋贻累。若各属自愿入院之诸生不问学业深浅，一概收录，岂一院所能容，从来无此办法。亟应再行明切严饬，停止各属径行申送，以示限制。

**十一月三十日(12 月 30 日)**　致电天津李中堂(鸿章)。略谓：

察阅教堂章程，法使既不肯列入此次合同，亦不勉强。惟法使必须有允许查阅之语，言明以后定可议一妥善章程，此间方敢画押。此举关系甚巨，务请公助总署催议为感。

**李中堂来电(光绪十七年十二月初四日到)**：卅电已令领事转致李使。据称，不能先允，随后可与总署商办。公仍随时商催署中与议妥章，非外间能为力也。

**十二月初四日(1892 年 1 月 3 日)**　就译书事致电俄京许钦差(景澄)。略谓：

译书乃仆心愿，在中国难译得精要，非阁下助成不可。此书分疆域、官制、学校、工作、商务、赋税、国用、军实、刑律、邦交、教派、礼俗十二门，务恳分门代译。

**同日**　电复江宁刘制台(坤一)。略谓：

"安定"船大，吃水必深，内河诸不相宜，请作罢论。木质挖泥船一号，鄂当

留用。

**十二月初七日(1月6日)** 奏陈拿获会匪讯明惩办并请优奖出力各员。略谓：

湖北地当南北之冲，武昌、汉口尤为吃重，华洋交错，繁杂难稽，会匪到处勾结，溷迹其间，行踪诡秘，来往靡常。本年沿江上下教案迭出，轮船往返时有劫夺之案。湘省会匪素多，去年至今，乘机煽乱，巨案迭出。春间湖南省禀报拿获匪首李典。旋经江陵县拿获与李典同伙放票之匪首叶坤山。八月间，上海、镇江等处盘获英人梅生私运军火，据供匪党大小头目均在汉口，不肯说出姓名。迭经严饬地方文武及水陆防营清查保甲，整顿操防，一面悬示重赏购拿渠魁。兹复遴派候补知府李谦总司汉口缉匪事宜，会同管带水师健捷前营提督谢德龙，乘轮沿江上下查拿踩缉，拿获匪首濮云亭、杨清和、桂金亭等。谢德龙拿获袁老幺、章金彪，省城查街委员蔡鸿熙等拿获陈华魁，署汉阳县知县陈夔麟等拿获李紫荣，候补副将张国栋拿获聂海秋，署武昌知府李方豫督饬代理武昌县知县钟期濬拿获高德华、尹中安、余启宁、杨老二，并搜出各匪头目姓名单。江陵县知县龙兆霖督率署沙市巡检陆显仁先行拿获叶坤山。查以上各犯所供，约期十月十五日在沙市竖旗起事，实属罪大恶极，均立予正法枭示。至李洪即雨生，虽据高德华供称为李世忠之子，查访李世忠亲子向来尚属安分，有已中副榜者，闻其义子中有李洪之名，鄂省实无从得其确据，现仍密饬员弁严密查拿。臣等查此次哥老会匪勾通洋人，结连长江上下三千里匪党，购运军火，图为不轨，伙党极多，蓄谋至为深险。各匪会商本拟十月十五日在安庆、沙市分支同时起事，后又改计十月十五日先在沙市竖旗起事。沿江口岸匪党布满，各犯供证皆亦符合，是长江一带上起荆、岳，下至武、汉以下，皆已联为一气，一处蠢动，处处响应，使官兵应接不暇。若非先事破获，仓猝揭竿而起，荆州重镇先已可危。且本年湖南溆浦、靖州、黔阳、岳州等处会匪滋事已有数起，必致湖湘一带匪党纷起，武、汉下游处处可虞，襄河一带匪徒亦必乘机煽动。湖北勇营素单，即使迅速剿除，而地方震惊扰害，已不堪设想。仰赖庙谟深远，先事钦奉严旨饬拿，迭获首要，立予骈诛，弭此乱阶。所有在事出力员弁，自应遵旨随案奏请优奖，以资鼓励。

**十二月十三日(1月12日)** 札襄郧施宜各属查明土性，劝民种植茶树，以兴地利而阜民财。略谓：

茶叶为出口商货之大宗，湖南、北两帮每年贸易价值约银一千数百万两。外洋各国多仿照种植，只以土性不宜，香味远逊中国，仍须向中国购买。湖南

业此致富者，实繁有徒。湖北如崇阳、通山等州县，近年俱以种茶获利。地方官果能讲求地利，视察土性、物性所宜，教民垦治种植，以补杂粮之不足，自可转贫为富，起敝为隆。应札饬地方多山之各属查明地方土性如果宜茶，即应仿照，劝民种植，以兴地利而阜民财。并刊发谷城县劝民兴种茶树示稿及种植采制办法十条。

**十二月二十日(1月19日)**　就处置周汉事电复总署。略谓：

湖南在籍陕西候补道周汉，号铁真，宁乡人，寄居长沙。素好攻诋洋教，编成歌谣图画极多。刻字铺不肯代刻，乃自教其诸子皆习刻字，专刻诋洋教之书，刷印数十万本，托人各省分散。愚民不考，以为现在教堂实有此等残害之事，故痞匪乘机滋闹。迭据各国领事照请查拿参办，敝处屡次严饬南、北两省查禁，不遗余力，旧本甫毁，新本旋出。曾致函湘省嘱官绅婉劝，亦置不听。查该道性情迂谬，而在湘省颇有名，长沙三书院亦多推重，故代为传播之人甚多。该道刊此等书自认不讳，并自言不怕死。大约其人颇有血性而不达事理，以为此举乃不朽事业，以故禁劝俱穷，湘省官吏无可如何。该道自以崇正黜邪为名，以杀身报国为词。若加参办，既于政体有妨，且湘省无知之人必为激愤，闻曾经扬言，若办周某，立将长沙省下教民七十余家先行杀害。若付之不问，彼自鸣得意，益肆鼓煽，后患难弭。窃思该道前在新疆军营，经巡抚刘(锦棠)保举得官，请钧署电致陕甘总督杨(昌濬)迅速奏调该道赴甘差委，到后仍发往新疆军营。彼处荒僻，无教堂可闹，自不能生波矣。

**十二月二十四日(1月23日)**　电复宜昌府、县，谓：

宜昌何以又出杀洋人揭贴，明系匪徒所为。此总由今年八月教堂之案办理太轻，未将数人立置重典，又未参劾一员，故敢如此。吾知过矣。以后如再有事端，无论首从，均即正法，并将前案首要三名一律重办，宜昌地方文武立即奏参，不待洋人开口也。

**十二月二十六日(1月25日)**　准汉口绅商呈改江工捐为工、赈、书院专款：据呈，“该商等公同筹议，拟将江工捐长年押收，改为工、赈、书院专款。核计每年竹木、百货、药土等项一成所收约共四万余串，以五成作为江、河两工岁修及备济荒赈之需，以五成作为两湖书院膏奖之需。至百货商籍书院肄业生额，仰求从优赏定等情。查该绅商等素称好义急公，此举卫民、备灾、劝学，一举而三善备，甚属可嘉，均即照办。该商等子弟两湖书院肄业课额，应从优定为二十名，即名为汉商籍课额。其茶捐课额，应名曰茶商籍课额，以示区别”。饬北藩司等即便移行遵照。

**十二月二十七日(1月26日)**　奏陈办结宜昌教案情形。略谓：

此案实因法国圣母堂误收民人游姓被拐幼孩启衅，怀疑蓄愤，乌合打闹，失火延烧，并无为首之人预谋纠约情事。先后拿获滋事各犯朱发金等十二名。朱发金因游姓失孩寻觅，误信讹传，怀疑逞愤，不服弹压，同众打闹圣公会圣母堂，以致多人拥挤，翻倒洋油，引燃起火，并打闹天主堂，以致灶内火起，延烧圣母、天主各堂。审明并无预谋图财情事，亦非挟仇有心放火。惟该犯逞凶肆闹，经地方官弹压，犹敢不服，实属生事扰害，未便稍涉轻纵，应照凶恶棍徒生事行凶，无故扰害良人，发极边足四千里安置例，拟发极边充军。赵宗雅打毁教堂器物，并抢取银四十六两有奇，拟杖一百，流三千里，免刺。汪望打毁教堂洋房三处器物，计赃已及百两，拟杖一百，流二千里，免刺。王德娃子、李宗义、杨长生、何燮臣、余五豹子、高正洪、黄顺荣七犯各随众打闹，不服约束，致坏洋房什物，计赃无几，应照违制律，均拟杖一百。王德娃子、李宗义、杨长生各系打闹二处，何燮臣不服弹压，情节较重，应从重枷号一个月。易白、熊宏发二犯仅碰破窗户玻璃，情节较轻，拟杖八十，分别折责，满日发落，无干省释。至英、法、美各国教堂、洋房被焚，所失器具什物，或系领事，或绅商，或医士，均属无辜受累，自应量予抚恤，以昭朝廷厚待远人之意。查三国中惟法国教堂房屋最大，器具毁失甚多，议给洋例银十万两。英国损失家数较多，议给洋例银六万六千八百六十一两，又洋九百十元。美国只教堂一处，议给洋例银八千两，以示体恤。共折合库平银十六万四千五百九十六两三钱九分二厘，内由司库拨银三万八千零四十四两零四厘，由宜昌关税拨银十二万六千九百五十二两三钱八分八厘。饬据江汉、宜昌两关道及候补知府裕庚与各该国令事往返妥商定议，均无异言，当令将抚恤银两先后送交各领事转给完案。

**同日**　奏请暂停分发候补人员。略谓：

湖北向称中省，道府州县以至佐贰杂职共三百余缺，其间多由部选，尚须分别咨留。现计候补道府已有四十八人，同通州县共二百七十余员，佐杂多至七百二十余员，其丁忧请假未经起复回省者尚不在内。惟论岁计补署得缺，不过十人之一二，即各项差使，事少人多，亦难遍及。候补各员既罕有差委之期，又别无谋生之术，债累逼迫，衣履不周，困苦情形较之前请停止分发之时尤甚。若需次苦累过深，即难望其廉隅自饬。除由部签掣各项正途人员仍照旧办理外，所有捐纳指省、劳绩保举两项，道府以至未入流未经赴部分发人员，一律停止分发湖北一年，以疏壅滞而资整顿。俟限满后，如果补署稍通，差委需员，再行察看情形，奏明办理。

**是月**　李文忠公(鸿章)明年七十，为文寿之，有“皇帝御极之十有八年，八纮翔

洽,百度贞明。维时居首揆者,实惟傅相合肥。公文长纶阁,武镇畿疆,内长海官,外综商政。有一德之美,兼四海之勤。赞成盛化,有自来矣"等语,凡四千言。

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卷四页七十五:

> 屠敬山(守仁)、易实甫(顺鼎)方分教两湖,各拟一首,不惬意,乃自为之,运典切合而不检书。文成,命人复检,无误者。因语人云,功力须积于平日,临文检书,无益也。

**是月**　督罢偏院火。偏院前院有屋三楹,庋书籍器物。是月某日夜半,火光忽起。合署之人皆就寝,惟公犹秉烛而坐,捧印匣入文案委员凌兆熊室,命其典守。复于火中取祖父影像出,云要件已在此,其余不及问矣,从容议论如平时,俄而火灭。次日,检例则,所焚非正屋,可不入奏。或云仆役窃室中物,故纵火灭迹。

**是年**　纳侧室秦氏。

# 光绪十八年(1892)　壬辰　五十六岁

诏禁散发仇外告示。

禁各省州县滥用非刑。

朝鲜东学党请弛党禁。

筹办慈禧太后六旬庆典。

**正月初九日(2月7日)**　电复总署请将周汉发往甘肃,严加管束。略谓:

周汉造言生事,原应惩禁,若重办必激成事端,故拟为甘督奏调之策。钧署既虑洋人疑为任用,可否俟湘抚查复到日,即由钧署奏明请旨,将该员摘去顶戴,发往甘肃,交甘督杨(昌濬)严加管束,仍随时确查,如再敢造言生事,即再行从严参办。明降谕旨发往,岂容不遵。窃揣洋人情势,若中国如此处置,周汉不能在湘煽惑,并告以此兼为保护长沙教民起见,各国断不致多生波澜。西国律例,此等事并不重办也。

**总署来电(光绪十八年正月初四日到)**:陕督奏调,恐其未必遵调前往。且洋人将谓非但不办,且加任用,必至更添枝节。

**又电(光绪十八年正月初九日到)**:薛使(福成)来函,周汉书图歌说,英政府皆见,意谓沿江教案不仅会匪所为,实有显宦巨绅指使,故武穴案亦悬而未了,颇思藉端要挟,指为不能保护证据,别起波澜。尊意发甘之说,亦未可行。此案固难久悬,尤恐东南数省偶出事故,彼族援为口实,则周汉之罪尤重,而波澜之起无穷。刻下立待办理,不能容延。希急速录电催促湘抚速复。所有歌图板片能否起到,眼同领事销毁,请筹。

**同日**　致天津李中堂(鸿章)不必重罪周汉。略谓:

此事关系重要,不办不可,重办恐激成巨衅。湘、鄂两省赞周之歌谣者十人而九,真不可解,长沙三书院尤佩服周。若目前周获罪,湘中必有无识谬妄虚骄之人迁怒长沙教民,中外之衅不可解矣,洞实不敢当此重咎,湘省亦不堪兴此波澜也。揣洋人之意,我略儆周汉,勒令离湘,以后不能煽播,似已足了事,非必重治其罪也。此事总以善处为妙,但令目前离湘,以后无妨徐与处分。切望与总署妥商示复。

**李中堂来电(光绪十八年正月二十日到)**:似宜从缓察办。

**正月十四日(2月12日)**　以鄂省旧有军装所地方狭小,屋式粗疏,原有之后膛枪炮及由粤带来之后膛枪械弹药均系勉强堆积,且其地基潮湿,日久必致锈坏,尤为可惜。饬将督标中军右营守备衙门改作军械局,酌造合式之屋若干间,专储后膛精械及以后本省制造之枪炮,其原有之军装所专储寻常土枪及刀矛器械。

**同日**　札湖南藩、臬司等严禁毁谤教会揭帖。略谓:

诋毁洋教匿名揭帖、书画,皆由湖南传播,迭经总理衙门文电严禁查办。查阅各种揭帖愈出愈奇,常德揭帖其中言语尤多鄙俚荒谬,捏造事实,类乎俳优、村童所为。各该府县等身任地方,岂不知此事有关交涉,何以竟听其张贴,不行明白晓谕,严切查禁,视屡次札饬为具文,实属不成事体。此后如再有编造匿名揭帖、歌谣、图画刊布张贴者,一经发觉,定将各该府州县等一面咨明总署,一面即行参革,以儆玩泄(末附《河伏谣帖》、《火烧天主堂新闻报》、《新刻大闹洋人》等揭帖、歌谣)。

**正月二十一日(2月19日)**　致电俄京许钦差(景澄)。略谓:

选译洋书,志在必成。务恳托钱恂(念劬)同洋员速办,优给薪水。能译何种,祈电复。

**许钦差来电(光绪十八年正月二十八日到)**:念劬所译有成,即送钧核。

**是月**　派译员携工匠十名赴比国炼钢厂学习。

**二月初八日(3月6日)**　咨呈总署付清武穴教案恤款。略谓:

议给金教士、柯扦手两洋人家属抚恤洋银各二万元,赔偿教堂洋银二万五千元,共计洋银六万五千元,于本年正月十四日备文一并送英国嘉领事官查收,领事复文并无异议。

**同日**　札北善后局、牙厘局厘金款项不得虚解虚收。略谓:

湖北善后局银钱收款以厘金为大宗。每年善后局所收牙厘局银钱自应实解到局,再行入收,方可量入为出,酌盈剂虚。款目既清,亏累自绝。乃历年牙厘局拨解善后局银钱,如各属借拨堤工、赈项等款,就近由各厘卡借支并非奏明借拨者,亦作为实解到善后局之款,于每半年详请奏报厘金收数时,即声叙解交善后局。而善后局每年详请具奏收支报销时,亦即作为实数入收,至各属借拨之款不免多有拖久,未能清还,以致借款愈积愈多,遂为善后局亏欠之款,致与奏案不符。收虚数而增实累,将来何所底止。牙厘局既视为故事,善后局亦不加深考,殊不可解,大非实事求是之道。嗣后除防、绿各营月饷及一切本系善后局应支应销之款向由厘卡就近划拨,及工赈等事奏明动支借拨者准其作收外,所有各属堤工、赈济及一切要公用款,如有关系地方利害之急需,万不

得已，必须就近借拨，系详准、批准暂行借拨款，应由牙厘局会同藩司、善后局详明立案，俟该款归还牙厘局后，随时补解善后局，再行列为实解善后局之款。善后局应俟该款解到，再行入收，不得预收虚款。如此，则牙厘局既非虚解，善后局亦非虚收，彼此脚踏实地。而此项借拨之款，各属亦知难以虚悬，必须设法归款，可以永清亏欠，与奏案毫无参差，裨益饷需，实非浅鲜。

**二月十二日(3月10日)**　致电天津李中堂(鸿章)，拟派湖北督粮道恽祖翼驰赴湘省，会同南臬司查办毁教歌画板片及周汉一案。

**二月十六日(3月14日)**　致电江宁刘制台(坤一)，拟奖惩产茶州县官。略谓：

茶务关系民生大端，非有部院实奖，不能鼓励。拟于每年汉口茶市毕，考察售价最高，查明由于摘早制精，不搀水者，照寻常劳绩请奖一员，次高者外奖二员。三年皆最高，官系一任者，照异常劳绩请奖一员。三年皆次高，照寻常劳绩请奖二员。查明实系奉行不力，一年者记过停委一年；如一连三年不力者，实缺撤任，候补停委二年。

**刘制台来电(光绪十八年二月十七日到)**：惩劝过于优严，既恐格于部议，又恐各属专注于此，庶务转有偏废。鄙意在上本有黜陟之权，苟能认真考察，随事随时皆可甄别。现定惩劝，应否改由各省随时体察衡情酌办之处，尚希高明裁夺为幸。

**二月十八日(3月16日)**　致电总署、天津李中堂(鸿章)陈周汉并未来鄂投信。略谓：

上年五月，鄂省拿获汤弼臣，忽闻传言周汉有信致谭抚，言图书乃渠所作，意在崇正辟邪，何以将汤拿办。询之谭抚，亦云闻而未见。然外间纷传，湘人无识者皆极口称赞。鄂人和之，称为乾坤正气，展转传抄。传至汉口报馆，因为洋人所见。惟细查抚署号房，确未投递此信。观谬赞者如此之多，至今日犹然。周汉从未来鄂，确系自行传播。至周汉性嗜扶箕，酷信鬼神，平日好托箕仙言语，其为心疾显然。已饬恽道赴湘，如迷惘难于取供，即确取家属族邻供结核办。再十二日夜间，接湘抚函咨商拟周汉办法，其意甚欲奏请严办，惟办法及措词似尚未妥协。周汉并未传到，略云是否周汉所造，碍难悬揣。无证无供，任凭德使所指，坐以诽谤罪名。查"诽谤洋教"四字乃洋人来文中语，中国律例、中外条约均无之，以此定罪，何以昭示天下，必致万口哗然。且西人动援成案，设以后指办何人，即办何人，则中国士民受累无穷，亦大非政体也。况板片不毁，书铺不办，西人岂能甘心。周汉必应惩儆，但须既令造谣者知儆，又于以后交涉事无窒碍耳。

**同日**　批江陵县禀查明旗、民斗殴情形。略谓：

此案有关旗、民构衅，殴毙民人二命，旗、民各有受伤。案情重要，地方官应将起衅斗殴细情详叙，岂能照寻常命案，通报大概情形。兹查阅该县回署后禀报，一味含糊，实属不知轻重，率谬已极。总之，此案旗、民构衅，必须至公至平，妥为审办。本部堂一秉至公，于旗、民视同一体，毫无偏袒。惟其处断平允，无枉无纵，庶可免再酿巨衅，俾旗、民以后永远相安。仰北按察司迅饬该县逐细查讯，据实详晰飞禀，勿再删减案情，草率迟延，致干参咎。

**同日**　就产茶州县官奖惩事电复江宁刘制台(坤一)。略谓：

茶务关系民生大端，非有部定实奖，不能鼓舞。若仅外奖，督抚着意者偶一行之，不关心者则章程废矣。州县督催早采，限谷雨前五日摘毕，并禁园户搀水，商贩加称，此共两三月内事，似不甚繁。拟改为每年汉口茶市售价最高，查明由于摘早制精、不搀水者，照寻常劳绩请奖一员，三年皆次高，照寻常劳绩请奖二员，均不得逾额。查明实系奉行不力，一年者记过停委一年。如一连三年不力者，实缺撤任，候补停委二年。赏不滥，罚不重，似不至冒滥及有妨他务。此系酌拟，就正尊处，照办与否，不拘也。

**刘制台来电(光绪十八年二月二十一日到)**：敝处前电拟请改归各省酌办，本指奏定寻常内奖由各省酌办而言。盖以西茶有运汉者，有运上海、九江等处并有运汉者，是西、皖之茶运销之处不一。运鄂由鄂考核而惩劝之，运他处者若置之不议，办理未免两歧。若并归鄂办，则货未运汉，鄂又无从考察。若议归他处，汉为各茶云集之区，各口既非其比，即难援以照办。纵或能行，亦难画一。由各省酌办，得以各自统核，似较平允。辱承垂问，聊贡所见。究应如何办理，仍候卓裁，敝处毫无成见。惟事隶西、皖，须与两中丞商之。现抄各电函达，并请径商尊处矣。

**二月二十四日(3月22日)**　咨呈总署，因铁厂添购机炉等项，续增预算三十二万四千六百两，连原估二百四十六万八千余两，二共二百七十九万二千余两。

**二月二十七日(3月25日)**　会奏查讯荆州旗、民命案情形。略谓：

据江陵县龙兆麟禀称，荆州东门外距城五里之草市后街泰山庙，于正月二十五日演戏酬神。旗丁小福等上台看戏，当有管台之庞家顺拦阻。旗丁夺梯上台，愈上愈多，将庞家顺殴打，摔至台下。庞家顺惨呼救命，以致激成众怒。其时旗丁看戏者约百余人，民人四路来看者约千余人，众情汹汹，即与旗丁混相殴打，轰逐出庙。各旗丁含忿回城，行至东门外二里之沙坝地方，途遇赶驴之王大福，知其为草市之人，群殴泄忿，见伤重，委之而去。而先回之旗丁已在满城邀约数百人执持刀枪，重往草市报复。斯时戏已早歇，人已四散，有佐领爱仁之眷属尚在庙内。爱仁恐遭殴辱，即邀素识之民人郭光焕等同护眷属出庙。甫出庙门，适与旗丁相遇，不欲分辨，用刀连砍伤郭光焕倒地。草市人等

见旗丁来势凶猛,即鸣锣喊同牌民齐集,旗丁始行散去。次日,报称受伤者四十七人。二十七日,被殴之民人王大福、郭光焕因伤毙命。二十六七等日,满营兵丁复扎东门外,见有草市人进城卖货,将货掀弃,举械朋殴,连日殴伤无干之民人杨开甲等十三名。二月初八、十六等日,岳州府客民孙凤翔、曹科选、刘怡上及草市民人周延喜等进城,均被旗丁无故殴打,将周延喜殴伤。连日该县会同理事同知提讯旗、民,供情各执。臣等查道光二十六荆州旗、民因观划龙船积衅未释,旗丁寻隙纠殴咸宁、武昌二县客民铺面、会馆,伤毙人命,经前督臣裕泰、前抚臣赵炳言奏请提省审办,按例拟结在案。查从前旗丁焚殴咸宁、武昌客民即在草市地方,以后往往因口角细故,互相寻衅。此次因看戏起衅,旗、民争斗互伤,致毙民人二命。其中情节虽有重轻,而彼此皆互有曲直,亟应查出鼓众群殴旗丁之民人,按律严惩。其致毙民人二命之旗丁,亦必迅速查出正凶,交案研讯,按律拟办,方足以昭折服而弭衅端。若非审断公平,妥为办理,分别各予惩儆,则积嫌愈深,断非日久相安之道。臣等即查照道光年间成案,饬提此案应讯人犯要证至省,督同臬司研讯确情,分别定拟奏明,请旨办理。

**二月二十九日(3月27日)**　咨荆州将军勒交致毙民人之旗丁。略谓:

正月二十五日,荆州东门外草市地方泰山庙演戏酬神,旗丁强行夺梯上台,将管台之庞家顺殴打,摔至台下,激成众怒,与旗丁互相斗殴,各有伤害。旗丁复回城邀约数百人执刀枪重往草市报复,先后致毙民人王大福、郭光焕二命。二十六七等日,旗兵复扎东门外,见有草市人进城买货,遂将货掀弃,举械朋殴,殴伤无干之民人杨开甲等十三名。除严饬荆州府江陵县查拿鼓众群殴之民人程大等二十余名外,咨请该将军赶紧查出旗丁致毙民人王大福、郭光焕之正凶及纠众为首之旗丁,交案会审惩办。

**三月初十日(4月6日)**　致电总署。略谓:

枪炮厂能造十二生克虏伯后膛钢炮、船边炮及炮弹,水陆炮架一切零件均能造。若造新式快炮,机器尚须改换。枪机已改换小口径最新最灵之式。至新式快炮图本年正月始见,改换不及。南北、洋兵轮皆配克虏伯后膛炮,似已精利足用,添改新炮机加价过巨,只可缓图。现已督饬洋匠赶办厂工,约至明年五月可以开造,冬间造成。闽省船炮限满订购亦须明冬始能运到,彼时鄂炮已成。钧署及户部之意均在塞漏卮,福靖之炮似可暂缓购配,俟鄂炮造成安设,尚不为迟。

**三月十三日(4月9日)**　致电总署、天津李中堂(鸿章)陈周汉并未刊刻诋洋

书画。略谓：

前派恽道祖翼自湖南回。据禀设法传到周汉家属、团邻亲讯，佥供称周汉久已外出，不在宁乡本籍。平日性好扶箕，惑于鬼神，言语荒诞。近年痰迷日甚，已成心疾。素性不喜洋教，仅此信口诋訾，实无刊刻书画及伪造公文等事，系匪徒假托其名。众证确凿，取具家属、团领甘结及地方官印结，并查明书铺误行刊印，分别封闭惩办，将板片设法购获带回，拟委江汉关道会同领事销毁。至周汉疯迷生事，自应惩办，即当奏明请旨办理。其假托煽惑之人，缉获另结，并饬湘省严禁。湘省风气甚为棘手，恽道精密稳练，此次前往，相机操纵，多方开谕，宽严互用，始能令湘省一切帖然，妥速查结。

**总署来电(光绪十八年三月十五日到)**：元电办法甚妥，已进呈，俟奏到请旨。奏折须详细声叙，两面兼顾，以备发钞。

**三月十四日(4月10日)**　致电俄京许钦差(景澄)，询"鄂炮厂添配造炮架机器全副、造炮子机器全副，枪厂添配造小口径子弹机器全副，订明由各厂派匠来鄂包造，价各若干"。

**许钦差来电(光绪十八年三月二十一日到)**：炮架机二十二万五千马，炮弹机每日百颗四十万马，二百颗七十万马，枪子机二十七万五千马。

**三月二十四日(4月20日)**　批浏阳县等禀会讯匪党录供拟办。略谓：

此案供词逆迹显露，该印委等复以愚懵无知、误入迷途、尚非甘心为匪等词，曲为之解，诚不知是何居心。试思该犯等吃血酒，开客寓，约期行事，阴谋诡秘，岂得谓之愚懵无知。李朝富上年三月即开设客寓，陈裕和等来往住宿，岂得谓之甫经入会数日。用红黄旗先占县城，邀集兄弟杀官占城，所谋何事，岂得谓之误入迷途，尚无谋为不轨，尚非甘心为匪。然则必如何而后可谓之不轨为匪乎。且律载年未及岁，分别情罪办理，并无二十余岁不办重罪之条。据禀李朝富年仅二十六岁，冀为开脱，尤为谬妄。此等重犯尚不严办，以后团绅谁敢拿匪送官乎。仰南按察司先将该印委等严加申饬，饬即复讯确讯，由司照章核议，速复饬遵。

**三月二十五日(4月21日)**　奏陈查办湖南刊布揭帖伪造公文一案情形。略谓：

臣等前经承准总理衙门咨开，匿名揭帖本干例禁，立法甚严。自发逆扫平后，地方又安，而散勇惰民思欲借端为乱，辄假西人传教为言，刊为书说，编作歌谣，绘为图画，率皆鄙俚不经，不堪寓目。而愚民无识，往往为所煽惑，甚或酿成巨案。迭准德国使臣屡次送到刊板、书籍、说词、歌曲、画图种种，并有捏

造总理衙门公文及督抚文函各件，居心甚为诡诞，咨行通饬各属查禁，究查捏造之人，从重惩办，以消隐患。并迭次承准电开，长沙府有周汉开设宝善堂、邓懋华书铺，刊刻诋毁洋教书籍，布散甚多。查各处教案之起，皆由造言生事者摇惑人心。各书皆由湖南而来，有三家书铺邓懋华、曾郁文、陈聚德，皆代周汉刻书。当经臣之洞电请总理衙门代奏，派委湖北督粮道恽祖翼驰往湘省，会同湖南臬司确查禀复，奉旨允准在案。兹据该道恽祖翼自湘回鄂，会同署湖南按察使吕世由禀称，查得周汉系宁乡县人，由军功荐保道员，留陕西补用，向以宝善堂之名在湖南省城刊刻善书，踪迹无常，现在远出未归。邓懋华、曾郁文、陈聚德三人均以刻字为业。曾郁文已于上年身故。当据邓懋华供，向在长沙省城小西门内路边井独自开店，刷卖账簿，并未与周汉合伙刊刻书籍，惟与之熟识往来。上年周汉曾至店中寄居数日，随即出省。有时言语荒诞，状似疯迷。其所辑各种善书，闻系陈聚德、曾郁文代为刊刻。据陈聚德供，开设刻字店多年，曾代周汉刊刻《得一录》、《官绅宝训》、《拯弱宝筏》、《格言联璧》、《传家宝训》、《扩充隐恻》各种善书。所有板片，随时取去，自行刷印。伙店人数众多，不谙文义，向来刻书照字算钱，不问来历，所有《辣手文章》等书并一切画图是否间有伙店代刻，实在记忆不清。据曾郁文店伙吴东海供，店主曾郁文曾代周汉刊刻善书，已于上年身故。至于毁骂洋教书本曾否刊刻，实不知情，自奉将店门封闭，各伙俱已散去。该道到湘，当即会同该司派委湖南候补通判蒋联庚驰赴宁乡，查传周汉。旋据该员会同宁乡县知县郑之梁禀称，周汉自光绪十年由新疆请假回籍，随即携眷出外，至今并未复回原籍。当将周汉胞侄周德之、户族周昆玉、团总唐篠楠、邻右黄树秋一并传解来省。经该府讯，据周德之供，周汉系其胞叔，自光绪十年回籍后即携眷出外，随意遨游，六七年来并未回至宁乡。近患痰症，时发时愈，病剧时言语不清，有似癫狂。又羡慕神仙，自称铁道人，最信扶箕。平日虽不信洋教，并未编刊书歌画图，各处布散。或系不逞之徒因伊叔周汉保至监司大员，托名刊刻，并捏造总署、湘抚公文及致鄂抚书信，希图耸听，亦未可知。质之户族周昆玉，团邻黄树秋、唐篠楠等，各供相同。惟所有书歌画图究系何人秉笔，未能得其主名，自应先将板片搜获，销毁净尽。当经该府督同长沙府、善化县悬赏购觅，复派差分路搜寻，始据长沙县民万富安等陆续缴到《鬼叫该死》、《辣手文章》、《擎天柱》、《灭鬼歌》、《禀天主邪教》并画图各种板片计三十一面共二十五块，内多残缺不全，自系畏罪毁弃。所有板片及人证供结，均由该府禀解该司道等亲提复讯，所供均与该府原讯相同。复向周德之究诘，复讯陈聚德、邓懋华，反复研鞫，供仍如前。加以刑吓，矢口不

移。该司道等因案关重大,又经派员明查暗访,咸谓周汉患有心疾,语言怪诞,近来痰迷更甚,见人动辄谩骂。至刊刻毁教书图等事,并无闻见,异口同声。供证既属确凿,应即据供拟结。惟周汉以在籍道员,专好扶箕,确信鬼神,语言怪诞,迹类疯狂,病发之时乖谬尤甚,逢人辄骂。此等形状,仕途罕见,自应禀请奏明,予以惩处,以儆谬妄而免生事。臣等查此案周汉虽查无刊播揭帖以伪造公文情事,惟该员以在籍四品职官,理应谨言慎行,矜式乡里。乃平日专以扶箕为事,惑于鬼神,言语荒诞,迹类疯狂,以致匪徒假托其名,伪造公文,造言煽惑,自未便漫无惩戒,致令滋生事端。相应请旨将在籍花翎、陕西补用道周汉暂行革职,查传到籍,交地方官严加管束,不准潜至省城,妄为生事。仍随时查看,将来痰疾如能痊愈,果能谨饬改过,再行申请核办。至窃名刊播揭帖,伪造公文、信件之匪徒,臣等自当督饬该臬司严饬各属实力查缉,务获究办,以儆效尤。其起到书画各种板片,由臣之洞派委江汉关道孔庆辅眼同汉口领事销毁。

**三月二十六日(4月22日)**　致电总署请续拨铁厂用款。略谓:

铁厂需款孔亟,前函早邀钧鉴。枪炮、路轨各厂皆以铁厂为根,船板、锅炉及各机器皆需精钢,炮钢尤精。中国尚未解炼钢之法,今日炼钢尤为自强要务。必宜速为讲求,则船炮及各机器所需钢料皆不外求,庶免受制于人。续请拨借用款,力从撙节,无可再省,且均外筹,不动内款。所费止此,利赖无穷,专盼钧署主持。

**四月初五日(5月1日)**　批北盐道详赍收支数目。略谓:

湖北盐务外销五成杂款、公费两项,历年不敷甚巨,大率习而不察。本部堂于到任三月之后,即经檄饬该道设法撙节,筹议抵补。又以善后局为用款总汇,复经檄饬该局将内销、外销各款分别查清,酌定节省、开支、拨正、筹补四策。因善后局之款有应拨归盐道开支者,以致盐道库又增出款。兹据该道统核正、杂各项岁入岁出数目,截至光绪十七年底止,所有外销五成杂款不敷之数,自前年筹议弥补后,不敷尚多。虽据称均为地方办公所必需,无可裁节,然必须设法筹画,一面筹款弥补,一面截住续亏,核定用款,不准再有溢支,方为长策正办。除江汉、经心两书院每年经费不敷银约六千七百余两,应听候另檄筹拨专款备支外,其余所拟添筹、拨补、拨正、节省各款办法尚属妥协,均即照准。经此次议定批准以后,该道务须坚持定见,确守力行,月月钩稽,事事省察,积久不摇,方有成效可睹。其每年用款即以十七年各项支用之数定为限制,不准再有增加。该道仍应随时悉心筹划,倘能于三年内还清前亏,尤为

尽善。

**四月初七日(5月3日)** 札产棉各州县试种美国棉子。略谓：

棉布为民生日用所必需。通商以来，各国之洋布、洋棉纱行销于中国者，年中值银不下三千万两，久为外洋独擅其利，漏卮甚大，不得不力筹补救。本部堂莅楚以来，奏设织布官局，不日落成，即可开织，每日出布千匹，一年之中需棉十万余石。武、汉、黄、德、荆州各属多产棉花，若能讲求种法，使产多棉美，未始非地方兴利之一端。历考棉花之佳，以美国所产者为最，朵大棉多，绒细而长，色白而亮，收成倍富，纺织俱良，是以各国讲究种棉之区，莫不购种子于美国，历著成效。现准崔大臣(国因)寄到棉子三十四担，系于美国所产百余种中选出两种，一宜于湿地，一宜于燥地，与湖北土性、气候最为相宜。已饬湖北织布局分别转发各州县，迅将发去棉子发交种棉之户，剀切劝谕，分投试种。将来收成以后，即由布局派人前赴该处从优给价，尽数收买，断无虑其种成以后难于销售，总令领种之户有利无亏。仍将棉子发回各属再种，如此辗转传播，不数年间，楚棉之美当不逊于洋棉。凡领种者，饬令于收成之后各缴土种、洋种棉树各一丛，由该州县转送织布局汇同考验，评定甲乙，择其培植最佳、花朵最旺者，由布局给予该棉户奖赏，以示鼓励。此系特札饬办之件，该地方官务须切实劝种，不得以难办藉词搪塞。倘收棉之时，该州县并无此项试种之棉堪供布局收买，即系该地方官奉行不力，定干未便。

**四月十一日(5月7日)** 咨北抚院派员赴四川南坝招徕豫、回土贩。谓：

据委办北路防缉经费局、湖北补用知县张国兰禀称，所有豫帮在口领照入川者已有多起，惟头帮马万年计算五十日往返，此时当入鄂境，乃沿途探听，消息尚无。有云川土长价，客贩购买较难者，有云陕省跌税派人在彼招引，该贩鼠首两端，迟疑莫决者。但以山河间阻，远信难凭。若只在豫境招徕，领票入川者仍不折返，何异为丛驱雀，依然劳而无功。兹已禀商徐守，特令马千总德新即于初十日携带兵勇六名来往四川南坝产土之地驻扎招徕，必使尽释疑团，仍归旧道，引一帮开一帮，行至楚境核桃园，即由防兵接护到均。似此推之挽之，庶可络绎而至。只须南、邓领照者一唱于前，将来开封各帮自必众随于后。前禀修治二竹(指竹山、竹溪二县)险径，尤为招徕急务，因其利而利之，可谓惠而不费等语。查陕税日减，豫、回各帮尽趋陕省，亟应因时变通，设法挽回，不可坐失大利。商贩绕行陕西，究多十日之程，道阻且长，既费脚价，又稽时日，实多不便。若能因时制宜，使商贩取道鄂省，总较陕为利便，自当舍彼就此。二竹险径即派该令督同千总马德新酌度情形，赶紧兴修，以便商旅。

**四月十四日(5 月 10 日)**　札张延鸿等接办鹤峰铜矿。“缘鹤峰九台山之江黄、无车等窿矿脉均旺,以原派候补知县杨钧承办不力,改派即用知县张延鸿、都司张金生会同接办。该处境接湖南石门、桑植、慈利等县,向多私铸及不逞之徒造言生事,应会同各该地方官出示严禁。前缴毛铜佳者有八成半净铜,如能就地炼成净铜,自应提炼净尽,以省运脚及到省重炼之费。如无提净良工,则仍运毛铜至省,亦无不可”。

**同日**　札麻城等县整顿淮盐疏销,查缉私枭。略谓:

向来缉私之凋落,总由于见有大伙枭贩则畏避不遑,专寻穷民小户零星夹带数斤或数十斤者,聊以塞责,于私盐来路销路毫无所损,徒致结怨村民,助私仇官,转为私枭引导庇匿。此次经本部堂将缉私马队三营极力整顿,人马足额,器械精利,并添拨鸿字营步勇以辅鼎字营之不及,若再不能捕截大伙枭贩,成何队伍。本部堂当随时派人密查,如有持械大伙而坐视避让,不敢截夺,则是庸懦无能,定惟该汛地将弁是问。至本地票头之勾引,村镇棍徒之庇囤,最为大害。内患不清,外枭难绝。此事专责成该州县清查严惩,弁勇如查知,即告知地方官密拿务获。

**五月初五日(5 月 30 日)**　札铁政局撤换道士洑、明家湾等处煤矿委员。略谓:

该煤矿等开办已久,尚未见有宽厚煤层。游令学诗经手工程,功效毫无,而起造楼房,添置器具,一味铺张。虚开工匠,多用冗人,妄支滥用,难以枚举,殊出情理之外。黄令建藩专管收支,扶同游令任意开报火食、丁役工食,漫无限制,钻工、长夫等项皆多不实。所有游令、黄令等工程、收支差使,应即一并撤去。派委在籍兵部候补郎中余正裔专办道士洑、明家湾等处煤矿工程。余如大冶铁山路工、石灰窑马头、王三石煤矿各局厂在工人员及一切用款,有可节省者,均应由铁政局稽查考核,酌量核减。

**五月二十五日(6 月 19 日)**　奉旨札饬北藩司查勘议覆规复藕池口旧堤等事:

据湖南常德府京官、刑部郎中张闻锦等呈称:湖广水利以荆江为大宗,荆江利病又系乎南、北江堤之成败。南江堤旧有虎渡、调弦二口泄江流入洞庭,以杀江怒。自咸丰二年湖北石首县藕池溃,十年江陵县毛家尖、杨家尖溃,同治九年公安县陡湖堤、松滋县黄家铺溃,荆江横冲而南,常德府遂成釜底。惟有规复旧堤,堵塞藕池溃口(长五百余丈),或于藕池口东南鲇鱼须地方横筑长堤一道,截引荆江之水使折而东经调弦口径流故道,趋岳阳三江口会荆江正流,统由大江出海。为此,札饬该司派员前往,会同地方官查明湘绅所拟办法究竟于荆州各属有无妨碍,并将毛家尖、杨家尖、黄家铺、陡湖堤、虎渡口、调弦

口等处水势情形一并查明。

**五月二十七日(6月21日)** 致电伦敦薛钦差(福成)催速寄建厂图纸。略谓：

贝色麻厂、西门马丁厂、抽条拉片厂各图久未寄到。停工待图，糜费甚巨，限期又迫，焦急万分。请速催全寄，并于使馆随员中代择一人托以此事。该厂绘图人员可另给酬劳之费。

**是月** 译洋务书初稿成。

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卷四页七十六：

此王紫诠(韬)与傅兰雅等在上海所译。寄稿至，延主事杨楷、贡生华世芳、训导王锦荣等删繁补漏，重加编纂。《香岩老人六十寿言》：公编纂夷务类要一书，分门列表，成数百卷，将以呈进，备乙览焉。得失利病，燎若指掌，谓此书也。屡有增损，迄未定稿。

**六月初七日(6月30日)** 再电伦敦薛钦差(福成)催寄建厂图纸。略谓：

去年各图早到，今年马丁图昨亦递到，仅有一纸，系布置总图，非作工细图。前所寄者惟生铁厂细图皆备，余厂或有总图而无细图，或有细图而无总图。布置不全，虽有图不能动工。间有可动工者，已次第起造，此外缺漏甚多。前后已电催十二次，而谛厂总不能上紧。务求设法急催谛厂赶绘，加费不惜。至各图须将油布摹本寄来，前所寄者皆晒印蓝纸，久渐模糊，此间重摹，旷日糜费已不少矣。

**六月初九日(7月2日)** 致电柏林许钦差(景澄)，“请向德国威巴文厂定购十五匹马力煤窿起重机，连锅炉、辘轳、铁绳六百米打，配全一副。并电威巴文厂即赴中国使馆议价。”

**六月十三日(7月6日)** 饬查究茶业奸商袁云峰等。略谓：

据湖南茶商德永丰等呈控，盘踞茶业公所，霸充首事之袁云峰、陈敬轩，造谣生风，勒抽私费，于红茶每百斤估取银七分，乘洋行兑价时拦扣在握，积银二三十万，仅修公所一区，估费不过五万，存项尚有巨数，从未核账题单。自设此公所，洋局陡变，交单则纷纷退割，过磅则件件欺压，云、敬等无所整顿，反卡制盘剥，敛费巨万，毫无正用，禀恳拿讯澈究核追。查茶务为楚省出口商货大宗，若如所呈，袁云峰等盘踞招摇，敛费巨万，剥削群商，藉肥私橐，实为茶务大害，自应追查究办，以儆奸绘，以清茶务而纾商力。仰北布、按二司会同江汉关道迅提袁云峰等及应讯商号人证到案，查讯确情，核算明晰，分别押追究办。并另筹整顿章程，妥议详办，毋稍含糊宕延。

**六月十九日(7月12日)** 致电安陆史守饬所属趁早扑蝗。略谓：

京山既见蝗虫，亟须趁早扑灭。该守即录此电飞饬京山县暨所属临近各县一体认真查看，如有萌动，即上紧设法悬赏扑灭，不准稍有玩忽，以致养成大患。

**六月二十六日(7月19日)**　奏复裁撤茶商捐助两湖书院经费情形。略谓：

本年五月十一日奉上谕，有人奏称茶商捐助两湖书院经费，传闻督臣仅照原捐章减去三分一，约计各项茶捐每年犹须银二万两内外，又有杂费及留难情事。种种扰害，茶市萧条，国课日亏，请饬蠲除。若如所奏各情，茶商苦累如此，仍着张之洞悉心妥筹，早为裁撤。臣伏查茶商捐助两湖书院经费，系就该商多年旧案之捐，为两省培植士林之举，捐数轻减，商情乐输。自上年复奏以来，并无一呈一禀向臣及抚臣、关道衙门投递者。惟今年春间雨水较多，茶市销为减色，究恐商人不免借口，正在饬查核议，酌拟停收。钦奉前因，遵即悉心妥筹，檄饬江汉关道立将此项茶捐即日出示，遵旨裁撤。原奏所称国课日亏一节，查汉口茶税，近年较前渐形短绌，已非一朝一夕之故。光绪十六年一年收税银九十五万七千余两，十七年一年收税银一百零二万四千余两。查十六年收捐书院经费之时，头茶已过，所捐仅只数月，并未全收。而十七年全年抽收书院经费之时，税课转较前加增，尤足为书院捐费无损于茶务、国课之明证。至近年茶商亏本之由，洋商揩价之故，实因茶庄过多，每思侥幸蒙混，制造粗率，烟熏水湿，气味不佳，兼以劣茶搀杂。洋商渐知其弊，于是买茶率多挑剔，故抑其价。一经亏折，相率倒闭。总之，此捐无累于商，无损于国。有税课之可稽，有商情之足验，非臣一人之私言。此捐本为书院及方言、商务各学堂经费而设，不独有益于士林，兼有裨于商务。惟现在茶市减色，恐论者不揣其本而齐其末，是以体察情形，亟议停收，以杜借口，于奉到谕旨后即行裁撤。两湖书院及方言商务学堂经费，自当另行妥筹办理。

**闰六月初五日(7月28日)**　就英国领事欲赴湘事致电总署。略谓：

自去秋至今，湖南屡有诋教揭帖，英领事嘉托玛屡言秋间必亲赴湖南面见巡抚，诘问此事，语意甚坚。查各国窥伺湖南，欲在岳州通商，已非一日。窥领事之意，将来必有各国合谋，藉端要挟，欲开湘岸之举。湘省人情事势，必然扞格滋事。且领事一到长沙省城，地方必谓通商已确，断不相容，定生巨衅。此关系甚大，望预告英公使力阻领事勿赴湘，诸事尽可在鄂商办。

**闰六月初九日(8月1日)**　致电襄阳道、府等保护教堂。略谓：

闻襄阳因时疫盛行，谣传洋人置毒井中等语，实堪骇异。疫病乃时令使然，与洋人何涉。此等荒谬不根之语，显系匪徒所造，必应严拿。并将教堂妥

为弹压保护，勿令稍滋事端，致干重咎。

**闰六月二十日(8月12日)**　札岳州、巴陵、临湘、通城等府县查探匪首汪殿臣确情。略谓：

据通城县禀，匪首汪殿臣于闰六月初十日在临湘之马家峒胡竹坡聚众二三百人，盘踞山上，夜间聚匪更多，逼令近处富户进贡，声言劫富济贫等情。查岳州一带伏莽甚多，时有蠢动之虑。上年巴陵大云、鸡鸣等山会匪滋扰，虽经搜捕解散，而匪首汪殿臣迄未就获。此股匪徒纠结已久，根株已深，时散时聚。南省兵力尚厚，倘一闻匪警，立即前往围拿首要，解散胁从，当不难立就扑灭。如须北省营勇前往，应否取道通城，抑应由水道驰往岳州，并即查明飞禀查核。

**闰六月二十三日(8月15日)**　致电总署、天津李中堂(鸿章)，告以前数日英领事告江汉关孔道言，欲乘兵船一号，并带兵船一号，于二十六日启程赴长沙，拜会湖南抚院，当经孔道力阻：

查领事赴湘，无益有害，必生枝节。且长沙非通商口岸，兵船不应擅往，驻汉口领事亦不应至长沙，均与条约不合。务请钧署速照会英公使力阻。

**是月**　海军衙门奏报各省解清海军巨款。

**奉上谕**：张之洞力顾大局，殊堪嘉尚，交部从优议叙。

**七月初一日(8月21日)**　大冶县李家坊里绅李杜文恃众逞横，阻挠铁山运道要工，饬该县拿解来省，从严究办。略谓：

李杜文素不安分，遇事生风。上年开办铁山运道，派充运道首士，原以就地取材，弃瑕录用。该首士宜如何激发天良，力图报效，庶几藉晚盖以赎前愆。乃近闻运道修至李家坊一带，专办委员林令照章派拨熟习工作之长夫五十名前往铺石，而李杜文竟欲尽该处乡夫，不许由石灰窑派往之人与闻其事，并将各夫头所领锄铲物件抢去趱逐，旋复带领多人哄至分局。迨林令函达该县出差传讯，李又率族众赶至老鹤庙，将夫头殴打掳捉，勒索讹诈。如果属实，殊属恃众逞横，形同化外，此种风气万不可长。李杜文怙恶不悛，阻挠要工，王法具存，岂容宽纵。饬由县签差，拿解来省，以凭从严究办。

**七月初三日(8月23日)**　方言商务学堂落成，内分算学、格致、方言、商务四门，饬北善后局筹拨经费。其学堂与铁政局为邻，且一切事理本属相通，应即委铁政局总办蔡锡勇兼管，并酌议章程。

**七月十一日(9月1日)**　札候补道陈汝蕃驰赴襄阳绥靖地方。略谓：

襄阳、谷城、光化一带，近因时疫流行，哥老会匪与灯花教匪乘机煽乱，借教堂为名，造谣揭帖，放火焚民人及教民房。又访闻有大刀痞王三、棍子梁厥

庇等聚众数百人,已入紫金峒。灯花教伙乘机蠢动,民情惶扰。业经本部堂照饬统领铁字营熊提督铁生先拨一营星夜驰往弹压,查拿会匪。查襄阳重镇,界连豫省,伏莽素多。当此民情惶扰,会、教各匪萌动,造谣煽惑,常涉教堂,关系甚巨。必须遴委大员前往,会同地方文武,将会、教各匪迅速查拿痛惩,以定人心而弭巨患。查有候补道陈汝蕃堪以派往,即便遵照迅速束装驰往襄阳,安抚居民,绥靖地方。

**同日**　饬襄河水师统领刘提督鹤龄派水师两营相机弹压会、教各匪,以靖地方。

**七月十三日(9月3日)**　致电总署陈襄阳时疫流行,民疑教堂所为,遂至纷扰。略谓:

襄阳自六、闰两月时疫盛行,死亡过多,民间讹言有人于井内下毒药,并疑系教堂所为,愈谣愈甚,示禁不止。痞匪乘机煽动,迭有放火烧民房之事。襄阳上至谷城一带,民心大为惊扰,纷纷迁移,或入城,或上山寨。襄、谷教堂、教民处处可危,有多处皆几被焚,赖官防救而免。前数日据文武电禀,拿获放火数人,已电饬将首犯二名正法枭示。近日襄阳稍定,惟谷城紫金峒向多教堂、教民。该处各团云集,兼有刀匪附合,欲焚教堂。经官弁极力防护,至今众尚未散,已电饬道、将率勇驰往查拿解散。

**七月十七日(9月7日)**　派第二批华匠十二名于二十二日由沪赴比国郭格里厂学习炼铁。

**七月二十五日(9月15日)**　札武昌、汉阳等府县严拿匪首杨金榜。略谓:

杨金榜伙同汪殿臣纠党千人,在药姑山渔角亭竖旗起事,蓄谋先取通城、蒲圻等县,最为凶狡。该匪首系汉阳人。现汪殿臣等已经拿获,岳州一带查拿严紧,该匪首必已逃回鄂境,更应通饬严拿,务获惩办,以除巨患。此系著名会匪首要,特饬严拿,毋稍玩忽,致令远扬漏网。

**同日**　致电总署呈明宜昌教案各犯处理办法。略谓:

此案各犯实系一时乌合,各自打闹,并无为首之人预谋纠约。朱发全因游姓失孩在教堂寻出,怀疑逞念,同众打闹教堂,致挤拨洋油,失火延烧,照棍徒扰害例,发极边足四千里充军。赵崇维打毁两教堂物器多件,并攫取银两,照例准窃盗论计赃,杖一百,流三千里。汪望打毁门窗等物甚多,杖一百,流二千里。王德娃子、李宗义、杨长生、何燮臣等七犯随众打闹,各杖一百;王、李、杨三犯打闹二处,何犯不服弹压,加枷号一月。易白、熊宏发仅碰坏窗户,各杖八十。总之,此案教堂肇衅,事出有因,既非谋纠,又未伤人,情法只可如此,断断

不能加重。

**二十九日(9月19日)**　致电襄阳道府、谷城县令。略谓：

谷城烧毁教民房屋并毙死人命一案，事已多日，犯无一获，实属谬玩。此等放火毙命重案，无论是民是教，岂有不行拿办之理。尸亲既指控有人，何以不行传问，从此根究虚实。固不可无故诛连，然岂可纵匪不问乎。总署已屡询，此案须具奏，若正犯不获办，断断不能了事。

同日又电：

襄阳一带自乾、嘉以来本有教匪。从前下药，近日纸人，无论是否谣言，均须切实查办。实则下毒药、放纸人者为邪教害人之匪，应办。虚则传播下毒药、放纸人者为造谣惑众之匪，亦应办。襄、光、谷等县如查无纸人实据，即将妄行传播此说者如无重情，即酌量杖责枷号数人，游街示众，次日谣即息矣。仅止昼夜巡防，何益。该地方官何以并此权宜定乱之法亦不晓，真不可解。

**八月初三日(9月23日)**　就领事赴湘事致电总署、天津李中堂(鸿章)。略谓：

英领事已言明不去。法领事忽告湘抚，初五六日即赴长沙，系该公使令往。阻之不听，实出意外。昨接湘省信，长沙甫开岁考，生童二万余人，谣传洋人欲赴长沙开马头，设教堂，新湘抚带之同来，揭贴传单，大众聚议御阻之策，欲阻新湘抚登岸，情形横悍。法领事若往，不待入城，已不可问矣。今日再往阻之。除饬关道不给护照外，祈钧署速商法使力阻。湘抚吴(大澂)行期甚急。法使若不肯阻止，则领事与湘抚先后到省，百口莫辩。吴新到，无从布置，必开巨衅。且威望既损，以后事事棘手。并请钧署电告吴勿急遽，须俟法领事议定不往，乃可行。吴不先到，彼必不敢前往也。

**同日**　札南藩、臬司等晓谕查禁长沙府揭贴。略谓：

本部堂访闻长沙省城正值岁考，生童云集，谣传洋人不日将到长沙开设马头，以致揭贴传单，街市纷扰，实堪诧异。查英领事前曾有赴长沙之说，经本部堂电商总署阻其勿往。时值新授湖南抚部院吴在京，当经吴抚院往晤英国驻京公使剴切商论，力止其行，英使当即允许，已电饬领事勿庸前往。是洋人赴湘之说已经中止，且亦本无在长沙开设马头之说。总署未经议及，岂能辄开口岸。至岳州兵船，乃本部堂派往巴陵、临湘缉匪之船，何得妄造不根之谈，摇惑众听，滋生事端。仰该司道、保甲局等即便遵照，将上项情节即日迅速出示晓谕，务饬长沙府县详切开导，以免众情惊疑。如敢有匪徒造谣揭贴，借端生事，即行严拿惩办。

**同日**　奏陈湘、鄂合剿临湘会匪并擒获首要汪殿臣等。略谓：

湖南临湘县会匪汪殿臣，向来开立山堂，纠党放飘，久蓄逆谋，于上年九月在巴陵县界之大云山纠党啸聚，焚劫居民，抗拒官军，当经兵勇追捕逃匿。复在临湘县属之小湄飞鸣山聚众劫掠，又经振字防营及岳州水陆营汛兵勇击散，拿获匪党多名，惟匪首汪殿臣在逃未获。本年闰六月，汪殿臣复在临湘县属之药姑山渔角亭聚众竖旗起事，当经臣之洞饬派鸿字营勇两哨分投驰往通城、蒲圻扼扎截拿，汪殿臣及伪军师等均已逃逸。臣之洞当以汪殿臣伪称王号，频年谋为不轨，此拿彼窜，三次起事，声势日盛，匪党日多，当派委湖北候补道李谦督带武防营勇两哨，乘轮驶往，会同督饬拿办，务将各匪首拿获，以净根株。旋于七月十四日，于临湘白鹤洞地方，将该匪首汪殿臣围捕擒获。提犯质讯，据供系临湘县人，曾在甘肃各营当勇，久经入会。于光绪十五年七月自行开立天宝山、玉华堂、青龙水、仁义香，分路纠人起事。曾被前临湘县拿获，狡供不认释放。十七年七月，四山纠人已多，在大云山定议起事。九月内自称顺天王，私刻铜木伪印，制造各项旗帜、军器、火药，遍贴伪示，声称天兵开世，在会诸人都封伪官职。迭在巴陵、临湘地方各乡焚掠，经兵勇击败。本年闰六月在渔角亭竖旗起事，四山搭立营棚，分段把卡，图谋不轨，屡次拒敌官兵等情不讳。续又拿获熊名野、熊采汉，均系起事之大头目。又拿获万石先一犯，亦系历从汪殿臣抢劫滋事之悍党。以上汪殿臣等首要各犯均经复讯确供，禀由臣等先后批饬就地正法枭示，并饬将上年拿获监禁之汪殿臣悍党谢盛爱、邓太和、陈炳义、李元青、汤正谓、许明喻、李维青等七名一并正法，以昭炯戒。尚有杨金榜系汉阳县人，道士王晓村系江南人，均已远飏，已分别通饬移咨严拿，务获惩办。现在地方人心已形安谧，仍饬该道李谦会同岳州府巴陵、临湖两县搜捕余党，整顿保甲、团练，将地方善后事宜切实筹办，以期永杜乱阶。

**八月初四日(9月24日)**　致电总署。略谓：

昨日湘抚再见法领事，忽言不去，即去亦不必到长沙。一切松缓，盖因不能同吴抚前往，又闻湘省众情汹汹之故。领事即不去，吴自宜速往，以定人心。今日午后即乘轮赴湘矣。

**八月十八日(10月8日)**　札襄阳县等严拿妄杀匪犯。略谓：

襄阳光化、谷城一带自六、闰、七等月，谣言四起，讹传置毒，各处纷纷妄杀，动辄殴毙、溺毙良民及外来客民，死者甚多。迭据访闻及来省人员面禀，皆言河中流尸已有数十人。众口一词，断非虚语。似此造谣妄杀，若不查究，以后民间以擅杀为无罪，痞匪横行，必成大乱。该县应即迅速查明，按律惩办。

倘竟置之不问,尚复成何政体。

**八月二十日(10月10日)** 就李谦等会禀禁毁大云山窝匪庙宇咨行南抚院。略谓:

据湖北候补道李谦、湖南岳州府钟英、前任巴陵县知县周至德、巴陵县知县陈浚书会禀称,此次匪党汪殿臣放号在马家峒,而其肇端则始于大云山。该山高十余里,虽属巴陵管辖,而山后则与临湘及湖北通城壤地相连。山上原有石庙一座,内供祖师神像。庙外另有六宫,名为庙宇,实系饭店。又有茅屋草棚数十间,或卖洋烟,或卖吃食。每年七、八、九月香火最旺,每日千余人或数百人进香。去年汪殿臣等在该山起事,实系永乐宫道士王晓村招之使来,聚众其间。盖进香人多,匪类易于混入。惩前毖后,若不将六宫焚毁,难保不复为聚匪窝巢。立将六宫焚毁,以后再不准新建庙宇,起屋搭棚。该庙管有田亩山地,拟就近充入至公团,作为该团公业,不准纠纷买卖,以资办公,由县立案,以垂永久。办理甚为得力。再本部堂访闻该府有一二刁生劣监,包庇匪徒盗窃,团绅多名投递公呈,希图保释。颠倒是非,淆惑众听,甚或搜括匪徒财物,纵令远扬。庇匪殃民,实堪痛恨。丞应饬该府县认真访查,破除情面,禀明从严惩办,以儆效尤。

**九月初十日(10月30日)** 致电伦敦薛钦差(福成),祈询谛厂,"鄂省拟先开生铁炉一座,专管生铁一厂,须洋匠几名,能包炼各种生铁,薪工若干,能否荐举。又制焦煤用洗煤、研煤机全副,日出煤百二十吨,要现成旧机,取其价廉,且可速运。恳托人速觅,价若干"。

**薛钦差来电(光绪十八年九月十七日到)**:谛厂称,生铁炉需匠二名,分值昼夜,岁薪各约四五百镑。又需匠首一名,岁薪约六七百镑。又每日洗、研煤百二十吨之机,价千二百五十镑,如果做煤砖,加九百镑。现无旧机,制新一月可成。应否雇购,候电。

**同日** 又电托俄京许钦差(景澄)向德国工厂代觅洗煤、研煤机全副。

**九月十二日(11月1日)** 札北藩司、善后局筹拨织布局官本。略谓:

湖北机器织布官局现经工竣,陆续安设机器,冬间即行开织。该局购机造厂经费六十万两,均系本部堂在广东筹拨。嗣因添购轧花机及厂屋铁料及运保等费,增款三十余万两,除提拨当息银十万两外,余均系借拨铁政、枪炮两局款项垫用。现在两局需用孔殷,亟须各还本款。布局开织在即,购花储棉,在在需款,所存晋款二十万经费实属不敷。亟应遵旨筹拨官款,以资周转,而浚利源,仰该司即便会同善后局遵照办理。

**九月十四日(11月3日)** 奏陈酌议严惩会匪章程。略谓:

鄂省为南北要冲，游匪素多，往来无定，最易潜匿，会匪几至无地无之。该匪等开立山堂，散放飘布，分授伪职伪号，往往与教匪、游勇、地痞暗相勾结，乘机煽乱。亟应明定章程，从严惩办，以遏乱萌。如系会匪为首开堂放飘者，及领受飘布辗转纠伙散放多人者，或在会中名目较大，充当元帅、军师、坐堂，陪堂、刑堂、礼堂等名目者，与入会之后虽未放飘、辗转纠人而有伙同抢劫情事者，及勾结教匪煽惑扰害者，一经审实，即开录详细供折，照章禀请复讯，就地正法。此外，如有虽经入会、并非头目、情罪稍轻之犯，或酌定年限监禁，或在籍锁带铁杆、石礅数年。俟限满后，查看是否安静守法，能否改过自新，分别办理。其无知乡民被诱被胁误受匪徒飘布，希冀保全身家，并非甘心从逆之人，如能悔罪自首，呈缴飘布者，一概宽免究治。其有向充会匪，自行投首、密报匪首姓名，因而拿获，亦一律宥其既往，准予自新。若投首后又能作线引拿首要各犯到案究办，除免罪外，仍由地方官酌量给赏。总期严惩首要，解散胁从，以除奸宄而安善良。地方文武员弁能拿获会匪著名首要，审实惩办，即将尤为出力员弁照异常劳绩，随案请给优奖。如有希图保奖，妄拿无辜，或姑息徇纵，不拿不办，以及曲为开脱，一经查出，即行严参。

**同日**　奏陈拿获襄阳匪徒讯明惩办情形。略谓：

襄阳府属之襄阳、谷城、光化等县，本年六月、闰六月间，该处瘟疫流行，死亡相继，每一村之中一日疫毙至百余人之多。民间朝不保暮，谣言纷起，谓系有人置毒井中。无知愚民辗转传播，始于谷城、光化，及于襄阳以下之宜城。民间多方戒备，遇有外来语音不同、形迹较生之人，或赴井饮水，或身带暑药，辄指为下毒之人，众怒汹涌，混行攒殴，几至毙命。执送到官，查验皆无凭据。城乡多张匿名揭贴，造作怪妄不经之语，民心惶恐。襄河两岸上下数百里间纷纷迁徙避乱，不知所由。或移家入城，或聚团山寨，遂有匪徒各处乘机放火抢劫情事。民间甚为惊扰，刀会各匪大有蠢动之势。毗连襄郡之随州，亦于闰六月间有会匪在小林店、高城总等处数十里间遍插红布小旗，造谣煽乱之事。臣等查此次襄郡因时疫流行，匪徒造谣惑众，纵火焚烧，意在乘机为乱。至襄阳、谷城两县被烧者，民、教房屋皆有，同时各村无故火起、旋被扑灭者甚多，其被毁者大率乃匪徒煽乱图劫，并非专与教民为难，更与洋人教堂无涉，惟有查核案情实据，按照向来惩办土匪盗匪例章办理，务将此次放火案内逸犯及向来有名各匪查拿严惩，以弭乱源。

**九月十九日(11月8日)**　电复伦敦薛钦差(福成)。略谓：

煤机系制枯煤用者，须有升降机、煤仓水池，祈照定一副，速寄。来电所言

价一千二百镑，是否全包在内。煤砖机缓办。生铁炉匠首须能分化铁质，配合适用，祈托谛厂照所议觅便三人，专管炼生铁一厂，仍归全厂总工师节制。一俟定期开炉，再电令来鄂。

**薛钦差来电(光绪十八年十月初一日到)**：煤机遵效电已定，前价均包在内。炉匠正在选募。

**九月二十二日(11月11日)**　批江汉关道详法领事请办襄阳匪犯。略谓：

襄阳、光化、谷城一带，六、闰、七等月时疫盛行，死亡相继，匪徒从中煽惑，指为洋人放毒，乘机放火焚杀，无辜良民、教民同被扰害。地方官前后拿获匪首四名，枭首示众在案，岂能株连不休。此系内地之事，并不与洋人相涉。其间虽亦有教民居舍被烧并焚毙人命，然教民即中国之民，房产乃教民之业，地方官惟分良莠，不分民、教。如有教民被害被抢，自应与良民一律赴县报案请验，断无全凭教士一面之词，开列多名，目为犯魁，辄为严拿究办。且教士只准传教，不准干预地方公事。今观教士所为，直欲为教民包揽词讼，此尤中国之所万难准行者也。所请应勿庸议。

**是月**　子仁实生(侧室秦氏出)。

**十月初一日(11月19日)**　批示铁政局拟设博学堂，定名为自强书院。务期明年学规整齐严肃，以期多得博通经世之才。

**十月初八日(11月26日)**　致电伦敦薛钦差(福成)催寄火砖、厂图。略谓：

郭厂共定火砖千五百吨，系衬高白炉上半节用者。上半火烈，非洋砖不可，仍请照定。其下半已用平砖砌成。敝处所称禳边砖，系衬炉里靠边砖，谛厂始终无一块寄来，故须另定。格兰茨船运来各炉砖已照提单收足，惟比较谛厂初次合同，生铁炉一座尚少四千五百块，高白炉两座尚少二万八千块，已由洋匠详列号数，通知百济转请尊处查明补偿。又西门钢厂、熟铁厂尚有图十八张未来。此间待图待砖，旷日已久，糜费甚多。乃砖、图既到，数又不全，焦灼万分。务恳转饬百济留心详查速催，至感。

**薛钦差来电(光绪十八年十月十三日到)**：郭厂火砖又定五百吨。半月前，谛厂砖装船有十二万余块，已将补数全运。厂图饬百济查催。

**十月十一日(11月29日)**　札织布局派员前往试种美国棉子之武昌、汉阳、黄州、德安各府属收买洋种棉花。

按照向来最高之棉花价值，每斤连子收买，从优给价。如有培植得法，收成较多者，格外加赏，以示鼓励。随到随收，不经吏胥之手，以免借端需索，压搁克扣。又洋棉丛高叶茂，栽种宜疏，每株须相隔三尺余，稍密则阳光不能下射，结桃多不能开，又易生虫。开花时宜勤加剔除。今因初次，不知种法，故收

成不能甚多，并非土性不宜之故，并即明切晓谕乡民知悉。明年自应早行发给，广为如法劝种。

**十月十三日(12月1日)**　批准北藩司、善后局拟在司库当捐存款内提银五万两、局中新案减平存款内提银九万七千两，又电报局借拨安设入滇电线银五万三千两，共凑成银二十万两，拨充布局经费。

**十月十四日(12月2日)**　札拿匪首匡世明。略谓：

会匪著名头目匡世明即旷世鸣，湖南人，系江南讯出洋人梅生私买军火案内要犯。又经匪首龙海腾供出，光绪十年在福建交通洋人，与翦煌、彭清泉等潜构逆谋之首犯。兹访闻该匪首匡世明现在湖南沅州府麻阳县距城四十四里之大坪头地方潜匿，其地距凤凰厅亦不甚远。现据该署副将禀请，密派哨官副将周世勋带同眼线、健勇，星夜驰往该处，务将该犯匡世明拿获，兼程押解来鄂讯办。

**十月十五日(12月3日)**　致函天津李中堂(鸿章)商铁厂招商承办事。略谓：

湖北炼铁一事，现在大冶铁山铺直达石灰窑江岸运道铁路(铁矿路五十余里已完，煤路十里亦计日可成)已成，兴国州锰铁运道小铁路亦将次修成。汉阳炼铁厂大致已备，大约明年二月，各炉及贝色麻钢厂、钢轨厂、西门士钢厂、熟铁厂均可一律竣事。统计购机、造厂、铁路、马头、煤井、轮船、剥船等费，共用银三百余万两(部款二百万，已奏准由鄂省自行筹挪八十余万，又另筹垫二十余万，又粤订机器价十数万，勘矿杂费数万)。惟明春即须开炼，亟须筹定常年成本，计每年约需银一百万两。若无开办巨款，惟有厂成以后，奏请停工。以奉旨饬办之件，若付之停废，不惟失策，亦非政体。窃思此事自应先与中堂筹商，以期周详妥善，成此大举。现拟有一办法，尊处铁路经费未经动用者尚多，拟于此项铁路经费内由部预支轨本五十万，满一年后核计尊处用料若干，仍照用过货价拨付现银，以后每年如此。俟关东路工告成之年，总计盈绌，或鄂找津，或津补鄂，照数清结。此不过先后一转移间，于尊处经费毫无所损，而中国铁利从此兴矣。至钢轨各件如有不精，不能合用者，惟鄂省是问。至经久之计，终以招商承领、官督商办为主。非此不能持久，非此不能节省，迅速旺出畅销，前年曾致书台端详言之。拟于开炼后，即一面招商承办。窃思方今有才思、有魄力，深通西法商务者，惟津海关盛道为最。前三年初议建设铁厂时，盛道曾条上一禀，有慨然自任之意。近日来电，仍持官督商办之说。若盛道能招集商股，只须集资数十万，酌缴鄂省挪垫官本，以为归还鄂省挪借枪炮厂等项之用，即可付之承领。自承办第二年起，或每年认缴官息若干，永远纳息，或每

年认抽还厂本若干万，分几年还清，均可临时商酌办理。今日铁务，非公大钧宏运，一力维持，恐无他妥善之策。若能照议举行，从此风气大开，兵、农、工、商各事取用不竭，有裨富强之计，则中国铁务虽鄂省经理之，实台端主持创成耳。盛道若能照所拟各节招商督办，俟定议时，当会同台端具奏。商局、电局，事皆关涉各省，由盛道一手遥领督办，日起有功。是铁厂一事在津遥领，自无不可。至盛道承办以后，若晚在此，厂事当一切与公会奏商办。即晚去鄂后，亦如招商、电报诸局例，统归尊处主持，断不虑其停废矣。

**十月十六日(12月4日)**　札北臬司筹议整顿沿边州县缉捕办法。略谓：

随州小林汛盘获匪徒王炳祥等十五人，均系河南人，同时至小林汛分投客店住宿者共有数起，人数尚多，不止所获之十五犯。近来鄂省边境盗匪日炽，即如黄陂县职员陈福恺被劫一案，匪徒人数不少，旬日间连劫三县，拿获王少山等七犯，均系安徽人。沿边如襄阳各属劫案尤多。此皆由湖北省沿边各郡县文吏法令之不明，武营实力之不强。州、县但以弥缝讳饰、幸免处分为得计，营弁但以懒惰偷安、细故扰良为长策，均不能认真缉捕。以致邻省匪徒敢于湖北境内明目张胆，大伙持械，公然结队游，伺便劫掠。本部堂实耻之。似此盗匪滋炽，若不严行整顿，必驯致酿成咸丰年间捻匪之祸而后已。然空言戒饬，各该员弁必仍置若罔闻。亟宜筹一切实查拿惩劝之方，方有实济。仰该司即便悉心筹议，应如何派员督捕整饬边团，收罗豪健，悬立重赏，兼责营员，宽其文法，破除积习，密行访查，严定功过之处，妥拟办法，迅速详候核定，通饬办理。

**同日**　以兼旬之内，佐杂人员擅受民词，滥刑私押，致酿命案，饬南、北臬司严行申禁，不准佐杂违例擅受。

**十月二十五日(12月13日)**　批江汉关道详法领事请严办襄阳各案。略谓：

襄阳一案，前经明晰批示准情酌理，自系一定不易之办法。今阅该领事置辩各端，殊堪诧异。查当日襄、谷等处匪徒造谣生事，民心惶扰，痞匪乘机啸聚，若非饬派马、步各营及时弹压，各教堂、教士岂能安然无恙。前于八间接见该领事，曾以及时弹压，使匪徒不至蔓延为祸，当面申谢。今乃谓不按约保护，何其自相矛盾乃尔。至于兵勇驻扎处所，有关机宜，惟当局能知其扼要，岂外人所得搀预议论。如谓鞭长莫及，何以教士、教堂皆已保护安全乎。所称杨岗、茨河等处所毁堂屋系教士措资构造管业等语，查教士不得在内地私行置业。如系教堂公产，无论华式洋式，应有地方官印契为凭，须将契据缴验，再行核办。如无公产契据，无论是否该教士措资构造，皆不得以教堂论，仍应照内

地民产一律办理。该领事将教、民相提并论，亦属不合。如果法教士实有被害，身家不保，自为该领事分内应办之事。若教民被害，自有地方官申诉，初无交涉之可言。不惟教士不应干预，即该领事亦不得越俎，应听地方官自行审办。如审办实有偏袒，故意纵民害教，斯为交涉之事，教士方可禀请领事照会查办。今襄郡之案，其初教民除雷姓外并未赴县呈控，仅由教士开列被杀被抢及犯魁姓名，报由领事照请严拿究办。案焚杀重罪，岂有事主、尸案并未呈诉，专凭教士一面之词，辄为严拿究办之理。设有诬告，将谁抵坐。至襄阳就地正法匪首四名，来文乃谓未办一人，未惩一犯，岂地方官所办之犯有供有证不足为凭，必由教士所指而后为真实凶犯耶。至于教民被杀，房屋被毁，如其报案，应如何缉犯，追赃着赔，地方官自能照例惩办，要无官为赔偿之理，来文所引约章均属牵强。

**十月三十日(12月18日)**　致电华盛顿崔钦差(国因)再购棉籽十吨。略谓：

前承代购棉籽，燥土一种为佳，惜到鄂太迟，收成甚少。请再代购燥土子十吨，务求迅速起运为感。种棉洋书并请觅数种先寄。

**十一月初六日(12月24日)**　饬扎勒哈哩赴襄阳会审南漳兵丁李鸿飞等妄拿平兆贵等案，以伸军纪。略谓：

本部堂前因访闻驻扎南漳县之提标左营游击丁大文，以查拿会匪为名，将所获之人擅用非刑拷打成废。又驻扎老河口练军与淮盐局丁口角争闹，纠约数十人持械将该局委员及局内人等殴伤，搜抢钱物。又双沟汛把总李尚光因勒索未遂，裁诬良民，指为枭贩送县各等情。当经札饬安襄郧荆道朱道分别确查去后。兹据该道禀称，闰六月初八日(7月31日)，南漳县民妇平刘氏以伊子平兆贵向系良民，被游击丁大文营内兵丁李鸿飞等妄拿，诈赃不遂，诬为会匪，该游击酷刑打审，送县验明刑伤。复据生员万世选等赴道呈控，该营兵丁猖獗愈甚，开列吓诈之案五起。其老河口练军纠众殴官，双沟汛把总李尚光诬良为枭各案，核与本部堂访闻大略相同。案关营弁滥刑索扰，纵兵诈害，如果属实，洵属大干军纪，三案均应澈底究办。兹特派大员会同襄阳府随同安襄郧荆道将案证提郡，分别会讯禀办，以昭核实。

**十一月二十四(1893年1月1日)**　咨呈总署请照会英国兵轮勿入内地。略谓：

本部堂因闻本年七八月之间，有英国兵轮一艘由长江上驶，至岳州停泊一日，始行开往宜昌。查外国师船原以护商捕盗为重，自系指沿海沿江船只必经之处而言。若岳州远在内地，距荆河界二十五里，既非通商码头，原无洋商之

可护。又非洋船必经之处,更无需用食物、修理之可言。今英国薤吐即爱司格兵船无故越境,远入内地,湘省人心浮动,最易生事。幸该船停泊未久,船上人等亦未登岸,故能彼此相安。以后若再驶进内地,难保不滋生事端,殊与英国无益,而于中国有碍。为此咨呈贵衙门照会英使转饬各兵船,以后勿得擅进湘境。

**十一月二十七日(1月4日)** 札大冶县迅将路工积欠工价清查明晰,并拿获东方堡为首滋事之人。略谓:

本月二十一日,东方堡有乡民索欠做土钱文阻车争闹之事,实堪诧异。查大冶路工早经告竣,据铁政局九月分册报,已发银二十一万四千八百余两,钱三十二万九千六百余串,较原估已多用银八万余两,均系林令一人经手,何以尚有积欠乡民做工钱文。是否委员侵挪,抑系委绅冒领,均应澈底查办。委员则应提省勒追,绅士则应详革究办,何得延不清理,致令小民守候工价,滋生事端。该令经手银钱数十万,管理员司数十人,月糜局费甚多,岂无一精于核算之人,而必待总局派员为之核算,已属离奇。且工程已竣,各夫工价欠与不欠,何以久不核定。即支有补土补修之工,砸椀不清,而款项已发若干,未发若干,具有帐目可查,何以并所欠钱数多少均未能悉知,实属颟顸已极。应即责成该令迅将所欠乡民工价若干,会同李令澈底查明。究系何员何绅侵挪冒领,致此积欠,分别禀请参革勒追,不准稍有含混稽延。至东方堡乡夫虽有工价未清,尽可向地方衙门及委员、分局禀恳呈诉,何得擅行聚众掷石,阻车伤人,实属刁顽,目无法纪,此风断不可长。并责成该令勒限十日,将为首滋事之人拿获禀办,以儆效尤。

**十一月二十九日(1月6日)** 札宜昌关照会英领事领收教案偿款。前后三次,共付赔款洋例银六万六千八百六十一两又九百一十洋圆。

**同日** 致电天津李中堂(鸿章),仍请购用鄂厂铁轨料件。略谓:

轨价既无款可借,即作罢论。至钢轨及鱼尾钩钉合计,敝处函只拟价三十两,故云每二百里约万余吨,需银三十余万两,并无每吨四十两之说。至轨及桥料各件,自应由尊处照章试验,务求合用,不合者无妨驳换。故函内有如不合用,惟鄂是问之语,岂有不论轨件可用与否,而强尊处以购用之理。其造桥钢铁料各件,似均可制,请发式样来鄂,以便详复。其如何付价,亦可从容再议。总之,鄂轨价三十两余,桥料等件俱照洋价,一切照章试验。尊处究用筑轨各件与否,祈明晰示复。

**李中堂来电(光绪十八年十二月初三日到)**:每吨四十两,似系传言之讹。鄂轨桥料等俱照

洋价,照章试验,自无不用之理,已饬局核复。惟造路专任洋匠,彼以华厂试造不若洋厂精熟可靠,又外洋另有专门验试之人与器,华尚来备。俟局议筹定,即咨复。

**十一月三十日(1月7日)**　札铁政局重新核实王三石煤矿局用,以杜浮开滥支。略谓:

该局滥用司事,多立名目,浮支薪资,局丁、巡丁、县差重复开支,离奇已极。各房点灯洋油月用十箱,窿工食盐月一千斤,日食三十三斤有余,尤骇听闻。名目种种,荒谬离奇,不可殚述。煤务为铁厂之根本,现在尚未大举,滥支浮开已属如此,将来何所底止。应速由铁政局再加详核,大加裁陟。凡有妄用浮开者,断不准销,以前滥支者,均一律驳斥。

**是月**　陕甘总督奏各省解清甘肃新饷。奉旨:张之洞交部从优议叙。

**十二月初四日(1月21日)**　札沈保祥查算大冶路工积欠。略谓:

大冶铁山运道工程早经告竣,核计经费,银钱并计已发银四十四万余两,尚有积欠多民做工钱文,大冶县民来辕呈控者计有三起,需钱二三万串,实堪骇异。此项工价是否委员、委绅、司事侵挪、短扣、冒领,或系工头浮开,亟应派员前往确切澈查,分别办理,以除弊混而重公款。

**十二月初七日(1月24日)**　电复天津李中堂(鸿章)。略谓:

试验自须洋匠,悉听尊裁。前寄刻印清单,系估计全厂工料价值本息之数,为招商而设。单内有云精钢每吨值银二三百金,粗者亦数十金,从少牵算,每吨作价四十两云云。精钢谓外洋极上等钢及西门子钢、罐头钢之类,粗钢谓贝色麻钢。造轨只须贝色麻。尚有熟铁价亦甚贵,语意包括在精钢之内。鄂厂兼有贝色麻厂、西门子厂、熟铁厂,中国虽不能镕炼外洋百金外之钢,然能炼值五十金以外之精钢、熟铁,故将贝色钢、西门钢、熟铁三种牵算,约略作为四十金上下,文义甚明,实无钢轨须价四十两之语。且此系总计全厂本息之语,并非与购者议价之语。假如有人专购西门子钢及熟铁,每吨四十金岂能造出。窃思精钢、熟铁之等差价值,尊处无不灼知。请复检原单,一阅自明。此语原可不必深辩,恐传说者执为口实。且将桥料等件必有需熟铁之处,兼之各件工作式样亦不同,官路局于前单既不分别精粗,统谓定价四十两,或致将来又谓不论精钢、粗钢、熟铁及各件统作四十两也。总之,无论何种物料,均照洋价,最为简明办法,似可不致歧误。特再详陈。

**十二月十七日(2月3日)**　致电伦敦薛钦差(福成)。略谓:

布局开织,洋匠不敷分教,停机待匠。请饬柏辣厂代雇织布匠一名,飞速来鄂。期限宜短,工资不妨稍厚。厂内需添通气、喷水各机,已电博次照配,请

核价代定。

**十二月二十一日(2月7日)** 以本年入冬各省无不大沛雪泽,明春冰销雪融,水来必早,饬有堤各州县先事预防。"倘有疏虞,该管官责有攸归,定当从严惩处,决不宽假。"

**十二月二十二日(2月8日)** 准湖南镇箪镇停止荣禄会。谓:

据禀,该镇标千、把、外、额等弁向有朋帮荣禄会,系助给升调、革放出营之弁。按其年分先后,挨次发给。革放者,千、把总应领银一百七十九两,外委一百二十三两,额外七十一两,升调者照数减半,历经办理无异。自道光、咸丰年间以来,出师阵亡、革放、升调者实繁有徒,奈扣帮之银力难加增,而应领之人过于拥挤,以致积压至今,尚有二百五员无从发给。若论次序挨推,近则数十年,远或百余载,不独本身莫能望领,即其子若孙亦不知待到何日。是有义助之名,而无济急之实。公议借款折成减发,共需银三千二百七十余两,婉商乡绅田、刘二家如数借拨,由中营每季照旧章仍在各弁名下分扣,归偿借款。约计四年内归清,荣禄会概行停止等情,本可照准。惟借款分扣归还,各弁力仍不支。且使此四年中各弁独受帮贴之差累,亦未免偏枯。田、刘二家均系该处好义富绅,如能将此项借款捐出,惠及乡里,洵为义举。如二家未能全捐,此外当不乏殷实好义之绅富,或再酌劝数家凑足此款,俾合营永除此累,尤为尽美尽善之事。

**是月** 奏请截留漕米及运费,赈济宜、施、鄖三府灾民。

**是年** 致函阎丹初(敬铭)。略谓:

洞自为外吏以来,如日行荆棘中,愈入愈深,毫无佳境。总由不自揣量,以至愚极弱之才,而所为者任重道远之事,又益之以不合时宜之性情。虽时时猛省痛砭,终不能更改。铁厂事繁重已极,工大用宏,经费十分支绌,须今年冬始略有规模。枪炮局甫加经营,事体亦甚精微浩博。织布局将次工竣,夏秋间可开织矣。数年来,蒲柳早衰,益觉朽钝,不堪任事,日日思投劾而归。徒以创办诸事自缚,羝羊触藩不能退,遂揆以出处进退之义,甚无谓也。去年湖北一省,教案迭出,情形皆甚重要,缠扰不休。近日大致已议结,尚余余波耳。会匪孽芽长江上下游一带,几成巨患,幸严缉败露,诛渠魁数人,近已解散。然根株已深,终为江湖五省日后之患。近日荆州又有旗民互斗,致毙民人二命之案,亦甚棘手事也。先师胡文忠公抚楚记,承命校刊,谊不容辞。惟原书体例太不画一,叙次亦不尽合法,附语颇多支蔓语,不解梅村名宿何以疏率如此。似宜稍加芟节改正,始可付刊。已属幕宾整理之,当作速刊成,奉呈钧览。江汉汤汤,形胜犹昔,而贫富强弱,与吾师佐文忠以治楚时,殊若霄壤。立国在人,岂不信哉。

## 光绪十九年(1893)　癸巳　五十七岁

除海禁，准侨民回国治生置业。

汉阳铁厂建成。

湖北织布局建成开织。

上海机器织布局火。

**正月十四日(3月2日)**　札裕庚等履勘藕池口、鲇鱼须地方水道。略谓：

上年札饬南、北两省司道委员查勘该地方可否横筑长堤，兼浚深洪，据禀复谓窒碍难行。惟常德系属大郡要冲，连年均有水患，似惟有将该郡临水一面城垣培修坚厚，因城为堤，虽遇盛涨，郡城亦可无虞。又常德受上游辰、沅、酉诸水，为新长南洲所阻，停壅不消，则禁止南洲修筑私垸尤为急务。现值河身涸出，春汛未临，自不妨一再勘查，逐条测量明确，绘图贴说，听候核夺。

**正月十七日(3月5日)**　奏请湖北织布局所产布匹、棉纱完税免厘办法。略谓：

湖北织布局目下厂屋业已落成，各项机器亦经配设完备，次第开机纺织，亟需预筹销路，以便发商领运。查上海创设机器织布局，于光绪八年三月间经北洋大臣李鸿章奏明，在上海本地零星销售，应照中西通例，免完税厘。如由上海迳运内地及分运通商他口转入内地，应照洋布花色，均在上海完一正税，概免内地沿途税厘，以示体恤，奉旨允准。湖北省布局事同一律，自应援照办理。所出布匹、棉纱在武昌、汉口本地零星销售者，应予照章免完税厘。如由武、汉径运内地及分运通商他口转入内地者，应照洋布、纱花色，均在江汉关完一正税，概免内地沿途税厘，以畅土货而便民用。

**硃批**：户部知道。

**正月二十二日(3月10日)**　批荆门州禀移解犯兵丁鲁得元等被武举萧骏声殴伤实情。略谓：

此案武举萧骏声虽未喝众行凶，但兵丁鲁得元等均身受有伤，该武举亦自认殴打不讳，其平日恃符横行，已可概见。且此案起衅始末，该州仅据两造一面之词，别无当场质证。鲁得元之禀词固难全信，萧骏声之呈诉亦岂可尽凭。

该州以伤系手足，拟笞纳偿，固属照平人相殴例办理。然兵役解犯被殴，武举地痞凶横滋事，又岂可仅以伤痕论轻重耶。地方习风，断不可长。以后如遇有此类事件，务须认真查究，按律持平断拟，不得稍存成见，专图弥缝了事，以致痞徒得意，以殴兵殴差为惯技，于该州公事恐处处多有窒碍也。

**正月二十四日(3月12日)**　大理寺卿徐致祥奏劾张之洞幸恩负职，诏令两江总督刘坤一、两广总督李瀚章确查复奏。

**徐致祥奏**：张之洞博学多闻，熟习经史，屡司文炳，衡鉴称当。臣昔年与之洞同任馆职，深佩其学问博雅，侪辈亦群相推重。该督当时与已革翰林院侍讲张佩纶并称畿南魁杰。洎光绪五六年间，前军机大臣李鸿藻援之以进，蒙我皇太后、皇上虚衷延揽，不数年荐擢巡抚，晋授兼圻，寄以岭南重地，而该督骄泰之心由兹炽矣。司道大员牌期谒见，有候至三五时、候至终日而仍不见者，视为故常，毫无顾忌。至候补府州县以下，概不接见。属员之贤否不问也，公事之勤惰不察也。所喜者一人而兼十数差，不喜者终岁而不获一面。其赏识之员，率皆浮薄喜事、功利夸诈之辈。厚重诚朴者，则鄙为无能而不用。兴居无节，号令不时，即其幕友亦群苦之。探访本地富豪及寄籍留寓者，家有厚资则抵瑕寻隙，借端罚捐，作为乐输。或令其认罚，其数竟有至一二十万两不等者，已大失政体。所罚之款，恣意挥霍。虽未必入己，而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名曰办公，实则耗归于无何有之乡，中饱于不肖吏之蠹。而该督明知之而隐忍之，属僚中无一敢诤者，同寅中无一和衷者。藩司王之春，壬佥也。掊克聚敛，报复恩仇，夤缘要结夫人而知，而该督以为有才，竭力保奏保举。直隶州知州赵凤昌，细人也，小有才，奔走伺候，能得其欢心，该督倚为心腹，终日不离左右，官场中多有谄媚赵凤昌以钻营差缺者，声名甚秽。该督方自以为能使贪使诈，而不惜廿受其愚，且深讳其失。统计该督莅粤五年，亏耗国家帑项及私自勒捐者，总不下数千万两。惟建设广雅书院、书局，培植士林，差强人意，然规模已太侈矣，其余非虚糜即销纳。光绪十五年，该督创由京师芦沟桥开铁路至湖北汉口之说，其原奏颇足动听。迨奉旨移督湖广，责其办理，该督闻命即爽然若失。盖明其事不成，而故挟此耸动朝廷，排却众议，以示立异。而不料皇太后、皇上烛照如神，早窥破其隐矣。说既不行，则又改为炼铁之议，以文过避咎，乞留巨款。轻信人言，今日开铁矿，明日开煤矿，附和者接踵而来。此处耗五万，彼处耗十万，主持者曰不暇给。浪掷正供，迄无成效。该督又复百计弥缝，多方搜索，一如督粤时故智。他如借电竿以震湖南，毁通桥以运机器，众怒莫遏，几至酿成巨患，贻宵旰忧。又如督署被焚而不入告，州县补缺而勒捐派。凡此之类，指不胜屈。《书》曰：罔咈百姓以从己之欲。今该督前后所为，无非咈百姓以从己欲之事。划削元气，漠视民生。展转相寻，恐滋祸乱。楚北在京人士言及，靡不叹息，尤痛恨该督被皇太后、皇上如此宠遇，而逞臆妄行一至于此也。臣统观该督生平，谋国似忠，任事似勇，秉性似刚，运筹似远。实则志大而言夸，力小而任重，声厉而内荏，有初而鲜终。徒博虚名，无裨实际，殆如晋之殷浩。而其坚僻自是，措置纷更，有如宋之王安石。方今诸臣章奏之工，议论之妙，无有过于张之洞者。作事之乖，设心之巧，亦无有过于张之洞者。此人外不宜于封疆，内不宜于政地。惟衡文校艺，谈经征典，是其所长。昨岁该督祝大学士李鸿章寿文，极意谀颂，未有度德量力，地小不足以回旋。夫以两湖幅员之广，毕力经营犹恐不足，而顾嫌其地小，夷

然不屑为耶，何其狂诞谬妄若此之甚也。该督之兄张之万久居政府，中外臣工或碍于情面，不免有投鼠忌器之见，故无一奏陈于我皇上之前者。臣迹其行事，采诸公评，据实参劾，事理昭彰，谅张之万亦不能曲为之庇。至黜陟进退，权操自上，非臣下所敢擅预。伏乞皇上圣鉴。

**二月初五日(3月22日)**　致电兰州沈藩台，询甘省去冬雪大否。缘楚省汉水为陕甘下游，须早防。

**二月初六日(3月23日)**　札宜昌土税总局查缉奸商在鄂境私售过路土药。略谓：

访闻近来多有不法奸商贩运川土，在宜昌野三关诈称过境土药，报完峡路经费后，并不运往地省，仍即在宜昌以下各州县市镇潜行洒卖。似此奸商取巧，不惟于税厘有损，且令完税良商充斥受累，大非情理之平，急应设法严禁。以后如有并无印花之土药在各州县市镇供卖者，概系私土，即当拿案讯究。

**二月十四日(3月31日)**　饬南藩、臬司严禁常德府城乡新刻歌文。歌文内列"洋人十恶"：一曰请拐子拐人儿女，二曰哄人入教，三曰兴洋烟，四曰洋婆谋脉，五曰造洋船，六曰洋枪炮，七曰造洋器，八曰白铅做成银，九曰无祖无宗不孝亲，十曰假安电线盗地下珍宝。末谓："洋人这十恶，件件皆的确，看了好对小儿说，免得中他恶。"

**同日**　致电日本汪钦差(凤瀛)请代募织工。略谓：

鄂设布机千张，已开织，洋匠仅两三人，不敷分教。东瀛布机厂数十家，熟手必多，请代募织工男匠头二三十人，通事一人，管带速来鄂。工资每月约二十元，稍多亦可。合同以半年为期，来往盘费由官发给。

**二月十六日(4月2日)**　批欧阳定果禀督修万福闸工竭蹶情形。略谓：

万福闸工程，天、沔、川三邑按亩集费，早经该印委等会议定章，禀报兴工在案。现在春汛在即，工程多有未竣。除此闸外，目前应修之堤尚多，均须赶办。应摊之费太多，民力亦实困绌。若因亩费不齐，致令七十二垸之民屋、三十余万亩之麦稻悉付横流，实觉深可悯惜。惟库款十分支绌，只可暂行借给，随即征还。仰北布政司迅速筹拨钱八千串，发交该直牧领用，做为官借之款，赶济要工。一面责成天门、沔阳两邑迅将七十二垸田亩丈清，核明应派之数，先尽此项公款赶紧征还，不准稍事延宕。其余原估征解之数，该两州县一并饬令如数催收，以资接济。

**二月二十二日(4月8日)**　以上年试种美国棉子错过节候，不明种法，是以收成稀少。本年再行多购美国棉子百余石，并考究外洋种法，刊刷种棉章程，饬各营、县迅将棉子分发种棉各户，分投试种，小心培植。并刊发《畅种美棉说》及《译美国

种棉花论》,劝令棉户依法栽种管理。

**二月二十五日(4月11日)** 奏陈铁厂将成,预筹铁厂成本。略谓:

铁厂自光绪十七年八月奏明开工,刻下生铁大炉二座及热风大炉六座、煅炼大炉两座,统为炼生铁厂,已于二月内完工。其炼贝色麻钢厂、造钢轨厂、造铁货厂均定于四月内完工。炼西门士钢厂、炼熟铁厂均定于五月内完工。总计六大厂,五月内一律完竣。其机器厂、铸铁厂、打铁厂三所,已于上年秋冬间完工。其大冶县运矿铁路五十余里及大冶石灰窑、铁山铺、汉阳铁厂水陆马头,亦于上年秋冬间先后完工。此项工程极为繁重,本拟两年造成,因外洋机器物料运到补齐,诸多迟滞,无从赶办。计开工至竣工共两年零十个月,尚在三年之内。至煤为炼铁第一要务,原议本拟以湖南之煤炼湖北之铁,惟运费较贵,终非经久计。幸于江夏、大冶两县访得炼铁煤苗两处,分用西法开采,计七月内江夏马鞍山一处大井可以先成。铁厂造成后,拟一面督催两处煤井工程,一面采运兴国州锰铁,一面先与洋匠筹商演试各种机器、较准火候、教炼匠徒之法,并先用湘煤试炼,俟本省出煤渐多,可供厂用,即行接续制炼。至开炼经费,亟须另行预筹。此乃出货成本,与造厂经费两不相涉。惟此时度支极绌,断不敢请拨部款。反复筹思,谨就湖北物力之所能办到者,筹一节省腾挪之法。查两炉并开,成本约须百万。现拟先开一炉,从容扩充,以节经费,然亦必须五六十万。查关东议定每年修路二百里,曾向李鸿章询明,每年约需轨价十九万余两,其桥梁各种铁料尚不在内。鄂厂造轨乃系官物,必须先发官本,不比商贾图利,可以垫办。以常理论之,似应以北洋每年将此二十万先行支付,以为工本。惟北洋造路工费浩繁,未便全行预支。窃拟将湖北、湖南两省每年应解北洋铁路经费各五万两,两省共十万两,截留划拨充用,作为预支轨价。并拟再由湖北粮道无碍京饷之杂款内借拨十万两,作为代北洋筹垫轨本之用。此外不敷之数,仍由枪炮经费项下匀拨运用。臣所设织布局现已告成,陆续加工开织,机势似甚顺利,明年当有盈余,亦可酌量拨补铁厂之费。以后体察情形,如铁务日渐畅旺,再当全开两炉。总之,以湖北所设铁厂、枪炮厂、织布局自相挹注。此三厂联为一气,通盘筹画,随时斟酌,互相协助,必能三事并举,各睹成功,以后断不致再请部款。惟是此举之关系大局及创造之种种艰难,有不敢不详陈于圣主前者。窃惟采铁炼钢一事,实为今日之要务,海外各国无不注意此事。而地球东半面凡属亚洲界内,中国之外,自日本以及南洋各国各岛及五印度皆无铁厂。中国创成此举,便可收回利权,各省局厂、商民所需即已甚广。且闻日本确已筹备巨款广造铁路,原拟购之西洋,若中国能制钢轨,彼

未必舍近图远。是此后钢铁炼成,不患行销不旺。不特此也。各省制造军械、轮船等局,所需机器及钢铁各料,历年皆系购之外洋。上海虽亦设炼钢小炉,仍是买外洋生铁以炼精钢,并非华产。若再不自炼内地钢铁,此等关系海防、边防之利器事事仰给于人,远虑深思,尤为非计。若仅云杜塞漏卮,犹其浅焉者矣。此事系中国创举,原非习见闻之事。或虑年年需款,沿以为常,或谓即炼成钢铁,亦无大用。此乃未悉中外情形之言。庙谟深远,自能鉴烛无遗。至此项工程之艰巨,实为罕见。机器之笨重,名目之繁多,随地异宜,随时增补,洋匠亦不能预计。而起卸之艰难,筑基之劳费,炉座之高大,布置联贯各机之精密,凿矿、修路、开煤、炼钢之纷歧,尤非他项机器局可比。而最难者,为图、砖两端。各厂总图、分图极为精密,多至数百纸,皆寄自洋厂。到鄂厂又须分画各段细图。大炉、焦炭炉各砖皆系洋制,方园斜正,式样数十种。每一大炉需砖数十万块,皆编有号数,依次修砌,一块不能错乱。其炉皆内砖外铁。洋厂制造此砖又甚迟缓,数万里换船转运,破损尤多,动须补购,即不能不停工以待。三年以来,与出使大臣函电交驰,派员加费,百计催促,近始大略寄全。每一批机器物料运到,多至数万件或十余万件,必须数十日方能点清。每一种机器,必须四五个月方能安配完好。至于其余一切物料,若厂屋之铁梁、铁柱,厂基、炉座、路工之水泥、火泥等类,无非来自外洋。其最近者,中等火砖则取之开平,极大石料则取之湖南,配补残缺机器零件则取之上海、香港,无一省便之事。臣日日督催,不遗余力。此时汉阳铁厂及大冶铁路,汉口及上海领事、洋人来观者络绎不绝,皆谓此为应办急务。并据洋人云,比外洋迅速已多。臣力小任重,时切悚惶。加以督工筹款,事事艰难。夙夜焦思,不可名状。惟以此事为自强大计所关,既奉旨饬办,不敢不身任其难。惟有竭其愚诚,殚其绵力,以仰副圣主开物成务、力图自强之至意,断不敢因工巨款绌,中途停废,以致创举无效,贻讥外国。

**三月初四日(4月19日)**　札督标中军查办在汉口洋街滋事兵丁。略谓:

据江汉关道禀称,昨午,督标两哨兵丁前赴广水换防,因车辆未齐,暂扎汉镇通济门。下午四点钟时,有兵丁七八人至洋街闲逛,中哨韩全胜酒醉溲便,与洋巡口角。适值女洋人经过,携带小孩,该兵等口称看小洋人,作赶逐之势。洋巡吹号,巡兵齐到,彼此凶闹,扭去六人,收押洋卡。其时声势汹汹,后经派员赴英领事处竭力调停,商将六人释放等情。此事几致酿成衅端,实属可恶已极。亟应速将滋事之兵丁刻日查明,严加惩办,一面查取该哨哨官职名,详请斥革。

**三月十三日(4月28日)**　批北藩司详委查松滋溃口情形。略谓：

(松滋)黄家铺自同治十二年溃口以后，迄今逾二十余年，地处荆州府城上游，久为川江东流分杀水势。近年虎渡口日形淤浅，上游江水已少分泄之方。若将黄家铺与杨家脑一并修筑，巨溜骤添，建瓴下注，诚如来详，与荆州万城大堤显有妨碍。自须通筹熟计，详加测勘，筹有妥善办法，务于南、北两岸均无妨碍。又须筹有的款，方能奏明兴工。若冒昧堵筑，设荆州大堤或有不虞，谁执其咎。况口门相距三百九十丈之宽，中洪三丈五尺之深，几与黄河溃决口门无异，纵费巨金，亦无把握。该委员禀复各节未审今昔情形，岂能率议举办，尚不仅在筹费之难易也。

**三月十六日(5月1日)**　札委候选训导童锡衍、候选盐大使范希连分掌两湖书院南、北书库。两库分储书籍，专供在院肄业诸生诵读观览。

**三月二十三日(5月8日)**　札沈保祥赴唐山考求塞门德土(水泥)造法。略谓：

唐山厂仿制塞门德土，现已讲求得法，制造合用。现查明湖北大冶县地方亦产有矸子土，据洋匠考验，堪以仿造塞门德土。拟集资建厂，购机仿制，以济官民各项工用。亟应遴员派往该厂考究明晰，确有把握，始可筹议举办。候补知府沈保祥迅速束装驰往直隶唐山厂，将制造塞门德土厂工、机器、造砖及一切配合拉力用法及成本、价值、销路，详细考求，分晰禀复，以凭核办。

**是月**　会奏湖北兴办蚕桑情形。略谓：

湖北向称泽国，农民终岁勤动，田畴所入为利甚微。一遇偏灾，立形匮乏。欲为代谋生业，广辟利源，酌地土之宜，筹经久之策，计惟有兴办蚕桑，藉以阜物丰财，补农功所不逮。考之《禹贡》，"荆州厥篚纤缟"。近时江陵、天门、谷城各县缎绢，黄州、汉阳、当阳、南漳等处亦各有丝。特以树艺、饲养之法不逮浙人，多自诿于丝劣利薄。臣等体察情形，非极力振兴，无以广风气而浚利源。始以十六年会檄司道筹款设局办理，屡经派员前赴浙江购运桑苗，分发各州县栽植，并采购桑子，交江夏、汉阳二县辟地播种成苗，饬令各州县来省请领，由臣等辑刊《蚕桑简编》，详列栽桑、养蚕、摘茧、缫丝诸成法，一并散给，转发士民如法领植，不许取民一钱，舆情均甚乐趋。自十六年起，共发过各属桑苗已及一千万株，据报成活分数有十之六七者，有十之八九者，亦有全数成活者。现计初发桑苗已阅三年，应饬各州县及时教民蚕织，复委员赴浙江采买接本桑株及应用器具，并招募匠师来鄂，以浙法训授本省子弟，为各属倡导。湖北本沃暖宜桑之地，但得州县官实力随时倡导，不致作辍相仍，未有为其事而无其功

者。拟司道会议劝课勤惰奖罚章程,务求可以持久,以仰副朝廷利用厚生之至意。

**四月初一日(5月16日)** 札北臬司查谷城县教民雷财义房屋被烧、其母被焚一案。略谓:

此案经本部堂迭次电檄严饬查拿审办,在该县先后访拿形迹可疑之匪多名,查拿不为不力。乃多方研讯刑吓,毫无确据,是当日焚毙情节果系何人放火,殊难指实。现在既据教士南熙请予缓办,自系为欲使民、教经久相安起见。民、教又经赴县具结和好,则从此结案,亦是地方官保全教堂、教民之道,未尝不可。惟必须讯明尸亲,当日指控各情有无确据。如果实系怀疑误控,今日不愿坚执诬累,方可据情禀请了案。至叶兴茂等三犯所拟分年收禁外监之处是否允协,仰北按察司核议,详禀饬遵。

**四月二十一日(6月5日)** 致电襄阳朱道台饬筹防堤工。略谓:

顷接甘肃沈方伯电云,甘肃连日阴雨,河水大涨,本日据报已与浮桥面平,计涨一丈余,与往年伏汛相等。天气尚未放晴,恐欲再涨等语。近日北路想均有大雨,甘肃水势大,襄河恐有盛涨,务宜上紧防护堤工。

**同日** 电复伦敦薛钦差(福成)。略谓:

谛厂前荐贺伯生迭次酿酒滋事,不得已改用白乃富。刻下两钢厂头目皆比国人。生铁为炼钢之本,若独用英人,则全厂难于联络。且华工在比与郭厂匠目相处日久,可以心手相应,故拟仍用比匠。承预定毕匠,致有为难,深切不安。祈酌量资助,以其两全。

**薛钦差来电(光绪十九年四月十八日到)**:有电转辞毕金登,据谛厂称,既用郭厂荐人,用伊所制之器如有失误,被不担错。又毕学艺甚好,前因物色颇难,预为订定,今忽辞去,啧有烦言,殊觉为难之至。请示。

**是月** **内阁奉上谕**:前据大理寺卿徐致靖奏,湖广总督张之洞辜恩负职,当谕令刘坤一、李瀚章确查具奏。兹据先后查明复奏,张之洞在两广总督任内,并无懒见僚属,用人不公,兴居无节,苛罚滥用等情。现在湖北办理炼铁开矿,尚无浪掷经费情事。其余各条,均系传闻之误。湖北布政使王之春亦无掊克聚敛实据。张之洞、王之春均着毋庸置议。候补直隶州知州赵凤昌不恤人言,罔知自爱,着即革职,勒令回籍。张之洞向来办事尚属认真,嗣后于应办事宜,务当督率属员力求撙节,妥为经理,用副委任。

**两广总督李瀚章复奏**:臣谨阅原奏,所参懒见僚属,用人不公,兴居无常,苛罚滥用各节。臣昔未至粤,亦有所闻。逮到任后随事考证,始知非实,大抵不得志于其时,又未深悉其事者,为此过甚之词,传播远近也。谨为我皇上陈之。司道皆钦简大员,与督抚切近共事,若不随时接见,理固不可,势亦不行。闻张之洞偶遇手治簿书时,属员进谒,不无稍待,未尝候至终日尚不得见,

旧时司道等官亦无言及此者。至于候补之员，人数太多，有事则常见，无事则稀见，此各省所同，不独张之洞为然也。人生才具，长短各殊，或兼数事而有余，或任一事而不足。张之洞任内，闻有一人兼充数项差使者，皆系量才任使，各有成效。如果专尚浮夸，阿其所好，诸务何由而理。又闻张之洞在翰林时，讲诵恒至夜分，外任时判牍亦然。及其至粤，正当多事之秋，并力支持，日不暇给。誉之则曰夙夜在公，劬劳罔懈，毁之则曰兴居无节，号令不时。惟既未误公，此等小节，无足深论。罚缴之银不下七八十万，已造报未造报者，皆有册案可凭。取之于关盬吏饕、博徒标匪以及贪劣各员，而非抑勒于富豪。用之以充饷济赈、利农恤士以及营造各要工，而非消耗于无益。取贪诈非分之财，上资军国，下济士民，揆之理法，岂得为苛。且皆独断而行，属员无从迎合。王之春以江苏候补道奉旨补授广东粮道，张之洞因其才具尚好，加之任使。该员两次署理藩司，照章综理，并未创立名目，多增进款。谓为掊克聚敛，未免无因。赵凤昌派充巡捕，仅供奔走、备传呼而已。而官场陋习，在大吏左右，辄目之为要人。趋附谣诼，皆由是起。其用舍予夺，司道不得专，督抚不得私，巡捕微员，何能干预。臣见旧册案中，赵凤昌首将洋行例送茶金呈缴充公，似张之洞约束尚严，不致受其蒙蔽。张之洞到两广总督任时，海防戒严，边事孔棘，黎匪客匪，乘机思逞，虽有彭玉麟力疾坐镇，而征发兵饷，整顿地方，翦除伏莽，维持洋务，期弭后患，则张之洞经画为多。用项虽多，委非浪费。军务甫松，即遣撤添调添募之兵，以期撙节。黄江税厂，潮桥盐务，皆扫除更张，拔其病本，取中饱糜费之款而归公。出入之际筹画若此，岂肯恣意挥霍，虚耗帑金。该前督臣任内用款，业已分案造报，均系实用实销，并无浮冒。所建书院书局，或自捐资，或用罚款，为数不少，并未动用正项，人所共知。张之洞在粤时，正值海疆有事，政烦费巨，历年辛苦经营，时势亦与今不同。倘非身至其境，留心考核，固无以知其措施之迹与传闻之误也。钦奉上谕饬臣确查，断不敢稍有瞻徇，代为粉饰，谨据实缮折具陈，伏乞皇上圣鉴。

**两江总督刘坤一复奏**：伏查原奏各节，事隶鄂省。江宁相距较远，莫知底蕴。因即遴派委员驰往该省，密为访查，并详询来往官绅，互相参证，粗知崖略。如原奏议以炼铁并开煤铁各矿浪掷正供、多方搜索各节。查煤铁两项，实为时务所急需。张之洞创办炼铁并开煤铁各矿，一切事宜均系隶于铁政总局。炼铁必须开矿，事本相因。原估经费二百万两，续请七十万两，以为开矿炼铁之需。所购外洋各项机器现已运到八九成，各厂房屋已兴筑过半，有炼生铁熟铁者，有炼精钢粗钢者。分门别类，名目甚多。现正接续兴造，安设机器，规模阔大，需费浩繁。大冶铁矿开采业已见铁，煤矿以江夏之马鞍山、大冶之王三石两处片段较厚，煤质较佳。王三石所采之煤现已陆续运厂。马鞍山因井内有石，榷凿未深，出煤尚需时日。由厂屋以至江口，由大冶以至黄石港，均设铁路，以通运道。各处矿厂用项因拨款一时缓难济急，暂为垫应，事或有之。所谓搜索者殆即指此。大凡草创之事，与立有成规者难易本有不同，省费亦各有别。兴作改易，势难滴滴归源。今湖广督臣张之洞开矿设厂，置炉炼铁，本系仿效西法，事属创始，工作既未熟谙，用款不无稍费。前因经营伊始，用人较多。近闻工作稍减，业已核减薪水，裁汰员役，似尚无浪掷情事。又原奏设电杆、毁通桥几酿巨患各节。查前岁湖北创设电线，接至湖南澧州。该处乡民因事非经见，不便于民，麇聚多人，将电杆一律焚毁，当经该处地方官出为弹压，罚赔结案。武昌望山门外白青新桥一座，前岁开办矿务，因该处桥口多而且窄，轮船往来有碍，张之洞曾令拆毁，议改铁

桥,以利转运。嗣因民情未洽,即令如旧修整,并未酿成事端。又原奏督署被焚而不入告至州县补缺勒捐各节。查两湖督署内失慎,其事在光绪十七年,仅焚侧屋数间,头门、大门等处均属完好。张之洞殆因所焚仅属闲房,官书文卷并无损失,是以未经入告。至州县补缺,均系循照例章。近因各省时有偏灾,间劝筹捐赈济,并无勒派别项捐款情弊。事本善举,捐出乐输,原奏所称勒派捐款,殆系传闻之误。此访查张之洞之梗概也。又原奏藩司王之春掊克聚敛,直隶州知州赵凤昌声名甚秽各节。查王之春由广东臬司升任湖北藩司,用人行政均系禀承督抚臣办理,实无掊克聚敛情事。如何报复恩仇,亦查无其人。臣前承乏两江,王之春时以道员需次江苏,勇于任事,其才似足有为。现任湖北藩司,未闻有所规益,而承流宣化,按部就班,亦无夤缘要结之劣迹。赵凤昌籍隶江苏,前以丁忧知县由粤赴鄂,办理督署笔墨事件。其人工于心计,张之洞颇信用之。该员虽无为人营谋差缺实据,而与在省寅僚广为结纳,其门如市,迹近招摇,以致物议沸腾,声名狼藉。此访查王之春、赵凤昌之梗概也。臣惟张之洞学有体用,识达经权,仰蒙圣主特达之知,畀以圻疆重寄。该督臣系怀时局,力任其难。现在炼铁一应事宜,规制虽未大备,而始基既立,实未可废于半途。该督谋国公忠,励精图治。上思朝廷倚畀之重,下念同朝责望之严,必能张弛合宜,终始其事。相应请旨饬下张之洞督率承办各员共济时艰,力求撙节,妥为经理,以竟全功。湖北布政使王之春谨慎小心,循分供职。既经查无掊克等项情事,应请毋庸置议。保举候补直隶州知州赵凤昌不恤人言,罔知自爱,相应请旨即予革职,并勒令回籍,以肃官方。所有遵旨确查各缘由,理合恭折复陈,伏乞皇上圣鉴。

**五月十四日(6月27日)**　奏陈铁厂成本不敷,另筹借拨情形。略谓:

前奏铁路经费十万两既不允截留,短此十万巨款,实属无从措手。今此项经费户部既不能代筹,只可仍就湖北本省自行设法,腾挪借拨,以免功亏一篑。再四筹维,惟有仍就湖北粮道库无碍京饷之杂款再借拨五万两。又查湖北盐道库尚存有长江水师申平银五万两,一并借拨应用,以符原奏之数。仍照原议,统自光绪二十二年起,分作十年归还。

**五月十七日(6月30日)**　札北盐道筹拨译纂洋书经费。略谓:

洋务为方今要政。今日有志之士欲达洋务,必悉洋情。近今译出外洋各书及时人记述,或言一国之政令,或记一时之事情,或采专门之艺术,无关全体。乃议定体例,分列十二门,延上海格致书院山长王韬搜罗外洋书籍,详加采择,依类编纂。复聘请精通中西文字英国傅兰雅、布茂林等广购洋书,选择翻译。现全书已创定稿本,由沪寄鄂,续经杨楷等提要钩元,删其繁复,补其未备。务期义例精审,考据详明,俾我志士学人开卷了然。所需经费,仍于宜昌川盐税铺捐款项下拨支。

**五月二十日(7月3日)**　饬委候补道李谦查办麻城教案。略谓:

本月十八日,麻城宋埠附近郝家铺地方聚集多人,将执意前往传教之瑞典国教士梅宝善、乐传道二人殴毙,饬该道会同该县查拿为首滋事行凶之人,讯

明照例严办。

**五月二十五日(7月8日)**　电复总署询麻城教案情形。略谓：

麻城向无教堂，洋人强欲传教，携带汉阳、黄陂教民，勾串地痞，租房居住。时值每年五月宋埠有龙舟会，聚观人众，教士经该县多方劝阻，逗留不去。该县亲驻宋埠数日，会营保护。讵会期已过，于五月十八日有乡人小贩路过洋人门首，欲入观看，被洋人喝令所雇保卫镖手捉获四人捆禁，由后门绕道解至县城。乡民不知，索放无获，疑为已经致毙，立激众怒，掷石奋击，将二洋人致毙。此事洋人十分无理，惟犯不能不缉办耳。

**五月二十七日(7月10日)**　就麻城教案札江汉关道照会领事备述起衅缘由，办理并无不合。略谓：

麻城县向无教堂，此案该教士等径往麻城县宋埠之郝家铺地方租屋售书，乡人素不相从。又值该处五月间有龙舟盛会，聚观人众，最易滋事，经麻城县劝令该教士迅速回汉，暂停前往传教。使该教士听从地方官劝导，早日回汉，及无纵任教民逞强捆捉乡民四人之事，何至激动众怒，自蹈不测。其祸虽由自取，而情殊堪悯恻。当经饬派大员李道督同黄州府驰往查办，意在弹压地方，缉拿凶犯，并非为伴送教士等运尸而往。旋因该教士等坚欲随行，故携其同去。乃该教士未谙中国体制，误以所派大员为伴送运尸，遂多方挑剔，殊属无当。此案梅、乐二教士尸棺已由麻城县起运至鹅公颈，即经派轮船前往拖带，并派员会同关道，俟教士之尸棺运到汉口时，妥为照料措置，并无不合。[按：本月二十四日，瑞典国驻汉口丁副领照称，该国卢义德牧师及英牧师等随同李道台等驰往黄州府，不令继续前往麻城运尸，亦不照料一切，慢礼非常，显系设意诿延，上下其手，不得已仍回汉口，云云。]

**六月初一日(7月13日)**　札江汉关道、汉阳府县出示严禁私人设局采买棉花，包销纱布，查拿包揽之人。略谓：

湖北织布官局收买棉花，均系筹拨官本，派妥员分赴各属采买，民间有自运棉花赴局销售者，均即刻收买给价，公平交易。所出纱布，任商民自行赴局购买，运赴各路销售，并无另筹商股，令绅商承领采办棉花及在外另设分局分销纱布等事。访闻汉口地方竟有人胆敢私设分局，捏造批示，妄称织布局札文，承办采买棉花，分销纱布，借此私集商股，招摇撞骗。胆大妄为，实堪痛恨。饬地方官严密查拿此类假冒匪徒，讯明惩办。

**同日**　奏陈拿获多年未获之稔恶渠魁之匡世明，并请优奖在事尤为出力文武员弁。

**六月初四日(7月16日)**　奏陈筹拨织布局官本。略谓：

湖北织布官局业经工竣，布机一千张，陆续教练开织。所织布匹甚为坚洁适用，所纺棉纱坚韧有力，远胜洋纱，销路颇畅。大率一年需用棉花数百万斤，皆用湖北本省所产之花，间或参用江南通州花。织纺工徒需用二三千人，皆用湖北本地之人。此举无论于大局何如，要之销湖北之土货，养湖北之贫民，则已确有明征。查该局购机造厂经费，均系臣前在广东设法筹捐，并未动用库款。自经两广督臣李瀚章奏请将布局移设鄂省后，又添购轧花机器及厂屋、铁料，及外洋运脚、保险等费，增款银三十余万两。现在开办，经费亟须筹措，自应遵旨筹拨官本应用。查布局开办经费至少需银二十万两左右，始足以资周转。查近年积存质当捐一款，现在共积存银八万两，以之拨充布局开办经费，照章生息，允为妥协。布局购储棉花为目前最急之务，刻不容缓，已将此款全数提交布局悉购棉花，以应急需。惟所需之花尚须广储急购，不敷尚多，容臣督饬司局随时设法筹措。

**六月初五日(7月1日)**　札织布局筹议拨还山西善后银二十万两。略谓：

本年五月初一日上谕：张煦奏，山西省向有善后银二十万两，张之洞带至鄂省应用。现在山西办赈需款，请饬该督迅即拨还等语。即着张之洞将前借山西善后银二十万两迅速筹款拨还，交商限期汇解晋省，以应急需。为此札仰该局即便钦遵查照，迅速筹议详复。

**张煦奏片**：再，山西省向有善后银二十万两，光绪十年经两广总督张之洞借赴粤省应用，每年付息银一万八千两。嗣该督臣调任两湖，又将此款带至鄂省，均经先后奏咨有案。伏查此项银两，本系丁戊大祲办赈所余，存储司库作善后款，以备地方不时之需。该督臣前在晋抚任内知有此款，到粤即奏明借用。在晋省彼时以为本系闲款，既付息，即与在晋发商生息同一营运，故无异议。旋于十六年该督臣又将此项息银奏明减去五厘，晋省办公遂益形支绌。去年北路荒欠，冬春赈抚用银至七十余万两，粮三十余万石，凡有可以搜括之处，罗掘靡遗，刻尚不能停止。该司道等去冬迭经告贷邻疆，无非以晋民历捐各省赈款，冀报施之往来。幸各省督抚臣力顾大局，如江南、江苏、安徽、山东均汇寄巨款，以济要需。该督臣公忠体国，念切民瘼，山西又其旧治地方，如闻灾况及筹办为难情形，亦当恻然动念，必不忍隔膜视之。江汉地大物博，该督臣又才善经营，即无此款，当无难于设法挹注。虽此款挪借鄂省，亦属办公，但本省之款原备办本省之公事。今以山西之款办湖北之事，而山西民情疾苦，反至束手无策，一再上烦圣虑，揆之情理，似亦未为允当。合无仰恳天恩敕下湖广总督臣张之洞迅将前借山西善后银二十万两，筹款拨还，交商限期汇解来晋，以应急需。

**六月初六日(7月18日)**　札欧阳柄荣等前往萍乡等处采买油煤、焦炭。略谓：

汉阳炼铁厂现经次第工竣，亟需开炉试炼。惟马鞍山、王三石两处煤井工程均奉赶办，马鞍山虽渐已出煤，第焦炭炉座甫经安设，且目前一处出煤不敷试炼之用，亟应查照奏明原议，暂行采办湘煤，借资接济。湘煤产旺质佳，惟各处煤色不一，必须择定一两处，派员前往采买，筹定辘轳转运之法，庶不致稍有缺乏。查长沙、醴陵交界之江西萍乡县向产油煤，所炼焦炭亦胜他处。此外湘潭县系耒阳、常宁两县煤斤屯聚之处，该两县产煤亦佳，运道均便。札湖北候补知县欧阳柄荣、湖南试用典史王天爵会同前往萍乡，采买油煤三万吨，并顺道至湘潭查看，如有耒阳、常宁运出佳煤，一并订购，先行采买一二万吨，运鄂试用。

**六月初十日(7月22日)**　批仇时化禀呈承领采办棉花并销纱布。略谓：

布局需棉，应由局自行收买，不准外人干预，借图招摇包揽。前已饬行织布局，如再有妄行呈请者，严加驳斥在案。该职员等屡行渎禀，并妄言凑银六十万两，希图耸从，尤为荒谬。仰织布局即便遵照，严饬断不准行。如敢捏词在外招摇，定即拿办。

**六月二十二日(8月3日)**　以曹本观等人擅造批示，私设织布分局，筹集商股，承领采办棉花，分销纱布，札织布局查拿招摇包揽之人，并将示稿刊刷二百道，张贴晓谕，俾商民一体周知。

**六月二十五日(8月6日)**　札行各属按照条约妥为保护西人。略谓：

上年武穴、宜昌两处教案，费尽调停，刑狱繁兴，市面惊扰，官民交受其累。乃结案未久，复有麻城县宋埠地方殴毙洋教士二命之案，办理尤多棘手。为此札仰该司道即便移行各属一体遵照，凡西人在通商各口及内地往来传教、游历，毋许居民再滋事端。

**同日**　就办理麻城教案情形电复总署。略谓：

五月二十八日，上海瑞典总领事柏图来见，催办此案，共言五事，语多愤激。洞告以此事教士启衅理曲，惟共殴毙命，中国律例自应惩办。又告以中国办事，只凭情理，律例一秉公平，无论大国小国，殴毙人总必惩办，但须获真犯，问实情，按情定罪，将来总可对该国，大国亦不畏，小国亦不欺云云。该领事并欲将麻城县惩处，当即驳斥之。又欲亲往宋埠查访此事情形，亦即力劝阻之。又欲许其以后在宋埠地方传教，亦即严词驳之。又欲索赔款，当即驳斥武穴案只是抚恤，无所谓赔，且此案并无教堂，失物将来可酌给抚恤，不得争论。领事意似欣感。闻瑞典教士电该国外部，谓柏领事过软。外部不听。各国教士现又联名呈恳各国公使为之助势。我既据理办，彼亦无辞也。总之，此案必严办真实凶犯二人。若不抵偿，则外人谓畏强欺弱，有失中国政体，一也。且恐愚

民效尤，谓洋人被毙无事，以后接踵生事，后患将不可言，二也。已获三犯，皆供在场动手者，俟讯明确实情节定拟，再电达。

**六月二十六日(8月7日)**　批司道详严禁阻碍水道。略谓：

篆塄暗桩有碍水道，迭经本部堂示禁在案。兹据称各属支河分港麻篆林立，于商船、水利均有妨碍。虽经严禁，未能更革。该司道等请出示晓谕严禁，并分饬印委将篆塄等项一律平毁，再派轮舟、炮船巡查，其别项取鱼无碍水道者仍听民便等情，利弊晓然，剀切详实，应即分别照行。务须严饬该印委等约束地保、兵役，不得借端讹索，稍滋扰累，是为至要。

**六月二十七日(8月8日)**　札江汉关道移饬襄阳县瑙美会另行觅地，并照章报明印税。谓：

据禀，美国瑙美会牧师在襄阳县樊城私买地基，未经地方官核准，辄自兴工起造教堂，实与条约成案不符。应即筹款备价赎产，由该教士另行觅地，照章报明印税，方准兴修。此案未经地方官核定印契，是其自误。所有工料，听其自行变价，官不预闻。并将私卖地基之孙锦兰务获惩办，以儆效尤。

**七月初一日(8月12日)**　批汉镇商帮等禀请减缓商捐。略谓：

此项商捐，原系行户扣之商人，该行商等历年侵蚀甚巨，前经申明旧章，会饬查办，除中饱而归实用，宽既往以策将来，一切均系从宽核定，各行户所得余润仍然如故，商力绰有余裕。该商等正宜力体宽政，按限照缴。今年茶市虽偶不如前，而年谷已成，商货流通，各行生理繁盛仍旧，何得借词牵混，希图减免，冀遂其专利营私之计。事关军饷要需，按月立待支发，岂容稍有延欠短少，所呈断不准行。如敢任意宕延，即由汉阳府禀请追帖押缴，以儆效尤。

**七月初二日(8月13日)**　札江汉关道照会瑞典国副领事提解人证，归案讯办。略谓：

麻城县郝家铺地方滋事一案，实因捆捉乡民四名，激动众怒，致酿巨祸。该刘子翰等六人皆洋教士所用，始终在事，见闻必确，自应一并到案，以资互证。倘此数人并不到案质讯，则供词难定，此案实属无从办结。该关道即便照会瑞典国副领事，将现居洋街之刘子翰、郝方坤、郝光鼎、杨敬臣、周恒祖、刘司务等传到，交送江汉关道转解黄州府归案质讯，以便速为了结。

**七月初四日(8月15日)**　以丹国教士路化中租居黄州客栈传教，札江汉关道照会英领事谕其回汉。略谓：

条约但有准其传教之义，并无强令民人从教之例。若必勉强民情所不愿，乃致有意激成事端，殊失两国推诚相与之道。夫所谓保护者，意在一视同仁，

待华民如此,待教士亦如此。今如教士到境,民情不愿其来,而教士又坚持不肯去,不自责其传教之无方,而责人以保护之不力,西方之道,果如是乎。且教士游历并无定在,岂能处处皆以兵力弹压。此非入内地传教也,特入内地生事耳,条约之本意果如是乎。黄州城内向无洋人居住,现值考试之期,各处考童云集,体察民情,甚不愿洋人在彼传教。若必勉强久住,势必激成事端。应由领事迅即谕知路化中刻日回汉,以期相安。

**七月初九日(8月20日)** "测海"兵轮管带安得永渎职饬记大过一次。略谓:

驾驶兵轮,首以练习风涛、沙线为要务。长江线路明显,较海道尤易练习。如"测海"兵轮上年腊月派往安徽,竟至搁浅之处并非轮船应行之路。"测海"往来长江有年,舵工管机人等不少熟手。该管带安都司得永不知所司何事,必系任用非人,不择好手,以致误入险地搁浅,船身几至受伤,实属荒谬已极。本应即行撤差,姑念船身未受大伤,始从宽记大过一次,以示薄惩。嗣后如再有似此情事,定即撤参,勿谓言之不预也。

**七月十六日(8月27日)** 札武昌府谕示禁止乡试文武士子及送考人等游观布局。略谓:

所有局中轧花、摇纱、纺纱、织布各厂,安设机器,栉比鳞次。机器之外,余地无多。各处飞轮皮条上下掣动,若闲人过往,襟袖辫发稍有挂碍,即致损伤肢体。且各厂棉花山积,纱布纵横,晚间工作均系电灯照耀,尤以火烛为厉禁。艺徒一二千人皆悬挂腰牌,出入稽察,禁止局外一切人等不得入内观看,最为严紧,以防游手好闲之人混迹入内,诚恐或有疏虞,贻害匪浅。现值乡试,省中文武士子及送考人等先后云集,恐不知禁忌,前来游观,亟应明白示谕禁止。

**七月十八日(8月29日)** 奏陈勘明藕池等口情形并妥筹办法。略谓:

臣查常德府绅士刑部郎中张闻锦原呈请堵塞藕池溃口,欲障荆江浊流,使无南泛,自系为水患日深,保卫桑梓起见。惟事关湖南、北两省利害,必须统筹兼顾。且查所呈各节,于现在江流改道之情形及各口能否疏浚之地势尚未深究。兹经迭次详勘熟议,臣等复加考核,往复筹商,仅将藕池等口实有碍难堵筑情形,敬为我皇上缕晰陈之。查藕池为荆江南岸大堤,当日因江心沙洲太多,逼江溜直趋南岸。藕池正当西南顶湾之处,绕石首,始北归入正洪,亦甚迂折不便。自光绪十三年王家大路以北之沙洲被江水自行冲出新口,径趋张家湾,水势较顺。西南一带天心洲日涨,江溜为沙洲所遏,日趋日北,由王家大路新口东北流归大江正洪者日多,南入藕池溃口者日少。藉池口门当日之正值顶湾者,今日已在新口之下,实测今日藕池溃口之水较之昔年初溃时已减其

半。现入藕池口门内数里即有淤沙，沙日垫则水日缓，以后入口之水自当日见其减。而王家大路改道后，大江萦回如玦，北岸三面环水，仅以一线长堤为捍蔽，上溃则荆江府城当之，下溃则监利当之，潜江、沔阳等处亦必同受其害。自咸丰二年藕池溃口以来，四十余年，南、北相安无事。上年常绅甫兴筑复之议，监利县绅举人熊登校等亦即具呈沥陈拦阻。若一旦堵塞，荆民必群起相争。南省依堤为命者，北省必将与堤为仇。即使强欲议堵，此工恐亦难成。至于藕池口门，广三百五十五丈，中洪深三丈，盛涨加高二丈余，工费过巨，断非数十万金所能办。纵使办成，盛涨亦难深恃。此堵塞藕池口之难也。又如常绅所呈于藕池口东南隅鲇鱼须横筑长堤一道，截引荆江南泛之水使折而东，经调弦口径流故道一节。查鲇鱼须在石首、华容交界地方，距藕池口门五十里，并为公安、安乡等水东流入湖之路。原图拟截留横筑长堤一道，与两岸淤洲堤垸相接，不思果筑此堤，将使藕池及公安、安乡三水从何入湖，岂不泛滥华容、安乡一带，更致多灌常德，何能强令曲折绕归调弦口出江。举人梅安等随同印委各员履勘，经各员指示询问，目睹情形，亦自深知其误。此鲇鱼须筑堤之难也。原图又拟塞藕池而浚虎渡、调弦两口，以泄荆流。查虎渡口在藕池之上游一百七十余里，本系自古以来分引江水南流之口。惟历年沙淤已久，口门甚窄，口内五六里即浅至数尺，冬令几不通舟楫，实有难疏。即使能疏，而不塞藕池，上浚虎渡，目前亦断无此物力。且下游藕池既塞去路，壅滞江水，上游之直注虎渡者必多，澧州及所属安乡必遭壅遏淹浸。缘安乡湖身近来半已淤成沃壤，水无所容，迥非五十年前形势。利于常德而害于澧州，亦未得为善策。至调弦口在藕池口之下游，考之志乘，此口原分泄江水入湖之口，并非引放湖水入江之口。无论现在疏浚不易，诚使疏之，则内水能出，外水亦能入，盛涨时江水倒灌，仍南归鲇鱼须、曹家厂一带。此塞彼灌，有何分别，何能引江水东流入海。此疏浚虎渡、调弦两口之难也。

惟查常德一府，为长、沅、酉、溆诸水所汇。府城正临水滨，水患多年，居民甚以为苦，岂不欲力筹善策，俾其永无泛滥。无如兼权熟计，既觉妨碍太多，且亦毫无把握。熟察今日常德水患，尤以南洲占地阻水为一大端，不仅在来水之路多，而在容水之地隘，消水之路阻。事关两省，惟有择其有益于湖南而无损于湖北者，妥筹举办。一曰禁新垸。查洞庭一湖受纳川、黔、楚、桂之水，广袤八百里，以能容为量。自康熙以来，民殷物阜，生齿日繁，小民就湖滩荒地筑围垦田。逮及乾隆年间，湖滩淤地无不筑围成田，滨湖堤垸如鳞，已有与水争地之势。前湖南巡抚陈宏谋、乔光烈等迭有创毁私垸、永禁新增之奏，均奉旨准

行。历年既久，地方官奉行不力，湖中堤垸日增。加以藕池既溃，江水浊流灌入，沙淤壅遏，龙阳、华容、安乡三县境内新长南洲广袤几二百里，南洲以外尚有私垸多处，侵占湖面。现在西湖已涸其半，东湖亦渐淤垫，水无所容，横溢四出。目前办法，惟有查明湖中旧有堤垸，限以定数，不准再有增加。其滨湖淤洲及私垸有碍水道者，酌量开挖刨毁，以期让地于水，使有所归。二曰疏北港。熟察形势，似应于安乡县属之北夹子起，以及冷饭洲新开官河沙夹西港、南嘴、白沙、萧公庙、舵杆洲等处，节节挑浚。再将布袋口开掘深洪，俾复旧观，以畅湖南诸水入湖出江门户。现查新开官河地处适中，为水必争之地，拟先饬令该处水师营官将淤洲阻遏地方开通巨口，以待汛水引溜刷沙，俾盛涨有所消泄。三曰培城堤。该府城临水一面因城为堤，惟笔架城一段最当冲要，其地并无民房。又城内正对府学处所地段亦极紧要，已咨北洋大臣李鸿章购到唐山厂上等塞门德土三百余吨，运赴常德为修城之用。其城外石堤并以此土代灰，重加培修，水至不致冲决，庶城堤坚厚，虽遇盛涨，亦可无虞。以上三端虽为补偏救弊之方，而目前人力所能为者，不过如此。盖自江流渐复故道以后，藕池受水已渐少，而常德纳水实为南洲所阻，若议塞藕池而不能划去南洲，则未必大利于湖南，而先有害于湖北。

**七月十九日(8月30日)**　致电伦敦薛钦差(福成)商购纺纱机器。略谓：

鄂省欲添设纺织厂，春节柏辣、喜克两厂司理人来鄂，经局员查询，四万梃纱机连汽机锅炉一切配全，列单估价约需九万九千余镑。嗣接布鲁克厂送来四万梃估单，价仅八万三千余镑，殆配件有详略之别。现筹有款，恳令前厂开列详单呈尊处代核。此外，尚令数家开价比较，务祈费神选定一家。实价若干，何时起运，分几批来，运保共若干，迅速详晰电示。

**七月二十六日(9月6日)**　札欧阳柄荣等讲求洗煤之法，精炼焦炭。略谓：

据铁政局呈开，湘煤知县欧阳柄荣、典史王天爵等来函，内称在萍乡召募向炼枯块老手当面教习，颇有成效。惟限期太窄，诸事匆忙，难保不滋草率等语。查炼铁之炭，以灰少为最要。而烧炼焦炭，以大块坚结、烧透中心、内外一色者为佳。惟于未炼之先，尤以洗煤为第一要义。能洗净则劣煤变为佳煤，未经淘洗，则佳煤亦不合用。其法将整块上等油煤一律捣碎，用水淘洗，务将煤内沙石及杂质洗滤净尽，再行入炉烧炼，炼出之炭其灰自少。若不讲求洗煤之法，则虽极力加工烧炼，亦徒劳无功。该令等务当悉心讲求，从容设法烧炼，无庸拘定限期，总以焦炭炼精可用，再行运煤回鄂。

**七月二十七日(9月7日)**　札铁政、枪炮各局厂每月支销款目及时册报到院。

略谓：

铁政局事务繁重，枪炮局工费亦渐繁多。所有汉阳铁厂、枪炮厂以及马鞍山、王三石、李士墩各煤局，大冶石灰窑运道及铁山开采铁矿、富池口铅矿各局，经费浩繁，每月支销用数，自应按月册报本部堂，以凭综核。乃各局月报竟有迟至两三月始行汇报者，实属不成事体。嗣后各该局上月支销册报，至迟限于下月初五以前具文申报，初十日以前到院。上月经费或余存若干，或不敷若干，或欠发若干，或垫支若干，本月应请领若干，分晰开具简明四柱清折，随同上月支销册禀报，听候本部堂批发铁政局或枪炮局，方准该总局发给。如上月支销册并未到院，本部堂未经批准发给数目者，一概不准给领。擅行发给者，定行驳斥扣回，仍将收支委员惩儆。

**七月二十八日(9月8日)**　札李增荣查铁山开矿情形。略谓：

大冶铁山开凿铁矿机器久经照设停妥，铁矿每日断须开采二百吨，方足供炼铁之用。前据洋匠世瓦而兹筹定开通铁山横路二道，采矿始能便捷。现风闻横路开至深处，工匠多名不肯深入，工程甚为延缓。该令所司何事，何以漫不经心，毫无觉察。铁厂业经告成，不日即须试炼。亟应责成该令实力督催稽查，工匠不得偷懒，不入深处。倘将来开炼生铁，运到铁矿每日不足二百吨，定惟该令是问。

**七月二十九日(9月9日)**　电复总署陈明利川教案情形。略谓：

利川并无绅民扰害教堂情事，法公使所言虚捏殊甚。法教士田国庆人尚明白，惟所雇管事教民胡文安举动狂谬，擅坐四轿，令教民拈香跪接，在南坪、汪家营等处借教堂为名，广置田产，收稞渔利。民、教互控，绅民均不愿售地建堂。又有文生倪赞扬强勒族婶卖田，被控详革，遂唆胡之安两次至汉造谣耸听。现长堰塘教民殴伤人命，胡又被控主使，教士袒庇，抗不到案，尚悬未结。查教士在内地购地设堂，为患甚深，若再听其置产收稞，害将胡底。法约六款"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自便"，法文约内并无此等字样，大是疑案。查汉、洋不符，以法文为正义，约有明条。惟约章相沿已久，鄂省未便翻异，应候钧署相机设法更正。此间只好抱定同治四年新章，教堂公产必由地方官核定，方准成买，不予通融，或可少遏流弊。

**总署来电(光绪十九年七月二十七日到)**：法使照称，利川县教堂被抢，教士、教民均受凌辱，甚为危险等语。希查明情形，并饬妥为保护。

**八月初一日(9月10日)**　致电伦敦薛钦差(福成)商购纱机。略谓：

沪新设纱厂，闻柏辣厂机价愿先收定银四分之一，余价分年加息归还。鄂

厂事同一律，当可仿照。纱利甚厚，重息无妨。如分五年归款，必能从容应付，务祈费神与商。布鲁克厂机价较省，如皆先机后价，尤妙。并望与布鲁克商。

**八月初九日(9月18日)**　札通山县、临湘县查处阻止俄商采办茶树事件。

缘俄商达尼罗夫持照赴通山之羊楼峒、临湘之聂家市采办茶树，欲装运至汉口，分别被羊楼峒乡民作坝阻止，并勒索重价。聂家市乡民则将茶树箱二百余全部毁坏，抛弃河中。查洋商详领单照，赴内地采办茶树，贩运出口，曾经总理衙门核准有案，各省通行已久，自应照准。饬通山县赴紧查明该处民人因何作坝阻挠，有无勒索重价情弊。一面将滋事匪徒严拿惩办，并派委湖北候补道李谦驰往湖南临湘县澈底查究，秉公办结。

**八月十三日(9月22日)**　批利川县禀办理教案情形。略谓：

内地设堂传教，条约本无明文。惟相沿之久，骤难挽回。同治四年，经总理衙门与法使议定，如教士在内地买地为建堂之用，其卖契内只可载明本处教堂公产，卖业之人须令先报明地方官请示，由官酌定，方准照办。如私行卖给，查出立加惩处，通饬有案。若竟听其买地收稞，私行置产，教士犯法，地方官照约无惩办之权，教士又从而包庇教民，是内地之地几同化外之地，于情理固属不协，于政体尤多窒碍。所赖力持大体，不殚烦难。民间不愿卖者，分毫不能勉强。即民间所愿意者，亦必体察民情，秉公酌定。抱定总署章程，任教士多方饶舌，总不得出此范围。即至领事诬捏，公使争辩，上司、总署自有权衡，断不惑于一面之词，漫加办理不善之咎。但须光明磊落，推诚布公，可者与之，不可者拒之，毋逆作以资口实，毋通融以贻后患。尤必严行约束百姓，凡事由官主持，毋许滋生事端，是为至要。

**八月十四日(9月23日)**　咨总署各国商人及教士领照游历者，须报知地方官。略谓：

据湖北荆宜施道、监督宜昌关税务周懋琦详称，职道自光绪十八年十月十三日奉饬到任之日起，截至本年五月底止，共奉到宪台、抚宪饬知各国游历姓名文札共六十起，计男女一百九十九名口，内商人游历三十八名，余一百六十一名口均系教士、教女。时阅八月，从无一人至荆宜施等府县地方报过到境之案。职官无从知其曾否出入境内，遇有事故，不能责该州县保护等情。查该关道所详，系为慎重保护、力杜后患起见。州县属境辽阔，民人良莠不一，若该洋人不向地方官报知，何从施其保护。应请与各国公使筹商妥善办法，以期彼此两益。

**八月十七日(9月26日)**　致电伦敦薛钦差(福成)商纱机分年付价。略谓：

纱机分年付价一层能办到即好,岁息七厘并不为多。鄂省布局开织以来,销售甚畅,余利颇丰。再添纱厂,利息尤厚,按期付价,断不含糊。但得公九鼎一言,或即以布局作保,该厂必可照办。倘必须现银,则此事即不能办,实为可惜。铁厂已竣工,煤井尚需款,以后开炼经费尚无所出,部中不发款,令鄂自筹,故鄙人惟有扩充布局纱厂,以其盈馀添补铁厂经费。

**薛钦差来电(光绪十九年八月二十六日到)**:略谓连日与柏、喜两厂商议,现议合同定日交定价四分之一,其余分三年六次拨交。自立合同后每半年付一次,交货后起息六厘,仍以鄂布局作保,写在合同。如此已甚勉强,欲与商五年拨价,万办不动。请筹定期限见示,以便填写合同。

**八月十八日(9月27日)**　札北善后局奖励各营员弁兵勇洋枪中靶者。略谓:

本部堂于本月初四、十二等日,将督抚两标五营、武汉两协营实任、候补官弁兵丁并炮队营、铁字、鸿字、升字、武防、襄河水师等防营官弁勇丁亲加校阅,中靶者颇多,足见平日练习尚属认真,自应优加奖赏,以励操防。所有中靶最多各员,除副将程悦贤已经即行委署,及已有薪水者只照章给奖外,参将王兰芳,游击袁宗瑶、姜成立等三员,即行充补查城差使。副将龚宏宝,把总李安福、何之森等三员,即行充补津贴员额,此次勿庸另给奖赏。其余各员弁,候补总兵以下,都、守以上及防营营官中靶五枪者奖银八两,中靶四枪者奖银五两,中靶三枪者奖银四两。千、把、哨官、差弁及兵勇中靶五枪者赏银六两,中靶四枪者赏银四两,中靶三枪者赏银三两。其同日阅看襄河水师陆路阵式、刀矛杂技,炮队营刀矛杂技,一并按单给赏(附受奖赏者名单)。

**八月十九日(9月28日)**　札北藩司借拨织布局银七八万两以应急需。略谓:

布局纺纱织布逐日增加,现开夜工,出货尤多,市面销售畅旺,他省商贩来局订购纱布者亦陆续不绝。销土货而杜外耗,实为利源所在。现值新棉上市,亟需拨巨款购储棉花,俾供纺织。兼以息借商款亦须陆续抽还,以轻成本,迅由司局于新筹外销三款设法腾挪借拨银七八万两,具详核办,勿稍稽延。

**同日**　奏请购机开铸银元以补制钱之不足。略谓:

湖北各府州县城乡市镇不惟制钱短缺,即粗恶薄小之现钱亦不甚多,惟以一纸空虚钱条互相搪抵,民间深以为苦而无如之何,通省情形相同。近年鄂省商民生计维艰,市面渐行萧索,此实为一大端。臣等迭经督饬司道筹议禁贩运,拿私铸,查铜铺,惩私毁,并严禁回空盐船装运制钱出口,及稽查轮船、夹板船装运出口,核实办理,力图整顿。无如来源既少,民生仍未能纾。目睹商艰民困,补救无方,不得不亟筹一变通利济之法。再四筹维,佥以广东奏准开铸银元,利用便民,成效昭著,惟有援照广东成案,开铸银元,庶可以补制钱之不

足。抑即在鄂省自行铸造,购置铸造大小银元之中等机器全副,先行试办。规模不必甚大,计购办机器、创造厂屋共需经费银四万余两。银元大小、式样、轻重及缴纳支发各款、各省行用章程,广东均有户部议准成案可循,通行各省,商民称便已久,一切均仿照成案办理。

**八月二十二日(10月1日)** 出省查阅营伍、水师及大冶煤铁运道。二十八日回省。

**八月三十日(10月9日)** 批岳州府等会禀查聂家市民人毁弃茶树箱一案实在情形。略谓:

俄国百昌商人托人采买茶树被乡民毁弃一案,现经该道等查明,实因经手之人未将江汉关道所发单照呈县请验出示,致该处乡民疑为私运茶树出洋,恐绝生机,遂将茶树毁弃,并无抗照别情。讯据吴松夫供称,买办茶树以及杂用等项共计银四百八十余串,既经该处绅耆筹赔银三百一十四两零,即可就此完结。

**九月初二日(10月11日)** 以铁厂告成,亟须开炉试炼,而江夏、大冶等处煤井未尽竣工,目前尚不敷用,应即分为五路,派员赴湘,分投采买,并于湘潭设转运局,五路之煤统归一路转运,以期迅速。

**九月初六日(10月15日)** 札委裕庚赴黄州提讯麻城教案各犯。谓:

据汉黄德道、江汉关监督恽祖翼禀称,有计、卢两洋人偕马、郭二通事携一细崽忽到黄州,直入县、府监任意查看,并与各犯证一一问答,故意要看案内要证郝九个蛋有无刑伤,又将衣被等物发给九个蛋等情。查中外交涉之案,当案情未定之先,其如何缉犯、问供、定罪一切,洋人均不得干预。即至案情既定,领事官只能在旁观审,并不容其开口。此乃办案一定章程,中外一定界限,岂有准洋人入监看视各犯之理。似此不遵定例,不合条约,实属荒谬妄为。除将该府县严行申饬,均先行各记大过一次。即派委湖北候补道裕庚驰往黄州亲提犯证,复讯确供,定谳禀办。

**九月十二日(10月21日)** 致电天津盛道台(宣怀)。略谓:

生铁每吨提二钱之说,前两年虽有此议,其时诸事尚未定局。今铁厂成本太重,奏明挪用鄂省公款太多,皆须归还,户部又不发开炼经费,一时恐难。即有余利,无从提出此款。若尊处肯代借银数十万两,分年认息归还,则阁下有维持铁厂之功,敝处提二钱亦易于措词。

**九月十五日(10月24日)** 奏陈出省查阅营伍、水师兵轮及大冶等处煤铁运道情形。略谓:

臣于八月二十二日自省起程，乘坐兵轮溯江而上，至江夏所属马鞍山地方查看煤井。既毕，展轮下驶至黄州府。二十四日，调齐黄州、兴国、德安等营弁兵合操，阵式、步伐整齐，枪炮连环应节，将备弁兵箭枝尚属有准。各将弁近年来经臣饬令一律操演后膛洋枪，均能极力讲求，中靶约在六成以上，器械、马匹亦皆精壮足额。当场分别赏罚。校阅事竣，即开行至大冶县石灰窑马头登岸，由铁路行五十余里至铁山铺，查看运道铁路工程、铁山矿石情形及开矿、轧矿各种机器，并至王三石勘视煤井。顺道乘轮驶赴田家镇，阅视南、北两岸江防炮台。江面颇窄，水流甚急，地方形势甚为扼要，惟炮台布置一切尚须从容讲求。随即乘轮上驶，于二十八日回省。据长江汉阳镇总兵高光效、岳州镇总兵张捷书禀请，将该两镇水师一体校阅。当经酌调炮船数十号来省，于九月初五日将汉、岳两镇师船，湖北铁字三营水师、襄河中前左三营水师及兵轮各船，调集距省城三十里青山地方，阅看水操。长龙、舢板往来洪涛巨浪之中，阵法严整，排炮齐一，进退、攻击、驾驶均极灵便。楚材、测海、金瓯兵轮三艘于江中设靶，演放巨炮，均能命中致远。当经分别奖赏各水师，饬令分别回防。现在炼铁全厂告成，亟须讲求开炉试炼办法，督催煤井工程，正在吃紧之际，亦未便远离省城。所有安、襄、郧、荆、宜、施等处营伍，容俟明年省城要务渐有头绪，再行出省校阅，以求训练实际。

**九月二十二日(10月31日)**　札曹南英赴上海、福建访查茶务。略谓：

湖南、北两帮红茶与外洋交易，为鄂省税厘大宗。近年销售不旺，茶商资本每多折阅，动以洋人退盘割价致贻亏累为词。查中国茶叶出口，鄂省而外，闽省销售最多。闽省商人与洋商交易有何妥善办法。上海为各国茶船总汇之所。亟应派员前往上海及福建省城详切访查，参考互证，以资整顿。湖北候补道曹南英督办牙厘局有年，熟悉茶务，堪以派往。所需川资，由善后局核给。

**同日**　奏陈设立自强学堂。略谓：

治术以培植人才为本，经济以通达时务为先。湖北地处上游，南北冲要，汉口、宜昌均为通商口岸，洋务日繁，动关大局，造就人才，似不可缓。亟应及时创设学堂，先选两湖人士肄业其中，讲求时务，融贯中西，研精器数，以其教育成材，上备国家任使。臣前奏明建立两湖书院，曾有续设方言、商务学堂之议。兹于湖北省城内铁政局之旁，购地鸠工，造成学堂一所，名曰自强学堂。分方言、格致、算学、商务四门。每门学生先以二十人为率，湖北、湖南两省士人方准与考。方言学习泰西语言文字，为驭外之要领。格致兼通化学、重学、电学、光学等事，为众学之入门。算学为制造之根源。商务关富强之大计。每

门延教习一人,分斋教授,令其由浅入深,循序渐进,不尚空谈,务求实用。所需经费,暂就外筹之款凑拨济用。俟规模渐扩,成效渐著,再行筹定专款,奏明办理,以为经久之计。

**九月二十五日(11月3日)** 札曹南英查询福州船厂需用钢铁物料情形。略谓:

各省制造机器等局向系购用外洋钢铁各料,福建船政局需用钢铁尤多,每年需用钢铁各料件若干,价值每吨若干,运保等费每吨若干,订购时先付定银若干,均需一一查询明确,以凭酌拟行销章程。该道即禀商闽浙督部堂谭(钟麟),详悉面陈铁厂所炼钢铁均精益求精,料件均与洋厂无二,并请转饬船政局详开清单,交该道带回。此外轮船及各营如需用克虏伯七八生至十二生车炮、船炮、台炮及新式小口径十响连珠快枪,不拘多少,鄂省枪炮厂均可照造。

**九月二十九日(11月7日)** 以鄂省各标、协、营额设枪兵向来多用土枪,且年久多已锈涩不堪,札北善后局筹款委员赴上海购买前膛来复枪一万枝,分发领用。

**十月二十日(11月27日)** 奉旨兼署湖北巡抚(谭抚继洵赴四川查办事件)。

**十月二十二日(11月29日)** 奏陈汉阳炼铁全厂告成,并拟定铁厂开办后行销各省章程。略谓:

臣奉旨筹办炼铁事宜,自开办以来,历经随时上陈,并于本年二月内详晰奏陈在案。自三月以后,机器、物料陆续运到。所有炼生铁大厂及机器厂、铸铁厂、打铁厂业经于三月前完工。其炼贝色麻钢厂、炼熟厂,此两大厂均于五月完工。其炼西门士钢厂、造钢轨厂、造铁货厂,此三大厂因补换破碎短数火砖及未齐机器、铁料运到到稍迟,于七八两月先后完工。此外尚有造轨所需鱼片钩厂,其机器本系后订,于五月内始自外洋续行运到,督催赶办,亦于九月中旬完工。统计全厂地面东西三里余,南北大半里。各厂基自平地起,至铁柱墩及炉座机器诸石墩止,均须填土高一丈二尺不等。大小十厂,均须连为一处,共填土九万余方,已于九月中旬将开炼之日即须施工处所一律填齐。其应加开水沟、加培护堤、厂内联贯交通铁路、厂地铺盖铁板各工,随时酌度情形办理。统计炼生铁、炼熟铁、炼贝色麻钢、炼西门士钢、造钢轨、造铁货六大厂,机器、铸铁、打铁、造鱼片钩钉四小厂,以及烟通、火巷、运矿铁桥、铁路各工,江边码头、起矿机器房,现已全行完竣,机器一律安配妥协。其大冶运道铁路前已完工,铁山开矿机器及轧铁矿、轧灰石机炉四座,溜矿石马头、碉岸等工,均已造齐。江夏马鞍山煤井横窿两道均已开通,陆续出煤。大冶王三石煤井二处石质极坚,暗水太多,工程过巨,其横窿开通尚需时日。现在亟须开炉试炼,自应照从前奏案,先行购运湘煤,与马鞍山所开之煤参用,以应急需。现于汉阳

铁厂内另行添设洗煤机、炼焦炭炉，以期早日兴工。目前正在演试机器，修补各项机器零件。俟一切布置周妥，十一月内即拟烧热炉座，约须兼旬，方能热透，十二月间即可试炼生铁，接续炼钢、造轨。再，中国自开铁厂乃奉旨饬办之作，关系自强要图。凡我军国所需，自宜取资官厂，方足以畅地产而保利权。至所出铁货，既系动用官本，均系官物。且开办之初，工本较巨，行销各省及出口运销外洋，自应一律统免税厘，以轻成本。所有北洋铁路局及各省制造机器、轮船等局需用各种钢铁物料，或开明尺寸，或绘寄图样，汉阳铁厂均可照式制造，与外洋物料一律适用。至开办之初，工本猝难预计，其价值惟有暂照各省所购外洋钢铁时价，应于议定需用物料若干、价值若干后，或先付半价，或先付三分之一，或酌付定银，应由湖北随时体察一情形，与各该省商办。

**十月二十六日(12 月 3 日)**　就办理麻城教案致电总署。略谓：

上海瑞国总领事柏固来汉拟办麻城县宋埠教案，所索四条：一办犯，一抚恤，一参麻城县，一宋埠设教堂。查讯明首犯二名拟绞决，从犯徒罪二名，枷杖五名，即日可办，渠言甚妥协。抚恤渠索甚多，议给毙命两教士每人各一万五千元，失物等项一万五千元，共四万五千元，合银三万余两，已经商允。麻城县事前力阻，事后速获正犯，未便参劾，渠亦允许。惟宋埠开教堂一事，连日反复劝导，坚执不听。当许以在汉口、武穴向有教堂地方，官为代觅一地，听其自建教堂，由宋埠绅民捐资二三千元助其修堂之费，渠亦不允，一味狡执，语语恃各国公使为护符，且有教士主唆，断不肯自行转圜。惟有请钧署与美国公使(代理瑞国事务)剀切妥商，嘱其迅速电知柏领事早日在鄂结案为祷。若肯不往宋埠传教，拟即将麻城县撤任，以为相抵之一端。

**十月二十八日(12 月 5 日)**　就麻城教案事再电总署。略谓：

连日与柏领事辩论开导，渠密言既奉其国命来议办此事，此事若明许不往宋埠传教，外国章程断断不行，于该领事职守有碍。只能缓数月，如彼时有不能去情形，关道照会嘱其勿往，渠必允许。惟此言不能明见公牍等语。看此情形，渠亦自知难行，而为众教士所胁，断不明允，该领事亦甚苦之。如美使电知该领事缓往，则该领事可借此转圜矣。

**总署来(光绪十九年十月三十日到)电**：美使言，伊只代瑞典往来通信，无权办事，总领事尽可作主。如允不往，教士亦不能违。希仍与柏磋磨，谅易收束。

**十一月初九日(12 月 26 日)**　致电总署告麻城教案议结。略谓：

麻城教案，已与柏总领事商妥完结办案。抚恤具照前议，该领事亦不往观审。惟宋埠传教一节，现拟二十个月后再往传教。若临时有不可能去情形，再

由关道阻止。该领事已有洋文照会复允结案，恤款已收，现已回上海。该总领事力任其难，顾全大局，似宜加以奖劝。敢恳钧署酌核可否代为奏请照署公使等差，赏给宝星，以示嘉奖之处，出自钧裁。

**十一月十四日(12月21日)**　奏陈遵旨筹办育婴情形。略谓：

光绪十七年九月十三日奉上谕，现在教案繁兴，半由各国育婴起衅。若使地方官筹办尽善，自可隐杜乱萌。伏思湖北地方沿江口岸华洋杂处，教堂甚多，是育婴之举在湖北尤为当务之急。当经分派员绅驰赴各属，切实劝导。其收养之法，大率分堂养、助养两端。如经费充裕，建堂雇乳，多多益善，是曰堂养。或巨款骤难筹集，即不必遽立新堂，定雇乳媪，但按月给费，责令本生父母抚育，是为助养。查自陆续开办以来，迄今两年，综计一州一邑岁筹经费多者钱数千串以至数百串，收养婴孩多者数百名以至数十名。各该地方官均能各就本处情形，实心劝办，不遗余力。果能从此日加扩充，孤幼皆得所养，于厚俗弭患之道，似亦不无裨益。

**十一月二十六日(1894年1月2日)**　札蔡锡勇筹画开办银元局。略谓：

湖北省前因制钱缺少，商民交困，奏准援照广东成案，开铸银元。所有度地建局、购机雇匠及一切事宜，饬委候补道蔡锡勇总办局务，应需经费即在藩、盐两库鼓铸存款内动支。

**十一月二十七日(1月3日)**　以布局添设纺纱厂，需款甚巨，商盛道宣怀代向上海华商借银十万两，饬江汉关道于借款合同式钤用该道关防，将来应还本息，当由湖北织布局如数备款，仍交江汉关道转给归还。

**十一月二十八日(1月4日)**　札委刘保林赴沪考核机器缫丝办法。略谓：

丝斤为出洋土货大宗。湖北省每年产丝不少，第以人工缫制，未能精细，以致销路尚未大见畅旺。查广东、上海地方近年多用机器缫丝，专售洋商，销流甚旺，实为畅销土货之一大端。光绪十二年曾准海军衙门咨行粤省饬令查明办理。合亟委员赴沪访查详实，以凭筹办。查有湖北候补道刘道保林堪以派委。仰该道即便遵照，束装驰赴上海，将机器缫丝办法考核详明，回鄂详细禀复。

**十一月三十日(1月6日)**　札织布局速筹添设纱厂。略谓：

湖北织布局业经办有成效，惟体察沿海各口商务情形，北自营口，南至镇南关，洋纱一项进口日多，较洋布行销尤广，川、楚等省或有不用洋布之区，更无不销洋纱之地。开源塞流，断以此为大宗。查湖北所产棉花质地粗壮坚韧，于纺纱最为相宜，为楚省计，尤不可缓。富民裕国，无过于此。其简易迅捷，尤

可以辅布局之不足。亟应迅速筹办,以济民用而保利权。为此札仰该局即便遵照,将添设纺纱厂事宜悉心筹画,迅速定购上等机器,总以每一日夜出纱一百包为度。限明年十一月初必须开机出纱,不可延误。

**十二月初十日(1月16日)** 以汉阳铁厂开炼在即,需煤甚殷,而前委员赴湘分路采买,迄今尚未大批趲程运解来鄂供用,札催该员等赶紧购运,以济急需,毋再片延贻误。

**同日** 奏陈办结麻城教案情形。略谓:

本年二月间,有瑞国教士梅宝善、凌化云带同通事至宋埠对河之郝家铺地方,租赁李汉龙所赁郝姓后重房屋售书传教。乡民来经习见,人心惊疑,谣言四起。旋据该府县迭次禀由江汉关监督、汉黄德道恽祖翼照会代办瑞国副领事丁乙尼谕饬教士回汉,俟民情信从后始可前往。旋因梅宝善一人先回,而凌化云仍留该处,又谕令速行撤回。该副领事复称,梅宝善已亲往宋埠撤令教士及教民回来。讵梅宝善又偕教士乐传道同至宋埠。后凌化云虽归,而梅宝善、乐传道又复久留不去。该处五月十五六日向有竞渡故事,届期男女聚观甚众,即有无知之徒私贴揭贴等事。该县恐酿事端,移知把总董开泰往接该教士等暂为移居县城,该教士坚不肯动。鹅笼巡检殷廷瑜又复亲往,劝其暂避巡检署内,亦不肯从,并雇有郝姓镖手数名,恃为无恐。至十八日,有朱应等数人路过教士门首,声称欲看洋人。甲长郝人和拦阻,争闹骂詈。众人愈多,不知何人掷石将郝人和额颅打伤,教士令在地躺卧,用药敷治,一面令镖手等将朱应、吴治太、陈观受、刘元灿四人捉入捆缚,交郝人和等解县城收管。时后门已为众所拥阻,郝人和等系由前门潜出,绕道赴县。而门外众人不知,屡向教士索人不应。当有李熇粑同众用石撞开后门,齐入屋内,遍寻未见。见有郝人和受伤卧地血迹,群疑为四人已死。适又见前重房屋不知因何火起,又疑为打死四人后焚烧灭迹,乱向教士寻殴。两教士情急爬登屋上,持瓦抵御。众人随之而上。梅宝善向李金狗扑跌落地,被李熇粑上前取木桶首先殴打,旋同众人乱殴。乐传道在屋,众人齐上追打,亦被徐全福首先踢落下地,复同众按住乱殴,均各当时身死。李福伢、刘玉城乘机同众抢拾物件,事后均各逃散。旋经该县验明尸身棺殓,填格具报,经道员裕庚亲提,督同府县复讯,供认不讳。李熇粑于教士跌落后首先向打,徐全福于教士上房避御首先踢伤下地,旋同众人乱殴身死,自应罪坐"初斗为首",拟绞监,俟秋后处决。至李福伢、刘玉城因失火往看,据供并未帮殴,惟见众人抢物,亦随同抢得零星物件,拟杖一百,徒三年,于面上刺"抢夺"字样。李金狗、朱应、吴治太、陈观受、刘元灿五犯各拟杖八十,

仍酌加恤号一个月，无干省释。其抚恤一节，现议两教士各给与抚恤洋例银一万两，补失衣物，书籍等项洋例银一万二千两，共折合库平银三万零五十七两一钱二分，当经江汉关道送交瑞总领事收清。其宋埠再往传教一节，现议二十个月后再往传教。若临时实有不能去情形，再由江汉关道照会阻止，该总领事均已照复照办。

**十二月十六日(1月22日)**　省城制造火药局火，轰毙工匠八人，因伤而死者十三人。自是以后，药库酌仿西法建造。

**十二月十七日(1月23日)**　札委员赴沪筹议在鄂添设纺织新厂。"据禀，有上海商人愿在湖北省城地方垫借资本，办成纺织全厂，不领官本，只用官地，所有机器、厂屋以及开局以后花本、人工一切费用，俱归垫借。已造厂及开办一切事宜，仍听候本部堂派委总办之员经理，垫办商人不得专擅干预。俟全厂开办得有余利，再行将本息按年摊还。还债之后，全厂归官。在商人将本图利，所获良多。而官为维持，得以借款添厂，洵属两益之举。亟应派员刻日赴沪，筹商所有垫款计息、购机建厂以及分年归还一切详细章程。此事关系紧要，如稍有违碍，即勿庸办理，不可贪功迁就"。

**十二月二十九日(2月4日)**　以鄂省各局次第告成，需费浩繁，札布局筹议提回该局官本五十万两，以供他局之用，俾得各局同时并举。

**是月**　奏明湖北兵、马、战船数目。略谓：

据湖北布政使王之春详称，湖北督标、抚标、提标，宜昌镇、郧阳镇，汉阳、黄州、竹山各协，武昌、荆州、襄阳、郧阳各城守，兴国、德安、均光、荆门、远安、卫昌、蕲州、安陆、宜都、荆州驻防三十二标、镇、协，营，自道光二十年酌办荥阳善后事宜及咸丰十年酌议裁马改步之后，旧设经制原额外负担调拨、裁汰，安塘、驻防缺额兵丁二万五百五名，营马二千二百二十三匹，船九十七只。内咸丰九年抽撤防营兵丁备拨长江水师，及同治八、九年先后裁撤汉阳、荆州水师，武昌城守、黄州协，道士洑等营兵丁二千一百五十七名，马二百一十八匹，又于光绪十一年奉文裁兵节饷案内裁兵二千九百二十一名，马二百八十一匹。现在实存营一万五千四百二十七名，内马兵一千四百八十七名，步兵四千二百九十八名，守兵九千六百四十二名，又马、步额外，外委二百四十九员，共计一万五千六百七十六员名。骑操马一千七百二十四匹，内经制外委马一百三十匹，额外外委马一百七十匹，兵丁马一千四百八十七匹。臣复核无异。

# 光绪二十年(1894)　甲午　五十八岁

朝鲜东学党起义，中日同时出兵朝鲜。
日增兵入朝。
命李鸿章备战。
中日战争爆发。
设督办军务处。
日军陷辽东，攻山东。

**正月初三日(2月8日)**　以铁厂择定于正月初十日开炉，电饬大冶石灰窑运道局备妥矿石及运车、码头，数日内即遣轮船驳船前往拖运，千万不可稍有延误。

**正月初五日(2月10日)**　札李谦等查撤江河簖埕。略谓：

湖北滨临江、汉一带地方，湖渠港汊纷歧杂出，有土豪、地棍于冬春水涸时拦河筑埂，巧设麻簖，截流挂桩，只留一线口门以通舟楫。又或于水底暗钉簖桩，名为软络。长江上下则有拦江网、霸王罾等名目，往来商船防范偶疏，辄致撞挂沉没，人财俱失。且筑埂留淤成滩，水不畅行，两岸堤防常遭溃决，为害甚大。饬各州县查明设有簖埕阻碍行舟水利处所，以半月为限，自行撤毁。

**正月十三日(2月18日)**　以大冶灰石、泥土寄德试炼，可制上等水泥，电询俄京许钦差(景澄)"若年出三万桶，需机价若干，洋匠薪若干。假如三万金之机器，每年可出若干桶。经费不易，拟小办，徐扩充"。后不果。

**二月初四日(3月8日)**　奏报铁厂开炉煅炼日期。略谓：

汉阳铁厂日用铁矿、灰石及煤炭至百万余斤之多，参和、配合、装运、起卸处处均须周备，方能兴工冶炼。而工程浩大，端绪纷繁，有可分投并举者，有必层递而进者。两月以来，极力赶办，将厂基以外应行接续填土、联贯轨道等工次第办竣。一面开沟培堤，一面演试机器，大致均尚顺适，现已一律完全运动如意。兹谨吉于本年正月初十日将煅铁炉两座升火燃烧之后，递以备生铁大炉熔炼之用。缘大冶铁矿铁多而质坚，本属上品，惟含有硫磺，铁性略脆，必先入炉煅炼，使磺气腾散，矿质疏松，炼成钢铁方能坚韧有力，实为成铁之始基。既经一面饬大冶铁山委员、洋匠迅速开采，一面派定轮、剥各船数号，将铁山开

出铁矿及灰石辘轳转运汉阳，常川不息，令其供应不致缺乏。一俟煅有成效，添募洋匠到齐，即当接炼各种钢铁。至所开煤井，目前出煤渐多，仍当随时督饬赶办。

**二月十二日(3月18日)**　奏陈分四年筹还晋省借款。略谓：

光绪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上谕，湖北织布局前借山西善后银二十万两，著张之洞分作四年归还，不得再行延缓。窃查湖北织布局开织之始，成本所需甚巨，应需添置机器零件及雇募洋匠教习之费甚多，晋省巨款，仓猝实难全还。前经户部议复不允转借银行之款归还晋款，是以臣于上年六月内请分为八年还清。今山西抚臣张煦又经奏催，钦奉谕旨分作四年归还，臣自当钦遵办理，督饬局员竭力筹措。拟自光绪二十年起，均分为四年还清，每年十二月底解还五万两。仍照案从四厘起息，利随本减。

**二月二十六日(4月1日)**　批武昌县详筹办樊口闸工。略谓：

樊口地方创建石闸，事关重大。前因各该县绅耆意见不一，议论纷歧，迭经批司转饬武昌、黄州二府，督饬各该县传集地方公正绅耆详查利弊，据实禀复核办在案。况李前部堂奏定章程，建闸应在中流，口门三座，各宽一丈二尺，以分水势。经费必须先为筹定，集有成数，方可兴工，以免功废半途。首士必须各县绅耆公举，取具认保各状等因。今来详所称之绅耆魏履惠等不由公保，又不将所需经费系如何摊派，现已集有若干，先行禀请各该管地方官会同详细查明，妥筹禀办，辄即擅自聚众兴工，并将应建中流三座闸门拟移其二，建于樊山脚下等处，核与奏定章程种种不符。如此率意径行，实属谬妄。仰北布、按二司会同严行申饬，并令迅即分别出示禁止，妥为弹压，毋再任其私筑，有干咎戾。一面遴选干员驰往，会同各县迅将樊口中流创建石闸，除武昌县之西洋畈一隅外，其余各乡及黄冈、大冶、江夏等县、卫所辖受益田亩实有若干，各业民情愿出费若干，闸工告竣后与未受益之附近各邑堤工水利有无窒碍，传集公正绅耆确切查明，悉心妥议，禀复核办。

**二月二十七日(4月2日)**　以火油性烈有毒，油地失火固属可虞，设或偶有参漏，混入水中，为害岂可胜言，自应先事阻止。批饬江汉关道照会各国领事官，毋许洋商在汉口设立火油池，一面知照税务司不准此项机器进口，以杜后患。

**同日**　批道员庄赓良禀茶商请筹修公栈，拟筹官款三万两借与该商承领。略谓：

汉口茶务连年疲累，自应力予维持。本部堂迭经札饬湖南、湖北两藩司，江汉关道考求茶务利弊，转饬南、北两省产茶各属晓示民间讲求种植烘制之

法，酌议地方官劝惩章程各在案。现经南抚部院吴(大澂)奏派该道来鄂筹办茶务，力筹恤商之策。兹据该商等拟请筹修公栈，恳请借款三数万两，以资经始，一面按箱抽费，接济成功。此举询为茶务要图，应即准如所请，由官筹款三万，借与该商等公所具结承领，分期抽还。南茶箱数较北茶多至一倍有余，此项应由南省筹借二万，北省筹借一万。现已与南抚部院函商，意见相同。仰该道即传知各商迅速筹议，一面议章抽费，一面购地举办。至其余监督过磅、抽提办箱、限日交银、剔除水渍、整饬经纪通事各条是否一律周妥可行，并候札饬江汉关道会同该道详考茶务利弊，体察华、洋商情，迅速详议，禀复本部堂并南、北抚院核夺。至茶商入山买茶，多用大秤，往往有加至三十二两以外者，园户不堪抑勒赔本，不得不迟摘粗茶，并以搀杂水湿充数，希图多压斤两。茶质不佳，茶价安得不贱。本源不清，其余都是末节。是精茶色、恤园户两条，尤为根本，该道等应一并妥议办法禀复。

**二月二十八日(4月3日)**　交卸兼署巡抚篆务。

**二月二十九日(4月4日)**　以上年土棉收成不丰而洋子花已比前年加多，饬将上年原购美国棉子分发各营、县再试种一年。“总冀展转传布，后来楚棉不逊洋棉。”

**三月二十四日(4月29日)**　札襄河水师营预报上游水势。略谓：

襄河水势，每当春夏之交，或山水暴发，势如建瓴，沿河湾泊船只猝不及防，冲撞沉没，实堪悯恻。兹既拟由襄阳电报局电通消息，应并责成襄阳上游水师员弁及地方官督令水保正随时留心水势。如已斗涨五六尺，即飞报电报局将此事作为头等官报急电汉口电报局，转禀江汉关道，以凭知照汉阳府县、汉口同知等预为保护。

**是月**　直隶总督以张之洞捐田瞻族事上闻。

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卷四页八十四：

赠公官贵州时，尝欲仿范文正遗规，设义庄瞻族。公遵遗训，于南皮大于庄、李习庄两处，以银一万五千七百七十五两，买地一千三百四十五亩，以为合族义庄。族中贫苦之家，老疾孤幼节妇及丧葬无措、幼学无力、考试无资者，分别饮助。详定章程，存于宗祠。择族中公正诚实者经营，合族公同稽查，永杜后人质典，照抄红契呈南皮县存案。同族高祖以下者，别置孝义堂义庄瞻之，后改名广雅堂义庄。其瞻合族者，曰五福堂义庄。四月，内阁奉上谕：湖广总督张之洞仰承先志，捐田瞻族，古谊可风。著赏给御书扁额一方，以示嘉奖。旋奉到御书“锡类推恩”扁额。

**四月初四日(5月8日)**　致电俄京许钦差(景澄)。略谓：

铁厂、铁路及枪炮架弹五厂所用水泥计银二十万外，痛心疾首。此后岁修用多，故拟自造。洋行开价太贵，务请设法婉商。订造极小机器，以价廉为主。火砖用处以生铁大炉、炼焦炭炉为最要，火力太猛，寻常火砖尚不合用，祈详考照湖北物料能否作生铁炉、焦炭炉之用。

**四月十六日(5月20日)**　电复总署，已饬江汉关道力阻德商在汉口造火油池。

**四月十九日(5月23日)**　致电俄京许钦差(景澄)。略谓：

两湖茶务日坏，关系大局，必宜维持。拟附轮自运茶数百箱到俄境销茶大埠，交彼处公正洋行代销。鄂省不派人同往，请尊处派一委员代为经理，与该埠洋行议定代销章程，不得刁难欺诳。此次系试办，不求余利，但望亏折不多足矣。如确有益，明年再多运往。

**许钦差来电(光绪二十年四月二十八日到)**：使馆与商务甚隔膜。顷始得一殷实茶商探访，大约委办应备销俄佳货赶五月杪发运，不宜迟。

**二十八日(6月1日)**　电告俄京许钦差(景澄)，已赶备佳茶二百箱，五月半可发运。

**五月初七日(6月10日)**　致电俄京许钦差(景澄)。略谓：

快炮机如必须多买数种炮样，兼有数种炮弹机，鄂厂方能速成。请速购定示知，立即汇款。和局虽订，兵事未有已时。快炮必须早成为妙，且须炮厂成功，鄙人方能引退，尤深焦急。

**五月二十四日(6月27日)**　准刑部咨，饬各属严禁非刑滥刑。略谓：

本部堂访闻湖北各州县中，其宅心仁恕、治狱精详、刑不妄用者固不乏人，然亦颇有性情暴戾粗率、用刑不检者。审问一切案件，并未细讯其是非曲直，往往因数语应对不和，或事属细微，动辄笞责数百千余，甚至有以非刑从事者。惨酷情形，不堪言状。在案中正犯，揆之于法，已有不合。至其中或系诬攀到案，虚实未分，或系质证牵连，因人受累，何得辄加重刑，此岂为民父母之道。即使命盗、会匪案件，亦应先行虚衷研审，推求证据。必察其确系狡展妄供，然后可加刑吓。倘遽加重刑，三木之下，何求不得。此等刑求之供，岂足为据。就此定谳，加以刑诛，该地方官果能心安理得乎。总之，杀人必当其罪，刑人必依其法。本部堂不尚姑息之政，然亦深恶残酷之为。饬各州县不得违例私设非刑滥刑，杖责无辜。即审问命盗、会匪案件，亦必须悉心研鞫，明慎用刑，万不可专恃刑求，草率定谳。其寻常词讼，并须随到随审，随审随即结释，毋得将

案内人证经年累月羁押拖累，以致瘐死破家。

**五月二十八日(7月1日)**　批江汉关道详临湘教堂被毁，法领事请追赔保护。略谓：

法国条约内载任法国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二语，于理不顺，窒碍诸多。法文约内本无此语，总理衙门知之审矣。第以内地设堂由来已久，果能民、教相安，尚可无须禁阻，故于同治四年与法国公使议定，如买地为建堂之用，其卖契内只可载明卖作本处教堂公产，卖业之人须报明地方官请示，由官酌定，方准照办。如私行卖给，查出立加惩处，通饬有案。盖始基不慎，设堂必至于滋事，传教适足以扰民。无论中国辖地之权不容外人滋扰，即揆之传教劝善之道，亦岂得恃势迫勒，强人所难。此案汪昌太将房屋私卖与教士，并未呈报地方官查勘，辄欲拆建教堂，以致激成众怒，应令汪昌太速行回籍管业，并以严谕团保不准别生事端，仍究明拆毁房屋之人，分别持平办理。照会法领事转饬该教士勿庸再往设堂，以免别生衅隙。

**六月初一日(7月3日)**　视察汉阳铁厂、枪炮厂厂工。

**六月初三日(7月5日)**　批宜昌关道禀利川县办理教案情形。略谓：

利川县地方深僻，界连川省，教堂蔓延其间，贻患匪浅。孙前令庸懦畏事，任听教士购买田产，招教民耕种，有犯不敢过问，于是桀骜不逞之徒相率入教，以教士为护符，甚至教民自称钦命利川县副司铎，持帖拜谒县令，教士、教民与地方官并坐公案。种种荒谬，实堪发指。黄令抵任以来，力矫其弊，虽措置未能尽合机宜，而守正为民，实足以挽颓风而维大体。该道熟悉洋务，宜随时训勉，以养其刚强坚定之气，使不致苟且迁就，致贻无穷之后患。本部堂饬司免其调帘，亦即此意。若因教案龃龉，辄为更动，适以长教士、教民之气，而开委靡之习。应令久于其任，饬将未结各案赶紧办结可也。

**六月初六日(7月8日)**　致电天津李中堂(鸿章)，询东事近日情形。

**刘制台(坤一)来电(光绪二十年五月二十二日到)**：接傅相电，日本调重兵至朝鲜王京，胁议善后，并谣称将用兵入长江内登岸，自系恐吓之言。姑密布闻，祈饬各将严防云。虽系谣传，究宜预为筹备。敝处已电知沿江文武水陆各军一体严防，并饬沪道随时探报。

**同日**　致电荆州周道台。略谓：

利川教案，皆教士置产收稞，袒庇教民而起。条约准其传教，并不准其置产牟利。孙前令庸懦畏事，有犯不敢过问，从教日众，恃符抗官，大局不堪设想。黄令守正为民，力矫其弊，虽措置未能尽合机宜，而用意实崇大体，应责令将教案一手清厘。

**六月初八日(7月10日)**　致电台北唐藩台(景崧)。略谓：

来电俄舰是否倭字之误。俄甚持重，必不遽与我衅，我亦必不轻与俄绝，台但防倭耳。此间械轮均极陋。内地新勇，到台亦无用。南洋及粤军械及船不少，当可商借，请酌之。

**唐藩台来电(光绪二十年六月初九日到)**：倭误作俄，其舰未见来。

**六月二十日(7月22日)**　致电天津盛道台(宣怀)，询"东事日来情形若何，内意及傅相若何，彼使尚在京否"。

**盛道台来电(光绪二十年六月二十二日到)**：上主战，派翁、李(鸿章)会议，内外尚合拍。惟倭势猖獗，不受调停，恐弄假成真。使未下旗。

**同日**　致电东京汪钦差(凤藻)，询"倭事日来作何动静，实情如何"。

**汪钦差来电(光绪二十年六月二十三日到)**：倭增兵分布，冀抗我师，实则迫于党议，欲退不得。

**是月**　奏陈汉阳枪厂被火情形。略谓：

湖北创设枪炮厂，在汉阳炼铁厂内，共分炮厂、枪厂、炮架、炮弹、枪弹为五所。枪、炮厂日夜趱工，装配机器，至本年五月间一律告成，专待炼成精钢后开机试造。其炮架、炮弹、枪弹三厂工亦已得半，臣于六月初一日亲往阅看。枪厂运动机器之皮带近由外洋运到，甫经安设，尚未试演。厂内机器零件甚多，先经选派司事、巡丁驻厂看守。嗣洋匠以厂内不宜住人，令在厂外搭盖更棚，轮流巡护，早晚门户均归洋匠亲自启闭。兹据枪炮厂总监工委员冯熙光禀称，本年六月初十日黎明，狂风大作，电光激射。忽据稽查委员严用炳喊报，枪厂楼上黑烟突起，火光迅发。该委员冯熙光赶即督率委员严用炳等调集水龙，辟门而入。该厂当日因节省经费，系木梁木柱，倏已四面同时焚灼，当经尽力扑灭。其后面厂屋尚未被火，惟前面厂屋七小排灌救不及，烧塌五排，幸梁、柱尚未倾圮，铁瓦下坠，被压机器经火气熏灼，不免受伤。逐一查验，应修整者约及二成，铁厂及该厂之机器匠均可自行修整。间有需向外洋购补之件，尚不甚多。铁瓦略加修理，仍属可用。幸炮厂无恙。该厂门扃闭，绝无人迹，不知火从何起。详切密加查访，众论揣测纷纭，俱毫无形迹可指。该委员及洋匠推求其故，实缘全厂梁栋堂椽均系洋木油松所造，屋上一律覆以白铁瓦。时当溽暑，夜间亦不稍减，铁瓦炙热，洋松油气素重，以致引热。臣查枪厂被火，梁柱尚未倾圮，其火自上而下，柱础等处并来焦灼，确非遗火所致。该委员等详求物理，谓系屋料松油为铁瓦炽热，厂门扃闭，风气不通，郁积生火，理似可信。惟委员严用炳职司该厂巡查，有专管之职，究属疏于防范。总监工委员冯熙光未能设法预防，亦属咎由应得。相应请旨将稽查枪炮厂委员、候选巡检严用炳

即行革职,枪炮厂总监工委员、候补通判冯熙光从重照仓库被火、监守不慎例,降一级调用,以示惩儆。臣仍督饬该监工委员将枪厂被焚处所勒限修复,以后一律用铁梁、铁柱,以期稳固,损伤机器迅速修整完好,以便早日开工制造。

**七月初四日(8月4日)**　致电江宁刘制台(坤一)借炮设防。略谓:

鄂省沿江遵旨筹防,然并无一台一炮。闻上海制造局内存有八十磅子之炮十数尊,四十磅子之炮二尊,又三丈长之炮二尊,皆系不用者。可否将三丈长之二尊暂借用,并暂借较大台炮十七八尊,弹药照配,以应急需,日后或备价,或还新炮。

**刘制台来电(光绪二十年十月初七日到)**:沪局炮位只存十四尊。然尊令不敢不勉,拟于沪局存炮内酌拨四尊。

**七月初八日(8月8日)**　饬水陆防营认真操练。略谓:

倭人启衅,奉旨筹备江防。现值江防吃紧,亟应饬照营制定数,汰弱补强,募足人数,认真操练,俾各悉成劲旅,以备调遣。

**七月初十日(8月10日)**　致电天津李中堂(鸿章),拟奏派吴军门凤柱带现有马队三营赴津听用。

**七月十五日(8月15日)**　致电江宁督署、陈臬台右铭,"闻金陵局中残缺水雷甚多,如果修理可用,鄂省当派人赴宁局修之。"

**七月十八日(8月18日)**　批施南府禀酌断利川教案。略谓:

办理民教交涉事件,必须秉公持平,按律按约,情理允协,方能存政体,服民心。且免使民、教积成仇怨,一发难收,酿成巨祸。固不可偏听民人一面之词,专归咎于教堂,然更无不论是非曲直,一味迁就曲徇教民之理。此案倪黎氏以穷老孀妇,被人盗卖膳产而不能保,被人殴伤而官不能究,且身伤产失而钱归于作讼费。似此种种颠倒,暗无是非,以后良懦小民何以自存,奸民肆行无忌何所底止。仰宜昌关道遴委干员驰往利川县,会同黄令将此案情节澈底查究,务将不法教民严拿惩办。

**七月二十四日(8月24日)**　奏陈铁厂开炼钢铁,著有成效,并请奖励出力各员。略谓:

炼铁一事,事理精深,端绪繁难,工作极为艰苦,而机势又极为危险。炼铁、炼钢之匠首各有专门之学,即审火候、司气门、流灰、出铁、烘钢、拉轨诸人,周旋于洪炉烈火之间,手足稍涉迟钝,即有轰炸损坏之虞。近年贵州青溪设炉炼铁,南、北洋设炉炼钢,堵塞损伤,均所不免。鄂省开炼大炉,自不得不多用洋匠,加意慎重。除原有洋教习、矿师、工师各匠不计外,续募各厂洋匠,择其

必不可少者招募二十八人,系托欧洲著名之郭格里大铁厂代雇,本年四月始一律到齐,以上年选派出洋学习之二十人副之,分派各厂领首作工。生铁大炉谨吉于五月二十五日开火开炼,二十七日出铁。其余各炉机亦皆演试如法,一切均极顺利。臣于六月初一日到厂,逐一详勘,生铁大炉先开一座,日夜出铁八次,共五十余吨,近来间有日出六七十吨者。次阅炼熟铁、炼贝色麻钢、辗铁条、制钢轨以及锤、炼、烘、压各法,一时并举。其西门士钢炉因炉砖破碎,购补加修,添设炉管,目前即将次完竣,接续开炼。现将出生熟铁及钢轨、钢条等件陆续寄往上海华洋各厂比较货色,考订价值。仍随时教习华匠,讲求炼法,精益求精。现在江夏马鞍山煤井,其煤可作焦炭,合炼铁之用,已开横窿煤巷,现拟进凿三层横窿。外洋大洗煤机器及运煤之铁挂线路均已陆续竣工,惟洋式焦炭炉数十座因炉砖破碎,购补耽延,修造未齐,本年十月内定可一律告成,尽敷生铁一炉及各厂炼钢之用。参以湘省白煤、油煤,即可两炉齐开。此开炼钢铁已著成效之实在情形也。仰恳天恩俯念铁厂为中国创举,奉旨饬办要务,全厂告成,开炼著效,实资群策群力,准由臣将在事出力人员援案择尤,核其出力等差,分别照异常、寻常劳绩,奏请给奖,以昭激劝而励方来。

**硃批**:准其择尤酌保数员,毋许冒滥。钦此。

**七月二十五日(8月25日)**　致电总署请声数日本侵朝之罪。略谓:

江汉关税司穆和德称,日本无理占据朝鲜,狂悖残暴,其击沉"高升"英船一事尤为英人所切齿,英廷必不干休。而日本则贿属洋文报著论,曲为解说,颠倒是非,一若其曲全在中国者,最足惑人听闻,中国不可漠然置之,不为辩正。拟请钧署电龚星使(照瑗)速延英国文人著论,刊入英京《泰晤士日报》,声数日本占据朝鲜之罪,其击沉"高升"轮船实属藐视英国,以激动英人公愤。英廷办理此事畸轻畸重,全视公愤为转移。使英有切责日本之言,日人自不敢肆无忌惮等语。所陈不为无见,谨据情电达,请裁酌。

**七月二十六日(8月26日)**　致电总署请拿办日本奸细。略谓:

倭人薙发,改易华装,潜入内地,探我虚实,专作奸细,事未败露,难辨其安分与否,最为隐患。二十四日未刻有倭人薙发改装,在汉口租界外行走,营勇向前盘诘,正欲查拿,该倭人即持刀抗拒,避入租界,英、美领事不肯交出,谓系日本安分人,即时护送其登轮往沪。既系安分,何必改装,情弊显然。拟请钧署知照美使,日本人现在中国无论是否安分,不准薙发改用华装,如查有华服倭人,即照奸细拿办。切嘱美领事不得袒庇,庶免混迹内地,泄我事机。

**刘制台来电(光绪二十年七月十八日到)**:沪道电,倭人在沪向设有日清研究所,约七八十

人，五月以前陆续散去，闻多改作华装及僧服者，分赴北京、津、烟、江、浙、蜀、鄂、闽、台各处，芜湖尤多云。请饬属一体查拿。

**七月二十八日(8月28日)**　致电俄京许钦差(景澄)请代购枪炮子弹。略谓：

倭事日急，宣战过速，军火无从购买。闻德国不禁军火出口，望密商各厂，购毛瑟二万枝，弹千万，六七生车炮百尊，药弹二万。重价不惜，新旧不拘。

**八月初十日(9月8日)**　致电总署转奏朝廷请速汇银至德购运枪炮。略谓：

倭事恐难速了。用兵日久，军火匮乏，最为大患。洞与出使德国大臣许筹商，托其设法在外洋密购军火。现议定有大批精枪一万三千枝，弹六百五十万颗，连珠快炮八尊，弹配足，约两个月到沪，共价约二十四万两，运费未言。仰请朝廷裁度，如需购时，即请钧署电复许大臣定议速运。

**八月十二日(9月10日)**　再电俄京许钦差(景澄)，告购械事已奉旨允准，"能与订明径运天津，更为省便。其价银已谕李鸿章拨付，约二十四万两。快炮如何添购，此物不厌其多也。"

**同日**　电商广州李制台(瀚章)允拨土乃得枪二千枝，弹一百万颗，又黎意弹二十万颗。

**八月二十日(9月18日)**　致电天津盛道台(宣怀)。略谓：

我军水陆皆挫，焦急愤叹。镇(远)、定(远)二铁甲此次临阵否，倭人密谋拟向何处，祈复。

**盛道台来电(光绪二十年八月二十日到)**：倭兵十六进平壤，左镇宝贵阵亡，叶统各军退守安州，尚恐难支。十八，大鹿岛外海军遇倭船，苦战三时，致远沉，经远火，超勇、扬威搁沙。倭沉三船。现调铭军、宋军六千五百人去扼安义州。

**八月二十一日(9月19日)**　致电俄京许钦差(景澄)。略谓：

小口连珠枪二千，无烟弹百万，即照定。本日已交德华汇定银二万三千两，其余给息缓付。祈设法妥速运汉口，须约一限期。

**八月二十八日(9月26日)**　致电柏林许钦差(景澄)购定快炮机器。略谓：

(鄂)置力拂炮机仅能造六生至十生半小炮，无甚大用。现拟一律改作新式快炮，应添何机，请商力拂估价电复。

**八月二十九日(9月27日)**　致电总署请准洋关人员投效军营。略谓：

南省各关有洋人数名已抵上海，欲往北投军，总税司电饬各军人即回各关，不准投效军营。查各关洋员有熟谙枪炮兵法者，颇不乏人，若能就地取材，亦足以资臂助。请钧署转饬总税司，凡在各关当差人员有意投效军营者，准其暂行告假，事后皆准回关当差。

**同日**　致电总署转奏朝廷陈津防、关防、辽防管见五条。略谓：

津防、关防、辽防均形紧急，谨陈管见五条。一、就近募勇。天津民多义勇，击发逆有效，近年习见洋人枪炮、船雷，可先募津勇十余营，以习战营官领之，可为官军之助，将来易于遣散。又宋庆之军久扎关东，与土人相习，旨既派宋帮办，不如即令宋就地添募十营八营。又东抚李秉衡已到任，可令在豫选曾经战阵营官募勇十余营，听调较速。一、戒诸军坚守，稳扎稳打。倭气狂悍，又恃械精，利速战，不利持久。我陆军但能自固，倭必不敢越之深入。一、海军断倭后路。我船宜游行旅顺至鸭绿江一带，倭无船接济，彼陆兵亦难深入。一、设法购船。此时添船为最急。洋人言美洲如秘、麦、智国不甚拘公法，拟请敕出使各大臣及赫德设法密购，令他国洋人出名，到津再换中国旗。不惜重价，当可商购。一、联络各国。英忌倭，实忌俄，颇袒中国。闻德因开战时倭漏知会，亦不悦倭，似宜结约借助。俄虽与倭亲，倭踞朝鲜，亦非所愿，宜加意联结。若俄稍掣其肘，倭兵力自分。即不得力，亦免暗中为患。以上各条，明知无补高深，时事紧急，竭其愚诚，仰候圣明采择。

**九月初四日(10月2日)**　致电柏林许钦差(景澄)，请购小口枪坯五千枝，"祈速购定，汇价起运。鄂厂十月初修好，可自造，取用不竭。惟钢系初炼，双层管难造，均须购单管之枪料。"

**九月初五日(10月3日)**　电复济南李抚台(秉衡)。略谓：

东省烟台海防吃紧，自以利器为先。尊处如需军火，应奏请北洋分拨。若虑北洋不能多拨，请筹备数万金，洞当为公设法向外洋购觅之，但须三个月到。惟兵事尤贵得人。尊处带营者是否得力，惟公慎选之。烟台海滨无炮台，专恃陆战，无险亦须设险，方有益。

**李抚台来电(光绪二十年九月初四到)**：秉衡昨日出东省往海上视军，此间军械后膛枪仅存千余杆，又次之次者，无以制敌。

**九月初六日(10月4日)**　致电济南李抚台(秉衡)。略谓：

敝处正在购械，速汇三四万金至汉口，当为公一并定购毛瑟枪三数千枝，快炮十数尊。

**李抚台来电(光绪二十年九月十六日到)**：今晚附片奏请动正款三万两，购办枪炮，并即如数汇汉口呈交，祈赐附购快炮二尊，毛瑟千枝，快枪三百枝，各带子码等件。此专练一枝游击之军用，不能多购，实一时力不及也。

**九月初九日(10月7日)**　致电天津吴抚台(大澂)。略谓：

此拟购奥枪一千，弹百万，并快炮六尊，弹六千。惟鄂省事万分难办，且京城总谓洞是好乱花钱之人，请必不允。若由公电奏，声明系预为铁营买枪，请

饬湖北认出此款,准湖北息借商款应用,此枪断不拨与他军,事必可行,胜于洞自奏矣。

**吴抚台来电(光绪二十年九月十三日到)**:电奏铁营需械,代定奥枪二千,每杆带弹一千。应付价银,请饬尊处由湖北息借商款内筹拨,当有电旨到鄂。[按:本年七月十五日,旨准湖南巡抚吴大澂率湘军航海助战。二十六日,吴率湘军四营自长沙赴威海卫。八月二十五日,以山海关吃紧,命吴统带所部驻扎天津乐亭。]

**九月十八日(10月16日)**　电复广州李制台(瀚章)。略谓:

陛见之旨已奉到,刻须料理湘、鄂各军北上。各军行后,方能启行。又有经手购枪炮巨款,需饷甚巨,仓卒难筹,焦急万状,行期尚须旬余。谏电深切时弊,自当留意。

**李制台来电(光绪二十年九月十七日到)**:前承示谓宜多备洋枪,心甚韪之而力未逮。此事谋于平日原非甚难,及购船置械,言者条陈无用即禁之。裁勇提银,不留余地。迫事变猝临,敝省远济饩辅,近筹防务,杼柚已空,何暇为此。至于任事需才,道在激劝。近年奖章繁密,动虞触碍,而部中徇言官之议又加甚焉。一人不合,罪及全案;驳而复奏,罪及荐者。此二百余未有之科条也。虚荣加人,已难鼓舞,并此靳之,何以使众。我公入都晤当道诸公,希切实陈之。[按:本月初十日,有旨召张之洞入京。从翰林院编修徐世昌之请。]

**九月十九日(10月17日)**　就购械款电复户部。略谓:

购枪炮系借粮道库兵米款十万两,宜昌关税十万两,皆与奉拨解部款无涉,拟俟从容筹捐归还。至枪炮已定者共约需银四十二万,尚有廿二万无着,务祈速拨的款,以备速汇应急。鄂省贫窘万分,尚认借垫筹捐巨款以供前敌,他省博大殷富,似可酌令分任,庶免专令贵部为难。应如何办理,请裁酌。洞北上后,即奏交江汉关道恽祖翼经理,以后仍禀明督、抚奏咨。此项所买枪炮皆为北路诸军之用,均非鄂省防军自用。合并声明。

**户部来电(光绪二十年九月十二日到)**:订购枪械的款若干,拟借何项库款,贵督北上后何人接办,均电复。

**九月二十八日(10月26日)**　致电天津李中堂(鸿章)。略谓:

此时只有购兵船、借洋款、结强援三事为最要,乃总未见举办,忧灼万分。若不添船,处处坐受攻击,但有招架,而无还手,大局危矣,似宜急速痛切上陈。九连城军情如何。

**李中堂来电(光绪二十年九月二十九日到)**:数月来屡商购智利快船,忽允忽翻,迄无成议。京借洋款必不借镑,亦屡议无成。倭寇大队数万过鸭绿江,宋帅(庆)督队苦战不利,谓我枪炮不如倭之快且远,新募各军恐更难恃。各国守局外之利,强援无可结也。

**九月三十日(10月28日)**　致电北京李尚书(鸿藻)陈救时策五条。略谓:

宋军败，辽沈危，此时惟购快船、购军火、借洋款、结强援、明赏罚五事为急。有洋款则船械可购，兵可多练，再迟则人不肯借矣。北洋议购智利快船四，鄂省议购巴西快船二，何以不速购，似不宜嫌贵。有此六船，连原有五舰，尚可游行海面，断其运兵运械之船。无船则坐困待攻，且彼船愈来愈多矣，一也。鄂省请购快枪二万五千枝，不宜惜费，二也。华商不信官，难借巨款。镑价此时七两已甚贵，不能太长，少订年限，俟从容借华款归还，洋款镑纵长不能多，且年息五六厘，较华商轻，三也。英、俄必须结援，俄尤要。俄、英兵船略助声势，倭即退阻，不能进攻。似可叩其所欲，权其轻重，急救危局。若待辽、沈糜烂，榆关不支，再思结援，晚矣，四也。林国祥不赏，卫汝贵不罚，如何能战，五也。设京城有警，此时热河亦不可避，不忍言矣。管见备采。[按：李鸿藻曾任兵部尚书、礼部尚书，此时奉旨商办军务，旋复入军机处。]

**十月初一日(10月29日)**　批道员蔡锡勇禀请开除各差。查铁、布、枪炮三厂，皆系该道一手办成，诸臻周妥，而公正廉退。铁、煤等局厂二十余处，千端万绪，出纳分明，丝毫不苟，尤堪嘉尚。铁厂、枪炮厂两事本系一事，端绪繁重艰巨，非该道不能胜任，自应仍责成该道办理。至本部堂衙门洋务文案极为重要，尤非该道不能办理，并应仍旧总办洋务文案。其银元局，全赖该道督率筹办，毋得固辞。至织布一局已办有规模，他员尚可循照办理。此外如舆图、纺纱、缫丝各局及自强学堂、洋务书局，只以关涉机器、测量、算学等事，该道深悉其中奥窍，不得不令兼顾。既据禀报事物过繁，难以分应，姑准免其兼办。

**十月初二日(10月30日)**　奏陈铁厂拟开两炉，请饬广东借拨经费。略谓：

铁厂开炼生铁大炉一座，炼成生铁、熟铁及贝色麻钢，辗钢条，制钢轨，均已著有成效。其炼西门士钢厂初出钢料，成色无异洋制，已足为造炮之用。炮厂业经开试机器，即以炼出之钢，试造六生半及七八生克虏伯陆路车炮。若造成，即接续制造十二生大炮。现因军务紧要，已饬多炼西门士钢及贝色麻钢，为制造枪炮之用，并赶将枪厂需用铁梁柱铸成，一面补修枪厂，及赶造架、弹三厂竣工，开春即可制造新式小口径连珠快枪及架、弹各件，以应军实要需。惟生铁仅开一炉，每年匀算可出铁一万五千余吨。其铁路、运道、马头及洋匠人工原备生铁两炉之用，若仅开一炉，成本亏折甚巨，断难持久，必须接续开炼生铁两炉，始足资周转而垂久远。查开炼生铁两炉，筹垫一年经费约需百万，一炉需五六十万。而部库支绌，部款必不能再行拨发。臣熟加筹度，惟有向广东借拨之一法。抑即向广东借拨银五十万两，为铁厂开炼生铁两炉成本。俟鄂省银元、纺纱两局开办后，分定所限，由鄂省纱、布、银元三局归款。李瀚章公

忠体国，轸念时艰，必能设法腾挪，迅速拨解济用，助成自强要举。

**同日**　奏陈筹备接济北上诸军枪炮情形。略谓：

湖南、北两省奉调北上诸军，迭经奉旨筹拨枪械，所需甚多。除将鄂省所存及臣由粤带来精枪陆炮酌量分拨外，不敷甚巨。自开战以来，上海、香港等处均已无可购办。当经臣密电出使俄德等国大臣许景澄筹商定购，并向上海各洋行密商设法购运，以备北路诸军之用。计许景澄所购德国新式小口径五响连珠快枪三千枝，每枝配无烟药弹一千颗，共弹三百万颗。信义洋行所购十响连珠毛瑟枪一千二百五十枝，每枪配弹一千颗之外，又从宽多配弹二十五万颗，共弹一百五十万颗；又单响毛瑟枪五千枝，每枪配弹五百颗，共弹二百五十万颗。又信义洋行订购拨还借用甘肃格鲁森快炮十二尊，共弹一千二百颗。瑞记洋行所购克虏伯七生半车炮六尊，应炮配弹二百颗，共弹一千二万颗。奥国三生七快炮十二尊，每炮配弹一千颗，共弹一万二千颗。约计所需价值共四十二万两内外，经臣于本年九月初八日电奏借动鄂省库款二十万两，其不敷之数，准户部电，由江西省筹银二十万两，江汉关税凑足银二万两，均经分别咨行查照在案。

**十月初三日(10月31日)**　奏陈增设湖北纺纱厂。略谓：

近来体察沿海各口商务情形，洋纱一项进口日多，较洋布行销尤广，开源塞漏，断以此为大宗。湖北所产棉花质地粗壮坚韧，最宜纺纱。其机器工作较之织布尤为简易迅捷，既能辅佐布局之不逮，兼可协助铁厂之要需。富国裕民，无逾于此。当经督饬局员详加筹画，惟有招商助官之一法。现已招集商股，订购纺织机器，即在鄂省文昌门外织布局购地，添设南、北两纱厂。一时难筹现款，兼令商人先行垫办，与上海良济、瑞记两洋行订立合同，配合湖北棉纱能纺十号至十六号纱，订购新式上等精利机器全副，纺纱九万七百余枘，以及电灯、通风、洒水、灭火、打包、自来水各项机器、一切应用零件。至购地、造厂、工料，均招商股筹办。大率系官商合办，将来视官款、商款之多少，以为等差。如官款猝难多筹，即全行交商承办，但令按纱每包从丰抽缴捐款若干，以助布局。

**十月初五日(11月2日)**　奏陈湖北开设缫丝厂。略谓：

湖北土产除茶叶系销外洋，尚可岁获巨款，此外殊少畅行之货。土性素亦产丝，而制造不精，销流不旺。近十年来，上海、广东等处商人多有仿照西法用机器缫丝者，较之人工所缫，其价值顿增至三倍，专售外洋，行销颇旺。湖北蚕茧与江浙相去不远，亟应官开其端，民效其法，庶可渐开利源。查有候选同知

黄晋荃家道殷实，综核精明，久居上海，其家开设机器缫丝厂有年，且在汉口设有丝行，情形极为熟悉。当饬委员与之筹商，由该职员承办。先酌借公款试办，以后由该职员凑集商股办理，将来或将官本附入商股，或令商人承领，缴回官本。计购机建厂及买茧试办，成本需费尚不甚巨。查善后局尚存扬州绅士严作霖差捐存款银三万两，又提盐道库外销款银一万两，共银四万两，先订购缫丝二百盆之机器，酌买蚕茧，于湖北省城望山门外购地设厂，并派工匠赴沪学习，先行试办。计十二月内，厂机俱可造竣安齐，开工缫制。将来如有成效，民间习知办法，共睹利益，自能闻风仿效，养蚕愈多，种桑愈旺，似于鄂省商民生计不无裨益。

**上谕**：张之洞奏鄂省织布官局招集商股增设纺纱厂，并添设机器缫丝各折片，业经批谕照所请行矣。湖北炼铁、织布各局均经张之洞办有头绪，现虽调署两江总督，所有各局应办事宜，仍着该督一手经理，督饬前各员认真妥办，冀广利源而济民用。将此谕令知之。钦此。

**十月初九日(11月6日)**　致电江宁刘制台(坤一)。略谓：

初八日乘"楚材"启行，十一日可抵江宁。请告首县，鄙人素性俭约，又值军务倥偬，公馆预备不可华侈，文武巡捕家丁等向无门包，嘱该县等务须遵办为荷。[按：本月初五日，有旨召刘坤一入京。调张之洞署两江总督，勿庸来京。]

**十月初十日(11月7日)**　慈禧太后六旬寿庆，在宫中受贺。颁赏大寿字一张，大缎二匣、帽纬一匣。又因呈进贡品，颁赏寿字一方、葬袍一件、活计一匣、福寿字各一方、三镶如意一柄、葬袍一件、八丝绸两匹。万寿经费，由京、外臣工报效廉俸四分之一，庆亲王意也。是年正月，奉旨交部从优议叙。

**同日**　札镇防各营布署田家镇防务。略谓：

田家镇为湖北第一门户，扼守之策无过于此。前经本部堂会同抚部院亲往履勘，督饬各营将弁、洋匠、学生等逐细测量，详加筹度。该处江面最窄，南岸半壁山前冈阜连绵，远望二十余里，可筑凭高击远之炮台。北岸冯家山山势参差，可资隐蔽，可筑伺便近攻之炮台。中路吴王庙地势当冲，近外临港处正对长江中洪，敌船来路，可筑迎头攻击之大炮台。近内正对半壁山山根处，江面宽止一里零二分，势如狭路短兵，可筑据险腰击之群炮台。半壁山近山山脚龙王寺地方，依山近水，远望不见，可筑埋伏暗击之炮台。南岸前路大矶头杨泗墓地方，地踞山顶，前路有山隐蔽，可筑保护水雷之炮台。大矶头地方水势较平较浅，约在五六丈内外，可安水雷。大矶头岸上及对岸均宜作小土台，安快炮数尊，以护水雷。南岸旧有石垒，宜用土在外将三面垫平，作成极坦斜坡。此垒可扎陆勇，以护南岸山上炮台，击登岸之舢板。垒前数丈外可开通一小

河，引江水通湖，宽约四五丈，可以护石垒，防敌人陆兵。吴王庙近外旧有横港横堤，亦宜开掘宽深，以护吴王庙之大炮台。至田镇口门以内，西北之阳城山之右边半坡，于建台最为相宜，敌炮不能环攻而我炮可以远击，最为得势，惟距江较远，必须甚大之炮方能得力，拟俟将来购有巨炮再为布置，可作明台两座。总之，高处宜明台，低处宜暗台，大炮宜明台，小炮宜暗台。台前必宜作极坦之斜坡，斜坡则炮力不入，断不可作成墙式。惟湖北素无台上大炮，即中等后膛炮亦复寥寥。现经电商两江督部堂刘借到大炮三尊，中炮二尊，其余将各轮船之炮及鸿字营旧台之炮酌量起下移用，并向沪局订造十二生炮二尊，百磅弹快炮二尊。虽造成尚须数月，此时可将台位预留，以待炮来即行安设。现将各炮台地位、炮数、作法绘具图说，分发各营，俾有遵守。

**十月十一日(11月8日)**　抵江宁。

**同日**　奏准调前任雷琼道朱采、驻新加坡总领事黄遵宪来江南差委，调广东总兵李先义率粤勇五六营来江南扼守。

**同日**　致电总署转奏朝廷陈山海关防务惟有掘长濠、用车炮两法。略谓：

山海关炮台闻止有十五生炮二，不能击大船。而关内关外一片平衍，百余里处处可以登岸。惟有掘长濠、用车炮两法，可以急防舢板登岸之陆兵。拟请旨速饬已到诸军于海滨可登岸处沿海掘濠三道，外濠引海水注之，内两濠伏兵，用枪伺击。外濠低，内濠高，即以濠土堆作短墙，可以藏兵。掘濠筑垒一事，无论兵勇强弱，皆能为之，并可多雇民夫助之。昼夜赶办，数日可成。再，海岸必须有车炮，方可随敌攻击。北洋车炮素多，洞前在粤购车炮一百八尊，光绪十一年奏拨畿辅防军之用。又光绪十五年奏购琼廉海防大车炮数十尊，亦经现任粤督李解归北洋。即此两项已不少。请敕北洋大臣速拨炮队赴山海关内外一带严防，或即将车炮拨与湘抚吴配用。

**十月十二日(11月9日)**　次子仁颋娶湖南巡抚吴大澂之女。在武昌八旗会馆成礼。

**同日**　闻旅顺孤危，奏陈关内外军事应急之策。请以彭楚汉署长江水师提督，陈凤楼留防徐州，调李先义募粤勇六营来江南协防。

**《郑孝胥日记》**：(光绪二十年十月)十二日。归，遇制军骀从甚盛，舆中苍髯老翁，盖张香帅也。十三日。(沈)爱苍来，言香帅急欲一见，且欲余以江苏同知见，即行装诣行台。有顷方见，先询文学，后讯倭情。将一时许，余乃退出。香涛制军问余："于文，谁师？"对曰："喜子厚之无障翳。"制军笑曰："闽人固多好子厚也，其文实矜炼。"余曰："桐城派极贬子厚。"制军曰："彼虚字甚多。然子厚云'参之太史以致其洁'，此言何哉？"余曰："子厚出于孟坚。班多骈，马多散，此所以取其洁欤。"制军嗟讶曰："然！子言甚有理致。"又言"诸子多近于骈，独《庄子》散行。《庄》之文

理多虚诞,何也?"余曰:"《庄子》之文皆反言以讥切当世之学,即太史公谈论六家要指之微意,实非无端之虚诞。"制军曰:"然。理足事明,则真而非伪矣。"余曰:"有古人之理至允而非今日之理,有往代之事至正而非当世之事。"制军曰:"日本蓄意东方,其谋已久,在彼国者独无先几之见乎?"对曰:"欲攻而后备兵,欲拒而后设防,此中国废弛之政耳。若西方诸国以及日本,常备之兵日日可战,时时备御,岂有临事张皇,与人以可窥哉。"制军曰:"朝鲜乱人号曰东学党,何义也?"余曰:"朝鲜非所深知。然闻自中国教以与西人通商以来,国中之守旧者多不悦。其曰东学,乃以反今日之西学耳。"制军曰:"子言信哉。"(第1册,第446—447页,中华书局1993年)。

[按:郑孝胥,字苏堪,福建闽县(今福州市)。早年中举,投直督李鸿章办洋务。后考取内阁中书,在京供职,有文名。1891年奉调东渡,曾任驻神户兼大阪领事。中日战起,下旗归国,以同知指分江苏补用,遂入张之洞幕,充洋务局提调,多所赞画,颇受倚重。]

**十月十五日(11月12日)**　电复山海关吴抚台(大澂)。略谓:

南洋哈乞枪一万,今年解北洋四千,陈枭、程提二军二千数百,余发营防,久已无存,若有之,此时岂有吝惜之理。南洋械本不精,加以北上诸军领去太多,仅剩快利精枪六百枝,岘帅此行尽行带去,一扫而空。弟到之次日,已派员到军械局逐一点清,尽是破铜烂铁。

**吴抚台来电(光绪二十年十月十三日到)**:崔惠人代南洋购哈乞开斯万枝,未知到齐否。如有留存未发,求借拨二千枝。前敌误于枪炮虚发,每战一簇蜂拥而前,我不能击敌,但受敌之枪炮,彼散我聚,吃亏甚大。澂亲督四营打靶,日阅一营,四日轮阅一次,但虑购枪不能早到。

**十月十六日(11月13日)**　接篆视事,署理两江总督。

**十月十七日(11月14日)**　致电武昌蔡道台(锡勇)、汉口恽道台(祖翼)。略谓:

快炮机必须年出百尊,无论价多少,必须速定速运。炮弹既多供快炮之用,碰火机自须日出五百方敷用。压铜壳水力机自须添足,速改配齐全,不可遗漏补购,以致延误。

**同日**　致电天津李中堂(鸿章)陈不可弃台。略谓:

传闻法国调停,倭索台湾并费千万等语,不知确否。窃谓台湾万不可弃,从此为倭傅翼,北自辽,南至粤,永无安枕。且中国水师、运船终年受其挟制,何以再图自强。台湾每年出产二百万,所失更不可数计。不如不争高丽,倭亦不能独吞也。鄙意与其失地赔费求和于倭,不如设法乞援于英、俄,饵以商务利益,英、俄当为我用。英、俄本强,我虽吃亏于英、俄,而不屈于倭,中国大局尚无碍,兵威亦尚未尽损,犹可再图自强雪耻之策,似与古语"远交近攻"之义相合。

**十八日(11月15日)**　致电总署转奏朝廷请援案由盐商捐款助饷。略谓:

江南名为财富之区,而江、海兼防,添营购械,修理炮台,整顿兵轮,需款浩繁。北上数十营,每月骤增饷十余万。洞到任后,切加综核,进款日绌,急款无措,地方捐款尚无眉目,焦急万状。当与运司江人镜筹商,惟有盐务尚可筹款。据该司面禀,若能仿照光绪十七年筹捐部饷百万成案办法,向盐商助捐,照海防例给奖,一年之内,必可捐足百万,专备江南海防之用等语。询考僚属,其劝捐之法,款多而商不病,此外实难筹此巨款。仰恳圣恩俯准照办。如蒙俞允,奉到电旨后即饬该运司赶速劝办,以济眉急。

**十月二十日(11 月 17 日)**　奏呈到两江署任谢恩。略谓:

臣性愚不足经世,才钝无以匡时,属以海寇方张,戎机为要。无陶侃勤王之略,有魏牟望阙之诚。甫奉纶音,已戒期而北发。旋移符节,遂衔命以东来。查两江为形胜之要区,南洋兼交涉之重任。地广而元气未复,当思培养之方。官多而吏治易淆,贵有澄清之术,事非旦夕之可致。今且江、海之兼防,应变为先,如臣何补。惟有征缮以固疆圉,转输以济援师,辖市舶则务联中外之交,绾军符则愿作旗民之气。十年恋主,每回首于趋朝。一日在官,誓尽心于所事。当随事与三省抚臣并江宁、京口副都统和衷筹办,以冀仰酬高厚鸿慈于万一。

**十月二十一日(11 月 18 日)**　致电冯宫保(子材)来江南驻防。略谓:

尊意须若干营,驻防何处,或相机迎击,或专任一方,切实示知,以便筹酌具奏。此时北路兵已多由粤往,缓不济急。封河已近,南洋为急。若公肯出,总在江南地方,江阴、吴淞最为前敌要地,公若来时,再当商酌防所。

**冯宫保来电(光绪二十年十月二十三日到)**:公欲材往,须听自募旧部五千人,以甘苦久同,庶缓急可恃。北兵虽多,均系胆怯,且人心不一,难期得力也。

**十月二十四日(11 月 21 日)**　致电总署转奏朝廷请勅冯子材募旧部速来江南驻防。略谓:

吴淞江口与扬子江口均极关紧要。查云南提督冯子材,七月内曾奉旨饬令北上。洞深知其忠勇性成,精力甚健,屡与询商。近称精力未衰,尚堪策马督战等语。仰恳圣恩敕冯子材募旧部粤勇十营速来江南,办理吴淞口沿海等处防务。洞前已奏明令总兵李先义粤勇六营,现拟令奏调之副将林保等续募六营,到后均归冯提督节制。此军专为吴淞、宝山、川沙、南汇一带沿海游击之师,阻其陆兵登岸,兼可督饬吴淞、狮林两处炮台将士认真扼守,兼顾海滨江口。粤勇素性猛悍,若能依西法练熟,此一军屯驻上海,将来用处甚多。待我之战舰渐多,以洋将率粤勇,大可出奇东渡。虽不敢谓必然办到,然亦宜备此一著。

**十一月初三日(11 月 29 日)**　致电冯宫保(子材)等。略谓:

粤募各军、冯帅各营、李镇(先义)广义军、林保广保军、黄守忠广忠军，一切饷项均应一律。粤东、西各军将来俱听冯帅节制，旗帜颜色能大致一律而略有分别最好。可商冯帅。

**冯宫保来电(光绪二十年十一月初五日到)**：顷接李镇先义、王道秉恩、林副将保电，现拟照湘军出征营制，营官薪水五十、公费一百五十两；哨官四，每九两；哨长四，每六两；什长四两八；亲兵护勇四两四；正勇四两二；火勇三两三；长兵百八十名，每三两。一营大建月共二千八百九十二两二钱，统费在外。至旗帜、号衣颜色，广义军旗帜红地白边黑字，号衣青羽毛地杏黄边，白月红字；广保军旗帜红地白边，白月红字，旗帜颜色所配亦善。惟黄游击守忠尚未有电。广东常胜萃字军旗帜、号衣均红边白心红字。

**十一月初六日(12月2日)**　就山东防务事致电烟台李抚台(秉衡)。略谓：

尊处地要事紧，诸事未备，深为悬系。诸事皆从筹饷起。闻山东并未议及如何筹款，并提库款三十万解部，如何措手。募营从选将起。闻现在旧存及新募数营将士皆甚勉强，万不可恃。尊意拟用何省之将，并望示知。此时无论新将宿将，大率皆未经洋战，何不选择能缉捕剧盗之武弁，但须诚实可靠者，练出即是好将矣。骁勇亡命者多爱钱，公宜格外宽之优之，方肯出力。若拘以绳墨，恐难得力也。总之，事变未已，款宜速筹。

**李抚台来电(光绪二十年十一月初七日)**：电示敬悉。蒙垂顾训诲，感佩至深。解部三十万内，十万系奉部拨提裁兵节饷之费，十万则商捐暂为垫解者。所筹解十万，以朝廷所急，因亦未敢稍存己私之见。库存虽绌，募勇数十营尚可支撑。当此之时，求将最急。民穷至今日极矣，欲立筹数十万饷，势必滋怨扰民。愚人之计，其惟节用乎。兵事放手，本是正办。所有各营公费、月饷、长夫，到来均已加增，独不能亿万不计，如北洋耳。至地要事紧，诚如公言。矧以衡之庸愚，惟有殚竭血诚，以报恩遇，成败利钝所不敢知，惟宪台谅之。

**十一月初八日(12月4日)**　再电烟台李抚台(秉衡)。略谓：

前接尊电，自言尊处无兵无将无械，词意恳切，不免代为焦急。近日威海、烟台吃紧，传闻新旧各营又不可恃，益深过虑，故以筹饷求将之说进。芹曝虽陋，意则忠矣，不谓大拂尊意。鄙人谓宜筹饷，未尝劝公扰民。请公访之相信之友人，或求之本省缉捕各弁，未尝劝公滥用。冒昧妄言，尚祈谅其无他。惶愧惶愧。

**十一月十四日(12月10日)**　致电苏州奎抚台(俊)传日欲扰川沙及长江。略谓：

目前消息甚紧，传闻竟有二礼拜内扰川沙及长江之说。查川沙下至金山，直接浙乍浦，地段绵长，可登岸之处甚多。浒浦一带可通苏州，关系重要，亟应严防。岘帅添募各营皆尚未成军，且无军械。弟新添之营更迟，拟俟成军后速

饬赴江阴下游相机策应，但缓不济急，且水路纷歧，数营亦恐难恃。如能随地设法择要阻遏，设伏截击，或可令彼不能深入。公意虑想已筹及，有何良策，祈示。

**同日**　奉旨准江南息借商款，计二百三十一万两。

**十一月十六日(12月12日)**　致电上海道刘道台(麒祥)。以近时探报有倭寇由川沙扰制造局并扰长江之说，饬"商朱镇台洪章就沿海一带酌募上海粤人、宁波人一两千人，妥为约束，授以军火，必能力战。可悬重赏以鼓励之，打一胜仗共赏银三万两，大胜共赏十万两。或毁一倭船，或牵一倭船，大者共赏十万两，次者共赏五万两。船上物除军火外悉以充赏。查明出力勇丁，分别等差，即时发给。此赏格可即出示"。

**同日**　再电上海道刘道台(麒祥)。略谓：

川沙一带地段太广，兵力无多，惟有于登岸要路多设旱雷为妥。惟电雷用电线，不能多造，而且难发，不如多造踏雷，制造较易，可以多设。

**同日**　又电上海道刘道台(麒祥)。略谓：

驻沪委员樊棻先后与信义洋行议定克快炮四尊，马克逊快炮十八尊，小口径枪六千，格林炮十尊，各配弹药，又毛瑟弹百万，均已由该员随时与该行订定合同。价银分期付。现五日内即须起运，应即付定银及起运价共银约三十万两以上。务望由捐借项下即速照付，以便赶附便轮速运。

**十一月十七日(12月13日)**　致电江阴统领张镇台(景春)。略谓：

顷募精于炮法之洋弁四人，委沈守敦和带赴江阴，就营挑选精壮炮勇认真操练。务望备房给住，并妥为驾驭，和衷共事。

**十一月十八日(12月14日)**　致电上海道刘道台(麒祥)。略谓：

饷缺日夜焦灼，然近日洋战专以快炮取胜，非此不可。营多械少，则饷皆虚糜矣。快炮轻小者尤灵捷，地亚士之乞开斯快炮极难得，请即定一磅子之六尊，二磅子之二十四尊，十磅子之十二尊，十二磅子之六尊，均尽配弹药。其礼和香港炮七十二尊式虽稍旧，但取其炮多价廉，且可速到，犹胜于土炮，亦请一并定购。以上所定各炮，连瑞生四十磅快炮十尊，共炮百三十尊，为价甚巨。前定百万枪款本有部拨预厘四关之项可指，但不能遽到，然苏捐必可得数十万金，苏借必在百万以外。此项价值将来借款不敷，可即由苏捐凑足，当不至有误也。请即速照定，万勿迟疑，并属各该行速运。

**同日**　致电上海道刘道台(麒祥)、朱镇台(洪章)等，饬"朱镇速就近添募四五营，岳州所募湘军到时仍归朱统。张桂林如能募，亦可令就近募一两营。前敌各营

及炮台营月饷皆加为四两二钱,各台炮手比散勇加倍,炮弁炮目又酌加。要路多安踩雷。各营无论炮台、陆营,皆宜多掘宽深之濠,内外两层,内濠墙高,外濠墙低,濠中能伏人放枪为要"。

**同日**　致电崇明镇、崇明县饬择地设防。略谓:

敌情紧急。该县孤悬海中,亟应就地设法。惟有多埋地雷,择地设伏,多掘横直濠沟,雇派民夫昼夜赶办,并发马梯尼枪五百枝,速派人来领。务以忠义鼓励军民,照上海赏格悬示重赏。如能击退倭寇,保全地方,定当奏请破格起奖,该县免钱粮三年。

**同日**　致电苏州奎抚台(俊)。略谓:

弟到江止此数日,选将募勇,筹饷购械查台,昼夜不遑,无如到防尚早而军情已急,只可就现有之人力赶速筹办。太湖水师可不必抽调,已电饬李统领新燕。

**同日**　致电总署转奏朝廷陈江南有警,种种棘手。略谓:

近日洋报、洋商、各领事皆云倭第三队兵船日内将扰南洋,或由川沙登岸扰制造局,或由崇明以北路入长江,或踞崇明为巢穴。看此情形,恐不久即有战事,已饬各营各台严备。惟洞到任止一月,筹办军务,昼夜不遑。兵募而未到,饷筹而未收,械订而未运。大炮无从购觅,炮台仓卒难改。木质兵船本难得力,水师之将尤难急求。苏抚、漕督、上海道、淮运局,各镇将、州县,纷请拨营拨械,实无以应之。新募之营甫成未练,宁、沪两局军械尽给北上诸军,洋购者,自造者,均搜罗无遗。江南地段太广,沿海沿江,处处精华,防不胜防。自应严扼江口,而江面太宽。崇明以南,吴淞炮台系旧式,不合法。崇明以北,入江之路向未设防。江阴皆系前膛老炮。江阴以外,如川沙、南汇一带,关系沪局,防营未备。崇明孤悬海外,倭若踞之,扼长江之喉,最为危险,仓卒断无良策。南岸浒浦一带为入苏门户,北岸通州一带为里下河门户,皆无炮台、防营。崇明两营而已。现惟力筹筑士台,拦江路,募土勇,用洋弁诸法。如战事在月余后,庶可赶办。地广、饷缺、期迫,种种棘手。惟有饬将吏竭力筹维,相机备御。

**十一月十九日(12 月 15 日)**　致电总署奏复朝廷陈北洋价购新械到镇江,竭力催运情形。略谓:

顷奉本日电旨,懔悉一切。窃惟军火一事,洞向视为最急之务,在鄂尚屡电奏请急购械,岂有械已运到反不速运。况迭奉严旨,何敢玩视。此次新械,系北洋所包之洋船,洞闻到沪信,即屡电催速运镇。该行先云原船运镇,继云

在沪换船剥运，又云须候北洋电，后又闻招商局欲在沪起卸验收再运镇，止用一船往返递运。其时已有倭窥长江之信。洞闻之焦急万状，恐为倭阻，屡次严电加雇商轮，复派兵轮帮运，并云如再延误，即参奏。仍恐洞处呼应不灵，复发急电与北洋及盛宣怀转为严催。此十二三四日事也。于是数船或运或拖，陆续入江。十八日，接常镇道电，知十七日幸已平安抵镇，始敢复奏。总之，此械系北洋包船，闻所值一二百万。一闻到沪信，北洋即委员至镇坐待点收发运。洞昼夜力疾经营，并无喘息之暇。惟有竭力催运，以冀早济军实，稍慰宸廑。

**同日**　致电广州水师提台等，以南洋兵轮五六艘，管带者皆不得力，炮手甚劣，万难打仗。粤省带拖船、缉私船出海捕盗者好手不少，饬速访询现无要缺要差之武官中有胆略出众、能带兵轮、愿来南洋者，不在官阶大小，举以见示，当商调来江派充管带。

**十一月二十日(12月16日)**　致电镇江吕道台，清江邓漕台、谢道台。略谓：

旨又催运械甚严急，船车最要，务严饬各县向远处加价雇备，万不准因无船无车之故，以致延缓，致于参处。漕台赴汴雇百五十辆通融应用极好，但不敷尚多，饬各该县再派人于山东、河南数百里外远处重价雇之。北洋奏言已雇车四百辆，今车若缺，则必归咎于江南矣。

**总署来电(光绪二十年十一月十九日到)**：本月十五日电谕张之洞将外洋运到枪枝迅速运解来京，倘有延误，惟该督是问。十七日又经电询实到数目若干，何日启程，何时可到清江，乃张之洞日来总无复奏。此等事务，谅张之洞不敢玩视。着即明白电复。

**同日**　致电上海道刘道台(麒祥)，以刻下军情紧急，各国轮船出入宜有定时，“望速照会各国领事转饬各国轮船，于每日晨六点钟起至晚六点钟止，许其出入。过此时刻，则只准其于吴淞口抛锚，不得进口，以免敌船混进。并望于第二灯塔左近设一瞭台，扎勇一二棚，以远镜时时窥望，一见敌船，立刻报信。又电谓崇明孤悬海外，为由海入江要口，必须严防。大戢山以下所设灯塔及川沙白龙港之灯塔，均应拆毁，以便设伏。”

**十一月二十一日(12月17日)**　电复天津刘制台(坤一)。略谓：

虎勇留滞，装械均少，实深悬念，请公就近设法拯济之。余虎恩一军为两湖北上请军之冠，公到后必督师，此时厚抚之，即归心于公矣。

**刘制台来电(光绪二十年十一月十七日到)**：坤启程后为风雨雪所阻，至十六夜始抵德州。途中虎勇留滞甚多，衣装军械绝少。头批洋枪，务望迅速饬解津为祷。

**又电(光绪二十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到)**：坤自德州坐船，大病。行至静海，河冻，张罗车马数日，今始抵津。传见余镇，以尊指谕之，甚为感奋。

**十一月二十二日(12月18日)**　致电俄京许钦差(景澄)。略谓：

鄂厂枪机已修复,枪机有及九十三年者之灵便。请商力(拂)厂,就原机改配九十三年新式,并派人来鄂装修。需费若干,速复。

**十一月二十三日(12月19日)**　电复汉口恽道台(祖翼)、武昌蔡道台(锡勇)。略谓:

快炮机从省办法,周折太多,出炮必迟必少。现在江南以制造局出炮过少,正拟添购机器。今汉阳既新设此厂,江南即可协款助成。可再拟电许钦差,仍托其照原议年出百尊,九式配齐。该价及运保费一切除鄂筹外,当由江南凑足。望勿迟疑。

**十一月二十七日(12月23日)**　致电俄京许钦差(景澄)议借强援。略谓:

倭患日深,辽沈危,京畿急,非借强援不可。上等借船助战,次者武断胁和。英忌他国牵东方利,俄亦不愿倭强,志在自得海口,似均可商。但必须饵以重利,恐须商务、矿务、界务等事于彼有利益,方能相助。祈密向驻德、驻俄英公使及俄外部委婉探询。尤望浑沦言之,看其意之所欲何在。如其欲尚不甚谬,其事尚有几分可行,再当斟酌电奏,请旨酌办。

**同日**　再电俄京许钦差(景澄)添购枪炮机器。略谓:

快炮机、碰火机、压铜壳机均请照定,添式自四生七至十二生计九种,均须配齐,大小钢车、刀并须备足,以每年能出格鲁森快炮百尊为度,仍须就原机范围。碰火系格厂葡萄子、开花子式各三种,请购样配机,格炮弹百颗,购现成者作样,无须三个月。现已筹有的款二十余万,务祈照配,速定速运。应先付若干,候电即汇。厂图请先寄。

**十二月初二日(12月28日)**　致电江阴张镇台等。略谓:

江阴以添炮为最急之务。上海有八百磅子大炮二尊,二百五十磅子炮一尊,已由沪设法雇船运至江阴,数日可到。冬令土石工虽难作,可开出炮膛,用大木挤紧,亦可开放。速设法赶办,勿稍游移。

**十二月初三日(12月29日)**　致电武昌谭护制台(继洵)。略谓:

湖北银元局不日告成开造,以后筹画铸本及一切经费,用款繁多。至行销地方,尤以江南、上海等处为畅旺。且铁厂、枪炮厂欠款,奏明归银元局余利归还,本日已奉硃批允准,为数甚巨,尤须通盘筹画,方无窒碍。似可归并南洋经管,弟当竭力筹维,如有余利,当酌分若干,协济鄂省。且江南自今春即拟设局造银元,尚未举办。若江添一局,于鄂局稍有碍,故鄙意谓不如以此局归南洋,彼此有益也。

**谭护制台来电(光绪二十年十二月初四日到)**:银元局归江南,并允协济余利,于鄂甚有益,

即请电奏。

**十二月初五日(12 月 31 日)**　致电伦敦龚钦差(照瑗)商以兵胁和日本。略谓：

目前和议断不能成，张、邵此行恐亦无益，故鄙意以为，今日中国甘以重利饵他国，断不可以丝毫利益与倭人。英、俄肯助我，则以兵威胁倭，使之速即罢兵。胁和者，谓借他国之助，于倭人不赔兵费，彼所要求之事一件亦不允许，不过彼此罢兵，两不索费而已。我国体不失，大局无碍，根本不摇，尚可徐图雪耻。若我自与讲和，则倭欲太奢，设或勉允数条，必致国体大伤，将来亦难补救，悔不可追矣。总之，胁和则可，讲和则不可。胁和则以利益与他国而不屈于倭，国威未挫。讲和而以利益与倭，则为倭所屈，从此不能立国矣。[按：经美国驻华公使田贝调停，日本同意中国派全权大臣赴日议和。本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朝廷派户部侍郎张荫桓、署湖南巡抚邵友濂往日本议和。]

**十二月初六日(1895 年 1 月 1 日)**　以防务吃紧，札沿江沿海各属办理渔团。略谓：

江苏沿海各厅、州、县渔船甚多，练习风涛，熟谙沙线，其中不乏勇敢之士，堪资御侮。应即责令地方官赶办渔团，编成保甲，勿使贪饵助敌及接济引水等事。遇有奸细，立时擒获送官，并可训练技勇，随时操演。

**十二月初七日(1 月 2 日)**　致电苏州奎抚台(俊)。略谓：

尊见极当，与鄙意合。惟岘帅奏准奉旨饬调，不敢请留。关内外现有二百余营，统归岘帅节制，此中岂无劲旅。如能选择鼓舞用之，有精兵四五十营，可以战矣。如二百余营皆无用，专恃此冰雪奔驰、喘息不定之二十营，即能胜倭乎。且至速亦须正月半至防，亦缓不济急矣。

**奎抚台来电(光绪二十年十二月初六日)**：岘帅奏调李镇等二十营，自应克日起程。惟彭、冯两军门所募新兵尚不知何日到防，江阴险要，忽聚少此十营，一旦有警，计将安出。鄙意先饬陈、杨统率所部先行北上，李、万两军俟冯、彭招齐扼扎，遵即拔队启程。匪特南洋得免空虚，即北路应付车马亦免拥挤为难，未识卓裁何如。

**十二月初九日(1 月 4 日)**　致电山海关吴抚台(大澂)："汇去银一万六千两，给虎军、铁军、恺军、刘军三十一营勇丁一万五千五百人，每名一两，余五百两给众哨官，请查收分给。天气严寒，诸将自两湖远来，出关远征，极为悬念，聊佐添补御寒之具。此系弟设法外筹，不与正款相涉。"

**同日**　札水陆各营禁革积弊。略谓：

行师之道，纪律为先。为将之道，仁廉为首。若为将领，平日待士无恩，治军无法，徒糜巨饷。一旦临敌，必然相率溃逃，虽有百万，何益于用。自发捻肃

清，承平日久，驻防各营积弊日深，视为利薮。统领、营官专讲应酬结纳，克扣牟利，并不以爱惜士卒、整饬训练为事，本部堂久已知之。自到两江以来，访查各营将领，其中廉洁自爱者固不乏其人，而积习相沿者亦复不少，亟应严饬禁革，以肃军政。本部堂治军任将，一秉至公，不知情面，不喜应酬，惟以实事求是为主。无论湘、淮、闽、粤以及他省各军，本部堂一律看待。一应将弁兵勇，但系朴实勇敢，能为国家出力剿贼者，本部堂皆敬之爱之，艰苦必优加体恤，劳绩必力加奖拔。惟有严申军律，决不迁就姑宽。

**十二月十二日(1月7日)**　遵旨派王道台立清查抄卫汝贵所开当铺："一系邳州卫允祥，典名卫寿三，住州境官湖镇。一系睢宁卫允仁，典亦名卫寿三，住县境大李集。如实系卫汝贵产业，即严密查封，不准稍有隐匿。如此外别有铺店财产，应即一并查抄。"[按：卫汝贵，安徽合肥人。以总兵率马步六千余人进援平壤，遇敌辄败走，被革职逮问，抄没家产。]

**十二月十五日(1月10日)**　致电苏州奎抚台(俊)、黄署臬台(遵宪)，望速拨四十万来宁。略谓：

江宁支应局除本省防营外，皆供北上诸军饷需。弟到任以前已筹拨数十万，虽奏明有预约盐厘一款陆续抽缴，现能到者寥寥。前派北上三十二营零六哨，现又奉调二十余营，共计五十三营有零，加以新增杂费不在饷章之内者甚多，又加转运巨费每月需银二十万。至奏购军械，为数尤巨，约计已百数十万，将来解北路者必不止一半，此款何出。至本省防军骤调多营北上，不能不添，已奏及正在具奏者已六十余营，加以增炮勇饷，发足十二关饷，均月需二十余万，合计月约五十万，皆新增者。苏属较宁属为殷富，宁属捐借毫无眉目，不得不望之苏属。苏属借款续能到者当已将近六十万矣，望速拨解四十万来宁为祷。目下惟有借洋款，此外万无立筹巨款之法。

**奎抚台来电(光绪二十年十二月十七日到)**：苏州借款业经解到者约及七十万，现饬司克日解宁五十万，苏留二十万。以后续有收款，尽数批解尊处，以资应用。

**十二月十六日(1月11日)**　又查知安徽五河县有卫汝贵当铺一座，饬王道台立清赴五河查确办理。

**同日**　致电俄京许钦差(景澄)请代觅铁厂总管。略谓：

铁厂开炼各种钢铁，均尚顺利。洋总管二月合同期满，不愿再留，请托克虏卜代觅精于炼西门马丁钢、贝色麻钢、炮钢上等工程师一人来鄂，接充总管，薪水从优不惜。鄂厂现有炼生、熟铁工师及炼钢工头、工匠、化学、医生等三十余人，皆比国郭厂所荐，足资臂助，为总管者必才望过人，方能服众。

**十二月十七日(1月12日)**　致电京钦差大臣刘(坤一)。略谓：

公欲将续购之比国快枪万枝全数解津，窃思南洋需用军械，公共购两万一千余枝，议定南北各半，其马梯尼一万一千余，公提去九千余，苏州奎中丞及崇明县索去共一千，已分尽矣。今快枪一万原议半留江南者，又全提解，宁、沪两局所造快枪抬枪，公临行时已提去六百枝，今又全数提用，是江南全无一枪可领矣。新募六十余营，徒手何以击贼乎。弟奏购枪虽不少，然须奏明拨用，前解到一万余枝已全数到津。若南洋之款所购本为南洋用者尚不令江南留用，则部款所购以后续到虽多，更难请留矣，且各枪运费甚巨，尚须江南筹付。筹款无非捐借，如何向民间措词乎。公虽在北方督师，然粮饷军火，何一不由江南供给。若有兵无械，与无兵同。设敌船阑入长江，饷械之路从此梗绝，北方数百营岂不束手乎。此时不与江南少留军火，恐将来续到数百万金之军火皆不可得而用矣。是江南者非东南之一省也，乃北方关外关内数百营饷械之后路也。公为督师钦帅，即公之后路也。公调二十余营，弟未尝请留一兵。近日计北军粮饷、杂费、运费、军火月需二十余万，未尝请缓一项。何也，北方军情紧要，江南不敢不力任其难也。若请留军火，非为江南也，为北军之全局后路也。

**刘钦差来电(光绪二十年十二月十九日到)**：坤因前敌相继败退，后招后调各军均无利器，不得已为全提比枪之请。公欲截留一半，敢不惟令是从，已更正矣。弟后路惟靠南洋，惟仗大力，决无异议。统希鉴谅为荷。

**十二月十八日(1月13日)**　致电总署转奏朝廷陈德国船厂炮厂肯垫办船、炮并代借款。略谓：

江南奉调北上诸军共五十余营，皆江南供饷。本省前后节次新募共六十余营。北军新增各费出于饷章之外者甚多，转运费亦巨。本省防军向係十关饷，今因戒严，俱发足饷，炮台炮手又酌加。至购办军械，动须巨款。计北军每月约需二十余万，本省每月约需二十余万，合计月需五十万。江宁属捐款毫无眉目，苏州属借款尚有，捐款甚难。目前防务吃紧，不敢惜费误事，捐借各法必须缓办，司道各局焦急艰难，佥谓一时难筹巨款，惟有暂借洋款一法，方能应急。台湾唐署抚(景崧)复多次函电，切恳代借，极为迫切。惟洋款七八月间甚易，数月来北路军事日急，洋款顿起刁难，一须论镑，一须多借，总须数在一百五十万镑以外，一利息七厘以上至八厘，一须给行用，或扣五厘，或扣九厘，且多不愿借。现饬委员与洋行筹议，得一办法。德国伏尔铿船厂、克虏伯炮厂愿垫款代办船、炮，给息六厘，匀分二十年还清。假如我肯订银六百万两之船、

炮，两厂即可代借银六百万两。再多亦可，利息亦六厘，亦均分二十年还。就提银之日分别起利，逐年利随本减，但均须论镑。计船炮垫款、现银借款两项，共约一百七十万镑以内，行用借款扣五厘，亦分二十年摊交，并不现扣，购船炮款无行用。船、炮允于一年内造成，其中船、炮较小者只数月。窃思此法于中国尚无所损。盖南洋必须练外海水师一支，专用新式快船快炮。此时虽十分支绌，亦须筹办，万无游移，然现款难筹。该两厂既肯垫办，又代借款。至借款之数，江南拟借四百万两，台湾拟借二百万两，俟镑价核明再商办。江南之款半为奉调北军用，半为本省用。且长江关系数省门户，江南借款似宜由沿江之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分别等差归还。至南洋水师，可兼顾浙江，船、炮款似应并令浙江一同摊认，应由户部从容酌量分派。此时借洋款甚难，若再迟缓，恐以后借更难，息更重矣。

**十二月二十日(1月14日)**　查得泗州允升系卫汝贵典业，饬淮扬道谢元福驰往查办。

**同日**　致电山海关吴抚台(大澂)。略谓：

北路续到军械，弟拟作一冒险之事。与洋行密商雇数小轮，每船止装四五百枝，放在船面。自烟台起，沿海浅处行走，即遇倭船，不能近我，行驶自如。彼问载有军火否，答曰无。设彼追及，将枪抛弃，彼亦无从诘问截拿，船仍无恙。数船相离各二三十里，前船遇贼，后船仍可回驶远避。该行新近自沪运粤枪二千枝，即如此办法。好在每船枪不多，即失一二船而到七八船，其益大矣。但运费较贵，亦不能惜。若陆运，太迟缓，不济急。公若愿办，当先择中等枪千枝试行之，但不知关内外以至大沽一带有冰冻不远、小轮可近岸之地否，何处便于迎提。

**吴抚台来电(光绪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到)**：近日各海口均已坚冻，大约烟台以北，小轮均不能近岸。僻处无车可雇，若由津派车迎提，往返须二十余日，不若清江起运，二十日亦可到津。

**十二月二十五日(1月20日)**　就借德商款事电复户部。略谓：

贵部以德商与伦敦无涉，准其商借，至感。垂询将来盐课厘金归还，不由关税等因。窃查洋行借款，向皆海关出票，一取其关税数多，一为有税务司可信，一为简便归一。若由盐课厘金归还，似仍须海关出票，部中及各省立案，由藩司、运司拨交海关代还。庶无窒碍，一也。两江所辖海关四处，收数较旺，摊还较易。若除去海关，专指盐厘，匀拨实难。若将借数减少，兼令沿江各省及四川一同摊认，或可勉筹，二也。北军饷械运费甚巨，还款既不由关税，江南实不敢多借。若贻误饷需，实不能当此重咎。拟请将部借五百万镑之内拨出三

百万两，拨归江南向该行提用，专款专储，专供北军之需。应用若干，部中有案可循，丝毫不能多费。或即由东征总粮台经理，亦省周折。其江南本省水陆防营饷械、炮台等款，由江南另行商借，筹议如何还法，由部核定，为数较少，眉目亦清，三也。至台湾所需，既有贵部借款，应请由部拨给最便，断无须江南代借，四也。洞前奏饬上海道购械约一百万两，虽奉部拨预解四关税厘，然皆各有拨款，解者寥寥，无从催收。洞到任后为沿海沿江地段太阔，陆炮太少，枪亦不敷，又订购数起，价亦在百万左右。两次合计约二百万，皆上海道期票，至今捐借艰难，款尚无著。前电奏言江南拟借四百万，漏未计及此项。如北军款归部借之款拨给，江南拟借三百万，方可支持目前，五也。至船、炮之款，因伏尔铿、克虏伯两厂必须购物，方肯代借，息亦较轻，且船系要需，价又缓付，故合并议之。现接德国许星使电，德国银行可借，息七厘，九六扣，嘱在沪议等语，但未言年限及银数多少。拟一面与德华银行专议江南本省借款，不涉造船，为数较轻，一面另与伏、克两厂议，何处妥善，再当筹酌，电请部示，六也。惟洋商情形朝夕变迁，饷需将匮，万分紧急，望早示范围，方可遵循赶办，俾免贻误事机。

**户部来电(光绪二十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户部、总署已令赫德向汇丰借五百万镑，由关税扣还。据赫云，伦敦不可再借。尊处拟借德商洋镑，自与伦敦无涉。将来可否在盐课厘金归还，不由关税。速电复。

**同日**　致电督办军务处。略谓：

洞迭次订购各枪四万余枝，除已解津一万余枝外，尚有三万余，拟半解钧处备拨，半给江南各军。

**十二月二十八日(1月23日)**　电复山东李抚台(秉衡)，以日军登陆荣城，威海危急，告以已电奏请派江南奉调北上在途之马步二十四营自沂州直趋烟台赴援，并谓"倭陆路深入，粮饷军火皆须转运，后路亦不甚便，惟有截其运道后路，或可有益"。

**十二月二十九日(1月24日)**　致电天津刘钦差(坤一)、李中堂(鸿章)请力守威海。略谓：

旅顺已失，威海尤应力争。倭若兼得威、旅，扼我门户，全据北洋海面，则京师坐困矣。我守威海，师船尚可进攻退守，彼尚未能来去自如。且北边严寒，彼必暂松，未必复有大力以图奉天。

**十二月三十日(1月25日)**　致电户部。略谓：

上海英商炽大洋行电言愿借，数可多可少，息六厘，九八扣等语，尚属轻减。惟系英商，不知于户部令赫德所借之款有碍否。如无碍，拟请无论英商、

德商一并与议，择其最相宜者与之订定。祈速赐复。

**户部来电(光绪二十年正月初四日到)**：部借汇丰三百万镑，常年利息不过六厘，行用六分半，所扣四分半。此赫德经手所借之合同也。来电德商议息七厘较多，有无行用亦未叙。至关票一条，须总署与总税司商定再复。又，英炽大洋行愿借之款与赫德现办借款有碍，应毋庸议。

**是月初**　出省阅视海口沿江各炮台，往返旬余。

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卷五页八十九：

乘广甲轮，抵上海，将阅制造局，而敌舰南来之警至，即赴吴淞口，密以存英厂之大炮二尊令德商运至江阴炮台。部署事毕，至江口天心沙，欲试口门拦沙之力，命司机者向暗沙驶行，果搁浅，以他船曳退。又设靶江心，命台舰同时发炮，命中亦少，知江防不可恃。抵镇江，留一日，议以敌舰来时，亲驻镇江督率调度。以金陵在上游，指挥不便也。是行带洋弁及出洋学习炮台之员，一一检阅。凡不如法者，饬速改正。贵州镇总兵丁槐谙地营之法，适统兵过金陵，属至江阴指示。提督杨文彪经刘忠诚(坤一)奏调北上，时调募粤勇皆未至，江南空虚。以文彪尚知炮台作法，令将镇江各台修改，奏请改派湘军张桂林五营出关。

**是月**　设通海、淮扬、川沙、金山、乍浦各电线，以通军情。

# 光绪二十一年(1895)　乙未　五十九岁

中日签订《马关条约》。
三国干涉还辽。
康有为"公车上书"。
日本割占台湾。
谕各省将军督抚妥筹自强。
强学会成立。
张之洞练江南自强军。
袁世凯练新建陆军。

**正月初一日(1月26日)**　致电总署转奏朝廷,以威海孤危,献陈两策。略谓:

威海戴、孙两军以少击众,力挫贼锋。惟孤军恐难持久,援军缓不济急,不得已或有两策。一、由东抚李(秉衡)电饬该军晓谕荣城、登州一带居民各集团练、义勇,协胁官军击倭。如民团击倭出力,奏免钱粮三年。一、请北洋大臣李(鸿章)电饬海军就现有铁舰、快船四五号疾驰至成山头一带,顷刻可到,袭其运兵运械接济船及游弋之船,得利则进。如彼大队来追,收至威海,船台相辅,倭必受伤。威海得力在炮台,故倭避水路而袭陆路,使我台无用。若使海军数船扰之,则正可引之使来台下受我炮耳。彼若用水师攻台,贼船虽多,大半皆是运船,不能破我台也。半年来贼终不敢近威海,其情可见。或虑战败船毁,不知威海若失,海军已无老营,寥寥数舰,然后贼从容围攻,终归不支。趁此时威海炮台未失,赶紧用之,犹有万一之望。不然,台亦不能久存矣。若彼来攻台,我辅以数舰,则是一台变为数台,一舰变为数舰也。此举似乎孤注,然事机危急,断无束手受攻之理。此乃审敌情,尽人事,实非孤注。用此两法,或可缓敌势以待援兵耳。

**正月初二日(1月27日)**　致电天津刘钦差(坤一)。略谓:

第一批军械十二月初自镇江北运,闻全未到津,迟延可怪,令人焦急,总由车少之故。惟江南转运局皆附于北洋转运局,为省费耳,然车少械多,则不免有先后积压矣。鄙意欲江南自行设局,总以随到随运,不致耽延候车为主。公

若筹有办法,并当竭力办之。

**正月初三日(1月28日)** 应盛道宣怀之请,致电上海道刘道台(麒祥),饬其禁阻怡和花机进口,以杜外人夺利之渐。

**盛道来电(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初一日到)**:今春怡和请放花机进口,如不拒止,华商必被倾轧亏折。北洋因军务忧愤,神志已懈,昨复刘道作为沪关之意,暂予通融。拟请宪台迅饬沪关坚持阻止。能否挽回,全在宪台一人。十年得失数万万掷而弃之,亦在此一举。傅相固无得失之心矣,为之慨然。

**正月初四日(1月29日)** 致电总署转奏朝廷陈鄂省银元局不日开局,拟归江南经理。略谓:

湖北银元局厂屋已成,机器已到齐,不日安竣,即须开铸。银元销路以江南、安徽等处为多。且江南去年曾经议设银元局,尚未举办。若鄂局归江南经理,可免江南另设一局,以致相妨。将来如有盈余,可酌量津贴鄂省。谨请旨遵行。

**正月初七日(2月1日)** 致电总署请力阻英商怡和洋行进口纱机来华制造。略谓:

怡和洋行购到纱机二万铗,约值银五千两。查条约只准洋商来华通商贸易,并未准其购机来华制造。华商购机设厂尚且须先行禀准,方能开办,洋商岂能擅便。近年中国制造风气渐开,从此渐塞漏卮,实为自强第一要着。今该行购机若不严禁于始,以后各国纷纷开厂制造,改造土货,将至利权尽失,无可补救。或谓海防有事之时,无妨稍与通融。不知此乃商务所关,条约分明,与兵事绝无相涉,万万无虑。务恳钧署鼎力坚持,并饬总税司转饬沪税司严行禁阻,以收利权而杜觊觎。

**正月初八日(2月2日)** 致电清江转运局等。略谓:

目下军情甚急,接济军械最为紧要,而运局相距太远,车马太少,辄多延误,竟有去年十月起解军火尚到齐者,令人急闷。现拟自浦至津,至少须设八九局。两局相距不过两站,每局必须养长车二百辆,节节替换,往返只须三四日,夫马均免长途之苦。该道等务速拟定,除宿迁已饬添局外,宿迁至德州中间应设三四局,德州至津中间应添一局。应于何处添局,应需购车养车费各若干,并一切章程,禀候核定速办。

**正月初九日(2月3日)** 命桂嵩庆开江宁马路,自下关至督署,限一月成之(《郑孝胥日记》)。

**正月十一日(2月5日)** 致电总署转奏朝廷以用繁饷竭,拟借英商炽大洋行

一百万镑。略谓：

事机日紧，用繁饷竭，捐借极难。江苏拟借洋款一百万镑，约合银七百万两，供北上诸军及本省海防、粮饷、军火转运各费，由盐课厘金认还。但必须海关出票，户部立案，由藩司、运司按期拨还。现有英商炽大洋行来议借款，息六厘，九八扣，以外别无行用。现与议六厘息，其扣数须照赫德办法，分二十年还，利随本减。惟据英商炽大言，该行有现成巨款，无论借多少，无须招股，与赫德借款无碍。查炽大较赫少扣九厘，计每百万镑省九万镑，合银五十万两，如部借三百万镑，可省一百六七十万两。既云与赫款无碍，宜择善而从，以免耗费。江苏借款拟先与炽大议，并由总署、户部询之赫德。如赫德必以为不便，即与德华定议。

**总署来电(光绪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七日到)**：奉旨：张之洞前奏拟借炽大洋行之款，本日经总理衙门、户部会奏，已依议行矣。现在关内外各军需饷甚巨，尚须预为筹备，源源接济。如炽大尚可续借，或他行有照此办法出借者，着张之洞设法妥办。

**正月十二日(2月6日)**　致电清江转运局谢道台等。略谓：

北上运道应于清江、宿迁、济宁、东阿、德州、沧州、天津各设一局。惟宿迁至济宁相距太远，应于中间添设一局，共成八局。天津、清江两局系首尾总汇，务必备车二百辆，其中间六局即备百辆，亦可敷用。

**正月十三日(2月7日)**　批镇江黄道禀洋商争论江滩。略谓：

玉山涨滩，出自天成，系属官地，不得以业户升科为比。中国水陆土地、河道、海面、江面，岂有归外国管辖之理，英领事引公法大属谬误。洋商在我中国，即盖造洋房之陆地，犹不过租地而言，何得牵混江中沙滩，妄请执业。如果该领事有函来辕，自当据理拒绝。

**同日**　札钱德培、陆元鼎督饬民渔团练开筑堤濠御敌。略谓：

倭寇扰及山东，南洋襟带毗连，通州、海门均应严备。而海门外临巨海，若敌人乘间登岸，内扰通、泰、如皋、东台以窥扬州，则米、盐利源，关系尤重。现已派记名提督张仲春统率所部湘仲字五营先行前往海门扼守，余营随后陆续派往。惟地段绵长，兵力尚薄，必须民团协助，以期众志成城。应由地方官分饬绅董整饬团练，赶作堤濠。堤外之濠宜宽深丈余，濠底及堤之外面酌量布置荆棘树枝，多插削尖木桩、竹枝及一切碍足之物。堤内之沟上须深五六尺，勇丁即藏沟内，便于伏兵狙击，施放枪炮。似此扼守有凭，庶可固士气而限奔突。此事必须分段筹办，使富者出资，贫者出力，则事固易集，守亦有资。堤濠既成，当由官发给枪炮子弹，令各团以长堤长濠分段守护，而以派去之营勇专当

冲要。兵民合力，声势自壮。特委江苏候补道钱德培、陆元鼎分别前往督办海门、通州一带及如皋、泰兴、东台一带民渔团练开筑堤濠事宜。

**正月十四日(2月8日)** 致电山东李抚台(秉衡)。略谓：

丁槐军调畿辅，闻之惊讶焦灼，惟此一军最好。丁今午电已抵莱州，距烟台近，距畿辅远。公自行剀切电奏，或可邀准。此外无良策。

**李抚台来电(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十三日到)**：东省前敌仅此未练之十数营，败挫后，恐文登失，无进兵路，急拨孙万林未整之八营前驰救，仅六营当方张之寇于宁海东，势均不敌，惟急盼丁槐一军先到，以救刘公岛，遏凶锋。乃顷奉电旨，调丁槐回畿辅，是日前竟同撤手。计贼日内如破刘公岛，必以舰亟攻登州，无兵可救。文登、登州若失，后路更无兵，贼可长驱。衡死不足惜，山东不可问。有山东方可保畿辅，而急切无大枝援兵，何以救之。言至此尽矣。

**同日** 致电督办军务处请饬丁槐一军应援烟台。略谓：

烟台、登州正在危急万分之际，正盼丁槐军赶到一战。洞已筹拨快枪一千枝，快炮六尊，兼程运赴丁军应用。顷接东抚李电，丁槐军奉电旨调回畿辅等语，不胜焦急。顷接丁槐自莱州来电，该镇本日午刻已抵莱州。查莱州距烟台止三百余里，距天津一千数百里，距山海关更远。若径赴烟台，数日即可迎敌接战，似宜先催丁军仍赴烟台。如他军渐集，再抽丁军扎畿辅一带，庶可救山东危局。若能破烟台、威海登陆之贼，畿辅自缓。如畿辅需营亦急，则于此次江南援东诸军酌派，改道赴直。诸军行走在后，距烟台较远，较之调回丁军尚可省往返周折。惟洞人微言轻，不敢屡次渎奏。大局所关，又不敢缄默。伏恳钧处详加筹画，权度缓急。应否奏请圣裁之处，统候钧酌。

**正月十七日(2月11日)** 致电总署转奏朝廷，以威海被陷，战舰几尽，请借款购船，另成南洋水师。略谓：

威海被陷，中国战舰几尽，海面全为倭据。彼以数船游行南北，毫无顾忌。我沿海八省，备多力分，断不能处处皆有精兵利械。既难制胜，饷亦不支，南北转运，亦多荆棘。即使能遏其深入，亦不能断其接济。彼活便，我坐困，大局愈危。除迅速购船之外，再无良策。南洋现有之木壳四兵轮，船薄行迟，炮无新式，将弁难求，实无大用，断难出洋。恳请朝廷迅速决计，不惜巨款，速购穹甲快船五艘、大鱼雷炮船十数艘，雇募洋弁洋兵率之速来，选中国健将劲卒佐之，粤将宜多用，并购公司船数号为运船，方能行驶迅速，随战舰同行。窃谓南洋所购者宜自为一军，与北洋分为两枝，督饬整顿，方能各专责成。如倭船攻北洋，则南洋一枝攻长崎各岛，或截其运船。如倭船攻南洋，则北洋一枝攻朝鲜等处，或截其运船。只须我有兵船十数船在东洋、南洋海面游行，无论能战与否，倭必处处顾虑自防，其国来华之兵必不能多，军火必不能接济无阻。此费

约需银两千万。然倭必不此罢兵，若再深入，所损岂可数计。即肯罢兵，索费亦必不止数千万。安危所系，断不宜惜。较之徒养陆勇数百营，耗费多而不能制敌者，胜之多矣。此事洞夙夜焦思，舍此无补救之法。

**总署来电(光绪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九日到)**：奉旨：张之洞电奏已悉。威海被陷，北洋战舰尽失。若欲重整海军，自非另购铁、快等船不可。购船先须筹有款项，著张之洞即在上海等处洋行商订借款，电知户部、总署奏明办理。如集有成数，即设法购船，以备海洋御敌之用。钦此。

**正月十八日(2月12日)**　致电京裕道台朗西，以京城富室甚多，一旦京畿戒严，携带不易，莫若及早汇存江南，嘱其向各巨室剴切劝导。谓"此举若成，存款充裕，便可放手办事。设京畿有警，即可为大举勤王之计"。

**裕道台来电(光绪二十一年正月二十日到)**：富室不待蒙尘，搬移已多，无从劝导。

**同日**　以英兵轮船主登岸拜下关营官，该营兵勇抛掷泥块，肆意辱骂，营官亦未回拜，殊为失礼，将下关营官严加申饬，并查明生事勇丁责儆为要。

**正月十九日(2月13日)**　致电广东李制台(瀚章)，拟调邓正峰来江，令带数营扼徐扬运道。

**正月二十日(2月14日)**　电复苏州奎抚台(俊)，已委李镇先义接统故镇张景春所遗武、毅、铭、春等营，并谓"李镇即系淮军。该军积弊太深，废弛已极，必须大加整饬"。

**正月二十二日(2月16日)**　致电总署转奏朝廷拟在徐州练兵一万，以备缓急，请调德将汉纳根来南洋教练。

**总署来电(光绪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三日到)**：奉旨：汉纳根尚有经手购办枪炮、船只等事，未便调往，应毋庸议。钦此。

**正月二十七日(2月21日)**　致电总署转奏朝廷，"请圣恩俞允并由电谕知，以便与英商炽大洋行早定借款合同提银。如军务早定，此款余存仍可拨作别用，断不至率行支用。"

**正月二十九日(2月23日)**　札李先义整顿营务。略谓：

铭、武、春字八营驻防江阴几阅念年，故统领苏松镇张镇景春委任尤专。乃上年海防戒严，本部堂亲临察阅，见所筑炮台不得地势，所安炮位排聚一隅，则布置未善矣。试放水雷四具，仅发二具，余未发声，试放台炮十数门，命中者少，则操演未精矣。队伍步伐，首贵严整，号令所指，更当响应。而本部堂验演雷、炮之时，既无号筒以为进止，又无旗色以为辨认，则调度不灵矣。其它亲兵走卒奔走窥视，毫无禁约，则平日漫无纪律，尤可概见。且闻该故统领摊扣甚多，勇额不足，弁勇怨嗟，不遵调度。种种弊窦，通省皆知。正拟奏明参处，以

肃戒行,乃适据报病故。本部堂特派该镇接统是军,非谓该镇相从多年,优以委任。诚欲该镇激发忠义,力争上流。兹应将原有春字等八营汰弱留强,改为六营。其裁汰之法,先斥嗜好,次及疲老,次及游滑。如有携家牵累者,务即遣归本籍,以作士气。务使所留之士,人人精练,毫无习气。嗣后勤练枪炮,兼课技击,习苦耐劳,练为劲旅。古今有不可用之将,无不可用之兵。将领得人,转移至速,何难壁垒一新耶。该镇务宜廉以恤下,忠以谋心,长夫不得擅提,喜怒不当任意。本部堂期望既深,责备亦重,勿谓恩有可恃,勿谓事有可欺。懔之慎之。

**二月初一日(2月25日)**　致电总署转奏朝廷陈炽大尚可续借及鄂枪炮厂三月可开工。略谓:

现与炽大洋行议,尚可续借二百万镑,并允减为五厘息,九四扣,此外别无行用。惟再借务恳圣恩敕部由各省关让还,江苏实无此力。至湖北枪炮厂,节奉十二月十七日电旨,即饬确查,本议定正月底开工,因去年枪厂被火,改造铁房厂屋,铁梁柱等件未造齐,去腊中旬,拉铁料之大转轴忽断,另铸开槽,甚为费事。现赶工限二月底将厂屋作好,三月初必可开工。初造人器不习,每月止出五百枝,三个月后可月出千枝。

**同日**　致电总署转奏朝廷陈明与洋行商妥垫款订购快枪快炮。略谓:

湖北枪炮厂初造不能多出,难应急需。战事方殷,惟有向外洋订购,可多可速。现与各洋行商妥垫办枪炮,不必现银,或两年还,或六年还,或年息六厘半,或年息六厘,专购德国小口径毛瑟快枪一种。各行共允每月包出两万枝,以后可以源源供用不绝。八十日包运镇江,货至付银,其中间有先付价五分之一者。快炮就现有者订购一百余尊,此外亦允每月供新造之轻小快炮数十尊,机器快炮数十尊,其垫办缓价亦与快枪办法同。是否有当,伏望圣裁训示。

**总署来电(光绪二直一年二月初四日到)**:奉旨:张之洞两电俱悉。炽大续借金镑,已令户部速议具奏。快枪快炮实为行军利器,张之洞现与洋行商妥垫款订购一切办法,均著照所请,即行订定为要。钦此。

**二月初三日(2月27日)**　致电台北唐抚台(景崧)请速奏台不可轻弃。略谓:

久闻倭人有索台湾之说,不知确否。此地近逼闽、浙,若为倭有,沿海永远不能安枕。且其地可富可强,万分可惜。开议在即,似宜速将此情沥陈朝廷,自不肯轻弃。公身处台湾,深悉其中利害,若尊处电奏,当可动听。

**唐抚台来电(光绪二十一年二月初六日到)**:本日撮钧示大致,电奏曰:台湾逼近闽、粤、江、浙,为南洋第一要害。然我控之为要,敌据之为害。欲固南洋,必先保台。台若不得,南洋永远

不能安枕。且治台者倘稍假便宜，略宽文法，不惜资本，广浚利源，实属可富可强之地，外人所以垂涎也。近日海外纷传倭必攻台，又闻将开和议，倭必索台。明知谣传无据，朝廷亦断不轻许，无如台民惊愤，浮议哗然，深恐视台如汉之视珠崖者。百端谕解，莫释群疑。微臣职在守土，倭如攻台，战事死生以之。倭如索台，和款非能与议。而一岛关南洋全局，惟有沥陈利害，上备先事之运筹，下慰愚民之怀惑。冒昧以陈等语。

**二月初四日(2月28日)**　致电总署转奏朝廷陈李提摩太来谈救急之法，语多闪烁。略谓：

前接北洋电，云英教士李提摩太自言有救急之法，已电总署奏明奉旨，不妨一试等因。查该教士屡向洞言，亦与致北洋电同。既奉旨一试，当即再约该教士来宁详问，语多闪烁。除最谬之语驳斥不论外，大意言此时惟有设法恳英助中国，方能支持。问如何方肯助，李云须多与英国商务利益，如准英商在中国开铁路、开矿、兴各项化学工作制造等事。若与英国议定，准其在中国办二十年，每年所出之利酌量分与中国，二十年限满仍交还中国自办。当诘以二十年太久，答云或十数年。又诘以英以何法助中国，答云极力劝和，不使倭人妄为。诘以能助水师、陆军帮我攻倭，答云不能助兵，只能胁和。并云此系该教士为好之意，自出己见，至如何办法，如何立约，英廷所重者何事，究愿如何帮助，须总署与英公使、中国星使与外部自行商办等语。税务司穆和德来言，大致相似，惟增入添口岸一条。查两人所言，皆系悬揣之词，总归于以利与英，则英可助中国胁和。以洞管见论之，无论英、俄、法、德、美何国，此时能助我水师攻战，则我必胜，倭必惫，中国自可重许以利益如以上诸条，皆无不可。若能允以势力胁倭，使其和平罢兵，不索地，不索重费，则我酌量许以利益，亦无不可。若仅空言劝和，则何必徒以利益与他国乎。应否令总署与英使、外部商酌之处，恭候圣裁。

**同日**　致电总署转奏朝廷请以台湾作押借英款购兵船，或许英在台开矿，藉资保台。略谓：

近日倭有数轮游弋澎湖，显系意在台湾，甚属孤危可虑。窃谓此时似可与公使、外部商之，即向英借款二三千万，以台湾作保。台湾既保借款，英必不肯任倭人盗踞，英必自以兵轮保卫台湾，台防可纾。如照此办法，英尚不肯为我保台湾，则更有一策。除借巨款外，并许英在台湾开矿一二十年。此乃于英国家有大益之事，必肯保台湾矣。我有巨款，即可速购各国现成兵轮，于战事必有大益。而既许英以矿利，则保台必所乐从。是否可行，伏候圣裁。

**同日**　奏陈整顿南洋炮台、兵轮情形。略谓：

臣去年冬亲阅海口、沿江各炮台，大率皆疏谬无法，实出意料之外。当经

在台指示各将领，似皆听之茫然，实堪诧异。长江为南洋门户，江苏形势雄剧，物力殷富，每年南洋海防经费例拨数十万，不知二十年来，何以全无人讲求及此。本任督臣刘坤一尚能留意经营，乃承办局员全不通晓，守台将领一味模糊，以至炮台如此乖谬，实不可解。各台洋炮多系旧式前膛，或间有后膛者，亦甚小甚旧，种类尤杂。其大炮皆系上海制造局自造者，炮身不长，机器不灵，施放过迟，一点钟只能放七八炮，徒贪弹重药多之力，殊少及远放捷之功。若外洋克虏伯二十一生、二十四生等巨炮，并无一尊，不特无十年内之新式长炮，即旧式后膛大炮亦且无有。江阴炮台则止有前膛大炮四尊，并沪局自制后膛大炮亦无之矣。至造台不合法，大率数端。如镇江、江阴等处江岸有高岗长岭，乃造台不于山巅山脊，而或作于平地低处，以致失势受地，或作于山坳，以致旁多阻碍。各台或在平地，或在半山，往往后靠山岩。敌炮随意击中山上，则山石炸裂满台，是自为敌人多添炮子。多炮密排一台，不思高下参差，一台毁则多炮废。子药库不知深藏，即在台旁作一小屋，但中一弹立致摧压焚毁，全台之炮皆成无用。暗台则一炮作一小门，又不知开里外八字，炮为门束，每炮上能打一两度，不能旋转多击。自碍炮路，尤为荒谬。各台前面作平台，长数十丈，宽四五丈，适以留敌人炮子，足以炸伤全台，尤不解作何取意。营房与炮台不知分为两事，台之左右前后多作房屋草棚，引火受炮。营房围墙多作白色，夜视分明，徒为敌人之的。至于炮手，并无专人，系令各营勇轮充，兼当杂差，更换无恒，以致生疏杂乱，诸事废弛，从来未闻有此办法。现在各台已成之局，势难更动，止能将其最荒谬之处量加修改，力图补救。一面选募洋弁，专挑炮弁炮勇，优给薪粮，常川驻台，教习操练。至南洋各兵轮，除"南琛"派赴台湾及船炮过劣者不计外，尚有"南瑞"、"开济"、"寰泰"、"镜清"四艘，及蚊子炮船四艘。历年裁省经费，炮勇、管机人等尤鲜好手，管带各员类皆柔弱巧滑之人，万无用处。而水师将弁尤难其选，现经多方搜访，择其耐劳气壮者陆续更换，责令认真操练，全行驻泊崇、宝、沙尾，与狮子林炮台互相辅助。

**二月初七日(3月3日)**　致京李中堂(鸿章)，因其赴倭议约，询"倭索条款内容及各国公使是否有出京之说"。

**李中堂来电(光绪二十一年二月初九日到)**：马关会议，内意允从，所索赔款、让地，其大者。各使无出京之说。

**汪乔年来电(光绪二十一年二月初九日到)**：倭要割地，上意勿许。初六，太后召相议，以辽东或台湾予之，如不肯则两处均予。事甚秘。相今日请训，明出京，十一可到津，乘"公义"、"礼俗"两船径赴广岛。

**二月初九日(3月5日)**　致电苏州奎抚台(俊),告借洋款一百万镑奉旨允准,已立合同,分三期提银。

**同日**　致电清江谢道台(元福)等饬军火必随到随运。略谓:

现已在镇江设军火转运总局,自清江至德州分设军火转运局七处,清江一,宿迁二,徐州三,临城四,兖州五,东阿六,德州七。每处必须养车二百辆以外,清江须养四百辆。军火随到随运,昼夜兼程,不准片刻耽延。每局养马勇二十名,多派马勇并知会沿途兵勇护送。

《**郑孝胥日记**》:(光绪二十一年二月)初九日。夜三鼓,始邀饭,同坐者王雪澂、叶临恭、杨叔峤也。南皮颇叩海军及日本各事,又以时事日亟,兵易得而将难得。乃为陈开陆军学堂及制造洋火药局、鱼雷艇三事。退食已四点钟。俄而天曙。

**二月十一日(3月7日)**　致电俄京许钦差(景澄)请代雇洋将。略谓:

南洋拟用洋将练兵一万,兵轮十余艘,即请托克厂或他厂荐二三十人来南洋。水陆均需用,才高为将,才小为弁。须有堪胜统领者,水陆各一。月薪约若干,祈先示。

**许钦差来电(光绪二十一年二月十四日到)**:先募陆营五人。都司一,为统带,二千总,二弁。照北洋案,月薪共五千马,先需安家、路费一万五千马。克厂肯任选荐,款到即订即行。

**同日**　致电伦敦龚钦差(照瑗)说英押台保台。略谓:

昨因台湾孤危,拟向英借款,以台作押,冀英保台。若仍不允,或更许以在台开矿一二十年,由电奏陈。本日奉电旨:台湾作押借款藉资保卫一节,有无确实办法,着详细电复。查台湾逼近香港,处东方海面之中,控制南北。倭若踞台,非英之利。惟英碍于局外之说,未便干预耳。若已作押,则保卫有词,必肯出力。况英人重利,垂涎台湾已久,许以开矿,正遂其私,善为说辞,必能就范。切恳与外部密商将台湾押与英国之说能行否。如肯,意欲押银若干。大约拟借数千万,或并许在台开矿,但须约定英必保台方可。

**龚钦差来电(光绪二十一年二月二十六日到)**:押台事已密商英,以窒碍甚多,却之,并云如各公司肯办,英可不阻。[按:此电亦于十二日致俄京许钦差(景澄),嘱其与俄、德外部密商。十五日许钦差来电:各国互有牵制,万难用战国法约诘。前奉旨商俄以兵胁和,未允。倭事棘手在此。]

**二月十四日(3月10日)**　致电俄京许钦差(景澄)。略谓:

夔帅(王文韶,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已允将津募洋弁归南洋留用,请即速饬来。其才或胜统领,或营或哨,祈预示,以便筹计。鄙意拟练兵万人,需统将一,营官二十,哨官一百。皆用洋弁,以华官为帮办。请觅一真能统万人者。如得其人,则营哨各官即令该洋将自行招致,选择带来,则人不冗滥而来速。

**二月十六日(3月12日)** 致上海经道(元善)等觅溃散海军弁勇。略谓：

闻威海、刘公岛及海军各舰溃散，勇丁有数百名回沪，其中想不乏可用之弁勇，如情可原、艺可取者，拟酌留备用。如系有心降贼者，万不可用，虽艺好亦不必，万勿含混受欺。

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卷五页九十三：

北洋海军既熠，领舰将吏率南奔。沈藴苍抚部(瑜庆)为文肃(沈葆桢)之子，时以道员参幕府事，念文肃经始之艰，且海军为立国根本，言之于公。分别留置，海军余烬赖以保聚。

**二月二十三日(3月19日)** 致电台北唐抚台(景崧)，勉其御倭保台。略谓：

倭垂涎台湾已久，其窥台似亦可信。然台湾山险民强，瘴盛雨多，甲申、乙酉间法攻半载，不能深入。前二十年倭人到台，病亡过半。公之才略忠勇，必能御倭。刘镇永福此时自不便调，其人虽有偏处短处，究系曾经百战之将，较之寻常提镇之未见战阵、习气太深者，胜之远矣。且素有虚声，藉以定民心、壮士气亦甚好。此时事机紧急，切望略其所短，曲意联络，优加鼓舞，当能为公效臂指之力。其人吝啬而重利，此病甚易治。公长于驭将，笼络一刘永福何难哉。渠此次系帮办，公似宜稍予以面子，彼便颠倒奔走矣。

**同日** 致电台北刘镇永福嘱留台御倭。略谓：

麾下来江，本所甚愿。奈近日探报屡言倭将攻台，若奏请内渡，断难邀允。麾下忠勇性成，兵民信服，立功报国，正在此时。处台为难情形已知梗概，已电嘱唐抚院和衷优待，亦望麾下忍小任大，和衷共济，建立奇功。鄙人与麾下及唐薇帅皆系旧交，两君同处海外，支持危局，鄙人不能奋飞相助，昼夜悬念。惟盼两君同心，则必能破贼成功矣。

**二月二十六日(3月22日)** 致电海州王镇得胜等并札沿海州县防倭。略谓：

倭轮带小船二三十号停两日而去，定是探水，水深则复来，水浅则不来。若知其所探各处水之深浅，则其来否可必。务速雇渔船派妥实可信之人，往倭船到过之处细测水之深浅尺寸，速详确电复。再，倭轮所带小海船定系中国渔船，各州县所办渔团原为清查奸细引导带水等事，今倭船竟能雇渔船至二三十号，尚无觉察，实属有名无实，嗣后务须认真稽查严禁。

**二月二十七日(3月23日)** 致电锦州鄂军恺字营吴副将元恺，斥其荒谬奇怪。略谓：

有过山炮三十二尊，克虏伯新式快炮十二尊，连珠黎意快枪千枝，弹百万，军火可为关外诸军之冠，何至出关以来，未接一战。即使未派出队，亦当自告

奋勇。且双台子距田庄九十里，贼并未到，何以不遵将令，十四日先行。即使贼追来，贼系行队，只能用枪，岂能用炮。该将等若令辎重疲弱先行，留精锐数百人护炮，我先掘壕列炮以待，平原无阻，探马远望，以静待动，追贼必然大创。我炮能及六里，即或不胜，贼近再退不迟，何至一日亦不能待。究竟贼果至双台子否乎，可谓荒谬奇怪，令我惭愧万分，愤恨万分。来电欲我设法位置，我为诸将弁计，只有一法，宋宫保(庆)威望素好，部下将士亦奋勇，只可自向总统魏方伯(光焘)言之，遇有出队时随同宋军同赴前敌，奋力拼命一战，多歼倭贼，庶可保声名，全颜面，吐闷气。四营虽少，好炮不少，岂得为孤。果能力战，各大帅皆将视为至宝，敬重爱护，帮助扶持，何患孤哉。此便是我为该将弁等筹位置之法，思之勉之。

**二月二十八日(3月24日)**　电复台北唐抚台(景崧)将尽数拨济饷械。略谓：

澎、台击沉倭船，大快人心。惟一时未必肯退，即退亦必复来。已电沪道拨毛瑟弹三十万，林明敦弹三十万，交"斯美"解台，并饬沪局如有造成快利枪，无论多少，尽数拨济。汇丰尚能汇否，速复，以便以后汇饷。

**唐抚台来电(光绪二十一年二月二十七日到)**：倭十二轮犯澎大城北，被我军击沉两艘，坏两艘。寇逃，恐复来。我炮台无伤。

**二月二十九日(3月25日)**　致电督办军务处转奏朝廷恳将规画大端电知南洋，俾得预为筹办。略谓：

奉正月二十六日上谕，钦奉懿旨，饬洞务当不分畛域，通筹大局，将筹款、购械、选将、筹兵等事设法妥办，俾战守有资等因。钦此。悚惕莫名。洞庸愚迂陋，渥荷圣恩。当此大局紧要之时，断不敢存畛域之见，惟有钦遵，竭力筹办。特是事机紧急，庙谟宏远，外间多有未悉。窃思筹办一切，必宜及早，迟则无及。不揣冒昧，可否仰恳将朝廷规画大端遇有饬知北洋大臣之事，一并电饬南洋知之，俾得殚精竭虑，或预为筹办，或筹拟上陈，冀以仰副恩命。是否可行，伏候圣裁。

**同日**　又以倭人要挟太甚，请电英、俄发公论。略谓：

闻倭要挟太甚，议恐难成。接龚照瑗、王之春电，英、俄皆云须倭要挟太过时方能发公论。此时倭既有要挟条目，似宜电龚、许两使，令见俄主、英主及外部，恳其相助。

**总署来电(光绪二十一年三月初一日到)**：奉旨：张之洞电奏恳将朝廷规画大端凡饬知北洋事件，并饬南洋知之等语。前奉懿旨，令该督通筹战守，原指饷械兵将而言。至机宜重要，必须慎密，北洋事务自有专司，焉能事事饬南洋知之，所请着毋庸议。又电奏倭人要挟太过，请电英、

俄相助等语。兵力胁和,总署与英、俄使臣屡商不允。龚照瑗、王之春迭次电奏,英、俄亦但许劝助,并无届时可以发兵之语,何以电张之洞有此言。著钞录原电复奏。钦此。

**三月初一日(3月26日)** 以饷需万紧,与英商炽大洋行借款无成议,奏准与他行再议。

**三月初二日(3月27日)** 就沿海布防事致电苏州奎抚台(俊)。略谓:

海州吃紧,倭轮沿海贴伪示,以利诱渔船令作向导。杜镇(嵩龄)、杨提(文彪)共十营,自二十八日起先后驰往,须十日方能到齐。王镇得胜五营甫成军,现在青口一带。又饬粤勇广忠、广保两军共七营,亦由扬州赴海州。兹又饬瓜州镇高镇光效四营自靖江回驻瓜州,以为清江声援。冯(子材)军须初十日内外可全到镇江,到后亦拟商令赴清江以北。前饬总兵王心忠募江北勇五勇,防沭阳、清江,须中旬末方能到。合计诸军不少,但到防不能速。

**同日** 致电总署转奏朝廷遵旨录龚照瑗等原电。略谓:

洞原奏只云英、俄皆云须倭要挟太过时方能发公论,并无发兵字样,或系传电讹舛。况公字下文有论字,若公字误为兵字,则论字难解矣。龚照瑗来电云:外部云,究不知倭愿何在。既派使赴倭,俟倭言出,再为公论等语。许景澄来电云:俄主允如议和时倭索太过,可约英、法劝其退让等语。王之春来电云:两俛俄,颇怵发难,而憎倭骄,允于李议被勒时,约邻力助等语。谨遵旨录电复奏。

**三月初三日(3月28日)** 致电俄京许钦差(景澄)。略谓:

现与信义洋行定借一百一十万镑,在德国办船炮,连运费、雇用船上人等薪工等项一切在内,按九八扣作数,常年息六厘,二十年还清,前五年还利,后十五年本利并还,每六个月为一期,海关作保。请先立草议,俟电奏奉旨后,再电请缮立合同画押。

**同日** 致电台北唐抚台(景崧)。略谓:

澎竟不守,愤灼万状。以后如有款,托洋行商船当可寄。有轮于台总有益。中国事事皆迟误,真可痛也。合肥被倭民潜以枪击伤颊,弹尚未取出,不知无碍否。闻所议要挟太甚,不详何事,惟闻欲以津关作押,再停战议和,真狂悖也。

**三月初七日(4月1日)** 以中日于奉天、直隶、山东三省暂行停战二十一天,电饬海州各文武照旧严防备战。

**三月初八日(4月2日)** 就济台事致电总署。略谓:

台湾危急万分,已将存沪枪弹尽数解济,惟为数不多。屡接唐抚电,义勇

能战，惟求发械，情词痛切。五日来，一日数电，无非此等事。闻壳件洋行有械万余件，系钧署令密存沪局。台湾正有船在沪，仰恳可否于此项军火内酌拨若干件，交其原船解台。此时尚可冒险运，再迟有械亦难运矣。

**三月初十日(4月4日)**　电复总署转奏朝廷陈台危当援，惟南洋兵轮船薄行迟，徒供糜碎。略谓：

庚电奉旨恭悉。台危待济，自应力筹。前数日已将上海存枪尽数拨一千六百余枝，弹一百余万，交台轮解往。近又索神机炮弹，亦竭力解拨。至调兵轮一节，南洋除最劣之轮外，止木质四兵轮，船薄行迟，每一钟头止行十海里，又无快炮，在长江依辅炮台，尚可协助，若战于海上，敌船围攻追击，徒供糜碎，有损于江，无益于台，而中国从此无一兵轮矣。台湾宜救，洞夙夜焦思，每日通电，力之所能，毫无吝惜。惟实在为难情形，不敢不据实上陈。

**总署来电(光绪二十一年三月初九日到)**：奉旨：现在奉天、直隶、山东倭允停战二十一日，而彼方图攻台湾，不在停战之内。该处孤悬海外，如被敌困，无法挽救。尤虑军火缺乏，难资战守。本日据唐景崧电，奏请饬粤省拨可用后膛枪五千枝，配足子弹，另拨毛瑟弹三百万粒，火药十万磅，交知州唐镜沅设法运台，着李瀚章速即拨解，以应急需。并著张之洞、谭钟麟一并酌量筹拨。至唐景崧请调兵轮赴台听用，并著张之洞、李瀚章酌量调派。钦此。

**三月十二日(4月6日)**　致电上海宗令得福，令威海散弁王嘉龄等数十人速来宁，候选择委用。十七日，王嘉龄、徐金元、杨甘、林祥、黎元洪、李祥光六弁由沪赴宁。

**三月十三日(4月7日)**　致电总署转奏朝廷陈西绅允垫购兵轮，请旨遵行。略谓：

王之春及杨宜治自巴黎来电，有西绅行厂允订新大钢甲一，足比镇(远)、定(远)，头号快船三，连鱼雷管，钢甲快船二、大鱼雷船三、运兵战船二。共十船，炮弹齐，水师照额约誓密订，三月内运华决胜。商为垫款，收船署券，二十年清还，兵任我去留，统费二百万镑。绅已晤询，候立合同。另有德大钢甲船二，战船三，事同，俟款议定再电等语。窃思购船最为今日急务，且选配水师将弁尤为难事。今王之春等所称既有大批现船，又肯配足水师包运，资我征战，到华期亦颇速，似极妥善。如蒙俞允，当再电商王之春妥办。

**三月十四日(4月8日)**　电复台北唐抚台(景崧)，已拨奥枪一万枝、弹二百万寄台。枪须拆卸擦抹者多，弹皆可用。

**三月二十一日(4月15日)**　致电总署转奏朝廷陈外国有船可购，琅威理愿效力来华整顿南洋水师。略谓：

购战船、募水师捣倭事，前接总署皓电，云元电已进呈，此事现暂缓办，自

当遵照。惟本日接王使之春来电，云十船皆近年所造，泊智利、阿根廷海，系无约国，例不阻。统率须大将，适前水提琅威赋闲，愿自效帮华，使并任募招兵官并兵二千，密袭倭，和成听用。兵费一年及办事，先须银约三十万镑。现与英商格林密行订借三百万镑，长息五厘，六扣。此款成，允借大款归并此款，故较汇丰为廉。船事不令该行与闻，款事已立草约，乞速请旨等语。既据言之确凿，有兵、有将、有款，其一年用费亦不多，尤好在琅威理肯效力，诚为难得机会，不敢不飞速上闻，恭候圣裁。如朝廷以为事宜缓办，亦恳恩准调琅威理酌带洋兵弁来华，整顿南洋水师。所谓六扣，当即九四扣，无论购船与否，尤可先定。

**三月二十三日(4月17日)**　致电俄电许钦差(景澄)，告倭割辽东，恳俄干预。略谓：

和议已成。倭居朝鲜，赔巨款，割要地，凡已占辽境东至旅顺、营口，台湾全岛，皆属于倭。此合肥致盛道电，必非虚语。从此中华何以自立，令人痛愤发指。尊电及爵堂(王之春)电皆云俄允俟倭索太过，约邻劝让。查俄土之约，土虽已允，各国胁而改议。此事于俄利害相关，上年俄皇在倭被刺，今李相亦然。凶狡诡谋，各国共见。倭占韩占辽，尽据东方海面，俄亦事事受制。此乃地球事实，并非纵横虚谈。请阁下急速面谒俄皇，沥恳相助。俄与本朝乃二百余年盟聘之国，交久谊亲，不比他国。倭若得志，断不能如中国之睦邻守约。三年前俄皇游历汉口，仆周旋数日，甚为款洽，深承优待，其意甚殷，面言鄙人情谊，他日必不能忘，回国后尚令俄领事寄语致谢。此时仆本拟自行电恳俄皇为包胥乞秦之举，特以中国大员向未闻有与各国之君通电之事，未敢冒昧。特请阁下代为转陈，务达鄙意，诚切恳求。若肯代解危急，我国家必有以报。

**同日**　致电台北唐抚台(景崧)告和约已定，割地赔款，切齿痛心。略谓：

顷接盛道(宣怀)电，云李相(鸿章)创口渐愈，子未取出。约已定，二十三画押，即回津。辽东至营口又全台均割，赔款三万万等语，可骇已极。辽地或指已占者，然北无旅顺，南无台湾，中华海面全为所扼，此后虽有水师，何从施展。梗辽、沈之路，扼津、登之喉，卧榻养寇，京师岂能安枕；北洋三省，沿海水陆永远不能撤防，国用如何能支。畏倭如此，各大国必然肆意要挟，如何能拒。三万万何从搜括。此后何论自强，直恐不能自立矣。大局败坏，切齿痛心。不思倭寇止有此数，中国甚广，岂能百道并攻，悬军深入。彼所恫喝，惟在犯京。暂时巡幸以避凶锋，关内援军日多，军械渐集，二百余营何至不能一战。即有挫败，岂能尽扫诸军。彼陆路深入数百里，军火饷需来自海外，截其归路，一溃

即不支矣。英、俄各国以我空言求助，故藉局外为辞。既肯以地与倭，何不以僻远之地赂英、俄，于全局尚无妨碍。至商务等事，更可通融。有助则必胜倭，胜倭则兵威振，各国仍不能藐视，何至甘受倭之吞噬哉。仆自去秋至今，屡次电奏沥陈，深遭时忌。近已与王使之春电商购得兵轮十艘，洋将琅威理、洋兵二千三月到华，船炮价二百万镑，用费一年约二百余万两，款系王借，已电奏，但和局已定，恐难允矣。时局如此，愧疚愤恨，聊为公发之。

**三月十九日(4月13日)**　宴冯子材宫保于署中(据《郑孝胥日记》)。

**三月二十四日(4月18日)**　致电海州王得胜等六统领，告已奏请冯宫保(子材)总统海州诸军，昨日冯已率弁兵数十人自扬州至清江，赴海州察看地势军情。冯军现扎镇江，有战事即全赴海州前敌。

**三月二十六日(4月20日)**　再电俄京许钦差(景澄)，询是否已面见俄皇。

**许钦差来电(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八日到)**：二等使无谒君例，即代拟节略送外部。据云，遇便即递。俄已合法、德劝倭减让，意在争辽。尚无复，乞密勿宣。

**同日**　致电总署转奏朝廷沥陈倭约各条贪苛太甚，远患近忧，宜结英、俄、德相助。略谓：

闻和议各条，不胜焦灼痛愤。倭寇狂悖至此，种种显然利害，中外诸臣必已恳切陈奏，无待洞渎陈。其中如旅顺不交还及威海刘公岛驻兵、天津驻兵各条，尤为可虑。查旅顺、威海乃北洋门户，若倭不退还，则北洋咽喉从此梗塞，以后虽有水师，何处停泊，何处修理。旅顺、刘岛常驻倭船，在津又驻陆军，近在肘腋。彼日肆要挟，稍不满欲，朝发夕至。且倭约各条贪苛太甚，台湾民悍，不甘属倭，必然启衅，各省军民必然痛恨深怒，断不甘心。稍有枝节，彼即谓不依条约，立刻生事。查要挟各条之言，圣明岂有不知。朝廷所以勉为和议者，不过为保全京城根本，姑冀目前粗安，徐图补救。若照倭索诸条，更是自困自危之道，虽欲求目前旦夕之安，亦不可得。又洋报有与中国联合备战守一条，大略是为中国经理各省机器制造局、铁路等事，尤为险诈。查购买洋械本难常恃，幸各省尚有数局，可造枪炮弹药，稍资接济。今若令倭干预，则内地军火运道皆在倭掌握之中。水师既不能再振，陆军亦不能自主，中华何以立国。且倭踞威、旅，则自辽阳以至威海、荣城周廻二三千里，处处水陆皆须永远设防，所费太巨。当此赔款巨万之际，经费将从何出。至苏杭织丝绸，川楚织纱布，则各国亦必效尤，改造土货，中国工商生计从此尽矣。海军无归宿，陆兵无利器，威、旅弃则京畿无屏蔽，商民贫则军饷无来源，各国欺凌，人民嗟怨，外患迭至，内变将作。恐系大学士李(鸿章)伤重错迷之际，李经方等冒昧应允。窃惟遣

使议和，乃朝廷休兵息民之盛德，顾全大局之苦衷。洞虽愚蒙，亦知仰体，断不敢为大言迂论以渎宸聪。所虑者，京城不能安，和议不能成，不论远患，先有近忧。伏望圣明熟思深察，可否敕下王大臣迅速会议，设法补救，以候圣裁。但此时总须乞援，方易措手。惟有速向英、俄、德诸力国恳切商，优予利益，订立密约，恳其实力相助。此时先恳各国公同告倭，令其停战议约，以便从容筹办，尤为紧要。迫切上陈，万分惶悚。

**同日**　以江省需款紧迫，奏准借英商克萨洋行一百万英镑。

**同日**　致电天津盛道台(宣怀)，询俄、法、德不允，有实据否，是否出三国之意，抑系中国所托。英于台湾及中俄强弱最关心，何以推卸不管，必有他故。

**盛道来电(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七日到)**：俄、法、德不允，系巴兰德来电所云，似出于俄。惟俄出亦但阻辽东，未必廿为我用。英不愿俄独雄东方，且倭约彼于商务有益，故推诿。交际须在平日，临难又不肯利饵，拘泥成法，寸步难行。

**同日**　致电汉口恽道台(祖翼)。略谓：

候选知县张令炳麟与鄙人世交至好，境苦累重，拟派湖北分销差事。该令现有紧要欠款，必须稍优者方能救急解厄，关系甚巨。鄙人目睹迫切情形，不能不为设法。惟武穴最相宜。查新堤系兼办，拟即委张办武穴，将现办武穴之运判赵廷珍调新堤或他处。若非关系紧急，亦不必为之如此力筹也。

**三月二十七日(4月21日)**　电复台北唐抚台(景崧)。略谓：

昨已将和议逐条利害沥陈，请以重利求各大国力助，不知有益否。顷王爵堂(之春)自巴黎来电，云法外部谓倭力竭疲甚，不能久，冀华坚持，法、俄两国已电劝倭减让等语。又西人云，普法议和，普索法两省地，法以两省人不愿属普，普不能驭。中国可援例听台湾民自便等语，均照转总署矣。乞援借助必须有实际相饵，人方肯为我用，惟在权其轻重而已。事由总署主持，疆臣不能擅许。远交近攻最切今日事势，倭焰初张，仆即力持此议。去冬至今，敝处分致英、德、俄星使转商外部电商数十次，电奏数次，百计俱施，然卒以无权，事竟不就。爵堂购船、借款、选将募兵诸事，以和局已成，未蒙允准。总之，内无定见，外无同心，仆与公及鉴堂(李秉衡)三人同为痛愤而已。

**唐抚台来电(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六日到)**：总署来电，大致谓台绝地难守，战亦徒损生灵，京师视台尤重。倭定约两月交台，以全大局等语。辽、台俱割，大局何望。台民愤恨，一时哭声震天，无可抚慰，惨不可言。

**同日**　致电巴黎王钦差(之春)。略谓：

总署二十四日来电，奉旨：张之洞电奏已悉。现在和议甫定，至重整海军，必须从长计议。王之春所议之船究竟是否精利，钢甲厚薄、速率若干亦未声

叙。仅凭商人之言，未经查验，恐难深信，其价值必照平时加增。且骤招官兵二千，所费亦不少，著张之洞将以上各节再行熟筹电复。琅威理前经总理衙门饬总税务司电令赴华效力，旋以已受英国官职辞而不来。现又赋闲，应仍由该衙门转饬电询明确，再行办理。至借款一层，前经总税务司借用汇丰行三千余万两，现须借用巨款，仍由汇丰一手经理。王之春所订借款，著张之洞电令即作罢论等因。钦此。谨遵旨转达。惟和议条款离奇太甚，恐有变更，船事款事望勿全行推却，留将来续议地步。

《郑孝胥日记》：(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八日。王之春电，言有两绅行厂允购十船，兵二千，炮台俱齐，约明三月内运华决胜。统费二百万镑，前水师提督琅威理统带，密袭倭。已向英商格林密行订借三百万镑，先须银约三十万镑。已立草约，乞速请旨等语。南皮大喜，亟奏之。次日奉旨，不允借款，嫌购船所费太大，令筹复。南皮搏膺而叹，其事遂辍。(第484—485页)

**三月二十九日(4月23日)**　致电巴黎王钦差(之春)，请密商法外部，如法能以兵力助战，胁倭废约，台、辽不割，赔款减少，我必以厚利相报。

**王钦差来电(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初三日到)**：外部尚未晤谈，一切不能尽商，须有旨方便登答，庶与驻使无碍。

《郑孝胥日记》：(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九日。夜，南皮召见，同入者桂、沈、程、恽、陈、阮、王、徐、叶、郑。叶申南幸之旨，欲连衡以迎天子。南皮笑其迂而不达。恽、陈劝南皮与太监李莲英私结以动太后之意。南皮曰："吾知之，吾不能。"沈复言宜推善名于翁、孙等，使无扰吾事。南皮曰："今事关系重大，非平日比矣。"观南皮谈论，意在明和战之害以悟上意。和则不可为国，战虽不胜，犹未至于不国，其意识度越诸辈。惟言或割西藏以与英，或割新疆以与俄，则兵事可以立息，余于末坐乃微言其未可必成。南皮颇护己说，盖各国之情事固不能谙悉也。三鼓乃散。(第486页)

**四月初二日(4月26日)**　致电总署转奏朝廷沥陈倭约竟在吞噬中国，宁割边壤以联英、俄敌日。略谓：

倭约万分无理，地险、商利、饷力、兵权一朝尽夺，神人共愤，竟在吞噬中国，非仅割占数地而已。各省口岸、城邑、商业、工艺、轮船，处处任意往来，任意制造，一网打尽，工商生路尽矣。倭在华制造土货亦照洋货纳税，各国效尤，如何能拒，厘金亏矣。赔款二万万两，六年付清，又加五厘利息，即借英国洋款转付，分期摊还，每年亦须还本息一千数百万两，各海关洋税空矣。今借款系赫德一手承办，专借英款，将来无论如何搜括，亦不能还清，英国必索我地方作抵，是又生一患矣。民贫极则生乱，厘税去则无饷，陆师海军永不能练，中国外无自强之望，内无剿匪之力矣。威、旅之兵必致永远不撤，京城亦永无安枕之日矣。一倭如此，各大国援例要挟，动以窥伺京城为词，更不能拒，后患不可胜

言矣。然非藉兵威不能废约。此时欲废倭约,保安京城,中国惟有乞援强国一策。俄国已邀法、德阻倭占地,正可乘机恳之。乞援非可空言,必须予以界务、商务实利。窃思威、旅乃北洋门户,台湾乃南洋咽喉,今朝廷既肯割此两处与倭,何不即以此赂倭者转而赂俄、英乎。所失不及其半,即可转败为功。惟有恳请敕总署及出使大臣急与俄国订立密约,如肯助我攻倭,胁倭尽废全约,即酌量划分新疆之地,或南路回疆数城,或北路数城以酬之,并许以推广商务。如英肯助我,则酌量分西藏之后藏一带地壤与若干以酬之,亦许以推广商务。俄英两国只须有一国允助,其兵船已足制倭而有余,则兵不血刃而倭约自废,京城自安。同一弃地,而捐荒远之西域,可保紧要之威、旅,全膏腴之台湾,且可尽废一切毒害中华之约。权其轻重,利害显然。盖俄、英本强,然历次条约尚无吞并中国之意。即以重利酬之,于彼有益,于我尚无大损。倭专心欲害中国,正苦饷力不足。若此约允行,则从此既强且富,是我助以吞噬中国之资矣。此因和议已许割地,故拟为此权宜转移之策,冀以救急纾祸。忧愤迫切,仰候圣裁。

**四月初三日(4月27日)**　致电总署转奏朝廷告法愿阻日踞台,请密饬王之春密商法外部。略谓:

顷接王使之春复电,云俄、法联集水师,兵力已厚,自可胁倭减约。俄已不许辽东,法应续阻台湾。倭未必遽从,法、俄拟约德合力诘责,无虑英人袖手。为华计,先宜以各国不允索地,新约未便互换,藉此延宕。倭有外迫,必难持久,如此则将来地可归。语由私述,至外部尚未晤谈,一切不能尽商,须有旨,方便登答,庶与驻使无碍等语。法既如此关切,且俄仅阻辽,法愿阻倭割台,尤为难得机会。可否请旨密饬王之春就近切托各国展限换约,庶可挽回。

**四月初四日(4月28日)**　就恳英保台事电复台北唐抚台(景崧)。略谓:

欲恳英保台,商龚(照瑗)无益。龚与合肥亲厚,断不肯翻和局。惟有电奏请旨设法,然断不可与仆联衔,因仆素为要人深恶。半年来筹画战守之电奏太多,嫉恶尤甚,事事为难。仆三次电奏,力阻和议,第一次被合肥奏驳,第二、第三奏尚无消息。若联贱名,必谓全由仆主使,万难望成[按:龚时任驻英公使]。

**同日**　奏陈募补护军各营并添练洋操队情形。略谓:

上年冬间臣抵江南后,因督标护军各营半经本任督臣刘坤一调派北上,江宁城守空虚,当饬奏调差委记名总兵、现署督标中军副将俞厚安分别添招募补护军中、左、前三营,并经咨商兼护湖广督臣谭继洵饬派湖广补用副将吴友贵、湖广尽先游击蒋声耀、湖广尽先都司张彪三员来江,委令各充管带,即委俞厚

安为统带,以资得力。又督辕原设卫队一哨,亦经本任督臣饬带北上,当经臣饬令选募足额。再,目前战守实际,必以讲求新式洋操为亟。无如各将领狃于积习,虽剀切告戒,终难悉心体会,尽捐故习。惟有在臣署左近亲加督饬训练,以为诸军准式。现经募到洋弁威体、锡乐巴两员,兹特专募洋操步队二百名,马队一百名,即令署中军副将俞厚安督同都司张彪等每日同两洋弁认真操练,讲求地营、散队、枪炮取准之法。拟俟练成后分发各营教练,藉资观摩兴起。所有吴友贵、蒋声耀、张彪三员相应奏明,仰恳天恩准将该三员调来江南差委,实于防务营务有裨。

**四月初五日(4月29日)**　致电总署转奏朝廷请藉民变恳诸国拒倭。略谓:

顷王之春电云,顷赴外部,约言德向助日,因俄、法牵制,复忌其强,遂有压日之举。兹日电称,彼邦屡胜,碍难相让,若照所请,恐激民变。若从民变着想,当有权衡等语。查路透电报,倭拒俄、法诸国,确系以恐民变为词,正如法外部之言相同。倭既藉民变以拒诸国,我更可藉民变恳诸国以拒倭。昨台抚唐(景崧)江电称台民不愿归倭,欲劫留崧与刘永福在台同守,乘机欲乱,有劫司库、械局之谋,以有备而止。二十八日砍死中军,枪伤平民。是台湾民变,其势已成,辽民亦必不服,毫无虚假。窃思恐激民变一说正合西例,可冀西洋各国动听,且措词最得体。仰恳朝廷熟筹全局,一面饬总署迅速与各国公使商,一面电许(景澄)、龚(照瑗)两使迅与俄、德、英商,电王使(之春)迅与法商,或有转机。

**四月初六日(4月30日)**　致电台北唐抚台(景崧)筹保台之法。略谓:

台民必留公,宜速与台之巨绅大豪若林朝栋、林维垣等商定办法。台民既有主脑,方不致乱。各府县官吏及电报、驿站须令安堵勿动,擅动者以军法从事,力以必能保台不归倭自任。众情略定,方能从容设法。盖条约本言两月内交台,此两月中尽人力图之耳。同舟遇风,刘(永福)必尽力。又电谓鄙人四次电奏请赂诸国以西域边地、商务实利助华废约,均不报,日来不知有转机否。若公在台言台,措词自异,亦不妨从民变着想,一面电奏,一面电王、龚、许诸使代为设法。仆极力阻倭约,保辽、台,或电奏,或电各使,百计俱施,无所不可,但办法与尊意迥别,但能结强援以翻全约,不能为台求各国保护也。若各国护台,则台仍非中国有矣。至协饷济械一节,江南借款至今未妥,万分焦灼。若废约开战,则江南防务难撤。若朝廷意恝然弃台,台为自主,与中国无涉,则协饷济械又有窒碍,只可届时相机商办。

**同日**　以江南机器制造局常年所领二成洋税仅数十万两,只能制造各项子药,

现扩充机器加造新式枪炮，尤须加拨的款，奏请饬筹拨银四十万两以济急用，并仍于江海关每年添拨银二十万两，以为扩充后加拨常年工作之需。

**四月初七日(5月1日)**　致电汉口督销局志道台(钧)，询"张令炳麟已否安置。武穴分销如有不便，或委新堤亦可"。

**志道来电(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初八日到)**：张令来，询悉亏巨期迫，分销皆缓不济急。钧与张令亦有渊源，现与熟商，另筹办法，以解其危，兼酌派分销，以赡其家。

**四月初八日(5月2日)**　致电巴黎王钦差(之春)。略谓：

已奉旨，即派阁下切商法外部力阻倭占台、辽，并探其所欲，许以厚谢。

**王钦差来电(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初九日到)**：连日商外部，仍索旨，参赞庆常答公已奉旨，始允议。昨唐中丞(景崧)电到，又往恳。伊云倭已有怵，阳许减约，阴耸李入京逼批，以机不可缓，言次遂发电，调兵轮分布基隆、沪尾，限日到。法并约西班牙协助，另电诘倭。德本勉从，英私诈。现嘱外部勿告龚，我亦宜缓奏，防李阻。

**同日**　致电俄京许钦差(景澄)。略谓：

闻有旨令阁下商俄乞援，曾许俄酬谢否，谢以何事。并闻上自出名发国电恳俄主，究竟俄廷接国电否，感动否，肯以兵力胁倭否。又沪西人云俄已致哀的美敦书于倭，信否。二等使既不能谒君，拟奏派阁下为头等使，当可时常晋谒，有益否。宗社安危，在此数日，祈速复。

**许钦差来电(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初十日到)**：国电商换约展期，俄未能办，但谓已换仍可改议。旨令订助，未有明许。俄、法、德系称因大局公劝，非与我同，故尚无绪。俄限日催复，虽非哀美，势已紧。头等使可面君论事，然久不行，改派无益。

**又电(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十一日到)**：倭复割旅顺余地作押，俄不允。

**四月十三日(5月7日)**　致电总署转奏朝廷请展缓换约，让英、法、俄以边地，可期保台。略谓：

俄已争回辽、旅，可见圣心既定，一有展期换约之举，倭即就范。法确允保台，惟在朝廷令使臣切托，洞保法必肯实力相助。总之，十四日换约之期务望展缓，即以台湾民变为词。倭已得利，断不肯自败成约。伏恳电旨令许使商俄，王使商法，一面致谢，一面许以界务、商务实惠，恳俄始终力助，俾得徐议全约。若再不切恳，则俄除阻辽外不管矣。恳法速派兵轮赴台，盖界务、商务乃于彼国有益，必肯助力。大国虽不图钱财，断无不图土地之理。所谓守局外之说，乃系门面虚语，万勿为其所愚。此时惟英必须联络。英之袖手，明系愿倭约得成，英可借二万万巨款，以为将来押我土地之谋，且可沾通商之益。拟请电龚使速回英，与外部商，若能助我胁倭废约，我必仍向英借二万万以为修铁路、买兵船、各项机器等事之用，仍多用英弁、英工，其新添之口，准英人通商，

仍许酬边远土地，英必尽力。总之，朝廷若肯以回疆数城让俄，以后藏让英，以云南极边地让法，三国同助，则不惟台湾可保，倭约竟可全废，断无战事。将来酌予倭数百万两，除苏、杭不许外，并准添数口通商，与西洋一律办法，其余各条概行删去，倭不能不听。三国虽让以边地，不因此而加强。倭之毒计尽穷，筋疲力尽，不能再为我害。此所谓不战而屈人。转祸为福，转败为功，在此一举。安危大计，断在宸衷。

**同日**　致电汉口恽道台(祖翼)。略谓：

前日有旨令李商展换约日期。倭已允将全辽及旅顺还中国，惟俄止阻辽，此外恐不管。刻又电奏，力请缓期，并结三援翻全约各办法。法已允发兵保台，屡有电旨饬王爵堂商办，龚从中阻挠，令人急死。鄙人言不足重，阁下电恳常熟(翁同龢)主持方有益。

**四月十六日(5 月 10 日)**　致电俄京许钦差(景澄)、巴黎王钦差(之春)。略谓：

十四日晨，俄、法、德公使告总署，倭允还辽、旅，换约展期七日。旨令伍、联暂勿换。倭使伊东恫喝，合肥电奏，午后允之，亥刻换讫，五鼓伊东即行。旋接伊藤电云照议暂停换约，已无及矣。国事一误再误，愤恨欲死。前电俄云虽批准仍可改，此时有何法挽救，俄、法更有何意见。挥戈填海，古来常有之事，万望勿遽歇乎。

**四月十八日(5 月 12 日)**　奏准借德商瑞记一百万镑，电上海道刘道台(麒祥)速催交银。

**刘道来电(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十九日到)**：瑞记交到十二万镑，按十九日市价，每镑合规银六两五钱零八厘四毫七丝，共收规银七十八万一千零十六两九钱五分，此后陆续交清。

**四月十九日(5 月 13 日)**　致电总署转奏朝廷陈民穷财尽，赔款不可加。略谓：

俄、法、德已为我将辽、旅争回，令倭换约展限七日，已蒙旨暂缓互换。乃以伊东一言恫喝，仓卒互换。然事机虽有屡误，尚有补救一二之方。盖我约虽换，倭断不敢占辽、旅，必另索巨款抵补。前议二百兆足已令中国民穷财尽矣，岂可再加。此时要策，惟有坚持定见，但托俄议，不与倭议。闻俄本有拟与倭商立退地约据，如索偿费，允代调停之说。盖倭不能据辽，乃俄之威，非倭之让。让万不必感，费自不必加。倭计既穷，略为敷衍，即可仍归于我。即使俄不能代我减费，倭亦必自图了事。若为倭所愚，开口轻许，又耗巨款，中国更不支，祸患难言矣。台湾情形亦与辽相同，惟有请敕龚使速回英，敕王使速与法

切商，则台全而不加巨费与倭。俄、法既经出头，倭必无再战之理。伏望朝廷坚忍力持，不胜大幸。

**四月二十日(5月14日)**　致电台北唐抚台(景崧)。略谓：

顷闻法使告总署，护台罢议，并请撤王使等语，不胜诧异。是否王为忌者所谗，抑倭知法有护台意，以利饵法，故法变计，俱未可知。

**唐抚台来电(光绪二十一年四月二十一日到)**：法实变志，台绝望矣。

《**郑孝胥日记**》：(光绪二十一年四月)二十一日。入署。南皮使张佩纶电责合肥，比之崇厚，令其引咎，且急用补救之道。合肥复电曰，吾事事奉旨而行，与崇厚迥不相同。且中国今日非变法不足自强，岂书生腐论所能补救耶。旭庄闻之星海云。(第491—492页)

**四月二十五日(5月19日)**　致电俄京许钦差(景澄)。略谓：

如能劝俄坚持不准倭干预韩事，不准倭留一兵驻韩，倭必不从，即藉此与倭攻战。一经开仗，倭船必毁，不惟台湾之患可解，中国亦可乘机尽翻全约矣，岂非旋乾坤转祸为福乎。

**许钦差来电(光绪二十一年四月二十七日到)**：俄不及顾台，亦不能再向日本赘话。

**四月二十六日(5月20日)**　致电台北唐抚台(景崧)。略谓：

俄、倭相持牵制，此一两月内倭之水陆军必不能尽萃于台。台军民合力战守，足可取胜。各国见台能自立，当有转机。王使之春已购定十舰，洋兵三千，议定三月到华，专为攻倭，朝廷因和议已成，未允购，十分可惜。此船三个月可到，三个月内倭断不能夺踞全台。若彼时台民坚守，我船已到，再与另议办法，加赔款以赎台，倭必允矣。洞人微言轻，屡渎无益。公如以此策为然，请切嘱台民公电总署具奏，亦电闽省京官入奏，公并电闽督代奏，或可邀允。

**同日**　致电各转运局，所养长车自本日起一律裁撤，以节糜费。以后如有军火，随到随雇车船运送。

**四月二十九日(5月23日)**　致电台北唐抚台(景崧)。略谓：

闻有旨令公来京陛见，派李经方赴台，想系为交接事。

**唐抚台来电(光绪二十一年五月初一日到)**：**奉旨**：唐景崧即开缺，来京陛见。其台省大小文武各员，并着唐景崧饬令陆续内渡。次日，绅民闻知，又蜂拥毕集，万难离台。口内台民即立为民主国，只可随民去做，无可奈何矣。敝眷即来金陵，寓两广会馆。设有意外，乞公庇之。

**同日**　致电武昌蔡道台(锡勇)，询焦炭是否炼成，枪炮已否开工制造。

**蔡道来电(光绪二十一年五月初一日)**：焦炭炉炼萍煤，化验可用，炼本山煤油重灰多，须参萍煤试准，方能适用，旬日间当有确信。萍煤到山已三千余吨。枪厂七排全完，现配轮轴，校机器，月内可竣。已开工先造枪上零件。架、弹厂屋已完，现设机器，俱兼夜工。炮已成八生七二尊，连车，演放甚好。子母炮五尊，另新式快炮一尊，连水师架月半成。

**五月初一日(5月24日)**　致电台北唐抚台(景崧)。略谓：

台民欲劫公守台，无可如何，然名目宜酌。电奏只宜云约为民会、民政之国，不可云民主，不可云自立。外洋总统甚大，似不相宜，须稍变，或云总管，或云总办，谗谮嫌疑亦须防也。

**五月初四日(5月27日)**　再电台北唐抚台(景崧)，告以已拨三十万交汇丰汇台，并告倭步兵以十六人为一百，马兵以七人七马为一百，凡言某队兵几万人，皆虚张人数。

**同日**　致电总署转奏朝廷陈台民不愿属倭，自约为民会之国，以后饷械等事，自未便再为接济，以免枝节。

**总署来电(光绪二十一年五月初十日到)**：奉旨：现在和议既定，而台民不服，据为岛国，自己无从过问。惟据英、德使臣言，上海、广东均有军械解往，并有勇丁由粤往台，疑为暗中接济，登之洋报，而此等谣传，实于和约大有妨碍。着张之洞、奎俊、谭钟麟、马丕瑶饬查各海口究竟有无私运军械、勇丁之事，设法禁止，免滋口实。钦此。

**五月初五日(5月28日)**　电复台北唐抚台(景崧)。略谓：

公为台民劫阻暂留，自系万不得已，深为焦灼。然自处须有分寸，方见恪守臣节，朝廷方能鉴察，天下方能共谅。奏事及行文内地各省及台湾本省，自应仍用开缺本衔与巡抚关防。此层尤须迅即电奏并电知各省为要，声明此系暂时权宜，以免倭人向中国生衅，事定后仍归中国。奏咨内只可云民会、民政，不可云民主，只可云暂留，不可云暂主。措词须平淡谨畏，方为得体。致各省电太不妥，望速妥酌，更正声明，要紧。

**唐抚台来电并致各省(光绪二十一年五月初四日到)**：日本索割台湾一岛，台民忠义，誓不服倭，屡次请为代奏，吁求免割，未克挽回。全台绅民不胜悲愤，因公议自立为民主之国。适崧奉旨内渡，摒当起程。台民闻知，于五月初二日拥集衙署，捧送印旗印文，曰台湾民主总统之印，旗为蓝地黄虎，强崧暂留，保民御敌。坚辞弗获，不得已允暂主。一面电奏，一面布告各国，商结外援，图复台湾。总统由民公举，遵奉正朔，遥作屏藩。能否久支，未可逆料，惟乞悯而助之。事起仓卒，迫不自由，想蒙亮鉴。

**同日**　致电总署转奏朝廷陈唐景崧电恳赎台。略谓：

今日台抚唐电称，以后奏事及行文台地及内地各省，均仍用本衔及巡抚印。台倘幸存，自仍归中国，其印、旗系为交涉各国结援而设，免中国受牵累等语。窃思此节甚关重要，谨代电陈。查台民依恋本朝，不愿他属，唐迫于台民，不能内渡。唐现在办法，洵属无可奈何之苦心，事成则国家受其利，不成则该抚身受其害，谅蒙圣明鉴察。倘支持数月，倭气已沮，当可与倭商赎台之法。

**同日**　致电福州庆将军(裕)、边制台(宝泉)。略谓：

弟奏台事,仅叙大略,未加议论。因唐电信字句多欠酌,敝处电奏声叙处极力为之斡旋。后见其电奏,措词较妥,换旗为免中国受累,印为交涉各国结援,语尚圆到。嗣后来电,云奏事及行文台地及内地各者,仍用本衙及巡抚印,如此甚妥。其言及饷械者,近日接济不少。合肥电奏台事系弟主使,故声明此后不解,以防馋口也。

**五月初八日(5月31日)**　致电俄京许钦差(景澄),嘱速购多种快炮机,并谓:

和局虽订,兵事未有已时,快炮必须早成为妙,且须炮厂成功,鄙人方能引退。此间款尚充裕,筹十数万金不难。又电云台地要而沃,英既无志,何不劝俄保护,专东海以蹙英。

**五月初十日(6月2日)**　致电武昌蔡道台(锡勇)。略谓:

枪炮厂原订机器每年出枪一万五千枝,炮百尊,实数不过出三分之一耳。枪弹每日出二万五千颗,月止七千余万颗,亦太少。现拟另筹巨款,添枪、炮并弹四种机器,须每月实能出双管小口快枪三千枝,每月实出无烟弹三百万颗,快炮一两磅子者每月实出五十尊,每月实出弹五万颗。可问洋匠,各种机价脚需款若干,厂工需若干,能就本厂相连地扩充否,抑在铁厂内空地另造。此事在必办,且须速办。

**是日**　李经方与日本台湾总督桦山资纪在基隆口外签订台湾交割文据。

**五月十三日(6月5日)**　电复台北唐抚台(景崧)。略谓:

初闻获胜甚喜,不意忽败,焦急万分。所谓全军尽散者,自系客军,若土勇当不至全溃。此时惟有激励土勇用之,若本地土豪能驭众力战者,可即以台北府台与之,令其驻守,许以封爵,世守其地,若日本之诸侯。公自率大枝亲兵护饷械,择便利驻扎,或战或攻或守,相应因应,务取活便,方能得势。全台地广,待倭深入,然后以兵截其归路,断其军火。彼军火不继,终必败窜也。基隆早知不守,勿以此为恨。总之,台地广,倭兵少,但存一府一县,即有生发。相持三月,各国必有出头者,仆当力筹。昨许电俄无意台,惟西班牙关注,法次之。若支数月,或冀二国以碍海局,纠俄、德出论。

**唐抚台来电(光绪二十一年五月十二日到)**:基隆血战六日,将士伤亡不少,统领张非连重伤,全军顿散,基隆不守。教民四起,省城瓦解,事不可为矣。

**五月十七日(6月9日)**　致电俄京许钦差(景澄)。略谓:

鄂省枪炮厂原订机器每年所出枪炮太少。现拟另筹巨款,添快枪、快炮并枪弹、炮弹、炮车五种机器,须每月实能出双管小口快枪三千枝,无烟弹三百万颗,快炮一磅子者五十尊,弹五万颗,两磅子者五十尊,弹五万颗。祈问洋厂各

种机价、运保共需若干。拟令该厂派匠头数人来华包办，连厂屋、铁料、火砖、水泥一切，统需工料、机价、运保各费若干。此新厂即在鄂厂相连地扩充。

**五月十八日(6月10日)**　致电总署、户部、督办军务处转奏朝廷陈明瑞记洋款用途。略谓：

户部真电查询借瑞记百万镑已否交款。此款四月十七日奉旨后，十九日即提到十二万镑。适镑价甚低，九六扣，止合实银七十八万余两。除遵旨拨台饷三十万，及该行扣去炮价九万余两外，余悉拨充防饷，早已告罄，现正陆续催提。查此项洋款，陆续裁撤江南防营饷项约需百余万。现拟用德国洋将洋弁赶练陆军一万人，已到德弁十六人，一年约需银一百余万。开设大快枪厂一所、大快炮厂一所，约需银二百余万。创修江省江北之海州、清江浦，江南之金山卫、浒浦、金陵等处并改修镇江、江阴、吴淞等处各炮台，购炮筑台约一百数十万，已存不敷。此项借款，仰恳圣恩敕部万勿拨作他用。

**总署来电(光绪二十一年五月二十日到)**：奉旨：张之洞电奏已悉。现在善后诸事皆应次第办理，惟筹款艰难，亦须通筹全局，方能举办。所拟用洋将练兵万人、开设枪炮全厂、修改各处炮台，需款甚巨，着将一切办法及需用款项详细声叙，具折再奏，请旨办理。其湖北制造快枪现已造成若干，是否合用，着一并奏闻。钦此。

**五月二十六日(6月18日)**　致电武昌蔡道台(锡勇)。略谓：

闻铁厂熟手工匠只六七名，中等者约十名，因现存白口铁无多，不能多炼熟铁等语。现生铁虽少，若不趁早多招工匠，令熟手者赶紧分投教习，将来火炉出铁多时，仍短熟手，临时再招再教，岂不又是废时虚糜。又闻枪炮厂亦因工匠太少，不敷分拨，以致诸事迟延。查各厂委员、司事月糜薪水不资，各厂日用不少，而实在作工能造枪炮、安机器、出钢铁之工匠总不肯多雇，实属不解。上海、香港熟手工匠不少，尽可招觅。务赶速多雇勿延。再，新成八生七车炮太笨重，于中国道路不相宜，且止十八倍口径，式样未免太老，岂机器皆只能造短炮，不能造长炮耶。以后务须改造长身轻小者，总须六生以下为宜，如三四生过山炮尤妙。

**蔡道来电(光绪二十一年五月三十日到)**：熟铁匠二十五名能一手炼成者，即加工资至二十元，仅得七名。非不奋勉，实未易学，须中等者学成，添匠方有用处。枪炮厂选雇工匠二百六十余名，多系北洋及粤东来者，宁、沪官局熟手皆不得来，遵当陆续赶雇。昨呈八生七两炮，系克厂钢坯，实有二十五倍口径。原置炮机配件至二十五倍口径为止，现到六生四十倍口径快炮，系通挪改配，故工夫不能速。以后遵当专造长身小炮。

**五月二十九日(6月21日)**　致电总署转奏朝廷告前护台抚唐景崧已遵旨内渡，于本月二十七日到江宁。本日已晤面，恳为代奏请旨应否仍行入京陛见，候旨遵行。

**总署来电(光绪二十一年五月三十日到)**：奉旨：唐景崧着即休致回籍。钦此。

**是月**　设下关趸船码头,许洋商纳租停泊。又筑马路自金陵达江岸十五里,南接贡院以达通济门。费银五万余两,提地方及盐务捐款应用,不动正项。

**闰五月初一日(6月23日)**　就撤军事致唐山刘钦差(坤一)。略谓:

湘军甚多,似应分别办理,不宜骤然全撤。若遣散太骤,恐两湖、长江未能帖然。且其中精锐者遽裁,亦觉可惜。如今时势,内地恐不久将有变乱,岂可无健将重兵数枝备缓急、维大局乎。已费两千余万,似不在此百余万也。至裁撤回南之军,无论湘、淮,似宜用海轮运沪,由沪换江轮分送湘、皖,较为妥速,万望勿令由陆路南下。

**闰五月初二日(6月24日)**　电复湖南吴抚台(大澂)。略谓:

毁家纾难,深佩忠悃。惟以古器文物抵兵费,事太奇创。倭奴好兵好利,岂好古哉。且尊藏虽富虽精,估值不能过十万金。今乃欲抵赔款二十分之一,是作价一千万两矣,亦似可怪。此事恐徒世人所讥,倭人所笑,鄙意不敢以为然,弟实不便与闻。如尊意坚欲行之,请公自行电商合肥。至代奏一节,弟更不敢如此僭妄。窃谓公此时不可再作新奇文章,总以定静为宜。

**吴抚台来电(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初一日到)**:倭索偿款太巨,国用不足,臣子当毁家纾难。大澂廉俸所入,悉以购买古器,别无积蓄。拟以古铜器百种、古玉器百种、古镜五十圆、古瓷器五十种、古砖瓦百种、古泥封百种、书画百种、古泉币千三百种、古铜印千三百种,共三千二百种抵与日本,请减去赔款二十分之一。请公转电合肥相国与日本使臣,议明作抵分数。此皆日本所希有,置之博物馆,亦一大观。彼不费一钱而得之,中国有此抵款,稍纾财力,大澂藉以伸报效之忱,一举而三善备耳。如彼允抵,即由我公代奏,不敢求奖也。鄙藏古器、古泉,日本武扬(即榎木武扬)曾见之,托其转达国王,事或可谐。

**又电(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十六日到)**:昨接东电,茅塞顿开,当遵定静之教,合肥不与通电矣。

**闰五月初七日(6月29日)**　电复湖南吴抚台(大澂)。略谓:

此事在公固系忠悃,然弟实不敢以为然。公前系统兵攻战之人,今忽干预赔款,并以私物作抵,一不可也。尊藏古器虽精,价值不过数万金,今欲抵一千万两,徒为倭所笑,二不可也。来函云榎本武阳曾见过各器,尊处拟函托武阳婉商倭主,未免可骇。公未派议约全权大臣,而私与倭官通信议赔款,三不可也。至尊处欲托俄主令倭减赔款而以古器酬,似近戏谈,尤为必无之事。鄙意奉劝公万勿作此举,必致招人訾议。

**吴抚台来电(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十六日到)**:阳电并悉,即作罢论。

**闰五月初八日(6月30日)**　致电海州王统领得胜等。略谓:

昨裁各军所发恩饷两月,此系指湘、粤各军远来撤回者而言。该镇所统诸

营,原札均系令就本地招募,与别营不同,自应有所区别。现撤陈广群土勇四百人,仅给半月恩饷,即是此意。该镇所裁各军应准各给予一个月恩饷,已属从优,不得借口援湘、淮军例。速即遵办。

**闰五月十三日(7月5日)**　电复福州边制台(宝泉)。略谓:

刘镇(永福)悬军孤岛,系念之至。惟五月内已奉旨查禁接济饷械,自未便再为接济。前奏明拨台三十万,现正在饬查用过实数,陆续提回,碍难再拨。渠忠勇可敬,孤危可忧。然事已至此,只可任其自为之,成则为郑成功,败则为田横,皆不失为奇男子,听之于天、听之于数而已。如尊处必欲劝其离台内渡,万勿列贱名,为祷。

**闰五月十八日(7月10日)**　致电上海经道(元善)、严道信厚。略谓:

倭约苏杭制造、苏沪行轮,意在夺我丝绸、纱布、小轮之利,故我急宜筹护华商、华工之法,以抵倭人。总署来电,重在先抽厘以重成本,广设织布、织绸等厂,多作内河运货小轮,以占先着。阅来电,诸商似未尽晓,特将署电照转。严道信厚与诸商熟筹办法,来宁面禀。总署来电照录于后。奉旨:日本约内改造土货一节,关系最重。江浙等省如斤丝、花布可否于出产处先抽厘金,方准运出,并招商多设织布、织绸等局广为制造,又筹款购置小轮船十余只,专在内河运货,以收利权,着张之洞、奎俊、廖寿丰妥速筹商覆奏。钦此。

**闰五月二十五日(7月17日)**　致电俄京许钦差(景澄)。略谓:

现奏明练洋兵万人,用洋将洋弁为统领、营官,非仅为教习也。务请代觅副、参、游之类一两员,洋弁添足四十人,款已备。川资尚需若干,电知即日汇。又祈代觅熟谙水陆炮台工程洋员二三人。

**许钦差来电(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二十九日到)**:添订千总六,弁十四,七月初行。原订游、都二人分管炮、步,各不相统,另觅副、参、游作统,疑非便,现商克厂再闻。又克添派炮监督总兵某来华考询兵备,因嘱先赴宁代筹炮台事,募工师、千总一偕来,亦七月行。

**闰五月二十七日(7月19日)**　奏陈修备储才九事。略谓:

此次和约,其割地、驻兵之害,如猛虎在门,动思吞噬。赔款之害,如人受重伤,气血大损。通商之害,如鸩酒止渴,毒在脏腑。及今力图补救,夜以继日,犹恐失之。若再因循游移,以后大局何堪设想,此臣之所以痛心疾首,不能不披沥迫功上陈于圣主之前者也。久闻倭人扬言,此次和约,意在使中国五十年内不能自振,断不能再图报复。又以意在使中国瓜分,宣言十年内外,必可立见此局。朝廷虽有守约之信,窃料倭人断无永好之心。且西洋各大国从此尽窥中国虚实,更将肆意要挟。是日本之和不可恃,各国之和亦不可恃。故今

日时势，侥幸者或以为可以偷旦夕之安，而愚臣独以为不久即将有眉睫之患。夙夜忧惧，不知所出。谨条陈九事，愿圣明决而行之。一曰宜亟练陆军也。今外洋各国无一国不汲汲于兵事。我若狃于和局，从此罢兵节饷，而不复为振作之计，是中国永无战胜之日矣。目前陆军以德国为最强，自宜取法于德。臣谨就江南情形，酌量筹议，拟练万人为一军。其教练之法大率有三：一则募洋将管带操练，一则遣员弁出洋学习，一则各直省各设陆军学堂，延西人为师，择强壮朴实之少年子弟入学，学成亦发各营量加委用。三途所出人才，又可展转教练各防营，驯至中国练成能战精兵十万人，不特永无内患，必可不忧外侮矣。一曰宜治海军也。今日御敌大端，惟以海军为第一要务。故今日无论如何艰难，总宜复设海军。论今日大势，自以南洋、北洋、闽洋、粤洋各设海军一支为正办。若限于物力太巨，则南、北洋两支断不可少。至水师尤难于陆路，将领必用洋将为之，俟洋将于各船弁勇中考有出色可信者，再以派充各船管带。一曰宜亟造铁路也。方今地球各国无一国不有铁路，千条百道，交错纵横，军民农商，事事称便。臣原议由汉口至芦沟桥先成干路，嗣以议造山海关铁路，遂将此项经费改归北洋。军事之兴，一切隔阂，兵饷、军火转运艰辛，劳费百倍，而仍有缓不济急之患。使铁路早成，何至如此。中国应开铁路之地甚多，当以芦汉一路为先务。此事需款虽巨，可使洋商垫款包办，限以三年必成，成后准其分利几成，所限满后，悉归中国。惟此事断不宜英、法诸大国商人包办，恐获利以后，收回或费唇舌，惟小国远国商人则无此虑。若中国自办，则委员视为利薮，旷时糜费，十年亦难成矣。一曰宜分设枪炮厂也。凡要冲之地，根本之区，均宜设局，尤宜设于内地，有事方能接济沿海沿边。至各厂制造，大率皆宜以小口径快枪及行营快炮为主。或枪炮兼造，或枪炮分造一项。总之，必宜择定一式，各厂统归一律，以免诸事参差。一曰宜广开学堂也。人皆知外洋各国之强由于兵，而不知外洋之强由于学。夫立国由于人才，人才出于立学，此古今中外不易之理。应请各省悉设学堂，自各国语言文学以及种种制造、商务、水师、陆师、开矿、修路、律例各项专门名家之学，博延外洋名师教习。一曰宜速讲商务也。西人常论中国人最工贸易，惜国家不为保护，任其群起逐利，私作奸伪，不顾全局，以致百业皆衰。至护商之要，不外合众商之力以厚其本，合国与民之力以济其穷。今宜于各省设商务局，令就各项商务悉举董事，随时会议，专取便商利民之举，酌剂轻重，而官为疏通之，勿使倾轧坏业，勿使作伪败名。凡能集巨资多股设一大公司者，奏请朝廷奖之。一曰宜讲求工政也。世人皆言外洋以商务立国，此皮毛之论也。不知外洋富民强国之本实在于工。

今宜于各省设工政局,加意讲求。一曰宜多派游历人员也。不知外洋各国之所长,遂不知外洋各国之可患。拘执者狃于成见,昏庸者乐于因循,以致国事沾危,几难补救。延误至此,实可痛心。今欲破此沉迷,挽此积习,惟有多派文武员弁出洋游历一策。查外洋各国开疆拓土,行教通商,皆以游历为先导。今宜多选才俊之士,分派游历各国,丰其经费,宽其岁月,随带翻译,纵令深加考究,举凡工作、商务、水陆兵事、炮台、战舰、学校、律例,随其性之所近,用心考求。归国之日,由总理衙门课其能否,察其优劣,将此项人员发交有洋务交涉省分分别委用,或派往各省商务、工政等局差委,或先令补总理衙门章京,或再派充出使参赞、随员等官之选。劳绩期满,即行迁擢。内外互用,必广其出身之途,方能鼓舞,则不惟使才即出其中,而中外文武人才之出,正未有艾。至于亲贵大臣及满汉世家子弟,尤宜选其贤者遣出游学,优予褒奖。抑臣尤有进者,国家取士用人,首重科目。而科目出身者,毕生困于考试,见闻狭隘,精力销磨,以致未能尽娴经济,若洋务、军务,更难语此。故议者多欲变通科目取士之法。然事体甚大,未易更张。窃谓游历人员可多取诸翰林、部属及各项正途出身之京、外官,回华后优予升途,将来任以洋务等事,必远胜于洋行驵侩,江湖杂流,且较之词曹但考文字、外吏但习簿书者,切于实用多矣。一曰宜预备巡幸之所也。近年凡与外洋有构兵之事,各国洋人之议,多谓京城距海口太近,必宜迁都腹地,于战事始能操纵自如。似宜择腹者远水之地,如山西、陕西等处建设行宫。遇有外警,则暂时巡行,然后滨海及边关诸将可以放手攻战,毫无牵制顾忌。以上九条,非特远虑,实为近忧。惟需款浩大,猝不易筹,窃恐廷议必难于举办。而区区之愚,窃谓此数事乃中国安身立命之端,万难缓图。今日赔款所借洋债已多,不若再多借十分之一二,及此创巨痛深之际,一举行之。负债虽深,而国势仍有蒸蒸而上之象,此举所借之款尚可从容分年筹补。果从此有自强之机,自不患无还债之法。如畏难惜费,隐忍图存,将益为各国所轻侮,动辄借端生事,侵占索赔,一再相寻,则天下之事非臣子所忍言者矣。伏望我皇上存坚强不屈之心,励卧薪尝胆之志,广求忠直之言,博采救时之策,将向来因循废弛、罔利营私、膜视君国之习严惩切戒。先令天下现有之人才激励奋发,洗心涤虑,庶几所欲措施之要务可以实力奉行,所欲造就之人才可以接踵而起,夫然后有成效可睹矣。仰恳宸衷裁断,早赐施行,天下幸甚。

《**郑孝胥日记**》:(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初二日。王雪澂传南皮语,请拟翻约折稿。即属草,陈八事:一巡幸、二铁路、三陆军、四海军、五商务、六学堂、七制造、八游历,约二千余言。

二十日。南皮示所定折稿,增改十之五。以工政为专条,请设局。(第499、503页)

**同日**　奏陈湖北新铸银元并筹行用办法。略谓：

湖北银元系购用外洋银条，专募化学洋工师一人较准成色，依法配合制造，计大银元重库平七钱二分，其次为两开重三钱六分，又次为五开重一钱四分四厘，又次为十开重七分二厘，又次为二十开重三分六厘。详加考验，实与市行外洋银钱轻重相同，成色亦好，自宜广为流布，以济民用而保利权。除湖北省各局卡厘金、盐课准商民一律用银元交纳，支发官款一体酌量搭用，按照市价核算，应准其与广东银元一体行用。其各口岸及内地完税纳厘及交纳各项官款，俱准以官铸大小银元缴纳，按照市价核算，经收之关道州县委员如向解纹银者，自易纹银解库。如向解洋银者，即以银元解库。其应如何补平补水，各处自有通行市价，毫不抑勒，务令官民两不亏累。

**六月初四日(7月25日)**　致电武昌蔡道台(锡勇)告白乃富不可再用。略谓：

白乃富经理铁厂虽有微劳，业已奏赏宝星。现在合同已满，且新募洋匠已到鄂，自应照合同办理。该道务饬白乃富即日将经手事件妥交德培接办，不得藉词延缓把持。至办理鄂工局洋文案一节，似乎不妥，务须慎之。以后铁厂一切事宜万不可再令干预，不如酌送数月薪资，令其及早离厂为善。昨接总署咨比使照称，不应将白乃富辞退，鄂省应仍留用，显系该洋匠营谋恋栈，意欲永远盘踞把持，可恶已极。是数年来该匠之有意延缓，藉便私图，今日已和盘托出。此人万不可再用，速设法妥为安置。若令干预，必搅局误事。

**同日**　致电武昌蔡道台(锡勇)告生铁炉须赶紧开炼。略谓：

生铁炉必须赶紧开炼。若炉久不开，每日徒有工费而无出货，成何事体。每月总需七八万金，以后用款无从罗掘，以前欠债无从筹还，鄙人实无颜再向朝廷请款，亦无词以谢谗谤之口，是死证矣。惟有速购外洋焦炭数千吨，与自炼焦炭配分开炼。现有旨饬议办铁路，若鄂厂无轨，朝廷诘责，将奈之何。

**六月初七日(7月28日)**　就苏州开埠划界事致电苏州奎抚台(俊)等。略谓：

苏州将设租界，通商制造。我宜急筹取益防损之道，早占先着。预备水道畅通、运货利便之处，利我工商，一也。指定各国界址，杜彼妄求，二也。将界外之地先行占定，限其界址，免其将来推广无穷，三也。至购地所需，当酌筹官款，将来不患无盈余。然须有详图，方能酌定何处留为我用，何处可与某国。请公督饬藩司速委妥员会同首府县，将拟设租界及附近处所详细履勘，速即绘图具说，以便商酌一切办法。

**六月初八日(7月29日)**　致电福州边制台(宝泉)。略谓：

接济台湾饷械已两次奉旨查禁，江南虽有饷械，碍难解往，无法可设，抱歉

万分。

**六月初九日(7月30日)** 致电总署转奏朝廷详陈修铁路宜以卢汉为先,清江一路诸多不便。略谓:

两次奉旨饬保兴办铁路之员,并令将清江一路熟筹具奏。查铁路为今日要图,富强兼资,势不可缓。惟此等大举,必须通筹全局。查铁路以由汉口至芦沟桥一路为最要。此路四通八达,必宜先办,其余枝路由此而推,如此方有纲领,有次第。若清江一路,诸多不便。查湖口以上,外洋大兵舰不能到。若海州距清江二百余里,毫无险隘,离海太近,易被敌截,弊一。邻近轮船,运载罕利,弊二。路之东余地无多,不能拓枝路之利,弊三。铁路必受运一切深藏难出之物,然后有利。清江运道久通,蕴藏鲜少,弊四。芦汉一路目前可用湘煤,将来可通晋煤,磁州一带皆有煤矿。东路距煤矿出产之区太远,不便资用,弊五。筑路以碎石为第一要料,西路沿途皆有,东路取资颇艰,弊六。一国之内,干路不能多设。创始偏东,则近西干路不能再举,将来引而加长,如南达湘粤,西达川陕均远,弊七。黄河下游迁徙无定,弊八。直隶之津南,山东之湖路常被水淹,路虞冲损,弊九。清江一路仍以天津为归宿,海口兵冲,实不稳便,弊十。干路既成,自必多作枝路,西通潼关,东通济南、济宁,北通山西,南通湘、粤。由镇江乘轮至汉口止两三日,若专办东路,则无大益。此皆询考洋人熟悉铁路者所言。至筹款之法,外洋风气,若为办铁路,借款既易,利息亦轻,可即用铁路作押,不必海关作保。尤要者,铁路办法必以勘路绘图为先,宜速募洋工师数人,将芦汉一路详饬测勘,并委员偕往照料。估工计费既定,再行举办。至承办此举之员,必须廉洁无私而又通达时务之员,最难其选。总之,此事关系国家大利害,定地用人,务宜慎之于始。近年习气,凡稍知洋务者,大率皆营私渔利之徒,断难专任。总宜以廉正者为主持,以敏干者供策遣,庶可无弊。洞仰蒙垂询,不敢不竭诚直陈。同日,又遵旨保荐于荫霖、陈宝琛办理铁路。谓台湾布政使于荫霖口品行端方,才识明决,事必核实,应变有方。前内阁学士陈宝琛志趣远大,条理精详,究心洋务,果锐有为。该两员若蒙朝廷加以委任,必能心存君国,绝不藉此牟利营私。又奏陈兴修沪宁杭铁路有兵商两利。略谓芦汉铁路兵商两利,此为中国铁路大纲。此外尚有一路可以兴办。查由上海造铁路以通苏州,而至江宁,旁通杭州,此路最有利于商,又可杜外国行小轮之害。且去年办防以来,苏杭精华,力筹保卫。然各处距海皆不甚远,内河迂迟,实难得无数重兵、精械分防应援。若铁路既通,江、宁、苏、杭联为一气,外远内近,可以随方策办。省兵省饷,是于兵事亦有大益。朝廷如有意兴

办，拟派员带洋匠测勘，酌拟筹款办法，再奏明请旨办理。

**六月十四日(8月4日)**　致电宁绍台道吴道台(引孙)索宁波开埠章程。略谓：

闻洋人在宁波并无租界，谓之洋人寄居之处，中国官出款为雇巡捕弹压保护，办法较他口为妥。祈迅速将此事全案并详细章程录寄来宁，拟于苏、杭新开等处仿照办理。

**吴道来电(光绪二十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到)**：宁波口向未定有租界。光绪二年烟台会约，奉饬将洋人住处划定。瑞前道以江地岸洋房民居犬牙相错，且多坟墓，勘划实难。十一年薛任佳领事催议定界，亦托词缓宕，至今未办。巡捕房当同治二年与各领事议定，由金局月支三百元，余由江地岸洋行商铺捐助。六年，洋商不肯再捐，又月加二百元。光绪六年，经瑞道定章，巡捕房一切均归道署自理，照会领事有案。

**六月十八日(8月8日)**　遵旨荐举于荫霖、黄体芳、陈宝琛、李用清、林寿图、梁鼎芬、孙葆田、赵尔巽、程仪洛、陆元鼎、恽祖翼、黎庶昌、袁世凯、王秉恩、联元、江毓昌等十六员。

**六月二十一日(8月11日)**　就借款修路事致电俄京许钦差(景澄)。略谓：

已有旨开办铁路，祈速询外洋大银行借款。办芦汉铁路大约三千余万两，江宁经镇江至苏州、上海旁通杭州铁路大约一千万两。息若干，几年还，均须实数，不扣。但以本路作保，不能写海关保。

**是月**　长子权以荫生由吏部带领引见，奉旨外用。

**七月初二日(8月21日)**　致电武昌龙藩台请寄养廉银。略谓：

四月准部咨，以鄙人应支养廉自二十年十月十六日到两江署任起，应照署任官员例，不兼本任者，半支本任、半支署任。至十二月初二日以后，岘帅简授钦差，岘帅应支本任全廉，鄙人应照署理出差军营员缺之例，准支本任全廉，不支署任。请即查明案据，将上年鄙人在湖广任内未领养廉又本年六月以前养廉，查照部文，核明支出，交便人寄江为荷。

**七月初三日(8月22日)**　致电福州边制台(宝泉)，请速设法转告刘镇永福及台湾黎守景崧：

屡次函电均悉。两次奉旨禁止接济台饷械，敝处实无从设法，万勿指望。俄国并无两月后来援之说，不知何人讹传。刘镇、黎守等或行或止，听其自酌。

**刘镇来电(光绪二十一年六月二十九日到)**：闽、粤饷无济，台南已无法可筹，民不许行。我公不救，兵民皆乱。福死何益，痛哭乞援，望切望速。以后或为通商口岸，或乞俄援，求善法使福行。天地父母，只公一人，乞救福死而拯民生。

**又电(光绪二十一年七月初三日到)**：谕福守两月，俄即出援。今两月有余，南中幸无恙，今

仍未见,俄欺公乎。福不负命,今饷械俱绝,民兵将乱,何以战守。福死奚惜,恐屏藩一弃,各国狡然生心。天下仰我公一人,乞为大局计。痛哭流血,乞速设法救援。守走死生,望公一言为定。事急矣,乞即确切示复,以决行止。

**七月初四日(8月23日)**　致上海黄道台(祖络)商设内河轮船。略谓:

内河设小轮一事,来宁具呈者甚多,然其人不尽可靠,恐难承办。又不便数人分揽,致涉纷歧。现拟设一内河轮船总局,择一身家殷实、办事稳妥者为此局总董,数人为帮办,令其合集众商以成此局,则章程画一,责成亦专。此事即委该道总办,迅速招集殷商议章开办。共分四路:上海至苏州为一路,镇江至苏州为一路,镇江至清江浦兼行江宁为一路,上海至浙江之杭州及湖州为一路。总局一,分局四,准其载客并拖带货船,厘金于上轮及到岸时两头分收。每年利益以一半报效充饷,行浙之轮其捐款与浙省各半分解,不入此局者不准行驶。惟此事不归海关,庶免于厘金有碍。向有小轮无论或经禀明,或未禀明,均统归此局。遵章办理后,续添吴淞至崇明、海门、通州为一路,共为五路。

**七月初六日(8月25日)**　致电厦门钱倅宗汉转刘镇台(永福)。略谓:

朝廷不得已割台,曾有旨召各官内渡,阁下自在其内,岂能专降一旨。阁下毅然以守台自任,壮志孤忠,岂鄙人所得劝勉。今饷乏械缺,未竟大功,而保台数月,亦足千古,实深敬佩。奈派轮解饷,恐为敌借口,贻累大局,必须与倭商明,方能办理。惟台向不归江南管辖,未便越俎。如闽、粤能为奏明办理,则内渡后江南可酬协遣饷若干。若先行解台,倘有倭人借口启衅,鄙人岂能任此重咎耶。

**初五日刘镇来电(光绪二十一年七月初五日到)**:俄助系五月间赖鹤年云奉公命寄蔡毅嘉转台。无论何如,乞为天下后世计,若难接济,亦乞寄饷遣散五六十营弁勇。福奉命来台,未奉命而往,民又苦留,进退维谷。乞公始终成全,设法并赏轮船,俾福安然内渡,则生衔环,死结草,断不忘公前后大德。

**同日**　致电武昌蔡道台(锡勇)询布局纱价及成本情形。

**蔡道等来电(光绪二十一年七月初十日到)**:布局十六号纱,每包三百斤售价六十两五钱;十四号者五十八九九两。数月来花价奇贵,通(州)花每百斤实银十三两四钱,鄂花同价且缺。上年价不过十两数钱,因此吃亏不少。现每日夜出纱四十包,每包摊工费银九两五钱,织布约用其半。纱易售,布难销,共存布七百余匹。拟少织布,多售纱,俾易周转。目下月中约需经费五六千余两,余利不过四五千零。新花价减,终难起色,亟盼招商早日承办,包价初年似宜从减。

**同日**　致电武昌蔡道台(锡勇)筹日本新约第六条补救办法。略谓:

日本新约第六条专论通商,现正议详约,奉旨饬筹补救之法。阁下可取约细阅,其中应如何预为防范,或防流弊,酌拟数条,即日电复。如能抽暇速来宁

面商，尤佳。此外，应商办事件尚多。

**蔡道来电(光绪二十一年七月初七日到)**：谨拟倭约第六款补救各条呈览。一、倭船不准贩运食盐。一、米谷、铜钱不准贩运出洋。一、军火禁贩，非有官买执照，不准进口。一、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所载各项器用、食物进出通商各口皆准免税，原为洋商在各口岸自用，为数无多，故邀宽免。若作货物转售，应照值百抽五纳税。一、制造货物自系单指通商口岸而言，华文有含混内地之意，须更正。一、内地收买土货准其租栈暂存，不准购买房地，悬挂招牌。所买土货务须运载出口，不得在内地转售。洋货运入内地，须大宗贩卖，不准零售。租栈应给地方公举费用，须照华民房屋一律摊派。一、雇用华民工作，须按日给值，听其自愿，不得立约限期，抑勒作工，更不得鞭挞、虐待。一、装运机器制造各物，须无伤民命方能照准。一、船只非倭商购置，行户藉倭商资本，不得悬挂倭旗。如有冒名包庇，查出即行充公。一、制造各厂如有藏匿犯法华人，一经地方官知照领事，即饬厂主刻日交出，不得袒庇。一、厂内如有华工滋闹，毁坏机器、厂屋，地方官只能办犯，不能赔偿。若仅罢工细故，应由厂主自行调停，官不与闻。再，行船章程请饬地方官详察情形妥议。

**七月初七日(8月26日)**　致电总署转奏朝廷奉旨筹议倭约第六款补救办法十九条。略谓：

奉旨筹议倭约第六款补救办法，谨拟十九条。一、宁波租界并无租界名目，洋商所居地名江北岸，即名曰洋人寄居之地，其巡捕一切由浙海关道出费，雇洋人充当。今日新开苏、杭、沙市三处口岸系在内地，与海口不同，应照宁波章租，不设租界名目，但指定地段纵横四至，名曰通商场，其地方人民管辖之权仍归中国，其巡捕、缉匪、修路一切，俱由该地方官出资募人办理，另官须力任诸事，必当妥办，不准日本人自设巡捕，以免侵我辖地之权。二、制造货物自系单指通商口岸而言，华文有含混内地之意，须更正。“任便”两字太宽，宜议定限制。三、出示晓谕产货地方须先完坐贾厘捐，言准售买，无论洋商华商一律办理。日本人在内地购买土货，只可暂行租栈存放，不准自行开行，不准自向散户收买，以免夺我产货地方之坐贾厘税，且杜华商影射洋票漏厘。四、内地收买土货，准其租栈暂存，不准租买房地，悬挂招牌。所买土货务须运载出口，不得在内地转售。洋货运入内地，须大宗贩卖，不准零售。租栈应给地方公举费用，须照华民房屋一律摊派。五、日本人在内地制造土货，出厂后即完正税一道，运出通商口岸，无论行销内地及运出外洋，均须再完半税一道。六、通商章程善后条约第二款所载各项器用、食物进出通商各口皆准免税，原为洋商在各口自用，为数无多，故邀宽免。若作货物转售，应照值百抽五纳税，不得借口家用杂物，蒙混免税。七、日本轮船不准贩运食盐。八、米谷、铜钱不准贩运出洋。九、军火禁贩，非有官买执照，不准进口。十、日本轮船不准拖带民船，以

免致影附漏厘。十一、日本行内河轮船，尺寸大小，时刻早晚，须有限制，以免伤碍民船。十二、日本轮船只准到指定口岸装卸人、货、不准沿途起卸搭载。十三、内河轮船应收船钞须较长江加多，以备修理河道之费。十四、日本人入内地办货买卖，不准薙发改为华装，违者查出，即作为华人照奸细治罪。十五、雇用华民工作，须无伤民命，方能照准，不得以"任便"两字借口。十六、装运机器制造各物，须无伤民命，方能照准，不得以"任便"两字借口。十七、船只非日本商人购置，行户藉日本商资本，不得悬挂日本旗。若有冒名包庇，查出即行充公。十八、制造各厂如有藏匿犯法华人，一面由地方官知照领事，一面即派人到厂缉拿，厂主不得袒庇。如厂主确知为好人，须照洋例存银作保，到审讯日交出候审。十九、厂内如有华工滋闹，毁伤机器、厂屋，地方官只能办犯，不能赔偿。若仅罢工细故，应由厂主自行调停，官不与闻。此外如再有筹思所及之处，当再续陈。[按：《马关新约》第六款主要内容为：第一、添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均照向开通商海口或向开内地镇市章程一体办理。第二、日本轮船得驶入宜昌至重庆，上海至苏州、杭州。第三、日本臣民得在中国内地购买经工货件。若自生之物，或将进口商货运往内地之时，得暂租栈房存货。第四、日本臣民得在中国通商口岸城邑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又将各项机器任便装运进口，只交所订进口税。日本臣民在中国制造一切货物，其于内地运送税、内地税、钞课、杂派，以及在中国内地沾及寄存栈房之益，即照日本臣民运入中国之货物一体办理，至应享优例豁除，亦莫不相同。]

**七月初七日(8月26日)**　致电总署转奏朝廷陈俄国假道修路后患无穷，请自修东三省铁路。略谓：

俄国建造西伯利铁路，意在网络亚洲东方一带贸易。先闻总署允其假黑龙江南岸造铁路，以接于海参崴已成之路。近英文新闻纸，又言中国允其沿鸭绿江而南建造铁路，以江口为水陆衔接之所。查俄国久谋在东方觅一冬冻不久之海口，今以鸭绿江口畀之，此路一成，俄可独擅亚洲东方贸易转运之权。今中国方谋以铁路自强。查铁路之利，凡分二大项，一收本国往来之利，一收外国货物经过之利。中国目下力虽未逮，日后必须扩充，收外国之利而后路愈富，国愈强。中国居亚洲东方，此一带贸易之利，中国应收之，俄国不应夺之也。且辽东根本重地，后患甚大，不可不防。为今之计，惟有速与议，凡自俄境入华境以后，其铁路皆由中国修造，俄国运货运兵皆可行用，惟运兵须议定章程限制。此举关系东方海面商务，事涉南洋，非敢越俎。俄人是否允许，可否谕知洞处，以便另筹办法。

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卷五页九十三：

俄户部大臣微德告我驻使，俄筑西伯利亚铁路，将来宜与东三省相接。西

文报记其事,且谓中国已允,故电总署言之。得复,谓俄未来商。八月,俄使喀希尼照会总署,明言其事。请派人入境查勘,总署欲以自办阻之,而未与言。明年二月,李文忠奉使贺俄皇加冕,俄皇申前说,谓中国自办,恐力不足,不如令华俄银行承办。四月,立密约,许俄路入境以达海参崴。七月,遂订东三省铁路公司合同。

**七月初八日(8月27日)**　以防务解严,奏陈已经裁撤三十二营零四百人,又续裁二十五营。各营勇仍照原籍省分远近,照章赏给恩饷两个月,以资行粮,并分别租雇商轮、官轮,在船发给火食,即饬各该营统领哨官员弁押送回籍,妥为遣散,仍将原领军装、器械、号衣、旗帜等件缴储各局验收。此外现存各营如有应行裁汰者,再行妥酌接续办理。

**七月十五日(9月3日)**　致电俄京许钦差(景澄)请代雇洋员监修炮台。略谓:

现拟创修扬子江口崇(明)、宝(山)、(川)沙炮台,增改镇江炮台,沿江各台均须修改。江南无熟悉形势工程之员,不用洋将监修,必不合法。至少须用洋员两人,分投驻工监修,议定作法式样,包定经费、日期,方能妥速。务请向德外部商,托其兵部保荐上等熟悉炮台形势工程二员,并须随带工程洋弁数人,迅速前来。此关长江防务大局,至祷。

**七月十六日(9月4日)**　电复苏州赵抚台(舒翘)、邓藩台(华熙),拟会委陆元鼎、朱之榛及上海道总办商务局。略谓:

此系小办,仅以息借款二百万备用,为数有限。大意以劝工为主,以开风气,如制洋绸、洋酒、洋蜡、洋火柴、洋糖、洋针、洋瓷器之类。缫丝厂亦可酌设数处,取其机器厂屋成本较轻,可以多办数种。每厂借公款不过数万,至多不得过十万。此各厂除丝厂外,大约仍以设上海为便,愿设他处亦听之。至纺纱厂费太巨,拟不办矣。

**同日**　致电武昌蔡道台(锡勇),谓铁厂一切经费拟包与洋人,速询各洋匠电复。

**七月二十日(9月8日)**　致电总署转奏朝廷陈甘肃回乱,已拨毛瑟枪二千枝,弹一百万,来福枪二千枝,车炮二十尊,格林炮十尊,并火药、炮弹、铜帽等,分解济用。并请调江南陈凤楼、吴凤柱所部前往协剿。

**总署来电(光绪二十一年七月二十二日到)**:奉旨:张之洞近来电奏,词多繁冗。嗣后如有电奏非数百字可尽者,即具折以闻。

**八月初一日(9月19日)**　致电湖北江汉关恽臬台(祖翼),以马鞍山煤井轰

炸，请派干员刻日赴马鞍山详查受伤几人，妥为抚恤，并将致轰原因、井机有无损坏及以后开煤有无大碍，迅即电复。

**恽皋司来电(光绪二十一年八月初二日到)**：遵派巡检王恂星赴马鞍山查明实情并伤毙人数，酌量抚恤。张令延鸿初一来信，科纳下井查看，七层工程略有损坏，约须两礼拜可以修理还原，似于矿务尚无大碍。

**八月初二日(9月20日)**　电复上海道黄道台(祖络)，为防倭人蚕食，饬十六铺马路速动工开办，万勿稍延。

**同日**　电复俄京许钦差(景澄)。略谓：

鄙人任内购炮，大炮必克虏伯，快炮必格鲁森，请速购定样炮为要。又电：现有洋厂欲来华设厂，每年包造枪万支，快炮二百尊，枪炮价照外洋厂价，七年后不取分文，全厂归中国，办法似尚省事，且不须筹设厂巨款。祈代查明九十三年西班牙式毛瑟枪及一、二磅快炮外洋厂价各若干，弹每千价各若干，以便比较与议。为祷。

**同日**　就煤井爆炸事再电汉口恽皋台(祖翼)。略谓：

煤井轰炸，工匠多毙，实为可悯。祈饬张令延鸿等查明伤人确数，优加抚恤。除去款外，另由鄙人捐银五百两，已饬百川通送交尊处转给。

**八月初八日(9月26日)**　致电台南刘镇渊亭(永福)请自订行止。略谓：

守台之举，出自阁下义勇，鄙人并未置词。至守台两月俄即来援之说，实系讹传。俄国在北，如何能顾及台湾，鄙人并未发此电。今或去或留，仍请阁下自酌，鄙人不敢与闻。至协济饷械，迭奉谕旨严禁，万不敢违。愧歉万分，务祈原谅。

**八月十四日(10月2日)**　致电厦门易道台顺鼎告奉旨不准过问台事。略谓：

台事奉旨不准过问，济台饷械更迭奉严旨查禁。此时台断难救，且事必不能密，万一泄漏，徒碍大局，朝廷必然震怒。且东洋必更加诘责要求，岂不所损更多。是欲为国家而反累及国家也，鄙人实不敢任此重咎，阁下亦有不便。此事关系重大，务望权其轻重，速离厦门，从此不管台事，免生枝节。[按：易顺鼎始在山海关参刘坤一幕。和议既定，至台湾，又至厦门，电之洞力言台民忠义，请接济。]

**八月十五日(10月3日)**　又电厦门易道台顺鼎，促其"迅速离厦，万勿再管台事，以免平空生波。如必不肯速行，鄙人惟有奏明请旨，饬令阁下回湘"。

**八月十八日(10月6日)**　分次致电总署转奏朝廷奉旨筹议织局、小轮、并厘三事。略谓：

苏州通商，奉旨筹议招商多设织布、织绸等局及内河设小轮、就产货地方

先抽厘金三节。谨分为三电复陈。两月以来,夙夜焦思,邀集官绅商董反复筹议,并向苏、沪商贾、洋人广为询访,均谓空言劝导,终恐无益。必须官助以本,方易集事。惟官款无从筹措,近始思得一策。此次息借商款共二百二十六万两,五月已还利一次,十一月即应本利并还。拟即商明借户,以此款移为开办商务局之用,按期将利银仍给借户,其本银即转借与商务局,令绅商公司承领,出具保结,邀殷实钱庄、当店二十家作保,凡有愿开办机器仿制洋货者,借给公款,至多不得过十万,余令该商自筹海关票,二年半后官款还清。其息银即由商务局认还,减为年息六厘,分十年还清。此系以本地绅商之款,济本地绅商之用,似尚自然,公家丝毫不支。其愿收回本银不肯借者听之。至商利之事,机器缫丝为一大端,其余如制洋糖、洋瓷器、洋蜡、洋火柴、洋水泥、洋针、洋呢毡、洋酒之类,销路皆极旺,均可仿造,以敌洋货。其缫丝厂拟设于无锡,此外各厂拟设于上海。现经上海道黄祖络等议,查有法租界之南官地甚广,拟修治道路,以备各项新设机器工作。各厂其愿设于苏州等处亦听之。洞手书章程数千言,询商苏、沪绅商,舒翘复加切商。昨日得复电,以为可行。查丝为绸之源,若我多设机器缫丝厂,已尽抽丝利,即与织绸无异矣。至织布纺纱,每一厂机器厂屋、活本约需银百万。若欲多设,巨资难筹,似只可另议。如蒙俞允,拟即晓示绅商,妥拟章程,再行奏明设局开办。

又筹议内河设小轮一节,饬上海道黄祖络劝办,众商愿者极多。现拟分为六路:由沪至苏为一路,由沪至杭为一路,由苏至镇江为一路,由镇江至清江为一路,由沪至崇明、海门、通州为一路,由沪至宁波、台州为一路。后三路非日本条约所有,因商人所愿,又便于民,故一并议办。现据该道禀,已有人集股承办,无须发给官款。每年除该船经费外,愿以余利一半报效充饷。

又筹议产货地先抽厘金一节。查茧丝、棉花两大宗,茧丝向系于卖出时并抽一道,浙丝亦同。棉花视运行远近,且多少不等。现拟饬江北、江南、通州等产棉之处,皆责令花行分别发销何地,将经过厘金并一次完纳,其为数较重者酌予核减。惟我于花行并抽,日本商人若向散户收买,则仍无益。查日本新约只云暂租栈存货,并无准共开行字样。惟有详约切实议明不准设行收买,一面密饬地方官卖花皆须归行发售,彼自不能买之散户。即间有向散户私收,总不甚便。本日询造册税务司葛显理,云开行一层必可禁止。

**同日**　致电总署转奏朝廷陈明修造卢汉铁路宜统筹全局。略谓:

奉旨饬筹芦汉铁路如何办法,需费若干等因。连日悉心筹画,熟商西人及曾出洋人员。查造铁路以勘路、绘图、估工为第一义。铁路惟德国工最精,利

最厚,此举必须电出使大臣商托德国铁路衙门派精熟诚实之员数人,并酌带驱策之人来华,代我勘路,大约至速必须一年。俟勘毕绘图后,注明道里,议定路宽若干,钢轨用若干吨重者,估定桥梁、车栈及火车、货车、客车之数,石印数百纸,分寄外洋各国工作大厂,令其估价,限若干日密封寄华,汇齐折封,择其价廉而又系著名大厂者,令其承办,包定工料用费若干,年限若干,不如式者如何议罚。外洋即是如此办理。洋厂只包工程,其款由官筹,不必令兼揽借款。若筹款一节,不外借洋款一法。华商集股,断无其事。干路成后,其路短而利厚之枝路,或有商股愿办。外洋惟借修铁路最为乐从,款巨而息轻,以为此债最稳故也。即可以本路作押,无须海关作保,分还年限宜稍宽以纾气。盖铁路之余利,尤在载人,不仅在运货,近时论者尚多隔膜。窃谓朝廷既决意兴办,必宜就此通筹全局,将应修各路一齐勘绘估计,然后体查缓急,审时量力,次第举行,免致屡劳筹计。外洋见中国有此大志,已可隐戢欺凌。护鄂督已奉旨委员查勘湖北至江西、广东之路,自系朝廷有意将干路接修至粤。惟大庾路须洋匠测勘有何修造之法。应以芦汉一路接至黄梅,在九江过江,经江西抵广东省城为干路。此外应修者尚有数路。一由河南干路孟津以西分修枝路入潼关至陕西省城,一由许州以北分修枝路至河南省,以达济宁、清江。一由磁州以北分修枝路,在临清州以北分修枝路至河南省城,以达烟台、威海。又一由上海修一路经苏、杭、镇江以达金陵,另为一事。一由通州造至张家口。德国洋员应请多募数人,将六路一并分投勘估,则虽多费十数万,将来所省不止数百万,此费实不能惜。至黄河能否造桥,或即由船过渡,均由洋员勘议。此时未勘估,兴工以前,似不必先派修路之员。既系包工,则修路以洋匠为主,可无须另设专员。窃谓宜请钦派总理铁路大臣一两员,即驻京城。必须清正有人望者为之,不在熟习工程与否。设一分所,令择数员为总办,随同筹画。至明晓铁路者亦须访求数员,以资询考,官阶不必甚大,庶免蒙混渔利。铁路所过省分,即派该省督抚为帮办,委员经理买地、弹压、保护、看守等事,但委员不得掣肘。至所用钢轨铁料,自应先尽湖北官局所造,给价购用,不敷者购之外洋。如此办法,工可坚好,费无浮糜,时不延旷,法简易而有把握。此乃国家大政,华商断无比巨款,且亦不可令商操此道路之权。若请集股者,必系洋商托名附股,所有自请集股承办之官员,报效包揽之洋商,皆系贪狡妄人,务望驳斥不理。再,洞前奏开铁路一条,原拟令小国商人承办,分余利与中国,细思究有流弊,仍以我自筹款,只令洋匠包工为妥,谨声明更正。

**八月二十一日(10月9日)**　再电厦门易道台顺鼎,重申"并无密旨接济(台湾)

之事,不知何妄人所造,而阁下致鄂电乃云闻密旨令接济,何大误至此。彼族闻之,朝廷即不能善了,真令人焦急万状。合肥委员在鼓浪屿侦探,岂不知耶。务望速回。国家多难,洋焰日涨,再有枝节,不能堪矣。为国为身,均须谨慎,万勿游移"。

**八月二十七日(10 月 15 日)**　就古田教案电复福州边制台(宝泉)、张署臬台(静)。略谓:

洋人止毙十一命,我若诛二十四人,似乎太多。武穴、麻城教案皆系杀两洋人,均即办两华民死罪。一命一抵,不知能少办数人否。闽省案情、目前事势不悉其详,姑陈妄论备采。窃思若将教士极力恭维敷衍,各大员隆以上宾之礼,许其出示刻书,遍为传布,力赞西教之专为劝善,毫无坏处,讽其少杀数人,以期民教永远相安,彼或肯减少数名,以送人情。似不可不极力设法,缘外国最重人命,教士最好作假仁义,恳以情,或可行也。

**张署臬台来电(光绪二十一年八月二十七日到)**:教案先决七犯,今议定再决十七犯,余减死,拟罪,赔恤,领事不议。

**八月二十八日(10 月 16 日)**　奏陈煤铁、枪炮工程艰难情形并通盘筹画。略谓:

钦奉八月初九日电旨:"有人奏,湖北铁政局与大冶产铁处相距甚远,以致铁价太昂,且近处并无佳煤,炼铁未能应手。查湖南、北商民以铁厂为生业者极多,不患铁之缺,而患铁质不良,铁价较贵。铁政局犯此二弊,即难收效等语。铁政局经营数年,未见明效。如快枪一项,至今尚未制成,着张之洞通盘筹画,毋蹈前失。钦此"。兹谨将铁厂、枪炮厂工程艰难,现已办成情形,敬为我皇上陈之。一、产铁远近一节。查开设炼铁炉,若论常理,自应于煤铁相连处设之。惟地理物产不能一律巧合,则亦难尽拘。大冶有铁山而无上等佳煤,江夏县属马鞍山有堪炼铁之煤。大冶在下游,江夏在上游,且原虑鄂煤不敷,拟添用湘煤。湘煤自湖南来,亦在上游。故厂设汉阳,适居其中,以期两就。汉阳又近汉口,于行销较便。又近武昌省城,于督察工程较便。以上各条,前于光绪十六年开办时详晰奏明在案。此限于湖北地势,又参酌中国人情,无可如何。查德国克虏伯厂炼钢炼铁为地球第一大厂,其矿石自西班牙运来,远在数千里之外。较其远近难易,实觉此胜于彼多矣。此原奏所谓铁政局距大冶产铁处太远,尚未悉鄂厂筹办原委情形也。一、铁价一节。铁厂距铁山虽远,然陆有铁路,水有轮剥船,马头装卸又各有起重机,均属利便,合计矿石运费当不为贵。原奏谓"铁价太昂",未悉何据。查鄂厂所出之钢铁,去年以生铁一千余吨、钢及熟铁二十余吨发至上海耶松洋厂及义昌成洋行试销,较之洋产销价

大约相同,惟生铁较洋价减少。若全厂专制精钢熟铁,则甚有盈余。今洋行于鄂厂钢铁必较洋产压价,然犹肯给如此善价,足见制炼精良,可敌洋产,将来正可日辟利源,何以言者反嫌其昂乎,此臣窃所未解也。一、佳煤一节。光绪十五、十六、十七等年,派德、比各国矿师及委员、矿学学生分投查访煤矿,前后五六次,所到不止数十处。湖南佳煤甚多,而土人成见素深,断不能运机器往开,更不能派洋匠往办。湖北一省,当阳、巴东、长阳、兴国、广济、蒲圻等处煤窿均经详查,或煤质不佳,或煤层不厚,或距厂太远。惟大冶之煤苗最多,江夏马鞍山之煤质较胜,是以两处分开。大冶于王三石、道士洑、明家湾、李士墩等处分别下钻,开井十余处,惟王三石煤层较厚。购置各种大机器开采两年,已得煤不少,忽然脱节。若论西法,即应加工穷追,纵横开凿,以必得为度。然限于财力,只可停办。马鞍山则煤质甚佳,正合炼焦炭、化铁矿之用。今煤井已深至三十余丈,三层横窿已经开通,煤层厚二丈数尺,正在横开煤巷,每日出煤,以后自可日出日多。原奏谓近处无佳煤,实有未确。一、炼铁未能应手一节。查炼铁须有佳煤,炼焦炭尤须佳炉。该炉火砖皆须购自外洋,破碎补换,需费需时。制造繁难,尤费时日。先已购置洋焦炭炉一分,计三十五座,设于马鞍山,以炼该山自采之煤。去冬造成,本年春间试火烧热,炼出焦炭均甚合用。嗣以续购洋焦炭炉一分,亦三十五座,设于汉阳厂内,以炼购来湘煤。现甫运到,造成约六七个月。又于厂内令洋匠参用中西法造小砖炉百余座,以济其缺。现在已成之焦炭炉可供生铁一炉之用。若七十座全成以后,半用鄂煤,半用湘煤,则全厂机炉俱开,必可供用。此后若经费充足,自无虑煤不应手。一、两湖土铁一节。湖南产铁处甚多,惟土法所炼生熟铁质粗而材小,仅可制造民间平常器具。若制械造轨以及船料、厂屋各种要件,断不能用。原奏谓铁政局犯此二弊,未解其指。一、铁政局经营数年未见明效一节。查铁厂各事,以开煤为最难。如开平煤矿兴工至五六年,用款已二百余万,始有可售之煤,其难可知。今马鞍山已出煤炼炭,计工料转运各费,每焦炭一吨合银四两余。开平焦炭,上海售价每吨十一两余。彼此相较,所省甚多。虽从前凿井购机,劳费甚巨,而今日已收其利矣。至铁厂各种机炉,前托出使大臣刘瑞芬向谛塞厂订购,该厂价虽不昂,而物多未备,经洋匠白乃富于机到后随事查明,逐件增购。至临开炉时,又经专管生铁洋匠吕柏逐一考较,复增改多种,其中更有多件系就矿性、煤质、磷磺分数及产矿、产煤之处所,铁厂、马头之地势,炉座煤炭之风力、火力酌量配设,本非洋厂遗漏者,亦非初估洋匠所能预知者。逐一购造,层递修合,乃底于成,自不能不需时日。今自开之煤可烧焦炭,自烧之炭可化铁矿,

自炼之钢可造路轨、枪炮，可得洋行善价。铁厂之效，似不外此。若时多费巨，委系创举之难。外洋创设一事，固皆不惜累年工力、财力而成之者也。一、通盘筹画一节。鄂厂若生铁两炉全开，每日可出生铁一百余吨。其贝色麻钢厂、西门士钢厂、熟铁厂三厂并炼，每日可出精钢、熟铁共一百余吨，每年可出精钢、熟铁三万吨，以七十八两之价核计，共值银二百四十万两。即价有涨落，或所出钢铁不足此数，亦可值银二百万两。惟全厂各炉并开，每年须经费银一百六十万两，且须添炼罐子钢机炉、轧锅炉、船料钢板机、压工字铁料机、拉钉子料铁条机、打风机、大蓄水池，炼生铁炉起重机、搬运机，吹风高白炉二座、马鞍山煤井开深抽水机，李士墩煤矿、铁山铺两处之挂铁线路，抽水压气机、运矿车，约需银四十余万两。若不添以上机器，则厂中钢铁不能造成钢板、钢条等铁货，势难广为行销，销亦难得善价，每年即不能销至二百万两之数。若虑此时精钢熟铁各省一时不能全销，目前可兼托洋行代销外洋，除去运保行用栈租外，亦可值银一百八十余万两，核计总有盈余。数年以后，各省风气日开，制造日盛，即可专资中国官民之用。总之，铁厂如果大举不懈，实为利国利民之举。此正今日讲求西法之大端，振兴工艺商务之始基也。一、快枪尚未制成一节。枪炮厂自光绪十七年机器到后，始陆续开工。因在粤原订枪机系大口径，后又添改小口径机器，后又添购枪弹、炮弹、炮架三厂机器，后又添购快炮机器。查外洋造枪炮厂与造枪炮钢料厂本系两事，出使大臣洪钧原议系用外洋枪管、炮管来华成造，故无造枪炮钢料之机器。而铁厂机器系造钢货、铁货，与造枪炮之钢相去尚远。臣谓此终非长策，因又添购压炮钢大汽锤，试枪炮钢拉力、试枪炮速率各机器，并督饬局员会商洋匠研求配合，将熟铁炼作西门钢，始可供枪炮料之用。无如枪炮厂内即分五大厂，需砖过多，又值铁厂、煤井、铁山、布局、银元局、纺纱局、缫丝局同时并造，汉阳厂内自设一砖厂，武昌金沙洲又设一砖厂，大冶之下陆村又设一砖厂，仍不能供用。而武汉沿江上下可设砖窑之地甚少，因将百里内民间砖窑包定其十之八，仍然不敷。此一端似甚细而实甚难，惟身经兴造机厂工程者乃知之。去年夏间，枪厂已成，机器已设，即已开工。臣率同各官亲到厂阅看，一律齐全。不意数日后猝遭火灾，以致重修，又将厂屋改为铁料，皆由铁厂自行铸造。今年三月内造成，陆续安设机器，六月始行全完。各机须于安好运动造出各件以后，一一较准，尚须三个月方能较毕。然自六月起，已随较随造，参用人工，已造成新枪咨送督办军务处。其余炮厂及架、弹各厂亦均先后竣工，开造车炮、快炮，现已造成验过。快炮弹已造过二千颗，去冬拨解关外恺字营及今年解济甘肃应用。总之，枪炮五厂出械之

迟，由于待机待砖，又由枪厂被灾重修、自造铁料之故，以致迟一年有余，始能出械。天时人事，出于意外，无可如何。大率制造枪炮一事，工作理法虽极精密，而厂事究系专门，无甚变换曲折，与铁厂难易大小，迥乎不同，以后自可源源济用。以上各节，所有工程机炉，炼成钢铁，开出佳煤，炼出焦炭，制成枪炮，皆系万目共睹之事，不能稍有含糊隐饰。至于工作之繁重，外洋购料之周折，分设各厂之辽阔，华匠学制之艰难，亦系凿凿有据之事。从来身居局外者，既非身习其事，又未目击其难，往往以道路传闻之语，悬揣苛求。凡有关西法时务之举，或则墨守旧法，以为不必办。或则言之甚易，视为不烦巨款而办，不需多日而成。此乃风气未开之故，固亦无足深辩。至两厂用款，部臣屡以糜费虚掷为戒。夫以筹款如此艰苦，臣身当其难，岂有不力求撙节速成之理。数年以来，督饬各局员事事考核，款款审慎，可省则省，可缓则缓，断不敢稍有虚糜。查光绪十五年海军衙门原奏估计造铁厂之费需银二百八十万两，系专指炼铁厂而言。今鄂省兼办造铁厂、开铁矿、开煤厂三大端，事增则用广，势所必然。臣惟有竭此愚诚，实事求是，以期稍有万一之补于国家。其是非得失，圣明在上，微臣更何容妄置一词。以后利弊事宜，即奉旨饬令通筹。窃查炼铁厂一事，外洋各国视为极重极要之举，尚在制造枪炮以上，是以上年五月鄂厂出铁之时，上海洋报馆即日刊发传单，发电通知各国。盖地球东半面，亚洲之印度、南洋、东洋诸国均无铁厂，止中国新创铁厂一处。今铁煤俱备，以后自当日有起功，即随时酌添机器亦有畔岸可寻，价值亦可约计，与从前开办时之茫无涯涘者实不相同。如招商无人，自以筹款接续经营为正办。似宜尽机器之力，增工匠之能，以扩中华之物产，济武备之要需。如以巨款难筹，则请自明年起即专借一款，以供铁厂之用，即以铁厂作押，由铁厂认还，借款必然甚易，还款似亦不难。至枪炮厂为今日急务，无待赘言，以后计日程功，尚非难事。

**同日**　奏陈铁厂、煤矿拟招商承办并截止用款。略谓：

铁厂开炼经费，月需银七万两，内中洋匠四十一名，月薪一项已需一万二千余两。去冬以来，用款无出，而垫欠日多。自上年十月至今年八月，连闰计已及一年，皆系无米之炊，课虚责有，勉强腾挪支拄。因焦炭炉工未成，且因经费不能应手，故于上年十月将生铁炉暂行停炼。至本年七月内，焦炭所出渐多，且试验开平焦炭亦可凑用，始将生铁大炉重复开炼。现在马鞍山三层煤窿已经开通，焦炭炉、挂线路均已告成，大批佳煤已可陆续取用，各种钢铁久已炼成，钢轨亦久已造成，亟应截清界限，另筹经久之法，以清眉目而便筹计。恭阅邸钞，六月二十一日钦奉上谕，饬将铁厂招商承办。查铁厂招商一节，臣数年

来久已筹计及此，于上年十月初二日折内业已奏陈梗概。因俟煤井深通，焦炭炼就，钢铁可常炼不停，以后始可相度情形，酌定官办商办之局。现在诸事完竣，钢铁精好，洋行行销肯给善价，似已具有成效，自应遵旨招商承办。惟各商必须亲至铁厂、煤厂、铁山、运道等一一详看，方能定议。即有人愿承，总须数月方能接办。目前经费即各处挪凑，只能支持至八、九月之交。拟划清界限，若商人早能承接，则用款及各项欠款截至承接之日止。若无商承办，亦请截至今年年底为止，此数目内筹垫之用款及应还之急款，大约总在四五十万之数。惟有仰恳天恩，仍准江南在筹防局随时暂行借拨，以应急需。将来有商则归该商认还，无商承办，则臣必当设法筹款奏请拨还清结。俟年底截清用款，将历年造厂、采矿、开煤用款，及厂成以后开炼经费，分案造报。至明年起，应请敕部议定办法，筹拨的款应用。如部中不能拨款，惟有暂为停工，以待有商接办。方今时势日急，外患凭陵，日增月甚，富强之计，首以铁路为第一要图。今铁厂已成，钢轨已造，正为目前救时切用之需。若反停辍不办，不特为志士所惜，且将为万国所诧。臣于此举不揣驽钝，身为其难。现在诸事粗成，智力俱困。此事关系富强大局，究应如何办理，圣明自必权衡至当，无待微臣之读渎也。

**硃批**：户部议奏。钦此。

**同日**　奏请拨济湖北枪炮厂经费。略谓：

臣前以湖北铁政、枪炮两局正为海防要需，钢铁、枪炮可济南洋之用，分别报销，附片奏陈。现准部咨，以两局经费不敷若干，由江南局款拨济若干，原奏均未声明，尤恐漫无限制，行令由该省抚臣自行筹款备用，毋庸挪移等因复奏。奉旨：依议。钦此。咨行到臣。在部臣自系为严综核示限制起见。除铁政局经费由臣筹措款项另折奏陈外，伏查枪炮一项，外洋制作日新，迟速利钝之分，即战守胜负所系。此时中国自炼精钢精铁，自造快枪快炮，仅此一区，自应合各省之人力财力，共注此区，以立国家武备之本。其肇端固不仅为一省之谋，其成物并不仅一省之用。且事非湖北本省民事军饷所用，似不能专责湖北独筹。伏查南北洋各制造局自购机建厂以来，动支部款何止千余万。即如上海制造局，历年所制杂项军火仅系寻常旧式，每年尚拨有的款五六十万。今鄂局所造枪炮子弹合计较沪局多逾数倍，机厂多少大小较沪局相去悬绝，购机建厂之费历年俱系外筹，未奉部拨。两局相较，相形未免向隅。现在外债急欲归偿，事机不可中辍，惟有援案吁恳圣恩，敕部臣就户部存沪借款拨银六十万两，以济急需。如部臣以部中借款未可轻动，拟请即在江南所借瑞记洋款拨用，拟由鄂厂分四年将年造枪炮作价均还，每年还银十五万两。拟即截至今年年底

止，将铁厂、枪炮厂用款分别划清。自明年为始，以后每年即尽此常款三十余万两支用。若每年能多拨银三十万，则必可尽机器、工匠之力，出快枪七千，快炮一百，并配定弹药。若不加拨，则此枪三千枝、炮六十尊之数总可如额。惟机多制少，殊为非计。所最为难者，目前已欠之款不能不还，现作之工不能暂停，实不能不急拨一款以资目前挹注。而臣所拟借拨瑞记洋款办法既与京、协饷无碍，且将来仍可收回军械抵价，实非虚用江南之款。

**是月**　湖北舆地图成，巾署督谭继洵奏陈呈进。略谓：

光绪十七年，督臣张之洞会同臣在湖北省城设舆图局，招考熟悉测算员绅十余人，复选学生四十余人，教以测量绘图之法。一面问外洋购置经纬仪、度时表以测天，方向仪、记里轮、钢练尺以测地，夺林仪、风雨表以测山，规笔、分角器、平行尺以绘图。各学生先于首府各县分途试测，渐有把握，复分派邹代钧、刘翰藻、蔡国桢轮流出境督测，并派熟察天度员绅六人，分为三路，先测六十八州县经纬。又派已成学生四十余人分赴各州县测量地面，凡历二年而草图成。复将草图缩小幅，汇合总图。或脉络偶有可疑，或度分间有未合，遣员复核，不敢惮烦。又历一年而成省图一，府图十，直隶州图一，州县图六十有八。装为一函，共八册。复考四郊之形胜，稽千古之战争，成省图说一。各府沿革，悉本全史，旁及近儒所纂史志，或分置，或更名，历代相承，联续不绝。而叙山则举旁流之水，支干务分。叙水则详发源之山，委曲务尽。撮其要以为之纲，成府图说十，直隶州图说一，订为二册。各州县之沿革，则析自府图说而加详焉。疆域仿方志之四至八到，天度如揣籥之经直纬横，山据伯益之经，水溯道元之注，乡镇以大领小，职官因地记员，依格成表六十有八，订为二十二册，合府州图说为三函，都为四函三十有二册，而鄂省之地图说表以成，石刻木刻。自开办至告成，共费银三万七千七百二十七两，又钱二万三千二百六十二串。

**九月初三日(10月20日)**　电复福建边制台(宝泉)。略谓：

派轮往迎(刘永福)一节实多不便。尊处如能劝其内渡，当可自行设法乘洋轮而出。望尊处由厦门通信，劝其速归为要。

**同日**　致函户部翁叔平尚书(同龢)。略谓：

自去冬假节东来，江海即已戒严，南防北援，军多饷巨。既无术以减灶，复计拙于持筹。万不得已，仍出洋款下策。仰蒙大钧斡旋，得邀报可。至于之洞平日才性迂闇，不合时宜，道路皆知。若非密笏赞画，遇事维持，必更无从措手。比来屡闻芸阁、叔峤诸人道及，备言我公于畴人广坐之中，屡加宏奖，谓其较胜时流。忘其侏儒一节一短，期以驽马十驾之效，并以素丱雅故，引为同心。

惶恐汗流,且愧且奋。方今时势艰危,忧深恤纬。所幸明良一德,翕然望治。我公蕴道匡时,万流宗仰,慨然以修攘大猷,提倡海内。内运务本之谋,外施改弦之法。凡有指挥所及,敬当实力奉行,以期仰副苾悃。今日度支艰难,节用为亟,计相苦衷,外间亦能深喻。特以补牢治牖,用费实多。谨当权衡缓急,省啬为之。入告得请,乃敢举行。至铁政、枪炮诸局,当初创设之时,因灼知为有益时局之事,而适无创议兴办之人,遂不能度德量力,毅然任之。所谓智小谋大,诚无解于易传之讥。然既发其端,势不能不竟其绪。用款繁巨,实非初议意料所及。今幸诸事已具规模,不能不吁请圣恩完此全局。以后限断既清,规画较易。至其间用款,皆系势所必需。总由中华创举,以致无辙可循。比年来无米为炊,牵补度日,尚何敢不力求撙节。旁观者但诧手笔之恢闳,必知私衷之艰苦。此诸事正为讲求西法之大端,伏望范围曲成,俾开风气,则感荷庆幸,岂独一人。

**九月初五日(10 月 22 日)**　就整顿太湖水师事致电苏州赵抚台(舒翘)。略谓:

李镇新燕统水师三年,捕务废弛,盗匪日炽。且访闻缺额甚多,积弊太深,难望整顿,已札饬李镇撤退太湖水师统领。惟一时难得接统之人,即暂责成各营官自行整饬缉捕。暂不设统领,俟将来考核实有才具出众、缉捕有劳绩者,再行拔充。

**九月初六日(10 月 23 日)**　致电厦门杨提台(彝珍),询刘镇(永福)是否已到厦。

**杨提台来电(光绪二十一年九月初六日到)**:刘镇父子,佥称的确到厦,尚未露面。

**九月十一日(10 月 28 日)**　致苏州赵抚台(舒翘)。略谓:

苏绅所拟商务节略内,拟将苏属借款百万专拨归苏用,似有未妥。外洋大公司股分,各国人皆有,是以力厚易办。中国今欲振兴商务,自应官绅商民通力合作,厚集其力,方能与洋商相敌。各厂设沪设苏,但视所宜,殊难执定。若苏款归苏,沪款归沪,必致各府亦分畛域。沪商各帮籍贯不止一省,又复分帮分省,力量愈薄,安能大举。且使有非苏非沪之工商能仿西法制造而苦于力薄,欲领局款,更无可借给矣。似不分苏、沪为妥。

**九月十二日(10 月 29 日)**　致电总署转奏朝廷拟分节相机办理苏杭宁铁路。略谓:

此路有益商务、筹饷、海防三端,洞已两次电奏。接苏抚函,苏绅筹商务节略,拟办由苏至沪铁路。现拟先委洋弁勘路绘图,俟估工筹款后,再请旨办理。

大约先自吴淞口达上海,自沪达苏达镇达宁,分枝达杭,节节相机办理,办一节即有一节之利,不比他处。

**九月十三日(10 月 30 日)**　就苏州开埠划界事电复苏州赵抚台(舒翘)。略谓:

租界断不能在附郭,总以宝带桥东南大斜港以南一段为妥。至条约所言任便者,谓各项工艺制造皆可作,非谓租界不论地势、有无窒碍、民情是否允协,皆随其意也。若彼便而民情不愿,将强占民居,逼令迁让乎。此事不能不争,即或彼固执,不过一时不定议而已,无所谓决裂。

**九月十四日(10 月 31 日)**　致电俄京许钦差(景澄)。略谓:

克厂荐来总矿师马克斯、铁厂总管德培二人,工夫尚好,惟性情奇傲。因合同系总管名目,自谓只归总局节制外,厂委员概置不理。一切厂务不与驻厂委员相商,独断独行。稍不如意,即以停工要挟。马尤荒诞,常与委员滋闹,迭据专办之员禀揭。现值用人之际,不得不稍示含容。此间系官厂,与外国公司不同。总局在省,难于遥制,凡事不能不与驻厂专办委员和衷商办。所谓总管者,乃总管开矿炼铁工作事宜,华洋工匠悉听指挥。至于进退工匠,管理厂务,仍当以专办委员为主,方合官厂体制。请托克厂电诫马、德为祷。

**九月十五日(12 月 1 日)**　康有为来江宁,与商开强学会事。

《**康南海自订年谱**》:十五日入江宁,居二十余日,说张香涛开强学会,香涛颇以自任。隔日一谈,每至夜深。香涛不信孔子改制,频劝勿言此学,必供养。又使星海来言。吾告以孔子改制,大道也,岂为一两江总督供养易之哉。若使以供养而易其所学,香涛奚取焉。在江宁时,事大顺,吾曰此事大顺,将来必有极逆者矣。与黄仲弢、梁星海议章程,出上海刻之,而香涛以论学不合背盟,来电属勿办,则以会章大行,不能中止告。乃开会赁屋于张园旁,远近响应,而江宁一切不来,处处掣肘,即无杨崇伊之劾,亦必散矣。(《戊戌变法》第四册,第 135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

**九月十六日(11 月 2 日)**　电复苏州赵抚台(舒翘),以来电有"欲借公款名目分利"及"勿惑人言"等语,不胜骇愕。略谓:

公款者,绅富借户之公款,非官款也。因恐混淆,故会札内只言局款,以明其与官无涉。因恐民疑,故会札内详言于商务局总办毫无利益,局用亦不准开支本案之款,官不过担责成而已。既无官本,又何能分余利乎。此事金陵绝无一人管,商无可商,问无可问,更无人言之可惑也。总之,弟议创此举可谓大愚,淘神受累担责成,不过欲利江苏商民耳,而反谓之欲分余利,中国官、民之不相信一至于此。古谓所谓"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正可为区区道也。附及,以博一粲。

**赵抚台来电(光绪二十一年九月十三日到)**:商务不以息借款作股本,以私作公,人皆不愿,苏州局势散。尊意既坚欲作为公款,翘亦无术曲从。诚如来电,猝无善策,窒碍难行,惟可惜前筹一片苦心耳。尊意以苏、沪同论,苏为开埠之地,以苏借之款兴苏州商务,于理似顺。使作股本,成败听诸本人,公家不管,于私事较易。作股本与作公款同为兴商务,于公原电奏亦无不合。如欲借公款名目分余利,此画饼之谈。更恐作公款,利未收而害先至,公勿惑人言。

**九月十九日(11月5日)**　致电总署转奏朝廷敬当遵旨事事求实。略谓:

恭读十六日电旨,感悚莫名。铁厂、枪炮厂现办情形并筹计经费,洞于八月二十八日谨分三折两片具奏,计已上达。洞才庸智浅,惟有矢此愚诚,尚敢自信。敬当懔遵圣谕,事事求实,不敢妄费,不容欺蒙。窃思此两厂事多相连,招商总不甚便,似仍以筹款官办为宜。

**总署来电(光绪二十一年九月十六日到)**:奉旨:近闻湖北铁厂采煤合用,大炉业已烧通,每年可出块枪七八千枝,铁轨尤易铸造。张之洞经理此事历有年所,著将现办情形切实复奏,如经费不足,亦应确切直陈。现在时事多艰,中外大臣宜讲求一实字。总之,毋妄费,毋受欺蒙,方有实济,该督其深体此意。钦此。

**九月二十日(11月6日)**　次子仁颐于江宁督署园池溺毙,伤悼无已。

**九月二十七日(11月13日)**　就漕粮改折事致电户部。略谓:

苏抚致贵部电,云江督意拟将江苏省全漕概行改折云云,殊为骇异。查折漕一事,洞与苏抚及司道筹议两月有余,鄙意大指总以民间完本、完折俱仍其旧,官绅民三者俱周妥无碍为断,而令全行折价解京。屡电皆持此议,并无开征全行改折之说。查江苏藩司所属,情形不同,有全完折色者,有近城完本色、四邻完折色者,有一县中向完本色几成、折色几成者,间有多完本色者,大约皆有向章。若令民间一律改征折色,必多纷扰,断断无此办法。拟据实奏明,向完折者,照向章折征之数解部,每石二千四五百文。向完本者,照向章正耗若干,按市价粜变之数解部。收本而由官粜米解折者,米价不宜过昂。收折而由官以钱易银解折者,银价不宜过低,自然官民俱无所累。总之,民间向完本者绝不强其完折。但收本解折与收折解折之价分为两种,俱照市价而又略宽,并声明试办一年,再为体察,似无妨碍。若试办无益,复旧不难。详询诚实州县,均谓可行。至江宁藩司所属州县向系全完折色,若即将粮道所收折价之银解部,更不费一言一纸。计苏属河、海两运共七十余万石,运费等项共银六十三万余两。宁属米十三万余石,运费等十六万余两。合计全改折色,即可省运费八十万,白粮在外。若白粮及浙江一律折解,两湖采买全停,连类而及,则剥船、挑河各费,漕标、卫官各项,均可酌减,每年可省一百五十万以外,此乃常年巨款。若京师发米之款或酌量折发,或即在京、通酌量收买北稻米、粟米存仓,

勿庸由江南招商采买。仓存过多，徒供耗蠹。京城军民并不必食大米，即南省京官、公车所食，皆北稻米也。今库款绌极，司农忧劳，此常年巨款，事又易办，不改未免可惜。且朝廷之意正欲变法自强，若此事尚不能改，则变法之事皆将难行。管见谓此事只求于民无累，至折解以后，无论盈余多少，皆必期办成，如此方能破积习而坚众志。洞为补救时限，仰副荩筹起见，请裁酌示复。

**同日**　致电户部翁尚书(同龢)。略谓：

折漕此举于民无损，于国有益，于官亦无损，明白州县皆乐从，猾吏冗员过虑耳。洞必当妥办，断不强民扰民。自强方亟，朝端惟公主持变法。此事不改，诸事观望矣。

**户部来电(光绪二十一年十月初三日到)**：南漕折改，本部未便臆断，应由江督、苏抚、浙抚会商具奏，恭候钦定。近畿连年荒歉，粮缺价昂，且筹款购运，亦非仓猝能办。本年冬漕只可仍运本色，明岁冬漕或运或折，由江督、苏抚、浙抚会筹具奏，似较妥协。

**同日**　致电总署。略谓：

苏州商界，日本领事屡索胥门、盘门之间地，有神祇坛，万难许，饬员力驳。现拟给密渡桥至宝带一段之地，于苏城尚无窒碍。与日领事商，意似可通融。

**是月**　以三旬中无电奏致京，翁文恭(同龢)嘱文芸阁(廷式)传语，务照常电奏，并陈明字数难少之故。

**是月**　聘梁节庵(鼎芬)主讲钟山书院。

**十月初六日(11 月 22 日)**　电复武昌谭署制台(继洵)，嘱勿调蔡钧来湖北帮办洋务。略谓：

蔡钧贪鄙狡诈，专务钻营，洋务并不明白。光绪十年因在京购洋枪，以废劣不可用之枪冒领巨款，物议沸腾，被人参劾查实，赖有人护持，得不深究。近年在江南充洋务局，弟到江后即将其差撤退。渠告人云，若用我，我能令倭不来，若不用我，倭必来。弟不为动，倭亦竟不来，其悖妄如此。若调此人，必致中外哗然，且致误事。既确有所知，不敢不告，务望采纳为幸。

**谭署制台来电(光绪二十一年十月初六日到)**：江苏候补道蔡钧，洋务熟手，现在京无事，拟调来湖北帮办洋务。可否，乞裁示电复。

**十月十六日(12 月 2 日)**　致电总署转奏朝廷密陈俄将沃嘎克来宁晤谈修铁路纪要。略谓：

本月十一日，俄将沃嘎克见。问来华何事，沃云奉国命驻沪，探中国及东洋有关练兵用兵事，随时禀报。问来金陵何意，沃云该公使命来见，因铁路事。答云铁路总署主持，奏明请旨定夺。若我等闲谈则可，但所说乃洞一人意见，

非朝廷旨。沃云中国究修铁路否，答云事势必修。沃云芦汉铁路愿与俄国铁路接通否，答云愿接。沃云筹款借修乎，抑令英、美代修乎。答云此款巨，若筹不足，拟借款，然总是我自修。用洋匠督工则可，断不能令他国代修。沃云甚是，俄国铁路愿与中国接，不愿与他国接，并问洞意拟在何处接。答云有两路，一由天津、张家口、恰克图出境与俄接，一由山海关外奉天、吉林、黑龙江与俄接。恰克图一路平坦，兼顾西路。沃云我意宜在黑龙江接，恰克图一路少水少煤，不便。黑龙江虽有山，山脉系西北形，缘山可修，且有煤有柴有水。若修恰克图一路，则俄国西毕利亚之路东一大段太冷落，无利矣。答云俄不愿华路近西分俄路之利，我早知之。但修东路，于我东三者亦有益。洞又问俄路在何处出海，沃云拟在大连湾，其地终年不冻，胜珲春及天津。答云大连诚好，两国均有大益，从此欧洲细货皆走铁路，速而且稳，东海他国轮船之利大半为俄路所夺，中国亦有利。言至此，沃词色欣快已极。洞因问，中国路款难筹，俄能代借否。沃云当可，凡于华有益之事，于俄即有益，故俄助华，即是自助。察沃将所见，言皆紧要关键。若关外铁路横接至大连，我据此不冻之海口，坐收俄国二万里铁路之利。且俄之援兵易到，旅顺永远无患，其利宏大。但大连湾海口万不可让与，俄国虽有德于我，此处万不能假借。谨撮要密陈，以便朝廷筹计。

**十月二十六日(12 月 12 日)**　致电武昌蔡道台(锡勇)。略谓：

铁厂仍以外洋包办为宜，望速分电比国、德国各大厂，速派洋匠前来估包。

**蔡道来电(光绪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九日到)**：外洋厂包办铁厂，上年白乃富函询比国郭厂，据复以路远不便照料推卸。德、英大厂素无来往，电令派匠估包，徒滋骇异，无济于事。似宜有局外人居间游说撮合，事方易成。闻盛道(宣怀)已南来，揆度时势，似包与洋人不如包与华人为宜。

**十一月初三日(12 月 18 日)**　奉旨饬查原上海道刘麒祥局亏一案。

**上海轮船支应所徐牧赓陛来电(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初六日到)**：制造局积弊，在换一总办，即添用心腹委员、司事三四十名，陈陈相因，有增无减，故员司两项几至二百，实属冗滥。工匠除艺精匠首外，余则久役年老，不能工作者，饩廪转优。操炮学生原设只百名，今改为炮营，弁勇多至六百。现计合局薪工两项，月款几至三万，每年三十六万，已耗常年经费十分之六，剩此四成，购料买机，何能敷用。今欲整顿，必先裁汰员司，挑留工匠，撤炮营而补学生旧额，清查积料，以免任意走漏。此大较也。

**十一月初四日(12 月 19 日)**　就铁厂承包事致电武昌蔡道台(锡勇)。略谓：

包办铁厂，先估定官本若干，令商先缴还官本一二百万，再筹活本若干，务令与官余本配搭均匀，将来除厂用经费外，余利官商各半。固以华商包办为宜，但中华绅商类多巧滑，若无洋商多家争估比较，定必多方要挟，不肯出价。

现已分电许星使(景澄)及上海瑞生洋行转询英、德各大厂派人来鄂看估面议。该道务并托汉口各洋行分投招徕,许以酬谢,以期早有成议为要。铁厂款项难于持久,务须及早预筹。

**十一月初六日(12 月 21 日)**　又电武昌蔡道台,谓"既包铁厂,则大冶铁山及江夏、大冶、兴国各煤矿均拟一并与铁厂包与商办"。

**十一月初十日(12 月 25 日)**　致电苏州前湖南抚台吴清帅(大澄)。略谓:

奉旨发下《承华事略》一书,交江南刊刻,并须补图书说,共计四十图,拟即在金陵就近饬绘刊。惟绘图须精于工笔人物,而又多见古图衣冠器具,式样有本,章法古雅者。除在上海画报馆选觅两三人外,苏州好手最多。拟恳转请陆廉夫来宁总司绘图事宜,并托廉夫及沈雪庐代觅,至少须十人。至上海画手,或即托过沪时代觅亦可。内意限开河前进呈,期甚迫,望费神速筹。

**十一月十二日(12 月 27 日)**　奏陈选募新军创练洋操情形。略谓:

前因海氛粗定,愤兵事之不振由锢习之太深,非认真仿照西法急练劲旅,不足以为御侮之资。拟在江南练陆军万人,而以洋将管带操练,其经费在江南自借洋款项下拨用,于本年闰五月二十七具奏,经部议复准咨行在案。查自津调来之北洋原订德国将弁,并由臣商托出使大臣许景澄代订之德国将弁,共三十员,自夏秋至今,均已先后到齐。臣于夏间令其先就卫队、护军等营选择操练,以试其材。数月以来,颇有成效可观。亟应选募新军,刻期训练。查今日练兵必须改用洋操者,其故有七。承平之时绿营有积习,军兴以后勇营亦有积习。人皆乌合,来去无恒,不练固无用,练成亦不能禁其四散,徒劳无功,一也。里居不确,良莠难分,二也。无论征军、防军,从无不缺额之事。即其实有之勇,亦系安置闲人,令当杂差,则虽不缺额亦与缺额同,三也。层层刻扣,种种摊派,长夫视为津贴,营官皆有例献,将拥厚资,士不宿饱,四也。外洋新式快枪快炮精巧非常,旧日将领大率不解,亦不爱惜。将弁不知,何论兵勇。操练不能,何论临阵,五也。营垒器用,但守旧法。绘图、测量、行军、水陆工程诸事,尤所不习。讨内匪则可,御外侮则不能,六也。营官、统领专讲应酬,奢华佚情,用费繁多,营谋请托,无所不有。既视为营私谋利之路,岂尚有练兵报国之心,七也。唯有改以洋将带之,则诸弊悉除。无论将来临敌之效若何,总之,额必足,人必壮,饷必裕,军火必多,技艺必娴熟,勇丁必不当杂差,将领必不能滥充。此七者,军之体也。至临阵调度运用之妙,赏罚激劝之方,军之用也。凡是必其体先立,然后其用可得而言。现拟先练二千数百人为一军,照洋法分为三十营,即名为自强军。俟成军半年以后,操练已有规模,即推广加练,则至

少亦必须增至五千人，统以增至万人为止。各营皆选择土著乡民年在十六岁以上、二十岁以下，体气精壮、向不为非者，取具族邻团董甘结，声明情愿效力十年，只准开革，不准辞退。厚给饷糈，编为新军。委派德军游击来春石泰为全军统带，其余营官、哨官均以洋将弁为之。别设副营官、副哨官名目，选武职中壮健有志、不染习气者为副营官，选天津、广东两处武备学堂出身之学生为副哨官。其带兵操练之权，悉以委之洋将弁，而约束惩责之权则专归华官。并派候补知府沈敦和、奏调差委知府钱恂为自强军洋操提调，为之经理各事，一切仍归营务处考核约束。臣当督率华洋官弁认真训练，随时亲往考察校阅，俾成有用劲旅，以仰副圣主奋武自强之至意。

**同日**　奏陈筹办江浙铁路情形。略谓：

外洋铁路要义，利兵、利商两端并重。芦汉干路南北贯通，兵、商兼利，此中国铁路之大纲，现已奉旨定计兴造，招商承办。此外，尚有上海分走江、浙直达金陵一路，关系重而利益多，自亦以亟筹兴造为宜。现拟分五段筹办，以吴淞至上海三十里为一段，上海至苏州将近二百里为一段，苏州至镇江约三百里为一段，镇江至金陵一百八十里为一段，而由苏至杭约三百里为另一段。统计江浙此路不及千里，地平河通，施工、运料皆不甚难，约略估计每里当在万金以内。此路既分段办理，筹款尚不为难，或官办，或商办，或官商合办，续行筹议。臣自迭次电奏后，即经派江苏候补知府沈恒、知县沈翊清会同洋工师锡乐巴、克勤博等测勘苏沪一路，候补直隶州汪乔年会同洋工师马悦、戴维礼等测勘宁镇一路，分头并举。刻下苏沪一路业已勘毕，宁镇一路初勘已毕，仍令复勘。现正绘画苏沪细图，细图一成，便可估价动工。总之，铁路一开，百废俱兴，人货运载为有形之利。风气开通，才智增长，工商奋兴，穷民有业，上下情通，万事迅捷，为无形之利。其收运费有形之利者犹小，而收振作无形之利者乃大。故无论官办商办，均属有裨大局。

**同日**　奏陈创办邮政。略谓：

泰西各国视邮政一端重同铁路，递送官民往来文函，取资甚微，获利甚巨，各国通行，莫不视为巨帑。且权操于上，有所统一，利商利民，而即以利国。中外通商以来，英、法、美、德、日本五国先后在上海设立彼国邮局，其余各口岸亦于领事署内兼设邮局，侵我大权，攘我大利，实有背于万国通例。相应请旨饬下总理衙门转饬赫德妥议章程，大举开办，推行沿江沿海各省，兼及内地水陆各路。务令各国将所设信局全行撤去，并与各国入会，彼此传递文函，互相联络。如果中国邮政认真举行，各国在华所设信局必肯裁撤。此本各国通行之

办法，实属有利无弊之胜算，诚理财之大端，便民之要政也。

**上谕**：张之洞奏南洋创办新军，责成洋将操练，并金陵、上海兴办铁路各折，照所请行。惟洋将是否上等之材，薪水尚宜斟酌。张之洞既经创办，条理秩然，即交刘坤一赓续成之，以为补牢之计。至邮政一节，业经总署筹议，粗有头绪矣。钦此。

**十一月十八日(1896 年 1 月 2 日)**　谕张之洞、刘坤一各回本任。

**十一月二十七日(1 月 11 日)**　就书院聘用主讲官电复武昌谭署制台(继洵)。略谓：

尊函及鄂省京绅函均悉。鄂省各书院从前如左笏卿、胡乔年、张书城，又襄阳之张太史，皆鄂人，皆弟所请也。此外周伯晋遥领黄州，余士彬现主晴川，亦皆鄂人也。周福陔先生欲赴浙，而弟挽留者也。张廉卿坚留而不得，关棠、杨守敬屡请分教而不愿，钱桂林暂充分教而力辞，现在鄂绅在籍者实罕矣。两湖书院四分教，现有一湖南之邓，一湖北之杨，已得其半，似不能借口。自强学堂系洋务，与书院无涉。惟江汉、经心向多本省人。窃拟请黄翔云观察还鄂主江汉，而移李太史联芳主荆门，请吴星阶侍御兆泰回省主经心，如此则鄂绅似已无辞。至两湖分教，文学应仍请杨太史承禧，经学仍应请杨敦甫户部裕芬，弟当电促其来。理学拟请湘潭孝廉罗顺循，名正钧，其人品学高博，最为相宜。如罗不来，则益阳传胪今改某部主事萧大猷品学均好，亦可任理学一席。史学拟请蒯履卿太史光典，博雅知名，似甚相宜。现在金陵四分教，仍是两湖及外省各半。再，黄翔云掌教于江南尊经，张廉卿掌教直隶莲池，屠梅君掌教山西令德堂。鄂人主讲外省，外省不以为非，何鄂中不可请外省人耶，向来无此章程。此函京绅并未全列名，似非公论。

**十二月初四日(1 月 18 日)**　致电武昌两湖书院山长汪穰卿(康年)，请速来宁商强学会事，并转催邹、叶诸君洋务书何时可纂成。

**十二月初五日(1 月 19 日)**　致电徐州、常州、海州、通州各募勇委员。略谓：

南洋创办新军，责成洋将操练，奏奉谕旨允准饬交刘部堂(坤一)接续办理，意甚谆切，以后万无停废之理。该委员速将所募新兵挑齐，赶于年内督带回省点验，俾早开练。

**十二月十四日(1 月 28 日)**　致电武昌谭署制台(继洵)。略谓：

江南拟裁各营内，有将领好而勇丁训练熟者，且带有精械良马，其中有一营系洋将教成洋操，拟调步四营、马一营，俟到鄂商酌挑换归并，以期人械一律精强。

**同日**　致电俄京许钦差(景澄)询购制糖机器。略谓：

中国杂粮有包谷一种，一名蜀秫，一名玉米，一名棒子，南北皆有。闻金楷理言此物中心之核可制糖甚佳，当与莱菔制糖相类。包谷之核乃弃物，土人用以塞酒醋瓶，或代薪。若制糖，可谓化朽为奇。祈询机价并仿制法见示。又西人新法用麻纺成棉纱极精，与上等棉花所纺同，仆亲见之，并请访询机价、制法两事，均中华大利。仆决计为民间开此风气，祈先将机价速赐电复。

**十二月十五日(1月29日)**　就购买德商瑞记洋行纱机事致电上海陆凤石(润庠)祭酒。略谓：

纱机(原为湖北订购、瑞记垫款)即拨归苏州商务局，由阁下经理。前发官款四十万两，除吴熙麟付过栈租等项万余金外，余三十八万金拟即全付机价。所短约二十二万两，请阁下即付现银，以省利息六七万金。在官则从此与洋商毫无葛藤，而商务局则止付二十二万即得现成大件精机，早日见利，受益甚多。

**陆祭酒来电(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十五日到)**：今机须现出二十二万，修霉擦锈又须巨款，实难领受。倘荷厚惠，将机价全由官筹，则必拜赐。

**十二月十六日(1月30日)**　致电总署阻洋人扩展上海租界。略谓：

据上海道黄祖络电称，上海洋人拟扩租界，较原订之界大至数倍。查上海为口岸第一精华之处，华洋杂处，诸事洋人为政，事权旁落，由来已久。近年在租界外购地拓界，漫无限制。现已奏明筹开铁路于洋场东北，筑马路、马头于洋场西南，毋使侵越。讵意竟欲将此繁盛之区全作租界，占尽上海利权，喧宾夺主，实出情理外。查租界之设，原为洋商建造行栈起见，果系洋商不敷居住，索地推广，犹有可说。岂知各国本有之界极宽，洋商无几，近二十年任意侵占，已逾原有租界甚远。洞现正具奏以后请定限制，乃又欲假租界之名，尽收沪上华民之利，漏厘税，扰政权，贪狡无理。关系大局，切恳坚持万无允许。

**十二月十八日(2月1日)**　奏陈于江宁省城创设储才学堂。略谓：

设立学堂，即今日亟应举办之一端。臣今拟就江宁省城创设储才学堂一区，分立交涉、农政、工艺、商务四大端。交涉之学分子目四，曰律例，曰赋税，曰舆图，曰翻书。此一门专为考求应翻外洋新出要书，藉以考核例国政要。其各国军制已归陆军学堂，故不列入。农政之学分子目四，曰种植，曰水利，曰畜牧，曰农器。工艺之学分子目四，曰化学，曰汽机，曰矿务，曰工程。商务之学分子目四，曰各国好尚，曰中国土货，曰钱币轻重，曰各国货物衰旺。大约法律、农政之教习宜求诸法、德两国，工艺、商务之教习宜求诸英国。先招文义清通、能读华书、兼通西文者四十名充高等学生，分学以上所指各门。以后逐渐增加，第其学业之浅深，分学四班，至一百二十名为止。但西师以西书相教授，

学生不通西文，即无从受西师之教，无从读西国之书。现拟别设初学学生一百二十名，就江宁省城向设之同文馆变通开拓，改为英、法、德三国文字学生各四十名，均延西人教习，亦第其学业之浅深，分为四班，初学学生列入头班，后即升入高等学生末班。似此层递而上，庶几学有始基。此事臣于夏间即拟举办，因巨款难筹，是以未能速办。兹已筹有的款，始能奏明定议，及时举行。现值交替在即，其择地建堂、委员经理及详细章程，应由本任督臣刘坤一到任后续行核定开办。

**硃批**：知道了。著张之洞移交刘坤一妥为办理。

**十二月十九日(2月2日)**　致电成都鹿制台(传霖)。略谓：

遵旨派员查访驻沪局务及南洋拨款，请转饬赖道鹤年将由台省领款多少、运械多少逐款登复。先行摘要电复。

**鹿制台来电(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到)**：询据赖道禀称，台局两次部拨，由汇丰收银一百五十万；南洋拨款三十万，缴二十万，仅留支十万。收缴均由署上海道刘麒祥经手。唐抚由台带出二十万银票一纸，除由台、厦唐抚支取外，剩银四万余两，已由上海缴尊处。由台善后局解沪银十四箱，共约四万余两。又聂臬缉槼移交一万余两，均有收支缴还册据。至运解军械，先后由"驾时"、"斯美"两官轮共载去三船，件数容细开该管驾收条存据。

**同日**　奏陈于江宁省城创设陆军学堂及铁路学堂。略谓：

整军经武，将材为先，今欲仿照德制训练劲旅，非广设学堂，实力教练，不是以造就将材。查江南省城原设有水师学堂，今于仪凤门内之和会街地方创建陆军学堂。现已电托出使大臣许景澄延请德国精通武事者五人为教习，慎选年十三岁以上、二十岁以下聪颖子弟、文理通顺、能知大义者百五十人为学生，分马队、步队、炮队、工程队、台炮各门，研习兵法、行阵、地利、测量、绘图、算术、营垒、桥路各种学问，操练马、炮各种阵法。所有应习各门，约以二年为期，二年后再令专习炮法一年。又须略习德国语言文学，以便探讨图籍。大约通以三年为期。期满合考，分别甲乙，是为毕业，准择优保奖，并选其学业贯通、秉性忠正者分派各营任用。又铁路一项，学有专门，与陆军尤相关系。今拟另延洋教习三人，招习学生九十人，别为铁路专门，附入陆军学堂，以资贯通。事关军国要图，该两项常年经费共需六万余两，合无仰恳天恩即在江海关新认加解每年四万两、镇江关新认加解每年七千两共四万七千两一项动支。不敷经费，拟即于土药店膏捐项下凑足。

**硃批**：着照所请。该衙门知道。

**同日**　奏陈选派洋弁稽察金陵军械所。略谓：

江南筹办海防以来，购外洋新式快枪快炮甚多，先后交军械所存储。该所

原有屋宇不多，近虽添造二十余间，尚可暂资存放，以后必须酌采西法精加改造。大率军械事体极重大而繁琐，尤须有专司之人，方免忽悠误事。现除循章选派熟悉军械之道员总办所务外，专派洋弁二人，一人常川驻所，一人按期稽察，以重军储。

**十二月二十一日(2月4日)**　致电苏州赵抚台(舒翘)等商沪宁铁路事。略谓：

金陵至上海铁路屡经奉旨饬办，并饬岘帅接续办成，事在必行，现已定议官商合办。宁至沪共实测路六百六十里，每里约万金，共约需银七百万。官款三百五十万，洋款尚存二百五十万，若俟后年盐务可筹一百万，官款已足。至商款须逐段招集，先办成苏沪一段，商已见利，再招不难。若商股不足，官仍可另筹。现拟委苏臬司吴承潞为铁路局总办，奏调补用道黄遵宪、奏留江苏候补道容闳会同总办。商股既有一半，准其派董事入局，只能管稽核款目、经理工料等事。其官场之详禀咨移、民间之告示，俱系官局司道出衔，商董不得搀预，商董只可与总局具禀。若修路之时及路成之后一切章程办法，概由官主持，布告于众。商董如有见解，准与官局商酌，如有可采，官必听纳。一切帐目用洋员司之，以示公允。总之，商能分利，不能分权。商能查帐，不能擅路。委吴臬者，为其实缺大员，且熟苏省情形。黄、容皆熟洋务。吴主关涉地方官吏绅民事，黄主筹计工作，容主招商。苏沪一段招股甚易，惟须有大绅，以便联络地方，并请陆祭酒会同经理，以通绅商之情。陆与督抚司道诸事均可商酌，但不列衔耳。现修一段在苏属地，弟拟定章程后，应令该局就近请公核示办理。弟交替在即，日内即须会衔出奏，请速酌定示复。

**赵抚台来电(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到)**：自沪至宁铁路需银七百万，苾筹官商合办，甚盛举也。愚见官款一半已有着，商款一半，华股恐不易。倘暗附洋股，则利权仍属外溢，既违朝议，亦非公初心。盖华商营建多而藏银少，故招商非易。鄙见须俟商股粗集，再行举办。否则，官款用尽，接济无从，至中途作辍，恐利未举而害先至，又不可不虑。况公又将去，此事成隔手，将来为难之时，翘身在题中，何以处之。论铁路大势，北急于南。今赖公主持，先办南路。半年来承公遇事推诚，和衷共济，此事理应赞成。然鄙见所及，尚多窒碍，请裁酌。如以鄙虑为过当，请单衔具奏。或因路在苏境，乞会翘后衔，开办后必事事成全，决不存应己言而败公事之心。

**同日**　奏陈遵旨移建松江火药库。该火药库为各路防营军火总库，原建于府城内，距衙署、居民均在百步以内，时虞意外，奉旨择地移建。乃分为三所，一设于松江城外凤凰山，余设镇江、江阴，便于转输，且拟采西法建造。

**十二月二十二日(2月5日)**　奏陈钱币宜由官铸毋庸招商铸造。略谓：

钱币为国家大政，一国有一国之权，即一国有一国之钱，从不准彼国之钱

行于此国。而外洋墨西哥小国银元乃充斥于中国，殊与国体内政大有关系，自非亟行自造，不足以便民用而挽利权。伏思历代以来，铸钱有政，行钱有令，仿私有罚。良以事关国计，必须官为铸造，方昭慎重，无准令民间铸造之举。古今中外，无二理也。在朝廷之意，自系虑购机设局，款项繁巨，故拟招商集股。惟查铸造银元机器厂屋所费并不甚巨，官力有余，无藉于商。况商人惟利是图，往往不能遵守定章，颟若画一，将来分两成色必致参差不齐。相应请旨饬部通行各直省，无论何处，无论金银铜何项钱币，如须铸造，统由官办，概不准商人附搭股本，更不准商人自行铸造，以重圜法而收利权。

**硃批**：户部议奏。

**同日**　奏请将江南护军前营调鄂教练。略谓：

臣于江南护军四营内挑选千人，先令洋弁试行教练。现已半年，其步伐整齐，枪炮娴熟，颇有可观。兹拟将练成千人分半留江，并为护军右营，接续训练，即以前营五百人调赴湖北，令其转相教习，以开风气。其到鄂之后，应给饷项，由鄂裁原有之营抵支。其未练之护军两营即行裁汰。

**硃批**：着照所请。该部知道。

**十二月二十三日(2月6日)**　就沪宁铁路事再电苏州赵抚台(舒翘)。略谓：

铁路大势，卫畿辅、运粮械则北急于南，收利权、塞漏卮，路短费少，则南易于北。路可分段修，商可分段招。商路利厚而速，故先造宁沪，以开风气。人人知铁路之利，则北路不难矣。沪至苏止二百里，苏至镇二百里外，镇至宁二百里内，每段只需二百万上下。弟原奏统筹全路利益经费，故必以金陵为归宿。若兴办之时，无妨分段建造，相机进退，有一段之款，即办一段之路，即有一段之利。此段成后，有款则接办，无款则暂止，并非必造到金陵，不能中辍也。此事断不至有害。苏沪一段只需二百万，官款已有余，当奏明存汇丰、德华两银行。此段获利最厚，商情争趋，华商百万之股可期必得。此段鄙意本拟全归官办，因欲筹全路，藉此稍集商股，且欲使商获其利，以劝将来，然亦不必拘定官商各半，官多商少尤佳。弟虽不日交替，而曾奉有饬岘帅赓续办成之旨，又传闻有廷寄嘱其接办，可见朝廷注意此事，期于必成。弟筹之已熟，断不至台端受累，仍请再酌速示为祷。

**赵抚台来电(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到)**：现在开埠，购地移村、迁坟尚无头绪，民情已汹汹。今又办铁路，滋扰更甚，必起衅端，翘所谓害者此也。自沪至苏，小轮畅行无阻，铁路有利与否，论者不一其说。来电专就利一边立论，翘仍不能无虑。至招集商股，非望陆祭酒能招也，恐容道所招者有洋商暗附耳。翘非畏累者，此事关系甚大，宁为事前之推敲，不作事后之异

议。公既确有所见,即请会翘后衔具奏。

**十二月二十四日(2月7日)** 致电俄京许钦差(景澄)请延聘教习。略谓:

江南奏设陆军、铁路学堂,须延教习,陆军五,铁路三,均德人,官不必尊,求善教。又奏设储才学堂,分律法、农政、工艺、商务四纲,求各访一教习,似律、农宜德、法,工、商宜英、德,然不拘。又奏拓同文馆,须德、法教习各一。英文拟近求。月薪以二百金为度,稍溢亦可。经费已筹定具奏,事必成。同日又电,谓将极合用,惟仆即回鄂,断难强江省留用。鄂力逊江甚,竟难统用。拟留二都司,辞一将、两千总。知尊处极为难,望婉达德兵部道歉。如必不行,示知再设法。

**十二月二十五日(2月8日)** 致电苏州陆祭酒(润庠)。略谓:

铁路事,台驾在宁,曾将办法令钱守详商,尊意许可。到沪后来电来函,俱云商情甚愿,并嘱弟先行电奏,以慰商情。兹已定议即日出奏,来电忽云商情未悉洽,未解其故,即请明示。

**陆祭酒来电(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到)**:前与钱议官商合办,苏沪小举,商得分利,故愿从事。今全路大举,与官办无异,商无其权,是以不洽。鄙意商股必出心愿,难于勉强,若曲从其意,许以分权,难保必无流弊,故请辞耳。

**十二月二十七日(2月10日)** 致电上海黄道台遵宪、容道台闳、松海防厅叶丞(大庄)询铁路招商情形。

**黄道、容道、叶丞来电(光绪二十二年正月初一日到)**:铁路招股,遵谕宣布,沪商尚无入股。电询粤商,亦无应者。察询商情,意谓官商颇难合办。虽蒙宪台鼓劝保护,群情信服,然无一定之章,无共事之权,诚虑他人接办,弃信失利。如招商、电报局皆官权重而商利轻,皆其前车,以故各怀观望。职道等窃拟此事如专归商办,定能集股。若因官款现存,似可暂由官办,或先就官款先筑淞沪一段,商人见其章程善,利息厚,自必踊跃争附,将来再议官商合办,事权如一,将官存二百万、招商二百万扩充苏沪及杭镇宁各路,谅可成事。是否有当,伏候钧裁。

**十二月二十八日(2月11日)** 致苏州陆祭酒(润庠)商铁路及纱机事。略谓:

铁路事弟虽筹全局,商人可先办苏沪小局也。至详细章程,将来开办尚须斟酌尽善,即请酌示。现派各员除吴臬司系地方官外,其余候岘帅到后另行酌委。阁下清望素高,若得出为领袖,众情必洽。从前既承屡次许诺,已具奏折,内言章程俟详商妥酌,皆活笔也。务望勿辞,成此盛举为祷。至商情如何方能踊跃,亦祈酌示。只须定有限制,即略予商权,亦无不可,尽可从容商酌也。同日又电,略谓瑞记纱机已遵照尊电,饬上海道将机价全数由官付清,共计九万镑,时价约合银六十一万两,其栈租修擦零费由商自筹,拨归阁下办理。此项机器较他厂尤精,备用零件最多,商局将来获益多矣。惟上海四通八达,购花

运销均较苏州内地为便，厂似仍设沪上为宜。

**陆祭酒来电(光绪二十二年正月初一日到)**：铁路事并备参酌，无所不可。惟商情不一，能否踊跃，实难预揣耳。纱机极荷美意，价全付清，自必领受。但现在苏州息借各户纷沓具呈，不愿入股。移沪之说，拟请与岘帅商酌再定。若迁苏，亦尚有为难处。

**同日**　奏陈将查抄卫汝贵产业十万两疏浚江、豫、皖三省河道。略谓：

河南黄河支流之减水河、洪河，自虞城、夏邑、永城经江苏之砀山、萧县，以达于安徽宿州、灵璧、泗州之睢河而注于洪湖。乾隆年间，以睢河不能容众水，导睢河为三股，有北股、中股、南股。咸丰之初，黄河日益淤垫，渐将改徙，豫、江、皖各河亦逐段淤阻。春夏水潦大至，无从宣泄，泛滥为害，各属灾民荡析离屋，不堪击目。同治年间，建议疏河，委员选勘下游，持论恒以流注于洪湖。洪湖汇淮入海之故道既塞，洪湖亦淤，必先疏其入海故道，而后由泗州以上溯永、砀之河，节节疏浚，始无泛滥倒漾之虞。第绵亘千里，工程过大，筹款弥难，至今垂三四十年，屡议屡辍，迄无成功。本年徐州道沈守谦禀复，以砀、萧灾民迭年困苦情形为言，请力筹修河之举，经臣派委江苏候补道李振邦前赴徐州及皖省下游，会同该道沈守谦并凤颍道王定安、凤阳府王泳寅妥议勘办。据称，永、砀、萧工程较短，亦不必别筹改修之法，第就原河加浚深广，需费二三万金，就地筹捐，可以集事。其皖工程如仍持昔日疏治洪湖之议，断难收工。且查洪湖湖面宽广，足以容纳众流，无虞溃溢，原可无庸疏浚。现议改道办法，导北股河之水以达于灵璧县之安岳河，导中股与南股之水合流入宿州之运粮沟，以达于淝河，使各河之水皆得顺轨下注于洪湖，有所归宿，不致横溢，则各属水患从兹永息。惟工款艰巨，估计经费不下十万金等情。臣查事关三省水利，亟应及时兴办。至卫汝贵各产本系抄完军饷，以之移作工费，尚系以公济公，事属可行。现严饬各地方官广为设法赶紧招顶变价，拟于中凑银十万两，以为皖北此项河工之需，以兴水利而除民患。

**硃批**：着照所请。该部知道。

**同日**　以江苏通州在籍绅士、前翰林院修撰张謇邀集绅商，厚集股本，于通、海设立纱丝厂，奏请宽免税厘。奉旨允准。

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卷五页九十八：

此在鄂时因添厂订购之纱机也，机器运沪而商股无着。机价合运费凡银六十一万余两。时陆祭酒润庠在籍，嘱集股承领。祭酒允而复辞。乃以吴淞滩地变价及湘鄂新增票引指拨机价，并嘱在籍张修撰謇集股开办。修撰嫌机贵本重，作价五十万两，与道员盛宣怀各认其半，上海、通州各设一厂。设通州

者曰大生，是为南通州工商实业之始。

**十二月二十九日(2月12日)**　奉旨保荐俞廉三、袁昶、黄遵宪、恽祖祁、李廷箫、朱之榛、志钧、徐庆璋、钱恂、薛培榕等十员。

**十二月三十日(2月13日)**　致电南昌德抚台(寿)商振兴白鹿书院。略谓：

黄漱兰通政体芳品学清超，海内重望，又善于诱掖后进，门下人才极盛。现将归浙，道出金陵，鄙人极力挽留。特与台端奉商，拟请明年主讲白鹿书院。此书院为天下有名讲席，漱翁主此，足为士林楷模。此鄙人为振兴白鹿书院计，故坚留漱翁，谅蒙鉴察。

**德抚台来电(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初一日到)**：黄漱翁通政品学清超，海内重望，寿夙所钦佩，亦素所交好，鹿洞一席，自当照办。惟查寿初到时，此席先由本年山长陶伟仲福同函恳蝉联，后又当面相恳，是以允许，并已送关矣。此事筹思至再，实难遵办。方命之愆，尚祈鉴宥。

# 光绪二十二年(1896)　丙申　六十岁

李鸿章使俄。

设官书局选刻中西图籍及选译外国报刊。

设立邮政。

《中俄密约》。

李鸿章游历欧美后回国。

设铁路总公司，命盛宣怀为督办。

汉阳铁厂交盛宣怀招商承办。

招商兴办银行。

**正月初四日(2月16日)**　奏陈上年奉旨历次购买军火数目。略谓：

上年海防戒严，畿辅军务紧急，奉旨先后向外洋及上海洋商分别订定外洋新式快枪快炮。综计订购洋枪二万二千六百十八枝，各种洋枪弹药二千五百二十万六千三百颗；钢炮快炮五百九十八尊，各种炮弹二百六十三万六千一百颗。共英金四十六万八千六百五十六镑零，德银八十九万二千四百七十八马克零，规银八十七万七百三十四两有奇，又银七万一千一百两，或先付现银，或给息约期付价，或由江海关道发给印票，分期归还。嗣各械陆续由外洋运到，当即随时拨解北路前敌各营及江省沿海沿江各防营应用。所有历次购买各项军火价值、银数并拨过枪炮、子弹等项，及现存各项军火各数目，自应分晰奏明，俾有稽考。

《**郑孝胥日记**》：(光绪二十二年正月)初四日。晨，入谒南皮，适出拜年。夜，复入。南皮略讯都中事，且及合肥之状。余但言强学会及丁、沈、高、王诸人。每道及常熟，南皮辄不快，既而曰："常熟可谓有权，然其老谋深算，吾未能测也。"(第544页)

**正月初五日(2月17日)**　奏陈选派学生赴英、法、德游学肄业。略谓：

学校之盛，近惟泰西。兹拟选派已通西文之学生出洋肄业，径入中学，经费可省。大约中学三年，大学三年，共六年为期满。学成归国后，除拔擢任用之外，悉令充学堂教习，转相传授。果能实力奉行，不薄西学为末技，二十年后，人材必有可观。无如人材固为十分急需，而经费又十分难筹。不得已拟选

四十人先往肄业，三年以后陆续添往。倘能筹有长款，则源源而往，以常川在洋六十人为度。查出使大臣庆常久在外洋，熟悉各国情形，且兼通英、法、德三国语言文学，现系法国专使，事务较简，拟请即将南洋出洋学生肄业各事宜即托该大臣代为经理。

**同日**　奏陈于苏州等处设商务局，并将湖北织布官局前订由德商瑞记洋行垫付购进之纺纱机器，移付商务局开办，既省巨款，又可早成，该局在籍前国子监祭酒陆润庠深愿领受，作为官商合办。

**正月初九日(2月21日)**　奏陈遵旨筹议南漕改折办法。略谓：

转漕为国家大政，已历二百余年，固未可轻言更改。但从前未通海运，商贾绝少贸迁，京仓正供以及官俸、兵米无不仰给东南。是以总漕特设专官，运河时加修浚，淮、黄蓄泄闸坝启闭，尤极纷纭，曾不惜岁糜千余万两之帑，以转南省数百石之粮。诚以藉一线之漕渠，供无穷之飞挽，非官之力不能为，此外固别无转运之术。且百年以前，仓弊较少，故不得不沿袭旧制，虽极种种劳费而不辞。迨海运开而运河已成骈枝，商运通而官运转形劳费，折漕行而本色并非定章。是则情事之递迁，即利病之殊致。至若海警猝闻，转输非便，则官运所窒碍者，商运或尚可行，建议诸臣先已陈及。今以江苏征漕言之。其隶江安粮道所辖者，宁属例征大米，每石向折解银一两八钱。淮、扬、通三属亦征大米，向折解银二两一钱。徐属例征粟米，每石向折解银一两四钱。均由州县解道，由道购米起运，米价、运费共支销银三十四万余两，其实运米只十二万余石耳。今若一律提解现银，每石已合银二两八钱有余。若折发俸米、饷米，即照江苏原买米价发给，江苏石大，京城石小，或京城一石作银一两四五钱，或一石作银二两，在官兵所领之银，已较从前米票折变之价增至一倍、两倍，而国计尚有盈余，况随漕轻赍席木等银万余两并可提解户部。其隶江苏粮道所辖者，全完本色者只有苏属数县，余则收本色者为时不过旬余，为数不及一半，余皆统收折色。至松、常、镇、太等府虽有本、折兼完之说，而完本者更不及一二成，且有向来全完折色者矣。如恐不便于民，或虑民间米便钱稀，则臣本系持本、折听民自便之议，但使完本色者由州县照市价以米易银，完折色者由州县以钱易银，统由粮道汇收解部，则民间丝毫无所增改，自无纷扰之虞。州县原定公费一千文并不议裁，自无办公掣肘之虞。况折征之价仍循旧章，以市价之低昂为准，由藩司、粮道核定，详明督抚批准通行，原无抑勒之事，而国家已省苏属六十余万之运费矣。况都下军民、南方朝士或食粟麦杂粮，或食畿辅北稻，从无必需南米之事。徒令船户挽水，仓胥耗蠹，归之霉朽尘沙，是不惟虚糜大宗之

帑金，抑且暴殄有用之食米。统而计之，宁、苏两属岁可省银八十万两。所不利者，仅两粮道衙门吏胥之规费及采买办运之染指者耳。若浙江及他省采买者亦并改解折色，所省又数十万，而漕标之支销，卫所之虚耗，挑河、驳船之经费，运船带货优免之税厘各种巨款尚不与焉。若虑京仓不可空虚，则由户部每年酌提折价，就近在京、通购米十万石，存仓积之十年，亦自不少。辘轳收放，总以仓存好米一百万石为度。惟另有白粮一项，本系上供玉食，自应敬谨解京。然白粮兼供王公及三品以上大员俸米，应否酌定若干万石，著为永额，自应恭候钦定。

**同日**　致电苏州陆祭酒(润庠)允纱厂设苏。略谓：

纱机非必设沪，既能运苏，自以设苏为妥。尊意恐后有葛藤耶？查此项机价统由上海黄道及叶丞付清，已札黄、叶，无论该行肯减价多少，全归敝处清结，断不与尊处相涉。至机价官本六十余万，自全厂出货后，每年核计余利若干，官本应分余利若干，全厂出货后，两年之内官应分之余利暂缓缴官，留为局中添补活本，以资周转。第三年起，再分十年带缴。为期甚宽，似于商股大有益。至造厂约须二十万，买花活本不过二十万，即可周转，断不用百万之多。总之，机价付清，官息缓缴，皆已奏明，又札沪道立案，不与苏州商务局及敝处相涉，似已周妥。所以愿归阁下者，因归苏州商务局则与鄙人振兴商务之奏案本意相合耳。细想此事有益无损，若尊意必不愿接，将来接到敝处及商务局照会后，尽可函复另办，并无妨碍。

**陆祭酒来电(光绪二十二年正月初七日到)**：纱厂移沪，与苏地兴商本意不符。众论谓苏州仅一丝厂，不成局面，中丞亦觉为难，此议竟格不行。执事友人计算，将来购棉需用百万活本，不肯经理，侍难自主。

**又电(光绪二十二年正月初十日到)**：执事友人坚不肯办，实因造厂需年余，千数百箱非厂成不能开，箱中锈烂之件不能预知，不独活本太巨也。侍才短识浅，远不如盛道之精明，加以无人佐理，只手难办成事。息借各户群起为难，正当掣肘之际，可否另选能人，或改归官办，成此盛举。侍既遵参酌铁路之命，精神本难兼顾，倘许商务退董，感激不尽。谨此上复，并谢轻诺之罪，乞赐复准行。

**同日**　致电苏州吴清卿(大澂)，请代为经理《承华事略》事，并令画士数人及委员宝丰即日赴苏听候指挥。将来此书应由敝处进呈，不交后任。

**吴大澂来电(光绪二十二年正月初三日到)**：台旌何日赴鄂？承华画稿如未竣，澂可代为料理。是否仍归南洋进呈。

**同日**　致电通州汪牧转送张殿撰(謇)。略谓：

岘帅定十五日到省，鄙人定十七日交替总结。久待不来，可怪。此事(指通

海棉花包捐)核算已确,较最旺年减一万八千五百串,较次旺年减一万四千串,尚须代赔沪局八九千串。鄙人心力已尽,本意必欲行此恤商、恤民之政,而商民不知足,无可如何矣。

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卷五:

行销宁、沪、淮三属棉花,行销宁属布匹,行销通、海百货,其厘捐均于产地统收,由商人包认,共二十六万串,较平时减二十分之一。饬司局、州县筹议至再,以交卸在即,令地方官来省面商。已定议矣,而商民犹有不慊,为之长叹。

**同日**　致上海盛道(宣怀),表示决意不招洋商承包汉阳铁厂。略谓:

尊电洋商之弊,合同周到即可防范,利却甚大,既多现款,又可扩充。惟当今迂谬乖巧之人太多,不用心而好乱说,不办事而好挑眼,实不愿与此辈呕气饶舌,故决意不招洋商矣。今已决计与吾兄商办,但宜赴鄂一览。鄙人十七日交替,到鄂须下旬,阁下看毕后正好面商定议。

**盛道致恽祖翼并转呈张之洞电(光绪二十二年正月初六日到)**:铁政属洋商,力大流弊亦大。属华商,力小收效亦远。吾兄独具卓识,但帅意犹未决。弟忧馋畏讥,曷敢自信。帅到鄂后通筹决策,如无疑义,天稍暖当再亲自赴鄂熟商办法。

**正月十五日(2月27日)**　奏陈江西绅商请办小轮及创制西式瓷器,开办蚕桑学堂,讲求种桑养蚕、缫丝织绸。自吉安至吴城,自吴城至九江,自九江至饶州,分三路行驶浅水深水各轮船。仿制瓷器,请免税十五年。江西素不产蚕,请于高安县设学堂讲求种桑养蚕之法。

**正月十七日(2月29日)**　卸署两江总督篆务。

**正月十九日(3月2日)**　致电武昌王藩台、恽臬台、蔡道台、汉口瞿道台,告回鄂行程。

拟二十二日到田家镇看炮台,二十三日过大冶看铁山,二十五日到马鞍山看煤井挂线路,二十六日到汉口,二十七日看铁厂,二十八日黎明过江入署,二月初三日辰刻接篆。中军、首府县只须到汉口,千万不必远接,惟蔡观察须到黄石相候。

**正月二十日(3月3日)**　起程回湖广总督本任。

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卷五页九十九:

是夕至牛渚,有诗。江行,登采石矶、太白楼。过芜湖,留一日。袁忠节(昶)张宴于官廨,纵谈竟夜。西上,登小孤山、石钟山,过庐山下(《江行望庐山》诗自注,先约陈伯潜宝琛同游,陈不到,游亦辍)。

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卷五页一〇〇:

公初署两江,凡一年又四阅月。自筹防迄于善后,其间无一日休息。始至之日,未受篆即奏陈军事,筹购军械。及奉旨仍回本任,于两江吏治民生,力谋整饬裨补。同莘之母舅张望屺先生尝言,乙未除夕三鼓,犹在幕府治事。丙申元旦,亦在署竟日。今集中载此数日发折凡十余件,其一证也。于商务一意振兴,维持尤力。沪商叶成忠、何瑞棠声誉素著,御史张仲炘言其运粮济寇,密旨严拿惩办。公疏言两人素有身家,且为各路军营或为台湾后路粮台委以采办军米重任,则其平日为人,必当为各该军营等所深信,似不致悖谬若此。臣谘委司道大员三次详查密访,不能得其影射私售之实证。此等违禁济寇重情既无证据,碍难以展转流传之词,率兴大狱,株累商民,应请毋庸置议。此事保全甚众,沪商不知也。于官邪吏蠹,则厘别必严。查复文武大员各参案,据事直陈,无所回护。道员刘麟祥总办上海制造局,言路劾其任意挥霍,亏空巨万。是时制造局以整顿军械故,直隶于督办军务大臣。廷寄敕公督饬刘麟祥认真规画,毋庸王大臣督办,并饬查有无亏短。公奉命即饬刘麟祥交卸候查,不以有督饬规画之旨,稍存瞻顾。论才以廉朴为先。宜昌镇总兵刘鹤龄,甲午冬奏调至江办理防务,年老矣,以不营私财,故而用之,欲激励诸军,挽回风气。鹤龄既卒,奏请优恤,称为廉将。乙未冬,举行计典,致赵中丞电云,黄道开张,马道朴素,鄙意拟先尽朴素者。黄,谓上海道黄祖络,马,谓江安粮道马祖培也。湖北副将刘恩荣因公亏累,公致谭敬帅电云,刘副将操守最好,不缺额,不扣饷,因公受累,似可不必参办。

乙未八月,疏陈以湖北铁厂招商承办。九月,函致翁叔平尚书,言及铁厂用款。吴县汪荃台(凤瀛)附跋语于函后,今录存之:常熟极修边幅,与文襄行径本不甚同。然作京官时,虽踪迹较疏,而同在清流,未尝不互相引重。迨文襄开府粤、楚,兴作繁多,规模宏大。常熟局量较隘,视文襄举动不无挥霍之疑。汉阳铁厂开端,中国创举,事事借重客卿,糜费所不能免。常熟时筦度支,文襄请款,动遭驳诘。赖醇贤亲王一意维持,厂事得不中辍,卒以预估之数一再追加。用至六百余万,仍不足用,始奉旨招商接办,非文襄本意。此函词意虽极推崇,实望其维持到底。筱山传述之言,盖以撙节为规。故篇末云云,即申明无可撙节之意耳。此事始末,文襄亲为余言之。要之事皆因公,初无私怨,则可一言决也。

光绪十七年,王可庄(仁堪)太守官镇江,议兴复文宗阁。十八年,太守移知苏州,为溥玉岑学使陈集款钞书之法,学使奏请于朝。已邀允矣,时绌而举赢,未能也。公至两江,议踵而成之。香岩老人六十寿言,公议复建金山文宗

阁，借校写四库书为名，招集四方贤士为强学会，以追复曾文正开府两江书局采访局宾贤之盛。会离任，事中止。以建阁校书之名，为讲学图强之实，需以岁时，此阁之成，固意中事。此与兴复白鹿一条，皆有志而未逮者。

**正月二十八日(3月11日)**　奏明回任湖广并谢恩。略谓：

臣以下驷之庸材，处上游之重镇，自惭需缓，莫补时艰。假节江东，曾无迁地为良之效。回车汉上，定有驾轻就熟之功。训勉钦承，悚皇莫喻。查湖广自去秋以来，北潦南旱，匪伏民穷。况值商埠新开，益觉军容之难弛。臣惟有因时抚定，竭力经营。广仁以利疲氓，明耻以求战士。凡现办之铁政、银元、炮厂、学堂诸事，皆有关乎通商、惠工、任能、劝学之端，在议者讥其并骛之劳，而微臣常觉有后时之惧。为山复篑，何辞积累于寸铢。未雨彻桑，敢懈绸缪于闲暇。其一应地方事宜，当随时与湖北、湖南两抚臣悉心商办，以期仰答高厚鸿慈于万一。

**是月**　致函李兰荪宫保(鸿藻)陈铁厂招商承办之苦衷。略谓：

采矿、炼炭、熔钢、造轨一一皆已得法，万目共睹。无如经费久罄，去秋业已奏明只能支持至年底，廷旨责以招商。数月中，极力招徕，殊无端绪。缘华商力薄，不能任此，而洋商虽有愿者，又恐格于部议。目前万分为难，万分焦灼。因前两年盛道宣怀曾有愿承办铁路之议，当即与商，令其来鄂一看，以便议办。渠因年来言者指摘太多，东抚复奏不佳，意甚自危，故决计舍去津海关，别图他项事业，遂亦欣然愿办。现正来鄂，周览汉阳铁厂、大冶铁山、马鞍煤井诸处，俟看毕再作商量。盖详核铁厂全局，因煤贵炉少，工本太巨，若非广筹资本，添设炉座，多开煤井，必致成本不敷。此事本为炼铁利用，尽塞漏卮，以图自强，原非为牟利起见。无如户部成见已定，不肯发款，诿以招商。而盛道此来，与之细谈，渠亦并无如许巨款。大意谓铁路若归鄂办，则铁有销路，炼铁之本可于铁路经费内挹注。正筹议间，适闻有芦汉铁路交王夔帅及敝处督率商办之旨。渠甚踊跃，谓亦愿招商承办。盛若令办铁路，则铁厂自必归其承接，如此则铁厂全盘俱活，晚亦从此脱此巨累矣。盛为人极巧滑。去冬因渠事方急，其愿承铁厂之意甚坚。近因风波已平，语意又多推宕。幸现有铁路之说以歆动，不然铁厂仍不肯接也。盛之为人，海内皆知之，我公知之，晚亦深知之。特以铁厂一事，户部必不发款，至于今日罗掘已穷，再无生机，故不得已而与盛议之，非此则无从得解脱之法。种种苦衷，谅蒙垂鉴。先布大略，容再续陈。

**二月初七日(3月20日)**　因沙市即须开埠通商，奏准调钱守恂、刘守庆汾来鄂差委。

**二月十一日(3月24日)**　致电荆州曹道台(南英)、余守(肇康)。略谓：

沙市通商场须由该道妥酌禀定，再与领事商办，不能即照珍田所指之地。至其丈尺须禀明核定，万不得遽许。所索八百丈太多，难照办。各省新开日本口岸，通商章程昨已电总署派黄道遵宪在沪与日本领事会议，通行各省一律照办。此次日本领事到沙，可嘱听候沪议，切勿遽与开议为要。

**二月二十三日(4月5日)**　致电总署。略谓：

宜昌英国兵船所雇华民误毙华官一案，照约凶手应交华官审办。惟公法载兵船有自审其船上人等之权，是以英使谓应归领事审办。然在兵船犯事与在岸犯事有别，美国公法家华顿之书辩论最详，其卷一第三十六章云：兵船上人等停泊在别国口岸，如非因公上岸，在岸上犯事，即不得照在兵船上犯事之例办理，仍应归地方官审办。此案两造皆华人，揆之条约、公法，皆应将凶犯交出。不然，华民在华地犯法，华官不能审办，后将引以为例，于中国政权大有妨碍。若反向英使催交，亦恐无益。应请钧署电龚星使在英请公法家评定，再与外部理论，庶可杜后患而服人心。

**三月初二日(4月14日)**　致电俄京许钦差(景澄)。略谓：

德将未经订妥已生如此枝节，恐到后必致不听号令，流弊甚大。所云兵事归其专主，万无此办法，即练兵亦恐不宜。若肯为武备学堂教习，薪费虽多，当力为设法，不使尊处为难。又电，请订一将以了事，薪数照原索减半，订明充武备学堂教习，归总督节制，不必说带队。年限两年为妥，较为活便，如必不愿，三年亦可。

**同日**　致电总署陈觅雇德国将弁经过。略谓：

前江南练兵，需觅上等洋将弁，电托许星使商德国选荐数员来华教练。旋接复电云，现德兵部保荐副将一员，其人请兵事归其专管，年薪四千镑，差满酬历年薪数四分之一，恤费另议。随带都司二，薪各二千镑，千总二，薪各千五百镑。专住一宅，索甚奢，候示遵等语。适洞回湖广任，即复许云：鄂力逊江甚，拟留二都司，辞一将、两千总。望婉商德廷道歉。如必不行，示知再设法等语。数月未接复电，以为事已早作罢论。不意昨忽得许电云：署电德使言，外部准澄文称，奉国谕，饬延兵官，旋经辞退，实属轻慢云云。望妥商结束，勿累邦交等语。查去电只托商订，既未商妥订定，何得云辞退。且既已道歉，并云如不行，示知设法，有何轻慢。至所云奉国谕延订，尤堪骇异，查去电更无此字样。此事须议有眉目，始能奏咨，岂有未奏而称奉国谕之理。想系德使传讹，不然即系洋文语气舛误。容将与许来往电报录呈。但既奉钧电妥为结束，已电许

使将专主兵事一条删驳,以免流弊,聘请该将来鄂当武备学堂教习矣。薪费均由许使酌定,不知愿就否也。谨先电闻。

**三月初五日(4月17日)** 致电俄京许钦差(景澄)请托克厂代雇铁厂洋匠。略谓:

汉厂前用比国洋匠有期满销差者,亟须募补,拟仍托克厂代雇。所司何事,已饬德培函知克厂,请费神代订合同条款,大致归铁局及洋匠首约束,期限二年,不遵厂规随时撤换,病故照比匠恤薪六个月,医药厂给。余款及薪数请核定。令速来鄂。

**三月初六日(4月18日)** 就新开四商埠章程事致电总署。略谓:

苏省委员黄道(遵宪)所拟商埠章程,具见苦心力辩,先为其难。惟日狡谋不能不为指出再酌。查上海洋租界所以不惜修马路、设捕房工本者,为其可以收捐。今如第四条云各项建筑费由中国自办,俟商务盛再捐岁修等语,明是推宕之词。筑本既归无着,岁修亦且缓议,受亏太甚。且第五条已言日商繁盛,划作日本专管界,是不盛则不捐,既盛则道路已归专管矣。一国如此,各国效尤,是永无捐收一钱之望矣。似应将界内地全由官买转租,即与议明此项建筑工程费应摊入界中地租之内。至岁修费应按年分摊,由税务司经管,方昭平允。又第五条云如日商繁盛,将来商划专管界,并将道路编入界内等语。查历次所争,原欲除专管之弊。今许日后可以商令专管,各国亦必援例,是与原意大殊。此时既伏此根,恐将来商定时必致强我允许。明知日人注重于此,阻我收权之策,辩驳极非易事,然不可不尽办磋论,商务无论如何繁盛,所有街市道路均照彼国章程第五条为官民公共地,不得编入界内,方为妥善。第五条最为吃重,不可不争。又第三条无须输纳国税语,似应改无须输纳地税,免致与他税牵混。又第一条、第六条均有暂时二字,宜删。居住既称暂时,将来必归专管。虽有将来两国商定之说,恐难阻止。此文但云居住地,以示决不许专管之意。日人狡横,此事商办本难,惟此数条巧谲太过,不宜受其欺愚。因苏事议定,沙市各口必将援照,不敢不抒鄙见。除电商苏抚外,祈钧署主持并裁示。

**三月十五日(4月27日)** 就卢汉铁路开办事电复天津王制台(文韶)。略谓:

铁路事体艰巨,惟有随事商请指示。廷寄奉到需时,请将谕旨全文由电录示。杏孙现到鄂,亟欲得知朝廷意指所在,以便与杏孙筹商,再请卓裁。

**王制台来电(光绪二十二年三月十四日到)**:十三日寄谕,芦议铁路定议官督商办,派我公及韶会同办理。兹事体大,非衰庸所能胜任。幸斯议创自我公,必有成竹。俟奉到谕旨后,望通筹全局,示以用行,俾得所遵循,步趋有准,不胜盼祷。

**又电(光绪二十二年三月十七日到)**:十三日奉寄谕:督办军务王大臣奏,遵议司业瑞洵芦汉铁路商办难成,请拨款官办一折。芦汉铁路前经明降谕旨,各省官商如有集股在千万两以上者,准其设立公司,自行兴办。兹据王大臣奏称,官办不如商办。上年十月间奉旨后,即有广东在籍道员许应锵来京具呈集资承办,当经札饬回粤劝募。现据该员电称,股已集至七百万两,五月初间即可到京。又有广东人方培垚等并候补知府刘鹗、监生吕庆麟,均称集有股分千万,先后具呈,各愿承办,请派大员督理等语。芦汉铁路关系重要,提款官办,万不能行。惟有商人承办,官为督率,以冀造成。王文韶、张之洞均系本辖之境,即着责成该督等会同办理。道员许应锵等分办地段,准其自行承认,毋稍掣肘。并着该督等详加体察,不得有洋商入股为要等因。钦此。

**三月二十六日(5月8日)**　致电天津王制台(文韶),主先借洋债筹修卢汉铁路,并荐盛道宣怀总办。略谓:

芦汉事朝廷既责成直、鄂,必当遵旨不令洋商入股,以绝无穷后患。弟与盛道熟商,官款难拨而注意商办,洋股不准而注意华商。华商无此大力,无此远识。如轮船、电报,初招商股甚难,及见成效,股票原本一百两者,群起数十两争购其票。以此类推,路未成华股必少,路既成华股必多。穷思利害,莫如仰承意旨,先举商务总办,设立芦汉铁路招商总局,由商筹借洋债,先行举办。奏明即以芦汉铁路作保,分二三十年归还,路成招到华股,分还洋债,收到车费抵付洋息。厘订官督商办章程,虽借资洋债,雇用洋匠,权利仍在中国,不致喧宾夺主。否则终属空谈,坐延时日,必不能刻期而成。环顾四方,官不通商情,商不顾大局。或知洋务而不明中国政体,或易为洋人所欺,或任事锐而鲜阅历,或敢为欺漫,但图包揽而不能践言,皆不足任此事。该道无此六病,若令随同我两人总理此局,承上往下,可联南北,可联中外,可联官商。拟即行会奏,一面饬令该道由津禀承尊指入都,面谒军机处详细商酌。此系预筹大概,尊意然否,祈先密示。

**四月初一日(5月13日)**　致电荆州府余守(肇康)。略谓:

殷孝廉雯现住江陵县张令署中,鄙人拟请来鄂入署授读。学生二人,一十二岁,一十岁,修金每年共三百金。祈转致婉商,代为劝驾,务望速来。

**余守来电(光绪二十二年四月初一日到)**:遵电亲往劝驾,殷孝廉深感宪意殷勤,下水轮过,即启行。

**四月初二日(5月14日)**　出示晓谕本省新铸银元及银元官票、钱票准完纳丁漕税厘。略谓:

本省新铸银元一元,准作制钱一千文,并刊发银元票,与善后局所发一千之钱票相辅而行,均与制钱无异,准其完纳丁漕、关税、厘金、盐课,官吏、司事应一律照收,不准稍有挑剔,留难需索。

**同日**　札委盛道宣怀督办汉阳铁厂事务,招集商股,官督商办。略谓:

汉阳铁厂经营有年,各种铁炉、钢炉、煤井早经次第告成,冶炼各件均能精好如式,惟经费浩繁,奉谕招商承办。查有总办招商局、直隶津海关道盛道才猷宏达,经理商局著有成效。因该道从前曾有承办铁厂原议,现经电调来鄂面商,并亲往铁厂、铁山、运道等处详细查勘,议定湖北铁厂即归该道招集商股,官督商办,应即饬委。

**四月十一日(5 月 23 日)**　饬铁政局造册移交铁厂所置机器、炉座、厂屋、堤沟、矿厂、煤井、运道、马头,以及现存钢铁、焦炭、煤斤及一切物料器具、轮剥各船,由盛道点验接收。

**同日**　札司局核议盛道宣怀禀复及所拟铁厂招商承办章程。

盛禀称:马鞍山煤质磺多灰多,取制焦炭不宜熔炼,是以先开一炉,屡作屡辍,借资开平头等焦炭,运到每吨需银十三两,加以铁、锰、灰石均由大冶运来,每吨需银数两,加以辛工用项,炼成生铁每吨不过值银二十两左右,无不亏本。熟铁钢件皆由生铁转造,更无不亏本。所出钢铁亦无畅销之路,是以开炼以来,售出生铁无多。且合用焦炭仅供十余日所需,又须停炉待炭。加之洋人三十六名,可删者合同未满,必应用者需添雇,每月薪水一万余两,有增无减。此办理为难之情形也。大冶铁山用之无穷,必须在长江一带赶紧觅求上等煤矿,添筹资本,再就大冶添设生铁炉两座,方能保本,渐图利益。此将来推广办法也。从前开厂炼铁,原为自造钢轨,自应查照原议,所有铁路钢轨各件,均责成湖北铁厂自行制造。其未得煤矿以前,轨价每吨恐须较外洋增贵数两。将来长江续开煤矿,大冶添设化铁炉,华匠习练可以做工,钢价必能比较外洋更贱,自当如数补还路局。此目前支持之办法也。总之,非支持不能推广,非推广不能持久,实一定不移之理。惟中国办事最易纷歧,万一铁路局秦越视铁厂,所有钢轨等件仍欲取材于外洋,使华铁销路受阻,商局何能挽回。届时应请准其停工,发还华商资本,仍归官办。此华商与职道坚明订约,职道所不能失信于华商者也。

**四月十四日(5 月 27 日)**　札饬江汉关道等筹议峡江行轮办法。《马关条约》准重庆开埠,日商请行轮川江,川省咨请先于鄂省试行,乃饬司道筹议办法。略谓:

查川省来咨各节,自系为预防洋轮妨碍民船、多生枝节起见。惟川、鄂邻省,峡江行轮之事,其利害得失,川、鄂事同一律。日人将来如在鄂省议及此事,但能设法劝阻,自当竭力筹维。至洋人峡江行轮,意在直达重庆,揽川省之利,并非仅欲来往归、巴一带。若劝其暂试行归、巴上下各滩,既劝试行,必酌

定停泊之所,似于条约之外暗添一通商口岸。此说是否可行,事关两省,不惮详筹。有何妥善之策,禀复核夺。

**四月二十四日(6月5日)** 致电汉阳铁厂盛道台(宣怀)请照发洋匠薪水。略谓:

洋匠薪水应照合同接发。今逾期数日,各匠有违言,拟明日停工,应请尊处速发。如因日期交搭,尽可随后另商,勿贻外人口实为要。

**五月初十日(6月20日)** 派员查勘芦汉铁路路线。芦汉铁路自以由滠口北行,经黄陂、孝感、应山等县,入豫境信阳州一路驿站大道,北趋黄河上游郑州一带渡河,最为直捷简省,成功可期迅速,日后商民货物运载,诸多简易。惟楚、豫交界之武胜关等处山势较高,或恐有开凿之处,工费较巨。或谓若西出襄阳,再入豫境新野一带东北行,以达郑州,则地势平坦,惟程途较远数百里。自应两路并勘,比较工费繁简,核计日后商民利益多少,以定从违。饬委即用知县张延鸿偕同洋员锡乐巴等二员,前往查勘自汉口以北之滠口经汉川、应城、京山、钟祥、宜城、襄阳、樊城以至河南郑州之黄河南岸止,即折回取道信阳回鄂。定期三个月工竣,回省销差,不得稍有延误。

**五月十六日(6月26日)** 奏陈铁厂招商承办并议定章程。略谓:

湖北铁厂兼采矿、炼铁、开煤三大端,创地球东半面未有之局,为中国造轨制械、永杜漏卮之根。开办以来,巨细万端而皆非经见,事机屡变而意计难周。经营积年,心力交困。今厂工早已次第告成,各种铁炉、钢炉,冶炼钢铁,制造轨械,均能精美合用,以至铁山、煤井一切机器、运道,皆已灿然大备。惟是经费难筹,销场未广,支持愈久,用款愈多。当此度支竭蹶,不敢再为请于司农之举,亦更无罗掘于外省之方。再四熟筹,惟有钦遵上年六月十二日谕旨招商承办之一策。自上年秋冬以来,则有英之陶秘深、柯第仁、贺士当,法之戴马陀,前后来商,自愿以五百万两附股合办,先缴一百万,另附股四百万,加增炉座机器,添开煤井,大举采炼,得利官、商均分。且外国公使、领事皆屡来婉切询商,坚欲承揽。惟矿务为中国自有之利源,断不能与外人共之,洋商合办之议不得不作罢论。伏查大冶铁矿,从前本系直隶津海关道盛宣怀督率英国矿师所勘得,就鄂设厂炼铁造轨之议又自该道发之,且曾续有承办原议。该道才猷宏达,综核精详,经臣电调来鄂,劝令力任其难,檄饬将湖北铁厂归该道招集商股,一手经理,督商妥办。并即督饬司道与盛宣怀酌议章程,截清款目。其大指以嗣后需用厂本无论多少,悉归商筹,从前用去官本数百万,概由商承认,陆续分年抽还,惟限期须从宽缓。大率以纾民力、扶官厂为主脑,以中国兴造铁

路，必须路厂一气，轨由厂造为要义。俟铁路公司向汉阳厂订购钢轨之日起，即按厂中每出生铁一吨，抽银一两，即将官本数百万抽足还清。以后仍行永远按吨照抽，以为该商局报效之意。此次华商承办铁厂，臣与盛宣怀坚明要约，以芦汉路轨必归鄂厂定造为断，并恳天恩饬下南、北洋大臣，直省各督抚，嗣后凡有官办钢铁料件，一律向鄂厂定购，不得再购外洋之物。附陈《商局承办湖北铁厂酌议章程》，计十五款。

**同日**　奏陈设立护军营、工程队练习洋操并裁营抵饷。略谓：

前经奏准将江南护军前营调来湖北，拟将该营练熟勇丁分为前、后两营，募勇添足两营额数，遴委游击衔都司张彪、四川补用参将岳嗣仪充任前、后营管带官，并派德将贝伦司多尔夫充当该两营总教习，先募津、粤武备学生充当分教习，专肄西法马、步、炮各队阵式技艺，枪炮弹药装卸运用、机器理法，营垒桥道、测量绘图事宜。该两营月饷，即裁湖北原有之武防旗、武刚右旗、镇南前旗三旗饷项抵支。至工程队一项，今酌设工程队百人为一哨，即由前营营官兼管，毋庸另设营官。统计两营一哨，每月共支银六千四百二十四两四钱。

**五月十七日(6月27日)**　致电俄京许钦差(景澄)请代雇上等枪炮工程师。略谓：

枪炮各机精细，鄂厂现无洋匠亦能仿造，惟恐未尽合法，出数不多，请托力拂代雇上等英真聂(工程师)一人。须兼通新快枪、新快炮造法，能自出图，能操英、法语者，归总办及驻厂大委员节制。在厂监造员司中有愿考究制造法理者，务须尽其所知，详细剖释。勿加总管名目，较易相处。另雇枪厂、炮厂洋匠首各一人，在厂领工，合同须声明兼教习华匠。薪资条款请代酌定。令速来鄂。

**五月十八日(6月28日)**　据盛道宣怀禀，札委恽积勋带同总矿师德国人马克斯及翻译人等，驰往江西萍乡产煤地详细履勘，以便仿照西法，用机器开采。

**五月二十二日(7月2日)**　札善后局拨银三千两济《承华事略》绘刻补图之需。该补图系署两江任内奉旨发交钦承绘刻之件，委知县宝丰在金陵、苏州遴工绘刻。

**六月初七日(7月17日)**　致电天津王制台(文韶)。略谓：

部咨湖北承造剥船一百五十只，限今秋解津。现已季夏，无论如何赶造，万难依限告竣抵津。诚恐有误漕运，拟援同治五年成案，商请尊处就近代造，以应急需。至需费若干，即请核明电示。

**王制台来电(光绪二十二年六月初八日到)**：承造剥船，是两湖累事。由直代造，历有成案，如尊处奏准，自当遵行。

**六月初八日(7月18日)**　准户部咨,湖北指拨摊派应还俄法、英德两借款本息每年共银一百二十万两,饬各司局、会同宜昌、江汉关道迅速通盘筹画此案各期洋款如何划提凑解,一面先将六月应还之款如数汇解上海。

**初十日(7月20日)**　致电柏林许钦差(景澄)。略谓:

柏林开农会,必有例赠游人图说。请属员赴会广索全分,并另购农学切用书数种即寄,裨资译布。

**六月十七日(7月27日)**　札自强学堂改课方言,兼课化学,并附译西书及添建堂舍。略谓:

自强之道,贵能取人所长。若非精晓洋文,即不能自读西书。若不能多读西书,即无从会通博采。今更定自强学堂章程,除算学一门中国书籍较多,可不假道西文,业于本年五月移归两湖书院另课外,其格致、商务两门前经月课诸生,不免多空谈而少实际,莫若改课方言,可为一切西学之阶梯。方言各国不同,择其最要分立英文、法文、俄文、德文四门。每门学生以三十名为额,四门约共一百二十名。各延教习,分门课授。另前设化学学堂一区,附隶铁厂。今铁厂招商承办,该学堂即并入自强学堂,别为一门。又西书之切于实用者充栋汗牛,同文馆所译多交涉、公法之书,上海广方言所译多武备、制造之书。今商务日兴,铁路将开,则商务律、铁路律等类亦宜逐渐译出,以资参考。其他专门之学,如种植、畜牧等利用原生之书,以及西国治国养民之术,由贫而富,由弱而强之陈迹何一非有志安攘者所宜讲求,亦应延聘通晓华语之西士一二人,口译各书而以华人为之笔述,刊布流传,亦即附入自强学堂中,别为一事。以上事宜,仍由监督蔡锡勇、提调钱恂、总稽查姚锡光经理。

**六月二十一日(7月31日)**　致电上海盛道台(宣怀)。略谓:

广西苏军门(元春)电云,镇南关至龙州铁路,必用汉厂钢轨,藉塞漏卮,并将轨里式样开送,乞饬代造。

**六月二十二日(8月1日)**　致天津王制台(文韶)。略谓:

盛道来电谓银行利近而厚,铁路利远而薄,无银行不能办铁路,意欲兼办。惟铁路、银行究属两事,均为今日最大利权,人所羡艳者,独任其一尚恐为众忌所归,一举兼营,迹近垄断,必为众口訾议阻挠,恐非所宜。故拟将铁路、银行分为两事,先将铁路议定,再及银行,方有步骤。华人若办银行,岂能舍盛他属,但须有次第耳。

**是月**　筹解部派应还俄法、英德借款本息。

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卷六页一〇四:

二十一年九月，户部允俄请，借法俄银行款四万万佛郎，合银一万万两，以还日本第一次赔款。是年三月，又借英、德商款一千六百万镑，合银一万万两，付第二次赔款及威海军费。摊派各省认还，湖北每年应解一百二十万两。部议除京饷、协饷、旗饷、备荒经费、内务府经费、出使经费等项照常分解外，无论何款，别筹腾挪整顿之法。

**是月**　江、汉盛涨，各处告灾，筹款平粜赈抚。奏请拨地丁、盐课银接济，留漕粮运费以充工赈。于汉口设局，专司赈务。因沿江各省皆苦雨，下游运米不至。湘米亦不出境，商湘抚给照，准民运米入鄂。

**七月初一日(8月9日)**　札委候补道王秉恩等筹办武备学堂。略谓：

自强之策，经武为先。武备事宜，尤以设立学堂教育将材为首务。湖北地据上游，陆军尤为急务。亟应创建学堂，专取文理明通及本有功名易于仕进者。凡文武生员、贡监、文武候补员弁以及官绅士家子弟，无论何省之人，均可收录入堂肄业，操练马、步、炮队各阵式、兵法，枪炮药弹、旱雷火箭运用制造理法、营垒桥道、行军铁路、电线、测量绘图、体操以及行军各种机要应行通晓事宜。现在洋数习已到上海，自应招选员生，刻日开学。其学堂、操场处所，查武昌省城东隅宽旷地方，最为合宜。一面购地绘图，委员估工兴造。其未成以前，暂借铁政局为学堂，并租赁民房为委员、学生居住之所，先行开学。

**七月初三日(8月11日)**　以《承华事略》刊刻告竣，咨南书房查收。略谓：

本部于光绪二十一年十月二十六日在署两江总督任内，接准南书房公函，钦奉发下御笔题签内府抄本《承华事略》一本，发交臣付苏州书局照说画刻，并提要刻入，当即就近发交江宁书局督工绘刊。本部堂旋于本年春奉旨回湖广本任，当令委员宝丰带同画士赴苏州书局接续办理，昼夜督催赶办。兹各工一律告竣，恭校刷印，装订成册，合共四百部，饬委原派督工委员湖北试用知县宝丰赍送南书房，恭呈御览。请烦查照施行。

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卷六页一〇四：

内府藏王恽《承华事略》抄本，元图久佚。公在两江，南书房奉旨发交画刻。吴清卿(大澂)中丞方家居，公举以相属，延吴中善画者依说为图，并请费屺怀编修督率其事，考究历代衣冠器物制度，审度事情，配合景物。图成，以精刻不易，议用石印。南斋谓此钦定第一部书，必宜刻木，乃选良工刻之。成而复改者数四，别以石印法缩印，凡费一万余两，是月呈进。当时善画人物者推沈塘、吴友如，皆役于兹役。

**七月初四日(8月12日)**　饬试用知县宝丰迅将《承华事略》补图并原书木刻

二百部,石印二百部及木刻板片,赍送至京,赴南书房呈投。

**七月十三日(8月21日)** 电复上海盛道台(宣怀)。略谓:

"三难"皆有破法。声望事权必当力筹,苏宁、广东(铁路)亦可请兼办,请即日来鄂详筹一切。

**盛道来电(光绪二十二年七月十一日到)**:芦汉铁路事有三难:商借洋债无的款指还,恐洋人做不到,难一。洋债条款要国家核准,恐政府做不到,难二。华商先收银二成方能借债,以后八成须华商按期归还,恐华商做不到,难三。以位卑望浅之人,破此三难,尚无把握。

**七月十四日(8月22日)** 致函李兰荪(鸿藻)宫保。略谓:

晚自春间回任鄂疆,瞬逾半载。时艰鲜补,栗碌滋惭。铁厂因经费无出,遵旨交津海关盛道招商承办,良非得已。该厂炼钢造轨,足媲西制,将来铁厂铁路,必须联为一气,我用我轨,方能自保利权,且协政体。认办铁路之商人昨已陆续来鄂,面加询考,惟其中皆系洋股影射,殊觉令人索然。此事实难措手耳。

**七月二十二日(8月30日)** 致电苏州张子密侄,拟请青浦陈莲舫赴京为李高阳(鸿藻)诊治痰火症。八月初一日张子密来电,谓陈莲舫以母亲九旬,不能远去为辞。

**七月二十三日(8月31日)** 札善后局汇款资助上海约翰书院拟译《列国史鉴》,以期早日观成。略谓:

洋务一端为今日要政。交涉之事动关国民生计。方今四裔环伺,时事艰难,自非博通时务,熟悉洋情,无以祛积习而善操纵。此本部堂设立译书局之本意也。惟是译才难得,经费浩繁,以前编纂洋务各书稿本甫经创定,搜罗尚未大备。亟须合中外心思才力,旁搜博采,广为提倡,以期译本日多,流传日远,使天下才杰聪明之士咸知各国之形势性情,虚实强弱,以裕因应之方,而筹自强之策。本部堂上年资助上海广学会银一千元译辑《泰西新史揽要》一书,海内争相购阅。兹有上海约翰书院掌教西士李氏拟译辑《列国史鉴》一书,呈请资助前来。应即由北善后局在于新筹项下捐助一千元,移交自强学堂译书处转送该书院掌教查收,以期早日观成。

**七月二十五日(9月2日)** 饬善后局汇款订购《时务报》分送湖北各衙门。略谓:

报馆有益大局,实非浅鲜。查上海新设《时务报》,每一旬出报一本,识见正大,议论切要,足以增广见闻,激发志气。且系中国绅宦主持,不假外人,实为中国创始第一种有益之报。现已饬时务报馆,所有湖北全省文武大小各衙

门,俱行按期寄送一本,各局各书院各学院分别多寡分送。共计二百八十八分,总计报价一千一百五十二元。本年以半年计算,应付银元五百七十六元,即交汉口电报局转寄上海该报馆查收。

**同日**　会直隶总督王文韶奏陈卢汉铁路商办难成另筹办法,并保荐盛宣怀督办。略谓:

本年三月十二日奉上谕,芦汉铁路关系重要,提款官办万不能行,惟有商人承办,官为督率,以期速成。惟铁路之设,有形之利在商,无形之利在国。有限之利在路商,无限之利在四民。芦汉之议虽自臣之洞创之,实由朝廷主之。嗣以事局变迁,未能兴举。比年东方用兵,征调遍及天下,水陆兼程,赴机常缓,赍运费繁,智尽能索,中外士大夫于是始憾兴造铁路之迟矣。此项铁路,谕旨以官督商办为指归,以不入洋股为要义。所有先后在京具呈集资承办之四人(指吕庆麟、刘鹗、方培垚、许应锵),其行径不必尽同,而全恃洋股为承办张本则无不同,均可无庸置议。然则干路必不可缓,洋股必不可恃,华股必不能足。其事愈急,其术愈穷。臣等奉命数月,正在为难。博采周咨,或谓铁路未成之先,华商断无数千万之巨股。惟有暂借洋债造路,陆续招股分还洋债之一策,集事较易,流弊较少。盖洋债与洋股迥然不同。路归洋股,则路权倒持于彼。款归借债,则路权仍属于我。咄嗟立办,可以克期成功,故曰集事易。路、款划分,可以事权不移,故曰流弊少。且中国所借洋债向指关税作抵,若华商自向西商移借,必指铁路应入之款作抵,所订合同条款亦须国家核准,故论者谓商借不如官借直捷。款由官借,路由官造,使铁路之利全归于官,策之上也。臣等折中群议,综其大要,当以专设大员,官督商办,并准由公司一面招股,一面借款,为入手第一义。查直隶津海道盛宣怀才力恢张,谋虑精密,博通洋务,深悉商情,甚有合于刘宴用人所谓通敏之才。中国向来风气,官不习商业,商不晓官法。即或有勤于官通于商者,又多不谙洋务。惟该员能兼三长。应请特旨准设芦汉铁路招商公司,先派盛宣怀为总理,使天下皆知事在必成,以一视听而便设施。又奏谓商民惟利是视,可于图成,难于谋始。故各国铁路无不官创之而商因之,请准在英德已借洋债之内拨银二千万两,发交公司,或暂作官股,与商股一律收取股息。或竟作为借款,俟商股招定,陆续归还。

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卷六页一〇四:

上年十月,督办军务王大臣奏言:臣等面奉谕旨,以铁路工程亟应举办,饬广西臬司胡燏棻先将津芦一带勘估。窃以提纲挈领,自以芦汉干路为枢纽。惟地段绵长,必须南北分举。而一切材料由津至芦沟,转运艰阻。故拟先将此

路造成,以固始基而省运费。且冀各省殷富绅商闻风兴起,集股较易。奉上谕:津芦一路,即派该司督率兴修。芦汉一路道路较长,经费亦巨。如各省富商有集资在千万以上者,准设公司兴办。是年春,国子监司业瑞洵奏言,铁路商办难成,请提款官办。会粤商许应锵等先后呈称集股有着,各愿承办,请派大员督理。诏以瑞洵原折交督办军务王大臣奏议。嗣议复,官办不如商办。奉旨:提款官办,万不能行。惟有商人承办,官为督率。著王文韶、张之洞会同办理。许应锵等分办地段,准其自行承认,不得有洋商入股。公与文勤察知许应锵等股分皆有洋商在内。而道员盛宣怀以承办铁厂至鄂,与言铁路事,议论透辟,拟举其经办,并参酌瑞司业原奏,请在英德借款内提款发交公司,作为官股,俟商股招定,陆续收回。既定议,会衔入奏。[按:本年八月初九日,以王文韶、张之洞奏请设立卢汉铁路公司,并保津海关道盛宣怀督办,诏命盛即来京,以备咨询。当日,盛自沪启程入都。九月初六日,总署奏:盛宣怀说帖确有见地,请准设公司,令其督办。从卢汉铁路办起,苏沪、粤汉亦次第扩充。即由公司招商股七百万两,借洋款二千万两,商借商还,并提拨借银一千万两,南、北洋存款三百万两,以期官商维持。卢汉既为干路,非双轨不足为各路之倡。九月十三日,光绪帝召见盛宣怀,询南北铁路事。盛敷陈大指,帝深维至计。次日奉上谕:前据王文韶、张之洞会奏芦汉铁路另筹办法,请设铁路招商公司,并保盛宣怀督办一折,当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王大臣查阅。旋据奏称,遵旨咨询盛宣怀,据陈一切办法均确有见地,请准设铁路总司,令盛宣怀督办。从芦汉铁路办起,苏沪、粤汉亦次第扩充等语,并将盛宣怀所递说帖抄录呈览。昨召见盛宣怀,奏对具有条理。已责成该员实力举办,以一事权。仍着王文韶、张之洞督率兴作。如勘路购地及设栈造桥等事,条绪极繁,该督等不得因荐举有人,遂尔稍宽责任。作事谋始,务策万全。着再逐细考校,电商妥协。盛宣怀开缺,以四品京堂候补,此后折件着一体列衔具奏。钦此。]

**八月初十日(9月16日)**　为盛道(宣怀)请兼办广东铁路事电商天津王制台(文韶)。略谓:

前盛道屡请兼办广东铁路,因知粤省较易集股,因恐招浮议,此次折内未敢叙入。此时该道在京,拟会电总署为一揭之,以便该道面禀一切。拟电略云:建造铁路,乃创办之举。粤省通商最早,粤商创办各事较他商敢为,而资本亦厚。此次设立芦汉铁路公司,若准其带造粤省铁路,则招集粤商较易,而芦汉长路可望早成。前发折后,盛道在沪采访商情,始知粤商必欲兼办粤路,方愿入股。除饬盛道进谒钧署面禀一切外,特此电商,是否可准之处,祈钧裁云云。祈即改定并商盛道。此电或即行先发,或迟数日俟该道到京后再发,统祈卓裁示复。

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卷六:

芦汉铁路货少利微，盛议必兼办粤汉而设银行，商本方能利用。入奏时嫌于笼尽利权，故不之及。至是盛已入京，乃以兼办粤汉之说为其发端，而银行事为盛计终非万余全，故不入告。盛召对，退而陈自强大计，请设达成馆，开银行，特旨允准。后上海设南洋公学、中国通商银行，其议本此。

**八月十四日(9月20日)**　札北藩司、盐道将应发文武员弁俸廉薪粮杂款一律改发银元，以广流行，腾出银两即随时拨解银元局供铸，源源周转，有裨钱法民用。

**八月十九日(9月25日)**　致电总署请坚持新开四口总界之说。略谓：

去年日领在沙市议租界，指定沿江天灯以下八百丈地。本年又嫌地太低洼，意欲改移向上。敝处以其所指太多，正欲议减，且须商议管界权，曾派员随同道府与议。彼又以未奉政府信为词，相持月余无成议。嗣彼又催促，即由新任俞道会同聂税司遵钧署来文总界之说与议。彼坚执不允，称候政府示。恐林使来饶舌，先电陈情形，然八月二十五日仍开关无碍。窥彼意欲于新开四口独擅租界，而令他国人仰租于彼。今中国尽买民地，沿道修堤以待彼用，转租则彼获其利，不租则找出其费，情殊狡狠，万万无此办法。现谆饬道专本总界之说以与磋磨，总界成则彼计不行，即界权亦自归中国。请钧署电饬苏、杭一律为总界相持，方冀有成。否则一处松劲，他处援照，无从独办也。

**八月二十二日(9月28日)**　咨户部呈督办军务处议准湖北裁鄂省三旗之兵，精练洋操护军并工程队一哨，一切饷项均照武毅军章程，费不加增而于地方大有裨益。札北善后即便遵照。

**八月二十五日(10月1日)**　致电芜湖袁道台(昶)。略谓：

陈莲舫比部母老丁单，自系实情。惟闻其母年高体健，陈比部赴皖留芜，往返须十余日，如进京亦不过二十余日。既可赴皖，何难进京。请代致陈比部，如允进京，即专函敦请，致送川资，并电盛道派轮迎迓往返。以一月成二十余日为度，决不久留。高阳公(即李鸿藻)一身关系大局，陈比部果能往诊，早占勿药，上慰宸廑，名动朝野，想其贤母亦必欣喜，不独鄙人感颂已也。

**袁道台来电(光绪二十二年八月二十八日)**：受业昶素知比部与沈刑部曾植至交。其人傅山之流，尚无近日马培之、费伯融等索谢恶习，人品殊高。现已慨允钧命，请速派妥员径赴青浦送比部同行最妥。昶要约以封河前十日仍由杏荪兄派轮送还为度。

**盛道台来电(光绪二十二年九月初四日)**：今午高阳函云，香帅来电，心感曷极。现诸症渐平复，惟起跪未便。现拟初八销假，莲舫即无须北来。望速电香帅代达谢忱云。宣午后往见，确比十八大好。复述宪意，陈已允来，可资调理，并不费力。高阳云，现服方药甚合，陈来无可更易，促令电辞。乞宪速电青浦暂止。

**是月**　沙市开关通商，以荆宜施道为税务监督。

**九月十三日(10月19日)**　致电上海义昌成樊委员,谓:

现需用英金镑五元,法金佛朗、德金马克、俄金罗布各十元。望即速如数觅购,交轮寄鄂。该价若干,即寄还。

**九月十五日(10月21日)**　致电荆州俞道台(钟颖)转达总署来电云:

沙市议设总界,本署意亦相同。惟近日迭接日本照会,执定马关约,力争新开口岸专界及界内专管之权。辨驳数日,词气坚执,否则即将已定新约作废,势成决裂。已于十三日奏明,奉旨允准。即于是日与该使互交文凭,订明专为日本妥定租界,并管理道路及稽查地面之权。沙市新开之口自应划给日本专界,界内管理之权应照上海办法,归日本自理,其余各节可酌照杭州章程办理。希转饬关道与领事照约商定为要。

**同日**　致电天津王制台(文韶)。略谓:

盛宣怀蒙特简,事事照议,铁路必可成功矣,欣慰之甚。

**王制台来电(光绪二十二年九月十六日)**:总署复奏,均照原奏及说帖。十四日寄谕:王、张会奏芦汉铁路另筹办法,请设铁路招商及并保盛暂办一折,当交总理衙门查阅。旋据复称:遵旨咨询盛,据陈一切办法,均确有见地。请准设铁路总公司,令盛督办。从芦汉办起,苏沪、粤汉亦次第扩充。即由公司招商股七百万两,借洋款二千万两,商借商还;并提拨借款一千万两,北洋存款三百万两,以期官商维系,速成巨工。并称芦汉既为干路,非双轨不足为各路之倡等语,并将盛所递说帖抄录呈览。昨召见盛,奏对具有条理,已责成该员实力举行,以一事权。仍着王、张督率兴作,如勘路、购地及设栈、造桥等事,条诸极繁,该督等不得因荐举有人,遂尔稍宽责任,作事谋始,务策万全。着再逐细考校,电商妥协。盛开缺以四品京堂候补,此后折件着一体列衔具奏。

**同日**　致电京甜水井盛杏孙京卿。略谓:

特简荣迁。铁路事事照议,欣慰之至。现议从何处办起,是否先办汉口,抑两头并举。合肥于此事有何议论。

**盛京卿来电(光绪二十二年九月十八日到)**:圣意欲速成,必须两头并举。目前要务,约举数端:一订洋债,一延工,一勘路,一造轨,一招商,一设学堂。拟与译、户商订妥当,月杪出京。到津禀商夔帅,即返沪。各项章程,必俟到鄂面禀,再行奏定。傅相以洋债不及洋股容易,诚然。宣面谈尚融洽。

**九月二十日(10月26日)**　电复俄京许钦差(景澄)订雇枪炮工程师。略谓:

枪炮英真聂(工程师)请即照订,饬速来。惟恤款一层,望议明必须因公受伤,方照三年薪数。倘因患病或他事以致残疾、身故,止可酌给。舱位亦只给一人,余眷由其自付。至住房则尚宽,尽可容眷。

**许钦差来电(光绪二十二年九月十六日到)**:力拂觅得熟谙枪炮英真聂,须年薪千二百镑,恤

款照三年薪数。头等舱位,连眷三人,宽给住房。允否,候复即订。

**九月二十一日(10 月 27 日)** 就沙市开埠划界事致荆州俞道台(钟颖)。略谓:

既给(日本)专界,本拟各工全不举办。惟江滩常被水淹,倭人必藉词易地,强索街内,致启华洋杂居之渐,后患无穷,故仍须筑土堤。一堤之外一概不管。不修石磡岸,不筑马路,至巡捕房更不可设。此事筹思至再,不得不然,仍即估工兴办为要。

**九月二十三日(10 月 29 日)** 奏陈铁厂征税,商情未便,请仍优免税厘十年。略谓:

据盛宣怀禀称,本年五月,总理衙门奏准凡机器制造货物,不论洋商、洋货,统计每值百两征银十两,此后无论运往何处,概免税厘。惟总署奏定值百抽十之案,专为预防洋人在华设厂用机器改造土货而设。夫曰制造、曰改造,皆变其本体,别成一物之谓也,如由蚕茧而缫为丝,由丝而织为绸;由棉花而纺为纱,由纱而织成布是矣。若铁之为物,必以机器造为轮船、枪炮,以机器制为各种机器,始可谓机器制造货物。今采矿铁炼生铁,以生铁练钢、练熟铁,本体未改,与缫丝、纺织等厂名义攸殊。铁厂用过官款数百万,华商承办后,方期陆续收回。官本商办,关系尤重。中国炼铁事属创始,一切厂用繁费较多,佳煤未得,购价尤贵。再加十一之税,成本愈重,销滞商乏,官本虚悬,获咎无辞,何益于事。仰恳仍照原请,优免税厘十年。或俟官本收请,再行照收税厘。臣以为中国采炼钢铁为保守自有权利第一大政,内地铁矿决无与外人公共之理,非如蚕茧、棉花随地可买,更无虑(洋商)借口。铁厂虽由华商承办,而官款甚巨,将欲次第提收,实官本商办之局。中国始创炼铁,比之外洋铁费多本重,所恃保华商以抵洋铁者,全在国家自有减免税厘之权,可以轻成本而广销路。仰恳饬下户部通筹熟计,仍准查照原请,优免税厘十年,或俟官本全数收回后再行照章征税,以维铁政而保权利。

**十月初二日(11 月 6 日)** 示谕推广银元及银元票以济制钱之不足。略谓:

鄂省前因制钱缺乏,业经铸造本省字样银元,定价作制钱一千文,并刊发司印银元、制钱各票,准完地丁、漕粮、关税、盐课、厘金各公款。复在省城设立官钱局,支取钱文,兑换银两,以昭大信。迩来附省各关、局俱已陆续收解,惟外府各属尚未以此项银元票及本省银元完纳丁漕等项。推原其故,必缘距省遥远,商民人等来省兑取不易,致未通行。兹特将本省字样银元及银元票饬令司局札发各府州分派各属承领,转发各钱店、当铺,宜昌兼发税铺,以期流通。

各钱店承领，务照每元定价一千，公平交易，不准高抬抑勒。但商民人等兑换此项本省银元及银元票，除完纳丁漕等款外，设有别项应用必需制钱，应各就近各钱店随时取钱，或掉换花票，或改兑银两，均可各从其便。且查各钱店于他店花票尚可互相出纳，此项银元官票尤应一律收受行使，庶商民得以均沾利益。即或市面缓急相需，省城官钱局储有的款，不妨持票赴省支取，决不稍有留难。合行示谕通省军民人等知悉：须知此项本省银元及银元票以济制钱之不足，各钱店、当铺、税铺系奉公领用，稳定可靠，断不必迟疑观望。倘钱店、当铺、税铺以及各铺户不允支取、调换、赎取当件、购买货物等情，即属故为留难，准喊禀各该地方官，治以把持行市、阻挠钱法之罪。

**十月初七日(11月11日)**　致电京盛杏孙京卿(宣怀)，直陈不以其督理银行为然。略谓：

银行事，章程来悉，利弊未究，鄙人实不敢置议。且来电请派大员督理，与户部、各省交涉一节，鄙意亦觉未协。窃谓宜请敕下南、北洋大臣招商开办，共派八董，即就八董中派一人为总董，一切由其总汇，即于阁下戚族中遴选熟悉商务者充之，如由八董中公举尤善，自然与铁路总公司联络一气。如此，则与铁路有益，于阁下无碍。阁下以列卿总司南北铁路，任寄已重，体制已崇，事权已专，忌者已多，若再督理银行，必致群议蜂起。又查外国银行定章，向不准兼任别项贸易。若归一人督理，则是明言为铁路招股而设(银行)，恐财东不免疑沮。且事多难察，人多难精，各省董事岂能一一尽如尊指。设有一处不稳，牵动天下大局，关系阁下声名。若唐刘晏何等才望，何等功效，徒以笼尽天下利权，终难自保。鄙人既倚阁下成此路工，自不得不代筹万全，实不敢请阁下为银行督理。

**盛京卿来电(光绪二十二年十月初五日到)**：银行事，总署、户部均欲议准开办，并拟并交宣怀招商督理。高阳谓须趁宣在京议定，常熟谓银行与铁路相为表里，宣折内未及督理之人，自因避嫌起见。但铁路招股借债，既须凭借银行方能措手，应仍由两帅电奏或电咨总署，以便归并会议，便可一议即准。初九日又来电，谓顷蒙训诲，当即禀明请归南、北洋招商，不再与闻。宣蒙两宪知遇，如存私利之心，天诛地灭。特虑招股不成，贻笑中外耳。

**同日**　致电俄京许钦差(景澄)告枪炮厂拟扩厂添机。略谓：

铁厂已奏准归盛道招商承办，此后枪炮厂专款自可宽裕，故拟将大小快炮添齐，使足供海防用。至造十二生快炮难精之语，想系克厂忌我沮我之言。务请仍切商力拂另添全机，务使年出新式十二生快炮二十尊，如太贵，年出十尊亦可。此事鄙意期于必行，盖此后中国力量断不肯筹款再向外洋购长江台炮，临时赶购赶练亦来不及。必能自造此炮，江防各台方不虚设。



张之洞全集(十)　15678

**十月初九日(11 月 13 日)**　就沙市开埠划界事再电荆州俞道台(钟颖)。略谓：

总署既准日本在沙市设专管租界，则我只可与议定界址，订明承租日期，姑为修一土堤暂免水淹而已。至将来如何加修方得坚固，界内桥梁道路、沟渠、马头如何修造方适彼用，以及一切修饰点缀如何方称彼意，均由其自管自理，我不能过问，亦不便代谋。但既称专租，则华民不得在内居住，亦应有之义。又日人界内游行应不准改用华装，不遵者作华民论，归地方官审办，以免混杂，难于保护，亦属要紧。两节必须先行订明。除将以上数事议定外，其余一切专界办法，湖北有汉口英界以及去年新开德界作样，不必远取他省办法，决无游移，不必与之多谈。

**十月初十日(11 月 14 日)**　致电京通州盛杏孙京卿(宣怀)。略谓：

招商兴办银行出自特旨，较之由下拟议奏请得力多矣。天眷优隆，欣贺欣贺。惟官款三百万何以不提及，想另作一篇文字耶。阁下意中必早有切实可靠之总董，鄙人一切茫然，实无从赞一词也。

**盛京卿来电(光绪二十二年十月初九日到)**：本日军机处交片，面奉谕旨：银行一事，前交部议尚未定局。昨盛宣怀条陈有请归商办之议，如果办理合宜，徇于商务有益。着即责成盛宣怀选择殷商，设立总董，招集股本，合力兴办，以收利权。钦此。正拟推卸，已蒙任使。旨意注重选立总董，隐与钧意吻合，自应遵旨择人兴办。既无公款，又非督理，一有头绪，即置身事外。钧意如有堪胜总董者，乞密示。

**同日**　致电天津王制台(文韶)。略谓：

正虑银行不成，杏孙归咎于我两人之不肯推毂。今闻招商出自特旨，省却无数周折，欣幸之至。惟总董最为紧要。弟前电拟归南、北洋派充，饬举则可选与杏孙亲切可信之戚族充之，与立合同，令其协助铁路公司。今旨令盛自选派，不知渠有何妙策。

**同日**　致电广州谭制台(钟麟)等。略谓：

湖北目前钱缺价贵，商民困极。粤省商民通用向以银元为主，故钱价尚平。拟将鄂银元运赴粤换钱回鄂应用，每月所购不过值银三万两。一年以后鄂钱稍充，或可停购。特奉商。

**谭制台等来电(光绪二十二年十月十四日到)**：粤东钱局停铸两年，民间钱缺与鄂同，市肆所用大半搀和鹅眼、水上漂之类。鄂省欲向粤购制钱，当俟铜价减落之时商之，此时无以报命。

**十月十四日(11 月 18 日)**　致电贵州嵩抚台(昆)。略谓：

湖北官布局纱布奏准在江汉关完一正税，概免各省内地沿途税厘。夏间天顺祥商号运局布六百匹往黔，即具咨请通饬各关卡照验放行，想达冰案。兹

据天顺祥禀称,周国亮船装局布七十件,八月过曹家溪及镇远各厘局关卡,均仍令完厘税等情。敬恳速饬查明是否确实,并请通饬勿再重征,以符奏案。

**嵩抚台来电(光绪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四日到)**:前电官布局纱布免抽厘税一节,现据局禀复,商人于局织纱布之外夹有洋纱影射,一经免抽,即去大宗,实难支持大局。况抽收系落地厘税,与他省情形不同。请祈原谅。

**十月十七日(11 月 21 日)**　致电总署陈受雇洋将不得干预兵权。略谓:

德员阿森玛两次来禀,愿来鄂报效供差委,即望饬来。当俟其到后与之商立合同,或教语言,或教武备,惟不能干预带兵之权,须听鄂督及总办之道员节制。历来所募用洋将、洋教习,皆系如此,务请先饬知为祷。

**十月二十六日(11 月 30 日)**　致电总署,请力阻日本在沙市创设邮便局。略谓:

中国邮政,业经钧署奏定兴办,方将商撤上海向设之各国书信馆,以收回主国应得之权。除上海外,通商各口向只税务司及各国领事署或工程局寄售印花票即由彼处附轮递寄,未有明设邮局者。今日本欲于中国创兴邮政之初有意添设邮便局,实与中国新政有碍,且与旧章不符,万不可允许。惟此事非外间一处所能争,必钧署向林使极力阻止,或冀有成。

**同日**　就沙市开埠事电复总署。略谓:

沙市租界屡议未妥。查议界大致在管界与工程两项。我管界则我任工程,不管则不任,是一定办法。现既许彼管界,则界内工程应照专管向例,归彼自任,如上海各国办法。马关条约并无租界归我修堤修路之文,而日本于管界则援照向例,于工程则借口苏、杭。俞道与永泷辩论,彼竟拍案肆怒,无理已甚。沙市情形更与苏、杭不同。苏、杭界濒运河,但有道路工程而无堤工。沙市面临大江,背负万城大堤,本系堤外余土,江水盛涨即被淹没,非加筑外堤、横堤,不能筑室立埠。而横、直千余丈之堤,估计土、石两工,极省须二十余万金,道路又须十余万金。我既无管界权,岂能掷巨款为他族兴巨工。即如汉口租界滨江碻岸,皆洋人自修,是湖北本省自有章程可循。现正争辩相持,林使乃谓"大致已妥,此外细碎之事"云云,彼肆其巧诈,意在混淆钧听耳。昨接委员电,彼于道路工程口气稍活动,而于堤工尚未转圜,正须力与磋磨。

**总署来电(光绪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四日到)**:日使以沙市租界大致已妥,此外细碎之事,请饬关道速定云。希饬催电复。

**十月二十八日(12 月 2 日)**　致电荆州俞道台(钟颖)等。略谓:

修堤需二十余万金,乃万不得已之举,本欲俟华洋不杂居、道路归彼修两

议定后,然后明告允许,仍须令彼帮贴工费,已将办法指授梁令。今两议未定,先遽允许,未免太急,何不候梁令到后一商耶?此时可告以非此两议商定,堤仍不修。且修费浩大,应摊增地租,不然仍不修。总之,抱定《马关条约》并无修堤、修路之语。苏、杭已得便宜,仅止沙市一处不能尽满其欲,断无废约寻衅之理。该道务耐磨勿摇,若被横暴恫喝,只可姑忍之,洋务事无可如何也。

**十月二十九日(12月3日)**　奏陈安设湖南、湖北电线。略谓:

电线之设,将数千、万里联为一气,洵为有益无损之要政,各省奉旨设立通行已久。前因湖南、湖北两省中隔重湖,文报往来遇有风阻,动淹旬日,于光绪十六年经臣之洞奏明将荆州商局电线由沙市过江,接造至湖南澧州经长沙省城直抵湘潭。惟时地方风气未开,遂有毁拆电杆情事,当即饬令停工,暂缓安设。现在湘省绅民咸知电线之便,拟改由自湘通鄂之驿路安设,由长沙省起,历湘阴、临湘、岳州一带驿路安设至湖北蒲圻县境,计程四百五十余里。此路工竣,再由长沙省城接设湘潭。省城绅民既经乐从,省外州县自无扞格。

**十一月初二日(12月6日)**　再电总署驳阻日本设邮便局。略谓:

《马关条约》并无准日本设邮便局之语,万不能许其随意增添。一经暂许后,断不肯撤。我正行邮政,彼何得扰乱。此举非为争利,乃中国政体政权所关。若约外任彼要求增加,将来何所底止。况沙市尚未开关,彼之邮局并非已设,切恳钧署驳阻。即使津、沪不撤,新开四口断不容妄添。切祷。

**十一月初八日(12月12日)**　致电成都鹿制台(传霖)询云阳山体坍塌如何治理。略谓:

云阳大藏山于秋间坍塌,江心中洪梗塞,浪涌如山,上水船货到此须盘滩换船方能上溯,下水盐船亦十坏七八。似此艰险,于民生国计关系甚大。究竟是何情形,现拟如何作法。

**鹿制台来电(光绪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一日到)**:云阳山崩,入江大石如品字形,激成险滩,商船梗阻情形悉如尊电。刻正筹款集捐,派员修凿,必须水落石出,方能大举。目下水未甚涸,办理尚无把握。

**同日**　以湖北迭被灾祲奏请展限赈捐一年。略谓:

上年被水受旱成灾,奏蒙恩准开捐济赈,原定一年为期,瞬届限满。惟是本年江、汉水势之大较之上年未尝稍减,而秋汛势更汹涌,泛滥为灾。上年受灾之区民困未纾,复遭水患,情形深堪悯恻。应修各堤本系民工,但小民迭被灾祲,待赈孔急,遑顾于工。必得工赈兼筹,庶可补救。但需款甚巨,库储空虚。惟待赈捐集腋,藉济工抚要需。恳准将湖北赈捐展限一年劝办,俾得多集

捐款,以济工赈而苏民困。

**十一月十五日(12 月 19 日)**　致电荆州俞道台(钟颖)等。略谓:

沙市界地照三百八十丈,驳去八百丈之说,甚妥。地分三等,分年缴价。是否由官先垫,想必是驳去拍卖之说。如非拍卖,又不须官垫价,且定有年限,即画押可也。约中须声明不候拍卖缴价,限期至多三数年为要。修路、修堤、杂居三层,本日电总署请其坚持矣。本意以垫价为无妨者,欲借此以抵换不修堤、路也。今堤、路总署能驳与否无把握,则官垫太吃亏。是否官垫,速即刻复。

**俞道来电(光绪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日到)**:地价逐年加五元,五年后招租,有增无减。未许官垫。现改二十四日画押。

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卷六:

新开四口租界,公初拟并案议定。是年三月,道员黄遵宪与日本领事会议于上海。日本固争苏州租界管理之权,捕房、路政皆属之,公属勿言沙市开埠事。既而苏界议定签字,日本外部犹有不满。其驻使与总署另议,卒如所请。及沙市议界,日本欲其商民与华民杂居,公不许,许以沿江新滩。日本索滩地八百丈,且援苏、杭例,筑路而日本管理之。濒江低窪处,官为筑堤。公坚持不可。至是,议租地宽一百二十丈,长三百八十丈,为筑土堤障之。而管理之权,总署谓应如苏、杭例,竟不能改。

**同日**　电复上海盛京堂(宣怀),坚持卢汉铁路走信阳不走襄樊。略谓:

信阳乃不易之理,造费又较绕襄樊为省,养费尤省,仍不失襄樊之利,想锡乐巴能详言之。马头可详酌。总之,汉口到滠口难修也。造路以勘地、绘图为纲领,不嫌详慎。美匠承修,自宜派美工师复勘。铁路学以德国为最精,凡英、法大工程多借助德人,凡大工师多出身德学,故无论何国人造路,锡乐巴均可用。其人学术精到,心地光明,甚为难得。鄙意在官商同用,未便专属之公司,庶处处均便咨询,于考核斟酌路工大有裨益。

**盛京堂来电(光绪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二日到)**:锡乐巴面谈,汉至信阳路最难,须再细勘。汉阳起首,亦尚约略。纽约商董带同工师月初可到,如议有规模,再派美工师复勘核定。锡精明,通华语,拟派总公司参赞,无论用何国造路,可备顾问。钧意如何。

**十一月二十日(12 月 24 日)**　致电天津聂提台(士成)。略谓:

承寄贵部课程、阵图,严整活变,切于实用,佩甚。此间初练洋操,祈再惠课程、阵图各十分,交文报局寄鄂,以便分发各军讲求练习。

**十一月二十二日(12 月 26 日)**　致电上海盛京堂(宣怀)。略谓:

南北铁路局面宏阔，需人必多。赵令竹君(凤昌)才长心细，熟悉情形，确是有用之才，已晤面否。望与就近委派一事，必于公事有益。

**盛京堂来电(光绪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到)**：赵令历练已深，必当设法位置。

**十二月初三日(1897年1月3日)**　奏陈湖北省监利、江陵、武昌、咸宁、嘉鱼、汉阳、黄陂、孝感、沔阳、黄冈、蕲水、罗田、广济、黄梅、潜江、天门、应城、公安、石首、松滋、荆门等二十一州县本年被淹受旱已未成灾轻重情形，请分别蠲缓新旧钱粮银米，并俯准在于地丁、盐课、厘丁项下共拨银八万两，以备来春青黄不接之需。

**十二月初九日(1月11日)**　奏请展限校阅湖北营伍。略谓：

简阅营伍乃自强之要图，本应加意整顿。且现奉严旨切戒视为具文之弊，尤应懔遵。查今日整饬武备之道，重在勇营，次则练军。此项练军湖北向谓之操防营。缘勇营习气较浅，练军饷银较厚，若力加整顿，尚可冀其有用。至绿营未曾加饷挑练之兵，既因饥疲困苦，多兼工贾营生，又以分汛零星，不能团扎训练，故整饬殊为不易，将来尚须另筹长策，奏明办理。本年臣到鄂后，奏明于湖北设立洋操练护军两营。当经切饬各统带营官讲求训练，屏弃饰观之故套，另立简易之新章。惟除洋操护军两营操练已熟外，其余均系裁并移调，到防未久，操练之日尚浅。至今日军械专以枪炮为切用，湖北各绿营向来只有土枪，在今日几同弃物。操防练军亦只系前膛洋枪，各营大率不过发给后膛枪数十枝，以资弁目操练。臣前由粤带来后膛快枪二千枝，又在鄂采购后膛枪数百枝，军装局原存亦有后膛枪数百枝，曾经酌发防、练各营操练打靶。嗣以东洋有事，鄂省奉调北征诸军甚多，过境者亦复不少，需用孔亟，当将各枪尽数解供北上各军，并将已发各营者收回凑用。从此鄂省军械搜罗一空，并前膛洋枪亦罕有存者。此时若循例校阅，无论绿营、勇营，皆不过以旧枪刀矛、老年阵式敷衍了事，于战守之实用毫无裨益。上年兼护督臣谭继洵订购前膛洋枪数千枝，今年八月始到。臣奏明在江南所拨小口径快枪数千枝，现正派员督匠逐件检阅，细加擦拭，酌发为打靶之用。汉阳枪炮厂现止造成一千余枝，分发各营，不敷尚多。当经函商南洋大臣刘坤一借拨购存最多之毛瑟十响快枪二千枝，不日即可运到。到日当分发省内外各勇营及练军营，责成官弁兵勇一体上紧学习操练。惟初学演练快枪，必须数月后始能大致娴习。到时再加考校，庶有实际。再，本年秋间，湖北江、汉并涨，灾区甚广，办理赈抚艰难万状，而出省阅伍适在此数府州之境。调操弁兵既多劳费，文武官吏不免纷纭，亦有未便。拟请待至明年夏间灾象稍纾，再行出省将武、汉及省外各处勇营、绿营次第简阅，认真考校，分别赏罚，以昭激励。

**十二月十一日(1月13日)**　电复户部陈鄂枪炮厂现状。略谓：

湖北枪炮厂机皆新式，工匠熟手又少，多借洋匠指点，工作方能迅速。本年夏间，洋匠患病多日，旋即告退，续雇三名，经许大臣慎选好手，近日始到一名，余二名明正可到，因此出数较少。年内可成快枪一千余枝，快炮二十尊。枪弹每月可出二十余万颗，惟未装药，缘乏经费，未设无烟药厂，须向外洋购到方能装配。先电大略，余容咨报。

**户部来电(光绪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九日到)**：湖北枪炮厂上年本部议奏，令将所制各种枪炮及配弹每月能出若干详复，迄未咨报。应逐一详细咨复，以昭核实。先将大概数目电复。

**同日**　致电江宁刘制台(坤一)。略谓：

承拨十响快枪一千枝、弹二十万颗，并慨允协济，无须备价，具感公谊。惟鄂省防练各营现须一律改练后膛枪，需枪甚多。特以款拙难筹，未便多请。兹承将前项枪弹作为协济，拟另备价请再拨十响炮枪一千枝、弹二十万颗，连前共计枪二千枝，弹四十万颗。如蒙慨见，当并备公牍派员赍领。至续领之枪千枝、弹二十万或应备价，或并作为协济，均听尊裁。

**刘制台来电(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二日到)**：续拨快枪千杆、弹二十万颗，尚可分拨。以公济公，自应统作协件，请并备公牍，以凭饬拨。

**十二月十五日(1月14日)**　电复练兵处，略谓：

汉阳枪厂现仅成枪一千三百枝，谨当先备一千枝听候拨用，余发本省各营学练。

**十二月二十日(1月19日)**　致电江宁刘制台(坤一)，商调江南自强军德弁斯忒老、泰白福、赛德尔来鄂任武备学堂洋操队教习。

**刘制台来电(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到)**：泰白福已做陆师学堂教习，未能赴鄂。斯忒老、赛德尔两员已由沈道饬赴尊处。

**十二月二十七日(2月16日)**　折弁赍到御赐福字一方。上谢折。

**十二月二十八日(2月17日)**　就湘鄂行轮事致函湘抚陈右铭(宝箴)。略谓：

昨见汉报，湘省绅士有请行湘、鄂小轮之禀，尊处已批准举办，不审确否，亦不悉已咨译署否。然兹事体大，管蠡所及，有不敢不尽者。溯自苏杭运河准外人行轮，于是奉旨亦准民间于苏杭行轮，为稍挽利权之计，他处固未及也。洞摄官两江时，更议开由苏州至镇江，由镇江至清江、江宁各处，复于江西鄱阳湖亦奏准开设，事出疆吏指地奏请。若如湘绅所云各省经钦奉上谕，饬令购置内河小轮云云，并无此说。窃思行驶小轮，于民生商务诚有裨益，故鄙人不惮一再推广上陈。然此事行于下江一带固属有利而无弊，若行于湘中，则尚有不

尽然者。西人觊开湘省口岸久矣，徒以风气未开，若远人麇至，易滋事端，故每婉谢。倘本省绅民先自行轮，难保外人不步趋而至，藉词申促，译署恐无以拒之。然所患者犹不仅在开埠也。湘中民情视异族异教如仇，一旦见洋商联臂而来，教堂接踵而起，断难帖然。或谓近年风尚渐见转移，然湘中士气素坚，民习素强，其持迂论守旧说者恐仍不少。虽有通达时务之荐绅先生，恐亦不能遍行劝导阻止。设一有衅端，必致牵引大局。以后如有伤洋人、毁洋产之事，必将藉此启衅，加添条约，断非赔款数万金、惩办数人所能了事，且并不止湖南一省之忧。与其图未可必得之利，而贻不可胜防之患，则莫如不开此端之为愈矣。或谓湘民即不设轮，岂能保洋人终不来通商传教。然如今中华时势，创巨气弱，内备未修，外患日亟，能缓一年则可保一年之安。能迟至数年以后，内政渐肃，备御渐周，士民拘执之见渐化，偶有龃龉发之，或不甚猛，即有枝节，其抵制之难易，较目前或略胜一筹。执事与洞同任崖疆，殆不能不权度及之矣。或更有进专利之说者，谓商利有创办者专利十五年之条，故为此先发制人之策，以免外人来夺利权。不知专利之说，为出新意制新货而言，非为敌国通商而言。果准各国通商，则事关交涉，又岂能以先有华轮之说阻止洋轮。即如苏沪木轮，何尝不禀准专利，一旦通商，而木轮利归乌有，成事可鉴。故此事能从容详酌，最为妥善。倘湘人执意甚坚，尊意谓此中利益甚大，不欲中止，则尚有一变通办法。目下所备小轮，令与官轮区别，专为渡湖便民起见，北不过岳州，南不过湘阴，如此则既顺舆情，而彼族亦不至援请开埠。设或彼族仍有通商之请，则议章允准必需数月之久。彼时一有萌芽，即将湘中小轮北驶出大江，南驶至长沙，图占先着，尚不至过落人后。且彼时不但准湘轮出口，即敝处亦必令鄂商多备小轮，一体互驶湘、鄂，且上及荆州、宜昌，改为厚其力以敌外人之计矣。总之，此事以缓办为第一义。不可，则以专渡洞庭为第二义。惟高明裁之。

**十二月三十日(2月1日)**　致电总署请缓行机制货物加税抽十之法。略谓：

机器造货加税章程九条，在总税司意，谓华商既加，洋商自遵。惟华商风气初开，行销未广，已成之厂获得无多，未成之厂集资非易，正苦无术鼓舞。洋商力厚势盛，百计沮抑。本年江浙缫丝、纺织各厂无不亏折，有歇业者，有推押与洋商者。华商束手，则洋商独揽，中国商民生计何由自振。可否暂请缓办，俟商务繁盛，再将华洋一体加征，出自钧裁。浙抚廖(寿丰)来电相商，意见相同。

**同日**　致电江宁刘制台(坤一)告不可再令洋将管带军队。略谓：

传闻有旨令江南添兵一万，不知确否。如真有其事，万不宜再令洋将管带，若学堂教习将弁则可。今年洋情日变，与去年不同。弟确有所见，不敢不奉告备采，非敢越俎。祈鉴。

**是月**　奏请暂停分发候补人员来鄂。略谓：

湖北省前因候补大小各员人数众多，委补无期，曾于光绪十七年奏准停止分发一年。原期渐次疏通，以清仕路。无如捐章递减，鄂省人员不特未能减少，且较前尤多。约计候补道府已有四十余员，同通州县共三百数十员，佐杂多至八百员。其免验看之员更难数计，所有丁忧、请假尚未起复回省者均不在内。而湖北省道府、同通州县以至佐贰杂职，仅额设三百余缺。今以大小各班千余员之众，萃集省城，道府候补十年难得一缺，同通州县佐杂一年之中补署得缺者不及十分之一，即各项差使亦难分布。是徒有候补之名，而无从政之实。流品固多淆杂，需次亦形苦累。拟请援照停止分发成案，除各项正途例应由部签掣人员仍应办理外，相应请旨敕部将捐纳指省、劳绩保举两项，自道府以至未入流，凡未经赴部人员，一律停止分发湖北一年。一俟限满，再行察看情形，酌核办理。

**是年**　有《忆蜀游》、《忆岭南草木诗》、《连珠诗》。

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卷六页一〇六：

是年回任，以铁厂招商承办，官力稍纾，而忧时感事，往往托之吟咏。樊增祥《广雅堂诗集跋》：公自光绪丙子冬由蜀返京，作诗甚少。自己卯至壬午，殚心国事，更无余力为诗。壬午出抚晋疆，明年移督两广。荏苒八年，吟事都废。在粤时仅有贺子青宫相子入学诗二首。督鄂十八年，自庚寅至癸巳，中间惟赠俄太子、希腊世子二首，然系幕僚拟作，公稍润饰之。直至乙未自两江还鄂，始一意为诗。如《忆蜀游》十首、《忆岭南草木诗》十四首，皆督楚时作。即挽彭刚直诗，亦在鄂补作也。按光绪辛卯，课广雅书院诸生，以忆岭南草木诗命题，其后又自作之。丁酉春，有旧吏自上海来，公示以近诗一册，问识连珠诗命意否，答诗意暗合时事，当有所指。公为莞尔。同莘于丁酉、戊戌间见《忆岭南草木诗》刻本，证以樊山跋语，知以上诸诗皆是年所作，故系于此。



# 张之洞年谱长编

【晚清人物年谱长编系列】

# 张之洞年谱长编

下卷

吴剑杰◎编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十一五』重点图书
本书由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图书出版专项基金资助出版
武昌辛亥革命研究中心纪念辛亥革命一〇〇周年资助项目

【晚清人物年谱长编系列】

# 张之洞年谱长编

下卷

吴剑杰◎编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 光绪二十三年(1897)　丁酉　六十一岁

借比款修卢汉铁路。
中国通商银行成立。
德占胶州湾。
康有为上书变法图强。
光绪帝主变法。

**正月初三日(2月2日)**　致电江宁刘制台(坤一),商准续调德弁何福满来鄂充武备学堂教习。

**正月十二日(2月13日)**　奏陈筹设铸钱局、官钱局。略谓:

湖北近年以来制钱缺乏,市价日增,商民益形艰困。查湖北为长江中枢,南北绾毂之地,商贾走集,利在流通,断不能如他省之闭关严禁,自顾一隅。非广铸制钱,不能济用。亟应开局鼓铸,用资补救,并可辅助银元。兹据禀称,现在上海茂生洋行向美国汉立克纳浦厂定购舂饼机、压字机、剪床、摇光筒及供此各项之马力汽机、刻字钢模,共银三万二千三百六十余两,限六个月到鄂。合计购机造厂价值工费约共需五万余两。至机器制造较之土法鼓铸,可少摊人工之费,铜铅成本折耗无多,与夫局用一切,均查照旧案,仍由外筹补,不动正款。又奏称湖北钱少价昂,商民交困。虽议设炉购机鼓铸,一时骤难即有现钱供用。惟有设立官钱局,制为钱票、银元票,精加刊印,通行湖北省内外。此票与现钱一律通用,准其完纳丁漕厘税。当于上年夏秋间在武昌省城设局试办。现又于汉口设一分局,以资推广。行之半年,尚无流弊。有此官钱局之钱票、银元票流播民间,庶可补现钱之缺乏。行之既久,民信既坚,官票大畅,则市价自平,而民困可渐纾矣。

**同日**　奏陈购茶运俄试销有效,拟仍相机酌办。略谓:

前因湖北、湖南两省茶商为洋商多方抑勒,以致亏累颇多。事关商民生计,必须设法维持。当查红茶销路以俄商购办为最多,惟有自行运赴俄国销售,庶外洋茶市情形可以得其真际,不致多一转折,操纵由人。然商力较薄,须官为提倡,以开风气。经臣于光绪二十年七月间会同湖北抚臣谭继洵、前湖南

抚臣吴大澂，电商出使俄国大臣许景澄托俄境茶行代销，并委员照料，计茶价、箱工杂费，出口关税等项，共洋例银五千四百七十二两零。复选购二茶中之最上红茶一百二十箱，分运俄境之阿迭萨及恰克图水、陆两路试销，由前湖南抚臣吴大澂电托素识之俄商佘威罗福照料，计茶价、箱工杂费、出口关税等项共洋例银一千九百二十七两零。兹查许景澄先后代售茶价洋例银五千八百九十七两零，俄商佘威罗福先后代销茶价洋例银二千八百二十一两零，均经汇俄，拨还归款。以利合本，均有盈余。既查明确有厚息，以后自当扩充仿办。官为之倡，商为之继。驯至招商局可以自造茶船，自立公司，于俄境自设行栈销售，收回利权，庶于商务、厘税不无裨益。

**正月十四日(2月15日)**　致电上海盛京堂(宣怀)。略谓：

二赤(指赫德)九条，明系沮华助洋。鄙人现拟奏请华商机器制造之物暂缓行抽十之法，俟洋商进口税允加之后，华商再一律照加。本拟即日缮发，惟证据不多，恐难动听。阁下南北商务均澈源流，请即作一节略详陈利弊，痛切发挥，并代总署筹一支展办法，以免坚执前说。

**盛京堂来电(光绪二十三年正月十七日到)**：离厂税抽十之法，俟洋货进口税先加之后再办，实系至理。十九年，宣请给南北洋凭照，方准设厂，力杜洋商制造。然洋商造土货固不如华商自造，而洋商雇华人、买华产仿造洋货，犹胜于洋货进口多矣。若厂货抽十，进口货抽五，议者无非谓华商一律，可服洋商，实则阳抑制造而阴助进口，其术甚狡。去年华商缫织厂二十余家约赔数百万，纺织厂亦赔百万。再重征十一，华商本短力薄，必致歇业，悉归洋商垄断，与兴利塞漏本意违背。钧处如即奏，此间华商当即公禀南北洋、苏、浙抚请咨奏，以归一律，并请速寄奏稿，以便函达户部。

**正月十五日(2月16日)**　饬蒲圻、咸宁、江夏三县出示晓谕绅民勿阻挠架设电线。略谓：

电线为方今要政，最为有益于地方民生商务之举。湖北潜江二千余里久已兴办多年，于堤工、赈务、商业及察吏、整军、缉匪、捕盗诸事皆臻便利，确有裨益。今湖南既已自长沙省城开造，接入鄂境，自应由蒲圻、咸宁、江夏等县地方驿路接造，以通武汉正线，联为一气，以竟全功。此事于民间有益无损，迅即晓谕绅民勿得误听讹言，妄生疑阻。

**正月十八日(2月19日)**　就抽十之法致电天津王制台(文韶)。略谓：

华商机器造货加税抽十，乃二赤(指赫德)毒计，沮华助洋，众商忧惧。去年江、浙及湖北各厂无不亏折，敝处去腊已电总署。兹拟奏请俟洋商允加进口税时，华商一体照加，折即日发。惟人微言轻，恐无益耳。尊意于此事如何，请速裁酌，与杏孙商之何如。

**正月二十七日(2月28日)**　致电上海华若汀(蘅芳)先生。略谓：

两湖书院今年改章，令人人皆习算学，请分教面加讲授。拟添算学帮分教一位，须通代数微积分者，方可分阁下讲授之劳。如素知有此等好手可为台端助理者，请速示。

**正月二十八日(3月1日)**　奏陈设立武备学堂情形。略谓：

自强之策，以教育人材为先。教战之方，以设立学堂为本。湖北地据长江上游，南北枢纽，又将来铁路所发端，尤为用武之邦。当此时势多艰，自当开设武备学堂，以储将材而作士气。臣于上年回鄂后，即力筹举办，一面电致外洋选募洋员教习，一面规画筹款建堂、招考学生等事。拟专选文武举贡生员及文监生、文武候补候选员弁以及官绅世家子弟文理明通、身体强壮者，考取收入学堂肄业。缘上项诸人皆科名宦中人，将来效用国家，引伸会通，展转传授，上则可任带兵征战之事，次亦可充营务、幕府、军械局所之官。查武备学堂功课，分讲堂、操场两事。讲堂以明其理，操场以尽其用。讲堂功课如军械学、算学、测绘地图学、各国战史、营垒桥道制造之法、营阵攻守转运之要。操场功课如枪队、炮队、马队、营垒工程队、行军队、行军炮台、行军铁路、行军电线、行军旱雷、演试测量、演习体操等事。皆须次第讲习通晓，始有实用。其功课章程，令洋教习酌拟，总办道员核议转禀，由臣核定饬办。洋教习课程余暇，即令其诵读《四书》，披览《读史兵略》，以固中学之根柢，端毕生之趋向。另派华教习经理考选学生百二十名，并选派粤、津学堂出身久充教习者十二员为领班学生，按照洋教习讲说课程，译成华文华语，转述指授。诸生入堂后，除火食、操衣均由学堂供给外，每名月给赡银四两，分定月课、季课、年终大课，以考其优劣。派委署江汉关道、湖北候补道蔡锡勇总办该学堂事宜，并委奏调分省知府钱恂、浙江候补知府联豫充学堂提调。

**同日**　奏请华商机器制货从缓加税以恤商养民。略谓：

此次加税之举，在总署原意，谓洋商得在中国设厂造货，人工运费种种省便，利益甚优，故议酌加税则。洋商既加，则凡华商用机器造货亦应一律照加，以免洋商借口。特是详察商情，知机造各货加税一层不免有损多益少之病。自马关定约以后，中国商民知外人将来内地设厂造货，莫不感慨奋发，思有以防内蠹外漏之患，其集股分图占先着者颇不乏人。凡各处禀请购机造货者，臣多从允准，且为之筹备厂地，归并厘税，计画销路，曲意维持。总冀厚集商力，以挽此外溢之利源。数年以来，江、浙、湖北等省陆续添设纺纱、缫丝、烘茧各厂约三十余家，沪、苏、江宁等处有购机制造洋酒、洋烛、火柴、碾米、自来水者。

似此各省气象日新，必且愈推愈广。彼洋商虽亦声称集巨资，设大厂，而迄今造成者只上海二三家，他处未之有也。无如华商智虑初开，行销未广，已成之厂获利无多，未成之厂集之匪易。洋商见我工商竟用新法，百计阻抑，勒价停市，上年江、浙、湖北等省缫丝、纺织各厂无不亏折，有歇业者，有推押与洋商者。商民延颈举踵，正以宽恤保护之法望之朝廷。臣愚以为洋商在内地改造土货本于华商生计有妨，是以旧约悬为厉禁。窃谓今日如洋厂之设否听之，而华商机器制造之税如故，洋商开一厂则华商习一法，洋商创一货则华民晓一用。果使华商本轻利稳，愈开愈多，洋商见华厂已经充牣，利息愈分愈薄，则续开自少。即如湖北织布局一开，而江汉关进口之洋布已岁少十余万匹，可为明证。目前华厂已将十倍于洋厂，是机器制造之利，洋商得其二，华商得其八。且就华洋各厂合计，出货自多，税额虽轻，税数必溢。此有益于民生而仍有益于国计者也。若于华商鼓舞、方见萌芽之时遽行加征，则华商困阻于内，洋商抑勒于外，数年之间，已成者歇业，未开者绝响，是九州之地产物力、万国之巧法厚利尽为洋商垄断之资。且洋商之究竟肯遵加税否，亦尚不知何时，而华商则已先敝矣。仰恳饬下总理衙门，将机器造货值百抽十之新章暂行缓办。一俟商务大盛而各国又一体允加进口税之时，再行举办。

**二月初一日(3月3日)**　致电江宁刘制台(坤一)。略谓：

鄂厂添购快炮机、样炮及造炮器具，由许星使(景澄)交美最时洋行分批运华。已到沪三批，未到者尚多。经鄂省驻沪转运委员樊棻请沪道照官物免税，沪道以官物仍须完税，必先奏明，方可援免。查此项快炮机件分批起运，尚未到齐，无从分核价值，将来敝处必当专案奏请免税。祈饬沪道先准樊丞接运来鄂，俾免久搁锈坏。

**刘制台来电(光绪二十三年二月初二日到)**：樊运鄂件，如系作样炮件，应照军火例免税。如系造炮机器，应照光绪九年总署定章，无论官商，均按值百抽五纳税。缘机器另有专章，不在官物之例。苏省购办机器均照章完税。除电沪道查明分别办理外，请饬樊委员遵照。

**二月初三日(3月5日)**　札委王秉恩督办纺纱局务。略谓：

该厂系官商合办，官股、商股各半，其势维均，其权力自应相等，互相维系，令商人得以展布，而官力处处得以勾稽，俾出入盈亏明白显著，毫无混淆，以示公平而昭慎重。饬委候补道王秉恩为督办，常川驻局。即与股商妥议各项明晰妥善章程，勿令稍滋弊端。[按：纺纱机器订购于上海良济洋行，价银英金七万五千镑，分五批付清，本息共约合白银六十五万两。]

**二月初八日(3月10日)**　出示严禁潜江等县绅民随意建矶筑坝，致妨河道水

利。谓：

据禀，潜江、沔阳、监利等县有人煽惑愚民，又欲在潜江吴家改口附近之马湖滩违禁拦河筑坝，乃札饬该三县出示晓谕绅耆军民人等，须知水道利害必须统筹通省全局，不能专顾一隅。若利己损人，以邻为壑，既为天理所不容，即为国法所不宥。务各开导无知愚民，切勿在吴家改口附近之马湖滩一带建矶筑坝。如有故违，立即查拿究办。

**二月初九日(3月11日)**　电复驻京德国公使告鄂省礼待德员情形。略谓：

法、景两员去年来华，到鄂之第三日，本部堂即行接见。嗣又接见两次。现照合同第一款，派充武备学堂教习，又从优派法勒根汉为学堂总教习，又照合同第五款，奏保法勒根汉加中国副将衔，奏保景次加中国游击衔。在本部堂看待该两员体统已极隆重。来电云不必使该两员怀退志，接阅之下，深为诧异。本部堂因该员系属西人，所以比本国之副将、游击看待从优，实在无可再加。本部堂惟知以礼貌分位相待，不知贵国陆军别有何等体统。况该员现派学堂教习系照合同办理。请贵大臣告该两员恪守教习职分，按照合同，听学堂总办道台节制，更与本部堂所派提调平行各办各事，不越分际。

**德国公使来电(光绪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九日到)**：武备学堂德国武员法、景两位学识俱优，结实可靠。本大臣请贵制军按照德国陆军体统看待，不必使该两员怀退志，致与贵制军名望有关。本大臣深为企盼。

**同日**　示谕严禁铁路经过之处两旁田地私相买卖及倒填年月、高抬时价等弊，并饬各地方官六个月之内不准印契，以免影射辏辐，听候洋工程师勘明铁路、车站应用之地，插标订桩，分段丈量，照章由官给价，用杜争执，而重要工。

**二月十五日(3月17日)**　致电天津王制台(文韶)、上海盛京堂(宣怀)。略谓：

昨比领事来见，言其国家愿借，比他国总公道，并可先借钱，后造路，不必先有路而后可押也。如此办法，似贷款必可成。

**二月十六日(3月18日)**　再电天津王制台(文韶)、上海盛京堂(宣怀)，主借比款修卢汉铁路。略谓：

十四日比国领事法兰吉来云，奉该国君主命来见，铁路借款，极愿助力。比系小国，不干预他事，较诸大国为胜等语。鄙人云，闻美索息五厘，英索息四厘，但略有扣头，且须买物料，因此未定。如比国较他国章程公道妥善，方可商。大要五条：一、息只四厘；一、丝毫无扣；一、物料各国投标，物好价廉者定，不能必用比料；一、借款与路工截然两事，路工章程、利益，比国丝毫不得干预；

一、借款惟有以路抵押，惟须先借银后造路，不能待造成之路作抵。假如借款共二千万，先议定总数，银分限交，路分段押。总之，先银后路。能允此五条，当力劝盛京堂必用比款。比小国，流弊少。美虽远而大，亦难保无干预意。特奉达，请勿遽与英、美定议，至要。

**是日**　谭继洵已准其来京陛见，遵旨兼署湖北巡抚。

**二月十八日(3月20日)**　咨呈督办军务处，谓：

沪、鄂两厂会校制枪，并由洋匠克本将沪、鄂枪逐一拆卸，悉心考校。据称鄂枪均属合法，且在枪式、枪管、机簧管、板手机簧、来复线、坐力点、望牌座、准头、轻重、刀头等十处，实在优于沪枪。鄂枪全仿德国小口径新毛瑟，实属今日利器，未便改鄂从沪。

**二月二十日(3月22日)**　批汉口厘局禀日商抗缴厘金。略谓：

洋商运洋货进通商口岸虽有免进口厘金之条，然各国洋商在通商各口无论何国界内开设行栈，则应遵此国界内章程，纳马头、工部等费。若在华商界内，则应遵纳中国官所收落地厘金，以充地方之用。洋界工部局不于界外收捐，厘局亦不于租界内收厘，于是各界商人均无地方重征之苦，亦无幸免之弊。今东肥洋行不设在汉口各国界内，既不纳马头等捐，而设在华商界内，在华商马头起货，又不遵纳落地厘金，已属有违泰西各国通商条规。况复于货入华商手后包揽抗厘，岂非该行一家将汉口华商各项厘金亦一网打尽耶？此端尤不可开。

**二月二十四日(3月26日)**　致电上海盛京堂(宣怀)请添轮速运赈米。略谓：

川、楚同灾，饿殍日多，惨不可言。湘、鄂已购之米，省城已碾之谷，上海已买之薯，不下十余万，运到者不过两万余。多装速到，始有全活实济。若现在办法，非三个月不能运完，仍恐灾黎残喘不能待矣。可否饬"快利"以后专运赈米，此外再拨一大轮重运数次，庶可有益。[按：湖北上年水灾甚广，秋霖为患，民食维艰。宜昌、恩施、郧阳三府皆山乡僻远，运贩难到，穷民多食草根树皮、观音土，惨不忍睹，饿殍枕藉。]

**三月初三日(4月4日)**　添委德员何福满、赛德尔充当军事教习。鄂省护军前后两营及工程队一哨练习体操，依照德国军制，及西法马、步、炮队、工程各种阵式及枪炮药弹装卸运用、机器理法、营垒、桥道各工程测量绘图诸事，宜人人皆须练习，日日排有课程。前已扎委德员贝伦司多夫充当该两营教习，非能分班遍教。现添派该二员，会同原教习及前后营营官张彪、岳嗣仪，提调钱恂等尽心训练，造成劲旅。

**三月初四日(4月5日)**　添委德员斯忒老为武备学堂教习。武备学堂于上年

冬间开办，已委德员法勒根汉、景次来鄂教习。唯学生有百余人，教习仅止两人，不敷讲授。经电商两江总督在江南自强军中调拨洋员斯忒老，充当该学堂教习。

**三月初七日(4月8日)**　致电宜昌道台赵滨彦等，告以宜、施、郧三府赈务已用银三十六万余两，宜昌自劝赈捐及义捐尚不在内。

**三月十七日(4月18日)**　就卢汉路借款事致电天津王制台(文韶)。略谓：

芦汉铁路，盛京堂注意英、德借款，已有成见。窃思借款之举，路权第一，利息次之。此事利害关系甚大。俄踞北路，故英欲占南路，虽此时草约尚无干预词句，然款巨年久，以英之强，随时借端生波，渐图干预，谁能遏之。若比国承造，自无此虑。或谓比股中恐附法股，此恐不同。即附有法股，乃法商，非法国也。事关大局安危，我等与有责成。设有后患，我三人均不能辞其责也。此事鄙见以为必须妥酌，而杏孙似欲日间定议。务祈急电切实劝阻，勿遽成约。

**三月二十二日(4月23日)**　就铁路借款须"国家作保"事电复总署。略谓：

洋债而以抵保为主。大抵无论何国，以路借抵而国家不保，断不能成。惟在国家于公司事体维持保护，使其一气贯注，事无旁挠，自然根底坚固，展步裕如，断无中辍赔累之理。若公司果不能还，则倒债既归国家代还，路必归国家收回。公司创其难，国家为其易，公司谋其始，国家享其成。此正国家意外之大利，似毋庸过虑及此也。至慎重借款之法，约有两端，一则借来洋债必须全归路用，一则所获路利必须尽还洋债。总之，借款既归实用，路工自可告成，洋债还期必能无误。

**三月二十五日(4月26日)**　致电总署转奏朝廷请拨款造路，庶可有路抵借比国洋债。略谓：

比银行已到鄂会议两次，亦欲国家作保，并须先用中国自有之款，再用该国借款，暗合造成一段抵押之段之意。大约铁路借款非比关票，彼执可以抵完关税也。故无论议借何国之款，皆须如此。请照原议先发库款千万赶紧开造，庶可有路抵借，而商股亦可渐致，以免虚旷岁月。

**同日**　电复督办军务处，谓：

鄂厂去年出枪一千三百枝，炮三十尊。今年可出枪三四千枝，炮五十尊。明年工熟机齐，可出枪八千枝，炮一百尊。

**三月二十六日(4月27日)**　会衔奏陈筹办卢汉干路次序并请准借官款，分道开工。略谓：

芦汉铁道近三千里，费逾四千万。综其纲领，以借款、招股、工程为三大端。此三端者虽各为一事，而关键钩连。因应得其宜，施行有其序，则指顾可

以集事。否则，外商挟持，中商观望，旷日持久，弊亦无穷。熟察详情，皆因揣知干路必行，华股决难速集，其意以为必借洋款，始能动工。种种要挟，由此而起。总之，外洋借款无论如何借法，必有实抵而无空欠。中国历借国债皆以海关指抵，今总公司以铁路指抵，要必有已成之路，始可为抵保之资。路尚未成，保不足信。若因此迁延工作，则华商益逡巡不前矣。仰恳饬下户部将议准拨给官款一千万两，即日发给承领，以成分道开工之策，以操借款招商之权。路工之迟速，实以发款之迟速为断也。

**三月二十七日(4月28日)**　咨南抚院批复湘绅等请办湖南内河小轮。谓：

湖南绅士在籍国子监祭酒王先谦等禀称，自上年中日和议成后，上谕饬准于苏杭行驶轮船，淮、扬继之，江西又继之。湘省亦思效法试行，以资便利，稍挽利权。当批：既系官督绅办，专运矿产，又兼利涉重湖，不拖别项货物，他人不至借口，自可准其举办。惟此项轮船必须统归南善后局管辖，作为官轮，不涉商人之事，庶他商不至觊觎。又此轮系来往湖南、湖北两省，归宿全在汉口、沙市两口，其行销获利皆系湖北地方，其利益自应南、北两省公之。所有湘省共备小轮若干艘来鄂，亦准湖北绅士照湘省小轮数目制备，作为鄂省善后局官轮，驶行湖南，俾两省绅民同沾利益，以昭公允。

**三月二十八日(4月29日)**　致电天津王制台(文韶)，拟电复总署力陈借洋债建路由国家作保无损国家权益。略谓：

芦汉以拱卫为本，商务其末也。惟因官款难全筹，官事难核实，乃立公司。又因商股宜渐集，商力宜扶持，乃准公司借洋债。盖此路重在备缓急，不仅在课盈虚。即以盈虚论，如此长路，收费必盈。窃料竣工后，每年必有商股陆续可收，复有路利盈余可提，实有把握。但洋债合同既欲列国家作保字样，则铁路不能不设一国家收回之说，未必确其有事也。国家虑及收回无益，亦譬如官款官造而已。况路在商手，只有路费可偿。路在官手，更有路税、路厘可偿。偿款有着，便无难事。

**总署来电(光绪二十三年三月二十六日到)**：借款既须国家作保，盈虚自当审慎。至谓公司果不能还，路归国家收回云云，公司既无利可图，收回亦属无益。务希再行会同详细体察，电复盛京堂一体知照。

**是月**　就湘省矿务委员与洋商戴玛德签订售卖铅砂合同事致函湘抚陈右铭(宝箴)。略谓：

阅其合同，不胜骇异，不胜焦急。开矿为遵旨举办之要务，原为兴利起见。若利尚未兴而权不我属，殊乖本意。查此约字第七、第八、第十一等款，均有无

穷之害，不敢不为台端陈之。查各种五金矿，所难在开采，不在化炼，更不在销售。今第七款定价每石洋例银一两二钱，自必永远照办。初开时矿砂浮浅，工价不巨，石售一两二钱或有微利。至开久窿深，必然遇水，须用机抽干，且须支持撑架，购机凿石，所费均属不赀，必致亏折。倘开至深处，矿质渐佳，其矿砂内之铅银必多，所值愈贵，又因定价过少，不能另沽，岂非两失其利。第八款水口山金矿均归戴玛德一人承买，不得藉词封禁，不得希图高价。是此矿华人出资出力，而洋人坐收全利，将来欲罢不能，欲另售又不能，自困孰甚。第九款矿砂非与原验不符，戴玛德不得无故不受。看似防弊，然彼若稍不合算，即称与原验不符，我无从辩也。第十一款兼及湘省他矿，亦与戴玛德交易，是不啻举全湘矿产归诸戴玛德一人，尤骇听闻。查戴玛德即戴马佗，该洋人自上年来华，图网中国全利，弟所深知，不止一事。观其公司以华利为名，能无懔懔。朱道濂、欧阳栋两委员不知何官何处人，并不详细禀请尊处酌夺，遽在上海与洋员订字画押，且有法领事印押，实属荒谬万分。此等大事，并无地方大员盖印押字，亦属怪事，或可藉此将此押作废。至所列见议陈季同者，其人著名荒唐，罪恶极大极多，海内海外皆知。戴玛德与陈季同相比久矣，不可不防。以上各种情节，窃恐阁下未及周知。弟既有所见，用敢飞布。务请设法挽救，以杜无穷之患。

**是月**　举劾州县官丁国桢、王翼等十员。又禁武、汉质当用钱店杂票，以推行官钱票。

**四月初三日(5月4日)**　致电总署转奏朝廷详陈借洋债建路，国家但有作保之说，决非代还。略谓：

(三月)二十九日钦奉电旨：铁路既设公司，借款应归公司担保，何以洋人复索国家作保。况此路未成及甫成而未获利时，此项洋息从何取给，岂亦由国家代还耶。著再分析电奏。查前五年路未成时，每年止还利二十万磅，即在成本内开支。所招之商股，所借之洋债，皆成本也。后五年甫成时并不还本，仍止还利二十万镑。其时商股必已云集，应还洋息即在商股及路利内开支。路利虽不甚丰，必敷洋息一半十余万镑之数，此确把握者也。此路全工约计，本不须借洋款四百万镑之数。所以多借数十万镑者，正为此十年内未成甫成之际，商股、路利设或不敷洋息，以此数十万镑备凑还之用。照此计算，可资取给。公司既无失信之虞，国家自更无代还之事。盖公司系属认还之人，不仅担保。国家但有作保之说，决非代还。惟洋人以三十年为日方长，公司之予夺，督办之委任，铁路之利益，操纵均在国家，此各国议借路款仍须国家保其本息有著之故也。大抵仅给借款之额利则必保。若并与承办、管路之全权，则不必

保。权衡轻重,似宜循借款抵保之原议,未可贻事权属人之巨累。窃谓芦汉一路乃中国全路之大纲,将来南抵粤海,北接吉林,中权扼要在此,生发根基亦在此。气势畅通,全局自振,运载之利犹其末也。故芦汉干路论近效则通联中国各省之气脉,论远效则欧洲各国之转运。但患路工之不速,不患路利之不丰。

**四月初六日(5月7日)**　致电总署转奏朝廷陈借比款修卢汉铁路已立草约。略谓:

复奏后又与比行切商,总公司系奉旨承办,但经国家批准,其权利必能归还借款。顷比行面称,彼国复电,果能如此,即不写国家作保亦可,允此合同只须国家批准,删去担保字样。当即定议,已立草约,一二日内即可画押。

**同日**　设铸钱局,饬盐法道会同藩、臬两司妥筹办理。

**四月初九日(5月10日)**　遵旨将比款草合同全录电致总署奏呈。

**初八日电旨**:借款代保改为国家批准,原可允行,惟批准二字亦非轻下,合同万无御笔批字之理。若批于奏折之内,则此折尚未奏到,该督等何由知为必准耶。草合同底着即电来,数日内且勿画押。

**同日**　因汉水盛涨,唐心口堤工溃决,京山、天门、汉川诸县告灾。是日致电唐心口彭守等,略谓:

堤工已成复溃,实深焦灼。速加作内帮,保下段已成之工。已费巨款,能修则修之,以冀补救万一。

**四月初十日(5月11日)**　奏陈鄂省整顿厘金,惟有责成地方官稽查。略谓:

湖北饷源惟百货厘金为大宗,盐课次之。惟货厘一事,其稽征之宽严,用人之当否,报解之虚实,其关键全视乎局员。得人则盈,不得人则绌。比年以来,水旱交乘,民生既形困苦,商业亦见萧条,厘金收数颇为短绌。值此时艰饷急,岂可再令入款日减。查各局卡委员实力稽征者未尝无人,而司巡蒙蔽、委员侵蚀者亦所不免。厘卡分布省外远者数百里以致千余里,并无考察之人,若谓一一皆廉介奉公,实难深信。窃思厘卡所在,若非附近城关,即系繁要市镇,其商货之衰旺,司员之贤否,弊端之名目,各该地方官绅必有见闻。特以向来地方官不预此事,以故但有窃议,不肯公言。反复筹思,惟有责成所在地方官稽查一法,尚可维系检制。虽地方印官亦未必皆贤,特既有民社之责,其自待总较局卡委员为重。相应请旨着为定章,将湖北通省厘金责令局卡所在地方官认真稽察。每届夏冬两季,即将此半年内境内厘卡有无弊端,商货是否畅旺,密行通禀一次。倘有较大弊端,地方官扶同徇隐,查出亦即撤任参处。

**四月十一日(5月12日)**　咨南抚院预杜洋商垄断湖南水口山锑砂。略谓:

前闻湘省矿务委员朱道濂、欧阳栋与法商华利公司戴玛德、见议陈季同订立合同，将衡州府属水口山所产之黑白铅砂售与华利公司之事，当经函商贵部院设法挽救，以杜无穷后患。嗣准贵部院函复，批将欧阳栋、朱道濂发交长沙府从严审讯，由该两人赴上海将所立合同退回作废，实为欣慰。

**四月十八日(5月19日)**　饬设立铁政洋务局兼管铁路、矿务事宜。略谓：

湖北向设铁政一局，现在汉阳铁厂虽归商办，而铁山、煤井、厂地、堤工以及从前用款与地方官交涉之事尚多，仍须有局员经理。至洋务事件，近来日形繁多，自应就铁政局设立洋务局，以昭总汇而资考究。又查芦汉铁路现须开办，路工与地方尤多交涉之事。至全省各项矿务，应办者亦复不少。今就铁政局改为铁政洋务局，兼管铁路、矿务各事宜。饬委北布、按二司，督粮、盐法、江汉关三道总办局务，现江汉关道、湖北候补道蔡锡勇为驻局总办，并委分省补用知府钱恂提调局务。

**四月十九日(5月20日)**　札饬自强学堂学生按月比较华洋文进境分数，分别甲乙，给予奖赏，不再另发膏火银元。

**同日**　以施南灾重路远，民情困苦，委宜昌镇傅镇台(廷臣)赴施督办赈务，由其切实会督府县筹办抚绥查账，务"以救济真正灾民为主，乡僻饿莩尤须加意赈恤。若城内多有街市游民、衙署吏役，断不容混冒滥领。多一人之虚糜，即少一人之全活。不惟有干禁令，抑且有伤阴德。如查有任听劣员劣绅、吏胥地痞等混冒把持情弊，地方官不能稽察禁止，定即从严参办"。又电"施南能设电线最好，诸事便利，如木料便，即办"。

**同日**　致电巴黎庆钦差(常)请代募教习。略谓：

鄂省拟设农务学堂，分为两门，一教蚕桑，一教种植兼畜牧。恳代募教习二人来鄂，能通英语尤便。

**四月二十四日(5月25日)**　会衔奏陈卢汉铁路议借比国洋款请迅赐批准。略谓：

铁路为自强第一要端。铁路不成，他端更无论矣。芦汉不成，他路亦可知矣。自光绪十五年初议铁路之日起，忽忽八年。自光绪二十一年下诏自强之日起，忽忽又三年。今则吉黑北路已经许俄代造，桂滇南路，法亦来争代造，边患已岌岌不可终日。祇有此中权干路，犹可及时自主。而英、德耽耽虎视，几有不得此不快之意。种种谣言皆从此出。况西毕尔亚之路方日夜经营，我之干路，则部款既请而未拨，洋债又议而未定，华股更观望而不前，或且枝节横生，利其中止。似此传播，欧亚外人将以为中国决无自强之日。从此觊觎环

生，祸日至不可思议。此臣等不能不鳃鳃过虑者也。夫芦汉既不能缓办，则洋债必不能不借。臣等肩斯重任，总期及早观成，为自强根本。除将议借路款情形迭次电陈大概外，谨将所拟比同借款草合同底本缮具请折，恭呈御览，迅赐批准，即由臣等电请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照会比国驻京使，彼此按照合同办理。

**五月二十四日奉硃批**：依议。

**四月二十六日(5月27日)**　谭继洵陛见回鄂，遂交卸兼署抚篆。

**是月**　湘、鄂电线成。又荐举贤良之吏四人，参劾州县不职者五人。

**五月初三日(6月2日)**　致电鄂籍京官陈少司农(学棻)、张次珊侍御(仲炘)告以鄂省灾情。略谓：

鄂省自三、四月来浮雨暴涨，天气久寒，二麦伤坏大半，全省大略相同，郧、宜、施三府灾民愈苦。唐心口堤工已合复决，京山、天门、汉川一片汪洋，难民无算，无居无食，流离索食，惨不忍睹。冬、春以来，已用去银数十万两，米数十万石，库款捐款久已罗掘罄尽。各省募助亦皆尽观竭尽，已垫巨款尚不知如何归结。此时筹无可筹，捐无可捐，正在焦灼迫切之际。京捐一撤，来源已竭，将如此百余万灾民何？今义赈局既愿统捐公济，甚感。惟顺灾已过，存款尚多。湘去岁丰收，无须再筹。川灾固重，然川省财力尚裕，闻已由省拨银数十万两，存谷十万石，恩赏又较鄂为多。珂乡如此情形，恐非他省之比。望与义赈局切商，捐款能以六成济鄂，四成济他省，较为平允，并望转致义赈局。

**五月初五日(6月4日)**　札北藩司等委员及洋工师复勘汉口至保定全路地势。略谓：

钦奉谕旨，兴办芦汉铁路，前经本部堂等会委江苏候补知府汪牧乔年，会同美工师尔立枢即李治测勘自汉口至保定全路地势，业据禀报勘竣，详陈估工办法，呈核在案。事关巨工创始，考求不厌精详。现由本部堂会列王部堂(文韶)台衔复委汪牧乔年，加派候选县丞、法文翻译陈庆平会同比国洋工师沙地、洋书记博嘉甫，自汉口通济门外起，勘至保定省城铁路交接处止，全路地势约估工料物价，呈候核办。除会衔札委并分咨外，亟应飞饬湖北省经过各州县并传知豫、直境内各县一体妥为照料保护，勿稍疏忽延误。

**五月二十一日(6月20日)**　以辜汤生(鸿铭)素精英文，兼通法、德文，派充铁政洋务局翻译委员，兼办选译洋书洋报事宜，每年薪水八百两，按季支给。

**同日**　就官设银行事致电天津王制台(文韶)。略谓：

管君折急需复奏。银行乃保护中华商民利权之举，弟甚乐观其成。惟银行事弟实未能透彻，谕旨有计出万全，究竟利弊若何，彻始彻终，详细具奏之

语，岂敢率尔置议。且西国银行官开商开，判然不同，其章程窃亦闻知大略。而此次原拟章程不官不商、亦官亦商，不中不西、亦中亦西，利弊殊难详审。杏孙老谋深算，自勿庸旁人妄赞一词。此次复奏，弟可否勿庸列衔，亦不知为不知之义也。

**王制台来电(光绪二十三年五月二十二日到)**：银行事，我两人本未与闻。管折交议，当是枢府因铁路误记。既奉谕旨，自须会议。杏孙电来，但言尊处属其拟稿，并未言及如何办法。今读来电，知彼此尚有异同。杏孙才足济时而屡憎于人。我等既因铁路汲引之，似宜始终护惜，俾底于成。若有他事稍有参差，恐外人乘隙而入，转于大局有妨。此案拟请仍如前议，属其赶紧拟稿，其命意措词有不和处，希从实改正赐读。如有管见所及，亦可三面往返熟商，期臻妥善而止。我公宏才雅量，中外钦仰，区区愚忱，望垂鉴焉。

[按：上年十月初八日，奉旨着盛宣怀选择殷商，设立总董，集股合力兴办银行。本年正月十九日，盛主持拟订《中国通商银行大概章程》二十二条，有"拟请存官款，以示官为护持，与寻常商家自行开设银行不同"及"拟请户部拨存生息公款二百万两，以示官商维系，取信中外"等语。旋御史管廷献奏银行官设，流弊宜防一折，续陈原定章程窒碍多端。三月二十八日，旨着王文韶、张之洞、盛宣怀悉心核议，详细具奏。四月二十六日，中国通商银行在上海设总行开业，天津、汉口、广州、北京陆续开设分行。]

**五月二十二日(6月21日)**　致电柏林许钦差(景澄)求译才。略谓：

敝处需译材颇殷。尊处陆征祥、刘式训两员如差满回国，请令来鄂。现拟译西书切要数种，以示书院、官民广学识。壬、甲、丙三次铁路会书，祈访寄。又如水师专报及陆军、农务、商务、矿务及地学、天文会之切近者，均祈按次寄。其他切中国实用者，不拘何门，请裁酌，饬金楷理选购备译。此目前极紧要事，拟将陆续寄到者随时刊布，有一卷即译一卷，译一卷即刊一卷，深盼玉成。

**五月二十七日(6月26日)**　咨催盛大臣分批提还汉阳铁厂官本一百万两。原定官本炼铁一吨提银一两，陆续归还，并于预付轨价内分作两次先行提银一百万两。此时铁厂、铁路均归盛大臣督办，一气呵成。卢保、淞沪铁路现经开办，均已在铁厂订购钢轨各料，应请转饬铁厂先行于铁路预付轨价内拨还一批，解交铁路局分拨应用，以济急需。

**五月二十九日(6月28日)**　再电天津王制台(文韶)。略谓：

复奏紧要处已经会商杏孙拟稿，弟酌改数语，添数语，今日已交邮政局寄沪，由杏孙转寄。银行事弟实系外教，故拟不列衔。兹承遵命，谨当附骥。鄙意所断断者，出票不得过实本九成之数，不得兼作他项买卖及每半年由南、北洋大臣委员稽查一次。止次三条。原章有"本行准铸银元"一条，必不可行。铸币乃国家之权，此行系商开，如何可铸，必将此条设法化去。

**六月初七日(7月6日)** 札联豫会同洋员带同武备学生赴沿江学习测量。略谓：

前据武备学堂洋教习法勒根汉禀称，拟请于夏令放假时带同学生赴沿江大冶田家镇、江西湖口县石钟山一带学习测量及行军队之学，业经允准在案。事关出省，且学生及执役人等有一百余人之多，非有大员会同前往，不足以资统率。该守即会同洋员赴沿江一带，务须稽查约束，勿稍疏忽。

**六月十五日(7月14日)** 札纺纱局收改官办，拨还商股略谓：

湖北创设纺纱局，原为振兴商务，抵制洋销起见。原议官商合办，官股商股各半。而商则虑局务或多牵掣，呈递章程四条，仍以官为保护，商为经理为请。继议商既不愿官分其权，是责成全在于商，官未便再添股本，只能就已拨之三十万两按年取息，不问盈亏。而商又谓该厂需款繁巨，坚请官再发银二十万两，大意但欲官助商人之资，而不欲官问商人所办之事。似此用款无定，成见难融，是官商合办之局诸多窒碍，自不能不另筹变通办法。现据各股商合词公禀，请官收回，专归官办，自应照准。一切用款及所造工程验收属实，准先拨还商本十五万两，其余十五万两给发印票，一年为期，暂作存项，周年八厘起息。至以后应付机价，均由官为经理，按期清付。俟一二年后办有成效，再行招商承办，以符本部堂倡导制造、振兴商务之本意。

**六月十七日(7月16日)** 奏陈会同核议银行利弊，拟请仍旧商办，并由南、北洋稽查，以保利权。略谓：

西人理财之法，上自国家，下至商民，其财皆可由散而聚，由私而公。故一国之中，有无相通，缓急相济，子母相权，实以银行为商务枢纽。而银行又有国办、商办之别。国家银行，即户部之府库也。商家银行即众商之公司也，其利与害皆商任之。中国风气初开，士夫不谙商学，骤语以银行，鲜不谓利无把握，弊难穷究。创始之初，忌者疑者不一而足。臣等深知银行可保中国利权。现在各国银行接踵而来，若竟使华行摇惑中止，此后华官、华商、华民之利必为彼族一网打尽，而人且莫知其穷困之所由致。臣等往复电商，盱衡大局，既无中止之理，即宜筹护持之方。该行本属奉旨商办，自与国家银行不同，应令仍照招商局章程，俱归商办，而官为扶持保护。银行之害，惟在亏累一端。所以致亏之由，惟在兼作他商及多出银票两端。今已将不作他项之业一切买卖一节声明列入详细章程在案。至出票一节，今既明定章程，出票之数不得逾实本九成之数，必须存现银三分之一可备持票兑取，每半年报由南、北洋大臣稽查一次，似已周密稳妥，银行自不致有亏累之虞。银行既稳，自无从累及商民，更无

从累及国家。且章程已声明盈亏皆系商本,而商本又有定数,亦不致牵动大局。所谓利弊始终之大要,已具于此。

**六月二十日(7月19日)** 饬各局卡整顿厘金:

湖北厘金关系京饷、洋款各要需,已奏准认真稽查整顿。每届夏冬两季,各局卡将此半年内有无贿卖侵蚀、虚报苛勒等弊,以及商货是否畅旺,密行通禀一次。惟该局卡抽收之数是否相符,地方官无案可查。即饬各局按月开其收数及岁额历年比较简明清册与报总局之册式样,一律送由地方官备查。

**六月二十四日(7月23日)** 致上海盛京堂(宣怀)。略谓:

比款议已数月,此款不成,他事难办。改借他国,必须再奏,必致枝节横生。且英商此时虽说得好听,若辞比款,必又刁难,其时进退维谷矣。洋商惯技,想已烛察。

**七月初一日(7月30日)** 致电日本裕钦差(庚)请代泽东洋报。略谓:

敝处欲译东洋报以广见闻。贵署有翻译生员,可否专派一两人译其紧要有关中国政事学术者,按旬交邮政局寄鄂,其薪水由鄂出。

**七月初二日(7月31日)** 湖北枪炮厂制造洋式快枪快炮,需用进口罐钢,非独道远旷期,价昂耗费,且恐有事之秋,购运诸多窒碍,遂向汉口德商礼和洋行订购德国名厂精炼罐头钢并铸钢机器全副,价值及运保各费共德银十三万三千马克。先由礼和洋行垫出,自立合同起两年后分三期归还,利息七分,利随本减,饬江汉关道于订购合同加盖关防。

**七月初三日(8月1日)** 致电柏林许钦差(景澄)请代募洋教习。略谓:

鄂省武备学堂须添募洋教习二员,一授测地、绘图,一授马、步、炮队操法。祈托克厂或他友荐举精练和平者,但不必再托德兵部选派,缘前来之法勒根汉性情偏激,不易调驯,若渠自觅之人,更难驾驭矣。

**许钦差来电(光绪二十三年七月二十九日到)**:教习已募得德守备二员,月薪各一千马,订三年,日内即可画押,先闻。

**七月初六日(8月3日)** 以防、绿营所练寻常枪炮及刀叉等物殊鲜实用,饬"各营挑送兵勇一成来省练习洋枪体操。练至半年,遣回本营教练同营兵勇,仍另调一成来省学习。半年一换,务使各营兵勇展转相授,一律练成劲旅"。

**七月初十日(8月7日)** 札湖北各属州县购阅《湘学》、《农学》各报。略谓:

本部堂近阅《湘学报》,大率皆教人讲求经济时务之法,议论闳通,平正无弊。又上海《农学报》大率皆教人务农养民之法,考核精详,确有实用。其一有裨士林,其一有关民生,自宜广为传布。除省城各书院、衙门由善后局出资购

买发给外，各州县应捐资购备发给阅看，以开风气。

**七月十七日(8月14日)**　就鄂绅吴锦章等公禀会湘绅设局合办内河小轮事，录批咨明南、北抚院。略谓：

南、北两省小轮既系合办，自应通力合作，章程画一，利益均平，不可稍存畛域。南、北两局应公举绅士各一人为总董，公同办事，和衷办事，互相稽察。所有帐目禀报事件，南、北两省一律通禀，以昭画一而示均平。所请分驶宜昌、襄河两处，应从缓议，以后体察情形，再为续议酌办。至轮船应完厘税，自应查明章程，严禁偷漏。惟吴绅锦章虽系领衔，该绅闻已赴湖南候补，不能亲到鄂省筹办一切，究有未便。查有前陕西候补道黄绅嗣东端谨不苟，才识老练，乡评素洽，应即派委黄绅总司筹办湖北行轮事宜。

**七月二十日(8月17日)**　致函汪穰卿(康年)、梁卓如(启超)。略谓：

戒缠足会序，呈教。农学会请附贱名。谨捐助银元五百元，已交汇丰。甚盼卓老中秋前后来鄂一游，有要事奉商，欲得盘桓月余。

**七月二十二日(8月19日)**　咨行副将吴元恺拿获会匪不得先行就营正法。

据禀该武恺三营中营中哨四棚勇丁张松林胆敢勾结会匪，散给飘布，当于讯明后，就近即行正法等情。查该营附近省城，尽可随时请示，何以未经禀候发审，遽行正法，殊属粗率。仰营务处会同督标中军确切查明所禀各节是否属实，其中有无别项情由，并查取江夏县原讯革勇供词及飘布、盟帖等件互相印证，务得确情，禀复核夺。

**二十四日(8月21日)**　饬修老河口至郧阳电线三百数十里，又施南电线修至来凤。

**七月二十八日(8月25日)**　裁汰绿营制兵。全省兵数统裁五成，分五年递减。所裁兵丁酌给一年恩饷银米，遣令归农。照饬"各营均应照现发单式，将马、步、战守各兵各裁若干，本年及嗣后每年分匀裁马、步、战守若干，应给一年恩饷银米若干，每年层递节省饷干米折若干，五年统共节省若干，分析造具细册，并造具已裁兵丁花名册，于文到五日内详覆"。并附全省各营裁兵节饷数目清单。

**同日**　札委黄国瑾监修经心书院工程。略谓：

省城经心书院前因经费未裕，规制未宏，仅设课额四十名住院肄业。兹值整顿书院，讲求实学之际，学院改定新章，固须讲明中学，兼须考求时务，增设课额四十名，共内课八十名，不设外课名目。原设堂斋不敷分住，现已饬江夏县将经心书院西偏皇阁移建他处，并购买民房地基，扩充展拓，定于十月初一日开学。札委候补知府黄国瑾监修工程，迅速购料兴工，计日观成，以便开学。

**七月二十九日(8月26日)**　遵旨荐举人才，计六名：廷杰、于荫霖、瞿廷韶、余肇康、郑孝胥、黄忠浩。

**八月初三日(8月30日)**　六十生辰。初十日，差弁回鄂，赍到内务府发出皇太后赏御书"绥疆锡祜"扁额一面，"骏历宣勤嘉茂绩，靖共介福锡蕃厘"对联一副，福、寿字各一方，御笔长寿字一轴，御笔蟠桃图一轴，御笔云蝠团扇一柄，御笔莲花折扇一柄，无量寿佛一尊，嵌玉如意一柄，蟒袍面一件，大卷江绸十二匹；皇上赏御书"宣猷笃庆"扁额一面，福、寿字各一方，无量寿佛一尊，嵌玉如意一柄，蟒袍面一件，小卷吉绸八匹，汤绸八匹。分别上谢折。

**八月十三日(9月9日)**　差弁回鄂，赍到御赏《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一部、《平定云南回亚方略暨贵州苗匪方略》一部。上谢折。

**八月十六日(9月12日)**　致电上海时务报馆汪穰卿(康年)。略谓：

湖北经心书院现拟请西学中之天文、地理、西国政事之教习，岁修六百金。江、浙、津等处应有其人，阁下如有所知，望代物色一人，惟须三事兼通。

**八月二十日(9月16日)**　为施南修路事致电路工委员蔡令国桢。略谓：

自募工兵，三路并开，六个月毕工，办法尚妥。工费等项共估钱一万八千串，应即照准。但须处处修筑坚实，一律宽平，不可苟简。方今局外好发闲议论者甚多，勿以大举而成虚糜，致贻人口实。此乃本部堂注意经营之事，务令经久不坏，商民永利为要。

**八月二十八日(9月24日)**　致电上海时务报馆汪穰卿。略谓：

汤蛰仙大令寿潜来鄂，谈甚洽。昨已赴沪，请挽留贵馆三四日，作一文，取其持论正大，既可分诸君之劳，兼以救他报新奇之弊。

**同日**　奏陈湖北奉旨裁兵。湖北现在实存马、战、守兵一万五千四百二十七名，拟五年内递裁七千七百一十五名。计裁竣后，每年约可节省兵饷、马干、米折共银十一万余两。[按：是日，梁敦彦致电上海道经元善促申报馆更正有关张之洞寿庆的不实报导。略云阅十六日《申报》"拓湖浪谷"一条下，有初三日为湖广督宪张生辰，属员趋辕祝嘏者，设宴一百八十二席款之。粤绅馈电光烟水制万民伞数柄，精巧绝伦云云，不胜诧异。督宪素惟高简，十余年来每过寿辰，向无举动，兄所素知。本年帅以时势多艰，尤为深自谦抑，预期持牌示喻文武巡捕，一概不准馈送礼物。寿辰之日，属员来辕祝嘏，不特未设一宴款接，且并未出见一客受贺，即署内文案委员亦未得见。所有礼物，一概未收，即寿帐寿联，亦全数璧还，依照汤文正故事，录其诗文，还其屏联。至电光烟火水制万民伞，更不知何物，并无其事。此不特彦一人所目睹确知，抑亦阖省官民所共仰也。不知《申报》如何讹传，失真至此，支离太甚。窃思《申报》素重纪实，间误登讹传，亦必即为更正，使知此事实在情形，当必乐为更正也。兄盍往一见主笔，备告实情，俾得作为自行续访者重登报纸乎。]

**九月十一日(10月6日)** 电复齐齐哈尔将军恩泽谈开办煤铁之难。略谓：

尊意拟办贵治煤铁，苾筹深佩。惟采煤炼铁工艰费巨，非有上等良工，虽成法具在，难期奏效，贵州青溪一厂可为殷鉴。华人熟此者甚少，不得不取才外国，而工资昂贵，鄂省六七年来洋匠薪资一款费已数十万，即此可见一斑。盖外洋铁价甚廉，欲与争衡，殊未易易。查煤与铁有相需之性质，欲兴此举，须先觅谙练洋匠化验考察，确实可办，再行择宜开采，因矿配机，就地筹议，方能有济。至于开采章程、提炼办法、机器名目，备载于上海制造局所译之《宝藏兴焉》、《开煤要法》、《井矿工程》、《冶金法》各书，阅之可知梗概。然移步换形，不能执一。谨抒愚忱，敬候采择。

**九月十二日(10月7日)** 批郎中余正裔等禀呈兴国州炭山湾煤矿矿师合同。略谓：

华商鸠立公司开办矿务，聘雇洋矿师、矿匠经理机器、挖煤工作等事，原属无妨。若遇有关涉地方官民事件，仍应由商局办事绅董自行清理，庶不致横生枝节，动费周章。该绅所拟合同归洋商法格总经理之处，应与申明界限，凡矿山工作听其筹度，以专责成。此外，局中与官民关涉事件，一概不准干预。合同内应称为洋工师，不得称洋商。十年之限亦属太久，应先酌定二三年试办。如果相处得宜，办有成效，尽可展限，重订合同，庶免外人挟持之患。倘开办后纵容经理人把持一切，措置乖方，定惟该绅董是问。

**九月十六日(10月11日)** 致电长沙陈抚台(宝箴)、黄署臬台(遵宪)。略谓：

《时务报》第四十册梁卓如所作《知耻学会叙》，内有"放巢流毳"一语，太悖谬，阅者人人惊骇，恐招大祸。"陵寝蹂躏"四字亦不实，第一段"越惟无耻"云云，语意亦有妨碍，若经言官指摘，恐有不测，《时务报》从此禁绝矣。报馆为今日开风气、广见闻、通经济之要端，不可不尽力匡救维持。望速告湘省送报之人，此册千万勿送。湘、鄂两省皆系由官檄行通省阅看，今报中忽有此等干名犯义之语，地方大吏亦与有责焉，似不能不速筹一补救之法。尊竟有何良策，祈速示。

**黄署臬司来电(光绪二十三年九月十七日到)**：既嘱将此册停派，并一面电卓如改换，或别作刊误，设法补救。如此不动声色，亦可消弭无形。卓如此种悖谬之语，若在从前，诚如宪谕，恐招大祸。前过沪时，以报论过纵，诋毁者多，已请龙积之专管编辑，力设限制，惟梁非龙所能约束。八月初旬，此间官绅具聘延卓如为学堂总教，现复电催从速来湘。所作报文，宪当随时检阅，以仰付宪台厚意。

**九月十九日(10月14日)** 奏陈武弁情形苦累，恳暂缓赴部引见。略谓：

定例各省千总历俸六年，云骑尉留营学习三年、恩骑尉五年期满，果能弓

马娴熟，给咨送部引见，分别录用。查湖北、湖南两省绿营困苦情形日甚一日，廉俸无多，家计贫寒，褴褛饥窘者十居八九。即在标当差，尚苦不能糊口。若令赴京引见，往返万余里，资斧艰难，每苦无从筹措。且引见回省以后，其升迁补缺仍复渺茫无期。拟请嗣后俸满千总、期满世职如遇军政巡阅之年，应由督抚考察其人材弓马可观，年力精壮，熟谙营伍，堪膺保送之员，即行照例保题，分别升用补用，造册咨部。兵部核其与例相符，即由部复准具奏，奉旨后，以本省千总俟升补守备时，云骑尉俟请补守备，再行并案给咨，送部引见。其恩骑尉品秩尤卑，可否于补千总时暂免赴部，俟将来升擢守备时再行并案给咨引见。似此量为变通，既所以体恤末弁，轸念忠裔，而于慎重武职实缺之意仍不相妨。

**九月二十日(10月15日)**　札委试用同知汪凤瀛偕洋教习考察近省农务，拟设农务学堂。略谓：

中华向推为重农之国，而农功夙号艰难，农利寖形衰薄，非果地爱其宝，实由农官罢设，农学不修故也。亟应创设农务学堂，参用西法，以开风气。前向美国延订农学教习一员业已到鄂，应令先于通省各县地方随宜涉历，察看中国农务情形。饬汪凤瀛随同照料，毋滋事端。

**同日**　会奏卢汉干路由鄂入豫径行信阳，并陈南北两端开筑情形。略谓：

芦汉铁路贯幅员之中，通南北之脉，辟道取径，必求至当。臣等前年奉命筹办干路，尝以襄阳西通秦中形胜之地，将干路取道偏西，绕德安、南阳以达郑州。现在就节次洋工所勘，按图证说，参以见闻，当以径行信阳为得策。俟干路既成，察看西路情形，再由郑州向西，经河南府直入潼关，筹添支路。现在北端自芦沟桥至保定一段土工已竣。南端由汉口至孝感一段已储备木石各料，指日水落，当垫道造桥，计日程工，期于五年内告厥成功。

**同日**　致函云南矿务督办唐鄂生(炯)。略谓：

弟回车鄂渚，瞬又经年。楚中本极枯窘之区，连岁灾祲，民情益困。库藏之财已竭，交涉之事日繁。自去岁盐厘百万拨抵洋债，益不可为国矣。大农划款搪塞，大都画饼充饥，致百事均难措手。时局艰危如此，当务之亟，又不能不勉力图之。惟是推广练兵而将才难得，精求制械而经费不充。农工商为富国之基，亦经分设学堂、局所，切实讲求，而苦风气未开，收效难速。遑策十年之计，祇尽寸阴之心。蓄艾已迟，补苴何及。旁皇中午，忧愤交深。阁下爱我，其将何以教之。顽躯近年衰朽日形，眠食俱减，自惭窃禄，无补时艰。无如经手要件尚未一律竣事，一俟枪炮厂规模立定，即当乞罢避贤矣。

**是月**　奏陈土药税征收办法仍请照旧办理。略谓：

准户部咨钞奏内开，内地土药另筹征收之法。因总税务司折开各省出产土药担数甚多，而各省税收不旺，拟令各省派员在出产土药盛处各设立总局，略仿洋药税厘并征之法，每担征银六十两，纳足之后，任其销售，无论何处概不重征等语。查过境行销各口岸之税，复于该处另由地方官委员设立总局，以收川土入境行销内地之税。宜昌洋关税上年约收银四十万两，大率皆系土药，他货只一万余金。该关应解京饷及续还洋款、息借闲款等项约三十余万两，宜昌、沙市两处关用约五万余两，均在此出。宜昌及本省各局卡每年约收土税二三十万两。此项每年奏定拨充枪炮局经费二十万两，局用、缉私勇费五万余两，余款解部。以上关、局所收税厘为款甚巨，均关系紧要饷需。若由四川、云、贵等省就地统征，则湖北绝无土税可收，一切要需皆无所出，惟有奏请由川省于该省所收土税内照数拨给，即使奏蒙恩准饬拨，然川省之肯如数拨补与否，实不敢必。是既失征收土药万不可缓之巨款，而徒成稽查土药关卡之繁费，窒碍实多，自惟有照前抽收，俟将来如果川省改章时，再行体察复议，奏明请旨办理。

**十月初一日(10月26日)**　因蔡锡勇病故，札委江汉关道瞿廷韶总办武备学堂、枪炮厂。

**十月初四日(10月29日)**　致电上海盛京堂(宣怀)。略谓：

现委汪守洪霆解汉厂新造快枪一千支，快炮十二尊，枪弹十万颗，炮弹一千二百颗，火药一百五十磅，赴督办军务处呈交。计三百余箱，约重三十吨。请商招商局轮船设法速代运往天津。

**十月初七日(11月1日)**　监临武闱乡试。

**同日**　致电汉口速译送德国驻华公使海靖。略谓：

昨晚接贵大臣照会，知前日贵国兵船随员等登岸时，有无知之徒掷石生事等情，闻之深为耿歉不安。贵大臣远来游历，本部堂诸事优礼，备极款洽，甚为欣慰。睦谊方深，乃忽有此事，殊出意料之外。当即传到江夏县严加申饬，令其查拿滋事之人惩办。顷据该县禀，已经查出八人，系前日随同生事者，均即重责枷号局门示众，并出示严切晓谕。因本日系武乡试开闱之日，本部堂系监临官，须亲至教场，午后始回署。因照复备文一时不能迅速，深恐贵大臣悬念，故特派江汉关瞿道先往代为道歉。除一面即行照复外，先此电达。

**十月十一日(11月5日)**　札委税务司穆和德筹画种茶制茶良法，并在汉集股设厂教导。略谓：

茶叶一项为中国出口之大宗,汉口一镇又为各省茶市之枢纽。年来中国茶利逐渐衰落,各商累耗巨资,殊堪悯恻。中国茶种之佳,地球无匹。徒以株守旧说,不知变通。栽种既未合法,焙制又复失宜,遂为洋商所厌弃。惟栽种必须化学,焙制又须机器,非合各富商之力纠股设厂,延请洋人督率教导,未克奏功。现江汉关税务司穆和德为中国茶利谋补救之术,应饬委该税司筹画种茶制茶之良法,在汉口或产茶地方设立厂所,延致洋人实力教导,使中国茶市日有起色。商集股分,惟不得招附洋股。倘经查有冒附,惟该税司是问。

**十月十八日(11 月 12 日)**　咨督办军务处,已派候补知府汪洪霆解送枪炮厂精选小口径毛瑟快枪一千支,配枪弹十万颗,并加解三生七快炮十二尊,配炮弹一千二百枚(内开花、实心炮弹各六百枚),至京前赴督办军务处呈投,听候酌度分拨神机营、练兵处应用。

**十月二十日(11 月 14 日)**　札委汪洪霆于解枪炮赴京之便,往天津、上海考查制造器械火药等项。略谓:

湖北汉阳枪炮厂制造日多,现又添购无烟火药机器,事体益繁,工作理法弥形精细。查上海、北洋两处制造局开办已久,必须委员前往详加考查,与汉厂参酌互证,俾得精益求精。札汪洪霆就近往天津、上海两局厂考查明确,回鄂禀复,以凭核夺。

**十月二十二日(11 月 16 日)**　就胶州湾事件致电天津王制台(文韶),请总署速电驻德公使许景澄向德外部理论。

**十月二十八日(11 月 22 日)**　就德占胶州事致电柏林许钦差(景澄)。略谓:

德兵船占踞胶州湾一事,闻总署已电阁下向外部理论。顷闻人言,教士被戕时,德主教致电德国君主,言德教士为兵丁所杀,必有官主使。德主接电甚怒,立电在华之水师副提督带兵船赴胶州。嗣德主教第二次电德廷言系为旧兵丁所杀,旧兵者犹言革兵,即散勇也。德廷接此电后,立即电水师副提督离开胶州。是德廷本无欲占胶州之意,亦无开衅之心。乃误听教士初次电语,故旋饬离开胶州。但日来德报皆力劝政府勿让还胶湾。诚恐德政府惑于众议,德提督借事邀功,将错就错,始终占据。特此密达,以备裁酌措词。

**许钦差来电(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初一日)**:现德外部托言驻兵防护后衅,不允即退。海使又要索六事,恐如尊虑,要功就错,殊棘手。

**十一月初一日(1 月 24 日)**　电复汉口盛京堂(宣怀)。略谓:

比款议妥,欣慰。粤汉路亦须速定,迟必为强人所夺。前面谈已详,祈速筹。

**十一月十二日(12月5日)**　以京山县唐心口堤工紧要,奏陈即日亲往察看。

**十一月十五日(12月8日)**　电复长沙陈抚台(宝箴)谈铁路甘苦曲折。略谓:

湘绅呈请创立湘粤铁路公司,集股开办,欣慰之甚。惟湘绅尚未悉铁路甘苦曲折。朝廷于铁路一举,招商借债绝不担肩。去年设立总公司,总署原奏芦汉、粤汉南北干路合为一气,领帑千万,集股千万,余借洋债分还,互相挹注。现今芦汉以部款千万、官股三百万为底本,并借洋债四百万镑,由总公司订购,国家仅批准而不肯担保,各国以为难,比国利其制造始首肯。粤汉大约亦需将及三千万,拟集商股七百万为底本,余借洋债。总公司现招粤、沪各商,闻已得四百余万,订定而未收。湘中集股尚无约数,粤商亦尚无着落,窃恐粤商股亦必请另设一总办。粤商力厚,未必肯附入湘商,而鄂中武昌以南一段亦未言及。似须将粤汉路程起讫、商股大约数目,洋债如何筹借、如何议还,议有大概主意,始能陈奏。大抵粤汉总办若能独任华股七百万并担当洋债二千余万,自可另树一帜。否则,应由湘、粤、鄂三省各举一总办,仍照总署奏准原案,不脱总公司,方无窒碍,事亦轻而易举。总之,权可分,利可共,章程不可不贯通,纲领亦不可不画一。各省路权尽可各省分任,路利必须公溥均沾,而造路之本资,借款抵押之办法,通行之章程,必须芦汉、粤汉一大干路合为一气,递招、递垫、递修、递押、递借、递招,辗转相生,则此三千万之路,有股数百万即可一气衔接腾挪,辘轳周转,以底于成。不惟如此方与奏案相符,且非此必办不成也。如尊意谓然,请速嘱熊庶常、蒋观察来鄂面商妥贴,再会奏。

**陈抚台来电(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初八日到)**:顷据湘绅前山东布政使汤聘珍,翰林院编修汪诒书、赵启霖,庶吉士熊希龄、戴展诚,内阁中书黄忠浩、分部郎中曾广江,江苏候补道王澧、蒋德钧、谭嗣同,分省补用道朱恩绂、候选道左孝同、前甘肃宁夏府知府黄自元等,呈请创立湘粤铁路公司,集股开办。公举现署臬司长宝道黄道遵宪为总办,以将事权而通湘粤之气,并请转咨电奏,先行立案等因。宜如何会同谭敬宪、盛京堂并挈衔电奏及电告南北洋,俾得周知之处,伏候钧裁。

**十一月十六日(12月9日)**　就湘鄂行轮事致长沙陈抚台(宝箴)。略谓:

湘、鄂小轮一事,黄道嗣东自湘来,所言尚未明晰。鄙人酌中定议,极力推广,仍严定限制。现拟令湘、鄂两省通筹合办,行长江者准其拖货,行湖南者仍不准拖货,外江内湖,成本合凑,利息均分。湖北商股有限,湖南商股易集,尽可添入长江。至南、北商本孰多孰少,或南七北三,或南八北二,均在所不问。其长沙一路,上推广至宜昌,下推广至武穴,但不准出楚境至九江,以免与招商局章程有碍。惟长江小轮只准拖货,不准载货,既免招商局阻拦,且不致夺厘金以归洋税。至船数多少,并不限制,多多益善。所以特准长江拖货者,日本

新添长江十小轮，加以三公司及野鸡船，与其外人专利，自不如令绅商均沾。所以不准内湖拖货者，专为恐引洋人通商一端，并未虑妨厘金。盖南省亦有厘局，章程果善，湘不畏损厘，鄂何畏焉。至于引洋人入湘一节，万分可惧。胶州一案，只以杀两教士，遂至兴兵据地，多款要挟。方今国势太弱，但生一衅，即有危乱之祸。若湘省果开口岸，设伤一二洋人，中国不可问矣。洞与公同膺疆寄，岂敢当此重咎。将来岂能保湘省永不通商，但不自我发端，问心稍免疚悔。洞于此举先添沙市，继添宜昌、武穴，又添长江拖货，又准湘商多入长江股分，其为南、北两省利民计者不为不厚，南、北兼筹不为不公。至外人巨祸，大局安危，守之不得不严。他日如洋人自创湘省通商之局，则我有现成数十小轮即日可来往湘鄂，任意载货，仍可占其先着，并不为迟。

**十一月十七日(12月10日)**　致电汉口瞿道台(廷韶)谈武、汉轮渡事。略谓：

胡筠等请以小轮在武、汉渡江，愿提船资二成报效。昨与台端谈，拟饬预缴四千两，将来于报效款内扣除，日来曾否议定。查鄂、湘各绅争办小轮，眈眈逐逐。江夏职员黄守谦前曾禀请设渡江小轮，未议准。又有张宝箴、刘允清等具禀。今若准该商承办，已占先著。闻渡江小轮获利甚厚，每轮每月可余三百余金，此项预缴之数，一年半即可扣毕，即缴期票亦可。尊处如能设法酌量垫解，尤佳。

**瞿道来电(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十八日到)**：渡江小轮预饬缴款一节，日前奉面谕后，业经转饬商办。今早接奉电谕，又经催询。该商等以生意能否获利尚无把握，预缴款项力有未逮为词。察看情形，非仓猝所能定局。

**十一月十九日(12月12日)**　就日本索要汉口租界事致电总署。略谓：

昨准咨日本索汉口城外德国租界起沿江之地长三百丈作租界。查紧靠德国租界起沿北以北长一千丈、横一百五十丈早已定为汉口铁路发端之地，已于五月间出示晓谕，派员督同洋工司丈量钉镢，绘图购地，专候水涸，填土开工。现饬地方官绅勘议，惟有在德界千丈以外紧靠铁路让给租界三百丈，其地亦必热闹。但条款内须列两条：一、紧靠铁路江岸，该国一年内须自筑堤岸，以资保障。二、所给界内，轨道穿过之处，已为铁路购用若干方数，应仍照归铁路总公司营业，两不相碍。除已绘图咨复外，特恐日本坚要德界紧连之地，则路工改造大不得了。与工师再三密酌，或让出一百丈，尚不甚碍，实难多让，彼亦不能争多。倘可百丈了事，尚可设法抽给。此时正在筑路，必须速即议定，以免工程延搁。乞与该使妥商，迅赐电示遵照。

**十一月二十一日(12月14日)**　赴京山勘唐心口堤工，二十八日回省。

**同日**　致电总署。略谓：

上海道蔡钧电，倭总领事告倭副将一员、都司一员来鄂见洞面议要事。又电闻英、倭有合保东南商务之说。然则所谓保商务者，恐是英、倭合谋借口欲以兵力踞长江险要耳。总之，德事若不速了，各国纷纷效尤，大局将不可问，危险之至。

**十一月二十九日(12月22日)**　致电江宁刘制台(坤一)。略谓：

昨奉电旨，内有言及尊处英将云云，因有英将之言未可尽信之谕。究竟英将何言，能测其底蕴否，祈速电告。倭将神尾来鄂，弟适出省。关道接见，伊谆谆以派员往倭观操及派学生往学武备为请，以此为联交入手处。

**刘制台来电(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三十日到)**：前有英舰泊吴淞台旁，谓奉命而来。嗣英将与沈敦和言，俄、德、法恃兵为国，前岁联盟，俄侵朝鲜、东三省，德踞山左，法图南省，奸谋毕露。英恃商为国，今见南北商权顿失，岂能容忍。倘中、英、日亦联盟，中、日保疆土，英保东方商务，惜华计不出此。英惟有力保长江商务，断不扰乱如海寇云。达署后，经署奏陈，是以旨内有"英将"语。嗣沈道续晤英将，又言英、俄两相忌，华能鉴高丽事，勿与俄权，急图联英救危之策，英必乐从等语。所言虽未可尽信，却近事理。倭将来见，所言与鄂语略同。

**十一月三十日(12月23日)**　遵旨拟胶州教案交涉办法五条，致电总署转奏朝廷。略谓：

二十六日电旨恭悉。胶事危迫，焦愤万分，遵旨拟五条：一、请电旨速派许景澄为头等钦差，酌加一衔以重之。令自谒德主，情悃易通，德主真意易测，商办较为活便。一、此事以教案为根，此时许使宜先将教案立论，言教案已极力速办，可优于所索。一面降明旨通谕禁薄待教士，并详述教系劝善。教士之愤稍平，则助势激众较少。一、德有归辽之功，必应酬谢。德无屯兵之岛，必予一地。惟胶湾必宜设法商令退还，恐各国效尤。俄占旅顺，倭占威海，英占吴淞，法占琼州，海口全失，海军无澳，永无自强之望，不可为国矣。只可以福建他岛与之，以为酬谢。一、六条中惟山东铁路一条最毒恶，意在吞吸全齐。硬驳彼必不允，或以江宁至沪铁路与之相抵。一、各国乘机效尤，纷纷占地，各国皆同。俄亦自为，并无轩轾。惟俄舰已集旅顺，无术挥之使去。闻俄禁兵登岸，且告我极力相助，是俄尚有分寸，只可因而用之，密速切恳相助，但议定事成后大连湾万勿占，以免他国借口，我当别与酬谢。总之，三年以来，各国蓄谋分占，横暴无理，实无善策。惟有熟权利害之轻重、远近、缓急，但使其岁月稍缓，距京师、津沪稍远，尚容我于数年间赶紧振作补救，尚可勉力支持，徐观各国之变。若各海口尽为各国分踞，扼我咽喉，断南北海道，四面困逼，富强无资，中国直如印度矣。[按：本年十月七日，德国教士二人在山东曹州府巨野县为匪所杀。二十日，德舰占领胶州湾，夺据青岛炮台。二十二日，谕山东巡抚李秉衡镇静严札，不可先行

开炮。同日,俄外部表示反对德占胶州湾。二十六日,德驻华公使海靖照会总署,要求竖碑、抚恤、革李秉衡职、赔费、山东路矿、租胶州湾等六事。本月二十二日,俄舰驶入旅顺,声言助中抗德,暂时停泊。二十五日,英兵船三艘泊烟台。二十六日,以胶澳事谕刘坤一、王文韶、张之洞从长计较,各抒己见。]

**十二月初四日(12 月 27 日)**　饬督标中军副将俞厚安督修督署至武备学堂等处马路。略谓:

武备学堂在省城东偏,相距督署(省城西偏)甚远。武备学生时须调辕操习,本部堂并须随时亲往武备学堂并赴校场校阅学生及各营弁勇操演枪炮、阵式,亟应修筑马路,以便往来而期迅速。从督署东辕门起,循大街入王府口,直东过大石桥,至如意寺南行转东而北至武备学堂为一路。此路并由大都司巷接修至文昌门处至布局江岸,又从中途天符庙分接一枝,经大朝街转东经自强学堂、钱局、银局而北至校场为一路。估计工数各费约需银五千两内外,并派各营勇丁帮同修筑。限一个月造成,务期坚实坦平,经久不坏,便于行驶。

**同日**　致电上海蔡道台(钧)探投日本参谋大佐神尾光臣。略谓:

台驾来鄂,适先期奏明出省勘堤工,仅派江汉关道及知府钱守接待,深以为怅。回省后该两员禀告阁下来意,极为欣悦。贵国与敝国同种、同教、同文,同处亚洲,必宜交谊远过他国,方能联为一气。现在亟愿面商一切切实详细办法,可否请台驾重来鄂省,俾得面罄敝国真意,是东方大关系事。不胜盼企之至。

**十二月初五日(12 月 28 日)**　致电总署转奏朝廷,陈英将图我,根在俄占旅顺。略谓:

英深忌俄,如中国予俄以权,英必力保长江商务。至保法一节,或云踞吴淞口,或云英拟在吴淞口自建炮台,或云踞舟山及吴淞口外各岛,或云入江直至重庆一带。说虽异,意则同。现在德事既将胶湾划开另议,是所患又不在德而在俄。俄于此时若不明占旅湾,英即无从藉口。德不硬踞胶湾,俄亦无从藉口。在我无论如何将地事迁就受亏,总须令俄不擅北洋之权。若俄有明利,英必不甘,大局无从维持矣。俄、德系通谋,英、俄系仇敌,而其为效尤图我则一。

**十二月初七日(12 月 30 日)**　奏陈察看唐心口堤工情形。略谓:

臣于十一月二十四日行抵工次,亲身周历该口上下游及口门内外,察看水势、土性以及现拟退筑月堤处所、应填水洪处所,一一详阅。查该口实因对岸蔡家洲一带连年新淤沙洲绵亘数里,日涨日宽,突入河心,以致将河水横逼,冲溃旧堤,荡刷经年,致成巨浸。现在此洲业将襄河正道全行占满,口门内已成一湖,以致月堤退筑逾远,工段逾长。现计应修新堤至十余里之长,应填水洪至三道之多,不惟取土甚远,即取沙亦复不易。而对岸新淤沙洲,必须设法挑

沟冲刷。其上口兼须筑碎石坦坡及石裹头以护废堤，藉作屏蔽。此项工程实为艰巨，然数县民命所关，势不能置而不修。当经督饬道员恽祖祁、署安陆府知府彭觉先及在工各委员等核实筹办，赶紧兴修，限于明年正月底将大致规模作就，以防春涨。

**十二月初九日(1898 年 1 月 1 日)**　致电京山县堤工局恽道台(祖祁)等。略谓：

头、三洪合龙，慰甚。中洪准展限五日，但不可再迟。经费银、钱统计，总期无过二十万串。

**十二月初十日(1 月 2 日)**　致电江宁刘制台(坤一)、天津王制台(文韶)。略谓：

今日宜兼联英、倭，方令德、俄稍有顾忌，且免英、倭忌羡，多树两敌，扰动长江以南。岘帅电署力请联络英、倭，极为切要，钦佩。本日已电奏力陈此义。日本神尾去后又来一员，均切商与我联交，且力劝联英。

**同日**　致电总署转奏朝廷陈兼联各国，互相牵制，或可稍戢凶锋。略谓：

传闻教案已结复翻，英舰亦赴旅顺与俄争泊，法舰六艘集沪，欲藉四明公所旧案生衅，种种危险万分。窃揆今日情事，必须将英国安顿妥帖，善为羁縻，不然必有急祸。英人久擅东方海面商利，时深忌俄、德、法而联倭。英东方兵船最多，彼一面逞忿于俄，一面将肆毒于我。此时既不能拒德，又不能逐俄，显有偏重，似以兼联英、倭为要策。德使诡计，乃藉端生波，待其大队兵船。彼时各国同时下手，我若联英，尚可与商和缓办法。我不联英，彼自用兵强占矣。英船入江，将沿江炮台占踞，于口岸处所陆兵登岸屯扎，腹心已溃。且各国商民惊扰，匪徒乘机遍烧教堂，大局不可为矣。今日急着，约有四端。首在迅速兼联英、倭。英既联则倭附之。至联英之法，英将有中国出费予英舰保护之语。似可切询总税司赫德，英国意拟如何联法，一也。德事仍望电派许使为头等钦差，见德主面陈，并致国电，二也。俄既不能阻德占胶，又不劝了教案，且贻英国口实，帮助何在。宜切实恳之，许以他项利益，万勿占旅。三也。倭情甚急，自欲防害，必无奢望，落得联之，另电详陈。四也。大率俄、德、法为一党，英、倭为一党。彼分党合谋效尤，图我并无轩轾。然羁縻英、倭，则俄、德、法稍有所忌。结交俄国，则英所求亦不能甚奢，而尤在先息德主之暴。各国互相观望牵制，或可稍戢凶锋。南洋刘来电，亦深愿联英、倭。又奏称倭参谋部副将神尾光臣到鄂，洞出省未回，江汉关道及洋务委员见之。伊深谈倾吐，大略言前年之战，彼此俱误。今日西洋白人日炽，中、东日危。中、东系同种、同

文、同教之国，深愿与中国联络，此系其国陆军二等提督川上操六之意，命之前来嘱转告洞等。近日其参谋部员宇都宫太郎又来鄂见洞，送日本地图及政治书各一部，语极殷勤，意在两国联络。并言今日武备最要，嘱派人到彼入武备及各种学堂，地近费省，该国必优待切教等语。大抵倭见俄日强，德日横，法将踵起，英亦效尤，海口尽占，中国固危，倭四面受强邻之逼，彼亦危矣，故今日急欲联英联中以抗俄、德而图自保。彼既愿助，我落得用之。盖倭不能抗俄、德，英水师则能之。联倭者，所以为联英之枢纽也。倭肯出力劝英与我联，则英不能非理要求，而我可藉英之援助矣。我不与倭联，则彼附英以寇长江矣。倭人此举，利害甚明，于我似甚有益。俟神尾来晤后，即详陈。

**十二月十三日(1月5日)**　致电襄阳黎道台。略谓：

购进洋芋系为灾后缺乏籽种，勿任冒领充食。此物由沪访购数月始到，冀其滋生不绝，非仅以救一时之饥也。

**十二月十九日(1月11日)**　札江汉关道照会德领事转饬武备学堂德教习具领川资。略谓：

武备学堂总教习法勒根汉原订合同两年为满，今届一年又四月，忽自请归国。经本部堂曲意挽留，至再至三，奈该教习归志甚坚，不得已准如所请。计法勒根汉及根次两员回国川资照合同共五千马克，又一款计五千九百马克，又房租银五百五十两正，又家伙、抬椅、什物该银六百三十一两三钱二分，又另单所开汉口渡江小轮船费一百六十五两，上海来汉盘川四十八两，西正月房租五十两。即速交付德国驻汉领事代收，托其转交该教习。

**十二月十八日(1月10日)**　致电京湖北委员汪洪霆。略谓：

枪炮试验，承各邸、堂称赞，并优赏工匠，感幸欣慰。荣中堂素未通信，不敢冒昧致函，望婉为致意请安致谢为要。

**汪守来电(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十九日到)**：恭邸、庆邸、荣中堂均见，颇赞鄂厂枪炮极好，云宪台苦心筹划，经营不易。略询鄂厂制造情形，不以沪厂为然。庆邸云，鄂厂枪炮可称利器。荣中堂云，意欲扩充鄂厂为要务，各省无须另添设厂，各处经费亦拨归鄂，事归一律后，再筹商。

**十二月二十二日(1月14日)**　因原委总办蔡锡勇病故，饬委候补道张斯桂为自强学堂总办，并办理督署洋务文案。“该道在欧美各国已二十年，迭充英、法等国使署参赞官，精通方言，历办交涉事宜，勘付委任。”

**同日**　致电总署转奏朝廷，陈湘、鄂、粤三省设立铁路总公司自修粤汉铁路，请勿允借英款修路。略谓：

闻德国租占胶澳并允承办山东铁路，英、法皆甚艳羡。近有日本人来鄂，

密称英国欲借款修路，并欲占香港对岸深水埠地方。证之西报，英觊觎铁路从粤东下手，以达汉口，蓄谋必确。英若遽向总署要索，势难空言拒绝。现据湘、粤、鄂三省绅商公呈总公司，吁请会奏立案，由三省绅商自行承办。如果目前各国有以粤汉铁路为请者，应即告以三省绅民先已递呈，议定合立公司，准归自办，藉杜其口。此事关系大局安危，不仅铁路一端也。

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卷六页一一〇：

粤汉铁路先议借美款创办。是年春，英商屡请承造。至是谋益亟，以中国已允法路达龙州，俄路贯吉、黑，而德国且谋筑山东全省铁路，故英国必欲专粤汉之利。湘绅熊希龄等请设公司自办。公谓路经三省，宜合办分任。先招股数百万，递招递垫，递修递押，展转相生，则轻而易举。湘抚陈右铭中丞意同。公与盛京堂电致王文勤会商具奏，谓时局顿变，惟有占定自办，补救万一。仍与美商筹议借款，请旨核定。

**十二月二十四日(1月16日)**　致电总署转奏朝廷，陈借英款偿日款，英必居奇要挟，请勿允借。略谓：

英廷此时因德事不甘，正欲效尤要挟，何以反肯以轻息借我。欲议借款，必索厘金、盐课抵押，且必干我利权。查目前借款，想即系明年五月应付日本一万万之款。窃思此款似可别筹办法。查日本和约，余款一万万平分六次交纳，未经交完之款，按年加每百抽五之息。是此款若缓还，年息不过五厘，且迟早多少均听我便。何不即将日本此款暂缓交付，按年论息，息止五厘，较之九扣、八扣有零者所省甚多，一也。不须别筹抵押，不至因此牵动盐、厘等款，二也。五年之内随时可还，大局既定之后，相机商借，不受抑勒，三也。原议所以急欲付清者，欲令早撤威海之兵也。然今昔情形大不相同。德已踞胶，俄又驻旅，何在威海日本一军耶。且俄、德南北夹驻，日军隔其中，三国正可彼此牵制，四也。洞前请联英者，欲预防而羁縻之，危其硬占横行，非以英为可恃也。又奏陈抵制英人三策，一、借英款练海军。船向英造，将向英借，并派将弁学生数百人赴英学习，船造成，我将弁亦练成矣。英既得造船之利，又得多用英人之益，又得我海军为伊东方兵船助势，彼必乐从，不至勒索抵押。一、准英借款修山西、陕西铁路，即以此路作抵。彼图矿利，当易商允。煤铁畅行，亦我之利。一、山陕铁路可抵粤汉，但须借款，而路由我造，如芦汉用比款例，无他虑。其次则准其在云南边地与我合开各矿。又奏陈连横为患，诚为可虑，中国此时岂能遽以力争。且各国作用虽殊，皆是乘机谋我，岂敢深信。所谓联者，不过设法羁縻，免多树敌耳。所谓藉联倭以联英者，恐英要挟太横，讬倭居间婉商，

减其贪欲凶焰。且彼力言不索酬谢,语甚坚明。可否由总署往晤日本公使,察其意指,以备英人发难时居间排解之用,似乎有益无损。

**总署来电(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到)**:日、英自联已久,其欲联我,无非藉为屏蔽,无资于我也。既与联,则有密约,断难久秘。一经传播,中俄之交绝,德、法乘之,其祸不可思议。俄地接壤,且有归辽之功,今又联日、英而拒之,前后三年,矛盾若此,恐环球各国皆不直也。日、英求联,皆游士、兵官之言,该使从不稍露端倪。联之一事,甚不易言。

**十二月二十九日(1月21日)**　致电天津王制台(文韶)、上海盛京堂(宣怀)阻借英债偿日赔款。略谓:

前闻英国欲轻息借款,弟料其必藉端要挟,于二十四日电奏请缓还倭债,免受挟制。顷闻英藉借款索添开大连、湘潭、南宁三口,接缅甸铁路,经云南由金沙江至汉口,不许以长江擅租他国,改厘金章程。署犹议允,惟俄、法不愿等语,焦愤已极。查缓还倭债,按约无甚大害,我何必平地生波,自寻祸害。长江不准擅租者,语意可骇,即藏有驻兵保护之举。若果允英款,则形势权利尽为英揽,深入腹心,长江上自滇、川,下至吴淞,全为英有,是即分占江南十二省矣。而俄借口占湾,重兵压我北境,法又图我南方,理财行政亦属诸人,不成为国,此即所谓瓜分也。弟未便屡渎,务恳大力设法,迅速阻止,大局幸甚。

**同日**　致电长沙陈抚台(宝箴)。略谓:

英款万不可借,欠东洋、欠西洋皆是一样,且倭债并无抵押,何必借英还倭,自寻苦恼。大局溃败,即在目前,总署似以为无事矣,可为痛愤惶骇。

**同日**　发款往美国购西式农具、果谷佳种,派汪凤瀛为农务学堂委员,课督以兴农利。

**是月**　亲临武备学堂考试(岁以为常,后不备载)。

**是年**　议编《历史邦交录》。

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卷六页一一一:

张森楷《合川县志》:光绪二十三年,富顺宋育仁受张文襄公之命,作《历史邦交录》,属森楷发凡起例,而专属以魏晋南北朝事,分甲乙二编。甲编礼交,入朝、请命、封拜、兴继、纳立、和亲、建置、侨徙、恢拓、界画、预储、推择、使命、应变、图书、辞令、仪节、风俗、赠贿、贡献、交际二十三目隶焉。乙编兵交,立战议、兵制、谋略、攻战、资储、器械、善后七门,而奏议、言论、边军、卫戍、法制、任守、练兵、料敌、扶驭、善选、用简、伐谋、设备、示形、用锐、用奇、夹攻、诈和、乘虚、围攻、受降、屯守、火攻、刍粟、飞骁、征集、兵器、船马、炮火、弭兵、修守、撤防三十四目隶焉。书成以付育仁,既而全书不就。森楷,公督学时所取士也。

# 光绪二十四年(1898)　戊戌　六十二岁

开经济特科。
行昭信股票。
长沙南学会，北京保国会。
俄租旅大，法占广州湾，英占威海卫。
百日维新。西太后训政，幽光绪帝。
余栋臣起义。

**正月初二日(1月23日)**　致电长沙陈抚台(宝箴)请助阻借英款还倭款。略谓：

英借款乃彼强我借，且以轻息饵我，欲乘此一举吞灭中国，非我求彼借也。须先将借款谢绝，再议应付之法，不然全局拱手送与英国矣。至专使、国电，此时无益。我须有办法，方能与商。若恳各国公为保全，彼断不管中华奇变。正各国之大利，群犬争食，各衔骨以去，岂有相牙之事耶。去腊沁电谕旨，似以鄙说阻英款为然。乃闻总署有人甚愿借英款，其中情事不言而喻。公能急速阻止，再议其他，不然虽有嘉谋妙策，皆无及矣。

**同日**　致电江宁刘制台(坤一)请设法力阻借英款以还倭。略谓：

英自愿借款与我还倭，一索长江抵押，一由缅甸造铁路入滇、川至汉口，一开大连、南宁、湘潭三口，一改厘章。西报遍传，京外皆知，尊处想已闻知。息虽略轻，害则甚大。汉口以上用铁路，汉口以下用兵轮，长江全为英有，是一日而割江南十二省矣。德案又翻，不肯撤兵，勒修山东铁路。德见英吞长江，故彼欲吞山东。法国日内必有举动。是一借英款，中国即有危亡之祸。日本约载(赔款)余款一万万平分六次交纳，不论何时，均听中国之便，按年五厘息等语。何必借西洋还东洋，借急债还缓债，借有抵押之债还无抵押之债。和约分明，况倭正欲联我，更易商办。弟于去腊二十四日电奏力阻，奉电旨：颇有可采，借款正在未定，已饬总理衙门从长计议。闻并未与倭商。是总署意似仍愿借，实所不解。弟今日又电奏谏阻，管见所及，不敢不以奉闻。尊意如以为然，祈迅速设法阻止。长江一失，无可补救。

**刘制台来电(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四日到)**:借英款事,日来甫知梗概。俄借德占旅大,英又借俄以借款图长江一带,德复因英翻议图山东,法必踵起,俄欲更难餍,大局更不堪设想。去冬以德事为权舆,今则以英款为机括。尊论先阻借英款,实为统筹全局扼要之策,钦佩无似。顷已查照台指,切实电奏。挽回至计,仍赖嘉谟。

**同日**　又致电上海盛京堂(宣怀)请密电翁同龢、李鸿章力阻借英款还倭赔款。

**正月初三日(1月24日)**　致电俄京许钦差(景澄)。略谓:

译书为救时要策,且必在华随译随刊,图速布。金楷理虽以老辞,仍盼敦约,当格外优待以安之。

**许钦差来电(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八日到)**:金楷理退老志坚,难相强。译书彼所愿,倘遣人来德,当竭力图报,随译随刊德亦便。[按:德员金楷理曾充同文馆教习,后充中国驻德使馆译员。]

**同日**　亦将此意电致新任驻德公使吕海寰,盼敦遣。

**正月初四日(1月25日)**　致电总署转奏朝廷阻德造山东铁路。略谓:

若允山东德造铁路,北省地利大失,引寇入室,逼近畿辅,故拟以宁沪路与之抵换。总之,路可造,被迫而权属他人者不可造。款可借,被迫而贻害大局者不可借,似北路尚不如南路之可允也。

**正月初五日(1月26日)**　致电天津王制台(文韶)。略谓:

旅大炮台需用二十四生、十五生、十二生快炮六十七尊,除二十四生大炮鄂厂不能造外,余数种俱能造。内十五生几尊,十二生几尊,原估价每种每尊银若干,应否配弹,每尊配若干颗,实心弹、开花弹每颗各价若干。祈将前项估价电示,以便筹计。

**同日**　会衔奏陈时局危迫,预杜外谋,请赶修粤汉铁路略谓:

英国所欲者,大约一借款,一修路,一拟索香港对岸之深水埠。汉口为十八省南北东西水陆之枢纽,若粤汉一路再令英人造一铁路,直贯其中,将来俄路南引,英路北趋,虽有芦汉一路间隔于中,无能展布,且将来甚至为英、俄之路所并,则是咽喉外塞,腹心内溃,虽欲讲求练兵制械之法,理财足国之方,亦将无从着手,岂惟不能自强,恐从此中华不能自立矣。惟有赶将粤汉一路占定自办,尚是补救之一法。拟函商驻美使臣伍廷芳,就近仍与美国绅商筹议借款。

**上谕**:字寄王文韶、张之洞、盛宣怀:据奏粤汉铁路紧要,三省绅商吁请通力合作,以保利权。现在时局日亟,自应预争先着。若由湘、鄂、粤三绅商自行承办,派归总公司总其纲领,实于大局有裨。惟是造路之资本,借款之办法,通行之章程,必须与芦汉公司一气贯注,始可收通力合作之效。着王文韶、张之洞、谭继洵、陈宝箴、许振祎随时会商盛宣怀,妥议招股、借款各节,并选举

各省绅商设立分局,购地鸠工,认真办理。各国如有以承办此路为请者,即由总理衙门王大臣明告以三省绅商自行承办,杜其要求。此路贯湖南腹地,衔接武昌,不特取径直捷,即练兵、开矿诸凡有益。该大臣当妥速开办,力任其难,以收实效。钦此。

**正月初六日(1月27日)** 致电上海樊委员时勋,嘱全数订购所有在中国刊售之德文洋报寄鄂。

**正月初七日(1月28日)** 致电总署转奏朝廷陈容闳请报效百万造镇江至天津铁路有害无利,不可准。略谓:

顷闻容闳呈请造镇江至天津一路,报效百万,不胜惶骇。容闳来自美国,且事前即报效百万,必系洋股无疑。容路短而款足,不过两年必成。德路直接容路,一年必成。此路成后,德之陆军长驱而北,一日而至永定门矣,京师岂有安枕之日。且容路在东方自树一帜,占尽路利,比款必将翻悔,不肯交银,则芦汉路必因此而废。设有紧急,虽欲调兵入卫亦来不及,国事真不堪设想矣。至容闳乃为洋人所欺,容路即系洋路。无论德路造与不造,容路皆不可准,准之必为全局大害。

**正月初九日(1月30日)** 致电天津新建陆军袁臬台(世凯)、徐菊人(世昌)借拨武备学生。略谓:

鄂省拟选募熟悉武备之学生数人为副营官,专管操练,但学生出色者闻俱经袁慰庭廉访罗致备用,人数甚多。请转商慰翁借拨十数员来鄂供用。马、步、炮、工四门皆好,但须学业深通,性情勤朴者。至少亦须八员。

**正月十二日(2月2日)** 致电长沙陈抚台(宝箴)。略谓:

总署无事不秘。容本洋股,闻要地有主持者。现闻德知容路已将准,欲与容合办,是容路即德路也。此路若不能阻,大势去矣,痛愤焦急。若天祚本朝,或圣衷自悟耳。

**同日** 折弁回鄂,赍到御赐福字一幅,上谢折。

**正月十三日(2月3日)** 致电长沙陈抚台(宝箴)商延倭教习练湘鄂兵。略谓:

倭将神尾来谈新法练兵,切实可采。鄙意欲合鄂、湘之力,延倭教习,先练一军为各省倡。每一省拟练四五千人,湘军在湘练,鄂军在鄂练,饷各筹,事各办,不过趁此一并商酌举办,将来即可会奏筹饷耳。请速派一员来,与神尾互商,有章程再入告。倭陆军采德、法两国制,又参以其国之宜,地近、薪廉、种同,文字、语言、风俗又相近,以之教兵,必有裨益。此可与派人就学二者并举,以济急用。

**同日**　又电:"选人就学日本之举,闻湘省亦同此意,而先派一人偕宇都往察度办法,甚善。望速派来鄂,偕敝处所派之员同往。"

**陈抚台来电(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十四日到)**:选人就学日本,因闻宪台有此举,故即拟派人附行。钧谕鄂、湘分练一军,共延教习,悉筹至善。惟湘省筹款倍难,尚须赖宪台主持奏请耳。

**正月十六日(2月6日)**　致电苏州吴清帅(大澂)。略谓:

胶事已议结,要求虽多,事事皆允,断无他故。此时所患在英、俄、法,不在德矣。来函欲备古玉、古器送德亲王保全和局云云,断乎不可,于时局毫无所益,徒招众人哗怪訾议。务望俯鉴采纳。

**同日**　致电长沙陈抚台(宝箴)。略谓:

英数日内必别有文章。湘省口岸恐终必开,莫如先以岳州搪抵。拟会衔电署专论此事。若不先陈明,恐总署先行允许,后告外省,则无及矣。

**正月十八日(2月8日)**　札委姚锡光及张彪、黎元洪等前往日本详考各种学校章程。略谓:

造就人才为一切政治之根本,培植之法全在学校。日本国近三十年来采用西法,设立各种学校,规则周详,于武备一门进境尤速。近来中国虽已极意经营,而立法尚嫌未备,成材不能过多。日本与我同种、同教、同文、同俗,又已先著成效,故中国欲采泰西各种新学新法,允宜阶梯于日本。特派候选直隶州知州姚锡光及尽先游击张彪、都司衔补用守备吴殿英、五品顶戴尽先千总黎元洪、东文翻译生瞿世英等前往日本,将政治学、法律学、武学、航海学、农学、工学、山林学、医学、矿学、电学、铁道学、理化学、测量学各种学校选材授课之法,以及武备学分枪炮、图绘、乘马各种课程,或随时笔记,或购取章程赍归,务详勿略,藉资考镜。合计往来程途通以三个月为限。

**同日**　致电上海盛京堂(宣怀)。略谓:

顷接京友本日电,容路已探确,事在必行。南海(指张荫桓)主之,合肥助之云云,不知确否。阁下能设法恳合肥转圜否。鄙意不仅为干路分利,患德兵一日可到永定门耳,总望能阻止方好。

**盛京堂来电(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十八日到)**:津局接陈为侃电,容件因香帅、岘帅、夔帅先后各有电阻,是以搁置,并未允协云。

**正月十九日(2月9日)**　致电上海盛京堂(宣怀)、天津王制台(文韶)谈挽救危亡惟有练兵、修铁路两事。略谓:

看此时势,中国危矣。各国急欲吞裂分噬,不我待矣。要政甚多,俱恐赶办不及。惟有练兵、修铁路两事是救死急着,须刻定程限,必以四年办成,或可

稍支危局，可以作到“弱而不亡”四字。而练兵尤以铁路为要，无铁路则二十万兵亦不敷用。阁下此时在沪，正好将湘粤、宁沪两路借款议定，似乎六十年本利兼还之法尚妥，并将由宁至鄂一路趁此一气呵成。盖沪路接通鄂路，则气势全活，利源尤旺，洋商借款必更乐从。总之，芦汉一路，粤汉一路，宁沪一路，宁汉一路，此四路分头兴修，而每一路又分段赶造，期以四年必成。当此危急存亡之秋，惟有放胆大举，拼命相争，或可于死中求生，亡中求存。若再安步徐行，虑周藻密，恐一路未成而土地已非我有矣。焦愤万分，请速裁酌示复，并呈夔帅鉴裁，以为何如。

**正月二十三日(2月13日)**　致电上海盛京堂(宣怀)。略谓：

容路已奏准，所恨者引德兵，非妨干路也。芦、汉、粤干路尚可补救，阁下可速向德华、汇丰商接造宁汉一路借款。路加长，款加多，又通正干，德华、汇丰必乐从。与容争胜，止此一着，务须趁此定议，事机不可稍缓。三口合为一干路，比款断无游移。

**盛京堂来电(光绪二十四年正月二十六日到)**：干路如果放胆拼命，总须朝廷言听计从。此时借款一要国家担保，二要洋人共主，三要包办工程，四要合股分得余利。如准，无论三路、四路，均可四年赶成。若要放胆拼命，须令比人先付借款若干，一面保汉赶造，一面将沪、粤两路先与他国定议，暗准比国亦援照他国而行。津镇路无论早办迟办，亦须归入总公司，容闳分作一路总办。否则，宣虽拼命，亦办不动。与其贻误大局，不如负罪早退。

**正月二十四(2月14日)**　添派枪炮厂委员徐恩溥与姚锡光等偕同东渡，详考枪炮制造各事宜。

**二月初一日(2月21日)**　致电京山县唐心口堤工局恽道台(祖祁)等。略谓：

闻上搭脑堤脚地系泥淤塘，填筑难期稳实。亟宜靠里面退筑，则地势较高，取土较近。即使多筑数十丈或百余丈，想工费不能过原估之数。务迅速改筑，切勿护前偏执，以期稳固。

**同日**　约日本大佐神尾光臣明日惠临畅谈。

**二月初四日(2月24日)**　致电上海盛京堂(宣怀)请速议沪汉、粤汉借款。略谓：

德使不准他人干预山东边界铁路，容路虽议准亦不能办。鄙见莫如撇开东路不论，赶将沪汉、粤汉两路迅速并议。借沪汉以欵动比款，借粤汉、沪汉以欵动美款。三路互相借助，当可有成，而尤以先与德华议为要。总之，总署若肯担保，即四路、五路亦不难，何至费许多周折。不思若国家担保，即公司不能还，每年不过官筹百数十万，何至束手，有何大害。若国家不担保，然又准以路作押，是明明听外国将我中国铁路占去矣。乃愿此而不愿彼，真无可奈何之

事也。

**二月初十日(3月2日)**　奏参已故云梦县汪齐辉短交地丁银两,请革职勒追。略谓:

湖北省交代,经臣等督司道按限清理,不准稍有蒂欠。兹查前任云梦县已故知县汪齐辉任内,尚有征存未解司库地丁正耗银四百四十二两三钱四厘。屡经严催,迄今已逾二参限期,该家属尚未完解。臣等查州县经征钱粮,攸关国帑,不容丝毫蒂欠。今该故员汪齐辉欠解银两已逾二参例限,该家属并未请缴,实属玩延。相应请旨将已故前任云梦县知县汪齐辉先行革职,勒令该家属于两个月限内如数完缴。倘逾限不完或完不足数,再行从严参办。

**二月十一日(3月3日)**　致上海盛京堂(宣怀)。略谓:

比款反复,可恶,愤闷之至。但比约虽毁,他国利息必与彼同,而揽权过之。惟比款只数一半,亦不济事,似须与比约,仍照合同全数而酌加利益。料能商中外分购否。钢轨、桥梁、水泥中国造,余料外国购,何如。至小本小利,如德华许以三分之一,似比亦可照许。如比必不成,英公司原无不可,惟须议明断不能兼办粤汉耳。鄙人所坚持力恳者,只在不准英造粤路,其余皆请台端酌办。

**二月十五日(3月7日)**　致电总署转奏朝廷沥陈借洋债万勿以厘金作抵押。略谓:

中国财赋之区,苏、浙为上,长江次之,西人垂涎,久思干预。今因借款,用彼人掌厘务,必谓藉西人之整顿,杜华官之中饱。不知苏、浙、长江利权全入其手,中国之精华已竭,岂仅干预而已。且此数处进款,京饷、洋款、协饷、本省饷均出其中,一日全归西人扣抵借款,则我之内政何从举办,前年四国洋款何从筹还。束手自困,永无复振之望。饷源既尽,武备全撤,大乱将作,内地亦不得安。又咸、同间与各国议约,洋人不得干预盐务。今无端委弃前功,亦太可惜。如果此事为强敌所迫,诚属无可如何。今日本并不逼我全还一万万,何必自取祸患。洞反复思之,不解其故。伏望朝廷与王大臣熟思利害,力止借议,以救危急。即或此款必借,只可分派各省分摊筹还,如前年分还四国洋款之法。有厘金作根蒂,尚可稍资腾挪添凑。万不可令洋人代我收盐厘,自失利权,以后诸事束手,人心惊扰涣散。总之,不借为上,借而不失东南利权为次,失利权以还不索之债为最下。或改为他项用款,如速练海军、多设枪炮厂之类,尚于自强有益,日本之款另筹分还之法。[按:张之洞倡议力阻借英款还倭赔款终未遂。本月初九日,总署与汇丰银行、德华银行签订续借款合同。借款总额为一千六百万英镑(合银

一万万两),年息四厘半,八三折扣,四十五年还清,以海关收入和苏州、淞沪、九江、浙东货厘及宜昌、鄂岸、皖岸盐厘为担保,并由总税司赫德代征。]

**二月十八日(3月10日)** 就聘用日员事致电裕钦差(庚)转湖北委员姚令(锡光)、张游击(彪)。略谓:

东译员二,每人月薪百五十元,另给住房。期两年。川资二百元,回国同。均照准。再鄂省设工艺学堂,拟延东洋工艺教习二人,一机器学,一理化学,以教读书人。再募工师二人,能自己动手制造新法各物者,以教工匠。制造之物须中国湖北相宜者。

**姚令等来电(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初一日到)**:译员事遵谕办合同,立即赴华。工艺教习、工师已熟商宇都,有端绪另电禀。送武备学生事,已见中将川上、大佐福岛议大略,百人分两次送,安排较易。彼先专立一讲堂,以捷法教,期速成,最速者三年足用,通计岁费约四百元一人。

**二月二十五日(3月17日)** 札饬武备学堂将行凶滋事学生驱逐出堂并追缴膏火。略谓:

武备学堂学生孟平、张锡勋等,被不愿上学学生张英等行凶殴伤。张英应即交江夏县看管,俟张锡勋、孟平伤痊再行核办。其随同逞凶之蒋福田等五名,均追缴膏火,驱逐出堂。又有学生高鼎、陈云岫、杨开甲等,强纠同学多人来辕求见,不堪造就。高鼎、陈云岫均追缴膏火,驱逐出堂。高鼎系候选州判,另行从速惩儆。杨开甲功课尚好,留观后效。又吆喝员司不准上饭厅之李英棻、汪桂芳等两名,一并斥逐出堂。

**二月二十六日(3月18日)** 札委张鸿顺等督办农务、工艺学堂。略谓:

中华向为重农之国,乃因农学不修,农利日薄,而工艺一切尤多拘守旧习,不能用新法制造,以致利权外溢。亟宜创设农务、工艺学堂,采用西法,实力讲求,以开风气而广利源。本部堂前向美国延订农学教习布里尔来鄂,当令前往近省各县查看农务情形,并发款往美国购备西式农具,果谷佳种,以备试种。现在农具等项陆续运到。既经查勘省城东门外卓刀泉一带地方尚属相宜,应即在该处择地建造农务学堂,并购附近田亩为种树艺谷及畜牧之地。以布里尔为正教习,再募副教习一人,教导学生、农人,研求物理,依法种植。暂于铁路洋务局内设工艺学堂,延订东洋教习二人,一教理化学、一教机器学,并募能制造工师二人,帮同教课学生、工匠。饬派候补道张鸿顺为总办,补用知府钱恂为提调(同年四月十六日改任会办),候选知县梁敦彦为翻译兼照料委员。

**二月二十七日(3月19日)** 就俄强租旅大事电复俄京许钦差(景澄)。略谓:

局危变促,论正办非拼孤注、结强援、遏狡谋,不能图存。然朝廷无从知时局,政府无更张意,安望有旋转乾坤之举。徒以口争,岂能有益。不得已,聊筹

三议。一、抵换。宁割新疆，不舍旅大。此非请旨不能谈。二、商缓。我断不将旅大许别国，俄何必急，俟黑吉路成再议。我果乘暇奋发，路成之日，我局已定。三、许实惠，避租名。俄助归辽，环球称义。一旦自取，为德不卒，贻笑孰甚。中俄交密，何不可商。水泊船到处无阻，旅大屯煤亦可，但稍限兵数；我更赶接黑吉路达大连，但须言明用我窄轨，惟俄独减运费载价；我兼赶筑台、练兵，均延俄教习，但不可有九十九年租约。俄尽得实利，又享义名，孰能胜此。此则姑留片土，冀有余望，目前亦可谢英、德。总之，万不写租约，否则大局顿裂，思之痛心。承询姑抒所见，或助万一。

**许钦差来电(光绪二十四年二月二十五日到)**：俄索租旅大并铁路达黄海，奉充专使商办。外部谓过三月初六不成订，即另办理，词甚决。苾筹如何，乞示。

**三月初三日又电**：俄系自定条款，限期勒允，但候是否，不容商量，所以棘手。俄、德通气，英主自了，援无可结。前与商二口准俄舰过冬，铁路俟干路成通接，彼不允。现令巴使在京催议，法又合谋，焦愤曷极。

**是月**　子仁乐生(侧室秦氏出)。

**三月初二日(3月23日)**　创设汉口商务公所，札委江汉关道瞿廷韶总办公所事务。略谓：

阜民之道，自以通商惠工为要策。汉口为南北水陆要冲之地，华洋商贾荟萃之区，与各省气势易通，与外洋声息亦甚易达，自宜设法鼓舞，俾省外偏僻遥远各州县所有出产造成之货，得以传播流通，以开风气而浚利源。拟于汉口创设商务公所，预备宽敞明洁之屋，将湖北地产各种货物分别陈列，标明出产地方、价值、运本，令华洋商民均得到局纵观。此系仿照外洋劝工场办法，既所以兴商业，亦所以勉工艺。其应如何相机推广，筹本集股，购制运销，统由商人自筹自办，官不预闻。有关涉本省、外省地方各事，如弹压保护，询访外省、外洋情形之类，则禀官为之主持照料，不令窒碍。特派汉黄德道兼江汉关道瞿廷韶为总办，试用通判张赓飏为坐办。

**三月初七日(3月28日)**　就周汉谣帖詈教事致电长沙陈抚台(宝箴)。略谓：

周汉刊播谣帖，詈教生事，传提到省又复不服约束，毁物狂闹，必应速行惩办，以遏乱萌。惟解至鄂省一节，万万不可。同日又电，谓周汉解鄂，断无人敢审，不敢不以实告，务望湘省了之。鄙意莫若即行电奏，详叙旧案，言周汉疯狂生事，请将周汉即行革职，发往军台。并于电内奏明恐人心摇惑，致酿巨衅，故拟速行惩办，令其早离湘省。若解鄂则审无从审，办无从办，放不能放，只可仍解回湘省，不惟为周汉所笑，且从此更将肆行无忌矣。

**陈抚台来电(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初八日到)**:初六日,周汉在候审所将该委员王倅扭殴,拉入房内,力大无人能近,将房门紧闭,不放人出入。饬长沙县往谕不理,语无伦次,并有索银三万、妓女四名之语,支离诞妄,与疯癫无异。例载疫病之人如家属无人管束,即行锁锢监禁。顷奉阳电示以速办之法,似亦只得如此。

**同日**　奏准三品卿衔、前云南巡抚贾洪韶年登大耋,着加恩赏给头品顶戴,重赴鹿鸣筵宴,以光盛典。

**三月初八日(3月29日)**　电复上海盛京堂(宣怀),同意粤汉路款准向美借。略谓:

大局危迫,只可如此。但美公司人管路,不知如何管法。如能言明虽归彼管,我亦可与闻,如有碍我政权之处,准我饬该公司随时改正,将人撤换,否则议罚,较好。但不知能办得到否。统请酌定,不必再商。

**盛京堂来电(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初八日到)**:前电芦汉、粤汉均归美办,自系一气呵成胜算。乃法国照会总署条款内,言比款有法银行款在内,如不与比办,应与法办,是又未便决裂。比国总虑芦汉路利为东路分夺,难还比债,藉词观望,两月以来迟回不决,故非造粤汉不能保芦汉,因电伍使先与美议粤路。粤路一定,如比再游移,便可顷刻准美照样并办。

**三月初十日(3月30日)**　恳奏朝廷留吴淞致电上海盛京堂(宣怀)。略谓:

胶、旅既失,英觊吴淞,法索广湾,自在目前。遍观大地,从无海口被人占去而尚能立国者。现北海已莫可挽救,倘南洋次第失去,真四千年来大变,从此中国受人压制,万事不能自主,能不痛心。思欲留一线生机,则乘日内先以孤悬海中早有成约之舟山许英,而留吴淞为出路,或尚可为中国留根基。台端能切实一言以救中国否。弟本欲言,然总署有成见,鄙言必不听,故切恳之执事。

**盛京堂来电(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十一日到)**:德占胶而意在齐鲁,俄占旅大而意在满洲,法索广湾而意在两粤。吴淞为长江咽喉,焉得不觊,联英之议至此已空。鄙见莫如以威海租英,借以牵制俄、德。已预下密着,未知应否。吴淞事,岘帅看得甚轻,乞速密致一电,勿提鄙言,俾宁沪路不致掣肘,方可议借款速办。

**三月十四日(4月4日)**　致电长沙陈抚台(宝箴)询是否派学生赴日习武备。略谓:

熟察时局,非急练兵不可,练兵非赴外洋学习不可。东洋路近费省,而彼意诚切,尤为有益。湘军加以洋学,真无敌矣。此为今日保湘省、筹大局、备援应第一策。湘省如有意遣学生往,似宜趁此时有委员在彼,先派一两员往看,询商大略,诸事较便。

**三月二十二日(4月12日)**　奏陈湖南裁兵情形。略谓:

湖南现存马、战、守兵二万二千八百二十三名，拟匀分五年递裁七千四百三十八名，可每年节省兵饷马干米折共银十三万余两。

**三月二十四日(4月14日)**　致电宜昌凌道台(卿云)。略谓：

前会办野三关委员常济，在局年久，病故省城。家有八旬老亲，棺殓无资，旅榇难返，极为可怜，亟宜照章给恤。可于罚款内提银百两，电汇马臬司转给该故员家属。

**三月二十六日(4月16日)**　奏陈湖北设立农务、工艺学堂及于汉口设立劝工劝商公所。

**三月二十七日(4月17日)**　订购制麻机器，拟设制麻厂。略谓：

湖北土产苎麻质地坚韧，货多价贱，民间仅以之绩麻线、织麻布，此外别无出色生新之法。徒以贱值售诸外洋，经洋商织成各种匹头，又以贵价售于中国，以致利权外溢，徒负土产。前经本部访闻外洋各国于苎麻一项有专门纺织机器，将苎麻腌去粗皮，漂练洁白，成绒成线，为经为纬，光亮柔滑，足与蚕丝相等，较之棉花纺纱织布，其利尤溥。中国改造土货，无有善于此者。现值湖北小民生计艰难，有此类美材良法，亟应倡导鼓舞。兹特创设制麻局，先行购织机四十张，酌配梳纺等机，分别织布织绸，先行试办。拟于省城平湖门外择地修建造制麻厂，官先筹款设局以为之倡，民再集股分办以为之继。已与汉口瑞记洋商兰格签订购机合同，统共价值除中国关税不计外，连运保费共英金一万四千零四十三镑。且机器既由其承办，厂务亦拟令其暂为经管。即委王道秉恩督率并派委员司事学习制造，稽核款目，并与订明随时均可听官收回。

**三月二十八日(4月18日)**　就鄂省盐厘代征拨付续借英金一事致电总署、户部。略谓：

昨奉大咨奏续借英金案内，将宜昌盐厘、鄂岸盐厘派赫税务司代征拨付。查鄂省近年川、淮盐厘正杂、新旧各款每年共收银约一百四十余万两。鄂省收款，惟货厘、盐厘两大宗，盐厘实居其半。近数年来水旱交乘，洋旗、子税愈增愈多，货厘日形短绌，年逊一年。若盐厘归赫德，全局俱困。督同司道等反复筹商，均属焦急无策。所有盐厘京饷、固本兵饷已无款可提，惟有请予免解。加放俸饷、甘肃新饷亦属无可凑拨，惟有请照盐厘减收之数减解。其练兵、防勇月饷骤短十余万两，鄂省兵额已奏定分年裁减五成，若再行裁汰，难保不启乱阶，尚须另行筹办。至荆州驻防俸饷向来专指盐厘，计口授食，到期支放，刻不容缓。上年奉拨四国洋款，款巨期迫，早已罗掘罄尽，断断无从筹拨，岂有坐视旗营枵腹之理。荆州驻防一项，只有仍在宜昌盐厘内先行如数提出，再还借

款，以免贻误。他如奏定枪炮局经费之川、淮江防加价十七万余两，奉拨专还四国洋款之筹饷加价之川、楚共十二万余两，均属最要急需，万难短少。此两项系因事抽捐，并非正款盐厘，仍应由鄂征收。拟即照此与税司妥商办理。总之，一省骤少一百四十余万两，实无点金之术。伏祈裁酌，迅赐示复。

**是月**　子权应会试，中式一百八十六名贡士。

撰《劝学篇》成。

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卷六页一一三：

分内、外篇。大意在正人心、开风气两义。日撰一首，率以灯下为之，黎明而就。次日复改，易稿至于六七。书成镂版，风行海内。

**辜鸿铭《张文襄幕府纪闻》**：或问余曰："张文襄比曾文正何如？"余曰："张文襄儒臣也，曾文正大臣也，非儒臣也。三公论道，此儒臣事也。计天下安危，论行政之得失，此大臣事也。国无大臣则无政，国无儒臣则无教。政之有无，关国家之兴亡，教之有无，关人类之存灭，且无教之政终必至于无政也。当同光间，清流党之所以不满意李文忠者，非不满意李文忠，实不满意曾文正所定天下之大计也。盖文忠所行方略，番由文正手所规定，文忠特不过一汉之曹参，事事遵萧何约束耳。至文正所定天下大计之所以不满意于清流党者何，为其仅计及于政，而不计及于教。文忠步趋文正，更不知有所谓教者，故一切行政用人，但论功利而不论气节，但论才能而不论人品。此清流党所以愤懑不平，大声疾呼，亟欲改弦更张，以挽回天下之风化也……是以文襄在京曹时，精神学术无非注意于此，即初出膺封疆重任，其所措施亦犹是欲行此志也。洎甲申马江一败，天下大局一变，而文襄之宗旨亦一变。其意以为非效西法图富强无以保中国，无以保中国即无以保名教。虽然文襄之效西法，非慕欧化也，文襄之图富强，志不在富强也。盖欲借富强以保中国，保中国即所以保名教。吾谓文襄为儒臣者为此。厥后文襄门下如康有为辈误会宗旨，不知文襄一片不得已之苦心，遂倡言变法行新政，卒酿成戊戌、庚子之祸。东坡所谓'其父杀人报仇，其子必且行劫'。此张文襄《劝学篇》之所由作也。呜呼，文襄之所《劝学篇》，又文襄之不得已也，绝康梁并以谢天下耳。"(《辜鸿铭文集》上册，第418页，海南出版社1996年)

**闰三月初一日(4月21日)**　致电督办军务处报告湖北兵员饷项。略谓：

全省水陆防勇及练军各营官弁、教习、兵勇总共一万一千九百八十八员名，炮船共一百五十七只。统共月支银四万二千四百四十余两，钱五千九百五十串零。洋教习四员，共月支德金三千七百马克，照市价核给银数无定。

**闰三月初二日(4月22日)**　奉旨进京陛见，有面询事件。

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卷六页一一七：

戊戌内召之事，见翁文恭(同龢)日记。其文云，三月二十九日，徐桐封奏保张之洞。闰月初二日，电旨令湖督来京陛见，从徐桐请也。盖呈慈览后，圣意如此。按文恭日记于是年正、二月间，具言英、俄、德各使要索横暴状。三月

朔记云，入见，衡量时局，诸臣皆挥涕。退时庆、李、张邀谈，大约除允行外，别无法。至英、日同时将起，更无法也。十九日记云，复法稿：一中越边界不让人，一云南铁路、广州湾租界，一邮政俟派大臣管理时用法人。此议公与法使吕班所定，稿则吕班代定，不准动一字。又闰月初二日记云，日本索福建沿海不让别国云云。盖当日枢廷、译署束手无策，其景象有如此者。徐折所言未详，以意度之，当是从外交着眼。翁记言慈意如此，则非为变法事可知。

**闰三月初七日(4月27日)**　致电山西胡抚台(聘之)、俞藩台(廉三)。略谓：

湖北织布局前奏拨晋款二十万两，系由粤转借来鄂。截至二十二年止，两省已解过息银十三万八千两，计息银已居本银四分之三。弟原奏本拟分年归还四万两，惟因历年棉花岁歉价昂，钱价日增，又兼洋纱、洋布充斥，沪厂林立，获利益难。前项晋款如原奏每年分还四万，实苦力有不逮。万不得已，拟请止利还本。无拘销路如何，每年凑还一万两，如销畅利增，即每年凑还三万两。兹特商恳台端惠念此项解过息银已居本银四分之三，慨允止利，每年还本一万两，俾可从容清结。

**胡抚台来电(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十三日到)**：请自本年三月起止利归本，仍照原议每年归还四万两。如实力有未能，或三万、两万亦可，惟不必限定一万。至所欠两年息款，仍请饬局赶解，以清垫款。

**闰三月初九日(4月29日)**　致电总署转奏朝廷，因事繁体病，约十数日后起程陛见。略谓：

奉旨陛见，亟应钦遵迅速起程。惟湖北现奉新章开办之事甚多，纷纭艰难。骤少一百数十万巨款，众情惶急。减营、筹饷两端尤为棘手，必须与抚臣、司道筹酌大概办法，务求地方安帖。而洞自冬腊以来，即患咳喘而不寐，颇类怔忡，精神疲敝，阖城僚属共见。以时势艰难，不敢请假休息。现在部署一切，尤为艰苦，实无一毫欺饰。惟有力疾昼夜赶办，将经手事件略为清理，大约十数日后即可起程，不敢迟延。再，朝廷既有垂询之件，如有事须急办而可以宣示者，可否先为谕知一两条，以便随时预为筹拟上陈。

**闰三月初十日(4月30日)**　致电长沙陈抚台(宝箴)拟奏请变更科举：

第一场考时务策，专问西政西学。二场考中国史学、国朝政治。三场考《四书》文两篇，《五经》文一篇。每场皆有去取，如府县试。假如乡试头场取一千人，二场取三四百人，三场中式如额。既可得通才，又不废《四书》、《五经》文。又拟附片奏请改武科。旧章本有兵生、兵童，今专令营兵、营勇应考，中式者仍在本营当差。兵勇本应习枪炮之人，可免流弊，且可鼓励兵勇。

**同日**　致电上海盛京堂(宣怀)告不可使英独办宁沪铁路。略谓：

洋人常言铁轨两条是一剪子，铁路所到，即将其剪破矣。近日洋人太狠，英在苏沪、长江利权太重，万不可再使英独办宁沪路，似以比款移宁沪为妥。使英办晋路，开晋矿，英必大喜，且可藉分俄势，最为上策。如晋路已归他人，或令其自办河南入陕之路、自金陵对岸入鄂之路，亦均有用。务望熟筹慎思。熊虎豺狼，名异实同，无不噬人者。

**闰三月十一日(5月1日)**　以枪炮局添厂制造，奏请加拨常年经费。略谓：

鄂厂所造快枪快炮为新式最精之械。若有械无弹，有弹无药，仍属虚器，故既添设铜壳厂，又须添设无烟药厂。又枪管、炮身，必须精炼之罐子钢，方足以受无烟药之涨力。外洋罐钢价值十数倍于常钢，非徒道远价昂，兼恐有事之秋诸多窒碍，故精药精钢两端均必须购机自造。臣于上年即经饬局员在汉口礼和洋行议定向德国格鲁森添购无烟药机，其价德银十三万六千八百马克，现机器已到上海。上年复与礼和洋行订购德国名厂炼罐子钢机器全副，各费实价德银十三万三千马克，约计四月内亦可到沪。上年经臣电致出使德国大臣许景澄在力拂厂定购十二生快炮并架弹等机，实价德银三十二万五千马克，机器四月内可到。以上机器皆属无款可筹，不得不与洋商婉商垫欠，分期认息归款，共欠约银二十四五万两。查南北洋各制造局自建厂以来，动拨巨款，数难枚举。即如上海制造局每年既拨有二成洋税七八十万两，合以加拨之数，已逾百万以外。今鄂省购机建厂等费皆系外筹，未请部拨。现在鄂省所造枪炮子弹较津局既逾数倍，较沪局亦复加多，而常年经费仅止土药税银二十万两，川淮盐江防加价十六七万两，仅及沪局三分之一，似乎偏枯过甚。目前情形，岌岌难支。惟有速请加拨常年专款银四十万两，拨足原估七十五六万之数，俾臣得以应急济用。可否准于江汉关洋税项下每年拨银十万两，另在洋税畅旺之海关分拨银三十万两，共银四十万两，以为添厂制造常年经费，俾军实要需得以多为筹备。

**同日**　奏陈遵旨筹办昭信股票情形。略谓：

臣等督同司道悉心筹议，先由督抚、藩臬两司、各道率同府厅州县及提督、总兵，共缴银十万余两，以为商民之倡。一面查照部章，刊刷告示，剀切晓谕，并拣委廉干之员，分赴各府州会同地方官认真筹办，劝谕商民量力出借，严饬不准稍有苛派勒索。俟办有端绪，再行详细续陈。

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卷六页一一四：

二月，右中允黄思永奏陈筹款之策，请造股票借华款。户部议定章程，奏

准举办。奉旨,在京自王公以下,在外自将军、督抚以下,无论大小文武现任、候补、候选官员,均缴银领票,为商民倡。商民愿借者,剀切晓谕,不准稍有勒索。公与鄂抚率通省文武倡缴十万两。奏言此项股票行息有定数,还款有定期,于商民本无亏捐。但湖北数年以来水旱交乘,元气未复,商民生计远不如前,惟有体察劝导。明年,部款支绌,应还本息无着。会御史黄桂鋆等奏言山东、四川等省苛派扰民,部议收数无多,奏准停办。大学士荣禄讽直隶文武官自请报效。湖北各官已认缴八万两,援案请免领票,绅商认缴者,仍照章发息。

**同日**　又奏陈解京营等枪炮,并定各省及各路军营用械给价办法。略谓:

湖北枪炮厂已先后解赴神机营及董福祥甘军各快枪一千枝、弹十万颗,快炮十二尊、弹一千二百颗。查汉阳枪炮厂经费支绌,以致物料不能储备,工匠不敢多加。拟请以后惟督办军务处、神机营、练兵处随时饬取外,其各省及各路军营如有取用鄂省枪炮者,应照外洋现时价值酌减二成给价,均由各省随时拨付,庶款多则多造,既可尽机器之力,尤足备缓急之需,裨益实非浅鲜。

**闰三月十三日(5月3日)**　奏明炼铁厂、枪炮厂用款咨部立案。略谓:

据湖铁政局司道详称,查湖北创设炼铁厂,厂大工精,事繁费巨。工程之艰苦,机器之笨重,名目之繁多,起运之烦难,筑基之劳费,凿矿修路开煤炼钢之纷歧,随地异宜,随时增补,中国官吏、工匠见所未见,实非可以常例相绳。而且机器、炉砖续增续添,补购一物不备,停工以待,耗费殊多。镑价低昂,前后不一。机件均系电致出使大臣订购,使署于付价时不特将织布、枪炮各局机器笼统牵入,即铁厂每批机器亦复参差扯算,挪垫在所不免,而运保各费亦因之时有混淆。加以建造工程迭有迁改,煤矿试办时有兴废,拖运轮剥则视缓急以为增损,堤工险要则因盛涨而有停待。及到归商以后,点交既费时日,外局尤多淹滞。条分缕析,清查非易。此疆彼界,区别尤难。此皆历年未能骤为清厘之实在情形。现经督饬局员次第勾稽,截清用数,计奏准部拨银二百万两,奏拨盐厘银三十万两,借拨盐、粮道库银四十万两,咨准截作勘矿费本省新海防捐尾数库平银二万八千五百五十一两零,奏明拨用枪炮厂经费银一百五十六万四千六百二十二两。又前经奏明拨用织布局股本银三十四万两,现结算清楚,除铁厂历年代布局垫付运保及代付外洋机价垫款扣除外,实用银二十七万八千七百六十二两零。收铁厂自炼出洋钢铁价银二万四千八百二十五两零,借拨江南筹防局五十万两,两淮商捐银五十万两。统共实收库平银五百五十八万六千四百十五两零。实用库平银五百六十八万七千六百十四两零。除收付两抵外,实不敷银十万一千一百九十九两零等情。总计该厂开办以来,所

有经费除部拨二百万两，奏请拨用数十万两外，其余三百余万两皆是外间多方凑借、焦思罗掘而来。备历艰苦，始得成此规模。今商人接办炼铁厂，已有蒸蒸日上之势，是此巨款将来皆可收回，实系支而未销，与他项局厂支用已过即归无著者实有不同。同日，又奏明枪炮厂用款咨部立案。略谓截至光绪二十三年底止，共实收库平银三百六十七万三千六百七十八两四钱零。除遵照奏案拨济铁政局库平银一百五十六万四千六百二十二两六钱零，应俟商局归还官本收回时再行核计外，枪炮局实收库平银二百一十万九千五十五两有奇。共实用库平银二百一十九万九百三十四两七钱零，余存库平银八千一百二十一两三分八厘，已凑汇使署代购碾钢板机及十二生快炮全机价，不敷尚巨。其订购无烟药、罐子钢等项机器用款，均系商明洋商垫借应付，分年给息还清，应于二十四年以后分案办理。

**同日**　札委候选同知曾磐往上海坐探洋情。略谓：

时事孔亟，当务之急，尤以明悉外情为要义。本部堂现在奉旨北上，亟应派员在上海坐探确情，随时用一等电报电达。如有紧要事宜，除节要电达本部堂外，并随时专差飞禀行辕。该丞务当慎密妥速办理，毋稍稽延泄漏。

**闰三月十四日(5月4日)**　札委试用道陈兆葵等查勘粤汉铁路。自湖北省城起，勘至湖南与广东交界地方为止，查明何路较为平坦，何处较为直捷，以及遇有高山大河能否设法绕越，其处有何项土产可以贸迁，自种物料可资工用，均须博访周谘，考查明确。

**闰三月十五日(5月5日)**　电复巴黎庆钦差(常)，谓：

电注感愧(初十日庆钦差来电有"公入政府，中外仰望"语)。时局危急，请将欧洲真消息及各报论及鄙人者电示，以为指南。

**庆钦差来电(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十八日到)**：各国激于胶事、款事，自占地步，无私约定谋。大势在西持重观望，若处以均平，可牵制，无急患。各政府谓公公正廉明，敬服。惟英报谓公仇俄，迹似挑衅，宜含蓄。

**同日**　以此意及奉旨陛见，电俄京许钦差(景澄)，许复电有"洋报师将任枢、译两地，今得奉召确音，忭甚"等语。

**同日**　奏陈自强学堂改课五国方言及两湖、经心两书院改照学堂办法。略谓：

臣于光绪十六年在湖北省城创设自强学堂，分课方言、格致、算学、商务四门，曾经附片奏明在案。历课两年，风气稍开，渐有研求时务者。嗣思命题考试，所课者仅已成之材，所读者仅已择之书，于今日新理新学日出不穷之西书，尚无从探讨其精华，考究其利病，以为救时之要策。是以上年春间扩充规模，

专以方言及算术为功课，渐读地志、格致、理化等书，不复命题考试。分设日本及英、法、俄、德五堂，选已通中文者为学生。每堂三十人，共百五十人。其东文、俄文、德文兼延洋教习课授，其英、法两文中国习此较多，即选华人为教习。总之，新理新学非贯通洋文者无从得其底蕴。必士大夫多半谙晓洋文，而后各种政学有所措手。储译材于此，储通材亦于此，是方言一门洵为救时要策。又奏陈两湖、经心两书院均酌照学堂办法，严立学规，一洗帖括词章之习，惟以造真才、济时用为要归。两湖书院分习经学、史学、地舆学、算学四门，各门各设分教，诸生于四门皆须兼通。经心书院分习外政、天文、格致、制造四门，每门亦各设分教，诸生于四门皆须兼通，愿兼习西文，亦听其便。其入院之生，皆选择年在二十五岁以下者，以五年为满，学成者择优酌量咨送请奖，学不成者遣归，另招新生。总期体用兼备，令守道之儒兼为识时之俊，庶可有裨时艰。

**同日**　为已故湖北补用道蔡锡勇奏请从优议恤。略谓：

该员由同文馆学生洊保道员，历充美、日、秘各国翻译、参赞等官。继在广东、湖北办理洋务交涉事宜，先后二十余年。臣前于广东省创办银元局、水陆师学堂、鱼雷局，及到湖北后创办炼铁厂、枪炮厂，银元、织布、纺纱、缫丝等局，自强学堂、武备学堂，虽资群策群力，而该故道实总其成。前经臣奏保，由吏部带领引见，著以道员发往湖北候补，旋经奏署汉黄德道。光绪二十二年十一月，因武备学堂开堂生徒入学之日，该故道渡江经理，中流大风陡起，摧折船桅，已将覆溺，赖救生红船抢救，始得转危为安。因受惊恐，猝得类中风之症，调治虽愈，元气未复。交卸道篆后，仍力疾总理各局厂事务。卒以百务丛集，劳瘁过甚，旧疾复发，猝不及治，顷刻身故。身后萧然，债负累累，僚属诸人同声悼叹。查该故道志操廉正，器识闳深，博通泰西语言文字，精究天文、格致、测算等学，于各国外政，畅悉利病源流。而天怀淡泊，任事肫诚，凡各国领事、江海税司以及矿师、洋匠、中西商贾，莫不钦其耿介，服其明达。遇交涉重要繁难之事，他人棘手莫办者，该故道靡不迎刃而解。所办铁、布、枪炮各局厂，经手款项多至数百万两，力杜虚糜，丝毫不苟。迨其殁也，囊无余蓄，旅殡难归。各国洋报流传，咸加惋惜伤悼，异口同声。微臣失此臂助，极目时艰，人才罕觏，尤不能不为国家惜此人矣。仰恳天恩俯准交部从优议恤，以资观感而励将来。

**硃批**：著照所请。该部知道。

**同日**　聘日员大原武庆、木野村政德来鄂翻译书籍、新报、杂志等件。两员每月薪水分别为一百七十银元、一百三十银元。

**闰三月十六日(5月6日)**　全省绿、防各营陆续换发毛瑟快枪。所有装卸修整之法，必须一解通晓，以收实效，并以洋枪之精否为将弁兵勇考核之实据，功过之等差。

**闰三月十七日(5月7日)**　奏报交卸起程北上陛见日期。略谓：

臣远离阙廷已逾十载，依恋之诚，常萦梦寐。恭奉恩命，获申瞻觐之忱，曷胜欣幸。臣当将鄂省重要事件赶速略为部署，于闰三月十七日将湖广总督关防并王命旗牌、文卷等项委员赍送抚臣谭继洵接收任事。臣即于是日交卸，由鄂乘轮起程，趋诣阙廷，跪聆圣训。

**闰三月二十一日(5月11日)**　致电长沙陈抚台(宝箴)、黄臬台(遵宪)。略谓：

湘中人才极盛，进学极猛，年来风气大开，实为他省所不及。惟人才好奇，似亦间有流弊。《湘学报》中可议之处已时有之，至近日新出《湘报》其偏尤甚。近见刊有易鼐议论一篇，直是十分悖谬，见者人人骇怒。此等文字远近煽播，必致匪人邪士倡为乱阶。且海内哗然，有识之士必将起而指摘弹击。亟宜谕导阻止，设法更正。鄙人撰有《劝学篇》一卷，大意在正人心、开风气两义，日内送呈并祈赐教。

**同日**　致电长沙徐学台(仁铸)。略谓：

近日长沙寄来《湘学报》两次，其中奇怪议论较去年更甚。或推尊摩西，或主张民权，或以公法比《春秋》。此间士林见者啧有烦言，以后实不敢代为传播，毋庸续寄。另将《湘学报》不妥之处签出，寄呈察阅。学术既不敢苟同，士论亦不敢强拂。伏祈鉴谅。

**同日**　乘轮赴上海。随行人员有洋务文案钱恂、翻译委员辜汤生、洋务文案兼翻译电报委员梁敦彦、文巡捕兼缮校委员张曾畴、电报学生梁敦教、缮校王家槐。又电上海郑孝胥随同北上。

**闰三月二十三日(5月13日)**　由安庆致电盛京堂(宣怀)。略谓：

英视长江为囊中物，不遽然明分者，其欲不止此耳。北占威海，南割十一省，独不足以丧中国乎。汉口税司英人也屡劝以英将练兵，不止十余次，其情可想。苏沪一路，鄙意无论何国承办，均无大碍，即英与他国合办亦可。若予英专办，独占东南，其害亦不在俄、德以下。大局存亡，不能尽以总署之言为定准也。

**盛京堂来电(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二十四日到)**：联英宗旨似不可改。因总署催急，已画草约。余俟到沪面商。

**闰三月二十四日(5月14日)**　轮过下关,刘制台(坤一)来晤。

**闰三月二十五日(5月15日)**　甫抵上海,奉二十四日电旨:现在湖北有沙市焚烧洋房之案,恐湘、鄂匪徒勾结滋事。长江一带呼吸相连,上游情形更为吃重。著张之洞即日折回本任,俟办理此案完竣,地方一律安静,再行来京。在上海,与日本领事及盛京堂筹商事件,并与各国领事约期陆续接晤。

**闰三月二十六日(5月16日)**　致电总署报告沙案情形。略谓:

二十(日)申刻据道、府回禀,十八晚,沙埠招商局更夫因湘人在局前小便,用扁担打伤,当经委员解劝调治。十九午前,湘人借口寻衅,在洋关验货厂门口小便,水手出拦不服。湘人倏即聚众,登时放火将税司洋房、关署、招商局及日本领事公寓住宅、扦手坐船同时放火,并阻水龙不许往救,遂致焚烧殆尽,并烧民房数间。变起仓猝,防不及防,幸领事等无恙。容即查究。

**闰三月二十七日(5月17日)**　致电武昌谭署制台(继洵)、汉口江汉关瞿道台(廷韶)。略谓:

日本"爱宕"小船将由彼国来,赴沙护领,尚在长崎候风来华。弟已托驻沪日领告彼外部,令勿赴沙,或可商允。又永泷领事受惊,尽失衣物,现寓汉,祈饬关道安抚之。盖彼外部必以永泷所言为轻重,故慰永泷是抽薪法也。

**是月**　嘱钱恂召章太炎至鄂帮办《正学报》,旋辞归沪。

**吴天任《梁节庵先生年谱》页一二七**:(光绪二十四年戊戌)三月,张香涛撰《劝学篇》成,分内外篇,大意在正人心,开风气。同时,创办《正学报》,以昌明正学,宏扬圣道为主旨。内分时政摘录、外报译录、前贤论说、时人论说、同调题名五门。编撰人员除先生外,计有麻城吴星陔(兆泰)、姚彦长(晋圻)、嘉兴沈子培(曾植)、朱强甫(克柔)、天门周少朴(树模)、元和曹叔彦(元弼)、长洲王干臣(仁俊)、长沙胡子威(元仪)。

**《太炎文录》卷二之《艾如张董逃歌·序》**:永历既亡二百三十八年(即光绪二十四年)春,余初至武昌,从主者张之洞招也。是时青岛、旅顺既割,天下土崩,过计者欲违难异域,寄籍为流民。计不终朝,民志益涣,骀骀似无傅丽。张之洞始为《劝学篇》,以激忠爱、摧横议,就余诏度。退则语人,宙合皆含血,生于其洲而人偶其洲,生于其国而人偶其国,人之性然也。惟吾赤县,权舆凤、姜以来,近者五千祀沐浴膏泽沦浹精味久矣。禀性非异人。古之谟训,上思利民,忠也。朋友善道,忠也。憔悴事君,忠也。今二者不举,徒以效忠征求氓庶。且乌桓遗裔,蹂躏吾族几三百年,茹毛饮血,视民如雉鬼。今九世之仇纵不能复,乃欲责其忠爱。忠爱则易耳,其俟诸革命以后。闻者皆怒,辫发上指栋。或椓之张之洞。之洞使钱恂问故,且曰足下言《春秋》主弒君,又称先皇帝讳,于经云何?应之曰,《春秋》称弒国君者君恶甚,《春秋》三家所同也。清文帝名皇太极,其子孙不为隐,当复为其子孙讳耶。之洞谢余。归自夏口,沿于大江,而作《艾如张》一篇。

(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第63—64页,中华书局1979年)

**汪太冲《章太炎外纪》**:近询诸念劬,念老谓张之洞之识太炎,实先见太炎所为《左氏故》,谓有天才,可治事,因属念老致此人,时念老在南皮府中。念老求诸四方,得太炎于上海,与往湖北,偕见南皮。时太炎稍有主张革命名,南皮不敢昼见,匿太炎于念老室中,午夜屏人,见太炎,谈达曙。(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第65页)

**是月**　奏陈遵旨广设学堂筹备经费情形。略谓:

据湖北在籍绅士陈曾佑等三十三名联名呈称,近年以来,各直省莫不仰体朝廷储才备用之意,以增设学堂、整顿书院为先。湖北创设两湖书院,近又扩充经心书院,期于研究实学,兼综道艺,融贯中西。惟是鄂省十府一州,纵横千里,若不一律设法推广,虽省会已得风气之先,而乡僻终虞山林未启。绅等通盘筹画,既不能以民力艰难,置学校于不顾,又不欲以筹捐纷扰,蹈人情所不安。查湖北全省丁漕减征平余一项,查照部议,每银一两减征钱一百文,每米一石减征钱一百四十文,约计不下七八万串。多系奇零散数凑集而成,取之不过毫厘,合之斯成巨款。若以创建学堂,自省会以至各府州县,于已设者展拓,未设者推行。其减征钱文,应请即由征收州县随正供解交藩库,另款报销,正其名曰学堂捐。并议请于省城外外府州各设兴学局,轮举公正绅士按年领款,分发各学堂等情。臣等查推广学堂,造就人才,自系今日当务之急。兹该绅等请将湖北丁漕减收之项照常征收,另款解局,捐充学堂永远经费,较之另行设法筹捐,难易迥殊。查丁漕一项,除巨富素封外,每户完粮大率由数钱、一两以致七八两,罕有至十两以外者。今每两减征百文,每石减征一百四十文,在每户所省不过数十文、数百文之微,巨富所省亦不过数千文、十余千文而已。今该绅等公共捐出此数,俾通省学堂不劳而集,是此事固出于众擎之盛举,而正所以彰特霈之大恩,实于造就人才大有裨益。

**四月初一日(5月20日)**　自上海乘轮启行回鄂。

**四月初三日(5月22日)**　经焦山下,以所题宝竹坡侍郎(廷)留黄带诗卷归之寺僧。诗有"故人宿草已三秋,江汉孤臣亦白头。我有倾河注海泪,顽山无语送寒流"等句。附跋语云:"吾友竹坡侍郎留黄带于焦山,节庵翰林携以见示。俯仰江山,伤怀故旧,怆然题句,时光绪二十年正月也。此卷题后,藏之箧中,未送还山。光绪二十年冬自楚移江,二十二年自江还楚。时东事方棘,以治军两过焦山,未暇及此。二十四年闰三月奉召入觐,到上海后,奉电旨回楚料理沙市乱民毁日本领事公署事。舟行复经焦山下,因检出此卷,归之主僧。今年竹坡长子寿富伯符成进士,附书于此。"

**四月初八日(5月27日)**　抵汉口。致电两湖书院梁太史(鼎芬)等,略谓:

《正学报》请梁节庵太史总理,早经议定奉达。一切馆内事宜,凡选刻各报及各人撰述文字,均须节翁核实,方可印行。旋回武昌视事。

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卷六页一一五:

丁酉、戊戌间,外侮迭至,东南士大夫痛心国难,文词偏激,多方以补救之。丁酉五月,电致袁忠节云,汤大令寿潜闻拟就太平书院讲席。汤君志远学博,究心时务,洵为当世有用之才。拟延来武昌,或纂书,或著论,总期有益今日世道人心。八月,大令来鄂,旋赴沪上,属每数日为文一首,载之《时务报》,取其议论正大,兼救新奇之敝。汪穰卿为《时务报》主笔,撰必至之势论,称其精确悚切,有功世道人心,自有报馆以来第一篇文字。陈石遗为《求是报》撰文,公阅报,称其才识杰出,文章俊伟,约来鄂一谈。此丁酉十二月事。石遗来鄂,旋入幕府。如此之类,皆欲就士习人心挽回一二。其明年春,遂有《劝学篇》之作。

丁酉六月,长沙刊《湘学报》,揭素王改制之义。七月,电致江建霞学使云,《湘学报》闳通切实,拟发通省书院阅看,以广大君子教泽。惟有一事奉商。《湘学报》卷首,即有素王改制云云,嗣后又复两见。此说乃今日公羊家新说,创始于四川廖平,而大盛于广东康有为。其学过奇,甚骇人听。窃思孔子新周王鲁,为汉制作,乃汉代经生附会增出之说,传文并无此语,先儒已议之,然犹仅就《春秋》本经言。近日廖、康之说,乃竟谓六经皆孔子所自造,唐、虞、夏、商、周一切制度事实,皆孔子所定治世之法,托名于二帝三王。此所谓素王改制也。是圣人僭妄而又作伪,似不近理。《湘学报》所谓改制,或未必如廖、康之怪。特议论与之相涉,恐有流弊。且《湘学报》系阁下主持刊播,宗师立教,为学校准的,与私家著述不同。窃恐或为世人指摘,不无过虑。方今时局多艰,横议渐作,似尤以发明为下不倍之义为亟。不揣冒昧奉商,可否以后于《湘报》中勿陈此义。如报馆主笔之人有精思奥义易致骇俗者,似可藏之箧衍,存诸私集,勿入报章,则此报更易风行矣。同时以此文电达陈中丞,并云此节于世道学术甚有关系,伏望婉商建霞学使,如能俯采刍荛,当为广播,以助成其嘉惠士林之美意。如能作一条辨正此语,尤好。二电皆具苦心,《劝学篇》宗经一首,意亦在此。

丙申夏秋间,高阳李文正患病甚剧,公属陈莲舫入都治之,资以厚赙,云高阳今世正人,若能医好,为功不细。莲舫未行而文正已销假入直,乃止。丁酉五月,张文达卒。六月,李文正卒。九月,鹿文端以争瞻对事罢职。十月,于次棠布政在皖乞病,公属李鉴堂中丞切劝之,云次棠请去,君子日少,正气日孤,

大局不可为矣。其词苦危,匪交谊之私也。

**四月十三日(6月1日)**　就沙市一案电复总署。略谓:

矢野所请五事,其一二条应如钧电,结案时请旨。现报获二十余犯,已正法四犯,极力从重,营官及失察之地方官亦必分别参处。其三赔银。查沙市日领事公馆本系中国造成出租与彼,签订合同有"遇火延烧,彼不赔屋,我不赔物"语。此次衅起招商局,非与洋人为难,更非与日本为难,止是延烧。然祸起匪徒,在我亦可稍从赔偿,惟十万五千之数太巨。彼无所谓公馆,无所谓马头,矢野所称未合情事。其四租界照杭章一节。查杭章系在未允专管以前所议。今沙市既允专管,与浙省情形迥异。当就近比照汉口例,其桥梁、道路、沟渠、马头由客国自造,不关主国事。其五添口岸,是另事,不必牵涉沙案。又洞在沪时与日本总领事小田切详谈,极明白大局。敢请钧署切商矢野,由彼派小田切领事来鄂面议,此案必能周妥迅速。

**总署来电(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十一日到)**:日本矢野使照会,沙市一案,该国政府电令要求五事:一、明降谕旨,将外国人身家财产一体优待保护,以后勿再有如此之事。谕旨须极周详。二、速将此案匪徒从重治罪,并弹压不力地方文武从严议处。三、赔补关平银十万五千两。四、沙市专管租界章程以杭章为本。五、岳州、福州、三都澳均设日本专管租界。请迅速照办。该使仍求克期定议,望速核覆,以凭转商。

**同日**　就沙市一案致电上海盛京堂(宣怀)请转小田切总领事。略谓:

在沪晤谈,深佩关心东方大局。沙市案,鄙人深为抱歉。但此案是与招商局起衅,延及贵国驻沙公馆,实非与贵国为难。鄙人回鄂办理此案,必当竭力妥办。今贵公使矢野君向总署索五款,未免太过。方今我国与贵国正有无限互相取益之事,鄙人已筹有规模,刻日待办。若再稍有意见,必办不成。鄙人说话,他人亦必不信,岂非千古大可惜之事。鄙人深知贵总领事加意联络,故不日即派知府钱恂来沪,与贵领事商议办法,想贵领事必愿见钱君倾心互商也。更先请贵总领事电告矢野公使,万勿向总署催促此事,从容商办必极妥,于贵国局面必好,且有无限好处,吾两人均心照也。若一经催促,不能细商,便与东方大局有无形窒碍,此确非吾两人所愿也,贵总领事当以为然。

**四月十八日(6月6日)**　致电长沙陈抚台(宝箴)告未便遽请北上。略谓:

沙市案虽已获犯惩办,英、日两国赔款尚未议妥。近日武、汉谣言甚多,洋人甚为惊惧,正在多方弹压防护。此次回任,奉旨俟沙案完竣,地方一律安静,再行来京等因。目前地方情形如此,自未便遽请北上。且自顾迂庸孤陋,即入都一行,岂能有益时局,惟有听其自然。在外所办虽系一枝一节,然尚有一枝一节可办耳。

**四月二十日(6月8日)**　致电上海盛京堂(宣怀)转小田切,申述沙案日索五条之议,并谓:

沙案各条均不必向总署催问,尽可由外省妥议。至两国修好,因战事未久,颇不易言,京外专主此说者鄙人而已。若因此案牵涉他事,近乎抑勒。即使我国总署曲从,京外闻者必存芥蒂。从此联交之说,鄙人何敢深信,何敢再言,即言亦必为他人阻拦。千古大局因此微细事顿然罢辍,岂不可惜。此中关键,贵领事无不周知,故鄙人五日前电总署即商贵公使派贵总领事来鄂面商,今尤切盼。

**盛京堂来电(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五日到)**:小田交矢使电开:转寄张制军电报,顷已接到。电告制军,电开各节,本大臣自当熟思详筹。

**四月二十三日(6月11日)**　光绪帝诏定国是,变法维新。

**四月二十五日(6月13日)**　致电上海盛京堂(宣怀)告浦信路只可自办。略谓:

浦口至信阳一路只可总公司自办,若怡和以英股承办及容闳以洋股承办,皆不可允。路在湖北境,鄙人断不敢画押会奏,万望勿定草约。已经再三谏阻,将来勿责鄙人违拗也。

**四月二十七日(6月15日)**　饬续修武备学堂至洪山宝通寺马路。

缘武备学堂及护军营并调操各营兵勇,均须常往洪山操练枪炮并应敌攻守之法。该处距城较远,道路不尽平坦。应自武备学堂起,北至宾阳门内大街,并自校场起东出宾阳门合为一路,以至洪山宝通寺,添修马路,以期往来便捷迅速。

**四月二十八日(6月16日)**　批知府赵毓楠禀勘修省城沿江堤岸马路。略谓:

省城外沿江堤岸连年不免盛涨淹浸,亟应垫筑均平,修治齐整,俾免倒漾之虞,始足以卫城关而安民生。其沿堤一带各局所甚多,运机运货之事甚繁,应即乘此筑成马路,一律平坦迅利,以便商民。查照所绘图说,北自制麻局起,南至缫丝局以东接官厅止,即日分段兴工,务将岸工、路工一律修筑坚实,限于五月内完竣。同日,札饬北藩司拨款购地以兴修省城沿江堤工、路工。

**四月二十九日(6月17日)**　会札北藩司等修缮江夏县监卡及司监、府监,以重民命。略谓:

江夏县监狱屋宇狭暗,人数拥挤,污秽不洁,疫气薰蒸,疾病瘐毙者往往不免。察其惨苦情状,实堪闵恤。至司、府各监虽较县监略胜,亦未能遽臻整洁宽舒。方今民生日蹙,地方官吏自当以恤民为第一要政。遍考东、西洋各国于

刑狱一端,最为矜慎。其监禁处所不惜巨款,广造楼房。其罪囚起居、饮食、寒暖、疾病,无不体念周至,于中国刑狱往往多加訾议。鄂省华洋辐辏,尤为四方观听之所系。倘听其因陋袭常,不加整饬,不惟有妨仁政,抑且于国体有关。兹应先将江夏县监羁各所大加改造,添购地基,酌量采用西式。务期屋广院宽,通风避湿,器具齐备,整洁宽舒,一应规模章程均期详备周密。总须与平民住房无异,令被禁被押之人不受法外丝毫之苦。至府监、司监,应分别量加修改。俟省城各监卡办有规模,再饬省外各道府州县就地筹款,仿照兴修,以昭公溥。所需经费,应饬藩司筹款拨用。

**是月**　奉二十六日上谕,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奉旨保荐通达时务人才一折。工部主事康有为、刑部主事张元济,著于二十八日预备召见。湖南盐法长宝道黄遵宪、江苏补用知府谭嗣司,著该督抚送部引见。后有为入见,陈变法事,移时而退。旋召元济入对。遵宪由鄂转知,以疾不行。嗣同在武昌,遵旨传知,由江南给咨就道。

**五月初二日(6月20日)**　就卢汉铁路借比款事电复天津王制台(文韶)、上海盛京堂(宣怀)。略谓:

比款续约三十条、行车章程十条均悉。权利大加,交款抑勒,可恨。然与比再商,恐难改正。若与美另商,权利仍与比无异。惟法使决断一节,万不可许。鄙意似可先行画押,接总署复电后,再具折会奏。

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卷七页一一九:

比款定后,德、美诸国借款造路,所许利益视芦汉为优,比商相形见绌,债票无人肯受。请续订条款,要索甚多。盛京堂与公驳改至再,至欲废约,而后转圜。法正又出而干预,防其别生枝节。初七日,续订合同签字。是时芦沟至保定一段以部款开办,土工已竣。汉口至孝感段一段垫土造桥。俟比款第一期交到,南端由楚入豫,节节前进。北段自保定以南,俟明年续付借款,接续趱办。

**五月初八日(6月26日)**　致电天津荣中堂(禄)。略谓:

正拜揆席,兼领北洋,大喜欣贺。连日盛京堂电芦汉路比款续议各节,计均入鉴。既不指定法使判断(指比国原索两公司争执,总署、比使判断未妥,另选分卖股票之国之公使决断,系暗指法使),且须由总公司函允,较为妥善。时事日棘,变故多端,且总署亦盼比款之成,鄙见似可先行画押。仍请卓裁示复为祷。

**荣中堂来电(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初十日到)**:比款事顷接杏孙电,已经总署核准画押。

**五月初九日(6月27日)**　致电上海盛京堂(宣怀)。略谓:

近日电传阁抄极迟，要事太缓，而无关紧要之事却不甚缓，令人闷极。阁下能设法令京局摘要加急电传否。

**盛京堂来电(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初十日到)**：阁抄要事转缓，甚奇。顷细考，或所过各局偷抄之故，其不关紧要者不偷抄也。因阁抄向列二等，至京、津转展而南，愈转愈迟。刻奉钧电，酌拟择要加急分递之法，通饬各局，以后或可不误。

**同日**　就沙市一案电复总署。略谓：

沙案各款，第一条索赔一万八千两一节。查日领住屋乃系我租与，并非彼屋，所失货物不多，众目共见，永泷亦曾自言之。拟允给一万两，所有一切各项补贴均包在内。第二条以八万六千余两作沿江江堤费，两国各半一节，事属可行，当照允。第三条专界内道路免价豁租一节。道路不比行栈，彼无利息可生，其租可免。至地价未便不给，于通例有碍，随便酌给可也。第四条界内租地价酌行核减一节，可行，当照允，但商民亦不能太苦，当与永泷从容商办。再密陈者，看近日情形，矢野于沙案骤松，言语渐近情理，尚知顾全邻谊，所索较初次开口时减让甚多，必系奉到该国政府指示，意在联络邦交。

**总署来电(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二日到)**：沙案准驳，悉合情理，当告矢野就此结束。

**五月十二日(6月30日)**　就税司代征川盐厘金事致电宜昌赵道台。略谓：

汉口(淮盐)督销局止交正厘，由局代征移交，并未准其接办局事，其分局亦未允税司查看。皖岸亦然。该道务须坚持止交正厘之义，与税司辩论。务须坚持由局代征正厘，实收实支，其余加课及江防加价、筹饷加价、公费等项，湖北各有要需，均非正厘，该税司不能过问。

**五月十六日(7月14日)**　会奏科举新章、酌改京官考试诗赋小楷之法。略谓：

救时必自求人才始，求才必自变科举始。国家之以四书文、五经文取士，大中至正，无可议者也。乃流失相沿，主司不善奉行，士林习为庸陋，不能佐国家经时济变之用，于是八股文字遂为人所诟病。今圣主断然罢去八股不用，固已足振动天下之耳目，激发天下之才智。特是科举一事，天下学术所系，即为国家治本所关。若一切考试节目未能详酌妥善，则恐未必能遽收实效，而流弊亦不可不防。窃以为今日当详议者，约有数端。一曰正名。正其名曰四书义、五经义，以示复古。文格大略如讲义、经论、经说。二曰定题。四书义出四书原文，五经义出五经原文，或全章，或数章，或全节，或数节，或一句，或数句，均可。不得删改增减一字，亦不得用其意而改其词。三曰正体。以朴实说理、明白晓畅为贵，不得涂泽浮艳作骈丽体，亦不得钩章棘句作怪涩体。四曰征实。

准其引征史事，博考群书，但非违悖经旨之言，皆可引用。凡时文向来无谓禁忌，悉予蠲除。五曰闲邪。若周秦诸子之谬论，释、老二氏之妄谈，异域之方言，报馆之琐语，凡一切离经叛道之言，严加屏黜，不准阑入。顾犹有虑者。文士之能讲实学、治古文者不多，改章之始，恐仅能稍变八股面目，不免以时文陈言滥调敷衍成篇。若主司仍以头场为重，则二、三场虽有博通之士，仍然见遗，与变法之本意尚未相符。若主司厌其空疏陈腐，趋重二、三场，则首场又同虚设。拟为先博后约、随场去取之法，将三场先后之序互易之，而又层递取之。第一场试以中国史事、国朝政治论五题。此为中国经济。假如一省中额八十名者，头场取八百名，大率十倍中额，即先发榜一次，取者始准试第二场。二场试以时务策五道，专问五洲各国之政，专门之艺。此为西学经济。其虽解西法而支离狂悖、显背圣教者斥不取。中额八十名者，二场取二百四十名，大率三倍中额，再发榜一次，取者始准试第三场。三场试四书义两篇，五经义一篇。取其学通而不杂、理通而不腐者。合校三场均优者始中式发榜如额。大抵首场先取博学，二场于博学中求通才，三场于通才中求纯正。先博后约，先粗后精。更有请者，百年以来，试场兼重诗赋小楷。诗赋或可以见文词之雅俗，小楷则有艺而无文，其损志气、耗目力、废学问，较之八股、诗赋殆有甚焉。今既罢去时文，则京官考试诗赋、小楷之举，亦望圣明奋然厘定，一并扫除。

**奉上谕**：张之洞、陈宝箴奏请饬妥议科举章程，并酌改考试诗赋、小楷之法一折，朕详加披阅，所奏各节剀切周详，颇中肯綮，着照所拟。乡、会试仍定为三场。第一场试中国史事、国朝政治论五道。第二场试时务策五道，专问五洲各国之政，专门之艺。第三场试四书义两篇，五经义两篇。首场按中额十倍录取。取者始准试次场，每场发榜一次。三场完毕，如额取中。其学政岁、科两考生童，亦以此例推之。先试经古一场，专以史论、时务策命题。下场试以四书义、五经义各一篇。礼部即通行各省，一体遵照。至词章楷法，虽馆阁撰拟应奉文字，未可尽废。如需用此项人员，自当先期特降谕旨考试。偶一举行，不为常例。嗣后一切考试，均以讲求实学实政为主，不得凭楷法之优劣为高下，以励硕学而黜浮华。

**同日**　又奏陈变通武科考试办法。略谓：

臣详稽旧制，参考新章，审酌通筹，谨拟一营伍、学堂、武科三事合一之法。各省向有兵童、兵生各目，是武科人才取诸旗、绿各营弁兵，本系国家旧制。至今日于旗、绿弁兵之外，又有防营弁勇一项，比之绿营，年力人才较为强壮，操练火器较为娴熟。今武科改试枪炮，莫若即专令营弁兵勇应试，最为无患于地方，而有益于军旅。拟请惟兵勇准应武童试。兵勇取进武生后仍在营充伍者，准应武乡试。兵勇取进武举后仍在营充伍者，准应武会试。已补实缺千总、守备者准作为武举应武会试。凡非在营现充武弁兵勇者，均不得应武童试，此后

既无营外之武童,自无营外之武生;既无营外之武生,自无营外之武举、武进士矣。其从前取进中之武生、武举,现未在营者,准其呈请附入本省防营或学堂,自备斧资,随同学习。其学堂毕业者,分发本省各营酌量委用。总之,非现在营伍之兵勇不准应武童试,非现在营之武生、武举不准应武乡试、武会试。即例准应试之武弁,若现不在营者,亦不得录送、咨送乡会试,正与部臣前奏寓营制于科举之意相合。臣尤有进者。亲上死长者,强国之本。明耻教战者,强兵之要术。近来东西洋各国精研兵事,最重武职。中国乃有好铁不打钉,好人不当兵之谬,稍有身家,咸所鄙弃。今欲重武厉兵,惟有励行伍以科举之一法,使其非由行伍不得科举,非由科举不得将官。爵禄所在,则豪杰争趋。流品既殊,则廉耻自立,夫然后世族文儒皆肯入伍,感慨激发,人人有执干戈卫社稷之心。综考各国军政,有武学而无武科。其各等学堂以次考拔,发营录用,即是中国武科、武试,从无不由学堂出身之官校,亦无不充军营官校之学生。其法实将武营、武学、武科三事合而为一,立法最善。故今日而欲采择西法,莫如先自练兵始。欲学西人之练兵,莫如自开兵勇之升阶,合学堂于营伍始矣。历考外洋诸国无不读书、不明算、不能绘图之将弁,亦无不识字之兵丁。诚以今日战事日精,战具日巧,即一哨弁之末,亦断非粗材下走所能胜任。拟请头场试枪炮准头兼合演试装拆运动之法,二场试各式体操及马上放枪、步下击刺之技,三场试测绘、工程、台垒、铁路、地雷、水雷、舆地、战法等等。乡、会试格式宜较严,童试格式宜较宽。三场合校智勇兼优,将来洊膺将领,庶可胜任。

**五月二十五日(7 月 13 日)**　致电上海时务报馆汪穰卿(康年),略谓:

六十五期尊撰《必至之势论》,精确悚切,有功世道人心,海内自有报馆以来第一篇文字。敬佩。

**六月初一日(7 月 19 日)**　遵旨保荐使才五员:陈宝琛、黄遵宪、傅云龙、钱恂、郑孝胥。

**六月初六日(7 月 24 日)**　奉谕饬各书院改课策论须严防流弊。略谓:

查乡、会、岁科既改策论,各书院课试生童自必一律改课策论。至策论所出题目,应明示限制。每课策论中断不准全无四书五经之题,即所出题目,以崇圣道而免歧趋。即所出时务答题及诸生课卷中,亦不得以狂悖怪谬显背圣经之言任意阑入。总之,以圣经之纲常义理为本,以古今中外之经济才艺为用,庶可得真才而无流弊。

**六月初七日(7 月 25 日)**　翰林院侍讲黄绍箕呈进《劝学篇》。

**本日上谕**:原书内外各篇,朕详加披览,持论平正通达,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著将所备副

本四十部由军机处颁发各省督抚、学政各一部,俾得广为刊布,实力劝导,以重名教而杜卮言。

**同日**　致电总署。略谓:

英领议沙案赔款已有眉目,惟屡催岳州开埠。查此埠乃我自开,迟早必办。前阅各报,云钧署原议各口岸有两年内开办之说。果有此说,似可提前数日。但有定期,或可允从,以便了结沙案。若空言推缓,势不能行。又电陈汉口日本租界情形。略谓已遵照钧署来咨,在德界下划给百丈,与日总领事小田议章签字矣。惟日界在德界下,德极不愿。屡派员与德委员柯达士议论,彼不容彼界之下、铁路马头之总站上,中间插有日界,万难空言折服,万分为难。末后想一办法,议于德界后面最近铁路之处与汉镇分站之中腰添设一小分站,则德界真是紧接车站与紧靠马头无异。望钧署即以此办法,婉致德使定议,免生枝节为祷。

**六月初十日(7月28日)**　致电上海蔡道台(钧)。略谓:

十六铺万不可许。若与法,上海城无出路矣。前功尽弃,更不待言。事关沪上大局,故敢越俎妄言,务望坚持。万勿言鄙人所说,恐江南大吏不悦也。切祷。

**蔡道来电(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初十日到)**:法仍索十六铺,坚持未定。

**六月十一日(7月29日)**　致电长沙陈抚台(宝箴),告总署"许以明年二月开办岳州口岸,请即预为妥筹。至不划租界一节,此因系我自开口岸,故与他口不同,前署咨业经声明,俟开办时领事来议,再与面谈,力持可也。"

**六月二十四日(8月11日)**　奏请将荆州道、江陵县移驻沙市。略谓:

荆州沙市镇五方杂处,民情浮嚣,皆以细故酿成巨患。该地方正印各官均在荆州城内,远隔十余里,事出仓猝,驰往防护已属不及。自上年沙市开关通商以后,交涉事体愈形繁杂,地方尤为紧要,自应有关道及地方正印官坐镇其间,庶可随时随事就近经理,销患未萌,且查各省关道无不即驻该关者。应请将沙市关监督荆宜施道并江陵县知县衙门移驻沙市地方,以资镇慑而专责成。

**同日**　奏陈审结沙市客民滋事一案。略谓:

本年闰三月十九日,沙市湖南帮客民余以仁因同乡杨与全被招商局更夫周顺兴殴伤,肇衅纠众,焚烧关局,延烧华洋洋房一案,先后拏获首要各犯,均籍隶湖南巴陵、湘阴、临湘等县。会提逐一研讯,均各供认不讳。除情节最重之余以仁、李得胜、张太贞、袁辉煌四犯先已奏明正法外,其余各犯内有易跛子即易成应一名,讯系曾听从放火滋闹,应拟以永远监禁。周玉清、黄善堂、余忠恩、许兴明、谭左卿五名,讯系随声附和,烧毁华洋房屋,均应拟以监禁十五年。

招商局更夫周顺兴,讯系倚仗主势于杨与全前赴招商局门前溲溺,辄即持担行凶伤人,以致酿成巨案,应拟监禁十年。曹品堂、杨高明二犯究无随同放火抢夺情节,惟因杨与全被伤抬回医治,中途拦转,并投鸣同帮之杨悦来开会馆门请客议事,酿成事端,均应拟监禁五年。刘荫堂、彭德太、陈春堂、汤成家、刘洪臣、彭方心、李福元、孙保廷、刘怀保九犯讯系仅止随同滋闹,并未放火抢夺,均应酌予满杖,系带铁杆、石礅三年。徐正焕、陈茂清即陈教师二犯,亦无放火情事,均应酌予杖一百,枷号一个月。沙市招商局董、捐纳同知衔候选知县张鸿译,平日恃势凌人。此案如将更夫当时交出审办,自可无事。乃袒护更夫不交,以致南帮之人不服滋事,酿成巨案,其咎甚重,应与南帮约束不严之会首从九品职衔杨明阶一并斥革,永不准投效军营,更名捐复。至沙防营勇,日本公使所称滋事时该勇为匪党声援,查明尚无其事。惟近驻该镇,不能弹压解散,前往补救,实属观望不力,已饬将该营勇丁撤遣回籍,遴派得力将官另行募足。管带该营总兵江得意督率不力,应请旨以都司降补。该营右哨哨官花翎游击李心鉴、后哨官把总池士祥二员,应请均即革职。江陵县知县刘秉彝到任仅二日,实系事起仓猝,迫不及防。随即赶赴沙市竭力弹压,幸未激成巨衅,并将首要及附从各犯拏获多名惩办,应照章议以降一级留任。管带荆江后营水师副将张国栋曾经派勇协同弹压,尚非保护不力,应请俟补缺之日降一级留任。至延烧英、日两国公寓,洋行损失货物各节,拟共给(日本)赔款银一万两,业由总署与矢野议定完结。英领事赔补怡和洋行共银二万二千九百余两,迭加辩驳,共许给一万两完案。现在沙市地方静谧,关、局各项房屋饬令筹款次第修复。

**同日**　会奏卢汉铁路比国借款情形。略谓:

芦汉干路前因总公司筹借比国商款,上年四月先在武昌签立草约。六月,比公司续派德福呢爱兰来沪续定正约,均经会同奏准在案。嗣以德人胶州之役,中国之情势、各国之意向皆有变更,比人缘此翻议,头批银两逾期不付,续送条款多与前议相背。臣宣怀坚持痛驳,亦将决裂。本年闰三月,比使电请续议,至再至三。比续请各款,照去年原约加增甚多,照英、美草约不相上下。其尤要者,在以铁路所生之利归还借款本利,若有不敷,中国必须设法弥补。平心而论,中国借外国之债,无论官、商,断不能诿卸不还。但所定条款窒碍太多者,亦万万不能曲徇,均已逐细驳改。当与定续约二十九条,遵于五月初八日在上海总公司由臣宣怀先与画押,恭呈御览。

**六月二十七日(8月14日)**　札江汉关道照会各国领事令洋商缴还省城武胜门外新河地方地基。略谓:

湖北省城武胜门外塘角及新河一带地方并非通商口岸，所有该处地基，应留为中国修造粤汉铁路马头及车栈、货栈之用，断不准民间私相买卖。乃近查得该处居民贪得厚利，有将地基卖与各国洋行及洋行各买办情事，殊与条约不合。应由江汉关道照会各国领事查明，如果属实，迅即剀切筹商，令各洋商将所买地基契据，查照丈尺，无论已、未税印，均各缴出查验。核明属实，给还原价，不令受亏，原地退还。

**是月**　恭阅五月十三日邸钞，新进士引见，奉上谕，张权着分部学习。上谢折。

**是月**　户部奉旨令湖北拨福州船厂经费十五万两，然无款可筹。不得已于应解甘、淮军饷内移解七万两。

**是月**　奉旨着张之洞即饬所荐钱恂、郑孝胥来京预备召见。

《**郑孝胥日记**》：(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十六日。得南皮来电云，"念劬云阁下须来鄂一行，以便给咨同舟北上。望速来鄂为幸。"二十三日。抵汉口，呼小舟入文昌门。入城，至督署，皆修成马路，但甚狭耳。二十五日。夜，南皮宴客于工程队营外，前临东湖，令工程兵搭一桥入湖中，携客共观之，湖皆白莲。宴罢亦十二点，在坐者，子培、星海、念劬及余也。二十六日。南皮邀入谈，在抱冰堂。(第669页)

**七月初九日(8月25日)**　致电户部。略谓：

前准大咨抵借洋款案内，拨宜昌盐厘一百万两。查宜昌盐局每年实收正、加课七十三四万两，尚不敷银二十六七万两，实无百万之款。虽经贵部以四川、湖南之款拨补，然川、湘五六十万两能否解足，断无把握。若于盐厘本无之数而责令凭空凑足，实无此策。虽将湖北督抚司道概行参处，亦属无益，徒致贻误。

**户部来电(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十四日)**：本部前将宜昌盐厘拨抵洋债一百万两，早已声明加价及万户沱收数在内，何得谓仅止盐厘一项。至本部拨补该局一百万两，如果各省将来能不足数，自应另行拨补，现在亦无庸更议。

**同日**　以《汉报》所纪武、汉近事每致传闻失实，而于官办政事尤多影响之谈，甚或以无作有，以小报大，多有未确，饬江汉关道照会日本领事告知该报馆毋得以捕风捉影之谈致淆视听。

**七月初十日(8月26日)**　为汪康年改《时务报》为《昌言报》事致电京管学大臣孙中堂(家鼐)。略谓：

《时务报》乃汪康年募捐集资所创开，未领官款，天下皆知，事同商办。兹奉旨交黄遵宪查明核议，自应听候黄议。康主事(有为)辄电致两江、湖广各省请禁发《昌言报》，殊堪诧异。康自办官报，汪自办商报，自应另立名目，何得诬为抗旨。官报有开办经费，有常年经费，皆系巨款，岂有夺商报之款以办官报

之理,况时务报并无存款。且近日谕旨令天津、上海、湖广、广东各报俱送钧处进呈,是朝廷欲士民多设报馆,以副明目达聪之圣谕,岂有转行禁止之理。康主事所请禁发《昌言报》一节,碍难照办。

**孙中堂来电(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日到)**:公所言者公理,康所电者私心。弟所见正与公同,并无禁发《昌言报》之意,皆康自为之。公能主持公道,极钦佩。

**七月十一日(8月27日)**　札两司、关道筹议在汉口酌设正印专官。略谓:

汉口巨镇,兼系通商口岸,华洋杂处,诸事纷繁。近年各国展拓租界,交涉之件愈形棘手。且奉旨开办芦汉、粤汉南北两铁路,将来路工告成,汉镇尤为南北各省来往要冲,市面愈盛,且交涉之件愈多。乃该镇遥隶于隔河之汉阳县,遇有要事,奔驰不遑。且以后通济门外直至滠口数十里皆成繁胜之区,即皆有华洋交涉事件。该县本系冲繁地方,政务亦复不少,岂能日日往返八九十里,于民事、洋务均多窒碍。自非有正印专官驻扎汉口,不足以重交涉而资治理。究竟如何变通办理,方臻完善,应由藩臬两司、江汉关道迅速通筹妥议详复,以凭本部堂会同抚部院核定具奏。

**七月十八日(9月3日)**　致电总署转奏朝廷陈明湖北书院改章及筹办学堂情形。略谓:

谕旨筹办学堂。查湖北省城前数年即设有自强学堂,去年又加扩充,分习五国语言文字,兼习算学。又设武备学堂,均经奏明。省城有两湖书院,去年春即改章。又有经心书院,今年春改章,分习经史、地理、天文、外政、格致、制造、绘图、算学诸门,日日须兼讲四书。此系省城两大书院,均略仿学堂章程。现拟添设东文教习,令一律兼习东文,其愿兼西文者听,并令兼习体操。所有章程,须以渐修改,方能精密而易行。省城又有江汉书院,现亦饬令改章。至省外各属,湖北通计十府一直隶州,现拟先设十一学堂,各就该书院原有经费、斋舍改为学堂。武昌、汉阳、德安三府之府书院,去年秋、今年春均已停课时文,分习算学、时务,现饬全照学堂章程。此外八府、州一律改章,惟一时断难得教习多人。每堂先设教习二员,一教中国经书、史事,一教算学、洋文。此外通省六十七州县,已饬一律就原有书院改为学堂。惟州县书院经费尤少,断难敷一学堂之用,多无肄业生斋舍,有者亦止数间,尚须筹款充用。且州县小学堂尤须多设,每县一堂,亦无大益,只可相机董劝。总之,通省学堂公共简要章程约有数条:一、全须住院。一、住院肄业者必须二十五岁以下,附课者不拘。一、人人须习算学,能兼绘图尤善。一、人人须习体操。一、各府学堂人人须习东文,有西文教习者兼习西文。县学堂从缓。一、中国经书、中国史事,人人必

须讲习。一、但计分数，不考词章。一、堂内备火食，每月课略有笔墨奖赏，不给膏火银。此八条，各学堂皆同。外府学堂，今年内可略具规模。县学堂，今年只能令先变旧习，期以明年六月，必能一律办成。总之，科举既变，风气自改，务求实效，不在欲速。查湖北省城书院两年来本已渐次改章，酌照学堂办法。祇以俗儒迂陋相沿，势难骤变。今奉明旨，自当竭力推行。惟设学堂之难有两事，一延师，一筹款，而延师尤难。其筹款之法，容另行奏陈。

**七月二十二日(9月7日)**　遵旨拟设商务局，札候补道王秉恩、程仪洛在汉口相地开办，以鼓舞联络上游川、陕、云、贵、湘、粤等处工商为要义。其应办之事有八：

一曰启发。商报、商会、商学皆系启发之事。二曰倡导。制造土货若牛皮、骨角、纸张、竹器、漆器、洋蜡之类，均可次第举办。三曰合力。商务必集公司方能大举。拟于武、汉一带冲要地方购买地段，以备入商会者购地造屋，或设行栈、机厂。四曰塞漏。洋商已准在内地设厂制造土货，无从禁阻，华商更难觅生计，即使日后续开，固已着着落后。莫若议与洋商合办，既免占我全利，并可学其工艺，此亦补救漏卮之一法。五曰祛习。中国商贾积习，识陋见小，如偷减工料，以假乱真，以劣搀优，甚有招集股分，意存诓骗，遂致人人畏避。必须明定赏罚，以示劝惩。六曰保护。凡曾经倒塌之商，照西例饬令报穷，列诸商报，使远近咸知，以后永远不准更名经贸。七曰体恤。严禁税关、厘卡留难需索。新制土货可以抵制洋货者，奏明减轻或暂免税厘，定明专利年限，不准他商仿造。八曰奖励。新创机厂及捐资兴办商报、商会、商学及在外洋学成工艺回华可资实用者，奏明请奖。总之，不外于抵制洋货、依仿洋式、借助洋师三义。饬委候补道王秉恩、程仪洛总理其事，在汉口迅速购地开办，并将原设劝工劝商局(所)归并此局之内。

**同日**　就裁冗员事致电长沙陈抚台(宝箴)。略谓：

裁汰事甚为难。湖北候补道府州县佐杂共九百余员，甄别裁汰一月办竣，尤不易苾筹。尊处拟如何办法，祈酌示大略，以资启发。又电拟将湖北、湖南十一卫守备、千总全行裁汰，其屯田粮饷归坐落之州县管辖征收。[按：十四日谕旨，著各督抚将各局冗员一并裁撤净尽，并将候补、分发、捐纳、劳绩等项人员严加甄别裁汰，限一月办竣复奏。]

**七月二十五日(9月10日)**　饬游击张彪添募工程营勇，凑足五百名。略谓：

洋操各项队伍中，惟工程队技艺功课最为繁细，仍须兼有步队、炮队之长，必须广为操练。应饬该营管带官游击张彪于裁撤勇丁中募补四百名，合原有

工程队之一百名，共成五百名。分桥梁、营垒、电雷、修械、测绘、路电六所，认真训练，期成劲旅。新募之勇，必须年在二十岁以下而又识字者，方准收录入营。

**七月二十八日(9月13日)**　致电福州陈阁学(宝琛)劝应诏北上。略谓：

公奉旨召对，乃圣上求治录贤之盛举，岂有迟疑之理。无需再商他人。何日北上，以速为佳。务望过鄂一行，有许多要语面谈。

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卷七页一二一：

公奏保使才，陈右铭抚部亦以人才荐，有旨宣召。阁学函商出处，公谓录贤求治，理无迟疑，请先过鄂面谈。是时，广开言路。礼部主事王照条陈时务，格不得达，诏尽罢礼部满汉尚、侍。王文勤(文韶)奏请缓停实官捐，上怒，掷折于地，廷臣皆惴惴。又降旨令各省道府藩臬均得上书言事，其州县条陈事件，由督抚、将军原封传递。士民有上书言事者，由本省道府随时代奏，均不准稍有抑格。如敢抗违，严行惩处。未几，朝政复旧，阁学不出。[按：本月十三日，陈宝琛由湖南巡抚陈宝箴保荐，同时保荐者有杨锐、刘光第等，共十五人。]

**八月初二日(9月17日)**　以上月十四日有旨裁湖北巡抚，乃兼管湖北巡抚事。

**八月初三日(9月18日)**　电复京钱念劬(恂)。略谓：

袁如拟请召不才入京，务望力阻之。才具不胜，性情不宜，精神不支，万万不可。渠如以鄙人为不谬，请遇有兴革大事，亦电饬鄙人酌议，俾得效其管窥，以备朝廷采择，则于时局尚可有益，而于鄂事不致废弛，尚是尽职安分之道。

**钱念劬来电(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二日到)**：昨召见三刻。上询鄂为详。敷奏兵为先，蒙许可。袁臬(世凯)明后见，欲请帅入枢。外致枢、译、部电全分呈，或各堂未周知而已上达。上最喜，询近旨均到鄂否。请嗣后凡新旨宜先电数语。上意东渡阅操，彼定北洋十员，鄂五，订九月望行。

**八月初六日(9月21日)**　慈禧太后临朝训政，幽光绪帝。

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卷七页一二二：

初七日，陈右铭抚部电奏言，变法事体重大，必得通识老成持重望、更事多而虑患密者，始足参决机要，宏济艰难。窃见湖广总督张之洞忠勤识略，久为圣明所洞见，其于中外古今利病得失讲求至为精审，似宜特旨迅召入都，赞助新政，与军机、总理衙门王大臣及北洋大臣遇事熟筹，期自强之实效。湘省发电时，电传训政之旨犹未到也。十三日，湖北按察使瞿廷韶陛见。有电来云，慈圣奖钧座为国勤劳，询湖北情形甚为详细。时日本伊藤博文游历至京，言于总署云，变法不从远始，内乱外患将至。中国办事大臣，惟张香帅一人耳。

**八月初七日(9月21日)**　致电上海盛京堂(宣怀)。略谓：

日来新政长篇上谕必多，电局太缓，望飞电京局，一见阁抄，即刻摘要电告敝处，可照官报给费。如昨日沪电局传来垂帘上谕即甚简要。尊处日内见闻，望即摘要电示。

**上海电局来电(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七日到)**：本日上谕，太后垂帘听政，并严拿康有为。

**同日**　致电孙中堂(家鼐)。略谓：

康已得罪，上海官报万不可令梁启超接办。梁乃康死党，为害尤烈。至《时务报》本系捐款，似应仍归商办。即令汪康年照旧接续办理，不必改官报，较为平允。

**八月十一日(9月26日)**　拟派学生一百一十人游学日本，饬盐道等拨解经费。略谓：

现值时艰才乏，必须广储英俊，讲求武备新学，方足开风气而裨世用。武备之外，各种政治新学门类甚多，延洋师教习于中国，不如派学生游学于外洋。查日本武备学堂最为精心讲求，蒸蒸日上，此外各学堂于西学门类无不兼赅，且与中国同文，学习较易，其地较西洋为近，经费亦省。兹拟派学生一百一十人游学日本，以学生五十人入武备学堂学习，以储将佐。以弁勇五十人入教导团学习，以储弁目。以学生十人入农务、商务、工艺学堂学习，以裨民事。或以五年为期，或以三年为期，或以两年半为期，均以学成为断。所需经费除临行一次用费不计外，常年经费合计约需三万余两，饬盐道、粮道、牙厘局务将前项经费照案按年拨足，勿使稍有缺乏。(后以经费支绌，首批仅派二十人赴日本游学)。

**同日**　札牙厘局整顿米谷厘金功过章程。略谓：

现值时局艰危，需饷孔亟。且宜昌盐厘已经抵还洋债，湖北饷源惟恃厘金一端，断不能不认真整顿。近来各局卡货厘收数多无起色，明系勾串司巡任意侵蚀，殊堪痛恨。至米谷厘金奏明以供地方要需，若核实征收，可成巨款。查各局报册，惟鲇鱼套一局年来收数畅旺，其余各局卡无一能敷岁额者。明系以米谷厘金挪移货厘之内，或混入杂粮之中，专为中饱之计，实为胆大荒谬，欺藐太甚。此等情弊，本部堂久已周知。应饬牙厘总局将米谷厘金专作一条，明定功过，庶免蒙混营私者任意侵欺。限三日内详复核办。

**同日**　致电京湖北臬台瞿(廷韶)并致上海盛京堂(宣怀)设法解救杨锐。略谓：

杨叔峤(锐)端正谨饬，素恶康学，确非康党。平日议论，痛诋康谬者不一

而足。此次召见蒙恩，系由陈右铭中丞(宝箴)保，与康无涉。且入值仅十余日，要事概未与闻。此次被逮，实系无辜受累。务祈迅赐切恳夔帅(王文韶)、寿帅(廖寿恒)设法解救，以别良莠，天下善类同感两帅盛德。

**八月十二日(9月27日)**　咨呈总署录送汉口新增英、德租界及新开日本租界条款。新增英界"自原界后至城垣留出官地五丈止，南自一马路向城垣直线起，北至俄界止。所有四址以内全行租与英国政府，归入租界。四址以内共合地三百三十七亩五厘，每年应纳租价共六十七两四钱五分二厘"。新增德国租界，"准将通济门外城根前留护城余地及后段空地增入租界，深一百二十丈，前宽十二丈五尺，后宽二十五丈。德国于租界内交还下首沿江岸地一块，宽四丈，深十丈，为修建武昌关分卡之用"。新开日本租界"准自德国租界北首起，量得沿江长一百丈，南接德界，东抵江口，西、北均至铁路地界为止，为日本专管租界"。

**八月十四日(9月29日)**　咨呈总署录送沙市日本租界草约：

沙市口日本租界，自洋码头、荆州官地面界起，至东、南临江，直长三百八十丈，横宽由西界直长八十丈、间深八十丈，以下三百丈、间深百二十丈为界，永租日本商民。租界内地亩，按照租额，每年每亩只缴完中钱一千文，不另缴地租。

**同日**　札牙厘局认真整顿厘金，严禁上司勒荐司事、巡丁。略谓：

厘金短收、中饱之弊，固由局员不能廉洁奉公，而兼在司事、巡丁舞弊把持，局员亦无可如何。向来恶习，每委一厘差，即有上司各衙门及牙厘总局总办及各道府各上司幕友勒荐司事、巡丁，不容不收，且言定必须派委要差。局员禁不能禁，撤不敢撤，以致任意侵蚀，肆行无忌，甚至大局司事每年进项有至巨款者，实堪骇异，本部堂知之甚悉。现在奉旨整顿厘金，惟禁荐司事、巡丁一端尤为切要。本部堂衙门从未荐过司事、巡丁，嗣后应自本衙门，以至现任司道各府、牙厘总局及候补道府等员，以至各衙门幕友，一概不准荐引司事、巡丁。倘仍有荐引司事、巡丁者，各局员尽可不理。如外荐已收之人办事不妥者，即行驱逐，不得瞻徇。此后各局员无可借口，如仍与司事人等串同作弊，任意短绌，定即从严参处。

**同日**　札司道通饬所属官吏局员服用应酬概从节俭，尤不准在家演剧，合朋斗牌。略谓：

方今四方多故，外患日深，时局艰危，财力匮竭。湖北则连年迭遭水旱，民不聊生。凡在官吏应如何刻苦激励，勉济时艰。乃官场习气，往往于宫室服用、宴会应酬习为奢糜，但知逸乐。宴会一席之费有多至二十金者，实堪诧异。

甚至修造华屋，演剧高会，合朋斗牌，形同聚赌。玩时废事，尤为恶习。此虽遭际富盛之时，犹当崇俭习勤，引以为戒。矧值此时艰民困之秋，岂忍出此。且查鄂省各州县丁漕平余业经分别减征提解，而各官各局现在复奉严旨饬令裁并厘卡各差，断不容稍有中饱。是州县进项少于前，候补差缺亦少于前。倘复不自俭约，任意荡佚，实任各官或则亏空库款，自累身家，或则贪婪取盈，重为民害。候补各员，懦弱者必致饥困无聊，穷滥者必至夤缘丧品。此有关于官方政事者，实非浅鲜。本部堂犹忆咸丰、同治年间，候补当差者，州县薪水不过三十金，初到省入局者或犹少于此；知府薪水不过五十金，道员薪水不过七八十金，至多百金。文人处馆者除刑幕外，岁修常例一百二十金，次等者或八十金，或六十金。然官幕各项皆各有以瞻其身家，此由于皆知节俭刻苦之故也。今日官幕司事薪修往往皆多于此数，州县进项与从前并无差别，然动称苦累不敷，渎求调剂。固缘物价较贵，亦实由不节之嗟。本部堂用特申明劝戒，凡我湖北省大小官吏，际此时艰，亟宜共怀忧危怵惕之心，以讲求国计民生为心，而以力崇俭约为务。一切服用、宴会、应酬概从减省，即遇应办要差，亦宜省约朴素，不得稍涉侈靡，尤不准有在家演剧、合朋斗牌等事。上以是率下，下以是自勉，僚友不得以是相讥，自无难相化成风，廉俭交资，共为循吏。上饬官常，下纾民病，本部堂实有厚望焉。倘仍复昏迷不悛，不能谨身节用，以致困迫亏累，乃复琐琐渎恳求缺、求差，交卸亏空者求弥补，除官阶较大、不遵教戒者严行奏参外，其余一概驳斥不理。本部堂筹办要政，治内交邻，练兵筹饷，昼夜无暇，事事为难，断不能为逸乐无节、不能耐苦之俗吏冗员谋画私计也。

**同日**　致电总署转奏朝廷陈鄂无良医，不敢保荐。略谓：

钧署电传八月初十日上谕：如有精通医理之人，著内外臣工保荐，即日驰送来京等因。钦此。曷胜瞻仰悬系。惟查湖北良医素少，是以洞十年以来遇有疾病，皆只自行调理，不敢延医服药。目前实无精通医理之人，不敢冒昧保荐。容各处访问，如得其人，即奏明驰送赴京。[按：本月初十日，以光绪帝久病，谕内外臣工保荐精通医理之人。]

**八月二十一日(10月6日)**　致电长沙陈抚台(宝箴)密拿攻洋匪徒。略谓：

据通城县禀，访闻该县南乡有巴陵县甘田地方人彭昌良，在刻字匠黎成先家请刻约期打洋人传帖，有童生吴月楼亲见，并闻彭昌良言八月二十四日在长沙动手等供。当将黎成先拿获，并搜出传帖原稿，彭昌良已远扬。其传帖稿语悖词陋，字讹不通等语。查阅彭昌良传帖原稿词语狂悖，直是谋反，非仅攻洋。查刻单攻洋，乃近年匪徒煽惑惯技。虽尚未起事，然必有逆谋。匪党自应查拿

审究,以散邪谋而防未然。望密饬岳州府、巴陵县密拿讯明惩办,以免生事。

**同日**　致电宜昌傅镇台、额守布置防范四川余蛮子越界生事。略谓:

四川文护督院电云,大足县余蛮子仇教纠党,约于八月初十日出巢。恐越界生事,请一体饬属防范等因。查余蛮子因仇教起见,未必遽敢远出为乱。惟恐匪徒勾结,滋蔓燎原,亟应严加防御,弹压地方。傅镇即毋庸赴东洋看操,速即将水陆营汛悉心布置,随时侦探电闻。额守亦宜饬所属妥为防范,勿稍疏懈。

**八月二十五日(10月10日)**　遵旨裁撤湖南长沙之南学会、保卫局。

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卷七页一二二:

胶澳事起,湘民仇洋益甚。湘抚设南学会宣讲,以开风气。又仿租界法,设巡捕,名曰保卫局。言者谓其植党,明旨饬裁。陈抚部复公电云,南学会宣讲已停。保卫局用意精深,创行新政,非此始基不立。不行于湘,犹冀得行鄂汉间。公复电称其变保甲之名而行保甲之实,应将局章斟酌妥善,减收捐款,认真巡缉,仍用保甲局之名。

**八月二十九日(10月14日)**　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携其国相松方之子来见,云所办神户船厂能炼焦炭,拟运炭来鄂,而回船代销大冶铁矿石。答以当径与盛京堂(宣怀)商云。留二日,赴宜昌。后有致伊藤博文一函云:前承驺从莅止,江汉生辉。连日盘桓,欣聆伟论。只以行旌匆促,未罄所怀,殊为怅惘耳。昨奉沪上惠缄,猥以东道简亵,尚辱署诸齿颊,尤深愧汗。兹悉大旆即日东旋,辰维迎春纳祜,为颂无量。前者承论亚洲大局各条,良规卓识,启发深切,莫名感佩。弟以驽朽下材,处此危局,举凡一切补救之事,夙夜汲汲,思副厚期。惟自愧力薄权轻,才庸智钝,百忧丛集,寸效无闻。昨与小田切总领事倾谈,略述艰窘情形,谅达清听。此次选派学生赴贵国学习武备,尚祈俯赐关垂,是所翘祷。东方大局,日新月异。以执事勋望显赫,大云再出,自在意中。海鸿西来,尚祈时赐箴言,借匡不逮。幸甚幸甚。

**是月**　奏陈裁撤抚标左右两营,改为练勇营。略谓:

湖北省城绿营标兵积习最深,浮嚣易动,由来已久。光绪二十年,因部文有裁兵之议,前护督臣谭继洵甫经札行,即已汹汹鼓噪,公然遍布揭帖,语多狂悍。当经谕以缓裁,其事乃定。此外桀骜挟制之举,不一而足。但以近年城内扎有勇营,稍知敛戢。若遽将全标裁汰,势必滋生事端。良由标兵皆系土著楚人,生性慓悍。且兵籍大率亲族相承,视名粮为产业性命。外人充伍者,必须帮补钱若干。此次该兵丁等闻有抚标两营全裁之信,即密发传单,联名乞恩,并知会督标城守各绿营,跡近抗阻。臣悉心筹画,惟有就两营裁撤之兵丁一律

发给恩饷,仍许以挑选精壮,改为勇营,练习洋枪。其年力不合格者,即就兵丁之弟亲戚挑选精壮者,既有后图,其弱者自各听命,于是始终帖服,更无异言。如此始可令裁,舍此别无办法。现在抚标左右两营兵丁,业已收缴军械,一律裁竣。市廛不惊,极为安静。

**九月初三日(10月17日)** 以汉口地方自八月十六日接连火警,延烧房屋五千余间,死者三百余人,饬江汉关道及汉阳府县、营将认真防范,查拿纵火抢劫匪徒。

**九月初十日(10月24日)** 致电江宁刘制台(坤一)、上海蔡道台(钧)。略谓:

顷见九月初五日《新闻报》国事骇闻二十六志载康有为自香港发来专函一则,狂悖凶很,令人发指眦裂。康有为造作逆谋,为朝廷查知,其时人心惶扰,皇上恳请皇太后训政,乃天下臣民之福。讵康有为信口造言诬谤,断非臣子所忍言。其意不过自负逆恶大罪,故以谤言登报,冀以摇惑人心,激怒朝廷,鼓煽奸民,挑动各国,使中国从此多事,扰乱不安,以泄其忿。居心凶毒,无以复加。此报流传为害甚烈,望飞速电嘱上海道速与该报馆并领事切商,告以康有为断非端正忠爱之人,嘱其万勿再为传播,并将此报迅速设法更正。

**同日** 奏陈湖北裁营腾饷、精练洋操情形。略谓:

今日以练兵为第一要务,而练兵非仿照洋操不可。我军操练旧法,理虽具而法较疏,且于炮械、工程、测算、绘图等事未能讲求,施之今日,御侮断不可恃。惟西法弁兵操练之制,先练体操,再练枪炮,最为艰苦。其测绘、工程等事,学堂之功课,野操之奔驰,尤为繁细勤劳。非年力强壮,志气坚卓,能耐艰苦者,不能充当。而欲得此项志坚力强之人,非厚给饷需不可。且非衣履坚韧,饮食充足,居处爽洁,则终年督课,终日跋涉,其人亦断不能支。故洋操经费亦必较多,非此则仍然无益。查湖北在省各防营,操法必须一律,方有实用。饷章亦必须一律,方能鼓舞。西人每每窃议面劝,屡以为言。但各营俱练洋操,均须加饷。当此饷需支绌之际,筹措为难,惟有减营加饷,庶款不增而兵可练。人数虽少,较有实际。现拟将缉私武胜新营五百名裁撤,另派武功左营、升字左营两底营勇丁五百名前往填扎,饷银仍在督销局所解缉私营勇专饷拨给,腾出升字等两底营饷银每年共二万四千七百余两。又沙防营因沙案弹压不力裁撤,另将蒋声耀所带之武防左营调往填扎,改为沙防营,每年腾出该营员弁勇丁薪粮银七千余两。又裁撤大冶铁山、马鞍山煤井所扎之武胜右营一底营二百五十名,每年腾出饷银一万二千余两。以上计裁四营及缉捕营勇一百名,每年共腾出饷银五万六千余两。查原有工程队一哨,分为桥梁、营垒、电

雷、修械、测绘、路电六所。经臣亲加考验，勇丁皆精强矫捷，各门功课均能通晓，已著成效。拟添募四百名，足成五百名，为工程队一营，选委千总姚广顺为管带。此外并将副将吴元恺所统武恺二底营五百名、副将俞厚安统带之武防中营一底营二百五十名均令改练洋操，弁勇精加选汰，应支饷需照护军洋操各营一律加给，以勖勤练而一心志。此时除分防汉口、沙市、襄樊及麻罗缉私、田家镇炮台各营未练洋操，其在省城各营饷章、操法均归一律。现经臣采取外洋陆军章程并鄂省洋操队现行操法，酌定操练课程，刊发省防各营一律按期按时操练。

**九月十三日(10月27日)**　致电长沙陈抚台(宝箴)，告以"鄂省原拟将抚院、粮道两署公费及杂项开支共三万零五百两作为出洋游学常年经费。今抚院议复，粮道亦必不裁，此款顿归乌有。现拟勉派二十名，以了局面。湖南其全不派乎，请酌示"。又告"伊藤来江、鄂、苏、杭游历，乃出自己意，非总署令来，但署电令优待耳。住两日即行"。

**九月十四日(10月28日)**　札派候补道张斯桂、总兵方友升、游击穆启贤、尽先游击王得胜，补用知县清瑞、方悦鲁，都司谢澍泉，千总姚广顺、邹正元、杜长荣等十员前往日本阅视陆军大操，以资观摩取益。"阅操毕后，并赴各军营垒及武备大中小学堂、制造枪炮各厂、各处紧要炮台详加游览。一切法式、功课、章程均宜一一笔记，回鄂详细禀复。勿得粗心泛览，以致虚此一行。"

**九月十五日(10月29日)**　致电总署转奏朝廷陈英将来鄂练兵，务示以限制五条，方有可商。略谓：

今日中国练兵诚为第一要事，惟各国皆思干预我兵权亦是大患。大率用洋人为教习则可，用洋人大员为将领则万万不可。洞前在江南所用德游击来春石泰等十余员练自强军，因系外省疆臣自行商募，我出使大臣保荐，既不与该国国家相涉，又非先经奉旨饬办之事，亦非钧署饬办之事，故尚可听调度。然期满遣归时，枝节已多。至鄂省所用德都司法勒根汉，因系其国家兵部所荐，种种桀骜，揽权生事，公使屡次扛帮，幸而遣归。今英国贝思福明言派知兵大员，又经奉旨，此事万分为难。看此情形，不全允必不行，惟有切恳钧署及早与之议明：一、官不可大，至大不得过守备。官大者洞断不用。一、到鄂须言明为洞属员，听节制。一、其各员为教习。一、诸事与营务处道员商办。一、湖北饷绌兵少，只能先拨练军五百人，荆州驻防五百人，令其分扎教练。俟教有成效，并饷以能筹，再酌议能否加增，由洞斟酌。彼能依此五条，言有可商。若钧署不先议定，将来该英提督到鄂必以奉旨强勒。长江利权今已半归英人，又兼

揽长江兵权，尾大患深，洞实不敢当此重咎。

**九月二十五日(11月7日)** 就英将代练旗兵事致电荆州将军祥亨。略谓：

此事万分为难，隐患甚深。大约兵不可多，官不可大，权不可专。似即以驻防原有练军酌拨数百人改交英将操练为宜。[按：英国水师提督贝思福在京请荐派大员助中国练兵，自南省起。内意知英将练兵非计而不能拒。本月初七日，奉旨着祥亨、张之洞早为预备，于驻防、练兵各营各挑选一千名，俟所荐洋将到鄂，派员会同督练，以观后效。]

**九月二十九日(11月12日)** 饬蚕桑局织绸厂暂行停工。略谓：

鄂省设蚕桑局种桑育蚕，兼织各种绸缎，原为开风气而利民生起见。无如民间领去之桑多不加意培植修理，滋荣者甚少。育蚕又不得其法，所出之丝织成绸缎，终难与江、浙、四川等省争胜，以致局用亏折甚巨，招商又无人承接。若不赶紧收束，势必徒滋赔累。兹特饬令蚕桑局总办曹道南英暂行停工，限十日内将全厂各机概行停止，即行撤局。蚕桑事隶种植，立即归并农务学堂；织绸事隶制造，应即归并工艺学堂。遗出蚕桑局织绸全厂房屋，即作为工艺学堂应用。又前设工艺局打造麦草帽辫等物，亦应饬令归并工艺学堂。嗣后，允准工匠艺徒分领织绸各机，使精习织业，俾资生计，惟不得将原机变卖。应取具切实保结，存局备案。

**十月初六日(11月19日)** 札委干员密查各府州县守、令"政事是否廉公，听断是否勤明，其有堤处所修防是否用心，以及年岁丰歉、盗贼多少、民教相处情形；凡该府所属厘局，查明征收是否核实，有无侵蚀需索留难情事，应如何整饬方能畅旺。均即体察情形，一一考核明确，分条密记。此系密委之件，该员务须廉谨自好，慎密从事，不得向地方官及各局员漏泄张皇。倘藉有饬查事件，竟向各州县、局员示意见好，辄向需索，代为弥缝掩饰，或草率含糊禀复，本部堂仍有密查别员，参考得实，定干未便。"

**《郑孝胥日记》**：(光绪二十四年十月)初六日。晨，入署，再谒南皮，始得见，颇忧瘁羸瘦，衰于旧见。谈朝事，不甚久，余即告退。(第695页)[按：郑于本年七月二十日被光绪帝召见，二十四日奉旨以道员候补，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政变后，于九月下旬离京返沪，仍在铁路总公司供职。本月初五日，偕督办盛宣怀来鄂。旋委充卢汉铁路总办。]

**十月初九日(11月22日)** 八月，四川大足余蛮子(栋臣)仇教滋扰，施南利川会党因之闹教，造言聚众，民心惊恐。电饬施南协都司速派妥干员弁带兵一百名，星夜驰往弹压防护。施南鲁守酌发口粮，由利川蔡令自募勇数十名或百名，并劝谕鼓舞团练，以资防护。

**十月十三日(11月26日)** 以省城四川会馆、霆军昭忠祠原址高燥空旷，附近

租有田园可备种植、畜牧，堪以建设农务学堂。该馆、祠迁移改造，饬善后局拨给银两二千五百两，由该馆值年首事备领承修。

**十月十八日(12月1日)** 札委知县唐监金等充武备、自强学堂中学教习以整顿士风习气。略谓：

本部堂创设武备、自强等学堂，原为深念时艰，培植人才之举。乃近今士习日漓，趋向不定。开办以来，如武备学堂学生张英之纠众逞凶，自强学堂学生刘问尧、管存元等之酗酒滋事，纠众毁闹，事已屡见，业经屏斥注劣，随时惩儆。似此不守礼教，不求实学，一年有余，积习未改，于国事士风有何裨益，殊属大负本部堂储才造士之本意。查武备学堂为教育将校之初基，自强学堂为造就通才之根本。所有中学教习不独讲明经史，课作论说，尤必须约束诸生率循规矩，时时切加训迪，勉以修身立品、成材报国之道，令其忠爱廉耻之心勃然奋发，方能力争上流，储为大器。查当初招考学生章程，必须文理清通、性情恂谨者方予入选。近来详加考察，收录时未免过宽，以致其中不学无志者滥竽不少。兹特另定章程，将原有在堂人数量加删减。武备学堂共择取六十名，自强学堂东文学生择取二十名，英、法、俄、德文学生名择取十五名，作为定额。诚以人数较少则约束易周，训课易密，庶几堂规可期严肃，学业可望进益。查有湖北教习知县唐监金堪以委充武备学堂东讲堂教习，教学生三十名。湖北试用同知双寿，堪以委充武备学堂西讲堂教习，教学生三十名。湖北试用知县顾印愚，勘以委充自强学堂教习，教东文学生二十名。湖北试用知县罗运崃，堪以委充自强学堂教习，教英法文学生共三十名。湖北试用知县梅际郁，堪以委充自强学堂教习，教俄德文学生共三十名。每日务须腾出日力，或早或晚，酌留六刻工夫，为讲习中学之地，华教习与本堂诸生日日见面讲论。即肄业武备、西学之时，各该教习亦须常到本堂稽察照料，并须每日亲到诸生斋舍稽察附循，以收亲师敬业之益。务须克尽教习之责，以副委任。

**十月二十三日(12月6日)** 致电江宁刘制台(坤一)。略谓：

英下议院绅员贝思福，系英商会派来察看东方商务，乘机游说，力劝中国用英将练兵。初次来见，议论骄横，危词耸听，毋庸缕述。迨谈及鄂省练兵，弟告以英员来鄂，须归督抚统属，与营务处商酌，且权须有限制，止能参谋教练，眼同发饷，不能自发，赏罚之权亦分轻重，重者仍归华官。并询以既为保全中国起见，何不在北省保京城，而来南省举办，岂有畏于俄耶。恐英在南练兵，俄即效尤于北，不过措词激之，以观其意。不料彼即措愕，无词而去。次日来函，即谓必先在京城设军务处，聘英军为参谋，筹拟章程，整顿中国全国军务，随时

随同中国大员巡阅各省军营。若仅在外省练兵，反招他国效尤，有损无益云云。当复以弟在鄂止能言鄂，议练鄂兵则可，全国军务，不敢置议。昨日又来见，再与言鄂省练兵章程，彼坚不肯议，请作罢论，只申京城设军务处聘英员参谋之说。即询以外省练兵尚恐他国效尤，全国练兵岂不虑他国干预。彼云昨接沙侯信，言中国若请英廷荐员练全国兵，英必竭力相助，不使受亏。亦知全国之事，外省不能越俎，但不知能将此意代达总署否等语。答以代达则可，行否仍须听政府核夺，且尚须询明不损中国权利方可，否则不敢。即将鄙意应有限制各条详细询之：一、中国请英国荐员练兵，非请英国代为练兵，英员到华即是华官，不能藉势要挟。二、京中英员归王大臣统属，止能参谋筹拟章程，候王大臣核定咨行，英员不能行文自办。三、外省洋员归督抚统属，与营务处商酌。兼用他国人员，以免猜忌，并不拘定均由彼荐举。彼均欣然首肯，并谓与彼意一一吻合。即赴江南，并请尊处将此意转达总署。今晚已行。彼到时，请将限制诸条逐一重申，细商裁夺。

**刘制台来电(光绪二十四年十月二十八日到)**：二十六(日)贝思福来见。次日在洋务局答拜。相会两次，词气和平。其请调英员练华兵，仍归王大臣、督抚节制，则与来电略同，并允代筹军饷，于修约时加收关税一倍，鄙意颇为钦动。

**十月二十六日(12月9日)**　因长阳、长乐(今五峰)有湖南过来匪徒四五百人烧教堂、驱教士，电饬宜昌傅镇台(钟颖)等派部弹压。"务须严拿首要，解散协从，并于有教堂处所预为防护"。

**巴东恩令、王守备来电(光绪二十四年十月二十九日到)**：因长乐民、教退婚，堂司事毕姓出抗，众不服，杀毕焚堂，系十月十五日事。乐堂乃卑县红砂董教士兼管，乐教民群奔而来，匪亦聚众起，至董教士被捉，拘堂未死。匪约二三千人，首系乐、阳两县李、刘二姓。卑职等拟相机设法解散党羽，先救教士，妥为安抚。如不就抚，势必开仗。现闻该匪无多火器，卑县母猪口有险可守，已集团二三千人防堵，谅难上窜，惟虑退扰乐、阳。请速饬两县速防，并求镇宪催兵速临壮威。

**是月**　请降旨勘修粤汉铁路。

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卷七页一二四：

七月，盛京堂入觐，上催办粤汉铁路，与芦汉同时工竣。八月以后，时论骤变，湘抚亦言民情不便。十月，美国工师到鄂，催勘路基。公与盛京堂电奏，请降旨晓谕三省绅民克期开工。嗣总署来电，谓此案系奉旨派驻美使臣画押，既难中止，亦难改道，属出示晓谕，如百姓阻挠，惟地方官是问。十一月，总署奏言铁路可以利国便民，然不得不分缓急。芦汉、粤汉及宁沪、苏浙、浦信、广九等近干要枝，均由总公司盛宣怀承办。津镇及山海关内外，亦奉旨责成胡燏棻

等办理。太原至柳林，已由山西商务局承办。广西龙州，已由提督苏元春承办。应请旨饬下该大臣等认真督饬，先尽此各要路妥速办竣。如果敷还借款本息，及养路之费绰有余裕，再议推广。凡华洋各商请办枝路，概不准行。奉旨依议。

**十一月初一日(12月13日)**　致电总署转奏朝廷陈明与英议绅贝思福晤谈练兵事。略谓：

英议绅贝思福九月十四日来见，言湖北练兵二千事。开端即云东三省俄势已盛，中国可虑。各国皆欲分占地方，惟英愿助中国练兵，以保全中国，兼保英国商务，词甚坚悍。洞当以英员之权应有限制各条商之。贝初愿甚奢，随后语即渐近情理。嘱其开详细章程来，始可定议。贝允即开送。洞又询以练兵既为保全中国起见，自应先在北省保京城，何以来南省举办，岂有所畏于俄而出此耶。恐英发端于南，俄即效尤于此，将如何。贝云我在京原议，乃从湖北练起，非仅练此二千。第三日来函，并不开章程，但云必先在京城设军务处，聘英将为参谋，筹拟章程，整顿中国全国军务，随时随同中国大员巡阅各省军营，方能有益。若仅在外省练兵，反招他国效尤，有损无益云云。当复以洞在鄂，止能言鄂事，议练鄂兵则可，全国军务，不敢置议。廿一日又来见，词气忽极和平。再与言鄂省练兵二千章程，彼坚不肯议，请作罢论，止申京城设军务处，聘英参谋一说。即询以外省练兵尚恐他国效尤，全国练兵，岂不虑他国干预。彼云英员须由英廷荐举，非彼一人能自荐，彼此条陈而已。昨接英相沙侯信，言中国若请英廷荐员练全国兵，若别国干预，英必竭力相助。固知全国之事非外省所能越俎，但不知能将此议代达总署否等语。答以代答则可，行否仍须听政府核夺。各国均属友邦，我若注重一国，不知能不招猜忌否。且须询明不损中国权利，方可转达，否则仍是不敢。即以限制各条详细询之。一、中国请英国荐员练兵，非请英国代为练兵。英员到华，即是华官，不能藉势要挟。一、京中英员名为参谋，归王大臣统属，止能参谋筹拟章程，候王大臣核定咨行，英员不能行文调度，赏罚不能照总税务司办法。一、外省洋员归督抚统属，与营务处商酌，兼用他国人员，以免猜忌，并不拘定均由彼荐举，兼可由我访募。若中国原有将官练洋操好者，不能更换。彼均欣然首肯，谓与彼意皆相合。即赴金陵，并商之江督，亦请其转达总署等语。如照此说，似尚无大弊，故姑不拒绝，略询办法，以示羁縻。若将来必须举行而在京城不便，或嘱英员先来南省，先作一省督抚之参谋。俟一两年后，由督抚察其果能就范围，再行保荐入京，似亦推宕之法。再洋人来华，无论如何与约，无不揽权把持。即如海关，三十余

年从不用一华员随同练习要务，以致无人接替，永无收还之期，可为前鉴。此次与贝议，问其几年后方可不用洋员，彼云十年。此条最要，将来与议，必须订明十年以内。然若不赶紧派人出洋学习武备，届期彼将借口我无人接替，必不归权。此节亦曾与贝谈及，将来总须一面派人赴英学习，以免多派英员，且可俟学成后陆续抵换英将，实为要着。

**同日**　札李绍远查钢药厂收支委员吴德奎款目有无虚浮。略谓：

现办砖委员吴德奎前在枪炮厂兼办收支，应给商款将尾数饬让，仍将全数开报，以银合钱则高抬银价，以钱合银则高抬钱价，汉商切齿，物议沸腾。又罐钢厂包造价至二万九千余金，炼钢各炉尚不在内，外间无人不谓吴德奎、冯熙光等人伙包。角铁、工字铁等件市价只四两四五钱一担，包折所开初合五两三钱，继合六两二钱零。又吴德奎所开之折，内中药厂尚未开办，而杂用经费已每月二百两。砖厂迄今尚未开工，而工程费每月一千两。查枪炮厂款项万分支绌，岂可稍有虚糜浮冒。以上访闻各节如果属实，可谓胆大荒谬。亟应饬查明确，以凭核办。

**十一月初三日(12 月 15 日)**　因传言匪徒约期打教堂，犯宜昌，电饬宜昌傅镇台、赵道台等督饬文武严防弹压，勿稍疏懈。

**同日**　札委候补知府朱滋泽、提督邓正峰带所部三营乘轮赴宜昌弹压，以资防遏而定人心。

**十一月初七日(12 月 19 日)**　致电总署转奏朝廷陈与日总领事密谈逐康、梁事。略谓：

十月十七日(上海)日本总领事来鄂，之洞当与详言康学种种邪僻悖乱。中东两国现在极敦和好，诸事联络，而康党得罪中国朝廷，闻现逃至贵国。东洋距中国太近，必至造言煽惑，勾串我内地奸民变乱是非，滋生事端。若贵国容留，于中东交谊大有不便，以后岂敢深信。倘能交出或驱逐，方显中东亲好实据。小田切云，日本政府及该总领事并不以康为然，惟彼既逃往，例不能不加容纳。若中国明行文索取及驱逐，该国势难照办，转多窒碍。该总领事为中东大局起见，当即密电政府商之，必可令其去东。旋于十月二十四日接该国外部大臣青木密电，令其转告之洞。其文云，康党所为，本国政府无所不知。伊等现自来寓，本国政府并无庇护伊等之意。惟因万国公法有例，不便强令伊等去国。然既承雅嘱，本国政府自相机设法，令伊去国等语。当令人密问何法令其东去。小田切云，令人讽伊自去赴美，日本政府助以川资。问其日期，小田切云难定，近或一两礼拜，远亦不过两月。此语已十数日，当已办有端倪。传

闻康已赴美，惟梁、王尚在日本，不知确否。窃查康党若在日本，实为中国大患。若远离日本，虽未能获，似亦较胜。至湖北地方，经之洞力持切论，向来康说不行。凡官绅士民，无不深恶康党，痛诋康学者，指为邪教乱贼，断无附和康党之人。

**十一月初九日(12月21日)**　就施、宜闹教事致电总署。略谓：

自川匪余蛮子闹教以来，湖北接界之施南、宜昌两府讹言纷起，匪徒群起与教堂为难。查宜昌各属，平日教民恃符欺扰良民，怨恨已深。今藉川匪声势，匪徒鼓煽，纷纷报复，教民迁避，处处惊扰，山深地广，防不胜防。大抵居民宜安定，奸民宜严惩，已起之匪徒尚易扑灭，将动之匪徒到处皆有。必须示以兵威，先令人心安，谣言息，则他匪不致纷起，自可从容缉拿抚定。昨已委文武大员带勇两队乘轮驰往弹压，分别解散围捕。再，余蛮子久抚不成，要挟无厌，不如示以限制，抗则进剿。设华铎被害，我当厚给抚恤，即多诛数匪以谢之。该匪既受惩创，足以示儆，将来以后教士可无掳捉之患。法使若允，此事庶有了期。

**十一月十一日(12月23日)**　就施、宜闹教事致电宜昌傅镇台(廷臣)等。略谓：

此次施、宜一带匪徒滋扰教堂，谣传聚有千数百人，其实认真匪徒仅百十人，其余系地痞愚民附和滋闹，以图乘机抢窃财物而已。官兵一到，当必立即解散。乃鲍游击带兵百名，王守备带兵五十，王帮带带兵四十，恩令自称集团二三千，闻匪在小坯山下，该将、备等不敢带队前进，率团攻扑，而分守隘口，自谓截匪出路，可怪之至。山深地方，匪若但在山中各县各乡滋扰，并不出山，该将、备等便永不进兵耶。实属怯懦无理。官愈大，兵愈多，胆愈怯，殊为可恨。其各即刻分路进兵围剿，毋再铺张粉饰，畏葸迁延，致干重谷。又电云，此次匪徒不过仇教，并非谋反，且数必不多，又无枪械，官兵一到，自然解散。一切谣言皆各处痞匪、奸民故意添设捏造，意在摇动人心，鼓煽莠民、会匪乘机劫掠。看来闹教之匪不足虑，造谣之匪乃可虑。山内已起之匪不足患，宜郡华洋官民自相惊恐，必引起各属附和聚啸之匪，乃真足患耳。务速示各属军民务宜安定，切勿误信谣言，自相惊扰。该镇、道、府、县等宜知此意，以查奸禁谣为主。

**十一月二十三日(1899年1月4日)**　于武备学堂、两湖书院内遴选二十名学生游学日本，入武备学堂学习。二十人为：徐传笃、易甲鹓、傅慈祥、万廷献、吴绍璘、邓承拔、杜钟岷、吴禄贞、文华、高曾介、刘邦骥、田吴炤、铁良、刘赓云、顾臧、吴元泽、吴茂节、卢静远、吴祖荫、张厚琨。一切经费由鄂省筹备，分批汇寄日本济用。

派候补知县邝国华带往日本东京,饬京候补道张斯桂(时在日本参加阅操)暂充监督,以资照料约束。

**十一月二十七日(1月8日)** 湖北利川匪徒勾结川匪倡乱,焚抢教民多家。旋有巴东、长阳、长乐等处会匪闻风响应,滋闹教堂,宜昌府一带民情惊扰,饬委营务处提调朱滋泽总办宜施会匪事宜,以一事权。

**十二月初三日(1月14日)** 以匪入长乐县城,掳知县、典史、把总,致电宜昌傅镇台等务须奋往图功,及早歼灭。并严察诸军,不准扰民,违者严办。又电长沙俞抚台(廉三),请飞饬派出之贺、徐两军迅由石门入乐境会剿。

**十二月初五日(1月16日)** 就岳州白开口岸事致电长沙俞抚台(廉三)。略谓:

> 洋务人才甚难,通晓者本不多,略通者心术多不正。弟所知平妥者数人,多为总署留用,或充他省要差,恐难调。或有一策,可速选道府州县及绅士中喜讲求时务者,酌派数人分赴上海、宁波考究开埠设通商场事宜。到彼住一个月,即可回湘妥择行之。开埠大要,约有四事:一、择地须水深而避风者、地广可开拓者为佳,现拟北仓地似微窄。二、筹款造马头、砌岸,修马路、设捕房,建关署、华洋屋,合计至省须银十数万。三、善处税务司。开埠一切办法,均由税司酌定安排,地亦须税司择定。然委员须明练,方能与之商酌,不会硬来。四、抚谕绅民,须令安静,不阻挠生事。

**十二月初八日(1月19日)** 奏请于汉口设专官,改汉口同知为夏口抚民同知,颁给印记,以资信守。略谓:

> 湖北汉阳县之汉口镇,古名夏口,为九省通衢,夙称繁剧。自咸丰年间创开通商口岸,华洋杂处,事益纷烦。近年俄、法、英、德、日本各国展拓租界,交涉之件愈形棘手。且奉旨开办芦汉、粤汉南北两铁路,现在北路早已兴工,南路亦正勘路,纷杂万端。将来告成,汉口尤为南北各省来往要冲,市面愈盛,即交涉愈多。乃汉阳县与汉口中隔汉水,遇有要事,奔驰不遑。加以商贾辐辏,讼案繁滋,会匪游勇溷迹窥伺,缉捕弹压,在在均关紧要。该县本系繁要地方,政务不少,又岂能日事奔驰于数十里之中,于民事、洋务均多窒碍,自非有正印专官驻扎汉口,不足以重交涉而资治理。现在通筹熟计,不如将汉口同知改为夏口抚民同知,较为协宜,且品秩较知县为崇,于弹压亦较得力。该同知向无管理土地人民之责,事权不属。今拟将汉阳县辖襄河以北之地,北至滠口,西至浰口,横约一百二十余里,纵约三四十里地方,拨归该同知管辖,作为正印地方官,以专责成。应援照河南淅川厅,陕西孝义、佛坪等厅成案,所有刑名案件

仍归汉阳府审转，仓库、钱粮仍归该府考核，一切治理统属各事宜，均与所属州县无异。遇有洋务交涉地方紧要事件，随时禀承该管之江汉关道就近督率办理，以期迅速而免贻误。应请由部另颁"汉口抚民同知"各印记，俾资信守。

**十二月初十日(1月21日)**　悉湖北留日学生安抵东京，致电张道台(斯桂)、邝委员(国华)询长孙厚琨入学情况，嘱"如买物用钱时，由张道代付，由鄂省归还，万不必与以现钱"。

**张道、邝县丞来电(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十一日到)**：即商近卫公爵，刚孙改进贵族大学堂。近日可进学，住教习家。

**十二月十二日(1月23日)**　致电荆州将军祥亨。略谓：

旗、民互斗，致成殴官重案，闻之实为骇异。此案须查讯确实，商有办法，方可会同具奏。台端万勿遽行入奏，免致或有参差，将来难办。

**十二月十三日(1月24日)**　奏陈委员赴荆州查讯旗、民互斗，旗兵入署殴官确情。略谓：

初九日小北门外旗、民互斗，民伤七人，旗伤一人。初十日，理事同知钟福、江陵县刘秉彝到旗营验伤，彼此争辩伤痕，以致哄闹，殴伤县差。钟丞、刘令前赴右都统署，旗兵擅入，殴伤钟、刘。将军、都统在坐，弹压不服。同日接将军祥(亨)来电，则谓系因仵作报旗伤不实，兵心不服，未言殴官情事。现经之洞委道员札勒哈哩，知府吉尔哈春、连捷带同仵作二人，于昨日乘轮赴荆，会同道府、理事同知、知县秉公复验，查讯确情，通禀会商将军妥办，以免滋生事端。顷接将军电，已先具奏。谨由电上陈。

**十二月十六日(1月27日)**　致电长乐朱守、吴副将严禁诸军扰民。略谓：

恺军连破红溢、白溢二寨，毙贼百余名，救出令、典，查获印信，深堪嘉慰。惟据称匪首南奔，余匪逃散。务须督团截拿搜捕，悬赏将李泽清、李少白、向策安三名及著名各匪拿获，万不可使一名漏网。长乐既系遍地皆匪，务将会中头目多拿数人严办，以清伏莽，不得概予免究。惟山乡穷困，又遭匪乱，严饬诸军万勿扰民。要紧要紧。

**十二月十八日(1月29日)**　致电巴黎庆钦差(常)请代觅蚕桑教习。略谓：

湖北农务学堂已募到美国农师两人。现拟添蚕桑一门，闻法、意两国人最精，请代觅一两人。务须学问、阅历俱深，能办蚕子病者。

**十二月十九日(1月30日)**　电复总署请严拒比国索汉口租界。略谓：

近日各国见汉口创办铁路，纷纷请设请增租界，无非欲贱价夺我华民基业，为将来图利起见。比国并无商人，铁路公司各有住处，亦垂涎效尤，殊为可

怪。前比领事来议，当已驳斥。今比使又再渎钧听，尤为无谓。务祈严拒，以绝其望。

**总署来电(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初一日到)**：比使以代办芦汉铁路，工商麕集汉口，请于日本租界相连之处指拨地段租住。当以汉口地狭，比国贸易无多，碍难分拨答之。彼请之再三，但告以查询地方官，查看如何。

**十二月二十一日(2月1日)**　再电巴黎庆钦差："闻杭州延东洋人讲究蚕桑已著成效，鄂省拟亦就近延东人，请不必代觅"。

**十二月二十五日(2月5日)**　致电长乐宋守、吴副将、刘副将严惩祸首。略谓：

会匪党众，吏役团首皆系入会，伏莽多年，酿成巨祸，非将首要悉数擒诛，不足示儆。此次重烦兵力，若再不痛惩，以后地方更难安枕。朱守务须会督各营、州县，饬令尽力访问，讯明严办，千万不可姑息。惟营勇查巡总宜严禁骚扰，以免民间借口。

**同日**　致电成都奎制台(俊)、王藩台(之春)。略谓：

承示余蛮穷蹙投诚，献铎放周，具见荩筹明决，操纵精妙，慰甚佩甚。巴东、长阳、长乐三处匪徒闹教，惨杀洋教士，焚杀教民，竟欲东趋川境与余蛮合伙。巴东一股，经地方文武驱散。阳、乐之匪以山深地险，负固滋扰，闯入长乐县城，掳去县令、典史，踞寨守险。经敝处派省城将领带勇数营前往分路剿办，冒雪力攻，破寨复城，毙匪百数十名，救出各官。匪首向策安亦经施南府、协截获。现正清余匪，办善后，其杀教士之首犯已拿获正法。

**是月**　就谢恩折措词函商湖北巡抚于次棠(荫霖)。略谓：

君子和而不同，朋友劝善规过，自是正理当然。守道之谊，彼此同之。侍断不敢强老前辈见解事事必与不才相同，侍亦不敢谓管见事事皆与大贤相合。况台端之鲠直方严，朝野孰不知之。特是驺从下车伊始，侍在楚经营诸事尚未与台端详谈，恐左右亦或未深悉原委。他日筹办一切，仰赖匡规之处良多。倘蒙随时指示，砭订愚顽，何幸如之，断无不从善如流，以冀少免罪戾。如实有不妥之处，或随时驳正，或直言入告，均无不可。若此时履任第一疏，即揭明与侍必有异同，似未免令人疑讶。侍庸劣无能，惟此耿耿愚忠，可盟幽独，可质神明。痛念国势艰危，任事则鲜，妄思竭其毛发之力，作一篑障河之想。十年以来，千辛万苦，众谤群疑，皮骨仅存，生意已尽，沟壑之期会已不远，于身于家，曾何利之有焉。徒以生性不合时宜，政府事事督过，大率皆坐以"空言糜费"四字，诟病丛集。此折"力求实济"一语属之"与其商榷"以下，恰与"空言糜费"四

字针锋相对。此折到后，当道诸公必将执为口实，都下喧传，则侍之毫无实济已成定论，必然攻击蜂起，想亦断非老前辈初念之所及也。窃谓谢折乃循例之件，此数语可否略从简省，于"冀少伸夫寸报"句下，但云当随时与督臣张某妥商筹办，似无不可。是否可行，统请裁夺。再，以后函柬，凡宪台大人、旧属等字样万勿再施。本系同馆至交，似更与世俗官场有閒。拗谦太甚，转令受者不安，务望俯从(今日自辰会客，至申初方散，故裁复稍迟。又目疾加甚，目睛胀痛，不能红笺，均祈鉴原)。又一笺云：谢折文案所拟未惬，辄自拟一稿呈教。侍自揣为疆吏则不称，作文案委员则差可耳。[按：九月十八日，奉旨复设湖北巡抚。本月初七日，旨授于荫霖为湖北巡抚。]

**是年**　延通经之士纂《经学明例》。

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卷七页一二五：

十二月，梁编修(鼎芬)致广州杨惇甫户部云：湖北现办纂书事，经学书依《劝学篇·守约》卷内明例等七条，诗、仪礼已有。广雅公最重公品学，请择一二经先编明例一卷寄来。按《经学明例》之作，始于甲午以前，门人廖平为《左传经例》长编，先撰数条，以发其凡，而合川张森楷助之。先为史徵篇，略采《史记》本纪、年表、世家各篇所用左氏之文及其解经之说，以折刘逢禄《左氏春秋考证》之妄。其有乖违，特申长义。必不可通，亦从盖阙，意在甲左而以史证之。见森楷所为《合川县志》。《易例长编》则属之宋育仁，育仁在京又属乙酉拔贡王绳生、黄秉湘、曾鉴分纂。凡四十门，绳生纂十八门、曰当名、爻位、往来、中爻、变化、治平、图书、会通、兴作、知来、时义、典礼、修德、卜筮、始终、性理、精义、古易。其书兼采汉、唐、宋诸儒及近代经学家之说。约以书成寄鄂，其稿未见，黄、曾二人所纂未详。

# 光绪二十五年(1899)　己亥　六十三岁

通谕各省办团练保甲，垦荒积谷，振兴商务，设立学堂。
山东义和拳。袁世凯署山东巡抚。
李鸿章督粤。
各国公使要求剿拳。
立"大阿哥"。

**正月十一日(2月20日)**　致电上海盛京堂(宣怀)。略谓：

芦汉居中，为中国命脉，造成则全盘皆活。津镇沿海，造成于中国有损无益。然以获利计，则津镇短而见利快，芦汉长而收效迟。我辈为大局计，舍其易而取其难，总署本不应再造津镇一路以困我。今已无可如何，则无论其合同利权轻重，总不可更令其夺我枝路。不然，德夺于东，英夺于西，所有枝路全为外人剪去，真无发生之路矣。[按：上年十月二十五日，旨派胡燏棻督办天津并镇江铁路，拟借英、德银行款。]

**同日**　札两湖、经心、江汉三书院改定课程。略谓：

两湖书院现课经学、史学、天文、舆地、地图、算学六门。查测绘地图本系兵法中最要之务，应即将地图一门改称兵法。惟兵法之学又分为三类，一曰兵法史略学，讲求历代史鉴兵事方略。一曰兵法测绘学，讲求测量山川海道、形势远近、营垒炮台体式，绘画成图。一曰兵法制造学，讲求制造枪炮船雷、行军电报、行军铁路等事。各门各设分教一人。又体操一事为习兵事者之初基，即与旧时八段锦、易筋经诸法相类。应于该书院后余地建设兵法体操棚，于功课毕后习之。又经心书院新定章程除四书大义、中国内政本系由监督训课讲习外，若天文、算学本系章程所有。其外政即系讲求舆地之学，格致制造即系讲求兵法之学，此后亦定名为天文、舆地、兵法、算学四门。其添习兵法、体操，亦如两湖书院同。惟江汉书院现无隙地，若住院实学生四十名中愿习体操者，准报名附入经心书院随同肄习。三书院均应另立行检一门，由各监督、院长每日酌定时刻，分班接见，训以四书大义、宋明先儒法语，参其在院是否恪遵礼法，平日是否束身自爱。每月终，分别优绌，亦定为分数，并经、史、天、地、兵、算诸

门合较分数之多寡，为每月之等第。似此各大书院教法学业统归画一，文武兼习，学行交修，庶可期其皆为国家有用之才。

**正月十三日(2 月 22 日)**　于洋务局内分设铁路、交涉、学堂、制造四所。略谓：

湖北省近年洋务事体日形繁多，自非分门别类，委员经理，不足以晰条理而资历练。应即于洋务局设立铁路、交涉、学堂、制造四所。查有员外郎衔辜汤生、候选知县梁敦彦、试用县丞施煃，堪以委办交涉所，专管条约、商税、租界、行轮、教案、游历各种事件。试用同知沈宝枢，候补知县邓端黻、查有铨，堪以委办铁路所，专管芦汉铁路、粤汉铁路及汉阳铁厂、通省各属煤井、通省矿务各事件。候补同知汪凤瀛、补用直隶州知州存焘、试用通判程颂万，堪以委办学堂所，专管武备学堂、自强学堂，农务、工艺、商务各局，农工局内学堂，所有各局各学堂洋操、各军之洋教习、出洋学生各事件。试用同知冯启钧、候补知县周林、候选县丞劳锡昌，堪以委办制造所，专管枪炮、钢药、银元、铸钱、纺纱、织布、缫丝、制麻等各事件。务期日臻明习，以备将来任使。

**同日**　就岳州开埠事致电长沙俞抚台(廉三)。略谓：

岳州开埠，筹款实难，或在内地陆续筹借，奏明指关税归还，关税不敷，措他款筹足。窃又思有一策，将来似可筹款若干。岳州将来开埠之处，此时地价必不甚昂。若饬岳州府迅速将可开商埠之北仓一带地方广为圈出，出示严禁民间买卖，俟勘定通商场后，由官筹款将地全行以平价购买。将来商务兴盛，地价腾踊，自能获利。此上海所谓买地皮也。

**同日**　致电华盛顿伍钦差(廷芳)、轮墩罗钦差(丰禄)、柏林吕钦差(海寰)，祈将英、美、德陆师、水师大学堂章程及所有读本，除语言文字各书外，全数购齐，速寄鄂，以便译为武备学堂之用。

**同日**　就快枪口经划一事致电天津裕制台(禄)、江宁刘制台(坤一)。略谓：

叠奉谕旨，饬令天津、江南、湖北所造快枪务须同归一律。近年各国愈出愈小，日本快枪口径竟小至六美厘，取其轻巧灵便，易于命中，每弹所用铜钢火药等料亦必因而减省。湖北枪炮厂所造小口快枪系仿德国小口毛瑟，口径系七美厘九，现饬洋匠细酌，可改为六美厘二。器精价省，似尚有益。

**裕制台来电(光绪二十五年正月十五日到)**：尊处拟将快枪口径酌改为六美厘二，将来敝处如有款设厂造枪，亦即照此办理。

**刘制台来电(光绪二十五年正月十九日到)**：祈将新式六美厘二快枪赐给一杆及子弹少许，俾带回改定仿造，以期鄂、沪两厂均归一律。

**同日**　札江夏县示谕省城武胜门外红关至青山沿江一带长一千一百丈、深二百丈至三里民地基址，预留为粤汉铁路马头、车栈、行栈及官局一切营建用地，听官设局收买，不准民间私相买卖以及冒名洋商影射囤卖。

**正月十五日(2 月 24 日)**　致电鄖阳、宜昌、施南三府由省拨解办公经费。略谓：

三府山僻民穷，所属州县无不瘠苦。乃向来均有解缴本府公费，与者为难，受者不安，实非察吏恤民之道。亟应一律裁撤，另筹闲款，发给各该府办公经费。该府许守、陈守、额守即日查明所属各州县向缴公费每年实解到各若干，此外有无到任礼、寿礼名目以及门包小费，一体据实详晰开报电禀，不得丝毫隐饰或稍有虚增。以后，鄖阳府公费即照向来数目，在老河口补税局防缉经费内拨发。宜昌府公费，即照数在宜昌土税局峡路经费内拨发。施南府公费，即照数在来凤局峡路经费内拨发。自光绪二十五年正月初一日为始，所属公费小费一律裁革永禁，不准再受属员馈送一钱。倘再有私送私受，查出严行参处。

**同日**　折弁回鄂，赍到御赐福字一方，上谢折。

**正月十六日(2 月 25 日)**　奏陈湖北裁汰冗员情形。略谓：

候补人员过多，最为吏治之累。钻营者妄为而生事，朴拙者被挤而困穷，有才者乏见长之方，年深者无循资之望。以致营营扰扰，求缺求差，绝不知安分之可贵，干求之违法，殊于政体有碍。自非认真沙汰，不足以澄清吏道，分别贤愚。除贪劣不职者，臣当随时考察，据实奏参外，现经督饬两司将通省候补人员切实清查。兹据查明，历年奉差不销、久假不归、潜行离省、私自回籍者，应即咨明吏部，不准再来鄂省候补。其病故未报者，咨部除名。以上正佐共计一百二十员。此外又查有在本省候补得缺，与例不甚相合，多有违碍，而该员不免意存摧宕掩饰，猝难查得确据者，已饬司暂停其补署差委，于是此项人员纷纷自行离省回籍。此项共计五十余员。以后仍当督饬两司随时清查裁汰，以期渐次疏通。

**上谕**：张之洞奏遵旨裁汰冗员一折。候补人员过多，奔竞钻营，最为吏治之累。该督所奏，甚得综核名实之要。著各督抚一体查照办理，以杜冗滥，而清仕途。该部知道。钦此。

**正月十九日(2 月 28 日)**　札委李绍远等督修省城南北沿江堤工。略谓：

省城望山门外鲇鱼套至金口六十里、武胜门外红关至青山三十里沿江一带，旧址堤年久残缺，江水浸灌，堤内良田数十万亩尽成泽国，自应趁春汛来临前，委员分别勘修。候补直隶知州李绍运堪以派委承修鲇鱼套至金口龙船矶一带堤工，截取知县徐钧溥堪以派委承修红关至青山兰木庙一带堤工，并于鲇

鱼套小河、兰木庙小港之江水入灌处修建两闸,以资捍卫而便宣泄。限于水涨前完竣。

**正月二十日(3月1日)** 就英、义福公司入鄂境查矿勘路事致电总署。略谓:

适接钧署咨,英商、义商福公司承办山西、河南矿务,请修铁路五条,其一由山西、河南至襄阳河口,可以达长江足以驶轮船之处等语。查该公司承办山西、河南矿务,既无湖北字样,所勘之矿应全在山西、河南境内,不得入湖北境内之襄、樊查勘矿山。又查由汉口经河南达京都已有奉旨在前之芦汉干路,一省之内,断断不容两路并行。该公司既系矿务公司,即使为运矿起见,须修铁路,亦止可在山西、河南境内芦汉铁路公司不修铁路之处,由矿山造一最近枝路与芦汉干路相通。今不通干路,而直达襄阳河口,明明是与干路并行,夺芦汉、粤汉之利,并未奉到谕旨,万万不能照准。洞有督率办理两路之责,此时若不声明,无以对两公司商人,且比、美两国闻之亦必不允。以一矿务公司揽办两省矿务已骇听闻,又欲以通达长江一语添湖北一省,且欲修造铁路五条,其一横梗三省地方,实天下各国未有之事。

**总署来电(光绪二十五年正月二十四日到)**:晋、豫开矿合同原仅准由矿硐造支路接至干路或河口,转运矿产。嗣因芦汉干路未商英使,先行批准,指为失信,另索铁路五条,内九广、苏杭、浦信三路本发端于盛京卿,津镇一路提名另议。襄阳一路,英使亦谓先与盛京卿接洽,当经知照盛京卿在案,与晋、豫合同系属两事。晋、豫至襄阳铁路先未商办,经过地段拟由泽州、怀庆交界之处造至卫辉,与芦汉干路相接,再由汝、信一带接造,西至襄阳。如此仅于芦汉南北各添支路,与干路无损,亦可相辅而成。已电盛与福公司相商,两路均归盛办,当能统筹兼顾。至福公司开矿止在晋、豫,不能侵及鄂境,应统由尊处电盛分晰办理。

**同日** 因勇丁闹娼滋事,饬武昌兵勇禁止私自渡江,汉口兵勇禁止无事闲游。略谓:

本年正月初间营勇放假,闲游汉口,往往闹娼滋事,扰及居民,有冒充营勇,勾结滋事之地痞,殊堪痛恨。查营勇以纪律约束为先,军令严肃。若不严行禁止查拿,何以整肃营规。各该营嗣后务须申明纪律,严加约束。兵勇有事,必逢休息日之下半日方准挂号出营。凡挂号者,必限定时刻,速去速回。各兵勇驻武昌者,禁止私自渡江。驻汉口者,禁止无事闲游。

**正月二十二日(3月3日)** 致电宜昌陈守、施南额守等。略谓:

法领事催议利川、巴东、长阳、长乐等县烧毁教堂、杀毙教士赔款,索银四十余万之多。惟各处被毁教堂几座,何系洋式,何系华式,确系教堂房屋几所,失去什物各若干,约估价银若干,均未据报,无从与议。望严饬赶速查明,分别详确开单禀报。

**正月二十七日(3月8日)** 致电总署陈拟设将弁学堂聘日员教习。略谓：

日使言代我练兵，极感友谊。惟湖北饷需支绌，实未能再筹巨款添练新兵。窃思有一办法，拟设一将领学堂，聘日本武员数人来充教习，大略如日本户山学校，专教旧式武职未谙新式战法者，兼译东文武备书。如此则于鄂武备有益，而筹饷不至为难，似乎以教将与教兵较之，其效尤大。请即以此意转复日使为祷。

**总署来电(光绪二十五年二月初四日到)**：贝思福已归，所议谅可作罢。日使请代练兵，本署并未允许，近亦不来催问。将领学堂之议似可徐酌，再议办法。

**是月** 奏陈酌议团练、保甲相辅取益防弊办法。略谓：

团练一事，以寓兵于农之道，收众志成城之功。果能办理妥善，最为有益。然就湖北情形言之，则有二难二弊。苏、粤等省乡镇繁富，山、陕等省村保团结。湖北水陆错杂，大村巨镇，一县之内不能甚多。水乡则湖滨港汊，逐便散处，随水迁移。山乡则高岭荒谷，零散数家，不成村落，相距遥远。不特团练非易，即保甲亦难于责成。此一难也。练丁制械，需费繁多。但湖北省民力凋敝，屡年灾歉，集费亦实不易。此又一难也。团首必用绅衿，而地棍土豪不免凭借团众，滋生事端。小则鱼肉乡里，大则抗官违法。近边地方，往往充当团户，包庇私贩，仇视官盐，纠集村民伤兵捆勇。近水地方，往往各顾私产，妄作堤堰。此则联村硬筑，彼则纠众创毁。械斗酿命，互争不休。数十年来，此两类之案不可胜数。团练若成，更将无从弹压。此一弊也。湖北民风向不甚静。近十年来，每籍攻击异教为名，煽惑纠邀。前年湖南即有团丁拆毁教堂之案。上年长乐等县匪徒闹教，其匪首向策安及他匪目多系团总，前车可鉴。若各县皆有团练，则教案更将纷起。此又一弊也。至保甲之与团练，本系相为表里。现拟团、保并行，酌拟有益无弊之法。大要约有八条：一曰保甲为本，严饬查照旧章，实力举行，考其成效。二曰官督绅团。城内有官弁兵役，只办保甲，毋庸团练。且城乡人多油滑，团亦无用。每县四乡，酌分数团。每团设正副团首各一人，以端正殷实读书有功名者充之。每五十人设一练长，以通习武事、安静朴实者充之。由该乡公举，地方官选定札委，统归地方官管束。不准以劣绅豪霸滥充，亦毋庸以大绅充当，以杜一县数官、持符挠法之弊。专管查奸御匪等事，不准干预地方词讼事件。三曰量力练丁。拟令大县练团丁三百名，中县二百名，小县一百名，最狭小瘠苦之州县免练。四乡分练，数十村合为一团。其团丁择实系本籍，年在二十四岁以下，身材健壮，性情朴实，向无犯过者充之。其城内油滑游民、家居脚夫、水手，无业乞丐，概不准充。四曰自筹经费。团丁

平日不给口粮,操练日酌给饭银。所需器械,惟刀矛自备,其枪炮弹药,禀官备价,赴省领给。操毕即存储团首公所,不准私带回家。所有一切杂用之费,俱由绅民自筹,禀官批定办理。五曰清查会匪。近来各州县会匪甚多,责成团首认真稽查,查获送官究办。惟须明确证据,不得妄拿无辜。六曰清弭教案。责成团保绅董,每日于团丁、牌长中择派妥慎者三五人,轮流在于教堂附近巡查。遇有争端,立即解散,教士出外游历,亦由该团丁、牌长妥为防护。七曰团、保相辅。一县团丁有限,团首无多。所有大小乡村一律查清保甲。每村设立保董一人,专管编核户口,稽查匪党,查禁窝户,劝导愚民等事。地方官亦以礼相待。其寻常催征勾摄公事,仍用向设之保正办理。八曰酌定劝惩。如办团获匪确有成效者,拟请将团首奏请奖给虚衔封典。其次者由督抚酌给功牌顶戴。该州县办团得力者,酌给外奖。如团首、保董敛费滋弊,生事扰民,纵容匪徒,亦即分别惩儆。地方官办团不力、保甲废弛者,随时惩处。总之,团练一事,其力只能戢内匪。若责以械猛艺精,折冲御侮,则臣实不敢为此铺张饰欺之辞。

**二月初四日(3月15日)**　饬朱文骏查饬安设宜都至长阳电线。略谓:

上年宜、施会匪滋事,业经饬令沙市电报局将由沙市至宜都县对岸之白杨渡接安电线。其由宜都县至渔阳关一带,亦经饬委候选县丞朱文骏前往购料安设。查长阳、长乐、鹤峰等处深山僻远,文报难通,吏治民情罕能上达。长阳县属资坵地方尚属繁盛市镇,水道可通,其地距长阳、长乐均止数十里。若由宜都县城安设电线经长阳县城以达资坵,则长阳之气脉固通,即长乐、鹤峰转传电报亦不甚远,裨益甚多。应仍委该县丞迅速安设。

**二月初六日(3月17日)**　批江夏县职员傅启浩等呈修堤不便。略谓:

省城望山门外白沙洲至金口、武胜门外红关青山南北两路,沿江一带均有旧堤。今旧堤年久残缺,江水浸灌,以致堤内良田数十万亩悉成湖荡。坐弃膏腴,居民耕种失业,极形困苦。且有督标、抚标马厂各数十里亦被淹没,畜牧无从,实于民田官厂关系甚大。是以本部堂派员分别勘修,以复旧观。并饬于鲇鱼套及兰木庙附近修建两闸,因时启闭,蓄泄有资,永免泛滥之害。且涸出良田,可酌给湖滨穷民耕种,岂不胜于打渔为生。兹该职员等以修堤种种有碍,究其指归,不过恐湖涸致失渔利起见。殊不知修堤卫民,增田足谷,系为大局统筹根本至计,断不能因区区渔利,废而不修。即使堤成以后,诸湖岂能尽涸,亦不至无鱼可捕。且既建有闸,内可放湖水,何以内田反致湮没,实属颠倒无理。至旧案虽有禁止私筑之案,乃因民间私筑,恐将塘角以下之新河港口堵塞,商船无可停泊。查新河经本部堂于前八年饬令加工挑浚宽深,泊船日多。

此次拟筑之堤乃在新河以内，与港口何涉。旧案又因民间只议筑堤，未议建闸，故虑及湖水不能出江，湖田湮没。今既建闸，湖田止有涸复，岂反有被淹之理。是旧案不准私修江堤一节，与今日情形办法种种不同，何得妄行牵引。况由武胜门外红关以下一带修造铁路，直达湖南、广东，乃奉旨饬办之事，此项江堤岂能不修。该职民挟私害公，混言阻挠，实属愚谬。

**二月初七日(3月18日)**　因襄阳一带有匪徒伪造余蛮子揭帖，声称将焚毁教堂，电饬襄阳朱道台及早防范。一面严拿造谣匪徒，一面多派兵役，实力保护教堂。

**二月初八日(3月19日)**　电饬郧阳、宜昌、施南三府办公经费每年三千两，外小费五百两，到任礼、门包、茶敬一切在内，常年各项供支每年五百两，到任、填衙各项供支每一次五百两，分别由老河口补税局、宜昌土税局、来凤峡路经费局各照拨给领，比较旧日数目均已加多，令其宽裕。自本年正月始，所有各属公费小费及首县供支一律永远禁革，违者参处。

**同日**　致电上海日本总领事小田切望查禁《清议报》妄发议论。略谓：

《清议报》系康、梁诸人所作，专为诋毁中国朝廷，诬谤慈圣。种种捏造，变乱是非，信口狂吠，意在煽惑人心，必欲中国立时大乱而后已，险恶已极。中国地方固不能容其传播，中东和好，贵国亦不应准其在境内捏造是非。贵国禁令虽不能禁其出报，似亦可禁其妄说。务祈婉商贵国政府妥筹良策，尤须先禁其妄发议论，方足见中日亲好之诚。上海及中国各口岸，务望鼎力严饬贵国报馆及商人万勿代其分送此报。至祷。

**二月十一日(3月22日)**　札派分省知府钱恂为湖北留日学生监督，饬张斯桂回鄂当差。

**二月二十日(3月31日)**　就比索汉口租界事电复总署。略谓：

比工师等既为铁路而来，由铁路公司在公司地段内修造洋房若干间，借与比工师人等居住，不取其值。数年后路工既完回国时，将屋交还公司。如此则比人有所栖止，且住在中国总公司地界内，何至住法界而归法辖乎。昨已以此策与盛京卿电商，意似不以为非而未能决定。务祈一面照复比使，一面电告盛京卿照办。

**总署来电(光绪二十五年二月十五日)**：比使又来照称，沿江日本租界旁地除设铁路站处，中间尚余一万尺，本国不过请用一千尺，不致碍难核给。否则，造路比工师等均在法租界内，即归法领辖等语。此事总属碍难允许，应如何就来照情形驳斥之处，希速筹示。

**二月二十三日(4月3日)**　致电上海日本总领事小田切望逐梁启超出日本。略谓：

闻康有为已赴美国，惟梁启超、王照尚在贵国，《清议报》馆尚开。此事是一大患，有碍中东大局。梁启超乃康党渠魁，尤为悖悍。务望阁下设法婉达政府，设法令其速行远去，断不宜在日本境内。果能如此，感佩万分。

**三月初六日(4月15日)**　就快枪口径一律改小事电复江宁刘制台(坤一)。略谓：

快枪口径改小一事，查各国近皆改小。日本、法、意、等国均用六米立五。德国前用七米立九，现亦改用七米立。美国水师竟用六米立。可知枪径改小洵为利器无疑，不然各国亦断不改。至口小弹轻，临阵则枪弹可多带，制造则可省物料，打靶则线路较直，易于取准。中国宜趁此时出枪未多，酌中考订改一口径各节，已于正月元电详陈。昨沪局提调王牧世绶及洋匠柯尼斯来鄂，询悉沪局改造七米立九毛瑟枪，因未曾订购专门造枪机器，用人工凑造。将其带来沪局所造小口毛瑟枪用鄂厂枪子试放，因弹未甚合膛，不能放出。可见尚未能改成十分一律。既须更改，何不竟另改新式。当督饬洋匠拟议酌改口径，据复改造六粒七毫二丝为便。查江南、湖北枪枝枪弹各军互用，诚不可稍有歧异，故前此电商考订，彼此知照，以期同归一律。两省局厂似应考订确切，及早将口径改为六粒七毫二丝。

**三月十二日(4月21日)**　札兴国州严拿在炭山湾煤矿滋闹首要人犯。谓：

据办理兴国州炭山湾商务煤局余正裔禀称，炭山湾煤矿仿照西法，去腊新购小井机器运到，开正赶紧安设，各项大井机器、铁路、轮船均已陆续办。大井如早出炭，定有成效可观。不料乡民蛮野，动辄滋生事端。二月初，年节已过，始而附近炭山之大屋庄，继而茅村庄，继而陈必成庄，忽然办演龙灯，纠集二三百人，名为送灯，实系恃众讹诈，开口定要数十串。业给数串，不满其欲，即逞凶吼拥，毁坏机器，抢取物料。矿师见其无理，令各归散，竟敢相对喝骂，不服弹压，势即用武。接连二三日，不堪其扰，遂将陈姓逞凶之人解送到州，请官惩办。乃牛牧棠仅予掌责，比即开释。(本月)初二日，相隔数里之黄洪扬庄，忽聚数百人往大冶阻窿。路过炭山湾，胆将大井棚厂搅车机器打毁，鸣锣叫号，一哄而过。该族长正欲服理赔物了事，乃众丁转回时复将木石抛填大井，又故意绕至洋师屋前指名跳骂等情。查矿务乃近年迭次奉旨饬办要政，尤系为民兴利大端。该州何得一味漠视，置之不理，纵容地痞匪徒讹诈扰害，实属大谬。且该处矿务募自洋工程师在厂办理，如果愚民滋生事端，致酿祸衅，该州岂能当此重咎。该州即便迅速严拿此案滋闹首要人犯，讯明惩办禀报。倘敢仍复有意漠视，致滋事端，定干参处。

**三月二十八日(5月7日)** 议结宜、施教案。法国董教士被害,给恤银汉口平色银一万两。宜、施两府各县地方被毁教堂、育婴堂、学堂公产并堂内堂外失去家具、衣物、书籍等一切什物等件,共偿给汉口平色银四万四千五百两;匪首向策安等数十名正法枭首,余犯陆续拿获,按中国律例惩办。于利川县城新建天主堂一座,言明以钱一千串为限,一年内兴工。

**同日** 札各道府州县及咨各省订阅汉口《商务报》,转发绅商阅看,使知中外货殖之盈虚,制造之良楛,行销之通塞,庶可透晰利病,力图振兴。全省大州县购二十分,中等州县购十分,小州县购五分,转发绅商展转传观,切实讲求。各道府每处购三分。各省如有阅报者,即照报尾所载各省经理送报各处,前往购阅,庶各省商情无虞隔阂,商务得以流通。

**三月二十九日(5月8日)** 致电总署报告接待德国亨利亲王情形。略谓:

德藩十九日到汉口。二十日到武昌答拜,遂宴之于署内。渠欲阅我军洋操及武备学堂,当即邀同往看。又看铁厂、枪炮厂。登岸均系坐马车。德藩词气和平,诸事妥顺。二十一日开赴大冶黄石港,二十二日看铁山、煤矿,地方均安静。二十三日下驶,闻其翻译言,将赴江阴看炮台。

**四月初三日(5月12日)** 饬黄邦俊安设由施南至利川电线,限一月内竣工。

**四月初五日(5月14日)** 电询宜昌川盐局上年共收正课、加课、杂项共若干,已移交税务司若干。

**陈道兆葵来电(光绪二十五年四月初七日到)**:上年共收正课七十二万八千八百八十三串六百二十七文,加税三十一万六千九百零九百二十五文,杂项共收三十四万八千五百九十六串五百文。闰三月起至四月止移交税务司长平银四万八千两,合钱五万九千五百七十串四百文,又九八钱四万七千六百十三串七百十四文。五月至腊月止共移交规元银四十一万三千一百三十三两三钱六分六厘六毫三丝五忽五微,合钱五十三万五千六百八十三串四百三十二文。

**四月初七日(5月16日)** 又电询宜昌川盐局上年三月十一日至本年三月十一日一年期满,总共收钱若干,合银若干,移交税司若干。

**陈道来电(光绪二十五年四月初十日到)**:一年期满,共收九八钱一百五十万五行二百四十八串零,合长平银一百十三两四千四百三十两零。

**四月十二日(5月21日)** 饬经心书院提调程仪洛屏逐滋事学生。略谓:

查经心书院院外肄业生闵鸿勋、揭文锦不守院规,投递公函诋毁书院院长,竟有以打继之之语。内课肄业生钟炳知情附和,均属谬妄已极。本应褫革,以端士习。姑从宽屏逐书院,并咨明学院注劣,以示薄惩。

**四月十三日(5月22日)** 批荆宜施道等会禀审办荆州旗、民互殴一案。略谓:

兹据讯得该犯乌勒兴阿等在厂滋闹，殴伤差役多人。迨经钟丞、刘令等步行至右翼都统署中禀知情形，该犯等又复随往嚷闹，并直入署中，将该丞等殴伤。核其情节，与部民军士犯事到官不遵审断、挺身闹堂、逞凶伤官者无异。来禀仅按殴本管官原律，拟为从减等满徒，殊觉未确。总之，案贵持平，必须详考律例，援引确当。固不可于例外加重，亦不得于例外减轻，致涉偏倚。况谕旨殷殷以兵民永远相安为念。此案不惟殴伤江陵县，并殴伤本管之理事同知，将军、都统弹压尚且不服，情节尤为凶暴。若过宽纵，以后风气更将日趋嚣凌。不惟兵民不能相安，即满城内旗丁各户亦不能相安矣。

**四月十四日(5月23日)**　札江汉关道劝谕华商购机制茶。略谓：

中国出口土货以茶叶为大宗，而汉口商务之盈绌，尤视茶叶为盛衰。近年印度、欧美、东洋各处种茶渐多，虽茶质远逊中国，而外国人究心培植，加工烘制，洋茶货价日高一日，我茶出口年少一年。若不及早整顿，则必如他事终落人后，原有大利尽为外人夺去，岂不可痛可危。前经饬委江汉关税务司穆和德劝令华商集股，仿照外洋烘制之法，购机试办。旋据武昌府产茶州县等禀，谓机器制茶水味苦涩，香气不清，祇宜英国，以外则不能畅销。且机器价贵，成本难筹，不若仍循其旧为词。查华商性情，但以袭故套、图小利为事，而惮于求精。官场积习，但以因循省事、搪塞上司为能，而懒于振作。该商等须知，中国茶叶所以至今仍胜于洋茶者，乃中国土性天气使然。至于人工烘制，断不若机器之一律。若仍用旧法，洋商必借口人工不能停匀，制法不能干洁，极力传播煽惑，务使各国尽销洋茶而后已，恐各国销路日久皆将窒塞，岂独一英。况机器烘制，其经火成熟与人工同，而迅速停匀，无烟气，无霉气，无马粪气，何反至有损香味。饬江汉关道务速再为传集各商，极力劝谕筹办。如有须官力维持保护之处，或集股不足，本部堂定必竭力扶持，酌筹官款若干相助，以期成此盛举。

**同日**　电复杭州恽藩台(祖翼)，允让鄂产小口径毛瑟枪一千枝，每枝配弹千颗。枪价每枝连零件需库平银十八两，枪弹每千库平银三十八两。[按：义大利索浙江三门湾，兵舰游弋浙江海面。奉旨，倘竟登陆强占，即当奋力合击。令湖北拨枪一千枝应用。]

**四月十八日(5月27日)**　致电华盛顿伍钦差(廷芳)。略谓：

承惠寄美国军营官书二十七种，条规严密，无微不至。将来译出酌采，颁行各营，使马、步、炮以及工程、医药、转运弁兵成有定章可守，感荷实深。惟只有军营章程、弁勇操法，而无学堂言理读本，于造成将材似尚阙然。若再将工程、枪炮诸学以及行军调度、战守兵法各书一并觅齐译出，庶中国诸生有书可读，将来将材蔚起，皆阁下之力也。祈再访求补寄，并代致谢兵部。

《郑孝胥日记》:(光绪二十五年四月)十九日。至武昌谒南皮,约夜饭。同席者梁星海、王雪澂、张小帆。南皮言,于中丞不受商量,与己立异。词气颇愤激。席散已二点。(第726页)

**四月二十二日(5月31日)**　就岳州开关设埠事致电长沙俞抚台(廉三)。略谓:

城陵矶设埠,其利有三。一、距城远则不能挠我政治,地方事免彼干预,盗匪痞徒不致借洋场为逋逃薮,致难缉拿。二、通商后城外必立营垒,设炮台。埠远则可自主防御,攻击一切。三、距城既远,地宽价贱,将来商埠繁盛,地价大涨,或官购、民购、商购,均有利益可图。如虑道员驻商埠远隔府城郡城,商民鲜沾利益,可由洋场界边筑马路一条达北门,两刻可到。开关以后,此十余里堤路之内悉成繁盛之区,仍是巴陵商民受益。今汉口商民求此一里空地而不可得也。然则岳关设在城陵矶,此我所求之不得者。今税司既愿在此,岂不甚妙。请以此电传示官绅。统祈详酌裁示。

**俞抚台来电(光绪二十五年四月二十八日到)**:城陵矶开埠三利,仰见硕画,照抄多张传示,官绅同深感佩。

**四月二十四日(6月2日)**　奏陈鄂省征收漕米碍难改征本色情形。略谓:

鄂省漕米改折,自咸丰三年部文定价每石一两三钱,变价解部。其时军务倥偬,实未举办。延至七年,始经前抚臣胡林翼奏定章程,通饬办理。计北漕一项,征正耗米仅十五万石有奇,而改征折色,减裁各费归公,约得银四十万两。当时接济军需,至现今之京饷、边防、洋款,皆恃此以挹注。法良意美,利赖至今。今若复征本色,无论于民多所不便,即指拨各款,先已一无所出。此鄂省漕米碍难规复本色之实在情形。查湖北粮库,同治十三年以来,均在漕余项下提银七万两,采买正米三万石运通,历由循办在案。自二十三年奉部将此项拨补盐厘,现在即无的款可指。惟京仓关系至重,旗民困苦日甚。臣等具有天良,何敢稍存诿宕。遵与司道切实筹商,无论何项正款,均当先其所急,饬令于本年冬循案买米三万石,委员运交通仓,稍资接济,以冀仰慰宸廑。至此后能否如数照常运通,实亦未敢预料。此又臣等竭力纡筹而不敢不先事陈明者也。

**光绪二十五年三月初八日奉上谕**:户部奏,遵议八旗兵丁加放甲米、通盘筹画一折。近年粮缺价昂,旗兵困苦日甚,必宜设法变通。惟现在京仓所储仅供常年支放,所有折漕各省,自应规复本色,以备加放。着各督抚通饬有漕各厅州县,自本年冬漕为始,全数改征本色,妥筹运京。并先将按年起运数目及如何筹运办法,迅速复奏。钦此。

**四月二十六日(6月4日)**　往青山看堤工。(《郑孝胥日记》第726页)

**四月二十八日(6月6日)**　致电东京钱念劬(恂)。略谓:

枪炮厂需皮件甚急,制革厂必须建设。日本人既不愿来合伙开厂,可即与

商觅工师及良匠数人来鄂代我制造,议给薪水。但求制革济用,盈亏不计。此为军实,不为谋利。

**钱守来电(光绪二十五年五月初九日到)**:革非可猝制。厂长云,一面筹建厂,一面派十人学秘法,匝岁均成,再延工师督制,不枉费,未成时革件代制。

**四月二十九日(6月7日)**　奉旨饬查招商局以洋泾滨各产抵保洋行借款,咨盛京堂(宣怀)咨复详细情形。

**是月**　奏准将行销鄂省之川盐、淮盐每斤加价二文,每年约可得银十六万两。以十二万两添练新军营、勇一千人,以四万两拨作荆州挑练驻防闲散旗兵新饷及军火杂项。

**五月初四日(6月11日)**　致电襄阳朱道台(其煊)补禀密考州县官情形。略谓:

夏、冬二季该道所属各府州县,向须由道出具切实密考。兹查上年冬季且系大计年,该道并未有密考来院。究竟有无遗失,抑系疏漏,速即查明电复。再,抚院前月饬该道密查所属各府州县,并未密禀本部堂查核,殊属不合,并饬速即补禀。

**朱道来电(光绪二十五年五月初六日到)**:上年密考并入计典,填送两司会详,当于去腊十七日禀报宪台在案。现呈抚宪密折,拟汇入本年夏季考语内,再呈宪核,故未分赍,兹遵饬赶缮补呈。

**五月初五日(6月12日)**　致电总署陈施、宣教案议结情形。略谓:

施、宜教案原索赔款四十余万,于三月杪与领事议结,减至五万余,立有草约,领事及教士与我委员均已签字。讵教士翻悔,持去年八月所卖地契未经税印者到恩施县立请税契,明知必激众怒,欲借此翻案。地主及邻近百姓果然不服,控县作主。教士即电领事谓施南大乱。领事即听一面之词,废约另议,要挟多端,添索十三万余两,实出情理之外。查宜、施滋事甫经平定,乃教士不知地方官保护苦衷,辄欲恃势生事,已属不合。更欲借此小事翻悔前约,添索巨款,其平日之贪横可想而知。若地方过于偏袒教堂,压抑百姓,徒为教堂结怨,于教堂何益。况此买地小事,未毁教堂物业,未伤教士、教民,无论谁曲谁直,亦只能就案论案,持平另结,断不能翻前约而索巨款。恐公使不知此事原委,上渎钧署,或竟批饬领事添索巨款,则殊难措手。务祈将以上情形婉告法使,嘱其电饬领事照草约早日结案。

**五月初八日(6月15日)**　通饬各州县、厘卡应解饷钱所、官钱局各款收银解银、收钱解钱,不得概以银条、官票作抵,以便现钱展布流通。略谓:

各州县钱漕向章归官钱局代为倾熔上兑,即各厘卡亦多以厘钱赴饷钱所上兑。今则各州县运解到局多系银条,各厘卡报解到所多系官票,显系管解家丁及司事将现钱兑换银条、官票,从中渔利,而该州县、该局亦岂得诿为不知。倘以后官钱局及饷钱所现钱难以流通,各该员岂能当其咎耶。即便通饬各州县、厘卡遵照,嗣后征收钱漕、抽收厘金,凡遇应解官钱局、饷钱所者,务照定章,收银解银,收现钱解现钱,收官票解官票,不得任令管解家丁及司事从中渔利,以所解现钱在汉口兑易银条并购官票作抵,以致官钱局、饷钱所难予周转,有碍支放。

**五月初十日(6月17日)**　致电黄仲韬学士请偕尊大人(体芳)来鄂。略谓:

顷闻请假省亲回浙,想暂不回京。鄙意拟请阁下奉尊大人携全眷来鄂。于、梁、沈旧好皆在此,借可快聚忘忧。即请阁下主讲鄂省自强学堂。如不愿,即请阁下入敝署办笔墨。岁修均千二百金,川资二百余。尊大人零用,仆当另送。务请转禀,迅速随侍同来,以慰积思。

**五月十五日(6月22日)**　为比索租界事致电总署。略谓:

现与约明三条:比人在汉口如欲租地居住,则上有英、俄、法、德、日本各界,下有自日本界至铁路中国之地,均为宜居住之处,可听各业主议租,一也。比商欲买何处,可向业主商议,彼此情愿,公平议价,照条约不得强压迫受租值,二也。有比商一家,即议地一段,不能预圈空地一片归比国管辖,以致暗中作成租界,三也。谨以奏闻,务祈内外坚持,勿任比人得成片专界。

**五月十六日(6月23日)**　以铜价上涨,钱价渐低,成本过重,亏耗益巨,饬铸钱局暂停铸造。如需用现钱时,仍托粤局代铸,较为节省。

**同日**　遴选年在二十五岁以内枪炮厂工匠九人、工程营兵勇六人、自强学堂东文学生五人,共二十人,赴日本炮兵工科学校悉心学习,以资任使。

**五月十九日(6月26日)**　为代铸银元事电复天津裕制台(禄)。略谓:

鄂铸银元计分五种:大元九银一铜,半元八六银一四铜,一角、二角、半角八二银一八铜,惟宝银每万分中含杂质百四十上下。局章须经两人化验,提净杂质,方算十足净银,然后按章配铜,此鄂局成色独为精足之由。每大元成本,连工炭、火耗、铜价,约合司库平宝银六钱七分八九厘。现计本省司库每交库平宝银万两,铸大元约付一万四千七百二三十元,铸半元约付合大元一万四千九百六七十元,铸一、二角约付合大元一万五千三百元。外省托铸,付数准此,惟运保、箱袋等款,均归托铸自理。

**裕制台来电(光绪二十五年五月十六日到)**:查北洋银元行使已久,需用之处甚多。现既奉

旨停铸,专归鄂、粤两省代铸。贵省如代北洋铸造,每元成本并工炭、火耗等项须合库平足银若干,大小银元是否一律,有无等差。请先赐详细电复,以便酌办。

**五月二十日(6月27日)**　参劾不职官吏二十四名,奏请革职、降补。

**五月二十一日(6月28日)**　批汉阳府禀限制汉口开设钱店。略谓:

钱铺过多,最为商民大害。据称现在汉镇钱店共一百零三家,已不为少。应俟有三家停贸以后,即以百家为额,必百家中有一家歇业,始准一家新开,以示限制。

**五月二十三日(6月30日)**　致电温州黄仲韬学士。略谓:

闻尊公仙逝,骇痛已极,旧友尽矣。阁下何日抵里。兹汇三百金,以助丧葬。今年能安葬否?祈示。并闻适徐宅令妹亦故,切望阁下勉节哀痛,以承先志。[按:仲韬,名绍箕,黄体芳之子,之洞从女之婿。]

**五月二十八日(7月5日)**　致电总署请速阻英兵轮驶入湖南。略谓:

昨接汉口英国胡领事照会:英国巴管带乘坐"威拉"小兵轮前往洞庭湖上下游历,先至岳州,再往湘阴、长沙,后往沅江、龙阳、常德、安乡等处,定二十八日开行等语。当一面电知湘省,一面阻该轮缓往。旋接湘抚复电,以兵轮入内河有违约章,且长沙现值院试,考生云集,实难保护等语。据巴管带云,必须往洞庭湖,至赴不赴长沙,尚未能定各等语。查条约并无兵轮准往内地之说,且湖南民情强悍,与他省不同,兵轮值试期前往,实恐生事。务请速商英使,迅电水师提督转饬该轮到岳州后即行折回,勿得冒险前进,致生事端。

**总署来电(光绪二十五年六月初一日到)**:现即函致英使转电水师提督,饬兵轮但至岳州,勿往长沙。得复再闻。初九日又电:此事伊政府既坚执,希转电湖抚设法妥为保护,勿稍大意为要。

**是月**　**奉旨**:长江江面辽阔,港汊纷歧。现值多事之秋,亟宜加意严防。著刘坤一、张之洞、邓华熙、松寿、于荫霖、俞廉三会同妥商,严密设防,庶几缓急可恃。

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卷七页一二九:

义国先与英接洽,总署请英勿干预,其势遂孤。按是年正月,俄兵入金州,征粮丈地。德藩亨利率舰泊烟台,欲借崆峒岛及西海滩演练。英拓威海租界至荣成,又拟占广东之九龙。日本亦请辟鼓浪屿租界。内廷以时事日非,立意备战,不再迁就。是月,山东嘉祥、汶上诸县义和团滋事,德使请总署严办,不省。

**是月**　复奏道员恽祖祁条陈矿团、农团、岭团、滩团、堤团、客团六事,湖北窒碍难行,请毋庸议。

**六月初四日(7月11日)**　就接见外官礼节事电复长沙俞抚台(廉三)。略谓:

正副领事及兵轮管带官来见,礼节均同,皆系以客相待,开中门,不放炮。

主人迎送均于花厅院门内，令翻译委员及司道迎送于暖阁后屏门内，设酒果待之。主人坐居中，客居右，或照中国礼居左亦可，但须与主人坐最相近，西礼以近主人者为尊。彼若着礼服、佩刀，则我宜常服挂珠，遇补服日仍补服。彼若便衣，则我当夏令免袿时仍只着袍可也。

**六月十一日(7月18日)**　就售矿石与日本事致电上海盛京堂(宣怀)。略谓：

大冶铁产富饶，而中国焦煤短缺，以有余之铁随时酌易急需之炭，未始非计。惟细阅此次所订合同，不无过虑。合同以十五年为满，试办之事，为期未免过久。设或佳铁不多，岂不于自用有碍，一也。限定每年卖铁石吨数，价值亦嫌太廉，操纵似欠自如，二也。以上二端，似均宜详酌，略放活动，似先定三年或五年为妥。此时合同已定，不知尚能设法更改否。

**盛京堂来电(光绪二十五年六月十六日到)**：冶铁数百年无尽之藏，岁售五万吨，十五年计之，不过七十五万吨，为数甚少。惟其所定矿质太苛，愈形其价值太廉。争论再四，不肯稍加。特于第三论价值条内言明，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止期满，价值再行酌定。此即操纵活动处，与钧意先定三年符合。

**六月十六日(7月23日)**　致电总署转奏朝廷遵旨陈明鄂省机器制造等局情形。略谓：

湖北奏设制造枪炮厂，近年又奏设炼罐子钢、造无烟药厂情形，俱随时奏报。至校准膛口各节及造出械弹数目，当另行专案具奏。又湖北纺纱、织布、缫丝等局，均经奏明，皆系官商合办。因查外洋绸布多系掺麻制成，不尽用棉与丝，物贱利丰。中国南北各省处处产麻，湖北麻素佳，因又于织布局旁设制麻局以辅助之，藉以开中国之风气。各厂工徒数千人。此因洋货日多，民生日蹙，各厂皆系为塞漏卮、养穷民计。至湖北去年奉旨设农工商局，设有工艺局以教贫民手艺，设有农务局以教种植蚕桑、畜牧，皆聘有洋人为教习，即系前年奏设之农工学堂。又设有招商局，专出商务报，以达各省之商情，以考土货之盛衰畅滞，去年亦专案奏明。

**六月十七日(7月24日)**　遵旨奏复查明招商局保借洋款扩充萍煤有益无损。略谓：

各国自强之道，不外铁路、轮船、枪炮数大端，皆以铁厂为根基，而炼铁、炼钢尤以得佳煤炼焦炭为先务。湖北前经奏开铁厂，遍觅煤矿，不得佳质。后经臣访获江西萍乡煤矿最合炼焦之用，购用不少。因路僻运艰，故未能尽量采购，多开炉座。上年三月间，经督办铁路大理寺卿臣盛宣怀会同臣奏明购用机器，筑路设线，力筹大举，至今已用银五十万两左右。现在每日出煤二三百吨，

运道节节艰阻，所运不敷所用。必须先由矿山造成铁路一条至萍乡河口，由湘潭至汉口置造轮、剥各船，使每日可运数千吨，足供铁厂、轮船、车路之用。但购办机器、营造铁路、轮剥需款至繁，华商之股未易立时招集。盛宣怀当因机器各件多由德商礼和洋行垫购，为数已巨，故与该行议借四百万马克，分十二年摊还，统由萍乡煤矿公司商借商还，议明萍矿仍归自办，仅给借息七厘。彼既无办矿之权，又无余利可得，不得不照商例，切实保借，因将招商局产业以为作保之据，并未将产业抵押。且止上海洋泾滨一处栈房产业作保，并未将全局各马头及轮船作保。至于抵押与作保区别之处，查抵押则产业已属于人，作保则产业现仍在我。礼和借款前三年不还本，后十年每年摊还四十万马克，约合银十三万两左右。预计此矿三年后每日至少出煤一千吨，一年出煤三十万吨，每吨提银五钱，已足敷归还本利。就使意外之变，出煤无多，该煤尚有股分及借款所置铁路、机器各项产业，不难作第二次借款，为借债还债之计。就使该煤矿及铁路、机器各产业不足抵偿，而所短之数已属有限，铁厂、铁路公司、轮船公司应照商例按股摊赔，至多不过数十万两，断不致将作保之洋泾滨产业为彼所占，更不能将全局占踞管理。此臣查明保借洋债不难筹还与招商局无碍之情形也。仰恳天恩仍准以此款扩充萍矿，不独于铁厂有益，而地产工作日盛一日，于萍乡小民之生计裨益尤宏。

**光绪二十五年四月初二日奉上谕**：有人奏，大理寺少卿盛宣怀办理江西萍乡煤矿铁路，以招商局洋泾滨各产抵保洋行借款，请饬查禁等语。若如所奏，因萍乡一隅之矿，辄以招商局各产抵保，殊属有碍大局。着张之洞详细查明，即行知照盛宣怀毋得轻许，致滋流弊，是为至要。

**六月二十八日(8月4日)**　饬候补知县宗得福等督修省城武胜门外大堤，务令水不内灌。

**七月初一日(8月6日)**　电复总署，略谓：

施、宜教案，法领事仍照前议于前十日收清赔款，并照会声明结案。数月来，地方均安静无事，必是教士知不能惑领事，而又捏禀法使耳。

**总署来电(光绪二十五年六月二十四日到)**：法使称，湖北利川、巴东、施南等处教民处所被哥弟会烧毁抢掠，并被杀数人，施南府城亦危急云。希速查明妥办电复。

**七月初五日(8月10日)**　电饬利川蔡令(国桢)等严拿冒教下毒之匪惩办。略谓：

四川教民放蛊事断不可信。前八年襄阳曾有洋教放毒井水之谣，起自川、楚交界，致酿焚杀教民巨案，究竟毫无实据。此显系四川奸匪狡谋煽惑，既可卸罪，又可惊扰地方，藉图滋事。利川地僻民贫，甫经匪乱，何能堪此。该县速

速出示剀切晓谕，严拿冒教下毒之奸匪惩办。懔之慎之。

**蔡令来电(光绪二十五年七月初七日到)**：前报拿获蛊犯崔成方，供系奉节县某国教士所使。卑职恐有不实，今再提讯，婉转驳诘，始认卖草药之江北人杨宗国所使，现寓奉节大南门内过街楼十字街口陆姓熟肉店内。宗国固窘乏，令成方带蛊药四包，从南坪赴利城沿途放入水井，俟毒发卖解药，必获大利。设被拿获，硬认某国教士主使，决不深究。

**七月初七日(8月12日)**　函复湖南吴燮臣。略谓：

湘中为人文渊薮，士气奋发。自去年邪说横行，学术几为一变。以执事斗山重望，持节彼都，力挽狂澜，昌明正学，定知风声所树，士习蒸蒸，至为佩慰。方今时局艰危，人才缺乏，先须端学术、正人心，又不能不通海外各国之情势，储经济应变之群才。此间两湖、经心两书院本系专考经古，江汉书院本系专课时文，现在三书院均设有行检、经史两门分教，复钦遵上年九月三十日懿旨，设立天文、舆地、兵法、算学四门，各设分教，分门讲习。至行检、经史两门，则人人皆须砥厉讲求。大致以义理经史之学为体，以经济救时之学为用。至江汉向来时文月课，悉仍其旧。即自强、武备各学堂，虽习方言，练洋操，然亦日课以四书大义、中国史鉴，冀端其趣向，以固其根柢，意在学行交修，文武兼备，庶储有用之才，以备国家任使。但时势日急，夙夜忧焦，蓄艾方殷，已非闲暇。得尺得寸，尽此微忱绵力而已。

《**郑孝胥日记**》：(光绪二十五年七月)二十四日。南皮语余曰：李鸿章在北洋，创办海军、学堂诸事虽无大效，然犹胜于当世督抚也。前辈中能用钱亦不妄费，兼肯考究时务者，沈文肃为最，丁文诚次之。沈、丁以外，则无人矣。左侯亦好，但老而粗耳。(第731页)

**七月二十六日(8月31日)**　致电上海盛京堂(宣怀)劝仍兼办粤汉铁路。略谓：

粤汉铁路万不可辞。无粤汉则芦汉利薄，无人入股，更不能还债矣。且他人接手，则美约吃亏愈甚。无人接手，则法国必自为之。大局若坏，人又将归咎芦汉之作俑引寇矣。此铁路安危关键，务望熟思，切勿自困。

**盛京堂来电(光绪二十五年七月二十九日到)**：以粤汉铁路努力担承，知己之感，无以复加。惟近来左耳口出血脓，志气颓丧。每与比人计较工程，肝阳一发，彻夜不寐。所以不上渎者，恐劳焦愤耳。美国骄狠更甚，现议续约，争论数月之久，辄至翻面，将来驾驭更难于比，而粤督必不相助，又岂能如芦汉。故知机而退，不敢画押。总署复电允俟赴京面商。宣蒙垂青提拔，虽艰难百折，决不敢贻荐主羞。言官辄肆排诋，拟面求圣主，专责芦汉工程，余皆另请改派。此苦衷也，乞密鉴。

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卷七页一三〇：

时盛京堂以手握权利，为忌者所攻。旨令刚毅彻查，而粤汉铁路美商又有

要索。盛入京，请辞粤之命。公谓美约不成，必为法踞，无粤汉则芦汉利薄，华商无人入股，法国必自为之。南北干路俱为法占，人必谓芦汉作俑引寇矣。力劝勿辞。

**八月初二日(9月6日)** 湖北工艺局购办洋蜡烛等机，由瑞乐洋行运自外洋，约本月初旬到，致电上海江海关曾道台届时放行。

**八月初五日(9月9日)** 致电襄阳札道台、锡守、刘游击水金饬严办股匪，务尽根株。略谓：

刘游击捕匪认真，弁勇受伤，拿获匪首邵永发等犯，甚属可嘉。惟匪首虽获，匪党尚多，头目亦不止一人。仍应责成该游击会同各营、县分投认真搜捕，以免群匪复炽。此伙匪徒啸聚已久，劫掠甚广，必须将悍匪全数拿获，重办数十人，方能示儆弭患。勿得谓匪首已获，遂骤撤队了事。

**八月初十日(9月14日)** 札准汉口绅商张鼎坤等集股开办自来水公司。略谓：

汉口人烟稠密，创设自来水，民间得食洁净之水，可免疾病。遇有火警，随时汲水施救，即可扑灭，洵为地方善举。前因禀请兴办者均系洋股影射，故未批准。兹据该商董等所禀及附呈章程，尚属妥协。复经江汉关道访查，列名商董均尚殷实，自应准其开办，裨益地方，并准其专利三十年，以顾商本。至报效之三万两，即作为建置夏口厅经费。

**八月十二日(9月16日)** 致电上海农学报馆罗振玉等商移报馆入鄂。略谓：

鄂省向设农、工、商三局。商局已按旬出报，农局亦宜有报。贵馆创立维持，深佩。惟经费支绌，不问可知。若能移馆于鄂，并入农局，接续出报，而分局于沪料理译绘，所有经费赢绌概归鄂认，贵馆无筹费之苦，鄂局获已成之绩，似两有裨益。

**八月十四日(9月18日)** 饬绿营实、署有缺及候补官弁听讲月课，按月考核优劣，给予奖惩。略谓：

湖北绿营候补员弁，向有月课津贴钱文一项，每年共需九千余串，而各员弁考课有名无实，实属虚糜巨款。方今整饬武备，而该员弁等终日闲废，不能讲求兵事，图进益，其何以成人材而备任使。应令此项候补支领津贴员弁轮班赴六营公所听洋教习讲论各种武备兵法，藉以开扩见闻而增长志气。此外武、汉各标营实、署有秩官弁及操防、练军各营弁防勇所有营官、管带、哨弁等，亦应轮班听讲。以上听课各员弁均按月考校，分为三等，上等给奖，下等罚扣。无故不到及学无进益者，分别停减津贴，或撤

任撤差。

**八月十六日(9月20日)** 就左宗棠之子左孝同被参事致电长沙俞抚台(廉三)。略谓:

来函示及左孝同被参各节,深为骇异。去年湘省开保卫局,因保甲向有绅士,大府委左随同办理,一切皆黄遵宪主持,同国皆知。至主民权、改服色等事,尤无影响,《湘报》中从无左一言,是其明证。至其牵涉家事,种种支离,湘中诸绅更当深知。左文襄勋德名臣,而怨家必欲诬其后裔,真不可解。台端必能察访确情,主持公道,代为申雪,三湘士夫同深感仰。

**八月二十五日(9月29日)** 致电宜昌傅镇台等,告以"英国下议院议员华尔敦游历中国,查看商务,拟由宜昌入川至重庆、成都等处。该员到宜,务派炮船沿途护送出境,送至万县,由川省派人接护"。

**同日** 致电成都奎制台(俊),请"由水由陆,酌派数人自万县起接护英议员华尔敦至成都,以免疏虞"。

**八月三十日(10月4日)** 会奏卢汉干路芦保首段工程并赶办全路情形。略谓:

芦保一段工竣开车,臣等于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初二日驰电奏报在案。半年以来,所有尚未全复之桥梁、车站各工亦已次第藏事。臣宣怀于八月二十五日驰至芦沟桥,顺轨西行,察见土工、桥工密实坚固,铺设轨枕安帖不浮,装配车辆位置、车站亦皆合法。至干路全工,照比约所载,应自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借款签订合同之日起,计日程功。惟上年因息借英法两国款十六兆镑合同,有禁止一年之内,不得另有中国他项债票在欧洲、印度印卖之条,故比国公司候至本年四月始印卖芦汉铁路借票,陆续汇交应用。迟滞一年,初非原议时意料所及。至芦保工程得以首先告竣,汉口至滠口石堤亦克完全,皆资部款开办,幸不虚旷岁月。查干路难工以南端首段为最。汉、滠一带外江内湖,武胜关一节凿山开洞,施工迟速不可以平地相提并论。本年春夏间,即商令比国工程师沙多,将滠口至信阳一大段,画分四小段,每段一百二十里。现在第一段土工及桥座底柱工皆完备,其余三段同时并举购地,年底全完土工,桥梁底柱年内外全完,约计明年九、十月间,信阳全段工程可以告竣。此南段路工赶办情形也。保定至正定二百六十里,路线勘定,购地约得其半,明春全段土工告竣,约计来年夏月保正全段完工,芦保之西可达正定。此北段路工赶办情形也。据沙多禀称,由黄河南至信阳、北至正定两段,二年告成,可操左券。除黄河或先造船过渡,或暂建木桥通车,大桥工程不计外,算至全路告成,阅时三年

有半。但期无意外阻碍，当不致有旷日持久之虞。

**九月初五日(10月9日)**　再电盛京堂(宣怀)万不可辞粤汉路事。略谓：

美公司欲得矿，似不妨许以粤矿。若美约不成，必为法踞。芦汉多系法股，将来必不免干预。若南北干路俱为法占，大局全坏。前数日英国议员华尔敦来鄂接晤，力言芦汉路归法之大害，闻之尤为悚然。

**盛京堂来电(光绪二十五年九月十六日到)**：昨赴总署，查已照法国所请，两粤、云南矿务均归法办，无可挽回，可胜浩叹。

**同日**　致电盛京堂(宣怀)请代达鄂省艰窘实情。略谓：

宜昌盐厘拨还洋债，户部拨还之款有七十余万无着。宜昌每年止能收约七十万，即只请部拨补七十万。部文坚云各省皆系有着之款。拟请户部即将拨补鄂省款内剔出三十万，径饬派拨之省勿庸解鄂，径解甘饷，于此则于部款无累，于甘饷有着，并不致户部为难。数年来户部于各省均加体谅，而于鄂省独苛求为难，不遗余力，明系张荫桓所为，若于鄂省有积怨深怒者，人人共知，众论皆同，不知何若如此。今幸夔帅(王文韶)主持农部，尚望为鄂省留一生机，感且不朽。

**盛京堂来电(光绪二十五年九月十六日到)**：电已面呈仁和，力请照准，允将原电至户部与同事商酌。顷又细诉鄂中窘情，仁和意甚为关切，但云今日切实入奏，如能出力，无不出力。宣怀奉旨饬议练兵、筹饷、商务各事宜，筹饷如有妙策，乞电示。

**九月初七日(10月11日)**　选派各营官弁三十名前往日本阅操，学习联队诸法。又选派护军营工兵、枪炮厂工目共二十名，赴日本炮兵工厂学习制造枪炮。又选工艺局学生十名，学习制造枪炮所需皮带、皮盒各件革料之法。又选两湖、经心等书院学习农工商、陆军测量学生二十名，赴日本各门学校分别学习。通共八十人。饬北盐道先在杂款项下垫发川资学费八千两。

**九月十一日(10月15日)**　就酌加土药税事电商荆州朱道台(其煊)。略谓：

宜昌关拨款太多，税收断断不敷拨解，拟奏请酌加土药税以应急需。查宜昌关每年收土药税约四十万，少则三十八九万，只此一款，再无他税可收。部章每百斤抽银三十两，今拟每百斤加抽十五两，共四十五两。照此每年可收六十万两或五十六七万两，则新派之拨补宜昌盐厘十万及钢药厂经费五万，皆可取给裕如。此策是否可行，望即妥筹，即电复。

**朱道来电(光绪二十五年九月十三日到)**：如湖北加税，商人必避重就轻，复请到末栈出售时纳税，宜关则成转口，税源立竭。事关重大，毫无把握。

**九月十三日(10月17日)**　再电荆州朱道台(其煊)。略谓：

奏请酌加土药税，自当声明末栈与宜关一律照加，不使畸轻畸轻。如总署

议准，则商人虽到宁波、汕头，亦须加纳。商人既向在宜关完税，若宜关与末栈同时一律，当亦不致改弦易辙也。

**九月十九日(10月23日)**　批北善后局详议加抽烟酒糖税，谓"烟酒糖三项行销甚广，又非穷民日用所急需，纵输税较多，尚不至为闾阎之累，应准照办"。

**九月二十一日(10月25日)**　致电总署请阻止法、德公司在汉口修造火油池。略谓：

火油性烈有毒，最易失火。油池设有渗漏及油船卸空刷洗，流毒长江，有碍亿兆生民吸食，害不胜言。今洋商于长江上游修造油池，上碍中国主权，下关亿兆人民生命。应请钧署照会法、德两公使札饬驻汉领事，令其停止，毋庸修造。并请札行总税务司转饬各关税务司，凡轮船装有起油机器，不准进口，以杜后患。

**九月二十四日(10月28日)**　致电盛京堂(宣怀)。略谓：

尊意欲调鄙人赴京会议一节，万万不可。愚陋之见，岂能有补大局。且贱躯衰病日甚，今年更添气喘心跳，头眩眼花，脾不运化，夜不成寐诸病，数十步外需人扶掖，僚属共见。往返数千里，实不能堪此劳苦。若勉强到京，困惫欲死，岂能筹画议论。况次棠中丞久病未愈，鄂事付与何人，尤多窒碍。千方奉求速将此说作为罢论，叩祷叩祷。若必请调，是害鄙人也。

**盛京堂来电(光绪二十五年九月二十五日到)**：庆邸颇愿调公，亦不仅为会议，中外实无解事人。公想亦见到此，故不愿行，当轴亦未必皆愿公来。俟与邸商再电闻。

**是月**　奏陈审定荆州旗、民互斗殴官一案。略谓：

荆州旗、民互斗，因验争执殴官一案，臣等复加查核，缘三癞子即金玉系荆州旗营驻防甲丁，平素贩卖牛只。因光绪十八年草市旗、民互斗案内拟绞遇赦已革武举德寿即炳宣，素与小北门外吊桥附近开设饭铺并牛行之民人孙友，彼此均不安分。先曾交好，嗣因口角，挟有嫌隙。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初间，三癞子在施家窪买牛，未报孙友牛行，孙友阻不许买。三癞子心怀不甘，即于是月初九日纠约德寿即炳宣，与已死之额图哩及现获之甲兵乌什杭阿、甘全，同往小北门外找寻孙友殴打泄愤。适孙友外出未归，三癞子等在孙友所开饭店饮啜，故意短欠饭钱。孙友之母不允，三癞子将碗盏打坏。正吵闹间，孙友由外归，击见不依，邀约素好已死之冯志陇及现获之张祖德、李光朝、刘必富，在逃之贺洪友、谢大喜、吴大才、刘道成、陈洪友、刘月寿，互相斗殴，两造各不相下。三癞子、德寿等以人少不敌，退回城内，纠人复出，前往帮殴民人。冯志陇在吊桥边民房上拾瓦乱掷，三癞子等未能前进。德寿即施放一空枪，民人闻声

回跑。德寿复放一枪，致子弹中伤冯志陇右髀，滚跌下屋。众旗兵拥至桥头，德寿复放一枪，并喝令福宝亦放一枪，枪子飞开中伤民人刘美金左髀、左臁胫，陆光华左髀，并误伤路过之民人齐光全左臀。维时额图哩于人丛中向桥头喊骂转回，德寿复放一枪，致被群子误伤其下唇吻右，并从口内打入，穿透右腮。经满汉员弁驰往弹压解散，当经由本任江陵县知县刘秉彝将民人冯志陇等各伤验明。维时额图哩之父喜发闻信赶往，见伊子坐在桥头，以手指口，不能言语。喜发疑系民人放枪中伤，报经该旗转报臣祥亨，檄委刘秉彝会同理事同知钟福，于是月初十日诣验。时有与额图哩素好之旗丁多人，群相吵嚷拥挤，致将刘秉彝坐轿毁坏。理事同知钟福与刘秉彝当即步行至臣德禄署中禀知情形，喜发、甘禄与栋梁等众多兵丁随至。栋梁等旗丁直入署中，将钟福及刘秉彝扯出求验。此时人多声杂，群起攒殴，并将刘、钟衣帽扯碎失落。查律载，同谋共殴人致死，原谋杖一百，流三千里，余人各杖一百。此案旗兵三癞子即金玉，因与民人孙友买牛肇衅，起意纠殴，以致在逃之已革武举德寿即炳宣施放鸟枪，中伤民人冯志陇，并误伤旗兵额图哩，先后身死，供证确凿。三癞子即金玉拟杖一百，流三千里，实发黑龙江充当差差。福宝听从德寿施放鸟枪伤人，拟杖一百，徒三年，照例折枷鞭责。乌什杭阿、甘全、东柏、元海、东庆、宝昆、成善、富连在场帮殴助势，各拟杖一百，鞭责发落。孙友主令在逃之贺洪友鸣锣纠众，持械喊殴，拟杖一百，流三千里，定地发配，折责安置。张祖德、李光朝、刘必胜、傅中仁、周必富、刘美金、陆光华亦各依附和未伤人者，各拟枷号一个月，折责发落。乌勒阿兴、恩善、额勒登图、富昆挺身闹堂，殴伤本官，各杖一百，流三千里。

**十月初一日(11 月 30 日)**　饬浙江附贡生罗振玉于农务局内创刊《农学报》。略谓：

农务为养民之本，衣食之源，亟宜首先考求，以立富国富民之基。惟讲明农学，必先开办农报，方足以开通见闻，广为劝导。是农报又为农务之根，应即在农务局内设立《农学报》。饬牙厘局于米谷厘金项下先付三个月经费，以资开办。

**同日**　致电上海赵竹君(凤昌)望力辩立储事鄂未与闻。略谓：

转梁太史(鼎芬)来函述沪报馆人云，内问昌邑事(指立大阿哥)于江、鄂，刘正谏，某骑墙等语，全无影响。不惟未问鄂，且来问江。国家大事，任意造谣，可恨万分。望节、垣两君代为力辩。

**十月初八日(11 月 10 日)**　就借美款修粤汉铁路事致电盛京堂(宣怀)。

略谓：

美使康贝来晤，劝其早定正约，勿过争矿务，免为他国所夺。康言总照草合同立约，草合同有矿务语。又云此路美国家必办，断不能让他人等语。日来在京议若何？总之，阁下万不可推。

**盛京堂来电(光绪二十五年十月初十日到)**：伍使所订原约专条，言工竣后行车需煤，议定总公司如奉明文，准在粤汉路附近开矿采煤，即令美公司办理。筹款、分利详细事，须由督办与美公司商定云。其时美欲列入正约说实，几决裂，始允"如奉明文"字样作活笔。现办详细续约，伊索韶州、衡州、郴州煤矿，请照福公司豫、晋矿章。衡、郴则廉帅极以为难，实则湘绅中具禀请开矿者甚多。若矿系总公司出头，饵以利，未必不允。但抚台持甚坚，何敢越俎。美断不肯放手，但夜长梦多，用是隐忧，即使宣不推托，亦难定议。竹翁云，总须奉明复交署议准，而粤、湘未必肯会衔。若论原奏，北洋亦未必愿干预。如何是好，乞酌示。

**十月十四日(11月16日)**　电复户部陈明宜昌盐厘收数及指拨还洋债情形。略谓：

宜昌盐厘旺淡不齐，旺收之年可解税司者共止有七十余万两。贵部与洋人订立合同所指万户沱加价，乃系两江委员设局征收，与湖北无涉。总之，湖北盐厘止有此数，全数悉索交与税司已属竭情尽致，无以复加。今盐务已非鄂有，反令每月筹四万以补盐厘，委实无从筹措。查原约原奏俱言宜昌盐厘抵还(洋债)，今乃令于盐务外添筹，似亦与原案不符。且淮盐鄂、皖两岸每年收数二百余万，止派还八十万。湖北川盐每年所收不及百万，而派还洋款百万，又令每月添筹，似非情理之平。想大部总持全局，一视同仁，自必视各省原有之款，为派拨之多少，于各省断无畸轻畸重。或是核计偶有错误之故。一误以加课一半之十三万为鄂款，一误以万户沱加价之十五万为鄂款。务恳更正，感曷有极。至拨补之一百万，外省本省共确系无着者五十九万余两。外省无着者，惟有恳请贵部改拨，以免贻误。本省无着者，惟有将甘饷、淮饷酌量暂时缓解若干，随后补解，以资目前抵补。至赫税司所索每月添筹四万，万难遵办。

**户部来电(光绪二十五年九月初四日到)**：厘金作抵借款，据总税司申称，宜昌盐厘每月约短交银四百两，殊与原估之数不符。如实系收不足数，希由各该省自行设法筹解，毋误洋债要需。照办并电复。十月初三日又电：宜昌盐厘本年若再如此短解，深恐贻误还款，该省如何设法筹补。

**十月十七日(11月19日)**　札铁政局等议详铁厂官本归还一事。"初八日准户部咨：铁厂商办已逾三年，约应缴官本银四十余万两，除拨岳州口岸银十万两外，实存银若干，应查明报部候拨。并指驳追回多支各款"。饬该局查明原奏案据，确核详办，以凭咨部查核。

**户部核复湖北铁政局报销款项并责成商局按期归还官本折**：臣等查湖北铁政局自该督创办以来，据咨报，先后共支过银五百六十八万七千六百十四两六钱零七厘。嗣以经费难筹，后据该督奏明招商承办，从前用去官本概由商局认还各在案。今据造具第一批报销清册，咨送到部，臣等督饬司员按款详核。查册开新收项下，部拨经费及奏拨盐、粮各道库盐厘帮津、水脚兑费，又借拨江南筹防局、瑞记洋款、两淮盐商捐，并拨枪炮局经费、织布局股票、汉阳厂钢铁价等项，共银五百五十八万六千四百一十五两钱六分一厘，核与奏咨各案银数相符。开除项下，共支银二百六十万零六千七百零五两四钱一分六厘。内除购买外洋各种机器物料、测绘器具等项，归工部核销银一百五十九万二千九百十六两六钱零五分。又运保水脚船价车费轮船薪工恤等项，归兵部报销银四十九万九千一百二十三两七钱九分二厘八毫七忽二徼。此外，册造出洋艺徒、勘矿、试采煤样、夫马、员司、书役薪火杂项、铁路局公费、购买民房迁费、抽手打桩、挖地开线、旁租船等银一万三千一百三十一两七钱七分。事隶三部，已由臣部专案行令该省划清另行造册，分送三部报销外。又委员池贞铨夫马多支，并以散合总，共多支银六十五两七钱六分五厘三毫，帮办总工师年臣每月支薪英金一百镑，按册开四十四个月短三天核算，该支英金四千三百九十镑，册开四千三百九十三镑八先令六本士，计多支三镑八先令六本士，每镑扯合长平银五两八钱八分三厘九毫三丝九忽七微五秒，合长平银二十两零一钱五分二厘，折合库平银十九两四钱五分一厘。又完纳汉阳、兴国二州县钱粮计多支银一分四厘。以上共多支银八十五两二钱三分零三毫，应令追还。其余银五十万一千四百四十八两三分七厘八毫九丝二忽八微，应归臣部核销。惟查该督前拟改归商办原奏内称，此项一切官本，概由商局承认，每年可缴官款银十余万两。截至现在止，已逾三年，约应缴官本银四十余万两。除拨归湖南岳州府地方开设通商口岸银十万两外，实存银若干，应令查明报部候拨。并令嗣后按年如数缴还，一并存储，听候部拨，不得擅自挪用，以重款项。

**十月二十一日(11月23日)**　致电总署。略谓：

汉口德租界修造江岸马头，需用外洋洋灰泥、辘轳、钢轨等料，经德使商准总税司免纳进口税。查前准德领事照请免税，当经江汉关道以中国官办工程非奏明奉旨准其免税，均须照章完纳。即俄、法各国在汉口建修租界马头采办木石，均完纳税厘，驳复在案。兹总税司遽准免税，此端一开，恐以后各国遇事借口效尤，无所底止，于国税大有妨碍。务请饬总税务司驳复，以重税项而防效尤。

**总署来电(光绪二十五年十月二十七日到)**：当询总税司。据复：上海成案，凡运物料修造马头不作别用者，均准免税。前经德使面询，曾据成案函复，并饬江汉关税司遵办等语。希饬知。

**十月二十七日(11月29日)**　致电户部。略谓：

元电复陈宜昌盐厘本无百万，拨补又多无着各情，想早邀览。现在京饷、荆州满饷、甘饷待解甚急，祈速示办法，以便遵行。

**户部来电(光绪二十五年十月二十九日到)**：江汉、宜昌两关洋税截至本年三结止，已较上年

多收银四十余万。如拨补盐厘之款尚未报解,准动用各关洋税以应急需。再,万户沱加价及加课解淮一半银两,已电江督如数提出解交税司,未据电复,希再由尊处与江督妥商办理。

**十一月初三日(12月5日)** 遵旨通饬同心协力,杀敌致果。略谓:

奉十月十九日上谕,现在时势日艰,各国虎视眈眈,争先入我堂奥,以中国目下财力兵力,断无衅自我开之理。惟是事变之来,实逼处此。万一强敌凭陵,胁我以万不能允之事,亦惟有理直气壮,敌忾同仇,胜败情形非所逆计也。嗣后倘遇万不得已之事,非战不能结局者,如业经宣战,万无即行议和之理。各省督抚必须同心协力,不分畛域,督饬将士杀敌致果,和之一字不但不可出诸口,并且不可存诸心。据此,通饬湖北各司道局处及防、绿营各将领一体懔切钦遵。

**十一月初五日(12月7日)** 遵旨饬北藩司等筹办江防。

**十一月初七日(12月9日)** 遵旨咨会驻日公使李盛铎抄译日本陆军学校详细章程,以凭详议具奏。

**十一月初九日(12月11日)** 以护军四营二千余人操练行军,必须带用外洋雨衣、背囊、饭盒、水瓶等件,饬该督带官张彪迅速开单禀候核定,以便就近赴东洋购办应用。

**十一月初十日(12月12日)** 致电盛京堂(宣怀)。略谓:

前铁厂归商承办,议定每生铁一吨缴官银一两。现日本岁购大冶矿石五万吨,商厂岁获巨欵。此利益在铁厂制造之外,似应地方亦同受利益,众论方惬。拟援照生铁利减半,每运矿石一吨,由商厂分价银五钱归官,以昭公允。再湖北矿质自应在湖北完税出口。大冶之下有武穴系江汉关分关,应在此完一正税,不应至沪新关完税。

**盛京堂来电(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五日到)**:铁厂商办三年,计借芦汉轨价一百万,商股五十万,银行三十六万,银号五十余万。除拨还官本外,约须亏耗一百八十余万。萍乡煤焦运道未成,恐亏耗无已。现准部奏咨取归本廿结,正深焦灼,计无所出。日本议购大冶铁石,定价每吨两元四角,铁轻锰轻、磷重硫重者尚须减价,挖工、装载、运矿轮船舱内工费一概在内,所余无几。现须设趸船、起重机器,约需本银十余万,初办三年必无余利。钧意欲令每吨捐银五钱,断办不到。拟令大冶局员将日本矿价两元四角专款列收,除开支外,实得余利每十两抽缴五钱,庶为官商两顾。至出口税,俟黄石港码头、趸船造成,日本轮船可直抵装矿,方能在汉关纳税。

**同日** 札湖北留日学生监督钱恂就近点收日本印刷局代造银元票头批八万张(共一百万张),解运回鄂,以资应用。

**十一月十四日(12月16日)** 就官铸银元权量事电复盛京堂(宣怀)。略谓:

尊奏请铸一两重银元,尊意必有利国利民要指,断不仅为一权量起见。请

示大略，始能熟权利害，电复户部。鄙人本意虽愿铸一两，然目前有无窒碍情形，不能不详考熟计。如果有利无弊，必当力助尊论也。

**盛京堂来电(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一日到)**：前日召见，慈圣询京城铸银元，自应铸一两重方能上下流通，但未知外省已铸七钱二分者能否改为一律。宣奏对大人亦以铸一两为然。昨已电询开铸各省，慈意当以尊论为断。公如力持正论，上必嘉纳。铸银元自公创之，一权量又自公成之。宏无大之规模，岂仅为筹款已哉。公若有异议，上必摇惑。从此紊杂，莫衷一是，窃料天下钱法吾自乱之，他人将起而乘之。宣面奉懿旨，暂时留京。

**十一月十九日(12 月 21 日)**　致电盛京堂(宣怀)。略谓：

前比人请开租界，迭经严驳。讵薛领事在日本界下铁路站上私与法商购地六百余亩，送请江汉关税契。查此处正是铁路马头精华所在，将来地价必涨至十倍，此时岂容外人全行夺去。且比领事买价亦不甚贵，共止十二万三千两，即由阁下自行筹款购置，尤为合宜。只须不归外人，将来官断断不分。一面由敝处饬关道勿予税契，合力争辩。阁下若坚持收回，别筹善法搪比人，鄙人必当竭力相助。

**盛京堂来电(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到)**：比国托教士将日界一百丈以下所有铁路公司未买之地尽行买去，地方官均已盖印，尚幸新章须关道盖印为凭。然地方官已盖印者，须要设法不认为真，方有办法，否则断不肯照原价收回。

**十一月二十二日(12 月 24 日)**　就京师银元应否改铸一两电复庆亲王、军机处、户部。略谓：

议者谓京师宜铸一两以下四种(即一两、五钱、二钱、一钱)，其用意盖有两端。中国用银向以两计，权衡画一。治世大经，中西所同。出纳简则吏弊少，平色同则商奸穷。此系为便民计，一义也。闻议者之意，拟请国家发款则将此一两之银元作为十足库纹，收款则按市价计算，补水交纳，岁可得盈余巨款。此系为筹饷计，又一义也。前一说确论不刊，后一说思之未审。无论何项银钱纸币，必须收发一律，毫无歧异，方能通行。若发款视为十足，而收款乃作九成，商民断不行用，无论洋商矣。窃谓京师创铸银元，自宜以一两者为正办，而尤以收发一律为宗旨。从古来铸币利权国家操之，利之所在视乎权，权之所行存乎轻重。国家重之则商民重，国家轻之则商民轻。果能出纳有信，纸币可行，何况银元。若收发一律，是国家视九成八成为十成矣，上重之则天下宝之。若收须补一二成之水，是国家视之为成九成八成矣，上轻之则天下贱之。国家收发既皆作为十成，市面视之即与十成库纹等，华洋商民必用十成之银而后能购得此一两银元，以纳赋税，何损之有。此法若行，商贾有交易简明之利，行旅有不受欺勒之利，民间交纳官款有杜绝浮索之利，银行有汇兑畅旺之利。一政

权，便民用，商民畅遂，国家已自有无形之利存乎其中。况将来天下通行，其价必涨，每年盈余必不止数十万，是利民之政即为利国之图，正不必在目前减省发款以为筹饷计也。洞管蠡之见，京师银元局断宜铸一两以下四等，而收发断断必须一律，银元上须铸明"准作库纹一两交纳赋税、官款，京外各库收发一律"字样。

**总署来电(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初六日到)**：有人奏，京师制造银元局，宜改铸一两重银元及五钱、二钱、一钱小银元等因。究竟改定后能否各处流通，足抵墨西哥银元，并此外有无流弊，务饬司道等通盘筹画，详细妥商，迅速电复。

**十一月二十四日(12月22日)**　札候补知府连捷等密查襄河、荆江水师各营弊端。略谓：

本部堂访闻该水师各营弊端甚多。如舢板勇丁每船缺额有至六七名之多者，长龙缺额尤多，其有舢板之营，甚有每船止勇丁一名者。哨官薪水、勇丁月饷亦多加扣减，以及搀用小钱、临时扣饷、冒领油费、不修炮船等事，不一而足。亟应一律委员严密确查核办，以饬戎行。该员等即就近认真严密确查。密查之后再行明查，限札到十日内据实禀复核办，不准有一字不实。

**十一月二十八日(12月28日)**　因鄂省需用活字排印公牍，已在沪购就，致电上海道余道台(联沅)给发免税单放行。

**十一月二十九日(12月27日)**　札北藩司严催各州县劝办积谷备荒。略谓：

前经奏明饬令湖北各州县就地筹办社谷，大县五万石，中县三万石，小县一万五，于该地方岁收中稔者，分三年将谷数照额捐足，并于三个月内先将章程议定举办。自饬办以后，现已半载有余，核计办有积谷者不过十余州县，而未据禀办情形者，竟有三十四州县之多，实属疲玩可恨。本年湖北各属岁收甚丰，时不可失。若不趁此力筹秋谷，以为未雨绸缪之计，以后如遇荒歉之年，将从何措手。经此次严催之后，各州县仍视为具文，逾限不办不复，即予撤任。

**十二月初一日(1900年1月1日)**　批江汉关道禀汉口茶商合股购用机器制茶为难，请仍照向章设立公栈公磅。略谓：

茶务不讲求种植制造，已非探源之策，其余俱属末节矣。惟洋商压磅割价，半由华商众心不齐，互相争竞，甚或搀杂作伪，致为洋人所乘，亦为茶市之害。兹据详，拟申明向章，定过磅交价之期，使不能任意反复。创设公栈，以免争竞，严禁作伪，以杜借口，自亦属维持茶务之要举。该关即派员督饬该商董等妥速筹议，认真举办，勿得空言搪塞。仍一面督饬印委各员以及众商随时认真讲求培植茶树、制造茶叶之法，务使中国大利不致外溢。

**十二月初四日(1月4日)** 饬各府州申送年在二十岁以内之诸生来省考录，派入武备、自强两学堂肄业。略谓：

本部堂前经调取通省生员年在十八岁以内者来省考核，派入武备、自强两学堂肄业。现在为时已将一年，缺额尚多，应再从宽调取。合亟飞饬各学于该学生员中认真挑选文理深通、人品端谨、实年在二十岁以下者，具文申送，催令迅速来省，听候考录，分别派入两学堂肄业。

**十二月十一日(1月11日)** 就宜昌教案办犯事电复宜昌陈守(其章)等。略谓：

约载应办者系真正匪犯，非必按单拿办，亦非以耳闻定案也。教士据教民开单禀报领事，领事据单照会，其中自必有诬攀妄指。是在地方官认真查访，分虽良莠。无辜者为之剖白，禀明照复，有因者分别轻重，传拿惩儆，轻者枷责，重者监禁而已，岂有妄拿不审、冤民破家、迁延不了之理，殊属误会可怪。若一味沽名推宕，教士久踞该县不去，教民唆耸日多，蔓引日广，该县小民必将扰累不堪。是令教案迁延不了者，皆不晓事之地方官贻之累也。务须认真持平妥办，务令教案早了，良民安业为要。

**十二月十三日(1月13日)** 札曾令传禄等务将武丰闸、鲇鱼套等闸工修筑完固。略谓：

青山堤内所建武丰闸，前饬委员候补知县曾传禄兴修，工程未能稳固，早已见有形迹。本部堂前于十月初间面加查询，反复开导，令其及早据实禀明，以便设法补救。乃该令一味强词掩饰，坚执不移。现委徐道家干前往查勘禀复，据称此处闸基土性太弱，工竣以来，尚未经过流水，左边闸身已有裂缝，闸底石脚已有移动等情。是此闸断不可用。除现已饬委徐道另行择地建闸妥修完固外，查曾令既已草率于前，又复支饰于后，耗费妨工，实属咎无可辞。本应严加惩处，惟念闸基土性本弱，当时复因工程紧迫，赶办期促，不免诸多粗率，姑予从宽记大过一次，以示薄惩。现在该令会同候补同知吴学庄承修鲇鱼套之姚家渡闸工。此闸工程尤巨，关系尤重，务须详察深思，核算精密，精足工坚，方可经久无弊。倘仍有粗率情事，定将该令从严参处，不能再为宽假。

**十二月十六日(1月16日)** 札工艺局学生月课不准再课时文。略谓：

工艺一局专为讲求各项制造而设，所有肄业学生必须课以有关制造之理法源流器物切用者，如算学、化学、格致、机器等类，俾使学生等明晓会通，得以施诸实用。期教习华文之意，一在令学生书理明彻，方能率循礼义，一在令其文义通畅，自然讲授易解，渐能自看艺学之书，仍期于工艺之学有益，岂欲其应

生童试耶。兹本部堂查阅工艺局月课卷,竟有时文题目,已属可骇。甚至有截搭题,尤为大谬。至局中定章所教功课,如机器、格致等学,并未出题,殊不可解。其算学题并不评定优劣,亦属不合。是该局于创设此局之意,全然不知。嗣后应由教习分门拟题,呈候本部堂亲自核定酌出所有各学生课卷,并候委员评阅发榜,不准再课时文,以收实效。

**十二月十八日(1月18日)** 札饬随同阅操文武官员不准坐轿并各自带食物干粮。略谓:

本部堂于二十一日亲到青山阅看操行军队,去时乘骑,回时乘车,均不坐轿。所有随往文武官员及一切人等,在操场附近地方一概不准坐轿,亦不准多带人役。自本部堂以下以及各员,均各自带食物干粮,善后局、江夏县均勿庸预备。

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卷七页一三一:

二十一日,校阅行军队。是日勉强骑马,遂得腹疾,然以后犹岁岁行之。二十七年四月,直隶知府吴永道湖北赴行在入对,皇太后问曰,闻张之洞办公每至达旦,须发皆白,确否。永以实对,又曰张之洞阅操乘马蓐食,领事观者皆免冠致敬。皇太后曰,威望慑外人,真大臣也。

**十二月二十日(1月20日)** 就湖北裁营节饷情形电复户部。略谓:

湖北通省绿营奏明五年分裁,又奏明将抚标两营兵全裁,以督标兵拨补。至光绪二十五年九月,计已裁三年,现实存马步兵一万三百九十二员名,藩、粮两库每年支兵饷并米折共银十五万九千七百余两。闰月加增。计五年裁竣,至光绪二十七年九月起,应实存兵七千三百二十八名,每年饷银、饷米共支银十一万六千余两。操防练军七营,共官弁兵丁三千五百零七员名,每年共支练饷八万五千七百四十五两八钱八分,每年共支饷钱五万二千一百七十六千四百余文。闰月加增。通省步队、马队、水师勇数各营多少不等,共计二十六营一队,官弁勇夫八千九百二十六员名,按六大建六小建算,每年共支饷项等银五十二万四千一百二十余两。闰月加增。

**户部来电(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初八日到)**:十月微电查各省现存制兵、防勇各若干,一年支饷银、饷米各若干,即日电复。

**十二月二十三日(1月23日)** 就湖北上两年厘金收入情形电复户部。略谓:

光绪二十三年分,湖北收过境厘金约钱一百零三万余千,收落地厘金银钱共计约一百零三四万千。光绪二十四年分,收过境厘金约钱一百零六万余千,收落地厘金银钱并计约一百零五六万千。

**户部来电(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初八日到)**:十月沁电查各省二十三四两年征收厘金各数目,即日电复。

**十二月二十四日(1月24日)**　奏陈校阅湖北近省各营伍情形。略谓:

臣于本年十二月十七日起,连日校阅各官弁骑射、打靶及各兵丁洋枪技艺,省营中靶在八成以上,外营中靶在三成以上。又于二十一日调集督、抚两标及汉阳协练军并护军营、武恺营、武防营、武功营、升字营各防勇至距省三十里青山一带地方操演行军队。臣亲加校阅,并令洋教习布置一切,随队察看,兵勇俱属强壮,部伍亦甚整齐。并由洋教习将各营分作两队,一为攻军,一为守军,互相比较。各军于攻守进退之间,尚能悉听调度。其施放枪炮,以护军营最为纯熟不乱,以及工程营之赶造桥垒、安放地雷,辎重队之运致军资等事,皆能合法。其余各营,其中亦有可观。惟此系初次合操行军队,内中各营生熟自难一律。现经臣严饬各营将予限一个月上紧操练行军队,俟明年二月臣当复行亲加校阅,再将操练出色及生疏疲缓各官弁兵勇比较等次,分别赏罚。果能从此切实训练,勤密不懈,当可渐收实用。

《郑孝胥日记》:(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十八日。岑尧阶来,出示广雅书,邀二十一日往青山观操行军队。二十一日。昧爽,登岸。闻广雅在两望恺字营,即乘马驰往,尚未出队。晤子培、星海、君立等。有顷,军发,遂先行。过白羊桥,至楠木庙。日斜,广雅始来。惟闻炮声东循山麓而北,久之,见青山上有旗帜隐然报攻青山者已退敌矣。广雅遂赴青山,众皆随之。抵大王庙下,天已薄暮,诸军收队,凡五千余人,绵亘里许,武备、两湖诸生之从役者百余人。洋员为教习,攻军为何福满,守军为福克司。余登普安船,扬帆上驶至楚材船侧,广雅已登船,留夜饭,在坐者子培、星海、纪香骢及余。夜归武昌,已三鼓。(第746页)

**同日**　折弁赍到御赐福字一方,上谢折。

**十二月二十九日(1月29日)**　奏陈湖北整顿田房契税情形。略谓:

湖北自盐厘抵还洋债以后,户部拨补之款不敷至银数十万两,又益以加拨东北边防五万二千两,加拨镑价二十四万五千两,添拨两关税务司十万两,旧案四国洋款加价不敷一万数千两。数月以来,臣等督饬司道迭次筹议,即使明年户部拨补皆系有着,短绌实款亦在四十万两以外,是实非有开源之法不可。拟有筹办之法三条:一整顿田房契税,二抽收烟酒糖税,三加征土药税厘。三事并举,或可得有大宗的款,以资补苴。查湖北田房税项每年所解正税盈余不足万两。以通省六十八州县计之,何止此数。而税收如此之微者,一由于民间多以白契成交,不肯投税。一由于民间虽经投税,多乘地方官交卸之时减收契税,仅盖县印,并未照例请贴司印契尾。一由于书吏包缴,干没亦多,层层中饱。三弊迭乘,而契税尽矣。今欲一清积弊,莫若由司颁发契纸。查湖北各府

县，向多由官刊发契纸者。兹拟变通办法，改由藩司、善后局刊刷三联契纸，盖用藩司印信，编立号数，令善后局会同经理，以杜司吏需索之弊。先行发交各州县若干张，存储备用。由各州县选派公正绅士设局经理，不假吏胥之手，以免扰民。嗣后民间卖买田房，一经成交，业户即自行赴局投税，请领司印三联契纸，照式填写，将中一联截发业户收执，上一联赍司稽核，下一联留县存查，各处皆可参观复对。如此，则以后民间无不用司契之产，州县自无私税匿报之弊，而税款可期核实。并定有简明章程十条，皆系参酌民情，事事从宽，期于通行无碍。

**同日**　奏陈湖北加征烟酒糖税情形。略谓：

烟酒糖三项，本省各属多有出产制造之区，其外省贩运来鄂落地行销者亦广。固思烟酒糖不过供人嗜好之物，并非贫民日用所必需，自可酌量加抽税项。查光绪二十年曾准部咨行令烟酒加收三成，茶、糖加抽二成，当经遵照加抽奏报在案。惟前次及此次部章加抽系指厘局所收过境之厘，并未于出产之处就地征税，亦未于行销落地之处抽捐。兹拟除过境厘金照章加抽，现于贩运过境者概不过问外，饬令各州县并委员于出产地方、商贩繁盛行销市镇设立专局，专就烟酒糖三项，分别出产、落地，酌抽税项，就市价之低昂，定抽税之多寡，总以不及其价十分之一为度。

**同日**　又奏陈湖北加征土药税情形。略谓：

宜昌关税专恃土药一宗，与他关以货税为主，土药只属一端者，迥然不同。近年以来，该关每岁仅收税银四十万两内外，乃指拨之款屡次加增，以入抵出，不敷甚巨，非加征土税，断断无从凑解。查湖北土药来自川、滇，其行销有水陆两路。陆路毗连湖南、陕西各省，山路纷歧，如骤议有加征，必致多方绕越，查不胜查，税收反更有减无增。至水路行销土药，均由川省乘用长江轮船运销，经过宜昌洋关报完税厘，沿江直下。若上下游一律照加，自然无可绕避。拟即遵照部章，将土药税加征三成，惟下游上海、天津、宁波、汕头四关必须同时举办。如下游别省不加，土贩绕道趋避，必至全无收数。请饬下总理衙门、户部催令下游各关照加，以裨饷需。

**同日**　致电总署转奏朝廷陈鄂省税厘陋规收解情形，并按年捐助饷银数目。略谓：

十一月洽电奉旨，令将关税、盐课、厘金裁却陋规，提充公用。查鄂省十数年以来，税厘、盐课各项迭次裁节，外销归入正销者为数甚巨，总计裁提外销每年已在二十六万以外，似与他省未经多裁者微有不同，实无余力提款另解。惟

值此时艰，大小臣工受恩深重，分应稍效涓埃，以尽微忱。拟以后每年由督署捐助饷银二千，抚署捐助饷银一千，藩司捐助饷银一千，盐道捐助饷银一千，荆宜施道捐助饷银五百，汉阳府捐助饷银一千二百，荆州计捐助饷银一千，共银七千七百两，按年发交善后局充饷造报，聊以添凑拨不敷之款。

**奉上谕**：张之洞、于荫霖电奏，税厘陋规无可裁提，请每年捐银七千七百两等语。张之洞久任封疆，创办各捐，开支国家经费奚止巨万。湖北一省岂竟弊绝风清，毫无陋规中饱。乃以区区之数，托名捐助，实属不知大体。张之洞、于荫霖著传旨严行申饬，所捐之项著不准收。

**十二月三十日(1月30日)**　致电荣中堂(禄)。略谓：

湖北汉阳枪炮厂自明年起，每年可出枪七千枝，弹三百五十万颗，过山快炮一百尊，炮弹五万颗。惟查快枪快炮定式，每一快枪须配弹一千颗，每一快炮亦须配弹一千颗，方为足用，合计须快枪弹七百万颗、快炮弹十万颗。今鄂厂因经费支绌，造枪弹之机器止能造至此数，若再添机添工添料，尤苦无措。现在窃拟有专为鄂省枪炮厂筹款一法，日内即具折奏陈，伏望中堂主持，免致户部批驳。

**是年**　女仁準适仪征卞绶昌，前闽浙总督卞宝第之子。

**约在是年**　致函江宁鹿滋轩(传霖)。略谓：

两江履新以来，伏惟大猷炳焕，履体绥和，定如遥领传闻。惟新宁犹未北上，以后局面未定，恐诸事难期速效耳。江南外貌虽大，人才不多，侍曾历其境，深悉其难。总之，三十年来，纯是人情，根蒂难拔，欲壑难盈，如何有人才耶。程道洛仪在江南道班中，自是第一人才，台端赏识不差。渠久在江南，于各事利弊知之甚详。官场积习，劣员踪迹素行，大率皆能言之。其人端廉俭约，综核细密，诸事皆思为公家节省。其办事深入任怨，甚有力量。若与之相好，亦能规谏。此其所长也。惟量狭多疑，亦是一短。要之，江南人才已无出其右者。得公鉴拔而倚任之，必能为公尽力，有裨时局矣。渠入觐后，如蒙放一缺固好，倘一时未邀简放，回江后使之署一道缺最佳，见效最快。否则，使之办上海制造局最好。缘沪局近二十年，人人皆视为金穴铜山，有弊无利。军械为方今第一要务，岂有岁糜百万，徒饱私囊之理。故以程道为总办最好，可保此百万不致令群蠹争吞。此局本江南一大事，近闻有廷旨责成台端，故不觉率臆越俎，为公筹之，幸不罪其饶舌也。侍庸驽衰朽，日甚一日，楚事之棘手亦日难一日(大率为贫窘耳)。新样难题甚多，而帮手甚少。大约再勉强支持半年，只可引病乞罢矣。又一函略谓：儿子权签分户部，即日日驱车入署，伏案点稿，亦须十五六年方能补缺。时势日艰，年力已过，即使吏事娴熟，亦于时局无关。

况骛行纸尾，并无吏事之可学乎，且每年须赔贴资费千余金。此数十年之费，拙力岂能供之。是以令其在外历练世事，或可稍裨实学。惟在鄂深居署内，不便令其出外交游，又不便令其讲习公事，则仍是一无所见闻，无从阅历。方今洋务最为当务之急，故拟令其至海外一游，或可开扩胸襟，增益不能。然自行出洋，诸多未便。执事现领南洋，欲恳赐给一公牍，派其至东洋、西洋各国游历，考究武备、水师、陆师各事宜，学校章程及农工商务等事。声明该员自备资斧，不领薪水。但须咨明总署及东洋、西洋、俄、美各国出使大臣备案，庶到彼得以博览考求，不至为人所拒耳。此举于公事毫无干涉，于他人毫无妨碍，想可行也。兹令其叩谒，敢祈进而教诲之。如尚可造，即望裁成，感曷有极。[按：本月十一月二十二日，召刘坤一来京陛见，以江苏巡抚鹿传霖署两江总督。明年三月，刘坤一觐见，旋回任。]

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卷七页一六二：

易顺鼎《送抱冰师入觐诗序》：光绪己亥冬十一月二十三日，鼎以道员召见，奏言皇太后春秋已高矣，皇上圣学无人辅导，圣躬无人调护，敬举吾师鄂督张公学问、干济、公忠并当代第一，请召入备顾问，于圣学圣躬皆有益，将来皇太后亦可放心。语毕，天颜均甚和。闻慈圣称公人极正派，但恐事烦，不能离鄂耳。比枢臣入对，慈圣即述鼎奏，将召公，枢臣或尼之，不果。甫半月，遂有立储之举。至次年五月，遂有拳匪之变矣。

戊戌十二月，得京讯，十六、十七两日，皇太后召见溥字幼辈十余人。此立储以前事也。立储事盖酝酿一年而始决。此一年间，惟责各省以练兵筹饷，办团御侮，未尝以密事问鄂。《惜阴堂笔记》言此事甚详，附录于后：戊戌以后，太后欲行废立甚急。己亥，合肥在大学士任。一日，法使往访，询果有此事否。外国视国君无端废立，决难承认。午后，荣禄往访，传太后意旨，欲探外使口气，合肥即以是晨法言述之。合肥知都下不可居，谋出外，旋督两广。李既不能助，刘又有违言，事即难举，不得已而先立大阿哥。荣禄只探两人者，因湘、淮军仅存之硕果，不无顾虑，而先探其意。此外疆臣，盖可置之。荣禄早年为清流弹劾罢职，参者即系侯官(陈宝琛)。荣禄在日，虽经屡荐，终未起用。南皮清流领袖，荣素不与通函电，亦在可置之列。传言同有电询，非悉当年情事者也。按戊戌七月，盛京堂自京来电述荣语，谓素来佩服，拟先通函，公未即答。至庚子四月，始有书问往还，见于本集。语似推重而实凌虚。废立大事，岂有素未谋面、并未通函而密询及此者。惜阴之言可信。

# 光绪二十六年(1900)　庚子　六十四岁

义和拳(团)蔓延直隶,进入京、津。
八国联军入侵。“东南互保”。
授李鸿章全权商停战。
联军入北京。
慈禧太后挈光绪帝西奔。
自立军事败。
各国提出和约大纲十二条。奉旨照允,惟望磋磨补救。
下诏变法。

**正月初二日(2月1日)**　电复福州许制台(应骙)。略谓:

立储事,敝处拟接部文再奏贺。贺折只写“跪贺天喜”,不用骈文。[按:上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封端郡王载漪之子溥儁为皇子,承祧同治帝载淳为嗣,故云。]

**正月十一日(2月10日)**　致电东京钱念劬(恂)。略谓:

立嗣乃本光绪五年懿旨上谕,京师并无他说,各使馆亦俱安静。康党造谣煽动,诬诋慈圣,各报妄传,深恨仆之攻驳康学,故于仆极口诬诋,谓京城有大举,鄙人已允,骇愕已极。中国体制,岂有一外臣与秘谋之理。查天津《国闻报》,上海《中外日报》、《苏报》、《沪报》,汉口《汉报》,皆日本保护。阁下务访其外部,并商近卫、伊藤述鄙意,与之婉商。务请其速电驻华公使及各领事切告各报馆事事务须访实,勿信逆党讹言,刊报勿用康党主笔,万不可诋毁慈圣,有碍邦交。

**钱守来电(光绪二十六年正月十六日到)**:外部即电彼使饬国闻、沪、汉三报慎言,余无权。

**同日**　遵旨札饬川盐、土税各局清查各项陋规中饱,提归公用。略谓:

迭次钦奉谕旨,饬令清查税厘、盐课各项陋规中饱,提归公用,亟应钦遵,认真办理。查宜昌川盐总局所收盐厘,近年渐形短绌,其中显有别项弊端。现闻该局大小委员人等进款尚优,此等钱若非侵蚀正款,则系需索商贩。又宜昌土税总局及所属野三关税收较前短绌,而访闻该局大小委员人等进款颇优,自必系中饱较多,正税因之日减。至该局委各员薪水局用,亦多靡费。又北路土

药补税局，闻委员进款亦优，而且减价卖放，不粘印花，诸弊丛生，以致补税经费异常减少，尤为可恨。现当屡次奉旨整顿之际，断难稍事含糊，致滋弊混。应将盐厘一项责成宜昌川盐总局陈道严切查明上年川盐税课因何收数短绌，现应如何整顿始足以使盐厘大旺，以及该局员司事中饱之数实有若干，及能提归公款若干，该局额支各费每年再能减省若干，悉心妥议，据实禀复查核。土税一项，责成宜昌土药总局刘道督同北路土药补税局欧阳令，各将每年委员司事中饱之数彻底清查明确，悉数归公报解。至减价卖放、不粘印花诸弊，并由宜昌土药总局督饬北路土药补税局从严禁革，毋再阳奉阴违，致干查究。

**正月十四日(2月13日)**　电复长沙俞抚台(廉三)。略谓：

贺折只用"跪贺天喜"为妥，折须两份。

**俞抚台来电(光绪二十六年正月十一日到)**：京师电，云直督袁贺立嗣系用黄面红里骈文，折两分，湘可仿办等语。愚意若照戊秋训政，只用跪贺天喜之折，较为简妥，不识可否。

**同日**　又电长沙俞抚台(廉三)。略谓：

京城镇定无事，各使馆亦俱安静。沪电乃康党所为。来电所云闻拿遁藏者，乃联名电总署之经元善等，非发此电之人。此外在沪真康党有五六人，并未出名。每日在各报馆主笔，造谣煽乱，捏造事实，诬诋朝廷，狂悖已极，凶狠已极。康党仇鄙人尤甚，捏诬之语怪诞万分，几乎每日必有凶焰之炽，至此而极，但恐亦不能久耳。

**俞抚台来电(光绪二十六年二月初五日到)**：沪电云，各国兵轮北驶，确否。十六日又电：贺折拟开篆后随月折拜发，到京已在二月下旬。若候部文，恐过迟也。第二电即遍示官绅，俾知京师镇定，众情自安矣。

**正月十六日(2月15日)**　严禁假冒洋牌开设钱庄钱店：

前因汉口钱庄钱店家数太多，屡有倒塌，大为市面闾阎之害，遂饬令汉阳府限定额数一百家，严禁私开，并不准钱庄私出花票。乃今年复有奸商数家垂涎钱店钱庄私出钱票银票之利，潜谋假冒洋牌，央求洋人包庇，希图规避，实堪痛恨。若不严申禁令，何以杜坑害而遏刁风。饬江汉关道即日再为照会汉口各国领事勿为奸商朦混，为其包庇、袒护。

**正月十七日(2月16日)**　分别致电西安端抚台(方)、江宁刘制台(坤一)、福州许制台(应骙)，询贺立嗣折何日发。

**正月十八日(2月17日)**　饬各统带、管带考究操练，并派武备学堂优等学生分赴各营充当哨官，责成训练。略谓：

方今练兵最为急务，而各营操练殊无起色，总由各营统带营官中不知振作

者颇多,一味敷衍。日前青山阅操,各营练军竟至将枪向上一轰,以致各洋教习传为笑柄。各练军等岁糜重饷,所作何事,尤堪愤闷。本部堂体察各营情形,凡仅派教习教操者,皆无益处。营官哨官但讲排场,一切喊口令、教枪炮俱委之教习,不知要此营哨官何用,以致教习既无事权,兵勇亦不能畏服遵从,尽心受听。总之,上等必须营官自解各种操法口令及各种枪炮用法,方能指授弁勇。其次亦必须哨弁深明操法,自传口令,并于枪炮各种理法俱能通晓,方能收捡得法,教演命中。此时营官难求,万不得已,惟有暂行拣派通晓操法军械学之武备学生充当哨官,即兼为教习,方能有益。现已札饬武备学堂将优等各生挑选若干名,听候本部堂复加拣选,分派各营充当哨官。如学生不敷,再就本营外营哨弁中择其较为通晓者挑选派充。其各营官务须按期前赴六营公所赶紧学习,将一切营阵操法、枪炮理法随时认真学习,本部堂当不时传各营官面加考核。如有全不解悟进益,不能自行教操者,定即撤换。

**正月二十八日(2月27)**　电复西安端抚台(方),告以贺折"两江、浙、闽、湖南来电均用'跪贺天喜',黄面红里,两分。敝处与于中丞(荫霖)亦照办已发。愚见似乎不用骈文亦可"。

**是月**　京察考绩。

**奉上谕**:湖广总督张之洞久膺疆寄,任事实心,着交部议叙。

**二月初七日(3月7日)**　札江汉关道遵旨禁止购阅、寄送悖逆报章及续开报馆。略谓:

正月十五日奉上谕,康有为、梁启超罪大恶极,迄今尚未弋获,仍在沿海一带煽诱华民,并开设报馆,肆行鼓簧,但使无人购阅,该逆等自无所施其伎俩。着各该督抚逐处严查,如有购阅前项报章者,一体严拿惩办等语。查康、梁二逆在南洋造为《天南新报》,在日本造为《清议报》。该逆等恃其远在海外,且洋人不知中国情事,莫能辨其虚实,得以欺朦洋人,任意捏造。其意不过欲使内地各匪造谣作乱,外洋各国伺便乘机,使我中国不能一日安靖,以遂其凶逆之隐衷而后已。此二报传入中国各报馆中,不免以讹传讹,互相采录。长江一带会匪素多,因之造为各种揭帖,公然纠众谋逆,实堪发指,亟应遵旨严禁。以后沿海各省报章其恪遵谕旨,并无悖逆字句者,仍旧准其阅看。如有语涉悖逆者,一体禁止购阅,并禁止代为寄送,严行查拿惩办。并闻华人有拟汉口续开报馆者。当此讹言繁兴之时,恐不免摭拾上海及外洋各报,传讹惑众,将来开报馆之人必致自蹈法网。与其拿办于事后,不若豫防于事先。如在华界开设者,禁止购阅递送,房屋查封入官。即在洋界开设,冒充洋牌,亦断不准购阅递

送,违者一并拿办。

**二月二十日(3月20日)** 致电盛京堂(宣怀)。略谓:

现铁厂与铁局酌拟结稿。其文曰:"实结得光绪二十二年四月十一日汉阳铁厂改归商等招股接办,所有机器物料及各处厂屋一律接收清楚,册报铁政总局详报在案,并议定每炼出生铁一吨,捐缴银一两。拟俟寻获佳煤矿后共设炼铁六炉,每年可出铁约十万余吨,即每年可缴官款约十万余两。蒙湖广督部堂张奏咨亦在案,并非不论出铁多少,每年认缴十万。计自商等接办之日起至二十五年年底止,共只炼出生铁八万四百七十一吨六百二十启罗,俱有册报可稽,已照预提官本百万奏案,遵预缴银五十余万两,随时缴还从前官办铁厂所欠华洋各商紧要各款,并划扣枪炮厂所用铁厂钢铁价值,并无余存,是预缴银数已较出铁吨数多至数十倍。至现在出铁吨数所以不能遽多之故,实因采购焦煤道远价昂,仅开汉阳厂一炉,复兼炉座时常出险,停炼加修,致出铁未能畅旺。须俟萍乡煤矿洋窿告成,运道通达,能以六炉齐开,出铁吨数加增,捐数自可照案按吨多交,商等亦不致久受亏累"等语。是否妥协,请酌定示复。

**盛京堂来电(光绪二十六年二月二十八日到)**:结稿似甚周匝。"已照预提官本百万奏案"下,加"均于预付轨价内先缴银五十余万两"字样。中国钢铁销路甚狭,六炉出铁,恐无销路。结语"运道通达"之下,拟添"资本筹足,销路畅旺"二句,以免后来诘责。

**二月二十一日(3月21日)** 就延订洋员订立合同事咨会南、北抚院。略谓:

十余年来,本部堂谕饬各学堂、局、厂延订东、西文武教习以及工师匠目,所立合同无不详商细酌,始饬订定。其间亦有厚薄之殊,则悉照所订之人之学术浅深、官阶崇卑而定,固有不可一概论者。然办事不厌其详,嗣后凡遇订合同,自应益加慎密,勿涉大意。

**二月二十六日(3月26日)** 就诛悖逆惑众之匪杨国麟一事电复荣中堂(禄)。略谓:

水师田镇营拿获一人名杨国麟,冒充职官,吓诈生事。忽称翰林,忽称尚书杨姓之子,忽称宗人府查事人员,忽称亲王,忽称按察使。解交蕲州讯供,又称是康有为之弟。解省发审,又改前供,但云系宛平人,真姓真名不能说出。随口变幻,甚至书写一纸,自称谕旨,索取库平银二百两,令送往伊龙虎山,尤为狂悖可骇。与监犯禁役言自称天下一人,其情形似疯非疯,外间匪徒因之讹言四起。最后供系山西平遥人,名李成能,山西、奉、直店铺亲戚甚多,因游荡破家,出游各省,与山海关副将萧仰溪、关外铁路站长萧钰廉皆系亲戚,并与斌副都统认识,所有悖逆言语,皆系会匪教唆。又求电询中堂,但写成能两字,自

知其人。因其坚执不移，故特奉询。今接尊电及直隶裕制军、斌副都统，山西、天津各电，所言皆无影响，是该犯狡诈支展，意图缓死可见。近日武汉匿名揭帖迭出，有自称兵马大元帅，纠众为乱，语多影射此案，以致众情惶惑，显有会匪藉端造谣生事。若不速为惩办，不足成安靖人心。已照会匪定章将该犯正法，当即具奏。

**荣中堂来电(光绪二十六年二月二十三日到)**：前奏谏电，以所事毫无影响，巧电已奉达矣。惟究系何案何事，尚未据尊复。务祈将始末详细速为电复为盼。

**三月初七日(4月6日)**　致电江宁鹿制台(传霖)。略谓：

李鉴帅(秉衡)奉命巡阅长江，于上月二十七日到鄂。鉴帅意拟请尊处派一兵轮，以便常川乘坐，往返巡阅，并请派轮于二十日外即来鄂迎候。

**三月十四日(4月13日)**　致电东京李钦差(盛铎)，请托日本印刷局代印钱票于前定一百万张外，照原式再印二百万张，分期运鄂。盼速成，订明此二百万张务于年内交清。

**同日**　就湘省拟派委员来汉阳厂学习枪炮制造事致电长沙俞抚台(廉三)。略谓：

鄂省枪炮厂乃系创设，委员未习制械，工匠多系初学，尚未得其精微。虽造枪炮尚可胜于他省，然较之德国所造尚隔一尘，往往造成各件，择其不尽合法者时加修改。鄙衷为此正深焦急，去秋已派武弁匠目多人赴东洋炮工厂学习。湘省如仅来鄂学，恐无益处。如尊意欲讲求此事，似宜派聪明识字略通文义工匠数人亦赴日本学习，每人每年用费约三百元。鄂省现派有监督钱守恂在彼，可兼为湘匠照料，无须另加薪水。如此，方有实在益处。盖枪炮理法极为精深，非有机器即能造精械也。

**三月十六日(4月15日)**　电复户部。略谓：

湖北向章扣收六分减平，奏明凑还四国洋款。续于二十三年准部咨，令凡向不扣减平者一律添扣六分，另储报部候拨。计自二十三年七月起至现在，藩司、粮、盐道三库及荆州满营解司库银，共扣收五万三千三百十余两，内除二十四年奏拨银二万四千两凑还汇丰银行外，实存银二万九千三百十余两。再，查旧案所扣减平及历年所收二成茶糖、三成烟酒厘金，均奏准全数截留凑解四国洋款，并无另存听候部拨之款。又新办烟酒糖三税甫经开办，尚无成效，已接贵部咨奏准留鄂供拨补不敷之款。

**户部来电(光绪二十六年二月二十日到)**：二十五年起至现在，扣存减平及茶糖烟酒税厘并报部候拨之数除拨用外，实有若干？希速电复。

**三月二十日(4月19日)**　因监利县螺山地方教堂被毁,饬荆州道、府赶紧查明,严拿究办,万勿任其蔓延,再生事端。

**奭道、舒守来电(光绪二十六年三月二十六日到)**:朱河圣公教与鸭澜天主教仇,十六,毁天主像器,租房未伤。

**三月二十三日(4月22日)**　致电总署请调徐建寅来鄂差委。略谓:

前福建船政提调、直隶候补道徐建寅,前年奉旨督理农工商局。该员到京后,即奏请开去卿衔,裁撤农工商局。该道接奉军机处交片,奉旨允准仍以道员交船政局差委,该道因病尚未赴闽。该道在闽水土不服,拟不赴闽。窃思鄂省遵旨设农工商等局及武备学堂,正需译书、教习。徐道素来讲求制造、化学、武备,于今日各局、各堂最为有用。窃拟遵照钧署奏案,调该道来鄂差委。是否可行,仍祈钧署示遵电复。

**总署来电(光绪二十六年三月二十五日到)**:徐道建寅可由尊处奏调。发电仍宜从简为是。

**三月二十五日(4月24日)**　札武、汉驻军各营听候校阅。

所有护军、武恺、武防、武功、宜防各营勇丁及督标、抚标、武昌城守营、汉阳协各营练兵,一律调集前往洪山官道以南、东抵募旗山、西抵梅家山一带札营,操练行军队。届时将所有各营兵勇统分为甲、乙两军,迭为攻守,互有进退。所有两湖书院、武备、自强、工艺各学堂学生均令随同入队操练。饬各营将领严行约束兵勇,于扎营处所及行军经过地方,不准稍有骚扰,禁止擅入民房,毁坏器物等件,践踏田园禾苗蔬菜,不得强买强卖,争夺食物。其有操演必须经过麦地者,俟操毕后由地方官查明青苗是否受损,酌量赏给钱文。如有骚扰生事者,将弁、兵勇均予严惩。

**同日**　谕示文武各员力戒骄惰安逸,习劳从简。

本部堂及随从文武员弁俱系自备食物,阅操时并不设桌椅高坐,站立稍久间须休息,亦只席地少坐。所有执事各员及随同观操人等,均不准乘坐肩舆,摆列高座,携带马扎。

**三月二十七日(4月26日)**　往省城东门外洪山一带校阅防、练各营合操行军队。

**三月二十八日(4月27日)**　就大冶与日本互易煤铁事再电盛京堂(宣怀)。略谓:

最要者尤在期限太长,至多似不可过三年五年。若照十五年每年五万吨共七十五万吨,设或将来佳矿不多,东人必须取盈,铁厂转无可用。昨准日船运铁完税之咨,则一切似已商定,但不知期限已改几年,原合同已更正否,此事

已奏咨有案否。此等事合同虽定,若非奏咨有案,仍可再商。且合同有"湖广大宪"之语,似即指鄙人而言。敝署并未咨复定议,则此语鄙人实不敢贸贸承认。鄙意为今之计,惟有严其吨数之年限而稍宽其增价之年限,或许以照此吨数只先定五年,五年以后再议。此五年内价值即照现议之价此加彼减,日商或肯就范。弟专为铁厂利害计,即专为台端计,祈鉴谅详酌。

**盛京堂来电(光绪二十六年四月初六日到)**:此次回沪,当再摘录钧电与原议之小出切商令更改年限,以副宪廑。

**四月初一日(4月29日)**　札北善后局等给发操练行军队各员弁兵勇奖赏。略谓:

各营合操行军队系属初次演习,大致尚属可观。虽操法生熟不等,但各该员弁兵勇均属勤劳奋勉。其间以护军营、武防中营勇丁、抚标练军营兵丁为较胜。武恺各营勇丁优绌相间,未能一律。余营兵勇又次之。自应酌分等次,各给奖赏,以示鼓励。

**四月初二日(4月30日)**　因当阳观音寺、育溪河及荆门州属郤家集等处会匪首朱光灿等聚党甚多,到处强抢,恐酿巨患,饬宜昌镇中军罗游击合力严拿,擒渠散党,勿令滋蔓。

**四月初四日(5月2日)**　续派总兵吴元恺、游击张彪等六员,武备学生艾忠琦等三名,两湖书院学生陈问咸、黄轸等六名俱往日本游历,以四个月计。又两湖书院学生马肇禋等二名、工艺局学生刘修鉴一名,俱往日本游学。

**同日**　札派护军营分防卢汉铁路工地,并札发《护军铁路营驻工章程》十条。

**四月初六日(5月4日)**　札游学日本各武员弁务须自重自爱,力求进益。略谓:

访闻游学日本之武职二十九员弁,其中大率皆能循礼自爱,用心耐劳。惟其中亦闻有行止粗鄙,言语不谨,妄肆诋毁者,实属大负期望。各该员弁须知派令出洋学习武备,乃系本部堂重视武职、优待厚望之意。正宜同心努力,勤学成才,方能见重外人。若诸事不知大体,任意妄言,自相诋毁,且举止或不能循谨,不免贻笑外洋,有损国体。现已谕令张游击彪传谕各员弁一体懔遵,此后务当砥砺品行,用心学习,言语谨慎,诸事恪遵监督指示。各同人亦宜同心和睦,不得因细故忿争,自爱自重,力求进益,以成有用之才,毋再故违干咎。

**四月初九日(5月7日)**　致电荆州奭道台(良)。略谓:

英兵深入内地自称被殴一案,已将先后两禀照咨总署以备辩论矣。查此事彼兵无照深入百里之外,未免冒昧。乡民先仅惊疑拖船,继复邀往礼待,即

是已经认错。我又缉拿生事之人，照例惩责，并为出示儆戒将来，已是力顾邦交。兵船返楚无期，岂能将贫民羁押久候。至若罚一乡之银，累及无辜，既非条约所有，亦于情理不合，断难照办。惟地保赴船代认不是一节，尚可允从。或令公安县王令作一函与兵船官，交领事转达，言该县乡民愚鲁，不应拖船上岸，洋兵不免劳苦，该县深为抱歉抱愧，特专函代乡民谢过，并送洋酒牛肉或他食物以犒洋兵，并言俟兵船回荆沙时，该县当自赴沙市拜候该兵船等语。盖地方官认过送礼，为愚民免累，虽是顾全邻谊，实则保护吾民，如此较为得体可行。望切商英领事妥为了结。如彼不允，听其申报英使可也。

**四月十一日(5月9日)**　电复上海钱守(恂)。略谓：

小田总领事在华久，诸事相得。此次被命回国，未知何事。约何时行，是否暂回，仍来华否，实系驰念。拟邀其来鄂一谈，有要语甚多。望即转达。

**钱守来电(光绪二十六年四月初十日到)**：小田被命回国，心实恋恋，愿谒帅叙别，惟必蒙召乃有词，彼欲帅电询转谕。恂意迳电、转电均可。

**同日**　致电施南额守。略谓：

利川匪痞犯差杀官，聚众至六七百人扑城，业经击退，擒斩多名。现协兵到利剿捕，当更得手。惟此案究系何项匪徒，因拿犯如何滋事。其初团首仅请禁逐，何以数日辄聚数百人之多，恐未必俱系游勇会匪。蔡令来电情节太略，该府迅将起事情形详细查明，据实电复。

**额守来电(光绪二十六年四月二十日到)**：利川情形，委员查系外来哥匪开堂放飘，蔡令闻报差拿，获匪三名及飘薄一小箱。投宿冉姓饭店，众匪含恨赶至，杀死多差，伤四差，将犯劫走，搜箱无获，放火烧屋。匪首颜明山等见事重大，起意聚众抗官，一时地痞游勇随声附和，数日聚有三四百人，号六七百。潜夜扑城，被兵击退，现在鹰嘴岩一带聚散无常。

**蔡令来电(光绪二十六年四月二十四日到)**：探得颜明山因受伤甚重，不能远逃，卑职立派壮役旷明等协同巡防营兵，于二十三日在交界之磨刀溪，将颜明山拿获，验明手腿带伤属实。除当堂给赏，一面讯供详办，并饬缉余匪。

**四月二十二日(5月20日)**　函复京荣仲华中堂(禄)。略谓：

晚幽冀迂儒，素乏干济之略。承乏疆吏，已逾十年，无补时艰，夙夜愧疚。犹忆昔在京朝，与故协揆李文正公(鸿藻)素称雅故，每闻其谈及衷曲，谓平生相知最深，交谊最厚者，远者文文忠公，近则执事。谓文忠笃棐忠贞，竭诚尽瘁，执事公忠宏达，直道不阿。晚深信文正之取友必端，故于台端素深景仰。祇以踪迹阔疏，恨未获一瞻颜色。兹读来函，道及文正当日交谊议论，许为兰臭之同，推及屋乌之爱。怀贤感旧，益用怆然。垂爱至殷，尤深铭感。方今时事日棘，又非十数年前气象。入告讦谟，间从下风，传闻一二，要皆上沃圣心，

下维全局，正而不迂，通而不杂，钦佩尤不可言。湖北枪炮厂创设仅止数年，经费既支绌，而地处腹省上游，委员、工匠通晓机器制造者实不易得。晚极力考求督率，终愧未能遽臻十分精美，歉仄奚如。寄京考验之枪虽较沪差胜，而较之德造究属尚逊一筹。自当恪遵来牍，加意研求，日臻精利，以副荩嘱。

**四月二十六日(5月24日)**　致电利川杨副将、蔡令。略谓：

匪首颜明山如实系带队扑城之匪，即行正法。积匪悍党，必须趁此兵威，查拿惩办。总须分别良莠，不可滥杀。严切约束兵勇，万不可扰害百姓。

**杨副将、蔡令来电(光绪二十六年四月二十八日到)**：匪首颜明山，会同讯明开堂放飘、带队扑城属实，遵谕即行正法。

**同日**　咨北学院将武备学堂藉端生事之学生朱建时等三名注劣。略谓：

日前操练行军队，武备学生竟有与委员滋闹情事。操演之时，亦有乱行嬉戏者，实属不遵军律，不敦士品。且查该学生等平日在堂，亦多有藉端生事者。查有方宾观、沈翔云、朱建时、黄显荣、黄瑞兰五人最不安静，均即行革除学堂。其中朱建时一名系大冶县廪生，黄显荣一名系随州附生，黄瑞兰一名系监利县附生，该三名并即咨请学院注劣。请烦查注劣施行。

**四月二十七日(5月25日)**　以英商瑞乐公司违约，令将原定购蜡皂等机合同作废，咨复南洋大臣刘坤一，略谓：

前年八月十七日，曾经札委李绍远与英商瑞乐机器公司定购洋蜡、肥皂、香水等机。三项共价九八规银九千两，八个月运鄂交货，公立合同，并经英领事签印在案。迄今逾期已久，尚未运到。该公司以李委员不肯将机器详细情形相告，以致无从办理为词，声称其不违背合同。查蜡皂等机详细情形详载合同，无须待委员相告者。该行机器逾期不到，实系咎由自取，不得诿过于李委员。此项机器逾期大半年，误事非浅，本应向该行理论赔偿。但该行现在既愿通融，设法另行售卖，应饬令该行即将原合同作废，所有机器听该行另行售卖，所有盈亏均归该行自议，与我无涉。

**五月初三日(5月30日)**　就洋货进口加税免厘(或称税厘并征)之议电复苏州鹿抚台(传霖)。略谓：

洋货加税免厘，若照盛(宣怀)、赫(德)原议，每年可增收二千万两。恐各国未必全允，然每年亦必可增收一千万两，实为巨款，机不可失。至土货冒充，断无其事。土货出口须完正税五分，若再冒充洋货进口，又须完并征税厘十五分，是共完二十分矣，断无如此愚商。照此办法，利权内操于户部则有之，利权外操于洋人则无虑。现在各关岁收洋税二千余万，银存关道，拨听户部，曷尝

操之洋人乎。此间曾见盛、赫密议节略,云加税议成后,可将洋债由关扣还,将七省厘金仍各还本省。此节略已进呈,想不能翻异,且加税之名甚好。若此事能办到,不惟筹巨款,且于国体大有光彩。或疑洋人何为以大利与中国,彼乃图收税简易,则洋货畅销耳。敝处定计赞成此举,日内即覆奏,并先电奏。

**鹿抚台来电(光绪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五日)**:盛、聂所议加税一事,虽云只免洋货厘,必致夹带土货一并免厘,不容稽查,抽厘渐归乌有。名为加税,实则免厘,利权外操,为害甚大。鄙见如此,尊处如何议复,祈示大略。

**同日**　就洋货税厘并征一事致电总署、户部转奏朝廷。略谓:

此举若照盛宣怀等原议,可岁增二千万两。但恐各国未必允加至此数,然必可岁增一千万两内外,实为国家大利。若不予免厘,恐时值加估及洋酒等物抽税之说彼未必允。至进口土货冒充,断无其事。土货出口正税五分,再充洋货进口又完并征十五分,共二十分。是百金之货须先纳二十金之税,无此愚商。若洋货易与土货混淆者,尽可指明数十种粘贴印花。且加税之名甚正,尤于国体有益,不仅筹饷。目前中国局面尚可议加税抵厘。若二三年后,或各国生枝节,或内地有变乱,则此举不能再办,必至税不能加而勒我免厘矣。如虑洋关利权太重,请旨饬总署与赫德切商赶紧教习中国员生以征榷之法,数年之后,渐次参用华人,亦可防弊。此事机不可失,伏望圣明断然行之。

**五月初四日(5月31日)**　致电总署、荣中堂(禄)、天津裕制台(禄),请剿办义和团。略谓:

拳匪因闹教滋事,势甚猖獗,定兴至芦沟铁路、机厂、车辆、料厂尽毁,实堪骇异。以南保正铁路及保定料厂均属可危,如进兵稍迟,必致全路俱毁,糜款数百万,如何修复。目前自以保全南路为急务。闻聂军已进长新店,该匪必四散南窜,沿途毁路。拟请速调聂军数营直抵定兴,扼其南窜之路,并在沿铁路之处扼要驻守,如有乱民肆扰,即行剿办。此等匪徒抗拒官兵,戕杀武职大员,扰近都门,毁坏国家所设铁路,法所当诛。且各国必以保护教士教民为词,派兵自办,大局将难收拾。况近畿之地,乱匪横行,尤于国威有损,于交涉他事关碍甚多。

**五月初九日(6月5日)**　致电东京钱念劬(恂)。略谓:

续订两大尉望速罢议。东人在此渐不驯,不可再添。

**同日**　致电北京许竹筠(景澄)询朝旨时论对义和团态度。略谓:

匪愈炽,蔓愈广,官兵未剿,洋舰已集,大局危矣。"辅清灭洋"旗号乃会匪故智,前年川楚闹教,乱匪皆是此旗。若因此姑息,大误矣。能避枪弹更是谣言。若因此畏怯,更大误矣。忧心如焚,特奉达。朝旨如何,时论如何,速示。

**五月十一日(6月7日)**　致电上海盛京堂(宣怀)。略谓：

日本买大冶铁矿事，小田切来，鄙人正告之曰，此事我未咨复，本难允准。但上看伊藤侯面子，下看贵领事交情，格外通融，暂允两年，后仍当另议，以后须咨路矿总局。小田意在每年不限五万吨，弟持不许。彼无词，到沪必与阁下议，万望坚持并示复。

**五月十二日(6月8日)**　致电东京钱念劬(恂)。略谓：

两大尉已作罢，感甚。大原于会宴教习日，因争坐次，拂衣径去，令人难堪。后虽设法调停，勉就范围，然跋扈之形已露，以后须加裁制。日内详函奉达，拟请福岛训饬之。

**同日**　致电袁爽秋(昶)。略谓：

拳匪大乱，外兵乘机，邪术岂能御敌，大局危矣。刚相宣谕劝解何日行，政府主见、都下议论速示，以慰杞忧。

**五月十五日(6月11日)**　就鄂省纱、布两局承包事致电上海王雪岑(秉恩)、冯少竹(启钧)。略谓：

小田切在鄂与鄙人面言，闻纱、布两局招日商议包办，每年缴官款十二万两，二十年后两局仍交还官。此事甚好，大约日商必愿接。我云现除丝、麻局官本约三十万，缴官款又可减少此数。惟昨日适接沪电，已有华商包妥。小田连云可惜，并云此等局华商西商办皆无利，日商必有利。我云华商六月来看，始立约，如日商愿办，尚可商。小田云初办两年必无利，如能将后两年缴款让免方好。我云可酌让，但不能让太多。小田云可商。我云局仍称官局，员司参用华人，以免民间指为洋厂，致生枝节。小田云可行。查小田所议缴款既多，且二十年后局仍归官，此局并非为洋商所得，尤为名正言顺。至厘税一节，华商洋商包办者皆同，总须官为主持。至局中允用中国员司，局面亦不致大改，保护较易。盖洋商包办，所虑不过三事，议论一也，保护二也，税厘三也。今期满还官，议论无矣。参用华人，保护易矣。南洋奏以后内地机器制造厂皆须抽离厂税值百抽十，是以后机厂之货，官商华洋皆同，厘税一矣。顷已电小田，令与阁下商，并速招原议两日人来沪面订。可速与小田议之。如王道北上，可令冯丞接议。

**日本总领事小田切来电(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到)**：布纱局事，业经再三电询本国殷商。顷据电复，本极愿商议，惟北方匪徒猖獗，长江一带地方仍恐难计，请从缓商议等语。刻下时局异常，敝商所言自属有理。乞体谅。

**同日**　又电上海王雪岑(秉恩)。略谓：

京城银元局宜办成，有益大局，亦且得体。朝廷决用，不患不行，即行不患

无利。阁下若留京,可援照总署调杨枢、刘庆汾之例,令鄂筹薪水。如奏明薪水不能过多,仍可另寄津帖。此乃国家大计,阁下结主知、展才具之日,万勿听庸鄙之言,患同僚之多,虑京寓之窘也。要语奉告,高明察焉。

**五月十七日(6月13日)**　致电保定廷藩台(雍),以近日京津电线断,畿辅情形紧急,请于省城候补同通州中择一诚实明白者,饬令充湖北侦探委员。凡有关京畿要事确实者,随时电禀鄂省督抚两衙门。月给薪水三十金,由鄂汇付,电费亦由鄂给。

**廷藩台来电(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十九日到)**:拟饬本司文案委员陈公恕兼办此差,无须赏发薪水。

**五月十八日(6月14日)**　电复江宁刘制台(坤一),表示同意会衔奏请剿拳匪,并建议改"一意痛剿"四字为"定计主剿,先剿后抚,兵威既加,胁从乃散"十六字,加"从来邪术不能御敌,乱民不能保国。外兵深入横行,各省会匪四起,大局溃烂,悔不可追"六句。

**刘制台来电(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二日到)**:电奏已由津设法专送,不知何时到京。稿附陈览。"总署钧鉴:拳匪势盛猖獗,各国纷纷征兵调舰,大局危急。宣布劝谕,该匪未必遽散,散亦难保不复聚。即或遵谕解散,外人以西人及教民伤亡甚多,我未办匪,遽行了结,群相诘问,我将何辞以对。况就目下局势观之,断难就抚。如再迟疑,不再速剿,各国兵队大至,越俎代谋,祸在眉睫。此实社稷安危所系,不敢不披沥上陈。拟恳明降谕旨,定计主剿,先剿后抚,兵威既加,胁从乃散,或可转危为安。即此了结,将来商办善后已属不易。若一面宣抚,一面拳匪仍痛杀教民,各国断难忍耐。昨赫德电亦谓大局若无速转机,各国定并力大举,危亡即在旦夕等语。从来邪术不能御侮,乱民不能保国。外兵深入横行,各省会匪四起,大局溃烂,悔不可追。机变甚速,间不容发。请代奏。"

**五月十九日(6月15日)**　电复上海盛京堂(宣怀)。略谓:

昨又与刘岘帅电商裕寿帅会奏,力请主剿,以救危局,不知听纳否。总署换人,董军开衅,大局不可思议,恐外疆臣所能为力矣。

**盛京堂来电(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十八日到)**:袁慰翁电,京、津洋兵现已有八千上下,闻仍有万人续到,大局不堪设想,望随时教我。岘、香两帅有何善策云。各国正在筹议,如两公再不设策,危殆即在旦夕,可胜痛哭。

**同日**　致电济南袁抚台(世凯)借调营哨官。略谓:

敝处拟添兵二千,苦无营哨官。贵军训练精纯,为海内冠,恳借拨训练已成之官弁六人来鄂,拟派充营官,再多带哨官数人备用。官阶守备、千总均可,至大不过都司。年岁须四十以下者。如蒙允许,将来楚军精强皆公之赐,感何可言。

**五月二十日(6月16日)**　致电荣中堂(禄)望一言救危亡、存宗社。略谓：

从古无一国与各强国开衅之理。况中国兵力甚弱，岂可激众怒，召速祸。查拳匪乃乱民妖术，无械无纪，断不能御洋兵。董军五千，勇而无谋，断不能敌各国。即合各省兵力，饷缺械少，岂能敌御群强。今拳匪、董军无故乱杀，其与各国一齐开衅，危殆必矣。若恃邪匪以卫中国，恃董军以敌各国，万无此理。惟有请旨迅速剿匪，严戢董军不准出事，方可阻洋兵不再入京。即已进京者，亦不过自保，将来不过索赔款，责保护，不至决裂。此外再无善策。宗社安危在此一举。其兵衅一开，不可救矣。各省人心惶惶，皆深恶拳匪贻害国家。京畿有变，各省将乱。中堂文武重臣，与国同休戚，天下仰望。惟望公一言救危局，存宗社。尤望请旨严饬直隶文武保护各路电线驿递，邮政已毁者速修，以通诏命奏报。迫切叩祷。

**同日**　以天门县皂市地方十八日有匪徒多人拥入教堂医院放火，饬襄阳朱道台、天门县梁令等赶紧多带兵役，亲自驰往实力弹压，严拿首要各犯，从重治罪。

**五月二十一日(6月7日)**　再电山东袁抚台(世凯)，借派八营官、二十四哨官来鄂。

**袁抚台来电(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二日到)**：遵遴选迅遣。时局危迫，亟睹众擎，分材任使，奚足云谢。

**同日**　致电长沙俞抚台(廉三)调黄中浩部驻防武、汉。略谓：

京畿骤乱，沿海震动，沿江若稍有纷扰，洋人必入据长江，自为保护，东南非我有矣。武、汉各省枢纽，民浮匪多，亟须添兵数千，以镇上游，固危局。惟成军必须一月以后，缓不济急。请饬中书黄忠浩将所部全军六旗暂借来汉口驻扎，以资弹压，并非与洋人开战。

**五月二十二日(6月18日)**　致电轮墩罗钦差(丰禄)告无需英水师相助。略谓：

汉口英领事法磊斯来，面述沙侯电，云北方拳匪滋闹，如长江一带布置弹压，英国水师定当相助等语。沙侯好意，感甚。前川省余蛮闹教，扰及楚境，弟派兵立时扑灭。今北方拳匪滋扰，弟已添兵数千弹压，出示晓谕百姓，严札地方文武严拿会匪，不容滋事，华洋商民，教士一体保护，弟当自任其责。昨电两江刘岘帅，亦一律严防矣。中国会匪乌合，无纪律无军械，官兵若肯认真弹压，尽有余力，不须外助。若遽派英国水师入江，内恐百姓惊谣生事，外恐各国援照效尤，更难收拾。总之，长江以内，弟与岘帅两人力任保护。若恐他国入江干预，则吴淞外有英水师，尽可拦阻。英不先进，他人断不敢进。彼此处以镇

静，严密防范，自可相安无事，最为上策。以上云云已面告领事，渠亦以为然。

《郑孝胥日记》：(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南皮邀饭。是日，英领事见南皮，询何部署，南皮以保商务，靖内乱自任。(第760页)

**同日**　电复江宁刘制台(坤一)。略谓：

前日俄茶船载兵一百五十名到汉，尚未登岸，旋接该国电报，昨晨仍乘茶船出口，闻改赴北路。询之，据云此兵本系附茶船回国，乃饰词也，必是俄派陆军入江干预为英所阻，故退出。来示税司以俄兵询台端，与英领之意正同。近沪电，屡云英水师欲据长江，若我不任保护，东南大局去矣。管见是否可采，敬候裁夺。

**刘制台来电(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到)**：英税司说有俄兵百三十人来鄂，祈查明示悉为最。二十三日又电：日前驻宁英领及税司来见，敝处所答正与尊指相同。现又电沪道密告英总领事，嘱其一体电政府，并再将尊意详告宁英领。

**同日**　电饬全省各道府：

现北方拳匪滋闹，各国要挟，大局甚紧。湖北素多痞匪，愚民好信谣言。该道府务飞饬各属严密查缉匪徒，并传谕绅耆，责成团董，协力稽查。如有造谣生事之人，立即从重惩办，勿稍宽纵。其有教堂、洋人处所，尤须多派兵役加意认真保护，此时万不可生事。如稍有枝节，必致地方大乱，该州、县不能当此重咎，该道府不得辞其责。

**同日**　致电上海盛京堂(宣怀)询缓兵议和之策。略谓：

今午知傅相(指李鸿章)内召，方喜事有转机。沽口一战，事无及矣。然趁此速与各国议和，总较入京后稍胜。尊意有何缓兵议和之策，速示。

**盛京堂来电(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四日到)**：傅相初一由港过吴淞，即赴秦王岛入京。[按：本月十七日，俄外部电俄使格尔思请慈禧太后召李鸿章定乱。十九日，命两广总督李鸿章迅速来京。二十日，命直隶总督裕禄及盛京将军增祺，如洋兵来京，即力为阻止。如不肯从，即相机行事。二十一日，联军攻陷大沽炮台。]

**同日**　札江汉关道照会各国领事饬洋人暂勿出外游历。略谓：

现在北方教堂及拳匪滋闹，长江一带会匪地痞恐不免亦欲煽惑愚民，藉端生事。所有洋人居住地，亟宜查明，加意保护。所有洋商洋教士之在内地者，亦宜劝戒加意检点，如无要事，暂勿出外游玩打鸟，免为小事致生枝节。

**五月二十三日(6月19日)**　札委候补道徐建寅总办湖北营务处兼教吏馆武备总教司。略谓：

该道素于武备制造一切，研究极精，业经奏调来鄂，应即饬委该道，会同司道总办湖北全省营务处。所有武、汉防营勇丁、绿营练兵操练事宜，俱责令该

道考核讲求。又湖北教吏馆分门肄习,原设有武备一门,并委该道兼充该馆武备一门总教习。择其志向资性愿学武备者若干员,酌分班次,立定课程,尽心教导,俾鄂省文员多造成经世御侮之材。

**同日**　致电东京李钦差(盛铎)商日本主持群议,宽缓定约。略谓:

妖匪作乱,大局危急。合肥前已电召,内意必愿议和。请公速密商外部,讽以各国吞华于日本最无益,西国得九,日本得一,仍自蹙也。此时日兵最多,必可主持群议。如能从中维持,宽缓定约,以后华感日德,必愿事事联络,谁能阻之。此日本无穷之利。东半球利害关纽,在此数日,力劝其熟筹审处。前途语意如何,急盼速复。

**李钦差来电(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七日到)**:昨向外部中人密述钧意,彼极钦佩。据称,倾华益欧,日断不愿。惟此次局面,口若不随同各国,则亚权全属欧人联合之局,实有不得已苦衷。此时进退非一国所能主持,惟望中国速平内匪,以免事机愈迟愈棘。

**五月二十四日(6 月 20 日)**　致电总署、荣中堂(禄)转奏朝廷,请痛剿拳匪,安慰各使馆。略谓:

各国洋电皆以拳匪妄杀开衅,我不速剿,致动众怒。日本电谓若肯剿匪,尚有转机。京城危急,北望焦灼。查拳匪符咒惑人,传教煽乱,实不能避枪炮,嘉庆十三年久经谕禁。若真系直隶义民,何以陕西李来中为首。是为邪教,应剿一也。不遵诏旨解散,京外乱杀,华洋均受其害。且要挟钦使,请杀新城、涞水两知县,目无法纪。是为乱民,应剿二也。旗书助清灭洋,乃各省会匪故套。若助朝廷,何以抗旨。北自京城,东至天津,西至保定,南至河间,周围千余里均被滋扰,勒派供粮。其中不尽教民,亦滥遭焚杀。饥辅灾旱,民不聊生。是为土匪,应剿三也。毁坏国家所设电线、铁路,值数百万。阻诏奏,误军行,又焚毁京外洋房民房无算。是为劫匪,应剿四也。即不与各国开衅,亦应痛剿。况无故戕害洋人洋房,杀日本参赞。今海口已被占夺,都城布满洋兵,增兵增舰,日来日多,祸在眉睫,直不忍言。从古无国内乱民横行惨杀而可以治国者,亦未闻一国无故与六七强国一同开衅可以自全者。仰恳皇太后、皇上圣断,念宗社之重,速持定见,勿信妄言,明降谕旨,力剿邪匪,严禁暴军不准滋事。速安慰各使馆,力言决无失和之意,告以已召李鸿章,李到当与各国妥商办法。闻美国在大沽并未开炮,先托美使调停,劝令停兵息战,我方好专力剿匪。并请速发电旨述皇太后、皇上之意,饬驻各国使臣令向外部道歉。安危所关,间不容发,再过数日,大局决裂,悔无及矣。

**五月二十五日(6 月 21 日)**　清廷下诏与各国宣战。

**五月二十六日(6月22日)**　致电襄阳朱道台(其煊)等严禁习拳。略谓：

风闻襄阳习拳之人甚多，勃勃欲动云，未知确否。现北方拳匪上累国家，下殃百姓，洋人正借口要挟。襄阳一带不特会匪亟宜查拿严办，即练习拳勇亦非安分之事，恐将来与拳匪勾结为患，亦须一律严禁。要紧。

**同日**　致电轮墩罗钦差(丰禄)、华盛顿伍钦差(廷芳)、东京李钦差(盛铎)，请速将原电译成洋文转送外部，务请配送华文，免失语气。其文曰：

北方拳匪违旨滋事，各国人口物业致遭损害，京内京外数百里华裔华民财产焚毁亿万。至戕杀日本使馆随员，乃各官办理不善之故，实非朝意料所及，致各国兵舰进占大沽炮台，大局恐成决裂。现在我皇太后、皇上已召李鸿章来京，必系与各国妥商办理，免致失和。惟李中堂抵津尚须半月，而各国日内进兵不已。设或再有战事，将来更难转圜，徒令各匪乘机肆恶，良民多遭惨害。今各省督抚并未奉有开战谕旨，可见朝廷并无失和之意。务望婉商各国政府迅电天津各兵官，力劝各国暂行按兵停战，俟李中堂到京，请旨开议，必当妥为了结。不启战祸，官兵方能专力剿匪。目下长江沿海一带各督抚力任保护之责，诸国洋人均可无庸顾虑。若天津再有战事，则南方必将牵动。事机危迫，务祈迅饬施行。各省督抚意见相同，亦即有电达各国外部矣。

又将上述电文分电沿江沿海各督抚征求列名。湖南巡抚俞廉三、两江总督刘坤一、两广总督李鸿章、安徽巡抚王之春、江西巡抚松寿、四川总督奎俊先后复电，均表示愿意列衔。唯江苏巡抚鹿传霖表示不愿列衔，谓各国并未进兵，意尚待和，此时通电各国，措词总多窒碍。

**同日**　致电江宁刘制台(坤一)请劝阻钦差巡阅长江水师大臣李鉴堂(秉衡)勿以兵力阻英舰。略谓：

昨于中丞(荫霖)接李鉴帅电，云顷即起身，明日到江阴，筹阻英舰入，已与滋帅(鹿传霖)意同等语，不胜焦急。夫以中国之弱，江阴炮台之陋，各洋轮入江，止可设法善言劝阻，焉能以兵力相拒。英国昨派两船来芜湖、汉口，亦不过游历，平时常有之事，当不在禁阻之列。倘鉴帅不察，误会阻之，岂不自速祸乱乎。万望切实婉劝鉴帅，勿得孟浪，致生枝节，并告滋帅转劝为祷。

**五月二十七日(6月23日)**　致电长沙俞抚台(廉三)等商湘、鄂派兵入卫。略谓：

鄂省拟派兵一千，湘省派兵亦未必多，不成大队，声威不壮。若湖南有大员统率入卫，湖北拟附之以行，合为一军，便成二千人，稍成局面。假如每省千五百人，便成三千，声势更好。假如清弼方伯(指湖南藩司锡良)能暂离湖南，

则南北两省援军全归清弼总统，最为郑重得体。反复思之，无以易此。

**俞抚台、锡藩司来电(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八日到)**：感电商派锡良统兵北上，论湘事万难离开。然入卫事重，两省合军，断不容辞。惟营少不能自成一军。湘勉力定派劲五营，鄂亦请派五营，合成五千人。饷各半分认，枪拟以八成，湘械最缺，认千枝，请鄂拨三千支。

**五月二十八日(6月24日)**　就互保事致电上海领袖大西洋总领事。略谓：

上海租界归各国保护，长江内地各国商民产业均归督抚保护，本部堂与两江刘制台意见相同，合力任之，已饬上海道与各国领事迅速妥议办法矣。请尊处转致各国领事为祷。

**同日**　电复江宁刘制台(坤一)、上海盛京堂(宣怀)，请即刻飞饬上海道与各领事订约：

上海租界归各国保护，长江内地均归督抚保护，两不相扰，以保全中外商民人命产业为主云云，并请声明敝处意见相同。如有应列敝衔之处，即请岘帅酌量转饬。再，杏翁思虑周密，敬恳杏翁帮同与议，指授沪道，必更妥速。但恐各领事必须敝处派员，拟即派陶道森甲迅速赴沪与议。惟请告上海道及盛京堂先与速议，不必候陶。

**同日**　又电刘、盛，请将二十四日廷寄全文录示。

**刘制台来电(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三十日到)**：兹事体重大，自应列衔。沪道所拟五条均可行，惟须照尊电加入制造局一条及上海归各国保护一节，已电令速商杏孙，定今日三点钟会议，仍电沪先议，不必候。至杏孙处，昨经电托相助为理，得复允办。

**同日**　奏请以郧阳镇总兵邓正峰署理湖北提督，驻襄阳。

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卷七页一三三：

本任提督张春发统兵驻江北，篆务由总督兼署。以襄阳近豫境，多伏莽，宜有大员坐镇，故请以总兵升署。募勇千人巡防，曰襄防新营。时陆续募勇，分防各处。驻汉阳者曰汉靖营，驻襄阳者曰襄阳马队右营，驻宜昌者曰宜胜营，驻麻城、罗田者曰武胜新营，驻利川者曰利防营，驻田家镇者曰炮台营，驻老河口者曰武襄营，驻沙市者曰沙防营，巡缉沿江一带者曰江安营。

**五月二十九日(6月25日)**　致电江宁刘制台(坤一)、济南袁抚台(世凯)、上海盛京堂(宣怀)。略谓：

时事奇变，敝处惟有谨遵保守疆土、联络一气之旨。至长江一带只有会匪，并无可恃义民。惟有遵照历年奏定章程，严拿重办。

**二十四日廷寄**：近日京城内外，拳民仇教，与洋人为敌，教堂教民连日焚杀，蔓延太甚，剿抚两难。洋兵麕聚津沽，中外衅端已成。将来如何收拾，殊难逆料。各督抚受国厚恩，谊同休戚。事局至此，当无不竭力图报者。应各就本省情形，通盘筹画，于选将、练兵、筹饷三大端，如何保

守疆土，不使外人逞志，如何接济京师，不使朝廷坐困，事事均求实际。沿海沿江各省彼族觊觎已久，尤关紧要。若再迟疑观望，坐误事机，必至国势日蹙，大局何堪设想。是在各督抚互相劝勉，联络一气，共挽危局。事势紧迫，企盼之至云云。

**刘制台来电(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一日到)**：遵保守疆土、联络一气之旨，极佩。敝处坚持力任保护、严拿匪徒办法，断不游移。

**同日**　致电江阴李钦差(秉衡)、苏州鹿抚台(传霖)告不宜与英决裂。略谓：

此时北方扰乱，闻英人意尚欲保全东南商务，断不遽踞地方，自行搅坏商务。日来上海道正在沪与各领事商议。偶派一两兵轮或游或驻，俱无关紧要，万不必力阻，致生枝节。此时英既顾惜长江商务，我只可虚与委蛇，不宜决裂，有损无益。留东南数省尚可接济京师，安静北五省人心。即或西幸偏安，尚有地步。东南若溃，北方束手。如将来洋人必欲全吞中国，情形已露，彼时再作孤注，聊尽此心，此时万不宜也。刍言冒昧，望俯采，并请滋帅力劝鉴帅。

**刘制台来电(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八日到)**：力任保护，稳住各国，实委曲求全保东南至计，而鉴帅意见未怿。顷又来电询水雷拦江各件，嘱拨款二三万济用。敝处电约其来宁面商，如能水乳，最善。若意固执，不得不另作计议。查鉴帅巡江旨内并无暂办防务之语，沿江地方自是两江、两湖之责。拟会公电奏请饬李毋得干预防务，以一事权而免贻误。时事至此，坏何足惜。保守东南，实顾全局。一涉孟浪，祸在眉睫。惟公同志，谨电密商。

**同日**　致电东京钱念劬(恂)，谓：

大局难料，欲存中国，总须慈圣安稳为第一义，不然中国断不能久存矣。各国议论速复。

**五月三十日(6月26日)**　致电江宁刘制台(坤一)告鄂省于宣战诏书秘而不宣。略谓：

会奏到京已无及，尽心而已。二十五之件(指宣战诏书)亦到，此间拟秘密。尊见既同，望告西、皖。

**同日**　与刘坤一会衔电奏北事已决裂，东南宜力保。略谓：

目下大沽已失，京都危急。拳匪仅恃邪术，各国非比流寇。虽幸获胜仗，各国断不甘心，势必增调重兵报复，当不下八九万，断非宋、聂诸军所能抵御。以京师之重地，作孤注之一掷，危迫甚矣。北事已决裂至此，东南各省若再遭蹂躏，无一片干净土，俾源立绝，全局瓦解，不可收拾矣。惟有稳住各国，或可保存疆土。江宁、汉口英国领事迭来臣等署中面商，欲派兵多艘入江保卫商教。臣等以力任保护，坚辞阻之，该领事已允不再派舰。上海各领事处，并经饬令江海关道密为转商，亦各允许。盖长江商务，英国最重，各国觊觎已久，惧英而不敢先发，英亦虑各国干预而不敢强占，以启各国戒心，在我正可就其所

忌而羁縻牵制之。此实委曲求全之策。现在尚属安静,自可暂与周旋,仍一面严密筹备。惟沿江防军甚单,精械不能一律,虽酌量增济,利钝仍无把握。一经宣战,各国封我海口,沪局军火不能运出,将士战守奋勇,亦无弹药接济。沿海各省纷扰可虑,防不胜防。外衅一开,内匪四起,更难措手。总之,能联络一日,长江以内尚可使外人无从逞志。倘各国必欲以干戈从事,派大队兵舰来江,攻我营台,臣等受恩深重,有守土之责,自当尽力抵御,存亡与共。再,出使各国大臣此时请勿遽行召回。若使臣下旗回国,即是明言决裂,以后更难转圜,似宜仍令暂驻各国为宜。

**六月初一日(6月27日)**　致电上海盛京堂(宣怀)、余道台(联沅)、江宁刘制台(坤一)。略谓:

杏翁卅电悉。请岘帅酌定,即饬余道照会各领事。至电驻使商外部一节是否有益,应如何措词,统请岘帅酌定。挈衔发电事急,不必商,民心恫喝是要义,此时与领事议,即可以此立论。

**盛京堂来电(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一日到)**:卅会议章程呈核。一、上海道台余奉南洋大臣刘、两湖督宪张电示,与各国驻沪领事官会商办法,上海租界归各国共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均归各督抚保护,两不相扰,以保全中外商民人命产业为主。二、上海租界共同保护章程已另立条款。三、长江及苏杭内地各国商民、教士产业,均归南洋大臣刘、两湖督宪张允认切实保护,并移知各省督抚及严饬各该文武官员一体认真保护,现已出示禁止谣言,严拿匪徒。四、长江内地,中国兵力已足使地方安静。各口岸已有各国兵轮者,仍照常停泊,惟须约束水手人等不可登岸。五、各国以后如不待中国督抚商允,竟至多派兵轮驶入长江等处,以致百姓怀疑,藉端起衅,毁坏洋商、教士人命产业,事后中国不认赔偿。六、吴淞及长江各炮台,各国兵轮切不可近台停泊及紧对炮台之处,兵轮水手亦不可在炮台附近地方操练,彼此免致误犯。七、上海制造局、火药局一带,各国允兵轮勿往游弋驻泊及派洋兵、巡捕前往,以期各不相扰。此局军火专为防剿长江内地土匪,保护中外商民之用,设有督抚提用,各国无庸惊疑。八、内地如有各国洋教士及游历各洋人,遇偏僻未经设防地方,切勿冒险前往。九、凡租界内一切设法防护之事,均须安静办理,切勿张皇,以摇人心云。

**六月初二日(6月28日)**　电复江宁刘制台(坤一),上海盛京堂(宣怀)、余道台(联沅)。略谓:

此间并未奉到宣战谕旨。无论北事如何,敝处与刘岘帅一力担承。仍照原议办理,断不更易。

**盛京堂、余道台来电(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二日)**:领袖领事允函,沅处已接到。正拟复文,适见宣战各明旨,与所议保护章程诸多窒碍。如钧意坚定,仍可办理。即请切实电示,备各领事诘问时出示,以坚其信。

**刘制台来电(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二日到)**：盛、余会冬电想达览。现复以并未奉到宣战谕旨。无论此事如何，敝处与公一力担承。仍照原议办理，断不更易云云。祈公速电盛等，以坚各国之信。

**六月初三日(6月29日)**　电复荆州济将军(禄)转告荣禄电报。略谓：

前奉寄谕，饬各省督抚保守疆土，接济京师。当经会商八省督抚，由两广李中堂领衔，电我驻各国钦差转达外部，约明各国不扰沿江沿海，各省督抚力任保护商教。旋会同刘岘帅与沪领事妥议办法，一面电奏在案。嗣奉二十九日寄谕：在京使馆我仍尽力保护，尔沿江沿海各督抚当相机审势，竭力办理。三十日寄谕迅筹兵饷，力保疆土各等因，系在二十八日谕旨之后。若二十八日谕旨处处宣布，必致匪徒托名滋事，洋舰必入踞长江，沿江各省兵力薄，自保不遑，东南糜烂，岂能接济京师。电局请勿宣布，系遵旨相机保境，力筹接济之意。祈鉴察。荣中堂复沿江五省督抚台电附呈览，便知近日都下情形。荣相电文曰："来电敬悉。以一弱国敌十数强国，危亡立见。两国交战不罪使臣，自古皆然。祖宗创业艰难，一旦为邪匪所惑，轻于一掷，可乎。此均不待智者而自知也。上至九重，下至臣庶，均以受外人欺凌至于极处，乃既出此义团，皆以天下之所使为词。区区力陈利害，竟不能挽回一二。后因病不能动转，假内上奏、片七次，无已，勉强力疾出陈，势犹难挽。至诸王、贝勒、群臣内对，皆众口一词，谅亦有所闻，不敢赘述也。且两宫诸邸左右半系拳会中人，满、汉各营卒中亦皆大半，都中数万，来去如蝗，万难收拾。虽两宫圣明在上，亦难扭众。天实为之，谓之何哉。嗣再竭力设法转圜，以图万一之计。始定在总署会晤，冀可稍有转机，而是日又为乱匪将德国使臣击毙，从此则事局又变。种种情形，千回万转，笔难尽述。庆邸、仁和尚有同心，然亦无济于事。区区一死不足惜，是为万世罪人，此心惟天可表，恸恸。本朝深仁厚泽，惟有仰列圣在天之灵耳。时局至此，无可如何。沿江海势必戒严，尚希密为布置，各尽其心"。

**济将军来电(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三日到)**：京畿近事，传闻异辞。昨、今接二十八九日两次电旨，午间又据电局禀称奉钧谕，两旨万勿外扬，实深诧异。究竟京畿近事如何，尊处谅有确闻，祈细电示，以纾杞忧。

**六月初五日(7月1日)**　致电广州李中堂(鸿章)、江宁刘制台(坤一)。略谓：

昨支电转杨使电，想达。细思奉、吉毁路之举，若系奉旨，固不可阻，即使出自兵民，关东拳匪素多，亦恐难禁。俄虽欲据地，日必力争，英思染指，攻津之俄兵必全撤，日兵必分大枝，英兵必分小枝，移祸关东，攻津稍缓。日俄交哄，各国当有变局，或者有转圜之望。京城危急重于辽东，或者竟移近战为远战，化众敌为一敌，亦未可知。此事利害实难逆睹，不敢妄赞一词。特此声明，

如致增、长两帅电时，望勿提及贱名。至祷。

**驻俄公使杨儒来电(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五日到)**：方筹挽回时局，忽外部称盛京有兴兵毁路之举。俄通国身家在此铁路，若满洲有警，决裂无疑。大局安危，在此一着，已两电增帅力保路工，仍祈诸公切电加劲。

**同日**　奏请展缓本年恩科乡科。

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卷七页一三五：

刘忠诚(坤一)曾会公及沿江各省电奏，改明年春间举行。闰八月，又奏请改于明年秋间恩、正并科举行。二十七年三月，奉旨，饬体察情形，有无窒碍。公奏言和局尚未大定，湖北乡试请展至二十八年秋补行。奉旨允准，各省皆再展一年。七月奉旨，武科乡、会试一律永远停止。[按：上年十二月上谕，明年朕三旬寿辰，允宜特开庆榜，嘉惠士林。着以明年庚子科为恩科乡试，次年辛丑科为恩科会试。其正科乡、会试着递推于辛丑、壬寅年举行，用示行庆。]

**同日**　遵旨派湘、鄂各五营共十营五千人，由湖南藩司锡良统帅，入卫京畿。

**六月初六日(7月2日)**　致电沿江各省督抚，告鄂省近日已刊发通省告示。其文曰：

为遵旨保卫地方事。照得北方因匪徒滋事，以致各国生衅，人心摇动，大局攸关。本部堂、部院奉到五月二十九、三十等日寄谕，有现京城仍极力保护各国使馆，及各省督抚务须相机审势，保守疆土等语。自当钦遵此次谕旨，设法办理。已会同两江督部堂刘详加筹画，将东南各省均行一力保全。现与各国领事商定，但使各国水师舰队不入长江，则内地各省所有各国人口产业均归地方官极力保护，业经妥议办法，电奏在案。此乃保卫地方百姓身家性命之至计。诚恐民间未知此次奏明办法，土匪莠民藉端骚扰，致害全局。为此亟行出示，晓谕一切军民人等知悉。尔等须知此次北方战事本非朝廷意料所及，此次谕旨现在京城仍保护使馆，与各省现在仍遵照历年颁行约章，保护租界、教堂，同为保全大局起见。现在各国既愿归我保护，水师舰队不扰长江，则居民商务均可安静如常，土匪不致乘机作乱，其所以保全沿江内地各省百姓之身家性命者裨益良多，断不宜轻启衅端，庶可仰体朝廷顾全大局之意。绅耆人等尤当剀切开导，如此所以保安国家完善之疆土，即所以益彰圣朝如天之至仁。既经此次示谕之后，如有捏造谣言煽惑人心及聚众扰及租界、教堂者，定即严密查拿，按照土匪会匪惩办。其有匪徒藉端骚扰竟图蠢动者，各处均已驻有重兵，立行痛剿。如兵勇差役有滋事扰害者，即照军法从事。务使商民安业，地方平靖，以仰副谕旨相机审势，保守疆土之意。各宜懔遵勿违，切切。特示。

**六月初七日(7月3日)**　致电开封裕抚台(长)，告以"英商福公司矿师十五人

向南奔赴襄阳,请认真妥为保护出境,并已饬襄阳道、府派人迎护"。

**六月初八日(7月4日)** 致电广州李中堂(鸿章)、江宁刘制台(坤一)。略谓:

敝处支电词未达意。此时辽东自以不毁俄路为正办。早毁则有害,迟毁则害中求利。两公劝阻极是。敝处仅电询增将军系何情形,未复。

**同日** 致电江宁刘制台(坤一)、广州李中堂(鸿章)、安庆王抚台(之春)、长沙俞抚台(廉三)、济南袁抚台(世凯)。略谓:

吕使转德外部回复语多离奇,十分可骇,万不可转总署,必干朝廷震怒,且东南大局更将决裂。并速电吕勿宣播。

**刘制台来电(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八日到)**:吕使电:外部复云,中国待德使有违公法,德人被困甚危,故会同各国并力合办,必欲得一切实把握,免再闹事。现中国政府办事既自置于公法之外,各国即不能以公法相待。至各督抚既任保护西人为己任,办法与北京自异,本部已立案,务望践言,并请奏明。惟华兵结匪合攻西人,德国在华应办事宜归统将主裁,本部不欲分其权,致掣其肘,故江鄂两督拟订各节,碍难径允。

**同日** 致电江宁刘制台(坤一)拟答复伊藤三条。略谓:

李使电当亦援引。伊藤所询,未易答复。中外殊俗,中国臣下不能专擅作主。彼所属望于我者实难测度。然若告以全无办法,恐其失望,以后不与我商,无从知外国消息也。鄙意拟浑涵复之,云弟等之意,约有三条:一望各国不攻京城,匪乱自平。二望各国不惊两宫,天下人心自服。三望各国停兵,在津候李傅相妥议,当易结束等语。拙思浅陋,别无奇谋。特就管见奉商,以备裁择。再,此次来电止询我两人而不提李傅相,亦属可怪。我等应否会同李傅相复之,亦祈酌示。

**李钦差来电(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七日到)**:昨伊藤来谈,询北方消息,答无确耗。伊云现在情形危迫,愿闻钧意及办法如何。请密示,由敝处转达,嘱电陈。

**刘制台来电(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十日到)**:伊藤所询,其意难测,前以门面语答之。公之说措词正大,胜弟多矣。惟须告李使作谈论答复,方不着迹。傅相处可勿须商。

**同日** 致电云南丁署制台。略谓:

现各国攻津,京城危急,将来不知如何收拾。贵省又出教案,闻系因焚毁教堂而起。窃谓允以严办滋事罪犯,修复教堂,从优赔恤,似可了结。此时北事亟,大局危,无论如何,只可隐忍转圜耳。道远未悉细情,妄谈祈谅。

**六月初九日(7月5日)** 就是否如期偿还洋款事电复江宁刘制台(坤一)、广州李中堂(鸿章)。略谓:

此事万分为难。洋债若爽约,各国必立据海关,沿海沿江危矣。或与各国婉商展缓一两个月,容我内外各省商定,或别有良策。

**刘制台来电(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八日到)**:顷奉初四寄谕,既与外洋决裂,各省洋款即暂停解,听候部拨,移充军饷等因。此事若遵办,各国必分据海关。若秘密不宣,各省皆不解款,限期络绎,何以应付。忧急欲死。究应如何办理,祈飞电示复。

**六月初十日(7月6日)**　就还款事再电江宁刘制台(坤一)、广州李中堂(鸿章)。略谓:

此事既不敢遽奏,惟有托盛京堂、上海道与各领事婉商,微露内令停解之意,言若强违内意,必然东南局面大变,彼此无益。可否缓解一两月,以后必然补足,不知可行否。或于电奏尾将"收回成命"句删去,另改数语,略云仰恳天恩俯念此时保疆以练兵为急务,筹饷以商贾厘税为大宗,洋款若停,牵动内地厘金,亦碍华民生计,转于饷需有损。可否饬下户部通盘筹计,俯准暂行仍照旧案归还,以保饷源而作士气。俟数月后体察大局情形,再行请旨办理等语,似较园活。然究竟妥否,实不敢知,请傅相、岘帅裁酌速示。

**李中堂来电(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十一日到)**:盛与领事商缓一两月,后必补足,似可行。尤应与汇丰、俄华两银行妥议。香改奏尾数语较园妥。旋又电称似仍以会奏缓宕,不必预商领事、银行为妥。

**六月十四日(7月10日)**　致电广州李中堂(鸿章)、江宁刘制台(坤一)请电荣禄保护使馆。略谓:

各国最愤伤使,攻津洋兵俱以救使为言。此时京城尚存两馆,或冀各使多避其中,如能救使一人,将来减祸一分,未尝无益。惟有联衔速电荣相,请其相机婉为上陈,设法保护。至各使及领事来电,应约略奏闻与否,请荣相妥酌,须恳其万勿孟浪。

**李中堂来电(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十七日到)**:香翁盐电极婉挚。惟救使事关重大。前接吕使、罗使、裕使各电,当将全文照转枢、译,未请代奏,似亦不敢不奏,即激怒所弗恤也。

**刘制台来电(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十八日到)**:盐电悉。现照尊指,公致庆、荣、王一电,由慰帅六百里驰递。荣处较为慎密。电稿另呈。

**六月十五日(7月11日)**　致电江宁刘制台(坤一)。略谓:

接盛元电,已与余道密商洋款事,可暂宕,从容复奏,如此似甚妥。

**同日**　致电德国亨利亲王中国朝廷慎重邦交,望勿过操切,公平商办。略谓:

奉贵国大皇帝电,谨悉,具见仁及各国。本部堂救在京西人心亦甚切,曾屡次电达政府,并屡电北京探问,均无确信。鄂省奉五月二十九日我国上谕"现在京城使馆我仍竭力保护"等语,可见此次伤害各国使臣实非我朝廷意料所及,亦必深为惋惜。且闻京城内外因各匪滋事,中国官绅、商民无辜被害者亦已不下千余人。湖北距京甚远,现在各国兵逼近北京,城内城外又乱匪充

塞，敝处实难设法，焦急万分。现又与各省督抚会衔电达敝国政府，请极力救护各国西人矣。正发电间，恭奉我国初三日上谕，略谓此次事机纷凑，处处不顺，非朝廷意计之所及，不得已为此因应，现在仍饬保护使馆等因，已电由各驻使转达各国矣，更足以见我朝廷慎重邦交之至意，当亦贵国大皇帝所见谅也。惟望从此公平商办，勿过操切，以全旧日睦谊而保无辜生灵，是为至祷。贵国大皇帝处，本部堂未敢冒昧径复，谨将歉仄下怆奉请转达为荷。

**德皇来电(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十一日到)**：湖北制台：所有各洋人被围在北京者，如能救出一名全活送交德国或各国官员，我即给银一千两，且所有因我此言而往救援，一切费用一并给还。国主之言既出，体面尤关，决不食言。威廉。

**六月十六日(7月12日)**　与李鸿章、刘坤一等会衔电奏朝廷，请降旨推行四事。略谓：

恭读华洋电传六月初三日寄出使各国大臣电谕，详示匪乱肇祸，外舰相迫及力保使馆情形，理直词正，从此各国共知朝廷若非万不得已，不肯轻战之意，自可愤情顿释，渐就范围。窃谓此时各省自应力筹战守，而朝廷必宜先伐敌谋。绎此次谕旨之意，拟请推行四事。一、请明降谕旨，饬各省将军、督抚仍照约保护各省洋商、教士，以示虽已开战，其不预战事者皆为国家所保护，益彰圣朝如天之仁。且中国使臣、官员、商民在外国者尤多，保全尤广。二、请明降谕旨，将德国公使被戕事切实惋惜，并致国书与德主，以待别国排解。并请致美、法两国国书，以见中国意在敦睦，一视同仁。一、请明降谕旨，饬顺天府、直隶总督查明除因战事外，此次匪乱被害之洋人教士等所有损失人命、物产，开具清单，请旨抚恤，以示朝廷不肯波及无辜之恩义。不待外人启口，将来所省实多。一、请明降谕旨，饬直隶境内督抚、统兵大员，如有乱匪乱民实系扰害良民，焚杀劫掠，准其相机剿办，一面奏闻。以上四条，均仰恳明降谕旨。此旨一降，则我国既自立于情义兼尽之地步，各国无可藉词，自然懈其愤斗之志，散其连合之局。此正古人所谓用兵攻心之法。即使逼至连战不休，更可表明非我开衅之实证。

[按：本月初三日，上谕军机大臣等电寄出使各国大臣缕晰中外开衅情形，谓直东两省有一种乱民，各就村落，练习拳棒，杂以神怪。地方官失于觉察，遂至相煽成风，旬月之间，几于遍地皆是，甚至沿及京城，亦皆视若神奇，翕然附和，遂有桀黠之徒倡为仇教之说。五月中旬，猝然发难，焚烧教堂，戕杀教民，阖城汹汹，势不可遏。朝廷非不欲将此种乱民下令痛剿，而肘腋之间，操之太蹙，深恐各使馆保护不及，激成大祸。亦恐直、东两省同时举事，将两省教士教民使无遗类，所以不能不蹑蹈审顾者以此。尔时不得已，乃有令各使臣暂避天津之事。正在彼此商议间，突有德使克林德晨赴总署途中被乱民伤害之案。自出此案，乱民益挟骑虎之势。不料五月二十日即有大沽海口洋员面见守台提督罗荣光索让炮台之事。罗荣光职守所在，岂肯允让。乃次口

果先开炮击台，相持竟日，遂至不守。自此兵端已启，却非衅自我开。且中国即不自量，亦何至与各国同时开衅，并何至恃乱民以与各国开衅。此意当为各国所深谅。现仍严饬带兵官照前保护使馆，惟力是视。此种乱民设法相机自行剿办。各该大臣在各国遇有交涉事件，仍照常办理，不得稍存观望。]

**六月十八日(7月14日)**　就衡州教案事致电长沙俞抚台(廉三)等。略谓：

顷法领事向关道言，据华教士二人由衡逃至汉口面称，衡州教堂初十被匪焚毁，堂内洋教士男女九人，目击意大利教士二人被杀，有二人闻在他处遇害，二人被匪掳捉，其女教士三人不知下落等语。从来必先戡内乱，方能御外侮。若地方官漠视闹教，必致匪徒藉端焚杀，愚民附和，不可收拾。内乱一起，外侮立至。务祈严饬各属道、府、州、县切实弹压，严拿首要，从重治罪。又请会衔明白示禁焚毁电线。

**六月十九日(7月15日)**　会衔电奏请派兵护送各国使臣赴津。略谓：

臣等屡接出使日本大臣李盛铎电称，据日本政府意见及各国公议，谓此时各国专重救使一事，必须将各使臣救出，方有排解之法等语。闻各国洋报及上海领事言，若使臣皆歼，各国即不以公法待中国。窃思杀使无纤毫之益，有无穷之害。伏读谕旨，屡言保护使馆。但恐事机危迫，防不及防，贻祸大局，实非浅鲜。务恳皇太后、皇上极力将各国使臣救护。可否明降谕旨，饬令四川提督宋庆派兵护送各使赴津，洵为安危利害之一大关键。宗社幸甚。再，此折系臣之洞主稿，电由臣世凯缮递。

**六月二十日(7月16日)**　会衔电奏停还洋款必致外侮内患，民困饷竭，请仍准照旧案解还，以保饷源，而维全局。略谓：

奉寄谕，各省认还洋款着即暂行停解。目下中外兵端已开，臣等惟有钦遵，力筹战守。恭绎廷旨之意，本因防亟饷绌，故俯为各省筹画，移还款以充饷需。惟此事于全局军饷甚有关系。现在东南各省尚无兵事，商货亦尚流通，故税厘得以征解，军饷得资挹注。风鹤震惊，居民迁徙，收数已不免短绌。各项洋款均以关税、厘金作抵，彼贪我通商之利与应还之款，牵制顾忌，不敢到处逞志。今若停还，彼无所希冀，各国股票惊惶，必致耸动该国力据海关，分扰沿江沿海沿边等省。臣等均有守土之责，自应极力抵拒。惟利钝非所逆睹，难免日久旷持。从此军事四起，腹地伏莽乘机滋扰。外侮内患，天下骚然。洋货不能入，土货不能出，各省商贩裹足不前，洋关与沿海常关固涓滴无收，内地税厘亦必因而大绌。京外正在筹备战守，饷需不继，为害非轻。查每年应还各洋款计共二千数百万两，每年洋税及洋药税计收二千数百万两，常税、厘金计收二千万两左右。税、厘两项岁各收银四千余万两，除还洋款外，尚可余银二千万两

之谱。若沿江沿海沿边等省到处用兵，洋税全失，内地税厘收数亦必十去五六，通盘核计，较之向解洋款转受亏在千万两以外。是停还洋款，于各省筹饷有损，尤于京饷有妨。臣等再四思维，可否饬下户部通盘筹计，俯准暂行仍照旧案解还，以保饷源而维全局。俟数月后体察大局情形，再行请旨办理。二十三日奉上谕：着照所请。

**六月二十二日(7月18日)**　电复江宁刘制台(坤一)。略谓：

尊意恐有人议东南保护约，请即拟电奏稿速示，以便酌妥，托山东驰递。只可言章程，不可用约字。弟近日昏疲烦杂，不能细心，且恐迟误，务请尊处费神拟稿。

**刘制台来电(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一日到)**：盛翰电以滋、鉴不以东南保护约为然，请将办法切实电奏。敝处咸电请公拟稿挈衔速奏，未奉复。昨有人来函，滋谓保护之约为海外逆臣一派议论。慰帅电，昨晤海城，满口主战主卫等语。此奏似不可缓，祈公即日撰稿，电由慰帅具折六百里加紧驰奏，或可到在鉴至之前。二十四日又电，略谓会奏稿拟借救使立论，带叙保护事，较不着迹。奏云"此次战事，由于匪徒借口仇教，肆行烧杀，致酿大患。各国亦以剿匪救使及保护商民、教士为词，调舰增兵，合而谋我。军事既起，各省自应力筹战守。臣等已将防务严密筹备，倘彼族前来侵犯，即当奋力抵拒，不敢稍涉疏虞。窃惟中朝宽大，圣泽如天，怀柔远人无不仁至义尽。目前办法，总须将朝廷万不得已之苦衷及并行不悖之德意切实宣谕，庶匪徒不敢借端滋扰，为害地方。臣等于战事初起之时，即行出示晓谕务各相安，不必妄生疑虑，并接出洋华民禀电，请保护各国洋人，以免报复，情词极为迫切。臣等遂乘各领事来商保护商、教之时，会饬上海关道余联沅与之订定章程，长江一带及苏杭内地，各国如不侵犯，我当照常保护，经各领事电商各外部，臣等亦电各使臣向各国切实声明。臣等屡次奏请保护公使，亦以圣虑之所重、时局之所系首在此举，不容稍缓。拟恳天恩饬下在京得力各军保护各国公使，正所以自保使臣。饬令各督抚保护在华洋人，正所以自保在洋华民"等语。

**六月二十五日(7月21日)**　会衔电奏请严饬保护各国公使及各省洋人(内容如上文二十四日刘制台来电)。

**同日**　致电上海李中堂(鸿章)。略谓：

台驾到沪，欣慰。能先商停战不攻京城否，拟由何路行。

**李中堂来电(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六日到)**：昨抵沪，体中微有不适。略为休养，取道运河北上。停战无人可商，奈何。

**同日**　致电盛京堂(宣怀)。略谓：

傅相到沪，想已见。宗旨如何，随行幕僚何人，由何路何日行，能与各国先商停战否。

**盛京堂来电(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六日到)**：两日与傅相密谈。吾梦未醒，彼忿未泄，势难

停战。既无开议凭据，难入津门，恐只能遵旨陆行。幕僚王子展、刘问刍、曾敬贻、徐次舟而已。津陷后，兵匪尽散，无战事。

**六月二十七日(7月23日)**　致电各省制台、抚台驰告江宁电局委员廖寿熙冒昧妄渎，严查撤参。略谓：

顷接江宁电局委员廖寿熙电禀各省督抚一件，内称阅十七、十八两日报登常州孙保维上敝处书，备陈利害云云，想诸公亦经入览。查孙保维不知何许人，向未识面，亦并无书来。检阅十七、十八《中外日报》所登孙书，议论狂悖，直欲激成不测之祸，实属悖逆之语。乃该委员胆敢为之推波助澜，冒昧妄渎，通电各省。既云原书未足尽凭，又云酌采其说。若非丧心病狂，何荒谬至此。已电请刘岘帅、盛京堂严查撤参。恐诸公未悉其详，特此驰告，此等狂吠之词，幸共斥之。

**廖委员禀各省督抚电(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七日到)**：各督抚宪钧座。窃卑职见十七、十八两日报登常州孙保维上张制军书，备陈利害。倘蒙酌采其说，立简各省精兵，半请李傅相统由海道勤王，半请张制军统由陆路继进，安宗社，固邦交，定如反掌。其各海疆联络保守，统由南洋刘宫保领袖，庶南北兼顾，中外无虞。至靖国乱，成孝治，循天理，顺人情，一切善后，须睹天日，方可计议。原书所拟未足尽凭，率土微臣，冒昧电渎万一。当否，恭求垂鉴。

**六月二十八日(7月24日)**　致电上海李中堂(鸿章)、江宁刘制台(坤一)，拟会衔电复上海英国总领事。略谓：

昨接来电承示沙侯电，不特英国无瓜分意，即他国亦未闻有此意，嘱布告中国，以安人心等语，深感贵国有安辑中国民心之美意。惟究近年乱萌之起，皆由康党布散谣言，离间我两宫，诬谤皇太后，甚至近日或疑朝廷袒匪。不知我皇太后训政三十余年，素多善政，尤重邦交，岂有袒匪之理，不辨自明。务请贵领事严禁上海、香港及南洋各埠报馆凡有语涉谤毁我皇太后者，立饬查办，并请于洋文报馆一律示禁。盖我中国尊敬两宫并无异视，亦望各国于我两宫均必尊必敬，则中国人心不至为所激动，各国见闻不至为所荧惑，祸乱之端或可稍戢。

**李中堂来电(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九日到)**：昨过港，晤该督，谈及极盼皇上亲政，与俄主国书同意。尊电一概抹煞，专咎新闻纸，似未足取信。既经汉口领事转达外部，不必再致英总领事。

**刘制台来电(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八日到)**：此系目前最要最大事，立论尤极得体，钦佩之至。请挈弟名速发。

**同日**　致电济南袁抚台(世凯)托转函李鉴帅(秉衡)。略谓：

五月二十五日会奏请剿匪电奏一件，办法均系与于次帅(荫霖)面商，电稿

经次帅改定数次。二十四、二十五日反复斟酌，始行定稿。此次关系宗社国家大局，他位皆系先商明愿列衔者。想公必同志，故拟亦列尊衔。本欲电商尊处，候复电再发，但恐日期耽延，次帅云经我酌定，鉴帅必以为然，不必再问，故遂一面发电，一面录稿电达。窃思此件电奏反复再阅，于事理似尚无不合。特是弟此举究属粗率，悚歉难名，然实非未与公商而擅列尊衔，实由次帅指示。

**六月二十九日(7月25日)**　致电福州张藩台(曾敭)。略谓：

李鉴帅过山东，满口主战，力诋刘、张。诋张不当请剿匪，向来所佩服大臣止徐相、崇公二人，所赞大将止董福祥一人。此三人去年到京皆往拜，余人皆不拜，乃在鄂面说。今端、庆、徐、崇已派督办军务处，董又恃眷跋扈。鉴帅到京，志同道合，不知又有何怪论。必闹到宗社已危而后醒悟。鄙人实不敢再谓此老能安内也。可痛可恨。欲挽大局，宜悟圣聪。

**七月初一日(7月26日)**　就卢汉路工事致电上海盛京堂(宣怀)。略谓：

铁路断不停工。近日鄂境一律安静，亦毫无谣言。近有教士、矿师多起自山、陕、河南回汉，抵汉即由领事致谢，称一入鄂境，深蒙地方文武保护周妥等语。至敝处于保护铁路尤为实力，费财费心，无以复加。务望切责沙多，声明如彼工匠无端弃置路工，将来赔修及延阁吃亏，一切须彼自认，敝处断不任咎。

**同日**　电复上海盛京堂(宣怀)告鄂境一律安静。略谓：

洋报播弄是非，可恨之至。鄂境一律安静，所有勇营无不听约束。武、汉并无猜忌洋人之事，前月汉口洋人曾有炮对汉口之谣，妄诞可笑。旋邀英领事过江阅看各营垒，现洋人均已释然。祈告各领事，属该报更正，以后切勿刊刻无稽谣传。

**盛京堂来电(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九日到)**：今日《字林西报》闻香帅对人言，十日外恐压不住手下兵丁。闻兵丁将武昌炮台对汉口，帅将炮闩弃之水。又说江阴要放水雷。此等谣言不息，恐难止其兵舰。乞速详复，俾可传示领事。

**同日**　会衔电奏请授李鸿章以全权在上海与各国电商解纷。略谓：

自古用兵之道，本可操纵并行。两次伏读致俄、英、日本及美、德、法六国国书，嘱令排难解纷，仰见朝廷委曲求全，苦心调剂，仁至义尽。大学士李鸿章周知四国，体用兼赅，办理交涉有年，为各国所信服。现已遵旨北上，行抵上海。第战争方亟，航海既难径达，遵陆又虑需时。可否吁请天恩，授以全权，示以机宜，饬令就近在上海与各国电商，藉探消息，察其意向，缓其进兵。何国有隙可乘，即由何国入手，总以间敌谋、纾国难、安两宫为主。

**七月初三日(7月28日)**　致电上海李中堂(鸿章)、盛京堂(宣怀)，江宁刘制

台(坤一),济南袁抚台(世凯)拟会奏朝廷剿匪。略谓:

慰帅欲以剿匪阻进兵,如各国能允,自是上策。但恐内意或患肘腋之祸变不敢剿,或慑诸老之高论不肯剿。鄙意若欲剿匪,惟有联衔奏请降密旨与各督抚、统兵大卫大臣,合词奏请剿匪,因而降旨允之,仍戒分别良莠,勿得株连。怨归于外臣,德归于朝廷,或不致有肘腋之祸。外匪一剿,必败溃归农。京匪闻知乡里被兵,自然恐惧逃散。由外入京之匪既散,旗兵、庵寺断不敢以匪自居矣。总之,各国若肯因剿匪而停兵,则办法尚不甚难。尤要者,法国回书初二日必呈览,内有归咎端邸大臣之语。若见此书而震怒,则决裂到底。若见此书而悚然,则转圜可望。且其时诸老盛气高谈皆发舒无遗,故必须见初三日以后谕旨,则朝局瞭然,方可设法。

**同日**　门人许景澄、袁昶因奏言反对围攻使馆、对外宣战,被杀于北京。闻讯骇悼。西人以此虑江、鄂督将不安于位,深以为忧。

**同日**　致电上海盛京堂(宣怀)、江宁刘制台(坤一)、济南袁抚台(世凯)。略谓:

近日慰帅驿递折是否仍走由济通津之东驿路,抑走景州、献县、河间之西驿路。洋兵据津,必四出蔓延,以后若驿递或须绕路,到京恐迟。宜急奏请旨敕山西巡抚速修西路电线,责成保定、山西、陕西一路大吏、官军专心保护电线。事急,西路信息尤关重要。祈慰帅酌拟一稿,会刘、张衔驰奏。为时已促,不可再迟。

**七月初四日(7月29日)**　致电上海李中堂(鸿章)、盛京堂(宣怀),江宁刘制台(坤一)、济南袁抚台(世凯)拟请李询商各国勿攻京城。略谓:

顷接上海道电,日领小田切面告彼国派兵赴津、京,专为保使、剿匪、便调停云云。所言既带有京字,恐彼族目下即将进兵赴京矣。津距京二百余里,若果进京,危险已极。目下必以缓兵勿逼京城为急务。论理固须我送使、剿匪,他事方宜商办。然假使我等奏请送使、剿匪俱已邀允,而各国仍不停兵,又将奈何。反复焦思,惟有请中堂单衔急电各星使,向各国外部询明要我如何办理,彼方肯停兵勿攻京城。中堂为国家重臣,此次系特召,与各督抚不同,询商各国勿攻京城,断断无妨。

**七月十三日(8月7日)**　旨授李鸿章为全权大臣,即日电商各国外部,先行停战。

**七月十四日(8月8日)**　致电上海李中堂(鸿章)、盛京堂(宣怀),江宁刘制台(坤一)拟请李单衔奏陈不战何至必亡。略谓:

慰帅电云,京师时论云,不战必亡,战尚可不速亡。敝处见京来人语亦同。此大误也。不战何至必亡,怪极。利害看翻,大病根在此。病根不去,无药可医。津陷次日,尚报吕、夏大捷,可叹。试问李、宋、马、董、吕、夏、张、万即使人人皆是韩、白良将,至多不能逾十人,好兵至多不能过两万。纵每战必胜,一战必伤兵数百,耗弹数十万。连战一月,兵械俱尽。各国兵械永无穷期。孤注有输有赢,此则有输无赢,并非孤注也。此时紧要关键,须将不战可以不亡之确据说透,自然转圜。有话方敢透说,允准者方肯实办。拟请傅相单衔速发一电奏,力言战虽胜仍不能救亡,不战则虽弱而不亡。将此两层痛切发挥,冀悟圣听。他人断不能如此透说,惟傅相系特召,与他人不同,尚可进言。

**李中堂来电(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十五日到)**:电悉,透切之至。目下情事又变。十三日旨授鸿全权,令与各国外部电商停战。洋兵甫进,北仓大战,我军溃退,海城未必敢进杨村,即进亦必挫败。彼有风利不得泊之势,该外部未必谕停。且各国未派专使,无从会议。仍望筹示机宜。

**同日**　联军由天津北犯,电饬方友升速挑选精健步队,每人带枪子一百二十颗,昼夜兼程北上(时湘鄂入卫之师尚未渡河)。

**七月十七日(8月11日)**　致电上海盛京堂(宣怀)请接通至德安府电线。略谓:

湖北各属均通电,惟德安一府未通,殊多不便。查铁路电线由汉口已造至信阳,由此路之王家店报房西至德安府不过数十里。祈饬局将此一段速接通,工料各费均由鄂出。

**七月十九日(8月13日)**　致电上海李中堂(鸿章)、盛京堂(宣怀),江宁刘制台(坤一)、济南袁抚台(世凯)表示不谏阻两宫西幸。略谓:

西幸洞不谏阻,拳匪护送则洞必谏阻。总之,此时无论在京或西幸,总须令圣驾与拳匪离开方好。

**七月二十日(8月14日)**　电复上海李中堂(鸿章)、盛京堂(宣怀),江宁刘制台(坤一)告电奏力阻西幸,洞万万不敢列名等。略谓:

傅相效电奏稿读悉,大意力阻两宫西幸。惟谏阻西幸一节,乃傅相万不得已出奇解悬之策,但未免近于莱公孤注之举。查前接吕使电述德外部语,矢取北京,望奏朝廷速离危机等语。是外部尚以北京为危,我岂可反以北京为安。西幸诚非上策,尚可暂避其锋。此次洋兵非进京城不止,各国之兵至少一万,必然固守皇城,索阅诏奏,逞威泄愤。且两宫身入围中,将来议和惟所欲为,焉能立国。总之,两宫不出,万分危险。鄙见愚昧,实觉惶骇不安,此奏洞万万不敢列名,请慰帅务将贱名删去,并请示复。

**李中堂来电(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一日到)**：莱公孤注，究竟得失何如，公自有见，已未会衔。

**是日**　联军进入北京。

**七月二十一日(8月18日)**　西太后挟光绪帝出德胜门西奔。

**七月二十三日(8月17日)**　致电江宁刘制台(坤一)。略谓：

昨夜会台衔致电上海英、法、俄、德、美、日本各国总领事电云：顷接烟台电，联军十九据通州，拟攻东直门等语。查现在并未得我两宫出京确信，如联军果攻京城，炮火所至，势必震惊宫禁，万一有意外之危险，全国人心愤激，从此将不知祸之所止。况南方保护之局，各督抚均系奉旨办理。倘各国不顾两宫，则何以处南方之督抚。万望贵总领事飞电联军各兵官，切实询明如何办法万万不至震惊我皇太后、皇上之实据，使南方各督抚及各省民心不致激成大变。务望二十四点钟内电复。万急至盼。

**盛京堂来电(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三日到)**：袁电两宫潜行已确。今早致领事电，情势已殊。顷闻各领事会议，有云两帅电文系属恫喝各国，有云电外部转联军廿四钟不及回复，似是有意为难。可否乞两帅再电各领事，云昨电所请贵领事飞电联军不致震惊两宫，急盼两日电复，系天下臣民急切盼之意。顷阅出使大臣来电，各外部均允送使出城，联军可不入京，是两宫可以平安，南方各督抚闻之万分感慰，东南保护之约，各督抚仍必尽力自任，请电贵国政府知照。乞速酌办。

**同日**　再电上海各总领事望联军勿震惊两宫。略谓：

昨电请贵总领事飞电联军不致震惊两宫，急盼两日复电，系天下臣民急切盼望之意，并无他意。顷接出使大臣电，各外部语意均甚好，日本政府已允保护两宫。想各国笃念邦交，用意亦当相同。是两宫可以平安，南方各督抚闻之万分感慰。东南保护之约，各督抚必当尽力自任，请速电贵国政府知照为感。

**七月二十四日(8月18日)**　致电长沙俞抚台(廉三)告有乱党来汉。略谓：

二十一日洋兵入京城，闻两宫有西幸五台之说，未见明文。康党勾匪煽乱，两江来电已讯有确凭，并有党魁潜来汉口，散布票据，名为富有票。皖抚王电，其告示系康逆口吻，有保皇会字样。有人传说赴湘勾煽者携巨资，持多票，系一江西人。务祈不动声色，严密筹防缉捕。

**七月二十五日(8月19日)**　再电长沙俞抚台，告以"江西人，即孙文也。康党、孙党，大同大异。文到湘后有何举动，想查有端倪"。

**七月二十六日(8月20日)**　札北藩、臬司派员查拿立团演拳绅户。略谓：

据禀，黄陂县城内现有前任平谷县燕调纬第八子，由伊父任上带回义和拳符箓咒语，立团演习，并传与本城众小儿。每日午饭后，即有二百数十小孩在

大东门、大西门、后街、城隍街等处操习。又有前任黄陂县教谕贺时熙由北京回，亦带有义和拳符箓咒语来，传授众门斗。该县何令庆涛于此等重情乃竟毫无觉察，殊堪诧异。亟应饬两司会同遴派明干之员驰往密查拿办。

**同日**　致电上海李中堂(鸿章)及各省将军、督抚。略谓：

盛转杨运司宗濂自保定发漾电云，两宫十九日由易州赴晋，留端、庄、刚、徐、崇守，赵已到此等语。此信难确。惟目前沪传庆邸留京议款，尚无确音，焦急万状。两宫出险固可喜，然京城无人议和则大可忧。西例虽至兵败都破，但有大臣求和，虽在瓦砾上犹可议。若无人与议，便是无主之国，任便施为，将来京城不能还我矣。此时拟请傅相领衔合各将军、督抚联衔电奏，大意如此。

**同日**　会衔电奏救急三策。略谓：

传闻两宫于十九日由易州幸晋，逖听之下，忧愤莫名。窃谓此时救急之策，最要者约有三事。一曰请派亲信王大臣速与各国议款，先议停战止兵。二曰请明降谕旨，派入卫各军统兵大臣剿办拳匪。若再不自行速剿，各国必纵兵搜杀。洋兵四出，畿辅全非我有矣。我既痛剿，彼自无词进兵。不然，彼藉口匪未实剿，必然分兵四路屠灭，甚至藉口剿匪，派兵向西路追袭，后患尤不忍言。三请速颁谕旨，飞饬各省将军、督抚，言圣驾暂时西幸，已派王大臣等与各国议款，妥为了结，饬各省将军、督抚务须照常办事，镇定民心，保守疆土，仍遵前旨保护各国商教。遇有各种匪徒藉端生事，立即派兵剿平。各省官民见此明谕，人心自靖，内地自安，以后诸事易于结束，免致重贻宵旰之忧。

**七月二十八日(8月22日)**　致电荆州道府县等，告以"昨夜在汉口捕获会匪头目唐才常等二十余人，供认谋逆不讳，并称沙市亦有党羽散布，约日内起事等语。可立派勇役迅速侦访该党匿迹所在，驰往掩捕务获，切勿漏泄令逃"。

《**郑孝胥日记**》：(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七日。税务司何文德来谈。夜，过关道，知康党勾结会匪，将以明日举事。都司李士恒捕得会匪邓永材、向联申，讯之，遂以兵围宝顺里，获唐才常、林澍堂及日本人甲斐君靖等凡二十余人。二十八日。渡江，司道皆至营务处，会鞫匪党，斩十一人，唐才常与焉。夜，入督署，谈至二点。关道飞报汉口明日匪党将焚市镇，帅亟起发兵，余乃退。(第766页)

**七月二十九日(8月23日)**　致电保定廷藩台(雍)，询两宫西幸情形。

**廷藩来电(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初六日到)**：荣相、崇公二十六日来保，始知两宫仓猝于二十一日西狩，出居庸关，赴宣化入晋。今晋抚达荣相函，有二十三日军机大臣字寄，奉上谕：朕暂奉慈舆巡幸山西，著通知等因。随扈系庆、礼、端、庄四邸，刚相，王、赵二尚书，董、马两军门。留守十二人，闻已皆出京赴行在。

**七月二十九日(8月23日)**　旨命护理陕西巡抚端方于西安预备驻跸之所，两

宫欲幸陕。

**七月三十日(8月24日)**　致电上海盛京堂(宣怀)及沿江各省督抚等。略谓：

富有票匪谋在汉口作乱，定期二十八日起事，发觉擒获二十余人，渠魁三人，唐才常、林圭即林述唐、向联生，皆擒获，供认不讳，已将三匪首及伙党十余名正法。内有真日本人一名，已交领事。另有假冒日本人二名。余匪分路查缉，武汉安靖。惟据供富有票匪甚多，两湖及沿江各省皆有，文人不少，确凿可信，务请分路严速防范查拿为要。

**是月**　奏陈东三省宜筹造铁路与俄路相接，以收利权而固边防。略谓：

窃臣于上年七月间闻俄国将假道东三省建造铁路，以达于海参崴。查俄国欲兴西北利亚铁路蓄志已久，谋划十余年，始于光绪十七年间定议建造，期以九年告成，意在网罗亚洲东方一带贸易。查铁路之利，一收本国往来之利，一收外国货物经过之利。中国目下力虽未逮，而日后必逐渐扩充，以收外国之利，而后路愈富，国愈强。中国居亚洲东隅，凡东南洋群岛以及日本国货物之运往欧洲者，其贸易之利，中国应收之，俄国不应夺也。且辽东为根本重地，若任他国在其地建路，则卧榻之侧，岂特他人鼾睡而已，患甚大，不可不防。为今之计，惟有与俄速议，中俄铁路在所必通，而分归两国自造。在中国境者，无论为鸭绿江南岸，为黑龙江南岸，达于海口之路，皆由中国独力修造。顾俄之所以商请假道者，以助我归辽有功索报耳。若路归我造，俄有何利，则莫若托俄代借造路款项，即以本路作押，不须海关代保。彼经手借款，有可沾润，似已足示酬报。我有此路，可收各国货物经过之利益颇大，既可以振中国富强大局，且防无穷后患，不可不悉心筹划。

**是月**　国子监祭酒王懿荣于联军入城时投井死。

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卷七页一三八：

一门投井者三人。闻无人殡殓，致书寄款徐颂阁(郙)尚书，托其料理。又伯符翰林寿富兄弟闔门殉难，亦寄款为之殡葬。

**八月初四日(8月28日)**　致电东京钱念劬(恂)。略谓：

李使电合肥云，日本外部青木言，中国若认过，并派庆、荣、刘、张与议，各国当可停战开议，并云刘、张不必与各帅面商。合肥已照此具奏，但不知允否，且批旨奉到尚早，各国能稍候否。此旬余实为可虑，且此次条款非同寻常，必有难于上陈者。鄙人与议，实多为难。然国事至此，岂能推诿。外部所谓不必与各帅面商者，想系谓两人须仍在本任，不宜离开。此层甚要。假如刘、张离江、鄂，则长江大乱，大局变矣。望婉商前途，速复。

**八月初六日(8月30日)**　致电上海李中堂(鸿章)、盛京堂(宣怀),江宁刘制台(坤一)、济南袁抚台(世凯)。略谓:

西例国君不在京,便是无主之国,任敌施为。若留有大臣求和,虽坐于瓦砾上,犹可开议。傅相既奉全权之旨,是留有大臣求和也。傅相系直督,是奉旨留为地主也。此时惟有傅相速发电札多件,飞马寄保定,遍发通省。一系札饬顺直两司、各道府州县各尽职守,照旧办事,不准擅离,不准纵匪扰民。一系札饬各营统领,凡在顺直境者,无论本省兵外省兵,均应暂归节制,严禁抢掠逃溃。一系札各军统领及顺直、两司、各道府州县遵旨剿匪。并加密电,言明此乃自任地主,冀可杜外人无主之说,以便催其开议。若我稍存有地主局面,傅相执定即系留直议款大臣,总有数分益处。

**李中堂来电(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初七日到)**:语电代筹各节,思虑周密,悉协机宜,洵是当官之责,奚敢诿延。已电廷护督雍照办。

**八月初七日(8月31日)**　奉旨加派刘坤一、张之洞会同李鸿章商办和议,随时函电会商。

**同日**　致电江宁刘制台(坤一)拟请英国倡首调处,从速开议。略谓:

驻汉英领事转英外部电云,将来议结之时,至于本国国家必向两江、湖广二位督部堂询意见若何,本国国家亦必以二位督部堂之意为重等语。细译洋文,语意似系因我两保护长江,特先告我,将来议结,英国不肯撇开我两人,以顾我等体面,以坚我等保护之心,并非此时专欲我两人主议也。然此意即甚好,自不宜推卸,留为日后说话地步。此时最急者停战开议。兹拟一会衔电复上海英总领事,略云:查北方匪乱以来,长江各省货滞商亏,中西商民同受其害。北京警信后,人心震动,各处哥老会匪借保国为名,纷纷起事。呈经三江两湖各省派兵剿办查拿,而和局一日不定,人心一日不靖,商务愈难振兴。英在华通商五十余年,沿江沿海始有此繁盛局面。若非英国倡首,联同各国赶早调处,设或匪扰愈甚,恐非数十年不能复兴。查甲午中东之役,英国不肯早作调停,致落人后。此时俄势甚炽,德大队将到。固知英国必不愿中国分裂,但恐迟疑观望,事变百出,长江之局,江、鄂极力维持,若久不停战,以致各省匪徒乘机四起,全局糜烂,涂炭生灵,徒遂他国瓜分之计,知必非英国之本愿也。素知英国不利我土地而重商务,且承外部意,询及江、鄂两督意见,故敢密布腹心。美、日之意似与贵国相同,即他国文电,其语意亦皆不愿决裂,鄙意谓此时但患无倡议者耳。望贵总领事电达贵政府外部,速商美、日两国,倡议停战,邀请各国速派全权,与李傅相即日开议,实感睦谊。

**八月初九日(9月2日)**　会衔电奏议和、惩凶、治安三事。略谓：

自七月十六日以后，臣鸿章遵旨屡向各国电商先行停战，距洋兵入京仅止数日，深恨无可挽救。七月二十一日以后，复以停战撤兵，分电切商各国，皆以剿匪弭衅各节中国未能照行，两宫离京，情形迥异，设词推宕，未允各派全权议事。但事机愈紧，岂容坐待。迭与各驻使等再三设法探讨，冀有转机。初六日，接驻俄使臣杨儒电称，连日奔走外、户两部，力筹挽救，均称事已至此，实乏良策。反复劝解，彼意稍动，始允设法转奏。顷据面告，俄主已允即日将兵队、公使、人民一并撤至天津，以示真心见好。一面速请皇太后、皇上回京，或先派合例全权议事，迟则恐德国统帅到华，别有举动。此绝大转机，不可再误。臣又先接俄户部微特七月二十一日、二十九日两电，内称各大员之扰乱大局者，应请惩罚不贷，而于东三省违旨肇乱各官，请严查惩办，不可以空言虚语塞责。臣鸿章即与臣坤一、臣之洞往返电商，撤兵须有实约，议事难托空言。查西例，国君不在京，便是无主之国，任敌兵施为，故必有留守便宜行事之全权大臣，方能督办和局。臣鸿章前据日本所请，奏恳饬令庆亲王奕劻、大学士荣禄星夜回京会议，此实万不可缓之举。如奉俞允，臣鸿章即当借乘俄船航海先赴天津，专俟庆亲王、荣禄回京，便可催各国派使会议。臣等又有请者，攻使纵匪，联军所以由天津犯京。此各国公同向我理论之事也。若能如臣鸿章所请，剿匪之事责成直隶督臣，可示以践行之渐。至毁路开衅，俄兵所以占据东三省诸城，此俄国专案向我理论之事也。署黑龙江将军寿山、署奉天副都统晋昌，该二员一意主战，乃竟纵匪毁路，另搆衅端。拟请圣明以大局为重，即将寿山、晋昌先行罢斥治罪，以为开衅偾事者戒。再，各省人心不靖，会匪伏莽时有蠢动，兼之康有为党羽分布各处，造言煽惑，尤属可虑。拟恳速颁谕旨，飞饬各省将军、督抚务须照常办事，镇静民心，勿令扰乱，保守疆土，勿稍疏虞。于交涉事件仍照迭次谕旨，按照条约办理。遇有各种匪徒藉端生事，立即派兵剿平。各省官民见此明谕，人心自靖，内患自安，免致重贻宵旰之忧。

**八月初十日(9月3日)**　致电上海德国新任驻华公使穆和德。略谓：

昨汉口禄领事来见，谓贵大臣已抵沪，如鄙人有意见，可径达尊处。查自北方乱匪滋事，敝处迭接柏林吕星使及上海德总领事来电，均谓贵国外部云，贵国深知我两宫为难，并无仇视意。又云李中堂各国素所信服，均盼早日北上各等语。又接贵亨利亲王来电，传述贵国大皇帝意旨，亦甚和平。兹又特派贵大臣来华续修前好，益见敦睦之诚，尤为欣幸。惟望贵大臣上体贵国大皇帝之德意，下念中国良民之无辜，即日倡议停战。近日沪上洋报多有毁谤中堂者，

此悠悠之口,均不足信。查自起事之初,李中堂即屡次力奏保使剿匪,与沿江沿海各督抚意见相同,故各督抚联名会奏请派李为全权,奉旨允准。洋兵入京后,中历七月二十五日,又奉特旨派李为全权,催其迅与各国筹办,是李中堂确系我朝廷所特派。此时若再迟疑,不与李议,似与贵国初心不合。务望早日倡议停战,与李中堂开议,俾中国可自行从容剿捕真匪,以谢各国。再,山东抚台袁保护洋人最为实力,亦与各督抚同心,亦望贵大臣于山东诸事与袁和衷商办,当能彼此有益。十数年来,鄂省办事所用洋人,德人最多,故深知贵国人慷慨仗义。又承贵国亨利亲王不弃,订为交好,故于贵国之情极为亲切。际此中国国事孔艰,调停一切,惟贵国是赖。用敢缕陈,尚希鉴察。

**同日**　致上海盛京堂(宣怀)。略谓:

此时以开议为最急。各国不开口,我何从知其最注意之所在。小田述日外部电专言须两宫回京,方可办事,尚是饰词。德新使翻译葛尔士既与台端相见,盍讽该翻译力劝德新使与傅相相见。总之,德使能见面,方有转机。彼明说要如何乃肯停战,方有办法。无论办到办不到,傅相当可据以转奏,中国君臣尚可筹思应付之法。

**盛京堂来电(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初十日到)**:昨德新使翻译葛尔士来晤,谓德主英武,必欲换一班政府,则诸事可商。傅相全权,端所派,不能认。

**八月十二日(9月5日)**　会衔电奏悉两宫西巡,鄂省粮饷解赴行在。略谓:

自七月下旬以来,北方警信日至。惟电线多断,文报亦梗。及闻洋兵已入京城,虽传闻有銮舆西幸之说,不知是否成行。昨接大学士李鸿章自上海来电,奉到怀来县所发寄谕,并接护陕西巡抚端方来电,恭悉皇太后、皇上确已西巡,将抵太原。惟六飞所莅,兵食繁多。北地岁歉粮艰,尤难措办。查湖北遵旨购米,早已购齐十万石,分存镇江、芜湖、汜水等处,此时自应解赴行在。但无论水运陆运,皆须取道中州。拟请旨敕下河南抚臣筹备车船,并敕各省迅速妥商,协济运费。但送到总需时日,焦思实无善策,惟筹解现银解到较速。查湖北所解第三批京饷十九万八千两,目前计已渡河,已电河南抚臣及委员探明,径解行在。现又赶筹第四批京饷十八万八千两,即日起程,解赴行在。另告京城庙社宫阙尚未震动,内外安堵,并无蹂躏,以冀稍慰宸廑。

**八月十六日(9月9日)**　致电上海李中堂(鸿章)、盛京堂(宣怀),江宁刘制台(坤一)、济南袁抚台(世凯),转达德国新任驻华公使穆和德来电,内有"至来电所请使北方停战及开议一节,目前本国政府实难照允。如欲办理此事,必俟中国朝廷先将有罪诸人严行惩办。本大臣意谓此次事发,某王及某大臣实为罪魁,必俟中国朝

廷明降诏书,切实谕示,声明其甚恶既往之事,以昭信实而保将来,如此则姑可望有开议之端"等语。

**同日**　致电上海李中堂(鸿章)等拟釜底抽薪法两条。略谓:

窃拟一釜底抽薪之法,拟各省联衔遵求直言之旨,条陈两事:一力劾董福祥大言欺罔,通匪开衅,请立予罢斥治罪,解除兵柄。附一密片,言朝廷如有为难之处,或即念其扈从微劳,格外从宽,交部严加议处,饬令即日回提督本任,至其军队仍派人接统,不准带往。一请明旨痛剿拳匪,并请谕旨内提明拳匪字样。默揣行在情形,悔祸惧敌而无解法,压董恶拳而无办法。得各省公疏以为朝廷助,董或可罢,拳或可剿,且惧祸自危者将归罪于董以谢外,希冀此外即可不究,亦必力为赞成。此举实为安两宫起见,且亦略寓谢过之意,于时局不无小补。

**刘制台来电(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十七日到)**:劾董请解兵权,极要。请中堂领衔,香帅主稿,会各省并挈敝衔密奏。事机甚紧,可勿再商。

**同日**　旨派奕劻、李鸿章、荣禄为全权大臣,刘坤一、张之洞会办议约事宜,均准便宜行事。

**八月十七日(9月10日)**　两宫抵太原。促李鸿章迅速赴京。

**八月十九日(9月12日)**　电复东京钱念劬(恂)。略谓:

啸电述东人语,问和后如何立国。姑举数条:一、顽固党万不可用。一、取士改章。一、省文法,吏、户两部尤甚。一、农工设专官,即以粮盐道为之。一、厘税改章。一、行印花税筹饷。一、京外各省官民出纳皆用银元。一、各省练兵定画一章程管制。一、练兵取之本省良民,州县、族邻保结,练三年退为民兵,州县就地筹款养之,饷减半。有大战事,于此民兵内选募添足。一、各大省分设枪炮厂数处,式一律。一、派王大臣及大员子弟及京外官、武官游历,未出洋者不得为政府、总署及各部院堂官,不得为御史、小军机、道府,武职不得为营官。一、东三省及趁此立约章公同保护,不令俄国独占。一、各省赶修铁路,自设兵护路。一、议定限制教堂、教土之权,不得干预公事,欺压平民。一、紧要城镇立保甲新章。一、长江设雷炮船。一、各省遍行邮政。共十六条。然须各国此次和约不甚狠毒,容我国尚有根基,方能举办。若箝制太紧,剥削太尽,无可为矣。

**八月二十一日(9月14日)**　致电上海李中堂(鸿章)、盛京堂(宣怀),江宁刘制台(坤一)。略谓:

顷闻日本人密告述日本外部语云:议和大旨,刚、董治罪、某王罢黜管束、

赔款、改政四事。未提归政，不必回銮，不欲割地，但须谕旨明言此事为某某某三人庇匪所误，以致干众怒，酿巨祸，今已悔悟，必严惩，求各国恕过允和云云。语须切实诚恳，即可开议。各国虽不甚满意于荣，亦不拒荣与议等语。如此似尚有办法。惟传此语者切嘱鄙人密之。此事本人断不敢干预，既有所闻，不敢不飞达，请傅相筹度。

**李中堂来电(光绪二十六年八月二十二日到)**：晤德使，必欲严办主持拳党诸人，方能开议，与香帅接德使电同意。鸿即登舟北行，亲自草奏，不及先将电稿会商，已由午间发电。文曰：欲求就急了事之法，惟有仰恳圣明立断，先将统帅拳匪之庄亲王载勋、协力大学士刚毅、右翼总兵载澜、左翼总兵英年及庇纵拳匪之端郡王载漪、查办不实之刑部尚书赵舒翘等先行分别革职撤差，听候惩办。明降谕旨归罪于该王大臣等，以谢天下，以昭圣德，臣鸿章即可宣告各国，与之克期开议。

《**郑孝胥日记**》：(光绪二十六年八月)二十三日。诣营务处，遂谒南皮。留饭，约夜复入署，示所拟电奏稿。二十一日，合肥以刘、张、袁连衔电奏，请回銮，且惩办首祸诸臣，实庄王、刚毅、载澜、英年、端王、赵舒翘六人也。电已发，乃告刘、张，其词多引刘、张语为证。南皮不悦，且畏端王等不受诏，于是欲引刘俱奏，辨合肥不告之故，因言回銮实不便，端王罪可轻减之状。将发未决，示余及仲弢。仲弢意不可，而未有所以止之。余即对曰，此语本极难发。今既发矣，奈何复茹之乎，且使上怒李，更使刘、张出为端、刚缓颊于各国，公能为耶。南皮默然，乃止。天明始退。(第768页)

**同日**　致电上海李中堂(鸿章)、盛京堂(宣怀)沥陈不愿入要地。略谓：

前闻傅相初到沪时向人密语，谓到京当引洞入要地云云，闻之骇急。然语系辗转密传，不便辞免。今相节将行，迫不得已，只可冒昧沥陈。洞两年来衰病日甚，心血耗尽。夜睡仅五六刻，午睡仅三四刻，且甚艰难，久成怔忡之症。一日止有一数刻尚属清楚，余皆昏疲恍惚。说话至二十句，见客至五六人，即口舌枯强，不能言语，喘息不属。阅牍改稿至两三行即心慌不止，忽则眩晕欲倾，忽则目花无睹。自去腊起，因勉强乘马，忽得股疾，两足软弱无力，时常酸痛，治之半年无效，已成痼疾，行步需人扶掖，僚属共见。加以脾伤运滞，每饭一瓯仍不消化。不敢云食少事烦，直是食少事废矣。负乘旷官，久应乞罢，为经手事所牵挂，不能上请。春间本拟入觐，以病躯为难，竟未成行，曾将此托人转达荣相。五月后时局猝变，只可力疲支持。鄂省轻车熟路，尚可黾勉从事。但盼大局早定，即当沥陈求退。似此病躯，作外官且不可，况于当要差、办大事乎。即入都一行，海道风涛簸荡，陆路跋涉兼旬，亦断不能支，到京即须卧病床褥矣。至于才具庸暗，性情粗疏，断不能胜要差之任，更不待言。且幸而款议就绪，外人必要挟改政，出无数新奇花样，下力岂能办此。况京朝门户已成，悍

戾不改。洞命坐磨蝎,最好招谤,必受此辈之害。伏望傅相闵此病夫,赦此废物。惟祝大钧斡运,上契天心,转危为安,四海蒙福。洞得伏处田野,放浪江湖,以尽余年,受赐多矣。千万,叩头奉求。如一言虚诳,有如皦日。恭送旌节,不尽依驰。

**是日**　李鸿章自上海乘轮北上。

**八月二十四日(9月17日)**　致电西安端抚台(方)询朝廷有何定见。略谓:

幸陕已定行期否。顷德州探电,庆邸回京拜各使署,惟德不请见。保定探电,各国洋兵欲攻保定,以剿拳为词,庆邸力阻,若不早允停战开议,终难阻止。德使新到沪,与傅相不相往来。旁人设法,在他处一见,语意坚很。德统帅月内必到沪,临时议行止,闻将有踞海州、断江北之意。沪上日人、洋人皆如此说。不开议者,即不停战之谓也。若不速开议,联军必然向西。续到各军未经战阵,人少械杂,万不足恃,焦急万状。近日庙谟如何,有何定见。尊处如知梗概,速示。董军究剩几营,现在何处,均速示。

**端抚台来电(光绪二十六年八月二十六日到)**:近得廷寄合肥谕旨,均经电呈承寄,此外未有续闻。惟据晋学使函及委探禀,阅之不禁涕零:圣驾步出神武门,有人值数车载之而出,仅蔽单衣,奄竖数人而已。初两日御膳不充。至怀来始备供张,至宣化始制衣服。岑方伯由昌平扈驾。董尚有马队十二残营。又马军门及神机、虎神等营皆陆续随行。初六驾至大同,派岑前路粮台,董为沿途总查。初十由大同启銮。十七抵太原,以抚署为行宫。苏抚鹿先到晋,湘藩锡十七至,宋宫保十八至。获鹿以次,溃勇土匪专务枪杀,行旅裹足。

**同日**　致电上海盛京堂(宣怀)、江宁刘制台(坤一)、安庆王抚台(之春)、济南袁抚台(世凯)陈要义四条。略谓:

鄙意现有要义四条:俄允撤兵虽空言,然致谢亦空言,仍无妨先以此羁縻之,并托其劝德,庶可允。此一事也。顷善将军电,厦门英领事云宜趁德队未全到,先请旨将被戕之德使优恤。此事自无不可,惟西例如何优恤之法,请傅相与庆邸、荣相速商酌办,知照德使及联军。此二事也。联军现欲赴保定,若不早开议,恐难终阻。洋人传说和局不定,联军必欲向西,无论远近,皆须深入。此三事也。前闻日本外部言,若有诚心悔过之谕,即不俟回銮亦可开议。二十一日傅相会奏,即是诚心悔过。回銮最是难事。若奏明此节,他事或可邀允。此四事也。总之,必有切实办法,各国方允开议,空言无益。仅云不开议似尚浑涵,以后电奏、折奏似须将不停战开议五字连说声明,以见事机万紧。请岘帅主稿,公电庆邸、荣相、李相。

**八月二十六日(9月19日)**　李鸿章抵天津,由俄军接护。

**八月三十日(9月23日)**　奏陈擒诛自立会匪头目分别查拿解散情形。略谓:

自北方开战以来，各省匪徒咸思蠢动，当经遴派员弁营勇分路密查剿捕。同时各省查拿各匪，皆系领有富有票。此票乃仿照哥老会散放票布之办法，其票系上海洋纸石印，写刻篆印皆极精工，上横书富有二字，直书凭票发足典钱一串文。前有编号，后有年月，背有暗口号，图章二颗，用在湖北者又钤楚字图章。其命名盖暗寓富有四海之意，实属悖妄已极。凡领票者，均系勾串一气，互为声援。据匪首散票者告人云，持有此票，即可向该首处领钱一千文，以后乘坐怡和、太古轮船，不索船价。并云中国即将大乱，以后持票者即可保家。以故各省会匪趋之若鹜。旋经查出，此乃大逆康有为一人主使调度。其伙党分布各省，展转煽惑。其巢穴即在上海，于租界内设有国会总会，入会者亦不尽康党。沿江沿海各省皆有国会分会，而分会中以汉口之分会为最大，而两湖会匪又最多，故先于武、汉举事。其会名曰自立会，其军名曰自立军，勾煽三江两湖等处哥老会匪，纠众谋逆，定期于七月二十九日武昌、汉阳、汉口三处同时起事，约定新堤、蒲圻之匪速起大股前来接应，岳州、沙市之匪遥为声援。先于二十七日访有端倪，密饬员弁在汉口地方李慎德堂及宝顺里内，拿获两湖分会总匪首唐才常，匪首林圭、李虎生等三十余名。当时在唐才常寓所起获军械、火药、伪印、伪札、伪示及富有票多张，又入会各匪姓名簿。又购买洋枪刀械用款，雇募奸细分往各城各营各局充当内应月支薪水，用款招募会匪，自称发饷用款各项帐簿，又各省匪党往来逆信，又洋文自立会办事规条，皆在唐才常屋内搜获。并同时在汉口、汉阳拿获同伙谋逆之哥老会匪瞿河清、向联升等，发交营务处司道、武昌府江夏县公同审讯。该匪等供认开设自立会，勾结哥老会，散发富有票，同伙谋逆不讳，当即将该匪首唐才常等二十名正法示儆。除湖北、湖南两省随时密查严拿外，已将先后迭次查出供出紧要各匪姓名、籍贯，陆续开单，分咨各省，一体严密悬赏查拿，务获惩办，以惩乱逆而安大局。至唐才常供出同会同谋之人甚多，凡系查无实据者概不株连。其军民人等误领富有票者，准其向官司营局团绅首士缴票销毁，即免追究，予以自新。若观望藏匿不缴者，查获匪票，定行重办。

**是月**　书《劝戒上海国会及出洋学生文》，分咨各省及出使各国公使。略谓：

国会中人，就所闻知，大率通读诗书，或且挂名仕籍。其中多才能文、讲求时务者，颇为不少。遵亲之义，岂有不闻。顺逆之理，岂有不辨。或因目击中国大局阽危，愤激不已，而又略知外情，进用无阶，怀才自负，在沪又习闻民权之说，遂以变本加厉之心，迫而为行险徼幸之计。检阅来往逆信，其持论宗旨无非袭康、梁唾余，曰人人有自主之权，曰不受朝廷压力，曰流血以成大事。所

谈无非惨礉凶险之词,所传无非诬罔不道之语,所谋无非犯上作犯之事。不知康、梁以作乱逃亡,故必欲诬谤官廷,以解其罪,煽乱报复,以逞其毒。彼自为计耳,于国家何与焉,于士民何德焉。夫国民艰危,已于此极。凡朝廷政治之阙失,中外大臣之愆谬,旧弊何者必宜除,要政何者必宜举,苟有所见,婉切指陈,或大声疾呼,或垂涕而道,以自附于工谏师箴之例,有何不可。乃若自主之权,则亦有之矣。求己之学,是为自主。果其蒿目世运,立志济物。不存苟安之心,不为无用之学。博通外事,多译西书,研求政术,探讨艺数。或朋友讲习,或传诸其人。下开士民之风气,上备国家之任使。时局至此,藏器待用,不患无时。即使不乐仕进,而出其才智,保安乡里,为郑司农,为田子春,于人有济,即是功业。此则君子行藏之正轨,抑亦俊杰建树之坦途也。至各省出洋游学诸生,费国家之巨款,赖国家之翼护,资之出洋,俾其就傅,凡所造就,皆出生成。苟无人经理培植,伥伥无之,则一流寓觅食之外国人而已。学生中端谨忠纯者固不乏人,然闻亦有惑于国会邪说而附和之者。不思朝廷之恩,不念官师之教,乃欷羡逆党,以为志士才人所为。稍有一艺片长,转作反噬倒戈之用,谋以自覆宗国,古今有如此之悖且忍者乎。惟愿自今以后,国会诸人以及外洋各省游学诸生,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自爱其身,自重其名。勿为康党所愚,勿蓄异谋以枉其天才,勿助凶人以残其种类。即使曾经随同滋事,现在刊章逮捕之列者,若早能诣官首悔,尚可许其湔洗自新。呜呼,国家多难,至今日而极矣。然而国虽弱可望其复强,政虽弊可望其复理。若会匪鱼烂于先,各国瓜分于后,则中华从此亡矣。嗟尔康、梁,慎勿犹太我中华也。

**闰八月初三日(9月26日)**　致电福州善将军(联),请联衔会奏万不可战,以助三全权之力。略谓:

昨陕电云随扈王大臣仍力主战,万分可骇。当京、津未失之前,犹谓有兵有将有拳民数十万,尚可一战。现随扈诸营或败将残卒,或新募乌合,或随扈叵测之悍将耳。且津局之械、京营之械、援军之械尽以资敌,此时购无从购,造不及造。无兵无将无军火,不知将何以战。各省军民虽有忠义,无械岂能攻击。晋、陕虽有山险,无械岂能拒守。此万万无可侥幸者也。若谓幸陕乃可再战,则大惑矣。我能往,寇亦能往。不畏三万里之海,岂畏二千里之陆,愈远则让地愈广而已。此时议和,京城必复,天津必还,东三省必退。虽或暗据形势,不能明言侵吞。即使要约多端,国体尚存,尚可休养支持。若一误、再误、三误,全局糜烂,逼成瓜分,将位置两宫于何地。不知此辈傲狠怙非之人,何苦必欲将大清二百数十年之宗社、二十二省数万里之疆土掷之不顾,碎之不遗,此

真可为愤懑气塞、痛哭流涕者也。惟此次会折留中，内意实难揣测。鄙人实不便再渎，恐取厌而无益。公忠忱笃至，可否由尊处与闽、粤、川、陕及他省会衔，将此时万不可战以及不开议即不停战，不停战则洋兵必西追，愈入愈深、愈迟愈坏各层透切陈明，以冀启悟圣聪，破此怙非祸国之说，以助三全权之力。

**善将军来电(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初六日到)**：江电忠恳周挚，诚宗社主计。惟联处无可纠约，徒延时日。窃意专陈不开议不停战之害，与前奏当无复渎。拟请由宪台率联名，联合各省会衔痛陈，冀动天听。此事非宪台主稿，与岘帅为登高之呼，难望速成。

**闰八月初八日(10 月 1 日)**　会衔电奏密陈董福祥扈卫可虞宜相机处置。略谓：

此次肇衅误国之由，董福祥不能辞咎。平日大言欺人，自谓足以敌洋。五月半首戕洋官，六月以后专攻使馆。其军半与拳匪勾通，拳匪焚杀，董军劫掠，狼狈相依，残毒京城。既不听大学士荣禄节制，并不遵谕旨调遣。及外患日急，大沽、天津、北仓诸军苦战数旬，伤亡殆尽。河西务诸军虽然溃败，究属见敌，惟此欺罔跋扈之董军并未列队迎截。出城后即大掠满载，驱之而西，京畿人民言之切齿。闻该军随扈太原，尚有二十余营。又闻车驾因欲幸陕，特调马安良一军。此必董福祥乘国家危急之时，妄言回军能战，冀以广树党羽，挟制朝廷。查回性狠鸷，向不驯良。今若乘舆幸陕而又多调回军，养虎自卫，诚恐乘舆肘腋之间无非回人，将来朝廷一切措置，皆不能径行其志。是在京为拳匪所挟制，出京又为回军所把持，诚如八月十五日谕旨所云，一误再误矣。盖董福祥自知罪恶多端，不仅为各国所深仇，实为天下臣民所共愤，以故增兵自卫，便其私图。若不及早慎防，诚恐后患难测。窃谓洋兵未能尽撤，则回銮实为险着。若回军布满左右，则幸陕尤属危机。总之，无论驻跸何处，扈卫诸军宜专选忠纯笃实之将。可否请旨将董福祥交部议处，饬回本任，罢其兵柄。所部各营令宋庆、马玉崑、岑春煊、锡良四人分统之，分为四军，其势自戢。再，董福祥罪恶甚多，本应即予褫黜。惟此时以罢其兵权为先，俟该营有人分别接统，诸事部署妥帖，再请圣明裁夺酌办，以免意外之虞。如此时銮舆在途，或有不便，应请朝廷体察情形，从容办理。

**同日**　致电东京李钦差(盛铎)望劝戒留日诸生勿惑于乱人邪说。略谓：

闻湖北学生颇多有为康党所惑，他省学生亦有。其始创为励志会，各省学生与康党皆入其中。初则数日一会，近则或每日一会。每会必有演说，议论悖谬，大约皆欲效唐才常所为，实堪骇异。务望切实训诫诸生，谕以顺逆，晓以利害，饬诸生猛省，勤学报国，勿为邪说乱人所惑。

**同日**　致电东京钱念劬(恂)。略谓：

闻阁下在东与诸生言因持论喜通达时势者，诸生不免误会，失其宗旨。近来诸生行止议论多有悖谬，于是此间众论多归咎于阁下。傅慈祥临刑大言曰，我为钱监督所误。又闻阁下致善后局信函面写"南清湖北省"字样，见者骇然，群议大哗，并归咎于鄙人。务望格外谨慎，勿为好奇之谈，勿为愤激之语，以免流弊。万一被人指摘，阁下固受其累，且从此出洋学生之路绝矣。千万采纳。

**闰八月初八日(10月1日)**　两宫离太原赴西安，董福祥随扈。

**闰八月初十日(10月3日)**　致电江宁刘制台(坤一)，拟就两宫幸陕事联衔致电驻外钦使。略谓：

圣驾幸陕，为太原太苦，故不得不幸陕暂驻，决非迁都。且陕省电与沪通，奏报请旨甚速，议款较晋为便。暂未回銮者，因洋兵未撤，不免忧虑。此其人之常情，当蒙各国体谅。其实在陕与在晋同，并非以远避拒和议。务望转达外部，免致猜疑变计。

**刘制台来电(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十一日到)**：致各使稿甚好。"洋兵未撤"上加"京城"二字，"不免忧虑"下加"并以兵燹后有瘟疫"八字。余照办，请杏翁速发，坤列名。

**同日**　致电江宁刘制台(坤一)、济南袁抚台(世凯)、上海盛京堂(宣怀)。略谓：

回銮万不可行，幸陕万不能阻。其实决裂与否全不在此。能将各国屡次明言力索之事速办，则幸陕彼亦不管。若不肯办，则允回銮亦无益。庆邸、傅相专请回銮，阻幸陕，似不可解。总之，若专阻幸陕，洞断不敢列衔。望深思俯鉴。

**同日**　电复上海盛京堂(宣怀)等，重申不愿阻幸陕。略谓：

杏翁佳电代刘、张、袁、王致傅相公电，实深惶骇。洞断不敢请回銮，亦不愿阻幸陕，更不敢请调回荣相。三事皆与鄙意不合，务望杏翁速电津将洞名删除。若已发电，洞只有自行电奏，声明此件意见不同，并未与闻。

**盛京堂来电(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初十日到)**：今代岘帅、香帅、善将军、慰帅、灼帅电傅相云：恭阅八月初二日上谕，仰见圣明洞澈，当即天心悔祸之机，天下臣民莫不钦服。现尚有二事关系大局，不敢不直陈。一、闻俄、德各国皆请迎銮回京，但闻圣驾定期西幸，彼谓处分祸首即可议约，若仍远行，恐尚是缓兵之计，于停战有碍。应请两宫暂驻太原，以待和议如何，再定行止。一、闻各国使臣以此次拳匪攻围使馆，实有荣中堂所统武卫军在内，故此次派为全权大臣，除日本外，各国均有不愿与荣会议之说。如实有此情，与其候各使阻我全权入议，莫如自行调回，以尊国体。以上两事，应请中堂迅速转奏，请旨施行。

**同日**　出示查拿自立会，晓谕士商军民人等"已入会者及早悔悟，未入会者永

为善良，勿信邪说，勿负国家，勿蒙逆恶之名，勿蹈乱贼之诛”。

**闰八月十三日(10月6日)**　致电上海盛京堂(宣怀)、江宁刘制台(坤一)、济南袁抚台(世凯)、福州善将军(联)。略谓：

傅相电闻某某如果出，岘帅云某某仍已撤，未免奢望。千里草[按：指董福祥]添营，十八子送部[按：指李秉衡送部优恤]，余事可以例推，看六君子汤何如耳[按：指如何处置载勋、刚毅、载澜、英年、载漪、赵舒翘等六人]。新陕抚岑(春煊)电只有“和局大难”四字。各国日增毒计。途中已盼佳音，事事看得太易，如何是好。今房山已失，西山出煤之总口断矣。北塘继失，天津出海旁门塞矣。山海关已危，由京赴辽之要路断矣。此时已非完璧，再迟则逼成瓜分。各国明出题目而我不答，宽留期限而我不知，总由一人怙非，以至于此。不知须待何时，天心方转。鄙人愁急万状，更甚于京城初陷时也。

**同日**　致电济南袁抚台(世凯)、江宁刘制台(坤--)、安庆王抚台(之春)、上海盛京堂(宣怀)。略谓：

收回幸陕成命一说，此时不必再进。管见不请回銮，但请明谕终必回銮。不阻幸陕，而阻迁都于陕。且力言迁陕不和，仍不能存，且速其亡。总之，彼族之动静喜怒专在惩办之轻重，不在巡幸之远近也。驻陕之久暂，专看怙非者之能否自保，各国要挟有无万不能允、万不敢言之条，不在言京畿之关系也。欲免要挟万不能允之事，即专看惩办之轻重，庶可为悔过之实据，而后可与各国力争婉商也。

**同日**　以荣禄所部曾围攻使馆，各国不予接待保护，旨令其前来行在，入值办事。

**闰八月十六日(10月9日)**　致东京李钦差(盛铎)。略谓：

闻尊意欲荐鄙人入政府，骇极。“五不可”之外，此时又添一条，有六不可，问念劬即知。千万叩头求罢此议。

**同日**　致电东京钱念劬(恂)。略谓：

《清议报》为唐才常事极口诬诋鄙人：一、朝廷电询废立与鄂，我允之。二、鄂电请诛戊戌六人。一、于中丞、梁星海及鄂官五十人谏阻立嗣，我力阻之。可骇，可怪。阁下在京在鄂久，果有此事耶。此康党所为，闻学生亦为所惑而信之，务速晓谕并复。

**闰八月十七日(10月10日)**　会衔电奏沥陈局势危迫，迁陕非计，明谕断无绝不回銮之理。略谓：

日昨恭读电传本月初六日谕旨，现定闰八月初八日启銮西幸长安等语。

臣等至愚，鳃鳃过虑，有不得不直陈于我皇太后、皇上之前者。伏查自古国家多难之时，亦有迁都之举。然必须敌人不能悬军深入，即深入亦不能持久，我始能立国图存。今日联军谋坚势众，实与古来不同。况陕西地方自宋、金、元、明至同治年间，屡经兵燹，商稀民瘠，古称天府，今非雄都。又与甘肃为邻，素为回藪，较之京师，难云完善。即就目前言之，各国方以新胜之师，联合图进，我能往，寇亦能往。不畏数万里之海，岂畏二千里之陆。恐山川之险未可凭恃，即偏安之局不可幸成也。且京师根本重地，四方所拱极而朝宗者也，宗庙宫阙、列祖列宗之神灵所式凭者也。二百余年来，邦基固矣。一旦弃之，不特失臣民之望，度亦非圣心所安。前闻各国曾请退兵回銮，不占土地。无论所请果否出于至诚，正可藉回銮之说，以速其撤兵之议。倘西幸逾远，是拂各国之请，而阻就款之忱。万一激变宗旨，洋兵不撤，京畿从此沦胥矣。伏乞皇太后、皇上追念列祖列宗创垂之艰难，俯恤满洲八旗生齿之藩衍，外顺各国迎驾之请，内慰臣庶恋阙之心，拟请圣裁收回幸陕成命。若乘舆已发，距陕伊迩，势难折回，亦乞明降谕旨，布告天下，具言此次幸陕亦系暂计，俟畿辅稍定，即行回銮。一面饬令全权大臣等婉告各国使臣，果其退兵，示以必返，庶足以定人心而安大局。

**闰八月十八日(10月11日)**　李鸿章自天津抵北京。

**闰八月十九日(10月12日)**　具折恭请圣安并专派湖北督粮道谭启宇呈进方物十三种往西安。另于例贡之外，赍呈天生野术两种，以备宫廷颐养葆和益寿之需。历史史鉴、名臣奏议文集，以及有关资治之书十二种，以供万几余暇考览古今之用。陕西罕有各物十四种，藉申匠曝之忱。派湖北候补知府英勋赍赴行在呈进，仰恳俯赐赏收。

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卷七页一四〇：

此梁编修(鼎芬)建议。时各省皆进方物。山东最多，以车一百七十辆载之。粤海关监督庄山备贡品二百五十三箱。四川进银十万两，绸缎十二(事)[车]。湖北所进者，衣料、食品、药品而已。又各省解饷行在，至九月终，凡四百余万两。

**闰八月二十七日(10月20日)**　电复江宁刘制台(坤一)等。略谓：

致邸、相为荣剖白电，洞悉列名。"若狂"下拟添"董军助匪攻馆，荣相持令禁止，董不听，立杀其差官两员。此事各使在京可查。拳党谓荣相为汉奸四人之一，此语京城士夫皆知"五十字。"所私"下拟添"洞与荣素不相识"七字。请裁酌速发。

**闰八月二十八日(10月21日)**　致电江宁刘制台(坤一)、济南袁抚台(世凯)。略谓：

京官苦极，去留不能，将成饿殍。况行在无百僚随扈，庶政无人分理，且达通事理时势之人太少，大有关系，虽欲奔赴行在，限于无力。鄙意拟合江南、山东、湖北三省共凑四万金，江、鄂各万五千，东一万。如慰帅愿多出或愿少出均可。由汇丰汇交李傅相，查明分散，言明专指京堂、翰詹、科道、部属、阁中书数项。每人给一百五十金为出京赴陕盘费，言明各须赴行在，不赴陕者止给百金，大约不满三百人。此举不特作功德也。近见自行在来人，谈及随扈迎驾两项人员皆属寥寥，其议论皆是一派旧话，于时局一切茫然，焦忧万分。若京员多到行在，诸君身受困厄，必能沥陈利害，上启圣心，下赞枢府，实裨大局。此举拟由我三人为之，不约他位。如允，祈即寄款，当由鄂先垫款交汇丰寄京，并拟公电致傅相呈教。

**同日**　致电长沙俞抚台(廉三)。略谓：

唐才忠可不杀，以招群匪，此是要著。兄弟骈首，实有不忍。如能痛发逆谋，劝解匪党，即可自赎，此却有实用也。

**同日**　与刘制台(坤一)联衔致电西安行在军机处转奏朝廷请严处山西巡抚毓贤。略谓：

该抚以招引拳匪，围杀教士数十名，为各国深恨。联军已到保定，必藉剿匪攻山西。可否请明降谕旨，将毓贤严予处分，令其远离晋省。

**是月**　子仁蠡生(侧室李氏出)。

**九月初二日(10月24日)**　致电东京李钦差(盛铎)。略谓：

闻各国已有成议，限制中国兵械、炮台，骇极。永无自强之望，且不成自主之国矣。此事与他国说无益。日本同洲而临俄，中国稍能自立，尚可为日本之助。望公速探商伊藤及外部，务设法改去此条。

**同日**　致电广州德制台(寿)。略谓：

闻惠州匪势甚炽，或云供出系康有为党，或云系孙文党，确情祈示。

**同日**，致电江宁刘制台(坤一)等。略谓：

此次会奏惩恶折，岘帅拟稿极好，宽博得体。此稿若上，圣意必平，赵必自求罢矣。

**刘制台来电(光绪二十六年九月初六日到)**：现在情形不同，拙稿似不用。如会奏必不可少，即请尊处另拟一篇。按照时势立言，庶几易于动听。以后一切因应，悉仗贤劳。若需会衔，无不唯命。

**九月初三日(10月25日)**　致西安鹿尚书(传霖)荐贤,谓"假如政府以后添汉员,鄙意陶子方(模)最好。假如添满员,端方最好。再,假如有议及鄙人者,务恳代为辞免。去年曾言有五不可,此时有六不可。千万叩头奉恳,感德无极"。

**九月初四日(10月26日)**　两宫抵西安。

**九月初六日(10月28日)**　奏陈借汇丰银行英金七万五千镑(约合银七十五万七千两)充湖北饷需。年息四厘半,分十年归还,言明以鄂省川盐江防加价钱文作抵。

**九月初八日(10月30日)**　解京城急款八万两。

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卷七页一四〇:

京城需款急,庆邸奉准于各省应解京饷内凑解一百万两。湖北解八万两。二十七年正月,户部奏,查明库银被窃者四千三百五十万两,实存五十九万一千二百五十两。

**九月初九日(10月31日)**　奏请宣布康党逆迹并查拿自立会匪首。略谓:

康党谋逆,创设自立会,勾结两湖三江会匪同时作乱。当经拿获唐才常等多名正法,派营四路剿捕,饬令缴票解散。查康、梁逆党奸谋,现已为各国共见共闻。惟查富有票系用千字文编号,就查获亲见者,最前有地字号之票。查职字系第三百一十字,是每字一千张,合计已有三十一万张。近据湖南拿获唐才常之弟唐才中供称,上海刊印富有票三十多万,正与湖北查获逆票号数相符。现在查获、呈缴者不及一万张,其自行销毁及未经散出或亦有数万张,要之散在民间者尚在二十万张以外。丑类实繁,深为可虑。近由湖南省邮政局搜获逆信多件,该匪党深恨湖北发其奸谋,诛其渠魁,志在报复,再图大举。又闻广东惠州府会党作乱,亦供系康党所为。是此项匪徒逆谋未息,后患方滋,不可不严为防遏。惟有整顿各路防营,严为戒备,不敢稍涉松懈。现经臣查开最要匪首名单,并摘叙自立会匪紧要情节、晓谕地方告示稿及另撰劝戒国会文,分咨各出使大臣,照会各国外部,电饬其本国驻华各口领事,于所在租界遇有此等谋乱匪类,勿得容留。仍饬驻洋各埠领事官传谕各华商切勿误听康、梁邪说,枉助资财,用伐狡谋而杜乱源,并饬江汉关道照会汉、沪领事查照办理,务期多歼渠魁,解散党羽,以安大局。

**九月十二日(11月3日)**　致电轮墩罗钦差(丰禄)。略谓:

湖北省破获富有票逆匪唐才常一案,内列邱菽园为正龙头。查邱菽园系福建举人,在新加坡经商,家道殷实,何致甘心附逆,自覆宗邦。必因在外洋年久,不知中国实在情形,误信康党造谣捏诬之词。务望台端迅饬新加坡领事馆

立传邱菽园，告以康党之狡诈欺人，剀切开导晓谕，万勿为其所愚。

**九月十三日(11月4日)**　致江宁刘制台(坤一)。略谓：

鄙人数日来惫极烦极愁极，神思颇昏，不能作长篇文字，务恳公拟全稿电示。再，十数年来，鄙人若为人画策属稿，亦有见效之时。若自行具奏，易者亦难，通者亦塞。事关大计，不敢不以实告。望勿逊让延缓。

**九月十七日(11月8日)**　就康、梁及唐才常构乱事致函驻日本公使李木斋(盛铎)。略谓：

七月间，大通突被匪扰，即闻系康党勾结师船散勇所为。初犹疑为匪徒假托，若辈未必知情。不意七月下旬复在武、汉地方纠众聚谋，约期起事。幸先几被获，未遂奸图。逮讯党魁及搜获种种逆据，则竟是康、梁指使。其所煽诱，实繁有徒，自百粤以及三江、两湖，蔓延殆遍。一切奸谋逆迹，具详弟所出告示稿中，已备文另咨冰案。查康逆于外情世态，极善揣摩。当运穷变亟，人心思奋之秋，掇拾泰西教士余唾，既以立宪维新之说，诳诱血气未定之少年浮薄文人，又以民权自主之说，鼓动江湖桀黠不逞之徒之心，冀尽天下智愚贤不肖尽入牢笼，然后惟所欲为，隐遂其窥窃非常之举。计谋凶狡，振古未闻。海外之人不知中国实在情形，但急望我能变法自强，遂以康、梁之能言新而误信之，且以其言保皇、言复辟而深许之，阴助之。日本与我邻壤同文，误信康说者尤多。唐才常逮捕后，有三浦楼梧、犬养毅辈七人致电敝处求为保全，盖尚信其为忧国志士，而不知其已自陷为叛国逆徒，律有明条，法难曲宥。然弟于此曹少年文士未尝不深悯而痛惜之，因于百忙中特草劝戒国会文一通，冀有以平其矜心，发其深省。多一人省悟，即少一人附和，亦即少一人株连，或亦伐谋之一助。

**同日**　致电江宁刘制台(坤一)、济南袁抚台(世凯)、上海盛京堂(宣怀)。略谓：

十一人全诛，断办不到，且亦不可。一也。杨使等复电，或可轻减某某数人，或全不轻减，似均须奏明。二也。董固当诛，但现握重兵，须为朝廷筹出办法。似可与各国明言此人允以必办，须容我稍缓，罢其兵后再办，各国或可允。三也。请回銮，专为挟制起见。不知重办罪魁，虽暂不回銮，亦可开议否，傅相似须向各国切商确询为妙。四也。若各国嫌办人太少，或设法将已死者凑数，刚戮尸，徐桐、徐承煜、裕禄迫夺，崇绮撤恤典，谭文焕重办。此外，择次等庇拳有据如端、刚、李、毓等部下之员，查明奏办数人，则合计已有十余人，或可搪塞。五也。[按：本月初九日，各国公使一致通牒，要求惩治载漪、载勋、载澜、溥静、毓贤、

李秉衡、董福祥、刚毅、赵舒翘、英年等十一人。]

**九月十九日(11 月 10 日)**　致电西安鹿尚书(传霖)。略谓：

洋兵已逼大同，不重惩祸首，断不停兵，断不能阻西追，断不开议。董、程断不能战。即人人死战，断无许多之枪炮。每枪断无子弹五百颗，一战即罄。潼关、黄河并无炮台，断不能守。无论幸蜀幸甘，必致我往寇往。磋磨之法，此时难行。我自坚持，人自进兵，虽催开议，置之不理。亲贵亦系臣子，此举本属罪人，君国为重，罪臣为轻。合肥电云十一人即不能全诛，亦必须多诛数人等语，断非诛一毓所能了事。总之，办首祸所以安两宫，办董所以保荣相。若再拖延，恐更强我以难行之事。务望切商诸公，设法回天。此时惟有忍气暂屈，顾全宗社。荣相将到，或有转机。

**九月二十日(11 月 11 日)**　咨出使英国大臣伍谕邱菽园及海外侨商勿信康、梁。唐才常一案，新加坡富商邱菽园曾捐洋五六万两，并列名为正龙头。以此，咨驻英公使商英外部转饬新加坡英国总领事，立传邱菽园到案，剀切开导晓谕，勿再为康党所愚，贻害桑梓，并告诫各埠华商嗣后勿再容留康党，接济巨资。

**同日**　致电潼关、西安荣中堂(禄)望力劝朝廷息怒忍气，从长计议。略谓：

时局一变至此，中流砥柱，惟赖中堂一人。洋兵西趋，祸机愈紧。庆邸、李相空言辩论，断难阻止。今各国仍坚请回銮，事理自是万万不可。惟有速筹抵制，方可免彼要挟回銮。今日不比寻常议约，可以持久磋磨。拖延愈久，将来条款愈狠，必致中国不能自立。惟望中堂大力回天，力劝朝廷息怒忍气，从长计议，以安两宫而保宗社。因不知行旌近在何处，故不能肃函。谨电陈愚衷，仰祈苾鉴。

**同日**　就联军杀廷雍事致电华盛顿伍钦差(廷芳)、俄京杨钦差(儒)、东京李钦差(盛铎)及北京美国公使柔克义。略谓：

闻联军在保定杀直藩廷雍等六人，又闻洋兵到各县有囚杀县令者。虽洋报有廷雍前曾纵拳之说，然自七月以来，确已悔过，派兵剿匪。况洋兵到保定及各县，廷藩并未率兵拒战，且出城迎接，牛酒犒师，可谓以诚相待。乃先未明言欲杀，又不声明其罪，请中国自办，徒令仇视洋人者以后愈加激愤，主持和议者以后难于开口，实深焦急。但此事已往，不必深论。可虑者洋兵尚在四出，不知将复何为。务请切商美国政府力劝各国切勿再逞兵威，安定人心，免添枝节，庶令赞成和议者易于措词，民间不致怨恨不服，则和局早成，农商早得复业。[按：本月十四日，保定联军杀直隶布政使廷雍、城守尉奎恒、参将王占魁，拘按察使沈家本。道员谭文焕捕解天津枭首，示众六日。毁保定城门及城墙之一角。罚款十万两，没

收省库二十四万两。另派兵毁永清城门,罚款四万两。]

**九月二十一日(11月12日)** 致电江宁刘制台(坤一)。略谓:

辜人杰系最大头目,无论在押在保,均请解鄂审办。尊意欲贷其一死,俟解鄂后自当酌办。现在康党时图大举报复,昨得广藩来电,广东轰炸抚署,讯系康党所为。非多办紧要匪首,不足以靖两湖,即不足以保长江,故辜人杰一匪更不能以自首而宽之也。此次国会中前列查出各省文武官绅甚多,鄙人不肯株累,一线可原,务从保全。若逆乱之尤,确有实迹者,不敢不极力访拿,以杜再举而保大局。

**同日** 就唐才常一案致电上海道余晋珊(联沅)关会各国领事勿任逆党托足。略谓:

七月康梁逆党以富有票散布长江,造谋倡乱。虽大通扑灭于事后,武、汉破获于几先,渠魁就诛,凶焰摧熄,而枭獍之心频思蠢动,仍有潜来湘、鄂再图大举之说。此辈恃以为窟穴者,实以新嘉坡、香港、澳门及上海租界为逋逃渊薮。就中党魁文士居多,诚不解其倒行逆施,干名犯义,迷惑一至于此。幸李傅相已商允英外部电饬新嘉坡、香港总督及驻华各领事,于此辈匿迹界内,一体查拿拘禁,勿得容留。而澳门总督亦经德静帅照会,复准照办,并拟有办法三条,甚为切实。业经敝处通咨驻洋各星使就商各国外部,各饬其在华领事依照英、葡办法,协力施行,庶使丑类无从托足。务祈阁下与驻沪各总领事剴切商行。惟念此等少年文士,如上海国会中人,未尝无讲求时务,才艺可造之才,其谋乱已成者不得不捕诛,而其附和同声者,犹望其改悔。前曾刊发告示,晓谕两湖士民。兹复别草《劝戒上海国会文》一通,一并印订成册。特各具五百本,寄呈清览。即祈就贵治所及,随宜散布,庶几多一人省悟,即少一人陷溺,亦即少一人株连,或足为伐谋之一助耳。

**九月二十三日(11月14日)** 与刘制台(坤一)联衔致电西安行在军机处转奏朝廷请发国书力言真心悔过,重惩首祸,恳停兵开议。略谓:

近日各国国书皆以惩首祸、请回銮两事并举。拟请朝廷俟全权拟奏到后,议定重办首祸,即速再通发国书,力言真心悔过,将首祸重惩。谦逊委婉,切恳各国国主速即饬令停兵开议,以复旧好,较与各使言,尤为得力。惟必重惩首祸,方足为真心悔过之据。若无实据,则仅以空言通书,亦恐无益。同日又电,略谓顷德领事来见,云奉德使电,本大臣告庆邸、李相,传闻长江两制台有调动之说。惟刘、张均系会议和局之人,若有更动,各国断不允许。并告以奉本国政府谕,两制台如有急需,德国水师必相助等语。鄙人答云,好意感谢,但兵船

尚可不需用。两江当代达。近日英、德各领事屡以沪上谣传长江督抚有更调之说，来询敝处，答以并无所闻。而彼以长江紧要，恐有更动，至累商务，总不放心。

**九月二十五日(11月16日)**　致电江宁刘制台(坤一)、济南袁抚台(世凯)、上海盛京堂(宣怀)。略谓：

今日大病在最浅一事，实由文武大小臣工将领罕有知枪炮为何事者，即董福祥亦不知。以为人多即能战，地险即能守，不知战守皆凭枪炮，非徒手勇夫也。又不知弹药有减无增，药弹用尽，则有枪炮与无同也。鄙人体验数年，深知主战诸人受病之根实在于此。

**刘制台来电(光绪二十六年九月二十六日到)**：荣爱董，实不可解。董系荣用，倘有变，天下后世不能谅。宜速图之，尽吾忠告而已。

**同日**　致电杭州刘抚台(树堂)等请速结衢州教案。略谓：

洋人纷传各国以衢案久未办结，将派洋兵入浙剿匪，实与大局有碍。似宜速自派大员带重兵赴衢，认真严办，以免借口，务祈详酌。

**刘抚台来电(光绪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七日到)**：衢州城内乱民戕教士七人，即戕西安吴令之匪。城外被戕教士四人，系土匪所为。土匪先后剿杀将二千人，但戕教士之匪无从质语。现已委郭道式昌前往，勒限获凶了结。[按：本年六月二十五日，英教士汤明心等十一人在浙江衢州被杀，并及保护教堂之西安县吴德潇等三十余人。]

**九月二十八日(11月19日)**　致电江宁刘制台(坤一)。略谓：

各使拟索各款，其撤沿海炮台、禁军火进口、京沽沿途驻兵最为狠毒。果确，是有自主之名，而无自主之实，且照此如何回銮，必须力争。万不得已，亦须有年限。惟傅相向不愿预商外间。似宜及早会电邸、相，请其随时将各款先行会商江、鄂，再行答复各使，免致徒有会议之责，而无会议之实。

**盛京堂来电(光绪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七日到)**：李木使(盛铎)有电：京报载伦敦电，驻京各使会议拟索各款：一、为克林德立纪念碑，派亲王使德慰谢。二、废总署。三、惩首祸各王大臣。四、撤大沽及直隶沿海炮台。四、撤大沽及直隶沿海炮台。五、禁军火进口。六、肇乱地方停考试五年。七、按各国通例改觐见仪注。八、留兵保护使馆。九、京沽沿路酌驻兵。十、赔款。另称，第二条当是改为外部，止设大臣一员云。

**约在是月**　致函西安鹿滋轩(传霖)。略谓：

此次事变，千古所无。当乱端初发之时，即知其必危大局。五月初四日，洞即电总署并荣相痛切言之，力请速剿拳匪，免致引洋兵，开巨衅。总署当即将此电进呈，奉有复旨，大意言已派聂弹压。五月二十日，又会同刘岘帅电奏，语甚悚切。奏中已有危亡字样，乃未能补救万一，遂致滔天。五月二十五日，

又会公及李、刘等十衔电奏，则时局已变矣。愤恨填膺，曷甚有极。此次鄂省入卫之兵，原奉谕旨，只调武功、武恺一千五百人。鄙意以人少兵杂，断无丝毫之益。乃选募各营湘勇，足成步队五营，炮队两哨，共二千七百五十人。犹恐单薄，又与湖南商之，与锡清弼之湘勇劲军五营合为一军，奏派锡为总统。共计此军有湘军步队十营，炮队两哨，尚可成偏师一枝，到北后当能一战。又不敢以杂凑枪械充数，选配精枪利炮，赶制药弹，势不能草草成行。沿途车艰卒病，洞复致以重赏。自问平生事君报国，惟以诚实为本，事事必求实济。固不敢欺朝廷，亦不敢自欺。乃闻京师议论，责鄙人发兵迟缓，难免不竟以上闻。徒抱愚诚，无由自达。洞身为疆吏，不能为国家破敌定难，咎责深重，无地自容。然何至硬诬以不发兵，实可惶骇。数月以来，万分悚惧，不能自明，聊为公一言之。款议至今未开，令人焦极愁极。条款前两月已闻大略，狠者止两条，一撤直隶沿海炮台，一津沽驻兵。然驻兵多少，若开议爽快，尚可商量，则尚非极很也。禁军火一条，前闻可商。近日各国因拖延日久，彼此会议，互有增加，愈添愈多，愈改愈苛，其详不能尽知，然就所闻者，已较前狠辣多矣。迭次电奏，危言竭论，披沥无余，究不知有丝毫补益否，如何如何。此间自五月以来，忙急万分，艰苦万分。不惟无寝食之暇，几无喘息之暇。贱体本已衰朽，今更不支，说话十数句则气不属，行数十步则需人扶掖。国事如此，两宫播迁，艰难如此，臣子艰苦，分所当然。所可叹恨者，颓病无用，恐不能补救时艰矣。洞不能常作书，兹因便差，手布数纸，惟有电语尚可时相通问。凡电报皆鄙人亲笔属稿，与手书无异也。无论致何处之电皆然，电奏千百言更不待言。[按：联军陷北京，江苏巡抚鹿传霖募兵三营至山西，后扈从两宫至西安。八月十九日，授两广总督。旋于闰八月二日，升行在军机大臣。]

**十月初二日(11月23日)**　与江宁刘制台(坤一)联衔致电西安行在军机处转奏朝廷，陈不置毓贤、董福祥重典，和议必不能成。略谓：

近日法、德、英提督、领事先后来坤一署相见，首问回銮何日，总以首祸未经严办，毓贤、董福祥情罪尤重，必须骈首为言，并疑由鄂解陕银米及军械均为接济董军，微露阻截之意。近日汉口英领事法磊斯来之洞署，问及回銮日期，当告以联军未撤，京畿未靖，如何遽能回銮，臣下亦断不能请，并诘以必请回銮是何意。该领事云，回銮则可离开董军，免其挟制朝廷。察看该洋员等词意，圈禁四人虽未满意，尚可磋磨，其余降调革留，非再行加重不可。毓贤、董福祥最为各国切齿，坚请必置重典，语气尤为决绝。各国已预备哀的美敦书，如所请再不允办，和议必不能成。枝节横生，祸速且烈。伏愿皇太后、皇上宸衷独

断，立赐施行。纵或董福祥暂难严惩，亦应设法夺其兵柄，远离辇毂，以释各国之疑。

**十月初四日(11月25日)**　致电上海盛京堂(宣怀)转庆亲王(奕劻)、李中堂(鸿章)宜筹民教相安之法。略谓：

此次衅由民教相仇而起，若不筹良法，终难永久相安。似应与各国婉商专设一条，妥议章程，令教士不得干预公事，教民不得横行。美国既增教案被议人员不准复用之条，亦应筹民教相安之法，方为探源，亦昭平允。此条似宜托美使商之。

**十月初六日(11月27日)**　电复江宁刘制台(坤一)、济南袁抚台(世凯)、上海盛京堂(宣怀)。略谓：

董调开后，将来必有各省联衔请重惩一疏。望两帅先拟稿备用，须历数其焚杀都城，劫掠畿辅，士民切齿。其数营过晋，满载劫赃，州县备大车百余辆，是为害民。其军驻京本为护驾，城陷后拥兵而行，并不在城外候扈，到大同始接驾，致两宫多受危险，是为负恩。

**刘制台来电(光绪二十六年十月初一日到)**：现亦再致荣一电，尽此忠告。文曰：凡自北京及行在来电，莫不谓董跋扈不受节制，拥兵辇毂，迹近挟持。深虑酿祸以贻宗社之忧，于公亦有不利。洋人迄未开议，始终以董为嫌。似此中外切齿，何故曲予优容。尽可别调一差，令其去陕，以释群疑众怒，或尚可以瓦全。董为公所提拔之人，务祈及早图之，以谢天下之责云。

**袁抚台来电(光绪二十六年十月初二日到)**：荣电已发，文如下：国势危急，中堂竭力维持，宗社幸甚。惟闻各国仍嫌办轻，尤恨毓、董。毓倡兴拳匪，滥杀多命。董首戕日员，激成巨衅，皆为中外切齿。人以董蒙识拔，多疑中堂庇纵。时为剖白，仍疑信参半。如入值后董仍典兵，致危宗社，天下后世讵能相谅。请设法补救，力扶危局云。

**同日**　致电西安行在军机处转奏朝廷，请准将武昌省城北十里沿江地方作为自开口岸。略谓：

各国议条款，有内地任便通商一条，势在必行。查武昌省城滨江距北门外六七里之江岸，即与汉口铁路马头相对，即拟定为粤汉铁路马头，将来商务必然繁盛。此处若设租界，距省太近，有碍防守。拟乘此条款尚未宣布之时，即请旨准将武昌城北十里外沿江地方作为自开口岸，庶不失管辖地方之权。初八日，奉旨允准。

**十月初八日(11月29日)**　致电太原锡抚台(良)。略谓：

各国之意最重在惩首祸。若朝廷肯将首祸立诛数人，洋兵即日可停，不但不攻晋也。以鄙意揣之，大约办死罪三四人，余人俱重谴，仅免其死，即可停战。窃谓诸人误国罪尚不轻，今日为保宗社计，若将诸人重办，乃是诸人为国

纾难，诸人自处即可作阵亡观，朝廷视之亦可与阵亡等。将来格外优恤其子孙家属，无论如何优厚均无不可。不知有人能将此意密劝首祸诸人并密商枢廷否。

**十月十二日(12月3日)**　致电江宁刘制台(坤一)。略谓：

此次罪魁除端、刚、毓、董外，惟澜公最重，招拳甚多，与端角立。然二十一日晨洋兵已入，澜入官报信，慈圣急命召圣上，仓卒无车，慈圣即乘澜车疾趋出城。澜持枪跨辕扈从，数日皆然。既有扈跸脱险之劳，恐难重办矣。事事凑巧，如何，如何。

**十月十三日(12月4日)**　致函西安鹿滋轩(传霖)。略谓：

今年自仲夏以来，北氛告警，以完全无缺之全瓯，无端为群昏所误，遂致两京沦陷，二圣蒙尘。祸变之速，劫运之惨，千古所无。幸公远烛几先，援师首发。迨闻西狩，夙驾星奔，躬卫六飞，克拱宸极。用孚一德，入赞大钧。问夜求衣，借筹辍食。焦劳况瘁，不察可知。惟葸躬系天下安危，大局赖勤施旋转。退值之暇，尚祈珍卫有加。此间地瘠财殚，民嚣匪悍。教堂遍布于境属，敌舰伺隙于长江。因应或疏，责言立至。加以秋间康、梁逆党潜来武、汉，造谋煽乱。虽先期破获，渠魁就诛，而狼子野心，益复饮恨寻仇，日思报复，诡张为幻，几于防不胜防。用是添募重兵，分投剿捕。匪踪暂戢，军需浩繁。罗掘既穷，供亿难缓。勉力撙注，已苦不胜。加以行在所需饷械，驻晋鄂军所需饷械，皆属丝毫不容短欠。而陕、豫、滇、皖各省之催饷请械者，亦复羽电交驰，谊难恝置。张罗无计，仰屋徒嗟。况武昌近为转运冲途，舳舻鳞萃，甚为外人所忌，屡次昌言欲断我关中接济。湘中教案又以迁延过久，颇费调停。百忧煎心，不知寝食。自维衰钝，其何以堪。尚望时锡箴规，匡其不逮。

**同日**　致函西安荣仲华中堂(禄)。略谓：

此次拱卫六飞，间关跋履，忠忱贞苦，敬仰至深。惟大厦重安，端资隆栋。时艰待济，尚祈珍卫有加。此间地处四冲，民嚣匪众。教堂遍布于属境，敌舰伺隙于长江。因应偶疏，责言立至。加以康、梁逆党因秋间奸谋破败，渠魁就诛，饮恨寻仇，日思报复。诡张为幻，几于防不胜防。又武、汉现为转运冲途，舳舻鳞萃，颇为外人所忌，近且扬言欲断我关中接济。省防既万分吃紧，而上下游匪蔌到处乘机思逞，不得不添募重兵，分投扼扎，猝难减并。行在及各路指拨饷械，羽电交驰。鄂省数年以来，财力困竭，久如悬罄，目前用款又较平日加倍。供忆之艰，罗掘之苦，孱肩勉拄，智力俱穷。百忧煎心，不遑寝食。款议至今尚无端绪，虽奉有会同商办之命，自维智术短浅，欲追随二三元老折冲樽

俎之间,深虞不逮。所望南针时锡,俾奉周旋,是所翘祷。

**十月二十日(12月11日)** 致电开封于抚台(荫霖)。略谓:

董革留,带五营回甘提本任,不知启程否。各国暂可允,终不甘也。毓闻有重办意。尊函责令区区维持大局。鄙人九月、十月三次电奏,请调董离陕,请诛毓、董,请惩黜余人,发国书阻美敦,仅允调董耳。近日保浙保晋,洋舰将入江,小轮欲入汉,皆力向外人劝阻。力止如此。京尚未开议,亦未拟奏。

**十月二十二日(12月13日)** 札江汉关道知照各国领事,告以武昌城北十里外沿江地方作为自开口岸,择地开设通商场。附开办章程五条。

**十月二十五日(12月16日)** 致电西安岑抚台(春煊)。略谓:

鄂省前奉旨采米十万石,系一省独办。兹鄂又奉旨,令湖北筹款采运杂粮。惟鄂饷久竭,苟可支持,何致借贷洋款。此项运粮需款过巨,万难独任。即勉运若干,亦于灾民无济。约计杂粮一万石,到陕粮价、运费需银十万两,万难多购多运。窃拟粮价由鄂筹,运费由江宁、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广东、福建、四川八省分筹,统解鄂应用。众擎易举,活民较多。如蒙俞允,当可运粮三万石。敢请台端裁酌,即由尊处奏明。如需会敝处衔,则双衔会奏亦可。此不独恤鄂,实为拯陕。

**十月二十六日(12月17日)** 致函西安鹿滋轩(传霖)。略谓:

夏秋以来,忧愤相煎,不知寝食,冀于时艰补苴万一。而智术短浅,权力轻微,速谤忿愆,徒深悚疚。款局至今未能开议,窃虑戎心叵测,旷持愈久,要索愈坚,则他日迁就愈多,受亏愈甚。弟虽奉有函电会商、便宜行事之谕,无如地远情隔,消息难通。重以朽钝不才,益复无能为役。惟望公匡时体国,密赞庙谟,折中群言,深陈至计,俾危局早定,宗社重安。鄂中艰难支绌情形,略详昨讯。惟枪炮厂、转运局两处最招敌忌,占夺阻截之谋日益加显,搘注弥缝之术日益加难。忧心如焚,莫可殚述。尤可恨者,鄂厂经费窘乏,储料无多。前此各国禁售军火,无烟药因难觅购,犹冀快枪子弹仍可加工赓造,改用新仿洋制黑药,以应急需。及近来敌谋愈狡,并各种制造军火之洋钢洋铜等料而禁之。无米为炊,直将束手。现惟尽所储各料搜括,以供工作。过此以往,则真有无可如何之苦矣。现鄂解之枪炮,皆自造之小口径快枪快炮,子弹半系无烟药,半系黑药。江南所解大口径毛瑟枪,尚是弟在江南购存之物,其两磅炮亦旧式黑药,非快炮也。鄂解前膛钢炮,亦是新式自造者。两省所解之数似乎相仿,其实精粗难易大有区别。南洋宁、沪两局经费,视鄂不止加倍,而鄂筹拨之件如此,似当道亦可鉴其不遗余力矣。

**十月三十日(12月21日)**　致电上海盛京堂(宣怀)、江宁刘制台(坤一)、济南袁抚台(世凯)。略谓：

今日见自陕来人，言西安京外官绅多言敌不能深入，若添足董军一百营，必能破敌，京、津破败皆汉奸为之等语。今日又见湘来人，言湘绅多言必须战胜方可和，由鄂省昌言保护两湖平安无战事，以致湘人勇猛无从施展，电报局于洋胜则报，华胜则讳，皆是汉奸等语。湘论不过执迷不悟，有碍将来。陕论必致荧惑政府，梗阻大计矣。

**十一月初一日(12月22)**　致电上海盛京堂(宣怀)。略谓：

敝处前电因沪转保定电有阁部、督抚勿用旗员之说，窃恐有碍自立之权，故谓外国与其限我用人之籍贯，不如劝我变法，变法则自然相安也。意谓如各国真有此条，我可以此说搪抵耳，非此时劝朝廷变法也。法宜变，但未有机会，如何能说。

**十一月初四日(12月25日)**　致电西安行在军机处。略谓：

数月以来，屡电各国我驻使达外部，并与英、美、德各使、各提督、汉沪各国领事力商勿强我以万不能行之事。近日因闻各国条苛限迫，恐准驳两难，必误大局，又经洞分电各驻使与外部切商勿用哀的美敦，使我措手不及。昨接伍使、杨使、罗使复电，均谓不作哀的美敦。此事美国之力居多，俄、日次之。谨奏闻。

**十一月初六日(12月27日)**　致上海盛京堂(宣怀)转庆亲王(奕劻)、李中堂(鸿章)等。略谓：

此次巨衅由民、教相仇而起，管见宜筹永远相安之道。似宜乘此与各国切商，以后应如何酌定教士、教堂限制，使教士不能干预地方公事，教民必受地方官管束，恪守子民本分，词讼由官公断，教士不致袒护莠民，因案入教借作护符者，教士不能滥收。应请钧处趁此机会与各国公同商一良法。俄、日素无教堂，美于教民尚不甚袒护，似可托俄、日、美代为画策，庶可免碍中外之睦谊，永弭无穷之衅端。

**是日**　谕允和约大纲十二条，惟仍望磋磨补救。

[按：上月二十九日，各国公使商定和议大纲十二款。本月初一日，奕劻、李鸿章与十一国公使会于西班牙使馆，议和大纲十二款大致决定。初三日，各国公使联合通牒，提出和约大纲十二款：一、戕害德使一事，由中国派亲王专使往德谢罪，并于被害处树立铭牌。二、严惩祸首，其戕害凌虐各国人民之城镇，五年内停止科考。三、残害日本书记生事，须用优荣之典，以谢日本政府。四、于污渎发掘各国人民坟墓之处，建立碣碑。五、军火及专为制造军火之材料，不准运入中国。六、赔补外人及为外人执事之华人身家财产所受损失。七、各国驻兵护卫使馆。八、北京

至海边须留出畅行通道。大沽炮台一律削平。九、由各国驻兵留守通道。十、张贴永禁军民人等仇视各国之谕旨。十一、修改通商行船各约。十二、改变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及各国公使觐见礼节。初四日,西安行在接到和约大纲。]

**十一月初八日(12月29日)**　致电西安行在军机处转奏朝廷,请饬全权大臣商改禁运军火及材料一款。略谓:

昨见议和条款内第五款运进中国之军火及专为制造军火之各种材料,仍不准运入中国等语,万分焦灼。若全行照允,中国永无御侮之具,如何立国。所有各省制造枪炮局厂均须停闭,不特永无自强之日,即会匪溃勇,官兵亦不能镇慑,必致内乱四起,并不能保护洋商、教堂。拟请饬下全权与各使婉商,将"及专为制造军火之材料"一句删去,并商定军火只暂禁运,限定几年,以维大局。

**十一月初十日(12月31日)**　电复江宁刘制台(坤一)、安庆王抚台(之春)、济南袁抚台(世凯)、上海盛京堂(宣怀)。略谓:

鄙意注重只在军火材料、京津驻兵两事,必须竭力补救。若朝廷在人掌握,则以后条款日增,主权全失,军火材料断绝,则天下束手待毙,并小朝廷亦不能久矣。此两条不能稍改,余皆不足论也。

**同日**　致电西安行在军机处转奏朝廷,谓"条款前总冒四条内第二条有'遵奉内廷谕旨'一语。此数字句中有眼,用意难测。请钧处告全权婉商各使,将'遵奉内廷谕旨'数字删去,万分紧要"。

**十一月十一日(1901年1月1日)**　致电西安鹿尚书(传霖)。略谓:

鄂每次电奏,皆电庆、李、刘。因合肥从不来商,但电奏后转知。昨见合肥电有定约画押之语,万分焦急,故请电旨饬下全权,并请枢廷电告之也。

**十一月十三日(1月3日)**　致电东京李钦差(盛铎)、钱念劬(恂),表示"现值开议,鄙人有与闻议款之责。大纲目不能改,细目必当切商。能补救一分,庶少一分之患"。

**同日**　电复江宁刘制台(坤一)、济南袁抚台(世凯)、上海盛京堂(宣怀),重申不入枢府。略谓:

近年有人发此怪论,即以"五不可"之说遍告亲知,力恳将此说涂销。今秋闻合肥在沪语人又有此说,骇极,即于八月二十日电沪七百余言,增为"六不可",托杏翁转达合肥,有电可查。鄙人衰朽昏钝,病势日增。大局若定,即须自请罢斥。外官且不能作,何况京官。叩求岘帅、慰帅万勿好事,为鄙人添病。

**袁抚台来电(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初六日到)**:付款必须借债,可缓者应商分期,关税盐厘均

可担保,惟地丁一项似须慎重。愚见须香帅入枢府,杏公入农部,始有办法。

**同日**　致电东京李钦差(盛铎)。略谓:

条款京、津驻兵,大沽撤台,又逼回銮,各国议和皆无此办法,十分危险。永受挟制,圣驾如何敢回。假如中国肯力行新政,设顾问官,此条肯通融否。至通融之法,拟暂行移跸驻长江上游如荆州一带,暂作行都,使馆即设江边沙市,总署亦设沙市。俟两年后芦汉铁路修成,再行回銮。新政果行,自然中外相安相信,洋兵亦可少留,沽台亦可续撤矣。望婉商外部并伊藤侯,托其密商英、美两国。如英、美肯,再托其商俄、德、法。此节关系中国以后万年大局,若朝廷已入各国掌握之中,自主之权全失,从此暂就澌灭,断难自立矣。

**十一月十四日(1月4日)**　为筹赔款事电商江宁刘制台(坤一)、上海盛京堂(宣怀)及各督抚。略谓:

筹赔款之法,拟自借国债,不借洋债。假如共赔四百兆,与各国议定分五年交或十年交,每年连息交一百兆或五十兆。借之民间,各省派定借数,照英国国债办法,每年付息三厘,与国同休,永不还本。每年止新筹一千五百万,不在原有各款之内。西洋税可加,除抵厘外,仍可留为自强要政之用。[按:此事各省陆续复电,谓民穷官蠹,国债之议恐不可行。]

**十一月十七日(1月7日)**　电复西安鹿尚书(传霖)。略谓:

此时总纲十二条,各国催复,其势不能久延。此时若商移沪,各国难允,且于全权有碍,似仍令全权妥议为宜。详约非旬日可定,为期较宽,函电相商,尚来得及。

**十一月二十日(1月10日)**　和约十二款旨准画押。

**十一月二十一日(1月11日)**　致电江宁刘制台(坤一)、济南袁抚台(世凯)、上海盛大臣(宣怀)。略谓:

禁器料必可商改,他事皆不足论。鄙人最虑者,朝廷危险耳。彼催回京则必减兵,不减兵则不能催回京。行都滨江之说,英提督西摩面言之,领事无论也。君国利害所系,为臣子岂忍知而不言。闻北京及行在诸贵人皆愿回京了事,合肥又复坚持成见。大势已定,岂一人之力所能挽。鄙人言已尽矣,但愿言之不验耳。

**同日**　又电江宁刘制台(坤一)等,谓:

杏翁缉电云果如今年保护东南之局,何事不可成二语。古今中外万事万理,俱尽于此,真悬诸日月而不刊者也。佩服讽诵,五体投地。

**十一月二十二日(1月12日)**　致电江宁刘制台(坤一)、济南袁抚台(世凯)、

上海盛京堂(宣怀)不满李鸿章"中堂习气"。略谓：

合肥谓鄙人为书生习气，诚然，但书生习气似较胜于中堂习气耳。鄙人函致英、德领事托转电两使，与电奏及转全权诸公之电一字不改。前数日两领事来见，照录两使复电，词甚和平，皆言大纲速允以后，鄙人所拟各条极愿详加酌议等语，毫无愠意，德使并有道谢之语。不谓外国人易说话，而中国人反难说话。合肥谏电"不与刘、张相商"一语，感甚。

**刘制台来电(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到)**：数月来苦心孤诣，以冀补救于万一，所谓知不可为无不下药理。全权谓然与否，固不敢计也。公忠如香帅，并世能有几人。时局艰危至此，两宫忧劳至此，何忍以细故介怀。惟有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臣子义固应尔，矧香帅廓然大度乎。[按：本月十七日李鸿章致电西安行在军机处，有"不料张督在外多年，稍有阅历，仍是二十年前在京书生之习"等语。]

**十一月二十四日(1月14日)**　电复江宁制台(坤一)、济南袁抚台(世凯)、上海盛大臣(宣怀)论化新旧之见。略谓：

慰帅致书当道，请枢、疆合力补救，扼要得法，此入手一定步骤。鄙意此时不必言新政，但言化新旧之见而已。不化新旧之见，顽固如故，虚憍如故，老团未出之说如故，和局断不能保。贪昏如故，废弛如故，蒙蔽如故，康党断不能绝。官派如故，兵派如故，秀才派如故，书吏派如故，穷益加穷，弱益加弱，饷竭营裁则兵愈少，债重征苛则民愈怨，游勇、叛民、会匪、康党合而为一，中国断不能支矣。枢纽只在"化新旧之见"五字，请三公酌之。

**袁抚台来电(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到)**：前数日曾致书行在，谓和议将成，赔款甚巨，此后贫愈弱，势难自立。如蹈常习故，直无办法。宜请饬内外臣工各陈富强之策，以备采施等语。惟承乏疆寄，未便畅言。拟请杏兄酌电枢、相，谓和未定，弱可忧。和既定，贫可忧。运筹在枢臣，奉行在疆臣。枢疆合谋，始可补救。应请旨饬下诸疆臣各陈所见，毋拘成见，毋存顾虑，毋涉空谈云云。倘得此诏，便可进言。仍请三公酌裁。[按：本月十五日，派盛宣怀充会办商务大臣，随同李鸿章办理各国税则条约。]

**十一月二十七日(1月17日)**　就修改商约事，电复江宁刘制台(坤一)、上海盛大臣(宣怀)、济南袁抚台(世凯)。略谓：

宁、沪两奏稿均甚好。谨荟萃两稿拟一奏，请岘帅、杏翁酌改示复。杏翁添入宣示整顿内政，极切实中肯。欲商约不大受害，非此不可。即或政府不听，此语不可不说。我自命尊大，自处醉梦，先不以通例待人，人如何能以通例待我。

**盛大臣来电(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到)**：通商行船修改条约，已列和第十二款，奉旨照允，即日画押。若照各国通商，自有常法，修改亦必期彼此有益。中国则旧约本已吃亏，战败

之后，愈改愈坏，理所必然。倘能于和约大定之后即行宣示整顿内政切实办法，使各国咸知我有发愤自强之望，则筹议条约自不致毫无把握。

**刘制台来电(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到)**：修改条约载在大纲，免其修改一节，似亦未便与商，致生枝节，惟有于商约细目时，视彼要索何款，相机因应，分别保全，设法抵制。一面电令各出使大臣婉劝外部，此项细目务须持平，总以勿碍我权利、勿损我华民生计为主，或可稍有裨益。

**十二月二十八日(1月18日)**　会衔电奏修改通商条约已奉旨照允，补救之方当详思力筹。略谓：

修改通商行船条约，载在大纲十二条，已经奉旨照允画押。若忽生异议，不愿修改，各国将疑我反复，各款均不足信，于和局大有妨碍。至补救之方，当详思力筹。此系善后事宜，不比议和总约，事机紧迫。惟有于商酌细目时，视彼要索何款，相机抵制，设法保全，总以勿碍我商民生计，勿侵我自主之权为主。

**十二月初八日(1月27日)**　批司局会详酌拟开办铺捐：

湖北库款支绌万分，即新筹之烟酒糖税，所收有限，不敷尚多。际此时艰用绌，自不能不另行筹措。该司道等拟请酌量查照咸、同年间鄂省门市捐章程，并酌量仿照江苏成案，酌定上、次、中、下四则，抽收铺捐，以济遵旨筹办各项要需，应准兴办。先从繁盛市镇办起，其下则递减至二百文为止。

**十二月初十日(1月29日)**　朝廷下诏变法：

着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国大臣、各省督抚各就现在情弊，参酌中西政治，举凡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制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如何而国势始兴，如何而人才始盛，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备始精，各举所知，通限两个月内悉条议以闻。再行上禀慈谟，斟酌尽善，切实施行。

**十二月十六日(2月2日)**　致电西安易道台顺鼎，询初十明谕何人陈请，何人赞成。

**易道来电(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到)**：明谕闻出圣意，荣相赞成。

**十二月二十四日(2月10日)**　电复安庆王抚台(之春)。略谓：

变法不重西，所变何事。上意即有扞格，启沃全在枢廷。日来仆甚病，稍愈有管见再电商。总之，复奏万不可急，东南数大省必须大致商妥。

**王抚台来电(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到)**：顷行在军机章京密报：各国近日会议，欲诛祸首数人，添出枢启、徐承煜。奏复变法，毋偏重西云。想见两宫宗旨，奈何。然就复我古法之论，或不干怒。

**十二月二十八日(2月14日)**　致电江宁刘制台(坤一)、济南袁抚台(世凯)。

略谓：

军机处来电：此次肇祸诸人，昨已降旨，照全权所请，庄赐自尽，端、澜新疆监禁，毓正法，董缓办，惟英、赵加恩，定斩监候，启、徐先革职，查明实据再重惩矣。论英、赵情节本轻，乃欲一律论死，实太不情。英仅随同出违约告示，已有庄当重罪，此外并无纵匪攻使重情。赵查办拳匪仅去两日，颇有解散，回奏亦称拳为邪术不可恃，更属冤抑。启、徐平空添出，自行拘禁，大失国体。前已擅杀廷雍，岂可再蹈故辙。全权于此等处均未能婉切剖辩，致使朝廷万分为难。贵督等保护东南，为英、德所信服。此事皆英、德主持，务希迅速详晰分电各国外部及公使婉商力辩。

**十二月三十日(2 月 16 日)**　与江宁刘制台(坤一)联衔致电上海盛大臣(宣怀)转英、德、法、美、俄、日京罗、吕、裕、伍、杨、李钦使并转京全权大臣，为赵舒翘一人求减。略谓：

赵舒翘一员，似乎所拟罪浮于情。此等重案，关系国家全局，必须核实，方能有所劝戒，众情自觉允服。望阁下飞速转达外部，电饬各使与全权大臣切商为祷。

**同日**　致电西安行在军机处。略谓：

钧电嘱为启(秀)、徐(承煜)、英(年)、赵(舒翘)四人解围，恐难挽回。今勉遵钧指电各国星使转恳外部解劝，专为赵一人求减，不知能有济否。

**是年末**　致函西安鹿滋轩(传霖)。略谓：

和局粗定，两宫当可稍释忧劳，不审圣意是否急欲回銮。鄙人直言招忌，语默两难，不胜忧愤，但看全权如何筹画耳。闻在陕之翰林、部属近日尚有请战者，迷谬如此，以后即欲补救整顿，力图自强，恐众论仍多隔膜，大是可忧。此次巨衅，幸而勉强了结，然从此中国恐将不振。未了之事尚多，恐朝野上下以为从此安享太平，无复忧危之思，则大误矣。康党尚炽，孙文又与合伙(夏间已分，秋间已合)。目下孙党潜入长江，助之勾煽，正在密饬严访。鄂省兵多饷竭，万分为难，然又不能遽行裁减。至赔款派出，更难为计。此乃各省之同患，不过鄂尤苦累耳。他省可少留兵，鄂军不能多裁。他省可不办用钱之事，鄂之枪炮厂经费更须加多。军火已禁，此厂为今日第一要义，必当扩充。此所以与各省不同也。此厂经费似宜令各省协济，方为正办，公能为力否。康党专欲与鄙人为难，屡有逆书径来投地，必欲甘心于鄙人。康党所开之日本《清议报》、新加坡《天南新报》、澳门《知新报》三种，专以诋毁慈圣及鄙人为事。总之，今日沿江沿海无人敢昌言声罪攖康之锋者，即私议亦不敢诋斥，不赞者即算好

人，其赞者尚不少。昌言攻讨者，独鄙人耳。然此等情形，恐在廷诸公未必知也。秋间敝处刊有告示稿、劝戒文，传布中外，不知台端已见之否。兹寄上两种各十本奉览。弟气体平平，半年来勉强支持。和议既成，恐此后必然仍复故辙，事更难办。俟大局略定，即当乞罢矣。

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卷七页一六三：

庚子党人之狱，深惜诸人有绝特之才，而见解涉于偏宕。绳之以法，终济之以宽。唐才常之弟幽禁狱中，将处死矣，公谓兄弟骈诛，实有不忍。王慕陶牵连被逮，其弟为之陈情，立命省释。田吴炤、卢静远、吴禄贞诸人游学日本，初闻其议论激烈，商之日本，欲除学籍。及毕业回国，乃深器之。田吴炤以经济特科荐，静远置诸幕下，禄贞且骎大用，其委曲成就如是。

# 光绪二十七年(1901)　辛丑　六十五岁

中俄谈判交收东三省。
设督办政务处。
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
辛丑条约签订,李鸿章(1823—　)卒。
袁世凯督直。
两宫返京。
准满汉通婚。

**正月初五日(2月23日)**　就救赵舒翘一事电复西安薛尚书(允升)、陆侍郎(润庠)、屠前侍御(守仁)等。略谓:

赵司寇事,前奉枢电,继奉电旨。先于二十六日设法电致英、德两使解救,复电决绝不允。又于二十九日电各国驻使速商外部解释,初系救四,继专救一。犹恐外部不理,又托沪领事转告公使。美外部复电许可,但不言劝英、德,仍是空言。日本复电,前日全权已照各使,首祸已奉旨照办,此电自勿庸议,但云可悯而已。他国均无复。此事前数日已有电旨与全权大臣,全权已与各国商妥。初三日又已见明发上谕,此时,再无挽救之法。祈谅,并望转致诸公。

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卷七页一四四:

赵尚书之死,行在京外官屡电请江、鄂营救。李鉴堂撤恤,公亦谓敌国兵争之际,断不可劾战死之人。二事皆所极意挽回而不得者。袁抚电云时势危迫,但知保宗社,安两宫,诸人即有冤抑,亦不暇顾。此电最有力。然吕钦使(海寰)晤德外部,为赵力辨。外部犹允致电穆使。惜明旨已发,不及救矣。

**正月初六日(2月24日)**　致电西安行在军机处转奏朝廷,请万勿允准增祺与俄擅定暂约。略谓:

增祺与俄国擅定暂约事,荒谬万状。果如所约,东三省及直、晋、陕、甘沿北边一带皆非我有矣。兵权、利权、政权全失,所谓交还,有名无实,幸杨儒力持暂缓批准。今见杨使电,约稿十二款,虽略有删节,大致仍与相仿。各国效尤,仍是瓜分之局。查此事去腊英领事面言力陈此约万不可允,惟有将所索各

条布告各国公议。近日日本外部屡次来电，云日本力劝各国阻止此约，英、德、美政府意见相同。为中国计，一切条约必须与各国公同商议，才能保全中国。总之，此约万不可允。伏恳朝廷万勿允许，与各国从长密议，总可挽回许多。[按：上年九月十八日，盛京将军增祺派已革道员周冕与俄国总督阿莱克息夫的代表在旅顺订立《奉天交地暂且约章》，允俄建筑哈尔滨至旅顺铁路，中国交出军火、炮台，解散军队，营口暂由俄管理，俄派员驻沈阳预闻要公，并派兵助地方巡捕等九款。]

**正月初八日(2月26日)**　电复上海日本总领事小田切望切阻俄约。略谓：

迭次述贵外部大臣来电均悉。俄约事，贵政府筹虑深远，为东为中，均为紧要关键。已密电西安，力请朝廷勿允此约，俟各国公议。惟目前形势，中国独力断难拒俄，尤望贵政府切约英、德、美各国以公论向俄力阻。闻俄格使言，谓此乃中俄两国之事，他国议论可置之不理。假如彼真不理，或竟罢交还之约，有何办法。切望速示，迟则无及。

**正月初九日(2月27日)**　致电东京李钦差(盛铎)、柏林吕钦差(海寰)、伦敦罗钦差(丰禄)、华盛顿伍钦差(廷芳)商各国政府助我阻俄约。略谓：

俄约十二条，侵我土地、政权、兵权、利权，并有干碍各国之处。中国固不愿允许，然中国独力不能拒俄，各国所知。何以各国仅劝中国勿许，而不劝俄勿要挟，岂欲俄得志而各国效尤耶。俄格使劝全权庆、李云，中俄两国之事，与他国无涉等语，岂各国真不敢向俄国启齿耶。务祈切商外部，力劝其径电俄廷，方能有益，并祈询明倘中国拒俄而干俄怒，究竟各国肯代我力争否。各国有助我之策，须速筹，迟则无及。

[按：上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俄国外务部尚书拉姆斯独夫向中国驻俄公使杨儒提交东三省交地事约稿十二条：一、俄允将满洲全行交还中国，吏治一切照旧。二、留兵一部保护铁路，至地方平靖及中国将本约末四条款办到之日为止。三、如遇变急，留驻之兵全力助中国弹压。四、中国允于路工未竣及开行以前，不设兵队。他日设兵，须与俄商定数目。军火禁入满洲。五、凡将军大员办事不合邦交，经俄声诉，即予革职。满洲内可设马、步巡捕，与俄国商定数目。六、中国北境水陆师不用他国人训练。七、划金州于旅大租借地内。八、满蒙、新疆等处路矿及他项利益，非俄允许，不得让与他国。或中国自行筑路，除牛庄以外，不得将地租与他国人。九、此次俄兵费、各国赔款均应清还。俄人赔款数目、期限、抵押，与各国会同办理。十、被毁铁路及公司、工师被劫产业，及迟误路工赔费，均由中国与公司商赔。十一、上项赔款，可与公司商定，将全数或分出以他项利益相抵，候利益可酌改旧合同，或另让利益。十二、照中国前允成议，自干路或支路向北京造一路直达长城，照现行路章办理。]

**同日**　致电西安鹿尚书(传霖)陈变法不言西法，仍是昔日故套空文。略谓：

闻有小枢致他省督抚电，云初十谕旨令条议变法整顿一件，切嘱各省复奏

万勿多言西法云云,殊堪骇异。窃思采用西法,见诸上谕明文。鄙意此后一线生机,或思自强,或图相安,非多改归章,多仿西法不可。若不言西法,仍是旧日整顿故套空文,有何益处。不惟贫弱,各国看我中国乃别是一种顽固自大之人,将不以平等与国待我,日日受制受辱,不成为国矣。

**正月十四日(3月4日)**　致电西安行在军机处。略谓:

德领事禄理玮云,昨接德国政府复电,云中国不应另与无论何国、何公司立让土地利权之约,必须先守各国公约,先将此约切实办到等语。各国既均劝中国勿另立约,则中国尽可以各国劝阻为词,拒绝俄国。或者由中国将俄约公布各国,请其约齐向俄理论。总之,照此约,东三省连蒙古一带实已归俄。允之则招各国效尤,不允则俄或畏公论,尚翼和平了结云云。以上皆领事语。谨电闻。

**正月二十二日(3月12日)**　电复西安岑抚台(春煊)、广州陶制台(模)。略谓:

敝处谏阻俄约则有之,若"虽亡国不让东三省",则实无此语。国既亡矣,何有于辽东乎。凡动辄言甘心亡国而不恤者,乃徐桐诸人之言,鄙人不忍作此语也。朝旨现令全权商改磋磨,未专取决于合肥。鄙人电奏甚多,不能备述,大旨言各国皆极力劝阻我勿允俄约,惟有力恳各国排解。尊处传闻不尽实,立言尚望审慎。

**正月二十四日(3月14日)**　致电俄京杨钦差(儒)。略谓:

近日奉旨饬令各驻使请各国向俄排解,各国外部云须将俄约稿录送。若不见俄约,则所请排解者何事。乃合肥李相谓两国之约不能与各国看,若宣布,恐招俄怒云云,窃所未解。其实此约断不能始终秘密。俄怒,不过不还东三省。各国皆怒,则争相效尤,一举而亡十八省矣。尊意以为如何,祈速裁示。

**杨钦差来电(光绪二十七年正月二十九日到)**:西例两自主国立约,画押前向不外宣,故约稿来便早宣。至排解一节,终恐难恃。改款视初稿迥殊,效尤不易,必待排解,俄未必再让,恐转多一酬劳之借口耳。从违利害,策无万全。

**同日**　致电西安行在军机处转奏朝廷胪陈俄约效尤六害。略谓:

俄路驻兵,令我供房屋、粮食。若效尤,则芦汉、粤汉铁路洋兵布满中国矣,一也。东三省只准设巡捕,不准设兵,并缴军械。若效尤,则京城及直隶全省皆不准设兵带械,二也。东三省撤台禁炮,若效尤,则京城及直隶全省皆无一炮,三也。大纲十二条原有禁军火一条。查敝处前与英、德使电商,云此条须定年限,英、德两使复电均云可以商酌。今东三省另立禁军火一约,与内地

有碍，四也。北省沿边、蒙古、新疆皆不准中国及他国人开矿造路，须问俄人，北边数万里已非我有。假如各国效尤，英于长江，德于东，日于闽，法于滇，皆不许中国自开矿路，中国全国政治、土地、理财、行兵之权皆为人有矣。且我于东北、西北各省准他国人开矿造路，尚是牵制维系之策，亦不能允俄人阻断他国之请，任其垄断，待其吞噬。中国一线生机，只在各国牵制一语，岂可自行划断，五也。至直修铁路到京，俄有护兵而不准我设兵，此其害尤永远危险，不待效尤矣，六也。沥陈以备圣裁。

**正月二十六日(3月16日)**　电复广州陶制台(模)。略谓：

鄂省并无将出洋学生全调回之说。学生助乱者甚多，皆予以自新。逆迹尤著者三人只不送入学校，不代出学费，声明此三人将来善恶成败不与湖北相涉耳，可谓极宽矣。

**陶制台来电(光绪二十七年正月二十一日到)**：闻吾师将调回出洋学生。少年尚气，不可遏抑。彼未必尽信康、梁，恐召回无以自诲，转铤而走险。乞酌。

**正月二十七日(3月17日)**　致电西安行在军机处转奏朝廷陈俄约务必商恳展限画押。略谓：

闻俄约已经略加删改，庆、李已据杨使电具奏，限二月初七日画押，不胜焦急。查所改虽较前略胜，然要紧关碍处尚多。昨日本总领转外部电，代我指驳共六条，极扼要中肯，如吏治下宜加政权之类。江督已电奏，不再赘陈。此次所删，仅第六款他国人练兵耳。如李相当日曾允，则此条删如不删。事巨期迫，一时轻许，百世之害。虽不能概行驳改，然最要处总须挽救几分。拟请旨电饬杨使告俄，言此等大事，我国必应询访在朝大臣及外省各大臣详慎筹计，请旨裁度，断非七日内所能率定，恳其展限至二月底。洞尚有管见，容即续陈。

**正月二十九日(3月19日)**　电复江宁刘制台(坤一)、上海盛大臣(宣怀)、济南袁抚台(世凯)，就阻俄约提出救急三策：

一、请各国代恳展限。二、东三省遍地开放，即所谓开门通商，借各国商力以拒俄。三、借北境用英、日人练水陆军之说，以阻俄入长城铁路。以上两抵，路或可罢。总之，中国不能自立，与其穷口磋磨，不如强邻借助。然仅有益于我，无益于人，谁肯助之。

**刘制台来电(光绪二十七年二月初二日到)**：三策实为救急良法，莫妙于此。议论透彻，语语皆有关系，万分钦佩。现已查照香帅来电，揭要会香、杏二公衔电奏，由宁径发。

**同日**　致电西安行在军机处转奏朝廷勉筹抵制俄约三策。略谓：

俄约虽经略改，皆系无关紧要之处。甘言欺我，勒逼画押。此约一允，满

洲已全为俄有,直与英待印度、法待越南无异。各国断不肯独令俄人吞噬,势必种种抵制均沾,各出新奇花样。京城、直隶亦系各国兵力所得,云不效尤,谁其信之。是中国不亡于八国之环攻,而亡于一俄之作俑,万分可痛可惜。洞焦思愚见,今日救急只有三策。一、请迅发电旨敕英、日、美、德各驻使切恳各国外部即日电恳俄国,代我恳请展限,容我详筹,各国断无不允之理。望圣明速断速行,万万不必顾忌游移。此第一步办法也。二、中国无利益与各国,各国断不能用实力相助。今拟有一办法,于我及各国均有大益,莫如将东三省全行开放,令地球各国开门任便通商,所有矿务、工商、杂居各项利益,俱准各国人任便公享,我收其税,西语谓之开门通商。即密告英、日、美、德各国,如肯为我切实助力,我即以酬之,各国必然欣许。此条如开,于中国兴利亦大有益,而从此俄人独吞满洲之计永远禁绝矣。此第二步办法也。三、俄修路驻兵可达长城一节,窃拟有一办法。彼若必欲造专路入关,我即于北洋一带水路,山海关、奉天等处陆路,聘英将练水军,日本将练陆军,以为抵制。请电饬杨使与俄明言以此两条相抵,俄必深忌。若肯停此路固好,如必不肯停,有各国练兵相持,狡谋尚可稍沮,京都或可稍安。此第三步办法也。至于此外各条利益,俄固不肯多改,我亦无暇多争。骊珠既失,鳞爪安用。力既不敌,除藉资各国外,再无纾祸之策。然东三省开门通商一节,乃是永保满洲上策。无论俄人如何恫喝,此条必须决计力办。

**二月初一日(3月20日)**　就阻俄约事致电西安樊云门(增祥)。略谓:

非存满洲不能存中国,非酌改俄约不能存满洲,非展限不能议改约,非英国向俄说项不能商展限,非以东三省遍地开放、工商杂居一切利益与各国,不能令英国为我出力,非将第八条禁阻各国工商删去,不能免各国责我以私约干众怒。留中国之兵护满洲,不如将各国之商护满洲。减俄屯辽之兵,不如截俄入京之路。以入京之路为酬报,不如以他事为酬报。况合肥电奏、萨使来电俱言中俄并无此成约,何必酬报。不允限我之兵,不如趁此照杨使所删,即议定用英、日练我北路水师之兵。如其迁就与满洲,不如通融于新疆。日来鄙人三电奏大旨如此。此中西讲求时局之公言,非区区一人之偏见。然竟未闻诏旨切托英国展限,许以酬报。惶悚焦急,莫测高深。撮要奉达,可否向三枢堂痛切言之。昨日本外部来电,将第八条全文照录,其余各条亦分条指陈利害。是俄约改本,日已全见,英必传抄。我若托英,并非自我宣布。此乃全权过虑,合肥偏心。至东三省开门通商,乃我自开口岸,内地无虑效尤。即使各省通商,中国尚可永存。看以后时势,中国岂能以兵存,仍是以商存耳。

**同日**　致电西安行在军机处转奏朝廷再陈电托各国商俄展限。略谓：

昨奏文繁，大意谓杨使必不能展限，惟有请发电旨托各国代恳展限。恐各国不肯出实力，故以东三省路矿工商之利益歆动之，一面与俄议删去第八条不允他国人造路开矿及工商一切利益等语。俄如不肯，各国必助我争之。但能删此数句，东三省万年常存，俄永远不能吞踞矣。伏望朝廷断在不断，迅速先托各国展限。若能展限，其铁路入长城一节，或以新疆利益与之通融。权其利害轻重，根本边陲有别。如各国商展而俄不允，再允俄约不迟。尤望宸断，密速施行。若稍迟两三日，此谋必致漏泄，为俄人所知。俄必先饵各国，阴许与中国立约后，再让各国商矿诸利，则我数千里之辽东不能供我联络各国之资，反为俄人结交各国之具矣。

**二月初四日(3月23日)**　致电西安行在军机处转奏朝廷请饬李鸿章探询各国对俄约意见。略谓：

俄外部拒客还书，杨使在彼已无能为力。各国代商展限，不知肯代商否。拟请迅发电旨，仍责成李相与格使商一转圜之法。并饬李相一面迅速明告英、日、美、德各使，各国若不代商展限，中国力弱，为俄逼迫画押后，各国所拟效尤者何事，令其明白告我，以便我详加斟酌。若先不说明，将来即不得再有异议，似亦不失为光明坦白办法。

**行在军机处致北京全权大臣及驻俄杨使电(光绪二十七年二月初六日到)**：奉旨：俄约关系太重，迭经谕令奕劻、李鸿章、杨儒熟权利害轻重，妥筹办理，迄未据切实复奏。昨据各督抚及各驻使纷纷电奏，皆以坚持不画押，为害较轻。昨又具国书恳俄展限酌改，总以不碍公约、各国不致藉口为断，亦未据杨儒复奏。朝廷细思，不遽画押仅只激怒于俄，画则群起效尤分据，其祸尤速。即着该王大臣等分告在京各使，中国不敢遽允俄约画押，请先议公约。并着杨儒婉告俄外部，中国为各国所迫情形，非展限改妥，无碍公约，不敢遽行画押。请格外见谅。钦此。

**二月初五日(3月24日)**　就变法事致电西安鹿尚书(传霖)。略谓：

嗣闻人言，内意不愿多言西法，尊电亦有勿袭西法皮毛，免贻口实等语，不觉废然长叹。若果如此，变法二字尚未对题，仍是无用，中国终归澌灭矣。盖变法二字为环球各国所愿助，天下志士所愿闻者，皆指变中国旧法从西法也，非泛泛改章整顿之谓也。若仅整顿常谈，安能数年即有成效，安能即望自强，且与外国何涉。大约各国谓中国人昏陋懒弱，诈滑无用，而又顽固虚憍，狂妄自大，华己夷人，嫉视各国，如醉如梦。其无用既可欺，其骄妄更可恶。故视中华为另一种讨人嫌之异物，不以同类相待，必欲作践之，制缚之，剥削之，使不得自立为一国而后已。现议之约即此办法，步步加紧，莫测所终。中国地日蹙，兵日弱，财日匮，群强环而压之，将与越南、印度同，求为高丽而不可得已。

大抵今日环球各国大势，孤则亡，同则存。故欲救中国残局，惟有变西法一策。精华谈何容易，正当先从皮毛学起。一切迂谈陈话，全行扫除。盖必变西法，然后可令中国无仇视西人之心。必变西法，然后可令各国无仇视华人之心。必变西法，然后可令各国无仇视朝廷之心。且必政事改用西法，教案乃能消弭，商约乃不受亏，使命条约乃能平恕，内地洋人乃不致逞强生事。必改用西法，中国吏治、财政积弊乃能扫除，学校乃有人才，练兵乃有实际，孔孟之教乃能久存，三皇五帝神明之胄乃能久延，且康党、国会之逆党乱民始能绝其煽惑之说，化其思乱之心。至于此等大计，圣上主之，疆臣议之，政府定之，迂谬之说不理可也，岂能以国家存亡，徇夏、洪诸妄人之谬论哉。伏望详思明断，与略园、仁和两相密商之。若不趁早大变西法，恐回銮后事变离奇，或有不及料者。鄙人略知端倪，夙夜忧焦，不敢不密陈，不忍不尽言。祈鉴察裁示。

**二月初六日(3月25日)**　会衔致电西安行在军机处转奏朝廷请即将俄约遍告各大国，请其公断。略谓：

各国总以俄约未宣布为词。明日即是初七，此约无论画否，总当宣布。拟请即刻迅发电旨，饬庆邸、李相并江、鄂两督及各驻使，将改约十一条即刻宣布，遍告各大国，请其公断。声明我非负俄，无如有违公约，不便画押，俄不接国书，不见杨使，无从商恳，中国惟有遵照公断办理。果有公论，俄或不能永远全据。即使俄约难挽，公约必不致别起波澜。

**二月初八日(3月27日)**　就阻俄约画押事致电江宁刘制台(坤一)等。略谓：

合肥在京，不愿与英、日、俄、美各使询商，实不可解。宁阳电佩甚，既不为名存实亡之京畿十八省，自不能顾名存实亡之东三省。世事岂能两全，况合肥办法直是两不全耳。

**二月十二日(3月31日)**　就变法复奏事致电江宁刘制台(坤一)等。略谓：

变法复奏必宜督抚联衔，方可有益。人多尤善。请公主稿，鄙人当附名。惟鄙意以仿西法为主，抱定旨中"采西法补中法"、"浑化中西之见"二语作主意。应变者多，宜有次第。管见宜先办者有九事：一、亲贵游历。二、游学各国。三、科举改章。四、多设学校。五、西法练兵。六、专官久任。七、仿设巡捕。八、推广邮政。九、专用银元。此九条最要而不甚难，已足令天下人精神一振，陋习一变，各国稍加青眼。其余若设行都、设矿务总公司、行印花税、酌改律例、设课农专官、各省推广制造局、鼓励工匠各条，相机量力，从容举办。其专论整顿中法者，如另制官禄、尽革部吏、更定选法、停止题本、省减浮文、扫除漕弊等事，须另设数条，另为一折。若西法折不能允，则希冀旧法之稍加变

通耳。贱恙新愈，尚未拟稿。尊稿若成，望即见示。张、沈、汤三君，群贤辐辏，谋议必极精详。金陵定稿后，拟即奏请三君来鄂，请教一切。此间有郑苏龛、劳玉初、梁节庵、黄仲韬四君亦可参酌。鄙论稍觉骇俗，不审诸君云何。痛心发愤，不能不一倾吐。

**刘制台来电(光绪二十七年二月十四日到)**：中国积习太深，欲求变通，必须从容易处下手，循序渐进，坚定不摇，乃有实济，不至中辍。尊拟各条极为精当，曷胜钦佩。多联数省，较易动听。张、沈、汤稿成后，当劝驾来鄂，与郑、劳、梁、黄四君共相商酌。仍祈荟萃采择，主稿挈奏。公经济文章一时无两，幸勿多让，无任感祷。

**同日**　至金口观堤并闸工放水。汉阳钢药厂南厂爆炸，徐建寅等死。(《郑孝胥日记》第789页)

**二月十六日(4月4日)**　就变法复奏事再电刘制台(坤一)等。略谓：

此奏鄂断不敢主稿。鄙人主意多鲁莽，思虑多疏漏，文笔亦艰涩，仍请岘帅主持。鄙人有见必吐，有疑必争，有善必从，有误必改，附于参赞之列可也。其实变法有一紧要事实为诸法之根，言之骇人耳。西法最善者，上、下议院互相维持之法也。中国民智未开，外国大局茫然，中国全局、本省政事亦茫然，下议院此时断不可设。若上议院则可仿行。考宋磨勘转官之法，必有荐主十人。明廷推之法，则大臣皆与。似可略仿之：督抚由司道府县公举，司道由府县公举，府由州、县公举，州县由通省绅民公举，但不能指定一缺。举员多者，用之京官。除枢垣不敢轻议外，部院堂官由小九卿、翰詹、科道部属公举，科道由翰詹部属公举，司员掌印补缺，由本部候补者公举。每一缺举二三员，候钦定，岂不胜于政府数人之心思耳目乎。推之各局总办，亦可由局员、工匠公举。惟武将不在内，盖今日营哨官并不知兵，不能举也。流弊亦不能无，总是利多害少，贿赂、情面、庸劣尸位之弊，必可绝矣。姑妄言之。请诸公略本此意而思一可行之法，则幸甚。

**刘制台来电(光绪二十七年二月十七日到)**：议院意美法良，但恐事多阻格，未能照行。此次变法为中国治乱兴衰一大转机，关系极巨。香帅博通今古，贯彻始终。经济文章，海内推为巨擘。非由香帅主稿，断难折中至当。万望勿再客气，主持办理。坤如有所见，亦当知无不言，以备采择。

**二月十八日(4月6日)**　致电江宁刘制台(坤一)、上海盛大臣(宣怀)，请严禁张园集会。略谓：

顷接沪信，新党因俄约事在张园集议。初次尚无谬处。二次集议，数百人满口皆流血、自主、自由、仇俄等说。张园悬有各国旗帜，当场将俄旗撕毁，并欲立仇俄会等语。查此等议论举动，不过借俄约为名，阴实是自立会党，借端

煽众，以显示国会权力能把持国家政事，蓄谋甚深甚险。现各国公约请禁立仇视洋人之会，已颁严旨。该党若立此会，违旨挑衅，予俄人以口实，俄事愈难转圜，为害不细。请岘帅密饬沪道设法阻止，以销乱萌，并请杏翁筹酌设法阻止为妙。

**盛大臣来电(光绪二十七年二月十八日到)**：张园集议仇俄之举，毫无道理，香帅听虑极是。可否请岘帅速刊告示，严禁聚众议事，仇视外人，并密饬袁道设法阻止。

**刘制台来电(光绪二十七年二月十九日到)**：事在租界，非示谕能禁，已电沪道密筹商阻。仍望杏翁派人吹散。

**二月二十六日(4月14日)**　就俄约事致电江宁刘制台(坤一)。略谓：

查俄事罢议，各使争告，各省上闻，合肥独不肯奏，以致庆邸单衔。是合肥胸有成算，知袒俄之局终必可成。此公老横偏执，怙过遂非，可怪可叹。此时各省、各国但知俄约罢议，共相庆幸，宸廑亦觉稍舒，而不知合肥已暗中许其画押。将来公约定后，俄人来责画押，各国不依然效尤乎。此事焦愤万状，谨以密闻，望公速筹补救之法。鄙意必欲据实电奏，急图挽回。

**刘制台来电(光绪二十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到)**：迭次谕旨并未饬令画押，何以李擅言于公约定后再行画押。并恳严旨责李，以杜将来借口。请公主稿，挈衔上陈。稿定即发，不必再商。

**二月三十日(4月18日)**　就俄约事与江宁刘制台(坤一)联衔致电西安行在军机处转奏朝廷，陈李鸿章违旨允画押，请饬李嗣后筹议重要事宜应电知江、鄂。略谓：

俄约为各国牵制，英、日力助，幸已罢议，并未决裂。俄既言照前宣布之言信实办事，东三省终不能不还。乃李相篠奏谓十二日已复吴王，请其劝俄皇仍守不占中国土地原议，俟公约定后再行画押等语，不胜诧异。查四国劝阻俄约，佥谓宜归公议。我自宜专候公断，将前约置之不议，断无纠缠旧约，再行画押之理。即略有删改，仍难出其圈套。十五日翰旨明有宜在北京公议之谕，并未令全权画押，何以李相复吴王竟允其公约定后画押。坤一、之洞往返筹商，相应请旨切饬李相务将复吴王之电设法斡旋更正，并请枢廷电庆邸遇俄事亦密商英、日。至现议赔款情形及有关全局重要事件，亦请饬下全权电知江、鄂，或可稍效愚者之虑，言可采者采之，无可采则置之，似于全权办事并无妨碍，亦不至周折迟误。

**三月初三日(4月21日)**　致电上海盛大臣(宣怀)。略谓：

大冶造水泥，此乃地方官创兴地利、便民考工之事。鄙人创议多年，屡与各洋商议有合同，已有成说，应归鄂省主办，不能另设公司。尊处如有华股，尽

可附,惟另设公司则万万不可。

**同日**　诏设督办政务处。派庆亲王奕劻,大学士李鸿章、荣禄、崑冈、王文韶,户部尚书鹿传霖为督办政务大臣,刘坤一、张之洞亦遥为参与。将一切因革事悉心评议,次第奏闻,俟回銮后切实颁行。

**三月初七日(4月25日)**　就变法奏稿事致电江宁刘制台(坤一)。略谓:

复奏折,闻内意欲抒所见,况现奉旨添派江、鄂,自不便与各省会奏。承示江、鄂联衔,请公拟稿见示,敝处亦当遵命拟一稿奉商。如所见有异同,无妨更改,总期切实有益。

**刘制台来电(光绪二十七年三月初六日到)**:谕旨外省仅派两人,自未便再联各省,然江、鄂必须联衔。

**三月初八日(4月26日)**　致电西安行在军机处转奏朝廷陈赔款太巨,须极力磋磨,分年摊还。略谓:

英萨使电,此次赔款,各国索银四百五十兆两,中国借票只能售六七折,须向银行借六百兆,方得此数。现银分三十年还,每年须还本利约三十兆等语,是统共须还九百兆。原数已巨,一经银行,又从而倍之。中国民力竭尽,何能筹措,必至各国借口干预财政,自主之权全失,中国永无生机,万万不可照允,必须从缓妥商。惟有仰恳朝廷迅饬全权务须极力磋商,尤望勿允现银,切商分年摊还。

**三月初十日(4月28日)**　又致电奏陈筹拨赔款办法。略谓:

闻有开拟节略,欲将现有之盐课、常税、折漕并另由部拨凑三千万以抵洋债,而另筹新法以补国用,十分可骇,万不可行。民扰兵哗,未被外吞,先起内乱,国事不可为矣。伏望朝廷详慎筹度,饬全权大臣与各国切商先定分年摊还之议。此议洞不敢谓悉当,而节略所拟则万不可行。

**三月十三日(5月1日)**　就筹款事电复江宁刘制台(坤一)、济南袁抚台(世凯)。略谓:

土货倍厘,货滞商亏,自是至理。鄙人平日上疏持论,专以减轻出口土货税为要义,此时岂遂忘之。惟事处万难,开源无济,惟有此等进款可为确实凭据,可免外国借口干预财政之害。两害取轻,不得已也。且此乃外国所谓转弯税,较之径直税为易。俟从容筹有理财善法,再将出口税、土货厘轻减。慰帅电所谓宜集天下人之全力以应之,似是指人丁捐而言,自是妙策。惟此事言之甚易,行之颇难。其难有四。中国户口从未查清,四百兆之说乃洋人臆揣,数未必确。欲抽丁捐,须先查丁数。差保视为利薮,乡民目为苛政。官绅抗阻,

妇女逞刁,卖放需索,皆所不免。不均不实,讼谤繁兴。过宽则征少,认真则生事。一难也。贫富悬绝,必多分等差,众情乃服。年岁亦须合格,必有区别。极贫不捐,不及岁不捐。下户每丁百文,上户每丁或钱百、千,或数十千,等差区别殊难一一允当。二难也。欲选贤员,用正绅,立良法,晓谕开导,不抗不偏,非宽时日不能集款。此项收数多少难定,恐各国不以为确实可据。三难也。且祖制并丁于粮,臣下难于创议。四难也。必欲行之,只可以国债立说,十年后缓期轻息归还。但零星捐集,无从分还。散抽整还,殊不易办。只有准其转卖,用认票不认人之例,由富户收集汇总,领取还款,或抵捐、衔封翎枝、坊匾,赎罪,亦如近年盐务捐减成转售之法,惟票本亦须耗数百万。此事难在奏,难在抽。若既捐之后,其数甚微,民间断不望还也。

**同日**　致电清江张漕台(人骏)论变法要点。略谓:

一、游历宜多派正途京、外官,此费不能惜。岁费数十万,得明白官百余人,其益多矣。亲贵出洋,仪文自应省约,然贵人不能。鄙意谓多派王公大臣之子弟,非必王公也。能自备资斧,予以奖。二、游学费不宜惜。宜派理明志定者。如明旨许以出路,在国外书院得有优等凭据者,可照等作为秀才、举人、进士,自备资斧者必多。科举拟照前年鄙人所奏奉旨允准办法,断无废经书之理。四、亲贵须入学校,方准任事,好极。六、总署专缺,使员久任,极是。七、繁区设巡捕,自可缓奏。八、邮政畅行,必可有效,然开办必须用洋人,但宜各省自雇洋员,不宜统归赫德。九、专用银元,谓官款出入,专用中国自铸龙元,可增局多铸。各国银币定例,只用本国之币。至沿海商民,只可听之。至于删例案,除吏弊,急宜乘机更改。六部用候补司员办稿,督抚、司道用候补佐杂,州县用秀才誊写,随时雇人,尽革经承、清书名目。绿营可汰疲留强,改为巡捕,属州县管辖调度。旗营断不便请裁减,拟请选留强壮者为兵,其余分别令入普通学校、工艺学堂。但减兵额,勿减饷数,其愿至外省为工商、依亲友者听,则饷不糜,人不废。又如京、外官俸廉宜明加。翰林、御史试卷考小楷宜改。进学必须通晓算学画图。京仓积弊,宜除报销之虚文。宜改选补章程太拘板处。处分则例太苛琐处宜变通。能停捐最好,如必不能停,非秀才不准报捐,监狱刑责宜宽恤。皆中法必应整顿者。管见不过举隅,不及详思。统请卓裁。[按:此电原缺第三、五两条。]

**同日**　就变法奏稿事致电上海盛大臣(宣怀)、江宁刘制台(坤一)、济南袁抚台(世凯)。略谓:

鄂省断不敢立稿,久已屡次声明。分奏而大意相同,方见公论。九款内有

数条只是一类，不足以尽大纲。合其次数条，中法数条，益处稍多耳。汤蛰仙稿请速索寄。

**刘制台来电(光绪二十七年三月初十日)**：张、沈拟稿已寄呈。汤代袁道拟禀，十一抄寄，已到否。鄙见张、汤稿宏深博大，意在一劳永逸，惟积习太深，一时恐难办到。沈稿斟酌损益，补偏救弊，较为切要，其中只科举、学堂分途考试，不废八股，尚须酌改耳。似可用沈稿为底本，再得我公斧正润色，必卓然可观。公前拟九条，皆救时良策，仍拟添入。江、鄂联衔入奏，最为得体。此稿必须偏劳大笔。先将此数条具奏，得能邀准，实办举办，耳目为之一新。公次数条，相机续奏，总期能言能行。抚危定顷，皆公之力也。

**三月十八日(5月6日)**　就筹议赔款事致电江宁刘制台(坤一)、济南袁抚台(世凯)。略谓：

赔款竟以盐、漕、常关税全数备抵，焦急万状。枢意但促目前撤兵，不顾以后国用。事定以后，谁肯筹款。百事俱废，兵械全无，京饷、协饷照旧催索，大乱四起，中国亡矣，遑论变法自强乎。鄙意总宜趁此时另筹新款以作抵押还债之需，而留出旧款以归旧日国用，另以加税、印税等事为开办自强各事之用，中国或尚有生机。

**行在军机处来电(光绪二十七年三月十七日到)**：昨因赔款亟待指实，以便定议撤兵，是以拟将洋税作抵。兹查据户部复称，各海关洋税历经借抵各项洋款无余。不得已，只好将盐课、盐厘、漕折、漕项及各关常税全数备抵，实可得银二千万两。

**三月十九日(5月7日)**　就赔款事电复西安行在军机处并江宁刘制台(坤一)。略谓：

此时总宜另筹新款以应新债。一面筹款，一面令全权与各国切商减数展期之法。若遽允以盐课、盐厘、漕折、常税作抵，此皆大宗进款，向来皆有额支。今全还洋债，府库空虚，百事束手。和局既定，人情松懈，更难另筹新款矣。近年各省益形枯竭，皆系牵补度日，应办之事多未能办，更何能节省巨款。财用枯竭，兵哗盗起，中国将自乱矣。前英萨使来电所言四百五十兆之数，声明系截至中历五月十六日为止，为期尚宽，断不宜汲汲遽允。早撤兵一两旬，仅省一两千万，而抵款不慎，则贻患不可胜言。必须力与磋磨，详加筹计，并分向各国设法调处。若过急迫，必受巨亏。

**行在军机处来电(光绪二十七年三月十六日到)**：奉旨：据奕劻、李鸿章电奏，各国索赔款四百五十兆两，此时若不预筹的款，俟四月底会议时，往返筹商，多延时日，恐又增数千万巨款等语。刘坤一、张之洞本有会商之责，迭次来电筹虑亦颇周详。此项究应如何筹出的款，俾敷抵偿，著即悉心擘画，彼此电商，妥筹定议，迅速具奏。钦此。

**同日**　札委蒋楷、李钟珏充当武备学堂稽察委员，整顿学堂风气略谓：

本部堂于湖北省城创设武备学堂，所以振兴武学，造就将才，期于有勇知方，足备国家干城之选。故学生以勤学为务，尤以立品为先。兹查该堂学生守分好学者固不乏人，而沾染习气，不自爱重者亦所难免。亟应于课程、行检两端，派员切实稽查整顿，务使学生敦品励学，咸就范围。查有前山东知县蒋楷、前广东知县李钟钰，均属才识兼优，办事笃实勤恳，堪以派充武备学堂稽察委员。务须常川驻堂，督饬领班，按照学堂禀定章程，不时亲赴斋舍遍历巡视。遇有荒嬉废学、谑浪笑傲、口角嚣争、嗜好博弈及一切有犯堂规之事，轻者告诫训饬，重者记过开除，勿得姑息优容，稍涉宽弛。并于学生功课之暇，随时按班接见，考其所业以验诵习之勤嬉，察其所论以觇识趣之邪正。勖之忠孝以植其基，励之廉耻以端其向。凡猖狂浮薄之徒，不许往来，诬罔悖逆之书，不准阅看。总期实力整顿，俾学堂蒸蒸，日有起色。

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卷七页一四八：

蒋楷，字则先，荆门人。官山东知州，署平原事。拳匪初起，以请禁剿忤毓贤指，奏参革职。李钟珏，字平书，上海人。知遂溪时，有广州湾之役，率民团抗法，事定落职。先后致之幕下。二十八年五月，奏请开复蒋楷原官。

**三月二十三日(5月11日)**　札派候补知县奚鸿慈等三员分赴浙江、江苏、陕甘一带考察蚕、农、畜牧等事宜，以兴美利而开风气。

**三月二十四日(5月12日)**　吊徐建寅。(《郑孝胥日记》第794页)

**三月二十五日(5月13日)**　遵旨保荐人才九员：陈璧、荫昌、梁鼎芬、徐世昌、王同愈、劳乃宣、郑孝胥、吴永、汤寿潜。

**同日**　为徐建寅等奏请照军营阵亡例从优议恤。略谓：

奏调湖北差委二品衔直隶候补道徐建寅，于光绪二十六年五月经臣奏调来鄂，派委湖北营务处及教吏馆武备总教习，旋委办省城保安所仿造黑色洋火药事务。该道自造机器，精思仿制，历时三个月，造成洋黑药，试验击力几与英、德各国所造无异。臣因汉阳炼钢厂、无烟药厂均经造成，延订洋匠久未来鄂，焦急殊甚。无烟药较之黑药需用尤切，造法尤难，特委该道总办钢药厂，设法仿照。本年正月造成无烟药数磅，试验药力颇称充足。是月十二日，该道在厂监工，亲至拌药房，督同委员、工匠人等拌和药料，不意机器炸裂，该道徐建寅及委员戴振麟、杨荫桓、储仁发及工匠等十四人同时轰毙。查该道徐建寅幼承家学，随其父二品封职徐寿在故大学士曾国藩安庆军营管理军械所，研究格致、化学、制造等事，均有心得，创造黄鹄轮船一艘，为中国自造轮船之始。历经派委办理金陵、上海、山东各制造局，充福建船政局提调。奏派出洋，充德国

二等参赞，遍历英、德、俄各国，考求工艺。阅历既深，所学益进。与英国人傅兰雅等翻译西学有用之书多种，曾经进呈御览。今职此次在鄂苦心孤诣，制造无烟火药，事事躬亲，手自配合察验，不避艰险。乃成效甫著，遽遭不测，其死事情形极为惨酷。既痛微臣失此臂助，更惜中国少此人才。追念之余，尤深悯恻。伏念该道等以死勤事，尽瘁捐糜，较诸因公事死于海洋江河者尤为惨苦。合无仰恳天恩，俯准将已故二品衔道员徐建寅并委员戴振麟、杨荫桓、储仁发等敕部照军营阵亡例从优议恤，以励忠勤。

**硃批**：徐建寅等均着照军营阵亡例从优赐恤。余依议。

**三月二十六日(5月14日)**　致电江宁刘制台(坤一)。略谓：

合肥成见太深，办法太谬，本息如何能支。至盐务抵债之害，无论其他，盐枭尽化为票匪，长江危矣。此非江、鄂合力，不能挽救，但须商定一筹款办法。

**三月二十七日(5月15日)**　致函广州陶制台(模)。略谓：

近读变科举疏稿，具征卓识坚定。至请汰阁宦一疏，尤为大臣格心要义。言人之所不能言，钦佩无已。兄以驽马疲躯，日行崎岖泥淖之中。比年以来，艰者益艰，苦者益苦，以致朽者日朽，钝者益钝。现拟偿款办法，日与枢府、两江及各国驰电筹商。既须指抵有凭，又防干预财政。支左绌右，动多阻碍。各国挟愤逞欲，不至剥肤消骨不止。而全权既别有成见，政府亦但顾目前，窃恐将来终无善策。变法条陈以冗迫太甚，尚未入告。滥厕参预，弥觉惭惶。惟发愤之言，迂远之计，恐必为固陋自封之士所骇，从容雅步之人所沮耳。

**三月二十八日(5月16日)**　致电广州陶制台(模)。略谓：

昨见沪报载有邱炜萲即邱菽园上台端一禀，意虽坚执，措词尚属和婉，似有悔悟之意。此皆阁下示谕有以感之。查邱炜萲在彼为华商领袖，康即住邱恒春公司中。如邱不助康以资财，各商必自解体。康失所助，逆党自散。康之起灭，视乎邱之从违。此事关系甚大，祈阁下乘机开导，或于原禀批发，或发电劝谕，俾不再为所惑，则沿江、沿海匪患自可潜消。

**陶制台来电(光绪二十七年四月初一日到)**：邱与康诗酒应酬，偶助资财，似非同谋。邱志大难酬，拟暂置不理。南方会党宗旨不一。今少年不尽信康，而信革命党之说。我不变法，若辈日多，非杀戮所能止，请吾师勿再捉拿。湖北书院事亦勿深求，恐为丛驱爵。

**是月**　以大局未定，拒阻英国水师入襄河探水。

**四月初二日(5月19日)**　致电襄阳朱道台、德安廖守饬戒孩童习拳。略谓：

探闻随、枣一带近出一种顽童专习拳勇，并用符咒互相传授，愚民多炫为神奇等语。如果属实，殊堪骇异。拳匪去年作孽如此，今日尚敢来鄂生事耶。

该道、府速通饬各属一体认真访查，如果属实，即将为首传习之人拿案，严审禀办。其余顽童责成各家长管束，取具切结，以示惩警。

**四月初三日(5月20日)** 为筹议修改通商行船约章事致电各省督抚。略谓：

查变通补救之方，惟有视彼要索何款，相机抵制，设法保全，总以勿碍我商民生计、勿侵我自主权利为要义。请台端转饬关道、商民，如无关道地方，请饬司道，各就地方体察情形，何事为彼所必争，何事为我所必拒，何事可以相抵，何事应行变通，分条筹议，由台端采择核定，飞咨敝处，以备会商全权大臣、两江刘岘帅，于议改商约时相机辩论。[按：上年十一月二十日上谕：此次所议，拟改通商行船约章，著刘坤一、张之洞、盛宣怀悉心筹议。]

**四月初七日(5月24日)** 致电西安行在军机处转奏朝廷陈与英参赞杰弥逊商赔款、加税免厘诸事。略谓：

英参赞杰弥逊奉其萨使命，自京来见两次。杰商赔款事，问鄂意见。答以中国力竭，须减数、减息、宽期。杰云英深知中国情形，不愿竭尽中国财力。昨日接萨使复电，云按原数四百五十兆，四厘息，不能减，亦不索现银，改为三十年摊还，每年应摊还三千六百万两。洞恳其照萨使前说，减息为三厘三毫，或三厘半。杰云英轻息可借，他国不能借，英当劝各国，或能略减，然不能定。又商加税事。杰述萨使云，除洋药不加外，可加至值百抽十，并云有数种物向无税，今可纳税，盖指洋人自用物而言，但须进口洋货、出口土货厘金全免，问鄂省意见以为可行否。答以鄂省一人私见，以为可行。盖约计洋关税加至抽十，岁可增一千六百万两以外。进口洋厘、出口土厘约计六七百万两，两厘均免，关税必旺，必可岁增一千万。至出口土货免厘，乃富民劝工之本原，与外国通商之要。各国出土口货大率无税，在我本当举行。今藉以增加关税，更为有益。杰又问抵款事，历举盐、漕、常税等项。答以加税约抵一千两，盐课厘约一千一百万，如息略减，所差不多，当另筹。惟盐务只可作抵，断不能交外国人代办，此乃干预我财政。杰述萨使云，不必交外人代办，英不愿干预中国财政。言之再三，语甚明确。杰又云加税事牵涉厘金，且关涉通商行船新章，猝难议定，此时不能以此作抵。答以只须查明确系进口洋货、出口土货，即加抽免厘，有何难议。杰又云常税可交海关代办否。答以常税亦只可作抵，不能交海关代收。杰今日东下见江督。窃谓总数四百五十兆一节，恐难商减，然较前说九百兆之数已省一百二十兆。利息一节，若能减息半厘，岁可省二百余万。萨使既略有活动语气，只可姑与一商，并托美国调停。洋关抽十免厘一节，管见以为此是善政，彼此有益，但不知各省意见如何。加税作抵一节，如能再与切商

照允，庶免罗掘无术。盐务作抵一节，既言明由我自办，似可作抵。至常税交海关代收一节，万不可行，惟必当认真整顿。应请枢廷与全权裁夺筹商。

**四月初八日(5月25日)**　致电西安行在军机处转奏朝廷陈与德领事晤谈纪略。略谓：

初三日，德领来云，该国穆使电询鄂，德愿撤兵，惟正定、顺德一带尚有匪徒仇教，恐撤兵后拳匪必炽。若中国能担保拳匪不再起，并能担保中国兵力必能平匪，则德兵可撤。洞答以直境杂匪不能遽绝，此系溃勇、劫盗、土匪，断无大伙拳匪。即有零匪，兵力必能剿平，国家必能担保。又问鄂省能担保否。答以鄂省能担保。德领又问，董福祥有带兵东来之说，确否。答以断无此事，此乃津报讹传。董已罢职家居，安得有兵，安得有饷。各报最好造谣挑衅，传言四子部落仇教之说，亦不可信，嘱其电复穆使，切劝瓦帅勿再派兵到张家口外等语。德领允转达。窃惟洞与外人应答，只能如此一力洗刷担承。惟直境远近盗匪猖獗，多有快枪，皆系溃勇合土匪为之。虽发端本非拳匪，本意亦非仇教，然藉仇教以煽愚民，则势所必有。望朝廷速派干员重兵，迅速剿捕解散，方免藉口。蒙部愚拙，不晓时势，容或有仇教之空谈，亦恳朝廷剀切晓谕，免致召敌西行。若直匪不平，蒙地不靖，后患难测，非全权口舌所能劝阻。

**四月十二日(5月29日)**　致电西安鹿尚书(传霖)。略谓：

顷盛电，四厘息，分四十八年，本息共还一千一百七十三兆，仍是算错。其意盖力劝每年还三千万，以符合肥原议。所以然者，去年九月十六日合肥谏电致各省督抚云，赫德言每年须筹三千万，共四五十年等语。盖赫德本欲借此照顾银行从中多分行用巨款，故以三十年、九百兆之说要挟，并欲揽办盐务。德人知而忌之，故德外部向吕使言有人从中渔利，德遂不索现银，各国从之。故中国免受银行扣折盘剥，今日总数遂得较少。盛祖合肥，必欲成其每年三千万之谬说。望秘之。

**四月十六日(6月2日)**　与江宁刘制台(坤一)联衔致电西安行在军机处转奏朝廷请酌量变通科举。略谓：

科举一事，为自强求才之首务。时局艰危至此，断不能不酌量变通。半年来谘访官绅人士，众论佥同。改章大指，总以讲求有用之学，永远不废经书为宗旨。大略系三场各有去取，以期由粗入精。头场试中国政治、史事，二场试各国政治、地理、武备、农工、算法之类，三场试四书、五经经义，经义即论说也。总之，今日中外大势，科举不改章，势有不能。然改章之始，士林必须宽期肄习。拟请旨先行宣谕，现正议科举改章，讲求有用之学，仍必崇尚五经四书，所

有展缓乡试省分，各士子正可藉此一年之暇，精心讲求，俾临试时得以尽其所长。

**四月二十三日(6月9日)**　就赔款办法致电江宁刘制台(坤一)。略谓：

合肥意，总愿岁筹少而总数多，不肯照江、鄂原议耳。筹现款诚难，然六百万固难筹，二千万又在何处。且自今年还本起，旧债又增。窃谓此时总宜另筹巨款方能济急。若止省六百万，恐日长累深，而每年仍不免为难耳。巨款不外亩捐、丁捐两法。若必挑驳，皆加赋也。闻陶(模)拟亩捐每亩按粮加四成，除缓欠外，可岁得一千万两。丁捐鄙说系每人捐钱二百，若按汉、唐旧法，除老、弱及未嫁之女、极贫游民免捐外，可岁得钱四千万串，合银三千万两。若并妇人除之，约减其半，可岁得一千五百万两。亩捐累而不扰，丁捐扰而不累。丁捐若照鄙说，一县合并给奖，准其售卖，仍是劝捐，并非加赋。陶之亩捐亦可照此并奖。如虑每年多六百万难筹，或将六百万向华民自借国债以凑足之，何如。

**刘制台来电(光绪二十七年四月二十四日到)**：目下欲筹现款，舍亩捐、丁捐而外，余皆零星。自借千百万，仅行一二年或可做到，恐难持久。[按：李鸿章电枢，有赔款以四十年清款，每年付银二千零四十余万两等语。刘、张则原议三十年还清，每年付银二千六百余万两。]

《**郑孝胥日记**》：(光绪二十七年四月)十六日。渡江谒南皮，与仲弢同留饭。夜，复入署。南皮言，新政有三等办法。第一等办法五条：一去徽号，下诏罪己，二废大阿哥，三除满汉界限，四降内监，五罢科举。其第二等办法，则决断切实。第三等办法，则和平敷衍是也。(第796页)

**四月二十五日(6月11日)**　函复日本近卫笃麿望共维和局。略谓：

武昌送别，晌已两秋。江海相望，苍波无极。比年以来，稔闻高瞻远瞩，提倡同文。愿力宏大，万流归仰，敬佩何可名言。比者长冈子爵溯江来游，道出鄂渚。远荷惠书，倾吐肺腑，语重思深，高谊恳挚，感甚感甚。天祸敝国，事势艰危，至于此极。半年以来，和议粗有端倪，而北方之强独欲逞其虎狼吞踞之心。新约十二条，贪狠无厌，显背公议。弟虽屡次披沥奏陈，极力谏阻，然言轻力薄，几至铸错将成。幸赖贵国清议众盛，政府明决，力助敝国，得以暂阻画诺。然弟夙夜焦思，徒坚持不肯画押之一事，终不足弭狡逞之心。非速将东三省之地大开门户，以图保全，此外别无完策。我两国唇齿相依，利害与共，此议若成，便可维持东方数百年之局。当即前倡此议，于中历二月初奏达朝廷，幸两江刘岘帅亦助之。政府尚不以为谬，已电告敝国使臣密商贵政府及英、美两国。惟敝政府之意，以侵地未反，启齿为难，稍有踌躇疑虑。执事深惟左氏辅车之言，力伸棠棣御侮之谊，适与鄙见若合符节。且所核计以后整饬辽东事宜，开地利、卫民生、足军实诸条，有益无损，凿凿不诬。且从此可借辽东一方

为内地十八省必行新法之开端式样。迨关外行之有效,则内地变法自可沛然无阻,引人入胜,更为善策,尤与鄙意相惬。当即将来书要领另纸新章,会同岘帅粗拟办法,详达政府,力请采择施行。先此复谢,尚祈时惠德音,是所跂幸。

**四月二十八日(6 月 14 日)**　就东三省开放问题致电江宁刘制台(坤一)。略谓:

长冈来鄂,带来近卫函及东三省开门通商办法一本,与呈尊处之件同。查俄人图占辽东,非借各国通商,断无保全之策。细阅近卫所拟各条,皆有利无害之事。进款三千万虽系悬拟,然五六百万确把握。至免营口关税、仅抽内地课税,乃英国办法,便通商而不损国用,确无窒碍。若内地任便通商,借以收回审断外人之权,日本筹谋十数载始能办到。东三省果能办到,岂非幸事。即暂用洋员判断,犹是中国之官,行中国之律,究胜领事西律审办也。窃思辽东已经俄踞,强立新约,此时若争回,直是侥来之物,落得照此破格试办。且中国果欲变法图强,挽回利权,必须多所更张方可。然内地十八省骤言及此,必然骇听梗阻。莫妙于借俄人占踞满洲,趁此商诸各国,先行试办。果有成效,再行酌取数条推行内地。此事终恐全权偏执成见,枢府拘泥游移。然事关我朝根本之地,中国自强之机,总宜竭力争之。拟请将近卫此议由尊处飞速会奏,将各条有利无害剖析陈明,切劝朝廷照办,以杜狡谋而保疆土。

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卷七页一四八:

日本子爵长冈护美来,携其公爵近卫笃麿条陈东三省开门通商办法一册,并以此册分致刘忠诚。护美娴汉文,赋诗赠之。其随员求公墨迹,命掾属代笔以应,嗣是日员来游,鲜不求书者。护美在上海设同文学校,是月行开校礼,赠以唐石经御纂七经各一部。

**四月二十九日(6 月 15 日)**　就赔款办法再电江宁刘制台(坤一)。略谓:

有人自京来电,赔款分四十年,每年摊本利二千二千七十三万两等语。京电虽未必尽确,但全权向不愿人参议,偏执成见。前曾说过总数九百兆,今总数适九百零九兆,此说恐非无因。以二千六百万较之,每年只多筹三百二十余万,三十年只合七百八十兆。今摊为四十年,便多一百二十兆,相较实不合算。每年既可筹二千二百七十万,何难多筹三百余万乎。

**五月初十日(6 月 25 日)**　致电西安行在军机处筹赔款办法。略谓:

昨江、鄂会奏赔款酌中办法,恐全权以每年多还数兆即须多指抵款,不肯商议。窃思此次赔款假令各国并不索利,止照原数分年摊还,自应照每年摊还之数指足抵款作保。今既取息四厘,是中国若照全数四百五十兆,每年还利息

十八兆，便不亏负各国，其还本若干乃随我之便，量力办理。再，此次议定年还若干，应声明将来中国倘能多筹，除议定应还之数外，随时任便提前归还，利随本减等语，则以后利息所省不少。

**全权大臣致行在军机处电(光绪十七年五月十六日到)**：江、鄂电谓十八兆以外，乃量力还本办法，无勒我抵款之理，此按寻常借债言也。此次赔款与借款不同，各使每言所用之银已由各国设法借垫，中国每年能付若干，彼即作为岁入之款，以备支用。如届时拖欠，恐致误彼要需，是以一经议明须付给若干，不论是利是本，皆须指明抵款。英、德等使每以中国多付恐无的款可抵为言，尚非无理。至将来中国若能多筹，除议定应还之数外随时任便提前归还，利随本减，仍可预先议订，以为后图。

**五月十四日(6月29日)**　就赔款抵款事致电江宁刘制台(坤一)。略谓：

四百万抵款一节，查前奉上谕饬各省于盐务筹款，尚未复奏。窃思若南北各省一律每斤加价八文，合计可筹银八百万。唯私枭必炽，应于此中划留银若干为添营缉私之饷。除赔款四百万外，应奏请留为弥补旧案洋债拨补无着之需，并作为遵旨变通政治，开办学校、兵、农、工、商各项要政之用。

**全权大臣致行在军机处电(光绪二十七年五月十三日到)**：江、鄂拟三十六年清还赔款办法，总算省息良多，惟最难在抵款。如江、鄂所拟前十四年每年多还四百万，第十五年至三十五年每年多还四百五十四万二千五百两，此项照德表多还之数，不知应指何项抵款。虽称每年只多四兆，有策可筹，即使我真能筹，彼未必肯信。再各国训条闻已到齐，皆称德表可用。

**刘制台来电(光绪二十七年五月十六日到)**：以新筹盐款作抵，冀可允许，自是不得已之策。抵盐款究能筹出若干，尚未办定，外人视之仍是空款，恐未必允。且原有盐课、厘及常税作抵后，各省骤短巨款，亦难赖新筹盐款弥补，似不得不稍留余地。全权电枢末数语称各国均以德表可用，盖已胸有成竹，故作此语以诘难江、鄂耳。此事恐无济，若枢无来电，似可听之。

**五月十七日(7月2日)**　致电江宁刘制台(坤一)。略谓：

变法折稿已拟就。共二十七条。文太长，分为三折。第一折学堂科举四条，第二折整顿中法十二条，第三折采用西法十一条。可分三日递。今日专弁乘轮寄呈，祈详酌改定。

**同日**　致电西安行在军机处转奏朝廷力陈外国公使不得乘黄轿诣宫。略谓：

阅全权电奏稿，各使欲乘黄轿在乾清宫前降舆，实堪骇异。公使虽待以客卿，究是人臣。若国君游历来华，又将何以待之。且各使与各国太子、亲王礼节亦有等差，即黄轿亦不应乘坐。此节无论如何，万不可许。此时似宜筹一抵制之法，或令上驷院备良马数匹，即称为御用之马。遇各使有大典礼觐见之时，即用此项马匹前往迎送。平日则否，抑或别予优异，总以阻其黄轿诣宫为断。饬全权设法婉商，以存国体。[按：本月十七日，议定公使觐见时用绿轿加黄缦，

在乾清门外降舆。]

**同日**　电复江宁刘制台(坤一)。略谓：

各省惟赖新筹盐款弥补，不可不留余地，是极，佩极。惟全权办法，中国多出二百余兆，实属受亏太巨。江、鄂不复，便为被其难倒，不能置词。全权之意，不过因渠原议九万万经德国挑破，江、鄂力阻，故必欲议给十万有奇，以伸前说。不如仍指漕折会电枢垣，令其商抵，聊尽我心，故鄙意仍欲再电枢一争。倘全权仍执成见，只可听之。

**刘制台来电(光绪二十七年五月十八日到)**：尊意再电枢一争，尽此心力，甚是。维枢府迄未电询江、鄂，或因撤兵之期已届，不愿再行翻议。枢即不询，我即不复，尚不得谓之被其难住。仍祈裁酌办理。

**五月十九日(7月4日)**　奏呈《大清一统志》并天文舆地各球图。略谓：

光绪二十七年二月十三日准前护陕西抚臣端方来电，以内廷需用《大清一统志》，秦垣遍觅不得，属臣访购呈进。臣谨考是书于乾隆八年辑成者计三百五十六卷，乾隆二十九年以后续行编辑者，增为五百卷。拟访求殿本原书，因鄂省遍访未得，并向苏、杭、湖南等省于书肆及藏书家广为搜求，均无其书，仅在扬州购到排印大字本三百五十六卷一部。其五百卷者，只有上海石印缩本，字迹较小，检阅颇费目力，未敢率行进呈。兹特将三百五十六卷之大字本一部装潢成帙，上呈御览。窃思有书不可无图，而舆图以后出者为胜。近年广东邹伯奇所刊《皇朝舆地全图》，系按照西法测准经纬度，以弧线分度其地面所当天度之部位较为密合。当饬鄂省两湖书院各学生敬谨摹绘两分，一成直幅入帧，以便悬挂，一装册叶三本，以便搜寻。因天文度数与地球内外上下正相印合，于考览地图甚有关涉，并饬两湘书院学生另绘《赤道南北恒星图》，直幅两帧，横幅一桢，藉可考见南北两极、赤黄两道及躔次之所在。又附进上海制造局所刊《地球全图》两幅，足以规环球之疆域。欲测天地全形，尚费体会推求，因并附进制成天球、地球各一具，俾大圜运转，五洲列国可以一览而知。谨一并装潢，派委员弁赍赴行在敬谨呈进。

**五月二十一日(7月6日)**　致电江宁刘制台(坤一)通告全权大臣致枢电：

东三省俄队设专约早画押，易商撤减。江、鄂督为日本所愚，力阻画押。今忽为撤俄队之说，甚非情理。自停画后，俄使除公会外，绝无往来，何从与商，即商必置不理，不料力阻画押者为此谬说也。至索喀什噶尔之说，未知从何得来，此间毫无影响等语。种种可怪，除分电外，特奉闻。

**刘制台来电(光绪二十七年五月二十二日到)**：全权帮电实属诧异。敝处日前电枢，请饬全

权照会领袖公使商询俄使何时撤退东三省兵队，系照日本外部前拟办法，又以小田切电询俄有无索喀什噶尔事，电询枢垣是否确实，不料全权竟有此电。夫东三省画约，关系全局安危。以约内索我主权，是以各国哗然，历次奏明有案，何得谓为日本所愚。此次赔还俄款甚巨，言明铁路等项在内。既于公约内索赔，则东三省自应与京城联军一同撤退，方合情理，且系请照会领袖公使，并非专商俄使。堂堂正正，有何不可，何得谓之谬论。商之不允，再作计议，何得先不肯商。然则东三省地方，将听俄占据不复过问乎。鄙意将此电枢，公愿会衔否。

**五月二十三日(7月8日)**　电复江宁刘制台(坤一)。略谓：

驳合肥语极当，江、鄂自应答复。请即挈衔电枢，不必再商。

**刘制台来电(光绪二十七年五月二十四日到)**：顷电枢云：查改约第四条，满洲兵数及驻兵地方仍须与俄商定。第五条，将军办事不合邦交，经俄声诉即须调离，第八条，东三省路矿等项利益非先与俄商明，不允让与他国人，则是事事听命于俄，自主之权尽失矣。至第十二条，俄干路或枝路造一路至直隶、满洲交界处之长城为上，其计甚毒，其事尤危。此约若行，则东三省地还犹未还，俄队退犹不退。江、鄂所以坚持，各疆吏、各驻使皆以为然者，诚不忍坐视祖宗发祥之地沦为异域，全国权利为各国分占，非故与全权为难也。日本深虑唇亡齿寒，不得不与我合。而中俄强弱不敌，亦不能不引日本为援。全权始终为俄所愚，而谓江、鄂为日本所愚乎。此事以俄约是否有碍主权、不至效尤为断。若有此二害，则力阻画约，未为失计。全权于江、鄂似有意见。时艰至此，虽戮力效忠犹虑不能补救，何可自相水火，置国事于不顾。此次赔款惟俄独多，声明东三省铁路等费在内。既在公约内同索赔款，自应与联军一同撤兵。且系照会领袖公使，并非专商俄使，本系正办，未为谬论。商而不允，再作计议。先不肯商，其谓之何。拟请仍电全权照会领袖，勿再偏执。[按：本年六月十四上谕，有"二月初间，中外诸臣佥言俄约一成，即起瓜分之祸。朝廷熟思利害，不得不为停画。此事势之当然，本无所容其成见。乃自是之后，李鸿章误以画约为刘坤一、张之洞所阻，至有江、鄂为日人所愚之言。刘坤一、张之洞又以李鸿章为偏执己见，亦有全权为俄人所愚之言。被此积疑，负气争论，究于国事何补。国步至此，同心戮力犹惧不济，何忍自相水火，贻忧君父，见笑外人。平心而论，李鸿章身处其难，原多委屈，然时有不受商量之失。刘坤一、张之洞虑事固深，而发言太易，亦来免责人无已"等语。]

**五月二十四日(7月9日)**　就铸银元轻重事致电刘制台(坤一)。略谓：

政务处询银元或应铸一两重，或七钱二分。此事第三折内已详言之，自以七钱二分为妥。鄙人前亦主重一两之说，嗣详察商情，知其难行。尊处如何电复，祈示。

**刘制台来电(光绪二十七年五月三十日到)**：顷会电政务处：改铸一两重银元，意在整齐适用，未尝无见。第银元之制仿自外洋，重七钱二分，商民行用已久。兑现纹银、制钱，向有市价，不能照银元份量计值。即改铸一两重，亦难强商民作一两纹银使用。且转移之权，视乎财力。中国财窘商弱，不能自为风气，以后尤甚。若银元轻重与洋元同，尚可依傍而行。倘改铸一两，商埠必不能行，内地因之阻滞，不能抵制，转使洋元畅销，独擅其利。通盘筹画，仍以七钱二分为便。

**五月二十七日(7月12日)**　与江宁刘制台(坤一)联衔奏陈变通政治,人才为先。略谓:

中国不贫于财而贫于人才,不弱于兵而弱于志气。人才之贫由于见闻不广,学业不实。志气之弱由于苟安者无履危救亡之远谋,自足者无发愤好学之果力。保邦治国,非人无由。谨先就育才兴学之大端,参考古今,会通文武,筹拟四条,敬为圣主陈之。一、设文武学堂。取士之法,自汉至隋为一类,自唐至明为一类。无论或用选举,或用考试,立法虽有短长,而大意实不相远。现行科举章程本是沿袭前明旧制,承平之世,其人才尚足以佐治安民。今日国蹙患深,才乏文敝,若非改弦易辙,何以拯此艰危。今泰西各国学校之法,其立学教士之义有三,一曰道艺兼通,二曰文武兼通,三曰内外兼通。其教法之善有四,一曰求讲解不责记诵,一曰有定程亦有余暇,一曰循序不躐等,一曰教科之书官定颁发,通国一律。臣等仅参酌中外情形,酌拟今日设学堂办法。拟令州县设小学校及高等小学校。童子八岁以上入蒙学,习识字,正语音,读蒙学歌诀诸书。十二岁以上入学校,习普通学,兼习五经。十五岁以上入高等小学校,解经书较深之义理,学行文法,学为策论、词章,学较深算法至代数、几何止。府设中学校,十八岁高等小学校毕业,取为附生者,入中学校,习普通学,温习经史地理,仍兼习策论、词章,并习公牍、书记文字,学精深算法至弧三角、航海驶船法止,习中国历史、兵事,习外国历史、律法、格致等。三年而毕业,学政考之,给予凭照,作为廪生送入省城高等学校。省城应设高等学校一区,非由中学校普通学毕业者不能收入。拟参酌东西学制,分为七专门:一经学,二史学,三格致学,四政治学,五兵学,六农学,七工学。并另设农、工、商、矿四专门学校各一区。三年学成会试,总裁考之,取中者授以官,择其中式前半若干名分别送入京城文武大学校,学成者钦派总裁大臣考之,作为进士。经廷试后,文授以部属、知县等官,武授以都司、守备等官,均令分部分省分标候补。统计自八岁入小学起,至大学校毕业止,共十七年。计十八岁为附生,二十一岁为廪生,二十五岁为优贡、举人,二十八岁为进士。除去出学入学、程途考选日期外,亦不过三十岁内外,较之向来得科第者并不为迟。一、酌改文科。科举一事,为自强求才之首务。时局艰危至此,断不能不酌量变通。改章大指,总以讲求有用之学、永远不废经书为宗旨。大略系三场先后互易,分场发榜,各有去取,以期场场核实。头场取博学,二场取通才,三场归纯正,以期由粗入精。头场试中国政治、史学,二场试各国政治、地理、武备、农工、算法之类,三场试四书、五经经义,经义即论说考辨之类。拟将科举与学堂并行不悖,以期两无

偏废。俟学堂人才渐多,即按科递减科举取士之额,为学堂取士之额,其颖敏有志者必已渐次改业,归入学堂。一、停罢武科。文武两科并称,而两科之轻重利弊迥然不同。国家任官求才,无论章程如何,总之必用读书明理之人。若武科则不然,硬弓刀石之拙固无益于战征,弧矢之利亦远逊于火器。至于默写武经,大率皆系代倩。文字且不知,何论韬略。以故军兴以来,以武科立功者概乎其未有闻。凡武生、武举、武进士之流,不过恃符豪霸,健讼佐斗,抗官扰民,既于国家无益,实于治理有害。此海内人人能言之,无待臣等之烦言者也。拟请宸断奋然径将武科小考、乡会试等场一律停罢。一、奖劝游学。学堂固宜速设矣,然而非多设不足以济用。欲多设则有二难,经费巨一也,教习少二也。求师之难尤甚于筹费,是则惟有赴外国游学一法。则教法尤以日本为最善,文字较近,课程较速,其盼望学生成就之心至为恳切,较之学于欧洲各国者,其经费可省三分之二,其学成及往返日期可速一倍。此时宜令各省分遣学生出洋游学,文武两途及农工商等专门之学均须分门认习。学成后得有凭照,回华加以复试,如学业与凭照相符,即按其等第作为进士、举贡,以辅各省学堂之不足,最为善策。并宜专派若干人入其师范学堂,专学师范,以回华充各小学、中学普通教习,尤为要着。

**五月三十日(7月15日)**　就铸银元轻重电复西安政务处。略谓:

电饬议银元宜重若干,或一两,或七钱二分。此事与江、粤电商,所见大同小异。容即详细电陈。此事关系财政,尤要在抵制外国洋元。务望朝廷暂缓定议,俟江,鄂复到,并详加咨询,再请酌核。有人谓外省愿铸七钱二分者,乃图小元之利,以作外销,实堪骇怪。若准外省铸,即铸一两,亦须有五钱、二钱、一钱之小元,仍可有余利。若不准外省铸,即仍铸七钱二分,亦无余利。且盈余仍是作公款要需,丝毫不能入己,此与轻重分量何涉。持此议者别有成见,当在钧处明鉴之中。总之,洞乃创造银元之人,去年枢垣、户部饬议,洞电复又有铸一两最善之语。然今日不敢坚执重一两者,自系体察华、洋商民情形,深慨目前国势艰难,故不得不慎重从事,以免政令阻碍,利归外人。洞专为国家计,不惟无私见,并且无成见。敢请从长筹议,迟早不争数日。

**是月**　江水盛涨,督员弁防守省城堤工,用麻袋十万八千,盛铁渣护武泰闸。

**是月**　解京城教案赔款及建克林德石坊十七万两。

**约在是月**　致函江宁刘制台(坤一),略谓:

此次折、片各稿务请切饬缮校各员慎密从事,于未达西安以前,万万不可先行传播,致上海各报刻入,诸多关碍。且各条与尊意合否,有无增减亦尚未

定,尤不可预为传布。

**六月初四日(7月19日)**　致电京李中堂(鸿章)拟捐银十万两助办回銮经费。略谓:

催拨大差一款,两月来屡与司道筹商,鄂饷万分支绌,关税不旺,罗掘无计。窃思回銮要需,凡为臣子者分应竭力筹措。谨率同湖北全省文职实缺司、道、府、厅、州、县及候补有差各员,共捐银十万两,以供回銮道路要需,稍伸报效之忱,勿庸由直饷扣还。

**李中堂来电(光绪二十七年六月初八日到)**:畿境苦旱,兵灾之后,继以洋兵、教士到处勒索赔偿供给,民不聊生,接办大差实已无从罗掘,不得已为告贷之举。承公率属概捐巨款,并不须由直饷扣还,不独忠爱义声昭著遐迩,即珂乡百姓受福同深。高谊隆施,愧无以报。诸君捐款可否归入善后核奖,祈电复,以便奏闻。

**同日**　与江宁刘制台(坤一)联衔奏陈整顿中法十二条。略谓:

立国之道,大要有三:一曰治,二曰富,三曰强。国既治则贫弱者可以力求富强,国不治则富强亦必转为贫弱。整顿中法者,所以为治之具也;采用西法者,所以为富强之谋也。谨将中法之必应整顿变通者酌拟十二条。一、崇节俭。今京畿凋残,秦晋饥馑,赔款浩大,民生困穷,以后更不知如何景象。此时若欲挽回天意,激励人心,非贬损寅畏,力行节俭不可。拟请明降谕旨,力行节俭。始自宫廷所有一切不急之务一切停罢,无益之费一切裁减,即不能不兴之工,务从俭省核实。并请谕饬内外大小臣工,务从节俭,力禁奢华。所有宫室舆服力求朴素,应酬宴会勿得浮糜,上官岁时之供亿一概禁绝。一、破常格。应行破除常格之事甚多,兹先约举最要者三事。一曰敷奏。拟请明谕中外,凡臣工奏疏召对,务以直言正谏指陈利害为主,不必稍存忌讳,以收从善纳规之益。一曰仪文。今日文武官员官气最重,实为失人心害政事之根。应请切戒文武各官务须屏除官气,不尚虚文,必其诚意感孚,然后兵民皆可用。一曰用人。如其人有四五人保荐者,即破格用之,如此则徇私缓引之弊除矣。如止一人保荐,则必试之以事,果有实效,然后破格用之。一、停捐。捐纳有害吏治,有妨正途。拟请宸衷独断,明降谕旨,俟此次秦晋赈捐完竣后,即行永远停罢,以作士气而清治源。一、课官、重禄。拟请京城设仕学院,外省设教吏馆。选派端正博通之员为教习,令候补各员均入其中,分门讲习,严定课程,切实考核。其实缺各官愿入馆讨论求益者亦听其便。惟善教以培其材,尤须重禄以养其廉。一、去书吏。蠹吏害政,相沿已二千年。其实无论大小衙门,书吏技俩皆极庸劣,所能为者不过例行公事,依样壶卢而已。兹拟将各省书吏一律汰

除，改用委员。一、去差役。差役之为民害，各省皆同。警察若设，则差役之害可以永远革除。一、恤刑狱。今酌拟九条：一曰禁讼累，二曰省文法，三曰省刑责，四曰重众证，五曰修监，六曰教工艺，七曰恤相验，八曰改罚锾，九曰派专官。一、改选法。以后州县、同通，统归外补，无论正途、保举、捐纳，皆令分发到省补用试用，令其学习政治，上官亦得以考核其才识之短长。遇有缺出，按照部章应补何班，即于本班内统加酌量拟补，不必拘定名次。一、筹八旗生计。拟请将京外八旗饷项仍照旧额开支，惟将旧法略为变通，宽其拘束。凡京城及驻防旗人有愿至各省随宦游幕、投亲访友以及农、工、商、贾各业，悉听其便，其钱粮即行开除。一、裁屯卫。查有漕各省，屯田本为赡运军而设，各卫所守备、千总本为征屯饷、押漕运而设。今日无论折漕与否，运漕皆系轮船、民船，运军久无其人，卫官一无所事，而屯田屯饷弊窦尤多。若屯田屯饷改归所隶州县征收，则每年丰歉完欠皆有可考。一、裁绿营。三十年来，以裁汰绿营为言者，不止数十百人。自光绪十一年奉懿旨令裁汰绿营，各省虽分别裁汰，然现存者尚复不少，兵饷此时尚需银一千万两以外。特是裁汰之要义有二，一则宜筹从容消散之方，一则宜筹抵补弹压地方之具。拟请将各省绿营不论挑练之兵、原营之兵，不分马步战守，限定每年裁二十分之一，统限二十年裁竣，即可岁有一千万。可即以此项省出之饷，酌设缉捕勇营，派赴外府择要分防，并设警察之勇归州县调度，于弭乱安民既有实际，而经费可免另筹。一、简文法。约有三端：一曰省虚文，一曰省题本，一曰宽例处。以上十二条，皆中国积弱不振之故，而尤为外国指摘诟病之端。必先将以上诸弊一律划除，方可冀民心永远固结，然后亲上死长、御侮捍患可得而言矣。

**六月初五日(7月20日)**　与江宁刘制台(坤一)奏陈采用西法十一条。略谓：

方今环球各国日新月盛，大者兼擅富强，次者亦不至贫弱。究其政体学术，大率皆累数百年之研究，经数千百人之修改。成效既彰，转相仿效。美洲则采之欧洲，东洋复采自西洋。顾西法纲要更仆难终，情形固自有异同，行之亦必有次第。臣等谨就切要易行者，胪举十一条。一、广派游历。论今日育才强国之道，自以多派士人出洋游学为第一义。拟请敕派王公大臣以及宗室后进、大员子弟、翰詹科道部属各项京官，分赴各国游历。惟游历实效，以遍游欧美、日本为全功，而以先游日本为急务。观其实政，睹其实效，见其新器，求其新书，凡吏治、财政、学制、兵备一一考询记录，携之回华，以供我之采择而仿行焉。开聪明而长志气，无实于此，无速于此。一、练外国操。查营制操法，欧美各洲各国大率相同。相应请旨通谕中外统兵大臣、督抚、提镇，严饬各营将士

必宜洗心滌虑，赶紧讲求练习外国操之法。一、广军实。经费虽艰，军械不能不制。此后江、鄂两局除加功精究，筹款扩充，并于厂内设立学堂以教员弁外，并拟设法筹款自造枪机、炮机、弹机，以待各省购用学制，庶免专恃外购，仰他人之鼻息，增中士之漏卮。至直隶各局自必设法修复，拟请将广东、山东、四川三省制造局极力扩充。其余南北各省皆令设法筹款，量力各设一制造局。一、修农政。中国以农立国，无农以为本，则工无所施，商无可运。近年工、商间有进宜，惟农事最疲，有退无进。今日欲图本富，首在修农政。欲修农政，必先兴农学。劝导之法有四：一曰劝农学，一曰劝官绅，一曰导乡愚，一曰垦荒缓赋税。一、劝工艺。世人多谓西国之富以商，而不知西国之富实以工。劝工之道有三：一曰设工艺学堂，一曰设劝工场，一曰良工奖以官职。三事并行，中国工艺自然而进。一、定矿律、路律、商律、交涉刑律。必须访聘著名律师，采取各国办法，秉公妥订矿、路画一章程，务使界址有限，资本有据，兴办有期，国家应享权利有着，地方弹压保护有资，华洋商人一律均沾。拟请由总署电致各国使臣，访求各国著名律师，每大国一名，来华充当该衙门编纂律法教习，为中国编纂简明矿律、路律、商律、交涉刑律若干条，分列纲目，限一年内纂成。一、用银元。银元之利有三：平色画一，出纳分明，吏胥不能舞弊勒索，官民不致贴补受累，一也。商贾交易简捷无欺，驵侩无权，既益于行旅，亦便于汇兑，二也。官款收发全用银元，以大元为母，小元为子，相辅而行，工火局用外尚有盈余，三也。惟有最要两义。或谓中国用银以两计，各国洋银皆系七钱二分，宜每元改为一两，方为整齐适用。此论未尝无见。特是钱币之制，权量之法，必先有雄厚之力，乃能操转移之权。中国财窘商弱，不能自为风气，以后尤甚。若银元轻重恰与洋银相同，尚可依傍洋银而行。改为一两，与洋银数目参差，恐沿江沿海洋行不肯行用。商埠不行，内地必阻。故仍须铸七钱二分者，方有畅行之益。或又谓官收则按库平库色补足，官发则以银元当纹银计算，不必补水，部库可岁得巨款。此则万万不可。出纳必须一律，商民方能流通。一、行印花税。凡有关银钱、物业之契约、单据，领用官局印花贴其上，其大意在抽银不抽货，抽已卖之货不抽未卖之货，抽四民百业凡有进项之人，不仅抽商贾贸易之人。故西人解印花税之义曰，此乃银钱税也。今日筹款，此事似可仿行。一、推行邮政。查外洋各国，邮政为筹款一大端，而递信最速。今拟于各省、州、县遍设邮政局，即令州县管理，由省城总局妥定章程，刊发印花，领用粘贴，用过照数报销，即以原有驿站、铺司各经费拨充局用。一、官收洋药。方今筹饷最急，然而零星罗掘，难得巨款。厘金将撤，碍难再加。盐价屡加，亦难过

重。惟有加价于洋药，则不病民而增巨饷。拟以后由官设局，在各关进口时全行收买，然后转发散商分销各省，照时价加二成发商转运转售，计每年可得盈余一千万两。一、多译东西各国书。译书约有三法：一令各省访求译刻，一请明谕各省举贡生员如有能译出外国有用之书者，从优奖以实官或奖以从优虚衔，发交各省刊行。一请敕令出使大臣访求该国新出最精最要之书，聘募该国通人为正翻译官，即责令所带随员、学生助之，于随员、学生之学业暗中多所成就，而所译皆切用之书。以上各条，皆举其切要而又不可不急行者，布告天下则不至于骇俗，施之实效则不至于病民。且大率皆三十年来已经奉旨陆续举办者，此不过推广力行，冀纾急难，而大指尤在考西人富强之本源，绎西人立法之深意，使各国见中华有奋发为雄之志，则鄙我侮我之念渐消。使天下士民知朝廷有改弦更张之心，则顽固者化其谬，望治者效其忠，而犯上作乱之邪说可以不作，天下幸甚。又附片奏陈专筹巨款以行要政。略谓节用之与自强两义自当并行，不可偏废。此时应省之事必须省，应办之事必须办，应用之财必须用。既须筹赔偿之款，尤宜筹办事自强之款。应请敕下政务处大臣、户部及各省督抚于赔款之外，务必专筹巨款，以备举行诸要政，庶几各国刮目相待，而中国之生机不至于遽绝矣。

**上谕**：朕钦奉皇太后懿旨：昨据刘坤一、张之洞会奏整顿中法以行西法各条，其中可行者即着按照所陈，随时设法择要举办。各省疆吏亦应一律通筹，切实举行。大要不外言归于实，用得其人。予与皇帝宵旰焦劳，母子一心，力图兴复，大小臣工其各实力奉行，以称予意。将此通谕知之。钦此。

**六月初七日(7月22日)**　致电西安樊云门(增祥)。略谓：

江、鄂折二十日内外可到齐。如蒙政府采择，有决计愿办之事，宜在西安早为举行，不必待回京后，庶早慰海内海外望治之忱，且免到京后事多掣肘。

**樊臬司来电(光绪二十七年六月初八日到)**：四条拟即特旨颁行，决计兴办。此事独恃函丈频进嘉谟，但于慈意无迕，必当决行。银元悉如钧议矣。

**六月初八日(7月23日)**　致函西安樊云门(增祥)。略谓：

变法诏书知出鸿笔，海内喁喁，始有昭苏之望。仆与岘帅已会衔复奏，所愧者卑无高论，所信者平易近人，但不知有当万一否。方今赔偿未有的款，俄约不归公议，前事尚有未了。如仆之迂瘖尚且忧之，何况贤智，阁下有何策以发我幽忧之疾乎。湖北一困于防务不解，再困于米粮两运，三困于洋款加增。困不足叹，无人悯其困则真可叹耳。陈龙川有言"架漏过时，牵补度日"，恰似湖北情事。惟时日方长，如何如何。

**六月初九日(7月24日)**　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派奕劻为总

理大臣，王文韶为会办大臣，瞿鸿禨为尚书兼会办大臣。

**六月十六日(7月31日)** 联军自北京开始撤退。

**六月二十一日(8月5日)** 设立学务处，委郑孝胥、赵滨彦为总办。略谓：

湖北省城先后奏明创设武备、将弁、自强、农务、工艺各学堂，并将两湖、经心、江汉各学院课程学规节次斟酌厘定，除行检、经史外，专课四门实学，以期造就文武人才。现在学堂既多，学务日形殷繁，亟应添设总汇之所，庶诸事既有责成，教法亦免参差。兹于本衙门设立学务处一所，江苏特用道郑孝胥、湖北候补道赵滨彦，堪以派充学务处总办，同知汪凤瀛、双寿等员堪以派充学务处委员。自总办以下，均须常川到处。所有关涉学务之章程、经费、委员衔名、学生人数、功课年限、时刻图表、考课题目，均须汇总随时呈览，以备考核而规进退。

**六月二十三日(8月7日)** 致电西安鹿尚书(传霖)。略谓：

两江传言，公谓上海各报诋诬盛德，为岘帅所使，此必无之事。各报踪迹，鄙人深知。望公勿听讹传，仍联旧好，共维大局。

**刘制台来电(光绪二十七年七月初一日到)**：但得定兴释然，则告者过，听者亦过矣。我辈以公义相取，如果因公起见，正不妨有异同，即使登之弹章，亦告爱人以德，要不可以私意相倾、以私意相测也。敝处向不看报，一因语多不经，一因事烦无暇。己之毁誉听之，人之毁誉亦听之。鹊噪枭鸣，无足介怀。谚云见怪不怪，其怪自败。若以传言为轻重，则彼恃为得计，笔歌墨舞矣。公谓然否。谨谢。

**是月** 日本少将福岛安正来。因其预与联军之役，保文庙，安商民，卫宫阙，其功居多，优礼款之。

**七月初一日(8月14日)** 为铁厂交商结案事致电西安鹿尚书(传霖)。略谓：

湖北铁厂自光绪十六年开办起，至二十二年四月改归商办止，全案报销册分两批咨报，均经接准部复，无甚挑剔。窃念铁厂交商，瞬越六年，报册到部已久，部中因无可挑剔，故以取该商甘结了案。今该商甘结两次咨部有案，务请贵部于未经回銮以前迅速核复，为鄂省清此一累。

**七月初三日(8月16日)** 致电江宁刘制台(坤一)。略谓：

全权电奏，云俄派员来，称昨晚接其外部复电，先商三端：一现奉旨有议东三省之权。一议定画押之先，不得使他国人预知此事。一两国定约均系甘心情愿，不听他国指使。以上三条，请办一机密照会，然后开议等语。窃谓此时宜先将此三端阻住，再图挽救。即不能遽令退兵，总必不可令合肥与之开议。尊意如以为然，请速会衔电奏。

**刘制台来电(光绪二十七年七月初八日到)**：合肥意见极深，惟有奏请朝廷主持，另图补救。

统惟裁酌。

**七月初七日(8 月 20 日)**　就惩办自强学堂毁牌闹事学生事咨湖北学院。略谓：

据湖北自强学堂候补道赵滨彦详称，窃职道前禀三月初一日奉到宪台遴派自强学堂教习牌示，遵即悬挂学堂轿厅。初二日午间职道到堂，据漆令面禀，此牌于昨夜被掇去。本日清晨，经内号房向荷边柳树上寻获，查牌上挖去教习二字。各教习之名，除陈问咸外，其余均有划破刀痕，惟胡钧一名尤甚。当饬漆令严究丁役人等，并查问阎堂诸生。据法文学生庄启禀，初一日悬牌后，即有俄文学生向焜、张柏青二人至东文罗泽晌斋房，并有东文学生杨罴祥、何煜二人在坐。罗泽晌因问张柏青，尔系本省人，此次派来教习以何人为优。张柏青云，以陈问咸为优，若陈毅、胡钧、左全孝三人，均有皮气，学问亦不佳，田吴炤则彼善于此。向煜云，此等人何足以当教习，不如挖去教习二字，然不可声张。是此次实由向煜、张柏青二人起意，何煜、鲁学藻、杨罴祥、罗泽晌四人伙同滋事，已属显然等情。查学堂学生必须规矩严肃，行止端谨，始可范其聪明才力，造成有用之才。此次所派各教习，乃本部堂向两湖书院选取品学兼优之高等生，无非为成就该堂学生学业之厚意。今自强学堂学生辄敢不服本部堂所派教习，竟敢牌示挖毁弃置，实堪骇异。充此举动，实开犯上作乱之渐。如此而不加深儆，立此学堂何用。除向煜、何焜、杨罴祥、罗泽晌四名均系童生，无可斥革，业经分别戒责，驱逐出堂。其文生张柏青、鲁学藻二名均应一律褫革，不得曲示宽假。相应咨明贵学院，希将汉阳县学附生张柏青及嘉鱼县学附生鲁学藻一并褫革，见复施行。

**同日**　致函西安荣仲华中堂(禄)。略谓：

明诏更张，天下咸知公造膝敷陈之力。窃念变法一事，造端庞大，条理繁多，非决计破除常格，终虑牵制难行。且百度修明，无一不需巨款。但使其用实归于教民、养民、卫民，目前虽稍觉吃力，日后尚可立国，绅民自能相谅。若仅取足赔款而上，则新政之行，事事束手，无复实济可观矣。夫今日系属人心，全赖此变法一举。海内士民，犹谓有自强之一日。若辛苦蒐罗，尽供岁币，一切教育善政坐困而不克施行，天下见理财之政专为人而不为己，嗒然失气，冀望皆穷，将恐筹劝赔款亦多窒碍。昨会岘帅复奏三折一片，大率皆书生文章，俗吏经济，深愧无裨山海。固原奏太繁，恐值庐难于详阅。谨将排印副本寄呈两册，以备从容披览，尚祈指示而判正之。幸甚。赔款本息期限，敝处与岘帅所议每年多还三百万，综计可省二百兆，似较合算。盖同一罗掘为难，初不系

三百万之出入也。乃某相国坚执己见，每年所省有限，而全数所加甚多，令人不解。某相国藉外人谓抵款不敷为词，尤所未喻。中国虽贫，何至无三百万之抵款耶。至京津所留洋兵之数太多，回銮后诸多可虑。然此时与各国商减，未必见听。俄约不归公断，实无善策。彼俄人自拟之约十一条，无论如何商改，所差不过百步、五十步之间。是以晚偕岘帅屡阻力争，只欲力杜狡谋，并非争执意见。而某相国非但不谅，愈益坚持。尚望我公密赞庙谟，坚持定见，将开门通商之议办到。

**七月十四日(8月27日)**　就筹付赔款事致电江宁刘制台(坤一)。略谓：

赔款转瞬即到，骤派筹措不及，必须赶筹新款。鄙意政务处咨来条议专指节省以供赔款，主意已经大误。此时若请政府将指出集资事宜先行饬办，恐斟酌顾虑，遽难定议。拟即会衔电致政、枢，但极言款巨期紧，不足半年，必先赶筹，零星节省，万万无济。至筹款济急之法，反复思之，丁捐既经全权驳阻，惟亩捐、房捐、盐厘加价三项最有实际而可得巨款，此外皆不能救急。

**刘制台来电(光绪二十七年七月十七日到)**：政务处注重节流，宗旨已误。中国岁入八千万，除还洋债，所余几何，无论如何裁节，断难凑足赔款。至筹款之法，亩捐无异加赋，内间似不谓然。且既办亩捐，不能再办印税，似以亩捐并入印税为便，粮串之上加印税二成，钱、漕一律，约可得四百万。余如田、房税契凡可作凭之件，概行印税，稍重无妨，约略计之，亦可得数百万。房捐、膏捐均可办，两项约有二三百万。加以新增洋税，去千八百万之数已不甚远。如仍不足，益以京部裁节之项，计可敷用。其外省新筹盐款及裁省各项，只能留为外用，遽难和盘托出，必须稍留余地。

**七月十八日(8月31日)**　就银元并铸事致电江宁刘制台(坤一)、广州陶制台(模)。略谓：

行银元明谕，报已见。若止粤、鄂两省，所铸有限，岂能畅行。鄙意拟奏请由江、粤、鄂三省分铸，章程容再详商，总须三省画一。

**刘制台来电(光绪二十七年七月十九日到)**：宁局似尚有成效，欲奏请，仍旧多所窒碍。公肯仗义一言，为宁局吐气，感佩曷可言喻。[按：七月十三日奉上谕：银元与制钱相辅而行，广东、湖北两省成色较准，应筹款源源铸造，即应解京饷亦准酌量拨作成本。此外各省并可附铸，不必另行设局。]

**七月二十三日(9月5日)**　再电两江刘制台(坤一)声明行销鄂川、淮盐加价当归鄂用。略谓：

筹款事各省不能一律。即如亩捐，广东粮轻，既已奏明加倍，断不必代为请减。江苏赋重，断难多加，且原额本多二成，即是巨款。湖北丁漕本少，十余年来只收七成，若仅加二成，止得二十四五万耳，徒耽虚名而无益。盐斤加价，

行销湖北者自应川、淮一律加抽，归湖北用，特此豫为声明。江南所筹盐款若系加之于课，自与他省无涉。若加盐厘，则鄂岸当归鄂用，想尊指必以为然也。

**刘制台来电(光绪二十七年八月初八日到)**：至加盐课、盐厘，无论归于何省，均属以公济公，本无彼此之分。惟一经议分，其中不无窒碍为难之处。盖两淮引地分隶四省，若鄂岸加厘归鄂，则其余三省亦必援照办理。鄙意欲将新加课厘奏请悉作还债之用，原有之款请勿再拨，俾免纷更，以致要需无着。必如此办理，较为公普。虽不议分，实于各省均有裨益。

**七月二十五日(9月7日)**　奕劻、李鸿章与德、奥、比、西、美、法、英、义、日、荷、俄十一国代表签订和约，即辛丑条约。

**七月二十九日(9月11日)**　札饬北藩司、善后局嗣后武、汉支发防绿各营薪粮、各官俸廉、薪水、公费等一律改发湖北银元。略谓：

钦奉电传七月十三日上谕，铸造银元，必须明定章程，推广畅行。银元惟广东、湖北成色较准，沿江沿海均已通行，应即多筹银款，源源铸造等因。所有湖北武、汉地方绿营兵饷、米折、马干、公费银两及水陆各防营勇饷、薪费银两及操防练军薪费、津贴钱文，各衙门俸廉公费，各局委员薪水、局用，各书院、学堂监督、分教教习、委员及洋教习等师生修薪膏奖，以及由官兴办工程购买物料等事，无论向来或发银，或发钱，均应一律改发湖北官局所铸龙纹银元，以广流行。腾出银两即随时拨解银元局供铸，腾出现钱专以供官钱局发官票取钱之用。总之，以后饷钱所之钱只准官钱局动用，他项概不得动支。

**七月三十日(9月12日)**　致电西安行在军机处、户部，请将各省摊筹赔款各若干迅赐电知。略谓：

此项赔款数巨期紧，自惟有各省竭力分认。应请钧处酌核，将每年赔款总数除去指定已有之款抵还若干万外，拟摊派各省筹还者共若干万，何省拟派筹若千万，将此数迅赐电知。但求分派之数各省一视同仁，各量其力，不至鄂省独形偏枯，必当与鄂抚、司道公同计画，竭力赶筹。至各省筹款之法，钧处如有已经核定准行者，尤望指示数条，俾得就鄂省情形斟酌仿办。

**行在户部来电(光绪二十七年八月初八日到)**：各省筹款之法，有房捐、亩捐，加收土货、土药税厘，烟、酒税，田、房税契，盐斤加价、裁提驿站公用，绿营兵弁、防营支款各项经费，希就鄂省情形斟酌妥办。前三年还款每年约二千二百万，本部指定之款若干，各省分摊之数若干，俟具奏后电知。

**八月初一日(9月13日)**　奏请准赴汴迎驾。略谓：

臣草莽侍从，游历封圻。计自光绪十年由山西巡抚任内奉旨陛见，幸获展觐天颜，计十余年来，徒深依斗之诚，未遂瞻云之愿。下怀依恋，积日俱深。恭读七月初一日上谕，准改于八月二十四日恭奉慈舆启跸回京。兹幸款局大定，

防务稍松，湖北地方布置尚属粗完，暂离两月亦尚无妨。恭值六飞回驭，临幸中州，跸路所经，鄂省近与接壤。臣拟于八月下旬先期驰赴河南开封省城祗候，跪迎圣驾，俾厕一日属车之列，稍舒频年恋阙之忱。且两湖一切要政，得以恭聆圣训，俾有遵循。合无仰恳天恩准臣前往，不胜瞻恋屏营之至。

**硃批**：毋庸前来。

**八月初二日(9月14日)**　札营务处等更定防营将弁学堂章程。略谓：

前令各防营营哨官弁分班轮赴学堂，听洋教习讲授军制、战法、地形、测算、绘图诸学，以练将材。嗣因防务吃紧，于学堂功课终未能专心讲求。十寒一暴，获益无多。体察情形，非更定章程，不足以收实效。现经本部堂详加筹度，饬令各防于哨官、哨长、什长、正勇各项内，挑选文理明确、秉性忠厚、确有义气者，委派营务处总办郑道孝胥、赵道滨彦扃场考试详阅，呈由本部堂复核，选定正取一百名，择于八月初一日送入防营将弁学堂肄业。并仿照外洋学堂，专设教导团之意，添设教练队勇一百名。应派哨官以下各弁勇，均照防营规制办理，俾教习与学生讲求行军布阵、分合进退、设伏包抄一应调度指挥之实际。

**同日**　札委游击张彪兼统武建军八营，督率操练。略谓：

去秋新募武建八营一军，经原派武建督操官张游击彪督操以来，讲求西法，训练精勤，着有成效。应即派委张游击彪兼统武建军，以专责成而资训练。原派武建军监操官郑道孝胥仍充该军监操官，稽察考核一切，以期更臻精进。

**同日**　致电江宁刘制台(坤一)。略谓：

公约已画，英人不交还天津，明系因俄约效尤。合肥坚持不肯宣告各国，开门通商，又不请各国公断，恐永踞之势已成，效尤之事踵至矣。拟即日具折沥陈，力言除开门通商，万无存辽之法，将日本近卫公寄来书函条议所论东三省开门通商办法，一并照录进呈，以备朝廷采择。折内声明，尽可节取其意而不必尽袭其名。拟会台衔具奏，尊意如何，祈速电示。

**刘制台来电(光绪二十七年八月初七日到)**：顷奏函折，感佩至不可言。如尚未发递，即请速发。

**八月初四日(9月16日)**　致电西安梁星海(鼎芬)太史劝来鄂相助。略谓：

初二恩旨恭悉，大喜欣贺。外官办事有实际，胜于词曹，迁转亦速，此朝廷任用意。来鄂相助，尤惬所愿。召对要义，祈示。

**吴天任《梁节庵先生年谱》页一四九**：是年(光绪二十七年)先生复入仕途，初以端午桥(方)荐，起用直隶州知州。张香涛再荐以才堪大用，诏赴行在所。七月北上。八月二十日[按：据梁氏谢恩折，应为初二日]特旨召见，密陈太后请废大阿哥溥儁。太后为之动容，着以知府发往湖

北，遇缺即补。至开封，果撤大阿哥封号。遗稿卷三《辛丑西安行在奏对私记》：大阿哥，载漪之子。漪信用拳匪，谋危先帝，故得立，天下不服。臣辛丑赴行在面奏：臣来时，闻外国人要待两宫回銮后，请废大阿哥。臣思此时国势弱极，外人如此说，恐要照办。若照办，成何国体。以臣愚见，不如自己料理好。两宫均无语。臣又再奏，不知军机大臣、议和大臣、各省督抚大臣有奏及否？孝钦曰，均未有，你在外边来，此事怕有边。后驾至汴梁，遂废之。臣面奏后，未告一人。时鹿传霖为军机大臣，问臣曰，听见你奏一大事，臣说未有。[按：据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光绪二十六年九月条："直隶知府吴永自行在来，公谓曰祸变至此，皆以大阿哥故，宜速遣之出宫。不然，外人开口，更失国体。"因劝吴回宫陈之。太后曰："汝勿言，我到汴自有区处。"此与节庵所记若合符节，似有所商。又据前引《郑孝胥日记》，本年四月十六日，洞亦言及"废大阿哥"。]

**八月初六日(9月18日)**　致电西安行在军机处、户部转奏朝廷陈推广畅行银元，宜由鄂、粤、江三局共商并铸。略谓：

> 七月十三日谕旨，推广畅行银元，专令湖北、广东两省铸造。窃思银元一事，乃整饬银币大政，自以多铸广行，多收多发为要。计各省应解应放之款，即按三成计，已在二千万以外。鄂、粤两局所出不多，不足供各省解款发款之用，添机尚需时日。江南银元局机器甚大，弃废不用，亦甚可惜，似以江、鄂、粤三局并造为宜。惟向来各省办事，往往各分畛域。此次必须三局事事画一。至铸本最为难筹，除本省外，必须将某省附于某局代铸，预先议定一公平办法。务令其将本省自用之数与外省附铸之数合计，三局大率相等，庶铸本多少不致偏枯，以免畸轻畸重，自相挤压，畅滞不一。此节如蒙俞允，再当与江、粤电商，会同奏办。

**八月初七日(9月19日)**　札饬各州县凡有矿苗山地概不准私自卖与外国人及各教堂。

**同日**　致电西安行在军机处转奏朝廷，谓传闻英欲效尤俄约，溯长江一带驻兵。略谓：

> 传闻英人于六月杪照会全权，言长江一带通商口岸，直抵四川重庆府止，均须由彼驻兵防卫。又照会问俄约是否另议，或仍前说，作何归束，所得利益是否各国一律均沾，约期索复等语。虽未敢遽信为实，然传闻藉藉，恐未必尽属无因。如果属实，显系效尤发端，未知全权曾否奏明。果确，如何答复，速令据实电奏。如并无此照会，更所深幸，一询似亦无妨。

**行在军机处来电(光绪二十七年八月十二日到)**：阳电当即转询全权。顷据电复：六月杪以后，英使不但无照会长江一带驻兵之说，并未闻有此议，不知江、鄂从何处传闻。至英、俄猜忌素深，东三省俄约，英未必不关怀，然从无一语询及，岂能遽动照会。自冬及春，各处皆以"效尤"二字耸动上听。究竟所欲效尤者何事，请随时确实考证，勿使浮言徒乱人意云云。特此奉达。

**八月初八日(9月20日)**　致电成都奎制台(俊)。略谓：

岘帅拟将川、淮盐加厘四文及南北各省加厘统归大赔款用，不令湖北留用。此事万难照办，特此奉达，预先声明。此项加抽系绅民公呈捐作本省练兵兴学之用，名捐不名厘。盐务各款已经洋人指定作抵，若加厘又指定全归赔款，则各省盐务皆入洋人网罗矣。鄙人不无过虑，并以附陈。

**同日**　就盐斤加厘事电复江宁刘制台(坤一)。谓：

盐厘与盐课有别。盐课者产盐省分自有之利权，盐厘者销盐省分之利权。盐厘即厘金之一端，加厘者即系派本省民人普捐。数十年来，盐厘皆归销盐省分充饷，向不归产盐省分用。如各省盐斤加厘统归赔款，不得自用，则各省无筹饷大宗矣。尊意欲令加厘统归大赔款，固是统筹全局，欲集巨数之盛意，且代各省筹款之要策。但各省办事之法不同。湖北所拟加抽盐厘，系专供练兵、兴学两大事之用，并非为赔款而设。至赔款则专候户部派出鄂省应筹数目后，再就本省情形设法议筹，总以不误为度。盖就习见易筹者先奏定作本省要需，而以创办难筹者供部派赔款，或可望官民共谅，勉力措办。不然，凡此类各项有着之钱全归大赔款包扫提去，则本省要政无一能办，拨补无着之款无从弥补，便成死症矣。且原有盐务各款已经洋人指实作抵，若加厘又指定专供赔款，是盐款无论巨细皆归洋人网罗矣。盐斤加厘统归赔款一节，务请熟思，万勿电奏，至感。若已奏，祈将原电速录示。

**刘制台来电(光绪二十七年八月十五日到)**：当商运司，昨据电复，以新加课、厘均准商认加，非取于行盐各省之百姓，似非销盐省分自有之利权。两淮原有课、厘全抵外债，饷无所出，想蒙鉴及，两淮同一枯窘。厘系商认，与行盐省分无涉。免归鄂用，无任感祷。前接公电，尚未电奏。

**八月初九日(9月21日)**　致电西安戴少怀侍郎(鸿慈)，请力劝梁星海(鼎芬)来鄂。略谓：

星海意颇郁郁，不欲来鄂，已迭电劝之。到后必有重任相待，一切世俗仪节皆可变通，断不敢屈抑高贤。望公力劝，总以朝命为重，勿为谗人借口。至祷。[按：本年八月，梁来电有"即归粤"之语。九月，梁鼎芬离西安回鄂。旋署武昌知府，补授汉阳知府。]

**八月十七日(9月29日)**　就加盐厘事再电江宁刘制台(坤一)。略谓：

昨晤督销沈道详谈，公似未喻鄙意也。敝处所拟加价四文，乃湖北自奏自办，如从前江防练饷成案，与两淮运司所收课、厘无涉。淮盐加厘乃两淮盐院主政，湖北岂敢与闻。鄂省加四文，川、淮一律归鄂自用。至江省加厘如何办法，应听尊裁。如鄂加而江亦加，不过鄂民食贵盐耳，故前电云即如派民间普

捐也。公岂不愿恤商，鄙人岂不愿恤民，时势所迫，浩叹而已。

**八月二十二日(10月3日)** 致电西安樊臬台(增祥)。略谓：

足下力主裁吏、裁役两事，诚为今日第一善政。乃闻京城仍为书吏把持，外省仍多观望无识，京、外官多有谬论阻挠，令人愤叹。足下久官州、县，仆为疆吏十数年，所到各省，实不知书吏、差役有何难裁之故，岂有督抚、州县皆曰可裁而不能裁者乎。至部吏徒为巨蠹，并无一长。此等寻常中国吏治事尚不能办，安望变法自强乎。

**八月二十四日(10月5日)** 与江宁刘制台(坤一)联衔奏陈俄约要盟贻害，请将东三省开门通商。略谓：

俄人自行订立交还东省专约一案，将所有政权、兵权、利权、路权尽收掌握，幸赖朝廷坚持定见，不允画押，俄人亦终无可如何。乃近闻又有先立三条密约之举，一认李鸿章独有议约之权，一令中国声明此约出于甘心自愿，一此约不可泄漏，使各国闻知干预。其愚我、欺我，直视中华全国无一人。凡有血气，孰不痛心。臣等屡陈管见，此约非付各国据理公断，不能折其横恣之谋，非许各国开门通商，无以制其侵凌之势。设或稍有迁就，各国势必群起效尤，则瓜分之祸立见。查开门通商者，谓许各国皆可在东三省均沾内地杂居及开矿、修路、工作、制造、商务一切利益。其利与各国共之，而管辖之权仍自我操之，地主之权丝毫不失。乃大学士李鸿章坚执不肯宣布，诚不可解。目前臣等同时接到日本国贵族院议长近卫笃麿书函，并附陈措置东三省条议一册。详加察览，其言深切恳至，规画宏远，于吏治、兵备、警察、兴利、征税、听讼各事，一一筹有办法，条理详明。其所拟办法虽于中国旧章名目略有变更，而按之实政，皆于地方有益，即皆于国家有益。我若采用，尽可节取其意而不必尽袭其名。更有请者，方今屡奉明旨讲求变法，特是不变不能图存，骤变又恐骇俗。莫若于东三省采用该公爵条议，先行酌量试办，如顾问、法律、警察三条，果其有利无弊，内地再为仿行。总之，关东已为他人所踞，今若仅口舌商办，断无完璧归赵之期。似无妨权出奇策，以保旧京，并可察验成效而资节取。惟必须敕令外务部趁早先向各国声明，俄人何日交还东三省，我即日开门通商，与众共利，最为急着。一面请旨敕下外务部及全权大臣将俄约照会各国，请其公断，或可望英、日、美诸国合力相助，还我旧疆，庶免占踞日久，别生狡计。

**同日** 两宫自西安启行回京。

**八月二十九日(10月11日)** 札派总理营务处三品衔湖北候补道朱滋泽及候补知府黄邦俊、存焘，同知鞠成霈、尽先参将陈士恒、同知刘承恩，尽先都司黎元洪、

刘温玉,尽先千总杜长荣、守备何丰裕、千总曹福禄十一员,赴日本阅看陆军大操。并令孙张厚琨、张厚瑗一同前往日本此次大操地方参观考察,以资仿效。"张厚琨于观操后仍令赴学习院留学,以期毕业。张厚瑗应令观操后到各学、各军、各工厂游历考究,听候鄂电,再行回鄂"。

**是月**　会衔奏明派湖北省安襄郧荆道朱其煊赴开封迎銮。

**九月初三日(10月14日)**　加派试用县丞汪树璧为东文翻译官、候补知县彭在中为书记官,随同朱滋泽前往日本观操。

**九月十一日(10月22日)**　至电陕州行在军机处转奏朝廷,陈明鄂省先办盐厘加价以应筹款急务。略谓:

筹款为今日急务。数月以来,屡与鄂抚及司道详议,不独赔款过巨,忧焦无策,而鄂省旧款洋款拨补盐厘无着之款约四十余万,新增加拨无着之款约四十余万。去年防务、铁路新增之款,除极力裁汰外,不敷尚多。且自强要政如兴学、制械、练兵、游历诸大端,其势不能不赶紧举办。武、汉乃各国属目之区,断不能因循停缓,致起外人轻侮之心。但鄂省枯窘万分,筹款亦非一项所能集事。惟有先办盐厘加价一事,较为平允易行。拟就鄂省境内筹计,无论淮盐、川盐,凡行销湖北境内者,一律加抽四文,以为凑补各项要款之需。至赔款大宗,当与鄂抚及司道筹有办法,再行会奏。

**九月二十一日(11月1日)**　致电洛阳行在军机处、外务部、户部转奏朝廷,陈明鄂省加抽土药二成以凑还新赔款。略谓:

现拟在宜昌关土药税加抽二成,本省各局土药税厘亦加抽二万。此款专为凑还新赔款而设,不与他项税厘相涉。

**九月二十二日(11月2日)**　札饬宜昌川盐局、汉口淮盐局、汉口淮盐督销局晓谕各商行盐厘加价。自本年十月初一日起,无论淮盐、川盐,凡行销湖北境内者,每斤再加抽四文,以为凑补新旧各项要款之需,均即移解北盐法道查收具报。

**九月二十四日(11月4日)**　拟办富签捐。查外洋各国筹款,向有富签捐办法,于贫民毫无妨碍,名正言顺,应即依照办理。饬江汉关道岑春蓂等迅速妥议章程,于汉口设局,刻日举办,以应各项要政之需。

**九月二十七日(11月7日)**　致电洛阳行在军机处陈德公使密谈内容。略谓:

昨德公使穆默自京来鄂密谈,询回銮事在中途有无更改,洞答云必回銮。穆云闻将令各国减留在直隶之兵,方肯回銮,此说各国必不允。如回京后中国有好兵,其兵力能弹压地方,将来当可渐减。洞问能减若干,穆云留直兵一万二千人当可减半。穆又云李相病颇重,知否,洞答云已知。穆语甚多,其大意

无非言我有精兵，自可减兵，愿袁抚到直隶而已。洞按：今年以来，所见各国提督、领事，大意皆盼袁抚为北洋大臣，众口一词，不仅穆一人也。穆又云，假如袁调直隶，山东事有妥人接手否。洞答云不能臆揣，但山东海面向归北洋，山东事朝廷亦可令袁遥为兼顾照料。穆欣然首肯。再，顷得京电，李相病笃，此席必须速为筹备。[按：上月初三日，联军退出北京。二十四日，两宫离西安回京。本月十六日，两宫抵洛阳暂驻。本日，李鸿章卒，予谥文忠。命王文韶署理全权大臣，袁世凯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九月三十日(11 月 10 日)**　致电上海罗叔芸(振玉)请赴日考察教科书。略谓：

连日与仲毅、念劬谈编教科书事。此教育根基，关系极重，着手极难，非亲往日本，以目击为考定不可，似非专特购来图书所能模仿。鄙人极注重于此，欲请阁下主持，率四五人如陈士可等即日东渡。竭数月之力，见实事，问通人，创立稿本。回鄂后，鄙人再以全力速编成书，则期速而书适用。

**同日**　与江宁刘制台(坤一)联衔电奏学堂准民间自办，考试宜分场发榜。略谓：

各省设立学堂，已遵旨竭力筹办，但未蒙明谕作何项出身。原奏声明州县设小学堂，毕业者作为附生，府设中学堂，毕业者作为廪生，省城设高等中学堂，毕业者作为优贡，钦派主考会同督抚、学政考中者作为举人，京城大学堂总裁考中者作为进士。诚以必须朝廷明示以登进之阶，科目之荣，则士心自奋，人才自多，足为国用。其自外洋游学毕业得有凭照者，已奉旨准作举人、进士，则内地学成钦派考官取中者，自应一律登用，方为允协。且天下各府州县遍设学堂，经费极巨，断无此力，东西各国均无此办法。惟有明旨准作为进士、举贡、生员，则民间自然集资兴办，不待官筹，最为善策。再，改科举一事已奉旨允行，惟原奏系请三场分场发榜，可以防考官草率偏重，三场仍如一场。至誊录一项，实可删除，讹脱、毁失、作弊、改窜，大省尤甚。试思万卷笔迹，考官岂能辨识。若欲舞弊，仍可藏关节于字句之中。防弊实不在此，似以省去为便。

**十月初二日(11 月 12 日)**　以各省分派赔款难筹，拟会衔奏请减免四成，电商江宁刘制台(坤一)等各省督抚。略谓：

各省分派赔款为数过巨，筹措万难。方今民生困穷，商业凋敝。经去年之变，各省商民元气大伤。种种筹款之法历年皆经办过，久已竭泽而渔。若再痛加搜括，民力既不能堪，赔款仍必贻误。且沿海五省盐厘货厘久已抵还旧案洋债，拨补大半无着。近年加拨各款，多系有名无实，无法筹解。而自去年以来，

南北各省闹教，赔款多者二三百万，少者数十万。即不闹教省分，摊派直隶教案赔款亦二三十万至十余万，正苦无从设法。自新案大赔款经全权定议后，数月以来，屡与司道各局筹商，无不焦思束手，虽勉强搜罗，断难如数。且即所拟议奏明筹捐加收之数，将来亦恐难收足，实无把握。间有议加货厘者，乃是无聊之极思，窃恐驱鱼驱爵，徒归洋旗，子口收数转不能多。若按粮捐输，少则无益，多则必然扞格。房捐为数有限。此外各种筹款之法，无一易办者。总之，无论如何筹加筹捐，无非取之于民。当此时势，民心为国家第一根本。以民穷财尽之时，倘再尽力搜括追呼，以供外国赔款，必然内怨朝廷，外憾洋人，为患不堪设想。否则，商挂洋旗，民入教堂，国势何由固结。若百事俱废，专凑赔款，将兴学、练兵、农工商务一切养民、治民、卫民之自强要政概搁置不办，则民心日涣，士心日离，国势日微，外侮日甚，内乱将作，大局亦必难支。惟赔款岂能失信，窃拟一稍纾民力之法。盖各省赔款数巨，筹足固难，而尤以明年上半年一期为更难。查十月初一起，现办洋税加足值百抽五一条，据上年二月赫德条议，每年可增加三百万。向来免税洋货亦按抽五纳税一条，据上年二月盛宣怀条议，每年可增加一百万。常关归税司代收一条，据德国穆使自天津来与之洞面言，津海一关每年可多收三十万，准此类推，除粤海关外，各海关监督兼管之常关税司代收，每年必可多收一百五六十万，有盈无绌。现在饬办折漕，漕督张复称每年可省百余万。四项合计，已有六百六十万。又查张春发、陈泽霖两军，去年裁汰八营，每年可节省银二十八万。董军余众无多，已归他人接统，每年可节省银四十余万。六项增收款及裁省款并计，共得银七百三十万，就每年赔款一千八百万之数核计，正得四成之数，尚多十万。伏思洋货加足抽五、免税之货完税、常关税归司兼办、全漕改折四项，乃各国公使所指定者，本议明专为赔款而设。拟吁恳圣恩俯念民生困苦，巨款难筹，准将各省赔款减免四成，即将上项所指加增裁省之款凑足，各省上半年只解一成，下半年解五成，以纾民力而免贻误。此减剩六成，自必如期筹解，不敢延欠。惟所指抵凑四成之款必须明年十一月方能收齐，而明年上半年五月还期万不能缓。拟请敕下户部、盛宣怀及上海道向外国银行如汇丰、德华之类商借七百二十万两，约定明年五月半交银，一年归还，酌给利息，能止借八个月尤善。国家只借此数，并不为难。俟明年十二月间核计所指增收裁省各款实得若干，如足敷四成及息银，即请于光绪二十九年起，令各省以后即照此六成之数筹解。如洋、常两税于抵足四成外能再收一成一百八十万，各省即再减一成，能再多收半成即再减半成。如尚不敷四成及息银，则请由各省照数分摊，解部补还，限后年二月解足。

盖减少四成，薄海商民固感朝廷宽恤之恩，且展至下半年始解巨款，亦可从容妥筹，免致操切生事。

**刘制台来电(光绪二十七年十月初五日到)**：赔款数巨期迫，各省皆力不能胜。香帅全局统筹，苦心经画，而尤以纾民力、固国本为主，钦佩曷可言喻。惟事关会奏，考核不厌精详。查洋税加足值百抽五，上年仲帅、杏翁在京议加税时，赫德即称照值抽税，每年可增三百万以内。凡约计之款，总宜从少，庶免临时不足，此次似只能作二百万核算。又免税之货抽税，按贺壁理节略，仅有三十二万五千两，似无百万之多。又常关归税司代收，穆使谓津关可得三十万。津关情形不同，他关断难比拟。又折漕岁省百余万，是否指节省运费。若全指运费，南漕虽经改折，京仓仍需用米。如以南省购米原价解京另购，北方米价较贵，必以节省之费贴补购米之价，则所省不及百余万矣。以上四项似须考究确数，方可核计请减几成。至张、陈两军节饷，现因拨补之款解不足数，拟请自行留用，万望勿列入奏内。又董军节饷是否确有四十万，香帅必有所据。统借洋款须有抵项，拟以何件作抵，亦应预为计及。统祈香帅卓裁，并请各帅指示。[按：大赔款第一年为二千二百万两。部库裁减可省三百余万，其一千八百余万分派各省。湖北应认一百二十万。]

**同日**　致电开封行在军机处转奏朝廷，陈英国明言中国若允俄约，是自弃主权，且开效尤之端，万万不宜轻定。略谓：

顷英总领事法磊斯函云，昨夜接奉本国国家来电，指摘近日俄约各款，其尤为窒碍者三条：一、所有一切赔偿已包在总赔款内，不应另索赔偿。二、俄人欲专揽矿利，有违条约，恐各国将与中国为难。三、中国在东三省行政应有自主之权，禁用炮队便有碍此权等语。本领事意见，照此约，俄人并非交还东三省。若中国允照此约，则中国名为收回东三省，实则允俄永占，自弃主权，且开效尤之端。若中国能坚持力争东三省应有权利，且于中国政事真心变法，则英国国家以及人民自必乐于劝助也等语。英政府明言俄专辽东之利，则各国将与中国为难，是俄约万万不宜轻定。所谓效尤、为难者，各国分占中国矿利，内地铁路皆驻洋兵保护之谓也。长江则事事须问英，山东、江北则事事须问德，福建、江西则事事须问日，广东西、云南则事事须问法，苏浙则英、日合谋。权利尽矣，不可为国矣。

**十月初三日(11月13日)**　致电荆州濮道台、宜昌土税局刘道台。略谓：

部文土税加三成，今湖北关局土税、土厘均只加二成，较部文为轻，已经奏准，何以延不遵办。若总税司一两月不复，便总不办耶。此系加土药税，并非加洋药税，何以部文、奏案俱不算，必待总税司耶。宣昌关及刘道所辖之宜、野等局及北路老河口补税局，土税、土厘一体遵照奏案加抽二成，不准延缓，致误饷需。

**十月初六日(11月16日)**　就盐斤加价事致电开封行在户部。略谓：

行销鄂境之淮盐,已出示自十月初一起加四文。鄂省加四文归鄂自用,江省加四文归江自用,商民尚无议论。至川盐,鄂省亦已出示一律加四文,商人遵完,川督并未阻止。此时鄂省筹款万难,惟此事尚觉简易,若再议减,他款更难。只可先照此试办,设有窒碍,再减不难,此时断不宜减也。

**同日**　将鄂省盐斤加价事电告江宁刘制台(坤一)。

**十月初九日(11月19日)**　批文童王志灏为兄恳恩怜释。略谓:

查该童之兄王慕陶,于富有票匪一案瞎庇匪人,情节甚重,故饬羁管,以待质讯。兹据禀,祖母卧病未起,孀母近又遘疾,两地伶仃,抚持无人,呈恳鉴情开释等语。情词迫切,不无可悯。查王慕陶乃少年文人,祇以理解未清,误听乱党荧惑,遂有牵挂。惟各省此类轻躁谬妄文人甚多,但使稍有一线可原,渐知悔悟,本部堂无不仰体朝廷宽大之恩,予以湔洗,则于王慕陶一人,又何难网开一面。应即从宽,准其饬发回籍,交地方官严加管束。嗣后务须束身省过,勉为良士,勿再自罹法网,是为至要。仰营务处会同北按察司迅提王慕陶到案,取具悔过自新甘结,解交东湖县饬取的保释放,随时严密稽察约束,勿任其与乱党往来。

**十月初十日(11月20日)**　皇太后万寿,颁赏福、寿字各一方,蟒袍料一件。上谢折。

**十月十二日(11月22日)**　就折漕省费事致电开封鹿尚书(传霖)。略谓:

京师官俸、兵米皆不能食,折售于米铺,每石仅银一两数钱。今照二两折价支放,俾自购米,实属公私两益。米价涨则商贩争趋,米聚自然价平,断无缺乏。即使为广储备预之计,则每年只运京五十万石储仓,尽足以备缓急。北畿贫户本不食米,价稍贵无妨民食。窃谓折漕之说利于国不利于蠹,漕帅议实可行。仓场及浙抚所见,徒为蠹所愚耳。鄙人前署两江,深知南北有漕州县,江北全折,江南每县所收折色十之九,收本色十之一,只大绅数家耳,从无本、折兼收之事,皆系临海运时各州县在上海买米交兑,人人皆知。闻漕帅复奏仍交部议,务望公极力主持,使漕弊从此廓清,则真不朽之业也。总之,若折收、折解一百万石,江浙每年只运五十万石,则岁省一百四十万两。赔款至巨,种种罗掘,无非小民脂膏,多省一钱则民受一分之赐。似此公私两利、天然节省之巨款,岂可再为仓蠹贪吏计乎。此事关重大,恐摇撼者多,用敢密献刍荛,以坚公意。

**十月十三日(11月23日)**　咨送自费生汪荣宝、岳开先、邹致钧、慕学炜、罗泽暐等五人前往日本游学肄业,请驻日公使随时妥为照料。

**十月十四日(11 月 24 日)**　再电开封鹿尚书(传霖)陈德公使密谈内容。略谓：

九月内德穆使自京来鄂晤谈，择密室屏人密语问曰，大阿哥之本生父端王经各国加以重罪，不知大阿哥将来究竟如何。言语甚多，大率深不悦而已。此事甚难对。当即答曰此大事，臣下不敢知，但闻皇太后近来因大阿哥不好学，深不喜大阿哥而已。本拟即行密陈，因近日道路传闻朝廷于此事将有举动，则为外臣者于此等事自不宜妄言。且上意已定，更不必再言。但恐朝臣或询问枢臣诸公疆吏中有所闻否，若不将德穆使此语奉达朝廷，万一责疆臣以有闻不告，则更不能当此咎，故谨以密陈。如朝廷问及，则请以此语转奏。如不问，则不必矣。[按：本月二十日谕旨：已革端郡王载漪之子溥儁，前经降旨立为大阿哥，承继穆宗毅皇帝为嗣，宣谕中外。慨自上年拳匪之乱，肇衅列邦，以致庙社震惊，乘舆播迁。惟究其端，载漪实为祸首，得罪列祖列宗。既经严谴，其子岂宜膺储之位，自应更正前命。溥隽着撤去大阿哥名号，立即出宫。]

**同日**　致电太原岑抚台(春煊)。略谓：

学堂出身须速颁明旨许以进士、举贡生员为第一要义。如此则不筹官款而学堂自多，人才自众。再，更有上上最要之义，如能化满、汉畛域，则天下大局立见转机，赔款易筹，乱党亦不作矣。但此事不易言。公天眷优渥，不知能相机婉陈否。

**十月十五日(11 月 25 日)**　致电江宁刘制台(坤一)及各省督抚，拟将前电会奏请减免分派赔款四成改为三成。

**刘制台来电(光绪二十七年十月十七日到)**：香帅愿电删改稿极佩，现已会各帅及杏翁共十八衔，由宁电发。

**十月十六日(11 月 26 日)**　会衔电奏民生困苦，巨款难筹，请将各省摊派赔款减免三成。

**行在军机处来电(光绪二十七年十月十八日到)**：所筹户部分派各省赔款减免三成办法，及明年五月还期如不足数商借洋款各节，奉旨均可准行。

**十月十八日(11 月 28 日)**　就折漕事再电开封鹿尚书(传霖)。略谓：

张漕帅(人骏)奏请折放九十万石，仅令江、浙购运米五十万石备用，已属宽筹周密。论理此五十万石已嫌其多，乃仓场曲徇积弊，竟以米价陡涨，硬派江浙办一百万石。江、浙即乘机蒙混，竟以本折兼放为词，拟运米一百万石，专为仓官吏役及优缺州县作发财计，而置国家大计于不顾。折漕之旨，化为空文，可恨极矣。其实京城需米者旗兵耳。官兵俸米饷米既已折放，则米价贵贱与旗兵何涉。鄙人住京十年，京官、旗兵、民何尝人人食大米。即京官食米，除

四品以上外，皆食北稻，米价之涨与兵民何涉。即京官食米稍贵，每石贵银一两，每斤仅贵银六七厘，每日仅多费银一二钱，何必为此辈打此小算而误国家理财大政耶。况通仓已为洋人所毁，京仓亦有残毁，又将开销巨款以修仓矣。至江、浙两省，乱后何尝有仓。鄙人深知，张漕帅来电亦深知之。如此欺罔，可谓胆大。窃谓台端必宜坚持全漕改折之旨，并将张漕帅所奏拟令江南购运之五十万石米价、运费一律折解，限期解京。即在京出示陆续招商购买，无论南稻、北稻、小米皆可。款到若干，以买足五十万石为度，足以备平粜、安人心矣。惟御用之米，查照向系何处所产，酌量购运万余石。此外王公百官，一概折放。如此则南漕可省一百四五十万两，合之东漕及运河费，可共省一百八十万两。屡奉明旨变法除弊，此事若不能办动，更有何法可变，何弊可除。惟切望勿告人谓鄙人创为此说，至为叩祷。[按：本年七月初二日谕：漕政日久弊生，层层剥蚀。上耗国库，下累民生。当此时势艰难，财用匮乏，亟宜力除糜费，逐加整顿。着自本年为始，直省河运海运一律改征折色。]

**十月二十一日(11月31日)**　电复江宁刘制台(坤一)。略谓：

尊意拟令苏、浙仍旧一律改折，或少运若干石，以米价、运费留拨赔款，以凑成七十万为断，至明至决。前江、鄂会奏折曾力言全漕宜改折，幸已奉旨照准。今又关系赔款成数，务望公力持，总以打破数百年仓弊、漕弊为主，则真变法自强之第一实政也。

**刘制台来电(光绪二十七年十月二十三日到)**：尊论极佩。顷接枢电，此次运米百万，系因京师需米暂时办法。折漕早经奉旨通行，嗣后仍遵照改折等因。现与苏、浙商定，连白粮共运足百万，余仍改折，留抵赔款，约可得银五六十万，合之江北二十万两，共凑七十万，有盈无绌。自明年起，仍遵前旨及此次枢电，全数改折，以除仓弊而补赔款。

**十月二十五日(12月5日)**　札派罗振玉等赴日本考察中小学教育及教科书。略谓：

湖北遵旨开办中小学堂，自以编译教科书为第一要义。兹派湖北农务学堂总经理委员、候选光禄寺署正罗振玉，以及自强学堂汉文教习陈毅、陈问咸、胡钧、左全孝、田吴炤等，前往日本考求中小学堂普通学应用新出教科书本，广为采访购买，参酌采择，妥为编纂，并分赴日本各学校详细考察管理学堂之章程规则及各堂教法之实事，以资仿办。

**同日**　**奉上谕**：大局渐定，回京有期。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共保东南疆土，尽心筹画，均属卓著勋劳。刘坤一赏加太子太保衔，张之洞、袁世凯均赏加太子少保衔。

**同日**　致电开封行在军机处转奏朝廷，陈英公使力戒中国勿遽订俄约。略谓：

前数日英使萨托自京来见密谈，云闻俄人新改之约仍系欲专东三省矿务、

工商等利，显违各国条约，亏损各国利益。中国若许，各国必向中国索偿。至此约侵夺中国自主之权，如兵数及驻兵处所须商俄官、华兵充巡捕不能用炮各条，尽夺中国兵权，中国直是无兵。且此数条未言年限，是中国永远自弃兵权政权，尤虑他国藉口。但东三省既有去年之乱，中国若不暂为稍事迁就，亦难望俄人甘心退还。应于各条下明订年限，只可作为暂时办法，俄兵退清后，则一切悉仍旧由中国自主。中国前数年既准俄人在东三省造路，俄人自得以沿路驻兵保护。但除保路外，俄人断不应索、中国亦断不可让他项利权，如辽河不准造桥及他处造路之类。不然，他国亦恐在他处效尤也。总之，此约万不可照允。如中国自与俄议不能得公平之约，则可请英、美、日、德、法五大国公断其事，其余小国不必请其与议。总之，俄约宜详询妥商，不可贸然遽定。

**十月二十九日(12月9日)**　就湘省盐斤加价十文事致电长沙俞抚台(廉三)。略谓：

盐斤加价十文究嫌太多。然尊意既定，不敢屡渎，但恳出奏时万勿列敝处后衔。查此次湘省筹赔款，敝处并未与议，而奏稿列有后衔。以后除例稿请照常列衔外，其有关筹款之事及其他要事，未经商明者，均请不列敝衔。

**同日**　批大冶县禀拟圈购矿山。略谓：

该县矿产最多，近闻开采之辈大都地痞劣绅，架空图骗，扰害地方，时常牵涉讼案，并无正绅殷商承办。应准将县属矿山一律由官圈购，应给官价暂由该县垫给，赴善后局请领归款，以期迅速。俟圈购后，凡有矿山，均即勒刊官购山名、丈尺、四至界限，不准私相买卖。嗣后如购山有开矿之人，须先禀由该县查明实系真正殷商，指购之山勘明并无窒碍，取具绅邻山主甘结，由县加具印结，禀请本部堂核定批准后，方准开采，庶可杜奸谋而绝后患。

**同日**　饬大冶、武昌等县迅速圈购矿山。

**是月**　设汉口火车货捐局。

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卷七页一五三：

铁路由汉口达信阳，商货走集，水路厘收顿减。因于汉口设火车货捐局，请外务部饬赫德襄助，并由海关定章。凡由火车运货者，无论华洋商人，按海关税则纳半税一次，鄂、豫皆不重征。明年，铁路展至确山，货源日旺。鄂、豫会商，设驻马店、漯湾河、郾城诸分卡，两省各委稽征之员，鄂员专办，豫员会办，收数两省划分。华洋商民乐统捐之简易，均无异词。又明年，铁路至荥泽，设许州、郑州分卡。黄河以北，在豫仿而行之。各省议修铁路，亦有调取章程者。

**十一月初一日(12 月 11 日)**　长孙厚琨自日本观操归,乘马入督署,至辕门,马惊触墙,碎首而卒(《郑孝胥日记》第 816 页)。

**十一月初二日(12 月 12 日)**　就江汉关税务司卢力飞拟于湖北孝感,河南信阳、遂平、许州等地添设邮局事致电开封行在军机处外务部、京城外务部。略谓:

各国邮政之权甚重,必设大臣专管其事。前数年中国于通商各口先行试办,暂归赫德兼管,系由总署奏明奉旨允准,方能通行办理。然若不及早设法收回,邮政将与海关永为外人占据,是以鄂省会同江督复奏变法折内有推广邮政一条。乃税司并未先行禀明钧处允准,亦不妥商外省,便欲设局,大属不合。赫德近日借赔款为词,揽办常关,并欲占夺各处关、局,复饬税司推广邮政,径入内地,意欲将中国利权一网打尽,用心亦良险矣。若不及早限制防范,中国将尽是洋官管事,华人官只如地保,华民奴隶而已。除饬江汉关道驳复税司,并饬地方官不得率行出示外,谨此电达。务祈切饬总税务司并即电复为祷。

**京外务部来电(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初六日到)**:查二十一年冬间贵督在南洋任内奏请设立邮政,饬赫德妥议章程开办,并推行沿江、沿海各省及内地水陆各路等因。经本署议复,奉旨允准,即饬总税务司先从通商口岸办起,次第推广。现税司派员往内地添设邮局,系遵照奏案办理,并无不合。希饬属出示晓谕,并加保护为要。

**十一月初三日(12 月 13 日)**　致电江宁刘制台(坤一)、上海盛大臣(宣怀),提出免厘加税十八条大纲。谓:

一曰免厘不能碍我商民生计。二曰免厘不可侵我财政之权,致妨我日后筹款。三曰加税之数必足与免厘相抵。四曰厘金外销之数必须算入。五曰各省筹款有实系内销报部而不名为厘金者,必须算入。六曰产地之厘不能免。七曰土货内地往来、无关出口销外洋者不能免。八曰国家度支所抽可免,地方所用州县绅董所抽不能免。九曰将来中国行印花税、物业税不能阻。十曰洋货进口税只可加至值百抽十五而止,即少加亦可。十一曰土货出口税万不可加。十二曰丝茶出口税必须减。十三曰出口矿产之税必须加至抽十,出厂矿税另抽五。十四曰洋人在内地制造土货只可照向章离厂正税、出口半税共抽七五,不可加。十五曰运行土货坐贾华商持洋旗之弊宜禁绝。十六曰我内地厘金自行设法轻减裁并。十七曰若产地捐不免,内地来往土货厘金不免,地方税不免,印花税、物业税不阻,则进口洋货抽十五,出口土货不加,已足相敌而有余。十八曰总税司虽允将增收关税拨还各省厘金内、外销,然与其多受关税之拨补,不如少留自抽之厘、捐。

**盛大臣来电(光绪二十七年十月二十七日到)**:英派商税大臣马凯到沪,因贱恙尚难接晤,二

十九日先赴江、鄂谒见，约旬日返沪开议。美专使亦到。英使欲先与英议。大约通商行船各款，和约载明各国视为有益者，中国允为更改，在彼必求益彼者商改，但期补救而未必能制胜。所关系国计民生最巨者，惟税、厘并征一事。昨遣人探马凯，旨在撤厘。然撤厘非加足值百抽十五或二十，断不可允。外人颇知厘金报部总数较诸值百抽十已比较有余。敝处告以报部之数少，本省留支外销之数多。彼亦甚信此说。马凯等必面探钧意所在，务请力言厘金外者留支多于报部之数，恐加税不足抵用。须说得极难，以后方有步骤。是否，乞钧裁密示。[按：本年八月十九日，派宗人府府丞盛宣怀为办理商务事务臣，议办通商行船各条约及改定进口税则一切事宜。税务司戴乐尔、贺璧理随同办理。此电所列十八条大纲，逐条均注明理由。如第十一条注曰：土货出口免税，为富民第一义，商务第一义，劝工第一义，交涉第一义，自强第一义，外国通行之善政。今日不能免，万不能加。第十四条注曰：洋人制造土货于中国有益。工必取之于华则利工，造厂制货其料必取之于华则利工而并利农，华工在厂日久，学其技艺。华商察彼销路，仿其成法，将来中国可自开无数工厂，则利工而并利商。且此税万不宜重。厘税章程，华厂只能援洋厂为例，若洋厂重，则华厂不得轻矣，岂非为法自困，故不可加，等等。]

**十一月初四日(12月14日)**　两宫自开封启銮北上。会巡抚派道员黄绍第赴保定迎銮。

**十一月初五日(12月15日)**　电复江宁刘制台(坤一)、广州陶制台(模)，就畅行银元事提出十四条办法。略谓：

> 行银元之善，在齐银币，便商民，除吏弊，乃无形之利，意本不在盈余。其要须多铸大元，若小元只取便零用，无关银币大政。然若不稍筹盈余，户部必不愿通行，币制终不能改善。故非速通行不能早除弊；非京城畅行，不限成数，天下不畅；非各省广铸，多多解部，京银元不多；非收发一律，俱作库纹，毫无贴补，商民不能遵用。果能京外出纳、公私交易俱当库纹行用，则所铸之数必极多而后足用，大元之余利虽少，积微成巨，五年之内可得盈余巨款。以后铸渐少、利渐微，然银币大势已改，全趋银元，民便商从，不忧全国不画一矣。窃拟办法十四条。一曰收发一律，作库纹用。二曰无论京外收发正款、杂款、闲款、捐款，一律改用龙元。全用最好，少则随意搭用皆可，不宜限定成数。三曰民交州县之平余、火耗、解费，各照本县旧章折合龙元或纹银、制钱若干，随正项交州县；交藩、盐、粮库之平余、火耗、杂费，各照本省解部旧章，酌中折合龙元若干元，随正项解交，定为各省一律。此三事皆须奏明，明定章程。四曰钱粮多系零星，厘税不无尾数，多有不满一元者。凡商民赋税及各项官款其尾数以制钱补足，不准用小角。五曰州县解司、道、局各库统用大元，尾数不足一元者补足一元，不准用小角。外省解京亦同，尾数不足一元者亦补足一元，不准用小角。为数甚微，由解款各衙捐出。六曰州县解上司，外省解京部，不限成数，

有铸银元局之省全解银元，无铸局之省附铸无多，暂时以纹银凑解，俟银元多铸流通后，仍须全解银元。七曰凡京部及各省应发俸廉、兵饷、勇饷、工料、薪水、杂费，一律改发龙元，不限成数，俱按十成库纹计算。该处暂时龙元不敷用者，补以纹银、制钱，俟龙元铸多，即全数用龙元，不准搭放纹银、现钱。八曰解外省协饷俱用龙元，照库纹计算。九曰旧日所铸龙元甚多，散布民间，只能听其照市价行用。惟有自明年起，龙元上添铸一新字，并铸"辛丑"二字，以示区别，其盈余已扣收在库，便不受亏，其旧龙元仍听市价。十曰自明年某月起，凡还旧日欠款，赎旧日典当田、房、衣物，均准以新龙元作库纹用，不准勒添补水。十一曰洋货进口完税估值时，假如估其原值金十镑，合现在银元价一百元，即抽其税龙元五元，如议定加税，即抽十元或十五元，不收现银。洋税交龙元，则大元销路广，惟还洋款不在内。十二曰如本省收款、解款、发款，全用龙元。十三曰各省京饷既准全数解龙元，其无局者应派令分赴此数省附铸：桂、闽应附粤局，西、皖应附江局，湘应附鄂局，拟并请浙附鄂局，以昭平允。惟浙去江近，西、皖去鄂近，可否以西、皖易浙，其铸数亦略相等，请岘帅酌。至袁慰帅到北洋，直必设局，晋、豫必附直。云、贵、陕、甘虽经奎帅奏附川，陕之愿否不可知，款亦不多，应听陕抚自酌。他省附铸大元者，其盈余拟主客各半，或主一客二亦可。十四曰小元一种只为便民零用，听之市价。若商人请附铸小元行用，听商之便。凡此皆筹行大龙元之办法也。至龙元"元"字，去年京局行文写作"圆"，似须仍请改作"元"字。考朱子《周易本义》："元，大也"，故龙元文曰"元宝"，取"乾元龙德"之义。诚能将币制从此改定，亦是变法利民之一大端。

**十一月初六日(12月6日)**　致江宁刘制台(坤一)。略谓：

此次洋税必不肯加甚多，然亦不必加甚多，不仅伤内地财政也。若户部见洋税增至二千数百万，必然多多提存部库。当此地瘠民穷之国势，而户部反有粟红贯朽之积储，侈心一萌，不可救矣。王安石括天下之财归于三司而宋以亡，正为此也。

**十一月初八日(12月18日)**　致电江宁刘制台(坤一)、上海盛大臣(宣怀)通报与英国专使马凯会晤情形。略谓：

昨英马使来晤，谈免厘皆须全免，意甚坚狠。当告以各省厘金内、外销约二千数百万，报部内销不名厘金而外国视为厘金者约七百万，加以赔款太巨，须筹抵补。彼云可加进口税。询以可加若干。一味游词，语气不能甚多。又询矿务可许外国人来办否。答以章程公平，即可与外国议办，但不能将一省之矿专归一国人。又询外国人入内地任便居住可否。答以外国人不受中国管

束，杂居难保护，不能相安。此外辩论甚多，其意明明欲作成一遍地开放通商之局，包藏深远，不惟笼我利权，直是梗我内政。惟探其语意，惟营业税、印花税可抽。

**十一月初九日(12 月 19 日)**　札委试用知府王仁俊办理湖北官报馆事务。略谓：

报馆之设仿自泰西。采摭新闻，发摅清议，所以宣达下情，启迪民智，开内地之风气，传外国之情形。关系观听，极为重要。乃近日海外乱党各报专以诬善谋逆为事，狂悖丧心，令人发指。邪说暴行，相因而起，尤为世道人心之患。鄂省上游重镇，南北枢纽，士习民风，素知礼仪，岂可令邪说流行，惑乱官吏士民之心志。亟应于省城地方创设官报馆，刊布旬报，博采通人宏议，正士公论，择其可刊入报者，选取缮录，呈候本部堂核定饬发刊布。其大指有三：一曰崇正黜邪，二曰益智愈愚，三曰征实辨诬，以定民志，以遏乱萌。查有湖北试用知府王守仁俊识趣端正，堪以派委办理湖北官报馆事宜。应令商报馆总办王道延访品端学赡之文士及深通东西文之译才分司报务，以资襄助。该报即附设于商报馆内，应需经费即并入商报馆，禀请本部堂札饬北善后局筹款支给。

**十一月十五日(12 月 25 日)**　委派武委员率兵勇分段培补加筑白沙洲至金口江堤工程。略谓：

本年夏汛盛涨，白沙洲至金口一带新堤险工迭出。应趁此冬令水涸之际，赶速兴工，将子堤一律加宽，作成平面。其堤外护脚应廂成坦坡，并培补内帮，务令坚实。仍于堤根起至江滩遍种芦苇、柳树，以御风涛。总期堤身永远巩固，足为捍卫之资，以竟前功，而弭后患。

**十一月二十日(11 月 30 日)**　就惩办董福祥事致电赵州袁制台(世凯)、江宁刘制台(坤一)。略谓：

董断不能号召回部。现在有名回将如马安良、张绍良皆深恶董，久与之离，断不从乱。惟事关大局，必须办理妥实，方能有益。董抗拒固不能，即作乱亦不足患。惟虑其闻信逃窜，则边地荒远，事无了结，外人必不深信，疑或有意纵放。故今日不难于办而难拿。必须有兵力、才略足以擒捕之、防截之者，方可令国法能伸。查甘肃臬司潘效苏，关外湘军宿将，甚有才力，现统有兵。似可请密敕崧蕃，派效苏酌带勇营驰赴宁夏，将董宣旨擒拿，勿令逃逸。如拿获后，自须速办。至朝廷如虑西路溃勇、杂匪托名董党小有波澜，似可令邓增速率所部驰回，以安秦陇。并明谕董部诸将罪止一人，与众无涉，勉以安心报国。马安良、张绍良诸回部亦并加奖勉，自无后患。请慰帅与枢府酌之。

**袁制台来电(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十九日到)**:连日召见,刻抵内邱。前在京探询各使意,必须办董,始可相安。顷间反复面奏,圣意已动,但稍有难处。退与某老商酌,仍须先由我三人举发。现照前议联疏劾董,迅将董福祥设法拿办。

**十一月二十七日(1902年1月6日)**　致电保定鹿尚书(传霖)。略谓:

前数日英萨使自京来电,令领事面见,密语云各国甚不悦荣相,不愿其在政府。直督袁曾为荣相解说,但袁与荣素来亲密,所言不足为据,特电询刘、张之意若何。答以从前事皆系董罪,固不待言。近日圣驾到汴后,俄人催定俄约,事甚紧急,赖公与荣相力阻,始未画押。此事甚确等语,英领顿觉意解。又云萨使已查知俄人有函重托荣相。鄙人答云,此事未闻。即或有函,在俄何足为怪。荣相顾中国大局,必不偏听。英领当即照以上各语电复萨使。昨萨使复电云:刘亦为荣解说。既有刘、张、袁三总督代恳,此时即不深论,但日后尚须留心察看荣相办事若何。若荣相偏袒俄人,仍要说话等语。特此公布,并望转告略园。鄙人衰朽多病,近因小孙事甚觉灰心,志在乞退,重大事体不敢多发议论。此事鄙意本不愿告略园知,特因其枢纽全在俄约,以后事体尚多,事关国家大计,势不能不以奉闻。望斟酌转达为幸。

**二十八日(1月7日)**　两宫还京师。

**十二月初一日(1月10日)**　为推行变法新政,荐举人才十二员:李盛铎、伍廷芳、汪凤藻、胡惟德、黄绍箕、王先谦、樊恭煦、缪荃孙、沈曾植、乔树楠、陈宝琛、曾鲲。

**十二月初二日(1月11日)**　奏陈湖北试办签捐彩票以保利源。略谓:

湖北武、汉等地方,近年盛行各种彩票,有江南、顺直等省奏准筹赈之彩票,有广东奏准各种之彩票,又有胶州外国人新开彩票。按期开彩,集款不赀。现在浙江省亦议行善后彩票,势必推行至鄂。鄂省前因各项彩票销场寖广,屡饬禁止。而民间以有重彩可冀,出资少而获利丰,无不争先购置,私售寄卖,防不胜防,查不胜查。计每年输出之资为数甚巨,实为鄂省一大漏卮。查此时筹集赔款,万分为难,筹议数月,尚无端绪。值此民生困穷之际,虽百计搜罗,终无大宗巨款。而限期急迫,谕旨森严,臣等与司道各官焦灼万分。因思各种彩票林立,既已禁阻无从,则与其坐听销流,徒滋外耗,不若因势利导,自保利源。查外国急需筹款之法,原有富签票名目,藉彩招徕,酌提报效。各省彩票大意亦与富签票略同。兹拟仿照各省成案,由鄂省自设签捐票,在汉口地方招选妥实商人试办,并于繁盛通达各州县体察民情,酌量试办。其所收之款,即以凑补此次赔款之用及奉旨急须举办之自强诸要政。

**硃批**:着先行试办。

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卷七页一五四:

先在武、汉开办,推广于繁盛州县。黄冈知县宝丰首先试行。光化知县张国兰力陈其害,他县亦销不足额。明年四月,各县均停办,饬就地筹款抵补,名曰赔款捐,惟汉口行销如故。国兰,字湘谷,桐城人,作令有声,张文端七世孙也。

**十二月初六日(1月15日)** 致电外务部、上海盛大臣(宣怀)、江宁刘制台(坤一),就英使马凯将交应议商约条款二十四目录,先陈管见大略,末谓:

各目中最无理者洋盐进口,最危险者整顿矿路章程。此关系全国政权,万年利源,千万详慎为要。至五谷出洋,人人皆能痛驳。然假使洋人必欲要求,若为民生计,尚是利害参半之事。若只准价贵之米、麦、芝麻出口,不准粗粮出口,且重征其税,并设法限制米行其售与洋人者每石定价若干,减价者有罚,荒歉之年仍行禁止,则工商食贵米,而农民获厚利,亦是劝农务本之法。若为兵事计,则不无妨碍。盖此口运彼口之例,闽、粤、津、辽皆包其中,港、粤无从究诘。开端已错,影射难免。今欲求方便,其意何居,恐须筹一防维善策。最巧黠者暗免厘而不加税。盖此目既言子口单,又言镇江章程,又言口岸指界免厘,土货水、陆均只言免税,是明明不责我免厘矣。然照此办法,全归洋旗联单及口岸免厘界内,则厘已去十之七八矣。其于中国稍有益者,若因此改定律例以便交涉,通行银币以利商民,减轻出口税,改过路厘为地项捐以畅土货。此四事虽因改议商约,外人创议,然实华洋均利者。

**盛大臣来电(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初三日到)**:英使马凯交来应议商约条款,目录如下:一、外洋货物牌号宜注册及保护。一、准外洋盐纳税进口。一、中国五谷运出外洋,或通商此口运至彼口宜方便。一、开新通商口岸。一、矿务、铁路章程宜整顿。一、准洋人内地长远侨居、贸易。一、长江上游及广东珠江宜整顿。一、中国邮政及电报宜整顿。一、出口货,如丝、茶两种尤要,其税宜减,以便中国赔偿新债。一、由此内地之运至彼内地之货物宜免税,有益于中国商务。土药宜加税以代之。一、银两平色宜一律,有利于中国。一、宜设海上律例,并设商律衙门。一、中国人买股分未付足应付股本,宜照章付足。一、土货出口三联单,镇江章程宜修改并推广。一、关栈宜推广,并广加方便之法,以装包出、入口货及宜出口货及复出口货。一、上海会审衙门宜整顿。一、内河行驶小轮宜修改。一、子口单宜设法按条约所订各款办理。一、通商口岸指定何处须免厘之处。一、完税存票常有耽误,宜整顿。一、常关在通商要口须归新关管理。一、轮船与民船所载货物收纳税项应一律办理。一、沿海灯塔、河内灯浮整顿。一、货物由彼埠运入此埠通在一河者,或在该河分支者,进、出口货宜不征收。共二十四款。马使云,各款均有详目,随议随交。查各款内有万不能允者,有商改而宜设法防弊者,拟即先与逐条面议大概时函电详陈,

并求将何条应直截驳回,何条可以商酌,迅赐电示,俾有遵循。

**十二月十一日(1月20日)** 就加税免厘事致电外务部、上海盛大臣(宣怀)、江宁刘制台(坤一)。略谓:

观总目及连日所议,似已无加进口税之意。厘则名不免而实免。似宜径将必须先将加进口之意说出,彼允加税若干,则我于各条有关厘税者方可酌量宽让。多加则多让,少加则少让,通筹盈绌。既不可亏国用,章程简易,不纷不歧,亦免淆惑商民。若枝枝节节而议之,必致厘金损尽而洋税不能加矣。

**十二月十九日(1月28日)** 札铜元局试铸当五、当十铜元。略谓:

现在铜价奇昂,制钱被奸民私毁消耗之多,不可究诘,以致钱价日贵,银价日贱,殊与国计民生大有妨碍。查广东、福建、江南等省均已仿照香港铜仙、日本铜币式样,制造当五、当十铜元,与旧铸制钱相辅而行,民间行用极称便利。鄂省制钱缺少,亟应依照试办,以维圜法而便民用。该局即便遵照,查取广东、福建制造铜元轻重大小成式及行用章程,参酌拟议,禀候本部堂、部院核定饬遵,先行试造样钱呈验。

**十二月二十七日(2月5日)** 就加税免厘事再电外务部、上海盛大臣(宣怀)、江宁刘制台(坤一)。略谓:

各国征税,均有自主之权,随时斟酌损益。惟中国与各国立约,关税订有限制,不能自便。今议免厘,将国家、各省州县乡约局所有按货收捐之权一并夺去,地方利民要政不能兴办,遇有缓急不能设法。且彼可随时注销,我则永远禁阻,亦欠公允。不惟损我财用,直是限我主权,为害无穷,永远无从补救,断难允许。鄙意过境厘金可允其全免,以利华商,畅土货。此外中国理财之权总不可受其束缚。各省厘金内、外销实数若干,请杏翁速分电各省询复。窃谓若抱定去年总署咨内、外销共二千万之数,较有依据。再加此项似厘非厘之款,合计令其加税足以相抵,足矣。彼肯允许即甚善,不必求多。即使彼不肯将似厘非厘之款并计筹抵,但能留产地税、地方税,为筹款计,转较多为政权计尤有益。

**同日** 酌拟免厘加税取益防损办法十六条,电致外务部、上海盛大臣(宣怀)、江宁刘制台(坤一)、保定袁制台(世凯)。谓:

一曰此次议改商约,既与各国有益,亦须于中国无损。只能将抽厘纳税办法改归简易,固应筹抵我国用入款,尤不得侵我损益财政之权。二曰赫德税司函所谓我之所求,大约指多加洋税而言。鄙意洋税只加至十五而止,即彼肯加,亦不必再议加。盖洋税多加一分,则我内地财政之权,彼必削去数分以为

相抵。三曰土货为外国侵销者，自宜免厘而不加税。除丝、茶外，请详查无论外国侵销与否，总以出口者不加为是，且多加，外国亦必不允。四曰洋货抽十五，拟分两起完纳，在海口抽十，到内地销售之口岸抽五，共合为抽十五。土货假如必须抽十，亦拟分为两起完纳，在产地起运时抽五，到销售之市镇或出口之口岸抽五，共合为抽十。如此既免沿途留难多征，亦令各省有大口岸、大市镇者均有税收。如土货不加抽，则产地、售地各抽二五。五曰各处中国民船、华洋大小轮船照各国通行章程，抽收船钞牌费。以后中国小轮日多，应分别情形，或有归行驶各处自行抽收者，不宜全归海关抽收。民船自应由地方官抽收，以免夺我地方治民之权。六曰各处绅商自行会议，禀明地方官甘愿抽收为本处地方修理堤岸等各项善举之用，照外国例，由绅董自行公议、经理出入收支者，应听该地方绅董酌办，不在免税免厘之内。七曰凡外国所有各捐，如房税、地税、营业税、进项税、印花税等项，中国自有主权斟酌仿照兴办，外国不得干预。八曰除食盐、洋药、土药税厘本与此约无涉外，其余若竹木、砖瓦、灰石、木柴、木炭、五谷、烟酒、膏丹丸散诸药，此皆中国自产自运自用之物，与洋商无涉，又易于辨认，断不至有碍他项土货、洋货。且烟酒及制成药料，外国税皆甚重，不在免税、免厘之例。但酌定简易章程，不令苛征繁扰。九曰洋人居住租界内者，各国领事向皆自定租界内章程，令华、洋商输纳各捐，名曰马头捐，亦名曰工部局捐。各国租界章程各各不同，中国既不过问。洋人居中国尚可抽税，然则洋人租界外居往者，须照华人章程一律捐输，不得宽免，以昭公平。十曰洋人自用各物现已开办抽税，应一律加为值百抽十五。十一曰复进口税断不能免。十二曰内地常关，其章程应由我自定，随时斟酌。十三曰口岸华、洋所设制造厂税项只能一律。若欲振兴华厂，国家惟有另行设法资助体恤。日本即有此章程，似宜采用。十四曰出口土货，旧日税则未载，如鸡卵、鸡鸭毛、鹭鸶毛、猪毛等类，不可弹述，皆供外国制造之用，销流日多，应酌征税。此外有供外国制造之用者，均应查明添入。无关制造、化贱为贵者可从宽。十五曰赫总税司既劝以我所求，易彼所索，则在中国之洋商专行中国银元、银元票，不用外国银元，以及租界内可拿匪犯，租界外之洋人可略受中国管束，会审华官可有权，即是于我有益之大端，望斟酌与商。十六曰例禁货物如火药、硝磺、军械等件，内地仍须随处设法稽查，以免走漏，接济匪徒。不得借口有碍货物转运，不遵搜查。

# 光绪二十八年(1902)　壬寅　六十六岁

令各省设立农务、工艺学堂。

俄国从东三省分期撤兵。

筹备东三省改制。

商约谈判与加税免厘。

颁布学堂章程。

刘坤一卒(1830—　)。

**正月初八日(2月15日)**　电复江宁刘制台请挈衔奏阻俄约。略谓：

全权函竟欲将俄约允许，不胜惶骇。照此约，东三省矿全归俄，路全归俄，兵全归俄，此即是尽失主权之实据。乃谓"他国援办不出此范围"，是已安排许他国援例照办矣。谓"他国效尤争利"，殊误。不患各国争利，乃患各国争权。主权既无，利于何有。外国租山办矿原无不可，惟每省不专归一国，则权在主人。若援俄例，则一省种种事权专属此一国，乃欲藉为开财源之计，可谓有害无利，何得曰"两害取轻"。如能拒俄约，东三省之利各国均沾，岂能再索酬报。

**刘制台来电(光绪二十八年正月初六日到)**：顷接全权密函，略谓俄约四条，磋磨经年，将有碍主权各节一概删除，各国尚无他说。大意谓东三省矿务中国自办，如交俄办，必须由中国批准，尚不失主权。至所称中俄商务小事与各口岸无涉，并于各国工商利益毫无损碍等语，我因力持此议，彼尚未遽从。到此地步，已属为难。合同不定，俄约虚悬，三省即不交还，根本久为敌踞，彼方建置经营，不遗余力。若再延宕，局势已成，返璧无期，转圜无术，后患何堪设想。此次英人既与尊处提及，美、日两使亦曾来晤，但有阻缓之言，并无切实相助办法。两国订约，不应有他国干预。中国能自订为上策，必不得已，请各国调停为下策。若如来电请各国评断，恐俄未必就商。即迫于会议，降心相从，事后要索酬报，亦难遍应。合同订后，各国援办，索偿利益，不可不防。拟妥订矿路章程，详细声明无论华、洋商承办，概须遵章办理。将来华俄银行揽办东省矿务，亦以此为衡。即他国援办，不能出此范围，似于收地后如他国效尤争利，尚可隐寓维持。东三省为俄兵力所得，不稍与利益，彼岂肯交还。两害取轻，舍此别无办法云。[按：全权指奕劻、王文韶。初十日，江、鄂联衔电奏，逐条指陈利害，末谓"此约万不可许，仍以请各国公断为妥，否则仍暂作宕局"。十二日全权来电，略谓俄约本在坚持，华俄银行已作罢论，并未定议。本爵等膺此艰巨，其中利害与尊处所见略同，断不贸然从事，请勿过虑。]

**同日**　致电外务部及上海盛大臣(宣怀)、江宁刘制台(坤一)、保定袁制台(世凯),陈约束外国教士、中国教民办法。略谓:

鄂省上年五月致电驻英、德、美、日各星使,请转商各国约束教士、教民十条。曰:一、洋教士与地方官往来拜晤,函牍酬答,地方官应以客礼相待,但洋教士不得用公文照会,面谈不得及公事,词讼不得私函请托干预。二、教民必须照例呈诉地方官,到案听审,不得径诉教士请领事照会上司。三、凡教堂收人入教,必须先行查明其人平日实系安分,并未犯案为非,亦未与人涉讼,然后可收。四、凡教民如有因其从教而受平民欺凌者,或为地方官冤抑者,教士可诉之领事,由领事照会请派员彻查审办。一、教民与平民止可一体看待,不得歧异。六、教民仍系中国子民,除酬神、赛会不派钱外,如地方捐派一切有关国家课税、有益地方公事善举之钱,教民不得独免,须与平民一律。七、华教士既非绅士,更非职官,仍系民人,不得拜会官员,擅投函牍,其见官礼节必须照平民一律。八、教士藏匿犯人抗不交官者,照会领事撤退,遣令出境。九、教堂不得藏匿犯事之人,如逃匿在内,差役可随时入堂拘拿。十、洋式教堂应报明地方官核实估价存案。教民讲会之所并非洋式者,亦应预先报官核实估价。如平日未经报官者,遇有伤损,只按中国民案办理。此电当时曾转达岘帅。兹当议及教案善后办法之际,特照录奉达。教案为此次祸乱之根源,即以后政权完缺之枢纽,彼视之亦甚重,宜提出另作专条,筹思周妥,与之力商。法、英皆袒教,惟美于教案较为公平。德国政府自毕士马后皆不以教士干政权为然,故德使及德领事均不愿纵教士横行。将来此事须从德、美着想,设法请其助力,方能有益。

**正月初九日(2月16日)**　致电外务部及江宁刘制台(坤一)、上海盛大臣(宣怀)、保定袁制台(世凯),就修约谈判中英方提出六条,陈管见数条。略谓:

第一条约束教士、教民,已另详霁电专条。另中国诋毁洋人洋教揭帖,中国已严禁严办,不遗余力,而各国洋人时有谤议圣教、不敬孔圣庙者,以及沪上持洋牌之报馆任意诋毁中国,竟有诬诋朝廷、劝人叛逆、大干公法、有碍邦交者。此乃各国报律所不许,似可添一条,请其实力严禁,以示报施而昭公允。第二条聘律师、纂律法,华、英一律审办,最为救时要策。更有一议,须预先声明,如中国将来仿行印花税时,所有在中国之英人与华商交易,于一切单据、合同等件应遵用中国印花,方能呈递公堂作据。第三条英欲均沾,须守专章云云,可否明晰言之:某国以某项利益予中国抵换中国某项利益,英如欲均沾,必须予中国以相当利益,方能援照。第四条中国江河水道,管辖水面之权仍归中

国自主，英船须守中国各等章程，极为扼要，关系甚大。似须与彼订明约束水手及拿犯章程。第五条冒挂洋旗，请添入中国商民所开店铺不准悬挂英国旗云云。第六条英属可设华领事一律优待云云。两国立约，自应公平一体。窃谓不特领事官为然也，凡我华商、华民凡在英地者，亦应一体优待，尤为正大紧要之公理。国家所当力向外国恳求，为民请命，此乃立国自强之本。

**同日**　奏陈规复丁漕减征并加抽平余、酌抽契税以凑解赔款。略谓：

定赔款数巨期迫，湖北每年派银一百二十万两，百计思维，实无一策可以立得巨款，不得不多方凑集，以期无误要需。查光绪二十三年部议地丁完钱者每两减征一百文，漕粮每石减征钱一百四十文。数属畸零，散户分摊无几，里书粮差间或依旧征收，民间亦不甚计较。兹拟从光绪二十八年起，将此项减征之数仍照旧案征收。其向系完银者悉照旧章，并无增加。此项丁漕钱文减征复旧，合计可得银数万两。俟赔款完毕，即行停止。又查光绪二十三年部议酌提州县钱价盈余，令每地丁银一两其完钱者加解钱价平余银七分，每漕粮一石加解钱价平余银一钱。各州县向来以银完纳者不提，郧阳、施南、宜昌三府素称瘠苦，又经奏明免提。此项丁漕钱价盈余，每年解到甚属有限。兹体察各州县情形，于原议加解钱价盈余外，再行分别等次，酌量加提，以为民间倡率，约计可得银十余万两。至税契一项，本取诸殷实置产之家，与贫民无涉。定例每银一两征税三分，然向来州县吏胥包揽契捐，往往收至五六分、七八分不等。兹拟于定章三分之外，另抽税契捐三分。严定章程，嗣后不准官吏多取分文。名虽加捐，实则提取中饱，尤为无伤平民。仍俟赔款完毕，即行停止。

**硃批**：户部知道。

**同日**　又奏陈开办房捐、铺捐、膏捐，以资添凑赔款及自强要政之需。略谓：

赔款所短尚巨，拟再查照部文，于通省繁盛城镇劝办房捐、铺捐。凡有房屋出租与人居住者，无论官、商，每年抽一个月房租，由房主认缴。月租在银二两、钱三千文以下及房系自住无租钱者，概行免捐。其繁盛城镇铺户并拟分别等差，酌抽铺捐，上则月抽四千文，以次递减，至下则月抽钱二百文，狭乡小贸概行免捐。所有房捐、铺捐两项，专供凑补赔款之用。又查土药一项，本为嗜好有害之物，并非民生日用所必需。闻英人于香港、法人于西贡均设立熬膏官厂，概不准民间买土私熬。今拟略仿其意，于省城设立膏捐总局，在各繁要市镇选择殷户，发给牌照，令其承充药膏官商，凡湖北境内行销土药、洋药概归膏商归总收买、熬膏、发售。每膏一两捐抽牌照税钱一百文，由膏商承缴。此项膏捐之款，以资添凑赔款及自强要政之需。

**硃批**:妥为办理,毋稍扰累。

**正月十一日(2月18日)** 就英、日联盟事致电江宁刘制台(坤一)、保定袁制台(世凯)。略谓:

英、日联盟为俄事固有益,惟第一条云"清、韩内地骚扰,日、英可因时因地设法处理"云云,不胜焦虑。岂非欲在中国随时用兵,如代平朝鲜东学党故事耶。此语不知其意何指,如何即算作骚扰。假如前年拳匪之变,无故开衅,则外国或一国动兵,或合各国动兵,自不能禁。若土匪变乱,彼亦随地设法处理,其患不可思议矣。至赖人保全,清、韩并列,令人痛心。国势微弱至此,更无可说矣。

**刘制台来电(光绪二十八年正月十五日到)**:蔡使电:清、韩内地骚扰,系指俄在东省及在韩占据,如去年拳匪事亦包括在内。又三省事商外部,有云仍去秋宗旨。

**正月三十日(3月9日)** 致电北京袁制台(世凯)、江宁刘制台(坤一),拟请于京城设仕学院。略谓:

讨论政治,借材异国,诚为扼要。惟我国国势微弱至此,若政务处于六国各选顾问官,必有干预,将来麾之不去矣。特今日人才风气,暗多明少,惰多勇少,私多公少。若变新法不仿西人,不惟精意全失,恐皮毛亦不能似矣。窃谓莫若京城设一仕学院,多藏图书仪器,陈列各国机器、车船、炮械、钱币小样,选四品以下京堂、翰林、科道部属及在京外官入其中观览讲习。延聘英、德、美、日数国通儒及已仕而闲居者数人为谈友,外国名为谈话会。每一学问请一外国人,共十人。法律、财政、兵事、农工各项尤要者,每门可请两人。日日到院与我各官讲论,不立师生之名,种种议论自然转达于政务处诸大臣之耳。诸大臣欲询访时,即令各员赴仕学院以己意问之可也。如此则有顾问之益,而无顾问之弊。且延请各国人及愿请几人,皆可随我随时斟酌,无须每国用一人矣。此策似较活便。

**同日** 致电京袁制台(世凯)、江宁刘制台(坤一)。略谓:

自强无望,势难立国,言之痛心。慰帅意欲择新政最要者,三人联衔入告,每月两三次,节节设法,最善。如此办法,补益必多,洞愿列名。请慰帅即将目前应速奏速办者何事,电示其目,两公主稿,皆愿附骥。慰帅既胸有成竹,且近在京辇,事机明切,此次即请慰帅主稿具奏,尤为迅速。

**同日** 就学堂兴办事电复管学大臣张冶秋(百熙)。略谓:

湖北前设各学堂、书院虽略仿西法,因风气未开,不能无所迁就,各堂未能画一,课本亦未成书,是以碍难奉复。拟俟赴东考察之员回鄂,详酌一妥章,再

行奉达请教。窃拟管见数条。一曰派员考察。此层大疏已言之。日本学制尤为切要。谕旨中有详细章程通行各省之谕,此时似可从容审酌。如须具奏通行,似宜稍参活笔,俟考察回华再定。或询商各省,统惟卓裁。二曰速习普通。各国教育,以小学堂为第一层根基,此时急不能待,则普通学为第二层根基。普通学即寻常中学也。外国文武官,下至农、工、商,无不习普通学者。但普通有深浅耳。普通门目除伦理必应切讲力行外,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算学、卫生、体操皆要。近年言西学者多只注重方言、算学两门,似非外国教育宗旨。三曰算学不必求深,深者归专门。四曰师范生宜赴东学习。师范生者,不惟能晓普通学,必能晓为师范之法,训课方有进益,非派人赴日本考究观看学习不可。学浅者赴东学寻常师范,以充小学教习。学深者学高等师范,以充中学教习。若虑出洋费重,不能多派,可一面聘东、西洋高等师范生来京教之。五曰管学之员宜赴东学习。教授固要,管学亦要。屋舍规式、各种章程、饮食起居,皆有定法。此有关于学业甘苦迟速,亦非派员赴东考究不可,三个月即能明习。六曰课本书必不可少。现与两江刘岘帅公同设局,访求日本教科书,拟酌采其意编纂之。此事甚不易,纂成后当咨送请教。七曰中国文章不可不讲。自高等小学至大学,皆宜专设一门。韩昌黎云"文以载道"。此语极精,今日尤切。中国之道具于经史。经史文辞古雅,浅学不解,自然不观。若不讲文章,经史不废而自废。[按:上年十二月初一日,派张百熙为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切实整顿,以期造成通才,明体达用。本月初六日,张百熙奏陈筹办学堂情形,大学堂先设预备科及速成科;预备科分政科、艺科,速成科分仕学馆、师范馆,另附设译局,并广购书籍、仪器。]

**是月**　两江、湖广会设江楚编译局于江宁。延黄绍箕、缪荃孙为总纂,罗振玉副之。湖北延分纂七人。书成,彼此互送复阅。

**二月初一日(3月10日)**　严札申饬管带襄防马队营游击姜成立擅将闹饷勇丁正法,并予薄惩。略谓:

勇丁马光甲于裁勇颁发恩饷后,胆敢纠众将营门关闭,任意要挟,詈辱营官,差弁往拿,犹敢持刀拒捕,且有奸拐情事,实属目无法纪,罪无可逭。惟该游击拿获后并不交地方官审办,辄自讯明正法,实堪骇异。查军法从事,乃行军交战时身临前敌,事机紧急,管带始有立行惩办之权。然亦须传集各哨官查讯确实,众论佥同,方可立申军律。至防营并非行军可比,此端何得妄开。该游击似此擅杀,实属谬妄胆大。本应从严参办,姑念马光甲情节本重,该游击平日于地方弹压事宜尚无贻误,并查无扣吞饷项情事,从宽摘去顶戴,记大过二次,以示薄惩。并即通饬通省防、练各营,此后如遇所管兵勇犯有重大情事,

一面交由地方官审视，一面飞禀、电禀请示，无论统带、营官断不准违例擅自杀人，致干参办。

**二月十三日(3月22日)**　就修律事电复江宁刘制台(坤一)、保定袁制台(世凯)。略谓：

不改律例，交涉直无办法。内地杂居通商，此次商约虽然力驳，将来必难终阻。且此时散住内地之教士、游历寄居之洋人已甚不少，藩篱已溃，不改律例，处处挠吾法矣。三省公举通律人员，较为得力，当遵示会奏。伍(廷芳)系西律专家，沈(家本)为秋曹老手，总办极好。令伍使聘一二美国人同来华尤不可少。鄙意更有欲举者一人，外务部章京、刑部郎中沈曾植，学问博雅，于汉、隋、唐、明诸律用功极深，当代无匹，鄙人曾与详谈。今日纂律改律若欲贯通古今，参会中外，变不失正，此人断不可少，似可举此人为参议、提调之类。至此外有曾赴外国学习西律，得有优等凭照者，似可酌举所知，以备纂修、协修之职。[按：本月初二日，诏各出使大臣查取各国通行律例，责成袁世凯、刘坤一、张之洞慎选熟悉中西律例者保送来京，听候简派，开馆编纂。]

**二月十四日(3月23日)**　就编纂学校课本事致电管学大臣张冶秋(百熙)尚书。略谓：

此事自应由尊处主持裁定。惟开办之始，其途不妨稍宽。查日本教科书皆系外间通儒良师编纂，呈候文部省核定批准行用，并非一本。惟宗旨必同，紧要科目必同，其解说劝导之法则不必尽同，各按本省情形立说，亦不能尽同，亦非必由文部颁发。且体察士风、民情、国势，随时常有增改，亦非一成不易。盖初办必不能尽善，且民智日开，国势日进，故须随时修改。尊处具奏时，似可于尊处编纂之外，并准外省编书，呈候核定行用，并声明可随时增补修改，则尤广益而尽利矣。

**二月二十日(3月29日)**　就举荐法律人才事电复保定袁制台(世凯)、江宁刘制台(坤一)，反对荐举何启。略谓：

粤人何启，人素谬劣，西学亦不深，久住香港，粤人皆知。前三年曾作驳《劝学篇》一卷，句句皆驳，鄙人曾亲见之，宗旨专助康、梁。其尤力驳者，教忠、明纲、正权、宗经数篇。谓鄙人教忠篇称本朝十五仁政条条皆非，痛诋国家，改为十五不仁，一也。谓君臣父子三纲之说为非古，二也。谓只当有民权，不当有君权，三也。谓中国经书不当信从，四也。此人此书，可谓丧心病狂无忌惮，两公想未之见耶。万不可举。

**二月二十五日(4月3日)**　致电军机处、外务部、户部及上海吕大臣(海寰)、

盛大臣(宣怀)、江宁刘制台(坤一)、保定袁制台(世凯)、广州陶制台(模)。略谓：

洋人肯用中国银元，不用墨元，极是好事。惟银币乃我内政，此事似不宜添入约内。且银币关系全国财用，牵涉甚多，恐一时思虑未周，将来致有窒碍，便难更改。至鄂省前议铸七钱二分者，恐变式样则洋商不用也。如改铸一两重而洋人愿行，未尝不可办，但须即将此一两之银元作库纹用，官民收发一律。洋商完关税既将此一两银币作库纹用，则洋商售洋货之价及还洋债亦俱作库纹用，不再补水，方为平允。若虑旧铸七钱二分者何以显分轩轾，则此一两重者改铸"大清银币"字样，旁加"光绪某年某省局造"、"重库平一两"、"赋税俸饷均准作库纹用，收发一律"等字样，则名目、式样、分量与旧铸银元迥然不同。其七钱二分之龙元仍照市价行用，官、民收发照旧补水，如此则于旧龙元并无妨碍。数年之后，旧龙元及生银自然全改铸新式银币，不患参差矣。惟银币大政，只能由户部及各省局分铸，华、洋商人不得代铸。请镜翁、杏翁与洋人详商售洋货价及还洋债两节能否照办，如俱允作库纹用，则可列入约内。

**吕大臣、盛大臣来电(光绪二十八年二月二十二日到)**：商约第十一款整顿圜法，英使允以中、英通用。当与马使议定如下：中国允愿设法立定国家一律通用之银式。应以此为合例之银式，将来中、英两国人民在中国各处，即用以完纳各项税、饷云。告以仍候外务部及尊处裁酌。乞速核示。[按：上月十六日，派吕海寰会同盛宣怀筹议商约事宜。]

**二月二十六日(4月4日)**　就加税免厘事致电外务部，上海吕大臣(海寰)、盛大臣(宣怀)、江宁刘制台(坤一)，请此时总以先议加税为主，万勿与议零星免厘。略谓：

推广《镇江章程》及口岸免厘界限两事，此时万不可与议。《镇章》通行，则土货皆归联单。免厘界定，则苏、沪、粤、汉、津、浙等处凡各省最大之厘局皆附近租界者，均不能抽，中国厘金不言免而自免矣。巧计显然，万不可受其愚，以致悔不可追。此时总以先议加税为主，彼税多加则厘多免，税少加则少免，总以足数相抵为度，万勿与议零星厘章。若零星允许将中国抽厘之权全行夺去，彼尚肯加税乎。向来出租界一步即可抽厘，有何里数之可言。若议定彼加税，我免厘，则须另议办法甚为简易，所谓界限、《镇章》皆用不着，何必费此无数笔舌耶。务望镜翁、杏翁明烛彼人情状，勿堕计中，至要至祷。

**三月初三日(4月10日)**　致电北京袁制台(世凯)、江宁刘制台(坤一)请设法阻止洋人包办烟膏。略谓：

上年来江、鄂商办熬膏之法人，闻其赴京托法使代谋，拟请包办十八省烟膏，大略将天下洋药、土药均由该洋人熬膏发卖，禁止民间私自熬膏，洋商出

资，获利与中国均分，谓一年可得两千余万。以代筹赔款为词，实则揽我全国利权，并报效巨款以为饵。顷德商兰格踵法人之后，亦拟赴京揽办熬膏，一面托公使，一面觅人游说，愿报效园工一百万两，志在必成。查此事岂可令洋人出资包办，且土药牵涉民事尤多。昨日鄙人与之晤谈力驳，不听，即夜东下，由沪赴京。钱可通神，万一堕其术中，无论德、法，是于二赤外又添一国把持我财政大权，如何立国。且必于十八省腹地遍有洋员查禁私膏、私土，骚扰滋事，为害何穷。兹特密告。京城、金陵有所闻否。请两公筹酌应如何设法极力阻止之处。

**袁制台来电(光绪二十八年三月初五日到)**：熬膏一议最不可行，京城尚无所闻。拟预向枢廷告知防范，倘将来有此议，必可阻止。

**三月初九日(4月16日)**　就奉旨筹议营制事致电北京袁制台(世凯)。略谓：

筹议营制实为自强之基，难逢之令。然仅讲求训练，尚非营制也。除绿营应渐次裁汰外，专论勇营。今日勇皆召募，其源甚杂，籍贯不一，情谊不亲，即使教练得法，一旦远征，临敌溃逃必多，无从查拿，一也。教练既精其学艺，稍胜者辄思告假，投入他营，散勇图当教习，哨弁图当营官，以致心志不一，二也。即使团结不去，年岁渐长，兵气不新，三也。数额只有此数，不能多教，有大事岂能敷用，四也。外国以当兵为国民职分，中国以当兵为贫民生业。若照外洋例，三年更换，另教新兵，其得力者淘汰可惜，失业可悯。其不肖者流而为匪，为虎傅翼，五也。妄拟参用东、西洋征兵召募之法，此省之勇只募本省之民，不必每县皆有，总须每府皆有。责成州县申送，族邻保结，专取良民。略仿外国年年添新换旧之法，三年一换，每年添新兵三分之一，遣退旧兵三分之一。退换者分别头二三等兵，发给凭照。头等除本营升拔外，或咨送外省擢用。二三等均发归本籍，作为预备兵，供弹压缉匪之用。每年调省一操，其饷视常备兵之半，亦每年新、旧递换三分之一，满三年者资遣归农。如省城练成退还本府之兵不足预备额三分之一，满三年者资遣归农。如省城练成退还本府兵不足预备额三分之一，则预备兵应遣退归农者少遣若干名，俟次年再遣，总以适如定额为度。遇有军务召募时，非有凭照者不得应募。无论头二三等兵，平日无事时，呈明愿改农、工、商等业者听。如此办法，假如天下共养常备兵二十万人、预备兵二十万人，实只费三十万人之饷。十年以后，便练成可调、可募之兵六十余万矣。末谓兵制必须全国一律，最为美善。否则，各省听其因地制宜，数年之后，察其利病短长，再求画一。

**三月十五日(4月22日)**　电饬武昌、汉阳、黄州各府县劝办签捐筹凑赔款。

略谓：

签捐之意在便商富代乡农出资，并使外省官商、过客代本省民人出资，免致下户、山农亦遭派累，用意不可谓不厚，较丁漕、门牌等捐实为活便。乃各州县中能深体时艰、切实举办者固不乏人，而畏难不力者殊多，动谓除摊派丁漕亩捐，别无办法。其疲玩者甚至置若罔闻，只字不复，实堪诧异。不知此次赔款奉旨各省通摊，部限严急，大局攸关，万难延误。各州县身任地方，责无旁贷。即使签捐不能善为劝导，行销为难，亦必确有不扰不累，足以筹抵之办法，禀候察核，本部堂、部院未尝不可酌加宽恤。何以江陵、天门、潜江、通城、通山、罗田、麻城、云梦、应山、公安、松滋、监利、利川、襄阳、南漳、均州、谷城、当阳等属奉文后办理如何，绝无一字禀报。似此任意玩延，置要需于不顾，实出情理之外。合行电饬该守即日飞札各该州、县严加申饬，勒令将承办签捐情形实在能销若干，抑只能另筹他款，究竟能另筹的款若干，确切声明，刻日由六百里禀复，以凭通盘筹画。总期于事有济，于民无扰。

**三月二十七日(5月4日)**　致电江宁刘制台(坤一)。略谓：

小田切奉其政府命，来鄂谈六事。一曰告阻止俄约情形，并谓驻京日使代我外务部密画策，道胜矿务之约已暗废。答曰感谢。二曰劝中国收买洋药，官熬膏卖，可筹巨款，土药不办亦可。日本商在台湾有熬膏秘法，可搀药料，用土少，出膏多，既可获利，亦可减瘾。如募用日工程师，当相助。此乃代我筹饷，劝中国官办，非日商揽办，既不揽权，亦不借款。答曰此事我以为甚好，当与政府及尊处商。三曰劝江、鄂会奏改东三省官制章程，照十八省一律，满汉兼用。答曰此事恐不便，请与江南商。四曰欲与中国商人合开银行，系商开，非国家开。答曰汇丰、德华、道胜遍布江海，日商华商合开银行有何不可，此听日本自办。五曰欲与招商局合办，推广江海轮船之利，免为西商所夺。答曰此事盛大臣必不愿，如另设中东轮船公司或可行，请与盛商。六曰蔡使密函有否。答曰我未接到，但派学生须慎选是正理。小田曰然。特奉闻，祈密之。小田昨夜东下赴金陵。

**同日**　致电上海吕大臣(海寰)、盛大臣(宣怀)，江宁刘制台(坤一)。略谓：

小田切来鄂，谈商约三条。一曰美使不愿加税，日本意与美国同。厘金不深论，但言就货抽厘是最不好事，劝中国抽厘须改章。营业税、印花税可抽。二曰长沙、常德开口岸。告以长沙已允自开，俟长沙开后，如彼此相安，彼此有益，常德亦可开。渠云须在湘潭设小轮马头、栈房。答曰内河行轮，外务部有章程。小田曰旧章多窒碍，日本可照日本约办。答以此关通例，请与吕、盛大臣商。三曰米谷可出洋否。日本每年以上好米运售美州，得价一千数百万元，

本国买次米食之。此乃有益农田之事，米贵则农富，米贵则田贵，田贵则钱粮加而农不伤，中国何不仿行。曰此事我一人意见，以为无妨，但中国官、商人人皆不以为然，恐难行。按日本之意，不加税而推广内河小轮，自于厘金暗损，但其所欲免之厘，不似英使之门门俱杜塞尽绝耳。至湘潭设栈，各国效尤，则是不开自开，更多一事，不如准其开湘潭而删去长沙，免于省城有碍。特布闻，祈酌示。

**四月初五日(5月12日)**　就吕、盛大臣奏请减轻茶叶出口税事致电江宁刘制台(坤一)。略谓：

中国茶务日坏，必须设法振兴，以纾商困。敝处深以减茶税为是，但必须筹有抵补，方可酌减。今既不与各国议定加税抵补，又不与江、楚、西、皖、闽、浙各省妥商，即台端为通商大臣，亦不会商，而率行奏请即减，殊为可怪。顷据江汉关道禀，税司已奉总税司电，饬令知照茶商此后出口茶税不得过实本百分之五，而敝处既未奉旨，亦未接外务部、户部咨电知照，即径由总税司径行各税司减税，向来亦无此办法，尤不可解。就江汉一关而论，税收约二百万，茶税居其半，以后顿减七十万，所有京饷、洋款何从筹措。即将来加税亦断难抵足，必须另筹拨补，焦急万分。公统筹全局，有何挽救良策，务祈赐教为祷。

**刘制台来电(光绪二十八年四月初八日到)**：盛屡商拟减茶税，敝处迭复，总须先筹抵补，而后议减。不意吕、盛并不先筹抵补，遽尔奏减茶税，此实由于不能深知各省筹款之难。鄙见或由公庐叙短绌之多、无法筹补各情，电外部请商户部，如能拨补最妥，否则或将减案展缓举办。未识当否，请酌。

**四月十一日(5月18日)**　就加税免厘事致电军机处、外务部、户部及上吕大臣(海寰)、盛大臣(宣怀)、江宁刘制台(坤一)、保定袁制台(世凯)，提出十四条办法。如：

进口税能加至十二五似已可允，进口税二十年递减至尽一条必须删去；出口土货税万不可加；坐厘洋人断不准抽，惟有将仿照西洋理财各法，与之一一声明，如国家所抽之营业税、印花税，州县所抽之地方税，绅董所抽之乡约局税、马头捐等税，以及专条烟酒等十四项议定准抽，则亦足相抵；土货产地税彼既不允留，拟于出产土货之地限定必归行户发卖，征其帖税；中国烟、酒、糖、硝、磺、铜器、木器、珠宝、玉器、绣货、香货、广扣、锡箔、鞭爆，此十四种皆中国自产自用之物，与洋人无涉，亦非民生所必需，应准仍旧抽收；又米谷一项，与外人无涉，亦不致影射洋货，应听各省体察丰欠情形抽税，外人不得干预，亦不归洋关征收；外国洋货有吗啡一项最为害人，应增抽极重之税；出口土货有向

来无税者，应查明酌增；洋、土各货估价，须议一确实估计可信之法；内地大小常关甚多，洋人尚未详知，其关税应由我自定，外人不能胁我裁免；须声明彼若废加洋税之约，则我复抽厘金之章，等等。末有总论，曰战后之约，必是彼益我损，彼利我害，不待烦言。惟有两害取轻及害中求利两策，以为自救之计。零星要挟搅扰，推广联单、扩充租界、遍行小轮、厘名不去而厘权尽失，有百害而无一利，则不如明免厘而索加税矣。此所谓两害取轻也。扫除厘弊，民困可苏，理财新政可行，是为内治之利。进口税重，出口税轻，此时断不稍加，日后仍可递减。土货畅销，漏卮渐少，镑价渐平，富民强国无逾于此，是为外交之利。此所谓害中求利也。目前增免实数合内外销统计，恐必不能相抵。然利权不失，则目前暂救燃眉，尚有筹抵之方。数年后财政既善，土货复多，必有盈余之望。故此时断以割爱忍贫，规图国家久远之利为上策。鄙意所最注重者，国家所抽营业、印花税，可以供饷需、制造各项官事之用。州县所抽地方税，可以供办堤岸、道路、警察、监狱、官设学堂等事之用。绅董所抽乡约局税、马头捐，可以供民设小学堂、育婴、养废、社仓、善举等事之用。若将此数项切实声明皆抽之于铺店、牙行、民户、田地、山场、江湖、舟车文据，不抽于货物，且均系外国所有之办法，各国勿加挑剔，则诸事决不束手。若彼仍多苛求，此则不可不始终坚持力争细磨者矣。

**四月十六日(5月23日)**　就修改商约事致电外务部，上海吕大臣(海寰)、盛大臣(宣怀)，江宁刘制台(坤一)、保定袁制台(世凯)，陈管见四条。略谓：

进口税只加十二五，部计之厘及报部而不名为厘之款断断不能相抵，兼以新减茶税一百五十余万，所差尤多，约短一千万外，外销更不待言。兹再拟管见四条：一、土货并未征足抽五，似可另估抽足。二、马使有常关可留之语，又有轮船、民船一律征收之语。查中国旧制，各省所设常关不多，往往数千里并无一关，各国多未深悉。即如湖北境内，长江自巴东入境，至武穴出境，首尾二千余里并无常关。倘能商明于水陆繁盛冲要向有府税而不名常关之处，改名为关，妥定简易章程，可免趋避减税尤善。如能添设常关，或可略资抵补。三、铁路日多，如何征税，亦须议明。四、专与马使议，恐恃强要挟，不易转圜。闻前日美康使到沪，有内地抽厘听我办理之说。日本虽云抽厘不好，语气尚虚活。如两国语意尚松，或肯多留内地税数种，似可先与商议。美、日若肯与我商议，英恐他人占先着，或较易转圜。

**同日**　札北藩司转饬各州县一体行用银元票。略谓：

因制钱缺乏，银元亦不敷周转，特在日本刊造银元票，每张一元，以补银元

之不足。兹将银元票发给官钱局编列字号，加盖图记，与官钱票相辅而行。按照银元市价折合银钱，准其完纳丁漕、关税、盐课、厘金、土税、膏捐及一切捐款各官项。并饬武、汉官钱局，凡持此票呈缴官项及兑取银元者，即由该局一律照收兑发，勿得阻滞。仰司通饬各关卡、州县务照官钱票一体行使。倘敢藉词不收，定即分别参办，决不宽贷。

**四月十九日(5月26日)**　致电外务部、户部，以"减轻茶税未筹抵补，且尚未议定切实办法，请展缓至明年再行开办，以便徐图抵补"。

**外务部来电(光绪二十八年四月二十一日到)**：茶叶减税已奉旨允准，未便展缓，致失大信。现由敝部核定，按照时价值百抽五办理。本部已札总税司转饬各税司遵办。希尊处转饬江汉关道照办。

**四月二十三日(5月30日)**　就比索汉口租界事电复外务部。略谓：

比人在汉口铁路总站附近夹铁路两旁购地一大片，请划为租界。当告以铁路为中国之路，总站处不能为他国所占，万万不能照办。彼再三恳求设法，然后嘱其沿江一段，后至距铁路三十丈，左至铁路总站六十丈止，作为租界，其余路线以后沿路之三十丈、六十丈各地段，必须全数让还中国。此系格外通融办法。比使来鄂时，亦已当面切实辨论。此系天下公例，比使亦无理可说。迨饬关道照以上之意备文照会比领事，比领事含糊照复，将给与租界照收，而未提及其余应还中国地段。至今日久，亦未定界。今趁法人要求展界至铁路，比使又蒙渎钧处，其比、法合谋，欲揽我路权之情，更已显露。此事比即法也，若稍宽让，路权尽失。此事万万无可通融，务望据理驳斥，嘱其早日照鄂定界址定界，将余地归还。若再延宕，即已准之界亦不能作为租界。

**外务部来电(光绪二十八年四月十五日到)**：比使称，汉口租界早经购妥地亩，并将铁路让出。如再延不定议，即将买定地段圈筑围墙等语。查此事前因与铁路地段有碍，日久未定。兹据比使所称，即望查明定议，并电复。

**同日**　就法请展拓汉口租界事致电外务部。略谓：

去年四月法国领事屡请展拓租界，并将界后堡垣折卸。当经准其拆卸堡垣，将界展至城墙。而法领事仍以租界狭隘为词，坚请加增，复许其展至距铁路六十丈为止，计共允添拨一万二百余方，较原有法界几增一倍。而彼犹以为不足，哓哓争辨，必欲展至铁路而后已。且又暗与铁路洋工师商定，将铁路分站安设法界之后。盖其意不仅在展拓租界，实欲揽我路权也。路为中国之路，所经之地必须全系华界，方能权自我操。若与一国租界毗连，则平日官民商民搭车运货固多不便，一旦有事，转运兵械粮饷尤为外人所挟持。是法领事所请，无论如何要挟，断断不能照允。务望鼎力主持，大局幸甚。

**四月二十六日(6月2日)** 调整、兴建省城大中小各类学堂。现经筹商定议：

将两湖书院作为两湖大学堂，以课高等专门之学。以原有武备学堂及将弁学查作为武高等学堂。设立文普通中学一所，以自强学堂屋舍充用。将两湖、经心、江汉三书院学生，通行合校等差，或归入高等，或归入普通，分别办理。设立武普通中学堂一所，择地于鸟子山以南创建，未建成以前暂借江汉书院先行开办。农务学堂移设武胜门外真武庙地方，令与试验场相近，从速兴造。工艺学堂应行添屋添厂，定章定额，另行详办。设立方言学堂一所，以城内旧日农务局屋舍充用，即将自强学堂原有学生移入，另行定章，分别去留。又设师范学堂一所，择地于黄土坡一带创建，未建成以前，暂借安徽会馆先行开办。又就省城内分中、东、西、南、北五路，共设高等、普遍小学堂五所，以作各州县城镇应设小学堂之标准，均已择有地址，其东路小学堂即附设于师范学堂之旁。另将经心书院改为勤成学堂，以教文优年长、有志向学而不能入学堂肄业之生员。并拟于教吏馆东西增修屋宇，添设仕学院，令各官讲求中西各门政治之学。各该学堂应修应改创建工程，亟须刻期分投举作，以速观成。此后学务文牍纷繁，图书荟萃，人员众多，应专设学务处一区，以便会集筹办。该处需用常年经费，应饬北善后局筹议详办，并由该局刊刻清、汉文"湖北全省学务处之关防"木质关防一颗，听候饬发开用。

**同日** 札委署武昌府梁鼎芬充师范学堂监督。

**五月初一日(6月6日)** 札委双寿带同学生、弁目共五十名赴日本学习师范、警察。略谓：

现在省城及各府、厅、州、县均当次第开办中小学堂，师范尤关紧要。特就两湖、经心、江汉三书院挑选三十名派赴日本学习师范，其中愿学八个月学生有李熙、卢弼、李实荣、周龙骧、罗襄、左德明、李鑫、冯开浚、王式玉、张继煦、万声扬、李步青等十二名，愿学一年半学生有金华祝、黄轸、余德元、沈明道、纪鸿、汪步扬等六名；愿学三年学生有谈锡恩、陈英才、胡铮、程以超、阿勒精阿、向国华、陈鸿业、马毓福、周维桢、李书城、陈文哲、施呼本等十二名。另就护军营批选弁目二十名前往日本学习督察。饬署武昌府同知双寿带领学生弁目刻日束装就道，前赴日本。

**五月初二日(6月7日)** 咨送自费生易乃观、程荫南、黄立猷、卢启泰等前往日本游学，并请驻日公使"务希与湖北官派学生一体看待照料，切实约束考察，俾得造就成材"。

**五月初六日(6月11日)** 就庚子赔款还金还银事致电军机处、外务部、户部、

江宁刘制台(坤一)等,谓赔款万无还金之理,有确据三事:

一、约内载明,上谕允赔银四百五十兆两,不言赔金若干。二、表内三十九年,每年皆载明或几十几兆几千几百几十几万几千几百几两,或几兆至几百两,年年皆有银数,可见此乃一成不易之数。假如照还期市价易金,立此每年细数表何用。三、前有算定各国索赔金款合成银数后,又有"或"字,还期市价易金一条,英文、法文语意皆作为两项办法,前后两歧,前为正意,后为附笔,自应从前一条。总之,中国不求减少于四百五十兆,即可以对各国,可以符条约,更可无疑。

**五月十四日(6 月 19 日)**　致电江宁刘制台(坤一)、上海盛大臣(宣怀)。略谓:

美允还银,并劝各国,此事转圜可望,并表示即加电驻英公使张德彝与英外部切实恳商。

**盛大臣转驻美公使伍廷芳真电(光绪二十八年五月十三日到)**:前闻赔款须照金价算,当向美外部力言不公,彼甚为然。嗣接康使电,即电嘱婉商各使。廷迭接部电,复切恳美廷仗义劝商。此事出入数千万,所关甚大,廷当尽心设法转圜。惟西报传京中大员已允照还金。请速电各督合词恳外务部一意坚持,勿遽许诺。

**同日**　就赔款还银事致电伦敦张钦差(德彝)。略谓:

原约俱在,照当时所定三先令金价还银最为公允,务祈照此意再与英外部切实恳商。

**五月十六日(6 月 21 日)**　就粤汉铁路兴工事致电盛大臣(宣怀)。略谓:

前美总办来见,据称此路兴工由鄂、湘、粤三处赶办,当嘱其将武昌至长沙一段先行赶竣,彼已允许。今奏稿议云由广州入手,则何年方能到鄂与芦汉接通,大与本意不合。即使不能三处同时并举,亦必须鄂、粤两头开办方可。务祈将合同即日寄示,一面切嘱美公司务由鄂、粤两头同时开工为善。

**盛大臣来电(光绪二十八年五月十八日到)**:粤汉全约二十六年十二月已咨送尊处,请查阅。鄂、湘、粤三省同时开工自属极好。美总办云现今美国看中国局势不振,洋债难还,路款观望,本不能开办。因我处催急,各董先垫美金三百万元,只能先做广州至佛山、三水。因此小段生意必好,造至佛山即可售第一起票,得一千万金,方能开办湘、鄂,此时徒急无益。若必欲同时开工,则必决裂。屡接伍使函电,亦以美商照此约借款甚难,切嘱通融,免致悔约等语。

**五月二十一日(6 月 26 日)**　电复上海盛大臣(宣怀)。谓:

粤汉铁路合同已检阅。惟须切实与之要约,务照第十八条五年之限,全工告竣,不得逾限。第一期票售出后,必从速将自武汉至长沙六百余里铁路赶办为要。奏稿已书就,请即发。[按:光绪二十四年三月二十日(1898 年 4 月 14 日),中国

驻美公使伍廷芳代表中国铁路总公司与美国合兴公司签订粤汉铁路借款合同。二十六年六月十七日(1900年7月13日)复签订借款续约,均未奏陈奉旨。本月遵旨,由铁路总公司督办盛宣怀主稿,与两广总督陶模会衔奏陈粤汉铁路办法并抄呈借款合同。]

**五月二十七日(7月2日)** 创设济美学堂,专教官员子弟。以二百名为额,每学生一名每年出学费银一百两。一切教法务须严肃、切实,不容逾越,俾之敬业乐群,相观而善,庶几成就较多。创建经费,除由本部堂、部院各倡捐一千两外,现任司、道、府、厅、州、县,不论实缺、署任,均应酌量认捐,助成美举。大致捐银二百两者,准送子弟亲族一人入学。捐银四百两者,准送子弟亲族二人入学。其捐五千两、数千两者,照此类推。已于城中黄土坡地方择地一区,足备速造学堂之用,札北藩司等妥议认捐章程。

**同日** 电复江宁刘制台(坤一)、镇江下关吕大臣(海寰)、盛大臣(宣怀)告马使面议以先到鄂为便。略谓:

两公欲偕马使来鄂面议,具见虚怀。惟鄙意马使似以先到鄂为便,如所议不谐,再到江宁由岘帅转圜定局,其事必顺。盖岘帅所不允者,鄙人断不敢允,故后来鄂无益也。如彼必欲先到宁,则请两公与岘帅坚留其在宁多住几日,以便江、鄂电商。如能议妥,即可不必来鄂矣。

**吕大臣、盛大臣来电(光绪二十八年五月二十六日到)**:马凯亟于回国。全约仅允七条,损厘者皆搁起,加税事垂成而终败,殊属可惜。海等焦争无状,全仗鼎力维持。然电报往返,终难决断。因马使催急,只得告以两帅奉旨会商,劝其同赴江、鄂,将悬而未定之事面商定夺,马凯勉强应允。二十六日早上船,先竭岘帅,再赴鄂。

**同日** 电复江宁刘制台(坤一)、下关吕大臣(海寰)、盛大臣(宣怀)。略谓:

进口十二五,出口七五,鄙意已觉尽量。惟留内地销场税一语,读之尚未能了然。销场税是否即落地税,所指"内地",是否口岸地方除租界外皆系内地。如果租界外皆准抽落地税,则为数亦属不少,纵不加增,必可抵补报部之款。其外销各款,另以营业税、印花税抵之,必可敷矣。目前最为难者乃盐、土撤卡一事,恐系马使因英商及美、日不愿加税,故借此刁难翻悔耳。常关亦在抵赔款之内,原议从无裁常关之说,今何忽然及此。总之,旧有常关断不能裁,只可于有洋关处添设常关,令税司兼征民船税耳。查民船、轮船一律征税,乃马凯之言,此条当易商。

**五月二十九日(7月4日)** 电复江宁刘制台(坤一)、吕大臣(海寰)、盛大臣(宣怀)。略谓:

日本商约十条均悉。言甘手辣,诚如宁电岘帅与两公所驳,鄙见皆同。惟货币、度量权衡全国改归画一一条,鄙意以为甚好。只须议定不暗减进口税,

则中国官商、军民、华洋商务种种利便。事虽繁重,尽可择要先办。此实为整齐内政之大端,不必因其发自外人而斥之也。惟岘帅既不以此事为然,只可从容再议。

**六月初一日(7月5日)** 奏陈于湖北省城创设警察,俟有成效,以次推行渐广。略谓:

警察一事,实为吏治之实际,教养之初基,立法甚严而用意甚深,东西洋各国视为内政之第一大端。凡稽察户口、保卫民生、清理街道、开通沟渠、消除疫疠、防救火灾、查缉奸宄、通达民隐、整齐人心诸善政,无不惟警察是赖。今日讲求新政,采用西法,此举洵为先务。省城现正创办警察,需费甚多。除以原有保甲经费充用外,拟即将省城房捐一项作为警察经费,以免重累商民,并将从前汛兵、差役、地保需索扰民之事尽行禁革。现已于省城分中东西南北五局,城外分设东西水陆四局,酌采外国章程,于五月初一日开办。先募练警察步军五百五十名,警察马军三十名,清道夫二百零二名。以后体察情形,应否增加,随时酌办。即委署武昌知府梁鼎芬、试用知府金鼎总办警察局务,委臬司督理局务,并由上海雇募曾充捕头之英国珀蓝斯来省充当警察总目,以资熟手。俟省城办有成效,即以次推行汉口、沙市、宜昌等处口岸繁盛之区,再次及各府州县。既可以养民善俗,尤可为将来广学堂、定兵制、息教案、行印花税之根。

**六月初十日(7月14日)** 札委日本中佐铸方德藏充总督衙门军事幕僚,并充两湖大学堂兵学教习兼仕学院兵学讲友、防营将弁学堂总监察。

**六月十四日(7月18日)** 致电京户部鹿尚书(传霖)告英国商约已议妥。略谓:

英国商约已议妥,已详公电。约内经鄙人驳正争回者九条,较吕、盛原议远胜。此约中国毫不吃亏,实为意料所不及。不惟抵补必敷,其间维国体、杜流弊者甚多。务恳力劝朝廷速准,以便电英定议,迟则(英)议院散矣。将来议他国之约,恐断断不能如此。

**六月十七日(7月21日)** 致电军机处、外务部、户部转奏朝廷陈加税免厘于中国实不吃亏,请即行定议。略谓:

查马使在沪议加税之数,于报部名为厘金者实已抵补有余,惟所拟销场税办法则他款似略有不敷。今照鄂议增多三款,必无不敷之虑。一、常关办法,可增巨款也。遍查户部税则,旧章最轻,因承平物价贱之故。今议定由总税司按今日时价确估税则,刊布天下,抽足七五税,若仍销内地者再抽复进口税二

分五，统计较旧额加至十倍上下不等。盖旧日常关正税少而需索多。新定常关办法，正税增而中饱绝，故国民均利，必可岁增四五百万两。马使在沪议除税司兼办之常关外，概须裁撤。到鄂后与之力商，先允留水路常关，陆关全撤，又次允有洋关处添设常关，又次允于沿边沿海非口岸处酌添常关。此事万无可再争矣。一、新议销场税其数巨而活也。查沪议销场税指明开出货色若干种，且系只能在内地非商常口岸之处货到零售店铺始能抽收，不能在上岸处按货抽收，为数甚为有限，且自占营业税地步。到鄂后，洞另与马议，但系租界之外，无论口岸、内地皆可抽收，不必货到店铺之手，即于登岸或到地处设关抽收。货色也不必开单，但非出洋之货即可，其抽数多少由我随时自定，与今日之落地厘无异。各省合计，为数尤巨。其实止是"免行厘、留坐厘"六字，但洋人总不允存厘金之名耳。盖洋人主见总是严于国用而宽于民用，故洞与议销场税，谓此为办地方之事，若自强要政之类，因之彼不甚阻。然假使常关等项增收不多，即由各省酌以销场税补之，亦有何难。盖销场税一项，彼既不阻我财政之权，我即有筹抵足敷之法。一、出厂税已加增矣。查沪议洋商在中国口岸制造，已定为出厂税抽七五，所用洋棉花税全退还。到鄂后，改为出厂抽十，用洋花则退还十分，仍征二五，用土花则全退还。此抑洋料销土料之微意也。至于盐、土两卡，在鄂又与议妥销盐省分抽税办法，俱于旧额尚无大碍。此外力争挽回之事尚多，另电续陈，实不能再索他项抵补。盖马使久居印度，系该处富商总董，尚不染驻华洋人习气，故词气虽强硬，性情尚爽直。我以至诚相待，尚可商量。洞会议八次，屡次欲裂复合。此次惟有先定英约，则日本、法、德皆有比例，关系各国商约之枢纽即在于此。英议(会)既不日散，若此机一失，英变前议，各国交乘，悔不可追矣。窃思外省疆臣断无不思多留进款之理，惟此约反复筹计，中国实不吃亏，在我已争无可争，在彼亦让无可让。惟望早赐宸断核准，不胜迫切待命之至。

**外务部来电(光绪二十八年六月十八日到)**：奉旨：刘坤一、张之洞、吕海寰、盛宣怀等先后电奏加税免厘，请旨即行定议等语。既据该大臣等通盘筹计，均称足敷抵补，著即照所议办理。惟所陈各条内尚恐有侵我利权之处，流弊不可不防。仍著悉心筹虑，妥定一切。倘有后患，惟该大臣等是问。钦此。

**同日**　致电京户部鹿尚书(传霖)陈与马使议约情形。略谓：

此次马使到鄂，鄙人与议，将沪已议定而吃亏者全行更正，将于我有益而近情理者复添入多条，实为意想不到。以所加、所留抵补所失，必可有盈无绌，鄙人敢保。马使每议定一条，辄笑曰此事又让与阁下了。又对人云："非因本

国素仰江、鄂声望，彼亦不敢事事如此相让，尚不知将来本国有无闲言。即本国照允，恐各国亦断不能如此和平”。实系肺腑之言。彼已让到极处，鄙人亦不能再与之争。英国议院五六月内即散，明春再行会议。此机一失，各国要挟，后悔无及。除另电奏明外，特将实情奉达，万望面奏请旨，迅赐核定。大局幸甚。

**同日**　致电外务部陈向英商索两条。略谓：

前数日马使索议修改矿章、添开口岸、推广口岸权利、推广内河小轮等事，统以此四事与加税并为一案，成则俱成，散则俱散为言。洞与之言曰：到鄂以来，议定之条款甚多。今又将无关加税之事索我与议，皆是英国所索要于中国者。中国亦应英国索要数端，方为公平。如不肯商，我便不开议。力争始得。因与商索两条：一、中国修改法律后，英人归我管辖。二、请各国派员会同中国官员考察各省教务，妥筹办法。因与定议入约。法律列为第十二款。其文曰：中国深愿整顿本国律例，以期与各国律例改同一律。英国允愿尽力帮助中国以成此举，一俟查悉中国法律情形及其审断办法与其他相关之事皆臻妥善，英国可于放弃其治外法权之时，英国即允弃其治外法权等语。教案列为第十三款。其文曰：中国之意，教事必须详细商酌，以免从前嫌衅滋事将来复发。倘中国与各国派员会查此事，妥筹办法，英国允愿会同派员查议妥筹，以期民教永安相安等语。查日本三十年前始创修改法律管辖西人之谋，有志竟成，至今西人皆遵其法，今日本遂与欧美大国抗衡。以中国今日国势，马使竟允此条，立自强之根，壮中华之气，实为意料所不及。马云此事英政府有无挑剔尚不可知，当发电力劝政府等语。其教案一条，初亦推托，强而后可。此后教案必须商明各国妥筹补救之法。法国专主袒教，不肯和商。他国虽或有持平之论，亦不肯明言会查。今由英开其端，以后再商各国，若皆允查办，法自不能独横。民、教果能相安，关系大局不少。且与英使议明，此两条如英廷照允，即当与加税免厘全约同时画押。

**六月二十一日(7月25日)**　致电军机处、外务部转奏朝廷陈与英使议定矿章第九款情形。略谓：

查矿务一款，马使抵鄂即以为言。洞照沪议力驳，以此事不应列入商约。马使坚以矿事有关商务，修改系属两益。此次加税本非英商所愿，故必须列入商约，以慰英商之望，俾英议院不致有所扞格。若不议矿务，则一切罢议。相持许久。洞等再四密商，英使之款系欲中国允照英国指出之意修改章程，如此自然不可与议。莫若由我自出一切办法与之商订，须由我采取各国通行章程，

酌量仿照修改，改定后令各国开矿洋商一律照办，则与我主权利权必无所损，且不致为一国独擅其利。幸彼无词可驳，居然照允。此乃将彼所索有益于彼之款，变为我所索有益于我之款，实于中国有利无害。因与订为第九款，其文曰：中国国家因知振兴矿务于国有益，应招徕中国及外洋资本兴办矿业，是以由签立此约之日起，允于一年内自行将现行章程修改妥定。中国应即认真迅速考究矿务，采择英国、印度及各国通行矿务章程中之于中国情形相宜者，将现在之矿务章程从新修改，以期一面于中国主权毫无妨碍，于中国利权有益无损，一面于招致外国资财无碍，比较外国章程，于矿商亦不致有亏。俟中国所定之矿务新章一经颁行，凡承办矿务者即须照新章办事等语。再，此电十九日洞已与吕、盛两大臣面商定稿，因洞连日患病，至今未愈，是以今日始发。

**六月二十三日(7月27日)**　派充督办商务大臣，并谕吕海寰、盛宣怀即赴湖北续议美、日商约。

**六月二十六日(7月30日)**　皇帝万寿，筵驻汉各国领事官员，自撰乐章。

**六月二十九日(8月2日)**　致电京鹿尚书(传霖)。略谓：

裁厘事现仅与一英国定议，而昨得探电，马使有欲将"各国"字样全改为"英国"字样之意，是不待与各国议定加税，即须将各省局卡裁撤。授人以柄，万万不妥。无论如何磋磨，必须俟与各国定约加税后，方能将各省厘金实行议裁，极力坚持，免受各国要挟。此次鄙人与马使议约，自问尚未吃甚大亏。前日忽奉严旨，实出意外，故有闻必告。乞公暂勿声言，预防诡计可也。

**六月三十日(8月3日)**　就商约会议地点电复上海吕大臣(海寰)、盛大臣(宣怀)，谓"尊处已请旨，候旨遵办可也"。

**吕大臣、盛大臣来电(光绪二十八年六月三十日到)**：奉漾电旨，嗣后续议商约，著即赴湖北省会议等因。当即钦遵知会美、日国议约大臣去后。顷接美国古纳西门函称，接康大臣回电，以贵国政府已允准以后会议和约应仍如前以上海为宜。至贵大臣等与鄂督相约之处，当以函电往返等因。缘即订期开议前来。究竟如何办法，请张制台迅速示定，并乞外务部请旨施行，以便照复。

**外务部来电(光绪二十八年六月二十九日到)**：据领衔美康使面称，商约事，各国所派议员均在沪，实不愿赴武昌会议等语。现经奏明，嗣后吕、盛大臣仍在沪会议，设遇关系紧要或定议时，再行赴鄂晤商。特电达。

**七月初一日(8月4日)**　应吕大臣(海寰)、盛大臣(宣怀)之请，就近派在沪之钱守洵随同会商商约，借备咨询。

**七月初四日(8月7日)**　致电上海钱念劬(恂)嘱万勿遽出议论。略谓：

商约内河行轮一款，廷旨虽责成江、鄂妥议，惟盛已电外部，拟翻二十四年

成案,专立华商公司,但准洋人附股,须挂中国龙旗各节。果能办到,争回利权,岂不甚好。故此时务须尽吕、盛先将所议与马磋商。阁下只将会议时所见所闻详细电鄂,万勿遽出议论。如筹有妥策,亦望先行电鄂细商,会议时断不可轻发。是为至要。

**七月初六日(8月9日)** 就内河行轮事致电外务部、江宁刘制台(坤一),上海吕大臣(海寰)、盛大臣(宣怀)。略谓:

内港行轮一条,现虽与马使竭力磋商,设法限制,然二十四年成案具在,此时断不能禁阻洋轮不入内港。除屡电妥议章程,将限制洋轮、保护华船立法尽力筹议外,计惟劝导华商合力创设内河轮船大公司,我造浅水较大轮船,推广航路,力争运载。在我能多保持一分之利,在人即少侵占一分之利。此为商战上策。查外洋各国于商人新设公司有保利一法,大率五年之内,官为保六厘之息,每年核计公司盈余不足六厘,由官补助之。俟其获利渐丰,则官征其进项之税。施助于前,取偿于后,上下相维,在官亦终无所损。此为各国扶助本国商人通例。有此保护,正经巨商得所倚赖,自然放胆出资,经营远大。但使足与洋轮相敌,则利权便不致全让外人。[按: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二十日(1898年7月13日),总理衙门应英国要求,颁行内港行船章程,内载"中国内港,嗣后均准持在口岸注册之华、洋各项轮船任便往来,专作内港贸易,不得出中国之界,前往他处"等语。]

**七月十七日(8月20日)** 就马使银元照会致电江宁刘制台(坤一)。略谓:

沪电录示马使所复银元照会,内有请中国政府于要紧之区设立铸局,以铸国家银币等语,明系有人欲在上海设银元局,归通商银行承办,以揽利权,暗中嗾马使叙入照会,为将来要求地步。且连买银条、收铸费亦并议定,此与商约何涉耶。务请尊处严辞驳辩,声明限制,俾杜觊觎。至银元完纳关税照时价折合关平,亦多流弊。各省各埠银元市价互有高低,即一埠中市价亦日有涨落,若各省关各照每日银元市价折算关平,势必参差淆混,无从考核。似不如将关平银一两酌中折定银元一元几解,庶各关征收一律,以免窒碍。

**吕大臣、盛大臣来电(光绪二十八年七月十六日到)**:银元照会,顷马使已送来。内开:为照复事。今日,本大臣接准贵大臣本日照会,送来两江总督刘电报抄稿一纸,论新约第二款之事,兹特为照复。刘宫保所见,实与本大臣所见相同。谅贵国政府必于紧要之区设立铸局,以铸国家银币,其银色及轻重自行定夺。此项银币可由商人以照重照色之银条易换,惟须加例征之铸费。所铸之银元将为中国国家通行之银式,并声明以是合例之银。若用以完纳关平银之税项,或以还抵关平银之债负,只可照其市价之所值折算而已。为此照复。

**七月十八日(8月21日)** 致电江宁刘制台(坤一),上海吕大臣(海寰)、盛大臣(宣怀),陈铸通行银币乃中国内政,以免将来外人干预。略谓:

马使照会未妥,似宜速复一照会,大意言铸通行银币,乃中国内政。将来何地设局,何时开办,用何式样,成色分两应如何照关平折定公道市价,或国家专铸,应否准华商人附铸,一切详细章程,应由中国政府随时酌定,此时本大臣等无权与贵大臣预为商定也等语。究以如何措词为妥,请岘帅详酌改定,速与两星使妥商酌办。愚见此时必须驳复一照会,方免将来外人种种干预此事。岘帅当日十分慎重,鄙人极力赞成。如稍有流弊,众论将归咎于鄙人,且无以对岘帅,故不得不格外小心也。

**刘制台来电(光绪二十八年七月二十日到)**:银式事,敝处早已虑及,流弊甚多。只以两星使先有成议,不得不通融允诺,先设法将关平暗耗争回,再补救。前阅沪咸二马使照复电文,系"谅贵国政府必于紧要之区设立铸局"云云,因"谅"字尚属空泛,致未驳复。如香帅接系属"请"字文义,更加逼紧,一经揭破,我愈无转身之地。自应赶紧将照会退销,只商令将照关平完税一节照复,其余无庸叙入,以免别生枝节。务请两星使切商更订。

**吕大臣、盛大臣来电(光绪二十八年七月二十日到)**:银式一款,约文本浑括,以一切办法、各银式轻重平色皆由我自定,为我固有之权,是以约文概不声叙。嗣后岘帅虑有暗减税平之意,马乃谓应由我自定,不必入约,是以商允另备照会声明此节,索其照复为据。细绎复文,并无索我商订设局开办及商人附铸各节之词义。昨已照鄂筱电删去"紧要之区"等字。

**七月二十一日(8月24日)**　致电军机处、外务部、户部及江宁刘制台(坤一),上海吕大臣(海寰)、盛大臣(宣怀)告口岸界限一条万不可删。略谓:

口岸款万不可删。租界华民完纳税捐,从此租界内地仍为中国国家之地,民仍为中国国家之民,乃通商五十年来权力所不能到者一旦争得而收回之,岂肯轻轻弃掷。今日上海租界任意展拓,即非租界者亦遍地洋房,早已占至宝山县境内矣。广东已展至河南矣。汉口于二十年前已占至汉阳矣。此款正是限制其任意广拓。口岸尚有界限,租界自然束缚其中,何沪电反谓删去此条,可免口岸展拓之损。事理正是相反,百思不得其解。在鄂议定一月之款,鄂省从无一字更改。今无故一言便欲删去,从来议约无此办法。务恳两星使力任其难,商留此款,第三节亦万不可删。马使为英国国家所派大臣,事关两国大局,岂有听凭沪上一隅工部局数人之私言,改其使臣所允定之约欤,于马使体面亦甚有碍。此事在外务部裁夺,岘帅、两星使等筹商,鄙人更无可说,惟有顿足痛惜而已。

**吕大臣、盛大臣来电(光绪二十八年七月二十二日到)**:马使今日复议第十一款,已将宁、鄂各电不允删此款切告,属仍照旧。马云,沪工部局以租界内华官向不能收捐,第三节断难允行。又,租界以外,颇有体面洋人居住,岂能遵守华民章程,第二节亦难允行。驳以口岸一事,我政府本不允议,因英国坚请,乃添入两节以为抵制。若仅留口岸界址第一节,而去第二三节,我万不

能允。马云，似此，只有全删此款一法。看来此款所索两益处，已为工部局力阻，只得坚持将口岸一节要删全删，仍符不议口岸之初意，尚不吃亏。乞速核示。[按：英约第十一款，原议第一节限定洋人界址，使彼不能侵占逾越，第二节租界外洋人守我巡捕、工部局章程，即受我约束，纳我捐项，第三节租界内华人仍纳各税捐。张之洞谓此三节"乃在鄂苦心设法力争而得者。"]

**七月二十五日(8月28日)**　与江宁刘制台(坤一)、上海吕大臣(海寰)、盛大臣(宣怀)会衔电奏议定英国商约情形，请迅赐核定，饬先行画押。略谓：

英使马凯原索商约二十四款，无非损我权利，动以和议大纲十一款载明中国已允以商改利益为要挟。当经坤一等于未开议前往返电商，皆以加税免厘一事为主脑。复窥破马凯用意侧重在损厘而不加税，磋磨八阅月之久，聚议六十余次之多，舌敝唇焦，姑克就范。中间复以在沪议不能决及议而未成者，海寰、宣怀邀同马凯偕赴江、鄂，共筹抵制，坚持力辩，务期取益防损，不致吃亏。综计先后驳拒不议、未允入约者七款，曰洋盐进口，曰内地侨居贸易，曰邮政、电报，曰设海上律例，曰整顿上海新衙门，曰口岸免厘界限，曰货物同在一河免复进口税。我尚会商未定者一款，曰通商口岸利权，归入加税免厘内并议。借为抵制者五款，曰新开口岸，曰减出口税，曰三联单，曰子口单，曰常关归新关管理。商允改妥者十一款，曰存票，曰国币，曰广东民船与轮船纳税一律，曰华、洋合股，曰整顿珠江、川江，曰推广关栈，曰保护牌号，曰加税免厘，曰矿务章程、内河行轮，曰米谷禁令。此就马凯原送条、目而分别准驳、删改、归并者也。坤一等复向马凯索议彼允入约者三款，曰治外法权，曰筹议教案，曰禁莫啡鸦，皆我补救国计民生要图，幸就范围，实有裨益。马凯于定议后，复补请入约者两款，曰修改税则年限，曰约文以英为凭。核系照旧约办理，为约中应有之义。共计十六款。总之，战后立约，彼要求多端，万不能一无所允。然允则于彼有益，即于我有损，不得不权其轻重，设法挽回。综核全约，利益彼此尚得其平。本应专折具奏请旨，因马凯以事急欲回国，定期本月二十七日起程。坤等电留不允，并闻英商多以此约于英无多利益，意图谋阻。非趁其在沪画押，恐马凯一行，全约或有更变，则全功尽弃，甚为可虑。谨将核定约文电呈御览，惟有仰求迅赐核定，准饬先行画押，一面再将汉、洋文约本专折进呈。

**同日**　致电京鹿尚书(传霖)陈英商约已争到尽头，望速请旨画押。略谓：

英约坚持苦争，已到尽头处，一切均系江、鄂商妥。战后之约如此结束，实非易易。只因迁延过久，致最吃紧之口岸一条将争回权利复被翻悔。然综计全约，在我尚不吃亏，再迟恐别有变卦，悔不胜悔矣。会奏到京，务望切劝政府同事诸公及早请旨照准，迅速电沪，趁马使未行前将押画定。千万叩祷。

**军机处来电(光绪二十八年七月二十六日到)**：奉旨：昨据刘坤一、张之洞等电奏与英国使臣

马凯议商务全约等语。既据该督等会奏称屡经妥酌议定,即著吕海寰、盛宣怀就近画押。倘有后患,惟该督等是问。钦此。[按:本年八月初四日(1902年9月5日),中英续议通商行船条约在上海签字画押。]

**七月二十八日(8月31日)** 致电外务部请力阻德商在汉口华界紧贴襄河口设立趸船。略谓:

德人已画有租界,江岸计长三百丈,德商应在租界内设立趸船,不应再侵占华商有限之江干。且该商所租之地仅宽六十丈,而请设航船长二百余丈,阻碍左右邻居码头,亦不平允。其地在大阪公司之上,紧贴襄河口之下,其上即龙王庙马头,为中国官民渡江孔道,民船小划来往如织。夏涨溜急,江、河之水会合湍激,驾驶船只已甚不易。再设趸船于此,前后安设锚链,横梗水面,猝不及防,沉溺必多。大阪趸船尚在其下,已屡次覆舟,近三日内又伤毙六七命,正与日商理论,再不能准德商在日商之上设立趸船。查日商前因日界未开,请在此处设立趸船,前税司当以距襄河口较远,姑准其暂时设立,订明俟日界一开,即行迁往。现屡次出险,正在设法令其速迁,岂可复准德商设立趸船于其上,侵占华商江岸,伤害华人性命乎。无论如何,万万不能照准。务祈鼎力主持,明白驳斥。

**八月初一日(9月2日)** 改铸钱局为铜币局,札委高松如兼充该局提调。略谓:

铸钱局前因停铸制钱,将该局归并银元局作为新厂。上年十二月间钦奉谕旨,饬令铸造铜元,以补制钱之不足。当令银元局新厂仿照广东、福建、江南等所铸当十铜元成式,先行铸造一百万枚,饬发官钱局暂为试销。现在察看市面流通,商民甚为利便,自应源源接铸,以广推行,而维圜法。所有原设之铸钱局,应即改为铜币局,与银元局画分界限,各司各事。此后铜币局专管铸造事宜,其筹拨工本,购买铜铅,推广行销,均责成官钱局经理,庶可联络一气,相辅而行。查有湖北试用知府高守松如自委办官钱局以来,整顿局章,维持市面,认真经理,日有起色,应即委令兼充铜币局提调,遇事禀商藩司,认真经理。

**八月初三日(9月4日)** 致电军机处力保湘抚俞廉三。略谓:

湖南辰州教案毙两英教士,情形甚重。此案湘抚俞办理较为迅速认真,但将首要正凶缉获严惩,当尚不难议结。闻沪英总领接英廷电,意欲重惩巡抚。窃思湘省民情强悍,风气未开,较他省尤为难办。湘抚俞在湘察吏恤民,防边戢匪,廉洁公平,精勤稳练,实为难得。其调和民教,实已不遗余力,且已督获多匪。辰州距省太远,岂能责巡抚以不能预防之责。若动辄谴及巡抚,实于国

体、内政有碍。想钧处或须俟查办详细情形奏到，再行请旨，极是慎重办法。第保护不力各员至今未见处分，于湘抚不无关碍。可否将营、县先行革职，知府暂行革职，俟查明确实情形，再行斟酌轻重，俾英领事无可借口，则商办较易，似于大局有益。

**八月二十二日(9月23日)** 就日本商约事致电外务部及江宁刘制台(坤一)，上海吕大臣(海寰)、盛大臣(宣怀)。略谓：

日约所索如关税、河轮及一切事，凡为英约所有者，自应照英约办理，不能丝毫有异。其第五款清索口岸一条，如奉天府、大东沟两处，鄙意宜急允其开为口岸，最为上策。借各国商务为牵制他人，保护根本之计，必宜速行，其余以少开为妙。必不得已，江西或可许开一处，惟北京断不能开。第六款口岸条，彼如欲议，似可即全照英约议妥复删之三节办理，缺一即不能与议。第七款度量权衡修改画一，最为好事，利国、利民、利通商，惟不利吏胥市侩耳，乃我内政必应整顿之举，断不可硬驳。但行之必有其渐，只可以徐行整顿善言谢之。第八款保护版权一条，须商定年限。凡东人新出华文、华语书图，许专利五年，禁人翻刻，满限即不复禁。除沿江沿海外，如云、贵、广西、四川、陕、甘、晋、豫、东三省，即限内亦不应禁。若华人就东刻华文之书重加编订，有增减修改者，即不能禁。其华文中参有东文者，更不在应禁之列。查此条数月以来，中国文人议论纷腾，多欲力驳，视为极重要之事。鄙意以为断不能全驳，且亦不宜全驳。盖东人将各种有益中国学问之书译成华文华语，颇费心力，自应享此销书之利，方为公允。即中国著书售卖者，亦向有严禁翻刻之章，于外国人售书者，何独不然。此可借以鼓励东儒多出新书，有益我之学堂。若无志编书，专效书坊恶习，翻版射利，此等无志气、图小利之文人，安望其为自强之人才，岂可曲徇其请而驳外人乎。至我索款抵制，沪电拟备三款，鄙人亦拟向日本索一条：凡日本人在中国开报馆者，及中国与日本人合开报馆者，及在日本国刊印之报而流传散布入中国者，如该报中有控造、诬蔑、悖逆、谤讪之谈，有碍邦交、惑民助匪者，日本允即行查禁封闭，必不袒庇。此节甚关重要，正与版权相抵。

**八月二十四日(9月25日)** 就美国商约传教条款致电外务部及江宁刘制台(坤一)，上海吕大臣(海寰)、盛大臣(宣怀)。略谓：

“华民奉教，毫无阻止”两语实多不妥。宁电拟添入“入教必须查明平日安分并未犯事涉讼”，租地必须查明无盗卖侵占，皆系公平紧要之言。即令美使坚持入教查明一节不允，而租地查明正与旧约不许强租硬占相合。来电未言美使于此节亦不愿添，似可商添租地查明一节，以为调停之法。凡议约事体，

有施必有报。彼既勒我写明"毫无阻止"及"不欺虐、不骚扰、不歧视"种种保护教民字样,则望两星使与之切商于"中国律例"之下,"凡入教者"之上,添"习教华人必须按照中国礼法,尊敬官长,不准借入教而于平民稍有欺侮扰害"三十一字,方为持平。不然,彼既自外于平民,自歧于官长,安能禁中国官民之不歧视哉。抑更有要者,英约议允之第十三款中国与各国派员会查教事妥善办法一条,甚关紧要,当日索允甚非易易,务望两星使与美使切商,即照英约原文一字不改,添入此款内,专列为一条,益处甚大。既有英、美两国允许,各国自渐易商量。

**吕大臣、盛大臣来电(光绪二十八年八月十九日到)**:美约第二十八款教会一事,订定款文如下:耶稣、天主两等基督宗旨,原为劝人行善。所有安分传教、习教人等,均不得因奉教致受欺侮凌辱,毋得因此稍被骚扰。华民自愿奉基督教,毫无阻止。惟入教与未入教华民均系中国子民,自应一体遵守中国律例。凡入教者,于未入教或入教后如有犯罪,不得因身已入教,遂可免追究。凡华民应纳各项例定捐税,入教者亦不得免。美国教士须准在中国各处租赁或永租房屋地基,以为传教之用等语。

**八月二十五日(9月26日)**　就设立铁路厘捐事致电外务部。略谓:

前因汉口铁路已通至信阳,楚、豫来往货物多由火车行走,不经厘局,两省厘金皆无从抽收。查陆路之铁路火车与水路之江河轮船、民船运货完税事同一律,当经设立铁路厘捐局,以昭平允。法领事已告税务司,愿酌定抽收章程,以便运货,因饬江汉关道与税务司妥议章程。若洋商领联单者,则在关完半税,若不领单者,则在局完厘,楚、豫两省之厘皆在此一局统收分拨。惟厘金向章收数较联单半税稍重,两省合计尤多,于是格外宽恤,将厘章改轻,无论华、洋商人均只按《海关税则》纳值百二五之半税一次,此外,楚、豫不重征。并令税司于海关人员中选派一人帮同委员监察,以通商情而免扞格,可谓体恤已极。英领事照复,深以为然。乃比、法两国商人赴信阳采办芝麻等货,大批运至汉口,并不请联单,又抗不完厘,实属显违条约,无情无理。敢请照会各国公使,切饬领事传谕洋商务须遵办,以符约章。

**二十九日(9月30日)**　致电江宁刘制台(坤一)嘱吕、盛与日议约万勿率允。略谓:

沪与日议商约,稍松稍率。加税要款未议而多允杂款,似为非计。即如沪宥电于保护商牌事,未照尊议将禁止华商雇用日本出名冒挂洋旗、抗捐漏税一条,与之力争入约。于保护版权事,未照敝意东人编成华文之书经华人重加编订、有增减修改者即不能禁一条,与之切商入约,但言"译东文之书不禁",有何益处。明与鄂电相左,乃谓与鄂箇电相符,尤不可解,似乎有意曲为迁就。务

望公主持力驳,切嘱两星使凡有可自保权利、慎防流弊之处,坚持切商,万勿轻让率允,遽与订定。

**同日**　就美索版权事致电上海吕大臣(海寰)、盛大臣(宣怀),江宁刘制台(坤一)。略谓:

闻美商约拟索洋文版权,各省文人有志讲求西学者恐以后中国不能译西书,闻之甚为惶急,纷纷电求驳阻,此事万不可允。日本所索版权乃指东人就东文已译成中国语文之书,若中国自译东文者并无所禁。若我就欧美洋文之书译成华文之书,版权在我,与彼何干。究竟美所索洋文版权如何立说,无从悬揣。倘果索议及此,务请两星坚拒勿允。

**是月**　建钟楼于黄鹤楼旧址。

**九月初三日(10月4日)**　札江汉关道照会日本领事饬大阪公司订期将趸船移泊,以免民船遭碰。略谓:

日本大阪公司轮船马头原因彼时租界未定,暂准假设,以敦睦谊。现在日界已定,自应移往租界,以免永占华商江岸。且查近年每遇襄河水发,江水盛涨,水势湍急之时,过往船只辄多覆没,近一月之内溺毙华民六七名。本部堂有保护华民生命之责,每念及此,深抱不安。查日本租界自划定至今已有六载。日本既请租界,自应早日开办,方符原议。乃至今毫无动静,于情理殆有未洽。若永不兴办,趸船即永不迁移,即听其年年溺毙华民多名耶,断无是理。亟宜即日照会日本领事转饬该公司及早设法将趸船从速迁移。即使一时未能迁移,亦须订一切实期限,不得过久,断不能永远推宕也。

**九月初五日(10月6日)**　致电京鹿尚书(传霖)恳勿调赴两江。略谓:

接宁藩司电,刘岘帅今晨薨逝。朝廷如议代者,万勿拟及鄙人。有必不可者四:才具万不胜任,一也。鄙人精力日衰,数日来皆系扶病办事。鄂省轻车熟路,尚可勉强支持。江南政事最繁,人地皆生,贱体万不能支,数月以后必为岘帅之续,二也。鄂省所办学堂、练兵、制械、矿务、督察、堤工数大端皆已有规模,或已有七八分,或已五六分,指日收效。若有移动,前功尽弃,实不甘心。江南事事皆须平地创造,必致一事无成,三也。铁路乃中国第一大政,鄙人创议之第一大事。今芦汉之路明年底可成。粤汉之路现已开工,自广东省城造起。两路中权枢纽,全在湖北,将来议税章、通文报、设护兵、通商货,收路权、利权,皆须鄂省筹办,主持其间,小有出入,即关国家万年利害。弟系铁路创议之员,一切正待筹办,他人来鄂,必多隔膜,四也。务恳向略园及同列诸公剀切言明,仰恳圣恩断勿调鄙人赴江南。若再在鄂三年,必有数种成效以仰答

国家。

**九月初六日(10月7日)** 致电江宁藩司沈幼彦。略谓：

岘帅骑箕，骇愕痛悼。大局粗定，步步艰难，东南谁为镇抚。鄙人无所就正，摧恻忧灼，无可为怀。是否立嗣子抑立嗣孙，祈示，并望代致言。将来岘帅碑铭、墓表，洞愿任其一，以尽鄙忱。[按：初五日，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刘坤一卒。初六日，以张之洞署两江总督。嗣有致刘世兄一函，略云前接电音，骇悉尊公忠诚公骑箕之耗。台斗星辰，苍茫掩曜。东南柱石，瞬息倾颓。哀痛当遍寰中，何止鄙怀摧恻。夙谂世兄至性过人，礼隆为后，遭此大故，恸毁可知。顾念尊公大人殊勋懋绩，彪炳中兴。内治外交，经营全局。东山再起，以苍赤为心。西平笃生，实国家之福。用能上孚帝眷，下奠民依。今则百度方新，而更始之规模毕具。遗章未上，而饰终之恩命光颁。业足千秋，殁无片憾。世兄箕裘继志，劳砺延恩。尚希笃念仔肩，稍纾毁瘠，是所切祷。弟昔事追维，正深共济无人之慨。名疆暂属，更抱难乎无继之忧。俟事料理清楚，即当浮江东下。念老成之遗范，展奠匪遥。遣一介以先驱，将刍致悃。兹寄呈挽幛一悬，挽联一副，祭席一筵，楮币全分，尚祈代呈几筵，是幸。]

**九月十二日(10月13日)** 札江汉关道筹备参展日本大阪博览会。略谓：

日本于明年二三月间在大阪开设劝业博览会。此举于鼓励商情、疏销土货最有裨益。参展物品分天然品、制造品两类。天然品如各种金石、矿砂、煤炭、丝茧、禾麻、菽麦、竹木、藤、茶、靛、漆、药材、毛羽、皮革、骨角等，品种宜多，以备外国人选择。制造品如绸缎、布帛、织绣、竹木、陶、漆、铜、锡器皿等项。选精好者，只作式样，不必甚多。其运送照料一切，委洋务局翻译委员邝国华妥为办理。

**同日** 因原设于省城内之永靖火药库逼近学堂、营房、民舍，危险已极，饬统带护军等营张副将彪在汤逊湖以北大高岭地方建造无烟药、黑药库各二所。

**九月十四日(10月15日)** 致电江宁、上元两县，告以二十五日启行，二十八日到宁，借钟山书院为行馆。并谓：

该书院闻现在修改学堂，如有修理未完者，草草修毕，但能将就居住即可，不嫌草率，不嫌朴素。器具只用粗木，不准用红木。铺垫帘幔之属只用洋花布、羽毛、洋呢，不准用绸缎。初到备饭上席，只准用五簋八碟，不得用燕菜，其余可以例推。一切陈设勿得华美。如华侈糜费，除发还外，不准开支公款。本督部堂向不用门丁，禁止馈送，收受门包更不待言。

**九月十五日(10月16日)** 札委驻日使公使随员卞绰昌充湖北游学日本学生监督。

**九月十六日(10月17日)** 札委前北京同文馆总教习美国人丁韪良充济美学

堂总教习兼仕学院讲友。

**同日**　札商务局劝集商款在汉口创办商务学堂、公所。略谓：

商务实富国之基。泰西以商立国，有商学以考各物制法、各货销路、各国嗜好、各业衰旺，有商会以集思广益，互相联络，故能力旺气厚，广设公司。若华商因仍旧业，随人作计，盈亏听其迁流，凭诸运数。既无商学以探制造、销行之源，又无商会以收同心合力之效。现欲挽回利权，亟应创设商学、商会，以资启发。本大臣奉旨督办商务，自以开商智、培商力为亟。况汉口东西为长江上下之冲，南北为铁路交会之所，实为中国商务枢纽。应饬令商务局劝集商款，于汉口地方创设商务学堂、商会公所，以立其基。

**九月二十二日(10 月 23 日)**　拟于武昌长街三佛阁以南路西一带建设劝业场。内分三所，"一曰内品劝业场，凡本省人工制造之品，招商分类，罗列其中。一曰外品劝业场，凡外省、外国各种货物、机器切于民用者，招商分类，罗列其中。仍于两所之间相留一大间，名曰天产内品场，陈设两湖各种土产、五金矿质、竹木、药材、皮革、骨角、毛羽，以备外省及外国人游览考辨，采取制造供用。此项工程饬委试用知府高松如等会商承办"。

**九月二十四日(10 月 25 日)**　奏陈酌改签捐为赔款捐。略谓：

新案赔款，鄂省摊派奇巨。前因筹措艰迫，曾请于繁盛通达各州县酌量试办签捐，以资凑补。原拟试办签捐藉以稍纾民困，今办理既多棘手，自不能不略事变通，又经督饬司道即将签捐停办，另饬州县就地抽捐，以为抵补。大抵抽捐之法，以串票为大宗，而铺户亦居其三四。务使款皆有着，不累穷檐，并不欲专责农民，转遗商富。此项捐输即改名为赔款捐，以昭核实，使小民知官府之筹画，实出于万不得已而取之民者，亦得以顾名警省，为振作自新之计。

**硃批**：着妥为筹办，毋稍扰累。

**九月二十五日(10 月 26 日)**　奏陈修筑省城南北沿江堤岸情形。略谓：

湖北省城之南保安门外白沙洲至金口五十里，省城之北武胜门外新河起经红关至青山三十里，省城外江岸南起鲇鱼套内之熊家渡，北抵塘角十二里余沿江一带，南路旧堤年久残废，仅有堤形可按；北路间有小埂，每年夏间必为江水灌入，堤内之田数十万亩悉成湖荡，居民耕种失业，极形困苦。且其中有抚标江夏县马厂各数十里，亦被淹没，畜牧无从，实于民田官地关系甚大。查南堤为前督臣周天爵所筑，现竟日就坍圮。前人苦心经营，泽民惠政，何容听其湮没。且鄂省前数年迭被水灾，各属贫民流离失所，聚武、汉间，深虞滋生事端。因思如将此堤修复，既可以工代赈，养无数之穷黎，又可永安耕凿，得无数

之良田。维时湖北赈捐尚有存款，是以力筹大修之举，为一劳永逸之计。经臣之洞于光绪二十五年春间先将红关至青山之堤分作八段，派委各员兴修，是为北路之堤。民间旧日于沿江偶因春涨筑作土埂，全不足恃。一经夏涨或春水稍大，便至漫淹，将沙湖，大、小郭郑湖连成一片，自江岸直抵磨盘诸山一带，一片汪洋。现于北路三十里着为长堤，皆系以平地为基。因地势之低昂，定堤身之高卑，高一丈至丈七尺，堤面一律宽二丈。旋复于秋冬水涸，将白沙洲至金口之堤分作十段，分别委员兴修，是为南路之堤。南堤较北堤地段尤为广远，堤内地段东过东湖门，南抵八风山，督标马厂即在其内，有南湖、汤逊湖、黄家湖、青林湖、巡司河。夏间江水内灌，则诸湖及河道连成一片。其旧存堤大半距江岸甚遥。今则于沿江附近改作新堤，使旧日滨江被淹之地并包于新堤之内，涸出田亩不可胜算。计南堤绵亘五十里，增筑一丈余不等，堤面一律宽二丈，工程尤为浩大。数年以来，南北两堤新堤之未稳者则复令翻筑，堤身之冲刷者则复令培厚，务令一律砥平，现已一律工竣。堤外令其种植柳树，柳树之外栽种芦苇，以御风浪而护堤根。惟外江之水既有堤以御泛涨，内湖之水须有闸以资宣泄。因于南北两堤择地建闸数座，因时启闭，蓄泄有资。至省城附廓一带江岸十余里向来旧有石磡岸之处，尺寸较低，且不尽有磡岸。当江水盛涨、雨潦日久之际，积水漫溢，淹没路隘。因将沿江旧有石磡岸之处增修加高，使内水可泄，外水不入。并于武胜门外未有石磡岸之处一律加修石磡，俾资捍卫。南北两堤既成之后，涸复田土甚多，经派员设立清丈局，按地勘丈，详加考察，现计南北两路共清丈有官、民田近二十万亩之谱，其未及清丈及民间旧业无待清丈、从前被淹现可免淹者，殆不可以数计。其最有益者，则北路红关至青山一带为粤汉铁路发轫之地。此堤不筑，将来修造铁路塞水填土工程甚巨，所费殆将以数十百万计。今筑成此堤，于铁路经费所省极多。尤有益者，省城以南之金口为自湘岳入鄂之门户，省城以北之青山为下游自黄州到武、汉之要隘。金口之山名大军山，江狭岭峻，青山地方冈阜重叠，此两处皆可以置炮屯兵。他日若武、汉江防有事，则由省城南至金口、北至青山，此九十里中皆有高岸平堤，兵队及马车炮车可以昼夜通行，往来接应，调度迅速，尤为省防胜算。

**同日**　奏陈查勘卢汉铁路南段情形。略谓：

芦汉铁路现已造至河南信阳州地方，于本年夏间开车。近日行旅商货往来络绎，该铁路公司洋总管屡请臣前往查阅。查此项铁路系臣创议兴办之事，现将离鄂赴江，自应亲往一阅，以究利弊。兹于九月十七日辰刻自汉口乘坐火车启行，于申刻驰抵信阳，十八日由信阳乘原车驶回。计自汉口至信阳州共四

百三十余里，中间所有道路、桥梁工程俱极坚实宏壮，车站、水仓一律完整。沿途商民欢悦，争谋造房屋，开店铺，设行栈，山乡瘠壤顿有兴旺气象，于民间生计裨益甚多，地方农民、工人亦均安谧。臣回至汉口后，顺道查勘法国新拓租界界址，德国近年新开之租界及通火车车站之枝路，并查勘比利时、日本两国现议未定之租界，并会晤各国领事，商酌一切。是晚即渡江返省。

**九月二十六日(10月27日)**　奉旨保荐湖北籍经济特科人才十六名：杨守敬、姚晋圻、刘德馨、饶叔光、丁禧瀚、刘国柱、刘邦骥、胡钧、陈毅、陈问咸、田吴炤、卢静远、陈曾寿、宋康复、吴元泽、万廷献。

**九月二十七日(10月28日)**　致电军机处、外务部，称盛宣怀现丁父忧，似仍可承办铁路事宜。略谓：

芦汉、粤汉铁路总公司事宜关系最为重大。此事外关交涉，内关政权，甚不易办。稍有疏漏，权利即暗为外人侵夺把持，全国受制，悔不可追。此两路皆系盛大臣与洋人订立合同，盛情形已熟，经理俱有斟酌，且有招商局马头作抵借款，修造萍乡铁路等事，胶葛甚多，实未便更易生手。查铁路既由总公司议立合同，本系商务中事，故盛之衔只称为督办铁路总公司大臣，与别项督办大臣不同，丁忧人员似仍可承办。拟恳由钧处请旨，将督办芦汉铁路、粤汉铁总公司事宜以及淞沪铁路仍责成盛大臣一手经理，勿任诿卸。如虑奏事不便，或改为署任。盛所督办者系铁路总公司，其铁路事宜仍由南、北洋大臣及湖广、两广各总督会同督办，凡事皆由四督臣及盛大臣五衔会同陈奏。洞系创议开办芦汉、粤汉铁路之人，于此事利害既已确有所知，不敢不十分慎重，数日来焦虑殊深。兹为要工得人起见，谨据实详筹奉商。应否奏闻，请钧酌。[按：本月二十三日，盛父康卒，电请开去各差缺，俾安心守制。奉旨：芦汉、粤汉铁路总公司及淞沪铁路筹款、购地、买料、修工事宜，仍著盛宣怀一手经理。]

**九月二十九日(10月30日)**　致电上海吕大臣(海寰)。略谓：

昨已奉旨派伍星使充商约大臣，并派袁宫保会议商约。惟伍回国总须在一月后，袁亦请假四十日回籍葬亲，鄙人亦在新旧交接之际，万分忙迫。此数十日内，似只可知会各国商约专使暂行停议，并请速饬委员将美、日两国索议条款并迭次回答节略详开清折二份，以一份寄天津督署转递袁宫保查阅，以一份留俟伍大臣抵沪送阅，俾各于此事考知原委，方可接议。[按：本月二十五日，命袁世凯充督办商务大臣，与张之洞会同办理；以伍廷芳为会办大臣，并会议各国商约事宜。从张之洞之请。]

**是月**　奏保耆儒万斛泉、前御史吴兆泰。

**十月初一日(10月31日)**　奏陈湖北筹定学堂规模，次第兴办，将各学堂办法

及筹办要指分条胪述。略谓：

国势之强弱在人才，人才之消长在学校。环球各国竞长争雄，莫不以教育为兴邦之急务。其制以大学造就文武之通材，以小学、蒙学启发国民之忠义，全国学堂多至十数万区。考日本教育总义，以德育、智育、体育为三大端，洵可谓体用兼赅，先后有序。礼失求野，诚足为我前事之师。臣之洞于到湖北时创建两湖书院，经史之外兼课舆地、算学、图绘等门。旋复陆续添设自强、武备、将弁、农务、工艺各学堂，延聘东、西洋教习，分课文武、实业各种有用之学，各书院、学堂一律兼习体操、兵操。旋于光绪二十四年九月钦遵懿旨，将两湖、经心、江汉三书院于经史之外，均分课天文、舆地、算学、兵法四纲，门目递增，规模略具。兹奉明诏将各书院一律改设学堂，经督饬司道、武昌府详筹速办，一面通饬各府厅州县一体钦遵，改设中小学堂，一面委派员生分次前往日本考察各学校章程规制一切教育经理事宜，以资参酌。谨将鄂省现有各学堂办法及鄂省筹办各学堂要指列为两类，分条胪陈于左。计各学堂办法十五条：师范学第一。师范学堂为教育造端之地，关系至重。除已选派优等学生三十一人前赴日本专学师范外，现在省城设师范学堂一所，择地城东宾阳门以南、老官庙以东青草坡地方创建屋宇，以东路小学堂附属其旁，归师范学生教课，以资实验。师范课程于普通学外另加教育学、卫生学、教授法、学校管理法等科，日课以八点钟为率，专为养成中小学堂教习之选。定学额一百二十名，目前暂行考取品学兼优之文生入学，将来以中学堂毕业学生升入。速成者一年毕业，第二班两年毕业，第三班三年毕业。其放假之期，每逢皇太后、皇上万寿圣节，至圣先师孔子诞日放假一日，清明、中元各放假一日，端午、中秋各放假三日，暑假一个月，年假一个月，寻常每十日放旬假一日，以资休息，大小学堂一律均同。小学第二。小学为培养人才之源。外国分寻常小学、高等小学为二级。中国师范初兴，寻常小学只可听民间自设家塾及义塾教之。至官办学堂自当从高等小学始。湖北现就省城内先设高等小学堂五所，分东西南北中五路，每路各设一学，以便就学子弟。此五学堂各定额一百名，招民间秀良子弟、能背诵经书一两部、文理粗通者入学，学年限十一岁以上至十四岁止。课目凡九，曰修身，曰读经，曰中文，曰算术，曰历史，曰地理，曰理科，曰图画，曰体操。日课以六点钟为率，四年毕业。文普通中学第三。小学之上，普通学为最要。小学所以教为民之道，普通学所以教为士学、为兵学之道。湖北现于省城设文普通中学堂一所，以原有自强学堂添改充用，定学额为二百四十名，学年限十五岁以上至二十四岁止。课目凡十二，曰伦理，曰温经，曰中文、曰外国语文，曰历史，曰地

理，曰数学，曰博物，曰理化，曰法制，曰图画，曰体操。课以八点钟为率，四年毕业。武普通中学第四。又设武普通中学堂一所，定学额为二百四十名，目前考选文理通顺、体干壮实之生童入学，将来亦以高等小学堂毕业学生升入。学年限十五岁以上至二十四岁止。武普通学科与文普通同，惟操场功课加密，并加入步兵操典、野外要务及技击、泅水、马术、打靶等科，在营当兵半年，共四年半毕业。文高等学第五。湖北现于省城设两湖高等学堂一所，即就原有两湖书院酌量修改充用，以课高等专门之学，其科目酌分八门：经学第一，中外史学第二，中外地理学第三，算学第四。此四门为中西公共之学。理化学第五，法律学第六，财政学第七，兵事学第八。此四门为西学，延聘东、西各国专门教习教之。查外国大学分法、文、理、医、农、工六科。两湖高等学科八门已兼括文、法、理三科，其农、工两科亦经专立实业学堂，至医学则于将弁学堂内列军医一门，此学堂各门程度皆与外国之高等同，然即是大学堂之预备科，故亦可称为两湖大学堂。定学额一百二十名，目前以两湖、经心、江汉三书院优等学生入学，先补习普通学一年，再习专门三年，计四年堂课毕业，即派往东、西洋游历一年，共五年毕业。武高等学第六。于省城设武高等学堂二所，一所名武备学堂，以教本省举贡生监，募德国教习三员教之，定学额为六十名，略比日本士官学校。课目凡十，曰战法，曰舆地，曰测绘，曰算学，曰体操，曰军械，曰台垒，曰步队学，曰马操，曰炮队等。日课凡八点钟，目前以旧班学生分为马、炮、工三科，在堂一年，入营一年，共二年毕业。一所名将弁学堂，定学额一百名，略仿日本户山学校，专取在营已有阅历之武职官弁队目而又文理明顺者充选，使之研求学术，增进智略。募日本教习五员教之。课目凡十二，曰军制，曰战术，曰兵器，曰数学，曰卫生，曰操法，曰筑城，曰野操，曰兵棋，曰测图，曰战术实施，曰技击，曰军医。日课凡八点钟，三年毕业，先教速成科，一年半毕业。方言学第七。设立方言学堂一所，以原有农务学堂充用，教以英、法、德、俄、日本五国方言及地理、历史、算术、公法、交涉等学科。定学额一百五十名，每国文字三十名，共五年毕业。农学第八。湖北现将原有之农务学堂移建城北武胜门外多宝庵地方，令与试验场相近。分课农桑、畜牧、森林各门之学。定学额一百二十名。日课凡八点钟，四年毕业。工学第九。其原设之工艺学堂改设于旧日之江汉书院，分课理化、机器制造、织染、建筑各门之学。定学额六十名，附设艺徒额三十名。前二年补习预科，后二年学正科，日课凡八点钟，四年毕业。勤成学堂第十。专设勤存学堂一所，即以原有经心书院改充，以教年长向学而不能收入学堂之生员。不分科目，不立年限，由官分期考验，量给奖赏。仕学

院第十一。省城本设有教吏馆，兹于教吏馆内添设仕学院，令本省各官讲求中西各门政治之学，不限额数，已延聘东、西各国专门通儒为讲友。学堂经费第十二。所需经费除原筹常年的款及在籍提督刘维桢报效兴建学堂经费十万两分五年呈缴先行息借抵用外，其余以汉口签捐彩票盈余之项随时提用。如有不敷，再行另筹凑补。湖北各学堂凡本省学生除小学堂永不收费外，其余两年内均拟暂不收费。省外中小学第十三。令各道、府、直隶州治所各设模范中学堂一所，各州县治所各设模范小学堂一所，官筹经费，其余听绅民自行劝捐举办。现已据禀就原有书院加添筹常款举办者十余处。蒙学第十四。至蒙养学堂，其法每一村镇有户口五六百人者即须设一所，为数甚繁，需费不赀，公家断难筹此巨款。惟有由官编订教科书，酌定简明规则，劝谕绅富就地集捐，分区设立，略如义塾之例，以多为贵。学务处第十五。学堂林立，学务殷繁，必须设一总汇之所，以资理董。现设湖北全省学务处一所，派委总办、参议等员常川到处专办此事。又陈筹办学堂要旨八条，曰小学为急、日课专加读经温经时刻、教科书宜慎、学堂规则必宜合法、文武相资、教员不迁就、求实效、防流弊。

**同日**　奏陈湖北练兵事宜、营制饷章及练兵要义。略谓：

湖北现计有洋操护军左右两旗军队八营、马队一营、炮队一营、工程队一营，武建军左右两旗步队八营、武恺军步队四营，又护军铁路营步队四营。洋操各营专为征战之用，每正勇一名月支银四两二钱，正棚头月支银四两八钱，副棚头月支银四两五钱，护勇月支银四两五钱，火夫月支银三两三钱。铁路营亦同。马队营棚头、正勇、护号各兵各加支马干银三两。省外未练洋操各营专为弹压防缉之用，正勇每名月支银三两，其余以此例推。此外若统带、督带、营官、哨官、哨长、排长及管文案委员、管粮饷军械委员薪水、公费，书识、号兵月饷，俱经奏明有案。其委员、弁目额数大率均照新建陆军章程办理，而人数略减，饷数亦略减。计武昌省城实存步队二十营，马队、炮队、工程队各一营，共员弁兵夫七千六十余名，编作常备兵左右两翼，每翼步队两旗，每旗各分四营，每一营员弁兵夫共二百九十八员名。此外各防营分驻各属要地，即作为湖北续备兵。至湖北练兵要义，约有数条。一、入营之兵必须有一半识字，至营官、哨官、哨长绝无不识字者。二、人人皆习体操。先习柔软体操、器具体操，再习兵式体操。一、各营人人操炮。无论何营皆发有炮十余尊，勇丁人人皆令演习，遇有增添炮时易于补足。一、马队不设马夫。骑兵以善养马为先，俾得防其疾病，调其性情。一、营房力求整洁合法，宜于卫生。营哨官之屋与兵屋同，不准别加高大精致。阅报有屋，沐浴有屋，养病有屋，各兵器械有定所，衣被有

定数，眠食有定时，千人一律。一、器械资装随身具备。一、待兵以礼。不许轻行责打，不许作贱役，迎送上官不许全营远出结队，尤不准声放排枪以乱军律。一、统带、营哨官皆亲自教练，不准用教习。临操之时，自统领起，皆系长官自行传呼口令。一、将领、营哨官不许穿长衣，皆只许服用军装、貂尾、顶帽、长袖、马靴、战裙之类。一、阅操之时各官皆不许坐看。凡阅操时，即臣等亦系在旁植立巡行。若为时过久，则在操场旁设一帐，略息片刻。以上十条皆系现办者。一、以后新募兵暗寓试行征兵之法。外国征兵之法，全国皆入兵籍，视为应当之差，应尽之职，非残废患病不免。但今日中国骤难仿行。拟为一法，以后如常备兵退伍更换者，即专募本省人补之，专择士农工商之家安分子弟，年岁自十八岁至二十四岁为止，三年兵期满后，退为续备兵。一、鼓励更换退伍之兵。其练成退伍之时，应令督练营务处会同本营统领亲加考校，酌分头、二、三等，分别给予凭照。列入头等者，遇有哨官、哨长弁缺，尽先酌量拔补，或派别项差使。列入二等者，咨明各省调充弁目，备教兵之用，调用不尽者，退为本省续备兵列。入三等者，退为续备兵，不愿当兵者听回乡里自营生业。以上两条皆系将来拟办者。

**十月初二日(11月1日)**　乘轮船启行赴江宁。

**十月初九日(11月8日)**　抵江宁接署两江总督。

**十月十一日(11月10日)**　致电军机处转奏朝廷。略谓：

初十日皇太后万寿，洞偕同城文武在水师学堂设宴庆贺，各国领事、兵船官、主教习等四十余人咸来庆祝如礼，皆以永敦睦谊为喜，宾主欢洽。闻各领事皆将电告其政府。谨电闻。

**是月**　奏呈改修《两淮盐法志》。略谓：

《两淮盐法志》一书，自嘉庆十四年以后，续未纂修，因革纷繁，不可枚举。当经前督臣曾国荃于光绪十五年十一月设局派员编辑，十八年附片奏明在案。阅时几四年之久，甫得成书，前督臣刘坤一于十九年二月恭折进呈，钦奉谕旨，着户部详细复勘具奏。钦此。旋经户部臣以重修志书，诠叙虽详，而未能尽善，逐条指出，分为订正、补辑、复核、签商四类，凡一千三百余条，缮成清册，咨送前督臣刘坤一转饬原纂之员妥速办理，并准将原送盐志副本发还在案。比因原纂之员物故星散，经前督臣刘坤一发交前任运使江人镜，委员遵照部指逐条更正。其间参考互证，较之初修时尤为烦难。直至本年夏秋，方得蒇事。仍分为一百六十卷，缮写黄册进呈，恭呈御览。

**十一月初六日(12月5日)**　致电京鹿尚书(传霖)陈万不可设江北巡抚。

略谓：

闻漕督裁后，有人议设江北巡抚，此议万不可行。两江总督只管宁、淮、扬、徐四府，苏属全归抚辖，不能过问，事事掣肘，即漕督亦不免掣肘。若江北再添巡抚，则江督直无地可管，无事可作。江宁藩司将移江北耶，拟又添一藩司耶，岂有无两司之督抚耶，是明明将江督裁去矣。付以南洋大臣重任，不能管一官、治一民，而责以长江安危，是国家欲弃此江南矣。或云又有专设总督盐政之说，亦万不可行。道光间，因盐政自树一帜，致多积弊，故裁去盐政，归江督兼管盐务，始有转机，今奈何又复此弊耶。其实江北有淮、徐两道，淮扬、徐州两镇，足可弹压办事。且津镇铁路、浦口开封铁路指日兴工，则淮、扬、徐一带气脉贯注，声息灵通。遇有要事，无论调兵派员，朝发夕至，江督亦可常往巡视，何必多此一举。且江南正患官多，江北有漕督而厘捐重迭，政令纷歧，病官病民。从前扬州有盐政，无人管束而亏帑千余万，商累纲坏。今当变法行新政之际，只宜减冗官，岂可添冗官，况添此病民害政之官乎。此事务望公主持裁断，漕督若撤，万勿改设他项大员。诸事功过，责成江督，实于治理有益。使一总督而不能治四府，此人岂足为总督哉。

**十一月初九日(12月8日)**　谕张之洞仍回湖广总督本任(初六日调魏光焘为两江总督)。

**十一月十一日(12月10日)**　致电扬州程运台来商盐务整顿。略谓：

回鄂正惬所愿，惟不得助成贤者之志，殊为愧歉耳。请将盐务急应整顿诸大端于一月内可奏定举行者，详拟办法，并地方上等要事可以目前速办者，一并考究熟筹，于十日内命驾来省，询商一切。此时兴利则不能，除害或可耳。

**同日**　致电上海日本总领事小田切。略谓：

江省现拟向贵国船厂定造浅水小快轮四艘，分年付价。祈速电招大阪船厂松方总办即日来宁面议合同办法，并请其携带最新式浅水快轮图样数种，以资参考。事须速定，不宜迟缓。即盼电复。

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卷八页一六五：

南洋兵船五，曰寰泰、镜清、南瑞、□□、保民。运船三，曰威靖、登瀛洲、钧和。蚊子船四，曰龙骧、虎威、飞霆、策电，皆陈旧不适于用。除寰泰、镜清、登瀛洲、威靖四船外，皆裁停，并裁统领一员。节存薪饷、修理诸费，以造新式浅水快船四艘。闻汉口英轮专用于长江，派魏瀚登舟考察。派道员黎锦彝办水师学堂，并命先赴日本考察海军各学校。嗣向闽厂及英、德、诸国考询价值，并属日本川崎造船厂派人来商，声明与两国外交无涉。十二月，先以造船事奏明

立案。明年二月,与川崎订合同入奏。旨魏光焘复核妥办。嗣复奏实于江防有益,先订造第一期船,俟船成按验无讹,再议续造三船。按造船折原稿已佚,故本集不载。又长江水师犹用旧式枪炮,命令发后膛枪。

**十一月十三日(12 月 12 日)** **奉上谕**:北洋、湖北训练新军颇具规模,自应逐渐推广。河南、山东、山西各省,著选派将弁头目赴北洋学习操练。江苏、安徽、江西、湖南各省,著选派将弁头目赴湖北学习操练。练成后发回各原省,令其管带新兵,认真训练。其详细章程,著袁世凯、张之洞妥议具奏。

**同日** 就俄人在东三省边界设立税关事致电军机处、外务部转奏朝廷,请与俄人妥定章程,以为日后收回赫德利权之根。略谓:

闻现在东三省边界设立税关,系归前在旅顺管理财政之俄人名博达罗夫者办理,现已由其招募俄人多名,不归总税务司节制。所收税项除清费用外,交还中国。查英人所重者,其意盖不愿分赫德之权,而我中国则以自守主权为主。窃谓急宜趁此机会,一面与俄人妥定章程,以为日后陆续收回赫德利权之根,一面即预筹渐收赫权之法。

**十一月二十五日(12 月 24 日)** 考试水师练船毕业学生。江宁各学堂学生毕业,大吏向不莅考。是日,新任江宁将军抵下关,率文武出迎。因登舟考试,以功课生疏,不准毕业。

**十一月二十八日(12 月 27 日)** 就电报局收回官办事电复天津袁制台(世凯)。略谓:

此次奉旨收回电局,自应钦遵办理。惟细思收回之举,约有数难。商局初办,借拨官款,员司造报每里线路约费六十两,早经户部核准,闻其浮销甚多。商人续造,则实价更无从究诘,照算则官受大亏,核实则商必不愿,其难一也。电局商人成本,据云连股本、借款、存料合计,共五百三十万两。现闻商股分利得息一分四厘,股票时价,每票一百值银一百五十两。即照成本收回,已需款五百余万。若照西例,则须按股票时价收买,需款七百余万,何从筹此巨款,其难二也。收回之后,时须修理添换,岁糜巨费,其三难也。旨令查估,势须勘线路、质料,钩稽总局簿册,周折繁难,旷时费时。一经查实,价必大减,商思挟制,非冒称洋籍,即捏作股票抵押洋债,唆使洋人出头干预。洋籍可驳,抵押洋债难驳,其难四也。商顾血本,考核尚能认真,获利故丰。一经官办,全系公款,侵蚀弊混,利归私囊,官之所得必不如商。徒蒙夺利之名,竟无得利之实,其难五也。电局大弊,压搁漏泄,由于权归一人,局外无从过问,安危利害,听商操纵,鄙意兢兢忧虑,实在于此。官办之后,若仍派一大员经理,总理全国电

权，苟非其人，流弊滋甚。此事关系军国要政，中外信息，乃国家呼吸脉络所在，实不敢请朝廷属之一人，其难六也。目前库储匮乏，罗掘俱穷，筹还商本，势必重息称贷洋债，且以线路作抵。官办之后，获利既减而出息独重，得不偿失。既增巨累，必归洋人，此患岂可胜言，此难七也。有此七难，由官收回，实无善策。且此时正当屡奉谕旨振兴商务之际，若收电局之举不能尽惬商情，必致群情惊疑，以后各种公司更难兴办。日前台旆过宁面商及此，鄙人谓但限商权，不夺商利。此时通盘筹划，拟仍守此宗旨与商妥议，明定章程，重加整顿。一曰减报费。宜减费十之二三，以广招徕，则费愈减，报愈多，获利必更加厚。二曰添电线。宜责商局于紧要各路加添电线一两条，增派报生，则官电自然迅速，商报亦免迟延，愿发电者更多矣。三曰局员、报生由官选派。宜奏定各省电局委员由各省督抚派委，电报学生亦由各省考选，各归各辖，则呼应既灵，稽查亦易，权分而弊自去。四曰分责成。收发电报则归官督率，收支款目则归商经理，由官稽察，商董则无可揽权，委员则无从牟利。五曰提报效。(商局)净得余利每岁约六十万，今酌提报效三成，约计十七八万两，至少亦有十四五万两，解部库充饷，公家不无小补。照此办法，有数便焉。但议章程，旬月可了，官无盘查之烦，商有顺从之乐，法甚简易，其便一。费减线增，公私传报皆捷，电报日多，彼此均得实益，其便二。电权全归诸官，由各省自行考察，有弊立除，永无漏泄机密、延搁要电之事，其便三。不烦另派大员，则电权永无独揽之弊，而督办岁支经费亦可省，其便四。官不夺商利，则此后各项官商合办公司，商民易于信从，不致观望畏缩，其便五。国家不费一钱，立将电权收回，仍可坐享名正言顺之余利，其便六。去七难而得六便，此策似尚妥善。以之入告，当蒙听纳。未知卓见以为何如，即祈酌裁示复。

**袁制台来电(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三十日到)**：前过沪，以公意商杏公另挂官线，杏虑损商利，似有难色，谓饬电董议章，继商请官家收回。询其值，答二百四十余万。凯谓商股获利，官家收回，于商理不顺。杏答诸商倚官家维持，已获大利，收之亦不为过。另交清折，计存本二百四十五万。杏径电谓折开之数与外间股价不相上下，即指二四五数，并谓归官出于本愿。现在无论如何，断不能索在二四五以上，自无五七百万之多。现已筹有的款，亦无须息借洋款。电股杏居大半，且系自愿。如有冒洋籍、押洋债，另生枝节，责有攸归，应请杏自行清理。电局本有岁修开支，分年添换杆线，姑不必另筹巨款。电局名为商办，其实非商。如接收后妥订章程，得人经理，必无欠绌。邮政大权，本国家应有之权利，与他项商股不同，何能任人永远垄断。近日沸议，似无足听。尊拟章程，二条电局恐难遵办，第三条尤难办到。天下督抚岂尽如我公。各派员生，必多参差，综其事者呼应不灵，甚易诿误。请公熟思，或先与杏公询商之。[按：九月十七日，袁世凯告假四十日回籍葬母。事毕，由开封至汉，察看汉阳铁厂。十月二十八日由汉乘轮至下关，

登岸,张之洞请稍留,不得。设宴款待,不终席而行,至江干挽回不及,有云为张所慢。随至沪返京,奏请电局官办。本月十三日奉旨:电务商办窒碍,著袁世凯、张之洞迅将中国所有电线核实估计,奏请筹拨款项,发还商股,即将各电局悉数收回,听候另派大员认真经理。十二月,有旨改归官办,派袁世凯为督办大臣,直隶布政使吴重熹开缺,为驻沪会办大臣。]

**十一月三十日(12 月 29 日)**　就大连湾设关及铁路事电复军机处、外务部、天津袁制台(世凯)。略谓:

光绪二十四年合同第五款云中国可商允俄国国家云云,可字直贯大连湾设关暨委派公司作为户部代办人,及派中国文官为驻扎该处税关委员三事。细按文义,是中国可委可不委。如中国原派公司作为代办人,则公司不能辞耳。非中国必须派委,公司不能委派他人也。旧约既有明显文字,岂能听其蒙混侵权。刻下既未定议,正与磋商,此时俄人断无为此事决裂之理。务望极力收回利权,事事全归我政府管辖,各员用舍之权必自操,经费出入之数必自我酌,驻扎华员不独稽查,必有管理之权。若公司代办,必须订定试办年限,为期愈短愈妙。若东三省铁路关卡权归俄人,各省铁路定必借口援照。此次与议,实不止东三省铁路干路关系已也。总之,若不参用华员管理,则政府管辖亦属空文,将来必贻后患。务祈坚持力争,以维全局。[按: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初六日,中俄签订《东省铁路公司续订合同》,第五款云:俄国可在辽东半岛租地内自行酌定税则,中国可在交界征收货物从该租地运入或运往该租地之税。此事中国政府可商允俄国国家将税关设在大连湾。自该口开埠通商之日为始,所有开办及经理之事,委派东省铁路公司作为中国户部代办人代为征收。此关专归北京政府管辖,该代办人将所办之事按时呈报。另派中国文官为驻扎该处税关委员。]

**是月**　筹自浚黄浦江水道。

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卷八页一六六:

辛丑和约载,北河、黄浦江水路均应改善,中国国家拨款相助。北河即天津海河,各国先派员兴工,天津收回后,派员会办。庚子之事,沪异于津。刘忠诚议自认浚浦经费,杜各国干预。公抵任,以事出英人主议,法、德忌英,就此设法挽救。明年正月,外务部奏准照约兴工,公申认全费自设浚浦之议。奉旨,所陈不为无见,着外务部切实妥商。三十一年八月,外务部与各使改订浚浦条款,如公所议。

**是月**　筹解京师正阳门工程经费。缘庚子之役,正阳门城楼被焚。至是,奉旨命袁世凯、陈璧估修,需银五十万两,分派各省。宁、苏合解八万两。

**是月**　设两江学务处。月初,曾拟延请江苏士绅会议学务,因回任湖广之令下,遂罢。

**十二月初一日(12月30日)**　致电武昌端署制台(方)请扩充铸币局。略谓：

闻鄂铸铜元行销甚畅，日出三十余万元，尚不敷商民购用。鄙意宜趁此时扩充厂屋，添置机器，多铸多销，盈余愈广。迟则各省仿制，销路不如此时之宽。因利乘便，机不可失。祈饬高守松如迅速筹办，以济要需。铜局存有陕省拨来机器，添配谅已无多。至建厂地基，前已看定，添造厂屋亦易为功。

**同日**　致电东京蔡钦差(钧)、总监督汪京堂、湖北监督卞守绶昌。略谓：

顷据湖北端午帅勘电，湖北游学生在东洋开办报章，曰《湖北学生界》，以日京为开办所，湖北为总发行，大致尚无悖谬字样。但出自学生私立，设沾染上海新说，漫无别择，流弊亦不可不防，应否加以阻止等语。查游学生职业在安分励学，力行用功，期于学成回国致用。该生等果为爱国起见，课余有暇，尽可翻译东文政治、教育等门有用之书，饷遗宗国，何得不请示本省官师，辄自擅刻报章，作此骛外荒已之事。祈严切诫谕湖北各学生立作罢论。如抗不听命，应即停给学费，知会日本校长将违教学生撤回。切祷。

**十二月初三日(1903年1月1日)**　就收回电、邮并设邮电部事电复天津袁制台(世凯)。略谓：

尊意先收电，再收邮，请设邮电部，内外妥订权限章程，荩筹极佩。如能将邮政不附海关，诚经国远谟矣。电局商本五百三十万，系据盛寄敝处折开之数，故深以款巨为虑。此折闻亦寄公。如只须二百四十五万，曾有成议，甚善，但不解盛前后折开何以两歧。各省电局归各省派员，耳目切近，考察易周。如归督办一人选派管辖，非独察敝难周，亦觉事权偏重。公虑各省派员易致参差诿误，然天下驿站各归各辖，并无窒碍，似可以此例推。此事听公主政，鄙人并无袒商之意，但总虑电权专属一人，易滋流弊。兹承先电亦谓电务操自一人非久计，并以邮政附诸海关损政体，谋虑深远，深合鄙怀。果并邮政收回，请设邮电部，妥订内外权限章程，使综合之利归诸专部，管辖邮电之权分诸各省，斯互相维持，可垂久远。中国幅员辽阔，与外国不同，分省而治，用人之权分则易理。即以电论，督抚有派员、管辖之权，则保护线路之责亦必较今日认真。愿公熟计赐教。

**十二月初六日(1月4日)**　就宁沪路借款合同致电上海盛大臣(宣怀)。略谓：

《宁沪铁路借款合同》，就鄙见，应添改以保利权者九条：一、借款先九扣，按虚数息五厘，银公司又分余利五分之一，购料又得行用五厘，利益已经极厚。铁路随时需款，银公司自应肩承，即时拨付，随时需用，由总公司给予小票若

干,银公司即时照数垫付,不必待售小票,不应加息至六厘。二、应订明总公司发给小票后若干时,银公司即行照数拨款。倘届期不能应付,贻误工程,应载明重罚,以免中国吃亏利息。三、铁路五年竣工亦应订明,逾期有罚。四、中国借款造路,受此大亏折,复由国家担保,又经路产作押,借到之款应是我款。除不能还利、路归外人收管外,铁路应是我路,其权应由我自操。今第六款每年还利,中国总公司之权尚不如银公司之权之重。总办管理处共五员,华二洋三,太不平允。若谓借银人应得其余利五分之一,则应按余利分数派人,只可华四洋一,至多亦须改为华三洋二为妥。五、既系中国铁路,总工程司应由银公司保荐,由督办派定,且必须声明归督办节制。如有不合,随时可以更换,以保路权。六、第十款保路巡捕兼用华洋弁目,尤关紧要。应改为只用华人充当弁目,以免他处效尤。七、第四款在英国所存购料之款,应一律声明生息。八、第七款铁路产业、地基以及出入款项,国家概不收税,于将来印花税有碍,亦宜酌改。九、此项借款,借银人利益甚多,中国官商、富户必愿购买小票,应于合同声明留若干在中国分售,先尽华人,以冀略收利权。以上九条,准情酌理,皆极公平,并非格外苛求。除在宁与壁利南面商外,俟其回沪,应请尊处极力磋商。争得一分,即得一分之益。

**盛大臣来电(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初十日到)**:歌电应改九条,均极和平。壁利南进谒时,请将大概切实谕改,俟其到沪,再与磋商。目前多吃一份力,将来少吃一份苦。经公指示,无不竭力。

**十二月初八日(1月6日)**　就官设银钱局事致电苏州恩抚台(寿)。略谓:

近年钱缺价昂,商民交困。宁藩司拟于宁垣设官银钱局,仿照鄂省办法,托蔡星使向日本国印刷局精制银元票、官钱票。每票银一元、钱一串,发商行用,准民间随时赴局兑现,并准完纳丁漕、厘课,与现银、现钱无异。官票既行,钱铺私票自废。既杜奸商蚀本亏倒之弊,又免钱荒之患。而官先以票收兑现银,可以权衡出入,酌剂盈虚,平钱价,维市面。既于库款匮乏之际可资周转,且其间颇多盈余。利国便民,莫善于此。宁属不便独擅其利,拟将此票通行江苏全省。宁、苏各设一局,票纸分盖两藩司印,各半行销。票则交兑互用,款则随时划清结算。联络一气,彼此交益,未知尊意如何。如台端不以为然,则宁属自办可也。

**同日**　致电苏州恩抚台(寿)、藩台、商务局朱道台,拟准祝承桂免息还本,以护工商。略谓:

祝承桂欠官款息银一案,现据吴绅景萱、潘绅祖谦等呈请免息还本。查祝

商经理不善，致亏巨款，咎本难辞。惟念庚子兵警以前，该商承缴各款尚无短绌。迨北警后，商货滞销，该厂恪遵官谕，仍未停工，致亏实由于此。各处官商工厂，兵警时无不同受巨亏，一律皆停止付息，该厂亦奏准停有案。此时祝商已水尽山穷，即予严办，积欠亦断难全缴，徒令后商畏阻，不敢接办，致机厂久停，亦似非计。鄙意司局宜量予体恤，但将所借官款、公积及积谷息银责令抵缴足数，其余官息、股息似可概行宽免，以期及早清理，另招新商接办，较有实济。外国护商之法，初办时官予津贴，为之保息，亏倒后果已顷产，例准报穷。中国现值振兴商务之际，似宜略知此意。惟敝处批不便遽予照准，仍令司局转圜。

**同日**　就米价腾贵、禁米出洋事致电苏州恩抚台(寿)。略谓：

近年来米价腾贵，骇人听闻，向所未有。今岁秋收尚稔，新谷上市后米价绝未平减。闻上海食米石须五六元，糙米亦四元以外。贫民食贵，几不聊生。州县均苦赔累至多，有情急求死者，其势不可终日，于是今冬漕价至三千九百文，自是不得已之举。推原其故，皆由上海奸商输运出洋之米太多，又复囤积居奇，以致官民交害，实堪痛恨。迭奉谕旨禁米出洋，若不彻查严禁，并无实在办法，不过空言复奏，寸心实有不安。且以后漏卮日广，米价永远不平，漕价必更须加增矣。巨患不塞，岂能持久。饬据司道筹议，惟有用以征为禁之法，于米行未卖与贩商之前，重抽米捐，使无利可牟，则贩运自少而米价可平。行诸芜湖，已见成效。查镇江为江北米粮出口大宗，上海为江南米粮出口大宗。拟派大员驻扎吴淞口，会商上海道办理，并分派委员赴南、北各小口设法稽查。严定出洋之禁，其实系接济邻省指运有地者，无论轮船、民船，均酌收平粜捐，每石收纹银一钱四分四厘，为备荒之用，并严禁囤积居奇之户。如此，出口之米必渐少，价渐昂，内地之米价渐减，奸商图利贩运者渐稀，则留为本省民食者必较多，米价可期复旧，来年折漕亦可减轻，庶官民积困以苏。是否可行，均祈迅赐裁复。

**恩抚台来电(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初九日到)**：查禁征捐，实为刻不容缓之举，即遵议办理。

**十二月初九日(1月7日)**　致电上海盛大臣(宣怀)，告以"宁沪铁路合同现与壁利南议定，添改八条，皆为极力保我权利。已彼此商允，再不添改，并将华、洋文彼此互相较阅改定妥协"。

**十二月初十日(1月8日)**　就"高升"轮船索赔事致电苏州恩抚台(寿)。略谓：

"高升"轮船在开战前被日本击沉，本不应向中国索赔。事隔八九年，彼果

理直，岂肯待至今日始来催迫。外务部曲从，已属格外迁就，且何至认赔二十八万之多，毫无驳减。兹已成议，无可再说。然还款商缓分期，必不妨事。兹拟电商户部，合宁、苏两处，先行凑解一半，银十四万两，余请展至明年十二月再解。否则，应付太易，非独外人谓中国多财易欺，益思剥削，即部中派拨亦将不谅我艰，甚有关系。

**十二月十三日(1月11日)**　就赔款还银事电复外务部、天津袁制台(世凯)。略谓：

伍星使(廷芳)适在宁。顷与伍星使面商，各使联衔照会，系接银行电，照例诘问。康使系领袖，不能不照转各使之言，断非美政府故翻前议，各国亦断不遽致决裂生变，拟请贵部先据理驳复。惟此事商之各公使万不肯改，惟有商之各外部，尚冀持论公道之人。请公照此电意飞电各国我驻使迅速晤商各国外部，切实辩论，恳其电告在中国各公使勿强我还金，并催各驻使电复。稍为从容，方可设法。

**庆亲王、王中堂来电(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十一日到)**：顷接美使转送各使联衔照会称：本大臣等接到在上海按照议定条款所派收存赔款银行董事电称，上海道惟愿将西历去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应交款之数以银核算交付，不允按照金款补下半年银价之亏等语。本大臣等查此举与时局甚有违碍。若贵国政府允将中国与各国所定成约如此违背，其责任殊非浅鲜。即希贵王大臣审慎酌度，是为切要等因。查此事前准来电，亟应竭力坚持，冀免糜亏。今各使照称前因，语意如此，诚恐别有变计，自应内外合力，通筹办法。希迅即酌度电复，切要。

**十二月十五(1月13日)**　保荐经济特科人才三十人：缪荃孙、张謇、刘奉璋、李维格、曹元忠、吴廷燮、张焕纶、王季烈、刘季年、华纪芳、贾文浩、蒯光典、刘廷琛、沈曾桐、陈骧、孙诒让、李希圣、华学諴、罗振玉、魏瀚、王咏霓、邹代钧、汪鸾翔、陈衍、姚炳奎、马贞榆、左孝全、罗照沧、汤金铸。

**十二月二十日(1月18日)**　致电东京近卫公爵、长冈子爵。略谓：

金陵现拟设三江师范学堂，学生九百名，前三年教寻常师范，三年后教高等师范。拟聘贵国师范教员十二人，须性情恳勤端笃，于教育有实历者。内以一人为教头，薪从优，余十一人听其调度，薪酌减。明年正月半到金陵。第一年，请贵国教员就华教习学中国语文及中国经学，华教习就贵国教员学日本语文及理化等科，彼此互换知识，作为学友。第二年开学，分教学生。祈代物色良师。如得人，请先将教员姓名及月俸、川资拟数电示，以便酌定。

**十二月二十一日(1月19日)**　致电伦敦张钦差(荫桓)、柏林荫钦差(昌)，告以拟定造长江所用新式浅水快兵船，"长一百八十英尺，宽二十八英尺，深十三英尺，吃水七英尺，排水量五百二十五吨，速率足十三海里，马力九百五十匹，能安十

二生头炮，七生五尾炮，并船旁安机器炮四尊。除炮位自备外，所有全船应备各件俱用新式，配置齐全，并照海电灯一座，全船电灯机器一付。每船需实价若干，如造四艘能减价若干。船须两年半造成交付，款分十年付清，须认息若干。祈速询有名船厂，核估确数，务须格外公道。现向东、西洋各国船厂询考价值，拟择价最廉者定造"。

**同日**　致电福州会办船政沈大臣，谓"如闽厂价极廉，拟托闽厂造数只"。

**十二月二十八日(1月26日)**　就迁建农务学堂事致电武昌端署制台(方)。略谓：

农学为实业学堂第一事。然农学非试验难以收效。从前无地可拨，均仅授讲堂功课。嗣青山堤成，始得拨给官荒地二千亩，充该学堂试验场，因饬将学堂移建城外，俾就场试办种植、畜牧等事，以资实验。业经绘图估工，其图经鄙人斟酌，三易其稿乃定。所需经费，以牛皮捐作抵，由官钱局垫支，批饬在案。祈迅委熟悉工程廉干之员勒造，从速兴建，分任工头数家，三四个月可成。盖必学堂移设后，试验场始可布置，而农学旧地亦可腾作方言学堂之用。否则洋教习袖手坐待，虚糜巨薪，未免可惜。

**同日**　就三江师范学堂经费事致电苏州恩抚台(寿)。略谓：

此学堂经费约计岁需十八万两，除西、皖按学生人数出银四万元外，尚需十五万数千两。宁、苏学生各半，而苏属止令筹四成，似不甚难。苏藩司究能协筹常年的款若干，祈迅赐电复，以便具奏。

**十二月二十九日(1月27日)**　就定造浅水快兵轮事电复福州会办船政沈大臣。略谓：

查贵厂旧案，代造各省兵船，由厂协贴，只取半价，鄙人前在粤任托造"广甲"、"广乙"等船，即照此办理。现江省筹款万难，徒以江防重要，此项浅水快船万难缓图。如承鉴谅，可否照原案减半收价。拟定造三船。倘因近来外洋物料价贵，不能减半，或每船酌减十万两，再除去三船递减之数。假如尽四十万两允造三艘，则此举即可定议，曷胜感荷。

**是月**　考江南格致书院。

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卷八页一六九：

书院即公初署两江所设之储才学堂，刘忠诚改为江南高等学堂。己亥刚毅南来，议停办节费。忠诚惜之，改名格致书院，仍循学堂规制。是时年终考试，人亲临阅卷。后改高等实业学堂。

**是月**　考江南陆师学堂毕业学生。择造诣较深者八人，调赴湖北防营练习。

# 光绪二十九年(1903)　癸卯　六十七岁

俄国拒绝按约撤兵。
拒俄运动。
苏报案。
修商律,设商部。
设练兵处。
设学务大臣。
厘订学堂章程,递减科举名额。
日军攻旅顺,俄日宣战。

**正月初一日(1月29日)**　致电上海制造局郑道台(孝胥)。略谓:

沪局所造杂枪、各种子弹及小口径炮均不适用,亟宜停造,以节糜费。该道到局后,务即详细考察情形,通盘筹划。假如每年只限定四五十万金作为该局酌造新枪并弹、大炮、无烟药厂、钢厂、船厂、学堂译书之用,余一概暂行裁节,每年留出百二十万为分设新厂购机建厂经费,则四五年节省之款,便可敷用而有余。究竟能否办到,速详筹禀复,以便具奏。

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卷八页一七〇:

北洋设银行,调毛庆蕃赴津。公奏派道员郑孝胥接办制造局,命节费储款,备设新厂。是月,奉旨郑孝胥发往四川办理商务矿务。二月,派道员赵滨彦接办。

**正月初六日(2月3日)**　就扩充萍矿、汉厂事电复上盛海大臣(宣怀)。略谓:

尊意先借通商银行款,缓借洋款,以免外人执权,虑患甚远,请即照办。惟此事与南洋无涉,本系尊处专责,尽可专奏。鄙人现不在鄂,且铁厂办法,历年鄙人皆不与闻,未便会衔。致慰师电亦只可云鄙意谓然,不必由敝处出名会电。前沁电谓铁厂一事,鄙人以"阁下轮、电在手,劝谕先接"等语。记当时阁下但言能兼办铁路则愿接办,鄙人允为奏保,并无计及轮、电之语。此语本无足辨,但凡事须求核实,故特附陈及之,祈鉴。

**盛大臣来电(光绪二十九年正月初四日到)**:拟会电天津袁制台。略谓宣前奉宥电,铁厂必

须全力维持,又须就铁或就煤扩充新厂,已在宫、枢前谆切陈明,足见公以天下为心,开物成务,莫名钦佩。现商洞亦极愿扩充,深望我公助力。惟尊电借款以矿、厂作押则可,由外人执权则万不可,尤属扼要。屡商各国,猝难就绪。萍乡前借礼和洋款,为数不多,并以招商局房产作保,始免执权。今夏续借礼款将为大冶加炉,现已中止。若不赶紧设法,则煤不能运,炉不能添,日炼钢铁百吨左右,势难支持。因思北洋现设国家银行,包涵甚广,通商银行业已无足重轻,拳乱时京津拖欠九十余万,正须收拾,拟令商董会议,即将商股二百五十万两改作萍乡商股。部款一百万两原议二十九年起按年分还二十万,三十三年还清,拟请暂拨铁厂。查已借拨五十万,仍一并由厂按年计息,一如前议。得此归并三百万现款,可使醴潭铁路成功,煤能通运,并在大冶添置一炉。洋人知我不亟亟于借款,见利在即,乃能抵保。一面再议借数百万两,多添炉座,扩充新厂,并归还礼和初次押款及部款百万,庶有步骤,不致为彼挟持。公巧电面奏指厂借十兆扩充整顿,以保大利。先若得移银三兆先作底本,续借六七兆洋款,一气呵成,更有把握。此事关系自强大计,洞创其始,因从前户部不愿筹款,乃奏令宣继其后。今商力又告乏,公允为维持,非借鼎力,何能宏此远谟。如以为然,乞示复,以便拟稿呈请核奏。[按:上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盛大臣来电,有"从前蒙公以铁厂相属,宣禀请先招商股,再行接办。公以宣有轮、电在手,劝谕先接"等语。]

**正月初八日(2月5日)**　奏请入京陛见,稍纾二十年恋阙之忱。略谓:

臣昔官侍从,洊历封圻,仅于光绪十年在山西巡抚任内奉旨陛见,获觐天颜。旋蒙恩简任两广总督及量移湖广总督,奉旨勿庸来京请训。光绪二十年九月、二十四年闰三月两次奉旨陛见,始以改署两江中止,续以行至上海奉旨折回。二十七年八月,恭值六飞迴驭,呈恳赴汴迎驾,又未仰邀俞允。是年十二月十一日奉到电旨,"钦奉懿旨:刘坤一着于明年开河时即行来京陛见,张之洞着候刘坤一回任后来京陛见等因。钦此"。嗣又奉十五日电旨,"钦奉懿旨:着俟商约定议后再行来京陛见。钦此。"翘望京华,又更岁籥。葵藿积悃,弥切依驰。兹查两江督臣魏光焘正二月之交定可履任。臣拟交卸署篆后,及兹暇日,束装北上,展觐天颜,稍纾廿年恋阙之忱。而近来议订商约情形及奉旨筹办兴学、练兵诸要政,亦得以详晰面陈,恭聆圣训,俾有遵循。合无仰恳天恩允准,不胜瞻恋屏营之至。

**硃批**:着来见。

**同日**　奏陈创建三江师范学堂情形。略谓:

各国中小学堂教员咸取于师范学堂,是师学堂为教育造端之地,关系尤为重要。两江总督兼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此三省各府州县应设中学堂为数浩繁,需用教员何可胜计。经臣督同司道详加筹度,惟有专力大举先办一大师范学堂,以为学务全局之纲领,则目前致力甚约,而日后之发展甚广。兹于江

南省城北极阁前堪定地址,创建三江师范学堂一所,凡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士人皆得入堂受学。现拟江苏省宁属定额二百五十名,苏属定额二百五十名,安徽省定额二百名,江西省定额二百名,共定额为九百名。其附属小学一所,定学生为二百名。所有师范生及附属小学生,均由地方官出具印结,取具本生族邻甘结,保送考选入学。开学第一年先招师范生六百名,三年后再行续招足额。前三年教小学堂之师范生,约分三级,为一年速成科,二年速成科,三年本科,以便陆续派赴各州县充小学堂教员。第四年即设置高等师范本科,精研教育学理及理化学、图画学各科,并选派举贡廪增出身之中学教习五十人,分授修身、历史、地理、文学、算学、体操各科。练习教员之法,令东教习就华教习学中国语文及中国经学,华教习就东教习学日本语文及理化学、图画学。俟一年后学堂建成,再行考选师范生入堂开学,则不必尽借翻译传达,收效尤速。其购地建堂经费,已据江宁藩司筹拨应用。其常年学堂经费需款甚巨,已议定由江苏藩司于本年先协拨银一万两,以后每年协银四万余两,拟令安徽、江西两省各按学生额数,每名年协助龙银一百元,不过稍资津贴。不敷尚多,自应专筹的款济用。查江宁银元局铸造铜元行销颇畅,甚有盈余。现已增建厂屋,大加扩充,即以岁获盈余专供该学堂经费之用。

后改名两江范学堂。

**正月初十日(2月7日)**　驿递奉到御笔松、寿二字一幅,福字、寿字各一方,上谢折。

**正月十三日(2月10日)**　兵部驿道奉到御赐福字一方,上谢折。

**正月十五日(2月12日)**　赴江阴阅炮台,并校阅水陆行军操法。

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卷八页一七〇:

调镇江常备军三营、湖北工程营二百五十人合操。北洋兵船避冻南来,商之统领萨镇冰,与南洋兵轮会集操演,以吴淞盛字旗勇九百人供萨统领调遣。

**正月十七日(2月14日)**　水陆远战。

**正月十八日(2月15日)**　水陆决战,以铸方德藏判其优劣。南洋操水陆行军始此。江阴各炮台自此有电话。

**正月十九日(2月16日)**　回省(江北堤工局于子婴闸一带筑坝挑河,工程不实,已派道员李光瑜往查,回舟过瓜洲口,拟亲往,未果)。

**正月二十四日(2月21日)**　电斥扬州丁道台督修河工延玩不力。略谓:

前因该道办公诸多不实,河工起土又不如法,曾电令务将两岸积土挑运远处。据复,初六前后开工,断不使有尺土遗留。现经委员密查,一段滩岸积土

有夫十余名挑运,三、四段积土未挑,五、六、七段工甚草率,九及十一段积土兼有挑者,十二段弃置最不如法,约有夫百余名起挑。是各段积土甚多,该道并不实力起除。转瞬春水发生,势必仍填河内,无非始终意在偷减工费,含混了事。应速多集人夫分投赶挑,毋再延玩,贻误干咎。切切。

**正月二十六日(2月23日)**　就赔款还银事致天津袁制台(世凯)。略谓:

前准伍大臣咸电云:顷接外务部寒电,照转如下:尊函诵悉,深佩荩筹。惟赔款公断必须两造允愿,如彼意不愿,即无从办理。至谓若不得直,再向各国商减,恐更为难。又所论关税纳金一节,与本部现拟办法未合。按公约,我切实值百抽五。所谓值者,在外国原为镑数,至中国乃折合为银,故遇镑贵则其所值银数亦必增,关税亦随之而增。譬如有物值六十先令,抽五应得三先令,税则定为银一两。今因镑贵,征银一两,才合二先令二本土,是与切实抽五之义既不符,应令所纳银数足抵三先令,乃为切实。现拟办法内,税则所载银一两者皆视作三先令。此即定约时之价,载在公约者也。照此办法,以现时二先令二本士之价计之,税则银一两为可收一两三钱八分有奇。况日后加税至抽十二五,亦照此切实计算,所益更大。望详加筹计,申明辩论。事若有成,大局幸甚。此电并请转达香帅。敝处复伍马电云:去年各使与吕、盛两钦使议定税则是银数,若照外部意,以新定税则银一两照定约时价作为三先令,复按今日时价折合银数完税,是先以贵价之银折成金以计镑数,复以贵价之金折成银以完关税。如果洋人肯照外部此意办理,于我诚有大益,但恐商务大、关税多之国不肯于加税十二五之外,又按前三年之余价多算银以便宜耳。然有此一说与之婉商,借以推宕,未始非计。将来照英意九年还银,以后还金,归三十九年后摊还,或可办到。各国皆用金,我独用银,自多吃亏,终须变计。然不先自积金而请洋商代发纸币,是中国出入款皆用美商纸币,事恐难行,户部断断不肯,必须国家自能独办方妥。

**袁制台来电(光绪二十三年二月初三日到)**:赔款还银,久辩无益。因约各省公电,冀可情动,仍外部巧电另有良策。日前英焘署使来谈,外部已允还金,惟保单尚不肯画押,谓须各国许金估税,方可画押。以此相持,迄无成议,久恐别生枝节。各国亦有意相助,但须画押后乃可议及。昨日使内田来谒,谓还银万办不到。按金估税,必须有他项利益足以相抵,各国方可允从等语。反复辩论,固执不移,是商还银困难,商金税亦不易。且外部已有办法,惟有候各国复音,再为设策。

**正月二十七日(2月24日)**　致电广州德署制台(寿)。略谓:

日本博览会于本年二月开会,初未知会各国外部,仅通知驻日各国公使,如有商人愿送货品入会者,当与优待,是以外务部并未饬赫总税司办货送会。惟弟在鄂任知此举有益商务,故允另派专员酌备土产数百种送会。嗣莅江南,

亦即照办。江、鄂各派道员一人、委员数人赴会。货品须尽正月初运东，此时办货已赶不及。各省派员赴会与否，似可听便。

**同日**　致电伦敦张钦差(荫桓)拟派学生赴英学习海军。略谓：

拟送江宁水师学堂四生入英国格林渭储学堂学驾驶，四生入开函学堂学管轮，一年后分班上练船及大铁甲学习，每名每年应贴费若干。祈向英外部、海部询明示复。

**同日**　就练兵办法电复天津袁宫保(世凯)。略谓：

电示练兵办法十三条，荩画周详，至佩。但管见似有尚须奉商者，敢一陈之。此学堂之意本为教将佐而设，然必须以年轻资浅之弁目充之，令其学为他日之将佐而已。至初出堂之学生，据东人力言，只可先充副哨官，最优亦只可充哨官。当哨官若好，以后可徐升营官，但必须有此等级阅历。若已为将领之人，必在三十岁以外，断不受教益，习气、精力、心思约不能改，其能受教者百之一二耳。故学堂必须选三十岁以下、年英志远、体健文通之末弁、兵目教之，庶易为功。兵目即棚头、什长之类。若有文通材健、实在出色之正兵，亦可入选。若年已四五十，官逾四五品，曾充统带、管带之将领，恐断不能再住学堂习学生之功课。兹拟变通办法，四五十岁之将领，略仿日本户山学校意，不住学堂，但令时常就学堂洋教习讨论营制、战术及枪炮弹药理法、沟垒工程，并习练兵棋，令其略知大概要领，以开通锢蔽。此在额设应教官弁之外，成否听之，其中或有一半可以略为改变开通，俾令不发谬论阻挠，即或仍为统领、营官，可以容学成之营、哨官作事，不致索统费、改操法足矣。三十岁以下之末弁、兵目、正兵，则令常川住学堂，从洋教习讲习尊示各门功课，将来按照等第，分充营、哨官。一年速成恐不足用，拟分为两类。一类定为头期速成，限二十个月堂课毕业，即发入营充兵一个月，充学习哨官一个月，共一年零两个月，再发回本省派充哨官。一类定为次期速成，堂课两年毕业，一年后充兵一个月，两年后充弁一个月，共为两年零两个月，功夫尤深，成就尤大。发回本省后，亦可先派充哨官，半年以后可充营官。两年半以后，九省之营、哨官无一非学堂出自者矣。湖北将弁学堂讲堂及住房皆量本省原额建造，恰足敷用，断不能容四省入堂之将弁二百余人，必须添造讲堂、学舍，且必须添请洋教习数人，方有可学。此项洋教习经费所需甚巨，鄂力极窘，实难代筹，自应各省添筹，似可于尊拟各项学费内酌量摊增。所有入堂学习之上等弁目食宿，一切衣装、图书、器具，皆由直、鄂堂内代备，以归画一，但学费亦应酌增。再，尚有余义数条：一、此项就学将弁必须受北洋、湖北节制管束，奏内须先声明。一、操法须议定一画一

之法，名为中国操典，以免德、日两派分歧。一、操衣及夏日所戴兵帽，亦需各省一律，望酌定一式，至要。鄙人本不知兵，惟数年来略知其中积习痼弊、曲折窒碍之处，姑妄言之。是否可采，仍请尊裁见教。[按：上年十一月十三日，有旨令河南、山东、山西各省选派将弁头目赴北洋学习操练，江苏、安徽、江西、湖南各省选派将弁头目赴湖北学习操练，俟练成后即发回各省，令其管带新兵，并令袁世凯、张之洞妥议详细章程。]

**同日**　致电武昌端署制台(方)、梁署盐道台(鼎芬)。略谓：

闻鄂省近派学生二十人游学日本。近来东游学生习气甚坏，必宜预防。鄙意不如令该生等分习农、工、商实业各学，较无流弊。

**同日**　奏请责成淮盐运司稽察各督销道员，庶各员知有畏惮，盐务方能振兴。略谓：

淮盐厘每年六百数十万，新案赔款及旧案洋债，京、甘要饷皆取给于此。近来盐务各员大率皆营私害公，贤者十不获一。贪风日著，销数日亏，私枭日炽，商人日困，淮纲大局殆将不支。自运司程仪洛到任后，廉介率属，竭力整顿，不避嫌怨，各员稍有忌惮。惟查运司为榷盐之总汇，实为各员之纲领，必须凡办盐务者之贤否皆归其稽查考核，认真举劾，庶各员知有畏惮，其贤者得益勉为其难，中材以下亦不敢公然作弊，盐务方能振兴。查向来各岸督销盐厘掣验各局卡，从前曾国藩、沈葆桢在任时，所委不拘官阶，道府、同通、州县皆有。近数十年来专委道员，其官阶与运司相等，不相统摄。历来运司因无纠察之责，谁复肯为开罪同僚之举。趸纲之坏，实由于此。今幸运司程仪洛廉洁有为，持正不阿，不肯徇情见好，然使事权不专，为人牵制，则盐务仍日就隳坏而不可救。现在力筹整顿之际，似宜重运司考察之权。矧各道系协助运司办理盐务，其事仍为运司之事。其为人之优劣，公事之功过，断无使运司不得预闻之理。拟请嗣后委办鄂、湘、西、皖四岸督销局，正阳督销局，淮北四食岸督销局，五河盐厘局，仪征淮盐总栈，下关掣验卡，以上十一差各道员均由运司随时认真稽察。每年出具切实考语，分别优劣，据实详报，由督臣复加查考。其贤而有效者或予留差，或奏请优奖。无效者则停委记过，重则奏参。如运司举劾不实，并将运司参处。如此办法，虽畀运司以事权，实更重其考成。以后各局道员有不发觉之弊端，运司不得辞徇庇之咎，庶在事各员懔然知勉，盐务得有起色。

**硃批**：著照所请。该部知道。

**同日**　以三载京察考绩优异，着交部议叙，上谢折。

**是月**　以铜元行销甚畅，金陵银元局兼铸铜元不敷行用，因筹款添机，设局

加制。

**二月初二日(2月28日)**　就吴淞检疫事致电上海袁道台(树勋)。略谓：

据税务司云，吴淞验疫，各国船行及租界现在不肯出费，意在中国不办，各国自行揽办，夺我主权云云。查防疫传染，保卫地方，乃地方官应尽之责。海关查验船只，尤为国家应有之权。况将来整理章程，查验之时如何体恤行旅，养病之法如何方便华人，均须权归自主，方能操纵自如。一归各国揽办，流弊何堪，万不能因惜小费致失主权。倘各国领事照会来询，万望以自办复之为要。有人云此事每年约需费三万六千两，宜在三成船钞内拨付。三成船钞现解京城学堂经费等语。即望详酌妥筹。如别无可筹，或即奏请在三成船钞内拨付。

**袁道来电(光绪二十九年二月初四日到)**：吴淞崇、宝、沙防疫院，由蔡前道筹建，常年费另商安前税司议令洋公司及有疫口岸来船捐认，历经照办。今年行船不捐，如再举行防疫，据如税司云，每月需费二千两，除工部局已筹一半，余请道拨，以免事权旁落。查西人治疫之法，颇与华人不便，先经职道另延华医女医生帮同办理，薪归道给。即西医验疫，小轮粮饷亦由道拨。现并与领事、税司商妥，择定吴淞浦东港嘴添设华医院以治华人，崇、宝、沙医院专治西人。惟来船华人先由西医查验，实系患疫者即交华医院留治，以期各适其宜。已于上冬详明办法，请咨外务部，尚未奉批。查欧美各邦设立防疫处所，其经费、章程皆由各国自筹自办。然其所以由国家自行筹办者，其故有二。一、凡船只之往来各国港口，各该国皆有权管理，并由国家另立祛疫保安章程，勒令遵照。二、凡船只之往各国口岸，各该国可勒令完纳保安专捐，即将此捐筹办医药及该口防疫之用。中国试办防疫以来，未伸此事权，亦未勒令完纳保安专捐。职道愚见，中、西各筹一半，暂行之目前则可，欲经久远，非奏请另立专条，或请另筹的款，难乎为继。伏乞钧裁。

**同日**　遵旨查明前督臣刘坤一生平事迹，奏请宣付史馆，以彰茂迹。略谓：

该故督臣以诸生起家军旅，天性忠挚，器量宽宏。历官封圻几四十年，吏事最为老练，见事最为敏捷。平日接下以和，抚民以惠，不为稜角峭厉之行。而每遇有危疑，明决应机，不为众论所淆惑，古人所谓能断大事，洵无愧色。身殁之日，各国领事、兵官先后来宁吊奠送殡，并下旗志悼。江南士民于此举尤为感颂不忘。诚如圣谕，可谓国家柱石之臣矣。该故督臣历任两江最久，近年疆事日棘，臣在湖广总督本任内，江、楚接境联属，合办之事甚多，故于其经画大端，知之尤详。该故督臣处事既有定见，听言又能虚心。臣每遇有要事与之商榷，从善如流，不存成见，尤为人所难及。

**二月初四日(3月2日)**　为限价禁米事致电上海袁道台(树勋)。略谓：

禁米一事重在留民食、平市价，不重在收捐项。若米价贵至七元犹准源源贩运出口，内地米价势必牵连腾贵，贫民食艰，易滋事端。此时若定价太松，将

来永远成例,悔不可追。兹拟定一章程:沪米价在六元以内则听运不禁。价至七元,则永禁不开。自六元至七元,则随时体察内地丰歉、市情民情,酌中定禁。如内地米价尚平,民心尚安,则沪米价至六元八九角亦不禁。如内地米缺价昂,人心惶急,即六元三四角、五六角亦即禁。照此办法,较为活便稳妥。

**二月初八日(3月6日)** 奏请拟订训练各省将目章程。略谓:

练兵之道,教将为先。教将之方,劝学为亟。方今外洋各国讲求兵事,月异日新,水师、陆师学堂林立,自将领以逮队目,无人而不出于学。自内堂功课以逮外场技艺,无事而不受诸学。中国非无可用之兵也,患在无将。亦非无忠勇之将也,患在不学。近年以来,创痛屡赪,情势大绌,迭奉诏书,整饬武备。然其效不著者,良由各省兵制不一,军律不齐。饷械则此省与彼省不同,操法则此军与彼军不同。故外国当无事之时,可以调全国之军队聚集一处而合操之,而步伐、阵式悉泯参差。中国不能也。平居而声息不相通,应调而指臂不相使,临敌而胜败不相顾。如此虽岁糜巨饷,广募劲卒,将安用之。今者恭奉谕旨,饬令各省挑选将目赴北洋、湖北学习操练,并谆谆焉以纷歧为戒,以一律相期。此诚经武之要图,整军之至计也。臣等谬蒙委任,夙夜兢兢,敢不殚竭驽庸,认真督饬训练,以冀日有起色,仰副圣廑。惟是兵事精深,各国视为身心性命之学,断非中国一蹴可几。必须层累递进,非十数年不能奏功。是时艰方殷,势难欠待。今为速成将材起见,宜先求武备切近学问,俾各省将目人人易于通晓,易于传习,庶平日操法可期画一。即一旦遇有征调,亦不难互相援助,共赴机宜。现由臣等拟订训练章程,祇呈御览。俟命下之日,即当咨行各省切实遵行。

**二月初九日(3月7日)** 致电京户部鹿尚书(传霖)。略谓:

湖北铁厂、萍乡煤矿以款绌不能大举扩充,坐失美利。兹由盛侍郎电奏,请将通商银行部款一百万两及商股三百五十万两拨归铁厂。得此巨款,添炉、接轨、运煤,多出钢多获利,确有把握。其部款分年还本付息,仍照通商银行原案办理,不致延误。查铁厂大局所关,盛此次所请,尚在情理。此奏如交议,务请鼎力维持,俾资周转,免致有碍铁厂。曷胜感祷。

**二月十一日(3月9日)** 就学堂章程致电京管理大学堂张尚书(百熙)。略谓:

昨准大咨并递到大、中、小、蒙各学堂章程,亟应通饬遵办。惟敝处会奏湖北学堂办法时,尚未及见尊拟定章,致有数条彼此未能吻合,不敢不将鄙意据实奉陈请教。一、读经。尊拟以十三经分配各学堂,期于人人能读全经,用意

甚厚。但学堂功课既繁,日力有限,学生资性不齐,必限读全经,转恐记诵不能纯熟,讲说不能全解。故湖北高等小学堂取能背诵经书一两部者入选,不复拘定所读何经,入学堂后愿加读何经亦听自择。中学堂听其择读大经一部,中小经一两部。大约学生能读毕《四书》一部、大经一部、中小经一两部,义理必已明白。其余诸经,归高等学堂经学一门从容研习。倘此后学生程度渐高,不妨增改。再,尊处所订章程,读经皆有一定次序,用意固好。但此时初办学堂,高等小学学生多系年十三四者,中学堂学生多系年二十内外者,经书各人所读不同。若此项学生责令将已读之经重读,未读之经不得任便自读,恐学生稍有不便。可否暂听其便,俟以后蒙学读经,再依京城章程次序。一、放假。尊章各学堂于每月房、虚、星、昴四日停课,谅因洋教习必于是日休息,故循西例,以示从同。湖北学堂则另于每旬之末停课一日,谓之旬假,仿古人十日沐休之法,以别于西俗教规。而于此星期日如并不间废,令学生专习中国文学,课以文辞、书牍之属,并不放假,不致旷功。一、权限。向来学堂用洋员充总教习,往往多所干预,以揽我教育之权,不无流弊。湖北各学堂,洋教习皆受节制于学堂总办。惟师范学堂有一洋教习系日本实任视学官,资望较深,故优以总教习之名,然仍订明归该学堂监督节制,诸事皆不能专擅。窃谓各处学堂总教习不宜轻假洋员,必不得已,亦宜订明归总办、监督等员节制,以限其权。一、学费。外国学堂月仅费二三元者,系专指就学从师之费而言。此外,寄宿有费,授餐有费,衣装、书籍、纸墨皆有费。中国游学日本官学堂者,月共费二十五元,其大较也。尊处订章酌收学费二元,想亦专指学费而言。湖北除小学堂永不收费外,其余学堂两年内本省学生暂不收费,湘省来附学者每名岁费百元,他省来附学者岁费百六十元,系包括各费在内,不敷尚多,官尚须贴补一半,实较日本为廉。若收费过微,巨款万难筹足。以上数条可否暂准照办,俟数年后推行果有窒碍,再行修改从同。祈卓裁示复。

**二月十二日(3月10日)**　会奏陈明科举阻碍学校,请递减科举中额,专注学校,以励真才而济实用。略谓:

国无强弱,得人则兴。时无安危,有才斯理。诚以人才者,国家之元气,治道之根本。中国今日贫弱极矣,无人才,则救贫救弱,徒属空谈。致治必赖乎人才,人才必出于学校。古今中外,莫不皆然。钦惟我皇太后、皇上求才若渴,诏各行省普立学堂,并敕政务处明定学生出身,又令新进士悉就学堂肄业。乃朝廷屡颁明谕以相期,而视各省,大率观望迁延,否则敷衍塞责。推究其故,则曰经费不足也,师范难求也。二者固然,要不足以为患也。其患之深切著明,

足以为学校之敌而阻碍之者，实莫甚于科举。盖学校所以培才，科举所以抡才。使科举与学校一贯，则学校不劝自兴。使学校与科举分途，则学校终有名无实。何者，利禄之途，众所争趋。繁重之业，人所畏沮。学校之程期有定，必累年而后成材。科举之诡弊相仍，可侥幸而获售。虽废去八股、试帖，改试策论、经义，然文字终凭一日之长，空言究非实诣可比。是科举一日不废，即学校一日不能大兴。学校不能大兴，将士子永远无实在之学问，国家永远无救时之人才，中国永远不能进于富强，即永不能争衡于各国，臣等诚私心痛之。在臣等亦非不知科目取士，垂数百年，一旦废之，士子必多觖望。然时艰至此，今纵不能骤废，亦宜酌量变通，为分科递减之一法。拟请俟万寿恩科举行后，将各项考试取中之额预计匀分，按年递减。学政岁科试分两科减尽，乡、会试分三科减尽。即以科场递减之额，酌量移作学堂取中之额，俾天下士子舍学堂一途，另无进身之阶，则学堂指顾而可以普兴，人才接踵而不可胜用。膠庠所讲求者无非实学，国家所登进者悉是真才。政教因之昌明，百废从而振举。至于递减中额，则请断自宸衷，决然必行，明降诏旨，晓示天下。务期科举逐渐而尽废，学校栉比而林立。上以革数百年相沿之弊政，下以培亿兆辈有用之人才。五洲惊服，万世瞻仰，在此举矣。

**二月十三日(3 月 11 日)**　奏陈选派水、陆师学堂学生赴英德游学肄业。略谓：

水师以英国为最著，陆师以德国为最著。兹于江南省城水师学堂选取毕业学生曾习英文者八人，派往英国水师学堂，以四人专习管轮之学，以四人专司驾驶之学。又于陆师学堂选取毕业曾习德文者八人，派往德国陆师学堂，分习步、骑、炮、工各门学问。此次派往暂以三年为限。至三年满后应否即令回华，抑或再令留学，应俟届时体察中国需用缓急情形、学生专业，再行斟酌办理。

**同日**　奏陈于江宁、苏州设立官银钱局并行用官钱票。略谓：

江苏地方近年制钱异常短绌，钱价日昂，商民交困。体察情形，惟有行用官钱票以济现钱之穷，且必须广铸铜元以应官钱票之取，庶可互相维持。应于江宁、苏州两省均设立官银钱局，在宁曰裕宁官银钱局，在苏曰裕苏官银钱局。缮绘官线票样，分注局名，拟请咨由出使日本大臣转托日本大藏省印刷局精制票板，刷印纸票。每票一张作制钱一千文，准其完纳关税、盐课、厘金及一切公款，与现钱无异。凡持票赴局兑取现钱者，每票或取制钱一千文，或取铜元一百元，悉听民便。官票既畅，钱价自平，民困自舒，实为今日

利国利民之急务。

**二月十四日(3月12日)** 致电武昌端署制台(方)。略谓：

日本人专意推广航路，又有国家津贴协助，断难阻其入湘，即与华商合股，本亦无甚妨碍。惟两湖公司原系禀明两湖绅商自办，各处设有马头在华界最繁盛之处，南省商人一旦与日人合股，日人即沾格外利益，将来他国亦欲均沾，恐难为继。湘人素有气有力，何至三万金亦不能自筹耶，殊为可怪。既未签立合同，仍嘱其勿与合股，以免胶葛为妥。即或合股，其原定马头务留作官用，令其另择无碍地段以作马头。总之，应于旧案批定两湖轮船公司之外，另行集股。与日商合伙，只须华、洋股本均平，则无论何项商业，资本几十万，均所无妨，鄙人断不阻止。至汉口马头，专防他国效尤，有关民命，更与他处不同，无论如何，务须由官收回。

**二月十九日(3月17日)** 奏陈筹移设上海制造局，添建枪炮新厂。略谓：

上海地方今昔情形迥然不相同。近年黄浦江中、吴淞口外为各国兵船所萃，遇有中外战争，辄阻我军火装运出口，致不能接济他处。甚或以兵舰驻泊近厂江面以相伺察。慢藏之害，岌岌可虞。至该局所有机器，七年以前所造系林明敦枪，乃外洋陈旧不用之式。两年以前所造系快利枪，乃沪局臆造之式，亦不适用。故枪机新旧凑配，出数无多，炮机亦未完备。岁糜巨款，实为可惜。近年陆续添机，渐次整顿，每日仍只能出枪七枝，一年只能出枪二千余枝。既不合算，且于武备大局无裨。其炮厂所造车炮亦不尽适用。必须另购新式造枪机器，须每年能造五万枝快枪者。添配新式造炮机器，须每年能造大台炮十尊，七生半口径快炮二百尊者。庶数年之后，足以应各省之取求，而归于画一。臣自抵两江署任，即注意此事，迭与该局总办道员毛庆蕃、郑孝胥再四筹议，佥称自应遵旨移设堂奥之区，方为正办。惟是沪厂地段甚广，工程甚大，一经迁移，机墩、烟囱、地基、石工全归无用。若存此旧厂，用处甚多，故筹移厂不如设分厂，移旧机不如购新机。而添机添厂，需款极巨，万难猝集。故待加筹新款，不如节旧械无益之费，为新厂新机之费。臣通盘筹画，业已粗有端倪。谨将筹办大概情形，分条缕陈如左。一、新厂移设内地，已择定皖省宣城县属湾沚镇以东之启发山。一、新厂工程、新机价值等费，综计约需银五百万两。以岁提银一百万两积算，五年可以完备。一、经费不须别筹。查该厂经费每年可得银一百四十万两，拟提出一百万两，专作新设分厂经费，存放上海汇丰银行买镑生息，以备修建新厂，购办新机之用。一、分建新厂宜先所急。查沪局枪厂机器最不合用，现新局宜先从造枪各厂起手。一、新机虽大，常年止须制造一半，

须备急用时可加趱造。一、旧厂宜大减制造，以节糜费。此五年内，本省外省拨用械弹者，沪局只可酌量应付。式旧数少之枪弹，大小炮之实心弹等类，皆行停造。枪枝除小口毛瑟外，亦皆停造。其杂项枪炮、药弹较为有用者酌量减少，但尽存留之四十万两撙节支持。一、各省缴付购械价银，宜收作正款，可充添新厂经费之用。一、新厂既成，旧厂可改作商厂。炼钢厂所出钢料除供本局之用外，兼可销售洋行。原有船坞亦可代修华洋官商各轮。其枪厂机器械酌量改配，可以制造各项机器，以供销售。此外迁空之厂屋兼可赁与华商另作生理，量取租资。一、湾泾新厂制械之钢，可暂用鄂厂新炼罐钢，以节经费。俟将来经费充裕，自应于新厂自设罐钢，以臻完备。一、新厂距煤矿甚近，可资取。一、沪厂所造无烟药宜暂行停止，以节糜费，但以存储之药供用，并无不给之虞，俟松江药库存药将罄，再造不迟。一、工匠宜趁此五年之内派赴外洋练习，以为将来监工、委员、匠目。一、新制快枪口径宜再收小，拟酌中定口径为六密里五，并商令鄂厂亦改归一律。一、此后各省新练之兵，火器宜改用一式，均向江、鄂两备价购取，不得再向外洋采办杂枪。一、新厂与沪局至第四年应即合并制造，即以旧厂经费归并充用。第六年起，机价已清，提款已完，自有原拨全厂经费。一、购机宜委妥员以省糜费。应令该局选择操守可信、明晓机器者亲赴外考核议订，革除九五扣陋弊。一、造械既定新式，各省用械宜限一定期以归画一。江南制造新厂以后快枪专造六密里五口径一种，快炮专造七生五口径一种。并请饬下各路督抚、统兵大臣。明定章程，以后指拨杂项枪炮，子弹，五年之内，务须减少。五年以后，只能拨给新械、新弹。必须如此，则天下各军器械方能画一。以上办法，不过胪陈大要，其详细情形及建厂、购机、工程价目，应俟奉旨俞允后，再饬局员切实核估，随时禀由新任督臣魏光焘督察办理。

**硃批**：政务处议奏。

**同日**　荐举廉能蒯光典、沈邦宪、方硕辅、郭道真、赵有伦、梁敦彦、朱滑、杨金龙等八员。

**同日**　遵旨奏陈查明盛宣怀等被参伙通运米出洋等款。略谓：

查原参各款，头绪甚多，当以伙通运米二百万石接济东洋，为关系重大之事，经前督臣刘坤一查无确据，复奏在案。至原参现任苏松太道袁树勋令内眷伙通盛宣怀之妾运米出口四十万石，所侵亦数十万一节，查上海华洋杂处，丁口至一百余万人，日食米五六千石，偶匮乏，则万口嗷嗷，顿生怨谤，咸归咎于运米出洋。所以众谤丛集于盛宣怀、袁树勋者，因盛宣怀素来所筦多系理财之事，所用招商局委员、司事，大半皆系商贾之人。上海道职司关税，无术以禁制

洋商之多运,又无力以考察外省之转口出洋。故人皆归咎于此两人。实则运米出洋之事,实非该两员所为。而盛宣怀致谤之由,实缘华大公司揽办浙江各州县漕米一事。光绪二十七年八月,因上海华盛纺纱公司历年亏累过重,另招新商顶替,尚亏银十六万余两。经该商等禀由盛宣怀批准,开设华大公司,代办浙江各州县光绪二十八年漕粮,并作米麦生意,以期弥补前亏。惟为数无四十万石之多,取利仅一万二千余两,弥补华盛公司前亏,并非盛宣怀入己。其米先后兑漕,亦无请照漏洋之事。此事与袁树勋更不相涉。惟该公司商人及委员代办各州县漕粮,往来上海、无锡一带购米堆积,以致米价飞涨,州县苦累,民情怨嗟。素知奸商有转口出洋之弊,遂滋疑议。盛宣怀未经会商本省督抚,遽行批准,致滋物议,虽为弥补公亏起见,似未免稍欠斟酌,相应请旨将盛宣怀交部察议。至苏松太道袁树勋原参各节既经查明并无其事,应请免其置议。又奏陈上海奸商王子才、吴子和代苏松等属州县包办漕米,囤积居奇,并与招商局委员、司事勾结舞弊,以致米价腾踊,人情惊皇。嗣后各州县采办漕米,应令各州县自行采购,不准招商局及奸商包揽代办。相应奏明立案,以期永除漕蠹弊端。

**二月二十一日(3 月 19 日)**　奏陈查明江海各口运米情形,议定开禁封禁办法:

改出口米照六个月之限为二十一日,逾限作废。改江海关道运米红函为三联印照,钤督抚关防。视米价贵贱以为禁出。定出口之数,上海年限一百万石,镇江年限二百万石,盐城、阜宁共限一百万石,于吴淞口及江北各海口设局稽查。凡运米出口者,每石就米行收捐一钱为备荒经费。

**二月二十二日(3 月 20 日)**　电复外务部,拟将上海运米出口红函改为三联印照。略谓:

查从前沪道所发运米红函,多由洋商托领事代请,及洋商将红函转售华商,每石索费银二三钱不等。现议俟将来开禁时,改用三联印照,准华商自向道署请领,每石收义捐银一钱,以作备荒经费,由商业公所代收,不经官吏之手,按月提存银行生息,以备积留、平粜等用。盖准米出口以顾邻封,收费备荒以恤民隐,实为兼顾两全计。外国地方善举公用亦多取自商廛,今我所收备荒经费亦为地方救灾起见。中外一理,安能指为违约。且费由米行认缴,归商业公所经收,与国家税厘丝毫无涉。况运米虽系洋商,购米仍是华商,此项义捐亦与洋商无涉。各公使疑为加税,谅系误会,务恳贵部剴切告知各使为祷。

**同日**　交卸两江总督署篆。

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卷八页一七九：

公再莅署任，时论谓真除在即，乃以剔弊之严、图治之锐。湘军将领狃于故常，遂有谓不宜此席者，甫逾月而新命至。既不及有所施为，则择尤病民害国者而去之。致程运司电云，此时兴利则不能，除害或可。聂抚部调任将行，公致电云，凤阳关大可整顿，望移节以前办成，洞虽五日京兆，亦愿助公分任此怨。有道员某与英商敦和洋行私订合同，拟办九江至南昌又至浙江铁路，又请开海州矿，愿报效公费二十万。公震怒，奏参革职，行知海州立案。江北堤工局某道员浮报工程，将严办，漕师为之请，乃免。是时北方拳匪绝迹，而江宁顽童犹有诵咒习拳者。问官拟以大辟，幕僚施知县煃言其不可。公命将年长者游街示众，交其父母管束。又江宁衙署相距辄数里外，命设德律风十五处。此皆轶事之可述者。身在江宁，不忘鄂事。端忠敏以费绌议停办工艺学堂，公言此时实业最要，不可停。湖北派学生东渡，公言宜重农工商。闻游学生编辑月报，请端忠敏止之，谓其务外荒己，果有余暇，尽可译有用之书饷遗宗国，何得为此。两湖轮船公司定案由绅商自办，闻其招日商入股，电请忠敏禁阻。英国亨达利洋行承销湖南锑矿，购武昌通商场地址，以亏折将转售礼和洋行。公虑德人占内地矿利，电嘱湘鄂收回。及交卸入京，道出武昌，憩两旬余，随事规画，不能悉记。

**二月二十三日(3月21日)**　乘楚材轮船启行西上。以月来劳苦已极，疮症亦未痊愈，连日阴雨，舟行甚迟，拟借沿途稍资调养。

**二月二十五日(3月23日)**　就日本商约事电复上海吕大臣(海寰)、伍大臣(廷芳)。略谓：

屡承电示议约情形，事冗稽复，亦缘无切实办法，用是踌躇。加税一层，无论何国均须照英约，不容再减。前日小田切奉其外部命亲来送行，匆匆晤谈一次，述其外部意，加税只允值百抽十，鄙人再辩驳，旋即兴辞。盖彼来专为送行，约事不过顺便谈及，彼此均未下断语。此事全赖荩筹，务祈力与磋商。

**二十九日(3月27日)**　乘轮至黄州，稍憩。

**是月**　奏准调湖北候补道赵滨彦接办上海机器制造局，俾总办郑孝胥即行交卸。

**三月初一日(3月29日)**　抵武昌。

**三月十一日(4月8日)**　就科举减额事电复保定袁宫保(世凯)。略谓：

科举减额议，都下之驳难者，乃诸翰林虑失试差生计，群起作梗，并无深意，当道亦未必真以为不然也。惟思科举不包学堂，学堂仍可包科举。各学堂

平日虽用积分法，毕业时仍可参用考试法，其文理不优、学术不正者，尽可于毕业考试时分别去取。既有考试，京师大学堂即仍可简放总裁，会同管学大臣考校。各省高等学堂仍可简放主考，会同督抚考校，其中小学堂可由学政会同督抚考校。从前江楚会奏变法折本有此说。如此则进士出身之京朝官不致因失差出阻。且此后翰林、进士均须肄业学堂，于各门科学曾经研究，足任主司之选。其一学堂之内，学生毕业或偶有参差，可令先毕业者停待数月，汇齐若干名，再请放考官，并无妨碍。此事关系甚大，科举不改，学堂终无成效。趁公扈跸时以此意与政府熟商，或可挽救。

**三月十五日(4月12日)**　就修订商约事电复外务部及上海吕大臣(海寰)、伍大臣(廷芳)，保定袁宫保(世凯)。略谓：

此次商约，全视加税免厘一款为定盘针。此款未经议妥，他款万无先行签字之理。日使偏执太甚，一时难以理喻，莫如先向美国磋商。美使既电政府请示，且视彼电复如何。倘美允通融，再商德、法等国。如诸大国俱能允从，日本自不能独异。秩翁素与美洽，能设法与美商妥办法，最为要著。务望两星使苾筹，极力坚持，勿稍活动，是为至盼。

**吕大臣、伍大臣来电(光绪二十九年三月十二日到)**：日约加税免厘一款，迭次商议，彼总谓日政府已定主意，决计不能照加十二五，只可将此款提开，先将议定别款签字，彼等不能久等。告以我国训条，必须俟免厘加税议妥，然后将全约请旨奉准，始能画押。又劝以美国虽亦只允抽十，经我开诚相告，彼已允电彼政府再请训条。日使云，纵美能允值百抽十二五，日本仍不能允，恐别国亦不能答应。观此情形，美、日必已暗相知会。如美、日不允，各国更相效尤，则此款更无举行之望。

**三月十九日(4月16日)**　致电长沙赵抚台(尔巽)、俞抚台(廉三)。略谓：

汉口亨达利洋行与湘省订立合同运销矿砂，获利本厚。该行又不报确价，中饱甚巨。复因煤矿亏累，拖欠矿局十余万两。该行又在武昌省城外冒买非通商口岸之地，以其建有厂屋为湘省分择矿砂，未能收回。今该行又将生意、厂地转售德商礼和洋行。德人素称强横，若不早为设法，将恐德人借端多方要挟，各国效尤，湘、鄂均受无穷之累。鄙人为此事筹计数年，实深忧虑。现外洋争购矿砂，生意获利甚厚，何不将其厂地、生意全行收回自办。若能收回，则中国矿权可以自操，湘省获利更厚，鄂省地基可以收回，一举而数善备。

**同日**　就征收销场税、出厂税办法电复外务部并致上海吕大臣(海寰)、伍大臣(廷芳)，天津袁宫保(世凯)。略谓：

上月奉外务部函示英焘使所询销场、出厂税办法，及各省所得加税实数、拨解北京实数。查英国此问，一恐征收销场税烦扰阻碍洋货及出口土货，一恐

制造厂还税办法胶葛，致商人吃亏，一恐加税免厘后抵拨各省之款太少，提解部库之数较多，各省用度不足，又思设法征商，故欲知解京实数。此三层答复稍有含糊，英约即难望批准。查加税免厘一层，应由户部查询各省所失厘金确数及增收关税大数，通盘筹划，折衷酌定，俾各省毫无偏枯，则外人自无异议。出厂税在口岸者自应归税司经理，其在内地，华厂似应由本省派员按照关章征税，而由就近之税务司帮同稽查。至还税办法，系专指制造之正料而言，如棉纱、棉布，完出厂税后，但还棉花一项之进口等税，其余均可类推。凡正料系洋货完过进口十二五税者，则皆还其十而留其二五。土货完过七五税及销场税者，则皆全数发还。应还之税即在出厂税内扣抵，借其出货之数，以稽其进货之数。至征收销场关键，最要在执简御烦，与洋货区划分明，以免纷扰，则华洋各商皆可相安。兹将管见所拟办法列下：一、销场所在酌设税局也。所有城市、大乡、大镇皆设销场税局。所有货物，不拘由轮船、民船、铁路、陆路运来登岸，无论租界内外，凡在本地销售者，一律报明常关，征收销场税，以塞漏卮。一、洋货不收销场税也。凡洋货，无论过境、落地，销场税局一概免税放行。一、类似土货之洋货，以关单为凭也。但必须真正洋货纳过十二五进口税者，方能给单。其转口货物止完过出口税、复进口税共七五者，不得给单，以免影射。如白糖皆系来自汕头，近日洋商皆目为洋货，此弊不可不防。一、过境土货不收销场税也。凡土货过境而不登岸者，销场税局概不过问，以免留难阻滞。一、土货登岸须先报局也。凡土货登岸，必须将货色、件数、斤两先行报明税局，声明本地销售或转口出洋。有私自登岸不先报明或控报者，查出罚办，重则全货充公。一、销场应设官栈也。凡土货登岸，如系本地销售，立即完税。如系即时转口，立即免税放行。如未定本地销售或转口出洋者，将货存储官栈或领有局照之商栈，将栈单交存税局。俟出栈时，如系本地销售，立即完税。如系转运出口，即时眼同起运，免征销场税。一、酌定销场税则也。然开办之初，似不宜过重，以免各国阻挠。平常百货值百先抽二三，贫民日用所需值百止抽一二，其贵重珍宝以及有伤生命之物如烟、酒等类，固可无妨加重，然亦不可过重，以致土货滞销，洋货畅行。鄙见如此，请外务部裁酌。

**三月二十二日(4月19日)**　电促长沙赵抚台(尔巽)、俞抚台(廉三)收回亨达利矿砂生意。略谓：

如亨达利所缴欠款不敷所索之价，鄂省情愿代湘省补足，交付亨达利。若能将此生意、厂地收回，由湘省自行设局贩运，湘省以及他省矿砂利益甚多。并谓矿务乃商务大端，敝处似当与闻，务祈严饬委员以后事事须告敝处知，并

听敝处指示，庶免为洋人所愚。

**三月二十七日(4月24日)**　由武昌渡江至汉口，拟由陆路入京陛见。

**三月二十八日(4月25日)**　由汉口乘火车北上。当日至信阳，宿车站旁之公寓。

**四月初一日(4月27日)**　抵驻马店(卢汉铁路南段工程止此)。

**四月初二日(4月28日)**　易骡车行。

**四月初三日(4月29日)**　抵郾城。

**四月初七日(5月3日)**　抵郑州。致电天津袁宫保(世凯)。略谓：

支电所云俄请不许东三省添开口岸，可忧已极，想系外部所告。其详如何，务恳飞速密示。必知俄情，发议方能对题。

**袁宫保来电(光绪二十九年四月初九日到)**：俄文大概如下：一、营口及辽河一带，无论如何不能让给他国，或租或买。二、中国之政在蒙古地方不能改换，免民教扰累。三、中国若不预先知照俄国政府，不得立意开新商埠，在东三省及在新埠口驻外国领事官。四、若中国必欲请外国人管理吏治各事，其权限不能干预中国北方各事，因其在北方利益以俄居首。若遇请外国人管理北方之事，应在北方分设公司，须托俄人经理。五、营口、旅顺、盛京一带电线，俄挂线必须接续。六、营口交还后，此口海关款项当仍归道胜银行接办。七、俄属人及商号在东三省占据时自然所得之权，俄军撤退后，应仍照旧行。在该处该设查疫局，应以海关税务司及海关医士系用俄人，不得要求他国人办此事。[按：本年三月十一日，俄国拒绝依约从东三省二期撤兵。二十一日，俄署公使普拉嵩向我外务部提出撤兵新要求七项。]

**同日**　就征收销场税事致电外务部及天津袁宫保(世凯)，上海吕大臣(海寰)、伍大臣(廷芳)。略谓：

津江电论销场税事具悉，胪复如下：一曰查第八节"只应报明常关，以便征收销场税"一语，系防挂洋旗。民船装载土货到通商口岸，只报洋关，不报常关，不知照销场税局。去年商约原约，并非令常关代收销场税也。本款第十节即云："由各省督抚自行在海关人员中选定一人或数人，商明总税务司，监察销场税"云云，明是销场税系由各督抚自办，其所选之海关人员不过监察而已。"监察"两字，系洞与马凯面加推敲许久而后定，专为别于"管理"、"征收"字样也。且监察洋员须选定，其非专用本关税司可知。盖进口洋货、出口土货与各国有关，故须立约，彼此允肯。其中国内地销售货物与各国无涉，国家征收此项货税，只须与进口洋货、出口土货无碍，即与地丁、钱粮一律，他国不能干预。故敝处力争，留此自主之权，将来自行另设税局，乃一定办法，断不可归常关，由税司代收。此条乃马凯在鄂，洞与之面谈力争定议者，故知之甚悉。二曰敝处效电原文系"不拘轮船、民船、铁路、陆路运来登岸"云云，正与第八节"无论

帆船、民船、轮船”云云同意，并非不准，想系电码错误。三曰约内云“不得在租界内征收”。此次效电本意系言“无论将来是否在租界内外销售，于到岸报关之时即可征收销场税”，漏未详叙，兹再声明。查马使所以不愿在租界内征收者，系因恐我派丁役入界内查搜骚扰。然若全免界内销场税，以后租界日扩，所失太巨，故敝处此次效电所拟办法，欲凡土货到通商口岸，于其未入租界之先，无论租界内外销售，令其报明税局，征收销场税，借挽利权。但将来刊布章程，只可浑言凡属土货到通商口岸，必须先行报明税局，方能登岸，不宜明提租界内外。若一说破，彼必不允。四曰效电“大帮销售货物必须运到大镇、大市等语”。“必须”者，犹言“必系如此”也。此语系发明小村、小乡不必开设税局之意，非欲强令商人必运至某处也，尊处殆误解“必须”语气。五曰洋货给单一层。敝处因白糖明系土货，然由汕头运来，近日华商请洋商出头，领事、税司皆助洋商指为洋货。湖北现深受其累，此外土货将来亦恐难免，故不无阻虑，特声明“必须真正洋货，方能给单”，以免影射。假如本系土货，若洋商、华商串通指为洋货，即令其照真正洋货纳足十二五，方能给单耳。六曰销场税则，敝处效电本云不宜过重，平常百货值百先抽二三，贫民日用所需值百抽一二也，未言值百抽十三之多。十字系二字之误。总之，销场税开办宜先从轻，以后尽可酌加。既免土货偏枯，洋货擅利，且免洋人饶舌耳。同日又电：此时俄未交还东省，我尚无权添开口岸，固不可遽然明许他国。然俄人要我东省不许添口岸，是东三省利益永为俄占，各国必不甘心。美、日已有明言，英国必更不肯旁观，是俄人所请，尤断不可允。窃谓此时宜趁美、日索开东三省之便，即恳美、日、英三国代我劝俄照约按期退兵还地。东三省既还，口岸如何开法，自易酌办。

**四月初八日(5月4日)**　渡黄河。

**四月初十日(5月6日)**　抵卫辉。致京户部大堂鹿尚书(传霖)。略谓：

顷抵卫辉，约十七八日可以到京，未知常雩后西宫准于何日驻园。此行带有贡品，闻向来只开贡单，不具折，应托何处进为妥，祈速示。再崇文门监督处，请先代为致托，免致临时留难。需费若干，并请预为酌定遵办。鄙意但欲免留难，并不惜费，议妥后请届时派一人至马家堡招呼，以便照付。

**四月十二日(5月8日)**　抵彰德。就中美商约修订事电复外务部及上海吕大臣(海寰)、伍大臣(廷芳)，京盛大臣(宣怀)、天津袁宫保(世凯)。略谓：

美约十六款，胪复如左：第一款优待公使，第二款接待领事，旧约均有，何须过虑。能劝美使全删，最为简便。如必不愿，则第一款只可照沪所改，第二

款即美国津约第十款。惟旧约系两国官员彼此优待,不然则彼此各禀上宪。而此次约文侧重领事一面,太不平允,必须照旧约方妥。第三款美人可在已开口岸城镇居住贸易,租买地基,两星使自能辩驳,不赘。至末段将大纲已载明、各处已誊黄张贴之谕旨重叙入约,尤为无谓。第四款即英约第八款加税免厘。既止肯加进口税至加倍,又欲将中国征货税之权尽夺无遗,将英约中之最关紧一语"惟不损中国抽征盐税、土药税及土货税之权"等字删去,又将所有言销场税、土药税、盐税及移设常关、土货过第一关先抽二五各节全行不叙,而于征抽盐税则妄行干预,强我于产地并征,亦太无情理。夫与各国立约订定税则者,进口洋货、出口土货耳,其余与各国无关者,外人何能干预,以夺我主权。加此区区之关税,固不能换我一切征抽货税之权,致令将来有事束手。即加至抽十五,抽二十,亦属不值。此款必须全照英约第五款税则附约内,美人纳税,照优待之国一律。第六款中国允设关栈、美商可用他国人关栈两款,均无关紧要。津电谓美商应自商他国所设关栈,不必入约,极是。第七款美人可在中国境内租买矿地一条,应候中国议定矿章遵办,此时不可入约,致碍将来议拟章程。至矿地只可限期租赁,断不准作为购买。第八款海关存票他口通用,似多窒碍,应询明海关斟酌。第九款保护牌号,英约已有,可准。第十款保护创造专利、第十一款保护版权两款,必宜设法辩驳,不能全允。今中国人尚未能博采西法以创造新机,融会西文以著书,正须仿效各国机器、翻译各国书籍以开民智。此两款一经允许,于彼国有大益,于我则有大损,以后事事窒碍,中国难望自强矣。第十二款添开北京、盛京、打狗山三口。北京断不能开。盛京一带只可俟东省交还再议。第十三款中国允定国币,系照英约,可无庸议。第十四款论教民、教士,大意与旧约无甚出入。如能声明教士并非官员,遇教民词讼,教士不能函托地方官,则或有益。至教堂置产,仍须照旧于契内声明某某教堂公产字样。第十五款美国官民人等均沾最优待之国官民一切利益豁免,旧约亦有之。若必欲赘叙,似可趁此令其于华人赴美亦加善待,则补救不小。至华工赴小吕宋一层,亦应趁此一争。若听其任意禁往,恐各国效尤,华人竟不能出洋矣。即便不能多所挽回,如与争辩,以作他项抵制,且与华民出洋一途亦或稍有益处。第十六款此约十年为期,期满后一年之内不能议成新约,即再行十年。查限一年内议成新约,为期太促,且恐其届期故意迁延,终不能改。此语英约所无,应令删去。总之,细阅十六条,大概取英约之有益于彼而去其有益于我者。除英约第八款内之言销场税、盐土税各节必须照叙外,其治外法权、会查教事、禁运吗啡各款,亦均极关紧要,必宜力争。若他约不照叙,则英约各

款竟成虚文矣。美素和平,此次太属老辣,请在沪诸公裁酌,相机辩论,必能操纵尽善也。

**是日**　会试榜发,嘱电局报新贡士姓名。

**四月十三日(5月9日)**　致天津袁宫保(世凯)。略谓:

二赤(指赫德)总揽银币之权,流弊太大,且京局如何能供各省用。外省分局用洋人充化验师、顾问官,即可平色一律,仍应由各督抚自行募用,到京当力言之。过保定时,当遵示停半日,瞻仰军队、学堂,俾知模范。寓处但借一小小公所即可,万勿繁费,切祷。尊署出入诸多不便,万不敢住,祈鉴谅。出京后,必赴津领教。

**四月十五日(5月11日)**　抵顺德。

**四月十七日(5月13日)**　乘火车行,抵保定。

**四月十八日(5月14日)**　观北洋兵操。

**四月十九日(5月15日)**　观学堂。

**四月二十日(5月16日)**　抵京师。就美约事致电外务部及盛大臣(宣怀)、天津袁宫保(世凯)、上海吕大臣(海寰)、伍大臣(廷芳)。略谓:

沪锡电云美约大致就绪,容将汉、洋文核对等语。查美约十六款,有大关系者甚多,昨于彰德所发轸电详陈,乃沪、津近日来电均未提及。沪锡电亦未论及销场税,殊为疑闷。既云核对华洋文,似彼意已作为定议。窃谓万万不宜急遽,请两星使详阅敝处轸电有无可采,详晰示复,再请外务部裁酌定议,至祷。内地常关,英约所许,万不宜裁。然全归税司兼管,权限有碍,亦不可允。若美虑留难,似可允其由各省督抚自行选用洋员管理,不与赫总税司相涉,亦不拘何国人,便无大弊。将来一省常关不归海关者,少则一两处,至过不多三四处,即一关用一洋员,所费亦不甚多。如能允此条而索其必允加十二五之税,自属有益。

**吕大臣、伍大臣来电(光绪二十九年四月十五日到)**:美约各款大致可以就绪,容将华、洋文核对,再行汇呈详函请示。惟加税一款,迭次磋商,美使总欲将内地常关裁去,只允留沿海、沿边及有海关处之常关,方能加至十二五。若欲将内地常关全留,彼祇允加税至值百抽十。辩论数日,迄未就范,祇得推宕,许以电请部示。海、廷等反复筹思,美使所以允留有海关之常关者,以有税务司兼管也。不允留内地之常关者,以无税务司兼管也。若能将内地常关改归税务司经管,化私为官,于公家不无裨补,似可取信外人,美使或可允留。然又恐税务司利权过重,兼以各关均有外销用款,以此扫数归公,势愈竭蹶。务乞指示办法,裨有遵循。

**又电(光绪二十九年四月二十三日到)**:美约开议迄今,会晤不下数次,每次必历数时,反复辩论,唇焦舌敝,始能拟定一条。我虽抱定英约,彼则极力丑诋,所论亦有见到之处。凡与英约

不相上下者,不得不稍事变通,以免决裂。此委曲为难之实情也。拟定一款,必力言此不过草定,仍须候外务部及两帅核复,方能作准。因篇幅太长,电达未能详尽,是以专函邮寄,并以英约为洋文不符,煞费辩论,是以此次每拟一条款,须将华、洋核对无讹,始敢列入条款。现在美使全用洋文,恐翻译未妥,是以迭次由廷自行核校,并非作为定议也。前接轸电,已在草定各款之后,函寄在途,核与尊意尚不相背。拟俟钧处核复后,凡应行更易之处,当据电再商。其未经拟定各款,即照轸电与之辩驳,容俟商定,再行续电。常关一事,昨已开具节略,极言内地常关不能裁撤之故,美使已允达知彼政府。俟有回信,倘仍坚执如前,则当遵照保定效电,不用税司,改由督抚自派洋员,切商美使。能否转圜,容议有端倪,再行电闻。

**四月二十二日(5月18日)**　诣颐和园宫门请安。召见。

**四月二十三日(5月19日)**　赏紫禁城内骑马。

**四月二十四日(5月20日)**　谢恩。召见。皇太后赐御笔青松紫芝画扇。

**四月二十五日(5月21日)**　召见。奉懿旨:各国赔款或应还金,或应还银,饬与外务部妥商办理。又赏西苑门内骑马(连日拜内馔之赐)。

**四月二十六日(5月23日)**　谢恩。与外务部商赔款还银事。

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卷八页一七二:

此事自上年五月内外合力辩论。十二月,届第一年末次付款之期,我以银核算。各使联衔照会外务部,谓中国违背责任。各国银行按镑价索补银三百六十万两,公请外务部坚持。部意允还金而就关税设策,照定约时镑价一两合三先令,关税按金榜时价缴纳。然事未易商。按约,中国应将赔款全数出具保票,以后分保票之数为零票,由中国特派之官员画押。时各国索零票甚急,公遣委员梁敦彦、辜汤生询之各使,意见不一。公谓至不得已时,宜付荷兰公会评断,以关税用金抵之。

**四月二十八日(5月24日)**　致电天津袁宫保(世凯),上海吕大臣(海寰)、伍大臣(廷芳)。略谓:

美国必欲尽裁内地常关,而劝我征收产税。鄙人在鄂晤马使时,初议亦止欲于产地、销场、出洋三处征收货税,而将中途过境厘税概行豁免,以免留难而畅转运。讵英使虑产税于出洋土货有碍,坚不允商,故留内地常关以为抵补。倘美使能商允英国仍留产税,中国亦可允从。但必须两国办法相同,产地、常关二者必留其一,不能并免,方为平允。总之,中国此次免厘,实愿畅销百货,利便商旅,但求办法于旧日款项无减,征收内地行销货物之权不致尽失耳。

**同日**　就赔款还金还银事致函外务部瞿尚书(鸿禨)。略谓:

昨梁、辜两委员回称,见过美、英、德、奥四公使,虽所见不同,均尚无决裂之意。美使谓零票万不可不签字,但于签字后立备一照会声明为各国所迫,不

得不签字,以为再商地步。英使谓如用此照会,仍与不签字同,惟商以金镑折中定价办法,彼私见以为可商,惟不敢知各国允否。德使则谓另定镑价,料彼政府必不能允,但别有善法,彼亦无不愿商。奥使则谓零票万不可遽行签字,一签字更无可商,须另商一变通办法,与零票一同签字方妥等语。观各公使意,似尚无决绝不受商量之意,当不致遽生枝节。昨得上海复电,亦谓沪上并无决裂风声。祈于庆邸、夔相前代达为幸。

**五月初三日(5月29日)**　就美商约谈判事电复天津袁宫保(世凯),上海吕大臣(海寰)、伍大臣(廷芳)。略谓:

常关保留,不征行货之税,征收产地、销场税,情事殊多不合,万万不可。常关乃是过路,非产货处,亦非销货处,若必不许征收货税,则不如全撤常关,以换产地税。盖产地税与销场税必须各州县及大市镇设局征收,区区数十处常关焉得而收之。若常关照数全留而又不能征收货税,徒足以滋口实,将来不准我增添局所耳。故鄙见万不得已,尚不如将内地常关全撤,与之订明任我自便征收产地、销场两税,较有实益,惟产地税至多不得过两分五。但必须美使力劝英政府亦允我抽产地税,确实不欺,方可行耳。

**同日**　就美商约谈判事致函外务部瞿尚书(鸿禨)。略谓:

昨接沪电,美使允留内地常关而不征行货之税,于常关改征出产税、销场税等语,窃以为万万不可。兹已电复吕、伍两星使,令商美使果能转劝英国允我收出产税,得有英国确实回信,则无妨裁去内地常关,以免有名无实。呈将敝处复电一纸录呈察阅。本拟亲赴庆邸处面陈一切,缘今日有日本公使订于午后来寓答拜,不能不在寓接待。敬请转达庆邸、夔相协力主持,勿允所议,曷胜盼祷。明晚赴园奉诣面陈。再,颐和园距城三十余里,遇有交涉紧要电报,往返不下六七十里,不免稽迟。似宜于枢府办公之所设一电报房,庶遇有要务,消息灵通。昨询盛杏孙侍郎,谓如办不过三日可成,所费亦属无几。谨以附陈,并祈裁夺为幸。

**五月十三日(6月8日)**　召见。是日外务部递封奏二件,其一为议复沪宁铁路借款合同。

**同日**　电致武昌梁太守(鼎芬)望切谕学堂诸生守法率教。略谓:

鄙人入对时,屡经面奏,并与当道诸公力言学生须优予进身之阶,方足以鼓舞人才,广兴学校。现正筹议办法,而东洋、上海学生狂澜大起,京城大学堂亦复嚣然不靖,致使朝官交口诟病,多方阻挠。鄙人竭力与之辩论,不可因噎废食,不知究能胜否。务望剀切劝谕诸学生守法率教,专心力学。万勿为浮言

所动，循学堂本分，尽学堂实功，保全湖北学生声名，俾鄙人得以有辞于排阻学堂诸人，至为跂望。若诸生稍有不谨，流播日广，则顽固者益得逞其阻力，恐天下学堂永无振兴之望，中国永无自强之机矣，岂不可痛。

**五月十七日(6月12日)**　奉旨在京会议各国商约，拟留盛协助不果。

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卷八页一七二：

送盛大臣(宣怀)于丰台。时盛以铁路事留保定。在京议约旨下，盛来京与日使议约，忽以疾辞，即日南行。洞以一人智虑难周，留之同议，不可。自至车站挽留，又不可。乃同车至丰台，于车中商酌大概。约旬余即北来，既而不果。

**五月十八日(6月13日)**　致电上海吕大臣(海寰)、盛大臣(宣怀)、伍大臣(廷芳)，告以"奉旨商约在京会议。美约虽已议有端倪，而各款中关系紧要处应斟酌者尚多，到京后互商妥协，方可定议"。

**吕大臣、盛大臣、伍大臣来电(光绪二十九年五月二十日到)**：顷接美使照称，查去年八月…号，贵大臣奉旨在武昌议约，本大臣不以为然，曾告以康公使，得外务部允许，中美商约在上海商议。现中美议约除尚有一事未议竣外，其余各条均由彼此再三详细商议酌核之后，始行草定，本大臣决不能将草定各节复行开议。今若移往北京，必致迁延无效，是以本大臣遵照所奉训条，坚请中美商约宜在上海从速议结。若欲移往北京，本大臣等断不允从。

**五月二十七日(6月22日)**　就日本商约谈判事致函外务部瞿尚书(鸿禨)。略谓：

日本商约在沪停议已久。其所坚持力争者，为加税、运米、北京开埠三事，而注重尤在北京开埠。日前，日本内田公使订晤，商此三条。加税一节，告以进口税非加至十二五，断不能允裁厘，无可再商。运米一节，知每年私运至仁川转运日本者约在百万石内外，由来已久。因告以中国米谷向禁出洋，如贵国必需接济，须加税议妥后，始可商量，然须限以每年百万石之数，且只能浑沦言之，不能专指日本一国。至开埠一节，北京为辇毂重地，未便视作口岸开埠通商，详切与之辩论。内田谓，加税、运米或尚可别商办法，至京城地面，各国洋商业已纷纷设肆，中国并未过问。与其散漫无稽，于地方管辖之权有碍，不如划地开一商埠，尚有限制(大意在崇之门外)，力劝中国允此一条。弟思所言颇近实情，因拟姑发一难以为抵制之计。当告以各国如能将护馆兵撤退，当将开埠事商我政府，但必须仿照日本东京所开外国居留地例，巡捕由我自设，地面由我管辖，或可与我政府酌商。内由田谓须电彼政府请示，再行答复。十七日，复与内田会晤。渠谓已奉政府训条，加税事可加至提明十二五，但于约内列一款"进口税愿照各国共同税则输纳"，即是十二五也。运米事，愿照前贵部

照会矢野公使办法。至北京开埠，拟以撤兵抵换，则护馆兵未便遽撤，惟京外护路兵尚可商撤。内田谓此系口述大略，缓日当将政府训条译录送览，并谓各国护馆兵共只二千人，各国护路兵约有一万三千人，似撤去护路，退兵较多等语。弟答以护馆兵不撤，碍难以开埠事商诸我政府。第各国既可将护路兵全撤，何妨将护馆兵退出京外，作为酌留护路之兵。此系我一人私见，格外通融办法，政府允否，则不可知。昨准内田公使将彼政府训条录送前来，谨录别纸送请察阅。一切情形，并祈转呈邸、相，统候裁示。

**闰五月初三日(6月27日)**　**奉旨**：京师大学堂为学术人心根本，关系重要。即派张之洞会同张百熙、荣庆将现办大学堂章程一切事宜再行切实商订，并将各省学堂章程一律厘定，详悉具奏。务期推行无弊，造就通才。乃以长椿寺为办公之所，延致通才，分门拟订，其学务纲要、经学各门及各学堂中国文学课程则亲自手定。[按：此旨乃从管学大臣张百熙所奏请。原奏略曰：今日因乏才而谋兴学，因兴学而防流弊。操纵之间，倍难措手。上年因编辑课本，经臣百熙于开办译书局折内，声明与湖广总督张之洞商定会办之法。学堂为当今第一要务，张之洞为当今第一通晓学务之人，此中利弊，阅历最深。臣等窃愿今日多一分考求，即将来学术人才多一分裨益。在前函电往还，商榷多次。近日该督臣展觐入都，臣等复请其来堂考察。该督指示窾要，竟日不倦，教习、生徒同深悦服。臣等犹恐该督或以事非专责，容有稍存谦抑、言之不尽之处。闻商约诸政均有旨饬该督商办，学堂尤政务中之大端，所关更重。伏恳特派该督会同商办京师大学堂事宜，一切章程，详加厘定。嗣后有应行修政之处，由臣等随时咨行该督会商具奏。]

**闰五月初六日(6月30日)**　就美约事电复上海吕大臣(海寰)、盛大臣(宣怀)、伍大臣(廷芳)，天津袁宫保(世凯)。略谓：

此次美约经三星使反复磋商，实已煞费苦心。其中间有须略加斟酌处，谨就鄙见胪陈备酌。篠电第四款第一节"不得另行设立关卡局所以征抽相类此项税捐"句，"相关此项"四字似稍含混，不如改为"不得设立关卡局所以征抽行货之税捐"，较为明晰，免致将来征收产地、销场等税或有阻碍。艳一电"其裁撤日期由两国届时会定"句。夫期由两国会定，似操纵之权我仅得半。不如改为"其裁撤日期，应以中国海关照约举行加征新税之日为始"。如此，则加税一日未定，即厘金一日不裁，其权全操自我，较有把握。东一电《土药附件》云"任由中国按照征抽盐斤之法办理"句，万分不妥。查本款第七节"或在产盐地方，或在销盐地方抽收，听中国自便"云云，是美约于盐税系指定产盐、销盐两处地方，沿途不能过问，与英约所议办法不符。查议英约时，鄙人于盐、土两税费尽磋磨，马使始允照办，盐税则销盐省分可于进境第一局归并抽收，其沿途局卡悉仍照旧，但改名报验公所而已。《土药税则》听各省于水、陆边界设局将应缴各项税捐作一次交纳，并非在销售之地始可征税也。若照此次照会所云，则从

此土药过境无税可征，岁失不下二三百万矣，关系极为紧要。此次美约盐、土两项，务请三星使查照英约办法，与之切实声明为妥。

**闰五月十三日(7月7日)**　就美商约索专利事致上海吕大臣(海寰)、盛大臣(宣怀)、伍大臣(廷芳)，天津袁宫保(世凯)。略谓：

美约十六款，业于四月轸(十二日)电逐条胪复。兹查沪来各电，各款多已就范。惟第七款美人租买矿地、第十款保护创制专利两条，尚仍其旧。此两事关系甚大，必须力争。查英约虽亦有矿务一条，但只订明"中国采取各国矿章，自定章程。"今美约则许美人各处租买矿地，漫无限制，直是遍地通商。且此款末尾有"遵照中美两国该管官员日后所定税捐数目输纳"一语，尤为可骇。中国矿务，美国焉得有该管官员。日后酌定税捐，乃中国自主之权，何须与美员会定。此句不删，中国从此失自定矿税主权矣。第十款保护创制专利一条，既云"俟将来设有专门衙门及定专律后始允保护"，则此时何必入约。其起首数语"美国允许中国人将其创制之物在美国领取专利牌照"云云，此时中国人岂有能创制新机在美国设厂者，不过借此饵我允保护美人专利耳，真愚我也。所谓"保护"者，即禁我仿效之谓也。现在中国各省局厂仿用外洋新机、仿造专利机件不少，且正欲各处推广制造，以挽利权。此款一经允许，各国无不援照。此约一经批准之后，各国洋人纷纷赴南、北洋挂号，我不能拒，则不独中国将来不能仿效新机新法，永不能振兴制造，即现有之各省制造各局、机炮弹药各厂仿效外洋新法新机者立须停工，中国受害实非浅鲜。鄙意第七款只可照英约浑括声叙，万不可再有放松之处。第十款则必须全删。无论将来或此时举行保护，亦万不可允。十二款添开口岸一条，北京固不能遽议，即奉天、大孤山两处，此时亦未便遽允。然无论将来允其添开何处，亦必须声明章程界限由我自定，巡捕由我自设，断不能云与现已开各口一律，致失主权也。

**吕大臣、盛大臣、伍大臣来电(光绪二十九年闰五月二十四日到)**：美约第十款专利牌照一事，为英、日各约所无，前经屡次驳拒。美使以中国商民在美国创制新法已得享受专利之益，中国亦应照此保护，以合报施公理。廷芳使美时，闻有华民曾赴美国专利衙门注册者，并非美使造言。是以海等再四思筹维，既不能再行坚拒，只得留日后自己主权操纵地步，允以"俟设立专利衙门及定有创制专律后再行保护"。昨奉电后，又迭与美使商议，请删此款。美使云彼此久经拟议，今忽欲删除，此似骗令美允加税后，再行逐条抽出，殊非开诚布公之道。又云此事于光绪二十四年间，有闽商在总署呈报创制纺纱新机，请予专利。因较美机为良，曾经照会美国注册，给予专利有案。彼此有报有施，该条万不能删等语。因直告以中国所虑者，在军火器械不能仿造，必须声明此项不在此列。美使谓约文说明军火器械，太不得体。将来中国定专律时，可以载明某项不在此列，此中国自主之事。商论至再，始允于约内"凡美国专利衙所发给美国人民之专利

牌照"句,再加"合例"二字,以示区别。此款既声明"俟设有专利衙门、定有专律再行保护",下文又有"未经中国人预先注册者,可得中国专利衙门注册"字样,则不独其设与否、其定与否权操在我,并非约一定即须保护。即将来设署定律后,尚有中国人预先注册一节,可以暗中斡旋,似与收回治外法权一款同一用意。尚乞加察电示为叩。

**同日**　就专利保护事电复上海吕大臣(海寰)、盛大臣(宣怀)、伍大臣(廷芳),天津袁宫保(世凯)。略谓:

创制专利关系中国全国制造,一经允其保护专利,待我仿造,为害无穷。虽声明俟设衙、定专律后始行保护,似可借为延宕之计,然上文既以美国业已保护华人专利为词,将来此约互换后,彼即持此约以报施公理,促我设衙门、定专律,焉能久延,岂非自绝华民生计利源乎。无论此时中国尚无通晓制造专律之人,即能订定专律,亦无人能分别何项机器为合例之件,孰准仿,孰不准仿,断难剖析毫芒,势必至各国洋人纷纷挂号,指控某厂占其专利,中国局厂不知所措,无一事可办者。即为之办理交涉词讼,亦不胜烦扰棘手矣。至中国所欲仿造之机器,多在农工商各项实业有利益于民生国计之件,岂仅为军火一事哉。敝处屡次论美约各电,皆谓此条万不可允,非此时始行挑剔,失信于彼也。务望切告美使,中国以后仿造机件,断非专仿美国专利之机。各国现皆无异言,美国又何必坚索此条,害我中国。此款不删,各省官商工匠闻之定必哗然,归咎议约诸人,鄙人断不敢会奏也。

**同日**　致电武昌梁署盐道台(鼎芬)。略谓:

王令粹人甚老实谨慎,并非劣员,素所深知,且与鄙人世交,系先师王友湘先生之子。近闻为人中伤,亦不知为何事,祈设法保全之。如实有不妥,必系为人所黑。万不得已,或开其缺,已足示儆,务恳勿加参劾降革,至叩至祷。

**闰五月二十七日(7 月 21 日)**　致函外务部瞿尚书(鸿禨)请坚拒俄人要求。略谓:

英国焘署使、日本内田公使均称俄人近日要求各款,庆邸坚持力驳,伊等甚为钦佩。惟闻山海关税项酌提数成交存道胜银行,及营口检疫用充税务司之俄人管理两条,意似活动,中国尚无决定驳拒之语,属为代达政府极力劝阻。内田并谓此时俄人无论要索何项,无论事之大小,但系上年约外之事,中国尽可置之不理,万勿轻易允许,总不可稍有活动。如虑俄人藉此延不撤兵,日本必不坐视。现其政府正在筹商此事,旬日内必可定议。议定后,彼国可向俄人诘问,俄志断不使逞等语。再,东三省税务司万不可专用俄人。然用他人归赫德总税司统辖,俄人断断不允。窃思大可乘此机会,与之议明东三省各税关将来永远专用中国人,断不参用外国人,此税关亦不归赫德统辖。如此则俄人忌

英之心稍平，当可就范。而我亦籍此收回理财之权，以为将来各省海关参用华员之渐，实于财政主权大有裨益。似尚是可乘机会，不可坐失。

**同日**　就美约保护专利一事致函外务部瞿尚书(鸿禨)。略谓：

美约保护专利一款，大于中国有害。今日中国救贫之计，惟有振兴农工商实业，劝导民间仿用机器制造，以外塞漏卮，内开民智，尚是一线生机。若许洋人专利，所出新机我皆不能仿造，是自杜中国利源，自蹙国民生计。沪电止争军火一项，实非中肯之言。此款万不可许，已电三星使力争。

**同日**　又就赔款还金还银一事致函外务部瞿尚书(鸿禨)。略谓：

各国争论赔款还金一案，在我虽未便遽画零票，然日久相持，无一转圜办法，难保将来各国不籍口迁延，愈加坚执。再四筹度，莫若趁此时各国意见尚未齐一，采用伍秩庸星使请荷兰国公会评断之议，由贵部照会各国，谓各省督抚意见佥谓金银出入须归一律，各国允我赔款还银，则我海关所收进口税自应收银。如各国决意还金，则我海关所收正加各税应按时价收金，方昭公允。以此为词，婉切与商，请将此案归荷兰国公会公断，以资折衷，而免异论，且看各国如何答复。倘能允我公断，竟可稍有挽回，固为甚善。即或公断仍主还金，或各国竟不允公断，则我已办到尽头地步，亦可借此结局。彼时再允其还金，将应补金价与商限减利办法，总期多一分心，即少受一分损。将来摊派各省，在大部及各省，争辩已竭心力，不愿重累民间之意，亦可晓然照示于天下，商民出资者自当见谅。

**闰五月二十九日(7 月 23 日)**　召见。

**六月初六日(7 月 29 日)**　致电武昌梁署盐道(鼎芬)。略谓：

特科，鄙人江、鄂所保数十人，止得半人。直隶无一。此事意外阻力太多太巧，闷闷。

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卷八页一七三：

(闰五月)十五，礼部奏请钦派经济特科阅卷大臣。奉旨，派裕德、张英麟、徐会澧、张之洞、张仁黼、戴鸿慈、熙瑛、李昭炜。中外臣工保荐者三百七十余人，报到者一百二十二人。十六日，保和殿考试经济特科保荐人员。十九日，阅卷大臣复命，召公入见，入对者惟公一人。赐宴御前，内监行酒。宴毕，赐乘轿游山。二十日，上谕考试经济特科取列一等梁士诒等四十八名，二等桂坫等七十九名。二十六日，钦派经济特科覆试卷卷大臣荣庆、葛宝华、张之洞、张英麟、陈邦瑞、戴鸿慈、李昭炜、郭曾炘。二十七日，保和殿覆试经济特科录取人员。二十九日召见。六月初二日奉上谕，经济特科覆试取列一等袁嘉谷、张一

麐、方履中、陶炯照、徐沅、胡玉缙、秦锡镇、俞陛云、袁励准；二等冯善征、罗良鉴、秦树声、魏家骅、吴钟善、钱荣、萧应椿、梁焕奎、蔡宝善、张孝谦、端绪、麦鸿钧、许岳钟、张通谟、杨道霖、张祖廉、吴烈、陈曾寿。初十日引见，各予升叙有差。陈曾寿《读广雅堂诗随笔》：文襄癸卯入都纪恩诗，有派两次阅特科卷一首。先是，内外大臣所保过滥，已有责言。然太后求贤意切，视之甚重，另旨特派公阅卷。阅卷以外臣领首，旷典也。阅卷之日，庆亲王奕劻谓诸阅卷大臣曰，香翁是老辈，诸公一切请教可也。甲、乙皆公所定，第一梁士诒，第二杨度。人言啧啧，弹劾纷起，指梁士诒为新会族人，有"梁头康尾"之谣。樊山适入都，召对时力诋保荐之滥。善化在枢府，嫉之尤甚。孝钦为所动，至覆试时，遂改派荣中堂庆为阅卷领衔。公亦虽在内，非前比矣。荣相极赏识袁嘉谷卷，公谓此卷不过园畅，嫌其空疏。荣相大不以为然，竟置第一。阅卷后送军机处复校，善化又加淘汰，仅取二十七人而已，且擢用极薄，不及鸿词科远甚。

**同日**　又电武昌梁署盐道(鼎芬)言练兵乃身心性命之学。略谓：

武建军行后，可暂续添募，俟鄙人回鄂再议此事。练兵一事，鄙人身心性命之学，务转禀兼院俯鉴。[按：上年，广西哥老会陆亚发、王和顺率众起义。本月初，两广总督岑春煊奏调湖北武建八营入桂助剿。]

**六月初九日(8月1日)**　致电武昌统带武建等营张镇彪、刘督带承恩、钟督带麟同饬严行约束兵丁，勉以立功报国。略谓：

该军现奉岑师奏调赴粤西，此为鄂军出征发轫之始。张统领切饬刘、钟两督带，沿途务须严行约束兵丁，勿任滋事。并剀切训勉，努力同心，立功报国，于鄂省及该军声望均大有关系。诸事听郑道孝胥节制调遣。如有为难之处，可禀商郑道转陈岑帅。该营勇丁北人居多，粤地湿热，易染病疫，诸须防慎，善为调护。药料必宜多带，军械药弹及一切应用各物尤须预筹齐备，以免临时无措。即传知各营官弁、勇丁一体知照。期不负多年训练苦心，将来成功受赏，本部堂有厚望焉。

**六月二十六日(8月18日)**　就沪局内迁事致电江宁魏制台(光焘)。略谓：

上海制造局遇有海警，动受挟制，凡军火制造、转运皆不得自由，故二十六年有旨饬移设堂奥之区，实为远谋至计。弟春间奏请将沪局枪炮厂移建湾泾，本系遵旨筹办。幸经政务处议复，悉照原奏施行，并虑及节存经费或有不敷，可展年节存，俾新厂期于必成，已奉旨照准。顷接大咨，知政务处咨文已达冰案。闻公近檄沪局添购新机，扩充旧厂，似与鄙人原奏两歧。查沪局造枪机器皆系旧式，改造小口径快枪，日仅数支。糜工费时，仍不合用。即将就添配新

机,亦断不能制造如式,徒使经费无从撙节,延误新厂要工,甚为可惜。此局关系大局,利害太巨。弟既忝预会商之列,不敢不苦口直陈。务恳台端鼎力主持,勿为浮言所惑,万勿添旧厂枪机。一面严催该局将新厂建筑工程、购机价值切实核估,旧厂冗费滥工认真裁节。总期新厂早日开办,早日观成。事关军实,特此剀切飞布,诸希鉴谅。

**六月二十九日(8月21日)**　就日本商约事致函外务部瞿尚书(鸿禨)。略谓:

昨与日本公使面议商约,又与内田索增一条,大意言中国既允保护日本版权,则日本亦应帮助禁阻有害中国之书籍报章,以尽报施之谊等语,别纸录呈台览。内田甚不愿意,言外国向准言论自由,此事万办不到。辩论半日,舌弊唇焦,始允照录此条,请彼政府核示。近来沪上逆书逆报敢于明目张胆刊布售买者,全恃洋人为护符,实为煽乱之根。此条去年八月敝处箇电曾与议约大臣切言之,刘忠诚复敬电深以为然,乃两使竟未与议。弟于昨日内田携来约稿全文,始见版权一条,故始得言之耳。将来各国议约,凡有保护版权一款,均应添入此节,以塞乱源。致沪电务请直言出自枢府之意,须索此条以为版权报施,万望勿言出自鄙意。若知是鄙说,恐三君不肯切议矣。

**七月初二日(8月24日)**　就美约事电复外务部及上海吕大臣(海寰)、盛大臣(宣怀)、伍大臣(廷芳),天津袁宫保(世凯)。略谓:

创制专利一条,美使既坚不肯删,今改"将来举行"较好。将来设专管衙门后定章程时,唯有专利年限不令太宽耳。出厂税能商允"听中国政府酌定",则较提明税数尤为活便。第十四节第二句改为"俟订明此款举行日期",不说"俟两国或各国订明",甚妥。将来设或各国不一律加税,我自可不订举行日期,当不至为彼所持。矿务一条改为"请领执照,遵照执照内载明矿务所应办之事",如此叙法,则矿务应办之事已限制于执照之中,甚为轻妙。均请即照所拟。

**七月初十日(9月1日)**　致电武昌端署制台(方)望婉拒洋商揽办水厂。略谓:

数年来各国洋商皆欲揽办(武汉自来水),因恐借端侵占地方之权,屡次力拒。如近日又有洋商禀请承办,万望婉拒为要。

**七月十一日(9月2日)**　就约束留日学生事致函瞿子玖(鸿禨)、鹿滋轩(传霖)。略谓:

前奉旨与日本政府商订约束留学生一事,尊指最重者,以不安分学生必须驱逐回国、私学奖励应与官学有别两端。随即与内田公使晤商,辩论多次。现经彼政府复电允许,无可再争矣。两条分别如左。一、不安分留学生官遣回一

条。此条彼甚不愿。告以如不安分学生不肯遣逐，则安分学生之奖励不能从优，始勉允商之彼国政府添此一条。惟驱逐、押送、勒令等字，彼坚执不肯。现改为如察其无悛改之望者，即行饬令回国，不准稍有逗留。虽不明言驱逐，其语意似已切实。一、奖励私设学堂毕业生宜示区别一条。内田谓私设学堂必其教育管理确实可信，与官学堂毫无差别，方能认可。现在约束章程私设学堂既与官学堂一体照办，若奖励显分区别，即不能使其照章认真约束。因与商云，如此则以后官学多送，私学少送。内田云，如私学堂之学生其品行科学实不如官学堂，届时中国自可斟酌办理，日本可不过问。所言亦尚有理。此事一切俱已议妥，谨另录清稿，计照会日本约束鼓励章程一件计十六条，中国自行酌办立案章程一件计三条，分别签注，送请鉴裁。即请转陈邸座、夔相裁定示复后，即作为定议。

**七月二十三日(9月14日)**　致函外务部瞿尚书(鸿禨)请朝廷万勿率允俄人要求。略谓：

弟因连日右臂掣痛异常，肿及手指，不能出门。特派梁道敦彦等以鄙意往商内田公使，讨论此事利害。并虑内田偏执，令兼往英、美两馆询商此事。参观英、美、日三使议论，实皆利害显然，尚非故意作梗。其害仍以水陆多处永远设兵两条为最大，尤以各国效尤为最险。且不独关东利害，实关全局安危。不允俄请，则东三省暂不交还，将来尚有恳求他国理论助力之望。若允俄请，则东三省还如不还，永无补救。且必致各国效尤，十八省水陆皆有各国驻兵，中国治权、兵权全为人占夺矣，言之可为寒心。不如静候英、美、日三国消息，商定一万全之策，此时万勿率允。即使俄人至第三期仍不还，不过与今日情形一样，我尚可与之羁縻勿绝，相机催还，庶不致自召各国效尤之急患巨患也。再，日本政府训条，有中国倘不顾虑日本政府劝阻，允俄索款，则将来中国所受之累实为深巨，至其结局，中国当独任其责等语。是明言我若允俄，彼必迁怒于我，势将决裂，断不甘心。此实不可不防。再，外务部送来俄文照会稿，仅有声明满洲不让给他国及保护银行两条，此外紧要各款未曾交下，不解其故。敢请再饬检齐各件，封送敝处一阅。

**七月二十六日(9月17日)**　致电天津袁宫保(世凯)。略谓：

明年万寿报效，已向枢廷议定外省由尊处领衔，电致各省，邸意亦以为然。此时不便由敝处在京具奏，各处将军、都统衔名，敝处亦不尽知。务请公酌量声叙，主稿挈衔，迅速会同电致枢廷，请其汇同京官报效具奏为要。此事邸原议由枢廷汇齐京外各官报效，一同具奏，我等勿庸自奏也。不宜再迟，万勿

推让。

**七月二十七日(9月18日)**　就美约事电复外务部及上海吕大臣(海寰)、盛大臣(宣怀)、伍大臣(廷芳),天津袁宫保(世凯)。略谓:

细阅美约第四款,其第一节内云"中国允愿将各设向抽之厘金以及转运时向抽之各项税捐一概裁去,并将关卡局所一并裁撤,不得另行设立",第二节复订明"厘卡及行货他捐各关卡局所裁撤后,不得改名或借词复行设立"各等语。此节后段虽有"不得干碍中国主权所征抽他等之税"句,然紧接有"惟亦不得与此款有所违背"一语,诚恐将来设局征收出产、销场、出厂等税,皆指为厘卡,即所谓"与此款有所违背",为害非浅。拟请将第一节"允愿将各行省向抽之厘金以及转运时向抽之各项税捐"句,改为"允愿将转运时向抽之厘金以及各项税捐"等语。第二节"所有厘卡"及"征抽行货他捐各关卡局所"二句,改为"所有征抽行货厘卡以及行货他捐各关卡局所"等语,以明中国应裁撤者专指行货厘税,其非转运时征抽之厘税不在其例。又第二节末段"此款所载各节"句下,拟请添"专指外洋运来洋货、中国运出土货"十五字,以明此款宗旨,其非洋货及出洋土货,概不得干碍中国主权。如美使必不允于约内声明,似可用照会,将立约宗旨约定税数者,专指洋货及出洋土货两种,声叙明晰,以明中国境内销售土货,即在口岸销售者,以及中国机器制造之洋货,均无定税,中国可任便征抽出产、销场、出厂等税。不然,虽有"不干碍主权"一语,终虑过于含混,于事无济也。此时多一分磋磨,将来可免一分后患,务祈详筹妥酌。

**是月**　主持拓展畿辅先哲祠。于祠东买地八九亩,筑围墙。祠后作层楼,便远眺,属以游廊。捐千金,提乡祠存款千金。商之同乡京官,印结费每百两收捐二两。

**八月初七日(9月27日)**　就日本商约事致函日公使内田康哉。略谓:

商约各款,彼此均已洽意,惟报馆一节,贵国政府仍不允入约。查此事敝国政府极为着急,屡次谆嘱,必须于约内载明禁令。迨贵大臣与敝处拟定此款约文,即经函达政府,照录全文电致上海商约大臣,告以日约已有此条,嘱其与美国切实照此商议。今美虽民主之国,尚允于约内声明彼此按律惩办。而贵国反一字不允入约,鄙人固难与敝国政府商酌,抑亦无以对美国也。务祈将鄙人为难实情婉电贵国政府,务恳于约内声明数语。即不能照原拟声叙,至少亦须照美约一律,至为感祷。

**八月初九日(9月29日)**　致电武昌端署制台(方)。略谓:

顷内田公使来商大阪趸船事,辩论数时之久。彼语甚坚悍,谓此有关日本商务大端,两国交谊,断难照办。鄙人告以此有关中国商民性命生计,断难中

止。争论几致决裂，彼始允电饬彼领事从速与关道、税司妥商两全之法，鄂省亦须和衷与商，不可过于逼迫等语。敝处亦切嘱内田转饬汉口日领须赶紧商办，不得故意延宕。内田应允而散。内田谓两全之法，或商太古、招商两公司将亘船轮班租给大阪附搭起卸客货，可免大阪生意受亏等语。是否可行，并祈酌量商办可也。

**同日**　就科举减额事致函外务部瞿尚书(鸿禨)。略谓：

试办科举减额一节，前闻邸意尚不以为非，当有可商之机。惟夔相夙有成见，窃恐不无挑剔。查科举为外人诟病已久，言今时艰危，此时欲各省广兴学堂，急储有用之材，若非变通科举办法，稍示归重学堂之意，各省学堂安得大兴。在不肯停科举者，不过云学堂规矩未善，兴办未广，未必遽有人材，故不肯遽停科举。然现拟各学堂章程，注重中学根本，于防弊之法，似已周密。兹拟递减之法，不过试办。拟请暂停一科，计自今至己酉年第二科应减之时，尚需六年。如六年后学堂之流弊仍然不除，人材并不能多，即尽复科举原额，停办学堂，亦有词以谢天下。务恳鼎力主持，于邸座前力赞其成，则此后人材蔚兴，胥出大钧转移之力。

**八月初十日(9月30日)**　就日本商约事致函外务部瞿尚书(鸿禨)。略谓：

日本商约，就沪议原案迭与内田公使往复磋商，推诚开导。凡在沪时彼所坚持不允者，幸克转圜。彼所要求过当者，颇多删减。直至昨日，全约甫一律就绪，计约文十三款，往还照会附件六件。开埠一款，谨缮清稿送呈台览。内中如加税款、北京开埠款办法，前已函陈清听。此外各款，或照英约声叙，或照美约声叙，均属毫无出入。惟度量衡款为英、美约所无，因系有益于我厘革弊端之法，且约文声明由我自行酌办，于主权丝毫无损，故允其列入。东三省开埠款，初索奉天府、大东沟两处。嗣因查知大东沟仅如天津之唐沽，其商务全在安东县，内田坚请添入，当以既索安东，应将大东沟删去。内田谓大东沟即系安东县之口门，既许安东开埠，大东沟为出入所必经，何妨并列。且我政府原索内地各口岸共十处，今仅允长沙一处，实太减色。鄙见彼见美约已许安东县，故改索大东沟，将来仍须均沾，似不如全许，免致再生枝节。相距仅数十里，无甚出入。且东三省与内地情势不同，与其多开内地口岸，不如以安东允其添入。倘大部必不谓然，当再商内田，删去安东县，改为大东沟可也。至版权款内，我索查禁违碍书酬报，内田初已首肯，无如彼政府谓与日本法律两歧，万办不到，坚不允商。辩论至于数四，终不我允。嗣彼以此约画押日期须与美约同时并画为请。我持此条，谓违碍书报不允查禁，万难向大部申说。约不能

定,何从画押。渠虑画押或落美后,于体面有碍,始不得已重电彼政府援美约为请。日政府亦不得已,始于前夜来复电,允照美约声叙。查美约此条声叙虽简,意尚包括得此,将来尚有查禁办法,因遂照叙入约。全约如此,实系费尽磋磨,无可再商。内田并送许多人情,大约言,皆该国政府实在要好之意,务须告我政府知,不可没其美意等语。兹特缕布一切,务祈垂察,转陈邸座迅赐核定示复,以便电沪照译洋文,详加校对,与美约同日画押。

**八月十三日(10月3日)**　为日约事致电外务部及上海吕大臣(海寰)、盛大臣(宣怀),天津袁宫保(世凯)。略谓:

现与日本所定商约各款,大致与英、美两约相同,已于本日将全文另由元电录呈。所有各款,皆系仰承外务部与慰帅及三星使意指与之商酌,幸彼以日期迫促,处处将就。此次在京与内田公使商议,皆系按华文商改,并未议及英、日两文,其有与英、美两约相同者,言明分别按照英、美原约翻译,其余则内田言明在沪翻译,彼此校对。现为期已迫,敝处经手事件繁多,断不能在京翻译、缮写、校对。且此系内田之意,仍祈在沪赶办,勿误十八之期为祷。倘英、日两文实赶不及翻译、校对,则请与日使商明先将汉文于十八日画押,其英、日两文随后译写签字。同日又电,谓日本商约由敝处在京与内田公使往返磋商,计我所索允三事:照各国一律加税一款,查禁违碍书报一款,中国人民在日本者极力优待一款。驳辩删去者三事:请运米谷出口一款,口岸城镇任便居住一款,常、徐府等九处口岸一款。以要索为抵制者一事:各国护路、护馆兵队全撤后,北京方能开埠一款。因有益于中国商民、可除积弊而许其入约者,度量权衡一款。照沪议原文增改字句者,改定国币一款,内港行轮一款,川江设施拖缆一款。因英约已有而许其入约定议者,长沙通商一款。余皆仍沪议原文,均已将全约钤呈外务部核准,言明与美约同日画押,并附呈正约十三款、附件六件。

**八月十四日(10月4日)**　致电外务部,上海吕大臣(海寰)、盛大臣(宣怀),天津袁宫保(世凯)。略谓:

"几分"字不误,系日本文义。谓加税不足抵裁厘全数,仅抵裁厘所绌款之几分,按日本文义,"几分"犹言"几成",请询小田切便悉。当时本拟删此两字,内田云加税之款,各国不能保其必以足抵裁厘全数,故只可言几分。因思此语甚好,我正可借此二字,以证加税不足抵免厘,正可为必须另抽销场、出产等税之根,遂用其语未改。

**吕大臣、盛大臣来电(光绪二十九年八月十四日到)**:第一款"以抵因全行裁厘所绌之款几分,日本国允认"云云。"几分"二字恐有错误,祈速查复。

**八月十五日(10月5日)**　御赏衣料食物。时恩赉重迭,连日有内膳月饼、苹果之赐。一日赐内馔瓜果,皇太后阅之,谓瓜不美,更令健步入城,买三白瓜四石以赐。

**八月十六日(10月6日)**　奏陈筹议约束、奖励游学生章程。略谓:

臣前于四月间面奉皇太后懿旨,以出洋学生流弊甚多,饬筹防范之策。当经面奏,学生在外国境内,中国法令难行,必须先商彼国政府允为协助,事始有济,仰蒙慈允。遵即晤商驻京日本使臣内田康哉,与商办法。该使臣以两国法律不同,办理动多窒碍,谈次颇有难色。既经剀切开譬,告以出洋学生如不妥筹约束,听其浮游废学,任性妄为,犯义干名,陷于罪戾,则此后有志之士不复敢远游就学,往取师资。其先已在洋笃志力学者亦且惧为牵累,废然思返,永无成就通才之日,为害不可胜言。该使审思至再,始谓如有妥善办法,亦愿电彼政府赞成此举,惟必须中国于安分用功学成回国之学生予以确实奖励,使各学生有歆羡之心,并使彼国学堂确见中国有劝学求才之实意,始于不安分学生有助我约束之法。属先酌议章程,再为商办。臣业于闰五月二十九日召对时面奏大略在案。伏查游学日本学生年少无识,分别惩劝,庶足以杜流弊而励真才。当即酌拟约束游学生、鼓励毕业学生章程各一通,迭次与日本使臣往返商榷。复由该使臣转达其政府与各校校长公同会议,期于中国学生有裨而于彼国法权无碍。其斟酌至于再四,日来始克议成。计拟定约束章程十款,又另拟自行酌办立案章程七款。凡所以严防范考察之方,广鼓舞裁成之道,纲领粗具于是。从此切实施行,则以后游学生护符逃薮,失所凭依,已往者当知敛戢,续往者亦有范围。上以示朝廷彰瘅之公,下以昭学术邪正之辨,庶足挽横流而宏造就。至鼓励章程中拟给学生举人、进士出身,系遵光绪二十七年八月初四日上谕办理。其奖翰林出身并翰林升阶者,系于大学堂专科及大学院研究科毕业之生,学业精深,在彼国已视为上选,计其续学年分已逾十五、六年,较之新进士馆选,其难已加数倍,且须俟回国后由钦派大臣详加查核,果品行端谨,毫无过犯,并按照所学科目切实考验,确与所得学堂文凭相符,始行奏请给奖,似尚不致冒滥。以上各节,均经随时与外务部王大臣详加商酌核定,始与日使定议。谨分缮清单,恭呈御览。如蒙俞允,拟请旨敕下外务部将前项约束、鼓励章程照送日本使臣内回康哉转达彼国政府,分饬各学堂一律照办,并飞咨出使日本大臣、出洋学生总监督照章举办,并通咨各直省及京师管学大臣一体遵照办理。

拟议约束游学生章程

一、此次章程奏定后，以后续往日本游学生，无论官费生、私费生，并无论日本官设学堂、私设学堂，均非出使大臣、总监督保送，不准收学。一、总监督保送学生入私设学堂，须经文部省认可其教育程度与官学堂相等者，方为合格。一、游学生在学堂中品行应归学校考察。其在外言动举止如有不轨于正之据，经中国出使大臣、总监督察访得实，随时知会该学堂商酌，务必减其品行分数。一、游学生在各学堂非实有病证，概不准其轻易请假外出，及虽在学堂而托故不上讲堂，应请与日本学生一律督责，勿稍宽假。一、学生在学堂时，应以所修学业为本分当为之事。如妄发议论，刊布干预政治之报章，无论所言是非，均属背其本分，应由学堂随时考察、防范，不准犯此禁令。如经中国出使大臣、总监督察访留学生有犯此禁之人，随时知会该学堂，应即剀切诫谕学生立即停辍。如有不遵，即行退学。一、凡现在已留学堂学生，无论官费生、私费生，查有过犯及品行不端者，经中国出使大臣、总监督知会该学堂为斥退者，日本学堂应即照办。一、各省所派官费生及私费生往日本游学者，经本省督抚查有不安本分、品行不端之人，随时咨明中国出使大臣、总监督转达日本各学堂请为斥退者，日本各学堂亦应照办。一、学生于功课之暇，如有编辑教科书及译录所习科学之讲义及翻译有裨实用之书，自不在禁例。此外无论何等著作，但有妄为矫激之说，紊纲纪、害治安之字句者，请各学堂从严禁阻。或经中国出使大臣、总监督查有凭据确系在日本国境内刊刷翻印者，随时知会日本应管官署，商酌办法，实力查禁。其污蔑人名节者，经本人或本人委托之人按律在日本应管官署指控查实后，仍行惩办。一、中国游学生会馆办事有紊纲纪、害治安、若不安分之事者，应由出使大臣、总监督知会日本应管官署随时查禁，严加裁制，务期杜绝流弊。一、凡现在日本各学校及已经退学之中国留学生，如确有紊纲纪、害治安，若不安分之事者，应由当该管官员严加约束。如察其无悛改之望者，即令饬令回国，不准稍有逗留。

拟议奖励游学毕业章程

一、中国游学生在日本各学堂毕业者，视所学等差，给予奖励。但须由中国出使大臣、总监督查明该学生品行端谨，并无过犯，出具切实考语，咨送归国，由钦派大臣详加察核。果系品行端谨，毫无过犯，并按照所学科目切实考验，果系所学等差与所得学堂文凭相符者，再行奏请奖励。一、在普通中学堂五年毕业，得有优等文凭者，给拔贡出身，分别录用。一、在文部省直辖高等各学堂及程度相等之各项实业学堂三年毕业，得有优等文凭者(在学前后通计八年)，给以举人出身，分别录用。一、在大学堂专学某一科或数科，毕业后得有

选科及变通选科毕业文凭者(在学前后通计或十一年或十年),给以进士出身,分别录用。一、在日本国家大学堂及程度相当之官设学堂三年毕业,得有学士文凭者(在学前后通计十六年),除给以翰林出身外,并予以翰林升阶。以上所列之外,在文部大臣所指准之私立学堂毕业者,视其所学程度,一体酌给举人出身或拔贡出身。一、游学生原有翰林、进士、举人、拔贡出身者,各视所学程度,给以相当官职。一、凡毕业学生,首以品行为贵。应请各学堂注重学生品行,与各科学一律比较分数,必所定品行分数满足,乃为及格。一、游学生于各学堂毕业年限,须与日本学堂原定本科毕业年限毫无短减,不得别自为班,希冀速成。一、此次定章以前已经毕业回国之各省官派学生,均照此次章程,由各省督抚考察其品行心术如实系端谨无过者,考验其所学程度,查验文凭,实系相符者,即照新章给以出身。已有出身者,给以相当官职。其学速成科毕业、减短学科年限者,应查明所短年限,令以回国后当差劳绩之年资补之,扣足年限,亦一体给以出身或相当官职。其中如有请赏举人者,俟准后应咨送京城,由管学大臣复核。惟中国留学生非在照办约束留学生章程之日本学堂毕业者,概不给本章程所定奖励。

**同日**　召见。

**八月十八日(10月8日)**　中美续议通商行船条约在上海画押。

**同日**　中日通商行船条约在上海画押。

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卷八:

凡十三条,各款牵连并议。历三月余,告以允则俱允,翻则俱翻。每议一条,即与外务部接洽。加税事声明与各国一律。我于英约外索允者二事:一中国人民在日本者极力优待,二查禁违碍书报。驳删者三事:一运米出口,二口岸城镇任便居住,三添开常德府等九处口岸。以索为抵制者一事:各国护馆护路兵全撤后,北京方能开埠。附以照会,声明北京为自开通商场,各国商民居住者须遵守定章,与华民无异。以全约电达商约大臣、袁督部,于文字续有讨论。日使请与美约同日画押。十六日,公赴颐和园面陈枢府代奏,奉旨电沪画押。

**八月十九日(10月9日)**　致电广州岑制台(春煊)吊唁冯子材。略谓:

闻冯萃亭军门骑箕之耗,怆怀无已。其生平战绩甚多,咸丰年间即已立功江南,保障京口。法、越事起,幸镇南关大捷,并克谅山,转败为胜,转危为安,功在社稷,实以冯军门为首功。以中国兵胜外国强敌,真乃数百年来未有之事,尤足以光史乘。其为人忠勇无私,清廉正直,冠绝时流。贼畏其威,民怀其

德,洵无愧古来名将。此次经公奏请起用,具见知之甚深。今尽瘁以殁,度公必为奏请优恤。务望兼请予谥建祠,以表忠勋。至祷。

**八月二十日(10 月 10 日)** 就奉旨议订日本商约始末致电外务部、伍大臣(廷芳)及上海吕大臣(海寰)、盛大臣(宣怀),天津袁宫保(世凯)。略谓:

数月前,敝处奉旨议日本商约,内田意欲在京商定,电沪照办。适杏翁在京,鄙人当以一人智虑有限,恐有贻误,特面邀杏翁留京,会同与议,当承杏翁允诺。已与内田商允并订期初八日矣,乃杏翁忽以有疾函告,言次日即须出京。鄙人深为焦虑,当夜即飞函恳请暂留,不得。乃于次日黎明力疾赶赴前门车站,亲自挽留,仍不见允。又偕乘火车远至丰台,沿途商劝回城,并讨论日约所请先议之三条等事。足见一人独议,诚非本愿。无如杏翁坚不肯回,经鄙人再三商恳,始允到沪调理十余日即还京。乃杏翁总不北来。鄙人只得兢兢从事,冀不失大部及慰帅诸公意指。初议数次,内田坚谓日本加税只允值百抽十,煤炭、棉纱等货尚须提出。遍查从前上海各电,并送来问答,皆如内田所云,并无允照各国一律加税之说。杏翁在京屡次晤谈,亦无此说。今杏翁来电忽谓日本已在沪允许一律加税,诸公不许,因而停议,殊为诧异。杏翁殆病后恍惚误记耶。查内田在京初议,首一月尚无此说。直至六月,见我始终不肯丝毫放松,始电商彼政府允照各国一律。沪上如果早得日本通融消息,何竟杳不通知耶。窃谓此次画约,为期稍迫,势不及先与诸公熟商,殊为抱歉。然此中情节,不能不为诸公陈之。日约各款,本拟俟议有端倪,即可一面先行电商,一面从容再定画押之期。奈会议多次,各条皆悬而未定,以致难于奉商。直至本月末次会议,内田始云昨夜接其政府电,本月十八为东三省退兵之期,闻美约于是日画押,若日约亦能同日画押,于东三省事不无少补,是以允愿将迭次所商增添删改各节一概迁就。此彼政府为本国计,亦为贵国计。我政府种种厚意,务须告中国政府知等语。私念画押期虽促,然彼所为两国计者未始不然。细按全约,尚无吃亏之处,是以允其十八画押。一面连夜将全约呈请大部核定,一面飞电津、沪商酌。设杏翁果指出此约之大谬处,鄙人亦何敢偏执己见。然杏翁来电所指为窒碍者,仅"几分"二字而已。"几分"二字,英约洋文字义即系如此,俱详前电。至日约另指大东沟者,系经大部详酌核准。是全约似无大碍。又接沪电嘱,拟奏请旨,适十六日赴园,商请政府面奏请旨,于十八日画押。此议约始末之曲折情形也。至杏翁谓第一款未声明税数,日人含糊,他国效尤,英、美两约将来并不为据,未免过虑。既有英、美两约在前,便是允照加至十二五。但恐各大国皆自握议税之权,断不肯照日本声叙耳。况俄、法两国

皆有陆路关卡,与他国情形不同,必须自议耶。德、法、俄三国如议不妥,虽日本允加十二五,或加十五,英国肯照办耶。

**盛大臣来电(光绪二十九年八月二十四日到)**:驾电于参末议者独加诃责,既悚且感。尚忆前年阻止俄约,文忠师亦偏责宣一人,亲之至也。筹国宜尽愚诚,但愧于事无济耳。

**八月二十一日(10月11日)**　就日本商约事致电外务部。略谓:

前沪电谓英约决不肯言"十二五税仅抵几分"等语。经敝处将英约第八款第八节洋文言明"十二五仅抵几分"之字义指出,商允内田照英约华、洋酌改,删去华文"几分"二字,窃谓庶几免矣。乃杏翁此电又谓英约明言倍半之数,故不着重,日约不言明税数,此二字甚为着重。嘱商内田将加税十二五之意另用照会声明等语。夫以鄙人之才智短浅,在京力争三月,止能令其照各国一律加税,诚为可愧。然沪议已经十月,以杏翁之才识优长,精于商务,亦会在沪商议数月,仅允加至值百抽十,迭次函电,从无"允照各国一律"之语。今乃欲鄙人于汉文画押后与商明定十二五税数,未免责望过深。窃思沪议止允抽十,京议则允照各国一律,迥然不同。英、美抽十二五,日止抽十,是作梗也。英、美已有十二五之数,日云照各国一律,是从众也。作梗是驳英、美约也,从众是助英约也。必定日本写明十二五既断办不到,则从众不犹愈于作梗乎。若因不肯指明十二五遂致罢议,岂非将英约中必须各国照允之语,先坐定有一不照允之国乎。日本既因加税罢议,以后德、法、俄各国更何能商乎。查英约云"裁撤厘金于进款大有所失,所加之数冀可酌补,尚有内地土货厘金进款之所失仍须筹补"等语,明是十二五未能抵足,可以为证。杏翁来电谓日约"酌补"二字不加"抵"字,英文"酌补"二字为下文"征销场税起见"等语。今日约上文亦言"酌补",下文亦紧接"中国征收出产、销场、出厂等税"等句,与英约词意,何分轻重,何以英约则是,日约则非耶。彼既言加税不足抵全厘,我正可执为征收出产、销场之据,是日约"几分"二字与事实并无出入。因诸公皆不以为然,故已与商改,令其照英约华、洋文一律声叙。今内田既肯改用英约第八款第八节华、洋文字,足见英约、日约意实相同矣。此次议约并非鄙人一人所敢率定,屡次详达大部,请其斟酌核定,大部亦谓争至无可再争。倘杏翁尚不谓然,可请即日乘轮北上,与内田面商,或可有济。自沪至京不过四五日,鄙人当力商内田暂缓洋文画押数日以待可也。

**八月二十五日(10月15日)**　致电外务部。略谓:

杏翁之谓日使告美使,日约可照美约办理,何以当时不飞电告知京、津,未解其故。查上海抄送日约会议问答内,三月十九日最后一次密电,日使云:"敝

因已决计不能将进口税加至值百抽十之外，即各国允照英约办理，敝国亦决计不允”等语。在沪所议决绝如此，有案可查，想杏翁忘之耶。今在京费尽磋磨，始允加税一款照各国一律，出产、销场、出厂亦均照允，又索允最为难之防闲报馆、优待华民、抵换北京开埠三大端。内田向我政府送了许多人情，彼此迫于关东退兵之期，只可定议。今欲于画押之后再补照会，鄙人实无此策。当商伍秩翁，请与内田一商。秩翁云，日约重在一律照输，不重在“酌补”二字。今必欲令补送声明十二五之照会，彼至多言各国全允十二五，彼亦照输十二五而已，与一律照输字义何别。况在画押之后，并此亦必难允，实不值向之启齿等语。因思日约英、日文尚未画押者，以缮校不及，彼此通融。若借此要挟，无益有损。望杏翁再平心察之为幸。

**是月**　就汉口大阪公司趸船迁移事致函日公使内田康哉。略谓：

汉口沿江十里上下，华商船只停泊之界仅得里许，其余皆属各国租界，不准华船停泊。前数年贵国初划租界，永泷领事以租界未定，为大阪公司暂借华界安设趸船。我以两国交谊为重，格外通融，允其暂借，意一二年内租界开定，即可迁移。不料六七年来，贵国租界并无举动，而大阪趸船于民船往来大属不便，甚至连年有伤毙人命之事。按照海关章程，无论何国趸船，无论因何事故，可令于二十点钟内迁移。倘不遵照，海关即自行代其迁移，一切移费悉由该行补还。但我亦不愿过于逼迫，致令大阪受亏，又格外宽其期限，令于六个月内办理，俾得从容布置。前于五月间本部堂与贵大臣面商，并无不再即令迁移之意。现届六个月期满，因承贵大臣函嘱勿过逼促，当已电劝端署部堂略为展限。然此事既于中国民命商务均有大害，略展一月半月之限则可，断断不能永不迁移。贵国商人即不念当日通融允借安设趸船之情，亦应知今日有害华人生命之理，立即将趸船移去，轮船移泊江心。万望速定期限，饬令迁移，以免有伤雅谊。

**九月初三日(10 月 22 日)**　就日约英译事致电外务部、伍侍郎(廷芳)及上海吕大臣(海寰)、盛大臣(宣怀)，天津袁宫保(世凯)。略谓：

日约正文、附件英文，前派梁道随同伍侍郎详细校对，已由伍侍郎迭电详复。第四款“中日人民合股”，前因译文前后两节均系日人开设公司而华人附股，殊失本意，请商改正。兹东二电洋文前后两节仍是日人作主，务请仍商照伍侍郎宥电改正。第二、三附件照会“中国不得借词禁阻”云云，前议约时，内田谓此二件早经在沪议定互换在案，一字不能更改，故未议及。现译英文，特嘱梁道商请伍侍郎将我照复洋文放活，着重“查酌办理”四字。兹日使已允照

改,已较前放活。若能再商将"不得借词"四字酌改,或将洋文改轻,更妥,但恐不见允耳。至"管辖经理"句,"管辖"是地方之权,语意甚重,断不能以"掌管"、"料理"译之,大误。

**九月初九日(10月28日)**　御赏糕馔羊菜。

**九月十二日(10月31日)**　就沪局移建新厂事致电江宁魏制台(光焘)。略谓:

节旧款建新厂,为此次奏案本义。毛道总谓断不能省至百万,与之委婉面商,即能省七八十万亦好,展限两三年即可办成。毛道谓赵道所云七十万亦断省不出。此事为移厂关键。现已将近冬令,可否令赵道办完今年,以觇其每年实能节存若干,明正再令沈道接办,便可胸有成算,以定展限之期,尊意以为何如。此不过就鄙意奉商,并无成见。赵道并不愿久留沪也,仍请尊裁酌定,示复为盼。

**九月十四日(11月2日)**　召见。

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卷八页一七六:

因东三省交涉事,三月间,俄以七事要外务部,欲尽占东三省权利,中国不知照俄政府,不得开新埠口,中国若有外国人,其权限不能干预中国北方各事。外务部拒之。日本已有备战之意。庆邸屡商美使调停,美使谢不能。是月,东事益急,传闻奉天将军被逐,公与袁督部同日召对。

**是月**　致函外务部瞿尚书(鸿禨),称督粤实无一人能出岑云阶(春煊)之上。略谓:

顷闻有人上疏,谓广西军务,岑办未有起色,请另派大员往办,闻之不胜骇然。此等重大事体,想两宫自有裁酌,断不至轻为浮议所摇。诚恐圣衷瞻怀西事,稍不坚持,则于两广全局大有关系。伏思岑云阶制军其性情虽有稍偏稍暴之处,然其才气魄力,任事之勇,求治之切,办事之敏速,实为迈越寻常。加以广西是其桑梓,必能实力廓清,细心措置,竭广东之人才物力以助之。而其在广东官声极好,民情最为感戴,故今日为两粤之督,办广西之事,件件凑合,实无逾于岑者。且其圣眷甚优,陈奏多邀俞允,措置亦较易得手。统论今日内外诸大臣,若云督粤,实无一人能出岑云阶之上。此弟之確有真知灼见者也。犹忆今春自武昌北上时,有粤人谈及两广事其难办,恐成大患,问弟有何良策。当即答以惟有调岑云阶署两广督,则两广事必办得好。此为最上之策,到京后必当面奏,力建此议。及行至中途,则岑已简粤督矣,深佩朝廷任人得宜。今岑到粤不过三阅月,闻其锐意整顿,声威远播,西事已有转机。乃言者遽责其

无效，真所谓全不晓事之人，苛而无理。夫以十年养痈、全省糜烂之地，乃责人于三月内即须办了，虽曾、胡复生，其将能乎。惟望台端转陈邸座，于敷奏时剀切上陈，务持定见，期以一年，责其成功，两广幸甚。若易他人，不惟广西断办不好，即广东筹饷治盗诸事亦必不能支持。两广既坏，天下大局不可问矣。再，传闻言官所陈有拟请派滋翁赴粤之说，实为可怪。滋翁正直廉谨，综核精详，长处甚多，极可佩服。然论才略精力，较岑云阶则逊之。若云办粤事，断断不如岑也。弟亦不知滋翁之意如何，特大局所关之事，只可据理直言。此纸或与滋翁阅，或不与滋翁阅，均无不可。

**是月**　孙厚璜生。

**十月十五日(12 月 3 日)**　就大冶矿石售日合同致电上海盛大臣(宣怀)。略谓：

咨函及草合同均悉。添设炉座，扩充铁厂，极是。预借矿价亦是筹款不得已之计，办法苟无流弊，鄙人甚愿赞成。但细阅合同，有必须斟酌者。借款三百万元，息六厘，每年计利息十八万元。订明每年至少收买上等矿石六万吨，每吨三元，计价亦十八万元，仅敷还息。又订明不能还现银。设使日人每年仅运六万吨，三十年后，虽已还过五百四十万元，而本银丝毫未还，是日本仅借予我三百万元，永远须我每年供彼矿石六万吨。鄙意必须与之订明：每年于所售矿石内带还本银若干，利随本减，至少每年收买上等矿石约七万吨。如兼购二等矿石，则订明每年必须购足约二十一万元之矿石，务期本利匀摊，计至三十年恰可还清。如须多购矿石至十万吨，除还额定本利外，随给现银。倘因不得已事故我每年不能供足此数，则或还现银，或推至下年补运。应请酌办。总之，务使三十年内，彼必有矿石以供制炼，三十年后我毫无遗累，方为周妥。此节关系紧要，必须商改，至要。至合同内以得道湾作抵，将来是否即采此山矿石，抑采何处矿石。函内又添入"官山"一语，窃有未解。所谓官山者，是否指前承办铁厂时官拨归商之山，抑以后官另购之山，未能明晰，祈即查明示复。鄙意此次商借商款，宜先采商山之矿。商山不足，再采从前承办日官拨归商之山。倘仍不足，必须采及以后官另购之山，则须与官商明办法，或以价买，或拨借款若干归官，方昭平允。不然，若用官另购诸山之矿山，官尽可自售而借给商用，何须假乎于商。即使给以股票，亦属虚文无济。若卖官山之矿以为商本，此事万不能行，后来湖北督抚断不能默然也。至此次借款，鄙人为铁政计，自当极力维持。然将来此款如何拨用，亦望预先明定章程，随时咨明，以免旁人指摘为妥。

**盛大臣来电(光绪二十九年十月三十日到)**:钧意极佩。前议草约时,日人本请多运,即如本年已运七万余吨。因汉冶筹计借给日矿外,尚须留备自用,故磋减至六万吨为至少之数,借敷还息。现又另立附件,以十二万吨为至多之数,逐年抽本,即是虑到期不能清完之意。彼之运数不能无轩轾者,因运船有忙闲之故耳。此约虽以不能还现为宗旨,倘至三十年尚有尾数,则草约第七条订明照数清结,注销合同。清结者,即以现款找付未还之本。一经注销,事便完结,断无遗累。日本制造所现只一炉,已运七万余吨。如四炉全开,只虑多运,矿我自用,不能尽多供给。至采挖矿石,自应先尽商购之山及官拨归商之山。设有不足,后来或须采及官山,届时拟请商代官挖开,除工费外,余利悉数归官,并由官派员稽查工费,自当先行立案。日人处似不便揭破官、商字样,虑其借端径向官索,利权尽失耳。借款如何拨充炼冶,遵当定章咨明,以昭征信。

**十月二十三日(12 月 11 日)**　就学堂章程事致函瞿尚书(鸿禨)。略谓:

学堂章程,昨闻滋翁传述慈圣谕,催令速奏,曷胜惶悚。兹先呈上奏稿两件,片稿一件,学务纲要一册(续经增改者),管理学堂通则一册,实业学堂通则一册,请奖学生章程一册。最要者系此数件,特先送请查阅,并望转呈邸座、夔相及同事诸公察阅。其余各学堂章程尚有十数件,但纲领要义全在此次所送各件内。此系遵旨奉商,务请俯赐绳削,应改则改,应删则删,无不遵命。即从容详核,多阅数日,再行发还,亦无不可。若非先行商妥,断不敢入告也。惟此事繁难已极,关系甚重,改定不止十次。两月以来,昼夜赶办此事,困惫已极。寒天病躯,十分心急,而无可如何。近来头痛目眩,欬嗽无时,肩臂痛楚之旧证又发,饮食颇减,实系力疾从公。本拟请假五六日,稍加休息,又恐旁人诧异。特种种下情,不得不缕陈台座。敢请于召对时代为上达圣听,免致以耽延见责。切恳切恳。

**十月二十四日(12 月 12 日)**　咨呈外务部译送各国矿务章程。略谓:

日昨承准大咨,以英约内所允修改矿章一款,现准英国萨使照询,属将现在办理情形声复,以便照复英使等因。查此事系洞在鄂时电奏请办,前奉上谕,饬洞会同江督刘采择各国矿章,妥议具奏。正在会商办法,旋值刘忠诚开缺,洞调署两江,当即派员在沪设局,延聘译员,采购各国矿章,详慎译辑。惟各国矿章购寄须时,又经刘忠诚之变,中间不无转折。现接沪电,已于一年限内将各国矿章翻译完竣。适洞述职来京,因公久住,致所译章程尚未寓目。昨已电催沪局从速钞寄,一俟寄到,即当详细参酌,拟再与熟谙西律之伍星使互商审订,缮呈鉴定后,即可具奏请旨,为期当不甚远,请先照复英使在案。兹据该洋员等将泰西各国矿务章程择要译录成书,邮寄前来。本大臣详加披阅,采辑尚为赅备。惟中国参酌各国办法,自行改订矿务章程,必须将从前贵衙门原订章程及所订各省华洋矿务公司合同统加校核,应如何斟酌损益,再为详加考

求，始能得其窾要，相机立法。无如本大臣行次并无案牍可稽，因思商部左侍郎伍大臣熟谙泰西各国法律，此项矿务章程拟请由贵部咨交伍侍郎先行详加审择，妥为酌定，寄由本大臣复加校核，送请贵部鉴定后，再行会同伍侍郎具奏请旨。合将现译各国矿务章程十二本咨呈贵部，谨请察照施行。

**十一月初七日(12 月 25 日)**　就大冶矿石售日事再电上海盛大臣(宣怀)。略谓：

勘电悉，读之殊多不解。每年运矿石至少之数，系为我还本息计，加多于我有益。至多之数，系为预备供足彼炉座溶炼计，加多于彼有益。既须留备自用，十万吨之数更不宜再加，切要切要。前内田公使来商，当告以非将至少之数加至七万吨，每年抽还本项，三十年本利全清，鄙人万不应允。昨内田已接其外部电，允于合同载明每年至少运上等矿石七万吨，想外部亦电小田矣。但不愿声明如上等矿石不敷，即以二、三等者补足，谓尊处曾得小田云每年尽可有上等矿石十万吨，不虞缺乏也。此层应否于合同内声明，应请详酌，鄙意不过欲三十年后不遗后累。至官山、商山一层，乃我自行商办之事，另行妥酌可也。

**盛大臣来电(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初八日到)**：年运七万吨及官、商界限均已遵办，乞公垂念铁政成败所系，力商外务部迅赐核准，以免羁延变迁，至深感叩。

**十一月初九日(12 月 27 日)**　致电外务部请核准盛大臣所拟以矿石预借日款合同。略谓：

铁政关系全国富强，此次筹款，关系铁政成败。预借矿价，逐年以矿石抽还，较别项借款尚少流弊。兹至少之限已加至七万吨，至多之限仍是十万吨，则此约并无不妥，应请大部迅赐核准为幸。[按：本月二十八日，《大冶购运矿石预借矿价合同》在上海签订。同日，盛就官山商山事函告大冶解茂承，谓："虽有采到官山由商代挖之议，究虑届时多所磨折。南皮已定初二日出京，阁下应趁南皮未回鄂任以前，密速面商绅董，或以增建栈房为名，或以展设运道为言，将界限以外产铁之山多多围购，即附近铁路两旁有铁之处亦应设法购入。我料此老回鄂，必仍如前年派委赵道赴冶搜剔，与商为难。购定之后，亦不必送县印契，但树冶局界面可也。"(夏东元编著《盛宣怀年谱长编》下册，第800 页，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4 年)]

**十一月十四日(1904 年 1 月 1 日)**　奏陈议定日本商约情形。略谓：

日本商约于上年五月间，即准日使日置益、小田切万寿之助开送约款十三条，索我在沪开议。维时英约尚未完竣，不便深议。迨英约蒇事后，始与日使逐款辩论。臣等佥以抱定英约为主，凡英约所有者，自应均照英约办理，不能丝毫有异。英索而我未允者，仍不能稍予迁就。当以日约第一、第二两条为加

税免厘一事既不能照英约加至十二五，而仅允值百抽十，并言将由日本运进中国之煤炭、棉纱及一切棉货概不加税，尤与英约相背，不得不亟与争论。每议必几于决裂而后已，从未稍予松劲。是以议经数月之久，相持莫定，仅将第三款、第四款、第七款、第八款、第九款均英约所有者与之妥拟。款文字句较英约稍有增改，而意义尚无出入。此臣等在沪议而未定之情形也。迨臣之洞应召入都，旋奉旨，各国商约着即在京开议等因，专由臣之洞与内田驻使在京商办。磋磨三月余之久，各款牵连并议。与之言明，允则具允，翻则俱翻，以期一气呵成。每一款字句，彼此时有斟酌更改，大旨仍宗原议及臣海寰等平日持论之意，均将约文录呈外务部核准。计厘定约款十三，附件七。第一款曰加税免厘，彼此虽来明允订实加税至十二五，而声明日本政府允认按照中国与有约各国共同商定加税之率一律照输无异，并声明所有中国征收出产、销场、出厂以及土药、盐斤等税，亦悉照各国与中国商定办法，无稍歧异。明知日本意存取巧，不肯显然承认，将来从违仍视各国。只以此款在沪屡议不谐，彼既藉此转圜，臣之洞核与英、美各约载明"俟各国照允方能举行"用意亦复相等，是以照允。第二款曰川江设施拖缆，第三款曰内港行轮，均照沪拟增改字句。第四款曰中日商民合股经营，悉照沪拟原文。第五款曰保护商牌、版权，亦照沪拟，而索其增添禁查违碍书报一节，文义均照美约比拟。第六款曰改定国币，照沪拟而删改后段，与美约相同。第七款曰整饬度量衡，因有益中国商民，可除积弊，是以许其入约。第八款曰修补内港行轮章程，照沪拟并无增易。第九款曰利益均沾，虽属立约通例，将字句妥为酌改，并索中国人民往日本者亦极力优待一节，以合报施之义。第十款曰开埠通商，因彼索开北京通商场，其意甚坚，臣之洞即以各国全撤护路、护馆兵队为抵制。如各国兵队一日未撤，北京商场亦一日不开。彼又索开长沙府为口岸，此系英约已有，不能不允。即查照英约声叙而删去原索之常德府等九处口岸。又索开盛京之奉天府、大东沟两处为商埠，美约既已允开，日约遂亦照办。虽美索安东县、日索大东沟为稍异，其实相距不远，无关轻重，故允之。第十一款曰治外法权，系照英约向其索添。第十二款曰约文以英文为准，第十三款曰互换日期，均属立约俱有之条。臣等窃维此次修改商约，在各国之意，本专为损我以益彼，望甚奢而意甚坚。且日本议约在美之后，凡英、美所索允者，彼视为分所应得。英、美所索而未允者，彼则以为该国体面所关，必须多索数条，方见其改约之功。彼执定此见，更觉难于辩论。是以开议经年，棘手万分。臣等始终坚持定见，凡有损于我者，在京在沪在津皆始终力拒，全力争持，不敢稍涉松劲。幸彼争辩年余，知我不能摇夺，

且急欲与美约同日画押，遂即转圜，事事略为迁就，得以成议。其中但有稍可争回权利、谨防流弊、顾存国体之处，无不竭力挽救，分别增删，尚未于英、美两约之外，别有受损之事。此则臣等同此愚衷，当蒙圣明俯鉴者也。

**十一月十五日(1月2日)**　就营制饷章画一事致电天津袁宫保(世凯)。略谓：

改武官、定军服、奖武学三奏稿，皆属易商，然最着重者，实在营制饷章贯通画一一条，三月内政务处议复湖北练兵奏内言之甚明。惟营制实不易画一，敝处正为此事为难耳。台端奏定北洋营制本极精详，弟不敢稍参末议。若湖北则饷力支绌，实难着手。且官多兵少，湖北猝难得许多知兵之士官可以与选。若以湖北现有之兵仿北洋营制改编，则骤增巨饷，仍不能满一镇。且以武、汉四冲而练兵不足一镇，不免为中外所轻。再四踌躇，实无善法画一。读前电云俟鄙人至天津，调集中外精通武备各员核议。鄙意以为尊处原奏大致已定，敝处惟当自行量力筹措，似可不必邀商外人。且岁暮事繁，鄙人到津仅能一宿，即便遄行，势难久候。鄙意现筹有迁就办法，然事甚繁曲，非函牍所能尽。若此时不议有眉目，将来回鄂后更难商办矣。惟有仍烦阮道(忠枢)一行，请以尊指详切告知。阮道来京小住两日，面商详筹，回津请示，较为妥便。

**十一月十八日(1月5日)**　就练兵处派款事致电武昌端署制台(方)。略谓：

练兵处派各省饷款九百九十六万，骇人听闻，众论皆不以为然。前日有两言官力谏，批户部知道。此事乃某、某两人专断，闻枢意已愿转圜，如外省不能筹措，尽可据实奏复，内中并无成见也。[按：本年十月十六日，设练兵处，命奕劻总理练兵事务，袁世凯充会办大臣，铁良襄同办理。据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卷八：是月，练兵处奏准饬各省抽收烟酒税、确查浮收款曰归公、整顿田房税契，以此数项作练兵经费。预定年收九百九十六万两，分派各省。湖北派近五十万两。又请指拨海关加税，举办印花税，中旨以此二条下部议。御史姚舒密、杜本崇，给事中熙麟先后抗疏力争。熙疏有云莽、卓之祸，复见今日。又云练兵章程九条行后，都人传言庆王加九锡，庆邸览之动容，请旨饬户部就闲有之款整顿。时鹿文端长户部，公为具言利害。嗣户部奏，海关加税以之弥补镑亏实无多余，印花税只可先从通商大埠已有警察之处试办，另奏就公家固有之利除弊节流。妥议十条，请饬各省切实办理。奉旨如议行。袁请开去会办练兵差使，奉旨该督当任劳任怨，挽回积习，认真整顿，毋稍推诿，所请毋庸议。此电所谓"某某两人"，似指庆、袁。]

**同日**　奏请奖励职官出洋游历游学、设学务大臣及进士馆等事。略谓：

近年自备斧资出洋游学学生，多少年未学、不明事理之人，于时局实在情形、办事艰难之故毫无阅历，故嚣然不靖，流弊甚多。若已入仕途之人，类多读书明理，循理守法，如内而京堂、翰林、科道、部属，外而候补道府以下等官。无

论满汉，择其素行端谨、志趣远大者，使之出洋游历，分别考察，遇事咨询，师人之长，补己之短，用以开阔见闻，增长学识，则实属有益无弊。能亲入外国学堂留学者尤善。职官出洋游历游学者众，不独将来回国后任使之才日多，而在洋时与本国游学生渐相稔习，灼知其品谊才识，何人为学行兼修之士，何人为乖张不逞之徒，异时以类相求，黑白确有明证。且力持正论之人日多，则邪说诐词势自孤而不敌，学生嚣张之气亦必可默为转移。拟请明降谕旨，无论京、外大小官员，凡能自备斧资出洋游历游学者，分别从优奖励以劝之。

又奏请专设学务大臣。略谓：

学务一事实为今日自强要图，必须全国一律举行，方有大效。关系至为重要，条理又极精详，各国均设有文部大臣专司其事。臣之洞与诸臣商酌，拟请于京师专设总理学务大臣，以统辖全国学务。其京师大学堂拟请另设总监督一员，请旨简派三、四员京官充选，俾专管大学堂事务，不令兼别项要差，免致分其精力，仍受总理学务大臣节制考核。如是，则全国之学务与首善之大学，皆各有专责而成效可期矣。

又遵旨奏定新进士入馆学习办法。略谓：

此次钦奉特旨，凡新进士之授京职者，一概令其入学堂，原欲使向业科举之士，增益普通学识，讲求政法、方言，以期皆能略通时务而应世变，用意至为深远，自未便限以额数，转开趋避之门。惟其中年齿较长，有不能强就学堂程度者，亦属实在情形。臣等公同商酌，拟定一格，凡新进士年在三十五岁以下者，无论翰林、部属、中书，均令一体入进士馆肄业，并酌给津贴银两，由各该进士本籍省分筹解，交大学堂按月转给，俾资旅费而示体恤，不准托词规避。其年在三十五岁以上，自审精力实已不能就学者，准其赴部呈明，改就知县，分发各省，与本科即用知县一律较资叙补。其自愿留学者听。似此量为变通，自可免迁就入学、有名无实之弊矣。

**同日**　奏请试办科举分科递减办法。略谓：

臣之洞本年春间会同直隶督臣袁世凯具奏科举阻碍学堂，详陈得失利弊一折，钦奉硃批，交政务处议奏在案。臣等公同商酌，拟仍查照臣之洞会同袁世凯原奏分科递减之法，呈恳天恩明降谕旨，布告天下，将科举旧章量为变通，从下届丙午科起，每科递减中额三分之一，暂行试办。兹拟递减科举办法，分条胪陈如左，一、乡、会试中额，请自下届丙午科起，每科分减中额三分之一，俟末一科中额减尽以后，即停止会试。一、学政岁科试取进学额请于乡试两科年限内，分两岁考、两科考四次分减，每一次减学额四分之一。俟末一次学额减

尽,即行停止学政岁科试,以后生员即尽出于学堂。一、科举停止后,会试总裁改于大学堂毕业考试时奏请简放,分别内外场考试。乡试主考改于各省高等学堂毕业考试时奏请简放,分别内外场考试。一、科举停止后,各省学政毋庸裁撤,即令会同该省督抚考查整顿全省学堂功课,并中学堂以上选录学生及毕业考试等事务,以昭慎重。查日本各处皆有视学,正与学政之名义相合。一、科举既议停减,旧日举贡生员年在三十岁以下者,可皆令入学堂肄业。三十岁以上至五十岁者,可入师范学堂之简易科。若三十岁以上既不能入学堂、并不能入师范简易科者,及年至五十、六十者,拟请自下科起,举人于每年会试后大挑一次,或拣发一次,并多挑誊录,分送各馆,俾得议叙。其大挑、拣发未入选之举人,及恩、拔、副、岁、优各项贡生,均比照孝廉方正例,准其考职,分别用为州同、州判。生员亦准比照满吏考职,用为佐贰杂职,分发省分试用。其年在六十以上不能与考者,酌给虚衔。至经生寒儒,文行并美而不能改习新学者,可选充各学堂经学科、文学科之教习,每届三年,查其实有成效者,比照同文馆汉文教习例,给予奖叙。如此则旧日应科举之老儒亦不至失所矣。似此量为变通,暂行试办,于科举仅止徐加裁损,而学堂立可顿见振兴。且于年岁已长、不能入学堂之举贡生员复为之宽筹出路,俾全国臣民确见裁减科举,归重学堂办法,咸晓然于朝廷意向所在,则必人人争自濯磨,相率而入学堂,以求实在有用之学。气象一新,人才自奋。转弱为强,实基于此。

**上谕**:方今时事多艰,兴学育才实为当务之急。前经谕令张之洞会同管学大臣将学堂章程悉心厘订,妥议具奏。兹据会奏胪陈各折、片,条分缕析,立法尚属周备,着即依次推行。其应有斟酌损益之处,仍着该督学大臣会同张之洞随时详核议奏。至所称递减科举及将来毕业学生由督抚、学政并简放考官考试一节,使学堂、科举合为一途,系为士皆实学,学皆实用起见。着自丙午科为始,将乡、会试中额及各省学额按照所陈逐科递减。俟各省学堂一律办齐,确著成效,再将科举学额分别停止,以后均归学堂考试,届时候旨遵行。即着各该督赶紧督饬各府厅州县建设学堂,并善为劝导地方逐渐推广。无论官立、民立,皆当恪遵列圣训士之规,谨守范围,端正趋向,不准沾染习气,误入奇邪。一切课程尤在认真讲求,毋得徒事皮毛,有名无实。务期教学相长,成德达方,以备国家任使。有厚望焉。将此通谕知之。钦此。

**十一月二十六日(1月13日)**　会管学大臣张百熙奏呈重订学堂章程。

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卷八页一七七:

章程以七月中税稿,斟酌遽难尽善。十月,皇太后饬催速奏,因先以稿本及折片稿送政务处、军机大臣复阅,而意见参差,于递减科举事尤甚。至是商定入奏,自蒙养院、初等小学堂层递而上至大学堂,就原章增补。师范学堂、译学馆、进士馆、农工商实业学堂、艺徒学堂、实业教员讲习所,则原章所无,另为

编订，益以任用教员章程、学堂管理通则、实业学堂管理通则、各学堂考试奖励章程、学务纲要，凡二十种。

**同日**　陛辞请训，力请化除满汉畛域。

《**抱冰堂弟子记**》：陛辞时，面奏数百言，力请化去满汉畛域，以彰圣德，遏乱端。如将军、都统等可兼用汉人，驻防旗人犯罪，用法与汉人同，不加区别，其大端也。慈圣霁颜纳之，曰朝廷本无畛域之见，乃无知者妄加揣测耳。次年，遂定陆军官制用都统、参领等名目，及定旗、民一律用刑新章。

**十二月初五日(1月21日)**　致函瞿尚书(鸿禨)、荣中堂(庆)，称英公使云此时日、俄决不受调停，中国宜守局外中立。略谓：

承命与英使商酌一切。其说甚长，撮其大指如左。萨云从来各国战争，必须开战后始能调停。此时日本决不受调停，俄亦然。且日本正在决战，中国又请人调停，何以处日本。答云，若英、法肯出为调停，中国当劝日本。萨云，劝必不听。中国欲请人调停，不应迟到此时。日前内田亦言，机会已错过，盖指撤兵到期时也。答云，日俄交战，中国原可听之。惟局外须守得分明确实，恐俄人蛮横，诬赖中国左右袒，藉端与中国开衅耳。萨云，中国守局外，届时自当布告各国。渠一人之意见，当邀约各国声明中国之为局外。答云，如此甚感。又询之云，如俄兵犯山海关，各国阻之否。萨云届时当请本国示。其意似可行，而不肯此时下断语。大抵萨使语意谓日俄必战，不能劝，且日必胜俄。日俄战于中国有益，更不必劝。

**十二月初六日(1月22日)**　就练兵处派款事再电武昌端署制台(方)。略谓：

此事枢府及外廷人人皆痛言其谬。言官谏阻者五人，语皆悚切。枢意已知难行，乃又下一廷寄与户部，令就现有之款筹措，其意即将前次派款九百六十万之廷寄化去，外省解不解俱听之。此枢屡向人言，亦屡向某言，人人皆知者也。鄂尽可据实顶奏，只沥陈赔款未敷，无力筹解，万不必请改拨他省，尤以全不认解为妥。只可浑言京信所云，万勿言鄙人所告。切切。

**十二月初八日(1月24日)**　致电上海电政大臣吴重熹请速设泊头电局。略谓：

鄙人日内即拟出都，已奏明回藉省墓，小住数日。查南皮所属泊头镇距城二十五里，向设电局，历有年所，乱后未经复设。现电线仅到沧州，距敝县八十余里。弟虽在程，每日京、鄂紧要急公事及各省要件必须电传，且陛辞日奉旨有要事可发电。沧州太远，稍有耽延，关系甚巨。务恳查照旧案，电饬该管委员速将泊头电局即行添设。尚赶得及，实为公便。

**十二月初九日(1月25日)**　电复武昌端署制台(方)。略谓：

昨电力疾飞布恳将学生留鄂，以应急用。兹竟为压力一网打尽矣，如何如何。留日本者已应调，在鄂省独不可遣数人、留数人乎。若云已委有差，俟续有毕业者再派赴京，似亦可矣。屡次面奉懿旨，令回鄂扩充练兵。正拟回鄂后将各军大加整顿，营官酌量添派改派学生，并令学生新募数营。今人才尽矣，如何办法。但既已复允，已无法可想。不知鄂省除所调六人外，尚有毕业好学生否，祈示。鄙人不久必乞罢，鄂省无兵，亦公之忧也。总之，此举乃某意，京城人人皆痛诋其非，邸亦省悟，枢廷正盼外省匡救，公似于鄙电尚未深思深信也。所谓枢者，乃王、瞿、荣也。

**端署制台来电(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十二日到)**：练兵处调舒、龚、敖三生，并未告鄂。续调六生，系在公电未到之前两日。方本意不欲尽派，一恐此时不允，即有电旨来调，尔时如何应付。一因六生与良弼消息时通。六生技能，练兵处何由深知，皆由良弼援引。六生闻调，歌声如雷。梁守、黄守传见，问其行止如何，似皆无恋鄂之情。此近日学生最可叹之事，恐不独鄂也。看此情形，即使强留，恐未必廿为我用，盖其希冀者大矣。公前奉五省练兵之旨，近又闻有派公议定兵制之事，止此有限人才，尚恐不敷应用，岂肯轻易奉送。此中为难办法，谅有同情。至学生带兵事，十月派铁良、吴元泽各招一营，现已成军。上月复派易甲鹓、宝英各招一营，年内成军，名为护军前锋营，均归张镇统带，待公回鄂训练指挥。此外各学生教习，尚有刘邦骥、邓承拔、吴茂节、易乃谦、萧先胜、刘赓云、王遇苏、蒋政源，皆可备公驱遣，独惜此已调六生不能留耳。

**同日**　与德使议定不设汉口龙王庙江岸趸船。

**同日**　皇太后赏银五千两，活计一匣，路菜十六种。

**十二月十一日(1月27日)**　致电武昌端署制台(方)、武昌府梁太守(鼎芬)，告以袁世凯借练兵而揽权。略谓：

昨明发上谕户部就固有之款整顿，即是将前案(指各省摊派练兵款九百余万两)暗暗化去。此乃枢廷苦心，外省但就此次户部奏各条量力筹办，即可交卷，至前案以缓复为妥。总之，本初乃是借俄事而练兵，借练兵而揽权。此外流弊，不敢尽言，然众言官已直言之矣。京城大小臣工皆以此为忧，专望外省匡救。仁和素缄默，此次亦向邸力争，他人不待言。千万勿泄。同日又电，谓备兵听调以安畿辅而慰宸廑，自是正理，然断无战事，万不可派张镇(彪)。此次日本告邸，中国若守局外，有三条必须办到，弹压沿江沿海匪徒勿令生事，牵动大局，其一也。枢、外入奏，上意深以为然，故有电致各省防备弹压。前数日召对时，慈圣面谕长江会匪、票匪甚多，必须有兵弹压防范，饬到彼扩充整顿。数月来，慈圣屡谕枢臣，长江事责之鄙人，若张镇派出，鄂省练兵之局散矣。鄂事将来皆是公事，不可不深虑也。哈汉章最佳，万廷献功夫尚浅，似可以万易

哈，断无挑剔，此外尚调有可择最优者换一人，如此则两面俱顾到矣。即使调六人而派三四人，亦无不可，况又调有日本留学生乎。

**端署制台来电(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十二日到)**：前电枢预备八营拟往。虞卿带往，虎臣已告奋勇，未之允也。哈汉章已告梁守设法留鄂，能否听从，容续电闻。

**十二月十八日(2月3日)**　致电武昌护军统领张镇(彪)，告以回鄂行程路线。略谓：

二十一日启程，回南皮度岁。明初初十左右，仍由天津乘火车至磁州，陆行至许州，上火车回鄂。查由卫辉赴柳源口渡黄，取道朱仙镇、尉氏县朱曲镇至泽州，路程较短，可省两日。惟此路尖宿各站须预先探明，以便安排。该镇可即就近派驻许州之铁路营弁勇由许州、尉氏县、朱仙镇至柳源口渡河抵卫辉，将沿途一带尖宿地名、某处至某处若干里、河北临河住宿地方距河若干里，确切查明，即由该弁在卫辉详电禀复。

**十二月二十二日(2月7日)**　出京，乘火车至天津。

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卷八页一七八：

入觐时，谓留京祇月余。既而议商约，订学章，谓八月中可以竣事。及学章草定而当道商榷至再，入奏后陛辞又受热而病，并以德商趸船事留滞旬余。

**十二月二十三日(2月8日)**　就沪局移迁事致电江宁魏制台(光焘)、上海制造局沈道台(敦和)。略谓：

昨面奉懿旨，令洞于回鄂后赴江南查明此局详细情形具奏。洞因奏明到彼当与督臣魏筹商，亦蒙俞允。圣意着重购新机、制新械，并深以移厂为要。俟明春二月初洞到江宁晤商，并电调沈道来宁筹商定议后，再行会奏。

**同日**　就德商美最时欲设趸船事致电武昌端署制台(方)等。略谓：

汉口德国趸船事，初与穆商，穆使云此事系奉其政府严电催办，不能中止。许以补偿利益，亦不理。嗣因穆使欲来送行，先遣其参赞来询行期，复与面议此事，并派桑道往告之曰，若美最时趸船果设，鄙人在鄂不能见湖北百姓，只有不做官，不回湖北耳。穆使云，湖北领事来电总言无碍，故必设。今既如此为难，当为设法。并云江汉水势涨落悬绝，差至数丈，修驳岸亦无用。乃与议定：若日本大阪公司趸船未迁移以前，每年应补偿美最时所亏利益洋例银二万两，自明年正月初一日起，至大阪迁移日止。又与商减，穆遂减至一万九千两，惟言既有害民命，以后此处他国与华商均不得在此设趸船马头。均已允之。遂于二十日穆使来照会，照此声叙。鄙人于二十一日复一照会，内云自此次互换照会后，彼此永无异言，并已咨外务部及尊处立案照办。此事乃穆使自愿从中

调停,极送人情。

**同日**　奉到御赏江绸四卷,貂皮八个。离天津。

**十二月二十五日(2月10日)**　至沧州。奉到御笔福字,皇太后御笔融和二字,福字、寿字。

**十二月二十六日(2月11日)**　至南皮,祭家祠。

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卷八页一七八:

张氏祠在南皮县城者为宗祠,在毕家塘者为家祠。家祠旧祀公高祖孝义公以下,并追祀以上两世。公葺楼以安两世神主,而奉孝义公居祠之正位,其次依昭穆为东西位。致祭时供席十五桌,五簋八碟。除日,设祭亦如之。

**十二月二十七日(2月12日)**　致电天津袁宫保(世凯)。略谓:

承差弁赍到御书三件,已叩领。诸费清神,沿途厚扰,敬谢。今日到南皮,马队拟留数名备送信。

**同日**　致电上海盛大臣(宣怀)。略谓:

津电日在旅顺沉俄舰三,合掳获者,俄已失六舰矣。水师既胜,陆军俄更非日敌。望见小田切先道喜。

**同日**　致电京军机大臣鹿尚书(传霖)告迟未出京之由。略谓:

鄙人所以迟迟未出京者,固因病,实因汉口德国趸船事也。幸议妥,二十、二十一两日互换照会,并咨外务部后,二十二即行,今日抵南皮。病未愈,行路十分苦,拟多调理数日。两月来,鄂省要事皆端中丞与洞电商办理,断不致贻误鄂事,望转告庆邸及瞿、荣两公。日本水师已胜俄,陆军俄更非日本敌,中国之幸也。

**是月**　就新设商部应办事宜函复商部。略谓:

前月接奉公函询及商部应办事宜,仰见虚衷讲求,曷胜钦佩。当将管见各节告菊人左丞,托其转达,想入清听。盖办事必须有条理,尤必须有次第。此时正当贵部创设之初,其下手应办者,约有数端。一曰讲求商学。机器、格致、化学,皆制货者所当晓。各国风尚、道里远近、口岸冲僻,皆运货者所当知。若无此学,不过步入后尘,听人操纵,岂能获利。现在议各学堂章程,即有农工商实业学堂在内。果能认真开办,处处多设,数年毕业以后,商智渐开,自必各出新意,自辟利源。此自学之于中国者也。一面多派学生数十人分至东西洋,入其商业学堂,分门学习。分为两班,一班学速成科,两年毕业。一班学完全科,五年毕业。如此则所讲商务皆有实际,且切于今日中外通商之情形也。此分学之于外国者也。收功似乎稍缓数年,然必从此下方,方有实效,此为商政第一义。一曰定商律。商律之义,保护而已矣。禁讹诈,禁假冒,禁亏塌,准专

利。现贵部正议定商律，须俟商律成书后，晓示民间，方能见效。一曰开商会。商会者，谓于繁盛市镇令商人自立一会，按期聚会，互相讲求孰利孰害，孰缓孰急，若上海、天津、汉口、广东等处尤要。并可由商会中自筹经费，自行推举明习商务、老成练达者若干人，游历东、西各国，考校各国华货销路迟速，运道难易，回华以后，自然展转布告，商智日开矣。一曰恤商情。恤者，平日不骚扰，将办之时不需索，办成之后不苛征，如此而已。或初办数年免税，或有税而从轻。商人乐其不扰不苛，自然踊跃营运，不待官之督劝也。总之，以上各事，出洋习商学、定商律两条，应由官迅速办理。中国立商学一条，应由官认真劝办。恤商情一条，应随时由官体察酌办。至商会可劝谕商人自为之，不须官出费，亦不可令商筹经费，交官办理。此最为商人所深忌。盖中国商务之通病，往往未办事先须费钱若干。必须先除尽此弊，始可言及商务矣。若官劝设公司，断断无益。有大利可图，有资本可集，自必赶设公司，何待官劝。若无把握，劝亦不行。管见则谓此时贵部所宜急办者，尤在迅速选派明白切实人员出洋游历，专事考求商学，期以两年回华，与所派学习商务速成科之学生同时回国，则胸中既有成竹，措施自有次第。此尤为要著中之先著。近闻贵部拟派员至各省查考商务。此时官既不悉商情，商亦不喻官意，恐无大益，徒致纷纭。窃思与其派员赴各省，不如派员赴各国。俟游历各国考察商务之各员回华，再行派往各省，则所至各处，皆能为商贾、工业、农民指出某国商业有可仿照营运之法，某事有可抵制漏卮之法，某处有可销流外国之货，某处有擅长之手工，有可制造之弃物，某处有宜广植之物产，有可采用之新法。地不空到，语无虚发，自然商民感激，鼓舞生机，蓬勃举办。虽迟两年，而动必有成，无旷时亦无糜费，是似迟而实速，较之聚集多员于京城，空烦文牍，徒耗经费，为益多矣，何如移京署之经费为出洋员生之经费乎。刍尧之见，不知有可采否。[按：本年七月十六日，设立商部。以载振为尚书，伍廷芳、陈璧为左右侍郎。]

**是月**　袁入京所作诗为《朝天集》一卷，计五十四首。

**是年**　就湖北派员往观兵操事致函日陆相寺内正毅。略谓：

此次贵国举行陆军大操，鄂省特派朱观察滋泽等文武十二员，并小孙厚琬、厚瑗往观巨典，并游历各处，考究学校、武备、工厂等事，以开茅塞。惟是该员等学识谫陋，人地生疏，恐问俗之未到，致礼文之有缺。务祈阁下雅谊关垂，照拂指示。喜师资之有赖，卜宾至之如归，曷胜感幸。弟谬承疆符，无裨时局。西门种树，惭坐镇之无功。东壁分光，钦善邻之古义。私愿窃方于学海，远怀遥寄于停云。一切除由朱观察等面陈外，谨附呈微物四种，聊充芹曝，尚祈哂存为幸。

## 光绪三十年(1904)　甲辰　六十八岁

日俄战争，中国守局外中立。
设户部银行。
美公司违约，拟废粤汉铁路合同。
开办红十字会。
铁良南下筹款。
裁湖北、云南两省巡抚。

**正月二十日(3月6日)**　由南皮启行回鄂，致电京鹿尚书(传霖)告以行程。略谓：

鄙人抵里过劳，既苦疮症，又兼腿痛，直至正月十二日祭墓始毕，十三日始入城拜宗祠。现于二十日力疾启行。河已开，小轮赴津，火车赴磁州，沿途不至甚迟。

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卷八页一七八：

归里之初，疲极而病。入新年，病愈。族人毕至，治具款接，并致馈赠，行辈居长者拜之。公笃于根本之谊。族孙元翰以知县官河南，光绪辛丑署澠池。县当孔道，跸路所经。元翰不忍累民，在任六月，负官逋六千余两。公闻之，汇千金于汴抚，发藩司代偿。元翰初不知也。后知宁陵，罢官归，居母丧，以毁卒。汴抚胪陈事迹，宣付史馆，入孝友传。此事无可附丽，并记于此。又以皇太后赐金及历年廉俸所余建合族小学堂。廉俸所余一万二千余两并赐金，购地十七顷有余，以租息为常年经费，名曰慈恩学堂。定额高等、初等各三十名。学科一切照奏定章程办理。嗣改为中学堂、高等小学堂各一所，中学三十名，高等小学六十名，本姓外姓各半。度地兴工，命孙厚璟回籍经理其事，呈南皮县转详请奏。续捐银一万两，生息备用。并选学生赴湖北学习。

**正月二十三日(3月9日)**　至沧州。

**正月二十五日(3月11日)**　至天津，留七日。

**正月二十八日(3月14日)**　致电京鹿尚书(传霖)，谓：

到津后疮症大剧，现延医服药调治，须休息两三日方能行，袁慰帅及各官

目睹。函奉到，赫议怪谬，全是梦话，万不能行，各省必顶奏。[按：本月二十一日，外务部代总务税司赫德呈递整顿地丁钱粮、练兵筹饷条陈，即筹饷节略。]

**二月初二日(3月18日)**　自天津乘京津火车至丰台，转长辛店由卢汉铁路南下。

**二月初四日(3月20日)**　至河南彰德，易骡车行。

**二月初五日(3月21日)**　致电武昌端署制台(方)、梁太守(鼎芬)。略谓：

初四到彰德。陆路七站，大约须分九日行。自日本调回学生及原在鄂学生，此次在津与袁慰帅商妥，均可留一半。惟前有电与节庵言明，如学生留鄂带营者，均归节庵统，不令他人统带。今诸生仍不愿留，殊不可解。凡用人者，用其心也。今其心已去，留之无益，听其自便可也。

**二月初六日(3月22日)**　至卫辉。游苏门山，登啸亭，拜孙夏峰祠，皆有诗。

**同日**　札江汉关道照复德领事转饬德商不得在兴国、房县等处与华商合办矿务，勿受诳骗。略谓：

德署领事照称，礼和、亨达利洋行在兴国州龙角山，又在房县、保康、南漳、竹山各等处与华商合办矿务，应请转咨外务部批准，给予开办凭据等情。本部堂查各国矿务无论官地、民地，均归国家管理，民间不得私相授受，至地腹之矿产，尤非地面业主所得自专其利。凡有产矿之地，非经国家查明批准，给予执照，即地面业主亦不得私与他人订立合同。况该华商天富公司何年设立，作何贸易，开设何处，股东何人，资本若干，并未据向地方官衙门禀请立案，亦未遵照新章，呈请在商部注册，显系奸民假立名目，希图诳骗外人，情殊可恶。应即饬令该关道迅即照复德领事转饬礼和、亨达利洋行勿再甘受人愚，徒多耗费。一面飞饬兴国州、大冶县查追天富公司案据，研讯盗名捏据情弊，禀候从严惩办，以为诳骗洋商者戒。

**二月初八日(3月24日)**　渡黄河。

**二月初九日(3月25日)**　至新郑，易火车行。

**二月十一日(3月27日)**　至信阳，宿。

**二月十二日(3月28日)**　至汉口。

**二月十三日(3月29日)**　渡江。回鄂途中，求书者麕集，幕僚代笔以应。

**二月十四日(3月30日)**　回任视事。

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卷八页一八〇：

癸卯在京厘订学堂章程，以全力注之。大旨在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以忠孝为敷教之本，以礼法为训俗之方，以练习技能为治生之具。尤重在考核品

行,不得废弃中国文辞,戒袭外国无谓名词。各学堂皆习学官音,兼习兵学。自幼学即教以爱众亲仁、恕己及物之旨,动其希贤慕善之心,讫于成才。以中国学术日有进步,能发明新理以著成书,能制造新器以利民用为成效。各学堂课程中,读经、讲经、中国文字诸科,每条约举要义,各为之说。言经学,于《易》则汉、宋并重,不废纬书,于《春秋》则讲公羊者必三传并习。名虽学章,实公晚年学案也。公殁后,门人马贞榆祭文有云:公既裕本原,施于有政,其大者以为强生于力,力生于知,知生于学。其学堂章程名似取法泰西,实则复三代以前教士之法,文武合之一道,不徒有益于今日,而并有益于后世。若其创始之难,有所未备,则在乎继起之后贤而可谢外间之讥议者也。

癸卯入京,得诗最多。《读广雅堂诗随笔》云:文襄再入都,老辈凋零,风雅歇绝。守旧者率鄙陋闭塞,言新者又多后进践躁之流,可与言者殆少。感愤之余,屡屡行诸吟咏。一日无聊甚,约宾客数人往看慈仁寺双松。寺毁于庚子之乱,乃支布棚,藉草而坐,都人士聚观,途为之塞。《看松》七古一首起句云:"千步廊前车如织,归来中满不能食;无聊欲共草木语,城南双松上胸臆"。又云:"遗此区区老秃树,岂足增壮帝京色",可谓徵歌发色矣。又《西山》一首云:"西山佳气自葱葱,闻见心情百不同;花院无从寻道士,都人何须看衰翁。"抱负感触,更非前度刘郎之比,宜乎不胜葵麦之悲也。

**二月十八日(4月3日)**　奏陈回任谢恩。略谓:

臣于上年四月间遵旨入都陛见,仰蒙迭次召对,训诲周详。嗣奉旨饬议商约,会订学章诸要政,瞻依阙下者九月有余。异数殊荣,有加无已。循涯逾分,兢悚难名。迨学章事竣,请训出都,奏明顺道回南皮县原籍省墓。嗣因于十二月初三日与英使萨道义询商一切,于十二月二十一日与德使穆默商定鄂省交涉要件,咨达外务部后,二十二日即行出京。兹于本年正月由籍起程过津,复与北洋大臣袁世凯筹商一切。旋即遵陆南下,于二月十三日行抵武昌省城。十四日准兼署督臣端方委员将湖广总督关防并王命旗牌、文卷赍交前来。当即恭设香案,望阙叩头,祗领任事,经于十五日电请军机大臣代奏在案。伏念臣自惭衰朽,获望清光,屡陪禁近之班联,稍慰江湖之梦寐。聆禹、汤之自责,感极涕零。企周、汉之中兴,忘其老至。迩者强邻拘难,东土震惊。虽暂时中立之从权,虑以后外交之益棘。臣惟有勉殚驽钝,仰禀宸谟,统善邻内以兼筹,以兴学练兵为首务。储木屑竹头之用,敢抛寸晷于江城。续笠簷簑袂之诗,犹忆恩波于禁苑。一切紧要事宜,当随时与南、北抚臣妥商办理,以仰答高厚鸿慈于万一。

**二月二十六日(4月11日)**　致电京练兵处、天津袁宫保(世凯)。略谓：

前奉调湖北学生前后十名，过津时当经与北洋袁慰帅面商，湖北武备学堂及各营教操带队正在需人，倘以十名全行调往，必致无人可用。屡奉谕旨，责成湖北练兵，历年鄂省派学生赴东洋学习，费无数财力、无数心力，如全不归鄂用，未免偏枯。拟遣一半赴京，留一半在鄂，以昭平允。经慰帅转商尊处，荷蒙允许。兹拟留舒清阿、文华二人，派赴荆州驻防常备军带队教练。该两生即系荆州驻防，性情习熟，尤为相宜。留蓝天蔚、龚光明、敖正邦三名，在鄂省带队教练。其余五名，即遣赴京。荆鄂练兵，关系紧要，准如所请，实深感祷。

**同日**　就黄河桥工桩柱有无下陷致电上海盛大臣(宣怀)。略谓：

据钱道面称，黄河桥工所下桩柱四座，内有两座已垫陷尺余，伊所目睹。因思甫经立柱，数月间即已下陷，是明系浮沙过深，打明桩时尚未深入老土。若照此情形，桥成后设或各柱俱往下陷，或各柱有陷有不陷，高低参差，全桥亦必废坏，将何辞以对朝野。务请速饬沙多切实再勘桥柱所以下陷之故，是否沙深未及老土，妥筹补救之法。必须全工一律坚固稳实，确有把握，方可入告。此时宁复奏稍迟，不可不于此工再加审慎也。沙多所见何如，仍祈电示。

**盛大臣来电(光绪三十年二月二十八日到)**：宥电立即译交沙多查复。据称：黄河桥柱已成四座，其第五座正在下桩，河水忽改道突至，因水之涨，流有高低，遂见桥柱有长短，不知工程者即以短者为下陷。第五座桥柱尚未完工而水突至，且属无恙，况已成之桥柱乎。如此重大工程，未开工之时早经审慎再三，断无不成之理。请勿信浮言。当河水突至，已赶搭木桥以渡工役。兹呈上桥柱工程照像一纸，阅之即可了然云。

**二月三十日(4月15日)**　致电上海吕大臣(海寰)、盛大臣(宣怀)，江宁魏制台(光焘)。略谓：

精琦所言，虚谬支离，万不可行，鄙人已逐条面驳，无一语能解说者。至外国人代掌银币之权，更是万万不可。

**魏制台来电(光绪三十年三月初一日到)**：精举中国财政一付于司泉洋员之手，宋道育仁谓其乘机攘权，一语破的。惟圜法在我本应整顿，画一国币又复载诸新约，银行国家现已创行，凡此本为财政要图，即无精议，亦当次第举行。宋道谓可以矛攻盾，就此布置财政，整顿圜法，许用洋员，严防干预，其法甚善。香帅是否即照三十电达部，乞示为盼。[按：精琦，美国国会所派来华之议银价专员，曾约期晤谈。]

**三月初一日(4月16日)**　就湘省协济鄂兵工厂经费事电复长沙赵抚台(尔巽)。略谓：

练兵处令尊处设法维持，其意即令湘省协济鄂厂经费而已，此事自应听候卓裁。湘省设厂，管见亦深佩赞。但练兵处欲湘维持鄂厂，而鄙人自言鄂厂不

须维持,措词稍费事耳。并谓鄂汉阳厂距江太近,现正筹拟移向襄河上游二十里兵轮不到、炮火不及之地,与江南制造局移芜湖湾沚意同。

**三月初二日(4月17日)** 致电上海盛大臣(宣怀)、长沙赵抚台(尔巽)请力阻比国建造辰常铁路。略谓:

顷某国总领事来言,接某公使密电云,比国在湘请造湘阴过常德至辰州一路,现已商请两公。查俄、法合谋,比国素听法人主张。俄人既修西毕利亚铁路,又请修库伦、张家口两路,法又嘱比承揽粤汉干路,今又请修辰常一路,自中央而四达,中国全在俄、法掌握之中,可危孰甚。务请力阻比人,勿令建造湘辰之路等语。查某使所言,实是忠言,于中国利害大有关系。究竟比人是否现有此议,似不宜许。

**盛大臣来电(光绪三十年三月初三日到)**:辰常一路,并无所闻。京张亦未见比人来言。利害所关,自当合力坚拒。粤汉已电梁使、康使分告美外部,中国认定合同第十七条,专认美公司,不得转与他国人。而美国禀复,美外部谓股票分售,美例不禁,权仍属美等语。该美商伍使所招,贪利售股,实所不料。美国宪法不同。现派福开森赴美,与海约翰面商挽救之法。目前湘路暂停,因我责其违背,欲与废约,尚在相持。洋款造路断非长策,必须通力筹款,次第收回,容徐图之。

**三月十三日(4月28日)** 乘轮东下,赴江宁会商江南制造局移建新厂事宜。

**三月十五日(4月30日)** 至芜湖,会两江总督魏光焘,勘湾沚镇厂地。镇距江口七十里,距中江三里,小轮船可达。

**三月十七日(5月2日)** 至江宁。是日,子仁倪娶福山王氏(四川知府王懿荣之女,王懿荣侄女)在武昌成礼。

**三月十八日(5月3日)** 就汉厂生铁运日事致电外务部。略谓:

上年三月,汉厂商董与日商三井订购生铁一万六千吨,未运之数尚多,事在日俄未战以前。并准日本永泷领事函,彼国制铁所向来所运大冶铁矿及订运生铁,似均不在战时禁货之列。矿轮船抵鄂在即,请知会税司妥议,以便无碍运出。惟现当日俄开战之时,若准照旧运往,于中国局外中立有无窒碍,似应电请外务部核复,再行遵办。祈迅赐酌核电复饬遵为祷。

**三月十九日(5月4日)** 致电汉口江汉关梁道台。略谓:

顷外务部来电云,复查《万国公法》,有生铁不在禁内之语。已札复总税司照办,并电知盛大臣矣。希查照饬遵。特飞达,速照办。

**三月二十一日(5月6日)** 致电汉阳铁厂总办张道台(赞宸)。略谓:

江南拟在湘东、萍乡一带移建制造新厂,分造枪、造炮、造枪弹、造炮弹、造无烟药、造硝镪水、造磺镪水、炼钢、烧砖各项,厂地约须二千余亩。湘东近铁

路处有无如许地段可购，土性是否坚实，其地或傍山，或滨河。傍山处是否须凿石，傍水处是否须填地。或山水之间有平坦之地可及二千余亩者，最善。如湘东无此合宜之地，萍乡一带有此等大地能做厂基者亦佳。[按：本月十四日盛大臣来电云：奉端午帅愿电，萍乡设枪炮厂，地势极合，拟集宁、皖、赣、鄂、湘、蜀之力，就萍合办一厂，已与香帅面商，并电商邵阳(指魏光焘)云。湘中设厂前议未果，良以的款难筹，若芜湖之外另设，恐愿难偿。宣所以转达李、彭之言，实因江防难恃。郑苏龛谈及芜厂，应作炮台以御劫掠，浚内河以利转输。合参两议，与其江口多糜经费，不及湖南足避兵险。至煤铁相连，在商矿不过多一销场，在官厂平时就近买煤铁价可较省，战时可免日本、开平煤封禁耳。此皆小焉者也。其大者，只在比较堂奥深浅、险阻难易而已。十五日又电云：李维格议在湘东设化铁炉以就煤铁。其地已通铁路，滨临湘河，属萍乡县，距城三十华里，与湘境毗连，距醴陵县城六十华里。醴陵至株州路线三十英里，自造铁路，限来年四月通车，株州即与粤汉干路相连。轨未通前，煤矿极大机件发水时亦由河道直运湘东云云。移厂萍乡之议本此。六省合办议，因江南魏督部不以为然，四川亦不便，其议遂寝。]

**三月二十二日(5月7日)**　就中葡商约事电复外务部、天津袁宫保(世凯)，上海吕大臣(海寰)、盛大臣(宣怀)。略谓：

葡约第五款最谬。澳门华民不过十万人，何至岁需六百万石之米，明系借端出洋牟利。此粤省向来积弊漏卮，洞所深知，万不可许。犹记洞在粤时，澳商请准运油粘米接济澳门，情愿认捐。米数无多，大约数十万石而已。粤省人稠米少，年年仰给洋米。若本境之米多漏出洋，而反以重价买外洋进口之米，情理颠倒，民食益艰，民生益蹙，粤民必哗，变乱必起。且东洋流寓华民极多，若日本援例，何以拒之。即使完税，亦万不能允许。至于西江行轮，漫无限制，自宜驳断。总之，此后议约惟在聚精会神与德、法、俄三国辩论。至葡乃小国，乘间搅扰，尽可直言驳斥，甚则不理，不宜多立条款，无意中为诸大国开方便之门也。

**同日**　就粤汉铁路事致电长沙赵抚台(尔巽)，请切电盛大臣将美公司承办合同声明作废。略谓：

盛大臣以粤汉铁路，美约尚未逾限，现日、俄在我国境内交战，更难以此诘责等语，诿为美约不能作废。试思日俄战事在辽东，与粤汉干路所经腹地有何关涉。美现背约售股于比，即不啻售股于法。公司之权向为股份多者作主，美商所谓权仍属美者，殊不足信。此事利害，具详敝处沃电(已佚)。今美既不照合同如期兴办，自应照逾限例，与美公司声明作废，以杜后患。今难得福星在湘，大局之幸。公风力刚劲，湘绅志气坚强，必能挽回。此举务请尊处合官绅之力，切电盛大臣将美公司承办合同声明作废。能否仿照四川自立公司，先办

岳潭,次办岳鄂,鄂潭通后再与粤商合办潭粤,庶免比、法合谋,再夺此项路权,为中国腹心大患,是为至幸。

**三月二十五日(5月10日)** 就大阪公司趸船迁移事电复武昌端抚台(方)、汉口江汉关道梁道台。略谓:

停大阪关单是末一着办法,必先代筹一通融办法,使大阪大不吃亏,庶易转圜。上年曾经饬商招商、太古两公司,趸船允各让一日,借与大阪轮船停泊。每礼拜让两日似太少。查招商局本有两趸船,现为保全中国民船人命起见,该公司亦当有恻隐之心。可由梁道迅商招商局施道转电杨京卿,每月礼拜让出两日,太古仍让出一日,则大阪一礼拜六日中有三日可有卸载之处,生意不致大减。蹙将趸船移开,无甚窒碍,自不容再有推延。如再不遵,则我之办法顾念友谊实已仁至义尽。彼一味恃强,不顾中国民命,届时即照关章办理,彼曲我直,尚有何词。此层必须先与商办,情理乃为周到。

**三月二十六日(5月11日)** 就沪局移建萍乡事致电武昌端抚台(方)、长沙赵抚台(尔巽)。略谓:

江南新厂现已定议移建萍乡之湘东地方。至五省合办一说,此间虑权限不清,非其所愿,且川省万不肯附入此局。细思通力合作本是极正大之举,而牵掣过多,窒碍多端,实难言罄,将来变局尤难遂料,五省合办之说,只可作为罢论。至渌口地方,据铁厂张道言,滨临湘江,为粤汉干路所必经,地太显露,设厂殊不相宜,所议甚是,尚须别择相宜之地耳。

**三月二十八日(5月13日)** 就粤汉铁路事致电长沙赵抚台(尔巽)。略谓:

顷接盛大臣径电,以接尊处漾电商令将美约作废,谓美律不能禁止公司售票与他人,但能争到美公司虽他国人买票,他国政府不得干预其事,便无妨碍等语。查他国政府不干预一语,仅属空文,万不可信。现明明有合同第十七条可据,而美公司已不遵守,我亦不与力争,则此后他国干预尚能力阻耶。况股票既售与他国,权利即属于他人,虽仍由美公司出面,亦不过听命于比、法,供其指使而已,于中国大局岂能有丝毫补救。前日接见此间美领事马敦,鄙人谈及美公司不应售票与比国,美领事亦深不谓然,并未以例不禁售与他国人之说,曲为美公司讳。并谓言及此事,甚觉可羞。又谓中国尽可将此合同作废,美国家亦不能以为非云云。夫美公司合同之可废既出自美领事之口,可见公道自在人心。利害所关,无所容其迁就。诚能归湘承办,实为万全之策。务请极力主持,再电盛大臣,必争到废约为止。

**赵抚台来电(光绪三十年三月二十四日到)**:湘省绅商联名禀称:闻粤汉北段有比人假名入

股,实系承办之说。查公司向以股分多者为主,股去而权即随之转易,名美而比,名比而实法也。此事关系太大,湘人首受其害,断不承认。务请查照合同第十七条,照会美使将约作废,归湘承办等情。请公力为主持,以慰湘绅之望。

**三月二十九日(5月14日)**　致电上海盛大臣(宣怀)。略谓:

美公司将粤汉铁路北段分售比国,实与合同第十七条大相违背。此事非独湘省绅民不愿,鄂省绅民亦极不愿。大局所关,其害不可思议。铁路归公专政,务请按照合同第十七条,坚持力办,立将此约作废,以杜后患。梁星使(诚)及福开森处,自应由尊处切实电致照办,方能得力。祷甚盼甚。

**同日**　就大阪公司趸船迁移事电复武昌端抚台(方),江汉关梁道台。略谓:

永泷所称襄河发水,轮船不靠趸船一二月,再出事,水涨时趸船移开一二月,均与保护华船民命无甚大益。至约定十三年后再永迁,尤为悠远难恃,不过推宕支唔,万无允理。倘大阪肯受津贴,移开趸船,自是最上策,虽多费数万金亦所不惜。次则仍由我代商太古、招商租趸船为妥。可再与太古熟商。但使太古商妥,招商局可由此电商袁官保饬遵。倘公司趸船皆坚不肯租借,则万不得已,可商大阪每年水涨时移开趸船,至九月后水势平定,仍暂准停泊。以上各办法,均以三年为限,限满即永迁。计自光绪二十三年借用起,至光绪三十二年止,已借十年,可谓十分交情矣。若再不顾民命,不听商量,则唯有停其关单,且以后两湖日本行轮、商务,我断不能再为协助矣。至对永泷措词,宽严之间,自可由该道体察情形,相机操纵。无论如何办理,总以我不惜费,办到移开趸船,免致决裂为主。

**四月初二日(5月16日)**　与湖北端抚台(方)、湖南赵抚台(尔巽)联衔致电外务部,请切电盛大臣与美公司废约。略谓:

美公司承办粤汉铁路合同,订明不准转售他国。现闻美公司将此路分作南、北段,以北段售与比国承办。比用法款,权即属法。芦汉铁路既已如此,若湘路再归比、法,法素助俄,合力侵占路权,其害不可思议。前据湘绅公呈,已由尔巽电陈大部并电盛大臣,按照合同第十七条,力争废去此约在案。兹之洞等复接湘绅公呈、公电,力请废约,归湘省自行承办。鄂省绅民闻美公司违约转售他国,亦群起力争。众情所必不愿,岂能强拂。之洞此次到宁,接见美国领事马敦,诘以美公司何得将湘路转售比国承办。马使谓美公司原主财力甚富,本不致有此举。自其人故后,家财分散,接办者遂有转售他国之事。言之甚觉可羞,中国尽可将此约作废等语。美领事之言如此,可见公道自在人心。利害所关,固无所容其迁就。迭经电致盛大臣商废此约,盛大臣复谓美律不禁

公司售票与他国,但能办到他国不干预其事,便无窒碍等语。查公司通例,以股分多者作主,股去权即随之。况美公司将此路北段全数售归比国承办,尤非仅售股票者可比,安能不令人干预。纵使办到,阳仍由美公司出面,阴实听比、法指使,则中国之害仍然不能稍减。务请大部鼎力主持,切电盛大臣按照合同第十七条,声明美公司违约之咎,将此约作废,万勿稍与通融,免致比人强来勘路,滋生事端。

**同日**　致电上海盛大臣(宣怀)。略谓:

近日在美辩论如何,同深焦急。顷复接湘绅公呈、公电,痛陈利害,词意极为危切。鄂人议论亦同。倘此约不废,将来比人来湘工作,楚人风气刚劲,业已声明断不承认,届时势必合力阻拒。万一激生他变,将何以善其后,弟等实无词以对楚人。务请尊处据理直争,力废此约,免滋后患,曷胜迫切。

**四月初五日(5 月 19 日)**　致电上海袁道台(树勋)力阻英兵船驶入长江。略谓:

闻英国新任水师提督统率大小兵船十艘抵沪,有日内将进长江之说。查长江在内地,与海口不同,向未有外洋大队兵轮驶入。自庚子年与各国订保护长江之约,其时事故多端,英前水师提督守约不渝,并无多船驶入长江,用能相安无事。今北方多事,南方民心不免因之牵动。幸沿江各省弹压镇定,商民赖以安堵。若英国骤来多舰,事非习见,适足惊扰民心,妨碍商务。于此时会,实不相宜。英水师新提督或未悉中国情形,英总领事实所深知,务望切商英总领事向英提督极力劝阻。如仅为拜会沿江督抚而来,只须来一提督座船,或再酌带一舰可矣。断不可全队偕来,致惊民心而滋他国口实。嗣经商阻,英仅四舰入江,且止于到江宁,并不上驶。

**四月初六日(5 月 20 日)**　电复外务部查明汉口并无私运米谷接济日本之事,称俄使凭空控造,殊属无聊。

**四月初七日(5 月 21 日)**　致电武昌端抚台(方)、武昌府梁太守(鼎芬)。略谓:

江南移厂购机,各事曲折,甚为淘神之极。近始定议,约四五日内奏稿商定缮发,即回鄂。经心书院本鄙人所创,留此为保存中国古学之地。反复思之,似不可废。方言学堂拟仍照原议就农务学旧堂改用为善。特奉商。

**四月十四日(5 月 28 日)**　就保全闽厂事致电福州崇将军(善)、李制台(兴锐)、魏京堂。略谓:

杜业尔跋扈把持,实为闽厂积蠹。尊处善心筹度,拔去病根,使全厂有回

春之望,钦佩至深。鄙意极愿与南洋合力保持此厂。惟详细思之,核计岁需养厂经费三十万两,造船经费四五十万两,两省断无此力。若统沿江五省协筹合办,则孰主张是,权限难定。即江楚合办,事权即已不一,会奏措词殊难允当。况隔省遥制,呼应亦必不灵。种种窒碍,势有难行。爱莫能助,无可如何。然鄙人窃有一策,敢以奉献。盖船政一局,万不可废,事理甚明,入奏亦必不允。若闽厂闽办,熟手可资,所短者经费耳。现在各省制钱缺乏,钱价奇昂,若能就厂多添机器,铸造铜元,洵为利民要政。每年能出一百万贯,必可获赢余三四十万两,再能多铸,则更多赢。只可官办,不可商办。周转甚速,无虑铸本难筹。济以闽关额款,是养厂、造船费俱有著。所造之船自以浅水兵轮为最善,或鱼雷船艇亦可辅助为用。果能坚稳灵捷,各省自必争购,工价仍可收回,用资周转。此为保全闽省上策,不惟关系闽厂大局,实关系中国大局。

**同日**　以招商局不肯借租趸船于大阪公司,致电江汉关梁道台询招商局主议之人,及招商局、太古趸船中间江岸能否再容一趸船。

**四月十七日(5月31日)**　致电汉口江汉关梁道台。略谓:

永泷来函述日外部语,其意甚为坚执,若无切实办法,空与磋商,徒延时日,于事何济。查招商趸船之下、太古趸船之上中间既出有二十余丈,尽可容一趸船,由我设立趸船,租与大阪,则年限不难另与妥议,至多以七年为限。彼时粤汉铁路亦必接通,刘家庙一带商务定已畅旺,日本整理租界定已完备,大阪趸船自可移设本国租界。现在有此官设趸船租与泊用,则彼拒退长江贸易之说无可借口,而我岁出巨资津贴之费亦复可省。一举两得,计无有便于此者。若再坚执,是我已情理兼尽,彼不受商量,即照关章停给关单,大阪亦不能怨我。该道务即遵照此电,切实商办。

**同日**　又电江汉关梁道台照会德领事商阻德水师舰队拟入长江及各内河游巡演炮。

**四月十九日(6月2日)**　乘轮离江宁回鄂。过芜湖,有吊袁沤簃(昶)诗。

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卷九页一八二:

留江宁一月,诸事定议。江南制造局移建新厂一案,定议新局应移江西萍乡县之湘东地方。开办经费,五年之内由沪局节裁经费项下每年提拨七十万两,江西每岁协拨十万两,苏州、安徽两省每岁各协拨五万两,江南司库盐厘款内凑拨十万两,共一百万两。不敷之款,令沪局查照光绪十九年部咨试办铸钱成案,添配机器,广制铜元,行销市面,所获盈余,新旧两局各半分拨。其沪局之厂,应分别有用无用,酌量停造减造。俟新局告成,即将沪局枪炮、弹药等厂

一律停办，改造各种农工需用之机件，仿造有益民生实用之洋货，以广行销而资抵制。其炼钢厂、造船厂、修理机器厂均仍旧办理，并应相机量力扩充。除将铜元一半盈余扩充厂本外，所有沪关二成洋税、奏定各关、局筹拨常年经费二十万两及铜元一半盈余，即尽数拨充新局常年制造经费。新局务于第一年内将马头、青红砖厂、火砖厂先行造成，以便制砖供用。第二三年将钢厂、药厂、枪厂、枪弹等厂等所工程建造完固，机器安装齐全，开工制造。第四年将炮厂、炮弹厂、炮架厂等所工程建造完固，机器安设齐全，开工制造。总期第五年内枪、炮、药、弹一律制造成器，足以资用。其各厂机器、已另饬李郎中维格亲赴德国著名机厂分别考校订购。拟与洋厂商明，尽三年内陆续运送到厂安设，机价分五年匀摊付清。各厂工程图样，限合同签订后三个月内绘成，寄交沪局，呈候转发萍局依式估工建造。会魏督部光焘札委道员魏允恭、方硕辅充江南制造局总办、会办。魏道驻扎上海，方道驻札萍乡。务须协力同心，将新局迅筹布置，旧局加意整顿。魏道每届三个月必须亲赴萍乡考察一次，奉札后先偕方道前往湘东地方周历履勘，审择所宜，绘图贴说，呈候察夺。所有一切筹办事宜，随时禀候本部堂等会核饬遵。又会魏督部奏陈江南制造局移建新厂办法。疏入，下政务处、练兵处议奏。

《**抱冰堂弟子记**》：性喜山水林山，登临啸咏，兴来独往。于各省程途所经，遇有名胜，虽冒雨雪，必往游览。甲午、乙未权江篆时，因海防有事，在江年余，未登一山，未入一寺，惟数登览炮而已。甲辰春，奉使金陵，公事多暇，乃遍游诸名胜。许同莘按：壬寅权篆时，度地建师范学堂，至鸡鸣寺，下瞰台城，赏其幽旷，以金施寺僧，辟寺后经堂为楼，尽伐墙外杂树。黄花衣布政愿任斯举。及是楼成，请题牓，取杜诗"忧来豁蒙蔽"句，题曰豁蒙楼。

**四月二十二日(6月5日)**　至汉口。接见各国领事。旋渡江至武昌。奉旨兼署湖北巡抚(端方调署江苏巡抚)。

**是月**　奏陈筹办火车捐已著成效，请饬部立案，并酌保数员，以示鼓励。略谓：

臣等于光绪二十八年五月间，因芦汉铁路已由湖北汉口通至河南信阳，楚、豫来往商货多与火车贩运，以致湖北境内汉阳、德安等府所属各厘局收数顿绌。当以陆路火车与水路轮船运货完税事同一律，饬令鄂省牙厘总局酌量于汉口地方设立火车货捐局，以期挽回利权。开办之初，华洋商人因事属创设，不愿认捐。经臣之洞、臣端方电请外务部特派总税务司赫德襄助经理，并饬由江汉关税务司妥定章程，格外宽恤，将厘章改轻。凡由火车运货者，无论华洋商人，均只按海关税则纳值百抽二五之半税一次外，鄂、豫皆不重征。经理数月，始克就绳尺。上年因铁路逐渐展长，货源日旺，鄂、豫交涉事宜必须会同商定，沿途应设分卡亦须预为查勘，由臣端方檄委湖北候补道左元麟前往河

南，会同豫省司道详细筹商，并与前河南巡抚张人骏往复电商，议定由鄂委专办、豫委会办委员，核实稽征。自确山开车之日起，所有货捐，豫、鄂各半分拨。该委员等循照章程，已将河南境内之驻马店、漯湾河、郾城各分卡次第设立。近来华洋商人晓然于统捐之法简而易行，绝无留难阻滞，货物输关争先恐后，按月收数逐渐加增。计自二十八年七月起至本年二月止，共收货捐钱十二万七千余串。此项货捐不惟外人无所籍口，足以塞货税之漏卮，抑且各省皆可仿行，并以省无形之唇舌，有利无弊，成效昭然。所有在事各员劳慎从公，始终不懈，不无微劳足录。合无仰恳天恩俯准饬部先行立案，由臣等随时考查，择其尤为出力者酌保数员，以示鼓励。

**是月**　以宜昌镇总兵傅廷臣、郧阳镇总兵邓正峰于旧制新章一概置若罔闻，公然耽逸乘轿，相应请旨将其摘去顶戴，拔去花翎，以为玩令偷安者戒。

**五月初八日(6月21日)**　致电天津袁宫保(世凯)。略谓：

闻日俄开战后，各国均派有观战武员。敝处现亦拟派员往观，两战国应否一律通知。

**袁宫保来电(光绪三十年五月初九日到)**：我为中立，必须两派。敝处因未明派，只遣探员相机窥查。

**五月初九日(6月22日)**　批枪炮厂详拟添机加制办法。略谓：

中国制造新式快枪快炮，仅恃沪、鄂两厂。沪厂移建萍乡，经营尚在需时。鄂厂就已成之局量为扩充，程功较易。本部堂详加体察，至少以每日能出枪一百枝、出弹十万颗为度。现在每日仅能出枪五十枝，出弹每日不足一万二千颗，即连去冬续购之弹机并计，亦尚不足五万颗。即应妥速向外洋名厂定购新机，一面添建厂屋。总期早一日成事，即可早一日出械。

**五月十一日(6月24日)**　差弁回鄂，赍到皇太后赏御笔画蒲桃扇一柄，益实地纱袍料一匹，石青直经沙袿料一匹，上谢折。

**五月十四日(6月27日)**　用日本顾问事致电东京参谋本部铸方中佐。略谓：

承荐之栗山、本庄两大佐，若归湖北聘用，则相需之处甚多。如愿，当以幕僚相属，就其所长，以资委任而备顾问，不限以一职。

**五月十五日(6月28日)**　就赫德所拟加赋事致电天津袁宫保(世凯)、江宁魏制台(光焘)等。略谓：

前读议复赫德加赋条陈奏稿，具见苦心。恭查《皇朝通考》，乾隆全盛时，总计天下田土共七百四十一万顷有零。赫德以中国幅员面积开方计算，乃谓有八千兆亩，减半折算，亦有四千兆亩，计增原数五倍有余，安有此理。又每亩

完钱二百文,无论田有肥硗,税则断难一律。即作为牵算平均之数,亦觉增赋太多。各省亩税,多至百余文,少或数十文,牵算平均数每亩必不足百文。今欲骤加一倍有余,民力何以堪此。中国农民最苦。本朝轻徭薄敛,相安已数百年。近以赔款之故,悉索已既无余。若更重事搜剔,难保不激生衅端。

**五月十七日(6月30日)**　致电东京参谋本部福岛少将、铸方中佐。略谓:

湖北现拟将将弁学堂归并入武高等,合为一学堂,酌照贵国士官学校,另订课程,力加整顿,定用贵国教习四员,德国教习二员。现将弁学堂仅有贵国教习二员,务请尊处迅速代选武高等教习二员。大致德教习令教测绘、工程、营垒、炮兵学等门,余均由贵国教习分任。

**同日**　就赎回粤汉路美股事电复长沙张护抚台等。略谓:

请拨湖南应得一半赈粜米捐六十万两,湘绅公呈指为购地之用,席道由沪来电,指为买回美公司股票之用,办法未免两歧。以缓急论,自应先尽收买股票拨用。惟湘省应得米捐能否拨足六十万,应请诸公与护院妥商酌办。至美公司股票,湘拟收买二千股,权利仅六分得二。兹鄂省拟再向该公司收买一千二百股,则该公司权利中国收回一半有余,将来用人办事一切,足相抵制,在美仍不至废约,斯为两得其平。应请盛大臣尽力商办,务将两省拟购股票如数收回。应如何设法办理,听杏翁主裁。

**五月二十五日(7月8日)**　开办鄂湘皖赣四省土膏统税。

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卷九:

发端于忠敏(端方兼署时)。上年冬,湘、鄂合办有效,乃推广于皖、赣。是月二十五日,定章开办。土药百斤,统税收膏捐一百十四两,四省划分。设总局于宜昌,湘、皖、赣三省各于入境处设局查验。其不经宜昌者,湘、赣统捐湘并征之,赣、皖统捐赣、皖征之。

**五月二十九日(7月12日)**　致电上海盛大臣(宣怀)。略谓:

近接湘绅公电,以粤汉铁路五事,尊电有奏派会办之说,因公举王爵堂中丞充选。查美公司合同废约虽难办到,然购回合兴公司股票则志在必办。既需购股,筹款为先,湘绅中自应举一领袖之人,以经营规划,有所责成。拟即会列台衔奏请饬派王中丞(之春)会办湘境铁路事宜,尊意以为何如。[按:湘绅原力主废约,及派席汇湘赴沪与盛宣怀议,改由华商加价赎美转售比国之票,遂不废美约而成华美合办之局。]

**是月**　奏陈湖北省征收光绪二十九年钱粮比较上年完欠实数。略谓:

据湖北布政使李岷琛详称,湖北省光绪二十九年额征起运、存留、驿站、屯

饷、耗羡等款，共银一百二十二万八千九百六十六两四钱一分四厘，内除渍淹、挖压、坍没，坍佔、挖废豁免，并被水受旱缓征，共银一十六万六千二百零八两五钱零一厘，实应征银一百六万二千七百五十七两九钱一分三厘。已完银六十八万五千八百九十八两一钱四分二厘，未完银三十七万六千八百五十九两七钱七分一厘。所有光绪二十九年额征漕粮正耗米十六万三千八百三十一石九斗三升六合，折银二十一万二千九百八十一两五钱一分七厘，内除沙压、坍没、挖废、挖压、渍淹及被水受旱豁免缓征共银二万二千一百二两一钱二分，实应征漕粮正耗米折银一十九万八百七十九两三钱九分七厘，已完正耗米折银九万一千一百六十一两二钱二分二厘，比较光绪二十八年欠完一万四百九十一两四钱一分一厘；未完正耗米折银九万九千七百一十八两一钱七分五厘米，现在催提。又二十九年额正南粮正耗米一十三万八千九十三石七斗一升一合四勺，折银二十万七千八百五十两五钱六分六厘，内除沙压、渍淹缓征、豁免及被水受旱缓征共银二万七千一百七十四两七钱三分八厘，实应征南粮正耗米折银一十八万七百一十五两八钱二分八厘，已完正耗米折银一十一万四千四百七十五两八钱八分四厘，比较光绪二十八年多完银四百两六钱九分二厘；未完正耗米折银六万六千二百三十九两九钱四分四厘，现在催提。又额征光绪二十九年随漕浅船军三安家正耗并闲丁帮津资役等款共银九万二千五百八十一两三钱七分五厘一毫，内除渍淹、挖压、沙压、挖废、坍佔、逃亡、故绝、被水、受旱豁免、缓征共银一万六千八十一两九钱八分四厘，实应征正耗银七万六千四百九十九两三钱五分一厘，已完正耗银三万一千五百五十一两四钱五分一毫，比较光绪二十八年欠完银九千一百六十两八钱九分四厘六毫；未完正耗银四万四千九百四十七两五钱四分一厘，内除沙压、渍淹、挖压、坍佔、挖废及被水受旱豁免缓征共银一千二十八两七钱八分三厘，实应征驴脚、南折正耗银四万二百六十六两六钱五分八厘，已完正耗银三万五千四百四十两二钱八分四厘，比较光绪二十八年欠完银一千九百六十二两五钱七厘；未完正耗银四千八百二十六两四钱一分四厘，现在催提。

**六月初二日(7月14日)**　札学务处改修两湖师范学堂，以能容师范生一千人为度。略谓：

振兴教育，必先广储师资。师范不敷，学校何从兴盛。本部堂前经饬购城东地段兴建师范学堂，日久尚未修造，暂系借地办理。现在湖北全省各处学堂教员缺乏，待用尤殷，不得不先其所急。查旧日之两湖书院规模宏壮，修改较易，应即将原设两湖高等学堂改作两湖师范学堂，以能容师范生一千人为度，

其间暂分别优级师范、初级师范两等。其两湖高等学堂即设在城东购定地方，亦应即日绘图估工建造。

**六月初十日(7月22日)**　创设敬节、育婴学堂。拟于省城宾阳门内原敬节分堂添建讲堂，改名敬节学堂，挑选粗通文理之节妇一百名，作为傅姆科正额。延聘日本女教习讲习女子师范家庭教育，以备将来绅富之家延充女师之选。又该堂西南有保安火药局基地两所，堪以归并改建，改作育婴学堂，附设蒙学院于其中。挑选略能识字之乳媪一百名，作为保育科正额，延聘日本女教习讲习保育幼儿、教导幼儿之事，以备将来绅富之家雇用乳媪之选。至旧有之敬节、育婴两堂，听其循旧办理，不与此两学堂相涉。饬湖南截取同知刘德馨、湖北补用同知高凌霨分充敬节、育婴两堂监督。

**六月十二日(7月24日)**　致电天津袁宫保(世凯)、上海盛大臣(宣怀)等。略谓：

汉口招商局之上马王庙江岸，经日本大阪公司向华民租购，建筑马头，安设趸船，已历七年。该出处距襄河口甚近，每遇襄河盛涨，江流湍急时，民船屡有触碰该公司趸船淹毙人命之事。数年以来，迭向日领事商令迁移，坚不就范。查招商局趸船之下、太古趸船之上，中间江岸宽约四十余丈，业与商明，由中国在彼处安设一趸船，租与大阪公司停泊轮船，起卸客货，惟必须近岸有堆栈始允。是处左为铁路公司汉局，右为湖北商务局及电报局庄道寓所，闻均系招商局出租。现拟将大阪公司所造洋楼及毗连货栈，与湖北商务局及铁路汉局掉换租用，用特驰电奉商。换租租价如有上下，归湖北担认。大阪洋楼货栈如有不合用，亦归湖北代为修改。倘蒙鉴许，祈饬知招商局、铁路汉局遵照。

**盛大臣来电(光绪三十年六月十三日到)**：真电所商铁路汉局所租招商局房屋掉换大阪公司房屋仍前租用一节，已饬钱道遵照办理。

**同日**　致电瑞安黄仲韬(绍箕)学士。略谓：

近日风气，士人渐喜新学，顿厌旧学，实有经籍道息之忧，故拟于武昌省城特设存古学堂，以保国粹。若以新学为足以救亡，则全鄂救亡之学堂已二三百所，而保粹之学堂止此存古一所，于救大局何碍。有才有志之士知保粹之义者尚不乏人，断无虑无人信从也。救时局，存书种，两义并行不悖。日本前事可鉴。务请力劝仲容来鄂为此堂监督。此堂学生将来专供各学堂中学、国文数门之师，存此圣脉。

**六月二十九日(8月10日)**　批织布局禀请发还商股并五年息银。略谓：

现当屡奉谕旨，振兴商务之际，自应设法体恤股商。应准将布局商股五十

万两，纱局商本二十万两，缫丝局商本二万两，共六十四万两，由官钱局在铜币盈余项下如数动拨发还，将所有股票一律收回。至该商等从前欠领五年息银，并由签捐局止兑红票余款项下每年动拨银二万五千六百两，解交官钱局，按商股年息四厘核明摊派，以五年为限，以示本部堂格外体恤维持商务之意。

**同日**　批制麻局禀请拨官本。略谓：

中国产麻最多，而制麻之所，从未讲求。本部堂经营此局之意已逾十年，幸此局已经创办有成。前购机器仅能制麻为丝，而织机尚未全备。据估此项全备机器约需价银二十余万两，应即由官全数拨给，作为官本，以期及早创兴大利。应饬银元局于盈余项下拨银十万两，盐道于要政加价项下拨银十万两，共成二十万两，交该道转给邓商迅速购机开织。

**六月十五日(7月27日)**　札臬司饬各属清厘庶狱，建设迁善、习艺等所，并严禁滥刑。略谓：

各牧令身任地方，矜恤罪囚、清厘庶狱乃其本职应办之事，士大夫应尽之心。果能勤求民隐，何难感召天和。方今亢旱连旬，三农失望，毋亦囹圄多所系累，狱讼有所未平欤。大抵近来州县视部民有如路人，视罪囚直如异类，以致锁系累累，经月不讯。词讼细故，羁及多人。刑责苛滥，拘系严酷。冤气抑郁，怨声流闻。官民久已隔阂，痛苦了不相关。兴言及此，本兼署部院实所疚心蹙额者矣。兹特切实申戒：凡各州县等所管监狱及待质各所羁押人犯，当兹夏令，务宜用心清理。其有情罪重大无可减免者，虽照例囚禁，仍应设法体恤，勿使凌虐法外。若军流以下人犯，例无死罪，应即日议结，分别发遣安置，以免长此羁系。若候审待质各所，均属寻常词讼，不难随时判结，立予省释。即有屡犯不悛、难予开除者，亦宜选择宽敞地基，建设迁善、习艺等所，选匠教习，振其懒惰之心，予以自新之路。将来学艺成就，可以自食其力，亦准取具切实保状，一并开释。凡问案讯供，总以不用刑求为正理。如有万不能不用刑吓者，及奸徒强暴、有不能不惩儆示众者，亦宜审慎斟酌，哀矜勿喜，适可而止。万不准用非刑重枷，滥责酷禁，令其血肉狼藉，呼号冤惨，罪不至死者死于刑禁之虐，罪止于死者多受法外之苦。悯恻毫无，灭绝人理，自失为民父母之职，致拂上苍仁爱之心。其监狱、待质各所地板务宜升高，沟道务期通浚，并严饬管狱、家丁、看役、禁卒人等，随时打扫洁净，毋令秽气上蒸。并捐廉多备药料，不时焚薰，以防疾疫。似此清狱省刑，实为修政之大端，即为格天之实际。各宜激发天良，切实办理，毋得视为寻常文告。如敢漠然不理，仍前有苛系拖累、滥责酷刑等事，查出定即参劾，断不姑宽。

**六月十八日(7月30日)** 致电外务部转奏朝廷查明施南教案及处理情形。略谓：

施南教案，据该府县电禀，系因天主教会主教德希圣率带多人前往沙子地游览。路经花背，有福音教民向元新欲看德主教，被德主教随行教友贾澄清喝拦掌嘴，彼此争吵。经向光锡向德主教求情，德主教令向姓于初六日在沙子地教友李家炳家备酒八桌，放鞭六万，服礼寝事。初七日，德主教等将要起身，观看人众。贾澄清称前所放鞭尚未足数，勒令向姓将鞭补足，沿途燃放，以致激成众怒，纷纷喧嚷。匪徒乘间将德主教、德神甫、董神甫三人杀毙，并毙华教友四人，烧毁李家炳、蔡贤钦、陈汉科之屋，随即解散，并无另有一洋教士被捉，亦无闹教堂之事。已将德主教等尸骸妥为棺殓，派人看守。一面速拏首要各犯惩办等语。迭经飞电严催地方文武悬赏勒限捕犯严办，并饬宜昌镇陆续添拨勇队二百余名，又由省城特派常备军一营，先后驰往弹压保护，协缉要犯。再，被杀三教士均系比国人。

**六月二十三日(8月4日)** 札司道酌定营务处新章，分为参谋、执法、督操、经理四所。略谓：

练兵为今日急务，而营务处为练兵根基。营务处一差，实合外国参谋部、经理部、总监部三项之义而有之。必须于此先握枢纽，然后兵备有成效可观。兹将湖北省营务处分列四门，责令各举其职，与北洋营务处章程节目间有小异，大指均属相同。一曰营务处参谋所，专管筹画戎机、增减兵数、斟酌营制、阅看各报、设立军学绘画舆图、侦探军情、修理道路各事。即委藩司为参谋营务处总办。二曰营务处执法所，专管申明纪律、核定功过、剔除积弊、考核本省外省军队人才等事。即委臬司为执法营务处总办。三曰营务处督操所，专管各营操练之法，参考各国书籍，体察中国将士情形，编定操典，凡军、镇、协、营、队、哨各级规制，步、炮、马、工、辎各门操法皆与焉。各营器械是否精利完备，操场是否合法，皆归该所管理。即委督粮道为督操营务处总办。四曰营务处经理所，专管行军应用枪炮弹药、器具、衣装，辎重、工程应用各件，购备运载骡马、粮米、行粮、军医药料、兽医等事。即委盐法道为经理营务处总办。参谋所设提调三员，以武昌知府梁鼎芬、候补知府汪凤瀛充补。军谋学咨议四员，以刘邦骥、刘道仁、舒清阿、蓝天蔚四员充补。执法所设提调三员，以武昌府知府梁鼎芬、候补知府彭觉先、候补知府周以翰充补。军律学咨议二员，以刘邦冀、吴茂节充补。督操所设提调三员，以候补知府黄以霖、候补知府刘耀珊、直隶州知州许鼎霖充补。督操学咨议四员，以卢静远、单启鹏、应龙翔、萧开桂四员

充补。经理所设提调三员,以候补知府金鼎、候补知府汪凤瀛、夏口厅直隶同知冯启钧充补。经理学咨议三员,以易甲鹏、易乃谦、敖正邦三员充补。原派营务处之候补道赵滨彦、札勒哈哩应改为营务处参议。署中标中军总兵张彪应委充营务处参谋、执法、督操、经理四所帮办。自派定以后,务须切实讨论,各修其职。外考各国兵制,内察中国及本省向来将校士卒旧章素习、地势、饷需各情形,必须力除积弊,又须切实可行,随时禀请本部堂核定举办。务期鄂省兵队诸事完备合法,日有成效,以副委任。此时先拟一简要大略章程,先行开办,勿稍迟缓。

**是月**　建两湖劝业场于省城兰陵街。罗列两湖地方所有天产自然之物,人工制造之品,以资传播推行。其以北拟建益智场,专储各省各国有益民生日用之物,精巧灵捷工作等件,以资启发、备仿效。后改为学堂应用图书馆。

**是月**　会奏黄河桥工无碍河防。

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卷九页一八四:

上年七月,汴抚奏言芦汉铁路桥工局设广武坝前,由此建桥,跨河而过,沙松土深,立根不牢。地势南高北下,拖溜旁趋,黄、沁交汇,顶托侧灌,凌汛漫张,水能漫桥,皆可虑之大者。因有建造浮桥之议。奉旨袁世凯、张之洞、盛宣怀妥议具奏。是年二月,盛侍郎据沙多言,详勘无碍,草奏会商。公闻桥柱有下陷者,嘱再妥筹补救。委员复勘,据报桥墩稳固,亦无壅水阻凌之患,遂定稿复奏。

**是月**　孙厚璟入南皮县学。

**七月初五日(8 月 12 日)**　就粤汉铁路仍应废约事致电长沙陆抚台(元鼎)。略谓:

张道(鹤龄)电云,到沪查访铁路事,尽得底蕴。购股一说事虽可行,惟该公司(指美国合兴公司)财力支绌,至将底股售比二千八百股之多。我若购股,便是公司之人,将来路股难招,必责成中国销票,其难一。比股查悉该国王所购,数逾多年,收回不易。若收美股,转为该公司轻减责成,其难二。底股原价百金元小票滞销,股价反涨,已非常情。又闻向比王收股,非大增其价不办,恐吃亏过巨,其难三。该公司旧主物故,无切实经理人,约虽不废,功恐难成,倘有易主等事,股价及章程恐多改变,其难四。刻与盛大臣筹商,非有利无害,鄂、湘巨款未便轻掷。惟购股之难如此,废约之难又如彼,应如何办理得宜,求训示等语。所论各节,于利弊极为透彻。察看情形,合兴公司即不废约,粤汉铁路亦无成期。购股既甚吃亏,惟有仍就废约一边着想。今酌拟办法数条,以

资商榷。一、抱定年限，不稍放松。如逾五年此路不能竣工，应即废约。二、本合同第十七条意声明合兴公司不准转售他国及暗招他公司顶替，速令将售出比股悉数购回，否则废约。三、美国既担认该公司承造粤汉铁路，他国不得干预。如查有一他国之人干预路工，即行废约。如此层层逼束，或冀彼知难而退。管见亦未必尽是，此外有何良策，请陆中丞及芝翁诸君子与张道从长计议，筹商办理。

**同日**　致电东京湖北学生监督李道宝巽。略谓：

前派游历官邓沅、胡玉缙、罗庆昌、夏绍范等，应饬再留三个月，于一切政治、学务、兵备、警察及工厂、农商等业，各就性之所近，详加考察。既出洋，必须确有所得，乃不虚此行，有志之士当益加奋。应需旅费，核数电禀候拨。

**七月初六日(8月13日)**　就施南教案致电施南左道台等。略谓：

此案迭据施南左道、施守、吴副将来电，真正凶犯讯有确供者已获十余名，残害德主教、德神甫、董神甫之犯均已拿获，自可将抚恤、赔款先行开议。胡牧可婉劝法参赞回驻沙市，即派余道与法参赞妥议。如法参赞必欲就宜妥议，余道即迅赴宜昌与议。一面将已获各犯研讯确凿，一面严拿未获各犯，随到随讯，电禀候核。

**七月初七日(8月17日)**　致电东京杨钦差(枢)，请再向日本印刷局代印湖北官钱局一千文之票二百五十万张，交票之期愈速愈妙。

**七月十六日(8月26日)**　致电户部赵尚书(尔巽)，询铁宝成(良)侍郎南来拟筹款若干，并谓"尊意既令鄙人筹款，则请责成鄙人独办，必能仰副宸廑。若有人掣肘，则难矣"。

**同日**　复奏湖北筹拨练兵经费情形，议解练兵处五十三万两。

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卷九页一八五：

练兵处奏派各省练兵专款，部议虽主就固有之款整顿，练兵处意不谓然。五月，旨饬各省实心筹措，每年匀出的款为练兵之用。六月，侍郎铁良奉旨南下，查勘江南制造局移建地方是否合宜，并查各省出入款项、局所利弊、兵额虚实，密遣良弼先发，微服访问，期于必得巨款。部议整顿十条，湖北有已办者，有不便者。公谓苟可足用而不扰民，不必限定名目。湖北自试铸铜元以后，销畅利赢。四省合办土膏统捐，预计溢收亦巨，遂照练兵处原奏解足五十万，又遵旨就冗员糜费尽力裁节，认解三万两。又率司道府厅州县报效五万两，听候部拨。按报效之款，以本年十月皇太后七旬万寿，故循甲午例为之，此庆邸于上年七月率内外王公百官合词陈请者。

**七月十八日(8月28日)** 奏陈拟编湖北常备军营制章程。略谓：

京师设立练兵处，统筹各省军制。惟现在练兵处章程尚未奏准通行，只可暂就湖北向日新操营制，参酌北洋现行营制，及本省饷力、人才、地势、民风，先行酌拟章程，及早开练。兹谨将现拟办法分条胪陈如左。一、体察目前长江情形，湖北一省必须练有精兵两镇，方敷应用。惟饷力未充，暂拟变通办理。大致作为两镇规模，而相其急练者及早募练，可缓者暂缓募足。兹将湖北常备军添募营队，设为两镇。每一镇统辖步兵两协，炮兵三营，每营炮十八尊，三营共炮五十四尊。骑兵两营，工兵一营，辎重兵一营。每步兵一协，分统三旗，一旗分设四营，一营分设四哨，一哨分设六排，每排一十四人。其炮、骑、工、辎各营均径隶于镇。一、每镇设统领一员，秩视总兵，副官一员，秩视游击。每协设协统一员，秩视副将，副官一员，秩视都司。每旗设督带一员，秩视参将，副官一员，秩视守备。每营设管带一员，秩视把总。排长秩视外委，正兵目秩视额外外委。至现所派督带、管带、副官各员，均慎选游学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学生，及本省将弁学堂、武备学堂优等毕业学生充补。一、募兵之法，略仿日本征兵之制，寓征于募。先择本省郡县中风气刚劲朴实之区，选取士农工商之家安分子弟，或素有恒产，或向有职业、手艺，自足资生，并非恃勇粮为生计者。又须素不为非，素无一切过犯者。取具绅董、族邻切实保结，地方官印结保送。年齿十八岁至二十四岁止，必须体质强壮，略无疾病，实能识字写字并能通文理之人，身材长短，膂力强弱，行步迟速，眼光远近，依法量验合度，始准收录。每一营、一队，均选募一府或一县之人，俾平日有性情浃洽之益，临战有患难相助之功。一、凡入伍之兵，以三年为期满，即令退伍。退伍之时，应令督操，酌分为头、二、三等，分别给予凭照。列入头等者，遇有哨官、哨长弁缺，侭先酌量拔补。列入二等者，退充本省续备兵，并咨明各省，听其调充弁目。列入三等者，退充各属警察兵。不愿当兵者，听回乡里，自营生业。凡领有凭照之退伍兵，概免杂项差徭。非犯有实在案情，地方官不得无故差拘折辱，待以武生之礼。如此则人尽以当兵为荣，冀他日得造到全国皆兵之强盛境界。一、常备军饷章酌照从前湘军行饷，正兵月饷以四两二钱为率，与北洋饷章无甚出入。一、自统领以至营官，欲责其振奋精神，不染营弊，非优给薪水、公费，不足以养其廉而壮其气。湖北现定将领薪费，皆酌照北洋章程办理，务使人人足以自给。一、湖北目前饷力未足，不得不分别难易缓急，酌量多练少练之区分。现定营制，惟炮兵、工兵无论战时平时，均照全数练足。步兵训练较易，拟每镇皆先练一协，暂虚一协。骑兵每镇止设两营，仍各先练一营，暂虚一营。辎重兵每镇

一营，拟照定额人数先练一半，暂虚一半。俟饷源稍裕，陆续添练，总以各营队兵数足额合法为度。一、湖北两镇，临阵作战之官弁七百九十二员，战兵一万九千零七十八名，此外文武员弁、医生、军药、书役、工匠七百五十五员名，共二万六百二十五员名。每年正饷必需一百九十九万七千六百五十二两，岁需杂款三十一二万两。

**七月十九日(8月29日)**　就中葡商约事电复外务部，上海吕大臣(海寰)、盛大臣(宣怀)，天津袁宫保(世凯)。略谓：

查运销澳门洋药、往来澳门轮船，中国海关必须能派人水陆查缉，方能使洋药必入专栈，船只必泊趸船。若每月仅由海关派员至专栈查对一次，趸船仅有一扦子手在彼查验，恐偷漏必不能免。应请与葡使切商，于第三、第六款所附章程内添叙明妥。其洋药专栈，海关能派员常川住栈稽查尤善。至澳门内海只设趸船，不设分关，已是通融办法，则此趸船自必为中国海关所设，方合情理。今所拟章程乃谓购买趸船价值与修验经费，由拱北关与澳员会定。究竟此船谁属，绝不声明，而下文屡言趸船上之拱北关扦子手云云，显见此船并非拱北关所专设，将来必指为葡国趸船，尚何能由我作主。务请声明此趸船为中国拱北海关所设，方免含混。又船只不遵守章程，由海关知会理船厅酌情惩办等语，是违章之船惩罚与否，全须听命于澳门之理船厅，中国海关丝毫不能作主，殊欠平允。此条亦须妥酌改定。至运米一节，检查洞前在粤时札行司局各案，只言每年约需食米三十万石，并无准运五十万石之说。此系至多之数，万万不可再加。

**七月二十五日(9月4日)**　选畿辅学生二百人就学湖北学堂，自捐学费五千两。略谓：

前因北方风气未开，拟于原籍地方兴建学堂，一时难于访求师范。兹议于湖北省城师范及中小学堂各附额十分之一，各该学堂监督、教员佥谓本部堂十数年来，于学务一切颇费经营，咸愿以义务自任，声请勿庸另缴学费，甚为可嘉。惟此次挑选津郡来鄂附学学生共二百名，为数较多，若学费概令免交，本部堂心有不安。查各学堂学生在堂一切费用，每人每年约需银五十两左右，通计学生二百名，全年应交学费一万两。兹由本部堂捐助其半，全年共交学费五千两，聊付自行束脩之义。现各学生将次抵鄂，应先发交一半银二千五百两，暂归学务处另款存储。俟学生分拨各学堂入学后，按照各数，由学务处分别发交济用。其下余一半学费，俟半年后发交。

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卷九页一八五：

明年三月，又以兼管巡抚衙门公费一万四千八百两捐充学费，先后于就学各生中选派四十一人游学日本。

**七月二十七日(9月6日)**　就粤汉路废约事致电上海湖南署粮道张道台(鹤龄)。略谓：

此事得倍次向美政府、美公使关说，又得伍侍郎(廷芳)向我政府开陈利害，废约之说或尚可行。鄂、湘会电外部无所不可，但仍须据湘绅公电呈请废约，较为得力。一面必须由湘绅径电政府，合力相持，方能有济。至废约果能办到，合兴公司垫款自应息借洋款付还。能除去一重大害，费虽多不惜。但此路以收归中国自办为最妥，万不可再交外国人办。倍次既出力挤去合兴公司，自不能令其向隅，可即由中国聘伊为造路总工程师，借款亦归伊经手。至用人、行车之权，须由中国自主，倍次只管工程之事。倍次既系美国人，其中情弊亦不可不防。其造路之款，应分年、分段估计，较易筹措。长沙至武昌一段修好见利后，再议招第二段长沙至湘潭之股，以后仿此。粤绅愿在粤两头齐修亦可。核计三省认筹之款与道路之款不敷若干，再向美国分年息借，万不可全路之款尽借洋债，以保路权，一误不可再误。

**同日**　札各属免解赔款，留办学堂，名曰赔款捐改学堂捐。略谓：

赔款一项，湖北一省派至一百二十万两，为数甚巨，不能不勉力遵筹。虽各处情形不同，办法亦异。然核其所出，大率出于丁漕、串票等项，或兼资税契，或取给铺捐。湖北民力久困，杼柚已空，目前勉力输将已甚不易。自今以往，尚有三十七年，为日方长。悉数追呼，何以堪此。言念及此，夙夜疚心。本年自回任以来，体察民艰，关怀教育，综核度支，通盘权衡。查土膏捐一项，近年来收数尚旺。又有铸造铜币一项，颇有盈余。签捐一项，尚足取信远迩。合计此三项，必可筹出一百二十万两，抵补通省赔款。特此飞札通饬，自本年八月为始，所有各州县赔款捐均予免解省城，以苏民困。应即将此项赔款捐全数留于各该州县，专为该处办理学堂之用。通省各衙门一体立案，均即将此项更名为赔款捐改学堂捐，无论该处何项紧要公事，均不得擅行挪用。今以向来专供外国漏卮者移作培植乡里人材之用，父兄以成材期望其子弟，子弟以乐施赞成其父兄，更当踊跃输将，无待督趣。

**七月二十九日(9月8日)**　札学务处设立学堂应用图书馆。略谓：

省城学堂林立，各属中小学堂亦渐多开办。各该学堂需用图书、仪器、表尺、纸笔、石板、标本、模型、桌凳以及工艺需用之刀板、衣物一切等项，种类繁多，或须购自上海，或须购自外洋，必须经年累月，始能运到。且学生有须自备

之参考图书，道远购迟，费亦加重，于劝学之道，尚形不便。亟立设立学堂应用图书馆，以资取给。凡学堂一切需用之品有关学术者，均即分往上海及外洋择宜采购，广为储备，听学生随时购用，并酌减原价之一、二。以省城长街三佛阁口原建有益智场屋宇充用，派试用知县张汝漪充管理学堂应用图书馆委员。

**八月初五日(9月14日)**　致电宜昌余道台、施南施守等。略谓：

施案各犯既经该府县研讯明确，供认纠众杀毙德主教、德神甫、董神甫及教民贾澄清等七命，并烧抢教民蔡贤钦等房屋等各重情不讳，实属凶暴昭著，法无可贷，应准将向燮堂、向元新、向爵臣、黄平山、崔光照、黄玉阶、黄光连、黎登甲八犯即行就地正法。其黄镜亭、王成宣二犯，并准照余道电禀，解赴宜昌处决枭示，以昭炯戒。至廖述作、黄玉廷、袁华山三犯，杀人既未在场，听纠抗拒亦事属未成，挟嫌故烧黄世玉房屋即行救熄，尚未烧毁，例得量减；即乘便攫取财物，究与实在强盗有间，论情不无一线可原，应再由府详核妥拟，另禀酌办。

**八月初七日(9月16日)**　就江南制造局移建事致电苏州端抚台(方)。略谓：

传闻袁慰帅欲移至河南，此非计也。北洋权力恢宏，即专借洋款数百万，目前即可购机设局，迅速赶办，两年可出枪矣。其款陆续筹还，岂不简易迅速而又无损于江南之局哉。江南所制军械，长江下游、沿海五六省皆将于此局取给，岂能废而不设。无沿江、沿海诸省，北洋能安枕乎。望相机婉言之，幸甚。

**八月初九日(9月18日)**　致电宜昌余道台、施南施守等。略谓：

此次所办凶犯皆福音教民，惟皆系在场杀人放火、供证确凿之人，故福音教士无可借口。若非真正凶犯，因平日之嫌，欲于此案一网打尽，不独福音教士必不允，英国亦必不允。且恐福音教民愈加不平，将来再肇大衅，亟宜慎重。赵绍甲如实非凶犯，万不可偏徇法教士之意，加以罗织。

**同日**　以峡江水道险阻，舟行上挽甚难，饬由宜昌土税局于峡路经费项下提银万两，一俟水落，即行分段兴工修路。

**八月十一日(9月20日)**　改铁政洋务局为洋务局，下设交涉、编译、铁路、矿务、实业、商税六科。其局内并设之枪炮局，改名为驻省兵工总局。

**八月十六日(9月25日)**　遵旨奏陈核议赫德条陈筹饷各节，窒碍难行。略谓：

光绪三十年正月二十一日奉上谕：外务部代递总税务司赫德条陈一折，据该总税务司称，练兵筹饷，以地丁钱粮为大宗。若竭力整顿，即用此款练兵，并可举办各项要务。按里计亩，按亩计赋，令每亩完钱二百文，确可经久，百姓亦

不受丝毫扰累等语。著各该省等按照所陈各节，体察情形，悉心会商，逐条核议，妥速具奏。原节略著抄给阅看。钦此。前兼署督端方未及筹议，移交到臣。窃见所陈各节，按诸中国实在情形，非独巨饷难筹，且恐祸端立启。谨将其中利害为我皇太后、皇上披沥陈之。查原节略谓，中国地方除新疆、蒙古、东三省未计在内，宽、长各四千里，统计面积应有十六兆方里。每方里按五百亩计之，应有八千兆亩。每亩完钱二百文，以二千文合银一两折算，亦应有四百兆两等语。诚使其言不谬，确可见诸施行，则当此急求富强，正在筹饷万难之际，凡属疆臣，敢不力任其难，踊跃从事。无如该总税务司系按骎板地图开方计里，但凭虚空鸟道计算，将中国境内所有长江大河、深山穷谷及一切沙滩斥卤不毛之乡、不食之地，以及城郭村落，道路沟渠作为可耕之田，故以为有八千兆亩之地，减半科计，亦必有四百兆两之赋。不知天下大势，山水占地之数最多，平原可耕地最少。考同治十三年校刊户部则例，各省田亩数共止七百四十二万余顷，合七百四十余兆亩，尚不及该总税司核计中国面积十分之一。纵使民间田亩偶有隐匿，然不过畸零小数。况经历朝屡次清查丈量，岂有隐匿之数转十倍于清丈之数，此固理之所必无者也。至各省亩法不同，赋则亦不同。一省之中，亩法、赋则又各不同。诚以地有肥硗，即赋有轻重，断无齐而同之，概令一律完钱二百文之理。近准户部通咨，每年各省丁漕约共额征三千一百余万两。以各省田地七百四十余兆亩均匀摊算，每亩科银不足五分。今该总税务司以每亩征银一钱为率，是统各省田赋骤加一倍有余，民力何以堪此。议者或谓每亩仅完钱二百文，为数似尚不多。抑知在东南各省膏腴之地，每亩赋则本有不止二百文者，但江浙等处，每省亦止数府为然。若西北荒旱硗确之区，田价极贱，常有八口之家，置田数十亩或百余亩，而岁入不足供衣食者。若迫令每岁完赋十余串至二三十串之多，虽剥肤剜肉，亦难取盈。此又每亩征钱二百文为断不可行之事也。又查各省田亩，有以二百四十弓为一亩者，有以三百六十弓为一亩者，甚有以七百二十弓为一亩者。历久相沿，已为成例。今责令民间自行开报，每亩究以若干弓尺为衡，已觉种种窒碍。况民间果有欺隐，又安肯以实数呈官。数既不实，势必仍出于丈量。夫丈量之势，实有难言。绅富之田，势抗贿嘱，通融宽算。小户之产，山边溪尾，多方搜求。众怒愤激，酿成殴官毁局之事，而其事仍终归于不能行。即使官吏公明，立法平允，而委曲繁重，旷日费时。一县之地，非一两年不能竣事。纵使全国通行清查，断不能每一县皆增出田地一万亩。纵使一县增出一万亩，岁获正赋不及千金。益少费多，得不偿失。而使举国骚动，人人有不安其生之意。眉睫之患，将不忍言。

伏念国家当多故之秋，尤以团结民心为要义。自辛丑和约定后，岁增赔款一千八百余万两，此外各省举办新政一切用款尚不在内。锱铢悉索，何一非小民之脂膏。民力几何，亦云瘁矣。以今日之伏莽之钩连充斥，乱党之簧鼓诡张，无不思藉端摇惑人心，冀遂其乘机窃发之计。氓之蚩蚩，方拊循之不暇顾，反从而骇之扰之，可乎。我朝轻徭薄赋者，垂三百年。自康熙五十年圣祖仁皇帝降有永不加赋之恩旨，列圣相承，但有蠲免，从不加征，诚以天下之劳力多而获利薄莫若如农，设法补助之，劳徕之，犹惧其弃本而就末也。乃该总税务司之意，方欲尽罢通国之关税、盐课，纵令百姓贸易自由。其为中国之民计乎，抑为外国来华之商计乎。如其所议，则举每年国家四万万两之用款尽取诸服田力穑之农，而一切工商反不须纳丝毫之赋税。事之不平，莫此为甚。不惟中华历朝所未有，抑亦泰西各国之所无。窃恐此议一行，而嚣然不靖之徒不啻予以藉口之端，其祸将一发而不可遏，臣窃不解其是何居心矣。抑臣有虑者，自海关税务归洋员主持，中国财政之权已半为外人所干预。兹略阅原节略，有若使总税务司主之一语，殆欲将中国田赋尽归其一手把持而后已。抑何设词之巧，而用计之工也。近屡次恭读我皇太后懿旨、我皇上谕旨，皆切切以民生疾苦、官吏朘削为忧，断不为此甘言所动。微臣犹不免鳃鳃过虑者，实以受恩深重，且承乏外吏有年，经办清丈升科之事已历多起，深知十八省断无四百兆亩可耕之田，一亩断不能征钱二百文之重，各省一律清丈之骚扰，总税务司自请主张田赋之离奇种种，万不可行，不敢随声附和，重负圣明垂问之虚怀。至筹饷练兵，惟有责成各直省各就地方情形，择其不甚病民者多方设法，尽力妥筹，期于数不过重而事不偏枯，断不宜专就田赋一门重加剥削。

**同日**　奏陈精琦所谓虚定金价、改用金币不合中国情势。略谓：

美国所派会议银价大臣精琦来华议定金银价值一事，臣二月间由京回鄂，精琦久已在汉口相候，约期晤谈，必欲一见。嗣经接晤两次，该洋员一切议论，诸多支离，臣层层驳诘，该洋员亦不能分条辨析，切实答复，但谬云该洋员之意见与臣大略皆同，将来定议时，当将臣所虑各节妥筹添入，已为可异。今臣阅其开送中国圜法条议及条议诠解、续送条议各篇，种种虚诞，种种患害，不禁为之寒心。敢敬为我皇太后、皇上披沥陈之。伏念财政一事，乃全国命脉所关。环球各国无论强弱，但为独立自主之国，其财政断未有令他国人主持者，更未有令各国人皆能干预者。今查精琦条议第一条，言中国设立圜法，其措置以赔款国之多数能满意为准。第三条，中国政府应派一司泉之洋员，总理中国圜法。第四条，正司泉每月须造详细报告书，其帐目并非中国政府之帐目，准赔

款相关国所派之代表人查看。第十三条，设法定银行事业规条，归正司泉监督。第十七条，正司泉官及各国代表人准为中国政府提举整顿财政之事迹。其所言直欲举中华全国之财政，尽归其所谓正司泉之洋员一手把持，不复留有余地，其害犹为有目所共，当不待臣之渎陈。臣之所最不解者，则其于新铸银币强定为准三十二换之金价，侈然谓铸头出息，可获二分厚之重利，冀以歆动中国也。夫使所定三十二换之金价中外可以通行，中国即可以此价折算，兑付各国赔款，诚属两得其平之计。乃精琦所定此项三十二换之银币，其限制只能在本国通行，而在外国卖票购金，则其价值须由正司泉官临时定夺。至其续送条议，则明言此银币在本国支付款项，即作三十二换销用。若用银元付外国款项，则须按生银价销用，即四十换之谱等语。是其法不过中国商民以值市价四十换之金一两纳诸政府，勒令只抵银三十二两，而外国持银三十二两一入中国，便可得金一两之用，及以中国之银抵付外国之金，则仍须以银四十两准金一两。无论求利太贪，立法太横，民必不遵，法必不行。即使强迫行之，亦惟网内地商民之资财以入之政府，而又括中国政府之利益以倾泻于外洋而已。况金镑、银条行情市价，四海内外电信灵通，报章俱载。若欲以贱价购贵金，则民间旧藏之金器与华洋各商开矿新得之生金，皆将以善价售与洋商，运出海外，岂肯贱售与官。是欲求二分之出息于银币，亦无从得矣。又如所议勒民间以新币还旧债一节，尤为横暴无理。夫按新币硬抬之高价以还新债，恐虚头太多，势难持久，已患不能通行，况勒还旧债乎。此令一行，必致中国各省商民借贷路绝，追帐、倒帐、抢夺、斗争，各行商贾概行歇业。贫民固穷，大乱立见，是不惟无二分之息，且恐有十分之害矣。况所谓铸头出息者，尤为牵强。凡铸大小银币，不用纯银。大元可掺用铜铅杂质十分之一，小元则十分之一零几。但官铸民用以大元为多，而大元除去工本、火耗、局用，所获盈余并不甚多。然此项铸头出息其利虽微，而其势甚顺，于上有益，而于下无损。果能全国皆用银币出纳，一律开办，前二十年内铸数既多，余利亦成巨款。此乃国家权力应有之利，并不需用外人主持，亦不须行以罔民病民之政。如彼所说，以民间所入四十换之金价，政府勒折为三十二换，而以所余之八换指为铸头出息，此乃绕算欺人，势迫强取，何所为出息耶。至于行用金币之说，浮慕西法者皆持此议，汲汲劝办，臣愚窃以为不然。查外国商务盛，货价贵，民业富，日用费，故百年以前多用银或金银并用。百年以来，欧洲各国专用金者始渐多。三十年来，各国始专用金。盖商日多，费日广，货日贵。一物之值，一餐之费，罕有仅值洋银数角者；中人一日之需，断无仅值洋银一元者，故以用金为便。中国则不然。

民贫物贱，工役获利微，四民食用俭，故日用率以钱计，其贫民每人一日口食仅一二十文，中人一日口食仅止六七十文，并不能值洋银一角，何论于金。其沿海、沿江通商大埠，尚参用生银、银元，而内地土货无论巨细，卖买皆用铜钱积算。大率两广、滇、黔及江浙之沿海口岸市镇，则用银者十之七八，用钱者十之二三。其上游长江南北之口岸市镇，则银钱兼用。若长江南北之内地州县，则银一而钱九。至大河南北各省，则用钱者百分之九十九。合计中国全国仍是银钱并用，而用钱之地十倍于用银之地。大率中国国用皆以银计，民用仍多以钱计。是中国虽外人名之为用银之国，实则尚是用铜之国，非若外国物贵财多，利于用金之比也。故论目前中国情形，若欲行用金币，不但无金可铸，即有金可铸，亦非所宜。况精琦之议，并不自铸金币，徒虚悬一金价以抬新铸之银币，而强内地商民之信用，已属武断难行。且抑本国固有之金价，驱金出售于外洋，而又按外洋市价出银以购外洋之金镑以付洋款，则尤无此情理。盖欲平金价，为筹付赔款计也。但平中国之金价而不能平外洋之金价，是徒使法令滋章，全国扰攘，而于筹付赔款曾未有锱铢补苴之益，亦何苦而为此哉。至其说欲在外洋设汇兑分行，以售金汇票。外商是否信用，所不敢知。而我必先出重息筹借巨款，购储金镑以待应付，已受巨亏。况各国银行遍于中华，汇兑之利彼所固有。而我欲设汇兑分行以夺其利，彼必群起以挤我。彼之力厚而势众，我则力薄而势孤，岂能与之争衡。夫既无资本，又无权力，而欲贬一国之定价，笼各国之汇票，冀以取腾空之利，收操纵之功，此固必穷之道矣。抑臣更有进者。镑价日长，人皆患之。不知中国若甘为无志之国，专为赔款、借洋债购外国机物料计，则镑价之贵诚有害矣。若欲为自强之国，讲实业，畅土货，兴内地机器制造，则镑价虽贵，害少利多，不足患也。盖金贵银贱，于中国赔款则有损，于中国商务则有益。洋商购中国土货用银，而运至外洋则售金。银贱金贵，则出口货本轻。出口货本轻则获利厚，获利厚则土货之出口者日益多。华商购外国洋货用金，而运销内地则售银。金贵银贱则洋货价长，洋货价长则获利难，获利难则洋货之进口者必较少。夫抑制进口外货，畅稍出口土货，实为富国保民之第一要义。今以金贵银贱之故，赔款每年虽多二三百万，而商民获土货外销之利可多至二三千万，其无形之益已多。为今之计，画一币制已与各国订有明文，惟改用金币则国力未充，且于中国情形不宜，万不宜无事自扰。若并无金币而欲以虚票作实金，假使威令所迫，竟能散布此数千万亿虚抬高价之银币票纸于民间，其害亦为不细。盖无实之币，无实之票，必然壅滞不行，跌价私售，势必如南宋末年之交子，金、元、明历代之宝钞，咸丰年间户部之官钞，

愈落愈贱，无所底止，尤不可轻于尝试。窃谓此时惟有先从银、钱二币入手，讲求画一畅行之策，然后酌定银钱相准之价，每银一两限定值钱若干。此事若能办到，其利国利民之处已甚宏多。二十年后，铁路大通，银币畅行，土货销流日丰，内地用银之处必日者益旺，中国已成为用银之国，则必可兼用金矣。若精琦之议，我以虚无铸头之利，则夺我实在财政之权，其计至毒，其害至显。夫赔款暗加于镑价，不过中国受累于一端。若因补救此一端而使全国商穷民怨，并以财政属人，以致一蹶不振，则是自寻烦苦，自取阽危，断断无此办法。窃意朝廷必能熟思审处，断不肯轻允试办。

**同日**　奏请试铸一两银币。略谓：

中国向来官民行用俱系生银，各处平码参差，并不一律遵用库平。其成色纷歧，名目繁乱，以致钱商市侩得以上下其手，操纵渔利，于商务民用均有窒碍。现与各国订立商约，均有中国自行厘定国家一律通用之国币一条，是厘定国币为当今第一要义。惟查从前各省所铸银元，均仿照墨西哥银元之重，合中国库平七钱二分，本属一时权宜之计。光绪二十五年冬间，京城正拟开设银元局，庆亲王奕劻、军机处、户部及盛宣怀以银元应重若干，与臣屡电询商。上年臣在京时，财政处、户部复与臣询商及此，臣均持改一两重银币之说；而议者或虑一两银币难于通行。不知各国币制皆由自定，彼此不相因袭。中国一切赋税皆以两、钱、分、厘计算，而地丁、漕项尤为至纤至繁，每人丁漕多者几两几钱，少者几钱几分几厘几毫几丝几忽，畸零繁重。若改两为元，实难折算，种种窒碍，断难全国通行。窃谓今日铸全国画一之银币，自当以每元一两为准，出入均按十足纹银计算，明白简便，自然不愿更用生银。迨生银既废罢不用，此项国币其银色自无九成十成之分。臣反复筹思，非实在试办，但凭议论悬揣，群疑众难，辨驳纷纭，莫衷一是，莫若先由外省试办。查从前中国从未自铸银元，官款亦从未使用，系由臣在广东时奏明创办，行试有效，始渐推行。兹拟就湖北铸造库平一两重银币先行试用，以觇商情民情，兼体察各国商人情形，出纳利弊。行之而通，则奏请敕下户部裁酌推行，利在全国。行之而不通，则湖北当收回另铸。

**八月十七日(9月26日)**　奏请留膏捐余款添制军械，改湖北枪炮厂为湖北兵工厂。略谓：

目前自强要政莫急于练兵，而练兵以制械以为先，制械非筹款不办。鄂厂现有造枪机器每日出枪五十枝，通年出数仅一万五千枝，实不足以供数省之用。原有造弹机器，每日出数至多亦不过四、五万颗。若欲扩充制造，必须添

配枪机，尤须添配弹机。惟鄂经费本属不敷，欲借资湘省，设法维持，屡经询商未允。查湖北历年整顿土药税捐，本奏明专为供济枪炮厂之用。前因新案赔款无着，于光绪二十八年正月奏明筹办膏捐以资凑解赔款及自强要政之需，当经奉旨俞允。上年冬间，经前兼署督臣端方与湘省定议合办土膏统捐，岁计较有增收。此项土膏统捐溢收之划归湖北者，除大宗凑济新案赔款外，如有盈余，拟即尽数拨充湖北枪炮厂添购新机，添造新厂及添备物料工本之需。再，枪炮厂内分厂林立，厂各有名，非枪炮二字所能包括。现拟改称为湖北兵工厂，以昭赅备。合并声明。

**八月二十二日(10月1日)**　折弁赍到皇太后御赏石青缎一匹，绛色缎一匹，茶色红绸一匹，蓝红绸一匹，上谢折。

**八月二十四日(10月3日)**　致电柏林荫钦差(昌)托代雇制皮工师并代定制皮机器。略谓：

制皮工师已选得白尔格，如果系好手，每年薪水二万马克，及随带匠首、副手各一人所需酬劳零用，均可照准。惟合同年限只可先定两年，如有成效，再行展留。权限责成，务望斟酌妥洽。如不照合同办事，须听湖北随时辞退。合同订后，即托白尔格向名厂代定每日能制成熟皮一百张之新式机器全副，交货愈速愈妙。共需实价若干，如何分期付款，请先电鄂商妥，即行汇款定机。

**八月二十五日(10月4日)**　致电外务部转奏朝廷陈明施南教案已速议结。略谓：

施南教案兹已定议。第一款，惩办凶犯。已将获案讯实起意下手之正犯向燮堂、向元新、向爵臣、黄平山、崔光熙、黄玉阶、黄观连、黎登甲八犯在施南正法枭示。黄成宣、黄镜亭二犯解赴宜昌正法枭示，已死之崔春生一犯亦戮尸枭示。此外已获未获各犯如讯有实系在场下手杀害主教等主犯，仍应按律惩办。第二款，优予抚恤。计一主教、两司铎被害，共赔银十万两。造主教、司铎墓庐及抚恤。被抢被烧之各教民房产等项，给银二万两，另帮助建造医院善举银二万五千两。通共十四万五千两，分五期交付，至明年腊月底付清。第三款，酌给地基。计在荆州城内代觅宽长各二十丈之地基一块，为建造医院之用。在施南城内代觅宽、长各十丈之地基一块，为建造教堂之用。地价及工程用费，均在前项赔、恤款内动支，官不另给。第四款，各官处分。议定本任恩施县知县王鸿宾即行革职。代理施南府知府何锡章摘去顶戴三个月。现署恩施县知县王祐记大过四次，俟补官日罚俸三年。署巴东县知县田芸生记大过三次，俟补官日罚俸二年。署施南协副将吴友贵获犯甚多，请开复摘顶处分。第

五款系称谢湖北办案迅速之意。此外另无枝节，业于二十一日彼此画押。

**八月二十八日(10月7日)** 札江汉关道兴筑汉口后湖长堤。略谓：

汉口后湖一带，地面宽广，春夏之际，江、汉盛涨，动遭漫溢，几同泽国。该处临近铁路，若筑长堤以御水患，则堤内保全之地，即为商务繁盛之区。现距霜降水落之期不远，亟应派员从速估工兴办。札署督标中军副将、记名总兵张彪，候补知府彭觉先、夏口厅同知冯启钧、汉口都司陈士恒，会同前往汉口后湖一带察勘地势，绘图贴说，造具详细估册，呈候核定，拨款兴修。将来堤成之后，其涸出官地，应由官丈量，划清界址，拨归官用。

**九月初十日(10月18日)** 札学务处分设六科，即审订科、普通科、专门科、实业科、游学科、会计科。其原派文武管理提调、武昌知府梁鼎芬，应改为学务处总提调。

**九月十三日(10月21日)** 设师范传习所。略谓：

各属兴办学堂，全赖师范得人。省城师范学堂速成科毕业生现尚不敷分配，亟应于省城开设师范传习所多处，以便各属选派备充小学堂教员之举贡生员来省分入各所，学习教育学、管理法及各科要旨大义，俾粗谙师范规程，从事教育不致茫无措手。将来推行各属，递相传习，庶师资易得，各州县初等小学可以随地扩充。

**九月十六日(10月24日)** 奏明裁撤湖北粮道，增设施鹤道缺，并升鹤峰州为直隶厅。

**同日** 遵旨筹画东三省事宜。略谓：

东三省自日俄开衅以来，日军虽水陆克捷，究竟将来结局如何，此时诚未可预料。日军极其目光所注，至于夺据哈尔滨。俄既失哈尔滨，必向我别生枝节，或在蒙古、新疆一带肆其窥伺。故我今日之筹画，不宜专注于东三省，而当兼顾蒙古、新疆，预为之备。且日本兵力果能至哈尔滨以北，俄势大衰，德、法两国深忌黄种之强，必助俄以阻日，否则乘机攘取中国土地权利，以为均势之局，此后变态，实有难言。是我之防俄，非备兵不可。即欲稍戢各国乘机均势之谋，亦非备兵不可。若日本则兵力所至，必不居占地之名，而兵费则断无不索偿之理，岂肯徒手以还中国。综是二者，中国今日无论如何，总以筹款为第一要义。至日本既留兵代守辽东之境，则我止须备兵以防辽西之境，兵数即无须过多，诚以兵易练而将难求。有兵无将，虽多亦奚以为。故臣愚以为目前练兵，实有不宜过多者。多练兵不如多留款。万一俄人窥我蒙古，我诚能资以饷力，则自张家口以东，有警即可借助日本以御之，以日本之将校率我之兵，庶几

可与俄人一战。俄人窥我新疆，地近印、藏，权利所关，必为英人所忌。我诚能与之连衡，则自宁夏以西，有警即可借助于英以御之，其以英将率我兵亦然。虽非上策，犹为得半之道。盖东联日，西联英，虽两国必欲索要利益，然总远胜于俄国之信义全无、公然吞噬者。我果与英、日联盟，俄患必可无忧。京畿根本既安，然后可徐议应付德、法诸国耳。

**九月十七日(10月25日)**　就庚子赔款还金事电复外务部、户部。略谓：

赔款还金，补镑数至千万，各省悉索无穷，一时断难应付。借款增利，受累愈深。万不得已，只可商之各国以后按镑还金，惟前三年不敷镑价，分年摊还，切恳免再加利。多则五年，少则三年，即稍认微利，较借款折扣犹为合算。如能办到，除以洋、常关二成增税抵拨外，饬照各省原派赔款按数匀摊。

**外务部、户部来电(光绪三十年九月十一日到)**：现因各国不准还银，积欠不敷镑价千万。各国催索，兼欲要求格外。部库无款可筹，各省亦同此艰窘，惟有借款一法。第借款之后，仍须摊之各省，不独利归外人，抑且年增巨累。再四筹思，如各省将一切放款中但于例支、例解无碍者，以及一切存款、新增款或移缓就急，或移后挪前，解自筹若干，即可少借若干。不惟济此眉急，实亦少轻摊数。为此电商，望速复。

**同日**　电复天津袁宫保(世凯)等。略谓：

赔款还银，鄙人历年坚持，专主上谕系银数，列表系银数，应用银还之说，详电争辨何止十余次。上年在京，内商外拒，争之尤力。而外人总以条约不如此解，终未就范。英虽有前十年还银之说，为各国所持而止。此时外部已允还金，恐非口舌所能挽回。惟商加洋药税，英必索加土药税。土药捐已重，万难再加，转致奸商巧避偷漏，坐失巨款。

**袁宫保来电(光绪三十年九月十四日到)**：似可请外部商明英使再加洋药税，或请办印花税。

**九月二十五日(11月2日)**　致电广州伍叔宝太史诸公。略谓：

贵省绅商决定争回粤汉铁路主权，谋定志坚，欣慰佩仰，不可言喻。此事鄙人苦心苦口，争废美约，幸湘绅感悟，协力坚持。今得贵省同心，筹款集股，均易为力，庶几此举可望观成。不惟三省之幸，实中华全局之幸。鄂已岁筹的款，备充路工之用。将来三省按地界长短公摊，最为平允。尚祈尽力图之，鄙人必以全力相助。

**伍绅等来电(光绪三十年九月初六日到)**：粤省绅商齐集商务局，决议争回粤汉铁路主权，公举张弼士侍郎、邓小赤中丞驻沪，与盛大臣协商废约。湘省蒙公力持，已见复张道密电。粤为旧治，戴德尤深。除电外部及云帅并同乡京官外，乞鼎力维持，大局幸甚。阖省绅商伍铨萃、左宗藩叩。

**十月初一日(11月7日)**　就湖北银元流通事致电京财政处。略谓：

敝处奏请试铸一两重银币，钦奉硃批允准，遵已饬局赶制钢模，即行开铸。惟欲行销畅旺，必须外省流通。湘省固宜推行，其沿江各商埠亦须官能收用，方可一律畅销。拟请钧处电饬上海、镇江、江宁、芜湖、九江、岳州、长沙、重庆各洋关，遇有持湖北一两银币纳税者，应照鄂省三六库平计算，一体收用，万勿挑剔不收，方免阻滞。各关如虑此项银币行用不便，鄂省当饬官钱局在有关各埠设立分局，收回银币，兑付铜元，或照三六库平兑付足色生银，总使各关毫无不便，以示大信。如蒙允许，当再由鄂咨行。

**财政处来电(光绪三十年十月初五日到)**：各关收用鄂省试铸一两重银币，并由鄂省设局兑换，均可先行试办。惟此项银币，如照原奏搭解部库，应照部库平色补足兑收。

**十月初三日(11月9日)**　中葡会议通商条约税则章程成。约文二十条。葡未预辛丑和约，故补入和约加税、葡国照办一款，惟葡国无执照者不在此例。运米限三十万石。西江各口及广州府属各埠行轮照英约推广，惟须遵守章程。澳门洋药缉私于约内订专章三条，稽查限制。其加税裁厘、禁止吗啡、保护牌照等款与他国同。是日会奏，奉旨画押。

**十月初五日(11月11日)**　致电桂林岑制台(春煊)，长沙陆抚台(元鼎)、龙侍郎(湛霖)诸公，广州张抚台(人骏)、伍叔宝太史诸公。略谓：

顷忽得上海邓小赤、王爵堂两中丞及郑官应、刘学洵、曾广钧、杨度、席汇湘诸君来电，云倍次接办，本系伍秩庸(廷芳)与张鹤龄所为，非但群情不服，康使及驻沪美领古诺亦不愿。美国人士见利权已为比占，断难收回比股。且倍次并不殷实，以美接美，实系比党。请阻止张道勿再来沪，免为众矢之的。现面商古诺等，设法先遣美人驰赴华盛顿，总可办到中美合办，另换合同。似此则美政府当无违言，我政府亦不致为难。以毒攻毒，当易就范矣等语。查此次来电所议，不知小赤、爵堂诸公何以顿与前议相反，且与湘、粤两省荐绅先生公电亦均不合，乃竟已与美领事古诺议办，阅之殊为骇然。恐系出自一二人之私见，并非众人之公议也。但鄙意张道鹤龄拟向倍次借款，本未令其修路。即不用倍次款亦可，总以仍废弃前约、归我自办为是。以美接美固是谬谈，即中美合办，亦断断不可。废约事相持到今日已有八九分，此中国莫大之幸。张道办理此事颇费苦心，且于外国法律、铁路利病均极了然，挽回此路坏局稍有转机者，实张道一人之功。今欲阻不往沪，不解何意。特电达诸公，是否以鄙意为然。务请一面飞电阻止邓、王两公，一面电复敝处，以便复沪。

**十月十一日(11月17日)**　致电外务部转奏朝廷，陈明各国领事等员来辕庆贺慈禧寿辰。略谓：

初十日，恭逢皇太后七旬万寿，各国领事偕水师将校、随员、游历人员，并税务司、铁路员董、工师、文武各教习洋员等，均来庆贺。设宴相待，欢欣颂祷，出于至诚。总领事等嘱之洞代为电奏，恭祝皇太后万寿无疆，强泰安乐。谨据情上闻。

**十月十三日(11月19日)**　就鄂聘德员事致电京外务部。略谓：

湖北武备学堂聘用德教习三人，期满辞退，事所常有。现聘之何福满、泰伯、福克斯三员均已一再展订合同，留鄂至七八年之久。现武备学堂改作武高等学堂，何福满于高等武学程度不足，查照合同，于六个月前知照辞退，系属通例。此事久已定议，饬知该学堂。该学堂监督因未查清西历日期，仅逾十日始行知照，教育未免稍觉疏忽，照此十日补给薪水即可。至何福满本系南洋自强军教习，由鄂接聘又历七年，聘用时并未经德领事手。鄂省聘用东西洋教员甚多，或辞或留，无关交涉，在我自有主权，德领事何烦过问。况去、今两年鄂又添聘德教习两员。有添聘即有辞退，德政府何致于愤。此外，泰伯已拟展留一年，福克斯尚未到期，去留临时再酌。祈转复德使查照。

**十月十七日(11月23日)**　就摊认赔款镑价事电复外务部、户部及天津袁宫保(世凯)等督抚。略谓：

镑价不敷，若必不能挽回，惟有认补。但鄂省所能勉办者，有紧要三节，不敢不以陈明。一、只能照各省原派赔款之数补出三年镑价，方为平允。查鄂省原派一百二十万。若照(镑价)八百万计算，止能摊五十余万。江汉关原案并未另派，本即统于鄂省总数之内，断难另计。今拟认摊六十万，断不敢再多认，一也。二、鄂省各款皆系随筹随用，向无存储，往往寅支卯粮。若欲于一月提数十万现银，断办不到。万不得已，惟有由鄂省自借洋债一法。自借自还，二也。三、银根甚紧，即洋商允借，若数至五六十万，三个月以内必不能交齐。应请贵部与各国公使协商，鄂省此款必须展限三个月，缓至明年正月底在沪交清。若求速，万办不到，三也。再，此次派补镑价，鄂省独多，并不按原派赔款之数。除各小省不计，广东现在军务不计外，不惟多于浙江、四川，并且多于原派二百五十万之江南全省，甚至陕西亦系中省，竟尔分毫未派。惶骇焦急，不解其故。鄂人群相归咎，谓由洞认解练兵处饷项太多，今年多至五十八万，明年多至一百零三万。至防卫京畿之吴元恺军饷将及三十万，尚不在内，即各大省均未闻有此。或代洞忧焦，或怪洞鲁莽，以致自入窘步。洞睹此时势危迫，宵旰忧劳，惟力是视，岂敢辞难。惟鄂省民力只有此数，踌躇旬日，无以为计。勉竭庸愚，只有以上所陈三层办法，然尚不知每年骤增本利巨款将何筹还。

**十月二十日(11月26日)**　电复天津袁宫保(世凯)称断无联俄之意。略谓：

前接上海日总领事小田切来电云，闻贵国政府重兴联俄之议，北洋派某道员来鄂商议此事。此次日俄开战，为保全东方大局起见。贵国倘有联俄之议，将来事甚可忧，属为驳阻等语。当复以俄人欺蔑中国，违背条约，占地残民，横暴无理，敝处断无联俄之意。至政府有无此议，敝处毫无所闻，北洋亦未派员来鄂商议此事等语。至张道孝谦日前过鄂，来谒一次，适有公事未见，闻在省城仅住一宵，次日即渡江旋豫。该道在沪有无此说，祈即由尊处电询饬复。

**袁宫保来电(光绪三十年十月十九日到)**：顷接沪电称，张道孝谦告人，奉敝处委往尊处密商联俄事，因而沪上谣疑纷起，日人颇惑云。查张道请假省亲，并非差委。果如是也，殊属谬妄。祈询该道是否有此说。

**十月二十一日(11月27日)**　就筹款赎路事致电桂林岑制台(春煊)，广州张抚台(人骏)、伍叔宝太史诸公。略谓：

废约必先赎路，赎路必先筹款，自是入手关键。已切电盛大臣，造成粤路只能核实公估价值，不能以美公司浮开要索。但路在粤境，赎回后，行车之利亦粤得之，似赎路之款，未便令三省公认匀摊。粤商财力雄厚，其在南洋各埠者富商尤伙，是三省筹款，必推粤为最易。湘省境内路最长，款最巨。鄂省路较短而财力素薄。两省官绅固不敢不勉担义务，尽力图维，若再令兼顾他省，则财力实有未逮。大致办法：抵制外人则三省当同心协力，筹备路款则三省当按地分摊，事最公允。惟粤省赎路之款数至五六百万，诚恐一时遽难齐集。窃代筹一集款之法，因势利导，莫如售票开标。此一段路已造成，最为繁盛，目前即可见利。每票或五十元，或一百元，每月一次，每次一百万元为率，以五成开彩及充一切用费，以五成留备赎路之用。得彩者付一半现银，以一半留作铁路股票。未得彩者准折半抵换铁路股票。期以一年举行十二次，即可得六百万元，自属众擎易举。但须刻报劝导，言明此乃设法赎路，以尽义务，方能感发鼓舞。姑陈此策，以备筹酌，总期于必将此路赎回为度。

**十月二十七日(12月3日)**　致电荆州余道台(肇康)饬据实查复荆州知府陈梦兰有无实在政绩。略谓：

据荆绅呈请，将已故荆州知府陈梦兰崇祀名宦。该故员在任究竟有无实在政绩，可详查博考，据实电复核办。

**余道来电(光绪三十年十月三十日到)**：陈故守梦兰最系荆人思者在万城大堤。当庚午大水，危险万分，几不可支。该故守植立险处二十余昼夜，竭力防护，幸获保全。工竣回署，发须骤白，几如另是一人。因是成病，卒于任所。其抢险万余金，悉出宦囊。所有赔偿，不肯加征地方。死之日，至不能成殓，故民到于今追感不置。今岁其孙善同以新庶常来荆，绅耆不期而集，争相

慰问。念及遗爱,弥动怀思,故有是请。其余内行谨厚,居官廉惠,虽属庸行,亦自可称。谨遵谕据实复陈。

**十月二十九日(12月5日)** 差弁回鄂,赍到皇太后恩赏御笔大福寿字直幅两张,玉如意一柄,蟒袍料一件,绸缎四卷。上谢折。

**十月三十日(12月6日)** 批饬各州县据实开报米粮市价。略谓:

谷价贵贱,关系民生商业,为民牧者,自应时常留意体察,不应全然不知。各州县折报纵不能丝毫不差,亦应与时下价值不甚相远。此月折开武昌府属上米每仓石价一两二钱二分,中米每仓石一两一钱一分,下米每仓石一两一分。无论今年米价决无如此贱值,且与汉阳府一江之隔,所报上中下米价值减至一倍,太觉悬殊,实属昏聩粗谬。此乃入奏之件,不惟漫不经心,直是并未经眼,深堪痛恨。饬北藩司转饬各州县以后务须随时考察市价,万不准任听胥吏随手填写。

**十一月初二日(12月8日)** 奏请暂停分发湖北道府候补人员两年,以冀稍清冗滥。略谓:

近岁以来,以顺、直、秦、晋等省赈捐减成,报捐实官者益多。仕途猥杂,较前尤甚,而道府一班亦遂接踵而来,无所底止。查湖北省从前候补道员不过十余人,候补知县不足二十人。现在候补道员多至四十三人,候补知府多至五十。人多事少,已苦委用无期。近日官场风气,每不能俭约自甘。武昌省城公馆占尽,久已无屋可租。店租物价,无不昂贵。既列道府之阶,用度益多,情形益窘。其守分者不免销磨志气,其热中者徒思奔竞,尤足败坏官常。夫既专以营谋优差要差为务,则得差之后,必然逞其蠹国病民之技,可想而知。不遂所欲,则怨望立生,造作谣言,颠倒黑白,阻挠要政,肆意矫诬。若此之流,往往而有。此后若再纷至沓来,不惟差缺益形壅滞,且出位妄想,无事生风,驯致通省官场尽染恶习,流弊尤不可胜言。此乃近来恶习钜弊为十年以前候补官之所未有者也。夫道员居监司之列,知府为表率之官,本非无学问、无阅历、无资格之员所堪滥厕。嗣后除同通州县以下各官仍照常办理外,拟请旨敕下吏部,凡分发及捐纳道府人员,无论指省掣签,准将湖北省停止分发三年,以冀稍清冗滥,藉挽浇风,实于鄂省吏治大有裨益。

**十一月初三日(12月9日)** 札北臬司通饬各属查禁《警世钟》、《猛回头》等逆书。

嗣后无论坊贾居民,概不准行销传送。如先经存有是书者,立即送官销毁。倘敢故匿不报,或翻印传布,一经查出,定即治以应得之罪。

**十一月初四日(12月10日)** 致电桂林岑制台(春煊),广州张抚台(人骏)、伍

叔宝太史。略谓：

铁路筹款之法究竟有无成议，未接电复，悬盼殊深。现奉廷寄，议废美公司合同一事交敝处核议妥筹办理。鄙意专主废约自办，然必须三省筹款之法确有把握，自办一节乃能着实。开标之法能否举行，此外另有何良策，望飞速详电示复。

**岑制台、张抚台来电(光绪三十年十一月初七日到)**：粤绅复电云，现拟仿照日本劝业银行发售储蓄债票章程参酌办理。每票二元，集票五十万份，得银一百万元，以二十万元开投。每月售票一次，开投一次。所有一百万元票底，无论曾经获份会彩与否，俱作为铁路股份，刊刻征信录，榜示于众。倘废约在速，仓卒未能劝集全数，拟请我帅会商三省大帅设法筹垫，备足应付，陆续开票归还。

**十一月十四日(12 月 20 日)**　致电上海盛大臣(宣怀)。略谓：

粤汉铁路合同前系奉旨批准，此时议废合同，固须奉有朝命。然专言朝命，将来或恐牵动交涉。此次致梁使咨文，自应归重三省绅民万口一词，力持废约之议，公呈外务部上达宸断。朝廷俯顺舆情，不能不准予废约，断不能强三省数千万人民令其迁就从前坏局。必须将此议补入，详细痛切发挥，以见废约出自三省绅民公议，方觉决断吃紧。洞为三省人民代表，更应专以民情公议为主。美国素主民权，此说较易动听，不致引入交涉。祈斟酌补叙为要。

**盛大臣来电(光绪三十年十一月十五日到)**：遵督部堂文电，会电梁使照会美外部注销合兴合同。文曰：洞奉廷寄，合兴正议废约，着悉心核议，挽回利权等因。宣查合兴显背合同，必应作废。《续约》十七款"不得转他国"，现查底股，比、法居多，事权他属。《正约》四十款"禁别人侵坏合同"，现派非美公司之锡度来华干预。全路工程逾期，广州一节逾估甚巨。工程师借路经商渔利，各洋匠迭次枪毙人命，并有窃资远遁，索帐不送，索凶不交。请照会美外部，注销正、续合同。中美商务正盛，想美政府累次代中国保全主权，亦不愿他国人干预侵损也。请再面告美外部，中美交厚，故创办时立意借美款。今美名比实，上下哗骇，谓与俄法路贯串腹心，关我命脉。既损美名誉，合同精神全失，不得已请作废。前美政府照复云，如该公司改其规模办法，即不认保护。务请祈认定前言，即允注销云。

**又电(光绪三十年十一月十六日到)补电梁使如下**：合兴事，三省绅民众口一词，力持废约，公呈外务部上达宸听。朝廷俯顺舆情，因饬由洞等废约。请专从民情公议为主，补入照会。

**十一月十六日(12 月 22 日)**　奏请旌表孝子方炳垣。炳垣，闽人，湖北分缺先用典史。寓宅失火，炳垣负母出，梁柱摧堕，母子皆被焚，事在光绪二十九年十月二十日。

**十一月二十二日(12 月 28 日)**　钦差大臣铁良至武昌。时在江南清查款项，道员蒯光典劝勿为刚毅续。十月奉旨，他省款项不必查。旋赴湖南勘湘东制造新

厂地址。十二月复回,阅兵,观学堂、局、厂,留数日北返。

**十一月二十五日(12月31日)** 就粤汉废约自办事致电京外务部瞿尚书(鸿禨)。略谓:

旬日前已与盛会衔电驻美梁使(诚)力言废约事,梁正在与美外部辩论。总之,鄙意专主筹款自办,与湘、粤绅往复电各电,皆同此说,断不愿以美接美。分段修造,筹款必能筹,只在湘、粤绅肯听鄙言耳。惟更有密启者,昨接商部漾电:二十三日奉旨,著商部、张之洞妥筹办理,以挽回利权等因。此事甚难,筹巨款尤难。若专任鄙人,必能办成。若参以商部,枝节必多,不可思议,于此路事无益有损。台端如能设法讽劝商部不必深管,听外间办理。此事无意外掣阻,庶可有成。其工程用款一切,当令三省官绅公同经理,鄙人只管考察、督催、筹画,断不经手也。

**是月** 奏请以李天柱补授江陵县知县。略谓:

江陵县知县张集庆在任病故,当经咨达开缺,声明所遗系四项最要缺,另拣员请补在案。查例载知县应调缺出,俱令于现任人员内拣选调补。如无合例堪调之员,始准以候补人员题补。又准部咨,题补缺出,仍令照例于现任人员内拣选调补。如果实无合例堪调之员,准以奉旨命往及曾任实缺初缺并进士即用人员酌量补用,其军营劳绩、保举初任人员概不准请补各等语。今江陵县知县系冲繁疲难四项最要缺,为荆郡附郭首邑,非精明强干,才识兼优之员,不能胜此繁剧。臣督同藩、臬两司于通省实缺知县内逐加遴选,非现居要地,即人地不宜,实无堪以调补之员。惟查有奏留湖北补用知县李天柱,年六十九岁,系山西汾县监生,由陕西河县典史捐升知县,选授褒城县知县,咸丰十一年到任。同治元年,滇匪攻陷县城,奏参革职,留营效力。复以剿贼出力,奏准开复原官,留陕西补用。又因转运军面短数,革职着赔。遵即如数赔偿,奏准开复原官,加捐同知衔。光绪六年丁父忧,服满起复回省。十二年补授镇安县知县。嗣因边俸期满,十九年四月初七日,奉旨以应升之缺升用,历署凤翔、宜川、安定、扶风等县知县。二十年丁母忧开缺,服满起复,赴部候选。二十三年十一月选授湖北宜都县知县,二十四年七月到任。嗣经前广西抚臣于荫霖奏保,九月二十日奉上谕:着送部引见。钦此。十二月奉文俞升太常寺博士,经本任抚臣端方奏请开缺,仍以知县留于湖北差遣委用。二十八年十一月十九日奉硃批:着照所请。钦此。委署广济县知县,并禀请注册委用。经部议驳,只准差委,不准补署地方各缺。又经本任抚臣端方奏留湖北补用,三十年二月二十三日奉旨允准各在案。臣查该员李天柱资老守洁,实心爱民。前在陕西

服官三十余年,复选湖北宜都县,并委署广济、兴国等州县,均能措施稳洽,循声卓著。以之请补江陵县知县要缺,洵堪胜任。惟调缺请补与例稍有未符,但人地实在相需,例得专折奏请,准以奏留湖北补用知县李天柱补授江陵县知县,实于地方吏治均有裨益。该员系奏留补用知县请补知县,衔缺相当,无庸送部引见。

**是月**　以已故荆州知府陈梦兰功德在民,奏请入祀荆州名宦祠。

**是月**　奉旨举办八省土膏统捐,湖北岁减六七十万两。

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卷九页一八八:

湖北道员孙廷林建议于钦差大臣铁良,谓四省合办土膏统捐溢收甚巨。两广、苏、闽亦云、贵、川土行销之地,若合八省为一,数更可观。铁良入奏,仍设总局于宜昌,章程不改,以二十九年收数为各省定额,合收分解,溢收之数存储候拨。旨如议行,以溢数专作练兵经费。户部派孙廷林为总办,湖北入款因此岁减六七十万两。明年三月,户部奏请特派大员管理。奉旨,派柯逢时管理八省土膏统捐事宜。拨还各省之款,以三十年收数为定额。一年期满,溢收三百七十万两。

**十二月初五日(1905 年 1 月 10 日)**　电复天津袁宫保(世凯)、江宁周制台(馥)。略谓:

此时日本势张气锐,攻战日利,得地日多,将来无论结局定约如何,总于中国有益,胜于俄人十倍。鄙意总以始终守中立为是。慰帅奏请劝和之说,与鄙人意见不同,未敢列名。

**十二月初六日(1 月 11 日)**　撰《学堂歌》、《军歌》,饬学务处遍发各学堂学生,各营兵勇,令其熟读歌唱,以期感发其忠爱之忱,鼓励其自强之气。务须人给一纸,不可遗漏。

**同日**　札学务处减收外省附学学生学费。略谓:

本省学生学费既已普免,则外省附学学生,其学费亦宜酌量递减。原定每人每年酌收学费一百六十元者只收一百元,湖南附学生原定每人每年酌收学费一百元者只收七十元,以示体恤而宏教育。

**十二月初七日(1 月 12 日)**　就修筑川汉铁路事致电成都锡制台(良)。略谓:

此路延长三千里,全工观成不易。从来铁路办法,皆先从有贸易货物处办起,修成一段即可收一段运费。川汉之路,必宜从万县至宜昌一段下手。至宜昌以下轮运通畅,万县以上民船甚多,则车利必较少。自万至宜,此中间一段或已兴工,则长江上下,外人即无从插手,余路可听我从容布置矣。但事关川、

楚两省，必须两督抚通力合作，一切勘路、筹款、购地、督工，方无窒碍。其入楚境之路，鄙人亦不敢置身事外。似应川、楚商定办法，会同具奏，较为周妥。

**十二月初十日(1月15日)** 饬委江汉关道桑道为汉口后湖堤工局总办，第一镇统领张镇(彪)为会办，即日兴工。据勘，后湖长堤自皇经堂裕丰垸旧堤起，至王家嘴止，共长三十四华里。应酌量地势高低，工程难易，划分十段，每段各委一员，以便分投雇夫，即日兴筑。今冬先修土工，明冬再修石工。务期工坚料实，全堤悉臻稳固。并须迅速完工，勿待春水涨发，致废全功。

**十二月十二日(1月17日)** 札各府暂停中学，先办师范讲习所。略谓：

本部堂念各州、县兴办小学筹款为难，特于八月间通饬各州县赔款捐改为学堂捐，免于解省，悉数留于本地为广设初等小学堂及兴办高等小学堂之用。诚以小学不兴，不但普通、实业各中学堂永无合格学生，而国民教育亦终无普及之一日。惟小学教员非由师范学堂毕业出身者，其于教授法、管理法必至茫然无所措手。是以兴办师范尤为小学之先务。乃近阅各该府禀报筹办学堂情形，并不认真督催各州县兴办小学，亦并不知各州县小学教员之亟需师范，惟汲汲于中学堂是设。自顾门面，聊以塞责。徒张虚名，不求实济。应饬各该府将所设中学堂一律暂改为初级师范学堂，或先办速成师范，或先办师范讲习所。其教员或选聘出洋学习师范毕业生，或选聘省城师范学堂毕业生，均听酌量办理。其数额，县属多者以六十名为限，县属少者以四十名为限。所有现已考取生徒，择其年长文优者留堂改习师范。其余各生徒悉数退回各州县，分别拨入高等、初等各小学堂，以为正本清源、循序渐进之计。俟将来各州县高等小学堂生徒毕业有期，再将府中学堂开办。

**十二月十四日(1月19日)** 致电上海盛大臣(宣怀)并京外务部、商部。略谓：

湘绅急于争回路权，措词不免过于忿激。事关大局利害，湘绅情词迫切，其意要自无他。此时与美争废合同，全赖官绅与总公司协力同心，未可自家先存意见。订约既系总公司聘任，废约自系总公司负责。从前梁使来电，明言三省官绅之电，美公司断不承认。可见凡有争辩，美国专认总公司也。总之，三省筹款自办，鄙人必竭力提倡筹集，废约则尊处专责，自应由尊处电梁。[按：十二日接湘绅公电，有谓盛"阳言废约，阴实回护"等忿激语。]

**十二月十九日(1月24日)** 裁湖北巡抚缺，遵旨兼管巡抚事宜。改抚署为贤良祠。后广为十贤祠，祀诸葛武侯亮、杜成侯预、刘元公宏、陶桓公侃、柳元公公绰、张文献公九龄、岳武穆王飞、孟忠襄公珙、卢忠肃公象升、胡文忠公林翼。

**十二月二十七日(2月1日)**　致电上海盛大臣(宣怀)。略谓：

顷准外务部敬电：粤汉路事，美使照称准本国政府电训，不允中国政府将合兴合同作废，因该公司前售他国股票，现经美国人多出优价买回。如中政府废此合同，是与抢劫无异，一定不能听从等因。希速酌核电复，以凭照复美使等语。已转电湘、粤官绅妥筹速复。查美使照会语气，系恐美商受损亏，款无着落，故极力保护坚持。在三省官绅力争废约自办，系专为保守主权、地权起见，亦必百折不回。鄙意办大事不能惜费。此举必使合兴公司不致受亏，已售之金元小票及优价买回之他国股票皆有着，庶可与美政府平心理论。前此屡致梁使电，皆空言废约，而未言废约后如何办法，是以美政府坚不听从。此事究应如何抵制，必须妥筹实在办法。阁下自在局中，周知底蕴，且有律师可询可访。务望以大局主权为念，切筹平允妥当办法，使约可废而美政府不致为难。开诚布公，详细见示，以便转商湘、粤官绅公同酌议。

**是月**　宜城军户滋事，饬文武官分别处置。军户抗税，痞匪乘之，揭扶清灭洋旗号。派兵弹压解散，保护教堂，非拒捕者不得杀戮。委员彻查税捐办法，妥定章程。拿办匪徒及为首滋事者，旬日而定。

# 光绪三十一年(1905)　乙巳　六十九岁

收回粤汉路权。
废凌迟、枭首，禁刑讯。
查禁革命书报。
抵制美货。
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
中国同盟会。
废科举。
日俄停战议和。
设巡警部。
卢汉铁路建成。
设学部。

**正月十五日(2月18日)**　就粤汉路废约事致电华盛顿梁钦差(诚)。略谓：

现三省认筹巨款，岁可得五六百万两。废约自办，并不为难，毫无游移。屡电盛大臣妥筹办法，迄未定议。今美政府既言注销合同为我自有主权，彼断不越权阻遏，而尊论谓废约后不过认偿合兴数百万元而止，尤为扼要。鄙意拟即照尊议施行。请查明售出小票共数若干，能否由三省担认依票面期限照付本息，免失大信，抑竟须全数付现收回，此项偿款能否分年陆续匀付。统望妥筹确核，电示机宜。

**梁钦差来电(光绪三十一年正月十八日到)**：自十二月初一日美股东收回比票，局面大变，事机已失。外部坚持不认废约，前已电陈。查公司转移，视乎股本。我能设法加价购收股本，公司归我，以华接美，事较和平，略省偿费，惟条理繁多。如果可行，请尊处派廉干妥员来办。

**正月十八日(2月21日)**　电复华盛顿梁钦差(诚)。略谓：

加价购收股本，公司归我，以华接美。此法甚善，拟即照办。鄙意但冀此路收回自办，以保地权，多费不惜。拟一切奉托台端经理，毋庸派员前往，以省糜费而免周折。

**正月十九日(2月22日)**　差弁回鄂，赍到皇太后恩赏御笔福、寿字各一方，介

寿两字直幅一张,绸缎四卷,貂皮八个;又赍到御赏福、寿字各一方,分别上谢折。

**正月二十五日(2月28日)** 设汉镇马路工程局,筑修大智门至玉带门一带马路。据江汉关道禀称:填路取土,需款甚巨,不如招商租地,令商自行填土建屋,以兴市面。拟酌量地势繁僻,分别等第,每方租银二三两,以二十年为限。先交第一年租价,作为修路之费,以后免租四年,偿其填土还屋之本。至第六年再令纳租,以纾商力。至将来经费充足,扩后街马路,可以直达江岸。其拆卸城垣砖石,即以接济堤工,藉省巨款。

**正月二十九日(3月4日)** 致电上海盛大臣(宣怀)。略谓:

屡电谆切奉商,何以久未见复,深为疑闷焦急。此事非延宕可了,尊意毕竟如何,务望迅赐电示。昨梁使来电,谓由我购回公司股票,以华接美,办法较易收束。敝处已请其试办。此外有无别法,仍盼速筹示。

**盛大臣来电(光绪三十一年正月三十日到)**:宣自初五后剧发痰症,饮食不进,神志迷乱,二十余日不能看公事,为从来所未有。废约事,宣终必与公同心,将来自必水落石出。购回公司股票,为数有限。此是釜底抽薪妙法,去夏已议及此,惜为人阻挠。今专托梁使,想可秘密。望公坚持办理,勿为摇动。

**是月** **奉上谕**:铁良奏遵旨抽阅江苏等省营伍情形一折。湖广总督张之洞夙抱公忠,所练各军独能出色,深堪嘉奖。

**是月** 疏浚省城湖港。省城大小郭郑湖、沙湖出江之路淤垫不畅,分段挑浚,别由湖西北面开引港一道,导水出江。

**二月初六日(3月11日)** 致电华盛顿梁钦差(诚)。略谓:

合兴既肯开价,此事即有端倪。至如何核驳,想尊处必能考究精核,得其要领,使彼无词,感甚。大约可驳者若干,祈先密示。

**梁钦差来电(光绪三十一年二月初十日到)**:合兴函开已支造路费三百九十七万九千六百余元,按合同加五厘,用十七万三千九百余元,二共四百十五万三千六百余元,应以面值四百六十一万五千一百余元之小票作抵。中国赎回此项小票,合同加二五计,需美金四百七十三万五百余元。公司特权矿权顶售损失等项,连已成之广州、三水一段现存物料及测量图表估计均在内,计需美金二百一万九千四百余元,实共需美金六百七十五万元。另,事成公司办事人酬资二十五万元等语。查造路费多未核准,物料、测量等项已在造路费内,不应复开。公司特权索值过奢,事成酬劳尤为无理,已经严斥。摩根赴欧,合兴总办惠惕尔人品难信,不欲与议。现设法向美股真正代表人密商办法,随时电闻。此次收回吃亏已巨,非详慎磋磨,恐多糜费,致负委托。

**二月初九日(3月14日)** 就膏捐统办事致电江宁周制台(馥)、苏州效护院、广州岑制台(春煊)、张抚台(人骏)。略谓:

八省统办膏捐,当时献策者其意只图见好干进,不顾各省利害,并不顾自

己能否践言作到。此人向来行径,江、皖必知其详。鄂省去年试办四省统捐,岁收甚巨。今于赣于湘,凡溢收者统归于内,鄂约岁失的款六七十万两。至皖土则全行绕越,鄂境既无所增收,皖转失所固有。现在内意此举责成鄂省筹办,不惟头绪纷繁,毫无把握,且预征极重捐款于数千里上游之地,商货未销之时,苟可规避,绕越必多。不惟统捐必不能如愿网罗,坐享巨利,恐湖北本省旧有宜昌关税必然锐减,向来解款,取之何处。惟事在必行,势难推宕。贵省原办之土药正税及土膏捐,宁属两项约岁得各若干,苏属两项约岁收各若干,均祈查明确数,迅速见示。至徐州土药,江省拟如何筹办,皖省有何防截绕越之法,亦望查确速示,以便奉商。再,闻两广前已办统捐,现在两帅拟归粤省自办,不归孙廷林办理。或云已出奏,确否。如何措词,并望见示。

**二月十三日(3月18日)**　致电京户部赵尚书(尔巽)荐举人才。略谓:

欲免东行,非荐贤自代不可。辽东处处荆棘,事事交涉,一切皆平地创造,寻常吏才不相宜,生手亦不相宜。以鄙人所知,廷府尹杰,历官承德府、岳常澧道、镇算道,明白果断,练达任事。在直隶藩司任,不附合拳党,几蹈不测。在奉天能抵制俄人,其胆识已加人一等。且在东已经数年,情形熟悉,生手断不能及。又前东边道、现调凤颍道袁大化,久在关东,心精才伟,识定力坚,为俄人所忌而调他缺,使为辽抚、辽藩,绰绰有余。以袁佐廷,必能体察内情外势,稳慎有益。此外,当不乏长才,但鄙人所知不多耳。前年在京,知东三省有一道、一府最为出色,均经长将军顺保荐。一知府即程德全,已简用。一道员忘其名,系汉人,闻亦甚好。若廷、袁之外,再将此一道员破格用之,奉天事粗可分布矣。又藩司尚其亨,才具敏干,年力富强,亦可用,但知之不详,姑以作备卷。窃谓以人事君,大臣盛节。若使廷杰、袁大化及某道办辽事,三人分任督、藩、臬,似胜于次翁自往矣。[按:本月初九日,特旨传见户部尚书赵尔巽(次珊),议东三省事。十四日,令其赴天津与直督袁世凯商东三省事宜。三月初八日,以廷杰署盛京将军。四月初四日,以赵尔巽为盛京将军。]

**二月十六日(3月21日)**　致电华盛顿梁钦差(诚)。略谓:

合兴浮价如察看不能多驳,宜见机速给,迟则恐彼夜长梦多,别生枝节。此举重在收回路权,不争银数多少。此事现奉寄谕,著张某责成盛某妥筹废约云云。廷旨并不分寄盛处,是内意注重敝处,鄙人自当力任其难。请台端迅速放手办理,不必顾虑盛处。敝处定议,则盛无从梗阻矣。

**二月十七日(3月22日)**　致电练兵处铁侍郎(良)。略谓:

承示北洋需用操枪万余枝,备款来鄂检运,自应照办。查鄂枪连皮件不连

子弹,每枝定价库平足银二十四两。若去皮件应减若干,容饬兵工局核明,再行奉达。台旌在鄂,多承教益。惟简亵太甚,歉仄实深,专此敬谢。

**二月二十一日(3月26日)** 电复华盛顿梁钦差(诚)。略谓:

三省绅民之意,专在收回自办。合兴但肯顶售归我,即不必明言废约。

**梁钦差来电(光绪三十一年二月十九日到)**:声言废约,美政府断不允,而顶售公司,则不能袒阻。合兴在事人恐不可靠,已经电摩根妥商。

**二月二十三日(3月28日)** 电复华盛顿梁钦差(诚)。略谓:

议久未谐,万分焦虑。合兴前已开价,即系情愿顶售铁据,万不能再听其悔议。宜趁彼党分争之际,速与摩根确商定议,迟则彼党或合力相持,愈难措手。此时但期公司归我,浮价不必计较。

**二月二十八日(4月2日)** 札学务处将武高等学堂改为武师范学堂。略谓:

据练兵处奏定陆军学堂章程,各省准设陆军小学堂,南北洋、湖北、广东准设中学堂,其兵官学堂、大学堂皆设京师,并无武高等学堂名目,惟各省准设速成陆军学堂、速成师范学堂。亟即将武高等学堂改为武师范学堂。先设速成科,仍仿照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科一年毕业,学生必取在营充当哨官以下曾习兵事三个月以上者,考以论说及答问各一场,合格者留堂肄业。其武高等旧班学生不过十余人,年资既久,学术亦有可用,且其测绘尚属可观。应即在该堂内别划一区,另设测绘专科,俾资研习,以备将来陆军测量之用。其由将弁学堂并入之学生,在堂已经一年,应由该监督严行甄别,择尤听候委用。此次所考新生,仍照原额支给薪粮。学成之后,仍发回原营充当差使,名曰学习哨官。随同哨官办事六个月之后,由本管官长出具考语,汇交营务处,用积分之法,最优者及优等者均作为哨官,中等者什长,下等者伍长,最下等者即行遣散,以收实效而免滥竽。派黄以霖为学堂监督,刘邦骥为堂长。

**三月初二日(4月6日)** 电复华盛顿梁钦差(诚)。略谓:

尊处已聘前外部福士达、铁路律师良信襄办,极慰。凡因合兴事,或明聘人辩论,或暗托人援助,所有费用,统归三省公认,由敝处汇寄,尽可请放手办理。昨与路提面议谐否,祈先电示大略。

**梁钦差来电(光绪三十一年三月初三日到)**:昨晤商路提等,初持国体大局诸说,坚不允售。经诚婉商直折,遂谓听中国任意修改合同,由美政府切实担保,永不转售。诚仍执不可。辩论半日,始允再集股东议售,准旬内复答。详察词意,当可不至翻悔。所有交价办法,俟复到再议。合兴索价过奢,且不欲开列细数,在宫保统筹全局,不较锱铢。惟事关款目,诚应认真核驳,免为将来局外訾议。"如数购收"之说,请勿宣露。

**三月初七日(4月11日)** 就代造银币票事致电东京杨钦差(枢)。略谓:

鄂省钦铸一两银元已通行,拟托日本印刷局代造一两银币票二百万张,十两银币票二十万张。票纸所绘花纹务须富丽精美。请商该局先绘五彩云龙银币票样两种,一种一两者,一种十两者,寄鄂酌定,再与议订合同。

**三月初八日(4 月 12 日)** 致电学务大臣张尚书(百熙)阻修复京师贡院。略谓:

闻近有修复京师贡院之议,忧焦万状。如此则天下学堂不必办矣,自强永无望矣。近数科借用汴闱,地处适中,不惟三江、两湖、川、广、云、贵、秦、晋等省士子利于汴闱,即直隶永、保、天津、正、顺、广、大八府,皆无不便,兴此大工何为。况乡、会中额已奉明旨分科递减。假如时议为体恤旧学举贡生员,恐其出路渐隘,且虑学堂人才一时恐难敷用,则或照原议略加推展,作为分四科减尽,然不过十年,科举必仍停废。总之,少减、缓减则可,或为旧学举员生员另筹一仕途出路亦无不可,若修复贡院则万万不可。方今搜括已穷,乃糜数十万金,为此阻学抑才之举,实为非计。公主持学务,深悉时艰,务望切商止斋诸公,力筹阻止,天下幸甚。

**三月十二日(4 月 16 日)** 札北藩、臬司酌定仕学院大纲章程。略谓:

世变日多,内治尤亟。若大小官员于中外时势茫昧无知,于新政新法迷谬不解,所谙者仅只吏牍故套,官场仪文,断不足以保安人民,弭祸乱而胜艰巨。湖北省城设有仕学院,已定议移设裁缺巡抚衙门,亟应厘定章程,认真办理,以期人才蔚起,仕学交资。兹经本部堂酌定大纲章程五条:一、学额。定为府、州、县五十员,均须考取品行端正,文理明顺,年在三十五岁以下,体质强壮,毫无嗜好之人,方为合格。二、学科。定为法律、地理、财政、格致、图算、武备、交涉、方言。以上九门,各学员均须全习。其体操一门,准定为随意科。三、学年。上条所载学科,应分为正科、简易科。正科限三年毕业,简易科限两年毕业。未毕业前,概不准委缺、委差。俟毕业后考验及格,分别等第,立予录用。四、额外。现在差务各员不能终年按日入学堂治功课者,准其到堂听讲,名曰旁听员,惟不给薪水。五、学规。在堂规矩礼法,与各学堂学生同。务将官场中骄惰油滑、纵佚巧诈等习气洗涤净尽。不率教者,监督、提调禀闻撤学,分别情节,记过停委。以上五条综举大纲,其详细节目,应由布、按两司会同监督督同提调咨询各讲友妥商酌拟,开列清折并课程表,呈候本部堂核定。

**三月十三日(4 月 17 日)** 札各州县及学务处考验自费出洋游学生。略谓:

近年各州县禀派自费出洋学生,于学生性质是否驯良,文理是否明顺,并不声叙,殊非慎重考核之道。嗣后凡遇出洋学生,均须由地方官详加考验,出

具切实考语，申送学务处复验，将品行文理切实加以考详，候本部堂传见该生，亲加察验。果属材堪造成，再行缮给咨文，以防流弊而肃学规。如该州县地方官无切实保结，学务处无切实考语，断不咨送。

**三月十四日(4月18日)**　复电东京杨钦差(枢)。略谓：

钱票需用甚急，务仍请磋商定造。查前定银元票一百万张，已承尊处商准印刷局代造。此两项票必尚未印成，请即与商停印，改造此次所定银币票。此以该局已允代造之票抵换，不致另费工夫，但须另绘纸面花纹耳，当可通融照办。前定银元票纸面印有鄙人及端中丞(方)照相，现在端中丞已调任，此项银币票应请专印鄙人照相为妥。

**三月二十一日(4月25日)**　就捐建学堂事致电南皮县章绶生。略谓：

弟前年冬春间请假在籍时，拟就里中捐建高等、初等小学堂，教育族中子弟，敬以慈圣恩赏银两及弟所捐之款，共凑成一万七千两，典置唐家务庄田十七顷有奇，以租息充该学堂之用，曾于上年正月呈明冰案，并声明开办时续行呈请转详具奏。兹经详加筹度，将办法量为扩充，于南皮城外双妙村购地捐资，建造中学堂一所，兼造高等小学堂一所。两堂毗连，出入共一大门。中学堂额三十名，高等小学堂额六十名。族人及外姓，两堂皆占额各半。一切遵照奏定学堂章程办理。原捐经费尚属不敷，今再由弟捐银一万两，存放殷实商号生息，自今年正月起，按月取息，合之原置庄田租息，一并充用，仍谨名曰慈恩学堂。昨已咨请袁宫保酌核上陈，惟奏案例须由原籍地方官转详，除另具公牍专差回籍呈递外，合先电达。

**三月二十二日(4月26日)**　就兵工厂布局致电练兵处铁宝臣(良)尚书。略谓：

南、北、中三厂断断不可偏废。南厂经费取给沪局原筹各款，必可办成。设有欠缺，两江自能筹之。北厂以新筹膏捐充用，即使稍有不敷，尽可派令各省摊解。事关拱卫京畿，众擎易举，必无不应之理。若辍南厂不办，移款以供北厂之用，北厂专供北五省犹恐未足，岂能兼顾淮南。此外若止一鄂厂，焉能应江、湖、川、广各省。全国军实所关非细，有兵无械与无兵同。至虑萍厂近粤汉干路为不便，似可不必。此路现议收回自办，已略有端倪，犹有自主之望。若直、东、豫三省，皆有铁路，皆为外人操权，山东经徐州至金陵一路尤患德人相逼，难言稳固，如以近铁路为虑，北厂将安所得地乎。如设在江北，恐断无终年能通水运之地。若煤铁物料皆由火车运至，费亦不赀。萍厂地势既佳，运道尤便，即设防营、造炮台以护厂，亦是应有之义。总之，三厂并举，南北兼顾，洵

为建威销萌万全之计。鄙人实为大局起见，愚虑所及，不敢不言。务望公切商政府诸公，及早定议。

**同日**　奏陈清理卫田原章不便另筹简易办法。略谓：

湖北省于光绪二十八年遵旨裁撤卫官，清查屯田。当经专设清理卫田局，遴委候补道朱滋泽会同藩司、粮道酌拟办法，详请比照民田，分别上、中、下等则，按照奏定新章，完税六分。计自开办以来，两载有余，各州县卫田尚未一律办竣，即已册报认税之各州县，屯户遵限完税者甚属寥寥。推其原故，良由向来田房税契皆出自置产之家。其家力能置产，必系目前景况充裕，积有现钱，其措缴应完税契，自属非难。今屯户承种卫田，皆由世业相传，或历四五百年，或历二三百年，非以余财新置，一旦责以按田缴税，未必家有余资。加以湖北田土山泽相间，罕有大片膏腴，农业岁息甚薄。假如八口之家，有田二十亩，糊口尚虞不足，若照上则田价骤令完税二十余千文之多，断然无从措办。是原定办法，于群情仍多不便。若不量予变通，力求简易，则卫田永无清理之日。谨将改订新章八条胪陈于左。一、停止勘丈，饬各州县一律将卫田亩数按照原粮额均匀摊算，另行造册呈核，庶足以息疑惧而免参差。一、将原契上、中、下等则概行删除，按照司、道两库额征正杂各款，无论或完银，或以米完折色，每完银一两，计上田约合二十亩，中田约合三十亩，下田约合六十亩。均令酌缴契税及局费钱八千文，此外不准书差多取分文。一、原章税费分三限完缴，每限半年，为期较迫。今准此项应完契税、局费自本年起，分作三年缴清，以示体恤。一、钱粮每银一两，均照该卫向完之数完纳，不照民粮章程，以省纷更。一、卫田向有之册费、编审费一切杂项及公帮置产及军头等名目永远革除，以清扰累。一、向有闲丁一项，历系循照旧日册名派令无田之户认完，今应查明，全行豁免，催粮书差不准朦混再征。一、各州县已收卫田税费，照现改新章多收，准其留抵本户今、明年正项钱粮，以昭公允。一、赔款改学堂捐，卫田户不应置身事外。应如何与民田一律输纳，自当由该处绅士公司酌议，禀由地方官详请核定。以上八条，既将税数减少，又将期限展宽，完税自不为难，庶征收可期踊跃。

**三月二十五日(4月29日)**　致电军机处转奏朝廷陈明病情。略谓：

之洞所患系口疮，将及一年。中医云系心劳肝火，病在内。东医云系胃热牙虫，病在外。窃自揣中医、东医之言，均有所见。大率数日内公事顺畅，睡时较多，则痛止。公事拂逆，睡时过少，则痛剧。七月以来，延东医诊视，并于饮食起居留意消息，内外兼治，已愈六七分。谨当遵旨善为调摄，早日就痊，以慰

宸廑。

**军机处来电(光绪三十一年三月二十四日到)**:奉旨:闻张之洞现在患病。该督系属重臣,着即妥为调摄,并将患病情形据实电奏,以慰廑系。

**三月二十八日(5月2日)**　电复华盛顿梁钦差(诚)。略谓:

合兴股东未全复,恐系借词推宕,焦急万分。查西例,凡事可否,以众为断。究竟顶售事合兴股东复允者已有若干人,未复者尚有若干人,尊处必知底蕴。如复允人数已逾大半,似可援从众之例。又西例事久不复,即作为默许。如股东久延不复,亦可援默许之例。总之,此事宜从速定局,免生他变。闻上海美领事言路提欲来华议此事,恐彼党别有狡谋,请尊处告合兴,此事政府及三省绅民均属敝处办,不归盛处办。敝处专与阁下商办,若路提来华,敝处断不与议此事。[按:二十三日梁钦差来电,有"合兴商股东,尚未全复,势须静候,均无变局"等语。]

**是月**　卢汉铁路全线建成。全长二千四百余里。黄河铁路桥长九百九十余丈,桥门一百有二。钢柱长七丈余,深入沙土三丈至五丈不等。北岸于下游筑石坝二十五里。自郑州筑枝路东达开封,西至洛阳,光绪二十九年八月,由盛侍郎宣怀与比国公司议定合同,借款一百万镑,由比人承办,悉照卢汉章程。

**四月初四日(5月7日)**　因捐建本籍南皮县学堂,皇太后御书"振民育德"扁额一方,皇帝御书"慈恩学堂"扁额一方,分别上谢折。

**四月十一日(5月14日)**　选派湖北实缺各州县官自备斧资赴日游历。略谓:

实缺州县,必应派令出洋游历一次,博览周谘,方足以破迂谬腐败之习,鼓励精图治之念。其游历日期,以在东实有半年为限。到东后,凡属有关政法之事,如学校、警察、监狱、道路、水利、财政、武备、制造及一切农工商渔等实业,均须随时留心考察,择要记录,以备回鄂后呈候核阅。此后续经补选各员,均应于到任之先一体派往游历一次,著为定章。

**同日**　就收回粤汉路权事致电外务部瞿尚书(鸿禨)。略谓:

粤汉路事,初以系铃解铃,望之某公。乃延宕数月,总是拖泥带水,不肯摆脱一切。继悟此事非将其撇开不可,乃径电梁使密筹机宜,切实与商。无如合兴狡猾,变幻多端。经敝处坚持力辩,百折千回,近始允我购回,火候已到八九分。现梁正在磋磨,大约无甚变局。此中曲折,非但不敢令袒美者得知,亦以先事无大把握,不敢轻率电达台端。此时事已将成,难保无袒美者饰词耸听,以图挠败成局。公具有权衡,想断不为其所动。总之,此事敝处既力任其难,必当妥筹结束,收回主权。但必须袒美者不与闻,方免横生枝节,三省幸甚。

并祈密告张冶翁，嘱其勿泄。至要。

**四月十二日(5月15日)** 招商承办各制造工厂。略谓：

现经购地于武胜门外营坊口地方，建设制造大呢毡毯厂及造纸货厂，又于保安门外天平架地方早经建有制皮厂，又大冶石灰窑拟建制造水泥厂，均经估计资本确数，招商集合公司承办。如有承办者，均准其专利十五年，并由官为保利五年，官利定为五厘。五年后获利渐丰，酌提红利缴官，以为报效。饬南、北藩司于各厅州县城镇张贴告示，俾众周知。

**四月十七日(5月20日)** 札湖南农工商务局查禁湘省和丰公司冒牌混销，并不得区分湘鄂火柴行销界限。略谓：

据汉口燮昌火柴公司候选同知宋炜臣禀称，该厂承用沪厂双狮捧球老牌火柴，各埠行销。二十五年夏，忽见湘省和丰公司假冒狮牌火柴，以低货混杂渔利，经商厂禀蒙移禁，该公司或指为狻，或指为狂獊，借名狡饰。前湖南抚宪俞并未考验，辄谓双狮与双？形状不同，尚非假冒，模棱咨复。该公司益肆妄为，伪货贻害各埠，今并汉镇一隅亦包括无遗。又禀称商务总局近接湖南农工商务总局咨开，嗣后区分界限，燮昌之货不准上溢湖南，和丰亦不下灌湖北等语，实堪诧异。现正当振兴商务之际，宜求百货流通，洋商货物尚听其各省行销，毫无限制，岂有华商货物反令区分界限，各销各省之理。总之，各造各货，自立牌号，但当于制造之法力求进步，务底精良，以为争胜之具，广销之方，方是商业正经办法。今该局不责和丰另立牌号，加精工料，以求胜人，但令分界销售，以免竞争，适足阻工业之进步，塞商货之流通。窒碍多端，断断无此办法。应即将该局前批驳正销案，以维商务而昭公允。毋违。

**四月二十一日(5月24日)** 致电长沙端抚台(方)。略谓：

粤汉路事，数月来费尽磋磨，合兴公司方允顶售归我。虽比股东尚在观望，据梁使电，美股东已全允。主权总可收回，是此事火候已到九分。顷闻湘绅拟约粤、鄂绅同入都，未知何意。祈速转致龙侍郎诸公万勿贸然北上，恐转致别生枝节，要紧要紧。政府已有电密达，必不为某公所摇动，可请湘绅放心。

**四月二十三日(5月26日)** 致电广州岑制台(春煊)、张抚台(人骏)。略谓：

铁路事固赖绅民协力，然将来若全不由官主持，则意见纷歧，情势涣散，流弊亦多。惟欲官与民事事公同商办，不由民间专操其权，须筹官款提倡。将来行车之利，按本均摊，官款并非无着。官款多于民款，或官款与民款相等，绅民乃肯让官有权。鄂省路较短，费较少，所拟每岁筹备铁路之项全系官款。湘省拟岁筹五十万或二百万，亦官款多于民款。粤省官款似亦不可少于商款。承

示将息借民款三百万移充路用，如此款本息由官按期陆续筹集归还，则此三百万即可作为官款矣。此外如能再筹常年的款若干，以存官权而重路政尤善。

**四月二十九日(6月1日)**　致长沙端抚台(方)。略谓：

粤汉路事自敝处径电梁使筹商办法，将旁人撇开，事无旁扰，宗旨乃定。然合兴百端抵抗，种种为难。彼以美前兵部大臣路提等出场争论，情词坚悍。我乃延美前外部大臣福士达、铁路律师良信等与之驳辩，相恃累月，翻复无常，波澜迭起。敝处与梁使往复电商，笔枯舌敝，坚定不移。加以多方布置，摩根始有转圜之意。复嘱梁使密托某君设法运动，幸比股今亦允售，真喜出望外也。惟索价奇昂，意将借以困我。经梁使一再驳减外，计将合兴公司全份收回，一切归我自办，应付售价六百八十余万金元。内有已售出之借票二百二十二万余元，由我接认，按期付息，应照原价九折扣抵，不须付现。尚有已提未售之借票四百万金元，现存摩根手。梁使意拟令摩根承购此票，由我接认，指款作押，分年摊付本息，冀可少筹现款，以纾目前之急。鄙意现既定议收回，不宜留大宗借款于美国最有权力之人之手，不如另借他国之款，一气清还，俾断葛藤。综计应付现款四百八十余万元，约合华银七百二十余万两。粤省已备有的款三百万两，湘、鄂两省应合筹一百二十余万两，方可济事，未知湘省有无存储现款。第此路一经收回，路工即便开办，需款正繁。此项付美之款，似可暂借洋债为宜。鄙意拟向英商筹借数百万，英商欲以两湖膏捐作保。窃思此不过借作抵押，每年仅还本息数十万，何至筹借不出，甚不要紧。特此飞电奉商，未知尊意若何。

**同日**　电复华盛顿梁钦差(诚)。略谓：

路事美股、比股幸皆就范，实赖荩筹默运，得底于成，欣感万分。合兴索价固多浮冒，但为大局计，不便过于计较，可驳者自应议驳，其万不能驳者，只可认许，统请尊处酌定，无不遵办。鄙意已提未售之借票四百万元，若留在摩根之手，恐葛藤终难尽断，拟另借他国之款一次还清，较为爽快。约计除已售借票二百二十二万余元以九折抵扣外，实应付现款四百八十余万元。粤省已备有的款三百万两，余应由鄂、湘两省凑集。惟筹借需时，恐画押后三个月交价未能全清。应与订明如三个月内未清之款，由我酌认利息，分批拨付，至迟不过六个月，此层想可办到。

**梁钦差来电(光绪三十一年四月二十九日一到)**：昨路提等邀诚偕福(士达)等赴纽约面商数次。初以加价为请，继谓第便义余利小票须我认给，又以惠惕尔所索酬资二十五万为言，均经拒绝。又索两款：一系已售出之借票，五月一号应付息银五万余元，须我付给。诚查此款理应我

付,可以照准。二系合兴允售开价日起至将来画押日止,其售价须按四厘加息,已经驳斥。此议价之情形也。议价画押后三个月交价,统计售价约索六百八十余万。已售出之借票二百二十二万余元,由我接认,仍以九折抵扣售价。其已提未售之借票四百万,倘摩根允购,以九折计,可抵售价三百六十万。如不允购,原票还我,则售价现款即须多筹此数,未免吃力。经磋商,路提电达摩根,要其承购与已售之票统由我接认,交摩代理指款作押,分年摊付本息,以济目前之急。此议办付价之情形也。摩准两日内复电。应如何办理,乞速电示遵。

**五月初二日(6月4日)**　派试用知府金鼎前往日本及美、德、法、比等国,考察湖北游学生品行学术优劣勤惰。遇有应行整顿之事,即会商原派驻洋监督或就近禀商出使大臣妥酌办理。

**五月初五日(6月7日)**　就编订矿章事致电外务部。略谓:

矿章须中外可以遵循,关系极重,不敢不加审慎。去冬承伍侍郎寄到拟稿,复嘱英国著名矿师布卢特详加参订。布稿送来后,另派华、洋各员校勘修改,大致已经就绪。现又派游学外洋政法科毕业学生再加参酌,敝处尚待详细复核。计该稿清缮,再有一月工夫,总可竣事。一俟编定,即当奏交贵部会同商部复核,以昭慎重。

**五月初六日(6月8日)**　就学部人选事致电江西臬台余尧衢(肇康),望转达瞿尚书(鸿禨)。略谓:

近日传闻有将设文部,派寿州相国(孙家鼐)掌部之说,未闻张冶秋(百熙)尚书办何事。寿州老成端正,本属极好,惟精力较逊,遇事亦稍近拘泥。若用孙舍张,学务必无起色。张冶翁公明通达,精力亦强。鄙见若以寿州管部,张兼署尚书,似于学务乃有裨益。否则,宁可缓设文部,较为稳妥。望以此论转达瞿玖翁,是否可采。再,梁节庵擢襄阳道,外间皆称玖翁之秉公知人。鄙人尤感佩,望转达。惟传闻有内召节庵为文部丞参一说,窃谓万万不宜。梁在鄂办学务所以有效,因梁在此主讲多年,南北两省高材生皆其门下,鄙人信任最专,是以有功。若到京,则局面全非,一丞参能办事乎。徒致南、北两省学务皆松劲矣,十分可惜。即欲内用,亦宜俟三年后两湖学务办好,再议为妥。并望转达玖翁,示复。

**五月初七日(6月9日)**　电复长沙端抚台(方)、龙侍郎诸公。略谓:

路事三省合办,已成之路无论在何省,其利皆三省共之,以所用成本按成摊利。粤境所造三十余英里之路,不能专归诸粤,则现在赎路之款,粤亦未便多摊。论路长短,湘长于粤。粤已认三百万,为数已多,实不便再加。此时经营伊始,各尽义务,未可稍涉偏私。现拟借五百万,以二十年分还,岁筹本息不过五十万上下,以十年分还,岁筹本息亦不过七十万上下,鄂、湘两省总可设法

筹出,似毋庸再与粤商。况已成路工各费,合兴断不开细帐,一时亦无从核算,应仍请照敝处艳电(即四月二十九日电)办理。

**五月初九日(6月11日)** 致电广州岑制台(春煊)、张抚台(人骏)。略谓:

敝处初以粤借民款三百万足资抵拨,甚慰。兹知此款亦尚虚悬,自非息借应急不可。然借款极难。鄂、湘所拟商借之款,前途尚未电复,期限、抵押、利息均尚未说定,尊处能另设法筹借最善。如必欲由敝处汇借,则将来合同须三省分担责任方妥。尊意拟何项进款作抵押,年限或愿长抑愿短,筹付本息指何的款,统祈迅赐筹示。争废美约之初,粤绅公电纷来,义形于色,此时何以寂然,并不过问。如张侍郎振勋、张京卿煜南皆拥雄资,宜尽义务,似不便听其恝置。究竟粤汉路事粤绅中现由何人主持,祈详示。至绅中领袖,必其人乡望素孚,关心大局,为鄙人所稔悉者,始能通电筹商。将来三省应各设粤汉铁路公司专局,至粤汉铁路总公司总局,似当在鄂设,粤、湘均宜选派公正明白、实心任事之员绅来鄂公同经理。弟当遇事与粤、湘诸绅会商兴办,以期联络一气。盖三省路事,有须各担责成者,有须通力合作者,有须看本省情形者,有须画一者,总以有益全局、早日成功为主。总之,无论路在何省,各省分筹之款不能全无参差,总归于照本摊利,毫无偏枯,至公至平。若畛域过分,各存意见,必致窒碍难行。

**同日** 致电长沙端抚台(方),广州岑制台(春煊)、张抚台(人骏)。略谓:

顷接驻美梁使鱼电云,前日赴纽与路提等商定节略照译:兹因中国政府将建筑粤汉铁路之特权及合同注销作废,又不准合兴续办路工,惟情愿给以公道偿费。此项偿费订定总数计美金六百七十五万元。中国政府可将合兴在中国所有产业、已成铁路、铁路材料、测量图表、开矿特权以及在中国所有应得权利,无论明指暗包,一概全行收管。所有合兴已提之中国政府借票,除已售之二百二十二万二千元外,一概交还中国政府查收。至此项已售之二百二十二万二千元,或交还,或收存,仍听售主自便。如买主愿意收存,或全数,或少数,每百元按九十元计,由总数六百七十五万元之内扣抵。惟不论如何办法,此项二百二十二万二千元借票,在西一千九百五年五月一号应付息银五万五千五百五十元,中国政府须自本日起于三个月内照数付给。又总数六百七十五万元内,中国政府须自本日起,于三个月先交二百万元。所余之数,须自本日起,限六个月内一律清付合兴照收。所有交款,订明由中国政府妥速筹办。中国政府每次所交之款,须自一千九百五年五月一号起,至交款日止,按年息五元计,加付利息。以上办法,应由中国政府及合兴股东彼此批准,方作定议。一

千九百五年六月七号。福士达、路提、英格兰签押。查售价改作偿费，系因比股坚执不愿顶售，由路提等力请改换，以为美股与比股交涉之地。细商福等，均云无碍。在我只拟事成，似无须争执字面。已售之二百二十二万二千元借票付息一节，合兴开价在西二月间，当时如能收回，此项息银五月到期，应由我付，此时补给，尚无出入。已提未售之四百万元借票，由我收回，不作扣抵，以免胶葛。其已售之二百二十二万二千元系由比法银行承买，亟应收回，惟按例退留权在买主，公司不能预定，姑作活笔。如能收回，更为妥当。如不能收回，即按九折扣抵。原议售价须自开价日起至画押日止，加计利息。又自画押日起款项不能交清，须按日加息。经与驳论，改为自五月一号起加计利息，至交款日止，款交息减。此件节略系由两造律师先行签押作据，俟钧处核准及股东议定，然后电闻请示，由诚与公司签押实行。前日会议，路提等仍以已售借票应得第便义四十余万及酬资二十五万为词，争辩逾刻，彼始无词。昨日比股代表致书合兴，极力阻挠，比政府电美外部，持之尤力。今晨外部约晤，犹以为言，幸已定议，无如何也。诚秉承指导，委曲周全，收回路权，幸得就绪。从此永断葛藤，保全命脉，实与三省绅民初意相符。惟收费过巨，吃亏已甚。应否照办，仍请钧处电商三省公同核妥示遵等语。此事赖三省合力坚持，幸有成议。偿费虽巨，就此收回三省地权利权，保全实大。业经梁使磋商定议，其应付借票利息及付款未清以前利息，均属例所应有。付款初限三个月，现已商展至六个月，无可自展，拟即照准，俾及早画押，免再翻悔。即祈邀集在事各正绅公商定局，立赐电复，以便转复梁使照办，幸勿稍迟。

**五月十五日(6 月 17 日)**　出示晓谕来往商民，自本月二十日起开办统捐。略谓：

厘捐之设，所以养兵卫民，本国家不得已之政。无如奉行既久，弊窦日滋。局卡繁密，司巡苛暴。查验则到处留难，浮费则有加无已，以致商利日薄，民生日艰。兹将原收百货厘二十九处局卡一并裁撤，酌于长江、襄河及内河共留二十一局，一律改为统捐，分为三项：外省客货征于入境第一卡，本省土货征之于由产地运出内河第一卡，计其指运地方沿途经过局卡，将向章应完厘数合并计算，统于第一卡征收，以后概不重征。其本省销售落地之货，征之于最大市镇，以后转运他处，除经过各局应补统捐外，该货行抵转运销售之地，其落地捐概不重征。从前陈案禀明之挂号、照票、灰印三项陋规，以及划子钱、提舱钱等一切陋规及随时勒索各费，全行革除，不准再有留难需索。另附统捐章程十条。

**五月十六日(6 月 18 日)**　电复华盛顿梁钦差(诚)。略谓：

承示与路提等商定节略,当即分电湘、粤官绅核议。现准两省先后电复,均允如议照办。即祈迅速知照合兴缮立合同,彼此签字画押,作为定局。其粤境已成之铁路并材料、栈房、车头等件及上海总公司存件如何点交接收,统望询商电示。

**五月十七日(6月19日)** 致电京瞿尚书(鸿禨)。略谓:

近闻报章,鄙人又有调两江之说,曷胜惶骇。现粤汉路事甫就范围,比党尚多要挟,正在万分吃紧之际。即幸能定议一切,款项于何取给并无着落,尚需极力筹画。湘、粤两省于认款一层,意见犹未尽合。种种为难,非鄙人一力主持,恐难就绪。若弟一有调动,则全局瓦解,功败重成,实为可惜。此事断不能再令盛公督办,非独美、比两党生心,即三省绅民亦万不承认。弟之硁硁不忍抛却者,冀为三省保此权利耳。一旦弃掷,能不寒心。近以孱驱多病,精神迥不如前。徒以在鄂苦心经营垂二十年,诸事粗有条理,人地相习,尚可安坐指挥。两江局面屡更,权分力绌,而纷纭交涉倍难于前,断非病躯所能措手。如必欲置弟此席,惟有立时引疾,自请归田,决计不再迁就。务望公鼎力维持。假如有人不愿弟梗塞此间,但稍从容,俾弟将未了事件略一清理,不过一年,弟亦必奉身而退矣。

**五月十八日(6月20日)** 以《楚报》议论谬妄,照会英总领事请查照新定律法从严究办。略谓:

该报甫经出版,即专与湖北官府为难,妄肆诋诬,每以毫无影响之事,意在阻挠新政,资助乱人,蔑弃礼义,妨碍治安,实属违背律法,损害邦交。本部堂访闻该报主笔广东人某某原系上海《警钟报》主笔,为邹容、章炳麟等之同党,事发脱逃,潜来湖北。又倚恃此报系律师贺立克出名,辄敢借《楚报》以肆其煽乱之谋。应请贵总领事查照贵国所定在中国开报之律法,从严究办,以免摇惑人心,阻挠政治,诱启乱萌,妨损商务。是为至要。

**五月二十五日(6月27日)** 差弁回鄂,赍到皇太后赏御笔画山水扇一柄、蓝实地纱一匹、石青纱一匹,上谢折。

**六月初三日(7月5日)** 奉旨督办粤汉铁路。

**六月初四日(7月6日)** 就学务整顿事致电长沙端抚台(方)。略谓:

张、席两绅来鄂,谈及湘中学务利病,关系甚巨,尊意极欲整顿挽回,切嘱鄙人助台端维持。鄙人谊不容辞,因与张渔珊观察熟商,拟请王祭酒先谦为湖南学务议长,张道祖谦、黄道自元、汪编修榘三人均为湖南学务咨议,遇事参酌一切,于湘学必有裨益。如尊议亦以为可,拟即由敝处会列尊处前衔分别移

委,以昭矜式而资广益。

**同日**　致电广州岑制台(春煊)、张抚台(人骏)。略谓:

昨见《时报》载《粤绅会议筹款问答》内,有"官绅惟有保护联络之责,万无干涉把持之权"两语,可骇已极。此次合兴之约,非官力岂能争回。现在赎约巨款,非官力从何筹借。将来接造轨路,非官力谁为弹压防护。即如筹款一节,无论或招股,或摊派,或投标,非由官为维持劝导,亦恐筑室道谋,终无实济。况铁路为国家大政,安有官不与闻之理。所言实属荒谬。惟官欲有权,不可不助之以款。鄂路较短,全系官款。湘省亦官款、民款参半。粤境事同一律,未知尊意拟岁拨官款若干。将来按本分利,官款并非虚掷。断不可全令商筹,致路事为所把持。总之,三省同心,官民合力,此路始易观成。若各存意见,先存一抗官专权之心,焉能有济。再,官民合筹之款为数必不能甚多,造路即不能甚速。两湖拟借款造路,而以所筹之款摊还借款本息。如此则工可速而力可纾,未知粤中办法何如。

**六月十二日(7月14日)**　就湖南学务整顿事再电长沙端抚台(方)、王祭酒(先谦)诸公。略谓:

南省各学堂风气之坏,从前未有以实情见告者,敝处实苦不知。近数月来,湘中诸正绅迭次过鄂面陈,或作函转达,种种流弊,痛切言之,亟望敝处设法救正。鄙人始知湘学情状,十分惶骇,忧心如焚。又知中丞亦正在极意挽回整顿,与鄙意正相符合,故特电商中丞,就湖南学务处添派正绅,共图补救,为中丞稍助一臂之力。此固专为湘计,且专为匡正湘学风气计也。乃昨接左绅全孝来电,于鄙意殊多误会。揆诸事理,尤觉窒碍难行,已直言复之。恐传闻异词,特将复左绅电录,请中丞及诸公察览。文曰:此间并无添设两湖学务处之说。湘中学务,徒以湘绅近来屡请敝处设法主持,情词恳切。因念湖南本兼辖省分,职分所在,义不容辞,故特电商端抚院就湖南学务处添派正绅数人,以示矜式而挽浇风。至如何设法整顿,仍应由湘抚院主政。鄙人如有所见,自当随时商酌,协助维持,此不得谓之两湖学务处也。但敝衙门参预湖南学务则可,至湖北司道,断不能越俎管及湖南之事,湖南司道亦岂有越俎管及湖北之事。设官分职,国家自有定制,非可以意为之。官尚不能越俎,何论于绅。学堂经费各筹各款,体察鄂绅意见,一府中此县之款尚不能通诸彼县,一县之中此乡之款并不能通诸彼乡,遑论此省之款通诸彼省。易地皆然,尊论似有难行。至鄂中学堂间用湘士,此乃鄂中历年造就之才,自有当尽义务,固非由借调而来也。总之,官府治事,权限各有界划。设湖南非兼辖省分,鄙人亦安敢

妄赞一词耶。足下所拟办法窒碍太多,特据实奉复,祈熟思鉴谅为幸。

**六月二十二日(7月24日)** 致电军机处转奏朝廷陈日俄议和,中国如何因应善后之策。略谓:

两奉电旨,因日俄直接议和,令将现在因应及将来善后通筹电奏,以备采择。查日俄议和,俄必愿我与闻,日则断断不容我与闻。各报言外务部照会日、俄,谓关涉中国之事,若中国不与闻者,中国将来断不承认。闻日本复文,不肯许可。要之,此照会乃应有之义,自不可少。无论彼认与否,将来可执此照会为争论之根据。然只此已足,强聒无益。惟有俟其与俄定议后,我方能与之开议,大抵抱定日本宣布许我之完全主权为定盘针,以结近援、御远患为归宿。此因应之大要也。至于善后之法,约有五条。一曰遍地开放。盖非此无以慰各国均沾之望,亦无以杜强邻吞併之谋。二曰变法。此后东三省官制、政法,必须扫除旧习,因时制宜,方能保安。且各国杂居,非采用西法,参用外国顾问官,断难控驭。顾问官可东、西洋人参用,而日本人无妨稍多。三曰中日兵合力驻守。日俄定约后,若无日兵,断然杜俄之侵轶。或婉商日本,彼暂驻兵十万,分数年次递减裁。我即在东省速练新兵,分十年递增至十万。总以华兵添足,日兵撤尽为度。四曰就地筹款。东三省地广土饶。据日本人言,若经理得法,十年后可岁得三千余万。纵不能及此数,得半亦佳。五曰以后防俄之策。日本紧要主意,必欲将俄兵全数驱出东三省界外,方能议和。俄不甘心,必致由恰克图、库伦窥伺张家口,以抵补其东隅之失。此事中国固须严兵以待,然断非中国独力所能抵御。惟有俟日俄定约后,与日本熟商办法,必助我设法防备。总之,此次日本若于东三省不占最优权利,慨然送还中国,断无此事。然所得过奢,则既食前言,又招欧忌,彼亦不为。日本为中国,正所以自为。然欲强日本,则不能不存中国。俄专欲愚中国,吞中国,纯乎损我益彼。日本既擅北海之权,则不惟阻俄人之横行,并可抑胶澳之恣肆。故无论如何定议,日本在东方得何权利,皆胜于俄人远甚。

**六月二十五日(7月27日)** 就广九铁路事致电广州岑制台(春煊)、张抚台(人骏)。略谓:

广州、九龙如造铁路,则粤省海防三百里内重重门户、无数炮台,一旦尽废,其事实可寒心。此间英领屡述萨使意,欲以广九路事切托居间,经敝处坚持驳拒,告以事与借款无涉,如必欲牵连并议,借款事尽可作罢,另向别国议借,英领亦无可如何。今尊处来电,似已遽允所请,当别有不得已之故。如专为借款计,鄙意宁可设法另筹,断不必因此将路事稍涉迁就。若此事本有成

议，无可推宕，与借款并不相干，则裁自有胜算，鄙人原无庸越俎。但此次发端究因借款而起，设有窒碍，后人将归咎于借款之人。管见所及，不敢不以奉商。一、轨道宽窄万不可与英轨相同，所有客货到华界换车再行，庶防意外，稍有限制。二、于广九中间铁路必经之地择宜另辟一商埠，公诸各国，俾互相牵制，势不得逞。东莞所属地方有何处相宜，祈电示。三、华界内铁路所经，当扼要设防，多筑台垒，彼不能阻。有此三层，或可稍防侵轶。务请卓裁酌办。

**岑制台、张抚台来电(光绪三十一年六月二十九日到)**：九广铁路本与贷款无涉，英使借端要求，明知我公必不迁就。惟此路从前曾经盛大臣在沪拟订草约，虽未经本省核定，而已有成议，势难于终拒。不得已，许以划界自办，诚欲保全路权，非专为贷款计也。承示三端，荩谋深远。惟英欲修此路，本期畅通商货起见，若不与同轨，则换车、驳货，转折必多，此条恐须磋议。至辟埠、筑垒，一则互相牵掣，一则自为设防，而保路即以兴商，彼亦无词可阻。容有成议，再行查酌地方情形，分别筹办。

**六月二十九日(7月31日)**　电复上海制造局魏道台(允恭)、方道台(硕辅)，谓萍厂如何办理，鄂省不再与闻。

**魏道等来电(光绪三十一年六月十四日到)**：顷闻移建新厂一案，练兵处议复：奉旨允设南、北两厂。南厂在萍乡，北在直、豫、晋境内。南厂经费以江、皖、赣协济三十万及铜元余利一半开办，不足则由苏、浙、川、鄂、湘、粤、桂分筹。北厂经费以沪局节存七十万拨办，不足则由直、豫、齐、晋、秦、奉、吉分筹。均按五年摊解。至沪厂即专办子弹、钢云。尚未奉到行知。惟沪节七十万原为萍局起见，今则改拨北厂，而江、皖、赣三十万两屡催未拨，铜元并归宁局，甫经添厂，何能聚获余利。萍开办颇难着手。谨先密陈，伏乞训示。

**是月**　免各州县加提钱价平余。以铜元日多，钱价低落，无平余可凑赔款，遂通行裁免，以签捐拨补。

**七月初十日(8月10日)**　致电纽约梁钦差(诚)。略谓：

昨英领接萨使电，谓美柔使面告，已电其政府勿许合兴将路权售归中国等语。是摩根此次延期缓议，必有异心。究竟上次草约是否路提与福士达等一同画押，路提现长外部，其主意若何。最要在使路提勿翻前议，摩根便难作梗。查我之废约，因美股多售与比，今比王阻摩根，足见比股尚存，显思干预路权，实为违背合同之确据。倘摩根悔议，似可揭破此层，明言废约。总之，赎约已有成议，岂容复悔。鄂、湘、粤三省绅民志坚意决，此路断不容合兴承办。无论美人意见若何，我惟有从速开工。现已分头招雇工程师勘验兴修，别无他说。务祈密商福士达等妥筹抵制，切劝摩根及早签订正约，免生波折。

**七月十二日(8月12日)**　就粤汉废约事电复外务部、军机处。略谓：

粤汉铁路与合兴废约一事，敝处自奉上年十月二十一日寄谕，饬令妥筹办

理，以挽利权，即经钦遵电达盛大臣会电驻美梁使照会美外部，声明与合兴废约，原文由盛大臣于冬月愿电并达贵部在案。嗣因盛大臣与湘绅意见不洽，在东西洋各国中国留学生又纷电敝处虑盛大臣回护前约，公请敝处独力担承。迫不得已，始定计由洞一人径电梁使，切实筹商办法。半载以来，内与三省官绅再三讨论，外与合兴公司往返辩驳，深恐牵动外交，专用和平办法，改废约为赎约，于美国体面毫无伤损。相机操纵，费尽苦心。又经梁使竭力磋磨，始有成议。五月初，由梁使聘用之前美外部大臣福士达与合兴聘用之前美兵部大臣路提等商定节略，由中国认还合兴赎路之款美金六百七十五万元，即将合兴所得粤汉铁路一切权利，无论明指暗包，一概全行收管，缮作草约，于一十九百五年六月七号经福士达、路提、英格兰彼此签押。因是草议，尚须待比股东会议。又赎路之款亦须会商三省官绅妥为筹备，始有把握，是以未敢轻率电闻。现筹借洋款已与英国商允，惟梁使来电，谓比王特约见摩根，力劝勿将美、比已得中国之路权自行放失等语。此足见比股并未收回，故比王显思干预。敝处正在电商梁使据理驳拒，转催合兴股东从速定议。顷续接梁使初九日电称，闻摩根以路事谒总统，恐有变，特往总统乡居请见。总统云，接柔使电，称外务部堂官告以中国政府无意废约，且甚愿美国接办，而草约乃有中国废约字样，不知何故。诚答以此事原有廷寄交鄂督专办，鄂督为政府代表，鄂督之意即政府之意。诚查前奉尊电，政府定意废约，饬照会美外部，而尊处亦有奉旨妥筹废约，故以政府已经废约力迫合兴，始允让售，经于四月三十日电请转达外务部在案。今如柔使所电，外务部于尊处办法似未接洽。务祈尊处速将草约电奏，声明已经三省绅民允愿，拟俟公司股东会议，再行请旨画押。应请先饬外务部将朝廷决定除此办法别无通融之意，照会驻京美使，并由部电诚知照美政府，庶几诚得坚持前说，不致功败垂成。内外承接一气，免为外交笑柄。诚承指导，委曲求全，将次合龙，波澜忽起。外人不察，且启疑窦。诚之声名固不足惜，如大局何。惟赖俯鉴电奏，饬部照行，庶可挽回，祷切等语。查此次废约，迭奉寄谕，责成妥办，是以遵旨切电梁使妥商就范。且现是赎约，合兴利益甚优，均已由我全认，与废约之专用强硬办法者迥然不同。今柔使所言，必有误会贵部词意之处，断非贵部真有是言。惟此事三省绅民志坚意决，为大局计，此路舍赎回自办，更无第二办法。若仍令美人接办，比股必不能退，弊害无穷。非但英国必有责言，三省绅民及中国在东、西洋留学生亦必哗噪沸腾，势将横生枝节，别酿事端，后患诚不知所底止。除另电详晰奏陈外，务恳贵部鼎力维持，查照梁使来电所陈，俯赐照会驻京美使，并电梁使照会美政府，以免变局而

竟全功,实于国家大局有益。三省数千万士民,皆将盛颂贵部、贵处主持之德矣。

**外务部来电(光绪三十一年七月初十日到)**:美使据新闻纸称,中国梁钦使代政府与合兴公司订立草约,将粤汉铁路合同作废,愿偿美金六百七十五万元,系梁钦使自拟办法,并询中国政府曾否给梁使废约之权,此项草稿已否报知政府等语。此事现在商议若何,希即电复。

**同日**　将粤汉铁路争回自办情形电奏朝廷,并陈暂借英金一百十万英镑,约合华银八百万两,以充赎路之款。

**七月十六日(8月16日)**　致电华盛顿梁钦差(诚),转达朝廷旨意。略谓:

顷接外务部十五日电开:粤汉路事,柔使于初九、十三两递节略。据称,现梁使与合兴公司定议,将粤汉公司作废,备款赎路各节,是否经中国政府允从,畀以办路之权等因。昨本部复以此事顷已由军机处抄交上年、本年三次奉廷寄,令张之洞妥议筹办,以挽路权等因,钦此。中国政府既授张督以办理此事之权,又经张督奏准与梁诚会商筹办,是梁大臣实有办理此事之权,函复转达贵国政府等语,并已录达梁使查照此电,办理在案。顷又奉旨:张之洞电奏悉。著照所请办理。外务部知道。钦此、复经声明草约,照会柔使去后。此次废约自办,内外一心。尊处钦遵谕旨,与梁使妥议筹办,实与政府之意无异。柔使来京数月,并未谈及路事。至本月初九午后,始送初次节略,谓据新闻纸称,询问此项草约是否报知政府。本部因此草约未据报知,是以电询尊处及梁使如何商议,并无愿美接办、无意废约之说。且查尊处来电云接梁使初九电,美总统谓接柔使电,述外务部堂官之语,其事似在初九日以前,均无影响。总之,此事梁使与合兴既有成议,惟当一意坚持,以裨大局。仍希随时电达,俾资因应等语。特转达。请即查照,速催合兴照草约定议签字,曷深翘盼。

**七月十九日(8月19日)**　就赎路贷款事专函英国驻汉口总领事法磊斯。略谓:

此次借款,承贵总领事代为介绍,办法极为公道,本部堂感谢良多。以后粤汉铁路如须向外洋续借造路之费,自当先与贵国询商,果其利息、抵押等款较他处相宜,应先尽贵国承办。如造路借定英款,则粤汉铁路需用之外国工程师,当一半雇用英国人。其粤汉铁路需用机器、车料等项,除铁轨系用汉阳铁厂所造,枕木系用中国所产外,凡用外国物料者,亦可先尽英商开价,由鄂、湘、粤三省总公司择公道便宜者订办。特此专函奉达,即希贵领事查照。

**七月二十一日(8月21日)**　就粤汉路事致京外务部瞿尚书(鸿禨)。略谓:

此事危险已极,非公鼎力支持,挽回迅速,几铸大错,三省官民同深感颂。

昨得梁使电,请外务部将三省舆情坚持废约、万无迁就之意告柔使。顷梁又来电,谓路事总统把持,请电部将中国政府、三省绅民断不许合兴接办,若不允照草约办理,我即实行废约,从速照会美使等语。敝处已详电外务部请即照办,想已达览矣。查柔使近忽以中国无意废约电其总统,恐有与梁不协者护其前失,冀搅散此局,因于柔使前微露口风,亦未可知。甚或以日、俄在美议和,方赖美国调停,故于路事欲曲顺美国之意,则所见大误矣。殊不知日俄和款,美丝毫不能为我着力。日所能允者不必待美转圜,日所不能允者断不听美调处。且外国办事,各有界限。合兴开价售约归我,只是商务,决不能牵入国际交涉。我即声明废约,断断不致与美失和。况草约即路提所定,路提现任美外部大臣,岂能自食前言。我但坚持毫不松动,彼自退就草约原议,别无枝节可生,尽可放心。敝电到部后倘有持异议者,务望公始终维持,奠安大局。岂独三省蒙福,国家主权实赖保存。

**八月初二日(8月31日)**　致电外务部。略谓:

顷接梁使艳电云,今日合兴股东批准草约。美外部电称,美廷决然不阻挠等语。特飞布。

**梁钦差来电(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初二日到)**:今日合兴股东批准草约。美外部电称,美廷决不阻挠。查草约载,西九月七号应交美金二百万元。西五月一号起至交款日止,此款应按年息五元加息美金三万五千二百五十一元零,又五月一号应付借票利息美金五万五千五百五十元。以上三款统计美金二百九万八百六元零,应于西九月七号(即八月初九日)在纽约交兑。计期已近,务祈合三省全力,迅即筹足,于九月七号以前电汇到美,免致变局。

**同日**　就借款赎路事致电广州岑制台(春煊)。略谓:

此次赎路款与英国商借,早有端倪。息只四厘半,并无扣头,实为十分便宜,他国万办不到,此系英政府格外要好。惟其条款内有粤、湘、鄂三省境内别有修造铁路,须向外洋借款之事,当先尽英国商办,由我比较,择公道者酌定等语。此一款屡经商驳,英使、英领均极看重此条,非照允,不肯定局。查该款所索利益,不过先尽英国询商,仍由我择宜酌定,并非借定英款。如路系我筹款自办者,彼亦不能强我必借其款。两湖现已允许,广东应由尊处裁酌,似亦可允。尊意是否照允,祈迅赐电复,因美约已定七日内立需付款。若届期无款交付,合兴之约即不能废,大局无从挽救矣。

**岑制台来电(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初二日到)**:赎路借款息只四厘半,并无扣头,诚甚便宜。其条款所订三省境内别有修造铁路须向外洋借款之事,当先尽英国商办,由我比较,择公道者酌定等语,论表面不过先尽询商,其借否之权仍操自我。惟英使、英领既看重此条,非照允不肯订约,其用意必有所在。光绪十三年中法续议商务专条,因有议定中国将来在云南、广西、广东开矿

时，可先向法国厂商及矿师人员商办一语，至今两广遇有开矿之事，法人即以此条借口，竟为所缚束，不能移动。现若许英所索，将来三省铁路权利难保不即在英人掌握之中。煊因有鉴于两粤矿务，不能无所顾虑。且英人注意九龙之路，法人注意广州湾之路。若许英以此项利益，法人必起而力争，其中为难情形，较之湘、鄂有别。鄙意宁使利息稍重，总求磨去此节。万不得已，亦必于"先尽英国商办"之下，增入"次向某国某国并商"一句，庶与下句"由我比较，择公道者酌定"语意圆满。又切须增入"借款之国不得强定我用其材料、工匠，须由我自择何者便利而用之"等语，庶不受其暗中朘削。

**同日**　致电京瞿尚书(鸿禨)，请外务部切嘱盛宣怀勿再干预粤汉路事。略谓：

昨得盛大臣东电，称顷电梁使，合兴按用款三百六十万索利，应驳甚多，国票二百二十二万应全数收回等语。查此事敝处费尽心力，争回路权，明知合兴开价浮冒，为大局计，不敢顾惜小费。今事已垂成，盛忽电梁议驳。国票已售出之二百二十二万，草约载明或交还，或收存，听买主自便。今必欲逼勒收回，故拂外国商情，挤三省多筹现款，实出情理之外。似此故出万不能行之难题，有意搅局，使梁使无所适从，必致合兴因此决裂罢议，咎将谁归。务恳尊处切嘱盛勿再干预粤汉路事，庶免掣阻而毁成功。

**军机处来电(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初五日到)**：奉旨：据张之洞电称，接梁诚电，粤汉铁路废约，合兴股东已批准草约，英外部电称美廷决不阻挠等语。仍著责成张之洞、梁诚一手经理，盛宣怀不准干预此事。钦此。

**同日**　拟派员随同亲贵出洋考察政治。略谓：

星使所询考之事，外国必肯指引详告，较之寻常游历益处甚多。兹悉泽公、徐菊人侍郎及商部绍右丞同往日本、英、法、比等国，端午桥、戴侍郎同往美、德等国，约八月半必起程。乃于本日致电荆州将军、道台，谓喜源勤敏有志，拟派令随同泽公、徐、绍一路前往游历考察，并派有郑守葆琛同行。至端、戴两使一路，另派有两员随往。务请令喜源即日乘轮来省，以便速行。[按：本年六月十四日上谕，令镇国公载泽、户部侍郎戴鸿慈、湖南巡抚端方分赴东西洋考察政治。二十五日，续派商部右丞绍英随同出洋考察。部议属各省筹经费，湖北按年认解十万两。]

**同日**　与袁世凯、赵尔巽联衔奏请立停科举，推广学校，以期有利无弊。略谓：

前奉谕旨，递减科举中额，期以三年减尽，十年后取士概归学堂。臣等默观大局，熟察时趋，觉现在危迫情形更甚昔日。竭力振作，实同一刻千金。而科举一日不停，士人皆有侥幸得第之心，以分其砥砺实修之志。民间更相率观望，私立学堂者绝少，又断非公家财力所能普及，学堂决无大兴之望。就目前而论，纵使科举立废，学堂遍设，亦必须二十余年后，始得多士之用。强邻环伺，讵能我待。近数年来，各国盼我维新，劝我变法，每疑我拘牵旧习，讥我首

鼠两端，群怀不信之心，未改轻侮之意。转瞬日俄和议一定，中国大局益危，斯时必有殊常之举动，方足化群疑而消积侮。科举夙为外人诟病，学堂最为新政大端。一旦毅然决然舍其旧而新是谋，则风声所树，观听一倾，群且刮目相看，推诚相与。而中国士子之留学外洋者亦知进身之路，归重学堂一途，益将励志潜修，不为邪说浮言所惑，显收有用之才俊，隐戢不虚之诡谋。所关甚宏，收效甚巨。拟请宸衷独断，雷厉风行，立沛纶音，停罢科举，庶几广学育才，化民成俗，内定国是，外服强邻。转危为安，胥基于此。[按：本月初四日有旨，准自丙午年(明年)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并令学务大臣迅速颁发各种教科书，以定指归而宏造就。责成各督抚实力通筹，严饬府厅州县赶紧于乡城各处遍设蒙小学堂。]

**八月初三日(9月1日)**　电复华盛顿梁钦差(诚)。略谓：

合同内加叙两节：一、金元小票限四十日内通知，逾限即作为留抵售款。此可照允，惟通知后如愿缴还中国，须两个月后方能付款，应先声明。二、草约画押六个月后，售款未清以前，一切仍旧等语，须再酌。正约已签字，第一期款已付，我即可开办路工。若一切仍旧，是此数月内路工仍停搁不办，损失甚多，仍不合理。必须声明第一期付款后，任凭中国接办路工，此最要义。又九月七号付款之期，须与商缓十日，缘摩根会议改期，并未如约，致我筹备之款不得不暂缓。今仓卒转汇，势不能不稍迟数日。惟迟付一日认一日利，谅合兴并不吃亏。此层能办到最妥，如万不能，请立赐电复。画押事当即请旨，鄙人名下即请台端代押。

**梁钦使来电(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初一日到)**：英格兰、福士达公拟售让合同，全以草约为底本，声明中国大皇帝谕旨批准及合兴议定将草约办法施行，加入售出之二百二十二万二千金元借票，或留抵售款，或缴还中国，限四十日内由合兴通知中国。如不如限通知，即作为留抵售款，照原价九十元算。所有合兴在华产业利权，俟售款交完，即全缴还中国，惟草约画押六个月后，售款未清以前，一切仍旧等语。诚细核此稿，款式均尚合例，词意亦无出入。可否奏明请旨，照稿签押，乞示。西九月七号第一期售款万不可缓，务期如期电汇。

**又电(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初四日到)**：售出借票迟早收回，无关轻重。扣抵售款之后何时收还，我可自主。如何收还，应照票面章程办理。约内声叙，反致授权于人。两月后付款一节，请勿庸议。售款未清，由我接办，合兴以不符通例，坚执不允。惟我能提前清款，彼必随时移交，不必候至六个月。

**八月初四日(9月2日)**　致电军机处、外务部转奏朝廷，以合兴公司同意我赎回粤汉铁路，请旨准予画押。略谓：

顷接驻美梁使电称，合兴公司批准草约，现由英格兰、福士达公拟售让合

同,全以草约为底本,声明中国大皇帝谕旨批准及合兴议定,将草约办法施行等语。诚细核此稿,款式均尚合例,词意亦无出入。已与合兴议定西九月六日号,即中历八月初八日合同签字,可否奏明请旨照稿签押。乞钧裁等语。查此项草约前已由电奏陈。详核条款,均尚妥协。拟请旨准予画押,以期早日收回路权,由三省自筹开办,实于大局有裨。此约应洞与梁使两人签押,洞即托梁使一并代押。合并声明。

**同日**　札北臬司、盐道开办支郡师范学堂,以广师资而宏造就。略谓:

省城原议酌设师范传习所,以教外府、州申送来省之师范生。惟查各属所送人数既多参差,而传习所课程较浅,年限较促,未足以资深造。亟宜就省城择地开设支郡师范学堂,酌定学额,分府录取,查照武昌府师范学堂章程、年限,一律办理。目前先设六堂,俟陆续再行添设。兹特委湖北按察使岑臬司充支郡师范甲、丙、戊三堂监督,盐法道冯道充乙、丁、己三堂监督。该司道即便遵照,监督支郡师范甲、丙、戊三堂,乙、丁、己三堂事务,迅即会商学务处,将各该堂开办事宜妥拟章程,禀候核定。一面审度相宜公所、庙宇、民房,分别赁借,酌量修改,务合学堂之用,以广师资而宏造就。是为至要。

**八月初五日(9月3日)**　致电军机处、外务部。略谓:

赎回美公司粤汉铁路合同,昨已电奏请旨画押。奉旨后,即请钧处飞电梁使遵照。赎路款已向英国商借,曾于七月十三日电奏合兴草约情形详细陈明,奉旨"著照所请办理。外务部知道。钦此"。现急须签订合同,刻期付款,已录此旨告英领作据。倘萨使来问,务请大部告以借款事已奉旨允准,俾免迟疑。切祷。此款前已与湘、粤官绅议定,系由鄂、湘、粤三省筹还。合并声明。

**同日**　致电复华盛顿梁钦差(诚)。略谓:

借款议已定,因英领避暑,合同未订。顷英领回汉,商令即电香港总督先电汇第一期款,英领先即发电。万一港督必俟签字方肯付款,此间并备有现银三百十万两,另托汇丰承汇。总之,一系早已借定之款,一系确实现银,两处必有一处先到,万无含糊。约计西九月七号必可汇到。

**梁钦差来电(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初四日到)**:已约六号签押与否,视此期交款为从违。若再生变,万无挽回。尊处如筹款不及,望电外务部立饬总税务司向银行切保,先拨款,后商借,务祈如期电汇。

**八月初六日(9月4日)**　致电军机处。略谓:

合兴正约已定八月初八日画押,机不可失,恳速代奏请旨,准予画押,飞电梁使遵办,免误事机。

**八月初七日(9月5日)**　致电外务部。略谓：

顷驻汉英领电称，接萨使电，谓借款合同须由贵部将上谕照会立案，方可画押等语。务祈即日迅赐，将敝处文电奏声明赎路向英领借款一节所奉十五日咸电谕旨照会萨使，萨使方肯电饬英领画押，以便交款汇美。事机万紧，万望勿迟，以免误期，至祷。

**外务部来电(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初八日到)**：借款事已照会萨使，并请电饬领事画押。

**同日**　致电华盛顿梁钦差(诚)。略谓：

顷接军机处鱼电开：奉旨：张之洞电奏悉。著准其画押。钦此。特飞达。

**同日**　致汉口英国法磊斯总领事。略谓：

合同今日可赶抄齐备。惟港电谓一面电萨大臣，一面电藩政衙门，如必候两处复电，恐赶不及，必致误期。务请贵总领事即刻再电香港，切托将第一期款即日电汇纽约，务于西九月六号汇到，交梁钦差，免误大事。未画押以前，由我认息亦可，万万不可再迟。

**同日**　致电华盛顿梁钦差(诚)。略谓：

顷已由汇丰电汇第一期款美金贰佰玖万捌佰柒元，准西九月六号即华八月初八日汇至纽约。祈饬提备用，如期画押，并即电复。

**八月初八日(9月6日)**　致电军机处、外务部、商部，广州岑制台(春煊)、长沙庞护院(鸿书)。略谓：

顷接梁使庚电，称今日正约画押，并遵电代签事竣等语。谨已电奏矣，并请岑云帅、庞护院传知湘、粤在事诸绅，以慰众望。

**八月十一日(9月9日)**　致电华盛顿梁钦差(诚)。略谓：

拟将第二期付款定于西十月六号即中九月初八日在纽约全数付清，意在断尽葛藤，早收利权。望将正项及加息扣算确数并尊处一切用费先期分晰电示，以便与湘、粤分摊。合兴应交还在粤之铁路、车栈、存料，在总公司之详细线图、表、册籍及一应存件，应如何分别免验交收，统望详询该公司妥议电复照办。

**同日**　奏准与英国香港政府签订赎回粤汉铁路借款合同。合同规定：

香港政府应允借与湖北、湖南、广东三省共一百一十万金镑，以十年为期，年息四厘五，以三省膏捐作抵押。此项借款专为三省赎回粤汉铁路权利之用，由三省分派摊认，按期分十年归还本息。

**同日**　致电军机处、外务部、商部，广州岑制台(春煊)、长沙庞护院(鸿书)。略谓：

向英国订借赎回粤汉铁路款英金一百十万镑,今日同英领事面较华、洋文合同,彼此签押。英于华九月初八日全款交清,届时即将合兴第二期款全数付讫。前电汇梁使第一期款系向汇丰暂借,兹即于此次借款内拨还。

**同日**　照会英总领事声明将来借款造路各节。略谓:

此次赎回粤汉铁路之款,承贵总领事代为介绍,借款办法甚为公道,将来粤汉铁路修造之款,除中国自行筹集外,如须向外洋借款,当先向贵国询商开价,如与他国所开息扣比较相同,先尽英国银行承办。如他国所开息扣等项较英国所开公道便宜,仍由中国酌择公道便宜者另行筹借。如修造粤汉铁路之款已向英国借定,则将来粤汉铁路需用机器材料除中国自有自造外,如向外洋购办,应先向英国商厂询问开价,仍与各国商厂开价比较,价同则先尽英厂承办。如他国所开货美价廉,仍由中国择宜订购。此外湖北、湖南境内另有修造铁路之事,倘亦须向外洋借款,并可照上条修造粤汉铁路贷款办法一律办理。至修造铁路需用之工程师,言明一半用借款之国人,一半用日本人,将路工分段承办,各办各事。凡铁路公司一切用人、择地、管路、行车等事,均由中国自主。工程师但管分内应办工程之事,余事皆不得干预。再,此事经本部堂议定后,凡湖北、湖南、广东三省现任、后任督部堂、抚部院有管理铁路之权者,均照此次照会各节办理。合并声明。

**八月十二日(9月10日)**　电复广州岑制台(春煊)。略谓:

借款合同已与英领事定妥。赎路款既由英国允借,则修造粤汉铁路之款,鄂、湘、粤三省除自行筹款外,如须向外洋借款,当先与英国询商,仍与各国比较,由我择宜酌定。机车、材料除中国自有自造外,先尽借款之国开价,亦与各国比较,由我择宜定购。如借定英款,工程师一半用英人,一半用日本人,分段承修,各管各事,只管本份应办工程之事。其余用人、管路、行车等等一概不得干预。照此合同,似无流弊。至粤汉铁路以外别有造路之事,广东一省已剔出不提,以副雅意。

**八月十三日(9月11日)**　就川汉铁路事电复成都锡制台(良)。略谓:

宜昌以上铁路让归四川省修造,自当照办。惟宜昌应设车栈、货栈,仍当由鄂修造,庶各管各境,路权界限得以划清。筹款之法,川、楚各筹各款。其修路一切费用,川、楚当各派员绅互查帐目,以昭核实。至行车之利,将来两省当合此路首尾若干里,总计成本,通算分派,有本若干即分利若干。路线应经由何处,孰干孰枝,孰先孰后,以及修造之法,均必须洋工程师详细测勘一遍,方能定路估费,购地兴工。拟即先聘日本工程师一人、英国工程师一人,来勘此

路，两说比较，择善而从。川、楚统勘，川省愿从其言与否，可听川省斟酌，惟勘路断不能不兼及川境耳。

**八月十五日(9月13日)** 中秋大热，月夜与客乘舟至金口，登大军山，有诗云：

今夜居然小三昧，江风山月短床支。都无点滓留云影，暗有新凉透鬓丝。安睡舟鱼皆自乐，登高宾佐尽能诗。凭临军垒我思古(康熙间提督徐治都、咸丰间楚抚胡文忠皆先屯军于此山，遂以克复武昌)，除却徐胡更有谁。

**吴天任《梁节庵先生年谱》页二〇二**：秋暑甚炽，香涛每以日午或月夕携客赋诗。仿闽中旧习击缽吟，拈古事命题，作七绝一首，而选与题绝不相干之三字为韵。以速为主，往往韵甫就而诗即成，藉以逭暑(易顺鼎《庐余集》附《击缽吟》自序)。先生与易实甫并各有作，刻成《击缽吟》一卷。

**八月十六日(9月14日)** 致电东京杨钦差(枢)。略谓：

湖北拟向日本聘用高等铁路工程师两员，分勘粤汉、川汉两路，祈托日外部妥为物色。须学问优、品行谨、有阅历经验者，言明只管本份应办工程之事，此外用人、择地、管路、行车及开矿等事一概皆不干预。如物色得人，请先电示衔名，并月需薪水若干，以便酌定。

**八月十七日(9月15日)** 就德国商约事致电外务部，上海盛大臣(宣怀)、吕大臣(海寰)，天津袁宫保(世凯)。略谓：

德国商约共十四款，于彼之权利任意扩张，于我之权利任意侵损。凡英、日、美、葡等约我所力争限制之处，一概被其抹煞，实属强狠太过。其中矿务一条尤谬，万难照允。幸沪议已尽发其复，抉摘无遗。津电指驳各节及增索治外法权等有益于我之条款，均极扼要，鄙见正复相同，是以不再分条复论。将来开议后，管见所及，当随时电商候酌。

**八月二十九日(9月27日)** 致电华盛顿梁钦差(诚)。略谓：

合兴第二期付款定华九月初八日在纽约汇交，必须将实数先期电告，以便照拨。其售出金元小票如须一并收回，此款尚待续筹，尤应预先知会，不得临时逼促，有意刁难。第一期款因彼批准推延，此间得信距还期仅六日，致电汇大费周章，折耗汇水至十万余两，吃亏甚巨。此次务请速催回信，及早电知，俾可筹划。然金元小票总须缓两个月另付，不可与第二期款并作一起。至合兴应交还一应产业，不得借口金元小票尚未收回，再图延宕。

**八月三十日(9月28日)** 奏陈湖北裁撤厘金局卡，试办统捐情形。略谓：

厘捐之设，所以养兵卫民，本国家万不得已之政。且近年地方新政义举，亦多取给于此，仍系以取之于民者还之于民。无如奉行既久，弊窦日滋。局卡繁密，司巡苛暴。查验则到处留难，浮费则有加无已。以致商利日薄，民生日

艰。良懦者歇业而失生计,狡黠者驱之以归洋旗。徒召怨咨,无裨国用。体察情形,大有岌岌不可终日之势。臣深忧熟计,惟有改办统捐一法,商人稽留勒索之处较少,稽查弊端亦较易。当经督饬司局通盘筹画,专以宏纲疏目之道行之。现将内地二十九局一并裁撤,酌于长江,襄河及内河共留二十局,一律改为统捐。所有全省收捐章程,略分三项:外省客货征之于入境第一卡,本省土货征之于由产地运出内河第一卡,计其指运地方、沿途经过几局、卡,将向章应完厘数合并计算,统于此第一卡征收一次,以后概不重征。其本省销售落地之货,征之于最大市镇,以后转运他处,除经过各局应补统捐外,该货行抵转运销售之地,其落地捐概不重征。此三项仍照各局向章完厘之数,概不加增。凡从前成案禀明之挂号、照票、灰印三项陋规,以及划子钱、提舱钱等一切陋规,及随时勒索各费,全行革除。当经分饬各局遵照统捐新章,于五月二十日开办。试办数月,商民欢悦,事机颇顺。以后如有斟酌损益之处,再随时奏明办理。

**九月初一日(9月29日)**　就粤省铁路招股事致电广州岑制台(春煊)。略谓:

前承示粤省招股大纲九条,以实权全归股东,专在鼓舞商民,用意甚美。然商民之权,须有范围。若股东过于偏重,官但为公司驱遣之人,将来路政全为商民所持,似多窒碍。此次争回美约,全恃官力。乃方今开办造路,便欲置官于事外,而且紧要为难处仍须役使驱策官长,太欠平允。可商者约有五条。如第一条有股即有一股决议之权,似太无限制。公司议员有数十人足矣,宜酌定若干股得公举议员一人,本人有若干股始得举为议员。此须通计共招若干股,议员若干人,以定其数,一也。第四条发起人招得若干股,即有若干决议之权,似权亦太重。盖招股人非即出股人,其决议之权应听出股之人公举,未免由招股人总揽其事。如股东信托招股人,只公举此一人作代表,则无不可,二也。第八条官但任维持保护之责,稽察判断之权,至于财政、工程、贸易、用人等等,概由股东公举之总理人主持。是公司须用官力者则责诸官,而股东便于自由者则归诸己。事事不平,莫此为甚。且一切实事俱不能持权,公司积弊如何能知觉,铁路治安如何能维持。应改为公司总理人由股东公举,呈候本省督抚会同督办大臣核准,方能任事。仍定以年限,并由本省督抚另委实缺司道充该公司监督。凡财政、工程、贸易、用人等事,虽由股东公举之总理人酌办,仍应事事通知监督,听监督随时考察,三也。其重要事件有关涉本省他项商民利害者,须禀由本省督抚核定。若有与外省铁路公司有关涉、与外省商民有关涉者,须禀由督办大臣核定,方能办理,四也。至此路成后国家应收之营业税及所得税,自应比照外洋极平允之办法办理,五也。前四条必须照改,末一条必

须照添,方妥。粤省路工,敝处本可不必过问。但公司章程关系全路,一处稍疏,则他处亦将援例。铁路实国家大政,若全委诸商民,恐有窒碍。总之,利可归重股东,官当极力帮助。权则股东须有限制,不得稍逾。各得其宜,方免流弊。

**同日**　子仁侃以从一品荫生带领引见,奉旨着刑部行走。上谢折。

**九月初七日(10月5日)**　致电华盛顿梁钦差(诚)。略谓:

昨由香港拨汇英金柒拾万镑,准于中历九月初八日由纽约兑交尊处。除付第二期款及尊处用款外,余请暂存,备收金元小票之用。

**九月初九日(10月7日)**　洪山宝通寺塔登高。有诗云:

喜看天际乍轻阴,暂脱尘鞿到二林。枫叶未红欺客老,北鸿初到搅乡心。百年皮骨盐车泪,万里江湖漆室吟。此塔阅人沙海数,岂惟登岘叹销沉。

**九月十一日(10月9日)**　就接收合兴产业事致电广州岑制台(春煊)等。略谓:

顷接梁使电,准九月十二日还款收路,合兴派(人)在沪、在粤移交一切。希派员届时接收等语。所有在粤路轨、机车、房栈、材料一应产业,拟派王道秉恩、冯牧嘉锡会同粤绅就近接收,造册分送湘、鄂存查。在沪只有图册,已另派员就近收取矣。此后管路、行车等事容再电商遴员接办。

**同日**　致电上海盛大臣(宣怀)等,派蔡守琦、赵令凤昌点验接收合兴公司在沪总公司存储图表册籍及一应物件,即速派人解鄂。

**九月十九日(10月17日)**　就川汉铁路事致电成都锡制台(良),不以另派铁路督办为然。略谓:

廷寄有人奏请简督办一节,议论模糊,事理不清,万万不妥。凡路工筹款购地,保护弹压,何一不需地方官出力。近时人情风气,喜发议论而不出钱。若另派督办,势必事权纷歧,动多掣肘。且筹款办事,两省办法判然不同。即在一省,亦有因时变通之处。一派京员,便多窒碍,不过徒滋无穷糜费而已,有损无益,必致铁路办不成而后已,断难曲从。至发此议论者究因何故,想系误会一办铁路即有许多钱,故欲派一督办大臣以享此利益耳。

**同日**　致电外务部、商部,广州岑制台(春煊)、长沙庞署抚台。略谓:

九月十一日接梁使初七日电开:本日下午收英金七十万镑,合美金三百三十九万九千一百五十六元。摩根索加售出金元小票息美金四万余元,当驳以小票已另给息,不应复算。摩殊坚执。现与英格兰等辩明,嘱其向摩根竭力磋磨,可冀就我范围,准十二日还款收路。合兴派埃斯密德在沪、斯托在粤移交

一切,于届时接收。售存小票拟托银行点收注销,按号登报,封固寄缴等语。又接十四来电称:售出小票加息一节已驳免。十二日交未期款二百七十五万二百元,又一百六十二日息六万一千三十二元零。福士达一万五千元,惠惕尔一万元,收据均另咨送。余款暂存,行息二厘。合兴即日电沪、粤交路,希查照。图表、小票点收另寄等语。现已分别派员在沪、在粤接收路事,从此粤汉路权归还中国,永断葛藤。特此电闻。

**九月二十一日(10月19日)** 就宁沪铁路事电复江宁周制台(馥)。略谓:

宁沪铁路,光绪乙未年鄙人在江南时力主筹款自办之议,曾经派委华洋各员勘路绘图,有案可查,以鄙人离江而止。至借英款修造,鄙人并不与闻,其合同盛大臣业与英公司订定,条款已无从更改。嗣因谕旨饬盛凡订铁路合同,须经各省督抚复核会奏,始于二十九年春嘱英公司经理人璧理南携稿来宁送核,盛并未亲来。时鄙人在署两江任内,已将交卸矣。急加斟酌,增改七条。璧理南甚有难色,继见鄙意坚决,且所增各款皆题中应有之义,无词可推,乃一概承允。如金镑小票准中国人民购买,价与伦敦一律,又中国国家有款可随时拨交公司,国家拨款若干,公司即核减借款若干各节,皆预为收回权利地步。煞费苦心,专为补救之计。然如借款数太多、双轨费太重,此等处欲筹商驳改,已无及矣。兹幸苏、常绅士出争,亟宜乘此机会,因势利导,督饬各地绅商认筹路款,以派捐为集股。江南富庶,若悬此等重息之路以招股,岁集二三百万尚不为难。此路成后,搭客之多,车利之丰,万人共见。获利之事,人所乐从。但江南人性情精细和缓,非官设法劝导,晓以利害,迫以公义,则事成断不能速。仅借商会设筹,焉能吃紧。且枝节零星,无裨大局。鄙见约有数端:铁路购地,如照湘绅办法,以地作股,可省现款。贫者准将股票售与富户,地价不患无着,一也。设一铁路招股局,以派捐为集股。每县派认若干股,集成之款全数缴官,由官拨交公司作为国家款,并由官给予铁路股票,官收公司之利,转付股票之息,丝毫不短不扣。盖原合同办法,必须国家款方能先尽拨用。官款既充,自然用不着洋债。此将民股化为官款,以杜洋股,实为最上策。其由地方摊捐如货捐、田捐等类,亦可作为官款,仍一面发给股票,作为一县地方公股,所得利息留充本地方各项学堂经费,官不提用分毫。既造路,又兴学,询为一举两得。二也。一切责成盛大臣切商公司,将双轨改为单轨。俟将来车利丰盈,再添双轨不迟,三也。如此,则借款可减三分之一,再岁拨派捐款股票之公款二三百万,则售出金镑小票益少,不待十二年半后,便可尽数收赎,四也。苏绅任事不甚勇往,是在台端鼓舞之、提倡之而已。中国国家拨款既多,则公司事务,官得

与闻，收利即已收权，计无有善于此者。且此乃本原合同办法办理，外人丝毫无可挑剔。兹承下问，故敢抒管见。

**同日**　就中德修订商约事电复外务部及上海吕大臣(海寰)、盛大臣(宣怀)、李大臣(经方)，河间袁宫保(世凯)。略谓：

德约第二款于口岸居住贸易，漫无界限，意在任便杂居，不受管束。既妨我之治权，且于厘税、杂捐大有关碍。若不照英、日等约声明"须遵守该处工部局及巡捕章程，与居住各该处之华民无异"数语，万分不妥，断不可稍与通融。切要。如能照沪议将此款删去最善。"归德国保护者"一语流弊无穷，尤非删不可。第三款关栈利益，照英、美等约，已极通融优待，限制未便再宽。津电拟将"屯积货物"句于货物上加"合例"二字，又于"按照中国海关所索保卫国家税课之法"句上，加"须由中国海关查明堪为关栈之用"一语，均极有关系，务请照添，以示限制。

**九月二十二日(10 月 20 日)**　就德约事电复外务部、商部及上海吕大臣(海寰)、盛大臣(宣怀)、李大臣(经方)，河间袁宫保(世凯)。略谓：

德约于矿章一条，务欲含混其词，轶我范围，其意自别有在，不可不加意慎防。沪拟约文于"德国人民应遵守中国矿务章程"一条，未经明叙，似尚稍疏。"矿商"二字，义最明显，彼必欲改为"外国出资本者"，未知何意。应仍用"矿商"二字，以符名实。"参仿德国及他国矿律"句，"德国"二字应请照津电删去。"矿务内所应安置之事"句，已包括各项开采工程在内，上又加"用以开采之各项工程"二语。玩"用以"两字，所包甚广，必系暗指运道、铁路而言，深心可畏，万万不妥，必须删去。

**九月二十七日(10 月 25 日)**　就德约事电复外务部、商部及上海吕大臣(海寰)、盛大臣(宣怀)、李大臣(经方)，天津袁宫保(世凯)。略谓：

德约第五款照沪改字句，核与英约第一款意义无甚出入，似可照办。第六款部改本末句"均应遵照该国章程办理"，系就商标请注册者而言，故可概括纳费守章之义。若但云"照章保护"，以"照章"二字属诸国家，恐于商人纳费守章之义未能概括，似末段碍难删去。

又电谓：

德约第七款德民附股于中国公司者，但云"亦须遵守公司律例"，无"按中国公堂解释"七字，与上文"华民附股德公司"一面相较，尚有轩轾，恐将来中国所订公司律例彼可狡辩，不按中国公堂解释，不可不防。拟请将"亦须遵守公司律例"句于"亦须"二字下，添入"按中国公堂解释"七字，以免彼此文法参差。

第八款“开为之通商各埠”句,“开为”二字拟改为“准开”二字,文义较顺。此款必须彼允将第二款删去,方可照办。第九款照部改本声叙,止添入“于出资人呈明情形”一语,似可照允,但“由海关所定之章程”句,“所定”应改为“核定”方妥。

又电谓:

德约第十款所索(栈房、马头)租期九十九年及内港行轮处所准德人居住两条,断难照允。即长江拖船一节,亦流弊甚多。必不得已,照沪议另用照会声明,只准拖带装载笨重机器与铁路料件之驳船,此外货物概不得装运,似尚稍有限制。第十一款,克领所改“彼此商明,凡用新币以纳关税,仍以关平折算为准”数语,词意明显,甚好,似可照改。第十二款部文末一节系声明旧章,断断不可删去。

又电谓:

第十四款传教一事,前议英约时意在中国与各国派员会查教会实情,妥议永远相安之法。今德约前段重在保护教士、教民身家产业及不拦阻华民入教一边,而于派员会查则置不复议,仅以“详细考查”四字,用轻笔带过,与我索增此条之本意全失。不惟买椟还珠,竟是求益反损,巧幻已极,殊属无谓。宜照英、葡两约文义切实商改。

**同日**　就筹款兴修粤汉路事电复外务部。略谓:

铁路本以自行集款开办为最善。惟粤汉已借赎路款一百十万金镑,由三省分认,期十年还清,岁筹本利及付美公司已售之金元小票二百二十余万元岁息,为数已巨。若再筹造路款,更属为难,必致路成无期,毫无利益,转为地方之累。故湘、鄂绅民原议有借款自办之说,意在早兴工,早见利,早清债。前接贵部上月铣电及本月朔电、咸电,即迭次电催湘、粤诸绅来鄂,再行集议,迄尚未到。既贵部深虑借款胶葛,敝处必当力劝三省绅民自行筹款。三省能否始终一律照办,俟会议定后,再行电达贵部,请加详酌。

**同日**　就川汉铁路筹款开办事致电外务部。略谓:

川汉铁路在川境者二千余里,半系大山,工费必需数千万,集款甚非易易。其于鄂境之路,川省更无能为力矣。在鄂境者一千二百余里,亦有山路,需费亦复不赀。鄂省民力困竭,万万无从筹此巨款。鄂路不成,则川无出路,无利可获,川民岂肯输资集股,一两年后,即筹定各款,亦必观望不缴矣。然则鄂路不修,势必牵连川路亦不能开工。川路久不开工,不惟川民失望,川股难筹,恐各国亦将生心。故川汉路工,鄂不能不急筹开办,以通川路而维大局。然鄂既

分认粤汉赎路、修路之款，再欲另筹川路之款，断无此力，故此路非借款万不能成。曾前承电示，贵部曾允英、美借款修此路。今若商借英款，英与美自能联合。至他国本无干预，自不致有异议。且虽借英款，仍归自办。照会内预先议明一切用人、择地、管路、行车及开矿利权，借款国之工程师丝毫不得干预等语，似无流弊，断不致将路权放失。此路成后，车利极优。分二十年摊还，本息所差亦无几。见利之后，招股较易。鄂省仍须多方设法，随时募股集捐，凑还借款，本息当扫数清偿。川汉一路款巨工艰，万分难办。特以西南上游大局所关，鄂省地方职守所在，不敢不勉为其难。筹思经年，舍此实无办法。谨此剀切缕晰密陈，务恳贵部统筹详酌，速赐指示。

**同日**　就粤汉赎路借款事致电东京杨钦差(枢)、湖北学生监督李道台(宝巽)代向留学生辟谣。略谓：

近接鄂、湘、粤在东留学生公电称："东西各报谓公从英国政府借款一千万，香港英官有管理路权，工程师半用英人，路款若缺，必向英借云云。窃谓借债宜用普通名义，既以膏捐作抵，不应更提粤汉铁路四字。借款用于何事，本非债主所能过问。今若此，则易美公司为英政府，债权、修路权、管路权皆属英，害且加甚。我于英、美并无厚薄，去美来英，废如不废。乞速示复"等语，深堪骇异。查赎回美约，专为保守路权，岂有争诸彼国复让诸此国之理。此次所借赎路英款，于路权毫不干涉。至修路款借否，听我自便。如不借修路款，并无工程师半用英人之说。将来造路无论用何国工程师，皆由我指派地段，分段承修，于应办本份工程之外，路政丝毫不得干预，前致英领照会皆已言明。报纸讹传，何足凭信。此乃不利废约之人造谣污毁，冀搅成局，该生等何竟受其愚耶。如该生等关心桑梓，果有筹款兴工、裨益路政之切实办法，本部堂必加采纳，何得轻信浮言，轻率发议，殊属不合。请星使传谕鄂、湘、粤三省诸生，以后遇事务须详审真伪，再加论列。

**九月二十八日(10 月 26 日)**　致电华盛顿梁钦差(诚)。略谓：

美公司借款合同载明，"凡行车进项，除行车、养路等费开销外，如有盈余，应用以抵筑路、借款之息"等语。查合兴已修粤路，据彼开报，亦止叁百余万金元，今还赎路款数至陆百柒拾伍万元，加息在外，是合兴无论何项浮支滥费，我已悉数认还，其粤路车利盈余，自应算还中国。乃屡接粤电，称从上年九月起，至本月十二接收前一日止，共收车利叁拾柒万余元。除行车各站及佛沙公司等开销每月约用一万数千元，尚应交还中国二十余万元。询据该公司洋人连德报称，自去年西三月停工后，行车进项已支给各工程师，共用去叁拾柒万伍

千陆佰余元等语。任意开销,毫无情理。经向西图查问,西图答称,我止奉命移交公司所存各料,未奉清理帐目之命等语,显系狡赖。应请尊处详询铁路专门律师,当如何与合兴公司追查清帐,迅即酌办。

**同日**　致电广州岑制台(春煊)、上海盛大臣(宣怀)。略谓:

顷据接收粤路委员王道秉恩电禀:合兴所派交路洋员西图尚有帐簿一本未交,所收车费未还,契报亦未交全,刻即欲离粤,应请急电盛大臣及云帅阻止等语。查该洋员经收自去年停工后之车费三十余万元,全行任意开销洋匠薪水,毫无情理,荒谬已极。帐未交清,岂能离粤。务望杏翁立即电饬该洋员将款目交代清楚,方准回国。并祈云帅迅告美领事转饬该员遵办,万勿擅离,切祷。

**盛大臣来电(光绪三十一年九月二十九日到)**:勘电已照饬行车监督温道宗尧催令洋员将款目交清,方准回国。但西图因系比人,总公司向未认彼,恐彼亦不遵我令。西图交粤路,梁大臣电钧处称为合兴所派,则西图交代仍应责成合兴。合兴以还款、收路办法订自美京,敝处不干预,电去即亦不复。应请钧处电致梁大臣与合兴理论,方可接洽。因西图惟合兴之命是听,而合兴亦惟梁大臣之命是听也。

**同日**　就鄂省设立粤汉铁路总局事,咨会两广督院、湖南抚院。略谓:

粤汉铁路已将全路权利向美公司收回,亟应妥筹开办。惟查此路合鄂、湘、粤三省并计,袤延二千里,计在鄂者虽止数百里,然章程利病与湘、粤皆有关涉。凡一切筹款项、招股分、募工师、定路线、购地基,勘估工程、酌定权限、稽核款目及路成后管路行车、计本分利一切应办事宜,有归鄂省自办者,有应与湘、粤两省筹商者,必须有总汇之所,筹议举办。并应于总局内选集湘、粤、鄂三省官绅一并筹议,以期联合贯通。应即就湖北省城旧洋务局设立粤汉铁路总局,派委湖北藩、臬两司充该局总办,梁署臬司兼充该局参议,盐法道、江汉关道充该局会办,署武昌府黄守以霖,在籍陕西候补道黄嗣东、候选道邓道奇勋,分省补用道王道铭谦、广西保送知府曾守广钧、夏口厅同知冯丞启钧、分省试用同知刘守邦骥、候选知府邝守国华,均充该局参议。除分别札委,并分饬各员将上项指饬粤汉铁路一切应办事宜,秉公察理,同心筹画。先为鄂计,兼为湘、粤计,不得偏重一省。务须平允可行,胪列条目,分别缓急次第,随时禀候本部堂酌核,咨商湘、粤两省办理。此事为日甚长,其难处专在筹款。所在局各员绅一律不支薪水。至局用一切,亦须极力撙节,以杜虚糜,兼防营谋入局、挂名领薪之弊。事当慎始,务宜恪遵外,相应咨会贵部堂、部院,请烦查照施行。

**是月**　限制铜元出境。

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卷九页一九四：

各省铸造，岁可出一万六千四百余兆枚，银贵钱贱，物价腾踊。江督商允外务部禁运出省，湖北各关卡自九月初一日起，禁本省铜元出境。十月，户部奏准大省铸造每日不得逾百万，中省六十万，小省三十万。部颁祖模未到以前，暂停铸造。十一月，奏言湖北已自行限制，铸少不敷周转，请勿限定部章。旨下财政处议奏。嗣议准并湖北、湖南为一厂，归财政处、户部统辖，调济盈虚，彼此勾拨，各省共设九厂。

**是月**　酌定湖北各等学堂学生冠服程式。区别等差，礼服、讲堂服、列队出行服各为一式。

**十月初二日(10 月 29 日)**　就粤汉路筹款自办及经理人事致电京瞿尚书(鸿禨)、张尚书(百熙)、左子异太常。略谓：

粤汉铁路决计筹款自办，不借外债，前日已电复冶翁并达外务部矣。湘路公司前由湘绅公举王益吾祭酒(先谦)为总理，张雨珊、席沅生两观察为总办，敝处已会湘抚衔照派。总理不过虚名，实权全在总办。雨翁公正和平，乡望最著，以之作公司领袖极为允协。沅生明敏通达，有识有才，自初议废约即出任事，赴沪赴鄂，殚思竭诚，能知铁路利病，能明悉废约原委办法者，湘绅中惟此一人，以佐雨翁，公司事必克有济，未知此时因何事必须另派总办。谚云"过河拆桥"。当筹议废约之时，以张、席两君为总办。今约既废矣，而张、席两君弃之不用，另派一大帽子加乎其上，得无有类于拆桥乎。袁廉访(树勋)才猷卓越，鄙人素所佩服。惟渠隆隆日上，瞬跻开府，属以湘路，转致迂回，不知审其意果愿否。现闻雨珊、沅生两君均欲辞退，鄙意总以两君总办为妥。至具呈商部一节，窒碍甚多。盖现既定议不借外债，自以筹款为急。湘路最长，需款最巨，总须两千万内外。加以每年尚须筹还赎路借款，绅富能输巨资入股者断不能多，无论如何设法筹捐，非借资官力不可。然筹捐极是难事，非地方官体察情形，相助为理，难免观望。欲地方官力助，非督抚主持，则呼应不灵。商部远在京师，岂能遥制，一也。湘路总办既归商部奏派，鄂路、粤路势必牵连而及，此后三省路政便当径隶商部，督抚更不便过问。此等为难之事既有人招揽，督抚亦乐得卸肩。奏派之员能否独担其任，殊不可必，二也。若专举湘绅，而商部即令此湘绅兼理鄂、粤，鄂、粤士民必然不愿，想断非如此办法，三也。又或湘路归商部派员，而鄂、粤路则否，事权体制轩轾攸分，将来办事势难一气贯通，四也。路事工艰费巨，不易观成，内外协力同心，犹惧不给。若在籍诸公所举必令辞退，另由在京诸公推举；督抚会衔所派不能作准，必另由商部委派，恐

从前办事者人人寒心，各存意见，难于和衷共济，五也。凡此五端，皆就事理上推想。既承下问，不敢不以实告。否则，鄙人奉旨饬令收回路权，幸而得济，责任已完。鄂境不足三百里，尚易料理，此后湘、粤路事尽可不管。但以三省大局利害所系，私愿总望此路之早成，以竟全功，方不致为各国所笑。故心所未安，不忍缄默。务望诸公详加斟酌，似仍以雨珊、沅生两君总办为是。倘袁廉访果愿以路事自任，亦宜将原派诸公妥商位置，与在籍诸公会同酌议，仍由本省督抚奏派，将来诸事均易接洽，实于湘路有裨。

**十月初三日(10 月 30 日)**　就鄂省设立川汉铁路总局事咨会四川督院。略谓：

川汉铁路目前亟须举办。此路道里绵长，计在鄂境者一千二百余里，前经电商川省，脉络备取贯通，而界限必须清楚。事关西南大局，亟应妥筹开办。凡一切筹款项、招股分、募工现、定路线、购地基，勘佐工程、酌定权限、稽核款目及路成后管路行车、计本分利及一切应办事宜，有归鄂省自办者，有应与川省筹商者，必须有总汇之所，筹议举办，并应于总局内选集川、鄂两省官绅一并筹议，以期联合贯通。应即就省城旧洋务局设立川汉铁路总局，派委湖北藩、臬两司充该局总办，李藩司兼充该局参议。盐法道、江汉关道充该局会办。署武昌府黄守以霖、署汉阳府汪守凤瀛充该局提调。湖北候补刘道保林、在籍陕西候补道黄道嗣东、分省补用道王道铭谦、湖北候补知府施守纪云、王守元常，分省试用同知刘丞邦骥、现署江夏县知邹令履和，均充该局参议。除分别札委，并分饬各员将上项指饬川汉铁路一切应办事宜秉公察理，同心筹画，先为鄂计，兼为川计，不得偏重一省。务期平允可行，胪列条目，分别缓急次第，随时禀候本部堂酌核，咨商川省办理。此事为日甚长，其难处专在筹款。所有在局各员绅一律不支薪水。至局用一切，亦须极力撙节，以杜虚糜，兼防营谋入局挂名领薪之弊。事当慎始，务宜恪遵外，相应咨会贵部堂，请烦查照施行。

**十月初九日(11 月 5 日)**　就延聘日员事致电东京杨钦差(枢)、湖北学生监督李道台(宝巽)。略谓：

此次延聘铁路技师，首重在勘测川汉铁路。宜昌以上高山太多，连绵不断，施工不易，非确系高等技师富有经验者，不能胜任。铁道协会所荐之宇下精、宫诚岛二人能否勘定川汉铁路，望再切实访察。果能合选，薪水每月龙银四百元可照准。至合同年限、权限，须俟勘路后由我酌定，暂订之合同只可专就勘路言。又电谓此次鄂聘早稻田同文会教员，专重娴习华语、讲授科学不烦传译者，方为合选。若华语不熟，即与合同不符，碍难延订。如不便一概辞却，

可将言语稍好者两人订聘来鄂，惟须与之言明酌减薪水十之三四，令来鄂加习华语。俟华语纯熟，薪水照合同之数支给。可速与旱田、早苗妥商。

**同日**　电复广州王道(秉恩)、向道(万镕)。略谓：

合兴未交路前所收车利，询据梁星使复称，商诸律师，云借款合同语意含混，售路合同亦未明叙，合兴未必肯认。昨与惠惕尔面争，据称公司费用不止此数，实难计较等语。查此次赎路重在收回路权，梁星使所订售路合同既未叙及，现恐难向索还，即由该道等斟酌办理可也。

**同日**　折弁回鄂，赍到中秋节皇太后御赏锻二匹、江绸二匹，上谢折。

**十月初十日(11月6日)**　出省验视卢汉铁路。

**十月十一日(11月7日)**　就川汉路事致电成都锡制台(良)。略谓：

此次胡雨岚太史来鄂面谈路事，当告以管路之权，鄂中绅士、学生坚不允让，因定各修各境之议。兹承电示，俯允照办，鄂省自当亟筹兴办。惟博采众议，办法有二，应商川省。一、粤汉铁路既向美国争回，三省分境自修，势不能缓。然鄂省财力较薄，既修接湘之路，又修接川之路，款分两用，工即不能速成。宜昌以上至巫山交界处约五百余里，尽系大山，工艰费巨，只能尽力筹办，造成一里是一里，势不能刻期竣工。此一说也。二、宜昌以上路工鄂若不能刻期告竣，则川无出路。川虽集有巨资，于万宜之间修成车路一段亦无所用。川路欲早见利，非鄂路及早接通不可。鄂省本拟暂借英款，已商有眉目，因外务部坚持不允，已作罢论。今为川、鄂两省计，莫若鄂省即借川款以修接川之路，而即以借洋款之法改借川款。如此，则川自万县修起，鄂自宜昌修起，两端相接，约六年可成。此路早通，早得大利，于川、鄂两省均大有益。闻川省岁可集款四百万，前数年以一半借鄂，由鄂分修，工可速成，利可早见。为全路计，似无便于此者。此又一说也。特将两策奉陈，祈询商川绅，通盘筹划，早日见复，以便筹办。

**十月十二日(11月8日)**　就辜汤生调用事致电外务部。略谓：

三品顶戴员外郎职衔辜汤生，号鸿铭，兼通英、法、德三国语言文字，得有英国大学罗马、希腊经科博士文凭，足比中国进士，并德国国家工程学堂修业文凭。该员志趣端正，学问优长，各国皆知。久充敝处洋务委员，相随粤、鄂已二十年，深资得力，本难暂离。兹承派充浦局坐办，事体重要，筹计再三，不敢不勉应钧命。惟鄂省遇有交涉要务，应仍令该员随时来鄂办理，以期兼顾。特此预为陈明。至该员在鄂办理洋务，出力有年，现调充浦局坐办，可否由贵部奏请作为进士以六品郎中候选，授以实官，与外人交涉办事，体制较为相宜。

**十月十七日(11月13日)**　芦汉铁路举行落成典礼,旋改名京汉铁路。[按:本年八月十七日,盛大臣来电,告以芦汉铁路完工及行落成典礼。九月中旬,与直督袁世凯及盛大臣联衔会奏,择定十月十七日于黄河铁桥举行,验桥开车。二十二日奉旨允准,并派唐绍仪会同盛宣怀验收。本月十七日,盛宣怀遵旨自沪赴河南荥泽,会同唐绍仪验收黄河桥工,并举行全路落成典礼。事后,盛、唐会奏称:"验收事业(毕),即于是日午刻在桥边搭篷设宴。各国公使或亲自京来,或派参赞随员同来观礼。外务部左侍郎联芳亦自京来。湖广督臣派委湖北盐法道冯汝骥、常备军协统黎元洪等随同阅看。中外欢会,佥称黄河大桥为中国历史向未经见之事,即外国亦不多睹。从此同轨风行,南北中央之地产、矿类、工艺制造及一切因路所生之利,皆可以次发达。上卫京畿,下巩江防,富国裕民,此为起点。"(盛宣怀《愚斋存稿》卷十二,页十至十二)]

**十一月初一日(11月27日)**　订聘日本早稻田同文会教员山田、阿部、南浮、胜木等六人。此外各教员如能加习华语、华文,音清语熟,经考验合格,将来仍可聘用,但不能丝毫迁就。

**十一月初八日(12月4日)**　致电上海盛大臣(宣怀)。略谓:

> 连日与湘、粤诸绅议粤汉三省铁路条款,所有需用钢轨一切钢铁料,鄙人嘱其统向汉阳铁厂订购,不得向外洋购买。惟据粤绅云,粤省运道路远,必须铁料价目核与别厂相同,方能遵用等语。钢铁轨料各价只可与外洋各厂比较,如系同价,则必须用汉厂之物,如此方易与众绅商订。尊意如何,祈飞速电示,以便即日定议。

**盛大臣来电(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十一日到)**:京汉历年所用汉厂轨件,本照外洋运至中国之价目,不能专顾商厂成本。此商务通例,请三省绅商放心定议。

**十一月十一日(12月7日)**　奏陈遵照练兵处新章改编湖北营制饷章,并设督练三处。略谓:

> 上年九月,准练兵处会同兵部将奏定陆军营制饷章咨行到鄂。本欲一切即照新章编成两镇,但以饷项万分艰难,且将领官弁之人才目前亦实不敷用,拟将第一镇按照新章第三年全数编练,其第二镇则照新章变通规则第一年编练,于两镇全数、简数之正兵及带珍员弁,悉照新章,一无增改。而于杂项委员,人夫、车马及饷数,则量为撙节减缓。一俟饷项稍可支持,人才渐能敷用,必当练足两镇。谨将各项办法分条胪陈于左。一、全省共设两镇。二、第一镇营制:第一镇遵照新章,步队分为两协、四标、十二营、四十八队。马队一标三营,炮队一标三营,工程队一营,辎重队一营,军乐一队。三、第二镇营制:第二镇遵照新章第一年变通制,略设步队一协两标,马队一营,炮队一营,工程、辎重各一队。炮队亦用过山炮,与第一镇用意同。四、酌量暂从撙节。除正兵及将校弁目悉照定章一无增改外,凡有可极力设法撙节者,分为缓设、兼充、酌

裁、减人、减饷、减马、减乾七项。五、人马饷乾数比较。通计湖北两镇，比较新章，常年共减银三十万零三千零六十三两九钱二分。六、新增人马数。按照新章，湖北原练第一镇应增弁兵二千九百六十八员名，车十五辆，骡马八百五十四匹。七、新增饷数。常年共应增银二十三万九千八百二十两零九钱六分。八、衣履。通计两镇比照新章，通年暂减银三万一千四百十九两四钱四分。九、杂支额款。两镇杂支，除衣履外，照新章应需额款约银二十一万余两。十、杂支活款。数难预定，拟比照北洋办法，酌节省支给。十一、征兵须渐次更换合格。查现有各营，计籍隶湖北武昌府一千四百五十三人，汉阳府二千零五人，黄州府一千三百零五十人，宜昌府一百一十一人，施南府三十六人，荆门州三人，荆州驻防四百八十六人。此外，籍隶直隶、河南、山东、安徽、湖南者共一千九百一十六人。向来每一营中籍贯不一。自去年招募各营，即悬为定式，此一次指定专招何处之人。惟风气未开，强健者多系鲁钝粗暴，不守礼法。至于身家不卑、资质聪颖、自能写字者，多不愿入营充兵，故应募者实难如数。故按籍征募之兵，不得不尤慎其选。且外籍训练已久之兵，亦未便骤加裁汰，只可陆续更换归并。俟以后续募该籍之人渐多，即可一律画清府分，将来必须办到，方为合格。十二、将领委任。现派委新授四川松潘镇总兵张彪为第一镇统制官，兼摄该镇所属之两协，以节经费。委谢澍泉为步队第一标统带官，委米文友、戴钧南、单啟鹏为一、二、三营管带官。委铁忠为第二标统带官，委郜翔宸、任光耀、孙国安为一、二、三营管带官。委李襄邻为第三标统带官，委杨正坤、陈钟麟、张永汉为一、二、三管带官。委余大鸿为第四标统带官，委张长胜、黄鸾鸣、李汝魁为一、二、三营管带官。委龚光明为马队第一标统带官，喻化龙、马得才、萧开桂为一、二、三管带官。委副将衔补都司后游击黎元洪为第二镇第三协统领官，兼护该镇统制官。委刘温玉为第五标统带官，委戴寿山、萧先胜、曹进为一、二、三营管带官。委曾广大为第六标统带官，委李锦标、陈荣钟、樊毓英为一、二、三营管带官。委王祥发为马队第二标第一营管带官，委张正基为炮队第二标第一营管带官，委孙绶康为工程第二营前队队官，委郭斌为辎重第二营前队队官。委蓝天蔚为第一镇正参谋官，吴茂节为第二镇正参谋官。以上标、营、队各官，皆系现在湖北各营充当督带、营官、武学教员等差之员，或入外洋学堂，或入本省学堂，取其曾闻讲授、功夫较优而兼有阅历、资格较久者委派军职。十三、督练三处委任。查督练公所内分三处，实为整顿武备之源，责任甚重，他省多选派道员充当总办。惟湖北道员中暂无素谙军学之员，兹委藩司、臬司、盐道暂兼三处之差，作为暂行管理。一俟遴选有人，即行

另委专员总办，以责实效，将来实缺司道可改充参议等官。现拟将三处帮办先行委定，以便分投举办。兹委湖北候补知府高凌霨，毕业学生、举人、候选同知刘邦骥两员，为兵备处帮办。湖北补用知府齐耀珊，毕业学生、生员宝瑛两员为参谋处帮办。在任候补知府、本任湖北夏口厅同知冯启钧，毕业学生、知府衔吴元泽两员为教练处帮办。大约本省职官一员，游学毕业学生一员，一取其明习本省情形，一其取曾经肄习兵事，庶可相辅为用，以后即将营务处名目裁去。

**十一月十二日(12月8日)**　咨度支部查覆卫田情形。略谓：

鄂省卫田从前本系无主荒地，安插屯丁开垦。祇以地乏膏腴，收成甚薄，故其价值比之民田大相悬殊。且向无确实亩数，亦无上、中、下则之名，历来俱系私顶，从不投税。此次委员会同地方官办理丈量，比照民田分上、中、下则估价征税，而屯户观望违抗，龃龉时闻，久无成效。筹思至再，与其旷日持久，不惬民情，仍无功效，不如变通办理，归于简易，使其乐从。是以将前定上、中、下等则一并删除，议照向完正、杂各款每银一两，令缴税契、局费共钱八千文。且此项屯田虽系公产，相沿数百年，彼顶此卸，在屯户已视为世守之业。矧贫苦者居其大半，此时征税，系属创办，似不得不稍事通融，暂从轻减，以示体恤。若完税给照之后，将来再有转卖承受者，必系有力之家，责令遵照新章，每串六分税契。彼既有力，亦属义无可辞，自与现在情形不同。

**同日**　致电东京李监督宝巽并转告湖北众学生勿随众作闹。略谓：

闻各报所载日本文部命令，中国学生有误会处，遂有忿激之举，鄙怀实深悬念。鄂省虽不得其详，总之当以和平商办为是，方不失儒者气象。且与两国邦交、将来游学事体有益，万不可鲁莽从事。即使他省生事，湖北学生素明礼义，能知大体，名誉最佳，向来中外同声佩服，断不必随众作闹。如此则东人敬重中国学生，尤敬重湖北学生矣。倘实有万难忍受情形，可详晰电告鄂省，以便设法维持。特此竭诚劝戒，千万勿生事端，致碍游学大局。至嘱。

**十一月十五日(12月11日)**　就粤绅拟呈铁路简明大纲事致电广州岑宫保(春煊)。略谓：

粤绅梁阁读庆桂、黎道国廉、知县周麟述奉尊批来鄂会议开办铁路办法，除三省公共条款十七条另电详达外，兹经梁署臬司(鼎芬)会同三粤绅专就广东本省之路，拟呈简明章程大纲十条。其文曰：一、绅等酌拟简明章程大纲十条，请张宫保电商两广督宪岑宫保会同核定，迅赐示知，俾粤中绅商早日设立公司开办，以免迟延。一、议三省合办，分设公司，各招各股，各筑各路，以清界

限。所有各省公司数目,皆由各公司自理。至于利益均分,另详三省会议章程。一、议若归商办,自必多集商股。惟股东必有自保资本权利,乃易招集。所有公司财政、贸易、用人等事,请由股东公议举办。举用之人,仍当禀官立案。一、议公司自当遵守宪章,若有妨害治安,违犯法纪,请地方官按律办理。一、议公司工程、行车事宜,请由官随时稽查。一、议公司购地、筑路等事,必借官为保护。所有监督以下各员,专管考察该公司购地、做工、招股、行车数事内之纲领大端,其细事勿庸过问。银钱出入,均不参预,拟由公司公举,禀候大宪核定札委。惟监督须举公正司道大员,以昭郑重。以上所定诸大端,均须通知监督,以便监督随时考察。一、路事重要,若有关涉他项商民利害及外省路政交涉者,必须禀明本省督抚宪、铁路大臣核定,方能举办。一、议筹款拟仿外国签札付债票及劝业银行章程,变通办理。议收二元票二十万张,共收银四十万元,以三成十二万元开投,分别各等特利。不论曾得特利与否,俱作为铁路股票。详细章程另行抄呈。一、议派人分赴外洋招集股分,所有章程容详细议定续陈。一、以上筹款两条,将来成效未能悬揣。若须变更,随时禀请核示遵办等语。敝处批云:所拟粤路简章大纲十条,以本部堂意见论之,均属妥协。惟路属粤省,应候两广岑宫保详核批示,方为定论。至公举监督以下各员一条,应订明章程,大小各员,概由本省发给薪水、夫马,断不必开支铁路公司款项,以节糜费而肃官方。候即电商岑宫保,请其速复,以便定议开办,并由该绅等自行发电请示可也等因。此系粤事,鄙人本拟不批。无如诸绅再三切恳,谓六千里奉批远来,必欲得鄙人一言而后已,故略为批复数语,以答其意。务请尊处详加酌核,迅赐电复。

**十一月十八日(12月14日)**　将湘粤绅商来鄂会议三省铁路公共章程电达广州岑宫保(春煊)、长沙庞抚台(鸿书)。略谓:

粤汉铁路,鄂、湘、粤三省会议公共章程十四条:一、赎路款英金一百一十万镑,照七份摊派,未赎之金元小票亦照七份摊派,湘、粤各认三份,鄂认一份。所有应付本息,均按镑价、金元价依期拨交湖北汇总转给。若交款期忽有涨落,仍按原价摊派。湘、粤应各举一绅驻鄂省局内,会同经理此事。一、三省拟公聘勘路工程师一人,将全路复勘一次,以定确实路线,其用费勘至何省境地,即归何省认付。一、三省除公聘勘路工程师一人外,其修路工程师以及各项工人,均由各省自行选雇。如于公用工程师一人之外,愿自聘工程师复勘者,亦听其便。一、三省铁路各筹各款,各从本境修起,务期全路早日接通。故议定路工三省同时并举,尽款先修干路。干路未成以前,三省皆不得另修枝路,致

误大工。一、三省所修干路无论修成若干里，但能行车见利，其所得净利应彼此统行核计，各按成本多寡摊派利益，均以开车之日起算。一、湘省路线较长，今为全路迅速竣工起见，湘、粤两省公同议定，粤省修至边境后，湘省愿将宜章以下至郴州属境永兴县止之路工，让归广东代修，一切权利均归广东收管，以路成后二十五年为限，湘省可按广东修路原用工本备价赎还。如果粤省筹款或有不足，自当另议，惟须于一年之内先行知照湘省，以便湘省预筹款项，接续自修。一、三省分境修路应互相催赶。如此省修勤工速，成路日多，彼省修缓工迟，成路见少，应令少修省分摊认多修省分所用工本之利息，以免迁延。每届一年，彼此比较结算一次。一、广州已成省佛支路，所得车利应专解赎路款，仍按鄂一、湘三、粤三摊派。一、合兴公司已筑粤境干路工程及未用材料，应请派员确估价值若干，由粤认出，按鄂一、湘三、粤三分领。一、合兴公司已购粤境干路地基，应按其契载款目，由粤省认出，归鄂一、湘三、粤三分领。一、三省既按本分利，应彼此互派人员稽查，其详细章程俟复勘后、开工前另订。一、三省议定，全路需用钢轨、一切钢铁料，统向汉阳铁厂订购。铁厂所出货色、所定价值，无论运至鄂省、湘省、粤省，均应按照洋厂一律，不得格外抬高，各省即不向外洋购买，以保中国自有利权。一、鄂、湘、粤三省筹款招股办法，各就本省情形另订章程，禀请核定，总以彼此不相侵占妨损为主。一、全路告成以后，所得行车之利除开支公司薪水工食、局用及养路经费、拨还赎路借款本息、核给股本息银、酌提公积款项外，所余净利，酌量仿照外国铁路公司办法，以若干报效国家。惟恳请将一切浮费概予删除，以恤商力，庶于招徕股商之道大有裨益。其余全归股东自行议章分派。

**十一月二十五日(12 月 21 日)**　就留日学生聚众退学事电复成都锡制台(良)、开封陈抚台(夔龙)、济南杨抚台(士骧)、贵阳林抚台(绍华)。略谓：

承电询留东学生聚众退学一事，均悉。敝处接杨钦使删电云，密探学生风潮为孙文逆党煽动，藉抵抗文部命令为名，现结死党三四百人，各携凶器，胁众回沪，以租界为护符，实行革命，聚众起事，沪上有人接应，长江一带会匪亦被运动联合，乞密查严备等语。又接周玉帅(馥)电云，昨有廷姓等六人自东归来，沪道传见详细实情，亦谓学生中有为孙文煽惑者，日以排满革命之说，游说于诸学生间，得同党五百人为纠察，有不从者，以强力胁之，冀借乱杀钦使，使全国八千余学生皆陷于大逆，不得归国，终为彼用，于是东京大哗，杨钦差避乱于横滨。而学生中之纯谨者，亦相率言归等语。查此事一起，敝处迭电诫饬湖北学生静听处置，切勿鲁莽从事，并索得文部所订规则及学生公启多件。详加

阅看，乃知谋乱是实，其抵抗文部命令全系饰词附会，不愿受日人考察，不愿受钦使进退，以便其悖妄之图。一则谓“取缔”二字即清、韩并列之渐，二则谓住宿不准转移，即任意苛待之渐，三则谓不准退学即压制学生之渐，哄然以为辱我国体。然查日本文部省令十五条，系整饬彼国公立、私立各学校之滥收中国学生者，加以查考，以示限制，于中国学生极为有益，其全文中并无“取缔”字样。即第九条所载各校所设寄宿舍及下宿等处，但云可令学生宿泊，并无不准转移字样。其第四条所载，但云学生退学者必经公使承认，并无不准退学字样。第十条所载凡此校退学者不准再入彼校，系专指品行不良者而言，亦非一概不准退学。且近接杨钦差电称，文部省已允将第九条、第十条酌改，并声明系整顿学校，并非约束中国学生，而学生坚执必欲将文部省所订规则一律注销，多方劝戒，势更激烈等语。盖此次中国学生八千余人先后全行退学，实为革命党所煽惑威逼，其中胁从者十之九，倡首滋事者不过十之一。特以乱党凶焰过甚，良善不能与抗，钦使、监督避祸不遑，无从理谕。近日本学生传来药水印《革命大机会》一纸，种种逆谋，真情毕露，实堪发指，尊处亦见之否。鄂省现派妥员并旧在日本毕业之端正学生多人驰往东京，抚慰安分学生，相机料理，妥筹解散之法。大抵被胁学生未回国者，令其离开东京，避居各处，静候事平，仍然入学，不令回国。其已回国者，另派员驻沪照料，劝令迅速回籍，不准在沪逗留。一面令学生之亲族好友分发函电，剀切劝导，一面切嘱本省绅士电致同乡京官，合力公请学部派明白纯正之员赴东会商钦使、监督，自订约束学生规则，与日文部和商转圜之法，俾此事可以收束。但湖北委员只能劝导湖北学生，各省如能照办最善。顷已分电两江、湖南仿照此法办理。川省学生甚多，闻倡首即有川生在内。道路虽远，应请清帅设法电派在东或在沪之川员川绅，就近驰往料理。黔省似亦可仿办。至河南、山东皆有铁路，派往甚易，务请筱帅、莲帅迅速照办。各省均派妥员各就本省学生开导解散，会商办法，立可孤乱党而弭巨患。

**十一月二十八日(12 月 24 日)**　奏呈拟订矿务章程。略谓：

查各国通例，凡属土地，分为地面、地腹两层。民间产业止能管及地面，其地腹则概为国家所有。故虽本国人民开矿，其准驳之权，咸听命于官。至五金之属及宝石等贵重矿质，更非官不得开采。至他国人民，断不准承办本国矿务，或设立公司。间有外国人附股，而事权仍是本国人为主，股份仍是本国人为多。第从前所订合同，每有损碍华民生计及侵我主权、妨我治理之处。现在中国与各国议定商约，均有矿务一条。其文云“中国政府允愿招致华洋资本兴

办矿业。凡各国人民能遵守中国所定矿务章程者，均准其在中国开采矿产，惟须比较诸同行章程，于矿商亦不至有亏”等语。是此次所订矿务章程，无论新旧矿商，但使洋商不致有亏，其于华民生计、中国主权、地方治理，必当设法保持，修改完善，用资补救。不宜过于迁就，坐弃远大无穷之利权。查中国所富有者矿地，所缺乏者资财，自无妨藉资于外国富商。要之，必令其有利可图，而不令外人独专其利，斯为最平最妥之方。故现订矿章声明，各国人民必须遵守中国法律，乃准其承充矿商。又洋商非与华商合股，断不准其独自开采。其合股之法，则无论官地、民地、华商、洋商，业主以矿地作股，矿商以银作股。若系丙字类之矿，其股分之数，有地之业主与出银之矿商各占其半，除费用归矿商自筹外，余利均分。盖大宗紧要之矿全在丙字一类。至如乙字类矿质较贱，得利较薄者，地股只作全股十成之三，以示区别。中国今日定章明准外人在内地开矿，比较各国通行章程，已属处处从宽。加之于矿界年租、矿产出井税均予量从轻减，明示我重权轻利，庶洋商均愿就我范围，不挠法纪。且处处皆国家与人民共享利益。上等之矿，其余利国与民各得其半。中等之矿，其余利全数推予以民。此固足见圣朝宽大惠民之政，超越环球诸邦，亦可藉以鼓舞愚氓，不致狃于积习，沮挠大利。果能上下相信，中外相安，将来地利大兴，穷民有养，百货日通，农工商贾利益交资，此乃经国久大之远谋，岂在目前区区之租税。微臣区区之意，实注于此。兹谨将拟订中国矿务正章、矿务副章各一册，缮写成帙，恭呈御览。拟请敕下外务部、商部详加复核。俟核定后，其正章即作为矿律，副章即作为详细条目，请旨颁行，俾矿业日兴，利源日浚，实于国计民生均有裨益。

**同日**　折弁回鄂，赍到十月皇太后万寿恩赏绸缎四匹。上谢折。

**十二月初二日(12 月 27 日)**　奏陈改湖北州县赔款捐为学堂捐，留办本地学务情形。略谓：

庚子赔款一项，户部行令各省摊筹，湖北省派至一百二十万两。臣当时会同前抚臣督同司道、各府厅州县筹议，传集绅董分认足数。虽各属办法不同，大率出于丁漕、串票等项，或兼资税契，或取给铺捐。计摊归各厅州县征解者，约共银六十万两。频年以来，勉力输将，民情极为困苦，渐有力不能支之势。自上年臣回任后，正值明诏兴学，颁定学章。亟应于各州县遍设高等、初等小学堂，以普及教育。而各属绅民咸以筹缴赔款捐已属万分竭蹶，更无余力再筹兴学之资。臣以兴学为当今急务，不容须臾或缓。此项赔款责诸民间，本多勉强。若将此款改留各州县兴办学堂，则以本地之财兴本地之学，父兄出资以培

其子弟，子弟力学以答其父兄，一转移间，名正言顺，当足以化怨咨为弦诵。因与司道筹商定议，另就本省土膏捐、签捐、铜币盈余等项酌量加提，凑足每年赔款应解之数，依时解足，不误偿期。而各州县之赔款捐，均改为学堂捐。经于三十年八月起札行各厅州县，令将赔款捐全数免解，留充本地办理学堂之用，名曰赔款改学堂捐。令各厅州县照原派之额另款收储，与本地端正绅士公共办理，专备各种学堂之需，不准挪作他项公用。现已试办一年，民间知所纳之款即为培植本地人才之用，尚能遵章完缴，自应奏明立案。

**十二月二十日(1906 年 1 月 14 日)**　电复东京李监督(宝巽)、湖北委员双寿等。略谓：

知学生事渐平静，上学有期，甚为欣慰。望再切实劝导，戒以名誉至重，一玷难磨，学业至要，远游不易，临期勿再生枝节。为要。

**同日**　就粤绅所拟筹款办法电复广州岑宫保(春煊)。略谓：

前接篠电，不胜骇讶。粤绅所拟简明大纲十条，皆代表粤省股东之言，非鄙人之言也，正所谓实权全归股东也。至粤绅所拟筹款两端，自系来时即与粤商商妥，据云先经禀陈尊处，并据称特利股票粤甚易行，各属已有认销巨数者。事隶粤省，鄙人不敢臆断。据云前奉尊批，但须与湘、鄂商定，即可举行。今湘、鄂并无异词，应办与否，悉听尊裁。至出洋招股，即本尊议。此次简明大纲第二条载明公司财政、贸易、用人悉由股东公议举办，官派监督，仍由公司公举请委，但司考察大端，细事勿庸过问。银钱出入，概不参与。是股东之权可谓实矣，可谓足矣，与尊处前订大纲九条毫无不合。惟监督应公举，候官核定，不能指名举一人，此是鄙人所改耳。今尊意谓筹款两条，均无把握，敝处未便置议。现粤绅已回籍，当已谒见台端。果能另筹确有把握的款，固鄙衷所祷祀而求者也。最要者赎路之期甚迫，不容迟误，此为最紧急之实事耳。总之，粤路粤办，楚路楚办，粤事敝处断不过问。但目前三省筹款修路办法必须议定，方能会奏，未便再延。究竟粤省筹款如何定议，务请速赐电知。

**十二月二十二日(1 月 16 日)**　致电广州王道台(秉恩)询官绅冲突情形。略谓：

昨接粤绅电云，粤省铁路筹款，岑云帅拟举行亩捐、台炮捐、船捐、盐捐、派捐等事，粤绅不愿。十八日官绅集议，委员拍案漫骂，致起风潮，务求设法周全等语。顷又闻是晚忽将黎绅国廉暴拿。此事官绅何以决裂，鄙人似不便干预。粤绅意欲鄙人如何周全，速将详细实情密复，以便筹酌办法。

**十二月二十五日(1 月 19 日)**　电复广州岑宫保(春煊)。略谓：

粤路筹款事轩然大波，实为意料所不到。惟此系粤省之款，只关一省，将

来如何办法,应听尊裁。至三省会议修路大纲办法,则事关全局,必须于年内出奏,万不能再迟。所议缓修枝路一节,实因粤汉干路非三省全路接通,不能见大利。不早见利,则赎款本息及路款岁息几同虚掷,大不合算,前电已详陈得失。至湘境郴州一段让归粤修,章程内本参活笔,愿修与否,权在粤省,似无窒碍。如尊意必不谓然,即将字句再改活动亦可。务恳将此项章程从速酌核示复,以便酌拟会奏稿,由电商定,赶速缮奏。

**十二月二十七日(1月21日)**　奏复御史黄昌年所陈收回粤汉铁路之"五不可解"。谓"该御史不知艰难,不考事实,一味深文巧诋,执已罢之议为诬诋之题,显然挟有成见。至微臣办理此事之得失,上有朝廷明察,下有三省绅民及天下公论,固无庸臣之置辩。"

**十二月三十日(1月24日)**　就川汉路事致电成都锡制台(良)。略谓:

宜昌以上鄂路,前因鄂省学生坚持不让地权之说,故拟各修各境。月前湘、粤绅在鄂会议粤汉路事,湘绅议以宜章以下至郴州境属之永兴县止三百余里让归粤修,地权概归粤中收管,以二十五年为限,湘可备款照原用工本给价收回,两省均经商允立案。鄂绅见湘路粤修,有利可援,遂亦愿将宜昌以上路工让归川修,一切照湘、粤成案办理。查此路归川代造,甚便于川。想川绅得偿夙愿,无不乐从。特此奉询,祈速赐裁定示复,以便具奏。再,勘路工程师现聘用日本人三员,一正两副。因系现任职官,声价过高,正者月薪千元,副者月薪各四百元,勘路用费在外。此费拟川、鄂各半分出。楚省路约长一千六百余里,川省路干支并计约长一千七八百里,如嫌费多,鄂省酌量多认亦可。并祈核示,以便定局。

**是月**　筹解翰林院研求实学经费。

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卷九页一九六:

七月,翰林院奏请筹酌经费,兴办实学,奉旨着各督抚照数逐年筹解。九月,山西学政宝熙、编修尹铭绶先后疏请裁翰林院,设学部。十一月,学务大臣奏请专设学部,以国子监归并,其翰林院毋庸议裁。是月,公奏言翰林院为国家讲古学、储人材之地,所关甚巨。原奏所议一省一千,其次数百,断不敷用。自应宽筹的款,且冀各省一律多筹。经饬据司道筹议,由藩司、盐道、江汉关、善后局每年共筹一万两。

**是月**　电复学部论学政应办事宜,并请永留优拔贡考试。略谓:

通省文学堂应均归学政考察。省城学堂会同督抚考核。各郡县以时巡历,如课程有应其斟酌损益,教员有应甄别举动,随时咨明督抚复核施行。各

种学科，学政未必皆能贯通，准延聘幕友，取明习学务、通晓科学者。学政拟请专用翰林院衙门官员。近时恶习，无论官私何种文字，率喜袭用外国名词，文体大乖。文既不存，道将安附。惟翰林官于旧日文学较有根柢，识解纯正者居多。遇各学堂监督、教员、学生有宗旨悖乱、文体谬劣、附和乱党邪说者，必能随时咨明督抚惩罚纠正，以端学风。此次奏停科举，声明优拔贡考试三科后即行停止，思虑尚未周密。应请奏明将优拔贡考试永远留存，专取经明行修、文学优长之寒畯，则中国文学于学堂外留此一线生机，实保存国粹之一道。

**是年**　立太仆公张锲墓神道碑。

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卷九页一九七：

碑书二十九年十二月立。子婿鹿传霖撰，孙婿黄绍箕书。按此碑年月据公回籍之日书之，碑成在其后。黄学士书而未刻。其上石者，湖北知府无锡张望屺先生曾畴所书。书神道碑成，公肃衣冠具束帛踵谢，先生不敢当。公曰：礼应尔，勿辞也。宣统三年十一月，先生殉国难于黄州，所藏《劝学篇》原稿及公联语手迹皆毁于火。同莘集先生书公奏议一册印行，曰《潜园墨迹》。潜园，先生别号也。幕府工书而在事最久者，所知有会稽朱承均冕斋，番禺杨骅少鎏，上元王家槐植三、程鳌冠三，钱塘许宝芬涌清，吴县吴大蕴洁卿，湘潭朱士宜少莪。诸人多州县官，惟少莪后补学部书记官。光绪之季，公与端忠敏公、梁节庵先生书法皆为鄂中仿效，时称三体。而潜园得唐人神髓，参以苏、黄。少莪书宗北海，皆公所激赏。

# 光绪三十二年(1906)　丙午　七十岁

谕学部兴女学。

南昌教案。

京汉铁路全线通车。

设税务处。

设邮传部。

宣示预备立宪。

改革中央官制。

改督办政务处为会议政务处。

萍浏醴起义。

**正月初三日(1月27日)**　致电广州王道台(秉恩)言愿调停粤官绅矛盾。略谓：

屡接云帅及粤绅来电，知因铁路筹款事官绅决裂，悬系万分。云帅关心路政，拟酌拨官款、筹集公款与民款，分为三项，极是正办，与鄙人意见相同。鄙意铁路为国家大政，商不可稍损者利，官不可尽失者权，曾于去年四月致云帅漾电具申此意。嗣见报载《粤省绅商筹款问答》内，有"官绅惟有保护联络之责，万无干涉把持之权"两语，太觉刺目，深可骇异。复于六月致云帅豪电、九月致云帅东电，均力主路款宜官商共筹之说。今云帅拟拨官款、筹公款，既助商力，亦保官权，似甚平允，不解粤绅何以忽生抵抗，实出意料之外。惟既决裂如此，若操之过急，波澜愈生愈多，将来若何收束，竟难逆料。云帅于收回此路同心协力，筹划担任，为功甚伟。此时浮屠正将合尖，若竟弃全璧而留缺陷，窃深为云帅惜之。道路传说，朝旨已派周玉山查办此事。又接云帅艳电，言去志甚决。以云帅才望勋绩，天眷优隆，早应调畀名疆，或即移节两江，实意中事。惟此事如待他人了结，不如云帅自了，则能发能收，操纵在手，尤见化裁干略。况三省同心收回此路，云帅始终其事。此次三省会议公共章程，当由三省联衔会奏，方为得体。鄙意愿与云帅会衔入告，实不愿与他人会衔也。但必粤事大局略定，方可入奏。若非略加调停，则相持不下，作何了局。其中自须有局外人出面居间，始易转圜。望阁下迅即密行谒商云帅愿鄙人出场调停否。如云

帅有转圜之意，当即商之粤绅，再请云帅裁酌。所有此次指筹各款，或酌量缓办一两条，或略减其派捐之数。其绅筹之款，或酌加改正，许其暂行试办。总之，云帅所筹各项及粤绅所拟，似无妨并行不悖，多多益善。务望将云帅之意从速详示，俾可措手。倘云帅不以为然，鄙人自不烦过问也。

**正月初四日(1月28日)**　致电广州岑宫保(春煊)解释三者修路章程。略谓：

凡举大事，须首讲公益，方能有成。三省修路公共章程，系三省绅士在鄂会商，斟酌再三，始行定议。湘路拟岁筹三百万，至少总可得二百五十万。鄂路拟岁筹百万。粤路山多工巨，岁筹二百五十万，似不可再少。若粤省官款果能照尊电岁筹一百万，假如公款再能岁筹一百万，所余仅五十万，其绅商自筹者，或股票，或出洋招集，每年总可在百万以外，尚可分作支路之用矣。即如特利股票，湘绅已具呈请照粤章仿办，鄂绅亦甚愿踵行。湘、鄂绅商岂全无精于心计之人，似粤中亦不妨姑令试办。筹款之法，多多益善。以此条列为筹款之一端，似乎有益无损。至禁造支路一层，正因恒情多贪小利，若彼此竞修支路，则干路集款益难，工程必然延误。故特立专条，期共信守。今粤省商民仍以枝路为重，首先悔议，湘、鄂绅民均甚失望。尊议谓支路愈多，则干路益发达，诚是。但必干路先成，支路之效始见。此粤汉一路之大利，不在纵横广州属南番等县数百里，而在直接欧洲各国数万里也。若干路不成，支路之利且难畅旺，何从发达。今万不得已，曲从尊议，酌拟变通办法数条，请公审择。一、粤省支路在此次会议之前奏准有案者，不在停办之列。至广九之路，应不在此列，盖其路非粤省之利也。二、若支路皆无奏案，则于诸路中就尊处已经批准议办之路，择其最易见利者准修一条，其余俟干路成后再造。三、若必不禁支路，则须声明支路造成见利后，其利照三水支路例，三省摊分，归粤三、湘三、鄂一摊派。四、仍照前电核定干路岁款确数，数未筹足，不得另修支路。干路款筹足之后，支路并修无妨。五、以上四条，请酌择其一。如皆与尊议不合，则于三省会议章程此下加注声明曰：此款本由三省绅士在鄂议定，现因粤省官绅于支路应停与否，尚待续加详商，惟总以不误干路工程为准。如于干路工程修迟工缓，应照公共章程第七条，每届一年，三省应比较结算一次，令少修省份摊认多修省份所用工本之利息，以免迁延而昭平允。俟粤省支路究竟是否兴修商妥后，再行知会鄂、湘两省等语。此乃万不得已权宜办法，究不如明白切实定案为妥。总之，请尊处迅速酌定，俾此项章程可先会衔出奏，免久悬搁，是为最要义耳。

**同日**　差弁赍到颁赏《钦定书经图说》一部，皇太后恩赏福、寿字各一方，眉寿字一直幅，绸缎四卷，貂皮八张；又赍到御赏福、寿字各一方。分别上谢折。

**正月初五日(1月29日)**　就川汉路事致电成都锡制台(良)。略谓：

宜昌以上鄂路虽让归川修，将来期满鄂必赎回，是修造此路如何定线方为合宜，如何施工方能省费，鄂为地主，不能不问。盖此路为著名难工，非统勘全路，通盘筹划，无从定路线所宜。又非富有经验阅历之上等工师，所勘路线不能确有把握。故敝处不惜重价，精选工师，以勘此路，此兼为川、鄂两省计。鄂与日本递信省议聘五阅月，务择学问优、阅历深者，往返电商十余次，方经订妥，岂能无故辞退。惟川既不愿与鄂共聘工师，则鄂所聘者，鄂不妨独任其费，但川、楚全路必须统勘，将来定线估费兴工必须与鄂省商定。再，川楚路非仅修至宜昌便为止境，必由鄂省接续修造，取道荆门、襄阳，至应山县属之广水，与京汉干路接通，使路轨可直达欧洲，方足竟全功而兴大利。

**正月初八日(2月1日)**　致电东京李监督(宝巽)拟聘勘路技师。略谓：

勘路技师，拟聘用铁道协会副会长原口充顾问官，月薪千元，整装川资及添用副手一人，预支一月薪水，均可照准。惟期限拟暂定一年，限满再酌去留。暑假三个月太久。既出勘路，不便因夏日中途折回，只可遇炎热时就地歇息，以三十日为限。望速商定电复。

**正月十一日(2月4日)**　致电长沙庞抚台(鸿书)、王益吾祭酒诸公及广州岑宫保(春煊)拟酌改干路未成不得先修支路一条文句。略谓：

三省会议公共章程第四节"干路未成以前，不得另修支路"两语，云帅因粤中支路有经商部批准在前者，虑有窒碍。与敝处再三斟酌，现将原文拟改如下："三省铁路，各筹各款，各从本省境修起，务期全路早日接通。故议定路工三省同时并举，尽款先修干路。干路款，湘、粤两省以每省每年至少须各筹足二百五十万两为率，多筹更善。鄂省以每岁至少筹足八十四万两为率，多筹更善。如干路款筹未足数，不得另修支路。如违章另修者，所修之支路余利仍旧三省公分。此为预防分款先修支路，致误干路之弊。而设若不预修支路，则干路款尽力所及筹办，不加限定。其在三省会议以前粤省支路有先经商部批准立案者，不在此限之内。合并声明"等语。祈云帅、劬帅速赐复核，并转达诸绅知照，立候电复会奏。

**同日**　电复香港粤商杨蔚彬等和岑宫保(春煊)调和官绅意见。略谓：

粤省官绅为路事决裂至此，实非意料所及。梁、黎诸君事，深代扼腕。黎君尤觉难堪，曷胜悬系。但来电于岑帅筹议各款，指为加征苛抽，似多误会。查粤汉铁路虽已赎回，然担负巨债，刻期待偿。此时筹款不独当筹造路之款，尤当兼筹付还赎路之款。岑帅虑粤绅所筹招股办法不能确有把握，冀多筹的

款以供路用,所筹之款皆由公司填给股票,是款必全数拨归公司,可知此为派股,实非派捐。至派股之数或重或轻,未尝不可公商妥酌。至粤绅所拟公益股票,岑帅亦许兼筹,特不欲以七成之银作十成之股,此亦尽可熟商之事。只因粤中绅商误认官为加征苛收,遂致抗议龃龉,激成衅隙。今香港旅商诸君拟请先释黎绅,以期公平了结,具见梓桑谊笃,关爱黎君及绥安乡里之美意。但亦当体谅岑帅力助绅商筹集路股之本意,于所指筹各款能否允认,酌商妥法,以为转圜之地,方与公平了结之说相符。旅商诸君果为港、粤大局起见,务望将所谓公平了结有无实在办法,迅速电告鄙人。即不能说定,亦可略示端倪,自当竭力与岑帅商办,以慰众望。继又电复广州岑宫保,略谓俯允转圜,感甚佩甚。查此次粤绅哗哄,以羁管黎国廉为大辱。是转圜之法,宜先释放黎绅,方可措手。昨接旅港粤商来电云:黎绅一日不释,即国民多一日之怨望,惟冀早日公平了结,以安民心等语。虽于官筹股款各项尚未肯明言遵办,然既冀望公平了结,似释放黎绅后,或可加以开导,渐就范围。窃谓公意不过期路款有着,路工早兴,一片苦心,初非欲与粤绅为难,但使有机可转,当无不乐与成全。闻黎绅现已患病,日久恐有意外之事。若待他人言之,或为他人释之,不如公自加恩,尤见大公无我之怀。至应如何设法措词便可释放,或别有良法,或即用患病取保等故事,请向各司道密示风指,令其妥速办理。鄙见所及,特此密电奉商。是否可行,统听尊裁。再,尊处指筹各款,皆言明慎给股票,作为地方公股,是所筹实为股款,并非捐款。若仍沿用盐捐、船捐、亩捐等名目,转使绅商借捐之名词指为加征,疑为苛抽。似不如改为盐股、行股、船股、田股等名目,以着其实,而免误会。并祈酌之。

**正月十三日(2月6日)**　奏陈鄂、湘、粤官绅会议铁路修路公共条款。略谓:

粤汉铁路延长二千四百余里,工巨费繁。加以赎路之款为数已巨,亟应妥速筹议,开办路工,以期早兴大利。惟工归本省自办,即款须本省自筹。近年各省公私匮乏,拨助官款既不能多,全赖本省绅商勉担义务,认募巨资。三省情形不同,自以各筹各款,各修各境为一定办法。而其中应互相联络贯通,互相稽查、催赶之处,仍须兼顾统筹,免生推诿,庶十年之内,全路可冀观成。当由湘、粤两省绅商公举代表绅员,来鄂会议,商定公共条款十四条:一、分认赎款。二、公聘勘路工师。三、分聘修路工师。四、分办路工,限修枝路。五、三省成路分摊车利。六、粤修湘路,限年赎回。七、比较路工,期免迟缓。八、省佛枝路车利专充赎款。九、粤境干路存料估价,归三省分领。十、粤境已购地基核价,归三省分领。十一、三省派员互相稽查。十二、钢轨铁料专用汉厂所

造。十三、三省筹款招股不相侵占。十四、比照外洋章程，酌提报效，删除浮费。以上各条于各责专成之中仍寓通力合作之意。又预议路成后条款四条：一、国家军用转输。二、有战事时稽察防范。三、公司应行减价人员。四、公司应纳营业税。此四条均拟查照外洋商办铁路章程参酌办理。以上所拟各条，经臣等会同考核，均尚简要平允。此外筹款、购地、开工、行车、护路、养路各项详细章程，均应由本省官绅公商妥协，另行陈奏。臣等往电商往复，意见相同。谨将三省会议公共条款另缮清单，恭折具奏，伏祈圣鉴。

**同日**　奏陈与川省商定楚境川汉铁路接修办法。略谓：

川汉全路延长三千余里，在川境者计二千数百里，在楚境者约一千七百余里。特是川省路工，断不能从川境下手。屡接锡良电，称及川绅面称非从宜昌修起，则川民疑惧，谓鄂境不修，则川路无用，必致认捐者中悔，招股者裹足。适鄂、湘、粤三省官绅会议粤汉铁路公共条款，议将湘省边界自宜章以下至永兴县止让归粤省代修，一切照湘粤前案办理。经与锡良及川绅一再电商，彼此允愿，应即作为定局。今欲尽川路之功效，自必以斜接京汉大干路为正办。故统筹南北枝干全局，必由宜昌北岸径趋东北，接造至湖北应山县境之广水驿，与京汉干路贯通一气，近接辽沈，远达欧洲，方足竟全功而收大利。查鄂境之路，大略可为两段。由宜昌至襄阳为一段，由襄阳至广水驿为一段。惟路款全须自筹，则以一贫困孤立之鄂省而兼任粤汉，川汉两路之巨工，措置实非易易。此时先从广水至襄阳一段开办，勘定路线，即行相机购地兴工，酌量举办，藉以系属川省商民之盼望，鼓舞集股之来源。

**是月**　札洋务局颁发拟订矿务章程，饬各州县查照备用。略谓：

光绪二十八年七月，奉谕将各国办理矿务情形悉心采择，妥议章程，奏明请旨。当经钦遵，购取欧美各国矿章，详加译录，纂成中国矿务正章七十四款，中国矿务附章七十二条，于上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奉旨交外务部、商部议奏。除俟部议奏准，再行恭录饬知外，先将所拟矿务章程转发各府厅州县一律查照备用。

**二月初一日(2月23日)**　致电练兵处询快枪口径。略谓：

秋操应备各件，需款甚巨，现正设法赶办。嘱派会议人员准于二月十五日以前到京，衔名容再咨达。改造军官兵礼常服、帽、靴、鞋、佩刀等件，当即日派弁赴京请领。特先电复。再，前准大咨奏定《陆军营制饷章》内《军器制略》，载明快枪口径宜用七密里以下等语。究竟定作六密里几，未准续咨，故鄂厂枪机未敢率改。应请贵处从速酌定示知，以便饬厂照改。本年秋操，湖北军队只可

仍用七密里九快枪。

**二月初四日(2月26日)**　致电天津袁宫保(世凯),祈将宪兵章程饬抄寄鄂,以资仿办。

**同日**　就聘用日本工程师勘测川汉铁路事致电东京李监督(宝巽)。略谓:

此次聘用该工程师,专办川汉铁路勘定线路线之事,将来修路另聘工师,与该工师丝毫无涉。凡关修路之用人、购料等事,该工师皆不得干预。此层必须于合同内切实声明,至为紧要。

**二月初八日(3月2日)**　就南昌教案事电复江西胡抚台(廷干)等。略谓:

衅由教士激成,民间公愤,不可遏抑,正宜以民情众怒抵制彼族,万不宜诿诸痞徒游匪,令外人借为口实。

**胡抚台等来电(光绪三十二年二月初五日到)**:正月念九,城内法国天主堂神甫王安之缄约南昌县江令召棠便饭,面商从前旧教案,彼此争执起衅。王安之逼江令将奏定限年及永远监犯多人立时释放,并将江令拉入密室,肆意恫喝,口称即派兵轮来赣。江令不胜其忿,顺取桌上小刀遽行自刎。据江令扶痛手书,恍惚有人拿一剪刀加功戳喉两下。幸仅破食嗓,或尚可救。查王安之异常凶横,每遇民教案件,动生枝节,胁制印官。此次凌辱江令,窘辱难堪,致生此变,案件重大,向所罕闻。应如何办理以定人心而全国体,敬乞卓见指示为感。

**又电(光绪三十二年二月初六日到)**:江令受伤,民情不服,议论沸腾。初三日巳刻,忽有痞徒、游民杂以外来匪类乘机煽惑,蚁聚蜂屯。堂多兵分,防不胜防,瞬息致毁法教堂三处,伤害法人六名,波及英国教堂一处,被害英人二名,受伤一名。事件重大,敬乞卓见示遵。

**二月初九日(3月3日)**　致电东京杨钦差(枢)请译送日本参谋本部福岛少将。略谓:

湖北拟仍订聘铸方大佐来鄂,以备军事顾问。务请惠允,合同悉照栗山大佐办理。即盼电复,以便将整装川资汇寄。本年预备秋操,亟望铸方大佐早日来鄂,询商一切,并希转达。再,承允购马一事,务请挑选膘壮力健合用之马,以应大操急需,日内当派员赴贵国商办。

**二月十二日(3月6日)**　就南昌教案事电复南昌余臬台(肇康)。略谓:

阁下主议此案,必能因应咸宜。江故令手书两纸,是否言明先系自刎,抑言全系被人杀害,文义必甚明晰,并示。昨得梁道敦彦来电,渠亦奉派来赣会同商办。十三入都,与法员晤面定行期等语。想已知此案以法国为主。法案议妥,英案自可顺手。前出使法国孙慕韩京卿宝琦于前数日过鄂,谈及法国政府现于教士颇欲加以裁抑。从前庆蔼堂使驻法时,曾与法外部约定凡有教案,只可就案议结,不得于教案外另有要索等语。总之,不许彼于教案外要索他项权利,最为第一要义。若欲鄱阳湖停兵轮,必宜阻之。孙京卿既于目前法国不

甚袒护教士情形知之甚悉，且新从法国归，与法人较易接触，似可由鼎帅奏请饬派孙京卿赴赣商办此案，必能有益。孙于昨日甫抵京，宜速电奏请派。至梁道素通英语，于外交固所谙习，然与法磋议，则孙京卿尤为得力。虽已有梁，添孙更好。因承下问，故聊抒管见，祈商鼎帅裁酌。

**二月二十一日(3月15日)**　就代印银票事致电东京杨钦差(枢)。略谓：

寄示十两银票式样已悉。摹印鄙人照相殊未得真，兹拟仍用旧版鄙人及端午帅双相者为妥。请印十两票二十万张。印毕将版内十字刻去，改嵌五字，刷印四十万张。十两者票纸宜略改大，五两者票纸宜略改小。两种票颜色须有区别，免致淆混。务祈转商印刷局妥办，愈速愈好。

同日又电：

路矿学堂准改官办，作为湖北铁路学堂，经费全由官出，另派专员经理，即日当将章程札发，此时暂由该道酌予津贴，勿令中辍。

**三月初三日(3月27日)**　就赈粜捐局买房设局事致电长沙庞抚台(鸿书)。略谓：

此等细事，鄙人本不愿多管。乃王益吾祭酒电致鄂省官场，谓此举为滥费，万不可允。窃所未喻。查赈粜捐本系鄂省创办，嗣因移局岳州，始与湘省合办。现虽准将捐项分拨两省路工济用，然款系官筹，官应主政。且事为两省公共之事，自应另设专局，不便附设湘省铁路公司。以每年可收数十百万金之巨款，而买一局房，似不得目为滥费。况主此议者如叶主事、李道皆湘绅也。同一湘绅，此请批准，彼请批驳，令人何所适从。湘绅于路事既知力求公益，乃每遇一事往往此是彼非，各存意见。似此情形，鄙人于湘省路事以后更不敢过问矣。

**三月初四日(3月28日)**　初二日准吏部咨，三载考绩，湖广总督张之洞谋虑精详，力任艰难，著交部议叙。上谢折。

**三月初六日(3月30日)**　电饬施南施守、恩施县朱令防患未然。略谓：

凡民、教词讼，全在地方官开诚布公，防之于早，杜之于渐，速办速结，方能弭祸于无形。前年施南教案创巨痛深，近日福建、河南、江西教案接踵而起，该朱令亦知之否，尚不知为防患未然之计耶。特此严加申饬。

**三月初九日(4月2日)**　以河南西平、遂平一带匪徒滋事致电河南瑞护院(澂)，告已派准补施鹤道桑宝率常备兵一营驰往确查，务望尊处一体迅速派兵分投扼札，保护教堂、铁路。

**三月十三日(4月6日)**　添拨湖南镇竿镇营学堂经费。略谓：

湖南镇竿镇地方向多才武忠勇之士,中兴以来,人才辈出,历历可举。该镇就营中创办学堂,专教本标兵家子弟,额设学生六十名,此后逐年加增。今年拟添为二百名,惟经费尚形支绌,自应助成其美。兹本部堂督饬各局于新筹各款项下筹拨银六千两,由善后局即日汇交湖南藩司照收,必交所属州县生息,定为每月八厘,按季解交该镇,作为镇标营生学堂常年经费。其该镇原有义学八处,应令改为初等小学堂,万勿提取归并,以阻向学之风。

**三月十四日(4月7日)**　札田芸生严查后湖堤工。谓:

据驻汉英国法磊斯总领事函称,汉镇后湖堤工一事,前曾代询穆工师如何可以保固,并偕其往勘一周,当将所云修补保固之法函达钧鉴在案。昨日本总领事复往堤上游览,见外面斜坡被水激空之处,仍系填补浮土,面砌石块,并未照穆工师所云满填碎石之法办理。至紧要危险处虽打梅花桩,中嵌石块,然未将木桩用铁条连贯,恐仍不能保固经久。并见有成排木桩之处,亦应将木桩铁条连贯,使其彼此保持。且排桩内应用三合土筑填,方可无虞。并见堤面甚平,多有坑洼之处,如经大雨,其水必存留坑内,浸入堤身,久必松动,现在已有崩塌,即此原故。按西国堤面办法,应成凸形,两边筑沟,相隔数丈,即在斜坡之上另筑消水之沟,不令有损堤身。现只将堤面及两边斜坡筑平,饰为美观。至于已筑碎石之处紧要工程,不到三十分之一。合将目睹现办情形函请查照等语。查后湖地方,本部堂不惜巨款,修筑长堤,原欲为一劳永逸之计,使堤内涸出地亩辟作市场,永无水患。上年各该段承修委员修筑未尽合法,致屡出险,驻工极力抢护,糜费不赀。本年复拨巨资,责成各该员加工培补,添砌石坡。若如英总领事所言,令人惊心骇目,是该堤工程草率偷减。设经盛涨,全无实用,岂不贻误大局,深可痛恨,亟应赶紧查办。兹特添派大挑知县田芸生驻工稽查,应责成林、田两委员按照英总领事函称各节,挨段详查,限两日内禀复。以后不论何段工程,但有不尽不实之处,立即将所查情形驰禀本部堂查核,以凭澈底根究,从严参处勒赔,以重要工而示惩儆,断不姑宽。慎勿扶同徇隐,并干咎戾。

**三月十五日(4月8日)**　致电南昌胡抚台(廷干)、余臬台(肇康),告以"敝处现奉廷寄有饬查江西事件,兹特派委梁署臬司(鼎芬)前往确查,约明日可到南昌。除咨达外,特先电闻"。

**三月二十一日(4月14日)**　致电长沙庞抚台(鸿书)。略谓:

顷接湘省有多人函称,湘省各学堂风气嚣陵,日甚一日。近以演习兵操为词,各堂无不请领枪枝。其实柔软器械各体操尚未毕习,断不能蹴跻兵式。今

一律普领枪枝，遗患何堪设想。请电尊处未领者停发，已领者缴回等语。查湖北学堂初练兵式体操时，皆止先发木枪，练熟后亦止酌发旧枪，不发子弹，惟武学堂酌发木弹子以资练习，至今文武学堂均不发真弹子，湘省似可照办。

**同日**　致电南昌湖北梁署臬台(鼎芬)。略谓：

接军机处来电云："奉旨：前有旨谕令张之洞查办江西事件，著将江召棠在教堂因伤致死情节先行查明，迅即详晰电奏。钦此"等因，谕旨既指明饬查此事，则中西医仵及堂内刘、艾、胡三人必应先行设法招致到案查询，方可有下手处。此外有可质证之人，均可传讯。此旨可恭录行知江西臬司及查案有关涉之衙门。

**梁署臬司来电(光绪三十二年三月二十二日到)**：江死实惨，定为自刎，且疑非加功，此人心所以不平也。连日细心考核，谨陈切要数处，仰乞示遵。一、江事在二月二十九夕，三月七日早，因伤殒命，中间尚有七日。虽伤重不能言，而人有知觉，手能写字，何以各官不往详问致伤之故。若得生供，中外晓然，安有今日。直至江死，乃据二十九日在教堂时王安之、刘宗尧在旁所书为凭，如何信人。二、南昌府两首县据呈仵作验单，云委系被杀身死。又云《洗冤录》载，被人所戕者，并无左右深浅之别。今江伤两头平，并无轻重，确系被人所杀，据此断非自刎无疑。如长官不谓然，必应严讯仵作何以自刎误为被杀身死。严诘府县何以误呈此错谬验单，今皆无之。三、中医朱炳辉看视，云颈上有刀伤两下，食嗓已断，实是被人杀伤。据此与县仵合，断非自刎无疑。四、法医福庶贝验单云：似此情形，可断为自刎乎，不能也。又云颇似本人自刎之势，则又不能断为被杀也。语似骑墙，实已画供。盖法医未有袒助王安之者，使非被杀，即已断为自刎，而云不能断者，则非自刎无疑。且法医所云未断为被杀，亦未断为自刎者，我又何为直断为自刎乎。七、江手书第一纸，云王安之百般恫吓，被用刀剪连戮咽喉三下。我死后，以此字呈上宪，代伸冤。此为至确至惨加功铁据。查律，杀人以最后下手、伤系致命之人拟抵。江系死于直伤，非死于横伤，是剪刀连戮咽喉之人即杀江之人，无论为王安之，为刘宗尧，其为教堂中人无疑。此则必应力争者也。八、此间支电，外部云，端贵所交江书，竟全是自刎，无人加功者。所言已可怪诧。又云江、王殒命，无从质证，故拟照业经身故，应毋庸议之例，将二十九日事作一专条，悬而不断。是江令欲求上宪伸冤之望绝矣。查外部冬复电云，初三事由二十九日起，必须确切查究，为办理此案之根据。来电屡云彼此不提，将何以成信谳，勿稍含糊迁就。又歌电云，此案总以江令受伤情形为紧要关键，断非彼此不提所能了结。若不确实剖明，何能定案。仍查确情详复，勿稍含糊掩饰。同日复电云，尊处先后来电，语意每多不符。办理案件，必须确查实在情形，方有把握。此事不可稍事含糊，若悬而不断，外人益有词可借，恐非彼此不提所能了结也。以上八条，披览文卷，研对函电，已三昼夜。随员五人复同商榷，合拟此稿。明知事体重大，未易勘定，惟既有所见，存此备查。日内即拟回鄂。

**三月二十三日(4月16日)**　京汉铁路全线通车。

**三月二十四日(4月17日)**　致电南昌湖北梁署臬司(鼎芬)。略谓：

此案尚有紧要情节一段,必须确查。传闻江令伤口贴鸡皮后尚可不即死,因初三日焚烧大闸后,胡中丞遣新建县令告之劝其速死,乃自抉其伤而死。或云系某大员所遣。此节虽于江令之受害无所出入,然鬼蜮情状,亦不可不知。并望确查见复。

**梁署臬司来电(光绪三十二年三月二十九日到)**:天游鸡皮之谣,在鄂已闻,来时细查,不确。其故由于挟嫌恨江者多,以其可以不死,则王安之为无罪也。此伤极重,万无生理,能活至初七者,或云人参之功。芬谓江之心不死,故能支持数日也。诋江者极多,此其一事。

**三月二十六日(4月19日)**　就江召棠因伤致死情节致电外务部、军机处,请饬法使交出人证。略谓:

查江令致死情节,据中国仵作、医生皆供,据《洗冤录》,实非自刎。照片印出,道府县目睹江令自书多纸。大略云王安之逼令自割一刀,后有两人捉手,用剪刀加戮两下等情。近日又问江令家属索出江令手书一纸,文云意是逼我自刎,我怕痛不致死,他有三人,两拉手腕,一在颈上割有两下。皆大字。又小字云痛二次,方知加割两次,欲我死无对证等语,与前手书略同。据美国医生贾尔思证书云:整齐的横伤在咽喉,靠喉结之上又一伤,伤口参差不齐,将喉结前面从中一直分开。又云第一伤用力气轻些,第二伤用力气重些等语。此为用刀自刎后又受他人以剪戮伤之确据。盖剪利于刺,不利于割,故伤口参差不齐;自割故力轻,人戮故力重也。一法兵船官医福庚贝画押凭单云:伤口系在嗓核之上,开作扁形,均横宽三寸,系用利器所割。又云有一第二伤口系直式,与第一伤口作纵横式,亦系用利器所刺,此口亦可容指等语。此为刀伤后又受剪伤之确据也。法官医又云:至于两伤是否同时,似虽非同时,亦相距不多时耳等语。此谓直伤亦系在教堂所受之确据也。查江令自书者,中国医仵所言者,法使固未必肯信,岂美国贾医所言,甚至法国兵船官医所言,亦不足信乎。总之,两洋医皆谓系两伤,一横伤,一直伤,美医则云直伤重。既系横、直两伤,后伤又重,是江令实死于加功,不仅由于自割,已无疑义。即前有自刎一伤,江令手书,亦由王安之所逼。惟当时江令家丁、茶房欲入内室,均被教堂人力阻,究竟加功系何人下手,自刎系如何相逼,实无从臆断。此时欲寻证人,惟有教堂内司事刘宗尧、雇工艾老三、仆人胡恩锡三人,可以查讯。且江令受伤在刘忠尧屋内,其手书内屡云"刘先生",是刘宗尧为案内要证。惟当日法参赞端贵带刘、艾、胡三人到南昌,供词一味推诿支离,旋由法参赞带回九江。兹经遵旨详查,因嘱江西抚臬电九江道商之郎主教,嘱令送三人到南昌详讯,并力任保护,断不刑讯,并未强提。郎主教言此系二国之案,端参赞已回京,非有法钦差

来电令交,不敢交出等语。赣省旋接外务部电:法使称,刘宗尧等所至讯明,何以又生枝节。已电水师兵船极力保护等语。窃思伤凭医定,案凭证定。洋医既断为两伤,后伤较重,然则后伤是何人所为,前伤因何事起衅,不凭证人,何从定谳。查法官医验伤凭单,系法参赞临行时始行交出,当日刘、艾、胡三人到省,不能细问。今因据有法官医凭单,故拟问法教堂司事人等,何得谓又生枝节。法主教欲保教堂名誉,必须秉公办理,出以和平,令此案水落石出,解释群疑,天下万国方能翕服无辞。应请贵部将两洋医伤单所言,既验明横、直两伤,不能不查讯证人,并非另生枝节之故,婉切详告法使,劝其平心熟思。至彼之肯交三人与否,听其自酌可也。总之,洋医既有此伤单,我即不能不告知法使查讯证人,以存国体,以服民心。若法使必不愿交复讯,存此一案,各国自有公论也。

**三月二十六日(4月19日)**　就外员参观鄂武备事电复练兵处。略谓:

美武员欲看各节,除炮台、械局不令观外,学堂、兵操可看,制造枪炮厂、制造火药厂亦可令看大略,不能细看。惟来电所指械局是否专指存储军械之武库,抑系指制造枪炮厂而言。如贵处不欲令观造枪炮、火药之厂,祈电示,当遵办。查外国造械之厂可看,惟其紧要奥妙处则不令人看。中国厂现在尚无甚秘奥之处,惟每日制造之确数则不以告人耳。各国洋员来鄂看制造厂者甚多,不胜其烦。且工作粗浅,实不愿人来看。如能设词推谢,令少看数处,尤感。

**三月二十七日(4月20日)**　札道员桑宝会同江汉关道督饬夏口厅复丈后湖涸出地亩,并酌定验契印税章程。略谓:

后湖地方未经筑堤以前,每遇水涨之时,即成巨浸,故该处业户大率完缴渔课者居多。向例完纳渔课之户,止管水业,不能管及陆地。乃无知小民竟以不能管及陆地之水业,辄籍渔课旧契,指为己产,竟将该地私相卖买,其实与侵占官地何异。本应将该处涸出地亩一律充公,兹本部堂格外从宽,酌定章程,凡执有真正红契、粮单,界址四至丈尺相符,情愿遵缴堤费者,准于呈验契据后,换给板契,听其管业、转售,照章投税。此外仅有白契各户,均应照现定章程,分别办理。无论华、洋商民,凡不遵守章程,不遵缴堤费者,一概不准税契。应即饬委准补施鹤道桑宝会同江汉关道,督饬署夏口厅冯筠及委员等,按照堤内地亩现造之鱼鳞清册,按户严催,责令呈缴契据、粮单,复加勘丈,汇送清丈局,分别照章办理。

**同日**　致电南昌湖北梁署臬司(鼎芬)望百计求访佐证为江召棠伸冤。略谓:

据二月二十六日《新闻报》云,英领事带同英医生达葳赴署再验。经医生

验明,实系被人刺伤致死,英领事始行签允等语。三月初十日《申报》云,英领抵赣后,验视江令尸伤,该领亦不信自刎之说等语。三月十九日《申报》云,胡抚接外务部电,已将英医生所验江令尸格共录十三道,照会各国公使,请即以此为据等语。何以胡咨送此案各医生伤单并不提及英医达葳一字,何也。外务部将英医尸格照会各国一节,如果有之,亦应告鄂。速将以上英医及外部各节,询问余廉访,详查各项原有字据,据实开送。即未留字据,当日达葳之言,大众共闻,亦应据面谈之语,录出存案,况外部之电乎。再,前屡电请尊处设法密询刘宗尧一节,又遣人赴浔询商刘优许奖赏一节,又择江西能员筹商访查证据一节,能否办到三两分。望速示。阁下既欲为江令伸冤,惟有百计访求证佐,或别思良策。不然,冤何从申乎。

**三月二十八日(4月21日)**　致电两江周制台(馥)。略谓:

鄂省前经电饬驻日本东京委员在日本购炮十二尊、炮上零件全套,马六百匹、鞍八百副,及电机、驾桥材料各件,约四月初二间到沪。此系练兵处咨调湖北新兵赴豫秋操急需待用要件,除咨达冰案外,请速饬江海关道查验放行。

**三月二十九日(4月22日)**　致电南昌湖北梁署臬司(鼎芬)。略谓:

外务部来电云:江令事,梁道查讯明确,已无疑义。英、法各医生验伤证单均有自刎字样,并无加功实据。英使所交英医伤单:测得第一伤口系由左用力猛入横上,至右提起,左高于右,足为右手自伤之证。伤口下边有两小伤口,左长于右。此三伤系一臂做成。其三伤之部位,恰与向来自刎伤之部位相同,足征三伤均由自己致成等语。且查各伤单均谓江令之伤不致殒命,其死由失调所致。是加功致死之说,毫无实在证据。如以空言诘难,徒博虚名,而其中实情反被外人揭破,将来一经宣播,致兴大狱,不但此案无结束之日,且于国体有关。执事老成重望,务希详察细情,以顾大局等语。

**三月三十日(4月23日)**　札候补知县吴琳督修罗忠节公(泽南)专祠并重修岳鄂王(飞)祠。略谓:

咸丰年间克复湖北省城,惟罗忠节之功最伟,且系力战捐躯,尤为壮烈,当经奉旨建立专祠。乃事历多年,未经举办。查宾阳门洪山为罗忠节驻军殉节之地,兹勘定洪山之宝通寺东围墙内地势高爽宽宏,足资兴建。该处山下东围墙内原有宋岳鄂王祠一所,屋宇倾颓殆尽,亦非重修不可,应即于罗忠节公专祠之后,在山半地方另行建造。该令即便迅速勘定地址,相度形势,绘图贴说,核估工料,认真办理。

**四月初二日(4月25日)**　批武昌府知府黄以霖禀筹设农工商小学堂。禀称

拟将府属新修之勺庭书院、改修之通判旧署改作工商小学堂，请于农业学堂内附设初等农业小学堂，并捐廉一千元以补经费之不足。“该守能见及此，具见教育实心，办事有法，可嘉之至”。饬北学务局将三学堂简明章程录呈查核，并饬接任武昌府接续经理，以兴要政。

**四月初四日(4月27日)**　就江召棠案致电军机处转奏朝廷，称中国决不能断为自刎。略谓：

中国医仵所供皆云被杀，而非自刎。美医则云直伤重，即系横直两伤，后伤又重，是江令实死于加功，不仅由于自割，实无疑义。法官医凭单云，似此情形，可断为自刎乎，不能也，又云颇似本人自刎之势，则又不能断为被杀也。明系该官医既不肯坐法国教堂之罪，又不肯自受医学不精、验伤不实之名，故为此骑墙之语。然而实迹难泯，公理难诬，故法官医亦只能作为两歧之语，存疑之案。法官医尚不能径断为自刎，中国何据而反断为自刎乎。至英国医生达葳所验伤单，在赣时坚索不肯呈出，洞未见其全文。但闻英医告江西各官云，伤系一横一直，而不肯言自戕，与美医、法医之言似亦无大歧异。既云先有自刎一伤，然江令书已屡云由王安之威逼。然则加功究系何人，自刎系如何相逼，抑或并无人加功，无人相逼，两造均无质讯之人，不能不凭两洋医伤单、江令手书以为证据。大约江西省城教民则皆曰自刎，平民则皆曰被杀。然询访在江西之英、美各教士，多有归咎于王安之者，足见公道在人。法人欲保该国教堂名誉，故以全力争此一节。事关交涉，固难彻究。然而国体所关，民心所系，彼纵不认加功，我亦决不能断为自刎。即至万不得已之时，存疑犹胜武断。至于威逼情节，亦断断不能抹煞。或谓江令伤本不可死，因焚杀教堂后有人逼之自死，尤属莠民诬罔之言。洞委多员遍访，实无此事。查江令才具素优，官声最好，其新昌教案保全一县民命，弭祸定乱，其功不小。此次被害，亦由于为民力争，虽重伤惨痛之际，各纸手书皆谆谆以救民、保民为念。故江令死后，江西士民同声悲痛，愤不可遏。新昌、上高两县百姓来省痛哭吊祭者络绎不绝，何止数万人。在法恃强偏执，外务部办理自不免棘手。惟洞奉旨确查详奏，不敢不据实上闻。至于此案应如何议办之处，伏候朝廷裁度，敕下外务部妥筹办理。总之，江西教案无论与法人如何议结，总不能归咎于江令。虽不能责抵偿于外人，尚可存公论于中国，俾日后可为江令奏请优给恤典，以励爱民捐躯之良吏，庶足以存国体而服民心。且免教焰日张，日后更难保护。

**四月初十日(5月3日)**　致函樊云门(增祥)。略谓：

去岁今春两诵惠函，并承远寄书画多品，重刊学堂章程两部。珍贻稠迭，

良问殷勤。展对欣赏,感佩奚如。书画并皆精美。其尤精者,则鄂文端行书,周栎园画竹,真希有之珍品也。祇以口疳日久未差,尚关修报,迟作答而爱书来,痼习乃不减昔贤矣。夏首春余,关河清宴,益审政教清明,起居佳胜,欣颂欣颂。兄还镇倏已一年有半,时事日艰,鄙人之不合时宜亦日甚,所幸南北两省均尚安静。广西兵事得手,边防已纾,此大是幸事。惟今春至此时雨水过多,桑茶菜麦无不受伤。今日晓雨方止,积阴未散,深可忧焦。贱恙自去秋以来,兼用中东医家杂治之,已愈十之八,足慰廑系。由于事烦心劳,不得酣寝,故奏效甚迟耳。兹乘曹竹铭中丞之便,寄上江汉书院熊文端碑拓本二纸。文端乃本朝湖北第一名臣,其文字石刻罕见。文中所谓督院郭,即郭华野琇也,故喜而亟搨之。又宜昌三游洞欧、黄题名拓本一幅,天门胡松门翁八十八岁画西塞山诗意一轴,皆是梓乡掌故,偶一展阅,无异还乡矣。来书云对时流已成旧物,视鄙人犹是后生,足下若与松门翁较,则真是后生矣。并寄去甲辰以后拙诗稿一卷。又自撰存古学堂章程五十本,学堂歌一百本,军歌三十本。愿质同志,兼贻学者。炳烛思明,亦藉以见近日用心之端耳。

**四月十一日(5月4日)**　为汇银赈济震灾华民事致电华盛顿梁诚。略谓:

闻旧金山地震巨灾,实深悯恻,祈向美外部代致鄙人慰问之忱。闻旅居华民所受损伤颇重,尤极轸念。今日托汇丰电汇银三万两,以助赈抚,交尊处转发。即请酌量散给灾区各华民,加以慰问,至祷。华民被灾情形,并希电示。

**是月**　驻通州湖北常备军吴元恺所部回防。上年九月,日俄和约成,外务部解中立条规禁令。十一月,中日东三省新约成。是月,撤畿辅备调之师。

**是月**　奉旨设各省提学使。

**闰四月初一日(5月23日)**　札夏口厅,江夏、汉阳两县展宽街道。略谓:

此后遇有失慎地方,凡临街房屋修建时,应让出官街三尺。即非失慎地方,但系改造房屋,无论铺面、住宅、公所,亦均应让出官街三尺。务令房主于事前禀报,警察局督同勘明较原造基础所让官街三尺确系相符,方许兴作,永为定例。倘有不遵,虽修成之后,亦必勒令拆卸。即由该厅、县刊刷告示,遍贴通衢,俾家喻户晓,以弭火患而卫民生。

**闰四月初二日(5月24日)**　电复京军机大臣瞿中堂(鸿禨)、户部张尚书(百熙)告力筹湘赈。略谓:

湘省此次水灾极重,不胜忧焦悬念,惶悚万分,正在力筹赈济。惟鄂省财力至今已被搜剔无遗,本省今年待支、实用各款短至二百万,危险已极。第湘灾断不能漠视,现已勉力挪凑,筹拨银十万两,已派员分批运解赴湘矣。至以

后此款如何筹划归补，尚茫无着落。先其所急，聊尽寸心耳。

**闰四月初六日(5月28日)**　札委廖正华办理驻东铁路学堂。略谓：

湖北现就日本东京原有路矿学堂筹拨经费，改为湖北铁路学堂，专教铁路学识技艺，冀以养成铁路人才，备本省他时之用。酌定湖北学额六十名，外省附学额二十名。湖北官费生以原有湖北自费生拨充，先就该堂学生严加甄别，分别去留。如不足额，再择他堂资格相合者考试挑补。学费仿照成城、振武办法，由该提调按月直接交与本堂会计员。毕业年限作为三年。查有前保送知县廖正华，堪以派充湖北驻东铁路学堂提调。所有选取学生、支发学费及一切应行筹办事宜，务须按照章程，悉心妥办，勿负委任。按章程规定，湖北毕业学生应回省尽义务六年，他省毕业生应在湖北尽义务三年。

**闰四月十六日(6月7日)**　致电长沙庞抚台(鸿书)、衡州谭道台。略谓：

湘灾奇重，鄂省前已筹银十万两解济。惟衡、永需米尤急，兹续筹十万两，尽数买米，委员分赴下游速购，分批运至衡州，分别赈粜，永州即由该道酌拨。

**同日**　致电户部。略谓：

鄂省原认练兵饷五十三万两，系奏明专指铜元余利筹拨。今余利无着，艰窘万分，实苦无从筹解。兹百方搜索，勉凑库平银十万两，作为本年第一批练兵饷。以后能解若干，实不敢预定，惟有竭力尽量筹措而已。

**闰四月二十八日(6月19日)**　就常德关开关章程致电长沙庞抚台(鸿书)、岳州韩道台。略谓：

韩道禀呈《常德关大纲章程》、《试办章程》、《租地章程》，皆有挂洋旗一条。始云"挂至岳州"，继云"径达汉口"，不胜骇异。查此条万不可行。大要有三：一、重庆系约开口岸，挂旗办法受欺失算，至今为梗。常德关自开商埠，主权为重，岂可重蹈此复辙。二、商部奏行商船公会方且于约开口岸用华旗抵制洋旗，常德关自开商埠，岂可反用洋旗，自投罗网，咨商部后亦必驳斥不准。三、章程内称常郡出口货物完清内地厘金，方准报税上轮，是湖南税、厘均已可靠。至出大江，则宝塔洲之厘、汉关之税全失。入荆河，则沙市、宜昌之厘，沙关、宜关之税俱失。专顾湖南，明损湖北，更为无理。查岳与常德关事同一律。从前岳关议准章程，光绪二十六年四月十三日咨明俞前部院立案。应饬韩道查照仿办，另拟妥章呈核，俾岳、常不致歧异。未奉督抚批准，韩道勿稍轻率专擅，遽请咨部，尤不可刊送领事、税司阅看，万分要紧。又，《大纲章程》仿照上海会讯章程一条，无论上海会讯主权全失，万无照行之理，且通商场华人自应归地方州县审办，何得设立公所，与领事会讯。此条岳关所无，常德关亟应一

并删改。总之,常德关乃万不得已而开,处处当以保持主权为宗旨。韩道意在取悦外人,自溃藩篱,实属大谬。千万急速改正,勿再妄为,致干未便。

**五月初二日(6月23日)** 就铜元充斥、归并铸厂事电复财政处、户部及天津袁宫保(世凯)等。略谓:

承示以铜元充斥各省,铸厂过多,拟酌量归并,调剂盈虚,令统筹电复等因。查沿江各省铜元过多,钱价日低,物价日贵,利少害多,实非严立限制不可。去冬贵部、处分定各省限制,乃是正办。鄂省曾奏自行限制,不过欲本省随时体察情形而已,并非以任意多铸为然也。然减数而不减局,则工火费用甚不合算,故贵处归并之说亦是良策。姑就湖北言之。最近者,南则湘省,北则豫省,尚可归并。如鄂省部额日铸百万,湘、豫部额各铸三十万,合计每日共铸一百六十万,所得余利照十六份匀摊,鄂得十分,湘、豫各得三分,似属公允。湘、豫两省准其派人至鄂省稽察,以昭核实。惟行销地界必应划定,断不宜任意侵灌。假如鄂、湘、豫并为一局,则鄂局所铸,不能大批运销出此三省以外。他省应如何归并,听候部、处裁定。凡设局之省,有三数省可以流通,已稍有调剂挹注之益。一年以后,钱价当可渐长,物价当可渐平,各局余利虽断不能如旧日之丰,尚不至于全失。此为最稳最实之策。若不限铸数,则为害无所底止,尚有何利之可言。不限省界,则以邻为壑,必至因一省而累及各省,似乎不可。至欲定银币为本位,而但以铜元为找零之用,夫找零能有几何,是几于废此铸成之数千万串铜元不用矣,于民情既多不便,于库款尤受巨伤。且北五省无论大小贸易,出入皆以钱计。湖北省商贾交易亦大半以钱计。一旦废钱用银,窒碍太多。又,若定银铜划一价一节固善,惟地广情殊,事须慎重,一时断难强同,似可待铸造铜元章程订后再议。但湘、豫两省愿如此办否,应请询商湘、豫,鄂省不过抒其统筹挽救之管见而已。

**五月初五日(6月26日)** 札北善后局拨款修建存储案卷所。略谓:

鄂省自裁撤巡抚衙门,归本部堂兼管,一切案卷概行归并,兼以本衙门各案卷堆积层累,重叠如山,不特清理为难,抑且难防火烛,亟应择一广大房屋以备存储。查本衙门照墙以南前数年建有市亭一区,颇为宽展,而贾贩并不往该亭内陈列,徒成闲旷,应即改为堆积案卷之所。该市亭上面屋顶均尚完整,但将四面筑造围墙,周围安设窗棂,屋中纵横排列大木架多层,以便分别庋阁。屋中东、西隔为两大间,东间存储抚署案卷。两间各开一向北大门,房屋之外四面,一律安设铁栅栏,以防闲杂人等窥探。

**五月初七日(6月28日)** 就湘境郴州一段路工让粤代修事致电长沙庞抚台

(鸿书)及王益吾祭酒等。略谓：

前见报纸载王益翁与陈静生往还书，嗣又接郴州绅士公呈，以湘境郴州一带路工让归粤省代修，指粤绅为攘利，谓让粤为可疑，甚至谓郴绅为省绅所卖，殊堪骇异。益翁复陈静生书内，亦有或云仰体鄙人之语，尤觉大惑不解。初以为报纸未必可据，郴绅未必晓事，故未置议。昨接益翁函，果切论此事，故不得不陈其大略。查湘路最长，湘款又艰。三省官绅在鄂会议公共条款时，湘绅以筹款为难，粤绅并不以筹款为难。湘绅深虑郴路艰巨而苦无多筹之法，鄙人焦思数日，忽得一策，乃商之粤绅将郴州以上路工承认代修，限期赎回。粤绅初甚不愿，经鄙人婉切劝导，以湘股甚难，郴州、乐昌不通，全路中梗之利害动之，始勉强允列此条，然粤绅尤坚谓必须作活动语。鄙人因加数语，云粤如筹款不足，尽一年期内知照湘省，仍由湘省自修等语，始允照写。盖粤人本无揽办郴路之请，何从有攘利之心。及以公共条款电商岑云帅，云帅又力请删去此条，谓粤省断无余力代修湘省路工，不如声明各办各路等语。敝处告以粤如无力，可不代修，原条本已声明，何妨存此一说，以表通力合作之本意，云帅始无异议。此代修郴路之举，鄙人专为湘省计，自谓深费苦心。谓来鄂议事之粤绅仰体鄙意，勉列此条，此诚有之。谓来鄂议事之湘绅仰体鄙意，则太无影响。鄙人方惴惴焉，惟恐粤人之翻悔推谢，而不谓反招湘人之责言也。不思此路本是合计全工，照本分利。假如粤人以巨本代造难路，亦不过分其本银应得之利，而为湘省腾出巨本财力，早修较平较长之路以通全局，则三省之路皆受其益。限期既满，湘省即以路利赎路工。为湘省计，固是胜算。即为此路全局计，似亦是良谋矣。乃湘绅竟谓郴州路为粤汉全路精华，似是戏谈。川汉一路，鄂绅因已甘愿将宜昌至夔州一段让川省代修，限二十五年赎回矣，岂鄂人皆大愚乎。今湘绅议请自修郴路，其事甚易，只须发一电告粤，无论粤官、粤绅断不争此，毋庸多虑，此事可请放心。盖粤省应修支路甚多，彼有余力甚愿经营支路，兴易办之工，谋久长之利。即敝处劝阻粤人勿先修支路一事，固已舌敝唇焦，盖粤人本不愿代修二十五年限期赎回之湘路也。至湘绅持铁路不能与由衡州至岳州轮船争利之说，则于情事似不甚切。假如数千里之铁路全线皆与数千里畅通之航路平行，利自不能两全。若由衡至岳，虽有水路，然有半年浅阻，夏秋大轮不能过长沙以上，冬春大轮不能过岳州以上，焉能与铁路争利。盖论粤汉全路之利，眼光所注，必待由广州修至武昌，与京汉、榆辽铁路接通，使百货可直达欧洲，车利乃丰，此为大效。目前湘省应分南北两路，同时并修。南路自长沙修起达湘潭，北路自长沙修起，北达岳州。鄂省自武昌修起，南达岳州，

与湘路会合。如款项应手,则自开工之日起,三年内必可完工行车。湘潭路成,则可接修至株州,接通萍醴铁路,以通萍乡煤铁、衡属各矿。此令一布,众人知此段路工速,车利早,入股必踊跃,赎路款可筹还,此为小效。倘湘境衡州以下恃有时通时塞之水道,置数千里之干路为缓图,则粤、鄂两省铁路必俟郴路既成而后有接通之日,不惟全路大利为中段梗阻,大局可惜,且湘股年久利迟,焉能招集,湘省赎路本息凭何归还。在湘省实为眉睫之患,故湘省先修郴州,缓修下游之议,实为非计。总之,郴路湘省既愿自修,甚善。今即照郴绅议归湘自修,而衡州以下达鄂之路则万万不可缓修。凡修铁路,定法必先有根。根者近水道、起大镇之谓也。近水道则物料运费省,起大镇则得尺得寸,皆有利益。如不近水,则从有铁路之处修起。五洲万国,从无自深远艰难之陆路山乡修起者。郴绅欲湘、粤会商湘自郴州修起,粤自乐昌修起,恐非粤人所愿也。利害所关,不敢不尽忠言。特此电达。公呈已批发,务望益翁与在局诸公详考熟计,既筹修郴州、宜章一段,兼须筹修岳州、长沙、湘潭一段。务筹两路兼修之策,以维全局而徕湘股。

**五月十六日(7月6日)**　就湘省铁路局总理人选事致电京瞿中堂(鸿禨)、户部张尚书(百熙)。略谓:

前接初五、初九两电,即电告长沙诸绅拟举袁(树勋)、余(肇康)为总理,举王益吾祭酒为总议长。昨接黄自元、汪榘、孔宪教、冯锡仁公电称,王祭酒已充总理两年,又曾佐争路权,若王改名目,余必力辞,决不敢居之上,是改王转以摇余等语。旋经面询在鄂服官之湘人十余人,佥称必须举王祭酒为总理,众论方服,词意坚决。若袁、余,则或然或否。再三劝解调停,若袁、王、余三人并充总理,似尚可勉从。窃思凡举大事,以得众为先,以同心为要。今湘省情形,若不以王为总理,众情必多向背参差,恐生枝节,徒于路事阻碍。查广东因众商争举总理,大起波澜,至今未定,天下传为笑柄,湘省似当引以为鉴。况王益翁已充总理两年,争索路权时极为出力,实为有功于此路,此时自以不改名目为宜。拟即举袁、王、余三人为总理,袁第一,王第二,余第三,京外爵秩自应如此,最为妥协。如虑益翁性情或有稍近拘泥,见解或有未尽透达之处,有余尧衢在湘,必能随事左右维持,俾令与袁和衷共济,且鄙人自揣亦必能婉劝益翁协和众论。若益翁居总理之列,将来绅力倘有不及之处,鄙人当竭力助之。如日久体察益翁或有自觉不便之处,再图设法变通,较为易办。若目前不举王为总理,则局面有碍,必多不妥也。特此飞布,切盼速示,当即日电奏。

**五月十九日(7月10日)**　就湘省铁路局总理事致电军机处转奏朝廷。略谓:

粤汉铁路收回后,三省亟应筹定办法,集款兴工,以免虚旷岁月,徒耗赎路款本息及小票月息。此时广东路已定议归商办。湖北路最短,已定议归官督商办。湖南情形系官率绅办。湘路最长,需款最巨。诸绅集议年余,尚无切实办法,良由议绅众多,意见分歧,必须有人总理,方免推诿延误。查有新授顺天府尹袁树勋才具恢闳,识力坚定,能声素著,众论交孚。又查有前国子监祭酒王先谦品学兼优,资望老成,主持正论,不徇流俗。前年初创收回粤汉路之议,湘绅公举侍郎龙湛霖及王先谦两人为总理,经洞与前湘抚照会该祭酒在案。龙寻即病故,即王独任路事,于争索路权一切,深得赞助之力。又查有前江西臬司余肇康,心精力果,综核详明,勇于任事,不避嫌怨。湘省众绅公议,拟举袁树勋、王先谦、余肇康三员均为总理,俾得倡率乡党,各效其长,筹款兴工,早著成绩。并拟请旨饬袁树勋迅速回湘,查勘路线险易,酌议筹款办法,布置略有端倪,再行到任,实于湘省路事大有裨益。此时回乡固可筹办,即他日入都亦可遥领,毫无窒碍。其以次各员,容再博采众议,遴选分派。

**奉旨**:张之洞电奏湖南筹办铁路举派总理等语。袁树勋著准其暂行回湘,查勘路线。钦此。

**五月二十二日(7 月 13 日)**　致电京瞿中堂(鸿禨)、户部张尚书(百熙)。略谓:

奉旨恭悉。惟电奏系照两公十八日来电举三人,此旨只言袁回湘勘路,是否王、余均报罢,抑别有故,祈速示,以便转告湘省官绅。

**五月二十四日(7 月 15 日)**　就义国商约事电复外务部、天津袁宫保(世凯)及上海吕大臣(海寰)、盛大臣(宣怀)、李大臣(经方)。略谓:

加税、莫啡鸦用葡约,治外法权用英约,国币用美约,均甚妥。传教第四节"就案议结,不得牵及国际交涉"等语最为切实。更换教士一层,或改云"应由督抚咨明外务部照会驻京公使,即予更换",似可办到。查咸丰十一年总署咨各省,有"教士如干预公私事件,应照谕单驳斥不准,并飞饬总署移送驻京公使惩治"云云,此可作为辩论根据。惟我所索五款,除传教稍为加重外,其余皆系照例开送。义国并无特别利益给我,则我送款时必应声明,免得虚领人情,反使彼族居功,向我多事要索,我反不能驳拒也。

**是月**　刊布粤汉、川汉铁路招股章程。官督商办,以华股为限。

**是月**　大雨,潜江、汉川堤溃。麻城、宣恩诸县山水骤发,灾区甚广,拨款振抚。援案奏请开办七项常捐,一年为率。

**六月初三日(7 月 23 日)**　札派扎勒哈哩等重修武泰闸。略谓:

省城保安门外武泰闸宣泄南湖、汤逊、青菱等湖之水。前因闸门损坏,不

能启闭,以致江涨时筑坝拦水,湖内之水不能及时外泄,沿湖之地涸复不能甚多。即冬令开坝泄水,水涨又须堵筑,终非长策。本部堂商调南河谙悉闸工委员到鄂,详细勘估,就其形势兴修,拟建三孔盖面新闸,冬令宣泄,夏令关闭,为一劳永逸之计。查有湖北补用道扎勒哈哩、候补知府郑葆琛堪以委会会同督修闸工,候补知县邓端黻等五员委令随同办理闸工。每员各分任一事,以专责成。此工关系地方民生,利害甚为重大。该道府及该员等务当激发天良,尽心核实,事必亲躬,痛除积习,不准稍滋弊端。每一旬之内,本部堂必亲往查工一次;五日之内,藩、臬两司及武昌府必亲往查工一次,以考勤惰虚实。

**六月初四日(7月24日)**　批职商宋炜臣等禀创办汉口水电公司:

据禀,该职商等在上海筹集资本一百万元,在汉口招集股本五十万元,另由汉镇商民附股一百五十万元,共集资三百万元,当不致别滋流弊。所拟章程,大致尚属妥协,应即准其承办。惟此举前经由官提倡,应即拨官款三十万两作为股本,其办事、计利各章程,应与商股各股一律。本部堂委派大员一员,总司管理该公司弹压、保护、稽查三项事务。至公司内用人、理财诸事,官不干涉,以清权限。

**同日**　札北臬司限制江夏外监人犯。略谓:

本部堂闻江夏内、外监羁押至三百余名,为数太多,殊失古人矜恤之意。且聚群不逞之徒于一区,丑类繁杂,习染煽诱,管教既属不易,则宽恤亦有难行。自应详加清厘,予以限制,然后体恤、董劝、化导诸法,方有可施。外监总计人数不得过一百名。如已将满额,应随分别疏通。案情较轻者,取保开释,或递籍管束。案情较重者,或酌量枷示,或罚作苦工。以后警察局遇有拿获之犯,其因口角细故争扭到局,随时开导排遣。至攫窃小贼并无重情者,即可由局经行发落。京控、省控案件如日久人证不齐,不能讯结,应分别案情,酌拟章程,量加保释,设法疏通。

**同日**　差弁回鄂,赍到皇太后赏御笔菊花画扇一柄,蓝直经纱一匹,石青实地纱一匹,上谢折。

**六月十三日(8月2日)**　电复上海戴钦差(鸿慈)、端钦差(方)等。略谓:

两公使节安抵沪上为慰。立宪一事关系重大,如将来奉旨命各省议奏时,鄙人自当竭其管蠡之知,详晰上陈,以备采择,此时实不敢妄参末议。祈鉴谅。

**六月二十八日(8月17日)**　致电外务部、商部询矿章何时颁行。略谓:

敝处前拟矿章,去年冬间具奏,十二月二十六日奉旨交议,为时已久,想早经核改周妥,未知已复奏否,悬盼之甚。此间华、洋各商及各领事纷来探问,佥

以现奉矿务暂行章程较为简略，难资遵守，亟待新章颁行，庶可放手举办，以兴大利，请电询确示前来。现在两湖矿务，华、洋胶葛甚多。即以华商华民而论，或聚众藪盗，或外股影射，或构讼械斗，贻患无穷。详章未行，无凭裁断。必须有详确定法，随处示以范围，方能去害兴利。特此电达。此项矿章贵部准于何时奏复颁行，祈迅赐电复。

**六月二十九日(8月18日)**　札警察局、江夏县严禁侵占官湖。谓：

省城内各官湖从前均极宽广，原虑入夏以后江水盛涨，各闸封闭，以备消纳城中积水，免致浸溢。乃查近来滨湖居民往往私将沿湖地段填土建屋，以致水道壅塞，一经大雨，辄致泛滥四出，淹坏民房，大失从前立法本意。该局、县即日出示严禁，凡系官湖地段，不准任意侵占，并由局派员督饬巡勇，由县派令弓手、工房，将湖面宽窄若干，逐细丈量，造册绘图详记，先钉木桩以示限制。一面刊刻石碑，明定界限，不得再有填占。其有从前侵占并无契据者，一律勒令拆让，挖浚深宽，仍还湖面旧观，不得任听抗违。

**六月三十日(8月19日)**　咨南抚院另勘常德通商场。略谓：

常德开埠一案，前据韩道庆云来禀，拟用常郡对岸善卷村洲地。经该郡绅士易道顺鼎等禀，以善卷村如筑坚实石岸，势必逼水北趋，郡城万分危险，陈请另择相宜之地。旋准贵部院来咨，据韩道禀称，拟仍在郡城外划界通商。查阅图内红线，系就皇经阁以上至仁智桥止，作为商埠。此区乃华商贸易荟萃之区，安有夺华商固有之基业，以供外人占据之理。韩道迭奉本部堂批缴，并不虚衷筹议，禀复候核，辄朦请贵部院咨复销案。专擅谬妄，实堪骇怪。各省开辟商场，皆就闲旷之地划界，从未闻以向来闹市割以予人者。况常埠我所自开，埠地由我自择，何以必欲损己利人。韩道居心，实不可问。如该道敢于不恤民瘼，擅作定局，径请开埠，本部堂定加严劾。亟应派委廉正大员驰往常德，另堪相宜之地开埠，万不准用皇经阁以上一带地段，免致拂民生事。

**七月初二日(8月21日)**　奏陈测勘粤汉、川汉铁路情形。略谓：

粤汉铁路定议已久，必应及早开工，不可再缓。川汉铁路前经臣与四川督臣锡良商明，自宜昌以上，路工暂归川省承修。宜昌以下接通京汉干路，则归鄂省承修。窃维中国积习，患在急于图利而缓于办事。议论纷纭，游移不决，以致坐误事机。若各存意见，疑惑推延，必致歧出之言论愈多，意外之觊觎又起。故此两路凡在臣辖境之内力所能为者，必应决计速行，以顺舆情而振大局。兹臣聘用日本专门铁路高等工程师来鄂，测勘路线所宜及预备施工次第。粤汉一路，前经美工师勘有草图，亦须复勘一次，略加酌订。川汉一路，大致现

拟由汉阳取道沔阳属之仙桃镇以达沙市为第一段，由沙市取道荆门州属之当阳以达宜昌为第二段，由当阳取道宜城以达襄阳为第三段。如此则粤汉之路造至鄂省后，由武昌省城之北渡江至汉口，以接京汉一路。由武昌省城之南渡江至汉阳，以接川汉一路。川汉之路到汉阳，并可作桥过襄河，以与京汉一路接通，无须待至应山县之广水始合干路矣，故与前议由襄阳以达广水者略有变通。其复勘粤汉一路，现由臣派员偕同日本工师南北分投测勘路线。臣近日钦奉本年六月十四日寄谕，铁路系国家要政，仍应官督商办，自应钦遵办理。凡地隶湘境、鄂境之粤汉路及地隶鄂境之川汉路，均应一律办理。现已刊布招股章程，无论入股者为官为绅，为商为民，均以商论，一律作为股东。即有公款，亦以股东论。事权之轻重，利息之厚薄，但视其股分多少之数，不问其人职业尊卑之等，至公至平，毫无偏私，自无流弊。惟总以华股为断，以符原案。月余以来，体察情形，远近商情均属踊跃。

**同日**　奏陈创设制麻局请免税厘，并请敕各省仿办。略谓：

富民以农业为主，兴农业以精工艺为主。查枲麻之为物，三代两汉以前，布皆以为麻为之，天下人人皆用。此为衣服经典，具有明文。自南北朝木棉入中国，始尽用棉布为衣，而麻之利减。特其质粗易生，故中国各省皆有之，大致皆视为下品，良由制法粗疏，未尽其用，坐弃大利，实为可惜。故到鄂后，夙夜焦思忧愤，思为制麻之策。考求多年，乃敢创议兴办。于其沤浸洗炼之法，抽缫染色之宜，考究详明，乃筹拨外销公款，配合机器，建造厂屋，渐次试办。至光绪二十八年招商承租，仍由臣委监司大员督饬制造。先粗后精，循序讲求，日有进境。近日该局所织出有中西时花各样缎匹、芝麻实地各纱，并细纹、斜纹各色麻布，柿色军衣麻布，新式各花大小麻织台布及粗细各号麻纱等件。今日成色已彰，嗣后更求精进，当易为功。兹据该职商邓奇勋禀称，织出货料均系质地白细，染色鲜明，足可抵制外国进口麻货。拟援商部、外务部核准上海阜丰面粉公司一案，所有机器制造面粉各厂一律准其暂免税厘之例，请将该局运销麻货，奏请暂免完纳税厘，以纾商力，而广销路，以冀各省闻风仿造，嘉惠农工。并请敕下各省酌仿湖北办法，再行考究东西洋新式，设立局厂，广为制造。所冀南北各省麻局林立，化粗为精，化贱为贵，利源日多，漏卮日少，其于农工生计裨益实非浅鲜。

**七月初五日(8月24日)**　电饬夔州湖北勘路委员牛牧棠、张游击孝红等禀报铁路勘测情形。略谓：

滨江一路，万难施工。设用炸药，势必致炸裂之石块填塞江中，江路为之

阻碍,断无此办法。计惟有就峡后地方详细查勘,纵使路稍迂远,但能避去峡路险工,所省已不少。务速切商洋工师遵照办理,并先将此电指饬各节立即电复。以后每五日务发电禀一次,无电局处,专差送局。

**七月初七日(8月26日)** 再电夔州湖北勘路委员牛牧棠、张游击孝红等。略谓:

隧道太多,开凿不易,长至十英里以上,合华里三十余里,即能通车,空气过少,大于卫生有碍,工费之巨尚在其次。务即切商技师,回时另勘峡后之路。但能饶避大山,路线即纡远一二百里亦无不可。如江北路径险窄,绕避为难,不妨兼勘江南之路。诚使路较平易,将来跨江建桥,犹较开凿隧道为易。技师意见如何,询明速即电复。

**七月十三日(9月1日)** 奏陈两湖新选新补各州县拟令自备斧资,出洋游历。略谓:

世变日亟,交涉日繁。无论一州一县,或商务,或教堂,或游历,必有与外人交涉之事。至于一切新政,尤多取资外邦。新选新补各员,仕版初登,历练太少,于中外情事毫无见闻。即中外交际之术,亦往往卑亢两失,多不得体。至于新政应行兴办之事,尤茫然无从措手。非派令出洋游历,博览周谘,不足以破迂谬腐败之习,鼓励精图治之心。兹拟将两湖新补各员陆续调派,均令赴日本游历。凡属有关政治、交涉之事,如学校、警察、监狱、道路、水利、财政、武备,及一切农工商渔等实业,均令随时随地悉心考察,摘要纪录,以备回省后就地方情形互相考镜,见诸施行,以为兴利除弊,力求振兴之助。凡游历各员,均令自备资斧,以在东六个月为限。如有愿赴西洋各国游历者,尤为难得,自当一律准行。惟游历欧美者程途较远,以一年或九个月为限。其有愿久留外国,指定一门认真入学者,学成日自当照章考核,奏明奖励。除年岁较老、曾任实缺、阅历已深之员斟酌免派,以示区别外,所有两湖新选新补各员,拟派令出洋游历缘由,理合会同湖南巡抚庞鸿书恭折具陈,伏祈圣鉴。

**同日** 明旨宣示预备仿行立宪。命先将官制议定,并将各项法律详慎厘订。广兴教育,清理财政,整顿武备,普设警察,使绅民明悉国政,以预备立宪基础。俟数年后规模初具,再议立宪实行期限。

**七月十四日(9月2日)** 就新任实缺州县官先令出洋游历考察事致电长沙庞抚台(鸿书)。略谓:

现在新政待举,交涉日繁,凡新选新补实缺州县,非先令出洋游历考察各项政治,将来到任,势必于学校、警察、监狱、道路、财政、武备及一切农工商渔

实业，皆茫然无从措手。故奏明立案，除年岁较老、曾任实缺、阅历已深之员斟酌免派外，余均令自备资斧，游历日本，以在东六个月为限。自愿赴西洋者尤善，惟途程较远，以一年或九个月为限，回国即饬赴任。其留学多年、毕业回国者，并当照章优奖。此举初本专就鄂省通饬遵行，继思湘省州县其于新政交涉诸端考求亦正难缓，鄂省办法度尊处必以为然，因于发折时改为两湖一律办理。第为时匆促，不及电商，故仅会列台端后衔。除将折稿咨送书奏外，特先电达，尚祈鉴谅。

**七月二十六日(9月14日)**　就义国商约事电复外务部、袁宫保(世凯)及上海吕大臣(海寰)、盛大臣(宣怀)、李大臣(经方)。略谓：

义约第一款，借丝业为词，索开无锡、绍兴口岸，万不可允。第二款，讲求蚕学，系我内政，果须选用外国蚕业专门教员，亦应由我自择，毋庸他国襄助，代我经理。第三款，蚕茧出口展限两年，洋商势必于他货单援例相要，漫无限制，断难照允。第四款，内港行轮一条，必须将"悬挂义国旗帜"一语删去。第五款，修改律例应查照英约酌叙，"罗马法律"一语必应删去。第六款，应照刘注，添叙"曾经呈控公堂不予准理之案，与是款无涉"一段。第七款，应于"兴办矿业"句下，改为"故允俟此约签押后，由中国采取各国矿章，择其与中国相宜者自行订定矿务章程"云云。盖矿章早已订定，但候商部复奏，即可颁行，不必更俟一年也。"义国及在属地"数语必须删去。第八款，可照允。第九款，应照日约添叙，能节去"通融"二字尤善。第十款，应照刘学士及贺、戴注语改订，能"各按本国文字为正"最妥。查义国目光所注全在特款。然特款关系路矿大局，窒碍极多，当日并未直许义国揽办。况浙路已奏归自办，矿务已订有专条，此款无论如何要索，断不可许，至为切要。

**吕大臣、盛大臣、李大臣来电(光绪三十二年七月二十二日到)**：昨日与聂领事、威参赞会议商约，当将大部及津、鄂电指驳各节逐款面告。聂谓绍兴、无锡口岸若不允许，实与该国丝商有碍。诘其有何妨碍，渠亦不能实指，但谓英、美、日约均已允开口岸，义请何竟不行，未免意存歧视。晓辩良久，海等始终坚持。渠见不肯松动，遂请两处或只开一处，且愿宽定限期。告以锡近苏，绍近甬，生意小，徒糜费。彼请由我另指一处开放亦可，海等均执不允。渠又历询以下各款办法，遂将应添、应删之处备细告知。聂、威因羞成怒，谓义国但有加税损处，所求益处一切无着，又无体面，不如照德国停议。海等尚欲开导，竟不待词毕，拂衣而去。当据贺、戴两税司面称，义商务无多，索开口岸，无非欲稍占面子。倘丝毫不与通融，势必搁起，似宜妥为调停。窃思德约中辍，列国观望不前，义再罢议，加税必成画饼。风闻奥、比诸国皆视义为从速，此番开议，实为各约枢纽。权其轻重，仍未便听其停止。口岸一层，前经电询苏抚。旋据函复，无锡现为火车起站，又有小轮码头，若援照自开商埠天生港成案办法，作为起下货物处所，尚无妨碍。据税

务司初议，拟就苏抚原议办理。但义欲照秦皇岛办法，立公共租界，由我自管。嗣经税务司续商，拟就英约第八款列开安庆口岸，允其先行开放。海等查安庆本属必开之口岸，不过在先后之间，在彼稍有虚体面，在我实无所损。若可俯准，则义约即可定，他约可跟议，加税可望成立。蚕丝确宜认真考求，但我应自办。惟税司谓义于蚕丝最为讲究，若只允其"中国如须聘用蚕学教员，亦可向义商聘"，给一照会，无庸入约，似无妨碍。"罗马法律"一词，税司谓原属空言，因义国源出罗马，故要此体面。其实罗马系古国律，为各国通行法律之祖。若留此一语，似无关紧要。此外，运单期限已允删除，其余字句增删磋磨，当易就范。贺税司又称义国索加税、传教、莫啡鸦各款，曾询明义领，均可照办，惟传教款内略有增改云。海等复核该税司所拟各节，不为无见。公同参酌，若过事拒绝，势必决裂。是否照此与议，拟请迅予酌核电复。聂、威来函，已定候至本月二十六日。如无回信，彼定径电政府罢议。

**八月初五日(9月22日)**　差弁回鄂，赍到皇太后赏七十生辰御笔"福绥南纪"扁额一面，御笔"宏总上流宣盖略，赞襄新治重耆英"对联一副，御笔长寿字一轴，福、寿字各一方，御笔画牡丹直幅一轴，御笔画梅花屏四幅，无量寿佛一尊，嵌玉如意一柄，蟒袍面一件，各色绸缎纱十二匹。又皇上赏御笔"望重耆贤"匾额一面，御笔福、寿字各一方，无量寿佛一尊，嵌玉如意一柄，葬袍面一件，各色纱十六匹。分别上谢折。

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卷九页一九九：

远近或欲知公勋绩，时有《抱冰堂弟子记》一册刊行。

**八月初六日(9月23日)**　就粤汉路产权事电复广州岑宫保(春煊)、铁路局萧太史荣爵、存道台焘，长沙庞抚台(鸿书)。略谓：

争回粤汉铁路，鄙人竭一年半之力，三省用千余万之款，收回造成之路只此三水枝路及存粤材料、地产而已。今粤估产尚不足百万元，其余全在三水枝路，价值之巨，殆不可思议，此岂可就货估价者。鄙人早筹及此，故定议此项枝路永远归三省公共管理，奏明有案。此时粤商忽欲估价承受，试问赎路款粤商肯独力担任乎。凡举大事，必讲公益，此说万不可行。

**八月十五日(10月2日)**　中秋节，皇太后颁赏绸缎四匹。上谢折。

**八月二十三日(10月10日)**　就练兵经费无法筹解事电复练兵处。略谓：

练兵经费，湖北原经部派五十万两，自认筹解五十三万两，已溢额三万两。其复陈筹划东三省事宜折内认筹之五十万两，系专供辽东偿费，并非认解练兵处之饷，原奏甚明。此两项均指明以铜币盈余拨解。上年九月，各省禁止外省铜元进口，销路壅滞，钱价低落，铸数大减，余利极微，当于上年十月附奏声明原派认解之五十三万两，今年勉力解足，明年当尽力筹解，未敢认定数目。其另案认解之辽东用款五十万两既与练兵无涉，本系他省所无，其铜币来源又已

断绝，应请免其筹解，庶使竭力急公之省，不致独受偏枯之累等语。于光绪三十一年十二月初二日钦奉硃批：练兵处、户部知道。钦此。钦遵在案。查各省认解练兵饷，皆从三十一年份起算，并无一省解足。而湖北于三十年、三十一年共筹解过库平足银一百万两，于派解之数毫无短绌，实较他省为独多。其另拟筹解之辽东经费，因铜币盈余无着，已奏明免解，业经剀切沥陈，有案可查。且日本与我所订约款并无偿费一层，是此项本已无须。况近闻东三省储款甚裕，亦不需此接济。而鄂省自铜元减铸后，本省指拨要需，皆苦无从应付。加以膏捐改章，鄂省进项骤失巨款，更有何法可以筹抵。本年鄂军因照练兵处章制改练，已岁增六十万两。调汴秋操，需款约八十余万，又系新需巨费。现皆悬欠挪借，丝毫尚无着落。统计本年入不敷出者二百余万，年内正不知如何支持，然本年练兵饷亦尚勉力筹解过十万两，在鄂自问可谓不遗余力矣。贵处总核各省军政，自必至公至平。所有前项拟筹辽东偿费，系鄙人独力拟筹。旋因铜币无款，奏请免解，乃系未定之案，并无承解司道可指。前、去两年于派解之数均已解足，今年奏明于户部，原派之五十万两尽力筹解，并不敢认定数目，似更无所用其筹抵。惟鄂省自认溢解之陋规等项每年三万两，自当饬司局照数补解，此外实属无法可筹，务祈鉴谅。

**八月二十四日(10月12日)**　就修律事致函梁署臬司(鼎芬)。略谓：

修律大臣所订民事刑事各诉讼法，奉旨饬各省议复，前已行司核议。此件必须议驳，自不待言。又迭次部咨，概免笞杖及删除虚拟死罪各项减等定拟两条，均多窒碍，亦必须切实议驳。虽已经通行，仍可切实奏陈也。查敝处奏陈变法三折，内恤刑狱一条，声明盗案、命案证据已确而不肯供认者，准其刑吓。又窃贼、地痞、恶棍、伤人、诈骗、讼棍，应量予扑责监禁，藉以儆其悍暴，昭示良民，此数项不准罚赎等语。今若一概不准刑讯，则盗贼凶犯狡供避就，永无吐实之时，重案皆不能结，如何可行。闻北洋现在亦并未废刑责。兹将敝处会奏原稿签出，附送察览。此件亟应复奏，专待尊处议复，五六日必须发折。务希迅属幕委从速细心核阅，推敲研究，各抒所见，分条详议，以说帖具复，以备复加酌核。质直明白为贵，不必琢炼成文。濡笔以待，幸勿再迟，是所盼祷。

**八月二十五日(10月13日)**　就义国商约事电复外务部、袁宫保(世凯)及上海吕大臣(海寰)、盛大臣(宣怀)、李大臣(经方)。略谓：

第一条另索口岸一处亦不可行。因义国在中国商务无多，不应将英国作为比例。如亦允指一处，则此后无论大国小国议约皆以体面为词，索口岸一处，将何以应之。第二条蚕学教员只可云"亦可兼聘义国人"，以资讨论，较为

活动。第五条中国律例,查英、美、日各约文法词意皆系一律,未便于义约独示歧异。此时彼以体面为词,将来即多此一层痕迹。且英、美约皆浑言西国,并未言照英律、美律也。窃谓罗马律总不便说出,以免日后窒碍。又查悉"中国律例义意及其审断办法"一句,"义意"二字太实,仍应用英、美、日各约"情形"二字方妥。以上各节,仍祈外务部、袁慰帅及三星使裁酌。至特款一条未经提及,想已照驳罢论矣。

**九月初一日(10月18日)**　奏陈试铸一文铜币以维圜法。略谓:

湖北省初铸当十铜币,原与制钱相辅而行,每制钱一千,易铜币一百枚,两无轩轾。自各省铜元增铸日多,贬价求售,遂致制钱之价与铜元之价离而为二,量判低昂,而铜币当十者仅有虚名。诚恐寖久失其本意,致类京师行用之当十钱,民间仅抵制钱两文,则公家暗中之亏耗将以亿兆计。铜元、制钱之价一异而不能再同,一离而不能再合,从此圜法无从补救,而其弊害更不可胜言。欲救斯弊,惟有及早赶铸一文铜币,与制钱并行。以当十之铜币之母,而以一文之铜币为子,使所谓当十者实有十钱之可易,其买卖诸货百物,民间皆以十钱视之,而后铜币当十之本位,确实可指,不致徒悬空名。其价值之贵贱一定不移,不致迁流无准。有此定位,庶户部所拟每银币一两定为钱价一千四百文之说,商民可以遵行。惟此项一文铜币模式,必与当十铜币模式相等,乃能以子辅母,一气一相承。臣反复筹思,于去年冬间未曾领到户部造币厂祖模以前,即已饬湖北铜币局试办一文铜元,行销市面。计每枚重三分二厘,每百分内用紫铜九十五分,铜五分,形式花样悉与当十铜元一律。数月以来,体察情形,商民极为称便。惟此项一文铜币计铜质、工火每造一千枚需成本银九钱。现在银价,每一千枚约亏耗银二钱二分。假如鄂省岁铸十万串,约计应亏耗银二万三千两。至多岁铸三十万串,约计应亏银六万九千两以内。然所亏者止有此数,而所保全者新旧铜币之价值,不止十倍于此。

**九月初二日(10月19日)**　就矿章事电复外务部、商务。略谓:

准商部卅电,承示矿章有关交涉各条,由外务部酌核,余由商部核定,办法极佩。查敝处矿章奏明采译各国矿章,参酌中国情形,并声明各国通例皆不准他国人承办本国矿务,或公司间有附股,事权仍是本国为主,股份仍是本国人为多。日本律法尤严,开矿公司直不准外人附股。中国因商约允愿招致华洋资本,照准外人在内地开矿,故今日订章比较各国已属处处从宽各等语,诚以各国权利兼重,人我界限极严。中国因先有洋商来华开矿,故权其轻重,略予通融,然必明轻利重权为主。若并权而轻之,失一矿即失一地,疆土日蹙,后患

实不忍言。故所拟合股计利各章程不妨从宽，而于法纪治理，丝毫不肯迁就。在商约本有“于中国主权无碍，于中国利权有益”二语，故权字上立法虽严，彼尚无可置词。盖商约虽云“比较诸国现行章程，不致于矿商有亏”，而亦声明“能遵守中国所订矿务章程，始准在中国开采矿产”也。至华、洋矿产纠葛、股本虚实，往往于地方之道路、水利、商民之生计产业，多有含糊隐略，希图到部蒙混邀准。鄙意商部设立专司，各省设立总局，一切由局详督抚咨部，层层考察，庶免弊端。总之，华、洋商人皆准同享乐利，惟华商之于地方民生，洋商之于中国主权，均须从严。现虽两部分核，仍应请分核后汇总比较。因厚人薄己，则华股多附洋商。厚己薄人，则各国又不公认。又，此时洋商各条虽归外务部核改，将来议奏颁行，仍归商部专办。鄙见总以照中国商务章程办理，不照交涉办理，为最要之义。故第六十二款“控至商部为止，以矿律为断，领事、公使不得干预”等语，期于华、洋人一律遵章办理，庶洋商无从过事要求，华商不必别图依附也。

**九月初三日(10 月 20 日)**　就义国商约事电复外务部、袁宫保(世凯)及上海吕大臣(海寰)、盛大臣(宣怀)、李大臣(经方)，称停议一层，甚不要紧。略谓：

口岸少开一处好一处，迟一日好一日。必徇义请以开安庆，鄙见窃以为不必。凡各国条约皆有，而此一国不能一体均沾，则谓此一国无体面可也。若他国所有，此国亦有，既已一体均沾，而犹必多索一两条，以为该国体面，无理甚矣。罗马古律与近世西律不同，添此一句，后来于我定新律必有窒碍。停议一层，甚不要紧，尽可听之。总之，新约若行，于中国并无益处，隐患实多，何必患其停议哉。

**吕大臣、盛大臣、李大臣来电(光绪三十二年八月三十日到)**：奉部宥电，令酌照津、鄂电磋议。当因该领已经声明停议，后由税司转圈，此时不便遽行俯就，即将各电办法面授税司机宜，饬往磋商。迭据复称，口岸一条，该领援日本长沙之例，坚索安庆，实在无词拒绝，并欲照日约载明“批准互换后六个月以内”云云。现拟照津电准其照办，并照日约载明六个月将此约批准互换后，改为“一年内开办”。蚕学教员一层，迭经告以此系内政，实难允准。该领谓此事义国并无干预内政之意，只因义精于蚕学，以期彼此有益，故义政府力求照准，语极恳挚。现拟俟此约画押日给予照会，不入附件。以上两款，往返晤商，大致可望就范。“罗马”二语，该领谓究于中国有何妨碍。告以此本中国索款，不能与他约独示歧异，碍难增添。义领只允将“义意”二字改照旧约“情形”二字，其“罗马”二语争之甚力，终不肯删，再与磋商。海等查义约款与英、美、日各约大致相同，惟口岸及教员两款系伊另索。今教员照会既可酌妥字义，又不作为附件，似无关系。安庆口，英约已经准开，又有日约长沙之例，所争不过在迟早之间。今限期较日约为宽，倘加税在此期内实行，尤属空文。可否即照所拟允准，即请电示，以便将各款及照会稿电呈钧核。

**又电(光绪三十二年九月十一日到)**:义领仍旧坚持。昨接该领函称,已于初九日电告本国政府将议约一举停废,并声明所送原本大半收回。现存各节于两国均有利益,中国政府既概不允,义国不能订一条约使其商货受加税重任,而于本国无丝毫利益以相补偿等语。

**九月初四日(10月21日)**　折弁回鄂,赍到中秋节皇太后恩赏江绸大缎共四匹。上谢折。

**九月十三日(10月28日)**　致电广州岑宫保(春煊)、长沙庞抚台(鸿书)勿聘用美工师。略谓:

据公司禀,粤汉路拟聘美工师一节,事多窒碍,断难应允。敝处正在驳复间,驻汉英领事亦有所闻,来函阻止,极言从前美国人承造铁路如何失中国利权,后来英国人借款赎路如何为中国出力。原议工程师兼用英、日人,今粤首先开端用比国、美国人,将应用英工师一节决不道及。粤人既享英人力助赎回之益,岂有不尊贵官保与湘、粤大宪成约之理。赎路借款事系贵官保经营而成,贵官保有权主持,尽可责问劝谕,不然均有关碍等语。查英领所称各节,甚为有理。粤汉铁路一事,中国自不宜再与美国人共事。英人以借款居功,前约聘其国之工程师本已有案,粤商不遵照奏案,忽思仍用美国人,英国闻之,如何可行。此事应速电美京作罢。请云帅转饬粤商等遵照,并请劬帅转饬湘路一体查照。至为切祷。

**九月十四日(10月29日)**　致电荆门庆直牧、勘路委员覃令兆鹍、冯令台异、测绘委员刘委员葆清,宜城杨令、襄阳皮令,饬川汉路线取直取近,并以桩记为准。略谓:

查勘路线虽循驿道,然驿道不过大略,实在丈尺总以取直取近、又便于施工为主,岂能默守驿路,仍应以桩记为准。如无桩记,何从复勘。所过地方,该委员等务即一律照办。该牧令等均有地方之责,即日出示,剀切晓谕,并派人弹压,告以兴办铁路为有益地方农工商实业及食力贫民之事,并不强占民地。河南自通铁路后,立形富庶,乃千年难遇之机会,他县商民所求之而不得者。如钉桩记,不得拔动。兼责成各处绅董保护,如有拔去等事,惟该绅董等是问。地方官保护不力,惟庆牧,杨、皮两令是问。倘遇有坟墓之处,设法绕越。如必不能绕越,则宜前后设法虚记,毋庸在近坟处钉桩,至要。

**九月十九日(11月5日)**　示谕酌收汉口后湖地亩新租。略谓:

汉镇后湖地方本系一片汪洋,每值盛夏,即堡垣以内亦苦沉灾。自本部堂于上年筹垫巨款,创筑长堤,始得化沮洳为沃壤。查各国通例,凡地方重大工程有关公益者,均于受益之户酌量收捐,借资补助。此次后湖堤工需费至巨,

自应就受益地亩酌定新租,按年抽收,以便归还垫款。前经后湖清丈局传集各段绅首,按照现时卖买价值,酌中核估地价,列为九等,又另列最上、最下两等,共十一等。兹经酌定照地价抽收千分之五分,作为新租。以后每年清查一次,随地价增涨而分等酌加,惟以不逾时价千分之五分为准。所有旧日应完钱粮即予豁免。

**九月二十四日(11月10日)**　致电长沙庞抚台(鸿书)、岑抚台(春煊)请准运湘米赈济监利县灾民。略谓:

该县连年被淹,本年灾区更广。湘米阻禁,饥民待哺,赈抚无计。现值秋收,每石已售价六串有零。冬令无米可买,灾象实属可虑。查鄂运湘米,前经商允给照采办,原拟一百万石。嗣因湘省商务局以长沙米价骤涨,请予减运,故续定分月采运之法,暂以已发护照五十万六千石为限,免致湘米踊贵,电咨在案。湘省所以禁邻境多运者,恐长沙省城米贵也。兹监利县灾重米缺,请在邻境华容、巴陵两县分采三万石。既经限制在华、巴两县采办,于长沙省城米价不致牵掣,尤为毫无妨碍,且为数无多。务恳照允,饬知岳关验照放行,实纫公谊,无任感祷。

**是月**　委道员高松如赴日本考察财政。湖北财政支绌,官钱局多方维持。又闻日本铁路有官股、商股之别,故委专员考察,令其务须事事明其要旨,得其精义,详加记录,以备考镜。

**是月**　湖北常备军一镇与豫军会操于河南汤阴,凡费八十余万元。

**十月十五日(11月30日)**　札饬江夏、汉阳两县购买沿江地段以备铁路局厂之需。略谓:

川汉、粤汉铁路现均查勘路线,次第举办。所有江东岸江夏县所属之地,上自新白关起,直至红关堤工之丁段止,及环绕省城北、东、南三面路线所经之地;江西岸汉阳县所属之地,上自沌口下之虾蟆矶起,下至河泊所止,及汉阳府地以南西行止桥口以上十里路线所经之地。以上沿江两岸地段皆与铁路多有关涉,合计路线、马头、车栈、堆栈等一切局厂,以及修造碉岸、马路,需用甚多,自应先由地方官勘估购买,以备应用。该县即日亲诣详细查勘,分别何段为官地,何段为民地,有无老契呈验,现归何人管业,均各估定价值,由官购买,他人不得搀越。其有近年已卖他人者,如有确切印契,均令呈验,照原价让出,不得藉词居奇,有碍地方要政。并挨段绘具图说,呈候核夺。上项所指地段,此时暂停税契,严禁胥吏朦混盖印,倒填年月,查出定予从严惩办,罚令充公。务宜恪遵,不得玩违。

**十月二十日(12月5日)**　就湘米弛禁事致电长沙岑抚台(春蓂)。略谓：

米为湘省出产大宗，即为贸易，上岁入巨款。现湘收成既非甚歉，日久坚遏，亦颇恐伤农。且湘省禁米出口，鄂捐无收，于鄂何利。而英使、英领一再谓为敝处阻遏，深为可异。现外部亦知其事未易转圜，嘱敝处与英领就近婉商。然彼既据约力争，又有何和平办法。既无办法，岂易结束。昨询黄道、李道，据言执事亦不以久禁为然。公平明达，深可佩慰。窃谓此时若在省城以外若岳州府属及南洲厅等处购买，于省城毫无妨碍。事关两省，又关交涉，应请台端通筹全局，主持裁断。

**同日**　奏复查明常德关道参款及勘定商场情形。略谓：

本年七月初四日奉上谕：有人奏前湖南岳常澧道韩庆云办理常关，有准挂洋旗并仿上海会审章程两条，恐贻后患。并不顾城防，以善卷巷为商埠，且有在三官殿一带开埠之示，饬查办等语。当经派委员详细查明原参各节，确属实情，拟请旨分别惩处，以慎交涉而儆官邪。卸任岳常澧道调补徐州道韩庆云既昏且悍，专任劣员。初则不考求众议，壅水害城。继则不恤民生，强圈商埠，以致民怨切齿。而又于湘省则控词谎禀，于臣处则于批驳另议之案置之不复，硬欲朦请湘省咨鄂销案。但愿成其谬说，不顾大局利害，实属糊涂乖谬，胆妄殃民。应请旨即行革职，永不叙用，以示惩儆。惟此案以常德择定开埠地点为正义。现另委道府各员到常，勘得距城十二里德山街尾之杨泗宫至社木铺，地势平衍，长约七里余，广自六十丈至八十丈不等，在府城下游，庐墓较少，水势亦深，于建筑公所、停泊商轮皆为合宜。目前商埠地方自当就此定议举办，以免久悬。

**十月二十二日(12月7日)**　折弁回鄂，赍到皇太后恩赏绸缎四匹。上谢折。

**十月二十三日(12月8日)**　札李孺等赴日本验收炮舰、雷艇：

湖北省前向日本川崎造船厂订造炮舰六艘、雷艇四艘。川崎厂来电称，炮艘三艘、雷艇二艘业已造成下水试验，请派员验收。查有广东候补道李孺堪以派往验收。考察试验合法，即酌量雇募日本弁兵若干人驾送到沪，由沪抵鄂，方能作为接收。[各炮舰名楚谦、楚同、楚泰，雷艇名楚有、楚□。三十四年，第二期船亦成。各船专备长江巡防之用]。

**十月二十四日(12月9日)**　致电上海盛大臣(宣怀)、长沙岑抚台(春蓂)、南昌吴抚台、萍乡矿局林道台志熙。略谓：

萍乡会匪勾结浏、醴等匪滋事，诚为可虑。敝处已派第八镇协统参将王得胜、标统李襄邻等，率步队三营、炮队一队，即日起行。惟上水迟缓，湘水又涸，

大轮不能行。现设法觅小轮拖至靖港，舟行抵株州，乘铁路车径到萍乡，会合赣、湘各军，相机剿办矣。

**盛大臣来电(光绪三十二年十月二十二日到)**：二十一，匪聚数千人，夺据萍境上栗市，尽用白旗，书"革命军"，距萍矿甚近。已将洋人男女二十一名护赴长沙。现在萍紧于醴，江西调兵不及，已由尧帅连夜派兵赴萍，尚恐以越境为嫌，务乞飞电尧帅就近速派。如能由尊处调精队二百人乘小轮至株州，由铁路驰往萍境合剿，必更神速。

**同日**　致电军机处转奏朝廷陈派兵会剿萍醴会匪。略谓：

昨接萍矿道员林志熙、上海盛大臣来电称，江西萍乡有会匪四起抢劫，占踞上栗市，声势浩大。湖南之浏阳亦获会匪多名，醴陵亦报起匪二股。该匪等并有"革命军先锋"字样，恳请派兵越境会剿。查该匪悖逆显著，伙党繁滋，到处响应。萍矿及路已值银数百万，若成燎原，为患更大，不止矿路而已。湘抚来电，已派兵往剿。兹由鄂派第八镇十五协协统参将王得胜、二十九标标统李襄邻等，率带步队全标三营、炮队二队，已于本日启行。惟湘水甚涸，大轮难到。现设法广觅小轮拖至靖港，舟行至洙州，乘矿局铁路车径到萍乡，会合湘、赣各军，相机分赴萍、醴一带实力剿办。务期及时扑灭，免致蔓延。

**十月二十九日(12 月 14 日)**　致电军机处转奏朝廷陈续派兵驰往浏阳会剿会匪。略谓：

迭接湘抚及萍、醴来电，匪势尚炽。已续派三十二标统带白寿铭率领所部全标三营及炮队一队，驰往浏阳会剿，本日已启行。又因湘军多派赴浏、醴，岳州空虚，另派营官戴寿山带一营四队驰往岳州填扎，本日已到防矣。

**十月三十日(12 月 15 日)**　致电长沙岑抚台(春蓂)饬鄂军速赴萍乡保矿局。略谓：

萍矿关系万分紧要，诏旨严切，设有扰毁，无从补救，不比他处一战之利钝也。王协统得胜所部步三营、炮两队，必须赶紧星夜驰赴萍乡，保矿局，剿萍匪，万勿截留。鄂军一到醴陵铁路，浏匪必夺气，湘军必鼓勇获胜。前敌匪破，省城何忧。如必欲护省，以后尚有续到队伍，再商办。

**十一月初一日(12 月 16 日)**　致电长沙湖北新军王协统得胜、萍乡林道台志熙。略谓：

该军已到长沙为慰。该协统所带步队三营、炮队两营，随到随行，由易家湾登岸，迅速星驰，径赴萍乡，不准片刻逗留，亦不准沿途截留。万勿延误，切切。

**十一月初四日(12 月 19 日)**　致电长沙岑抚台(春蓂)。略谓：

浏阳永和市匪窜祖师岩,可达平江东南乡。已电饬白标统寿铭率全标步队三营、炮队一队,已到湘阴者速赴平江,未到者即由岳州径赴平江、浏阳交界,相机迎剿。前派驻岳州之戴寿山步队一营,亦已电饬即日星夜开赴平江防剿。

**十一月初五日(12 月 20 日)**　致电长沙岑抚台(春蓂)商收回亨达利厂地。略谓:

武昌下新河,亨达利修岸建厂,在奏明商场之上,于地方治理之权极有妨碍,关系甚大。频年屡议收回,皆无成说。推原其故,实由亨达利前在湘矿局订购锑砂,获利甚巨。嗣又改订黑铅,亦获重利。其合同满后,因开煤矿折本,遂将该厂顶与礼和。闻礼和于本年三月在湘矿局订购白铅三万吨,已交一万余吨,不知确数,请饬湘矿局查明亨达利或礼和所订矿砂是否仅有此数。如只剩白铅二万吨内外,则请饬局迅速交清,以后无论何项矿砂,不再卖与洋商,凡系毛砂之未炼者不得出口。如湘省不能全炼其未炼之矿,鄂省现有肇兴公司商人愿意承办所有锑砂、黑白铅,均照官收市价加一成订购,仍照章完税。似此办法,方可杜亨达利厂之利源。如该厂无利,再议收回,或可望成。此事于两省均有裨益,执事旧治关怀,必愿此事办成。

**十一月初八日(12 月 23 日)**　致电长沙岑抚台(春蓂)饬鄂军迅速迎剿。略谓:

谕旨严饬各军合力防剿荡平。查匪众全在浏阳北乡,请飞饬白标统寿铭、李标统襄邻西军均径赴浏阳,探明大股所在,迅速迎剿,炮队相地势酌带。白标统不必赴平江,转致居于无匪之地。若三日内该两军无接仗禀报,定干严谴。浏匪灭,平江自无事。

**同日**　致电长沙岑抚台(春蓂)请飞饬鄂军诸将。略谓:

七日内迭奉电旨,严饬各军扼剿。本日电旨,因平江王胜各节,圣意尤为焦急。兹遵旨分饬鄂军王得胜、李襄邻、白寿铭、炮队卓占标、步队戴寿山,迅速探明贼匪大股所在,无论或浏或平,并不限定何县,总须迎头奋勇攻剿,不准迁延推诿,避居于无匪之地。至由岳州至平江,闻道路平坦,可令白统所带之炮队由此路进。此外,或由省城,或由湘阴,或由醴陵,直趋浏阳。其中以何路较平,能用炮队,请馥帅查明后,饬卓占标即带所部炮队由能行之路前进。各军如三日内无接仗电报,定干严谴。各军皆可每十里设一步拨递要电、要禀。王协统得胜除留一步营保护萍矿外,该协统应督李、卓各营赴浏会剿。岳州已另派营填防。王、李、白、卓、戴五将均各自禀复。如有情形变幻之处,并请馥

帅相机筹度,指示机宜,各该员务须遵行。

**十一月初十日(12月25日)** 致电萍乡安源鄂军王协统得胜等。略谓:

各营兵数甚多,数日内仓促难于全行。该统带、该管带等速即公同商酌,挑选精锐一队,改变轻装,带足子弹,探明由萍赴浏阳捷径,即日起程,星驰赴浏境东北乡,探明匪踪所在,相机截剿,勿稍迟误干咎。此两队行后,余营可从容开拔矣。湘军在浏阳、在平江屡报胜仗,江西亦屡奏剿匪有功,该军若始终安坐,不见一匪,岂不愧见湘军、赣军耶。

**十一月十二日(12月27日)** 就贱售铜元事电复上海吕大臣(海寰)、盛大臣(宣怀)。略谓:

江南北灾情甚为系念。义绅来汉购铜元,自应竭力应付。惟鄂省铜元皆交商号行销,俱照市价,官不能抑勒。尊意拟每银一两易铜元一百七十枚,与武汉市价悬殊太多,官局、商号皆不肯认此巨亏,似仍以照市价兑换为妥。本年荆州江陵、监利、潜江等处水灾甚重,灾民数十万,无居无食。现正一面放赈,一面赶修堤垸,以工代赈,需银数十万,需铜元亦甚急,束手无策,焦急欲死。强健壮夫方能从井救人,若自己系饿莩尪怯之人,入井未半而已毙矣,安能救人哉。赔价售铜元一节,势难遵办,尚祈鉴谅。然让已买贱价之铜六千担与江南端午帅,鄂已坐亏六七万金。此即因尊处两电赈款铜元起见,故勉强曲从,似亦与贱售铜元无异也,想蒙明察。湖北修堤工赈之款数十万皆系用七厘息借来者也,不知肯信否。

**盛大臣、吕大臣来电(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初八日到)**:顷接端午帅麻电,因江南北赈款需用铜元过巨,现铸不敷,已请度支部暂宽铸数,并派司员来宁监铸,部电已有允意。惟照准尚未奉文,添铸尤需时日。现值官、义合办,灾重款巨,铜元缺乏,员生恃此散放,饥民恃此救命,非就近乞援鄂、浙协助。存亡呼吸,所关不细。查此次赈款兑换铜元,经午帅特别允许,每湘平银一两易铜元一百七十枚。可否仰求垂悯灾巨款绌情形,准照宁局定价办理。当嘱义绅持银亲赴贵省分批兑换,径解灾区,以明并非他用。

**同日** 致电萍乡林道台志熙告鄂军王部仍留萍;另饬精锐一队驰湘捕余匪。谓:

前因赣抚电坚云无匪,秦枭电亦坚云无匪可剿。既云无匪,则鄂军驻防萍境为多事,自不必以有用之兵居无事之地,故速调王协统回湘。兹据电称各节,情词迫切,与赣抚、秦枭来电迥乎不同。既云匪党众多,矿厂危急,大局所关,岂有不允。鄙人性情,向来专做独任其难之事,尤专做费力不讨好之事。已电饬王协统暂留萍地,另饬选精锐一队驰往湘境,搜捕余匪。

**盛大臣来电(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十九日到)**:此次名为上栗市起事,实则匪之眼力全注重

安源一区。观其所供,在安源勾结六千余人,不仅矿外有匪,即窿内亦有匪。设非鄂军剿办神速,势必轰炸机矿,使数百万商本尽付灰烬。公神威毅力,独为其难,萍矿垂绝,公实生之。除饬林道乘鄂军镇慑赶搜匪踪外,谨专电陈谢。

**十一月十三日(12 月 30 日)** 致电军机处转奏朝廷,陈明安源总头目萧克昌已拿获正法,湘匪已无大股。略谓:

据萍矿道员林志熙及鄂军协统王得胜电,迭接湘抚阳、庚两电,匪目曾广锃供,安源总头目系萧克昌,匪众约六千,均与会内通气,约定会合接应。浏阳往江西一带,长驱直入,密请防拿。查萧克昌系北洋大臣来函所指之内部头目等语。旋经该协统王得胜、标统李襄邻督军,会同赣省防营胡应龙,于初十日拿获正法。该匪党蠢然欲动,坚留鄂军仍驻防安源保厂等语。顷奉十二日电旨,饬拿萧克昌,谨以奉闻。再,前数日湘抚电,匪势注重长沙。又岳州镇、府、县电禀,平江之匪将趋岳州,出长江,请兵甚急。因又赶派标统吴元泽率杨缵绪一营星夜赴岳,填扎防剿,早已到防。此时湘匪已无大股,惟有合力搜剿,以防复炽。

**十一月十四日(12 月 31 日)** 致电萍乡王协统得胜、长沙岑抚台(春蓂)饬王速派精锐两队赴湘潭弹压。略谓:

岑帅元电悉。湘潭为湘省精华,若有扰动,前功尽弃,断断不可轻视。饬王协统速再拨精锐两队,乘火车由株州赴湘潭弹压,万紧勿延。如安源情形不便多拨,即连前日饬拨赴浏之一队,共成两队,并赴湘潭亦可,由该协统酌办。

**十一月十八日(1 月 2 日)** 就官制改革事电复军机处、厘定官制大臣。略谓:

恭绎谕旨,以定官制为立宪预备,则此次官制之应如何改定,自以有关于立宪之利害为主。其无关宪法者,似可不必多所更张,转致财力竭蹶,政事丛脞,人心惶扰。考各国立宪本指,不外乎达民情、采公论两义。此二事乃中国圣贤经传立政之本,原唐虞三代神圣帝主驭世之正轨。心同理同,中外岂有殊异。圣谕剀切深厚,自应切实筹议推行。谨分条奉复如左:

一、设四乡谳局、议事员、董事员。详读尊电各条,惟设乡官,设议事会、董事会两法,有关立宪本意。窃惟中国风尚,乡绅自爱者以不管公事为有品。或遇有关利害安危大端,偶一任之。或必须地方官敦请,始来与议。其平日自愿管地方事者,及好管地方琐细事者,多非端廉之士。若概名为官,必不免徇私作威、包揽利权、吓诈乡愚、抗挠政令诸弊。故四乡分理细故词讼之乡绅,不宜名之为官,只可名为乡长,若当日团长、团总之例。亦不宜袭日本分区之制,名为区官。查咸丰、同治年间,发、捻为乱,皖、豫、山东及直隶南数府,处处办

团，流弊滋多。除黑团通贼谋逆如苗沛霖之类不计外，即不为匪之团，亦多有抗粮、抗案、擅杀、寻仇诸弊。幸官军剿平发、捻，诸团或惩或散，始渐敉平，今岂可导之使乱。至议事、董事两会，未尝不可设立。但一须正其名义，二须定其权限。名义者，只可名局，不可名会。查各省府县多有绅局，或主捕盗清匪如广东之安良局、沙田局之类，或主筹费济公如四川之三费局、夫马局，陕西、河南之车马局之类。此外，堤工善举，各局所在多有。名沿其旧，则不僭不骄。屏去会名，则不致为江湖会、联庄会、三合会、哥老会各种作乱之会匪所影射，此名义也。权限者，议事之员，但许有议事之职，不予以决断之权。其议决之可否，悉由官定，以审度其可行与否。至董事之员，只可供地方官之委任调度，不宜直加以辅助地方官办事之名。若权限逾分，必致官为董制，事事掣肘，虽有地方官监督之说，徒成虚文而已，其为害殆不可思议。故议事之员能议而不能决，董事之员宜听官令而不宜听绅令，此权限也。尊电因拟裁知府，故未言及府城之议事、董事各员。兹鄙意拟请仍留知府，则府城亦应照州、县办法，层递设立议事局、董事员。其权限亦与州、县之绅董同，以总达各县之民情，供知府之委任。惟分理各乡谳局之乡长及议事、董事之员，须由本县人公同推举。其推举此各项绅董者，必须家有中人产业而又素行端谨者，方许列名为推举人，由官选定派充禀报。如官派不公，准其赴省控告。民举不公，准本县官停议另举。如此，则民情可上达，公论可上闻，而纲纪等级尚未废弃破除。绅谋官断，互相补救，似与朝廷勤求民瘼之意相合。俟行之十年以后，学校日增，士民智识日开，道德日进。设有嚣张恶习、狂悖言行，随时训导儆戒。俾其道德之效，不致为犯上作乱之行。其智识之效，能谙习一乡之情形，明晓全国之大势，并能通知中外交涉之大端，国家政事、兵食之梗概。总之，必其智识不离于道德，尚武不越乎法律范围，方为合格。届时体察果能臻如此之程度，再议立宪之大举，自然有利无弊。若十年以后，人民道德未能尽纯，智识来能尽充，则尚须从缓。仅照以上所言，各府县分设乡长，分设议事、董事各员，官绅互相维持策勉，亦足以破壅蔽、杜偏徇，察穷檐之疾苦，采岩穴之良谋，尚不至大有流弊也。

一、议改州、县之制。考本朝沿明制，州、县分三等，曰繁，曰中，曰简，本有等差，与汉、唐县官之制大同小异。今欲重其品秩而又分为三等，则大县称州，中县称厅，小县称县，可也。盖外间同知称厅，理民通判、理苗分防州同、州判，民间亦称厅，似体制较州为稍逊。至废去知府而令大县称府，则似有未妥。各省幅员辽阔，轮、电罕通。每一府所辖，少则四五县，多者至十县，各县距省

遥远，极远者至二三千里。赖有知府，犹可分寄耳目，民冤可申理，灾荒可复勘，盗匪可觉察饬缉。若尽归省城考察，岂能遍及。待该县禀报至省，祸乱已及。控告到院、司，民命已毙矣。故裁去知府一说，万分窒碍，势有难行。称府而无属县，名义亦难解。似不必蹈袭日本之故套，以东京、西京、大阪三处专名府也。既有属县，则事繁体尊，附郭之首县不宜裁矣。致每州、县各设佐治官，分掌财赋、巡警、教育、监狱、农、工、商及庶务，甚为有益。惟员少不足济用，禄少不足养廉。员多俸厚，经费太巨。今日州县之俸，大率因处分被罚，其养廉亦多被司库因公款扣抵，不能全领，安有余力巨款为新设之州、县佐治官筹俸廉哉。似宜听州、县量力延访委用，较为可行。

一、议改省城院、司各官之制。第一层办法，院、司合为一署，同画一稿，定时入署一节。晷刻有限，必致草率敷衍，一也。京城每一部皆一类之事，然且每司各自有印，各自有稿。若一省督抚及各司道，则兼有各部之事。若并为一署，无此广大廨舍能容许多官吏，能存许多案牍，二也。近因患责任不专，故督、抚只留其一。今设两丞，岂不又添两巡抚乎。徒多牵掣推诿，三也。院、司、局各有等级，各有责成，各有印信，能自行文牍。其间准驳异同，亦可收匡助之益。即有谬误，责有攸归。若并为一稿，必仍是一人作主。若督抚骄矜，则两司徒画黑稿。若两司跋扈，则督抚祇如赘瘤。六部堂官虽多，仍是一人主稿先行。东三省事务较简，岂能以例内地。外省衙参之期，司道公见，不过略谈大旨，并不能立时筹定办法。大率有重要事，必须与司局著重之一二员或二三员，便坐燕见，或至日晡，或至夜分，纵谈深虑，反复筹思，乃能筹定一议。即京部堂司商榷要政，亦多是司官赴宅内详陈密谈。乾隆以前名臣，皆是如此。若到署片刻，不查案，不思索，恐未能遽筹得至当不易之办法。四也。至于府县文牍直达于省，由省径行州县一节，查照例公牍，无论上行、下行，乃是层层递转。若紧要事体，州、县一面径禀督抚，一面分禀司道局府，谓之通禀、通详。督抚亦径批札州、县，军兴以来，此类甚多，至今犹然，不患不能直达也。至每省设高等审判厅，行政、司法各有专职一节，尤所未喻。一省之中，臬司即是高等审判厅矣，另设一厅何为。若谓臬司系行政之员，须另有司法之官，则臬司问案拟罪，仍须督抚核批，达部者须督抚核转，总须俟部复乃定。然则臬司及督抚即是司法之行政，刑部即是司法矣，何必抄袭东语，多此纷歧哉。传闻献议者并有拟由高等审判厅以直达法部，督抚但司检察，不司裁判之说，不胜骇异，想贵大臣未必允行。假使万一采用其言，则以后州、县不亲狱讼，疆臣不问刑名。昔孔圣知本，专论听讼。鲁庄胜齐，惟恃断狱。若州、县不审判，则爱

民、治民之实政皆无所施。以此求治，未见其可。且外州、县距省或数百里，以至二三千里。若裁去知府，则冤狱偏断何处申理。小民寻常讼案，亦必将卖产为资，赴省上控。即使省控，而督抚、臬司亦不能审判，仍须取决于法部、理院。夫老、弱、穷、蒌安能奔驰数千里而京控乎，京师部院能日讯全国数千万起之讼案乎。假如文武官吏有犯，而督抚不能审判，何以号令属官乎。第二层办法，似尤多窒碍之处。民政以警察为大端，乃臬司分内事，今乃不属臬司而属藩司。理财乃藩司分内事，今乃不属藩司而又别立财政司。且通省财政，关系极重，运司转较学、臬为小。即如现在藩、学、臬、运、粮、盐、关、河，权限本自分明，不相淆混，乃亦议改变，则尤可不必矣。若知府一官，鄙见必须留之，不宜裁撤。因其去民较近，辖属较少，可为院司分任考察。既留知府，则巡道似可裁撤。惟各省设巡道之本意，大率以兵备为主。前三十年军务、近二十年教案等事，则道员之责较重，取其官阶较崇，调遣武营较易。故地理学家之要诀，须先将一省各道之疆域分清，则一省之形势脉络了然于胸，此可知前人建设巡道之有深意、有关系矣。至知府职司，如所属州县钱粮奏销、灾荒蠲缓、秋谳审转、州县仓库交代盘查、出结代赔之类，皆知府考成，州、县出缺由知府委员代理，均不由巡道转详。议者或虑司之下、府之上添一道员，徒多层折重复，此未知外官例章、职守，道府各有取义也。至如湖北之襄阳道，则有关三省边防教案。湖北新设之施鹤道，亦专为教案边防，均甚有关系，似不应在裁撤之列。此外，即如湖南镇竿、江南徐州、河南南汝光、四川建昌、安徽庐凤颍，此数处皆非粮、盐、关、河，然岂可无道员镇守。然则各省道员似以不裁为尤妥。在省之官，除藩、学、臬三司仍旧不改，三司之外，尊电拟留粮、盐、关、河四项道员。惟既不分巡，则道字之名义不协。此四项拟改名为参政，秩从三品。此外紧要各局，所视该省必需者留之，不必各省一律，该局总办拟名为参议，秩正四品，以裁缺道员及候补道充之。盖前明官制，外省本有参政、参议、副使、佥事之属，正是两司副贰。今设此以为知府升转三司之阶，庶免过于躐等。若不裁巡道，则一切名目可仍其旧矣。抑更有进者，既设议事、董事之绅，又增佐治之官，则州、县应议应办之事日多，各种治理皆赖财用，学校、警察，农、商、工业，河堤、水利，凡一切厚民生、捍民患之事，非财不济。各国制度皆分国家税、地方税两端，断宜划分酌留，不致竭泽而渔，庶教养诸政可以实行。此方是立宪要义，爱民真际，应请贵大臣于此项一并议及，是所感幸。

总之，今日预备立宪，只须合立宪之用意，不必求合于海外立宪国之官制。大抵中国疆域广大，数倍于东西各国，而轮船、火车、电线通者什一，不通者什

九。且立国之本源,历代政体相沿之成局,国民性情之利病,目前国家之实力,中外各自不同,岂能事事强合。况君主立宪之国,惟日本与德为然,故论者谓中国立宪宜仿此两国。然德与日之官制曷尝相同哉,请检考之可悉也。窃惟今日国事多艰,宵旰焦劳,贵大臣公忠体国,故求治之心不自觉其过急。特是度德量力,善俗以渐。经典明训,用法宜得法外意,史册良规。方今天灾迭乘,民穷财匮,乱匪四起,士气浮嚣。省外之学堂无不思干预公事,攘取利权。海外之学生尤为狂妄,动辄上书政府,干预朝政,凌辱监督,横索钱财,电致本省督抚,诋斥地方官。及加查核,十无一真。其悖谬情形,罄牍难书。而待举之新政甚多。州县外受督责,内忧赔累,疲于奔命,无米为炊。督抚支左绌右,救过不遑,但能抚绥镇遏,平静无事,已自不易。若改变太骤,全翻成局,需费太多,课虚责有,不惟官吏耳目眩惑,无从措手,权力改变,呼应不灵。窃恐民心惶惑,以为今日即是官民平权,刁民、地棍借端鼓众,抗粮不完,厘税不纳,缉盗匪则抗匿不服,筹赔款则抗欠不交,传讯不到,断案不遵,一切纪纲法度立致散乱逾越。国纪一失而难收,民气一纵而难靖,恐眉睫之祸将有不忍言者矣。昔唐贤有云:"天下本无事,乃庸人自扰之耳"。洞窃以为不然。无事自扰,尚无大害。若方今四海有事之日,再加之以扰,则不可支矣。且庸人安能扰天下。惟才敏气盛、急于立功立名之人,察理不真,审势不明,贸然大举,乃能扰天下耳。宋王安石岂庸人哉。洞近年以来于各种新学、新政,提倡甚力,创办颇多,岂不愿中华政治焕然一新,立刻转弱为强,慑服万国。第揆之民情,衡之物力,实不宜多有纷更。官制各条,以洞愚见论之,似不尽与立宪关涉。窃谓宜就现有各衙门认真考核,从容整理,旧制暂勿多改。目前先从设四乡谳局、选议绅董事入手,以为将来立宪之始基。如能实力奉行,此尚是达民情、采公论之实际,亦可稍慰寰海望治之心。至目前民生困穷,动辄思乱,欲求养民生、感民心之术,则以少取于民为先,多兴实业次之。练兵虽要,尚不如安民得民之尤急。宪法精义,总不外好恶同民耳。总之,立宪本意在于补救专制之偏。日本立宪之要语曰:"万事决于公论"。果能事事虚衷咨访,好恶同民,虽官制仍旧,无害其为立宪政体。如不能集思广听,事事皆为国民公益计,则虽尽改照日、德官制名目,仍无解于上下之暌隔、民情之困苦怨訾也。贵大臣所议,似宜慎重图维,博采周谘,然后奏请施行,方与立宪体裁有合。洞衰病迂庸,愧无奇谋速化耸动四方之策。承问奉复,曷胜惶悚,幸惟裁察。如有管见,容当续陈。

**厘定官制大臣来电(光绪三十二年九月二十一日到)**:现遵谕旨,厘定官制,为立宪预备。各省官制自应参仿京部官制,妥为厘定。亲民之职,古今中外皆所最重。我朝承明制,管官官多,

管民官少。州、县以上，府道司院层层钤制，而以州、县一人萃地方百务于其身，又无分曹为佐，遂致假手幕宾，寄权书役，坏吏治，酿祸乱，皆由于此。今拟仿汉、唐县分数级之制，分地方为三等，甲等曰府，乙等曰州，丙等曰县。令现设知府解所属州、县，专治附郭县事，仍称知府，从四品，其原设首县即行裁撤。直隶州知州、直隶厅抚民同知均不管属县，与散州知州统称知州，正五品。直隶厅抚民通判及州县统称知县，从五品。每府、州、县各设六品至九品官，分掌财赋、巡警、教育、监狱、农、工、商及庶务，同集一署办公。别设地方审判厅，置审判官，受理诉讼。并划府、州、县各分数区，每区设谳局一所，置审判官受理细故诉讼，不服者方准上控于地方审判厅。每府、州、县各设议事会，由人民选举议员，公议本府、州、县应办之事。并设董事会，由人民选举会员，辅助地方官办理议事会所议决之事。俟府、州、县议事会及董事会成立后，再推广设城、镇、乡各议事会、各董事会及城、镇、乡长等自治机关。以上均受地方官监督，仍留各巡道监督。各府、州、县宜体察情形，并按地方广狭、属县多寡，酌量增减，并分置曹佐。以上办法，由各省督抚酌量推行。至各省城院、司各官，现拟有两层办法。欧洲各国本土鲜如中国之广，英之属地如加拿大、澳洲及美国各省，均设总督，略如中国行省。其民政、财政等官，皆为总督附属，与唐初益州、襄州诸道、尚书行台分设子部，元行省设平章、丞参，明布政司设左右布政、参政、参议者相同。大要汇公牍于一署，则少承转之繁多，省批详之重叠。公牍会商即决，最有益于治理。拟仿我朝各边省将军衙署，分设户、礼、兵、刑、工各司，粮、饷各处办法，合院司所掌于一署，名之曰行省衙门。督抚总理本衙门政务，略如各部尚书，藩、臬两司略如部丞，其下参酌京部官制，合并藩、臬以外司道局所分设各司，酌设官略如参议者领之。以下分设各曹，置五品至九品官分掌之。每日督抚率同属官定时入署，事关急速者即可决议施行，疑难者亦可悉心商榷。一稿同画，不必彼此移送申详。各府、州、县公牍，直达于省，由省径行府、州、县。每省各设高等审判厅，置审判官，受理上控案件，行政、司法各有专职。文牍简一，机关灵通，与立宪国官制最为相近。此为第一层办法。其次，则以督抚径管外务、军政，兼监督一切行政、司法。以布政司专管民政，兼管农、工、商。以按察司专管司法上之行政，监督高等审判厅。另设财政司专管财政，兼管交通事务，秩视运使。均酌设属官，佐理一切。此外，学、盐、关、河各司道，仍旧制。以上司道，均按主管事务禀承督抚办理，并监督各该局所率，系按照现行官制量为变通，以专责成而清权限。此为第二层办法。执事久莅封疆外台，利病皆所稔悉。此次厘定官制，关系颇重，究竟此时程度以何者为宜，务请迅赐电复，无任企祷。

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卷九页二〇〇：

厘定官制大臣载泽等陆续起草，送军机大臣核定。九月，奉旨改巡警部为民政部、户部为度支部、兵部为陆军部、刑部为法部、商部为农工商部、理藩院为理藩部。以财政处、税务处并入度支部，太常、光禄、鸿禄三寺并入礼部，练兵处、太仆寺并入兵部，工部并入农工商部。设邮传部、大理院，大理院以大理寺改。以次设立资政院、审记院。同时草定各省官制，以大纲询各省督抚。公电复数千言，极论其更张太多，有害无益。谓立宪本意在救专制之偏，果能好恶同民，虽仍旧无害，否则仍无解于上下之睽隔，似宜慎重。又言司法独立不

合中国国情,必致纵匪不办,州县法令不行,无从措手。皇太后闻之,谓枢臣曰,张之洞老成之见,何以其电未进呈。王大臣唯唯。明年正月,王大臣奏改各省按察使为提法使,增设巡警劝业道缺,裁分守分巡各道,酌留兵备道,分设审判厅,增易佐治员,次第施行。从东三省入手,其余各省如实有情形不同者,准该督抚酌量变通,奏明请旨。限十五年一律通行。

**十一月十九日(1907年1月3日)** 就矿务章程事函复农工商部。略谓:

顷承电索敝处所译各国矿章稿本,查各国矿章,前经委派洋员购取洋文,分派译员摘译,计译成英国煤矿定律一册,英国矿务册记一册,英属圭备格矿务章程一册,法国矿务章程一册,美国矿务章程一册,德国矿务章程译略一册,奥国矿务章程详略一册,比国矿务章程译略一册,日斯巴尼亚矿务章程译略一册。又英使马凯交来中国矿务章程革议一册,又印度矿例一册。共十二册,汇装一函,兹特固封交邮局寄呈台览。其中所粘各签,乃初次发交委员阅勘所粘者,颇为简略。嗣经删改,抄写成册,复另派委员细勘一次,又经洞亲自复勘,将总纲大例及字句文义细加推求,另行编订缮清。复屡加斟酌修改,共已四易其稿,始敢作为定本。此册内各签已是荃蹄,无关要指,不过姑存卷内,以存最初之面目耳。查矿务为今日理财要政,近来中外商人亟盼中国矿务新章及早颁行,俾可遵章禀办。务望贵部从速参考核定,早日奏复,请旨施行。

**十一月二十二日(1月6日)** **奉上谕**:湖北按察使梁鼎芬奏请建曲阜学堂各折片,着张之洞督同湖北提学使黄绍箕悉心筹画办理。所需经费,即着该督筹办,并颁发帑银十万两,由山东藩司发给。

**十一月二十六日(1月10日)** 就鄂岳路走向电复羊楼峒勘路委员张丞价藩、孙令家钧,蒲圻县程令。略谓:

鄂岳铁路自以经由羊楼峒为宜。虽云迂干就支,实则路、商两宜,应即照准,改由中七里穿过羊楼峒以转达羊楼司。该县、委等即告知日本技师,并晓谕该处商民知之。

**同日** 札南学司整顿学务。略谓:

近年以来,湖南士风日变,往往鼓其血气之勇,不顾义理之安,甚至轻视礼教,荡佚范围。查从前湖南承办学务处之员遇事并不禀报本部堂衙门,以致无凭整顿。兹既钦奉谕旨,本部堂岂敢区分领域,坐视士风日敝,礼法沦夷,以致养成祸乱。仰该司即便钦遵,将湖南学务利弊择要探源,认真整顿。仍随时详禀本部堂衙门,以凭会商南巡部院钦遵谕旨,切实整顿。

**十一月二十七日(1月11日)** 遵旨奏陈湘路商办窒碍难行,应定为官督商

办。略谓：

查湖南商会协理陈文玮等前经来鄂呈递公禀，与在商部所具之呈大略相同。所请将湘路归商筹办，并公举总理等语，情理殊多不合。自前年臣得倡议收回粤汉铁路，即经电商湖南抚臣，选择湘省绅士多人，公同筹议，并与粤绅商订条款，奏明举办。嗣于本年五月十九日，又经臣博采众议，由电奏派总理三人在案，何待该商会之复举。且一省重要公事，岂有创议诸大绅经督抚、司道会商一二十次，同心协力，挽回大局，竟由一二后进，自无资本之职绅率臆妄谈，任意去取之理。且其自定职权等差，自处极尊，而将奏派之绅列为三四等以下，尤属骇人听闻。又查湘省情形，专门富商大贾向来不多。凡筹款公事，大率系地方官邀集正绅公同筹议，由大吏核定举办。其诸绅中资本充裕者自当不乏其人，然皆即统于绅之内。两年以来，久已定议由绅招股集股，设立公司。是目前所急，但以招徕实在资本股分为主，谓之绅办也可，谓之商办也亦可，并非必由商会出名，乃谓之商办也。察核商等招股章程，于赎路还款全未筹及。且权利全须归商，而所招之股，反欲官为筹款保息。东西各国，未闻有此章程。取巧太甚，强横太甚，断断无此情理。凡外洋创办公司，须能认全股三分之一，方称为发起人。该商等所称认股二百万元，究竟该发起人备认若干，并未切实声叙，断无但出名具一禀，拟一章程，即可自称为发起人之理。究竟陈文玮等所办商业资本若何，实在已招之股共有若干，现存何处，自须一一确查，方能酌核。当经札委湖北试用道黄祖徽、籍隶湘省之湖北试用道李祥霖，会同前往，将以上各节分别确查，详细筹商。兹据该委员等禀称，查湖南商会协董陈文玮，系长沙人，指分湖北试用知府，前曾开设颐庆和钱店及绸缎庄，均已歇业。现时仅有同人豫煤务有限公司，系招集股本凑合而成，资本不甚雄厚。商会坐办周声洋系善化人，戊子优贡，知县，己丑举人，家产亦属中资。光绪三十一年，陈文玮、周声洋会同职员郑先靖创立商会，注册之商牌已有二千余家。遇有钱财细故，商会出为调停息事，商业尚均称便。至于铁路认股二百万元，系由该商会开议以不筹赎路款，及由官筹保息款，歆动众人，故一时鼓舞，颇有承认。检查商会底簿，签名认股者约有二百余万元，其实缴者不过十分之一二。陈文玮、周声洋各认股二万五千元，每人已缴五千元。现查已缴各股，截至九月底止，官钱局存股款洋三十三万一千三百六十九元，商会交存股钱一万五千五百九十一两七钱二分，又义丰祥、裕源长钱号，吉顺祥盐号分存股款洋十万零九千一百十元。且闻缴股时，曾问及是否袁树勋主持，是仅凭陈文玮等之声名尚未必有此。喻以该商会所招之股必须隶入公司，众情方能相

信缴款，亦免该商空谈无实，贻笑桑梓。该商会亦颇领悟。该委员等复与湘绅晤商，备述臣意，谓商会所集之股应令其附入公司，亦作为筹款，招股之绅不能自树一帜。闻湘绅与商会详议，均以此说为然。现拟化除意见，和衷商办，归入奏设公司等语。

**同日**　又奏请将商办铁路定章三十年后由官收买一半。略谓：

外国铁路有官办者，有商办者。凡商办者，至二十五年或三十年后，官即备价收回。盖计路商所得之利已数倍于本银，故国家买而有之。中国铁路正在踊跃兴办之时，则此例似宜早定，悬为明文，免致将来流弊已形，难于挽救。我朝乐利群生，与外洋之计及锱铢者迥然不同。似宜于限制之中，仍兼寓爱养之意。各省铁路如系商办者，预为明定章程，俟开车三十年后，即由官备价收买，归之国家，但只收一半，其一半商股仍存其中不动。从此再历数十年，断不再行收买。是永远股本官、商各半，利息亦官、商各半。其商民得回之价，即可就其干路之旁添修枝路。仰请敕下邮传部详筹妥议，著为定章，实于路政财政大有裨益。

**十二月初一日(1月14日)**　**奉上谕**：御史赵炳麟奏请定教育宗旨一折，学术人心，关系至大，迭经降旨宣示学堂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培养通才，重在德育，并以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诸端，定其趋向。兹据该御史奏称，曲阜学堂开办伊始，请以明人伦、重躬行为要义等语。曲阜学堂应如何慎选师儒，注重行谊，着学部会同张之洞悉心妥议，详订规则，奏明办理。

**十二月初六日(1月19日)**　致电天津袁宫保(世凯)询刘家运其人。略谓：

前准大函并抄折，内开革命党名目，湖北全省会首为刘家运。昨据拿获匪党朱子龙等供称，武昌运动革命机关仅有刘贞一即刘敬庵，并无刘家运其人。当将刘贞一拿获，得有悖逆佐证极多。迭讯仅据供认名贞一，号敬庵，在武昌省高家巷圣公会充当教习，曾经办日知会，聚众演说多次，夏间并有法国人到会演说等情，似与来函有法人分头来武昌运动之说相符。惟该匪坚不承认为刘家运。查洋员报告姓名，当系拼音译出。请将原报尊处洋文抄寄，或请转询原报洋员所报自何得来，所称湖北全省总会首刘家运与敝处现拿之刘贞一即刘敬庵是否一人。[按：上月二十四日，湖北破获欲响应萍浏醴之役的日知会一案，逮捕刘静庵、殷子衡、朱子龙、胡瑛、季雨霖、李亚东、梁钟汉、吴贡三、张难先等九人。]

**十二月初九日(1月22日)**　致电长沙岑抚台(春蓂)请切讯黄楚甲。略谓：

据冯丞启钧禀称，据赴湘缉捕委员典史蒋芑元等电禀，在湘潭拿获永兴县出洋学生黄楚甲一名，搜获绫旗一枝，上书"总督湖广汉军兼理粮饷"字样，姓已啮损，名志广。另一起获彭得胜一名，均已解湘潭县等情。又据湘潭县任令支电称，黄楚甲供系永兴附生，本年三月赴东，十月回湘，冬月初会晤岳麓高等

学堂监督曾熙，曾约伊明年充南路师范务长，二十八由衡阳起程，初四抵湘潭，忽被拿案。所收令旗，伊并无此物，系被人所诬，放入伊箱内等语。查革命党内文人、学生甚多，是否狡避，殊难遽信。虽据供称监督曾熙与之熟识，然与其进不与其退，恐黄楚甲即有为匪秘谋，亦未必遍告知交，且令旗岂能一味推赖，何以将姓字啮损。仍应切实研讯，以免枉纵。

**十二月十一日(1月24日)**　致电长沙岑抚台(春蓂)。略谓：

湘境匪乱已平，地方渐安，岁事将阑。江南军现已撤回，鄂军似无须留驻许多。鄙意除仍留步队一营、炮队两队驻安源外，并令即于此步队一营中每日派一队往来株州、醴陵、萍乡一带游巡，以资镇慑。留管带戴寿山一营分驻岳州、平江，各驻步队两队足矣，余均调回。因陆军部有派员检查各省军队之言，是第八镇之营队不能不先期筹备也。

**十二月十六日(1月29日)**　奏请机器制麻仍恳暂免税厘，以畅土货而保利权。略谓：

湖北创设机器制麻局，制造已有成效，并经臣援案奏请暂免税厘。嗣经税务处会同户部议奏，仍照向章机器制造各货办法，完纳出口正税一道，奉旨依议。湖北创办麻局，经臣规画多年。该局精加研究，不惜资本，至今始能与洋制麻货相等。然洋货系已成之局，销路广而工本轻。该局系初创之举，销路微而成本重。两相比较，势难与敌。抵制之法，惟有进口麻货照常征税，以减来源。出口麻货暂予免税，以轻成本。否则，土货无利可获，一经折本，后继为难，将永用外国麻货，而中国各省贫困农民自然之大利永远闭塞，是则可为深惜者也。臣愚以为，今日自强要政，区区税项为末，民生实业为先。合无仰恳天恩俯念湖北制麻局所出麻货系为抵制洋货，广兴农工商实业而设，创办维艰，根基未固，敕下农工商部、税务处、度支部会同详加核议，准予仍照前请，暂免税厘，以畅土货而保利权。

**十二月二十二日(2月4日)**　致电京法部张华甫、张厚璋，谓“顷交百川通电汇六太太年节费用百金，又正、二两月月费二百金，又八侄年节费三十金，又正、二两月月费一百金，共四百金”。

又电京鹿默生，谓“顷交百川通电汇吾甥年费百金”。

又电京景月汀将军，谓“顷交百川通电汇师母太夫人年敬百金”。

又电京刘博泉侍郎，告“已电汇年敬百金”。

又电京钦天监张铭绅、张铭组、张铭绶，谓“顷交百川通电汇昆仲三位年费各五十金，共一百五十金”。

又电京贵州会馆唐坚、唐瑞铜及候选魏正澍，谓“顷交百川通电汇贤竹林年费各五十金”。

**十二月二十三日(2月5日)**　致电湖北勘路委员邓守鹤鸣等，准勘路委员及技师人等自除夕前一日起一律停勘，休息五日。

又电勘路委员张丞价藩等，谓：

现委覃令兆鹍、冯令台异等偕同技师林强一郎测勘沙宜路线，所有武岳技手吉宏则道、汉沙技手佐佐木谦吉，助手水元清，均改派随同林技师前往测勘，并于武岳调工生七名，汉沙调工生三名，一并迅速饬令回省聚齐，接洽一切，会同前往。

**十二月二十四日(2月6日)**　就司法独立之议致电军机处、厘定官制大臣及天津袁宫保(世凯)。略谓：

闻官制局现议设高等审判、地方审判两项人员，系司法独立，一切案件直接法部、大理院，不由臬司、督抚核转，凡行政官均不受理诉讼等语，不胜骇异。此乃出自东洋学生二三人偏见，袭取日本成式，不问中国情形，故坚持司法独立之议。果如此说，大局危矣。贵大臣亦知司法独立之害乎。盖外国立宪之制，其最要一语，曰“三权鼎立”。三权者，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也。立法之权在议院，司法之权在司法省及裁判官，行政之权在内外文武各官。故裁判官所断之案，内外大臣不能参议，朝廷不能驳改。习裁判者终身为此官，只有自行告退，朝廷不得而罢黜之。外国裁判官告退后，多改为律师，以其惯技在舞文卖法，上下其手，故获利最厚。上海诸律师可证也。大抵外国司法官所以必须独立者，专为力伸民权故也。外国前数十百年，暴君虐政，民不堪命，故国民公论特重司法之权，以求免残酷之祸。而外国人民智识多开，程度较胜，皆具有爱国之心，但争强于外国，不为害于本国。且适承虐政之后，故民权虽似乎偏重，而其实适得其中。然而外国贼君刺相之事，时有所闻。美国政体可谓和平，其总统仍不免被戕。何也，以外洋国事犯罕置重典，裁判官所定之罪无人驳改故也。中国民智未尽开通，爱国者固多，而持破坏主义、志在乱国者，亦复不少。方今革命党各处蠢动，沿江沿海伏莽繁多。凡内地获一乱党，必有海外学生联名干预，甚至外人出头保护。各省学生辱官逐师，兵民殴本管官，纷纷不绝，狂焰日张，礼法寝废。各处乱党甚多，必为之腾谤捏诬，多方开脱，颠倒黑白。假如裁判官果有独立之权，州县、臬司、督抚概不与闻，现议虽有“督抚监督”字样，然既不核转，止属空文。裁判各员中，难保无学术不纯、心思不端者。每遇拿获逆党，必将强引西律，曲贷故纵，一匪亦不能办。不过数年，乱党

布满天下，羽翼已成，大局倾危，无从补救，中国糜烂，利归渔人。是本意欲创立宪之善政，反以暗助革命之逆谋。不惟贵大臣必悔之，即创此议之各学生亦将悔之，恐海内外盼望立宪之数千万人，亦将悔之矣。即使无此巨患，然谓外省自疆臣以至牧令，尽是害民枉法之人，独此二项裁判官皆属明允笃诚之选，亦恐必无此理。徒致此辈舞文鬻狱，州县法令不行，即警察、学校、钱粮、缉捕、赔款诸事，亦无从措手而已。或谓司法独立即可收回治外法权，尤为事理所无。近阅直隶刊本试办审判章程，叛逆、人命等重案，仍照旧例，归臬司审理，虽未言州县，自是仍由州县审拟详办。绎其章程文义，当是无论民事、刑事，仍归督抚核转，似乎稍有限制。此时如必欲试行西法之裁判，万不得已，或者采取直隶章程，先行试办数年，并须增入"准府、州、县监督地方裁判，臬司统辖高等裁判"一条。俟十年以后，推行全国，果系有利无弊，再改为独立章程，较为妥善。如虑行政之官执法不公，府、县误断，例准上控，此后可加重其处分。臬司、督抚误驳，准其直揭部院，上达圣聪，似已可杜偏断之弊。如虑立宪之宗旨不能显露，则与其过重裁判之权力，莫如稍扩议院之规模。地方要政，准其入告。时政阙失，准其陈言。京外大臣有不职者，准其举发上闻。上下议院，互相补益。官吏绅民，互相匡救。盖议院虽重，仍是专属立法一门，不能兼揽司法之权，流弊尚少。窃惟立宪，良法也，美名也。谕旨预备立宪，固海内臣民之所欣愿。洞略晓时局，尤望其早见实行者也。譬如欲治多年之痼疾，必非一药所能愈。要须量其气体，相其病情。如专用杀虫之剂，麻肺之汤，药性与平日脏腑迥不相习，必致吐泻昏眩，五脏翻覆，立时困顿不支。一剂之后，断不敢再进二剂，则从此痼疾无就愈之望矣。洞所以前电力陈更张太多之弊，此电尤于裁判、司法独立一节不惮苦口力争，非阻立宪也。盖深盼立宪之局之必成者，莫洞若也。不然，洞为外吏三十年，岂不知州、县之难得良吏哉，又岂不知劣员弊政之足以害民。即不为各省计，独不为乡里计、亲族计哉。披沥再陈，幸惟明察。

**十二月二十七日(2月9日)**　就汉口大阪公司趸船迁移事致电汉口日本水野领事。略谓：

条约望照稿誊清，照会并信函望照敝处改准之字句照缮，切勿错误。各件缮好，请即至关署与桑观察彼此核明，会同即日画押，并派本衙门洋务文案委员许同莘、夏口厅冯丞筠随同校对。

**同日**　致电汉口江汉关桑道台(宝)、夏口厅冯丞筠。略谓：

日本在汉展拓租界及大阪公司迁移趸船、燮昌公司专利年限两事，已由本

部堂与日本水野领事一切商酌妥洽,准本日在关道署画押。惟桑道病体尚未全好,兹添派该署丞及本衙门洋务文案委员许同莘同赴关署,将华文、东文照会稿及函件均照本部堂迭次函电驳改字句,详细校对清楚,不可一字更改。如有一字不符,桑道即不能画押。

**十二月二十八日(2 月 10 日)**　折弁恭赍皇太后御赏福、寿字各一方,曼寿字一幅,衣料四卷,貂皮八张到鄂,又皇上御赏福、寿字各一方,分别上谢折。

**是月**　设宪兵。选吴元恺所部二百名为宪兵,令统率之,稽察各军。余勇为备补兵。

**是月**　设武、汉电话水线。

## 光绪三十三年(1907)　丁未　七十一岁

东三省改制。
改革地方官制。
设军谘处。
奖励实业。
诏化除满汉畛域。
分省限年编练陆军三十六镇。
议于京城设资政院,各省设谘议局。
禁学生干政。

**正月二十二日(3月6日)**　致电长沙王祭酒、余参议、张道台、席道台。略谓:

武昌省至长沙省之路,武昌至岳州为北段,前已商拟归鄂省修。在鄂已多修将及百里,不得已也。长沙至岳州为南段,应归湘省自修。然此两段必须同时开工,两端并重,在岳州连接,则此路接成时方有用。即迟早相差数月,亦不宜太久。贵省诸君大意拟如何办法,祈速示。

**正月二十四日(3月8日)**　为官制改革事致电京鹿尚书(传霖)。略谓:

官制已议有眉目否。见沪报纸,各省督抚衙门拟设幕僚,名曰参事官,其首领名曰秘书长。设幕僚极是好事。惟查秘书乃晋、隋、唐、宋以来天子禁宫之官,国初内三院大学士,其一曰秘书院,乃宰相之职。此名万不可用。至参事官,乃日本故套,可厌已极。古来幕僚参佐,佳名甚多,何必抄袭日本。不惟窘陋,太损国体,似以酌改为妥。至司法独立之害,敝处去腊漾电已详。此事必宜慎重。不知止老主见若何,祈转询示复。

**正月二十八日(3月12日)**　就津镇铁路合同事致电京鹿尚书(传霖)、徐尚书(世昌)、刘前仓帅、严侍郎。略谓:

津镇铁路草约稿并滋翁函、嗣香侍讲函,均悉,焦急万分。唐所改约不过不照续约耳,并无好处。此路当京畿门户,关系根本安危。前者草约已谬,续约尤谬。今遽欲收回,诚非易事,然断不能不谋挽救之方。鄙意欲办此事,有两要义:一、赶速筹款,自修津、济一段。一、仍请袁慰帅出为主持。两义尤以

第二义为最要。慰帅地方主权所在，才略、威望又皆足以任之。此事甚难，非慰帅出为主持，断无办法。宜邀直隶、山东两省京官迅速联名呈请都察院代奏直、东绅民自修，仍坚请慰帅督办此事，方有转机。至自修地段，只能说明先修津、济。道里不长，一面借款，一面招股。若慰帅主持，则通融办法甚多，必可办成。鄙意若德人不阻挠，即由德州修至天津。若德人搅扰，则线路稍为移改，亦可达津。我既有款自修，并非背约。或路线稍有变通，当不至别生枝节。

**二月十一日(3月24日)**　批道员程祖福禀拟承办水泥厂。略谓：

据禀大冶黄石港附近台子湾所产水泥原料极佳，拟由清华公司筹集股本银三十万两，开办湖北水泥厂，应准照办。即委该道为总办。至厂一切事宜，以及或盈或亏，均援照纱布丝麻四局办法，由商自行经理，官不与闻。来禀所陈三十年后机器厂屋全数报效归官一节，殊可不必。惟此项工业只可华商附股，断不准招集外国人股本，致启纠葛。

**二月十四日(3月27日)**　致电荆州缪道台、宜昌存守，饬封闭宜昌城内外国洋行。略谓：

正月二十六日，汉口《公论新报》载有宜昌南门城内关帝楼侧，有某铺悬挂顺昌、益利洋行招牌等语。查城内并非租界，何能开设洋行，应迅速认真确查。如系华商假冒，应饬速撤。如违，定干重咎。如系真正洋商设立，应照会驻宜该管领事转饬收歇。如不遵，即行封闭，并声明以后不得再有违背条约开设行栈之事。

**二月十八日(3月31日)**　就鄂省铁路借款事电复邮传部。略谓：

英商濮兰德前由汉口英领事介绍来见，欲借款与我修路。当经答之云前奉有不准外省借用洋款之谕旨，此时断不能再奏。如经外务部及邮传部奏准借款，鄂省自愿借款，及早兴修等语。查川路自筹有款，湘路亦不便越俎代谋，只能在鄂言鄂。鄂省境内应修之路，粤汉一路则由江夏至岳州三百六十里，川汉一路则由汉阳至荆州、沙市约四百五十里。工大款巨，一时难以并兴，附股商民仍多观望。然非鄂境之路从中接通，则京汉与粤汉、川汉两路两端不能联合，于京汉干路终无大益。今濮商既愿我借款，如目前能借得一千万两之款，则鄂境之粤汉、川汉两路即可同时并举。工兴利见，入股自必踊跃。再行一面招股，一面陆续分期还清，似尚是权宜济用之一法。粤汉、京汉，中国之大干路联络一气，全局俱振。惟借款既奉有明旨，鄂省断不敢自行陈奏。蒿目巨工，徒深焦急。贵部总揽路政，筹赎京汉全路之议宏规远虑，钦佩实深。京汉而外，自以粤汉、川汉为最长最要之干线。窃拟一变通之策，贵部借英款以还比

国路债既已奉旨准行，拟请贵部即于筹赎京汉路借款总额内，代为多借千万或一千五百万，表面仍作为贵部所借，内容实为鄂省境内粤汉、川汉两路借拨之用。鄂省只作借拨部款，认息分还。一切照外款办法，五年还利，五年之后本利并还，二十年还清。不过五年，即可腾出行车余利接修荆沙分接宜昌、襄阳两路。照此办法，路工即可速成，路权又不致属于外人，而与前旨不相违背。如贵部以为可行，应请就近与濮商妥商一切，但万勿明言鄂借，密速示知，鄂省当将转借部款情形及分期分还本息办法，奏明办理。洞为南北干路大局起见，故筹拟此策。详细思之，实属有益无损。如谓窒碍难行，或别有善策可以入奏邀准，亦请筹示。倘必无通融借款之法，濮商所陈一节即作罢论。

**二月二十一日(4月3日)**　批施南府施纪云禀请扩充劝工所。略谓：

该守创设劝工所，小有成效，将制出各物赍送商局陈列，并请在官钱局借拨一二万串以资接济，分五年认还，及暂免厘捐等语。该守提倡工商实业，就施郡土宜制为纱、麻、丝、木、漆质、洋铁等物各件均经阅看，颇能精致光洁，迥异山乡拙工所为。该守以荒瘠僻远之区，为民兴利，殚心经营，确有成效，洵为深知教养之本，甚属可嘉。该教员、学生亦能努力讲求，均堪嘉奖。本部堂即书匾额一面，发往悬之劝工所，以示优异。所请借拨官款一节，鄂省现在公款艰窘非常，官钱局能否照数筹拨，应饬该局酌量情形禀复核办。至该守新制各物行销武、汉、宜、沙等处，所有应完厘捐应准暂免五年，以资鼓励。新制各品既属鄂省创见，又经免去厘捐，行销必有余利，总以招股兴办相机扩业为正义。一面随时就地劝捐，以资添补。所望该守勉力为之，将来施南实业日盛，商货蕃滋，全施南民人归美于该守，绸曰施绸，锦曰施锦，漆曰施漆，不亦美乎。除行北布政司、官钱局、牙厘局分别遵办外，仰该守遵照妥办，多方研究，精益求精，有厚望焉。

**同日**　致电成都赵制台(尔巽)请免厘放行川米济汉。略谓：

武、汉商民数十万，食米缺乏，湘、赣、皖禁运出口，来源遽绝，米价腾踊，每石至钱七千以外，人心惶惧。现设法招劝汉商赴重庆、川东一带采办米谷，指运汉口，以济民食。请电川东道给与护照，并沿途各府州县、关卡一体妥为保护，免厘放行，曷胜感祷。

**二月二十四日(4月6日)**　就代募练军队电复迪化长将军(庚)。略谓：

代募四队一事，迭经督饬筹商。惟万里长征，以选将弁为第一义。非有恩谊、耐劳苦者，决难胜任，而愿往者多不合格，合格者又不便相强。嗣办秋操，得力将弁冀效寸长，弥难责以远役。秋操甫竣，萍匪遽兴，越剿筹防，军书旁

午,迄未开招。顷荷催询,殊深歉仄。兹将现办情形并应商事宜条列,请酌。一、远役须体下情。去冬谕令各营官长、目兵自行报名,复选得三十余人,俟另咨备案,拟并童军均派差使。一、派定后即令赴湘开招。昔年湘军多入新籍,客主无虞,且招募之人即系管理之人,于兵卒习惯最宜。一、教练步队三月可有规模,惟炮、工皆非仓猝可效,而贵处悬盼方殷,又未便久待,须酌量加宽期限,或六个月,请酌。一、马匹、器械、装服,为费不资。现拟一面招募,一面置办。淮、赣拨款尚未到,并闻。

**三月初二日(4月13日)**　就津镇路筹款事致电京鹿尚书(传霖)。略谓:

公呈云款已有着,此语是否确实。如尚无着,已筹有筹款善法否。此事总须先垫款开办后,再集股筹还,步骤乃紧,否则必致多生枝节。此时虽系三省联名,然仍宜先与直、东两省商办,方有实际,葛藤较少,且尚有抵拒外人之法。两省宜速公举领袖四五人,以后有事,好与筹商,此人已公推得否。原呈之意,似令袁与鄙人但办与外人交涉之事。不知无筹办全体路事之权,外人如何能与我商办此事。且招股、勘路、购地、修工各事,如不令地方大吏主持与闻,则提倡、保护、维持将赖何人,各事必致无从下手。凡各省绅商自握路政、不令本省督抚筹办者,多无成效,不可不引以为鉴。只在章程定得好,利益全归股东,有官经理更好。以上各条,实情如何,公议如何,望速详复。

**鹿尚书来电(光绪三十三年三月初八日到)**:初六,先哲祠公祭,嗣香将尊电传观,公议许久。旋交来复电如下:承问公议如何,现款已确实有着,能办全路,即有人肯垫巨款,所难者惟在交涉。原呈请公与袁帅先办交涉,因为入手第一义,将来筹办全路诸事,皆待公主持也。粤汉已成之约公且争回,此路草约未定,能将全路争回,余事方好着手。同人之论如此,请公酌定。来电云抵拒外人法,并请见示。以上公论之复电。鄙人久持避开津镇,先自另修保济或唐济一路,与尊意正合,而同人皆不谓然,佥谓只修唐济,彼知暗夺其路利,亦必不允,仍以争全路为宜,但可不明言废约耳。所谓肯垫巨款者,系京银行云上海曾少卿曾许若修津镇路,伊能集外洋华商股款千万,银行亦愿集股。至领袖尚未议举何人。闻冯陕藩云,公令其向袁督切商此事,袁已允任与公筹度矣。

**三月初四日(4月16日)**　以鄂省被灾,采运洋米,致电军机处转奏朝廷请免征税厘。略谓:

鄂省去年水灾,收歉粮贵。邻省湖南、江西久已闭籴,四川只允运出五万石。武、汉商民百余万,不胜忧惧,外县均渐有惶急之象。兹特饬关局各员劝谕日本商人及香港华商采运两贡、暹逻等处米三十万石,来鄂平粜,入口及沿江应请免征税厘。相应电奏请旨,饬下沿海沿江各省关均免税厘。洞为安定长江各省人心起见,仰恳圣恩速赐施行。

**三月初十日(4月22日)**　致电成都铁路公司胡太史雨岚。略谓：

近日报纸颇传川汉路线拟改由川北经陕达汴之说，已与法人议定借款包修等语。窃思借款之害，人人皆知，我川人岂肯蹈其覆辙，决为虚诬无疑。至改线一节，查铁路以交通货物为主，四川商务以重庆为荟萃枢纽。宜夔之间，滩河艰险，铁路如成，化险为夷，获利自厚。若改行陕、汴，虽系舍难就易，然栈阁、秦岭一带施工亦恐不易，且于全川形势偏重一隅，路即告成，亦无大利，似与从前筹议川汉本意不合。贵公司运筹决策，必有成行，改线之说亦恐不确。究竟所传改行陕、汴之说何自而起，并望详细电复。

**三月十一日(4月23日)**　致电外务部、商部请将矿章早日议奏。略谓：

敝处奏呈矿章，上年准外务部八月勘电、商部八月卅电，均以"正在核议"见示，现又历时半年。湖北及外省商民禀请开矿者纷纷不绝，敝处无从批示。此时矿章未定，商民有未奉批不敢开矿者，亦多有恃矿章未定私自挖运，致多中外轇轕者。或洋商冒称华商，或华商假托洋商，办理甚形棘手。新章若再不速定，矿务交涉必致愈久愈难办理。此事到贵部已经一年有余，务祈早日议奏，各省商民同感，且免交涉多生枝节。大局幸甚。

**三月十八日(4月30日)**　就津镇路曲折情形致电京鹿尚书(传霖)。略谓：

北洋寄到总署原订合同奏案并曹州教案条约，详阅一过，乃知津镇借英、德之款，全为挽救早已奏定之曹约。盖曹约本准德人由济南分造南北两路直达山东边界，并与中国干路接连，且铁路附近相距三十里内准其开挖煤矿，并准其筑造引矿、取石、运灰之近小支路。如此，则德路所到之处，土地权利全非我有，且有"与中国干路相接"一语，是直隶境内之路，亦必侵占，达于天津。故光绪二十五年许竹筠侍郎另议改为中国借款修路，并许英、德两国同办，亦经将草约具奏，但未议定详约，所惜者五十年还路期限太远耳。近三年袁慰帅与英、德磋议，拟改为三十年还路。若中国有款，十二年半亦可赎回。借款共银五千万两，五厘息，九五扣，六年修成。除费用及官息外，余利作为十分，以一分为洋工师酬劳，九分归中国，外人尚未允。此津镇路之首尾大略也。筹款自修本是上策，鄙人最所深愿。今详考此路原委，乃知铸错已成，令人叹息痛恨。此时所患，不在津镇合同之不能废。假如真能废英、德两国借款之约，恐德国一国必将径行独修山东境内之路，执定曹州条约，悍然不顾，硬自兴工，则直、苏两省争回之路甚短，而山东全省路权沦陷外人之手。两相比较，轻重悬殊。是名废津镇草约，而实逼成曹约，正中德人之计。不惟山东绅民不肯甘心，即直、苏绅民，朝廷政策，亦必不肯。若欲连曹约追改，揆以情势，岂能办到。此

时必须筹画万全,方好下手。近日公呈递后,英人已屡来探听,而德人于三省公呈之举寂然若毫无闻知者,此中显有狡谋定计,灼然易见。三省同乡于此案原委曾否详考,德执曹约一层曾否虑及,有何统筹全局,挽回补救之法,希速即询商示复,以便筹酌。

**三月十九日(5月1日)**　就津镇铁路事致天津袁宫保(世凯)。略谓:

尊函并曹约及津镇奏案收到。详阅一过,乃知津镇借款全为补救曹约。所改详细合同,挽回不少。硕画精心,无任佩仰。目前三省公呈自修之议起,外须防曹约强硬之行为,内须慰京城求全之议论。公于此事筹之至熟,必有良策可期两全。务祈先示指南,以便抒其管见奉商。

**袁宫保来电(光绪三十三年三月二十二日到)**:津镇借款全为补救曹约,一语破的,倾佩莫名。此时欲废津镇合同,而曹约尚在,无论如何,德人断不允废。设废津镇而专行曹约,于山东中段所损尤大。欲求两全,实无善策。凯前奉旨商订详细合同,原拟痛改草约,俾利权尽操自我。如彼能允,自于地方无损。若彼不允,正可借此延宕,故五年来未能定议也。且三省建议自筑,而筹款尚无实际。纵使能与德、英妥商就绪,而空言自办,何以善后。愚见拟乞公挈名会奏请旨,饬下都察院会同度支部、邮传部先与三省官绅确实考核,能否筹集四五千万之巨款,指定何项,有无把握。俟公同议复,实有的款,方可与德试商。否则,废尽心力,亦属空谈。

**三月二十七日(5月9日)**　就津镇铁路事电复天津袁宫保(世凯)。略谓:

尊意专在考核三省造路实款,此节似可稍缓。此时三省官绅其气甚盛,前三日接公所一电,词甚峻厉。若并未与德议而专问三省之款,三省人必曰若能废约,三省必能筹款,恐不能折服之也。昨接外务部有电云,津镇路事,三省京官呈请自办,奉旨交尊处与直督妥商办理。德、英两使迭次来部询问办法,并索复言。现在此事如何商办,希速电复等语。德、英向外部如何说法,尊处必知,祈速示。至尊意究竟拟如何争论,如何抵制,如何归结,尤望密示,俾开茅塞。

**同日**　致电上海盛大臣(宣怀)商由萍局代修长株段铁路。略谓:

粤汉全路难期速成,惟有先将武昌至株洲一段修成,则萍乡可直达汉口,中间经过长沙、湘潭、岳州、武昌等巨镇,亦成一小小局面,以后股便易招。鄙意拟分三段修造,则路短费省,成早利速。现拟武昌至岳州五百一十里归湖北修。岳州至长沙三百五十里归湖南修。长沙至株州一百一十里,旁接枝路通湘潭六十里,共一百七十里,拟请台端代修,将来此路修成以后,暂归萍矿局管理,湘省何时将路款还清,即随时交还湘省,萍局只图畅通转运之利,不图管路行车之利。照此办法,多用工程师,每段之中又分为四五小段,同时并举,一年半可成,自谓此举实是良策。今日与林道志熙言及,渠甚以为然。特此电商,

望速裁酌示复,以便商之湘省。

**盛大臣来电(光绪三十三年四月初四日到)**:自己筹款造路,分段分年,本是良法,粤路惜不计及此。公拟以株洲至长沙一段责成敝处借款代修,暂归萍矿管理,湘省何时将路款还清,即随时交还湘省。为萍矿计,即为大局计,敢不承命。惟萍矿资本五百数十万,只有股份一百五十万,余皆借贷,以礼和、大仓两款为最巨,恐难指款续借。现因铁厂、煤矿相依为命,若仍前分作两公司,难免畛域。拟商并作一大公司,添集巨股,步步扩充。萍煤运道,实非早通铁路不可。公意分作三段,克期年半成功,不胜狂喜。侄无论如何,必当设法图成,以副钧命。

**是月**　停鸡公山外人建筑工程。

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卷九页二〇二:

外国人在鄂、豫两省者,于鸡公山建屋避暑,由教会向居民购地,转售于人,筑马路,设公所,俨成租界。山当两省之交,豫抚命所属饬工人停工以待交涉,鄂省亦然。三十四年,议定收回山地九百三十三亩,作为两省官地,别订租屋避暑章程,许外人居住。其确属教堂者仍之,凡三百四十七亩。

**四月初二日(5月13日)**　致电天津袁宫保(世凯)言津镇路事难于废约。略谓:

津镇事不难于筹款,而难于废约。鄙见必须先与英、德切实磋商,能办到废约固属最好。即不能废,或者外人稍为退让,借此挽回几分利权,于国势、民情亦甚有益,且使三省京官知交涉之艰难,并非不为尽力。公前抚东省,今镇畿疆,威信素著,且系此路原议大臣,于此事利害筹之至稔,三省仰望,实在于公。此路与粤汉路迥然不同。粤汉乃合兴公司自违成约,授我以柄。鄙人从前既未与议,一切情形均不详知,若隔膜之谈,徒招外人讥笑。此时德人在东之情形,胶济铁路之利害宜忌,惟公方能深悉。且唐侍郎磋议屡年,尊处就近询商最便。务望先将目前发端如何辩论,如何抵制之处,迅赐电示,以便速复外务部。至将来如何结束,拙见已令高道凌霨上谒面陈。

**袁宫保来电(光绪三十三年四月初四日到)**:凯前年在京议约,遇韩税司英人柏卓安被日撤回,得闻日人夺据韩外交权,曾叩以各国意见如何。柏答,韩人平日不知尊重条约,任意失言,各国视日人代执其柄,借以约束,颇谓公允。闻之极为悚悸。适次日入对,据以上陈,并力言我之条约必须尊重,不可轻违,尤不可轻言废,免蹈韩人覆辙。倘令凯发端废约,前后矛盾,殊属不敬。且近日各国人心涌动,谣疑纷起,德人已有增兵之议。将来大害姑不必计,倘因发端废约,启人用强硬手段,致生意外交涉,我辈皆受国厚恩,重负人望,不但无以对朝廷,抑且无以对三省。凯承议此约已历数年,德、英并无违犯,无柄可持。突言废约,从何启齿。况此案牵连曹约,而曹约势不能废。轻发此端,徒失国信,贻人口实。通盘筹画,甚不合算。前议先筹的款一节,鄙意先不必与德、英商,今由邮部故设难题,举德、英断不允者与之磋商,借以延宕。我以所筹的

款另择一线，或由天津至清江，或由大沽至清江，名为沽淮铁路，迅速开造，克日告成。我已先立其基，足以对抗，德、英无利可图，可望不废自废，并非借筹款为推诿也。但此谋宜密，不可宣示，防人破坏。今尊意拟先与德、英商及废约，凯实不敢承命。如必不得已，现惟有隐藏废约字面，仍抱定改订合同，另设难题数条，请外部与之试商：一、由津至山东界一段，归中国自造。二、东、苏两省路段，中外各半。三、无论何时，中国有款即可按值赎回。四、此路用人办事，均由中国人主持。看德、英如何对答，再相机挽回几分利权，以慰三省士庶之望。四条内尚有未尽，祈尊拟增入。总之，方今强国交涉，断不敢轻言废约。我处积弱，不得不慎。

**四月初九日(5月20日)**　就津镇案如何结束办法致电袁宫保(世凯)。略谓：

此路经总署二十五年奏订草约，已奉旨依议，但奏内声明续订详细章程耳。中国今日国势，与两强国订立之约，如何能废，鄙人固深知之。且此借款之约，全为补救曹约，津镇废则曹约行，然则此约如何可废。所以敝处沃电云此事不难于筹款，而难于废约也，不过欲借三省绅民为抵制，庶彼族肯将章程多改，多收回几分利权耳。所以敝处沃电又云如何发端辩论，如何抵制，如何结束。辩论抵制者，措词之空中波澜也。结束者，办到之实事也。鄙意中所拟结束之法，已告高道凌霨面陈。悉该道京事未毕，故尚未到津。既云如何结束，则必非指废约可知矣。尊电全未喻鄙意，不胜焦闷。兹将拙拟结束之法，胪布于下。一曰续路期宜近。草约系五十年还路，三十年始可商酌先还。尊意改为三十年还路，十二年半有款亦可先还。此条最要，已胜于许奏远甚，但英、德尚未允。昨由汉口英领事交来英朱使由京寄伊最近议稿一本，则已允十五年有款即可赎路，三十年若全还借款，即不须补交两镑半之息。是此条已与尊议相差不远，将近合龙矣。鄙意拟改为十年以后即可全还借款，将路赎回。缘前日中英公司濮兰德自京来，谈及他处借款修路章程，鄙人云须十年后即将全路赎回。渠即允诺，毫无难色。窃思英商既可允，德商亦必相同。赎期近则变故少，一也。二曰成路期宜速。许奏及津议，俱云六年修成。今英朱使寄来最近议稿，则云四年修成。此条甚好，宜与订明。如六个月内不动工，此节即作罢论。路成早则车利多，二也。三曰华官管事之权宜重。津议除督办大臣外，管事之华官二，洋员三，分管工程、行车、帐目，是此紧要之三项，仍是洋员特权，务宜争论酌改。再，英使最近议稿，有云年终帐目，由银行选派不干连铁路、并长于考核之人，考核签字等语。此项年终查帐人，必须添派华官一员，三也。四曰存款之权宜操。路未成之先银行借款，路成之后铁路利益进款，固必须存银行，然须华官与洋员公同存放，布告大众周知。存款要据须存督办大臣处，四也。五曰路工限制宜定。除自天津经山东抵浦口止此一干路外，不得稍有扩充。如有开煤、运料等事应修支路，无论远近，皆由中国筹款自修，勿庸

英、德两银行代修，五也。六曰息扣、酬劳宜轻。津议十二年半后赎路，每百镑须补两镑半之利息，三十年后则不补。昨濮兰德论他处铁路云，过十五年后，即不补此两镑半，索价已减。今津镇路拟与订明十年即可赎路，亦勿庸补此两镑半之息。万不得已，至十五年后断不补矣。又扣头一层，津议系九扣，他路亦多如此。昨濮兰德谈他处扣头，鄙人答以止能九三五扣，至多九三扣。濮已允九三扣，并云或可减为九三五扣。今津镇路似可与之订明九三扣。至行车有余利时，许议提二分作银行人等酬劳。以余利每年四百万两，约计酬劳每年需八十万，太多，可骇。津议止提一分作银行人等酬劳，实不为少。昨濮兰德论他路，则谓银行止有一定薪水，此外并无他项名目，未敢遽信。然濮既有此说，特此飞告，务望与之切实驳减。又，英朱使前旬余与英领事电，以津镇路事，令探敝处之意，大意是详细章程尽可商改，但借款之约作罢则不能等语。并以密布，俾知英使意尚松活，六也。七曰此路改官办为三省商民自办。此时将借款详细章程酌改妥善，明告三省商民：此十年中，仍暂由官经理，三省商民分摊里数，筹储款项。十年赎路届期，即由三省将款备齐，由官督同绅民交付银行收清，即将此路收回，归三省商民自办。所有自第五年开车起至第十一年赎路日止，所积余利约二千万两内外，应全数积存作为赎路之款，无论何事、何人，不得动用。除此项外，所不敷之三千万两内外，归三省商民自行公同商议，酌量认股。应按各该省境内铁路里数，均平摊认，外省人不得搀入，七也。此乃管见结束之法，尊意以为何如，是否有益，是否能行，统请卓裁。至于目前应如何与之设法辩论，方能就我范围，似须派有专员，与英、德面议，以便从中传达。窃思新简美使梁升道敦彦，去年本系承议此约之员，此时出京尚早。拟请公与敝处会衔电奏，即派梁升道赴外务部，与两国专议此路章程，随时禀商尊处，酌授机宜，必能得力。至尊处江电另择沽淮一线，迅速造成一节，恐三省物力、人才，断不能速于外人；然沽淮之说及“设难”四条，皆可作文章波澜，所谓“取法乎上，仅得乎中”，统请台端指示梁升道为荷。再，三省京官来电，不甚知此中甘苦，或不知草约系批准，或欲向欧洲兴讼，或谓此与曹约无干。京曹从容讽议，大率如此，已婉切复之矣。抑管见更有进者，此约难废，固不待言，然鄙意谓与其造路，不如赎路。盖此路若归绅商自办，十年亦难成功。一无款，二乏人，三各有争心，不能画一，四糜费必多。何若听英、德代修，指刻期告成之路，招本稳利丰之股，分年集之，一举赎之，岂不至易、至简、至稳、至实哉。众论所以愤急者，因从前之约年限太远，漫无范围，虑外人夺我路内之权利也，且虑其侵我路外之权利也。今若将章程改好，则造路不如赎路矣。统候卓裁

示复。

同日又电：

濮兰德系中英公司总办，专以劝各省借款造铁路为事。昨英朱使令其来鄂，初七日来见，力劝借英款造鄂路。问其系何章程，濮答云：五厘息，九三扣，或九三五扣，三十年为期，十年即可赎路，但须补两镑半之息。若待十五年方赎，即不补矣。鄙人并询以行车余利银行人等有无酬劳，濮云银行人有一定薪水，并无他项名目等语。鄙人又云工程师除应作工程外，不能干预枝路、矿务等事，濮亦慨允。以上各节，濮应答轻快，毫不勉强，尚无甚贪求奢望。窥其意，不过苦劝我借款修路耳。借款一层，今日断不敢渎奏，已以详询妥酌等语复之。所以奉告者，因濮乃英商，在坐并有汇丰总办瞥者熙某。濮于鄂路所求如此，然则于津镇路所希望者可知。以鄂路例津镇路，以英商例德商，此次佳电所拟各条，或者彼两国皆能允许，亦未可知，是惟有借公之威望与梁升道之辩才矣。

**袁宫保来电(光绪三十三年四月十三日到)**：所拟七条，悉中肯要。前六条与英、德商议，在我亦平实近情。六月动工，四年修成，十年赎回，至为简捷。而管路、查帐、存款，权操自我。借款减扣，酬劳少提，镑息不补，支路自修，尤为利不旁溢。十年以内不损我权利，十年以外可收回全路，洵属独操胜算。后一条归三省自办，以筹储之款为赎路之资，宽以十年之期，加以积存之余利，在三省绅民筹款不致过迫，为数又可较省，而得收全路，无异自造。既纾民力，仍保路权，诚所谓"造路不如赎路者"。伟策精思，甚善甚善。至重华官事权一节，前议自督办大臣外，设两总办部。每总办部派三员管工程、行车等事，华总办二，银行代理人一，则总办部之事权，华员倍于洋员。其车务总管及总工程师两职，现中国绝少专门，不能不用洋人，然皆由督办派委，并有铁路上紧要之员，如有熟习工程、车务堪用之华人亦可派用之语，且统由督办主持，全权多在华官。原议此条系迭经争辩，德人终未允从。倘能再行改善，则更妙矣。目前设法辩论，自应派有专员，方能传达机宜。梁升道现为出使大臣，自应请旨简派会议此路详细合同，随时电商尊处及敝处、外务部、邮传部，公同核夺。即请由公主稿，挈名电奏。俟派定后，再以尊拟及鄙人所拟各条交梁星使酌量情形，交英、德两国。先设难题，继再协商，当可挽回权利不少。俟前六条商定后，第七条可另奏立案。

**四月十三日(5月24日)**　就津镇路事致电京李嗣香学士、三省公所诸君，言废约不如改约。略谓：

近日屡晤英领事，述英朱使意，谓章程尽可商改，惟废约则不能等语。昨接泽畬真电，谓德使向孙京卿亦同此说。两国意皆松活，此约必能痛改，欣喜之至。若废约即万办不到，且实不如改约。英、德代造，四年必成，十年赎路。届期已积有余利二千万两内外，三省仅须合筹三千万，即可将全路收回。若由

我自办，则必须筹足五千万。路尚未造，集股断不踊跃，十年断不能造成。粤汉铁路争回两年，并未多修尺寸之路，可为前鉴。诸君务须详筹熟计，切勿徒徇废约虚名，反无实益也。

**三省公所来电(光绪三十三年四月十九日到)**：十二日，三省京官数人往见袁慰帅，转奉佳电。昨复接元电，仰见规划周详，无任钦佩。惟三省绅商仍愿抱定原奏自办主意，设法措词，坚持不挠，乃可收回利权。若就原约改订妥善固好，但既非自办，则绅商筹款即属无词，至绅商解散，恐原约亦难改动。此中关系极大，请再筹之。

**同日**　致电天津袁宫保(世凯)津镇路商电奏稿。略谓：

遵命拟电奏稿请派梁星使敦彦会议。至尊电有云随时商外务、邮传两部，公同核夺一节，尚可从缓。一国三公，必致误事，况七八公耶。公擅长交涉，当已照澈无遗。尊意自为虚衷周到起见，惟鄙见此事须分作两层，先由我两人将主意告梁星使，与德、英两使往返磋商，仍须高一层落笔，方易就范。俟略有眉目，再详告外、邮两部，请其核定或可或否，或增或减，仍听命于部，如此或无窒碍耳。谨拟电奏文曰："津镇铁路事，世凯、之洞奉旨妥商办理。此事三省绅商气盛志坚，力陈此约不废之害，于国家主权固有妨碍，于三省商民生计损失尤多，万难坐受朘削，自蹙生机等语。情形迫切，甚觉汹汹。窃思邦交固宜慎重，民情亦不能强拂。凯、洞拟一面劝谕三省商民，令其勿太激烈，一面婉商德、英两使，劝其善为转圜。凯、洞当从中调停，以期妥为定议。惟与外人辩论，须有专员。查新简出使美国大臣梁敦彦，前在津海关道任，曾随同筹议津镇铁路详细章程。拟请旨即派梁敦彦会同凯、洞筹议津镇铁路事宜，随时与津、鄂电商，由津、鄂详告办法，相机与英、德商论，俟稍有眉目，再当详达外务部、邮传部，请两部详核裁定。谨合词电陈，请代奏。世凯、之洞同肃"等语。即请认真改定拍发，至感。电奏内只可言派梁议津镇铁路事宜，似不宜言章程。若言议详章，则是已说定不废约矣，似宜稍缓。祈鉴察。

**袁宫保来电(光绪三十三年四月十七日到)**：尊电奏文备极周妥。惟此事原系中国国家向德、英商人借款，历由两银行派员来议，与国际交涉略有不同，我不必专商两使。且两使在京现专向外部催询，而部中本不愿担承，意在向外推托。若奏明俟议有眉目再行详达外、邮两部核定，恐于未有眉目以前，部中藉以推诿，更不肯过问，遇有必须借重外部之处，转致为难，似以不说明此层，为较活动。故将电文前后删易数字，免太著实。遵已会名译发。文曰：津镇铁路事，世凯、之洞奉旨妥商办理。此事三省绅商气盛志坚，力陈此约不废之害，于国家主权固有妨碍，于三省商民生计损失尤多，万难坐受朘削，至蹙生机等语。情形迫切，甚觉汹汹。窃思邦交固宜慎重，民情亦不能强拂。应一面劝谕三省人，令其勿太激烈，一面婉商德、英使，劝其善为转圜。凯、洞当从中调停，以期妥为定议。惟与外人辩论，须有专员。查新简出使美国大臣梁敦彦，前

在津海关道任,曾随同筹议津镇铁路详细章程。拟请旨即派梁敦彦会同凯、洞,筹议津镇铁路事宜,随时与津、鄂电商办法,先相机与德、英商论。谨合词电陈,请代奏。世凯、之洞同肃云。仍祈卓裁。

**军机处来电(光绪三十三年四月十八日到)**:奉旨:袁世凯、张之洞电奏,请派梁敦彦会筹议津镇铁路事宜等语。著照所请。外务部知道。钦此。

**同日**　奏陈遵旨办理浏阳、醴陵清产剿匪完竣并添募勇丁巡防情形。略谓:

迭次奏奉谕旨,严饬各军乘势合力搜剿,并各清各乡,安良除暴,以靖地方。臣等即督饬各军将匪众一律扑灭,并举办团练保甲,清查户口,特在逃各头目匪党悬赏购钱,搜捕尽净,陆续共获匪止匪党五百余名,均解交浏、醴、平三县,分别正法、监禁。其长沙、善化并茶陵州、攸县与浏、醴毘连各乡,亦饬各该州县督饬团绅,一体认真清查户口,以免隐匿。目下清乡一律完竣,闾阎安靖如常,于前次剿匪出力各乡勇内选派哨弁,各添募勇丁,点验成军,分别驻扎浏、醴及茶、攸各境,认真巡缉,以靖地方。

**四月十六日(5 月 27 日)**　奏请拟定学堂冠服程式以整肃学制,杜遏乱萌。略谓:

近数年来,各省学堂建设日多,风气嚣张日盛,大率以不守圣教礼法为通才,以不遵朝廷制度为志士。即冠服一端,不论文武学生,率唱仿效西式,短衣皮靴,扬扬自诩。雅俗不分,文武无别。诘以诡异违法,则以如此方有尚武之精神为词。各学堂教员亦多为其说所惑,不甚钤制。至于学堂之内,多藏非圣无法之书,公然演说。于读经讲经功课钟点擅自删减,以及剪发胶胡,诸弊层出,实为隐忧。湖北学堂风气大致尚为循谨,然颓波所靡,亦不可不防其渐。臣惟服色一端,各国自有制度。古今中外,无不皆然,岂有学校士林率臆改变之理。况日本之法律学士,皆系大笠深衣。美国大学堂毕业生,皆系褒衣大袖,系绦其冠,与古之元冕同,臣皆亲见之。可见外国学校亦不尽着短衣。前经臣督同湖北文武各学堂教员、管理员详加酌核,各文学堂学生应定礼服为一式、讲堂服为一式,操场及整列出行服均同一式,共分三项。至寻常随意游行之常服,惟不准短衣,余无定式。武学堂学生定礼服为一式,讲堂、操场及整列出行、常服均同一式,共分两项。高等、初等小学堂学生冠服从简,只用一式。务令其与工匠、贾贩、杂役、水手人等迥然不同,城阙街市令人一望而知,自必倍加敬重。且处处与外国服饰显然有别,乃是国民教育要义。至于向来迂缓拖沓之状,颓唐委靡之习,已经一扫而空。从此胶庠塾序既具有尚武之精神,尤存有秉礼之规范,庶足为自强之基。曾将酌拟冠服章程,刊发湖北各学堂遵办,并将章程及制成冠服式样咨送学部核定在案。现经试办年余,体察情形,

尚属适用，毫无窒碍。相应请旨饬下军机处、学部将湖北所拟各学堂冠服章程详加核议，奏明请旨通行，颁为定制，藉以实行。庶可整肃学制，杜遏乱萌，实于士林礼教及国民教育要义均有裨益。

**硃批**：所奏甚是。著学部会同礼部将所拟学堂冠服章程妥议具奏。

**四月二十三日(6月3日)**　致函贵州兴义府刘梅卿。略谓：

先大夫服官珂里，历年最深，与贵郡士民亦最洽。先则受经典学，横舍弦歌。终则枕戈同袍，危城患难。岁月如驶，倏已五十余年。乃荷贵郡父老缅怀旧政，共建私祠。追思同砚道之碑，遗爱等栾公之社，具见贵郡荐绅耆旧性情之敦厚，坚如金石。风义之高迥，上薄云天。寄示祠堂图象并拜祭扁额各图，当即一一敬谨瞻礼，望风百叩，不知感涕之弥襟矣。惟是祠宇既成，而岁时洒扫修葺之费，祭期蘋藻品物之需，必须筹有常款，乃克经久。贵郡诸同人劳费已巨，寸衷深抱不安，万不敢再以此累及诸君。兹特汇寄千金，拟酌量购置田租若干石，以为祭田，并充岁修之费。已托宋、张两世兄到黔后，与台端商酌办理。再，兴郡学堂闻因经费未充，规模尚未大备，以故学子尚属无多。谨捐寄千金，以助兴义府城学堂经费。并寄去学堂应用图书、仪器，计中学二十分，每分十五种，高等小学三十分，每分十种，中小学公用图书仪器一分，共十二种，并希点收应用。特是延师选徒，经营布置，恐尚需时。窃拟招致贵郡行端质美诸生十人，即日来鄂，附入各学堂肄业，庶可期早覩成材。所有来鄂川资及在鄂附学学费，皆由弟代为筹备。务请会商同人迅速遴选遣之，与宋、张两世兄偕行返鄂，实深翘盼。

**四月二十八日(6月8日)**　致电天津袁宫保(世凯)、梁嵩生(敦彦)星使。略谓：

津镇事此时若向邸、枢请示办法，枢意必仍主改约，更无第二语。我未向德、英提及废约一字，遽请枢示，三省京官必群谓我两人胸有成见，专承枢意，断不甘服，一味忿争哄闹，更难就范。鄙见似宜先嘱梁嵩使向德、英两银行试商废约，如应商两使，即向两使言之，统请尊酌。落笔虽宜稍高，措词须稍委婉。但言三省绅民鼓噪太甚，无可如何。两国必以许多强横之词相答，且以许多要挟之事相抵。闻德使言如津镇约不定，则商约不议，可见一斑。彼时再将此问答情形、为难情形详晰宣布，询问三省意见有何结束之法。惟京城所设三省公所实只数人，发议不足为据，闻已多有觉悟转圜者。拟一面由津、鄂各派明白干练之员一二人赴京，向各京官剴切劝导，山东京官尤要，一面刊布知单，查明三省京官共有若干人，遍行通告。先言梁使已经与议，德、英决不肯废约，

请问三省京官意见若何。或坚持废约,有何必废之法,或愿改约赎路,各注单内。将来知单写毕,查看单内人数,如明悟者居多数,即可照外国议院章程,向德、英另议改约章程,少数者自不能阻挠。如知单内固执废约者多,不受调停,然后请枢、外两部示,斟酌妥协,不能曲洵浮议矣。似此较有步骤。尊意以为何如,请速裁夺,告知梁嵩使妥办,为祷。

**四月三十日(6 月 10 日)**　致电天津袁宫保(世凯)、梁嵩生(敦彦)星使。略谓:

津镇事总宜先向德、英两国试商三省绅民欲废约一层。两国不允,再与三省商他策。前四日京城直、东两省大会,欲举二三人来鄂与鄙人辩论。有人云,总恳请袁、张两公力争,争到那里是那里等语。为此说者不止一人,似其中稍有醒悟者渐图结束,不过碍于众人鼓噪耳。我等若向德、英一言,得其必不允之回报,则众人庶可就此转圜。倘与德、英全不提废约字样,则徒为好事者借口矣。窃思更有一策。此次嵩使往晤时,彼必痛驳废约,可即与商借款自造之法,仍向德华、汇丰两银行借银四千万。合同内不明言修路,但言三省兴办工商实业。不能以路作抵押,而以三省各指一有着之款作保。前十年还利,后二十年还本。至第十一年,有钱即可先还,或全还,或陆续先还均可。至十二年半后,即不补两镑之息银。其修路之工程师仍用德、英两国人,但由我自行雇用,不能由两银行主持。工程师只管造路,不能干预他事。路归我自修,则先造单轨即可,大约可省一千万,故借四千万足矣。照此办法,但有还债之担任,无虑路权之损失,三省或可转圜,至外国则必有可商。缘近数月来为湖北境内粤汉铁路事,英领事及汇丰力劝我借款。敝处告以曾经奉旨不准借款修路,万万不能再奏。彼因改为借款不提明修路之办法,另用湖北牙厘局作保,不以路作抵押,期限、息扣,十年可还,不补镑息,仍用英工师,均如此电上文所言。假如津镇路亦照此与商,彼见绅民志气坚决,或肯允许,亦未可知。此说若行,似于路权稍有裨益。总之,此事有三义:与外人言三省必欲废约为第一义,与商借款四千万自造为第二义,痛改草约,必将前拟之七条办到为第三义。第一义万办不到,而万不可不问外人一言。第二义如能办到,极好。第三义必能办到,似亦不能谓之不好。鄙意所谓先与两国一谈后,再请枢示,与来电宗旨本无甚区别。如两公之意以为宜先告邸枢,亦无不可。望即将以上所拟三义办法层次如何发端,如何结束,云系我二人公商办法,详陈邸枢,但不宜空言请枢示耳。

**五月初一日(6 月 11 日)**　就日知会刘贞一(静庵)案电复外务部。略谓:

美使所拟办法,均难照办。刘贞一谋为不轨,证据确凿,与教堂并不相涉。现长江一带伏莽甚多,革命党潜运军火,谣言尤众。此案讯办情形,为远近所注目。大局所系,非尽法惩治,不足以遏乱萌。恳请查照敝处咨文各节,极力与美使辩驳。惟敝处与臬司、谳局酌核此案办法,刘贞一只拟定以永远监禁之罪,并非欲治以死罪,并告知美使为要。若美使以无干教堂之事而强行干涉,并欲免其监禁之罪,则断断不能照办也。

**五月初三日(6 月 13 日)**　致电天津袁宫保(世凯)、京梁嵩生(敦彦)星使。略谓:

昨接高道电,述嵩使晤谈各节,以"让利争权"四字为宗旨,佩甚。嵩使所拟仿照关内外(铁路)办法,加重华官权,工程归彼管,修成一段交我一段,交我之后,行车、用人均归我主持,彼不得干预。惟两镑半之镑亏、二成之红奖稍为退让。十二年半始得将借款全还各节,似较借款自造为尤善。盖自造断不如洋人代造之合法、迅速,且须于五厘息之外再有加增,为数亦巨也。既是修成一段即交我一段,则路权毫无损失矣。惟借款须另指三省的款作抵,不能以铁路作抵。曹约许修之路,须与议定不能再修,是为至要。鄙见如此。此法究竟是否妥协,及此外有何应补要义,统请慰帅详加裁酌。或可或否,核定后告嵩使妥为商办。至废约一节,既已向银行谈过,此时自可一面将银行停议之说告三省,一面即商修改办法。惟废约二字,总须随时留作谈助耳。

**五月初七日(6 月 17 日)**　致天津袁宫保(世凯)、京梁嵩生(敦彦)星使。略谓:

借款自办,分款、路为两事,自是今日切题良策。嵩使所拟以他项的款为抵押,此节为最要。惟三省应指何的款,应请慰帅筹酌,与嵩使商定示知。盖直省财政固听指挥,山东旧治,江北路短,杨连帅及新简江北提帅两处,如慰帅以为妥当,易商办。此外,若借款加扣以抵换二成余利,另给现银以抵换购料五分行用,均是让利争权宗旨。其扣头须加至几扣,另给现银若干,望示知。惟路是否单轨,借款能减至四千万否,借款现议若干年还清,至速过若干年后即可先还,路归我自管,工师我自选派,想均议及。绎柯达士语意,似是已允照办。以上各节,均望切实示复。

**五月初九日(6 月 19 日)**　差弁回鄂,赍到皇太后赏御笔画红幅灵芝并题三秀延龄扇一柄,实地纱一匹,石青麻地纱一匹。上谢折。

**五月十一日(6 月 21 日)**　旨授协办大学士。上谢折。

**五月十四日(6 月 24 日)**　致电京梁嵩生(敦彦)星使。略谓:

顷复外务部电云:查前年由英领介绍,借英巨款赎回粤汉铁路,经英领事与我议定。当经照会英领事,内云将来粤汉铁路修造之款,除中国自行筹集外,如须向外洋借款,当先尽英国银行承办。此外湖北、湖南另有修造须借洋款之事,照粤汉铁路一律办理等语。光绪三十一年十二月曾经奏明,并于三十二年二月抄录照会咨呈贵部有案。近日英领事因鄂境修造粤汉、川汉两路需款甚殷,迭次由汇丰及中英公司屡来劝我借款。敝处初则峻拒,彼颇肯迁就。其中情节曲折纷繁,非电所能悉达,现在尚未允许。即使筹借,亦当与英人商订。英人愿联合法国东方银行合借,已以原约所无驳之。日本银行亦愿借,为英所阻,议明合同不列日本银行。至德华银行虽亦欲插入,托人来说,敝处未与之议。盖鄂省修路不借款则已,若借则必须汇丰,因从前曾与英领有约,此时碍难更改也。德使所请,尚祈婉却是祷等语。请嵩使酌度回复柯达士是荷。

**五月十五日(6 月 25 日)**　就津镇事致电京鹿尚书(传霖)。略谓:

津镇路事此时忽议废约,万办不到。现在拟定借款自办,众京官均以为可,德、英两银行似亦允许。大旨在让利争权,实属毫无流弊,且较废约自办者成功尤速,较有实际,不在乎徒争废约之虚名也。昨日梁星使进谒,想已详陈。请即裁定,催梁速与两银行议。若大纲宗旨彼已允定,则细目尽可徐商,免致延宕日久,或有坏人挑拨,德、英两国政府忽又翻悔。至要至要。凡交涉事遇有好机会,即以速议速定为妙。

**五月二十日(6 月 30 日)**　致电上海东亚同文书院根津祝院生毕业。略谓:

光绪三十三年五月二十日,为东亚同文书院毕业之期,其校长根津君乞言于余,甚盛意也。贵书院敦崇睦谊,培养人才,以通中东之情愫,以考中学之典籍,以备两国之任使,善邻之义与信古之诚兼而有之。此时俊彦蒸蒸,成就日众,实赖校长根津主持,及同校诸君赞助之力。佩服之余,曷胜盼颂。窃有鄙见,敬为校中诸贤陈之。尝考中国文字之源流正变,本乎仓圣所造六书。六书虽区为六门,大率每一门之中,皆有形、声、义三事,以经纬其间,互相检制,以故引伸极广而时历千年,地隔万里不致蒙混淆讹。乃近来新学输入,转译较难,而浅学者每谓中国文字不足于用,创为废文字、立字母、用拼音之法,以求语言文字合而为一。推其流极,将见文字既随方音而变,而方音又随字母而变,势必咫尺之地,文字不通,岂非大乱之道哉。所愿毕业诸子从此研究中国六书形、声、义三事并重之精理,以为转译欧美群籍之津梁,则吾两国之文化,将因此而日见其昌明也。敢告群彦,敬致祝忱,统希鉴之。

**五月二十六日(7 月 6 日)**　就津镇铁路借款自办章程致电天津袁宫保(世

凯)、京梁嵩生(敦彦)星使。略谓：

津镇铁路事，五月二十二日，在鄂与德华银行总办柯达士面议借款自办章程大略十五条：一、借款五百万镑。一、先修单轨路。一、全路限三年造成。一、浜口黄河桥工亦在三年限内造成。一、九四扣，五厘息。一、前十年还利，第十一年起还本，如有款，即可于十一年全还，或陆续多还。一、十一年还本，不补两镑半之息银。一、借款不能以路作抵押。另指三省之款作抵押，应由袁宫保酌定。一、北端用德工程师，南端用英工程师，均由中国总办此路之大员自行选用。此工程师应听中国总办、提调节制调度。一、英、德两工程师只管造路工程之事，不得干预他事。一、行车余利，前议银行、工师分余利二成一节，应勿庸议，以免还款多延时日，应由梁星使另行筹商津贴之法。一、银行买料用钱应大加核减，或另筹办，应由梁星使妥商。一、北端天津、南端浦口、中段济南，应同时开工。济南路造至分达北南处，应一向北造，一向南造，以期迅速。一、山东境内，德国勿庸再造他路，以免与此路有妨。一、路工将竣时，如款尚不敷，可仍向德华、汇丰续借等语。查柯达士于五月二十一日来见，自言来商津路事，力言两银行断不能与绅商议，有绅往皆不见。二十二日与详商十五条如右，大略均本嵩使近日所商办法，其银行不要余利二成一节，渠甚送情，自云此乃出自德银行之意，甘心退让，以结好于中国。当即答之云，嵩使来电已言及，并赞美称谢以坚之。其买料用钱，应请嵩使酌商。并告明此事一切由慰帅主持，细目由嵩使详议，我不过从中调停等语。

**五月二十七日(7月7日)**　安庆变乱，致电安徽冯藩台等，告鄂省已派文武大员统率新军两营及炮队一队，共一千三百余名并兵轮两艘，前往弹压。

**同日**　电江宁端制台(方)，略谓：

本日巳刻，接安徽司道公电，言新帅受枪伤重，徐锡麟带学生围军械所，合城惊惶，望酌派得力队伍带枪械子弹附轮速来等语。皖省出此巨变，难保匪党不四起扰乱。当即饬派张镇彪、李道孺率新军两营、炮队一队并兵轮两艘，驰往皖省，会同相机办理。兹得尊电，新帅竟因伤出缺，深堪惨痛。各省多有匪党，已饬随时严防。

**五月二十八日(7月8日)**　致电安徽冯藩台等，告以“军队已乘兵轮启行，不能追回。新帅出缺，人心震动，沿江伏莽极多，难保不乘此扰乱。皖、鄂邻境，安危相关，即使诸公不来请兵，敝处亦必派兵出境沿江一巡，查看情形，以资镇慑而遏乱萌。总之，鄂军到皖皆扎营住帐，不住民房，用费一切自备，断不搅皖省一草一木也”。

**五月二十九日(7月9日)**　奏陈创立存古学堂以重国文而存国粹。略谓：

今日环球万国学堂皆最重国文一门。国文者，本国之文字语言，历古相传之书籍也。即间有时势变迁不尽适用者，亦必存而传之，断不肯听其澌灭。至本国最为精美擅长之学术、技能、礼教、风尚，则尤为宝爱护持，名曰国粹，专以保存为主。凡此皆所以养其爱国之心思，乐群之性情，东西洋强国之本原实在于此，不可忽也。臣自前两年回鄂以来，体察学堂情形，所有现派各学堂各监学及中文之经学、史学、算学、图学、中国地理、中国词章等各门教员，皆系臣在楚所设经心、两湖两书院中之都讲高材，分布各处。但通省学堂需人甚多，且京师调取以及各省索取络绎不绝，外出太多，已觉不敷应用。诚恐数年以后，经心、两湖旧学生年齿已长，或仕官登朝，或有事外出，学堂建设日广，需用教员、管理员日众，旧日学生日稀，将何以取资应用。而中文、中学向来义理精深，文词雅奥，新设学堂学生所造太浅，仅可为初等小学国文之师，必至高等专门学、普遍中学、优级师范、高等小学皆无教国文专门之教员。倘高等以下各学堂中学既微，中师已断，是所有国文之经史词章，无人能解，无人能教，然则所谓大学专门，岂非徒托空言，窃恐不免有经籍道熄，纲沦法斁之忧。言念及此，不胜大惧。查经心书院乃臣从前提学湖北时所建，专为令诸生通经学古而设。所出人才，蔚然称盛。兹即将经心书院故址改为存古学堂，将屋宇量加改修添造，务期合法。建造书库，多储中国旧学图书、金石、名人翰墨、前代礼器。专聘博通中学经史、诸子、词章各门学问之师儒为教员，选取中学较优之生，收入此堂肄业，即专习此数门。数门之中，经学为一门，史学为一门。特就各学生员考选，不拘举、贡、廪、增、附皆可，至监生、童生皆不收录，惟总须年龄在三十五岁以下。其课程中与各学堂稍异。至其与学堂同者，则规则整肃，衣冠画一，讲授皆在讲堂，问答写于粉牌，每日兼习兵操，出入有节，起居有时，课程钟点有定，会食应客有章，皆与现办文武学堂无异，与旧日书院积习绝不相同。今此学堂既以国文为主，即宜注重研精中学。至外国历史、博物、理化、外国政治、法律、理财、警察、监狱、农林、放牧、工商各项实业等，只须令其略知世间有此各种切用学问，既足以开其腐陋，化其虚憍，固不必一人兼擅其长，每一星期各讲习一点钟即可。若算学一门，本系中国经学史学所必需，自应仍旧讲习。毕业拟以七年为限。凡学生平日功课，由各门分教员按月考校，填注分数，送交提调汇齐列表，送交提学司。由提学司核阅初次后，呈送臣衙复核，取定榜示。其年终大考，由臣亲临察试。凡毕业者，将来备充各师范、各普通中学、高等学、大学等学堂文学专门之师。此项存古学堂肄业学生以二百四十名为额，

分为三班取录，以次入堂肄业。该堂一切课程、钟点，经臣殚心竭虑，筹计经年，并督同提学司及各司道并各学堂良师通儒往复商榷数十次，始克拟定大略。总期多致心力于中国经史词章之学，庶国文永存不废，以补救各学堂之所不足。而又兼习科学，以开其普通知识，俾不致流为迂拘偏执，为谈新学者诟病。此项人才，将来上之则升入通儒院，以供大用，次之则以备文学侍从之选，似亦盛世朝列中必不可缺之人员。

**同日**　奏陈新造湖北模范监狱并详定章程情形。略谓：

监狱之设，虞画衣冠，周立圜土。然虞书之要指曰"钦恤"，周书之要指曰"以教祇德"，要无非先之以摩厉，继之以训迪。当其禁暴之时，已期耻格之效。用意深厚，古训皆然。暴秦至明，积弊遂甚。查各直省府厅州县各有监狱，而狭秽凌虐，殆无人理。疾疫瘐毙，多死非辜，实为有妨仁政之一大端，臣曾于光绪二十七年五月变法三折内详切言之。迭经札饬湖北臬司通饬厅州县各衙门，将所设内监、外监大加修改，务须宽敞整洁，凌辱之弊，随时禁革。三年以来，虽积习已渐次剔除，外府县改修者，若沔阳州、夏口厅、汉阳县等属已有数处，特以经费支绌，究未能大改旧观。臣详查深思，必须在省城大举营造，兼采东西各国监狱之式，管理之法。虽在禁锢之中，而处处皆施以矜恤之方，并实用教诲之事，以为通省模范。当于省城江夏县署之东偏购买民地，酌拟图式建造。查有候补知县廷启，由日本学习监狱学回鄂，并令会同商酌监造，经始于三十一年十月至三十三年五月竣工。一切体制，仿照日本东京及巢鸭两处监狱规模。其管理之法，兼采东、西各国，仍体察中国情势之能行者量为试办。规式章程大略为地址、建造、设置、移禁、典狱、守卫、习艺、教养、经费、规则等十项。建造外环围墙，内分四区。一内监，以居已定罪人犯，约可容百人。一外监，以居未定罪人犯，约可容三百人。一女监，以居女犯，约可容四十人。一病监，以居内外监患病不能保释出狱人犯，约可容五十人。内监仿日本东京监狱式，若扇面。南设三人监二所，监房各十二间，间宽九尺，深一丈二尺。北设一人监二所，监房各二十间，间深一丈、宽六尺。凡四所，夹道上架以玻璃窗汽屋，宽八尺。中央有瞭望楼一，守卫军住房二。东有八方炊食一，浴室一，罪人制造品物库一。西设严禁监一所，共计十间，以居在监又犯罪一次者。该所内自有工厂一，守卫房一。监房之北又有独居暗室八间，以居在监又犯罪两次者。每间深七尺，宽四尺五寸。总共内监除罪人室每间于墙外设有暗厕外，另有厕屋六。此后区也。外监仿巢鸭监，亦扇面式，东、西各一，中作十字巷道，上安汽屋以纳空气。计监房十所，凡一百一十三间，间宽九尺，可容三人。玻

璃窗汽道、东西瞭望楼如内监。此外，南有罪人制造品物库一，罪人接见室东、西各二。严禁区二所，共计十间，独居暗室十六。北有工厂四，厕屋二。东、西各有厨房一。中央于瞭望楼之中层设教诲楼一，存罪犯衣物室一，仓库二。庶务房十，经理验收罪人制造品物司狱房三。此中区也。女监设于前区之西南。计监房十五，守卫房二，工厂一，浴室一。前区之东南则有病监十六，传染病监七，尸室一，医室及守卫房四，厕屋一。再东南则有会议室三，狱官室六。再西南则有书记室三，守卫室三，巡勇房六。中央则内门、表门各一，平台三，门卫室二，制品存留所一，救火器具室二。西有总一门二层，以通于县署头门之内。旁设门卫房二，巡勇房六。此前区也。内监后墙外西北隅，建造电灯机器锅炉厂房二大间，又有自来水储水台一座。各监房均设有电铃，以期消息灵通。他若墙身墙根深砌红石，必令其坚。洋窗洋门皆用铁轴，必令其固。屋皆有窗，以透光线，必令其明。地板下之风路铁门，必令通院宇，厨厕必令其洁。又若地台皆用红石，阶级皆用青石，门限皆用麻石，栅门皆用铁柱，以及地板、走廊、楼梯、水枧、溜筒、阴沟、水柜、碎石明沟、水柜、碎石俑路，皆因地制宜，按图经营。综观大致规模，似尚与东式相仿。又如教养：中人之资，不贵无过而贵改过。今于犯罪者加之厚待，存其廉耳，消除从前酷虐之习。另设教诲师，每遇星期及犯人歇工时刻，教以改过迁善之道，寓劝于惩。若幼年犯，并教以小学课程，以迪愚顽，期于滌染自新，所谓教也。管理有法。监犯平日口食定有量度，决不令有秽恶克扣之弊。且选用内外科医官二员，遇有疾病，慎重诊视，不使死于非辜。而有碍卫生之物，鸦片烟为害最烈，给药痛戒，勿使流毒，所谓养也。末谓以上各条，综其大要，不外管理、卫生、教育三事。现已规模初具，即名曰湖北省城模范监狱，于本年五月开办。此后当随时加以考察，务使化莠为良，民气和乐，以仰副圣主施仁弼教之至意。

**是月**　咨学部录送湖北存古学堂课表章程。存古学堂分经学、史学、词章三门，学制七年。课程为经学、史学、词章学、诸子学、算学、舆地学、外国史、博物、理化、外国法律政治理财、外国督察监狱、农林渔牧各实业、工商各实业、体操共十四门。规定经学门以经学为主课，史学及词章为补助课。史学门以史学为主课，经学及词章为补助课。词章学以词章为主课，经学及史学为补助课。其余各学为三门之通习课。各学科分年教法规定：

经学门第一、二年遍览九经全文，讲明群经要义大略，以为将来贯道群经之根基；第三、四、五、六年治专经之学，总以一人能治一大经兼治一中小经为善。第七年专考求本经自古及今致用之实效见于史传群书者。毕业时，必令

呈出所习专经之心得、著述、札记。史学门第一、二、三年先博览全史要事大略;第四、五六年治专门史学。二十四史之中听学者认习一门;第七年考所习何史,此数朝得失治乱之大端或与今日相类之处,或与今日相反之处,可为今日法戒者。毕业时应令呈出所习何史之心得、著述、札记。词章门第一、二、三年先纵览历朝总集之详博而大雅者,使知历代文章之流别,练习作诗文。第四、五、六年讲读研究词章诸名家专集;第七年专考古今词章之有益世用者。毕业时应令呈出所习词章心得、著述、札记。其余通习课程亦均有教学要求,如外国政治法律理财一门,要求讲外国立政大意,务使学者知外国政法有当采取处,有情势不同不能强学处,且可知外国之所谓平等、自由皆在法律范围以内,而邪说诐辞自无由生。工商各实业一门,要求讲工商实业大意,使知凡系国民,人人宜各尽自食其力之才,以为共保利权计。

**约在是月**　致函京高泽畬观察(凌霨),谓津镇路事,袁慰帅不肯极力担任,三省京官不知敝处苦衷。略谓:

津镇路事自梁崧使奉命后,曾有电往来商榷办法,近日想已向枢府详陈,当已与德、英开议,不审情形若何。现在三省京官议论以何策为善,据尊意以何策为善,望示及。此事将来不知成效若何,惟发端之初,袁慰帅屡次来电,皆不肯极力担任。第一次箇电,则曰请都察院、度支部、邮传部与三省官绅确实考核能否筹集四五千万之巨款,公同议复,实有的款,方可与德试商等语。第二次江电,则曰前年在京议约,英人言韩人不知尊重条约,任意失信,各国视日人代执其柄颇谓公允。次日又对,据以上陈,力言我之条约必须尊重,不可轻言废约。倘令凯发端废约,前后矛盾。今尊议拟先与德、英商及废约,凯实不敢承命等语。第三次文电,则曰梁升道现为出使大臣,似应请旨简派会议此路详细合同,随时电商尊处及敝处,并外务部、邮传部,公同核夺等语。第四次感电,则曰现崧生在津,拟嘱其请示邸枢,先定宗旨,再拟办法等语。详译慰帅屡电,其不肯担任之意显然。敝处多方婉劝,极力斡旋,始照现在办法。乃三省全不知敝处维持之苦衷,筹画之实事,专与鄙人为难,未免可怪。前将各电钞寄,望查阅后,即送三省声望在前之诸君同览为荷。

**六月初一日(7月10日)**　致电安庆鄂军张统制(彪)、李道台(孺)。略谓:

该军军务须严整肃静,均住帐棚,不可入民家。伙食、柴草一切自备。街市买物须和平,不准稍有强买争闹等事,违者必应严惩。总之,万不准搅皖省一草一木,以全名誉。

**李道、张统制来电(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初一日到)**:鄂军舰本日均安抵皖垣,随即入城晤冯藩

司。询悉徐锡麟，山阴人，曾三至日本游历。去年以道员到省，充巡警学堂会办。本月二十六日学生毕业大考，共二百人，官生、民生各半。民生系用以站岗者，皆已发给枪药。是日，新帅及司道均到。徐始欲在餐房用炸弹轰击同坐各官。嗣因不果，遂于行礼时先抛炸弹，未燃。随用手枪二支乱击，文巡捕陆允颐登时毙命，武巡捕车德文亦受重伤。是时各官皆惊惶无措，舆夫负帅出。徐由后追击，弹由谷道穿肩而出，计受八伤，此伤最重。时收支委员顾松在侧，护送新帅，徐喝住顾，饬令关闭大门。顾不允，徐大怒，反诬顾为刺客。顾惟跪乞哀，徐复至房取刀砍顾，不死。徐党马子可枪击，顾毙命。方徐与顾争持之际，司道得乘间逸出，群集抚署，商议调队捕徐。此间防营仅两营，新军仅两标。新军又值旧械已换，新械未领之时，兵力单弱。旋军械所委员奔告，徐带学生入所搜掠军械，先开三库，皆土枪及军衣等件。拟开他库，军队已至。徐党由内发枪拒捕，军队受伤多人，有毙者。军队还击，毙其党陈伯平一人。迫徐党枪已尽，徐越墙而走。适劳牧文琦在外瞥见，狙击未中，悉窜入民舍。军队闯进搜获，并获其同党马子可及随往本堂学生二十余名，当即解送抚署。时方未刻，新帅即于是时出缺。司道等讯取徐亲笔供词，公议将徐正法。当时人心惶惶，街市闭户。徐正法后，人心始定。此二十六日自早午未之情形也。次日，又在轮船马头搭客房遗行李内，搜获火药一包。现在城门昼掩，盘诘颇严。“南琛”、“江元”及步队两营亦同日均到。余详另禀。

**六月初三日(7 月 12 日)**　致电安庆鄂军张统制(彪)、李道台(孺)饬率部回鄂。略谓：

军队冒雨，甚念。可即传谕抚慰，回鄂必当奖赏。昨晚发东电想早到。该道即遵照前电，速率军队及两舰回省，万勿迟延。酌留将弁，随时发禀。

**六月初四日(7 月 13 日)**　就会派留欧学生监督事致电江宁端制台(方)。略谓：

蒯道来鄂，屡经晤谈，商定办法如左。一、宗旨。此次会派欧洲监督，以考查学生学行详实报告为主。凡官派留学生及自费生，或在外预备，或在某学堂若干年，曾否转学、转科，所入之学堂系官立抑私立，程度若何，何科为优为劣，一一详确登记，按期报告学部及各省督抚，刊册宣布，使官民咸知。其所习课本、讲义及参考书一并查送，目前可备中国考核约束，将来可为本生学业凭据。一、权限。考查须亲到学堂，方能详确。应由驻各国钦使预向彼国外部告以此次监督奉派考查之意，请其转致文部，令该监督得随时亲至各学堂阅看，并可向校长及各教员询问一切。其余各处有与学生所习之学科相关者，亦可由钦使介绍，前往考察。至有关学生行检之事，在学堂犯规，应照本堂章程办理。遇有特别事故，或在外有不遵规则、损伤名誉之事，应由监督告知钦使或电请本省督抚酌示遵办。有须与彼国他衙门交涉者，应由钦使酌办。以上各节必须奏明，或电请学部转奏，务令钦使切实照料，最为要义。一、用人。英、法、

德、比四国地远校多，语言各异。该监督所属，宜特设视学员，相助为理，方有实际。或名为视学委员，并宜华、洋兼用。择其通晓学务者，各用一人，或稍多用，须俟该监督抵欧后察看情形，视经费之盈绌，酌量电禀核定。其余翻译、书记各员，由该监督自行酌用。一、经费。现在江、鄂拟各任筹一万金。俟川次帅、粤云帅到任后，由尊处电商，各任五千金。并请电商慰帅，北洋留欧学生可否并归管理，酌任经费。监督薪水拟定每月若干两，余作公费。照此五省所出之数，撙节开支，当可足用。如实有不敷，由江、鄂分任贴补。将来遵照学部来电，渐成画一办法，则各省官费生、自费生必就统归该监督一律管理，按照各省学生名数为出费之多少，江、鄂两省自无须独任经费。

**六月初十日(7月19日)** 就试铸银元国币重量事致电天津袁宫保(世凯)、江宁端制台(方)、盛京徐制台(世昌)。略谓：

慰帅崇论闳议，佩服万分。郁闷经旬，读之霍然病已。中国国币，岂有用墨银重量七钱二分之理，敝处光绪三十年八月奏内已详。乃度支忽创此议，真愚蒙所不解。慰帅来电所言损失国体、货币两歧、折合病民、引销墨元四害，透澈无遗。至度支部咨文所言陈尚书壁在鄂询知鄂铸一两银币不能行，已收回销毁一节，殊非事实。鄂铸一两银币，本省通行，已发出七十余万，不惟藩库、商民，即江汉关税亦按库平足纹一律收用，此为行销明征。嗣因部文改铸一两零六分者，不得不将旧铸者陆续收回，然至今尚有十余万散在民间。此乃迫于部章，并非鄂省自愿销毁。当日陈尚书在鄂与鄙人并未言及，仅随带司员向局员谈及，局员告以部章既另定新式，现已遵照将旧铸收回，听候颁发新模，并无一两之币不能行销之语，可质天日，不知随员何以误会。菊帅电鄂铸一两不能通行之语，务请酌量更正。惟津电成色用九八一节，似乎尚未完备。此次创定国币，自须毫发无憾，无往不宜，无施不可，方为尽善。若色止九八，本国商民流通自属可行，上下出纳已稍有不便。至于买镑还债，洋人必仍以九八色计算，断不认为足银。中国今日以银为本位，则所铸国币必宜使中、外同认，毫无贴补，则以后凡一切有关币制本位等事，方能推行尽利。窃谓银色必以十足为宜。考日本铸造金元表，凡值银十元者，其金元重二钱二分二厘，其中足金实有二钱。盖将其铜料杂质二成剔除不计，仍作足金二钱计算，故能通行无滞。闻英国官商言，英国金镑，亦是只算足金之数，并云他国皆然。各国金办法既皆如此，我断不能不一律照办。近日详加化验试造，若每一枚用足银一两，加入杂质三分，共重库平一两零三分，银质并不嫌软，声音亦甚清亮。至于工火亏耗一节，计每银币一万两，须折耗二百两零。外省银币局因生银渐少，银条

渐贵，每一局每日仅能铸银二万两，通年不过铸银六百万两。统计中国造币分局不过五六处，亏耗约共七十二万两，尽可参铸各种小元，以为补助。惟小元须定为足银九成，限定铸数不得过大元十分之一，方能通行。价值照大元，一律不准压价。小元一万两，可有盈余四、五百两，约可抵十之二三。即使再有折耗，一省所摊无几，为数甚微。保国权，利民用，自有无形大利，岂如市侩专计盈余哉。且银币信，则纸币行，其大利岂争此区区哉。慰帅拟联衔疏争，此万不可少之举，洞愿附骥，但成色必宜慎重。鄙说有无可采，统请裁酌速示。管见总以足色为完全阔大，无懈可击，且与各国一律，中外诚信相孚，其利大矣。鹄候示复。

**袁制台来电(光绪三十三年五月二十八日到)**：部奏试铸通用银币一折，谅已咨达冰案。兹事关系各省财政甚巨，不审尊见以为如何。鄙意行用七钱二分银币，弊害滋多，试缕述之。各国货币自有制度，如英之先令、俄之卢布、德之马克、法之法郎、美之托腊、日之金银元，皆各适其宜，不相沿袭。中国向用生银，本无币制。今欲厘正圜法，制定国币，乃务为苟简，沿用外人之程式，坐昧经国之远图，如政体何，如国计何，害一。中国用银向以两计，今制为七钱二分之银币，将废两不用耶，其势万办不到。将用元而仍存两耶，是圜法终不画一，徒滋人疑，莫定民志。而将来实行商约，仍难免于更张，害二。既名国币，各库自应收放。如仍按两折合，则畸轻畸重，弊混丛生，势难一律。而胥吏、驵侩益得因缘为奸，是谓病民。如径按元收纳，则丁粮、盐课、货厘、关税及一切官项，公家吃亏甚巨，是谓病国，害三。中国惟无币制，故墨元得以侵入。今铸造银币，而分量轻重悉准墨元，非惟无以示抵制，且不啻招其浸灌而助之推行也，害四。综而言之，圜法者，一国之内政，不必强同。权量者，百代之大法，不容轻易。若以七钱二分定为币制，则是破坏律度，放弃主权，外增漏卮，内滋纷扰。全局通筹，未见其可。而部议方谓规仿墨币，主于疏通而便民。殊不知墨元所以能行者，以我国初无银币，自易输入，并非因轻重之适宜也。即如俄之卢布行于东三省，印度之卢比行于西藏，其分量又各不同，是其明证。况墨元仅行于通商口岸，并不遍行于腹省，内地恐不抵生银千分之一，又乌得执一隅以概全局哉。民乌乎便，法乌乎通。若部议所谓大小轻重，易于携带之说，则自两以下，有五钱、二钱，其重量皆较七钱二分轻便。窃以为中国不画定币制则已，如画定币制，则重量宜以一两为准，成色应以九八为宜。盖先以银为本位，不可不抬其质。若以九成银为之，鼓铸之初，虽赢厚利，而将来收纳暗亏必多。虑其亏而另外加色，即又不足示信。且银元初行，生银骤难尽废。若银元成色太低，势必不畅，又未可强用压力使人甘受其亏。惟按九八成铸造，则与现在通行宝银约足相埒，又无挑剔平色之弊，民自乐从，而国家收款亦不暗中受亏。即将来更革熔毁，都可无虑，不过按以铸造，工本稍大，难免稍有折耗。然铸造宗旨，原为上正圜法，下适民用，内以杜绝中饱，外以抵遏洋元。无形之中，大利自普，固非斤斤然权子母、逐什一也。况折耗断不至太巨，并可参铸各种小元以补助之。凯不谙计学，窃谓规定币制，道不外此。若如部议，特未尝统筹而熟计耳。三帅公忠体国，考求有素，如不以鄙意为谬，拟会台衔合词疏争。其或言之不当，亦祈纠而正之。幸甚。

**同日**　电复江宁端制台(方),称东洋人最喜揽事。略谓:

江西铁路拟以冈峙平三郎为正工程师,托转询原口等语。原口现已回国,无从询问。东洋人最喜揽分外之事,今江西工师亦取决于渠,以后必渐思干预江西路事,鄙人实不敢多此事也。祈转告伯严径在日本另行探询为妥。

**同日**　就津镇铁路借款自办事电复京鹿尚书(传霖)、高泽畬。略谓:

外部肯担任主持,指三省厘金作抵,此事可望有成。惟柯达士之草合同稿二十余款,与在鄂所议十五条必有出入。查鄂议各条,柯达士皆无甚异说,其语气似已允许。此后必须抱定鄂议与之磋商,万不可稍有退让,至要。路虽系自办,工仍须包与洋工师,方能合法、迅速。若由中国官绅自出心裁,恐必致耽延迟缓,望再细酌。商办一层,鄙人系直隶人,岂有不愿。特借约既系官订,押款又由官筹,责任全系官担,何以能归商办。慰帅已允商办否,并望电复。

**六月十四日(7月23日)**　旨授大学士,仍留湖广总督之任。上谢折。

**六月十七日(7月26日)**　就长江巡缉章程事电复江宁端制台(方),太平长江程提台(文炳)。略谓:

长江地方紧要,巡缉不容疏懈。鄂省设立沿江缉捕营,密遣线勇分驻各省繁盛口岸查缉匪党,已历八年,办法与探访队名异实同。现奉旨饬公同妥议长江巡缉章程,敝处自应将从前已办情形、此后加密办法,详核会奏,庶与来稿统顾兼筹之语相结合。至程军门巡查重任,鄙人深愿竭力帮助。至需用轮船巡缉,敝处亦可酌拨一号,供其调遣,惟舰队须编练始能成立。鄂省浅水兵轮购到不久,兵弁机手尚待学习。又因饷需过巨,此时有船无人,无从编队。且匪踪隐密飘忽,要在侦察。兵轮梭巡,耗费鲜效,亦与鄙意未合。此系查缉乱党,并非袭击捻匪。既奉谕旨妥议,自应力求实际,不敢率行复奏。湖口为两江所辖,似未便责之湖北。容再妥筹,另电详达,敬请两公大教。此事关系至巨,鄂力所能及,断不稍事推诿。惟巡缉章程既须各就各省情形拟议,则奏稿似须与各省熟商详筹。众议佥同,方可入告。若未经商定之稿,务望暂勿遽发,以免日后参差辩论。

**六月十八日(7月27日)**　奉旨充体仁阁大学士。上谢折。

**六月十九日(7月28日)**　就银币事电复天津袁宫保(世凯)、江宁端制台(方)、盛京徐制台(世昌)。略谓:

从前部员所虑中国宝银本无足色,只在九八之间,苟铸十足,恐洋商以宝银抵换盘剥、熔化牟利一节,似未尽确。查中国宝银向有库宝、市宝之分。库宝即上藩库解京饷之宝,均系库平足色,各省皆同,虽中国化验未精,大致无甚

歧异。市宝即各埠行用之宝，成色不一。无论何省，如遇兑交库款，均系按照各省市宝向来行用成色，补足库平成色，然后作算。即以湖北估宝而论，武、汉通用作为九九二成色，如解藩库，以之折合库宝，每百两仍须加补成色银八钱。如解部库，则须听部库官饬补，丝毫不能含糊。此京外各省现行事例之明证也。今者拟铸库平、库色一两银币，即现在之库平、库色一两足银。除官铸库宝始准与新铸一两十足银币平均兑换外，如各埠市面行用宝银以及生银锭块，均须按照成色申补。即外洋来之银条，华商不能即作为十足，每一千两亦须分别酌补数钱数分。是新铸一两银币，与各省市面行用宝银判然两途，各不相混。既不能抵换盘剥，更不能熔化牟利，此理不辩自明。部员于库宝、市宝成色未加辩证，是以稍存过虑。今承慰帅主持，挈衔剀切电达，当必豁然。盖中国市面宝银本无足色，然其交库平不能作足色计算，市面亦并未照足色行使。至中国库宝，向来系十足成色。今拟铸之一两银币，其成色即向来之十足库宝。名异宝同，无所谓受亏太巨也。果使国币畅行，则其间工火、杂质稍有些微亏耗之处，以纸币、汇票之大利补之，此区区之数不足计矣。至慰帅前电虽有九八之说，乃系未定稿，并非定议。如果足色之说可采，似无妨折衷归于一途。查前年鄂省原奏仍系九成纹银，亦未议及足色。此次奏内，似可声叙鄂省前年所奏色系九成，此次直省初稿拟用九八，今经公同商酌，反复研究，考诸商论，揆之洋情，仍以足色为善。是以择善而从，均不敢拘泥前说。目前有便商民行纸币之利，将来即为银币定本位之基云。盖集议虽采三省，裁断仍系慰帅也。

**袁制台来电(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十二日到)**：鄂箇、号两电悉。探本立论，至理名言，令人五体投地。五年前，凯亦尝以先立银本位，宜铸十足一两银元为说，而部员谓中国宝银本无足色，只在八九之间。苟铸十足，受亏太巨，且恐洋商收我十足而以宝银抵换盘剥，或熔化牟利。迄不能夺，乃降为九八之议，而部员仍不惬意。前年定为九六五，因其虽非十足，相去无多，不复与争。中堂主持十足，自是大处落墨，亦为不易之理。拟于疏内切实发挥，请铸十足，而折带一笔，云至少亦不可出九八以下，以略符凯九八之议。是否有当，统祈卓裁，示复遵办。

**六月二十二日(7月31日)**　致电江宁端制台(方)、太平长江程提台(文炳)、苏州陈抚台(启泰)、南昌瑞抚台(良)、安庆冯抚台(煦)、长沙岑抚台(春蓂)，陈长江巡缉办法五条：

一曰密访匪踪。拟各省皆设探访队而易其名。查探访队系仿北洋探访局之意，其益甚大，而其名宜改。以此标名，是专与党匪树敌，稍觉狭小，且易惊避，似不如名曰巡缉队，则查缉各种盗匪、会匪、枭匪，俱括其中。鄂省自光绪二十六年即设立缉捕专营，多养线勇，派驻各处通信协缉，实即探访队也，故近

年南北巨匪多有捕获。今欲防革命党匪，惟有沿江各省皆设巡缉专营，互通信息，不分畛域，此即所以协助长江水师也。再，此次奏内若声叙江省设队等事，则鄂省早已设巡缉队，及闻皖变后，即派步队兵轮驰往弹压，亦望叙及。窃谓无论江、鄂，前事均不宜多叙也。二曰派轮应用。查密缉匪党与攻击大敌不同，舰队似无大用。惟乘坐赴机，装载兵勇，拖带兵船，则必需中号轮船。江南既派兵轮一艘供程军门用，湖北亦派兵轮一艘供程军门用。如实不敷，临时腾挪租雇应用。至鄂省新制兵舰，因饷力过绌，且水师学堂未设，尚未能招配弁勇，故无舰队可编。三曰师船换炮。长江水师长龙舢板，前于四年前业经洞在两江署任时全行发给后膛枪。今拟将各船炮位一律换用后膛炮，由江、鄂两省各按本辖船只，设法凑足应用。四曰五省协助。程军门巡查全江，无论至何省境内，如有需用师船、运船、步队，一切器械经费，皆由该省筹备应付，极力协助，断不诿延。惟各省责成，应以辖境为限。湖北下游管至武穴为止，上游至岳州为止。五曰酌筹经费。程军门所部皆系水师，若无线眼，则匪党无从觉察。应酌筹养线探访经费，每月约银一千两，或酌加，即由江南、湖北两省分筹，各认其半，数目请午帅酌定。以上五条，如有可采，即请午帅叙入奏稿。

**端制台来电(光绪三十三年六月三十日到)**：既承南皮相国属令拟稿，谨重加参酌，拟致军机处代奏。其文曰：六月初八日奉电旨：沿江一带匪徒充斥，亟应严密查缉。著会商妥议，详细具奏，并著程文炳常川梭巡，勿得拘守分阅上下游常例等因。钦此。遵即电商筹议间，六月二十日，准钧处字寄六月十一日奉上谕：现在人心不靖，隐患宜防。应如何布置，以期有备无患之处，著沿江、沿海各督抚体察情形，妥筹办理等因。钦此。仰见朝廷绸缪未雨、绥靖疆圻之至意，莫名钦感。伏查江苏居江、海要冲，鄂、湘、皖、赣均为长江流域，江面自吴淞以至岳州，绵亘五省，包络湖浸，轮舶络绎，伏莽素多。近来革命党匪到处煽惑，复有孙文为之党魁，时自外洋接济军火费用。江苏海岸东北界山东日照，东南至金山场，为途四达，港议纷歧。太湖一带兼通海口，时闻有逆党勾结枭匪起事之说。巡缉稍疏，即虞滋事，均应妥筹布置，以期防患未然。钦奉前因，公同往返电商，悉心筹酌，略分三项办法。一曰严密探访。向来各匪大都椎鲁无赖之徒。兹则黠士莠儒，昌言革命，人类复杂，行踪诡密，尤须重悬赏格，广设侦探。鄂省自庚子年经之洞设立沿江缉捕营，南北巨匪时多捕获。两江则自上年端方到任时即设立探访队，分驻各处，复将原有兵轮抽拨数艘，编立巡缉舰队，派员统带梭巡，命意即与北洋探访局略同。然以此标名，转恐匪党注意，易致惊避。拟易名曰巡缉队，举各种会匪、枭匪、盗匪俱括其中。江、鄂即就原设营队认真整顿，多养线勇，分头侦探，将该匪秘密举动随时侦报，伺机因应。湘、赣、皖三省均即仿办。总期互通消息，不分畛域，以协助长江水师所不及。至购线、犒赏、川资等费，应请核实报销，俾得放手办事。一曰整顿水师。长江水师为文炳专责，应将本标及各镇师船切实整顿，仍遵旨不时梭巡上下游，督饬查缉。惟旧有船只形式笨重，阻风滞水，未能迅赴事机。由江、鄂各拨兵轮一艘，权交文炳应用。如有不敷，临时再行酌拨。所部皆系水师，若无眼线，无从察觉，应酌筹探

访经费每月银一千两，由江、鄂分认筹拨，拟请作正开销。师船枪炮最关重要。四年前之洞在两江署任内已全行发给后膛枪，惟炮位一仍旧式。今拟换给后膛快炮，每营以五尊为率，由江、鄂各按本辖船只凑拨应用。此外，无论在何省境内，如有需用运船、步队一切器械经费，均由该省酌拨应付。一曰预备精兵。党匪散布各省，势颇漫延，若使节节设防，势分费多，且难得力。现拟简练精兵，授以利械，并备运船，静以待动。两江即就现设舰队实力扩充。鄂省新制兵舰尚未招配弁勇。此外各省或无舰队可编，应各选步队、炮兵，扼要屯扎，添制轮船一二艘，停泊左近，一有警报，立即开驶捕拿。该匪初起，人必不多，心必不一，有此劲旅，当可随时扑灭。该匪私运军火多系夹带货物，现已饬江海关道会同税司加意盘查，严防接济。惟是沿江、沿海地面延长，防缉事宜固应以各省辖境为断，藉专责成，尤须联络一气，互为策应。长江水师所辖，下至歙山镇内洋水师通海营汛而上，其上海、吴淞滨海一带应责成提督萨镇冰专任巡缉。应如何布置，现已由端方咨商该提督妥议办法。至苏省盐捕、飞划等营，一并严饬该管将弁整理巡防，庶可收统筹兼顾之效，而免鞭长莫及之虞。抑之洞等更有请者，巡缉全资将弁，赏罚首贵严明。嗣后在事员弁如有疏防玩忽及兵勇通匪情事，即严行严参。其有心纵匪者明正典型，用昭炯戒。倘能拿获匪徒及著名要目，应请择尤保奖，以示鼓励。除详细章程由各省妥筹分别具奏外，合并声明。

**同日**　致电江宁端制台(方)、长沙岑抚台(春煊)，不以奏简大员巡缉长江为然。略谓：

此次谕旨，系饬沿江查缉匪党，并非大有更张。若五省会奏另简大员，明是彭刚直巡阅长江局面，岂一提督所能尽其才。且当世廉明刚正之大员实亦罕覯。近十年来，若李鉴堂者，固一时所称为廉明刚正之大员也。乃一膺巡阅长江之任，到江南后，适逢海上多事，往来江阴、扬州，独出己见，号令诸将，张皇战守，刘忠诚救过不遑。幸而奉诏北行，不然几误江南大局。前车不远，思之可为寒心。今而长江幸无大事，似只可相题行文，不宜作谢朓惊人之句。鄙人真所谓老生常谈，不自知其庸陋也，尚祈哂而教之。

**同日**　致电安陆府张守、潜江毕令等严查聚众闹教。略谓：

据法国领事照称：据安陆府属郭家嘴教堂沈司铎禀称，十七日午时，田广禄之妻及陆真鼎、向运彪、贺家裕、贺家宴等带领土匪约五十人，持"顺清灭洋"红旗四面，从田家集至王家场，抢劫教民罗光禄家。匪等谣言欲往烧郑家教堂，现在田家集聚匪数百余人等语。查郭家嘴地属潜江，前据该府电禀，已饬毕令认真保护，何以又有土匪抢劫之事。如果有"灭洋"旗帜，实属不法已极，亟应严拿。陆真鼎前据禀在拿未获，尤应赶紧拿办。顷间并接外务部来电，亦查询此事，速将一切情形及何县地界确查电禀，勿稍隐饰。

**六月二十四日(8月2日)**　就津镇路借款事致电天津袁宫保(世凯)、京梁嵩生(敦彦)星使。略谓：

津镇铁路借款数目,原约系七百万余万镑。柯达士来鄂,鄙人与之切议,减为五百万镑,柯尚不甚愿允,以添入不敷续借一条,柯始勉允。论全路费用本需此数,尚恐不敷。若再少,德、英必不允。但近日三省京官来信与致袁宫保信全同,仍执止借三百万镑之议。另接京城老成诸公之函,亦如此说。闻众意甚为坚决,虽属偏见,然执拗太甚,众议沸腾。若不思调停之法,终必决裂。焦闷经旬,因思得一权宜变通之策,可冀两全,特此奉商。查鄂境粤汉铁路修造尚无的款,前与英人商借款项已有眉目,嗣以恐多牵碍,外务部不允,借款迄未成议。然此路关系中国全局,万万不能缓修,而一时猝难筹集巨款。现若以德、英必欲借而三省京官坚持不肯之二百万镑由津镇转借与鄂,鄂亦以鄂省厘金分认抵款,合同内仍只言津镇,不说明转借一事,则于津镇路及粤汉路两有裨益。如恐三百万镑不敷津镇之用,则前议条款内本有仍可续借一条,届时自可续商,只在三省肯借耳。似此通融办法,于京官意议既合,自无可借口阻挠,津镇即可定议,粤汉亦得兴工,于大局裨益非浅。此乃为津镇解围,并非粤汉路更变不借款之前议,(外务部)当可允许。洞为调停京官,又急欲造成粤汉干路起见,慰帅及嵩使两公卓见以为如何,翘盼赐教。

**袁宫保来电(光绪三十三年六月二十七日到)**:津镇借五百万镑自难再少,且鄂议已有成说。现京官坚执三百万之数,香帅拟于议借之五百万镑内拨二百万由津镇与粤汉,合同内只言津镇,不说明转借之事,自属调停妙策,似恐三省京官愈不肯允,请嵩使与外务部商之。至抵款一节,直省以烟、酒、土税及厘金作抵,已详达外部。东省当亦可照允,惟苏省尚无确复,顷已电劝午帅矣。

**同日**　致电京梁嵩生(敦彦)星使主津镇路暂归官办。略谓:

高道回,备述路事。台端于此事筹虑详密,深为感谢。惟此事既已有头绪,总宜设法及早议定。事变难料,设忽有交涉事,则全局俱变矣。至京官原议本在商办,鄙人之意则谓此时暂归官办,将来无论何时,绅商筹有的款,准将此路赎回,即交归商办,曾将此意电达慰帅与尊处。盖将来不归商办,则众人觖望,必多阻挠。此时不暂归官办,则一哄之市,各存己见,无权无法,难望成功,即使成功亦必不能妥速。且京官意在用詹天佑为总工程师,若不归慰帅督办,如何能派委詹天佑耶。阁下晤慰帅时,慰帅于此议必有成算。究系主见如何,或另有卓见,或悉照鄙议办理,亦希明晰示复。

**同日**　就湘路事电复上海盛宫保(宣怀),叹"湘事难办,天下所无"。略谓:

前接五月效电,当饬曾道广镕转湘。得六月蒸电复云:承示盛宫保效电敬悉。四月间承盛公电云,拟垫洙昭一段钢轨等件,甚感厚意。前请兼垫至长沙钢轨,如虑为数过多,垫款即照盛公效电四十八万元之数为限,逾则交现。公

司宗旨愿归自办，湘人持此义甚坚，未便由萍矿局估修。屡次电文业经陈明，祈回明阁帅、电致前途为叩。谦等。敝处旋饬曾道复以啸电，略云路由矿局代修，路、局两有裨益。湘省有款，尽可随时赎还。此电去后，迄今无复。此事湘省固执己见，实难说话。鄙人今竭力思索，想得一变通转圜之法，或竟将株昭一路归鄂代修。尊处所筹之款五十万两，可即以之购鄂省粤汉铁路股票，鄂省即以此款修株昭一段。其购地、督工之员，全归鄂派。购地员用湘人，与湘绅商；督工员用萍矿人，与阁下商。此路即作为鄂修之路，将来管路之员，由鄂派鄂、湘两省之官。湘省将路款还清，即拨归湘管。照此办法与湘绅商，或肯通融，亦未可知。如湘绅许可，则萍矿、铁厂之大幸，然不敢必也。总之，湘事难办，天下所无。鄙人为萍矿、汉铁不遗余力，台端如以拙拟办法为然，望速电复，当再商湘省。

**盛宫保来电(光绪三十三年六月二十二日到)**：今有一万紧万急事禀商，万祈详察速复。前承电商湘路，仰见钧座未忘厂矿之难也。复电请认株昭一段，实为急救厂矿起见。查萍煤专为炼铁而办，已凑成本五百余万两。石格已通，今年可出煤四十五万吨，充其量可出九十万吨。来年汉厂新化铁炉成，每年出铁十五万吨，约须自用一半。大冶必再添两炉，符公原奏，提还官本亦非空谈。所惜煤焦能多出不能多运。目下轮驳不惜重费，至多运二十万吨，病在岳州以上河浅也。从前预算粤汉路通，不忧难运，故敢借礼和及大仓洋债，放手大举。今则株洲至岳州铁路竟无通期，若再迟搁，煤难多运，铁难多炼，煤矿必倒，铁厂亦难支。总办、总矿师急不可耐，来沪筹商，岳州至昭山尚可定造二三尺浅水拖轮，暂济眉急。惟昭山一名易家湾至株洲十二英里，曲折滩多，轮驳难驶。现雇小民船，装甚少，弊甚多，非速接造铁路，难济涸辙。湘中有款亦必先造长岳，决不就株、昭起点。厂矿虽竭力，为救全局，只得勉筹五十万赶紧自办。查粤汉勘路图，株洲、昭山、湘潭为三角形。中有湾河九十里，即萍煤阻运处。干路正线避湾就直，系由株洲通昭山以达长沙。当时因湘潭著名富庶，故图中另作标记，备造支路。路政先干后支，原图移交钧署，可请复按。此时厂矿代造株昭，将来湘路由长沙接昭山，究可少一段，并可随时归并，实于公理有益无损。然非中堂一力主持，游移推诿，必难克期。前年以厂矿事切恳，蒙面允不费钱事必力助。宣怀承公委任，十年坚苦至此，浮图合尖，仍赖鼎力设法玉成。转瞬秋收，即须开办。明年必须与新化铁炉同时告竣，否则殆矣。此所谓不费钱功德也。

**六月二十五日(8月3日)**　致京化石桥法部张华甫、张厚璋。略谓：

顷交百川通电汇六太太六、七、八三个月京寓月费三百两。八侄月费一百五十两，又屡次垫赏五十两，计八侄共二百两。两份总共五百两，收到电复。至六太太月费，可由厚璋侄孙转交六侄妇收清，勿误。

**六月二十九日(8月7日)**　致电军机处转奏朝廷陈革命党横行，请布告天下，化除满汉畛域。略谓：

方今革命党各处横行,人心惶忧。前奉明诏,令内外臣工条陈时政。窃思要政多端,岂能数日间全行举办。必须探源扼要,方能靖人心而伐逆谋。惟有仰恳圣明特颁谕旨,布告天下,化除满汉畛域,令内外各衙详议切实办法,迅速奏请核定施行。此旨一颁,人心自定,莠民乱党无可藉口。所有立宪、议会等事俱以此为基址,自然推行无滞。其他各要政尽可详审斟酌,次第举行。切恳朝廷处以镇静,固不宜为因循旧习所误,尤望勿为浮言张皇所摇。

**同日**　因病奏请给假二十日。略谓:

臣近数年来时多疾病,精力已衰。特以受恩深重,地方紧要,湖北为南北铁路交汇之区,关系大局,不敢不勉力图维。且以臣受任湖广已历十有余年,地势民情,各项政事原委,稍知端倪,尚可强为支持,从容筹办。近来时局多艰,事变紧急,措置一切,事事皆形棘手,以致郁怒伤肝,怔忡不寐。延医诊视,据称心血虚耗,非静心调养,药饵滤难见功。合无仰恳天恩赏假二十日,俾可稍得余闲,藉资静摄,以冀早日就痊。所有循例各事,暂委藩司代拆代行。其紧要事件,仍由臣自行办理,不敢稍涉疏虞。

**七月初一日(8月9日)**　就日、法协约事电复外务部。略谓:

电、函并抄史奏两件及日、法协约均祗悉。强邻日横,焦愤万分。此举乃法创其端,日因其利。盖日本自胜俄夺辽以后,法人甚惧,见日本已将东方海面各洲岛渐次攻夺,且虑日本以法属马斯加借俄停船为责言,行将祸及越南,故与日立约,大意专为保越,且为窥伺琼、廉地步。日亦乐得与法立约,专为防遏胶州、青岛,因法、德素嫌,冀以胁德。故德人闻有此约,甚为动心,其故可知。此约大端要旨不过如此,似乎不必深求。若约中包括云、贵、闽、广,长江南北,不过恃强得意,逞笔妄谈,无足深求。前庚子年秋间,德人有照会与敝处,言英人于长江势力范围所到之处,亦为德人势力范围所到。当时付之不答,迄今英、德皆无他故。又闻英、俄有约,俄经营长城以北,英不干预。英经营长城以南,俄不干预。此约传播已久,仍属空谈。前四年,俄设辽东总督,外务部不认,旋被日本攻逐,徒贻笑柄。窃谓此约包罗太广,当以约守之。后患甚远,当以近防之。日本此时全力注于东三省,其意不在南洋,故防法急于防日。防法有二事,目前惟有将琼州府属之崖州榆林港开为通商口岸,以免法舰图占为军港,一也。闻出使法国大臣电告法愿让还广州湾,但须以商务事为酬报。应请贵部令我使臣与之切商。如能议成,于疆土边防甚有裨益,二也。至于东三省与日为邻,朝廷新简重臣,委任甚专,必当审势殚精,妥筹办理。特以上所筹,专论外交,然必以整理内政为根本。贵部函电所言,询为探源之论,钦

佩莫名。至照会驳复不认,亦是应有之义。前两日敝处有艳电奏请枢府代呈,计已上达宸览。洞迂庸之见,欲御外侮,先靖内乱。靖乱之道,和众第一,定静次之。近日时局,忧危惕厉。奋发果决,自是宜所当然,特和、静两义亦不可少。若过于张皇纷扰,实非所宜。

**七月初二日(8月10日)** **奉旨**:著张之洞迅速来京陛见,有面询事件。同日,诏命化除满汉畛域,勿存成见,自相纷扰,命内外各衙门妥议切实办法。从张之洞之请。

**七月初四日(8月12日)** 致电军机处,告本月二十日当可起程北上。略谓:

洞由京回鄂,业已三年有余,翘望阙廷,时殷瞻望。且以时局多艰,实有亟思面陈事件。兹奉诏入觐,得遂愚忱,莫名欣幸。本应速行,惟洞近年多病,精力渐衰,心血虚耗。夜则怔忡不寐,日则舌干气促,步履艰滞。医者谓宜服药静养,方能见功。前月二十九日,已附片奏请赏假二十日,日内当可上达宸览。现在上紧医调,并清理经手要政,约计本月二十日当可起程。如能早行,即当力疾北上,不敢拘定假期。谨此飞速电达。如圣上询及,祈代陈下悃,不胜感叩。

**七月初十日(8月18日)** 就枣阳、安陆天主、福音两教教民争闹事电复外务部。略谓:

枣阳系天主、福音两教滋事,并非匪徒。当经电饬襄阳道府、枣阳县查办,并加派马队弹压保护。迭据禀复称:枣阳向无福音教,因民人积仇于天主教,特请福音教设堂,以图抵制,由是争端屡起。义使所称各节,皆天主教民一面之词。福音教被侮较甚而未闻有烦言者,因福音教牧师人素安静,未出干预。天主教司铎安得华求保滋事教民刘高林未遂,因赴襄以匪乱重情,耸令主教电达京使,先发制人。现在两教平靖,司铎并无危险等情。安陆府教案,当饬安陆府钟祥、京山、潜江等县查办,并派步兵一队驰往弹压。迭据府县禀复称:臼口地方,因被天主教民欺凌,拟请圣公会设堂,以期抵制,并无拆毁教堂之事。贺杨家集教堂被焚,已将天主教涂教士所指之田广禄等六人拿获严讯,坚不承认。访之绅民,公论火由内起,实系教民借此讹诈,与徐教士所称不符。因与磋商,允以和平了结。现在各教堂有兵镇慑,民、教相安等语。查襄、安两府两教积忿,此事如出一辙。湖北通省,近年天主、福音两教争闹之案甚多,日久必成巨衅。祈转商义、法两使严饬洋士勿受教民蒙蔽,颠倒是非,勿任教民以强凌弱,激成公忿。至枣阳司铎安得华民怨日深,尤非所宜,望切商义使能与他省对调一人,实为地方之幸。

**七月十三日(8月21日)** 致电梁嵩生(敦彦)星使。略谓:

承示代觅京寓，铭感之至。惟鄙人到京，拟住畿辅先哲祠，已与同乡约定，惟有心领拜谢。如能在颐和园左近代借公所一处，能租赁尤善，稍为宽敞洁净者，其感渺尤甚于城内寓所矣。此以备初到及以后赴园时用。屋有二十间即可，宽亦无妨。约二十五后启程。

**同日**　致电江宁缪筱珊(荃荪)太史请为存古学堂总教。略谓：

武昌存古学堂即日开办，于本月二十日以前开学。堂中请总教四人，协教四人，分教六人，皆须通儒宿学，方称师资之任。拟请阁下为总教之一，如愿惠然，请即于日内命驾来鄂。详细章程办法，至后面商酌定。至盼。

**七月十五日(8月23日)**　致电上海督办电政杨彝卿观察请安置电报机三分。略谓：

鄙人抵都后，来往电报必多，若皆须送局，道路太远，深恐延误。请饬京电局在下斜街先哲祠、皇城后门外白米斜街招贤馆内、湖上法部公所内，皆鄙人寓处，为安置电机三分。所有杆线各费，均请示知照付。刻已电令驻京齐道耀珊往京电局商议安设，请速电知京局照办。

**同日**　致京法部戴尚书(鸿慈)暂借法部公寓。略谓：

湖上旧有公寓，前四年鄙人到京曾借住数月。闻现改为贵法部公所，可否暂许借住，实深铭感。木器一切当自备。

**七月十六日(8月24日)**　就萍局代修长株路事电复上海盛宫保(宣怀)。略谓：

厂矿难筹现银趸购股票，尊意轨件由厂供应，再以售铁现银分期陆续解由鄂省转付工款。株昭为厂矿命脉，关系既大，岂敢漠视，惟来电胶葛太多。兹就尊意参合敝处敬电购买股票办法，再予通融：一、汉厂所售株昭轨件及代购株昭车辆、桥梁、枕木等件，鄂省核明单据银数，填发铁路股票，以抵付款。二、购地款、土石款、一切工程薪费款，汉厂每次拨交鄂省银两若干，鄂省收银后，照数填发铁路股票，即将来银代付各项款目。以上办法，轨料既非现银，工款亦非趸付，处处与尊意符合。至于预支(京汉路)轨价一案，是汉厂经手之事，鄂省实不能代汉厂奏销，鄂湘路亦不愿牵扯部款在内。此事总要清楚，曲折太多，反生窒碍。且株昭告成，矿获路通之益，厂获路股之利，购股办法亦厂矿生计，部款又何必挪扯。惟此尚是鄂、沪自家商量，湘意如何，尚须电询。至另电申报云云，湘人多议少成，往往如此。敝处并未据呈，无从核批。乘机严饬一层，施之湘路，毫无益处，前已电致再三，不可理喻。若再往返电牍，徒误株昭大事，甚无味也。

**盛宫保来电(光绪三十三年七月初五日到)**：奉敬电，因湘绅不愿厂矿筑株昭，改为由鄂代修。公于汉萍直是嘘枯起朽，奚止竭力，宣不敢不将厂矿内容尽情披露。两处欠款数百万，安有现款五十万可供造路。只有交卸铁路时汉厂尚欠京汉预支轨价九十一万，奏明嗣后官路购轨，每批带扣官款两成，至扣清为止。萍犯咽喉急病，不得已属厂供应轨价外，再以售铁银款陆续凑付工程，此本意也。若令筹现趸购股票，擘画经旬，除洋债之外，竟无可借。谨就钧意再进一层，请电湘曰：湘株昭十二英里统归鄂省垫款代修，湘集商股，专顾长沙云云。实则除轨件外，一切工款仍由汉厂分期陆续解由钧处转付，购地、督工、管路概由鄂派，宣但求路通，丝毫不干预。迨路成奏销时，钧处始揭明宗旨，此款即是汉厂预支轨价。湘能筹还，路归湘管。湘不筹还，则以部款接部款之路，论理同归部管。设此计再不成，则萍处绝地，汉难出险，同归于尽，惟中堂拯之。

**又电(光绪三十三年七月十八日到)**：钧意购买股票，宣意抵用部款，设想不同，造路则一。厂矿只因财力困穷，不嫌词费，除轨价外，概须现款，积亏之局，实已无法挪借，故不能不急筹招股。而股本皆须八厘重息，以专造株昭，则路有运煤车利可抵。如买粤汉票，恐全路未成，无利可抵。厂矿现立董事会，动用商本，针针见血，此宣怀办事之难也。然钧意重在粤汉购股，与厂矿正须续招巨股实有同情。如能招足，自易遵办。麻电恳商鄂省入股一二百万元，如不能多，究可酌附若干。前闻扬子江制造车桥公司，川汉、粤汉拟入股五十万两，倘能移入厂矿，则一举而三善备矣。

**七月十八日(8 月 26 日)**　致电度支部请另择汉口相宜之地开设造纸厂。略谓：

> 鄂省前借款购回比商在汉口所买租界一段，因该处前滨大江，后跨铁路，北端紧接铁路车栈、马头，为将来振兴商业最相宜之地，正拟修通马路，建造市廛，已与汉口各商议定。三数年后，该地约可值银数百万两，即可以措还鄂省现在借欠各项债款。故彼时向法商及中国商号借银九十万两，费尽无数操纵之力，始将此地购回，现此项借款尚未付还。查各国开办大宗工厂，多在距镇市稍远之地。若以此极繁盛、极昂贵之地开设纸厂，未免可惜，尤难相让。况鄂省既有九十万购回之借款，将来又指望措还华、洋数百万之欠债，且实不相宜。请转饬该厂在汉另选相宜之地为感。如鄂省有能相助之处，必当竭力帮助也。

**七月二十日(8 月 28 日)**　致电瑞安孙仲容(诒让)主政请为存古学堂总教。谓：

> 闻礼部奏派足下为礼学馆总纂，计必赴召。鄙人因世衰道微，正学将晦，特于鄂省奏设存古学堂，延聘海内名儒以为师表。足下经术淹贯，著书满家，实为当代通儒之冠。窃欲奉聘来鄂为此堂总教，以惠士林。惟京师现在正虚

席相待，可否请半年留京，半年住鄂。如礼学馆总辑事繁，或携至鄂办理，或即以三个月住鄂，固亦甚好。堂中尚有协教、分数各员分任教课，劳剧之事不以相烦。但望到堂时开导门径，宣示大义，为益已多。此为存绝学、息邪说起见，务希鉴允，天下士林皆受其赐矣。详情另由黄仲韬学使函达，先祈示复。感盼。

**七月二十三日(8月31日)**　致电军机处陈推迟启行之由。略谓：

本拟二十日外即行，因鄂省酷热过甚，洞本病躯，又受暑热，致患腹疾，兼以眩晕，至今未愈，焦急万分。现在赶紧调治，又兼清理经手要政，昕夕不遑。昨日来炎暑稍减，无论如何，本月内必当力疾起程。已备火车以待，万不敢稍有耽延。谨此驰陈。

**鹿中堂来电(光绪三十三年七月二十二日到)**：公定何日启行，望电示。邸相屡问，似诧异。应将行期电奏或电枢。袁昨奏二十二入觐，明日请安。

**七月二十六日(9月3日)**　遵旨奏陈核议新编刑事民事诉讼法。略谓：

综核所纂二百六十条，大率采用西法，于中法本原似有乖违，中国情形亦未尽合，诚恐难挽法权，转滋狱讼。男女之别，天经地义，万古不刊。乃阅本法所纂，父子必异财，兄弟必析产，夫妇必分资，甚至妇人女子责令到堂作证。袭西俗财产之制，攘中国名教之防，启男女平等之风，悖圣贤修齐之教。纲沦法斁，隐患实深。至于家室婚姻为人伦之始，子孙嗣续为宗法所关，古经今律，皆甚重之。中国旧日律例中，如果审讯之案为条例所未及，往往援三礼以证之，本法皆阙焉不及。无论勉强骤行，人情惶惑，且非圣朝明刑弼教之至意。此臣所谓于中法本原似有乖违者也。恭绎谕旨，殷殷以现在民情风俗为念。夫立法固贵因时，而经国必先正本。值此环球交通之世，从前旧法自不能不量加变易，东西各国政法可采者亦多。取其所长，补我所短，揆时度势，诚不可缓。然必须将中国民情风俗、法令源流通筹熟计，然后量为变通，庶免官民惶惑，无所适从。在法律大臣之意，变通诉讼制度，以冀撤去治外法权，其意固亦甚善。惟是各国侨民所以不守中国法律者，半由于中国裁判之不足以服其心，半由于中国制度之不能保其自家财产。而谓变通诉讼之法即可就我范围，彼族能听命乎。近年与英、美、日本订立商约，彼国虽允他日弃其治外法权，然皆声明俟查悉中国律例情形、审断办法及一切相关事宜皆臻妥善等语。是已失之法权，不能仅恃本法为挽救，其理甚明。若果不察情势，贸然举行，而自承审官、陪审员以至律师、证人等无专门学问，无公共道德，骤欲行此规模外人貌合神离之法，势必良懦冤抑，强暴纵恣，盗已起而莫惩，案久悬而不结。此臣所谓难挽法

权而转滋狱讼者也。且西洋各国皆先有刑法，然后有刑事、民事诉讼法。有诉讼之法，尤须有执法之官。故必裁判官权限分明，而后诉讼法推行尽利。中国律例，详刑事而略民事。即以刑事而论，亦与西律悬殊。综观本法各条，除中外交涉外，大抵多编纂刑法、民法以后之事，或与厘定裁判官制相辅之文。此时骤议通行，非特大碍民情风俗，且于法律原理枘凿不合。臣惟编纂法律，有体有用，先体后用，其势乃行。现行律例，以吏、户、礼、兵、刑、工分类，不沿明律之旧。官制改后，名实已乖。近年新政新法渐次推行，国际交涉日益繁重，实非旧例所能赅括。即如轮船、铁路、电报、邮政、印花、钞票，在外国莫不严妨碍交通之罪，设侵害信用之防。又如杀伤外国使臣，勾通外国军人，伪造外国通行货币，违背战时中立条规，有一于此，足碍邦交，在外国莫不特设专条，预为防范。至于商务各条之别有商法，军政各项之别有海陆军刑法，各国已为通例，未有与刑法相混者。而民法一项，尤为法律主要，与刑法并行。盖东西诸国法律皆分类编定，中国合各项法律于一编，是以参伍错综，委曲繁重。今日修改法律，自应博采东西诸国律法，详加参酌，从速厘订，而仍求合于国家政教大纲，方为妥善办法。律条订定以后，再将刑事民事诉讼法妥为议定，则由本及支，次第秩然矣。至目前审判之法，只可暂订诉讼法试办章程，亦期于民情风俗一无阻碍而后可。谨将新编诉讼法碍难通行各条，加具按语，汇开清单，恭呈御览(下略)。

**同日**　奏明收回汉口比国租界情形。略谓：

汉口滨江地方，招商局马头以下系英国租界。英界以下，接展俄界、法界、德界，至日本租界止。日界以下为华业公司地界，以下直至刘家庙京汉铁路马头、火车厂栈，皆为中国地界。乃比国乘铁路购地之际，在该处私购民地三万六千余方，以预备铁路比国工人赁住为词，于光绪二十四年坚向总署索订比国租界。经臣竭力拒绝，驳以比国工人只可由铁路公司造屋借与居住，不能准予立界。自光绪二十四年议起，相持至二十八年，该使复迭向外务部函催，咨行臣统筹兼顾。臣再四筹思，比国原购地段紧靠京汉铁路南端江边马头之刘家庙火车栈，包过铁路，实扼南北铁路咽喉，于中国管理铁路主权及京汉、粤汉两路交接之马头大有妨碍，坚不允许，仅就滨江一边划地一万六千余方，画作比界，东北两面皆与铁路离数十丈。该使复商由外务部咨议通融加宽。驳以查明窒碍，咨复外务部酌复。自是又相持数年。该国驻汉领事将所买地契交关道税印，迭经照催，要挟甚力。臣思该地跨越铁路，横当要冲，虽一再驳令让减，究于附近铁路地权地利有损，不如议价收回，留作扩充华商贸易之用，可以

永保利权。惟自铁路告成后，地价数十倍于从前。经臣派员与该领事磋议经年，始将全数基地议定价银八十一万八千余两。又以巨款咄嗟难办，暂行息借商款垫付，以杜翻悔。此系上年之事。现因地甫收清，息借之款已另行筹款归还。从此京汉、粤汉两路临江马头不为外人租界扼阻，于路政商务均有裨益，自应将此案原委情形奏咨立案。

**同日**　遵旨奏陈查明汉口日本租界续订合同情形，称原奏所云全非事实，有意诬诋。略谓：

本年七月十五日奉上谕：有人奏汉口租界新约尚须磋改一折，着张之洞查明具奏。臣查汉口展拓日本租界合同只有三条。第一条声明展拓一百五十丈。此条日本原索展二百丈，已有成议。经臣极力驳减而后乃允从。第二条为保护燮昌火柴厂照常开设，不致勒令迁移，不能苛待，与日本臣民一律看待。此条亦系与日本领事力争十数次而得。第三条系声明悉照原订合同办理，又另件议明年限，收回华界所设日本从前借用之大阪马头。此条最为棘手。缘大阪马头一事牵涉德亟船、英国马头，几酿事端。辩论多年，多方抵制，始克就范，外务部久已深知其详。此项合同由臣与日本领事面议，饬令江汉关道桑宝与驻汉日本领事订立，本年四月始行批饬勘丈订界。因其树立界石稍逾丈尺，复经关道力驳，令其移回，始行互换合同盖印。兹奉旨饬查，当经复饬该道查复去后。兹据复称：原奏称汉口日本扩张租界条约竟有永久租用字样，界内华商并当遵从日本规则缴纳赋税，与日本臣民相等，是真与割卖无异等语。又是年汉口初立英界，即缮写永租地基，以后俄界、法界及日本租界原订合同，皆一律查照咸丰十一年成案，照写永租字样。是永字来历，固不自此次续订日本合同为始，亦不独汉口各国租界合同为然。至赋税二字，查日文赋税金，其解释即系捐输款目之义。惟汉文税、捐二字大有区别。日本领事原送合同系税捐字样，当经该关道函告界内只准照章抽收工部局、巡捕各捐，不能收纳赋税，应将税捐改为各捐。旋据该领事函复，租界本无征收关税之理，遵照改为各捐，有卷可查。又日本臣民字样，查中日马关条约第六款，有日本臣民往来侨寓从事商业、工艺制作等语。中日通商行船条约第四、五款，于中国则称中国人民，于日本则称日本臣民。是以此次合同汉文本系写为商民，日文则译写为臣民。以上各节，查明并无不合等语。臣查日本展界一事，辩论磋磨七八年而后定，备极详慎，武、汉官民皆知。原奏所称各节并未将永租、税捐及日本臣民等字样考查明晰，竟至斥为割卖，似乎有意诬诋，别有用心。

**七月二十七日(9月4日)**　就试铸银币事电复京袁宫保(世凯)、江宁端制台

(方)。略谓：

菊帅之论甚醒透。一钱、二钱小币亦宜足色及止铸百分之一两节，最为老到。盖小元用足色虽非外国通例，然中国习气较深，法律较疏，留一分之孔隙，即必生三四分之流弊。若准减成色，必致额外多铸图利，断非定章所能限制也。总之，大利在纸币，不在小元。鄙人向来论理财以先赔钱为主义，特不敢倡言，恐招当代会计家之呵骂。菊帅既亦如此说，请慰帅即照改定议，或即缮发，或俟鄙人到京面商，均无不可。

**同日**　奉旨补授军机大臣。上谢折。

**七月二十八日(9月5日)**　奏陈札委湖北差委福建存记道程祖福为总办，承办大冶台子湾水泥厂。称该道"创办清华公司，讲求实业已历多年，以之开办水泥厂，必能刻期有效，请援例暂免税厘十五年"。

**同日**　奏陈筹办陆军小学堂并变通部章情形。略谓：

今日时局，军政为第一要义。揆度中国情势，非精练陆军百万以外不可。然照此兵额练足，岁需饷银八九千万两，今日万万无此财力。因陋就简，坐误事机。搜括取盈，尤非善策。臣夙夜焦思，不能寝食。至教兵不如教将之说，人所习闻。但专恃出洋游学之陆军学生，或本省设学聘用外国教成学生，待以充用，则所费太巨，各省财力断不能支。而回国以后，其中学问切实又不染荒谬恶习者，不能得半。即其可用者，久在外洋，眼高气盛，所望甚奢。非优异之官，丰厚之薪，不乐为用，断不能尽受中国镇协各统钤束。且朝南暮北，去就任意。加以此项学生有学问而无阅历，任以实事，果能人人皆克收效与否，尚未可知。然则学生亦不能专恃，其数亦不能甚多。此危道也。臣于是与各项讲求兵学之军佐及各营将领详加筹酌，因思专就培养陆军小学堂着想，与文学生注重高等小学、初等小学同义。将该学堂大加开拓，令其可容三千人，选各营正兵六千人入堂习学。一日在堂上学，一日在本营操练，饭食本营自带。日日到堂，则三千人之讲堂，可教六千人。五年以后，则此六千人皆有士官之学术。设有大征战，即用之为营哨官，以一人募百人，此六千学成之兵，即可练六十万人，半年即可练成应用。以此例推，假如各省合计有备用之学兵三万人，有事时即可急就速练之兵三百万，惟在平时储械与临时筹饷耳。饭厅各项房屋目前业已工竣，臣亲加察阅，俱甚合法。各兵亦恪遵规矩，计日程功。臣体察情势，似乎该堂所创办法，的确可行而有效。兹将变通部中原章各事，胪陈于左。

一、查原章学额定三百人，分三年收录，每年收录百人，以便毕业后收入中学。但教育之法，以渐次淘汰为要。若每仅收录百人，则毕业决不足百人。

臣现定每年收足一千人,三年收满三千。三年之后,若好学者众,则分刚、柔日轮班上学,可以收足六千,于练兵之中寓普及教育之意。更番毕业,更番入营教练兵士。此扩充学额之变通办理者,一也。

一、原章收考学生应按格考选各州县高等小学生,又云各地学堂未遍立以前,暂准各州县按格挑选良家子弟。但从前各省武备学堂皆挑选良家子弟,往往不能耐苦,成就甚少。臣现定于湖北陆军各营兵士就其文理通顺,身体强健,年龄合格,在营半年以上者考选肄业,日有进境。此考选学生之变通办理者,二也。

一、原章内载教授课目八:一曰修身,二曰国文,三曰洋文,四曰历史,五曰地理,六曰算学,七曰格致,八曰图画。又载训练课目三:一曰训诫,二曰操练,三曰兵学。统计十一门。窃思陆军学堂,无论大中小皆当注重陆军科学,方属名实相符。今改定:于训诫科中,第一年仍照原奏办理,第二、三两年添教各科操典及野外要务令诸书。于兵学科中,第一年仍照原奏办理,第二年添授筑城、地形、军制、兵器各科,第三年添授战术及应用战术、马学、卫生学、砲操、马操、工作诸科。似此办法,三年毕业,不但于奏定各学科无不通晓,即原奏所未及者,亦无不知其门径,将来再入中学,自能事半功倍。此增加科学之变通办理者,三也。

一、查原奏设总办一员,监督一员,提调一员,学长每百人三员,教员每百人十员。但学额既增,则教员、管理员亦应加多。且学生皆系军士,则管理员亦必用武官大员,方足以资钤辖。因特派第八镇统制官张彪充当总办,第二十一混成协统领官黎元洪充当会办,陆军毕业生分省试用道刘邦骥充当会办监督,将弁学堂毕业生分省补用知府曰寿铭充当提调。全堂斋务分智、信、仁、勇、严五斋,斋有长。每斋分四舍,舍有长。每舍分三讲堂,每讲堂五十人,内挑学科班长一人,术科班长一人。此任用人员之变通办理者,四也。

一、查原奏学生皆按年酌给津贴并供火食。湖北财源枯竭,各学堂均无津贴,本年火食亦拟停支,未便于陆军独优。且该学生皆系营中兵士,是以仍使之按月领饷,食宿仍由各本营照料,学堂并不供给火食津贴,仿外国通行办法。此节省经费之试办者,五也。

一、该堂于陆军学以外,另设附属测绘科学兵额六十名,经理科学兵额六十名,军医科学兵额六十名,海军科学兵额六十名。各为一堂,各有专师。此添设学科之变通办理者,六也。

**同日**　奏请奖励湖北各学堂毕业生及管理员、教员。略谓:

湖北学务开办最久。自臣到任后，创立两湖书院，并原有之江汉、经心两书院，皆以通经博古训迪诸生，兼授舆地、时务各门有用之学。师生在堂讲习，与各省书院之专试制艺词章、按期应课者不同。名虽书院，而实则与学堂无异。厥后创设湖北省师范学堂，并就两湖书院改为两湖总师范学堂，更创立文普通中学堂，中路、东路、西路、南路、中路各高等小学堂，农业、工艺学堂，又次第开设武昌、汉阳道府及支郡各师范学堂共十四所，武昌，汉阳商业学堂各一所。至方言学堂先名自强学堂，开办最早，后经迁移修改，始定今名。现在各堂学生陆续举行毕业考试，合格者甚多。管理员、教员任事多年，颇著成效，自应一律照章给予奖励。现在毕业学生，计本科、预科、简易科名数在一千人以上，似不可谓少。而合十数学堂共得此次，亦不可谓多。其程度率在中学以下，似不可谓高。惟教员必求合格，管理必求认真，教科必求完全，功课必求切实。此臣所与各堂师生共相戒勉者。计开各学堂毕业生请奖七百四十八名，请奖各员一百二十四名。

**同日**　因梁鼎芬于教育事体大纲细目擘画精详，任事多年，勤劳最著，奏请赏加二品衔，以昭奖励。又因纪钜维、杨守敬、马贞榆、汤金铸、罗照沧、曹汝英等六员皆在湖北学堂教授有年，深资得力，公论交推，奏请分别奖励，以彰宿学而重师范。

**是月**　就烟膏专卖事函复外务部。略谓：

英使照称，江南议设专卖膏局，湖北亦拟照此办法，有碍中英条约第五款、法约第十四款等因。查英约第五款，系不设公行，听便英商赴口贸易。法约第十四款，系不可另有别人联情结行，包揽贸易等语。现查专卖官膏办法，他省虽属收土售膏，均归官办，然仍有准商任便贩土之便，并与约章无碍。湖北办法较之他省更宽，系商土官熬，官膏商卖。照此办法，于洋药销路毫无阻滞，并不有背约章。至所以必须立厂督熬者，因事关禁烟，非将销卖实数确查，无以严限制而绝根株。地方官实行其主权，岂另有别人可比。官商并不合本，则非联情结行。商人各自买卖，则非包揽贸易。以现在办法细核约章，毫无相碍之处，应请贵部先行据此声驳为要。又民政部附送英使节略各条，有查洋药进口总数，折中定额，递年减成之议。窃谓非勒地户减种，无以取信外人。非禁设烟铺开灯，无以遏绝沾染。非办熬膏专卖，无以稽查销数。湖北除已派员详查烟地，议章减种，实力办理外，拟请贵部查照民政部致英使节略第一条所开办法，切实向英使磋商，将进口洋药折中定额，递年减成，预算立表，咨行各省按额照减，定明官为督熬，商自买卖，如数认销之法。至烟馆设铺开灯，湖北省城业已禁绝，各府亦次第限期严禁。再，风闻十年期满，万一查禁未绝，有应照递

减之数赔补之说。究竟如何赔补,亦望酌定,以隐地步。

**八月初一日(9月8日)** 手谕各学堂、各营,停止兴修石像铜像。略谓:

昨阅汉口各报,见有各学堂师生及各营将佐弁兵建造屋宇,以备安设本阁部堂石象铜象之事,不胜惊异。本阁部堂治楚有年,并无功德及民。且因同心难得,事机多阻,往往志有余而力不逮,所能办到者不过意中十分之二三耳。抱疚之处,不可殚述。各学堂各营此举,徒增愧歉。尝考栾公立社,张泳画象,此亦古人所有。但或出于乡民不约之同情,或出于本官去后之思慕。俟他年本阁部堂罢官去鄂以后,毁誉祝诅,一切听士民所为。若此时为之,则是以俗吏相待,不以君子相期,万万不可。该公所、该处即传知遵照,将一切兴作停止。点缀名胜,眺览江山,大是佳事,何必专为区区一迂儒病翁乎。

**八月初二日(9月9日)** 交卸湖广总督篆务,由湖北布政使李岷琛护理。

**八月初三日(9月10日)** 渡江,由汉口乘火车北上。

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卷九页二〇六:

甲辰回任,方冀大局稍安,乃未几而京师有吴樾之案,安徽有徐锡麟之案,沿江人心震动,两江三年间四易总督。乙巳夏,周玉山督部为言路所劾,内意又议此席属公。因电致瞿相,云路事甫就范围,一有调动,全局瓦解。在鄂二十年,人地相习。两江权分力绌,断然措手。如必见施行,惟有引疾而退。丁未六月,传闻项城入军机,端忠敏督直隶,公调两江,已内定矣。公电致鹿文端,云鄂省十八年心力抛于一旦,衰病侵夺,岂能再创新局,惟有乞退而已。因即日具疏请病假二十日。而隐辞两江而不辞枢府者,张、袁并用,宫廷具有深意。去就之际,朝局系焉。诗集自丙午年以后,惟读宋史、读史绝句若干首,更无登临饮宴之作以此。

甲辰之夏,有人倡议会奏,请立宪法。项城密告岑西林,公闻而讶之。丙午六月,考察政治大臣归国,行抵上海,以立宪事征公意。公复电云,立宪事关重大,如将来奉旨命各省议奏,自当竭其管蠡之知,详晰上陈,此时实不敢妄参末议。七月,明旨宣布中外,预备立宪,即据载泽等陈奏。初未令各省与闻,盖建议者逆知各省必有异同,故径请宫廷独断。部院改制,自起草迄于施行,不及两月。各省官制亦同时草完。主其事者,惟编制处数人。各省虽派参议之员,不得而闻也。议既定,乃举大纲询各省督抚,公复电俱见集中。又电致张筱帆云,外官改制,窒碍万端,若果行之,天下立时大乱,鄙人断断不敢附和,倡议者必欲自召乱亡,不解是何居心。京电催迅速作复,尤怪。事关二百余年典章,二十一省治理,岂可不详慎参酌,何以急不能待,必欲草草定案耶。足下不

宜言去,如鄙人之衰朽迂庸,愤懑填膺,无能补救,乃当速乞罢耳。陆副宪宝忠疏云,自改定官制以来,大臣不和之事时有所闻,其机实起于细微,而其害至于倾轧。当兹举行新政之时,亟应以镇定从容为宗旨,用人尤当审慎。设或轻作更易,如举棋之不定,恐人心益复张皇,谣言纷起,奸民生心,将启变乱之渐。此疏上于丁未六月,公因公乞假,正其时也。

丁未春,西林入觐。召对,极言某疆臣权势日重,自请得留阙下,愿为狂犬,守夜当门。太后闻而动容,遂命长邮传部。未几,赵侍御启霖劾新设疆臣夤缘亲贵,物议沸腾,辞连庆邸父子。诏以查无实据,革赵启霖职。台官皆不平,将继起劾奏。有旨允贝载振开去农工商部尚书缺及一切差使,手诏庆亲王奕劻出军机,鹿文端叩头奏言庆亲王有庚子留守之劳,且心实无他,乃已。某疆臣疑岑之内用、赵之弹劾,枢廷必有主之者,密嘱某公劾枢臣暗通报馆,授意言官,阴结外援,分布党羽,于是瞿协揆被谴,放归田里。故事,协办大学士缺出,开单请简,不及外臣。会庆邸不自安,又别无进言者,而公以持正不阿,力挽学风士习,皇太后屡加褒奖。越二月,遂有入阁之命。瞿相既被谴,即日出都,过夏口,欲渡江相访。公曰,是实朋党之说也,必不可。乃乘舟泊江心,置酒话旧而别。其时人以入相为公贺,不知幽忧孤愤,乃十百于平日也。

丁未五月,懿旨:立宪之道,宜如何逐渐施行,凡有实知所以预备之方、施行之序者,准各条举以闻,在京呈由都察院衙门,在外呈由各地方大吏详加甄核,取其切实正大者选录代奏。梁按察鼎芬专折奏陈预备立宪第一要义,请罢项城督直,黜庆王出枢府。发折后公始闻之,太息不已,以朝局杌陧,鄂吏不宜为此言也。

粤汉路苦心收回而又议借洋款,不得已也。借款造路,而预计洋债偿还以后,官股商股永远各占一半,则所以为地方计,为人民计,而非局外之所知也。所谓官股者,指一省之款别于部款而言。戊申之冬在京议川事,电致高泽畬学使云,当初鄙人所以力主路归鄂省官民自办者,意在使民股永占一半,为鄂民筹百世之利。湖北官股亦占一半,为鄂省司局岁筹百十万之巨饷,以办各项新政,即可为百姓免派累。是公家百世之利,亦即为鄂民百世之利。又学使告鄂绅宜呈请代奏,由鄂省筹借外债,速即照办,即以路利筹还借款,永为鄂官民各半之路。此于官股民股之别,坦然明白矣。

科举既罢,学者不复知中国文字可贵,于是湖北设存古学堂。奏折云,道微文敝,世变愈危。臣殚心竭虑,筹计经年,商榷数十次,始克拟定大略,以存国粹,息乱源。存古学堂章程、教法,示学者以入门之路,渐进之方,视奏定大

学堂章程为密。先后延孙仲容主政为监督，曹叔彦中翰为总教习，皆不就。会赵侍御罢职归，敬其风骨，延之主讲，已允矣而不果来。最后奏留杨惺吾大令为总教习，称为鄂省旧学宿儒之首选。定章设总教四人，协总教四人，皆须通儒宿学。开馆之日，讲席犹虚。盖师资难得如此，故曲阜学堂虽明旨敕办，竟不及草创规模。非卸责也，乃重难其事也。

《**抱冰堂弟子记**》：尝语僚属曰，自官疆吏以来，惟在晋两年公事较简，此外无日不在荆天棘地之中。大抵所办之事，皆非政府意中所欲办之事。所用之钱，皆非本省固有之钱。所用之人，皆非心悦诚服之人。总之，不外中庸"勉强而行"四字。

**八月初五日(9月12日)**　至京，寓畿辅先哲祠。

**八月初六日(9月13日)**　宿贤良祠。

**八月初七日(9月14日)**　诣宫门谢恩，召对。即日入值军机处。时新任鄂督赵次珊(尔巽)在京，以鄂事相告。

**八月初九日(9月16日)**　侧室秦氏卒于武昌，命诸子勿受缚吊。

**八月十三日(9月20日)**　奉旨在西苑门内乘坐二人肩舆。上谢折。

**八月十四日(9月21日)**　奉旨管理学部事务。上谢折。

**八月十八日(9月25日)**　以两宫幸颐和园驻跸，乃移居法部公所。

**八月二十日(9月27日)**　致电武昌梁署臬台(鼎芬)、黄学台(绍箕)。略谓：

到京十余日，喘息甫定。时局日艰，积习如故，毫无补救，惟有俟冬春间乞骸骨耳。两公意中如有素知贤才，祈举十数人见示，以待机会。以多为贵，官阶、内外、大小不拘。感祷。

**八月二十三日(9月30日)**　**奉上谕**：敕学部通筹教育普及善法并编辑精要课本。

**九月初三日(10月9日)**　**奉旨**：敕礼部修订法律大臣议定满汉通行礼制、刑律。修订法律应体察中国礼教民情，会通参酌，妥慎办理。

胡钧《张文襄公年谱》卷六页八：

以俞廉三为修订法律大臣，公所举也。礼部尚书溥良议汉员丁忧从满员百日穿孝之制，左侍郎张亨嘉争之不得，右侍郎郭曾忻继之，草说帖累千言，陈六不可之说。尚书不能夺，如议复奏。自是，满员丁忧，去官三年行丧。公语人曰，百年来礼臣能持大体者，郭侍郎一人而已。十二月修订法律大臣议奏，嗣后旗人犯罪，均照人民各本律本例科断。

**九月十六日(10月22日)**　会议政务处议复都御史陆宝忠奏谏官与议员体制不同，都察院毋庸改为议会。

胡钧《张文襄公年谱》卷六页八：

原奏略曰:都察院之设,上承列圣倚任之重,下系人民是非之公。即异时上下议院规模完备,议员皆有合格之人,而都察院为独立一衙门,为国家广开言路,亦不可轻议更张。按会议政务处、宪政编查馆皆以军机大臣兼领,凡复奏多经公斟酌定稿,故录其尤要者。余同。

**同日**　会议政务处、礼部会奏议复翰林院侍读周爰诹奏整顿学务,并请饬下各省量建存古学堂。

**九月二十六日(11月1日)**　以两宫移驻西苑,仍寓畿辅先哲祠。

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卷十页二〇九:

冬寒,入值不便。袁官保方寓东安门外北洋公所,言公所有别院在锡腊胡同,地近可居,乃移寓锡腊胡同。一日,袁见客自外省来者,问谒张中堂否。曰未见公,不敢往。曰信然,昨见门簿,犹无汝名也。

**十一月初八日(12月12日)**　皇太后赏穿带膝貂袿。上谢折。

**十一月二十一日(12月25日)**　奉旨整饬士风。略谓:

比年士习颇见浇漓,不能专心力学,动思逾越范围,干预外事。或侮辱官师,或抗违教令,悖弃圣教,擅改课程,变易衣冠,武断乡里。甚至本省大吏拒而不纳,国家要政任意要求,动辄捏写学堂全体空名,电达枢部,以致无知愚民随声附和,奸徒游匪藉端煽惑,大为世道人心之害。欲挽颓风,非大加整饬不可。著学部通行京外有关学务衙门,将学堂管理禁令广为刊布,严切申明,并将考核劝戒办法前章有未备者补行增订,责令实力奉行。总之,以圣教为宗,以艺能为辅,以理法为范围,以明伦爱国为实效。若其始敢为离经叛道之论,其究必终为犯上作乱之人。并着学部随时选派视学官,分往各处认真考察。如有废弃读经讲经功课,荒弃国文不习而教员不问者,品行不端、不安本分而管理员不加惩革者,不惟学生立即屏斥惩罚,其教员、管理员一并重处。

**是月**　会议政务处奏议复御史赵炳麟请定司法人员终身按次升转,俟将来专门学生较多照此任用。原奏略谓:

司法人员皆为终身官,令其久于职掌,自无顾虑偏袒之弊,以杜夤缘捷径之门,用意至为深远。第法部现在虽于京师奏设高等、地方各级审判厅,以冀逐渐推广,而法学人员多未卒业,后来新进又苦于地方风俗未能了然,势不能不兼用昔日资深熟谙之员,以维持于其际。出身本来各异,则其出路自难强同。倘竟靳其调迁,则来者又将观望。臣等公同商酌,司法人员定为终身官一节,一时尚难办到,应俟将来分科学堂毕业各项等专门学生较多,再行照此任用。

**十二月初十日(1908 年 1 月 13 日)** 会奏改定津镇铁路借款合并改津镇为津浦。略谓：

天津至镇江铁路，经总理衙门会同矿路局于光绪二十四年十月间奏准特派大员，自立公司，向英、德两国银行订立借款草合同三十五条，于光绪二十五年四月十三日具奏。奉旨依议。钦此。草合同内载，由天津至镇江共长一千八百余里，约借英金七百四十万镑，合市价五千六十余万两，九扣交付，周年五厘起息，以五十年为期。借款未清还以前，造路及行车一切事宜由该银行代为调度经理。每年所余款项，提十分之一归银行等作为酬劳各等语。迨光绪二十八年七月间，外务部奏请特派督办大臣与英、德银行议订津镇铁路正合同。旋因德员柯达士呈送北段合同底稿载借英金八百万镑，核与原议不符。又以德使添索接造枝路二道，一由德州至正定，一由兖州至开封，为原议所无，且因南北两段不能同时合议，以致旋议旋辍。此历年筹办津镇铁路借款之大概情形也。该三省京官以英、德催订正约甚急，联衔呈请准由绅商筹款建筑，情词迫切，自系为保全商民生计起见。惟草合同业经奉谕旨允准，断难议废，诚非空言所能抵御，只能相机设法改正。臣敦彦奉命会同筹议，遵即与德华银行代表柯达士、中英公司代表濮兰德竭力磋商。臣之洞、世凯随时与臣敦彦电商机宜。五月间，柯达士复至武昌催促定约，经臣之洞与详商两次，手书要义十五条付之，力言断不能逾此范围。臣敦彦与该公司等争持五越月，会晤数十次，始与议定将借款、办路分为二事，另指的款作押，给予现利，抵换将来二成余利及购料行用，使两公司不能借口干预路权。此项的款只作担保之用，将来还本还利，仍取给于铁路进款。惟既指款作抵，自以筹定的款为最要关键。当由外务部与三省督抚往复电商，经各该省公认抵款，直隶省厘税一百二十万两，山东省厘税一百六十万两，江宁厘税九十万两，江苏省厘税十万两，合计银三百八十万两，约符借款抵押之数，该银行等均无异说。臣等复以津镇铁路约既不日可成，所有胶澳条约第二端第一款所载路线应均包括在内，一并归入津镇官路办理，由外务部照会德国使臣。旋准该使复到节略，内称德国政府愿津镇路约画押后，即行开议：甲、德国允：一由胶澳至沂州府一段仍作为津镇枝路，归入官办；二由济南府往山东界之道包入津镇官路。乙、中国允由德州至正定府及由兖州府或干路之他处过济宁州至开封府两枝路，于十五年内由中国自行筹办。倘用洋款，须向德华公司商借等语。是德使认于从前所争造各枝路亦大有让步，自可照此定议。现由臣敦彦与该银行等改订借款合同二十四条，名为中国国家天津浦口铁路五厘利息借款，系英金五百万镑，以三十年为期。十

年后全数清还,每百镑加还二镑半。二十年后,无须加价。初次债票三百万镑虚数九三折纳,于初次售票时提留二十万镑以代余利。所造之路仍分南北段,约二千一百七十里,勘量路线由督办大臣核办。约计四年造竣,于合同画押后,不得延至六个月外。建造工程以及管理一切之权,全归中国国家办理。聘用德、英两总工程司合同,由督办大臣自行独订。臣之洞、臣世凯逐条核订,窃以该合同所载办法确能于造路、借款划分两事,不特主权、利权均无损失,于原订之草合同多所补救,即凡兴工、用人、购料以及提款、归款、还款各事宜,均操之在己,毫不授人以柄,较之他项路约实为周密。谨缮具合同清单,恭呈御览。俟奉旨允准,再行签印。

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卷十页二一〇:

嗣又奏所有铁路借款股票在国家清还之时,应准三省绅商自集成本,将股票拨与一半,任其收回,即为官商合办之路。明年三月,又奏铁路经过安徽,请准皖省绅商将来集股收票,与三省一律办理,先后奉旨允行。

**十二月十五日(1月18日)**　奉硃笔圈出张之洞充翰林院经筵讲官。上谢折。

**十二月二十七日(1月30日)**　会议政务处奏请如两广总督张人骏奏,将广东水、陆提督仍分两缺。

胡钧《张文襄公年谱》卷六页九:

光绪三十二年,两广总督岑春煊奏言提督分水、陆两缺,事权不专,议准裁并。公入枢府,以为广东盗贼充斥,地方寥廓,水陆情形不同,步队、兵轮运用迥别,应规复旧制,仍分两缺,请旨饬督臣体察筹议。嗣张督复奏应分两缺,旨下会议政务处议奏,因复奏言水师、陆队各有专长,而水师练习风涛、驾驶追捕,比陆路为尤难。近年外国商轮往来广东各处外洋内河者甚多,一遇劫掠,辄致枝节横生,须自派轮深入内河,自行保护。揆度时势,若仅责成提督一员水陆兼顾,实有所难。应请准如所奏,仍分设两缺,各专其成。

# 光绪三十四年(1908)　戊申　七十二岁

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成立。

沪宁铁路通车。

命各省设巡警道。

立宪团体请速开国会。

太湖秋操。

命停止刑讯。

光绪帝、西太后卒。

袁世凯开缺回籍。

**正月二十七日(2月28日)**　致电武昌高学台(凌霨)。略谓：

鄙人去年在鄂选有亲故九家诗文稿，现均存纪悔庵处，半年毫无消息。奉托即为查出，交局刊刻。一切总望费神经理，愈速愈妙。若日久散佚，实无以对师友矣。校对之事，即托悔庵办理。千叩万叩。

**正月二十九日(3月2日)**　致电武昌赵制台(尔巽)告存古学堂不可废。略谓：

存古学堂系奏明办理，关系紧要，区区最所关心，万不可令其废坠。必须主持得人。若留节庵监督此席，极为妥善。辞官而为师，于义未尝不可。每月致送薪水三百金。尊意如以为可，祈速与节庵商订为盼。[按：上年九月二十二日，梁节庵(鼎芬)奏报交卸兼署湖北臬司，并附片劾奕劻、袁世凯、载振、徐世昌等。略谓徐世昌本袁世凯私人，又夤缘奕劻、载振父子，得此大官大权(东三省总督)。我皇太后、皇上或未尽知之，而日本君臣则知之深矣，真可痛可耻也。总之，今日时局危迫已极，挽回之法，莫急于严禁贿赂，杜绝请托。自来国家兴亡，靡不由此。乃杨士骧、陈夔龙等，以贪邪小人，各任兼圻，人人骇笑。而梁如浩放上海道，蔡绍基放津海关道，刘燕翼放镇江道。政以贿成，私人充斥，天良澌灭，纲纪荡然。恐自是以后，人人皆知有奕劻、袁世凯，不知有我皇太后、皇上矣。臣上年到京，于奕劻处未投一刺，袁世凯亦不识面，皆无怨嫌。实见外人势力欺我大清国至此已极，奕劻、袁世凯贪私负我大清已极。臣但有一日之官，即尽一日之心。言尽有泪，泪尽有血。奕劻、袁世凯若仍怙恶不悛，有贪私事，臣随时奏劾，以报天恩。祸福

不动其初心,强权或屈于清议。臣虽至愚,不敢不勉云云。旋奉硃批:谢恩折件夹片奏事,已属不合。且当此时局日棘,乃不察时势之危迫,不谅任事之艰苦,辄有意沽名,摭拾空言,肆意弹劾,尤属非时。着传旨申饬。是年十一月,梁引疾乞辞湖北臬司。十二月旨准开缺。(吴天任《梁节庵先生年谱》页二三九至三四〇)]

**是月**　孙厚瑜生。

**二月初九日(3月11日)**　宪政编查馆奏定集会结社律。

胡钧《张文襄公年谱》卷六页十:

上年十一月,奉旨:各国君主立宪政体,率皆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民间集会、结社及一切言论、著作,莫不有法律为之范围。着宪政编查馆会同民政部将关于政治结社条规斟酌中外,妥拟限制。倘有好事之徒纠集煽惑,构酿巨患,必宜从严禁遏。嗣御史赵炳麟奏言开会结社未可一概禁止。至是,宪政编查馆奏除各省会党显干例禁,均系秘密结社,仍照刑律严行惩办外,其余各种集会、结社,凡与政治公事无关者,均可照常设立,毋庸呈报。其关系政治者,非呈报有案,不得设立。关系公事者虽不必一一呈报,而官吏谕令呈报者,亦当遵照办理。如果恪守本律,办理合法,即不在禁止之列。若宗旨不正,违犯规则,或有滋生事端,妨害风俗之虞者,均责成该管衙门认真稽查,轻则解散,重则惩罚。凡定律三十五条,奏准颁行。

**二月十二日(3月14日)**　宪政编查馆议复民政部拟订报律,于诋毁朝廷,淆乱政权,扰害公安之情节较重者,奏请仍按刑律治罪。奉旨如议行。

**二月二十七日(3月29日)**　就川汉铁路路线走向致电武昌赵制台(尔巽)等。略谓:

川汉路线前经勘定,自宜昌转入当阳、荆门、仙桃、蔡甸,接至汉阳,力避自宜至沙江边线路,系为川省全路利益起见,关系甚大。嗣闻以当阳山多工巨,仍议改道宜沙循江而下,所见殊失要旨。新正曾嘱王守孝绳将鄙意转达次帅,目下曾否议及。此路开辟,蚕丛利源,正未可量。绕行内地,直达汉阳,以川济楚,以楚济川,独擅完全之利,孰能与争。设一涉临江,则轮船、火车两路平行千余里,车、船互相妨碍,势不至跌价争揽不止,势必至细货由车,粗货由船,仅得半利,各国皆无此办法。今日下游之轮船公司因沪宁铁路而失利,则他日上游之川汉铁路因公司轮船而跌价,固在意中。况各国舟车相济,利在本国。长江四公司,招商最弱,日清(日本近并大阪邮船四会社为一,名曰日清公司,专驶长江)更注全力于此。他国线路只论山川之势,中国火车兼争主客之权,其心甚苦,其理匪深,纵不能收之于汉,何可再失之于川乎。至谓当阳山大工费,须增二百万元,试计汉、沙、宜抵川境之费约须千万,荆、襄抵应山干路工费亦

须千万。统筹二千万巨款,独省此十分之一,计近利而忘远害,实为非计。此举地虽在楚,利实在川,鄙人固不仅为楚计也。乔茂翁及方伯诸君皆川人,为川之心当倍切。次帅兼综川、楚新旧两治,自必一体关怀。务希与川绅、鄂绅详加考求,以期尽善无弊,是为至要。

**是月**　学部议购书设立图书馆。

胡钧《张文襄公年谱》卷六页十:

江南创建图书馆,既购致丁氏八千卷楼藏书庋之馆中,陆氏皕宋楼书为日本以重金辇载而去,瞿氏铁琴铜剑楼书亦有觊觎者。江督忠敏公端方议购瞿氏书供京师图书馆庋藏,公嘱竭力图之,瞿氏尚未允。惟湖州姚氏、扬州徐氏书先后致之京师,暂傲净叶湖滨广化寺为藏书之所。公暇时邀宾客幕僚欣赏其中。

**三月**　奏请改津浦铁路南经安徽,许江苏商民筑路自徐州达清江浦。

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卷十页二一〇:

督办津浦铁路大臣吕尚书(海寰)会公及袁宫保奏言:光绪三十二年,商部奏准江苏绅士筹办本省铁路,曾声明自江以北由海州经徐州以达于豫,海徐一路自应遵照奏案,由苏路公司筹筑。现考诸舆论,采诸众议,南段路线必改由皖境取道洪泽湖以西,则江北淮、扬、徐等府州商务繁盛之区凡在洪泽湖以东者,皆与此干路隔绝,江北商民未免向隅。请自徐州横造枝路达于清江,以利江北商民。此路尽先准江苏商民集款修造,限四年内与干路一律告成。倘所筑轨道尚未能与津浦相接,则官为集款,即从徐州筑枝路以抵清江。届时仍酌定年限,准公司限满赎回一半,与津浦路均作官商合办之路,以归画一而昭平允。嗣又奏,十年后官商合办,无论何年,不得退还商股。均奉旨允准。

又奏呈币制说帖。略谓:

一、宜用两、钱、分、厘。国家取诸民之丁漕,取诸商之厘税,皆以两、钱、分、厘计。若更改折算,必多扰累,民间新旧债帐必多胶葛争讼,恐致天下扰乱,贻患无穷。一、宜用足色,不宜用九成,收发自应一律。国家既发九成之银币,则商民输纳入官者亦均系九成之银币。我国官民流通,以此入者以此出,其盈亏尚可不计。惟每年交付赔款数千万及付购买外洋货物机械之价,外人断不肯认我之银币为十足,只作九成计算。前年英公使已有照会明言不认,则每年所补太巨,约须五百万以外,此款实无所出。一、中国商民用银元者,仍以两、钱、分、厘计算。上海即是如此,他埠可知。一、中国用元之人少,用两之人多。除沿江沿海商埠外,皆罕用银元。故银币行用多少,当以人数计,不当以

财数计。内地之繁富虽不如沿江沿海，然民数既多，则改两为元，尤多窒碍，易致骚动。一、国币足色，亏耗无虑。州县交司道库，外省交部库，若银色平头或有不十足者，尽可批回挂欠，令该省及该州县照补，断无人敢于抗违。一、铸币工火所亏，可设法弥补。每一两国币一枚，工火杂质不过三分，可以补助币之小银元余利弥补之。如尚不敷，可以铜元余利补之。如再不敷，可以纸币盈余补之，更无再亏之理。一、国币一两，不虑其太重。现拟铸每枚重一两者及每枚重五钱者，此二种均为主币，又铸每枚一钱及五分者，均为辅币。五钱较七钱二分者其质更轻，尤便携带。合五钱之币二枚即是一两之币一枚，于输纳官款亦无不便。至或虑长民用奢侈之习一节，更决无此事矣。一、各项银块、银元只作为生银，不作为币。旧日各省元宝、银锭及各国银元，及各省官局从前所铸七钱二分大元以及各项小元，暂听其行用民间，勿庸收回，但涨落听之市价，视为一种生货而已。惟断不准缴纳官款，于国币自无妨碍。

**四月**　学部奏准停止高等教育变通招考之例。略谓：

奏定学堂章程，自初等小学以至大学毕业，升学皆有一定资格。惟因开办之初，及格者鲜，而过时失学者多，故暂定为变通考选之法，并经逐条声明，此例于学堂开办合法五年以后，即不行用，是学堂本以循序渐进为正办。自定章颁行以后，将及五年。臣部考查各省学务情形，大都省城则注重高等学堂，而中学堂或犹未备。府城则注重中学，而小学或仅数区。州县设高等小学堂，而初等小学或竟未设。其故皆由办理学务者但知援据变通招考之例，而不问学生程度果否如奏章所云，迁就招收，寖失本意。而其流弊所及，则各处皆留一方之财力，办一二名称较崇之学堂，于小学不复措意。学生亦不自揣其学力，但冀考入名称较崇之学堂，以为侥幸奖励之地。越级躐升，无由深造。欲救此弊，非立将高等以上学堂变通招考之例先行停止不可。拟请自本年六月为始，凡学堂之属于高等教育者，概不得招收未经中学堂毕业之学生，以期深造。至中学以下及各项选科，尚可略宽期限，以待年长失学之人。惟须明定资格，增设预科，并由臣部体察情形，分别停止招考，以求渐加严密。庶数年以后，普通毕业者渐多，而高等学科乃有精深之望。

两宫幸颐和园驻跸。

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卷十页二一二：

是年春，公于颐和园附近之六郎庄搆屋十余楹。莳花种竹，为退朝燕息之所。门外皆农田，命以十亩种荷，亩给租十两。明年，隆裕皇太后罢临幸颐和园之典，公不复至，庄宅遂荒。

胡钧《张文襄公年谱》卷六页十一：

或曰公薨后，庄宅归吴绶卿(禄贞)，吴以献涛贝勒。

**五月**　光绪帝有疾，命各省保荐良医。

胡钧《张文襄公年谱》卷六页十一：

鄂人吕用宾深明医术，时官江西，鄂督拟荐之入京，公亦为然。用宾请脉出，谓虚损已甚，惟进清补之剂而已。

学部奏新定刑律草案有妨礼教，请敕修订法律大臣与旧有律例详审互校，择善而从。

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卷十页二一二：

四月，荐吏部主事劳乃宣学问淹通，心述纯正，诏以四品京堂候补，在宪政编查馆行走。嗣选派资政院议员。乃宣议刑律，以不悖礼教为主，争之最力。

军机大臣字寄各直省督抚奉旨饬定州县公费。

胡钧《张文襄公年谱》卷六页十二：

公服官外省，所至皆明定州县公费。是时有人陈奏及此，谓其切中时弊，请旨饬各督抚体察情形，分别妥筹奏明办理，以期久任而饬吏治。

**六月二十日(7月18日)**　奉旨兼充督办粤汉铁路大臣。上谕略谓：

粤汉干路关系南北交通，最为重要。前经张之洞收回自办，极费经营。乃数年来官绅商董意见参差，迄无成效。长此因循，必至坐失大利，贻误路政。自应简派大员，统一事权，方可早日观成。著派大学士张之洞兼充督办铁路大臣，会商邮传部及三省督抚，督饬在事官绅商董认真筹办。所有路务大端，由该大臣通筹三省全局，体察情形，随时主持裁定。务令各泯意见，联络一气，以免旷日虚糜，致妨交通要政。

**是月**　学部奏准设女子师范学堂于京师，暂招简易科两班。

**七月初十日(8月6日)**　致电香港铁路总理梁震东京堂。略谓：

粤汉铁路粤地一段系归商办，久已周知。此次特派督办大臣，专为统筹全局，催督工程，所主持者乃路务大端，谕旨甚明。至于用人、理财各节，责成仍在各总理，本不至稍有掣肘。然铁路乃国家大政，此事三省利害相关，必须联络贯通。其间如有各存意见，不顾公益，阻碍全局之处，国家岂能全不过问。昨接艳、东两电，粤人于朝廷简派督办大臣之命意全未明悉，遂生疑惧。务望将此宗旨即日宣布，以安众心。

**七月十六日(8月12日)**　致武昌陈制台(夔龙)告粤汉路武岳段不可遽行开工。略谓：

粤汉路事，刻正统筹全局。此时湘省株昭一段尚未定议，岳长一段更无影响，鄂省武岳一段万不可遽行开工。此路必须由武昌通至长沙，始能稍有客货运载生意。若仅至岳州，则终年可通大轮之地，断无客货搭载火车。如此，则养路费全须赔贴，股息更无从支付，官钱局数百万何从归垫，岂能自负此巨累乎。千万熟筹缓办，切祷。

**是月**　学部奏分年筹办京师分科大学。略谓：

奏定学堂章程内开京师大学堂为各省弁冕，规模建制当力求完善，以树风声。现在京师大学预科学生本年冬间即当毕业，自应遵章筹办分科，以资深造。查分科大学列为八科：经学、法政、文学、医科、格致、农科、工科、商科，皆所以造就专门人才，研究精深之学业，次第备举，不可缺一。所有开办经费及常年经费，允宜指定的款，分年筹办，以宏造就。明知度支奇绌，但念人才为百事之根本。现在整饬吏治，筹议边防，储备外交，振兴实业，若不养成以上之人才，则虽日言变法，黾勉图功，恐事事乏才，断无成效。臣之洞与载泽等再三商酌，分科大学实难缓办。拟恳准由度支部拨给开办经费二百万，分为四年拨给，或不至为难，而建筑、设备所需，更可以从容筹备。

又奏曰：

大学分科，明年必须设立。德胜门外校场地方，前经奏准拨用。该处地方广阔，远隔市廛，以之建造经、法、文、医、格致、工商七科，均属敷用。惟农科大学应以附近林麓、河渠之地为宜。查阜成门外望海楼地方，苇塘、官地约计十六顷，若就其地开浚沟渠，堪为农事试验场，附近民地亦可购买建筑农科大学。惟该地系归奉宸苑收租，当经商明该管理王大臣，堪以拨用，拟恳恩准赏给开办农科大学。又奏派翰林院编修商衍瀛、学部主事何燏时前往日本，考察大学制度及一切设备建筑事宜。均奉旨允准。

**八月初三日(8月29日)**　启用督办粤汉铁路大臣关防，定议借洋款修路。

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卷十页二一三：

铁路径粤省者，绅商集款有着。鄂、湘两省路长一千七百余里，官款筹拨无几，民股亦只百数十万，不得已仍议借款。鄂绅言借洋款不如借用部款。告以部款仍从借款而来，拨部款则利归于部，无益外省。洋款非不可借，只须严定限制，如津浦合同之例，路权丝毫不失。鄂绅无异言。是时邮传部筹赎京汉铁路，借汇丰、汇理两银行英金五百万镑，奏明以八成为预备补足还铁路借款，以二成为自办工艺实业之用，指直、鄂、江、浙四省杂捐进款作抵，银行不得有丝毫问事之权，故云拨部款不如借洋款以此。

**八月初十日(9月5日)** 学部奏定考试游学日本毕业生,先试普通学及日文日语,合格者始准考游学毕业。略谓:

日本私立大学日多,所以中国学生程度每多迁就。且往往名虽在学,而终年在外游荡,实在到堂听讲归斋自习之日并不甚多,甚有入学一二年而已自专门部升大学毕业者。若非严加甄核,辄准其一律与考,弊混以欺世,则谬种流传,大有害于后进之人才。冒滥而得官,则滥竽盈廷,何足以供国家之任使。拟令在日本私立法政各大学毕业之学生,除由普通毕业升入、呈有普通毕业文凭者外,概于考试之前先由臣部考验普通学之大要及日文日语一场,合格者均准考游学毕业,以重名器而杜弊端。奉旨依议。

**八月二十三日(9月18日)** 就川汉路事致电武昌陈制台(夔龙)等。略谓:

鄂境内之川汉路一段为鄂省绝大利源,必须赶紧由外自行兴修。其义有二:鄂省练兵兴学各要政动需巨款,现在已极困苦,将来更难支持。鄙人在鄂时创议借款修鄂境内之川汉铁路,聘募洋工师、技手数十人,勘路三次,用费甚多。种种苦心劳力,无非为鄂省筹计。此路成后,所收余利不过十年,必然大旺,既可弥从前之亏,且可为后来扩充之计。此为公家辟俯源,一也。江、浙、粤等省铁路,绅民皆争商办,气习嚣张,极为无理。鄙人在鄂筹办路事,从未令绅民干预,所以一事权而免纷扰。鄂绅鄂民皆能循礼奉法,然岂有因其驯顺,遂令独受编枯之理。各省商办铁路,闻邮部意,将来皆须由官收回,其年限若干,给价若干,尚不可知。若川汉鄂境一段,以鄙人办法,此时官、商之款无论孰多孰少,路成二十五年或三十年后,亦拟比照津浦一路,定为官、商股份永远各半之局。此为商民谋公利,二也。惟此路邮传部意欲提归部办,鄙意窃以为不可,正在辩论。盖一归部办,则余利全为部中所有,于鄂省财政丝毫无补。且部借部还,实于鄂省商民无益。鄙人谓不宜归部办者,实为此两大端。然非谓必须归鄙人督办也,乃谓必须归鄂省自办也。假使部中能允鄂省外办,亦须请筱帅办理,鄙人断不能兼办也。乃鄂省蜀籍各官竟欲请鄙人兼办川省境内之川汉路,可谓大误矣。鄙人前在鄂任时,鄂境川汉路久拟借款兴修,与英领已有成议,已达外务部,徒以格于部议,暂时搁置。闻邮传部云,接筱帅复电,愿归部办,自系因无款之故,不得不然,断非推之于部也。现经鄙人与外务部商妥,可以借款,自以仍归鄂省筹办为不易之理。查鄂省江北应修铁路自汉阳发轫,经沙市以达荆门,再由荆门分两枝,一自荆门西行达宜昌,以接川汉,一自荆门北行经襄阳至广水,以接京汉。两路约和一千六百里,每里建造费以二万两牵算,约共需银三千二百万两。前在鄂时,与英商议借二百万镑,以现时

镑价计算,共银一千六百万两,不敷之数,拟仿照湘省现经议定租捐办法,每年必可收银一百万两,五年共收银五百万两。此项加抽之数,一律填给铁路股票。其不敷之数,以招股足之。若再有不敷,仍可以本路进款作押,向英商续借,亦极易办。窃谓若照此议筹办,储款既足,竣工必速。路成之后,鄂省公家受其益,商民蒙其惠,而筱帅成其功,实为最善之策。鄙人奉有统筹三省全局之旨,鄂事实筹之已熟,非此不足以福鄂民而苏鄂困。用特详细奉告,即祈筱帅与司局各员及鄂绅诸君子详细讨论,由筱帅酌定,迅赐电复,至为盼祷。若此路竟归邮部办理,则鄂省承修者止一赔钱之武岳路,鄂省失固有之利,鄂民无发达之机,于理太不公允,实非鄙衷所愿。至湘、粤两省之路,难题极多。部中委之于鄙人,实非区区之才力所能胜任,将来恐终须奏请辞差而已。其粤汉路之武岳一段,此时只可先办购地一端,备料等事似宜缓办。不若先尽力筹办江北,俟汉宜、长岳两路工程均有眉目之时,再行筹办武岳一段,南北两岸一气接通,方为妥善。管见如此,飞速奉商,统望详筹速复。

**八月二十六日(9 月 21 日)**　就鄂省借款修路事电复武昌陈制台(夔龙)。略谓:

来示云,路事为鄂省固有之利,应由鄂自行筹办,实为确论,佩甚佩甚。至借款是否绅民所愿,似可无虑。路长费巨,鄂尤贫困,非借款不能兴工,徒失本省大利,明白绅民当晓此义。盖由官借款,而预定分其半准商民买股,大略如津浦办法,可谓至便宜之事,岂有转不愿之理。即如湘绅素来虚怯大言不借外款,近日议论亦变,皆知湘股断不能成功,拟请官借款,与湘股合力兴办。湘人尚且觉悟,鄂可知矣。日来筹议若何,望先示大略。又电:粤汉路事,邮部与湘绅意见相歧太甚,彼此固执,迄未融洽。鄙人从中调停解释,久久未能合拍,湘绅意、邮部意、鄙人意,均不相同,故湘绅代表仅予一见,曾道亦止两见,并未遽与详谈。尊处及岑中丞并湘绅自长沙来电,均未作复。一月以来,两面多方劝解,成见始觉稍化,此后或可渐次就绪。然鄙意与部意合否,尚无把握,故无从作复也。

**九月初二日(9 月 26 日)**　旨准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均从祀文庙。

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卷十页二一三:

上年正月,御史赵启霖奏请将大儒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从祀文庙,旨下礼部议。嗣礼部考旧案:礼部左侍郎郭嵩焘、湖北学政孔祥霖奏请夫之从祀,江西学政陈宝琛奏请宗羲、炎武从祀,均经议驳。因移会各衙门开送说帖,则主并准从祀者十之九。至是复奏,言夫之、宗羲、炎武皆有阐明圣学、传授道统

之功，而炎武尤醇乎其醇者。炎武所著《宅京记》、《肇域志》、《郡国利病书》，所言皆天下大计，卓然名论。惟夫之所著《黄书》其《原极》诸篇既托旨于《春秋》，宗羲所著《明夷待访录》其《原君》、《原臣》诸篇复取义于孟子，语近偏激，瞽宗俎豆，矜式方来。恐学子昧于论事知人，将以夫之、宗羲为口实。至于流传刊本间有墨匡，疑涉指斥，或为该故儒病，则圣朝向不以文字言语罪人，岂有转设文网以绳前朝遗老。臣等以为是非听诸天下，固见公论于人心，予夺出于朝廷，尤待折衷于宸断。拟将顾炎武从祀，请旨准行。王夫之、黄宗羲应否一律从祀，恭候圣裁。礼部右侍郎郭曾炘单衔疏言三儒持论虽有异同，大旨并无舛驳。崇祀三儒，于尊孔之旨正相发明。疏入，奉旨均准从祀，公翊赞力也。

**九月初九日(10月3日)**　就两湖借款修路事致电汉口英国总领事法磊斯。略谓：

本大臣去年在鄂时，曾向贵总领事商借二百万镑，为修造湖北铁路之用，大略办法已议有眉目。现在湖南铁路亦拟借款修造，拟借一百五十万镑，另以湖南省进款一百二十万两作抵。湘路现归本大臣督办，其借款由本大臣主持定议。本大臣深愿统向贵国借用，无论中英公司或汇丰银行均可。但此项借款，中国只认借之英国银行，不认他国银行。设有他国出而干预，亦须贵领事与之辩驳，中国概不承认。似此办法，贵总领事若愿承借，即望迅速派一明白妥实之人来京，或就近在京派一人，与本大臣面议详细章程可也。

**九月十一日(10月5日)**　会议政务处奏定画一币制。略谓：

大银币一枚，重库平一两。多铸五钱之银币，以便行用。附铸减成库平一钱及五分小银元，以资辅助。其两种银币按九八足银铸造，两种小银元按八二足银铸造。京外大小各衙门库款收发悉归一律，永不准再有补平、补色、倾熔、火耗、平余各名目。银币尚未铸造充足以前，各省大小银元，准其与各种生银暂时照旧在市面行用。至旧日所上库宝银亦准照旧兑交，按年搭解银币，即将宝银按年递减，统由度支部随时酌量情形，妥拟办理。

**九月十六日(10月10日)**　电复汉口英国总领事法磊斯。略谓：

贵总领事拟派中英公司代表来京面议，所派系何人，何时可以到京。此路必须于四年之内接通广东边境。湖南省粤路线，由株州起，经衡州、郴州、宜章等处，至广东之乐昌止。亟应赶紧勘明，应分几段，同时兴工，以期迅速，并须赶紧筹定。穆三格乃自来水工师，断难胜任。罗士亦恐不相宜。拟向伦敦聘用学问甚好、阅历甚多之工师一员充当总工程师，即请贵总领事速为推荐，以便与之订立合同，早日筹办各事。至盼。

**同日**　电复武昌陈制台(夔龙)拟为奥略楼题匾。略谓：

黄鹄山上新建之楼，宜名奥略楼，取《晋·刘宏传》"恢宏奥略，镇绥南海"语意。此楼关系全省形势，不可一人专之。务宜改换匾额，鄙人即当书寄。务请饬高学司转告各学堂师生。

**九月二十六日(10月20日)**　以两宫驻跸西苑，移居地安门外白米斜街。

**是月**　学部奏文庙工程办法。参稽礼制，相度地形，采九楹三阶五陛之规，以备典礼。

**十月初四日(10月28日)**　**奉上谕**：前以粤汉铁路最关重要，特派军机大臣、大学士张之洞为督办大臣。近询该大学筹办铁路情形，据称该路事权纷歧，议论淆杂，诸多窒碍等语。该路交通至关重要，讵可长此延缓。嗣后该路筹款用人、兴利除弊各事宜，悉责成张之洞统筹全局，力任劳怨，严定期限，各就三省情形分别妥订章程，因时制宜，主持定断。邮传部及湖北、湖南、广东各督抚须均实力协助，不得掣肘。所有各该省原派之总理、协理均听节制。在事官绅倘有营私舞弊，煽惑把持，以致妨害路政各情事，着张之洞据实参办。

**十月十六日(11月9日)**　致电长沙岑抚台(春蓂)并转湘省铁路公司。略谓：

湘境干线，湘省拟先由长株开工，其株昭一线前已商允，让与邮传部修筑。事属并轨分筑，自应会勘地址界限，方不致顾此失彼。顷准部中咨称，株昭一案，本部奏准定线在前，湘人由弧改直之议在后。然为维持大局起见，但使能容两轨，则何处无非坦途。前据赖、李两工程师勘查，均称可容并轨。现本部遵照前奏，决定止筑至易家湾下水，从前所说展至暮云司一节，让与粤汉干路，则九曲黄河之宽窄无庸议及。惟白鹤仙一段地形稍窄，应即饬原路洋工程师会同粤汉洋工程师定期前赴该处履勘，平分基地，绘图为据，庶几两无妨碍。拟请贵大臣加派干员，饬令前往该地，三面会勘，赍取详图，商定办法，再行开工，以免彼此误会等因。本阁大臣查株昭路线既已允让与粤汉干线并轨，断无不会勘平分之理。邮部遵照奏案筑至易家湾，不再展至暮云司，九曲黄河一段全归干线。惟白鹤仙最窄，必须预为勘分。湘绅与部员迭次勘列图说，均只约计大势，并未将该路实测丈尺比例详图及山形宽窄、轨道距离一一载明。聚米画地，总觉隔膜。亟应遴派干员眼同实测，方有切实把握。除电委湖北试用道李宝洽即日束装来湘，会同两处工程师前往详细测勘外，特此电闻。即希派定员绅，偕同工程师预备会勘。务俟详图测定，两无妨碍，再行开工。至要。

**十月十七日(11月10日)**　致电武昌高学台(凌霨)并转纪悔庵。略谓：

鄙人所选亲友各家诗稿，系韩果靖公超、刘仙石观察书年、刘伯洵明经肇钧、崔士龙明经、张赜民布衣祖继、陆眉生给事秉枢、严缁生部郎辰、李芋仙大令士棻、谢麐伯编修维藩，共九家。原稿现存何处，是否完全。刘伯洵诗原名

樱宁斋，按“宁”字应避，可改为香草阁，版心可剜补。兹先交百川通电汇百金，望交书局。版价、工资共需若干，泽畬兄询明电复，即照汇。此事奉托泽畬经理，悔庵专任校对。至感。

**十月十一日(11月14日)**　光绪帝载湉卒于瀛台。

**十月二十二日(11月15日)**　慈禧卒。

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卷十页二一四：

景庙气血素亏。自上年秋间不豫，片征各省良医来京诊治，服药无效。皇太后则自本年夏秋间时有不适，眠食失宜。然十月初六日，上御紫光阁赐达赖喇嘛宴，初十日皇太后万寿，宫中听戏，犹无恙也。万寿节后，皇太后遽以疾闻。十三日即命庆亲王验收普陀峪工程。景庙病亦剧。至十八日，而传闻两宫皆垂危。十九日上谕：奉皇太后懿旨，授醇亲王载沣为摄政王，命王长子溥仪在宫中教养。二十一日酉刻，宫车晏驾。皇太后命摄政王监国，以王子入承大统，承继穆宗毅皇帝为嗣，兼承大行皇帝之祧。二十二日，嗣皇帝尊祖母皇太后为太皇太后，兼祧母后为皇太后。太皇太后谕：嗣后军国政事均由摄政王裁定。遇有重大事件，必须请皇太后懿旨者，由摄政王面请施行。是日未刻，太皇太后崩，距景庙上宾仅一日。此数日中，公入宫议事无间昼夜，受遗定策，其详不得闻。第闻景庙崩后，军机大臣入临，皇后自内出，卒然问曰，嗣皇帝所嗣何人也。诸臣未及答。公对曰：承嗣穆宗毅皇帝，兼祧大行皇帝。又问曰何以处我。曰尊为皇太后。曰既如是，我心慰矣，遂哭而入。时王大臣有议调兵入卫者，公谓无庸，惟请度支部放款周济京师市面，以安人心。公薨后，上谕祭文有云：自两宫之奄弃，弥臣职之忧劳。七鬯不惊，共球无恙。陈太傅为公墓志，称公为顾命重臣，镇绥内外。文字可征者，止于如是，其功则非臣下所敢居，不详可也。

**十一月初四日(11月27日)**　致电武昌陈制台(夔龙)。略谓：

日来京师大局已定，粤汉铁路亟须议办。鄙人去年在鄂即与英领事议妥，拟向中英公司借款二百万镑，为修造湖北全省铁路之用，以湖北牙厘局进款作抵。现止修粤汉铁路一段，借一百万镑即可，尤为轻省。其厘局款乃是虚抵，路权绝不干预。如有不敷，仍可续借。经英领派该公司代表濮兰德来京，为日已久，拟派曾道广镕、高道松如与之开议，已与濮兰德议定。适高道因鄂省钱价跌落，市面震动，经尊处催其回鄂。如现在市面业已平靖，祈即饬其速来。大纲俱有津浦成式，不过数日，即可议妥，仍饬速即回鄂。快车往返，不过十日。如此时高道万不能来，即改派高学司前来亦可，缘高学司前经派议津浦

路，颇知其中窾要曲折。往返亦不过十余日，必可定局。祈裁酌。

**十一月初九日(12月2日)**　致电武昌陈制台(夔龙)。略谓：

皖省叛兵已窜入内地，江岸防卫、安庆城守皆非所急。鄂军越境剿匪，自应合马、步队全力追踪痛击，方能一鼓荡平此股，剿灭他股，匪徒自不能起。若鄂省老师费财，专代皖省弹压省城，殊为不值。鄙意亟宜迅饬王得胜统率全军并马队赶赴桐、舒一带，奋勇追剿。此时匪势尚炽，须速派营助之。弹药一切源源接济，尤为紧要。此事乃鄂军名誉所关，于中原大局安危尤有关系。闻叛军在安庆劫得库存枪两千枝，弹四万颗，沿途裹胁。若不速灭，必致燎原。机不可失，盼我公成此全功。[按：上月二十六日，安庆新军马队营队官熊成基率部攻城，旋为提督姜桂题及鄂兵轮所败，退走桐城、合肥。]

**同日**　粤汉铁路开工于长沙。

**十一月初十日(12月3日)**　就湘路借款事致电长沙岑抚台(春蓂)、铁路公司王阁学。略谓：

粤汉铁路收回业已三年，筹款集股，毫无头绪。迭经奉旨催办，而路长费巨，若不借款兴修，终无观成之日。前曾与代表湘绅商妥，嗣经电商汉口英领事议借二百万镑，英领已派濮兰德来京议办借款。议章程者，系派高学司凌霨、曾道广镕。查湘省厘金每年进款约一百三十余万两，可抵指一百万镑；盐斤加价及配销约七十万两，米捐约四十万两，共一百余万两，可抵一百万镑。如有不敷，再议续借。以上均系实指虚押，与地方财政、铁路主权毫无妨碍。迭商在京湘绅，均愿借用。惟外国公司借款只能认官，决不能认绅商。现在一切由官主持，官借官还，仍准商民随时附股。总之，官、民股本各半，永不收回。此时则决不能划商于官之外，不能指为商界借款也。濮兰德来京已久，亟须开议，特此详细电达。至借款如何拨用，详细办法酌定后再详达，当并与谭编修、朱京卿商酌也。

**十一月十一日(12月4日)**　致电长沙岑抚台(春蓂)并铁路公司请君、司道。略谓：

借款还款虽由官主持，办事则仍系官、绅参用。昨电未详，合再奉达。

**十一月十七日(12月10日)**　电复武昌陈制台(夔龙)、铁路总局等。略谓：

前准大咨，据湖北粤汉铁路总局呈核武岳购地章程，大致尚无不妥。司道续呈兴工以前预办八事说帖，亦系应办之事。惟巨工要政，自以筹款用人为第一要义。鄂局所集股款仅有此数，官钱局拟指之款本难轻拨。目下武、汉市面情形，更不可稍有牵动。鄙人七月谏电切嘱缓办，正为全款无着之故。至购

地、备料固需预筹，然非经理得人，最易丛弊。武昌城外往日地价甚廉，近已奇涨，购时自应按照定章，分等给价。惟近多刺探轨站要地、趸购罔利及轻价重税各弊，原地主多为所愚。发价时必须并查买卖两户，所发官价，新旧主照数平分，以昭公允。并饬谕江夏县除铁路近地照章停税外，所有两年内已税之红契均属可疑，购时一并查杜前弊。江夏县王令熟悉情形，应责成该令妥办，目前万勿移调他处为要。其购料、包工均系利薮，万万不可遽许兴办。湖南虽据报开工，不过止在长沙城外破土，其实毫无头绪，鄂省断不致落后。现在款少工巨，一经动支，不惟立形支绌，且该总局并未通盘筹划，又不候鄙人核定指示，急急枝节为之，该总局必系受人蒙蔽怂恿所致。局员中有曾经经办他路坐垄厚利之惯手，尤不可不防。该路关系至重，筹款用人、兴利除弊各事宜，前奉上谕，悉责成本阁大臣主持定断，诏旨甚明。谕旨又云"在事官绅倘有营私舞弊、煽惑把持，以致妨害路政各情事，即着张之洞据实参办"等因，不敢不钦遵办理。日内借款一事业经奏准，当一面议定借款，一面另派专员来鄂考察情形，禀复再行核实，次第筹办。鄙人急盼此路之成，更切于尊处也，祈即转饬铁路总局遵办。

**十一月二十日(12 月 13 日)**　致电武昌陈制台(夔龙)、司道、铁路总局总会办告鄂境路政应将粤汉、川汉划分两事。略谓：

鄙人前在湖广总督任内，以鄂境大江南北双承京汉铁路之冲，自赎回粤汉三省全线后，创议筹办粤汉、川汉两路在鄂境发端之处同时并举。彼时开办伊始，规模未具，仅在督辕内设立路政处一所，委派道府丞令委员八员，随时讨论，各员均一律不支薪水。嗣经招集股款，聘雇洋员分别初勘复勘、预测实测各办法，续委文武员弁分起分途次第履勘，头绪纷繁。乃于武昌省城甲栈设立粤汉、川汉铁路总局，以为路政总汇之所，加委总办、会办、参议、庶务、文案、收支各员等名目。所有司道大员及兼差各员均仍不支薪水，以节糜费。其驻局数员均由他项开支薪水，藉资办公。两年以来，局事日形繁重，办法亦互有更变。惟两路俱尚未开工，进出款目亦未大批动支，亟应及早分为两局，以免混淆。鄙人奉旨督办粤汉铁路，一切筹款用人、兴利除弊事宜责成重大，自应另设专员，以昭慎重。除在北京设立督办粤汉铁路公所，派委提调各员随办路政外，现拟在武昌城内丁栈设立督办粤汉铁路驻鄂分局，遴派专员总办其事。凡关鄂境粤汉铁路事件，悉责成该局禀承督办大臣办理。其在甲栈之湖北铁路总局，务即速将"粤汉"二字删除。应饬该局总办督饬经管各员迅速将前向合兴公司赎回在美、在粤、在沪之金元小票，息票，各种图表、估单、地契、领状、仪

器、木器等件,及该局现存之鄂境粤汉铁路全案卷宗、图册、洋员衔名,递年收支报销款目、官钱局存储股款总数,一一查明,赶造多项清册,一俟敝处专员到鄂,全行移送新局接收具报。总之,鄂境路政应将粤汉路、川汉路划分两事,各设一局,截然不紊。粤路由敝处主持,川路由尊处主持,以一事权而清界限。

**同日**　会奏监国摄政王应行礼节十六条。

**十一月二十三日(12 月 16 日)**　致电武昌陈制台(夔龙)。略谓:

粤汉路局业议改设,亟应派员陆续接收,以专责成。兹派署武昌府黄以霖兼充督办粤汉铁路驻鄂分局参议,候补知府陈树屏充驻局提调,署江夏县知州王士卫兼充帮提调。务饬即日赴丁栈勘定局所。其矿务学堂务即移设他处,其地本不宜于矿学堂。趁敝处所派专员未到以前,先至甲栈总局,与该局总、会办妥速议定移收办法,电禀敝处核示办理。

同日又电:

现已在京设立督办粤汉铁路公所,派委提调、委员各员驻局办事。兹加派高学司凌霨、曾道广镕兼充督办处咨议官。希就近转饬高学司遵照。

**十一月二十四日(12 月 17 日)**　致电武昌高学台(凌霨)告断不管鄂境川路。略谓:

鄂境川汉路,闻鄂人近忽变计,拟恳当道奏请鄙人为督办,万万不可。此路工程,鄙人断断不管,仍让鄂省督抚自办。主意已定,切勿误会。惟当初鄙人所以力主川汉路归鄂省官民自办者,意在使民股永占一半,为鄂民筹百世之利。湖北官股亦占一半,为鄂省司局岁筹百十万之巨饷,以办各项新政,即可为百姓免派累。是公家百世之利,亦即为鄂民百世之利。借款从无押路之说,租捐乃沿袭川、湘旧名。租捐即租股,此不过使鄂民预占多股之苦衷耳。盖鄙人深知鄂力薄弱,路款宏巨,故不惮苦口力劝。乃鄂人不能度德量力,一味痛诋反对。明珠按剑,从古罕闻。其以德为怨,不足较论,而其自生荆棘,坐失巨利,则深可惜耳。近邮传部有电致鄂,谓外间所谓集股,本部并不问其认股之多少,只实按其缴股之若干,如有未缴股者,希代为宣布等语,是明知鄂商无许多现款,故意相难耳。邮部反谓鄙人前奏办法,尤属可怪。至姚绅来电欲鄙人坚持前议,向部力争一节。此事如鄙人与闻,必当设法力争。若不与闻,则无从为力矣。究竟现在吴、黄、刘诸绅作何议论,速即电知。此电望送姚彦长一阅。

**十一月二十六日(12 月 19 日)**　以恭上隆裕皇太后徽号,奉旨著赏加太子太保衔,赏用紫缰。上谢折。

**十二月初四日(12 月 26 日)**　电复武昌陈制台(夔龙)重申不管鄂路。略谓：

鄂省公呈昨由京绅交阅。鄂人恳将鄂路归鄂省官民自办，以保本省利源，自是常情公理。惟其中请鄙人督办一节，殊嫌蛇足。只分部办与鄂办耳，何论何人督办哉。若有此一层，鄙人转不便力争。昨已与邸座言明，即有旨派鄙人督办，鄙人亦必坚辞，断不敢承。此折如未发，望速删去再发。如已发，望即刻飞电邮传部，将鄙意断不肯当督办一节切实声明。至祷至感。

**十二月初六日(12 月 28 日)**　奉旨兼充督办鄂境川汉铁路大臣。上谕略谓：

陈夔龙奏，鄂境川汉铁路与粤汉铁路相辅为用，请简大臣兼充督办一折。鄂境川汉与粤汉两路本属相辅，自应联络一气，方能妥速成功。着派张之洞兼为督办鄂境川汉铁路大臣，会商邮传部、湖广总督，督饬在事官绅认真筹款兴办。即责成张之洞力任劳怨，剔除弊端，严定期限，因时制宜，主持定断。邮传部及湖广总督均须实力协助，不得掣肘。

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卷十页二一五：

川汉铁路经鄂省者，干路自宜昌经荆门襄阳至应山与京汉接轨，支线自荆门经沙市至汉阳，共长一千六百里；宜昌以上议定归川省代修。凡二千三百余里。川省已集股一千二百余万。而湖北应修之路估计需三千万两，已收之款仅六十六万六千余元，除开支外，实存四十四万余元，存官钱局生息，不敷甚巨。议借洋款兴修，俟粤汉议定，以次筹办。

**十二月初九日(12 月 31 日)**　电复武昌陈制台(夔龙)。略谓：

鄂境川汉路事，鄙人力主鄂办，专为鄂省库款、民生筹久远之利益起见。今奉旨责成督办，先向庆邸固辞，及召对时仍固辞，均未允。惟粤路路关涉三省，已极繁重。此路同时并举，必须会商台端办理。来电谓已饬该局司道将该路文件款目等清厘，专候移送接收。此层殊可不必。所有该路借款、取线、订定章程、考核官绅、剔除弊端、力任劳怨诸大端，鄙人必力为主持，为公分劳。至各项应办事宜，仍须会商，仰赖尊处协助也。希并饬路局、司道知照为荷。

**十二月十一日(1909 年 1 月 2 日)**　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袁世凯开缺回籍。

胡钧《张文襄公年谱》卷六页十六：

监国摄政王秉太后意，令军机拟旨，祸且不测。公反复开陈，始令回籍养疴。公退语人曰：主上冲龄践祚，而皇太后启生杀黜陟之渐，朝廷有诛戮大臣之名，非国家之福。吾非为袁地，乃为朝局计也。时有议请选命妇通经史者入宫为皇太后讲解者。公曰苟如是，他日必有议及垂帘训政者矣，断不可行。

**是月**　命清理内阁大库旧档，移庋学部。

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卷十页二一六：

内阁检库藏顺治初摄政典礼旧档不得，谓其无用，奏请销毁。翰苑诸人入库检本人试策，偶得宋玉牒写本残页，检讨章梫照印赠人。公见之，问学部参事罗振玉曰：大库有宋玉牒，何也。对曰：此《宋史·艺文志》之仙源集庆图宗藩庆系录也。南宋亡，元代试行海运，先运临安国子监藏书，故此书得至耳。且明代文渊阁即今内阁大库。既得此书，此外所藏必多。因以文渊阁书目进。公亟命阁僚清厘，片纸只字不得遗弃。然视为可毁者，积于庭中犹高若丘阜。移庋学部，凡八千袋。

# 宣统元年(1909)　己酉　七十三岁

各省谘议局议员初选。
重整海军。
宣示立宪决心，催办宪政事宜。
颁行印花税。
筹办东三省要政。
设立京师图书馆。

**正月初九日(1月30日)**　致电贵阳庞抚台(鸿书)。略谓：

接兴义府绅士函电，以先大夫治郡多年，遗爱在民，阖郡感念德惠，自行捐资建立遗爱祠，现复禀府详请入奏，改作专祠等语。郡人厚意，深为铭感。惟部例，子孙现官九卿以上者，不得请入祀乡贤名宦祠，况鄙人备位阁臣乎。德政祠与名宦祠何异，此时入告，万万不可，徒遭驳议，无益有损。公如不忍拂该郡绅民之意，务请将此件暂存。俟一二年后，鄙人必将引退归田，届时再行据情陈请，并不为迟，自然毫无窒碍，此时则万勿入奏，千万叩祷。如折已发，务请发电将此折追回。至感。

**正月十九日(2月9日)**　启用督办粤汉铁路大臣兼督办鄂境川汉铁路关防。

**正月二十三日(2月13日)**　恭上孝钦显皇后尊谥礼成，恩诏加一级。

**正月二十四日(2月14日)**　致电广州张制台(人骏)、王道秉恩。略谓：

粤汉路事，鄙人奉旨督办，统筹全局，三省均须设局派员经理其事，以专责成。查有前广东廉钦道王道秉恩，前曾随办接收赎路事宜，情形熟悉，堪以派充督办粤汉铁路驻粤分局总办。遇事会商该省总、协理，禀承敝处核示办理。

**同日**　就粤汉铁路借款事致电汉口英国总领事法磊斯。略谓：

前次本大臣赎回粤汉铁路，承贵总领介绍，得借公道借款，深荷睦谊。因有以后粤汉路如须借款，先尽英国商询开价之照会，嗣于去年九月初间，复电致贵总领事迅派明白妥实之人来京面议借款办法，经贵总领事举荐中英公司代表濮兰德。本大臣延候将及两月，濮始来京，始得开议。本大臣可谓诚心欲与贵国商议，借副贵总领事交好之盛谊矣。但此次商议，自应照前次照会办法

办理,彼此不得违异。查照会内订明如向外洋借款,先向贵国询商开价,仍与他国所开息扣比较。又工程师但管分内应办之事,余事皆不得干预。又凡铁路一切用人、择地、管路、行车等事,均由中国自主各等语,文义本极分明。乃濮兰德自开议至今,已过月余,晤催多次,总以先订合同条款为词,不肯开价,已与先开价之意不符。又始则欲包修全路工程,继复力争工程师于购料用款必须签字,又与工程师不得干预他事,凡铁路公司一切等事均由中自主之意不符。商议再三,始终坚持。昨濮兰德复谆言如不允工程师签字,借款事千万不办。如有他国欲办,可先请他国办。且云不仅粤汉路不办,他路亦不能办云云,词意坚决。是濮兰德不顾前次照会,必欲干涉中国路权,本大臣实万万不能照允。濮兰德既决言不办,并令先向他国商办。查此事自去年九月至今,已耽延五月。路事紧要,不能久延。本大臣前因比较开价,曾经与他国询商价值,此时只可改与他国商订。因与贵总领事好多年,且荷厚谊,特此电达。并声明如此办法乃系濮兰德之意,非本大臣不尽睦谊,亦非不按照会办事,实由濮兰德此次情形既有负本大臣愿与贵国交睦之盛心,且恐亦非贵总领事从前商办之本意也。特此详达,希鉴察之。

**二月初一日(2月20日)**　就商借英款事致函外务部梁尚书(敦彦)。略谓:

昨承示英国朱大臣节略,藉悉一切。查从前赎路之时,极承法(磊斯)总领事厚意,深为可感,是以订有照会。今日若处处皆按照办理,本系最易商办之事。又有最近之津浦、邮部各借款合同可为参仿。乃濮兰德不顾前订照会,节外生枝,必欲令总工程师于购料用款签字,思干涉中国路权。鄙人虽极重交谊,但似此无理要求,何能照允。濮兰德既已自声明不办,且令与他国商办,刻下与他国所商大致已有头绪,濮所力争者,他国皆未争,愈显濮节外生枝,不顾交情,有意挟制。鄙人既已竭尽情谊,处处按原订照会办理,且与他国商订将定,自可不必再与濮兰德开商,似亦无不合之处矣。但念与法总领事交谊夙敦,又重以朱大臣转托台端之意,因格外顾全睦谊,始允再与濮兰德开商一次。但有三事必须濮兰德应允,方与开议。如不允,即不必再商矣。一、总工程师只管分内应办工程之事,余事皆不得干预,购料用款不能签字。一、各条大概均仿照津浦合同办理,不得于津浦合同所准权利之外另有要求。惟经理购料一层,须先尽中国自有自造材料购用,在合同内切实声明照津浦合同原文须略加更改。一、合同条款大要既均仿津浦办理,必须于两日内商议决定。决定后在三日内与他国各密开息扣价值,当面揭封,不得藉词支延。以上办法,拟托台端转达朱大臣酌核转饬,并即示复,无误鄙人与他国商订定局,是为至盼。

再，查照会内所指先尽英款商借，自系指英国各商款而言，非指中英公司一家。如按照上开办法，朱大臣能另派他家来敝公所商办，尤为鄙人所深愿也。

**同日**　奉旨纂修《光绪实录》，派为监修总裁官。

**二月初六日(2月25日)**　致电广州张制台(人骏)转饬铁路公司移交册据档案。略谓：

粤省路事，前虽据铁路公司梁总理陆续呈报有案，尚未全数详悉。现在王道既委充督办大臣驻粤分局总办，即与公司总理同有责成，应令王道会商梁京卿接洽办理各节列后。一、公司内所存自接收赎路后各项卷宗、册籍，一律缮写全份。一、接收后已成之路、未收之股款实数、股东名籍、路工提用、公司岁支及现存总帐、分储商号生息细帐。一、管路后行车卖票、运货搭客所获运价开支存余细帐。以上各节，应饬王道务即觅定办公局所，克日举办，将指饬各件速赍来京备核。

**同日**　致电广州王道秉恩饬彻查局董把持局务情弊。略谓：

粤汉为诸董把持，流弊滋多，即粤省京官言之，亦甚痛切。该道现既有明文委办，亟应将各项情弊密速查明。究竟确已实收股款若干，已动支股款若干，实造成路若干里，造成之路以里数分配用款，每里应摊价若干。其选举董事投票不符，曾被邮部驳诘，分支红利有局董另提多数，股东转分少数之说，股款付息照章应给六厘，闻股东仅得二厘，其经手者白得四厘。又闻所用黑钱甚巨，实于三省全路将来计算成本大有关系。此事早应彻查，以未得其人，不欲轻发。该道在粤既久，情形熟悉，务即慎密考查，不动声色，迅速电禀。

**二月初八日(2月27日)**　奉旨颁赏慈禧太后、光绪帝遗念服物。

**同日**　举荐开复之朱祖谋、陈宝琛奉旨来京陛见。

胡钧《张文襄公年谱》卷六页十七：

宝琛罢职家居二十余年，公先后论荐人才几无不及，至是有旨起用。三月入京，开复降调处分。按：是时奉旨，凡光绪三十四年以前缘事降调革职及遣戍释回已未录用，除业经病故及复原官者外，余由吏部查明原案，开具事由，缮单呈览。而朱待郎、陈太傅均不待开单，即行宣诏。又前两举盐运使洪汝奎身故已久，奉旨以政绩官声卓有表见，开复原官，皆特旨，而公斡旋者也。公在枢府日振拔幽滞之人，且有不识面者，惟不引进子弟。八月，从子彬以道员需次江苏，江督端忠敏公委署徐州道。公致电忠敏云，金陵候补道一百余，以舍侄资望才具，骤膺大缺，殆难胜任。九月，彬丁内艰，忠敏又欲委鄂岸督销局。会御史俾寿奏丁忧人员，京外官皆不应当差。公命力辞，云若当此差，必致受人

指摘,且必訾议及我。又子权随使美国,上年三月,忠敏欲派充美洲学生监督。电忠敏监督事繁责重,恐难胜任,且各省派费断难慨允,设有贻误,转辜雅爱,已饬早日回国。平日戒子弟不可躁进,所言类如此。

**同日**　奉旨核定进呈讲义。

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卷十页二一六:

光绪三十三年十月,从御史赵炳麟请,派孙家鼐、荣庆、陆润庠、张英麟、唐景崇、宝熙、朱益藩轮班进讲经史及国朝掌故,以裨典学而资治理。至是赓续举行,改进讲为撰拟进呈,添派熙彦、乔树枏、刘廷琛、吴士鉴、周自齐、劳乃宣、赵炳麟、谭学衡轮班撰拟,公与孙相总司核定。旋拟上进呈讲义事宜,奉旨着按照圈出各书另行分认。自闰二月初一日起,按讲义凡分七班。头班四子书、《大清律例》,荣相、乔佐丞任之。二班《贞观政要》、《陆宣公集》,刘监督、陆文端任之。三班《资治通鉴》、《西洋通史》,张总宪、吴侍读任之。四班国朝掌故、外交,唐侍郎、周参议任之。五班日本维新史、宪法,宝侍郎、劳京堂任之。六班《通鉴纪事本末》、国朝掌故,朱宗丞、赵侍御任之。七班经世文编、军事,熙侍郎、谭副使任之。周而复始,先二日具讲义稿送公核定。

**二月十七日(3月8日)**　就鄂境粤汉路借款事致函外务部梁尚书(敦彦)。略谓:

粤汉铁路借款一事,前经催令濮兰德速开价值。嗣据濮兰德称,所有办法及价值,准于十四日下午四五点钟订定。如英国不欲承办此事,亦于十四日回复等语。嗣于十五日上午十一点钟,濮兰德来公所,面称借款事如照津浦合同办理,中英公司决不肯办。当经高、曾两委员再三询问,濮兰德已切实声明决意退办。鄙人恐贻误路,因不得不改与他国商定。三点钟,即与德华银行柯达士面商,订定大概办法,均照津浦合同办理,惟息扣较津浦尤格外公道,并据柯达士写立函单为据。及至七点钟后,濮复由德律风传达,请再展期一日。当经高、曾两委员告以已与德国开商,既请展期,允以一日为限。乃候至十六日夜,濮乃无一准回信。鄙人实不能再候,致徒延误时日,遂函复德华银行,允认其所立函单为据矣。请台端转达英国朱大臣知照。

**二月二十七日(3月18日)**　致电广州张制台(人骏)、铁路总理梁震东京堂斥善堂行商请撤销督办分局为谬妄无理并告设局宗旨。略谓:

粤省善堂行商藉词股商坚持商办,至有撤销督办分局之请,谬妄无理,实堪骇异。查此路贯通南北,关系三省利害,必须筹定统一办法。朝廷特派督办大臣督率其事,实因商办公司漫无考核。鄙人责任重大,断不敢听其因循贻

误。至三省地方辽阔，事务纷繁，非分设局所，派员总办，督办大臣从何稽察。股东散处四方，仅任少数董事纠结垄断，多一分局代股商监视其侧，并不干涉财权，众情正喜有所仰赖，岂有反生疑惧之理。是必确有弊窦，久事欺蒙，忽有分局近在咫尺，势难掩饰，实于经手董事有大不便者。是疑惧不在股商，而在董事数人耳。惶急请撤，欲盖弥彰。至鄙人三省设局之宗旨，特再为粤省真正股东剀切晓谕焉。

一曰统筹全局。路名粤汉，经由三省，地势使然。必须联络一气，方能大利畅通。以关涉三省之故，特简督办，自应并设三分局，以期贯通。否则，各存省界之见，遇事必多窒碍。

一曰分算股本。粤省办路以来，糜费甚多，议论纷腾。闻股款已支出五六百万，造路仅成一百余里。假使每里竟合五万元，他日鄂、湘造路，每里或止需二万元上下，粤省糜费，湘、鄂两省岂肯承认。将来计里定价，势必不能照本分利，粤路必致本多利少，无可挽回，实不能不及早告全粤股东知之。

一曰统核余利。合办之路与一省独办之路，情形迥异。他日路成行车，搭客运货，无分省换车购票之理，自当南北统算，计里均分。万一粤省七百余里竟用至四千万，而鄂湘千七百余里亦仅用此数，将来获一分余利，两省可得十成，粤省独减至五厘，尤不能不为众股东虑也。

一曰考核工程。督办大臣有督催之责。该省接收、续造之路是否坚实，料件是否美好，以及工作之虚实，成绩之迟速，皆须考验，俾股东款不虚糜。况国家运道，所关三省公共之利。经办者稍明事理，亦应自请督办考核，以昭信实而明心迹，何乃妄行煽惑，深闭固拒，其中情节显然可知矣。

一曰稽查帐目。粤省股款，零股为多。商董代表股东司出纳之权，全赖月结、年结帐目，宣示大众。乃公司章程第八十一节谓地亩、材料、工程支销，开车后运脚利息，登诸报章，而董事某兼任《商会报》主笔，登载简略，从何钩稽。第八十三节竟谓"系归商办，出入帐目无庸造册报销"，尤为可怪。查商集之款，原不必按照官款报部办法，格式苛细。但众共之事，最贵征信，出入帐目，总须刊刻表册，宣示于众，毫无隐漏，方能令三省官绅商民晓然无疑。今粤路独事秘密，在粤省股商固不甘心，至鄂、湘官绅商民，岂能信服，断断无此办法。

总之，督办大臣之任，既不经手款项，提用分文，又非包揽工程，股商何所用其疑惧。独惜一元两元、积铢累寸而来者，竟任专横冒滥、并无真股之董事分布选票，牢握利权，仍藉词众商以为抵抗之计。股东势既涣散，莫测实情，一经煽惑，惟惧已交之股不能保全，只得随声附和，情殊可悯。敬请安帅将鄙人

此电转交公司总、协理，广登各埠报章，以安众心，是为至祷。鄙人叠奉严旨，授以事权，岂能坐视二三刁劣之辈愚弄良善商民。苟有不知悔悟，仍前煽惑把持、营私舞弊、罔利害众者，惟有秉公遵旨，指名奏参惩办，以尽责任。现在北京业设督办总公所，粤省股商或仅占微股，或远在外洋，如有未达之隐，愿输之情，可转告同乡京官代达，或邮递公所径致敝处。其素行公正、向不苟同之董事，如有所见，亦可自行函达，藉资采择，用示官民一体之意，鄙人实有厚望焉。祈并转梁震东京卿为荷。

**是月**　致函邮传部，拟将株昭运煤铁路作为粤汉路枝路仍交湘路公司承修。略谓：

株昭路线一事，昨接湘路公司王绅先谦、余绅肇康、席绅汇湘等庚电，请仍将此路交公司承办，一切如何，禀督稽核，并如何严定期限之处，无不惟命是听。即萍局已购有料件，公司亦可一概承受等语。又盛侍郎佳电，请饬由湘公司两头即日开工，限八个月告成，所有运煤经费，悉照萍株合同按里科算各等语。查此段路线，贵部当日拟由部办，自系为工速运利起见。惟此路现应勘修者不足四十里，萍煤遇水涨时至株洲时，即须下船，水涸时过易家湾以下，仍须经由干路而行，似由萍至株、由萍至昭，得失无几。敝处去冬曾派李道宝泮赴湘会勘此线，双线之处虽不甚宽，并轨尚能设法。若如湘绅所议止造单轨一线，他日干路发达之后，必致煤货相挤，自蹙路利。现在总须划留双线地位，以煤、货并旺之时，即令湘省添筑应用。至运煤按里计算，向有定章，湘公司决无我行我法之理，独勒重价。特此奉商贵部，鄙意拟即将该线允交干路承修，当由敝处督饬湘省官局公司限期赶工，以免久延萍煤运道，有误汉阳铁厂工作。

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卷十页二一七：

邮传部既设，督办关内外铁路大臣袁世凯、督办京汉沪宁各路大臣唐绍怡先后将京奉、京汉、沪宁、京张、正太、汴洛、道清各路关防文卷移交接管。惟株萍一路为运煤而设，虽用官款修筑，仍由盛侍郎经理。嗣萍乡煤矿合并为汉冶萍厂矿公司，专归商办。邮传部谓官、商股本应画清界限，于三十四年二月奏准归部管辖。是时萍矿大槽已通，日出煤可二三千吨，汉厂扩充，需煤尤广。而运船自株洲南下，迂道湘潭，水浅舟滞。部议据盛侍郎咨，自株洲至湘潭之昭山，筹官款筑路四十里，湘人愤激。五月，在籍绅士聂缉槼等呈都察院代奏，云粤汉路经三省，湘线最长，需款最巨。广州、汉口水陆四达，客货如云，号召路股不难。湖南境内无一著名商埠，犹幸萍矿运道必由湘境，湘路原议由长沙取道湘潭之易家湾以达株洲，藉萍煤运费挹注，然后路利较厚，股款易集。今

萍路改归部辖,并由部展筑洙昭,是湘路于失萍运之外,又受同向并行之害。盛宣怀历年奏案,萍路至洙洲而止,与干路相接。使湘路而仍在美公司之手,盛宣怀必不为展筑洙昭之计,可以断言。邮传部今以施于湘路公司,官夺商利,其谓之何。十月,邮传部请公委员履勘,遂有是函,部复允许。

**闰二月初三日(3月24日)**　致电武昌陆军特别小学堂刘道(邦骥)嘱维持学堂而不废。略谓:

陆军特别小学堂前年创办,订立章程,建造学舍,凑集学兵,费尽苦心。辜赖阁下教法精详,不辞劳怨,始克办成。现已成效大著,实为中国二十二省之所无。若俟现有学生毕业后即行停办,实觉万分可惜。筱帅前奏请比照陆军速成学堂从优给奖一案,闻陆军部以人数太多,有不肯全准给奖之议。特此事尚未定议,仍可设法与争。惟部中既不肯尽力帮忙,又闻执事亦以学堂有种种为难情形,不欲久办,势必至于半途停办。伟略未伸,前功尽弃,深为阁下惜之,且深为湖北全省士气、兵气惜之,为中国全局惜之。请执事详加筹酌,务须筹一维持此堂永久不停之策。且部本有两利俱存,得人益广之语。务速妥筹善法,或将现在办法量为变通,令其经久可行,以期为全国军界广造人才。执事如必不肯常任此事,意中有何人将来可以接办,务望筹示。

**闰二月二十八日(4月18日)**　学部奏陈分年筹备教育事宜。略谓:

臣部职司教育,大纲分为二端,曰普通教育,曰专门教育。立宪政体,期于上下一心,必教育普及,然后国民知识道德日进,程度日高,地方自治选举各事,乃能推行尽利,而庶政公之舆论,始无弊端。此普通教育亟宜筹备者也。立宪之效,必以富强为归。富强之政,断非人才不举。中国大利未兴,百端待理,患在专门之学未精,专门之才太少。若不研究高等学术,即不能得应用之人才。此专门教育亟宜筹备者也。臣部经费支绌,而教育为宪政中根本之根本,断不敢因循敷衍,致误九年立宪之期。谨就臣部应行筹办之事及关大局各省应同时并举者,按年分条缮单,恭呈御览,请饬下宪政编查馆核议施行。

**是月**　查办粤省铁路公司把持路款之绅董。广州总商会善堂绅董揭公司弊端,请查账惩办。遂电致粤督,请饬县将被控之人传案看管,委员清查。时梁震东京卿总理路事,累电请辞,复电嘱力任劳怨,凡遇为难处,必为主持。

**三月初五日(4月24日)**　致江宁樊云门(增祥)方伯。略谓:

东抚袁(树勋)有电邀各省联衔入奏,请停优拔贡,万分可骇。方今中国文教日微,孔教将绝,若并此科亦停,习国文者更无生路,此后无人再读儒书,将来小学、中学、师范、高等各学堂更无人可为中国经史、国文教习之人。不及十

年,天下人将并无一识字者矣。闻各省多不附和,陶斋先生意见如何,望速转询电复。

**三月十二日(5月1日)** 光绪帝灵柩移梁格庄行宫暂安,恭送于阜成门外(先期奉旨,无执事之王公、百官毋庸随往)。

**三月二十日(5月9日)** 荐举吴禄贞督办吉林边务。

胡钧《张文襄公年谱》卷六页十八:

延吉、珲春、宁古塔、临江洲等处,皆与韩、俄接壤。延边交涉亟,前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将受代,公致电云,方今边才最急,绶卿谋勇兼长,外交深明操纵,且熟悉东边情形,此才洵不易得,必须假以事权,方有实际。绶卿,禄贞字也。又荐之于新督锡良,至是始实行。禄贞在间岛,挽回权利不少。[按:时吴禄贞为陆军协都统,锡良奏请派其督办吉林边务,以两协之兵归其节制,奉旨着照所请。]

**四月初一日(5月19日)** 就两湖铁路借款事致电武昌陈制台(夔龙)、长沙岑抚台(春煊)。略谓:

粤汉路及鄂境川汉路,此两路借款日内定局,签押草约。计共借五百五十万镑,内系鄂路湘、鄂共借二百五十万镑,湘二百万镑,鄂五十万镑;川路二百五十万镑,又收回比国金元小票五十万镑。据各国银行云,必须先将比国小票收回,比人不能干预,方好卖票。其作保之款,乃系实指虚抵,银行不得干预。抵款需银五百二十万两,现与商订,所指者系鄂省百货厘金二百万两,川、淮盐江防经费四十万两,去年新加二文捐三十万两;湘省百货厘金二百万两,两湖赈粮捐五十万两。鄂省盐厘新旧加价,邮传部本已指押六十万两,然统计所入,约共百五六十万两,前既未指定细目,此则指明上开两项,尚不至牵混。此次借款之数,湘省所差甚多,川路亦尚不敷,以后议明尚可续借,特此电达。日内定议,即须签押,统希酌核,迅速示复,至祷至盼。

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卷十页二一八:

英款既停议,英外部与其驻使先后向我外务部及驻英使臣诘责。方德商来议时,公声明如英商力争,则粤汉仍用英款,而德款用于川汉,将以两路合借,为兼筹并举之策。故微示英人,如改派他商来议,照德办法,仍可接受。嗣英使改派汇丰银行代表人熙礼尔来,而原议之中英公司本英法合办,熙礼尔愿与法商汇理银行合借,允之。然犹枝节横生,两月始定。凡英、法、德三国银行,合借英金五百万镑,粤汉用英总工程师,川汉用德总工程师。分借款、造路为二事,另指的款担保,将来还本还利,仍取给于铁路进款。所借之款,川汉、粤汉各用其半,另借五十万镑收还比国金元小票。利息俱长年五厘,九五折

扣，二十五年为期，十年后可全数还清。画押后开工不得逾六个月，建造工程及管理一切之权，全归中国国家自行办理，订用总工程师合同，亦由督办大臣核定。十九日，立草合同，送外交部复核。初意俟借款议定，湘路即分段开工，同时并举。至是克期签字，而美使忽谓外务部曾许川汉筑路可借美款，请通融加入。然外务部原案，明言各国公司商办中国铁路，先由中国酌定，不能以请办未定之案，视为应得利益，并为日后尽先承办之据。公请据此驳之。逾一月，英、法、德银行来函，言美商在伦敦已商允三国银行认川汉借款四分之一。美银行必欲并粤汉四分之一而分认之。公谓分认川汉尚有前案可稽，若粤汉自美赎回，又借美款修造，断不能允。未几，俄国又藉词汉口茶多，强欲分认，枝节愈多，而公疾作矣。

**四月十五日(6月2日)**　致电长沙岑抚台(春萱)、湘省铁路公司，告以借款谈判之艰难，请勿为报纸造谣煽惑。略谓：

粤汉路鄂、湘两省借款，开议十阅月，专为保全权利之故，费尽心思笔舌，屡次将致决裂，多方操纵，磋商至数十次，顷甫就范。高学司、曾道以实缺司道羁留京寓或将一年，或大半年，可谓苦境。若专为送中国权利与外人，数日可了，何必费许多时日哉。当初鄙人不必拼命争回，岂不甚为轻妙省事，何必多此一事，自寻烦恼哉。敢请诸君勿为报纸所惑。此次合同大致略仿津浦而优于津浦路者四事：一曰扣头少，系九五扣，为向来各项铁路借款所无。所多得较津浦将近百万。二曰还期短，以二十五年还清。三曰重自料，购料多用华产、华制。四曰删除余利，津浦银行二成余利，勿须以二十万镑抵补。此四事均较津浦为优。至用人之权丝毫未失，中国之利丝毫未损。草约出奏后，尚待度支部核议，始能作准，彼时自可宣示两省官民。此时草约虽定，尚未奉旨画押，本不敢告知外省。此乃万不得已，密告湘中要紧官绅数人放心，万勿遽行广为传播，令上海谬妄生事之徒设计造谣，破坏成局，则感幸多矣。

**四月二十日(6月7日)**　就两湖铁路借款事函复外务部，告于昨十九日草签合同。略谓：

敝处议订粤汉铁路及鄂境川汉铁路借款合同一事，前曾将历次商办情形随时饬商高司、曾道前往面请崧生详示机宜。昨复将合同底稿面呈核阅。兹于昨日即十九日，将该合同先行草押。特抄呈一分，敬祈再逐条公同核阅有无应再修改之处，并祈转呈邸座察核裁夺示复，敝处专候贵部核定赐复后，再行入奏。

**四月二十一日(6月8日)**　**奉旨**：嗣后应行验看人员，由各衙门带领引见，大学士张之

洞、鹿传霖均免其带领引见。

**是月**　以广东粤汉铁路公司董事选举章程多流弊，请广东同乡京官详细驳改，另拟新章送核。

**五月二十六日(7月11日)**　就美欲加入两湖铁路借款事函复外务部。略谓：

美费署使面交节略，内称此次借款应与美国资本家商议，意欲将英、法、德借款分拨若干，均沾利益等语。当经敝处以已与英、法、德三国银行议定，合同业经签押，无从与美商借，实未便再令承办人转商，致别生枝节等因，于四月二十九日咨复贵部，仍请查照见复在案。事已经月，尚未接贵部核复。正深焦急悬盼，昨接三国银行来函。据称，美国银行遣派代表在伦敦与敝银行等会商，当经敝银行等允将湖北境内川汉铁路贷款总数四分之一，作为美国分借之款。经美国银行代表转询后，据称回电属其加入两湖境内粤汉铁路借款分借四分之一，即系五百五十万镑借款全数四分之一。美国银行此次所请加入一节，敝银行等实不能复允。现因所商未能就绪，理合从速陈明等语。查敝处屡次复文，因美国来议过迟，实属自误，本未允许美国借款。惟念中美两国交谊素敦，且查光绪二十九年六月间贵部复美国康使函，于美国请准承办川汉铁路借款一节虽未允认，亦尚有案可稽。此次美国愿商借款之说，为时已迟。如将来三国银行肯与美国银行和衷商议分借此项借款，但使已签押之合同不再更动，敝处亦并不坚持前说，不肯允借。今乃闻三国银行已允美国银行以鄂境川汉铁路借款四分之一，美人更欲分借两湖粤汉铁路借款四分之一，致使三国银行罢议，延缓日期，鄙人深为骇异。查粤汉铁路前因美国合兴公司违背合同，经鄙人访闻奏明，息借英国一百一十万镑之巨款，始将该路主权利权全行赎回，此时断无复借美款修筑该路之理。再，敝处前准大咨，属令暂缓出奏。现在为日已久，鄙人责任重大，众情盼望甚切，未便久延，拟再稍缓数日，专候复音。如美国于三国银行允借鄂境川汉铁路借款四分之一至公至平办法尚未允认，致使无从转圜，敝处实不能再为延候，惟有将三国银行已订之合同先行出奏，以免贻误要工。

**是月**　会衔湖广总督出示圈购川汉铁路宜昌以上至四川边境用地，此路拟由川省代修。

**是月**　从张之洞之请，已故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翁同龢开复原官。

**六月初四日(7月20日)**　因病请假五日。奉旨赏假五日。

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卷十页二一九：

自遭国恤，枢臣以恭俭恤下，辅导王躬。明旨崇节俭，戒浮华，核名实，停

各督抚、盐政、织造、关差等一应贡献。饬懿亲宗族毋得越礼犯分，变更典章，淆乱国是，海内喁喁望治。既而亲贵联翩进用，公忧形于色。陕甘总督升允奏陈立宪利害，自请开缺。公谓所言虽过当，在满员中究属正派一流，所请宜不允。庆邸素嫉其人，监国是庆邸言，竟如所请。公意颇抑郁。五月中，忽右胁作痛，数日寖甚。医曰，此肝病也，不治，将入胃。服药不效，且转剧，然犹强起入值。会设立军谘处，谕旨有依宪法大纲，朕为大清帝国统率海陆军大元帅，暂由监国摄政王代理之语。公固争。又陆军部奏，各省设局制械，新旧错杂，请简派大员督办，内定加朱恩绂三品京堂，督办各局。公言其不可，乃改为加三品卿衔，前往各省制造军械各局厂切实考查。又给事中高润生劾津浦铁路总办道员李德顺营私舞弊，并及督办大臣吕海寰，亲贵举才堪继任者。公谓舆情不属。监国曰，此直隶绅士语耳。公曰不然，舆情不属，且激变。曰，有兵在。公退而叹曰，不意闻亡国之言。咯血而出，胁痛益甚，不入值者三日。是日具折请假。

**六月初九日(7月25日)**　续假五日。

**六月十四日(7月30日)**　抚病作书函复外务部，告以铁路贷款合同迄未出奏，焦急万分。略谓：

前以美国欲均分铁路借款，致使敝处与英、法、德三国银行已经签押之合同至今未能出奏，曾经函请贵部速为转达美使，早日定议，迄未得复，焦急万分。兼旬以来，经敝处与三国银行屡次委婉切商，现三国银行已愿均分借款，美国总无切实回音，一味延宕，实出情理之外。为日业已过久，万一债票价落，中国借款扣头必致大受其亏，夫岂美国所谓笃念两国交谊之美意乎。此路乃中国大政，南北利害枢纽，环球属目，岂能听人无理要挟，耽搁经年，自误大局。且延宕不已，枝节横生，将来乱民、会党意外波澜，都难逆料。洞身膺重任，曾被先朝严旨责成，尤深悚惧。务请贵部迅速切商美使，除粤汉铁路从美国赎回万难复借美款外，至借款总数，三国银行业已允认四国均分，并无轩轾。盖川汉路本义必须续借，现议此次借款将川汉多借数十万镑，三国银行允愿匀出川汉借款之半全分与美，三国仅分认其半，务使四国统算，借款总数彼此必得其均平。似此最为公平而又极力迁就之办法，可谓至矣尽矣，蔑以加矣。务嘱其速电本国，派定银行代表早与三国银行直接商明，俾得定议奏准，早日开工，免误要政，曷胜盼祷。再，近日俄国竟藉词汉口茶务，强欲分认借款。此等毫无情理、毫无案据之言，均可任意要求，其为欺藐我国者至矣。此端一开，各国皆群起效尤，他日中国兴一工，办一事，外人皆得而干预之，束缚之，中国将何以

立国乎。此时彼既公然启齿,若不早为拒绝,彼且认为默许。延宕愈久,交涉愈难。此系贵部亟应严防之事,洞实不能不代为隐忧也,务请迅速驳拒为祷。持病作书,不胜翘盼迫切之至。

**同日**　续假十日。

**同日**　致电广州督办粤汉驻粤分局总办王道台(秉恩),饬将选举新章呈送地方官绅披阅讨论。略谓:

前由粤省戴、梁两尚书及同乡京官诸君公拟铁路公司选举办事章程。嗣据拟定大纲四章,函送前来,内计股东会章程三十八节,选举总、协理章程二十四节,选举董事、查帐员、司帐人章程三十九节,各处司帐人办事章程八节,附载各种表式。本阁大臣核阅所拟办法,大致尚属周密。该道务将梁员外用弧带去之稿详加披阅及呈胡藩院、李军门核阅,并邀集公司总、协理及各大股东互相讨论。如有应行商改之处,不妨签注理由,汇寄来京,听候本阁大臣复核。外埠各商股亦可印订草本,广为咨询。总期众论佥同,毫无流弊,当为奏明立案,饬令永远遵守。

**六月二十四日(8月9日)**　续假十日。

**同日**　致电武昌高学台(凌霨)、存古学堂纪监督(钜维)。略谓:

九家诗刊本已阅。惟《崔次农集》不见有重九诗、怀人诗及吊刘仙石观察诗。此外亦有遗诗。又有鄙人手选陆眉生奏稿、词稿,亦均遗漏未刻,尤不胜诧异焦急。以上各原稿,想尚存。又杨叔峤诗稿已选出,亦交存纪处。务请悔庵侍读速将各家已刻、未刻所有之文稿,无论各种草本、清本,均请从速一律检齐,即候派妥人往取。百叩至祷。

**是月**　学部奏拟考试毕业游学生章程。略仿科举取士之意,兼用学堂积分之法。又奏设青岛特别高等学堂。缘德国政府议建大学于青岛,分设四科,一工程科,二医科,三政治法律科,四农林科,并设预备一科,派福兰格来华筹商。德国先筹开办费三十万马克,其常年经费七万五千马克,望中国政府赞助,学生毕业者,请奖以进士出身。学部议此校与外人私立不同,大学之名未便轻许,学生功课宜中国派员驻堂稽察,学生入堂之始,须山东提学使选送,其毕业者或准升大学,或酌量任使,毋庸议及出身。开办之费,学部认筹四万马克,常年经费认一万马克,直隶、山东各认一万五千马克。德政府皆允准。定章程十八条,中德合办,奏派员外郎蒋楷充驻堂总稽查。又奏定简易识字学塾试办章程。以上三件,皆经核定。

**七月初四日(8月19日)**　奏请续假。奉旨再赏假二十日,安心调理,假满即行销假,照常入值。

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卷十页二二〇：

胁痛延至腕中，拒按腰际皆胀。强起议铁路事。俄人必欲借路款，公请外务部力拒。学部编国民必读课本，亲定体例条目。筹建图书馆，手定疏稿。

**七月十一日(8月26日)**　就美国加入铁路借款事致函外务部尚书梁崧生(敦彦)。略谓：

前由贵部开送六月二十五日即西历八月十号在署与美署使面商各条，既经三国银行接洽，彼此允愿，内除借款数目更改外，原合同概行照旧，其余大致均可通融办理。将来需用各项工程师之时，自当欧、美一律酌用。务祈复部代催美使转饬所派银行速与三国银行妥商定议，以凭早日出奏，实深盼祷。

**七月二十三日(9月7日)**　子权补礼部郎中。

**七月二十四日(9月8日)**　函复外务部尚书梁崧生(敦彦)，请严加驳拒俄人借款要求。略谓：

昨由宗委员鹤年抄呈俄使交来节略及拟复俄使节略二件。接阅之余，实深骇异。查此次借款，先与中英公司开议，嗣与德华银行续商，均系有往年成案在先，自应如约办理。后因中英公司未能就范，英国改派汇丰银行接议，以中英本有法商在内，加入汇理银行，尚非节外生枝。至美国银行分让鄂境川汉借款一节，亦系贵部于光绪二十九年曾经商允，亦属有案可援，有词可藉，想皆阁下所深知。中国与各国交谊，本无歧视。然办理内政自有主权，办理外交须有成案，外人断不能凭空强为干预。前次俄人肆意要求，即经敝处函劝速为严词驳拒。及阅贵部照复俄使原稿，仅叙"业已成议，无从再商"等语，未将各国银行皆有案据可援各情形详细剖驳，以绝其望，致俄人认为所列意见并不固执，遂思设法尝试，觊觎搀入。设若再许其请，不惟四国银行万无轻允之理，中国毫无主权，任人干涉，其将何以为国。鄙人事有专责，更将何以对三省，何以对天下。尊处所拟复俄使节略语气太松，且多有隐许可以通融之意，实百思不得其解。想贵部外交日形棘手，有不便与各国轻伤感情者。此事不妨声明督办大臣专政，以期互相维持。务祈阁下将以上所述详情严拒俄使，并告以汇理银行即系附入汇丰办理，全由英商作主，并未与英、德两银行并列，万不能于汇理之下更列华俄银行字样。此种影射之言万不可信，即汇理偏袒俄商，徇彼所请，英商亦断不肯强为牵就。万一为俄所惑，恐交涉之事不在俄而在英矣，思之弥为可惧。如贵部照复俄商难于措词，即将该使原交节略抄咨敝处，再由敝处严加驳拒，贵部据以转复俄商，何如。

**同日**　续假二十日。中医无效，改延日医，又延英、德医参酌之。日医始治有

效，然饮食渐减，精神益不支。

**七月二十五日(9月9日)**　学部奏筹建京师图书馆。

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卷十页二二一：

录原奏：图书馆为学术之渊薮，京师尤系天下观听，规模必求宏远，蒐罗必极精详，庶足以供多士之研求，昭同文之盛治。国家稽古右文，远迈前代。圣祖仁皇帝、世宗宪皇帝临雍讲学，特颁图籍，藏之成均。高祖纯皇帝开四库之馆，荟萃载籍，建阁储藏之数综十六万八千册。又于热河及镇江、扬州、杭州等处并建藏书之阁，颁给四库全书各一分，士子就阁读书，得以传写，所以嘉惠艺林，启牖后学者，至周至渥。后东南三阁悉毁于兵，私家藏书往往流播海外。近年各省疆臣间有创建图书馆，购求遗帙，以供众览者。江宁省城经调任督臣端方首创盛举，不惜巨款，购置丁氏八千卷楼藏书存储其中，卷帙宏富，尤多善本。并购得湖州姚氏、扬州徐氏藏书数千卷运寄京师，以供学部储藏，并允仍向外省广为劝导搜采。兹者京师创建图书馆，实为全国儒林冠冕，尤当旁搜博采，以保国粹而惠士林。无如近年经籍散佚，徵取良难，部款支绌，搜求不易。且士子近时风尚，率趋捷径，罕重国文，于是秘籍善本多为海外重价钩致，捆载而去。若不设法搜罗宝存，数年之后，中国将求一刊本经史子集而不可得，驯至道丧文敝，患气潜滋。此则臣等所惴惴汲汲，日夜忧惧，而必思所以挽救之者也。窃查中秘之书，内府、陪都而外，惟热河文津阁所藏尚未遗失。近年曾经热河正都统总管世纲、副总管英麟查点一次，与避暑山庄各殿座所设书籍一并查明开单，具奏在案。拟恳圣恩俯准将文津阁四库全书并避暑山庄各殿座陈设书籍一并赏交臣部祗领，建馆存储。庶使嗜奇好古之士，得窥石室金匮之藏，实于兴学育才大有裨助。至建设图书馆地址，必须近水远市，方无意外之虞。前经臣等于内城地面相度勘寻，惟德胜门内之净业湖与湖之南北一带，水木清旷，迥隔嚣尘。以之修建图书馆最为相宜，尤足以昭稳慎。筑书库二所，收储官私刻本，海外图书。勿庸建设楼房，以节经费。其士人阅书之室，馆员办事之处，亦审度地势，同时照修。查净业湖、汇通祠两处均归奉宸苑及内务府经理，拟恳恩饬下奉宸苑、内务府将净业湖、汇通祠各地址移交臣部，以克期兴筑。该处水面颇宽，并拟督饬会商奉宸苑随时疏浚，以期上无碍于水源，下不虞其淤塞。并祈饬下热河都统将臣部所请书籍检齐，赍送到馆，以备尊藏。至各省官局刻本，即由臣部行文咨取。开办以后，如有报效书籍及经费者，拟请援乾隆时进书之鲍廷博、光绪时进书之广东高廉道陆心源奖励成案，由臣部视其书之等差、款之多寡，分别请奖，以资鼓励。又查翰林院所藏《永乐大典》，

在乾隆年间已多残缺，庚子以来，散佚尤甚。今所存者，仅数十百册，而其中尚多希见之书。又查内阁大库所藏书籍甚夥，近因重修大库，经阁臣派员检查，除近代书籍之外，完帙盖希，而其断烂丛残，不能成册，难以编目者，亦间有宋元旧刻。拟请饬下内阁将前项书籍无论完缺破碎，一并移送臣部，发交图书馆妥慎储藏。其零篇断帙，即令该监督等率同馆员逐一检查，详细著录，尚可考见版刻源流，未始非读书考生之一助。按：图书馆之设，经画已久，此折亦几经斟酌。是时公病亟，学部虑公有不讳，此举必败于成，遂以二十五日入奏，并请派编修缪荃孙充监督，国子丞徐坊充副监督，学部郎中杨熊祥充提调。又请仿乾隆三十九年将进到各书于篇首用翰林院印，面页记年月、姓名之例，饬下礼部铸学部图书之印，尊藏矜用。疏入，均奉旨依议。

**是月**　选刻师友遗诗为《思旧集》。

胡钧《张文襄公年谱》卷六页二十：

上年所促刻之九家诗外，近又增选八家，曰任邱李稚和观察羲均、遵义唐鄂生官保炯、富顺朱梅君舍人鉴成，宗室竹坡侍郎宝廷、其子伯苪太史寿富，任邱边宝航大令浚、绵竹杨叔峤京卿锐、滦州石公冰茂才坚。合之前后，本为十七家，而崔明经诗失去，遂为十六家诗选。又力求张幼樵副宪、黄再同编修诗，皆未得。疾既亟，又邮书鄂中高学使促之，谓恐负死友也。

又手定《广雅堂诗集》。

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卷十页二二一：

诗稿最初经袁忠节(昶)辑刻，曰《广雅碎金》。顺德龙伯鸾(凤镳)又刻之，曰《广雅堂诗集》。癸卯入京以后，时有改正。至是删定，命工写印，间识朱圈于题上。病亟时有读白乐天诗一首，则掾属补入者，应在卷末。

**是月**　孙厚璟考取拔贡生。

**八月十四日(9月27日)**　奏请续假。并嘱门人陈曾寿、傅岳棻共拟遗折，口授大意。

**八月十七日(9月30日)**　胃纳锐减。

**八月十八日(10月1日)**　服药而吐，饮食亦吐。

**八月十九日(10月2日)**　稍愈，命具折请开差缺。

**八月二十日(10月3日)**　索阅折稿，伏枕改数字，命速递。

**八月二十一日(10月4日)**　奏请开去各项差缺。略谓：

数日以来，肝胃痛楚益剧，饮食愈形减少，呕吐泄泻，诸病杂呈。中外各医迭进方药，均未能稍见功效，自揣病势渐入膏肓。伏念臣屡次请假，业经两月

有余，迭荷圣慈，曲加体恤。圣恩高厚，感激悚惶。惟时日迁延，病难反复。各项差缺均关重要，惟有恳恩俯准将军机大臣、大学士本缺及管理学部事务、督办粤汉兼鄂境川汉铁路大臣两差，并其余各项差使，一律开去，俾得暂释重负，疗养兼资。

**奉旨**：大学士张之洞公忠体国，夙著勤劳。兹因久病未痊，朕心时深廑念。着再行赏假，毋庸拘定日期，安心疗养，病痊即行入值。并赏给人参二两，俾资调摄。所请开去差缺之处，着毋庸议。

**同日**　监国摄政王载沣亲临视疾。

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卷十页二二三：

大学士世续以视疾请。王至，谓公曰：中堂公忠体国，有名望，好好保养。公曰：公忠体国，所不敢当。廉正无私，不敢不勉。王出，陈师傅入，问曰：监国之意若何。公无他言，第叹曰：国运尽矣，盖冀一悟而未能也。

**同日**　上遗折。略谓：

臣于本年五月感患肝胃气痛，迭蒙圣恩赏假调治。嗣于本月二十一日因病势沉重，奏请开缺。恭奉上谕，着再行赏假，毋庸拘定日期，安心疗养，并赏给人参二两，俾资调摄。所请开去差缺之处，着毋庸议。并蒙监国摄政王亲临臣寓视疾。恩遇优渥，感激莫名。无如病势已深，医药罔效，虚邪日盛，正气潜消。迨至二十一日酉、戌之交，加以痰壅气坠，汗出如渖，气息仅属，生机将尽，永违覆帱，图报无期。言念及兹，涕洟横集。伏念臣秉性愚庸，毫无学术，遭逢先朝特达之知，殿试对策，指陈时正，蒙孝贞显皇后、孝钦显皇后拔置上第。遇合之隆，虽宋宣仁太后之于宋臣苏轼，无以远过。备员词馆，洊升内阁学士。凡有所见，剀切直陈，均荷优纳。嗣蒙恩简授山西巡抚，继复奉命总督两广、湖广，再权两江。际德宗景皇帝励精图治，臣仰承庙谟，竭蹶从事，添膺疆寄几三十年。虽辖境稍得初安，而中更事变，忧患纷乘，未由防弭于几先，类皆补苴于事后。凡所设施，动与愿违，劳而鲜功，夙夜负疚。复膺殊遇，折授阁职，参预机务。入值以来，正深祗惧。重遭国恤，两宫升遐。幸我皇上绍承大统，我监国摄政王以恭俭勤慎，辅导圣躬，大局获安，人心望治。臣虽年逾七十，犹思竭其愚虑，裨补圣明。何期衰病侵寻，寖致绵惙。臣平生以不树党援、不植生产自励，他无所恋。惟时局艰虞，未能补救，累朝知遇，未能仰酬。将死鸣哀，不敢不摅其愚忠，泣陈于圣主之前。

当此国步维艰，外患日棘，民穷财尽，百废待兴。朝廷方宵旰忧勤，预备立宪，但能自强不息，终可转危为安。伏愿我皇上亲师典学，发愤日新。所有因

革损益之端，务审先后缓急之序。满汉视为一体，内外必须兼筹。理财以养民为本，恪守祖宗永不加赋之规。教战以明耻为先，无忘古人不战自焚之戒。至用人养才，尤为国家根本至计。务使明于尊亲大义，则急公奉上者自然日见其多。方今世道陵夷，人心放恣，奔竞贿赂，相习成风。尤愿我皇上登正直廉洁之士，凡贪婪好利者概从屏除。举直错枉，虽无赫赫之功，而默化潜移，国家实受无穷之福。正气日伸，国本自固。凡此愚臣之过计，皆为圣德之所优为。倘荷圣明采择，则臣虽死之日，犹生之年。抑臣尚有经手未完事件。粤汉铁路、鄂境川汉铁路筹款办法，迄今未定。拟请旨饬下邮传部接办，以重路事。铁路股本，臣向持官民各半之议。此次粤汉铁路、鄂境川汉铁路关系繁重，必须官为主持，俾得早日观成，并准本省商民永远附股一半，藉为利用厚生之资。此尤为臣弥留之际，不能不披沥上陈者也。谨口授遗折，叩谢天恩，伏祈圣鉴。

**是日亥刻**　卒。

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卷十页二二三：

酉刻，忽起坐，下床。更衣毕，就卧，汗出如渖，戌刻汗止。进诸子，戒以勿负国恩，忽堕家学，必明君子小人义利之辨，勿争财产，勿入下流。人各二语。言讫，令一一复诵，有误者改正之。又命读遗疏及郅钞数则，诸子哽咽不能成声。公慰之，谓吾无甚痛苦也。又曰：吾生平学术、政术所行祇十之四五，心术则大中至正。已，复改"政术"二字为"治术"。语毕，命去衾褥凌乱者，整衣裤，索纸拭须髯。目忽上视。亥刻，薨。

**八月二十三日(10月6日)**　**内阁奉上谕**：大学士张之洞公忠体国，廉正无私。荷先朝特达之知，由翰林洊升内阁学士，简授山西巡抚，总督两广、湖广，权理两江。凡所设施，皆提倡新政，利国便民。庚子之变，顾全大局，保障东南，厥功甚伟。旋以总督晋陟纶扉，入参机要。管理学部事务，宗旨纯正，懋著勤劳。联御极后，深荷倚畀，晋加太子太保衔。服官四十余年，擘画精详，时艰匡济。经猷之远大，久为中外所共见。近因患病，屡经赏假调理，并赏赐人参，方冀克享遐龄，长资辅弼。兹闻溘逝，轸惜殊深。著赏陀罗经被，派郡王衔贝勒载涛率领侍卫十员，即日前往奠醊，并赐祭一坛。加恩予谥文襄，晋赠太保，照大学士例赐恤，入祀贤良祠。赏银三千两治丧，由广储司给发。任内一切处分悉予开除。应得恤典，该衙门察例具奏。灵柩回籍时，沿途地方官妥为照料。伊子礼部郎中张权，著以四品京堂候补。邮传部学习员外郎张仁侃，著以郎中补用。伊孙选拔生张厚璟，著赏给主事，分部补用，用示笃念耆臣至意。

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卷十页二二四：

各国驻京公使皆奉其国命致哀悼之意。受吊之日，各使均于几筵致敬。

**十月**　子权等奉丧归南皮。

**十二月**　四川总督赵尔巽奏请将前在四川学政任内兴学育才事绩宣付史馆。

略谓：

据署提学史赵启霖详转四川在籍绅士侍讲学士翰林院编修伍肇龄等联名呈称：原任大学士张之洞，学术渊深，风规宏远。历官各省，无不以崇尚儒术、修治文教为先。其前在四川学政任内，兴废举坠，明教作人，沾溉之宏，造就之广，尤有历久弥系人思者。先是，川省僻处西陬，人文未盛，士林之所驰骛，率不出帖括章句之图。自同治季年，该大学士典试西来，始拔取绩学能文之士，如武谦、吴德潇诸人以为之倡，士风始为一变。旋奉命提督四川学政，则会商前督臣吴棠，奏设尊经书院，择郡县高材生肄业其中。延聘名儒，分科教授，院内章程及读书治经之法，皆该大学士手订。条教精密，略如诂经精舍、学海堂规模。复以远省购书不易，捐置四部书数千卷，起尊经阁庋藏之，藉供生徒浏览。并开书局刊行小学、经史诸书，流布坊间，以备士人诵习之资。自是，比户横经，远近景慕，蜀中乃彬彬多文学矣。其校士各属也，以川省枪替之风内通经承，外结廪保，不易究诘。特用钩距之法摘发其奸，一时人惊为神，无敢犯者，宿弊以清。劝富绅捐舍学田，优免新生卷费，以恤寒畯，至今州县兴学之资多取给焉。川省学政素号腴缺，该大学士廉介自矢，于例得参费银二万两辞而不受。其他恩优岁贡及录遗诸费，皆定为常额，不许婪索。及去任，无钱治装，出售其所刻万氏拾书经版，始克成行以去。该大学士尝语人曰，四川督学署积尘盈屋，我第扫除过半耳。盖其洁己爱士之诚，勤职祛弊之勇，有如此者。其平日衡文不主一格，凡有一艺之长，无不甄录，而尤注重于经史根柢之学。故所至考求文献，礼访名宿，惟恐不及。每值士人晋谒，辄优假颜色，殷殷焉以读书稽古相敦勉，并为指示途径，俾有遵循。所著《书目答问》、《辅轩语》二书，流传海内，几于人手一编，即该大学士在蜀校士时所随时撰录导士人以求学之津梁者也。所取之士，如范溶、张祥龄、宋育仁诸人，皆经明行修，极一时之选，为该大学士所深器，尝引之左右，躬自督课。其后或置身通显，为国家文学侍从之臣。或潜心著述，以昭明绝学、师表人伦自重，类能守其余绪，克自树立。教泽所及，全川化之。迄今学校大兴，人材蔚起，文化之程，翘然为西南各省最，盖非该大学士陶镕诱掖之力，断不及此。绅等景仰前徽，缅怀遗泽，理合胪陈事绩，请予奏恳天恩，宣付史馆，以光志乘而垂不朽等情前来。奴才伏查原任大学士张之洞起家翰苑，屡掌文衡。迄后�big历中外，勋猷懋著。其文章政绩，久在圣朝洞鉴之中，无待赘陈。顾其生平精神所寄，尤在振兴教育，储养人材，以备国家缓急之需，而救当世空疏之习。凡所设施，皆俨然有古大臣风。故其在粤则设有广雅书院，在鄂则设有两湖书院，与蜀中之尊经书院鼎足而三，后

先继美，皆以启迪新知、保存国粹为百年树人之计，正不徒补苴目前而已。奴才昔聆该大学士之论议，辄用心折。比年迭膺疆寄，自鄂而蜀，皆踵该大学士教成之后，见其造端宏大，训迪有方，愈叹敬以为难及。而川省处交通闭塞之区，值兵燹迭经之后。该大学士熏陶培育，用能以数年之间，泽弇陋以诗书，化朴愿为才俊，文化几与东南各省埒，其程功尤非易易。近年推行新政，广厉学官，莘莘学子，咸以通贯为荣，以拘墟为耻，而老成尚有典型，文学犹存矩矱。经史教授之选，皆取资于本省而略足。即平日闻见所及，其中亦不乏淹贯宏通、杰出不羁之材，足以储为世用。使再需以岁时，进步正未可量。事固有致力于数十年以前，而收效于数十年之后者，此类是也。以该大学士丰功伟绩，诚非兴学一端所能尽。即就兴学之事言之，其功已有不可没如此者。合无仰恳天恩，俯准将原任大学士张之洞前在四川学政任内事绩宣付史馆，编入列传，以补史官考订所不及，出自逾格鸿慈。

**奉硃批**：着照所请。

**宣统二年十月**　两江总督张人骏奏请于江宁省城建立专祠。略谓：

据在籍江苏绅士翰林院侍读学士黄思永等联名呈称：已故大学士、前署两江总督张之洞，早掇巍科，履历中外，凡所敷施，难以罄述。而两江被泽宏远，民不能忘。光绪甲午十月，调署江督。下车之初，适中东事起。海防北路以海州为急，南路以金山、乍浦为急。维时江南统领、镇将半湘淮旧部，承平既久，暮气已深。乃分别撤换，奏调前云南提督冯子材率粤军防海州，任宿将朱洪章防金山，沿海赖以无恐。复聘德国将弁练自强军二千六百余人。并以江防之宝山、江阴、镇江等炮台皆旧式窳败，一律改修，购置泰西新式炮五十余尊。城北狮子山、幕府山亦创修新式炮台二十余座，设立总、分台官，专司防空。江南兵士之有新操及台炮之有西式利器者，均自此始。迨壬寅十月，再次署任。整饬鹺纲，裁撤丛弊之大通、芜湖各盐掣卡，厘定十二圩盐栈新章，奏派大臣认真缉私，南盐每岁增销十余万引。入告之疏，遐迩传诵，谓与曾国藩之整顿南盐、寓纲于票，沈宝桢之整顿北盐、画分三贩者，先后媲美。庚子赔款，两淮盐政担任一百二十余万，支应局拨补无着之款每岁六百万两，江北十三协饷银数十万两，皆赖此挹注。成效彰彰，在人耳目。其他如修江宁省城及上海南市马路以便交通，并于南市设立巡警，杜外人侵入华界，以保政权。裁停陈旧轮船，订购日本厂兵轮四艘，以壮海军，至今犹利赖之。庚子之役，风鹤频惊。张之洞时在两湖，与前任江督刘坤一往复电商，咨会商约大臣今邮传部侍郎盛宣怀，与

驻沪各领事坚明要约,力任保护各国人命财产,不任洋人阑入华界一步,厥功甚伟。江苏人士追怀旧德,感慕芾猷,允宜请建专祠,以永讴思等情,呈请具奏前来。臣查已故大学士张之洞两次署任江督,为时虽属未久,而于江防、海防、军政、盐政诸要端,规画靡遗。尤以庚子保护东南大局,关系至巨,其功实与刘坤一相埒。今江苏士绅举其江南政绩请伸报祀,实出于爱戴至诚。合无仰恳天恩,俯准如该绅等所请,为已故大学士、前署两江总督臣张之洞在江宁省城建立专祠,由地方官春秋致祭,以彰芾绩而顺舆情,出自鸿施逾格。

**奉硃批**:着照所请。

**宣统二年十一月**　镶红旗蒙古副都统吴禄贞等奏请于湖北省城捐建专祠。略谓:

原任大学士张之洞自同治七年视学湖北,光绪十五年总督湖广,先后官鄂二十余年。在官最久,政绩最著,所以系人民之去思者亦特深。自该故大学士入阁后,学界立有抱冰堂,军界立有广雅堂,以表甘棠之恋。闻该故大学士卒于位,则皆私设木主,春秋致祭,犹援贤臣祀典功德在人兴建专祠之例,函商臣等同乡京官,以为宜具奏请旨,建立专祠。臣等窃维该故大学士历事先朝,公忠廉正,内赞大计,外镇兼圻,与故直隶督臣李鸿章皆以宣勤最久,勋望相埒。凡所施设,类能先天下而独忧,登斯民于衽席。溯自粤匪倡乱,湖北屡被蹂躏。克复以后,故抚臣胡林翼竭力支拄,恃以供给中原,虽战守有资,而疮痍未复。该故大学士莅任,鉴外侮之纷乘,图内力之充实,休养生息,民困渐苏。其为政于开浚利源,使政费有出,事业无废,而民不觉扰累。比年以来,湖北以小省而负担义务特重,皆故大学士扩张官营事业为收入大宗,辅以消费各税,故贫民之加担有限,公家之岁入骤增。近因税源纳诸中央,官业日即收缩,财用告匮,新政渐停,益知故大学士之苦心焦思为鄂民筹教养之资者,其功德终不可谖也。平生事绩,不可殚书。谨就臣等闻见所及,分条陈之。一曰学政。教育一端,该故大学士最所置重。自视学湖北,即建经心书院,讲明经术。及在总督任内,首建两湖书院及武备、自强各学堂,规模宏远,成就甚众。值兴学命下,复广建师范、实业、方言诸学。省垣之内,广厦如林。犹恐地方教育未能普及,力筹赔款,而以各州县认捐款项拨还就地办学,于是鄂省境内立校殆遍。岁选茂异分赴东西洋就傅,费资颇巨,造士之多亦甲于天下,京内外举行新政,率皆借才为用。此其办学之明效也。一曰军政。光绪二十一年,湖北陆军改用新法,该故大学士首注意于将材、军器。广置军学,资遣出洋学生,以资教练。创设枪炮厂、无烟药厂,植中国军械专厂之初基。又购置兵轮、鱼雷艇以重江防,

长江上下，恃以镇摄。此其练兵之实绩也。一曰实业。通商以来，武汉寖成巨埠，而输入日增，漏卮难塞。该故大学士创建纺纱、织布、缫丝、制麻各厂，以抵制外货，外设劝业、善技、益智各场以启迪民智。修水利以防汜滥，铸银币以资运转，倡办京汉铁路以利交通，开采煤铁诸矿以辟地利。凡有兴作，不避艰巨。此其振兴实业之惠政也。他如建言定策，条陈时政，利赖所及，更仆难终。而最关系大局者，尤在庚子变乱，保护东南平和之举，维持半壁，转危为安。其功固在朝廷而不限于一隅，然全鄂人民获免涂炭，以是尤思该故大学士不置。此次请修祀典，实出于爱戴至诚。合无仰恳天恩，俯准于湖北省城捐建该故大学士专祠，由地方官春秋致祭，以隆报享而顺舆情，出自逾格鸿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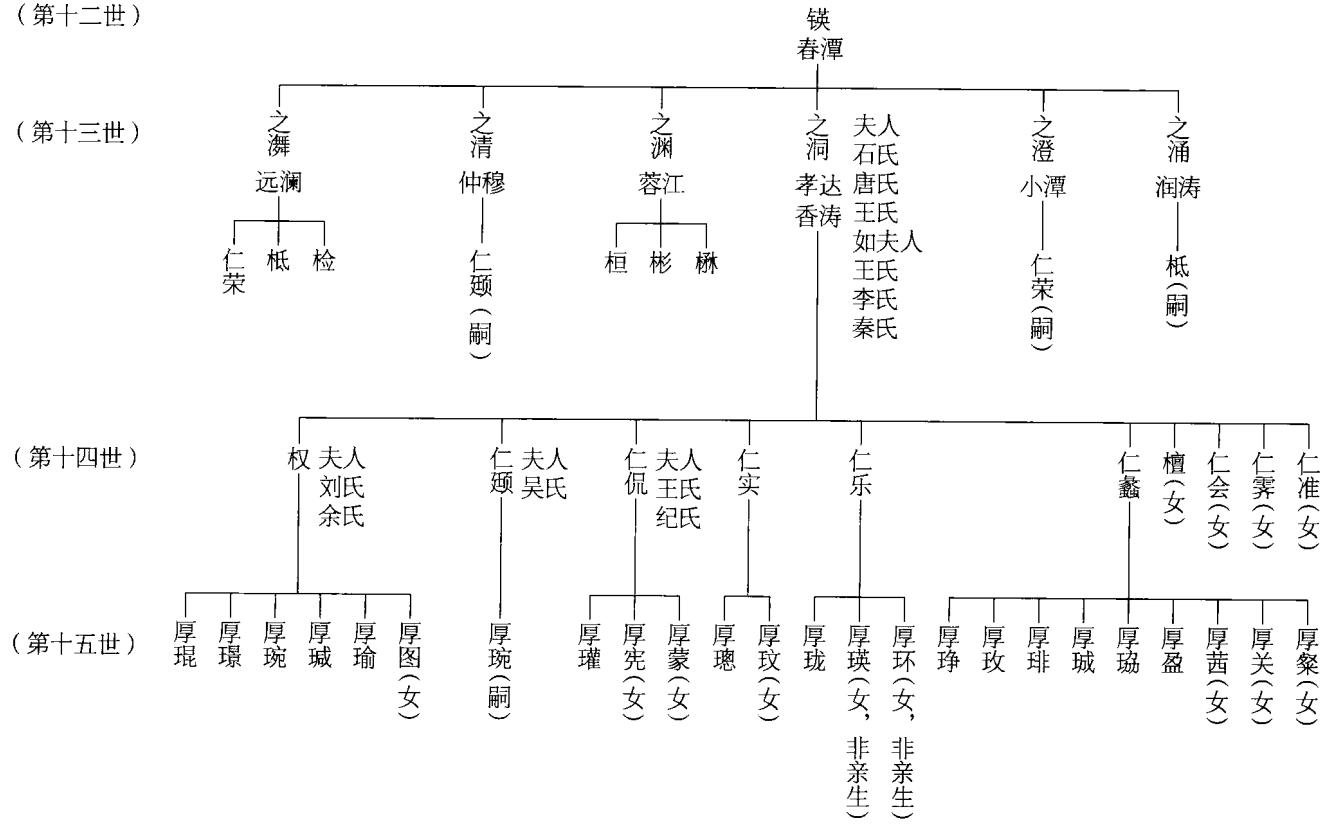
**奉上谕**：已故大学士张之洞前任湖广总督先后二十余年，政绩最著，遗爱尤深。着准其于湖北省城捐建专祠，由地方官春秋致祭。钦此。

**宣统二年十二月**　葬县西南原双庙村。石夫人、唐夫夫人、王人皆合祔。

**陈宝琛《张文襄公墓志》**：公抱体国之忠，救时之略，膺疆寄垂三十年。英流硕彦，群冀持钧轴奠区夏者，殆十年二十年。公平日论学，以法圣崇王为体，以进夷予霸、致国富强为用。为政经画恢宏而综理微密，千条万端，一心默识。用财繁浩，大率取之中饱私规，不竭民膏，不侵库款。抗怀千载，所在祠其名贤先哲，若晋杜成侯、陶桓公，唐裴、李，宋韩、范、司马，无日不流连心口间。为学兼师汉、宋，去短取长，恶说经袭公羊，文字抚六朝，谓为权诡乱俗。癸卯入觐，怵然于中学式微，道法将坠，手订学堂章程，于经、史两科尤注意焉。比还朝，盖亟亟于普建存古学堂、图书馆。公之忠规密谟，关系斯文之兴坏，匪独天下安危而已。(**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卷十页二二九**)[按：张之洞病故时，遗有三篇有关两湖铁路借款的未奏稿，即《商订两湖境内粤汉铁路及鄂境川汉铁路借款合同折》、《密陈磋商借款情形片》、《湘鄂两省铁路请永远官商合办折》。其中第三折，略谓臣在湖广总督任内遵旨将粤汉铁路收回自办后，即筹议兴修三省路工办法，并及鄂境大江南北之川汉路，拟定同时举办各情形，均经先后奏明在案。嗣于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复具片奏请将各省商办铁路三十年后，由官备价收回一半，以后永远官商各半，利息亦官商各半等语。当时尚以为官款不易筹集，商办可期踊跃。乃数年以来，湖北虽已设立官局，招集民股，而应者寥寥。湖南由绅办公司经理，亦未筹有巨款。始知两湖商民财力不厚，如任商民自行筹办，断难早日观成。然路有之本省公款及商民股款，碍难与此次借款归并一处，致令帐目混淆。现拟援照津浦铁路上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所奏奉旨成案办理。查津浦铁路前经臣会同袁世凯、梁敦彦具奏，预定将来官商合办办法，迨至第十年后，国家清还借款之时，准令三省绅商自集成本，将此项股票拨与一半，任其收回，此项津浦铁路即为官商合办之路等语，业蒙明降谕旨，允准立案。惟津浦铁路筹议借款之时，该路尚未开办，商股亦未动支。现在湖北省之粤汉铁路及鄂境川汉铁路，数年前早经设局收股，已将两路干线测勘绘图一律完竣。湖南省之粤汉铁路亦经绅办公司分集公款、民款两项的款，存储待用。所有两省历年摊还粤汉赎路借款及两省官局、公司历年勘路、购地、用人、购料、华洋员绅薪费各项用款，均经动支。以后按年收入各项公款、

民股尚复源源而来，必须先行预定将来官局与公司接洽详细办法，为官民永远遵守之据，庶足以昭大信而慰群情。现在借款修路，全仗官力，由官局按年发给官息六厘，均分登簿册，备路成之日，官民合计历年用款数目，作为实本。除开行车、养路、官息、局用各项外，本年盈余之款即为余利。此项余利每年按照官民实本成数，一律匀分。官股系属借款，十年以后应还借本，统由官股余利付给。公款、民股已缴之实银既可备还借本，准其按股支给余利。官股以官局提用之日起算，民股以交到公司之日起算，概不得以认定虚数，索取官息、余利。其公款、民股以交足全路实本之一半为期，迟早任便，不必迫以年限，以恤民隐。如此办法，则官权不损分毫，商民同享路利，上下一体，忧乐与同。]

## 南皮东门张氏四代简表①




① 此表承蒙河北省南皮县张之洞研究会秘书长王玉良先生据1937年《南皮张氏四门第十八支家谱》，以及张之洞的侄重孙张遵逵先生提供的相关资料编制、提供。



张之洞年谱长编

ISBN 978-7-313-05560-6
9 787313 055606 >
定价:260.00元